

中国佛教经典丛刊

禅宗宝典

河北禅学研究所编

# 禪宗寶典

吳主民敬題

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

中国佛学经典丛刊

# 禅宗宝典

编辑 河北禅学研究所

主编 林明珂、申国美

出版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

制中心（北京文津街七号）

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 北京通县大中印刷厂

出版日期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印数 五〇〇

定价 一〇〇元

## 出版说明

禅宗是中国佛教中影响最大的宗派，属于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近代中国著名佛学大师太虚所说：『中国佛教之特质在于禅』。

禅是梵文「禅那」音译的简称，意为静坐敛心、正思审虑，是为了达到佛教修行的最高目的——超脱生死轮回的涅槃境界，就是一般人所讲的成佛而进行的一种修行方式。

据说，禅是由佛祖释迦牟尼首传弟子迦叶，之后，经历二十八传至菩提达磨，是为西天二十八祖。达摩于梁武帝普通年间自南天竺东来中国，在建业谒梁武帝，后转崇山少林寺，面壁九年，传弟子洛阳人慧可，是为东土二祖。又经慧可六传至唐代慧能，后世称为六祖。

六祖慧能（公元638—713）生于岭南新州（今广东新兴），幼年贫困，在广州卖柴度日，听人诵《金刚般若经》而发心学佛，投禅宗五祖弘忍门下。他曾作一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表示他对佛理的精辟体会，因而引起弘忍的重视而将禅法秘传于他，并付与法衣。

慧能自继承弘忍衣钵之后，便在韶州（今广东韶关）大倡顿悟法门，宣传见性成佛之旨，故又称慧能为南禅创始人，他所著《六祖坛经》标志着中国禅宗的正式诞生。

慧能改变了过去师徒单传直指的传承方式，变为一师可以传几个弟子，各为一家，于是愈衍愈繁，禅风遍及全国，禅宗内遂有五家七派之产生。

禅起源于印度，但禅宗诞生在中国，中国禅者另辟溪径，盛行机锋棒喝之法，

使禅之意义扩大，并逐渐融入日常生活之中，不必在林下水边枯坐才是禅。凡搬柴、运水、吃饭穿衣等日常作略，只要能当下把握，处处皆可透露禅机，亦即『行亦禅、坐亦禅、语默动静体安然』。因此，中国禅是在印度禅的原有基础上加以升华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禅宗不立文字，但又不离文字。历代祖师为了教化学人而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献资料。这些文献是研究中国佛教、哲学、文学、艺术和历史所不可或缺。由于时代久远，历劫沧桑，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献存世的已不多见。为了系统保存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并提供研究者及社会各界人士的需要，我们将搜集到的禅宗文献，丛集影印出版。本书所收自南北朝起迄宋代禅宗列祖的著述，据此可综观中国禅宗前期的基本禅理。宋代以后，禅宗在中国广泛传播，著述益多，拟另编续编载入。又敦煌密室所藏唐代写经中，亦有部分禅宗文献，但大多是残卷，故亦作为附录，录于续编之后。

由于各种条件所限，本书有不当之处，望读者予以谅解。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 序

禅宗又名心宗，以『教外别传，不立文字』，明心见性为宗旨。心性觉悟的境界是不容思虑、不落言诠的。所谓『三世诸佛，不能自宣；六代祖师，全提不起；一大藏教，诠句不及。』然隔靴搔痒的有言固然与道无涉，沉空滞寂的无言亦非究竟。唯有超越有言无言的樊篱，语默自在，横说竖说，真谛俗谛从自性觉海汨汨流出，指点人天，接引末学，方为禅者本分。是以古时禅德一旦归家稳坐，接众缘熟，即大作佛事，广行言教。永嘉有《证道歌》，永明延寿有《宗镜录》，雪窦有《颂古百则》，即或无直接著述者，其施設作略，也载于灯录，流被后世。

星移斗换，时世迁流，晚清以来几至湮没的禅宗现今重又受到世人的关注，而且是在世界范围内。向西方人介绍禅文化，日本铃木大拙氏功不可没。经过他的介绍，现代欧美的文化界对禅已不陌生，甚至还出现了一些习禅的组织。人们以极大的热情研究、修习着这东方古老的智慧，希望以之整合破碎疲惫的身心，挖掘自心本具的潜能，由此摆脱过度的物质文明给人类生活带来的困扰。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古代禅德的著述便显示出特别的价值。

《禅宗宝典》的刊行适应了这一时节因缘，它辑录了古代禅德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上自六朝，下迄明清。其中或以诗偈唱述禅的体用、揭示公案奥秘，或论述习禅的次第及锻炼手段；或单刀直入，切入肯綮，或弦外有音，意在言外，无不从自性中流出，尽是用来人的真实语。学禅者可由之认识禅的理路、确立禅的知见、指导禅的修持。

然禅门一法，以无法为法，从上诸祖并无实法与人。因为众生的根性千差万

别，时节因缘也各不相同。我们生活的时代已和古代农业社会大不一样。人类智力外化的物质文明无时不在引诱我们的欲望、刺激我们的感官，各种人生哲学凭借先进的传播工具到处传扬，干扰着人们的意识；幽静的山林逐渐减少，清静的田园难以寻觅；人们的生存空间日益拥挤，生活节奏一天天加快，人际关系日趋复杂、紧张。在这样的环境下如何实现禅悦？如何继承古德心法而又发扬之、光大之？凡此，我们均可从本书中受到启迪。

河北禅学研究所所长 净慧

公元一九九三年九月一日于赵州祖庭问寮

# 禅宗宝典目录

一	菩提达磨大师略辨大乘入道四行观一卷	梁·菩提达磨说	一
二	达磨大师血脉论一卷	梁·菩提达磨说	五
三	达磨大师悟性论一卷	梁·菩提达磨说	一五
四	达磨大师破相论一卷	梁·菩提达磨说	二三
五	信心铭一卷	隋·僧璨撰	三三
六	最上乘论一卷	唐·弘忍述	三七
七	六祖坛经一卷	唐·慧能述、宗宝编	四五
八	修祥要诀一卷	唐·明恂随录、慧智传译	八一
九	顿悟入道要门论一卷	唐·慧海撰	八九
一〇	宗门十规论一卷	唐·文益撰	一〇五
一一	诸方门人参问语录一卷	唐·慧海撰	一一三
一二	临济宗旨一卷	宋·慧洪撰	一二九
一三	曹洞五位显诀三卷	宋·慧霞编、广辉释	一三七



一四	洪山警策注一卷	宋·守遂注	一七九
一五	证道歌注一卷	宋·彦琪注	一九七
一六	人天眼目六卷	宋·智昭集	二四一
一七	碧岩集十卷	宋·重显颂古、克勤评唱	三一五
一八	佛果击节录二卷	宋·重显拈古、克勤击节	五一五
一九	正法眼藏六卷	宋·宗果集并著语	五七五
二〇	万善同归集六卷	宋·延寿撰	七三三
二一	唯心诀一卷	宋·延寿撰	八〇九
二二	定慧相资歌一卷	宋·延寿撰	八一九
二三	警世一卷	宋·延寿撰	八二三
二四	观心玄枢一卷	宋·延寿撰	八二七
二五	注心赋四卷	宋·延寿撰	八五三

菩提达磨大师略辨大乘  
入道四行观一卷

梁·菩提达磨说



菩提達磨大師略辨大乘入道四行觀

弟子 曇琳 序

法師者西域南天竺國人是婆羅門國王第三之子也神慧疎朗聞皆曉悟志存摩訶行道故捨素隨繙紹隆聖種冥心虛寂通鑒世事內外俱明德超世表悲悔邊隅正教陵替遂能遠涉山海遊化漢魏亡心之士莫不歸信存見之流乃生譏謗于時唯有道育惠可此二沙門年雖後生俊志高遠幸逢法師事之數載虔恭諮啓善蒙師意法師感其精誠誨以真道令如是安心如是發行如是順物如是方便此是大乘安心之法令無錯謬如是安心者壁觀如是發行者四行如是順物者防護譏嫌如是方便者遣其不著此略序所由云爾

夫入道多途要而言之不出二種一是理入二是行入理入者謂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眞性但爲客塵妄想所覆不能顯了若也捨妄歸眞凝住壁觀無自無他凡聖等一堅住不移更不隨文教此卽與理冥符無有分別寂然無爲名之理入行入謂四行其

餘諸行悉入此中何等四耶一報冤行二隨緣行三無所求行四稱法行云何

報冤行謂修道人若受苦時當自念言我往昔無數劫中棄本從末流浪諸有多起冤憎違害無限今雖無犯是我宿殃惡業果熟非天非人所能見與甘心甘受都無冤訴經云逢苦不憂何以故識達故此心生時與理相應體冤進道故說言報冤行

二隨緣行者衆生無我並緣業所轉苦樂齊受皆從緣生若得勝報榮譽等事是我過去宿因所感今方得之緣盡還無何喜之有得失從緣心無增減喜風不動冥順於道是故說言隨緣行

三無所求行者世人長迷處處貪著名之爲求智者悟眞理將俗反安心無爲形隨運轉萬有斯空無所願樂功德黑暗常相隨逐三界久居猶如火宅有身皆苦誰得而安了達此處故捨諸有止想無求經曰有求皆苦無求卽樂判知無求真爲道行故言無所求行

四稱法行者性淨之理目之爲法此理衆相斯空無

染無著無此無彼經曰法無衆生離衆生垢故法無  
有我離我垢故智者若能信解此理應當稱法而行  
法體無怪身命財行檀捨施心無恚憎脫解三空不  
倚不著但爲去垢稱化衆生而不取相此爲自行復  
能利他亦能莊嚴菩提之道檀施既爾餘五亦然爲  
除妄想修行六度而無所行是爲稱法行

達磨大師四行觀終

附達磨大師碑頌

梁武帝蕭衍

楞伽山頂坐寶日	中有金人披縷褐
形同大地體如空	心如琉璃色如雪
匪磨匪瑩恒淨明	披雲卷霧心且徹
芬陀利花用嚴身	隨緣觸物常次悅
不有不無非去來	多聞辨才無法說
實哉空哉雖生有	大之小之衆緣絕
剎那而登妙覺心	躍鱗慧海起先哲

◆大德信

◆鳥龍潭更

◆鳥龍潭天

理應法水永長流	何期雷涌遠電瀉
龍珠內落心燈	白毫慧刃當鋒飲
生途忽焉慧眼閉	禪河駐流法梁折
無去無來無是非	彼此形體心碎裂
住鳥去鳥皆歸寂	寂內何曾存哽咽
用之執手以傳燈	生死去來如電掣
有能至誠心不疑	劫火燃燈斯不滅
一眞之法盡可有	未悟迷途茲是謁

达磨大师血脉论一卷

梁·菩提达磨说



達磨血脉論序

右朝奉郎通判建昌軍事賜緋魚袋任哲作

原人之心皆具佛性。泛觀諸家禪說一切經文。原其至當之理。未有不言自己性中本來真佛。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蓋謂自己真佛。不出一性之中。人人不自委信。所以向外馳求。將謂自性真佛。外更有別佛。故諸佛諸祖師說法。要人省悟自己本來真佛。不假外求。又緣種種法語。泛蓋不一。轉使學人惑亂本性。無悟入處。惟有達磨血脉論。並黃檗傳心法要二說。最爲至論。可以卽證自己佛性。使人易曉。比之求師訪道。鑽尋故紙。坐禪行脚。狂費工夫。相去萬倍。此非小補。紹興癸酉。見獨老人任哲序。

達磨大師血脉論

三界混起。同歸一心。前佛後佛。以心傳心。不立文字。問曰。若不立文字。以何爲心。答曰。汝問吾卽是汝心。吾答汝卽是吾心。吾若無心。因何解答。汝若無心。

因何解問。吾問吾卽是汝心。從無始曠大劫以來。乃至施爲運動。一切時中。一切處所。皆是汝本心。皆是汝本佛。卽心是佛。亦復如是。除此心外。終無別佛。可得離此心外。覓菩提涅槃。無有是處。自性真實。非因非果。法卽是心。義自心是涅槃。若言心外有佛。及菩提可得。無有是處。佛及菩提。皆在何處。譬如有人以手提虛空。得否。虛空但有名。亦無相。自取不得。捨不得。是捉空不得。除此心外。見佛終不得也。佛是自心作得。因何離此心外。覓佛。前佛後佛。只言其心。心卽是佛。佛卽是心。心外無佛。佛外無心。若言心外有佛。佛在何處。心外既無佛。何起佛。見迺相誑惑。不能了本心。被它無情物。礙無自由。若也不信。自誑無益。佛無過。思衆生顛倒。不覺不知。自心是佛。若知自心是佛。不應心外覓佛。佛不度佛。將心覓佛。不識佛。但是外覓佛者。盡是不識自心。是佛。亦不得將佛禮佛。不得將心念佛。佛不誦經。佛不持戒。佛不犯戒。佛無持犯。亦不造善惡。若欲覓佛。須是見性。見性卽是佛。若不見性。念佛誦經。持齋持戒。亦無益處。念佛得因果。



誦經得聰明持戒得生天布施得福報覓佛終不得也。若自己不明了須參善知識了却生死根本若不見性即不各善知識若不如此縱說得十二部經亦不免生死輪迴三界受苦無出期時昔有善星比丘誦得十二部經猶自不免輪迴緣爲不見性善星既如此今時人講得三五本經論以爲佛法者愚人也不識得自心誦得閑文書都無用處若要覓佛直須見性性即是佛佛即是自在人無事無作人若不見性終日茫茫向外馳求覓佛元來不得雖無一物可得若求會亦須參善知識切須苦求令心會解生死事大不得空過自誑無益縱有珍珎如山眷屬如恒河沙開眼即見合眼還見麼故知有爲之法如夢幻等若不急尋師空過一生成即佛性自有若不因師終不明了不因師悟者萬中希有若自己以緣會合得聖人意即不用參善知識此即是生而知之勝學也若未悟解須勤苦參學因教方得悟若未悟了不學亦得不同迷人不能分別皂白妄言宣佛勸誘佛忌法如斯等類說法如雨盡是魔說即非佛說師

八八八

是魔王弟子是魔民迷人任它指揮不覺墮生死海但是不見性人妄稱是佛此等衆生是大罪人誑它一切衆生令人魔界若不見性說得十二部經教盡是魔說魔家眷屬不是佛家弟子既不辨皂白憑何免生死若見性即是佛不見性即是衆生若離衆生性別有佛性可得者佛今在何處即衆生性即是佛性也性外無佛佛即是性除此性外無佛可得佛外無性可得

問曰若不見性念佛誦經布施持戒精進廣興福利得成佛否答曰不得又問因何不得答曰有少法可得是有爲法是因果是受報是輪迴法不免生死何時得成佛道成佛須是見性若不見性因果等語是外道法若是佛不習外道法佛是無業人無因果但有少法可得盡是傍佛憑何得成但有住著一心一能一解一見佛都不許佛無持犯心性本空亦非垢淨諸法無脩無證無因無果佛不持戒佛不脩善佛不造惡佛不精進佛不懈怠佛是無作人但有住著心見佛即不許也佛不是佛莫作佛解若不見此義

一切時中一切處處皆是不了本心。若不見性，一切時中擬作無作想，是大罪人。是癡人，落無記空中。昏昏如醉人，不辨好惡。若擬修無作法，先須見性。然後息緣慮，若不見性，得成佛道無有是處。有人撥無因果，熾然作惡業，妄言本空作惡無過如此之人。墮無間黑暗地獄，永無出期。若是智人，不應作如是見解。問曰：既若施爲運動，一切時中皆是本心，色身無常之時，云何不見本心？答曰：本心常現前，汝自不見。問曰：心既見在，何故不見？師曰：汝曾作夢否？答曾作夢。問曰：汝作夢之時，是汝本身否？答是本身。又問汝言語施爲運動與汝別不別？答曰：不別。師曰：既若不別，卽此身是汝。本法身卽此法身，是汝本心。此心從無始曠大劫來，與如今不別。未曾有生死，不生不滅，不增不減，不垢不淨，不好不惡，不來不去，亦無是非，亦無男女相，亦無僧俗老少，無聖無凡，亦無佛亦無衆生，亦無修證，亦無因果，亦無筋力，亦無相貌，猶如虛空，取不得，捨不得。山河石壁不能爲礙，出沒往來自在神通，透五蘊山，渡生死河，一切業拘此

法身不得。此心微妙難見，此心不同色心。此心是人，皆欲得見於此光明中，運手動足者，如恒河沙及乎問著總道不得，猶如木人相似，總是自己受用，因何不識佛言一切衆生盡是迷人，因此作業墮生死河，欲出還沒，只爲不見性。衆生若不迷，因何問著其中事，無有一人得會者，自家運手動足，因何不識，故知聖人語不錯，迷人自不會曉，故知此難明。惟佛一人能會此法，餘人天及衆生等盡不明了。若智慧明了，此心號名法性，亦名解脫生，死不拘一切法，拘它不得，是名大自在。王如來亦名不思議，亦名聖體，亦名長生不死，亦名大仙名，雖不同體，卽是一聖人。種種分別皆不離自心，心量廣大，應用無窮，應眼見色，應耳聞聲，應鼻嗅香，應舌知味，乃至施爲運動，皆是自心。一切時中但有語言道斷，卽是自心。故云：如來色無盡，智慧亦復然。色無盡是自心，心識善能分別一切，乃至施爲運用，皆是智慧。心無形相，智慧亦無盡。故云：如來色無盡，智慧亦復然。四大色身卽是煩惱色身，卽有生滅法身，常住無所住。如來法身常不變

異故經云。衆生應知佛性本自有之。迦葉只是悟得本性。本性卽是心心卽是性。性卽此同諸佛心。前佛後佛只傳此心。除此心外無佛可得。顛倒衆生不知自心是佛。向外馳求。終日忙忙念佛禮佛。佛在何處。不應作如是等見。但知自心心外更無別無。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又云。所在之處卽爲有佛。自心是佛。不應將佛禮佛。但是有佛及菩薩相貌。忽爾見前切不用禮敬我心空寂本無如是相。自若取相卽是魔。盡落邪道。若是幻從心起卽不用禮禮者不知知者不禮禮被魔攝。恐學人不知故作是辨。諸佛如來本性體上都無如是相。自切須在意。但有異境界切不用採括。亦莫生怕怖。不要疑惑我心本來清淨。何處有如許相。自乃至天龍夜叉鬼神帝釋梵王等相亦不用心生敬重。亦莫怕懼我心本來空寂一切相自皆是妄相。但莫取相若起佛見法見及佛菩薩等相。自而生敬重。自墮衆生位中。若欲直會但莫取一切相卽得更無別語。故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都無定實。幻無定相。是無常法。但不取相合它聖意。故

經云。離一切相卽名諸佛。

問曰。因何不得禮佛菩薩等。答曰。天魔波旬阿脩羅示見神通。皆作得菩薩相。自種種變化。是外道總不是佛。佛是自心。莫錯禮拜佛。是西國語。此土云。覺性覺者。靈覺應機接物。揚眉瞬目。運手動足。皆是自己靈覺之性。性卽是心心卽是佛。佛卽是道道卽是禪禪之一字。非凡聖所測。又云。見本性爲禪。若不見本性卽非禪也。假使說得千經萬論。若不見本性。只是凡夫。非是佛法。至道幽深不可話。會典教憑何所及。但見本性一字不識。亦得見性。卽是佛。聖體本來清淨。無有雜穢。所有言說皆是聖人從心起用。用體本來空。名言猶不及十二部經。憑何得及。道本圓成。不用脩證。道非聲色微妙難見。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不可向人說也。唯有如來能知。餘人天等類都不覺知。凡夫智不及。所以有執相。不了自心本來空寂。妄執相及一切法。卽墮外道。若知諸法從心生。不應有執。執卽不知。若見本性。十二部經總是閑文字。千經萬論只是明心。言下契會教將何用。至理絕言。教是語。

詞實不是。道道本無言。言說是妄。若夜夢見樓閣官殿象馬之屬。及樹木叢林池亭如是等相。不得起一念樂著。盡是托生之處。切須在意。臨終之時。不得取相。即得除障。疑心警起。即魔攝法。身本來清淨。無受只緣迷故。不覺不知。因茲故妄。受報所以有樂著。不得自在。只今若悟得本來身心。即不染習。若從聖入。凡示見種種雜類。自爲衆生。故聖人逆順。皆得自在。一切業拘它不得。聖成久有大威德。一切品類業。被它聖人轉。天堂地獄。無奈何它。凡夫神識昏昧。不同聖人內外明徹。若有疑。即不作。作即流浪。生死後悔。無相救處。貧窮困苦。皆從妄想。生若了是心。逾相勸。勉但無作。而作即入。如來知見。初發心人。神識總不定。若夢中頻見異境。輒不用疑。皆是自心起。故不從外來。夢若見光明出現。過於日輪。即除習。願盡法界性見。若有此事。即是成道之因。唯自知不可向人說。或靜園林中。行住坐臥。眼見光明。或大或小。莫與人說。亦不得取。亦是自性光明。或夜靜暗中。行住坐臥。眼睹光明。與晝無異。不得怪。並是自心欲明顯。或夜

●切要功

夢中見星月分明。亦自心諸緣欲息。亦不得向人說。夢若昏昏。猶如陰暗中。行亦是自心煩惱障重。亦自知。若見本性。不用讀經。念佛。廣學多知。無益。神識轉昏。設教只爲標心。若識心何用看教。若從凡入聖。即須息業養神。隨分過日。若多嗔恚。令性轉與道相違。自賺無益。聖人於生死中。自在出沒。隱顯不定。一切業拘它不得。聖人破邪魔。一切衆生。但見本性。餘習頓滅。神識不昧。須是直下。便會。只在如今。欲真會道。莫執一切法。息業養神。餘習亦盡。自然明白。不假用。切外道不會佛意。用功最多。遠肯聖意。終日驅驅。念佛轉昏。昏於神性。不免輪迴。佛是閑人。何用驅驅。廣求名利。後時何用。但不見性。人讀經念佛。長學精進。六時行道。長坐不臥。廣學多聞。以爲佛法。此等衆生。盡是謗佛。法人前佛。後佛。只言見性。諸行無常。若不見性。妄言我得阿耨菩提。此是大罪。入十大弟子。阿難多聞中。得第一。於佛無識。只學多聞。二乘外道。皆無識。佛識數脩。證墮在因果中。是衆生業報。不免生死。遠背佛意。即是謗佛。衆生殺却無罪。過經云。闍提

人不生信心殺却無罪過。若有信心此人。是佛位人。若不見性。卽不用取次。誘它良善。自賺無益。善惡歷然。因果分明。天堂地獄。只在眼前。惡人不信。現墮黑暗地獄中。亦不覺不知。只緣業重。故所以不信。譬如無目人。不信道有光明。縱向伊說。亦不信。只緣盲故。憑何辨得。日光。惡人亦復如是。現今墮畜生雜類。誑在貧窮下賤。求生不得。求死不得。雖受是苦。直問著。亦言我今快樂。不異天堂。故知一切衆生。生處爲樂。亦不覺不知。如斯惡人。只緣業障重。故所以不能發信心者。不自由它也。若見自心。是佛不在。剃除鬚髮。白衣亦是佛。若不見性。剃除鬚髮。亦是外道。

問曰。白衣有妻子。淫欲不除。憑何得成佛。答曰。只言見性。不言淫欲。只爲不見性。但得見性。淫欲本來空寂。自爾斷除。亦不樂著。縱有餘習。不能爲害。何以故。性本清淨。故雖處在五蘊色身中。其性本來清淨。染污不得。法身本來無受。無飢。無渴。無寒。熱。無病。無恩。愛。無眷屬。無苦。樂。無好。惡。無短。長。無強。弱。本來無有一物可得。只緣執有此色身。卽有飢渴寒熱瘴病。

等相若不執。卽一任作。若於生死中得自在。轉一切法。與聖人神通自在。無礙無處不安。若心有疑。決定透一切境界。不過不作。最好作了。不免輪迴生死。若見性。旃陀羅亦得成佛。

問曰。旃陀羅殺生作業。如何得成佛。答曰。只言見性。不言作業。縱作業不同。一切業拘不得。從無始曠大劫來。只爲不見性。墮地獄中。所以作業。輪迴生死。從悟得本性。終不作業。若不見性。念佛免報。不得非論殺生命。若見性。疑心。順除殺生命。亦不奈它。何。自西天二十七祖。只是通傳心印。吾今來此土。唯傳頓教。大乘卽心。是佛。不言持戒。精進。苦行。乃至入水火。登於劍輪。一食長坐。不臥盡。是外道。有爲法。若識得。施爲運動。靈覺之性。汝卽諸佛。心前佛。後佛。只言傳心。更無別法。若識此法。凡夫一字不識。亦是佛。若不識自己靈覺之性。假使身破如微塵。覓佛終不得也。佛者亦名法身。亦名本心。此心無形相。無因果。無筋骨。猶如虛空。取不得。不同質礙。不同外道。此心除如來一人能會。其餘衆生。迷人不明了。此心不離四大色。

身中若雖是心。卽無能運動。是身無知。如草木瓦礫。身是無性。因何運動。若自心動。乃至語言施爲運動。見聞覺知。皆是動心。動用動是心動。動卽其用。動用外無心。心外無動。動不是心。心不是動。動本無心。心本無動。動不離心。心不離動。動無心。離心無動。離動是心用。用是心動。動卽心用。用卽心動。不動不用。用體本空。空本無動。動用同心。心本無動。故經云。動而無所動。終日去來。而未嘗去。終日見而未嘗見。終日咲而未嘗咲。終日聞而未嘗聞。終日知而未嘗知。終日喜而未嘗喜。終日行而未嘗行。終日住而未嘗住。故經云。言語道斷。心行處滅。見聞覺知。本自圓寂。乃至噴喜痛痒。何異木人。只緣推尋痛痒。不可得。故經云。惡業卽得苦報。善業卽有善報。不但噴墮地獄。喜卽生天。若知噴喜性空。但不執卽業脫。若不見性。講經決無憑說。亦無盡略。標邪正如是。不及一二也。

頌曰

心心心難可尋。寬時徧法界。窄也不容針。我本求心不求佛。了知三界空。無物若欲求。佛但求心。只這心。

這心是佛。我本求心。心自持求。心不得待。心知佛性。不從心外得。心生便是弄生時。

偈曰

吾本來此土 傳法救迷情  
一華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

達磨大師血脈論終



达磨大师悟性论一卷

梁·菩提达磨说





達磨大師悟性論

夫道者以寂滅爲體。脩者以離相爲宗。故經云寂滅是菩提。滅諸相。故佛者覺也。人有覺心。得菩提。道故名爲佛。經云離一切諸相。卽名諸佛。是知有相是無相之相。不可以眼見。唯可以智知。若聞此法者。生一念信心。此人以發大乘。超三界。三界者貪嗔癡。是返貪嗔癡爲戒定慧。卽名超三界。然貪嗔癡亦無實性。但據衆生而言矣。若能返照了了。見貪嗔癡性卽是佛。生貪嗔癡外。更無別有佛性。經云諸佛從本來。常處於三毒。長養於白法。而成於世尊。三毒者貪嗔癡也。言大乘最上乘者。皆是菩薩所行之處。無所不乘。亦無所乘。終日乘。未嘗乘。此爲佛乘。經云無乘爲佛乘也。若人知六根不實。五蘊假名。遍體求之。必無定處。當知此人解佛語。經云五蘊窟宅。名禪院。內照開解。卽大乘門。可不明哉。不憶一切法。乃名爲禪定。若了此言者。行住坐臥。皆禪定。知心是空。名爲見佛。何以故。十方諸佛。皆以無心。不見於心。名爲見佛。捨身

不恡名。大布施。離諸動定。名大坐。禪何以故。凡夫一向動。小乘一向定。謂出過。凡夫小乘之坐。禪名大坐。禪若作此會者。一切諸相。不求自解。一切諸病。不治自差。此皆大禪。定力。凡將心求法者。爲迷。不將心求法者。爲悟。不著文字。名解脫。不染六塵。名護法。出離生死。名出家。不受後有名。得道不生妄想。名涅槃。不處無明。爲大智慧。無煩惱處。名般涅槃。無心相處。名爲彼岸。迷時有此岸。若悟時無此岸。何以故。爲凡夫一向住。此若覺最上乘者。心不住。此亦不住。彼故能離於此彼岸也。若見彼岸。異於此岸。此人之心。已得無禪定。煩惱名衆生。悟解名菩提。亦不一不異。只隔具迷悟耳。迷時有世間。可出悟時無世間。可出平等法中。不見凡夫。異於聖人。經云平等法者。凡夫不能入。聖人不能行。平等法者。唯有大菩薩與諸佛。如來行也。若見生異於死。動異於靜。皆名不平等。不見煩惱。異於涅槃。是名平等。何以故。煩惱與涅槃。同是一性。空故。是以小乘人妄斷煩惱。妄入涅槃。爲涅槃。所滯菩薩。知煩惱性空。卽不離空。故常在涅槃。涅槃者

涅而不生。變而不死。出離生死。出般涅槃。心無去來。即入涅槃。是知涅槃。即是空心。諸佛入涅槃者。爲在無妄想處。菩薩入道場者。即是無煩惱處。空閑處者。即是無貪瞋癡也。貪爲欲界。瞋爲色界。癡爲無色界。若一念心生。即入三界。一念心滅。即出三界。是知三界生滅。萬法有無。皆由一心。凡言一法者。似破瓦石。竹木無情之物。若知心是假名。無有實體。即知自家之心。亦是非有。亦是非無。何以故。凡夫一向生心。名爲有小乘。一向滅心。名爲無菩薩。與佛未曾生心。未曾滅心。名爲非有非無。心非有非無。心此名爲中道。是知持心學法。則心法俱迷。不持心學法。則心法俱悟。凡迷者。迷於悟。悟者。悟於迷。正見之人。知心空無。即超迷悟。無有迷悟。始名正解。正見色不自色。由心故。色心不自心。由色故。心是知心。色兩相俱生。滅有者。有於無。無者。無於有。是名眞見。夫眞見者。無所不見。亦無所見。見滿十方。未曾有見。何以故。無所見。故見無見。故見非見。故凡夫所見。皆名妄想。若寂滅無見。始名眞見。心境相對。見生於中。若內不起心。則外

不生。境界心俱淨。乃名爲眞見。作此解時。乃名正見。不見一切法。乃名得道。不解一切法。乃名解法。何以故。見與不見。俱不見。故解與不解。俱不解。故無見之見。乃名眞見。無解之解。乃名大解。夫正見者。非直見於見。亦乃見於不見。眞解者。非直解於解。亦乃解於無解。凡有所解。皆名不解。無所解者。始名正解。解與不解。俱非解也。經云。不捨智慧名。愚癡以心爲空。解與不解。俱是眞。以心爲有。解與不解。俱是妄。若解時。法逐人。若不解時。人逐法。若法逐於人。則非法成法。若人逐於法。則法成非法。若人逐於法。則法皆妄。若法逐於人。則法皆眞。是以聖人。亦不將心求法。亦不將法求心。亦不將心求心。亦不將法求法。所以心不生。法不生。心。心法兩寂。故常爲在定。衆生。心生則佛法滅。衆生心滅。則佛法生。心生則眞法滅。心滅則眞法生。已知一切法。各各不相屬。是名得道人。知心不屬一切法。此人常在道場。迷時有罪。將時無罪。何以故。罪性空。故若迷時無罪。見罪。若解時。即罪非罪。何以故。罪無處。所故。經云。諸法無性。眞用莫疑。疑即

成罪何以故。罪因疑惑而生。若作此解者。前世罪業。卽爲消滅。迷時六識五陰。皆是煩惱。生死法。悟時六識五陰。皆是涅槃。無生死法。脩道人不外求道。何以故。知心是道。若得心時。無心可得。若得道時。無道可得。若言將心求道。得者皆名邪見。迷時有佛。有法。悟無佛。無法。何以故。悟卽是佛法。夫脩道者。身滅道成。亦如甲折樹生。此業報身。念念無常。無一定法。但隨念修之。亦不得厭生死。亦不得愛生死。但念念之中。不得妄想。則生證有餘。涅槃死入無生法。忍眼見色時。不染於色。耳聞聲時。不染於聲。皆解脫也。眼不著色。眼爲禪門。耳不著聲。耳爲禪門。總而言見色。有見色。性不著常。解脫見色相者。常繫縛。不爲煩惱所繫縛者。卽名解脫。更無別解脫。善觀色者。色不生。心心不生。色卽色。與心俱清淨。無妄想時。一心是一佛國。有妄想時。一心是一地獄。衆生造作妄想。以心生心。故常在地獄。菩薩觀察妄想。不以心生心。常在佛國。若不以心生心。則心心入空。念念歸靜。從一佛國至一佛國。若以心生心。則心心不靜。念念歸動。從一地

獄。歷一地獄。若一念心起。則有善惡二業。有天堂地獄。若一念心不起。卽無善惡二業。亦無天堂地獄。爲體。非有非無。在凡卽有。在聖卽無。聖人無其心。故胸臆空洞。與天同量。此已下。並是大道中證。非小乘及凡夫境界也。心得涅槃時。卽不見有涅槃。何以故。心是涅槃。若心外更見涅槃。此名著邪見也。一切煩惱。爲如來種。心爲因煩惱。而得智慧。只可道煩惱生如來。不可得道煩惱是如來。故身心爲田。疇煩惱爲種子。智慧爲萌芽。如來喻於穀也。佛在心中。如香在樹中。煩惱若盡。佛從心出。朽腐若盡。香從樹出。卽知樹外無香。心外無佛。若樹外有香。卽是他香。心外有佛。卽是佗佛。心中有三毒者。是名國土穢惡。心中無三毒者。是名國土清淨。經云。若使國土不淨。穢惡充滿。諸佛世尊於中出者。無有此事。不淨穢惡者。卽無明三毒。是諸佛世尊者。卽清淨覺悟心。是一切言語無非佛法。若能無其所言。而盡日言是道。若能有所言。卽終日默。而非道。是故如來言不乘。默默不乘言。言不離默。悟此言默者。皆在三昧。若知時而言。言亦

解脫若不知時而默默亦繫縛是故言若離相言亦名解脫默若著相默即是繫縛夫文字者本性解脫文字不能就繫縛繫縛自本來未就文字法無高下若見高下非法也非法爲筏是法爲人筏者人乘其筏者卽得渡於非法則是法也若世俗言卽有男女貴賤以道言之卽無男女貴賤以是天女悟道不變女形車匿解眞寧移賤稱乎此蓋非男女貴賤皆由一相也天女於十二年中求女相了不可得卽知於十二年中求男相亦不可得十二年者卽十二入是也離心無佛離佛無心亦如離水無冰亦如離冰無水凡言離心者非是遠離於心但使不著心相經云不見相名爲見佛卽是離心相也離佛無心者言佛從心出心能生佛然佛從心生而心未嘗生於佛亦如魚生於水水不生於魚欲觀於魚未見魚而先見水欲觀佛者未見佛而先見心卽知已見魚者忘於水已見佛者忘於心若不忘於心尙爲心所惑若不忘於水尙被水所迷衆生與菩提亦如水之與水爲三毒所燒卽名衆生爲三解脫所淨卽名菩提爲三

冬所凍卽名爲冰爲三夏所消卽名爲水若捨却冰卽無別水若棄却衆生則無別菩提明知水性卽是水性水性卽是水性衆生性者卽菩提性也衆生與菩提同一性亦如鳥頭與附子共根耳但時節不同迷異境故有衆生菩提二名矣是以蛇化爲龍不改其鱗凡變爲聖不改其面但知心者智內照身者戒外眞衆生度佛佛度衆生是名平等衆生度佛者煩惱生悟解佛度衆生者悟解滅煩惱是知非無煩惱非無悟解是知非煩惱無以生悟解非悟解無以滅煩惱若迷時佛度衆生若悟時衆生度佛何以故佛不自成皆由衆生度故諸佛以無明爲父貪愛爲母無明貪愛皆是衆生別名也衆生與無明亦如左掌與右掌更無別也迷時在此岸悟時在彼岸若知心空不見相則離迷悟既離迷悟亦無彼岸如來不在此岸亦不在彼岸不在中流中流者小乘人也此岸者凡夫也彼岸菩提也佛有三身者化身報身法身化身亦云應身若衆生常作善時卽化身現脩智慧時卽報身現覺無爲卽法身常現飛騰十方隨宜救

濟者化身佛也。若斷惑即是雪山成道報身佛也。無言無說無作無得湛然常住法身佛也。若論至理一佛尚無何得有三。此謂三身者。但據人智也。人有上中下說。下智之人妄與福力也。妄見化身佛。中智之人妄斷煩惱。妄見報身佛。上智之人妄證菩提。妄見法身佛。上上智之人內照圓寂明心。即佛不待心而得佛智。知三身與萬法皆不可取不可說。此即解脫心成於大道。經云。佛不說法。不度衆生。不證菩提。此之謂矣。衆生造業。業不造衆生。今世造業。後世受報。無有脫時。唯有至人於此身中不造諸業。故不受報。經云。諸業不造。自然得道。豈虛言哉。人能造業。今不能造。人人若造業。業與人俱。生人若不造業。業與人俱滅。是知業由人造。人由業生。人若不造業。即業無由生。人亦如人能弘道道不能弘人。今之凡夫往往造業。妄說無報。豈至少不苦哉。若以至少而理前心。造後心。報何有。脫時若前心不造。即後心無報。復安妄見業報。經云。雖信有佛言。佛苦行。是名邪見。雖信有佛言。佛有金鑽馬麥之報。是名信不具足。

名一闡。提解聖法名爲聖人。解凡法者名爲凡夫。但能捨凡法。就聖法。即凡夫成聖人矣。世間愚人但欲遠求聖人。不信慧解之心爲聖人也。經云。無智人中。莫說此經。經云。心也。法也。無智之人不信此心解法。成於聖人。但欲遠外求學。受募空中。佛像光明。香色等事。皆墮邪見。失心狂亂。經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八萬四千法門。盡由一心而起。若心相內淨。由如虛空。即出離身心。內八萬四千煩惱。爲病本也。凡夫當生憂死。飽臨愁飢。皆名大惑。所以聖人不謀其前。不慮其後。無戀當今。念念歸道。若來悟此大理者。即須早求人天之善。無令兩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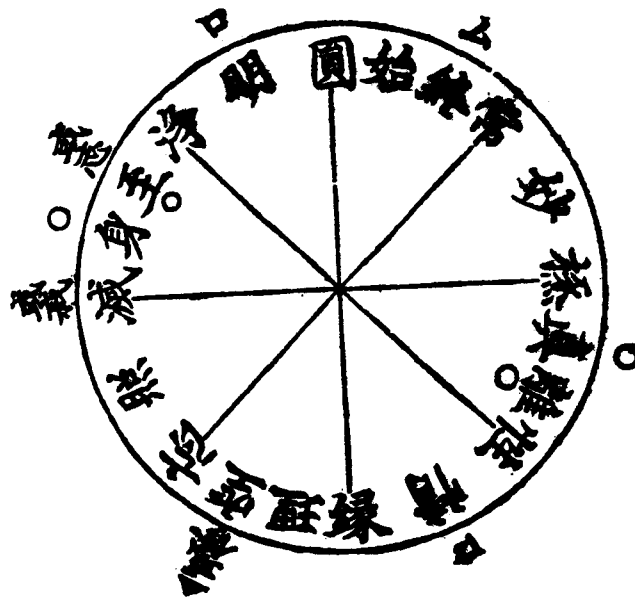
夜坐偈云

一更端坐結跏趺	怡神寂照泯同虛
曠劫由來不生滅	何須生滅滅無餘
一切諸法皆如幻	本性自空那用除
若識心性非形像	湛然不動自真如
二更凝神轉明淨	不起憶想同真性
森羅萬像併歸空	更執有空還是病

諸法本自非空有	凡夫妄想論邪正
若能不二其居懷	誰道即凡非是聖
三更心淨等虛空	遍滿十方無不通
山河石壁無能障	恒沙世界在其中
世界本性真如性	亦無無性即含融
非但諸佛能如此	有情之類並皆同
四更無滅亦無生	量與虛空法界平
無去無來無起滅	非有非無非暗明
不起諸見如來見	無名可名真佛名
唯有悟者應能識	未會衆生由若盲
五更般若照無邊	不起一念歷三千
欲見真如平等性	慎勿生心即目前
妙理玄奧非心測	不用尋逐令疲極
若能無念即真求	更若有求還不識

達磨大師悟性論終

真 性 頌



达磨大师破相论一卷

梁·菩提达磨说





達磨大師破相論

論曰。若復有人志求佛道者。當脩何法。最爲省要。答曰。唯觀心一法。總攝諸法。最爲省要。問曰。何一法能攝諸法。答曰。心者。萬法之根本。一切諸法。唯心所生。若能了心。則萬法俱備。猶如大樹。所有枝條及諸花果。皆悉依根栽樹者。存根而始生子。伐樹者。去根而必死。若了心。脩道則少力而易成。不了心而修費功。而無益。故知一切善惡。皆由自心。心外別求。終無是處。

問曰。云何觀心。稱之爲了。答。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了四大五陰。本空無我。了見自心起用。有二種差別。云何爲二。一者淨心。二者染心。此二種心法。亦自然本來俱有。雖假緣合。互相因待。淨心恒樂善。因染體常思惡業。若不受所染。則稱之爲聖。遂能遠離諸苦。證涅槃樂。若墮染心。造業受其纏覆。則名之爲凡。沈淪三界。受種種苦。何以故。由彼染心。障真如體。故十地經云。衆生身中有金剛佛性。猶如日

輪體明圓。滿廣大無邊。只爲五陰重雲所覆。如餅內灯光不能顯現。又涅槃經云。一切衆生悉有佛性。無明覆故。不得解脫。佛性者。卽覺性也。但自覺覺他。覺知明了。則名解脫。故知一切諸善。以覺爲根。因其覺根。遂能顯現諸功德。樹涅槃之果德。因此而成。如是觀心。可名爲了。

問上說。眞如佛性。一切功德。因覺爲根。未審無明之心。以何爲根。答。無明之心。雖有八萬四千煩惱情欲。及恒河沙衆惡。皆因三毒。以爲根本。其三毒者。貪瞋癡是也。此三毒心。自能具足一切諸惡。猶如大樹根。雖是一所生枝葉。其數無邊。彼三毒根。一一根中生諸惡業。百千萬億。倍過於前。不可爲喻。如是三毒心。於本體中。應現六根。亦名六賊。卽六識也。由此六識。出入諸根。貪著萬境。能成惡業。障眞如體。故名六賊。一切衆生。由此三毒六賊。惑亂身心。沈沒生死輪迴。六趣受諸苦惱。由如江河。因小泉源。洎流不絕。乃能彌漫波濤萬里。若復有人。斷其本源。卽衆流皆息。求解脫者。能轉三毒爲三聚淨戒。轉六賊爲六波羅蜜。

自然永離一切諸苦

問六趣三界廣大無邊若唯觀心何由免無窮之苦  
答三界業報唯心所生本若無心於三界中即出三  
界其三界者即三毒也貪爲欲界瞋爲色界癡爲無  
色界故名三界由此三毒造業輕重受報不同分歸  
六處故名六趣

問云何輕重分之爲六答衆生不了正因迷心脩善  
未免三界生三趣趣云何三趣趣所謂迷脩十善妄  
求快樂未免貪界生於天趣迷持五戒妄起愛憎未  
免瞋界生於人趣迷執有爲信邪求福未免癡界生  
阿脩羅趣如是三類名三趣趣云何三重所謂縱三  
毒心唯造惡業墮三重趣若貪業重者墮餓鬼趣瞋  
業重者墮地獄趣癡業重者墮畜生趣如是二重通  
前三趣遂成六趣故知一切苦業由自心生但能攝  
心離諸邪惡三界六趣輪迴之苦自然消滅離苦即  
得解脫

問如佛所說我於三大阿僧祇劫無量勤苦方成佛  
道云何今說唯只觀心制三毒即名解脫答佛所說

言無虛妄也阿僧祇劫者即三毒心也胡言阿僧祇  
漢名不可數此三毒心中恒沙惡念於一念  
中皆爲一劫如是恒沙不可數也故言三大阿僧祇  
眞如之性既被三毒之所覆蓋若不超彼三大恒沙  
毒惡之心云何名爲解脫今若能轉貪瞋癡等三毒  
心爲三解脫是則名爲得度三大阿僧祇劫末世衆  
生愚癡鈍根不解如來三大阿僧祇秘密之說遂言  
成佛塵劫未期豈不疑誤行人退菩提道

問菩薩摩訶薩由持三聚淨戒行六波羅蜜方成佛  
道今令學者唯只觀心不修戒行云何成佛答三聚  
淨戒者即制三毒心也制三毒成無量善聚聚者會  
也無量善法普會於心故名三聚淨戒六波羅蜜者  
即淨六根也胡名波羅蜜漢名達彼岸以六根清淨  
不染六塵即是度煩惱河至菩提岸故名六波羅蜜  
問如經所說三聚淨戒者誓斷一切惡誓修一切善  
誓度一切衆生今者唯言制三毒心豈不文義有乖  
也答佛所說是眞實語菩薩摩訶薩於過去因中修  
行時爲對三毒發三誓願持一切淨戒對於貪毒誓

斷一切惡常修一切善對於瞋毒誓度一切衆生故常修慧對於癡毒由持如是戒定慧等三種淨法故能超彼三毒成佛道也諸惡消滅名爲斷以能持三聚淨戒則諸善具足名之爲修以能斷惡修善則萬行成就自它俱利普濟群生故名解脫則知所修戒行不離於心若自心清淨則一切佛土皆悉清淨故經云心垢則衆生垢心淨則衆生淨欲得佛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也三聚淨戒自然成就問矣如經所說六波羅蜜者亦名六度所謂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今言六根清淨名波羅蜜者若爲通會又六度者其義如何答欲修六度當淨六根先降六賊能捨眼賊離諸色境名爲布施能禁耳賊於彼聲塵不令縱逸名爲持戒能伏鼻賊等諸香具自在調柔名爲忍辱能制口賊不貪諸味讚詠講說名爲精進能降身賊於諸觸慾湛然不動名爲禪定能調意賊不順無明常修覺慧名爲智慧六度者運也六波羅蜜喻若船筏能運衆生達於彼岸故名六度

問經云釋迦如來爲菩薩時曾飲三斗六升乳糜方成佛道先因飲乳後證佛果豈唯觀心得解脫也答成佛如此言無虛妄也必因食乳然始成佛言食乳者有二種佛所食者非是世間不淨之乳乃是清淨法乳三斗者三聚淨戒六升者六波羅蜜成佛道時由食如是清淨法乳方證佛果若言如來食於世間和合不淨牛羶腥乳豈不謗誤之甚真如者自是金剛不壞無漏法身永離世間一切諸苦豈須如是不淨之乳以充飢渴經所說其牛不在高原不在下濕不食穀麥糠粃不與特牛同群其牛身作紫磨金色言牛者毗盧舍那佛也以大慈悲憐愍一切故於清淨法體中出如是三聚淨戒六波羅蜜微妙法乳養育一切求解脫者如是眞淨之牛清淨之乳非但如來飲之成道一切衆生若能飲者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問經中所說佛令衆生修造伽藍鑄寫形像燒香散花然燈晝夜六時遶塔行道持齋禮拜種種功德皆成佛道若唯觀心總攝諸行說如是事應虛空也答

● 禮佛

佛所說經有無量方便。以一切衆生鈍根狹劣不悟甚深之義。所以假有爲喻。無爲若復不脩內行。唯只外求希望。獲福無有是處。言伽藍者。兩國梵語。此土翻爲清淨地也。若永除三毒。常淨六根。身心湛然。內外清淨。是名脩伽藍。鑄寫形像者。卽是一切衆生求佛道也。所爲修諸覺行。彷彿如來真容妙相。豈遣鑄寫金銅之所作也。是故求解脫者。以身爲爐。以法爲火。以智慧爲巧匠。三聚淨戒。六波羅蜜。以爲模樣。鍛鍊身中。眞如佛性。遍入一切戒律。模中如敬奉行。一無漏缺。自然成就眞容之像。所謂究竟常住微妙色身。非是有爲敗壞之法。若人求道不解。如是鑄寫眞容。憑何輒言功德。燒香者。亦非世間有相之香。乃是無爲正法之香也。薰諸臭穢。無明惡業。悉令消滅。其正法香者。有其五種。一者戒香。所謂能斷諸惡。能修諸善。二者定香。所謂深信大乘。心無退轉。三者慧香。所謂常於身心內自觀察。四者解脫香。所謂能斷一切無明結縛。五者解脫知見香。所謂觀照常明。通達無礙。如是五種香名。爲最上之香。世間無比。佛在世

● 敬法

● 有量者

● 燒香

日令諸弟子以智慧火燒。如是無價珍香。供養十方諸佛。今時衆生不解如來眞實之義。唯將外火燒世間沈檀薰陸質礙之香。希望福報。云何得散花者。義亦如是。所謂豈說正法。諸功德花。饒益有情。散沾一切於眞如性。普施莊嚴。此功德花。佛所讚歎。究竟常住。無彫落期。若復有人散如是花。獲福無量。若言如來令衆生剪截。繪彩傷損草木。以爲散花。無有是處。所以者何。持淨戒者。於諸天地。森羅萬像。不令觸犯。誤犯者。猶獲大罪。況復今者。故毀淨戒。傷萬物。求於福報。欲益返損。豈有是乎。又長明燈者。卽正覺心也。以覺明了。喻之爲燈。是故一切求解脫者。以身爲燈。臺心爲燈炷。增諸戒行。以爲添油。智慧明達。喻如燈火。常燃如是眞正覺燈。照破一切無明癡暗。能以此法轉相開示。卽是一燈燃百千燈。以灯續然。然燈無盡。故號長明。過去有佛名曰然燈。義亦如是。愚癡衆生。不會如來方便之說。專行虛妄。執著有爲。遂燃世間蘇油之燈。以照空室。乃稱依教。豈不謬乎。所以者何。佛放眉間一毫相光。上能照萬八千世界。豈假如

是蘇油之燈。以爲利益。審察斯理。應不然乎。又六時行道者。所謂六根之中。於一切時。常行佛道。脩諸覺行。調伏六根。長時不捨。名爲六時。遶塔行道者。塔是身心也。當令覺慧。巡遶身心。念念不停。名爲遶塔。過去諸聖。皆行此道。得至涅槃。今時世人。不會此理。曾不內行。唯執外求。將質礙身。遶世間塔。日夜走驟。徒自疲勞。而於眞性。一無利益。又持齋者。當須會意。不達斯理。徒爾虛切。齋者齊也。所謂齋正身心。不令散亂。持者護也。所謂於諸戒行。如法護持。必須外禁六情。內制三毒。勤覺察淨身心。如是義名爲持齋。又持齋者。食有五種。一者法喜食。所謂依持正法。歡喜奉行。二者禪悅食。所爲內外澄寂。身心悅樂。三者念食。所謂常念諸佛。心口相應。四者願食。所謂行住坐臥。常求善願。五者解脫食。所謂心常清淨。不染俗塵。此五種食名爲齋食。若復有人。不食如是五種淨食。自言持齋。無有是處。唯斷於無明之食。若輒觸者。名爲破齋。若有破云。何獲福。世有迷人。不悟斯理。身心放逸。諸惡皆爲貪欲。恣情不生慚愧。唯斷外食。自爲

◆ 持齋

持齋必無是事。又禮拜者。當如是法也。必須理體內明事。隨權變理。有行藏會。如是義。乃名依法。夫禮者。敬也。拜者。伏也。所謂恭敬眞性。屈伏無明。名爲禮拜。若能惡情永滅。善念恒存。雖不現相。名爲禮拜。其相卽法相也。世尊欲令世俗表謙下心。亦爲禮拜。故須屈伏外身。示內恭敬。舉外明內性。相應若復不行。理法。唯執外求。內則放縱。瞋癡常爲惡業。外卽空勞身相。詐現威儀。無慚於聖。徒誑於凡。不免輪迴。豈成功德。

問如温室經說。洗浴衆僧。獲福無量。此則憑於事法。功德始成。若爲觀心。可相應否。答洗浴衆僧者。非洗世間有爲事也。世尊嘗爾爲諸弟子說温室經。欲令受持洗浴之法。故假世事。比喻眞宗。隱說七事供養功德。其七事云。何一者淨水。二者燒火。三者澡豆。四者楊枝。五者淨灰。六者蘇臈。七者內衣。與此七法。喻於七事。一切衆生。由此七法。沐浴莊嚴。能除毒心。無明垢穢。其七法者。一者謂淨戒。洗滌僭非。猶如淨水。濯諸塵垢。二者智慧。觀察內外。由如然火。能溫淨水。

三者分別簡棄諸惡。猶如澡豆能淨垢膩。四者真實斷諸妄想。如嚼楊枝能淨口氣。五者正信決定無疑。由如淨灰摩身能辟諸風。六者謂柔和忍辱。由如蘇臈通潤皮膚。七者謂慚愧悔諸惡業。猶如內衣遮醜形體。如上七法是經中秘密之義。如來當爾爲諸大乘利根者說。非爲小智下劣凡夫。所以今人無能解悟其溫室者。卽身是也。所以燃智慧火。溫淨戒湯。沐浴身中。眞如佛性受持。七法以自莊嚴。當爾比丘聰明上智。皆悟聖意。如說脩行功德成就。俱登聖果。今時衆生。莫測其事。將世間水洗質礙身。自謂依經。豈非誤也。且眞如佛性。非是凡形煩惱塵垢。本來無相。豈可將質礙水洗。無爲身事。不相應云何。悟道若欲身得淨者。當觀此身。本因貪欲不淨。所生臭穢。駢闐內外充滿。若也洗此身。求於淨者。猶如灑灑盡方淨。以此驗之。明知洗外非佛說也。

問經說言。至心念佛。必得往生西方淨土。以此一門。卽應成佛。何假觀心。求於解脫。答。夫念佛者。當須正念了義。爲正不了義。爲邪。正念必得往生。邪念云何。

◆心攝者

達彼佛者覺也。所謂覺察身心。勿令起惡念者。憶也。所謂憶持戒行。不忘精進。勤了如是義名。爲念。故知念在於心。不在於言。因筌求魚。得魚忘筌。因言求意。得意忘言。既稱念佛之名。須知念佛之道。若心無實口誦空名。三毒內臻。人我填臆。將無明心。不見佛徒爾費功。且如誦之與念。義理懸殊。在口曰誦。在心曰念。故知念從心起。名爲覺行之門。誦在口中。卽是音聲之相。執相求理。終無是處。故知過去諸聖。所脩皆非外說。唯只推心。卽心是衆善之源。卽心爲萬德之主。涅槃常樂。由息心生。三界輪迴。亦從心起。心是一世之門戶。心是解脫之關津。知門戶。心豈慮難成。知關津者。何憂不達。竊見今時淺識。唯知事相。爲功廣費財寶。多傷水陸。妄營像塔。虛促人夫。積木疊泥。圖青畫綠。傾心盡力。損已迷它。未解慚愧。何曾覺泥。見有爲則勤。勤愛著。說無相則兀兀如迷。且貪現世之小慈。豈覺當來之大苦。此之脩學。徒自疲勞。背正歸邪。誑言獲福。但能攝心。內照覺觀。外明絕三毒。永使銷亡。閉六賊。不令侵擾。自然恒沙功德。種種莊嚴。無

◆緣攝者

數法門一成就超凡證聖目擊非遙悟在須臾何  
煩皓首眞門幽秘寧可具陳略述觀心詳其少分而  
說偈言

我本求心心自持

求心不得待心知

佛性不從心外得

心生便是罪生時

我本求心不求佛

了知三界空無物

若欲求佛但求心

只道心心心是佛

達磨大師破相論





信心銘一卷

隋·僧璨撰



信心銘

至道無難	唯嫌揀擇	但莫憎愛
洞然明白	毫釐有差	天地懸隔
欲得現前	莫存順逆	違順相爭
是為心病	不識玄旨	徒勞念靜
圓同太虛	無欠無餘	良由取捨
所以不如	莫逐有緣	勿住空忍
一種平懷	泯然自盡	止動歸止
止更彌動	唯滯兩邊	寧知一種
一種不通	兩處失功	遣有沒
從空背空	多言多慮	轉不相應
絕言絕慮	無處不通	歸根得旨
隨照失宗	須臾返照	勝却前空
前空轉變	皆由妄見	不用求真
唯須息見	二見不住	慎勿追尋
纔有是非	紛然失心	二由一有
一亦莫守	一心不生	萬法無咎
無咎無法	不生不心	能隨境滅
境逐能沈	境由能境	能由境能
欲知兩段	元是一空	一空同兩
齊含萬像	不見精蘊	寧有偏黨
大道體寬	無易無難	小見狐疑
轉急轉遲	執之失度	心入邪路

放之自然	體無去住	任性合道
逍遙絕惱	繫念乖真	沈憊不好
不好勞神	何用疎親	欲趣一乘
勿惡六塵	六塵不惡	還同正覺
智者無為	愚人自縛	法無異法
妄自愛著	將心用心	豈非大錯
迷生寂亂	悟無好惡	一切二邊
妄自斟酌	夢幻空華	何勞把捉
得失是非	一時放却	眼若不眠
諸夢自除	心若不異	萬法一如
一如體玄	兀爾忘緣	萬法齊觀
歸復自然	泯其所以	不可方比
止動無動	動止無止	兩既不成
一何有爾	究竟窮極	不存軌則
啓心平等	所作俱息	狐疑盡淨
正信調直	一切不留	無可記憶
虛明自然	不勞心力	非思量處
識情難測	真如法界	無他無自
要念相應	唯言不二	不二皆同
無不包容	十方智者	皆入此宗
宗非促延	一念萬年	無在不在
十方目前	極小同大	妄絕境界
極大同小	不見邊表	有即是無

無卽是有  
一卽一切  
何慮不畢  
言語道斷  
信心銘之終

若不如是  
一切卽一  
信心不二  
非去來今

必不須守  
但能如是  
不二信心

最上乘论一卷

唐·弘忍述



寂上乘論

第五祖弘忍禪師 述

凡趣聖道悟解真宗修心要論若其不護淨者一切行無由取見願善知識如有寫者用心無令脫錯恐誤後人

夫修道之本體須識當身心本來清淨不生不滅無有分別自性圓滿清淨之心此是本師乃勝念十方諸佛

問曰何知自心本來清淨答曰十地經云衆生身中有金剛佛性猶如日輪體明圓滿廣大無邊只爲五陰黑雲之所覆如瓶內燈光不能照輝譬如世間雲霧八方俱起天下陰翳日豈爛也何故無光光元不壞只爲雲霧所覆一切衆生清淨之心亦復如是只爲攀緣妄念煩惱諸見黑雲所覆但能凝然守心妄念不生涅槃法自然顯現故知自心本來清淨

問曰何知自心本來不生不滅答曰維摩經云如無有生如無有滅如者眞如佛性自性清淨清淨者心之原也眞如本有不從緣生又云一切衆生皆如也

衆賢聖亦如也一切衆生者卽我等是也衆賢聖者卽諸佛是也名相雖別身中眞如法性並同不生不滅故言皆如也故知自心本來不生不滅

問曰何名自心爲本師答曰此眞心者自然而有從外來不口東修於三世中所有至親莫過自守於心若識心者守之則到彼岸迷心者弃之則墮三塗故知三世諸佛以自心爲本師故論云了然守心則妄念不起則是無生故知心是本師

問曰何名自心勝念彼佛答曰常念彼佛不免生死守我本心則到彼岸金剛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故云守本眞心勝念他佛又云勝者只是約行勸人之語其實究竟果體平等無二

問曰衆生與佛眞體既同何故諸佛不生不滅受無量快樂自在無礙我等衆生墮生死中受種種苦耶答曰十方諸佛悟達法性皆自然照燦於心源妄想不生正念不失我所心滅故得不受生死不死死故卽畢竟寂滅故知萬樂自歸一切衆生迷於眞性不



識心本種種妄緣不修正念故卽憎愛心起以憎愛故則心器破漏心器破漏故卽有生死有生死故則諸苦自現心王經云眞如佛性沒在知見六識海中沉淪生死不得解脫努力會是守本真心妄念不生我所心滅自然與佛平等無二

問曰眞如法性同一無二迷應俱迷悟應俱悟何故佛覺性衆生昏迷因何故然答曰自此已上入不思識分非凡所及識心故悟失性故迷緣合卽合說不可定但信眞諦守自本心故維摩經云無自性無他性法本無生今卽無滅此悟卽離二邊入無分別智若解此義但於行知法要守心第一此守心者乃是涅槃之根本入道之要門十二部經之宗三世諸佛之祖

問曰何知守本真心是涅槃之根本答曰涅槃者體是寂滅無爲安樂我心既是眞心妄想則斷妄想斷故則具正念正念具故寂照智生寂照智生故窮達法性窮達法性故則得涅槃故知守本真心是涅槃之根本

問曰何知守本真心是入道之要門答曰乃至舉一手爪畫佛形像或造恒沙功德者只是佛爲教導無智慧衆生作當來勝報之業及見佛之因若願自早成佛者會是守本真心三世諸佛無量無邊若有一人不守眞心得成佛者無有是處故經云制心一處無事不辦故知守本真心是入道之要門也

問曰何知守本真心是十二部經之宗答曰如來於一切經中說一切罪福一切因緣果報成引一切山河大地草木等種種雜物起無量無邊譬喻或現無量神通種種變化者只是佛爲教導無智慧衆生有種種欲心心行萬差是故如來隨其心門引入一乘我既體知衆生佛性本來清淨如雲底日但了然守本真心妄念雲盡慧日卽現何須更多學知見所生死若一切義理及三世之事譬如磨鏡塵盡明自然現則今於無明心中學得者終是不堪若能了然不失正念無爲心中學得者此是眞學難言眞學竟無所學何以故我及涅槃二皆空故更無二無一故無所學法性雖空要須了然守本真心妄念不生我所

心滅故涅槃經云知佛不說法者是名具足多聞故知守本真心是十二部經之宗也

問曰何知守本真心是三世諸佛之祖答曰三世諸佛皆從心性中生先守真心妄念不生我所心滅後得成佛故知守本真心是三世諸佛之祖也上來四種問答若欲廣說何窮吾今望得汝自識本心是佛是故慇懃勸汝千經萬論莫過守本真心是要也吾今努力按法華經示汝大車寶藏明珠妙藥等物汝自不取不服窮苦奈何會是妄念不生我所心滅一切功德自然圓滿不假外求歸生死苦於一切處正念察心莫愛現在樂種未來苦自誑誑他不脫生死努力努力今雖無常共作當來成佛之因莫使三世虛度狂喪功夫經云常處地獄如遊園觀在餘惡道如已舍宅我等衆生今現如此不覺不知驚怖煞人了無出奇哉苦哉若有初心學坐禪者依觀無量壽經端坐正念閉目合口心前平視隨意近遠作一日想守真心念念莫住卽善調氣息莫使乍麤乍細則令人成病苦夜坐禪時或見一切善惡境界或入

◆莊嚴經

青黃赤白等諸三昧或見身出大光明或見如來身相或見種種變化但知攝心莫著並皆是空妄想而見也經云十方國土皆如虛空三界虛幻唯是一心作若不得定不見一切境界者亦不須恠但於行住坐臥中常了然守本真心會是妄念不生我所心滅一切萬法不出自心所以諸佛廣說如許多言教譬喻者只爲衆生行行不同遂使教門差別其實八萬四千法門三乘八道位體七十二賢行宗莫過自心是本也若能自識本心念念磨鍊莫住者卽自見佛性也於念念中常供養十方恒沙諸佛十二部經念念常轉若了此心源者一切心義自現一切願具足一切行滿一切皆辦不受後有會是妄念不生我所心滅捨此身已定得無生不可思議努力莫造大如此真實不妄語難可得聞聞而能行者恒沙衆中莫過有一行而能到者億又劫中希有一人好好自安自靜善調諸根就視心源恒令照燎清淨勿令無記心生

問曰何名無記心答曰諸攝心人爲緣外境麤心小

息內鍊真心未清淨時於行住坐臥中恒愆意看  
心猶未能了了清淨獨照心源是名無記心也亦是  
漏心猶不免生死大病況復總不守真心者是人沉  
沒生死苦海何日得出可憐努力努力經云衆生若  
情誠不內發者於三世縱值恒沙諸佛無所能爲經  
云衆生識心自度佛不能度衆生若佛能度衆生者  
過去諸佛恒沙無量何故我等不成佛也只是情誠  
不自內發是故沈沒苦海努力努力勤求本心勿令  
妄漏過去不知已過亦不及今身現在有遇得聞妙  
法分明相勸決解此語了知守心是第一道不肯發  
至誠心求願成佛受無量自在快樂乃始轟轟隨俗  
貪求名利富來墮大地獄中受種種苦惱將何所及  
奈何奈何努力努力但能著破衣殘廢食了然守本  
真心佯癡不解語最省氣力而能有功是大精進人  
也世間迷人不解此理於無明心中多涉艱辛廣修  
相善望得解脫乃歸生死若了然不失正念而度衆  
生者是有力量薩分明語汝等守心第一若不勤守  
者甚癡人也不肯現在一生忍苦欲得當來萬劫受

殃聽汝更不知何種八風吹不動者真是珍寶山也  
若知果體者但對於萬境起恒沙作用巧辯若流應  
病與藥而能妄念不生我所心滅者真是出世丈夫  
如來在日歎何可盡吾說此言者至心勸汝不生妄  
念我所心滅則是出世之士

問曰云何是我所心滅答曰爲有小許勝他之心自  
念我能如此者是我所心涅槃中病故涅槃經曰譬  
如虛空能容萬物而此虛空不自念言我能含容如  
是此喻我所心滅趣金剛三昧

問曰諸行人求真常寂者只樂世間無常顯善不樂  
第一義諦眞常妙善其理未見只欲發心緣義遂思  
覺心起則是漏心只欲亡心則是無明昏住又不當  
理只欲不止心不緣義即惡取空雖受人身行畜生  
行爾時無有定慧方便而不能解了明見佛性只是  
行人沉沒之處若爲超得到無餘涅槃願示真心答  
曰會是信心具足志願成就緩緩靜心更重教汝好  
自閑靜身心一切無所攀緣端坐正念善調氣息德  
其心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好好如如穩看看熟

則了見此心識流動猶如水流陽焰曄曄不住既見此識時唯是不內不外緩緩如如穩看看熟則返覆銷融虛凝湛住其此流動之識颯然自滅滅此識者乃是滅十地菩薩衆中障惑此識滅已其心卽虛凝寂淡泊皎潔泰然吾更不能說其形狀汝若欲得者取涅槃經第三卷中金剛身品及維摩經第三卷見阿閼佛品緩緩尋思細心搜檢熟看若此經熟實得能於行住坐臥及對五欲八風不失此心者是人梵行已立所作已辦究竟不受生死之身五欲者色聲香味觸八風者利衰毀譽稱譏苦樂此是行人磨鍊佛性處甚莫恠今身不得自在經曰世間無佛住處菩薩不得現用要脫此報身衆生過去根有利鈍不可判上者一念間下者無量劫若有力時隨衆生性起菩薩善根自利利他莊嚴佛土要須了四依乃窮實相若依文執則失真宗諸比丘等汝學佗出家修道此是出家出生死枷是名出家正念具足修道得成乃至解身支節臨命終時不失正念卽得成佛弟子上來集此論者直以信心依文取義作如是說實

非了了證知若乖聖理者願懺悔除滅若當聖道者迴施衆生願皆識本心一時成佛聞者努力當來成佛願在前度我門徒

問曰此論從首至末皆顯自心是道未知果行二門是何門攝答曰此論顯一乘爲宗然其至意道迷趣解自免生死乃能度人直言自利不說利他約行門攝若有人依文行者卽在前成佛若我誑汝當來墮十八地獄指天地爲誓若不信我世世被虎狼所食最上乘論一卷終

以此所冀

聖壽萬歲十方世界合靈同入如來果海云

校正雪言 刻手一訓等二十 化主印珠慧澄

道熙

隆慶四年庚午仲春全羅道同福地安心寺開板

欽捨小財雕刻現論以屬宣流 伏冀人人守真

心箇箇證果體

皆正德六歲丙申林鐘穀旦 尼妙嚴 白



六祖坛经一卷

唐·慧能述、宗宝编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一卷

卷首

序贊各一篇

經

行由第一

般若第二

疑問第三

定慧第四

坐禪第五

懺悔第六

機緣第七

頓漸第八

宣詔第九

付囑第十

附錄

緣起外紀

賜證大鑿禪師碑

佛衣銘

跋

歷朝崇奉事蹟

大鑿禪師碑

目錄終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序

古筠比丘德異撰

妙道虛玄不可思議忘言得旨端可悟明故世尊分座於  
 多子塔前拈華於靈山會上似火與火以心印心西傳四  
 七至菩提達磨東來此土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有可大師  
 者首於言下悟入末上三拜得髓受衣紹祖開闡正宗三  
 傳而至黃梅會中高僧七百惟負春居士一偈傳衣為六  
 代祖南遷十餘年一旦以非風旛動之機觸開印宗正眼  
 居士由是祝髮登壇應跋陀羅懸記開東山法門韋使君  
 命海禪者錄其語目之曰法寶壇經大師始於五羊終至  
 曹溪說法三十七年霑甘露味入聖超凡者莫記其數悟  
 佛心宗行解相應為大知識者名載傳燈惟南嶽青原執  
 侍最久盡得無巴鼻放出馬祖石頭機智圓明玄風大震  
 乃有臨濟瀉仰曹洞雲門法眼諸公巍然而出道德超羣  
 門庭險峻啓迪英靈衲子奮志衝關一門深入五派同源  
 歷徧鐘錘規模廣大原其五家綱要盡出壇經夫壇經者  
 言簡義豐理明事備具足諸佛無量法門一一法門具足  
 無量妙義一一妙義發揮諸佛無量妙理即彌勒樓閣中  
 即普賢毛孔中善入者即同善財於一念間圓滿功德與  
 普賢等與諸佛等惜乎壇經為後人節略太多不見六祖



大全之旨德異幼年嘗見古本自後徧求三十餘載近得  
通上人尋到全文遂刊于吳中休休禪庵與諸勝士同一  
受用惟願開卷舉目直入大圓覺海續佛祖慧命無窮斯  
余志願滿矣至元二十七年庚寅歲中春日敘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贊

宋明教大師契嵩撰

贊者告也發經而溥告也壇經者至人之所以宣其心也  
至人謂六祖篇內同何心邪佛所傳之妙心也大哉心乎資始變化  
而清淨常若凡然聖然幽然顯然無所處而不自得之聖  
言乎明凡言乎昧昧也者變也明也者復也變復雖殊而  
妙心一也始釋迦文佛以是而傳之大龜氏大龜氏相傳  
之三十三世者傳諸大鑿六祖謚號大鑿禪師大鑿傳之而益傳也  
說之者抑亦多端固有名同而實異者也固有義多而心  
一者也曰血肉心者曰緣慮心者曰集起心者曰堅實心  
者若心所之心益多也是所謂名同而實異者也曰真如  
心者曰生滅心者曰煩惱心者曰菩提心者諸修多羅其  
類此者殆不可勝數是所謂義多而心一者也義有覺義  
有不覺義心有真心有妄心皆所以別其正心也方壇經  
之所謂心者亦義之覺義心之實心也昔者聖人之將隱  
也乃命乎龜氏教外以傳法之要意其人滯迹而忘返固  
欲後世者提本而正末也故涅槃曰我有無上正法悉已  
付囑摩訶迦葉矣天之道存乎易地之道存乎簡聖人之  
道存乎要要也者至妙之謂也聖人之道以要則爲法界  
門之樞機爲無量義之所會爲大乘之椎輪法華豈不曰

當知是妙法諸佛之祕要華嚴豈不曰以少方便疾成菩提要乎其於聖人之道利而大矣哉是故壇經之宗尊其心要也心乎若明若冥若空若靈若寂若惺有物乎無物乎謂之一物固彌於萬物謂之萬物固統於一物一物猶萬物也萬物猶一物也此謂可思議也及其不可思也不可議也天下謂之玄解謂之神會謂之絕待謂之默體謂之冥通一皆離之遣之遣之又遣亦烏能至之微其果然獨得與夫至人之相似者孰能諒乎推而廣之則無往不可也探而裁之則無所不當也施於證性則所見至親施於修心則所詣至正施於崇德辯惑則真妄易顯施於出世則佛道速成施於救世則塵勞易歇此壇經之宗所以旁行天下而不厭彼謂卽心卽佛淺者何其不知量也以折錐探地而淺地以屋漏窺天而小天豈天地之然邪然百家者雖苟勝之弗如也而至人通而貫之合乎羣經斷可見矣至人變而通之非預名字不可測也故其顯說之有倫有義密說之無首無尾天機利者得其深天機鈍者得其淺可擬乎可議乎不得已況之則圓頓教也最上乘也如來之清淨禪也菩薩藏之正宗也論者謂之玄學不亦詳乎天下謂之宗門不亦宜乎壇經曰定慧爲本者趣道之始也定也者靜也慧也者明也明以觀之靜以安之

安其心可以體心也觀其道可以語道也一行三昧者法界一相之謂也謂萬善雖殊皆正於一行者也無相爲體者尊大戒也無念爲宗者尊大定也無住爲本者尊大慧也夫戒定慧者三乘之達道也夫妙心者戒定慧之大資也以一妙心而統乎三法故曰大也無相戒者戒其必正覺也四弘願者願度度苦也願斷斷集也願學學道也願成成寂滅也滅無所滅故無所不斷也道無所道故無所不度也無相懺者懺非所懺也三歸戒者歸其一也一也者三寶之所以出也說摩訶般若者謂其心之至中也般若也者聖人之方便也聖人之大智也固能寂之明之權之實之天下以其寂可以泯衆惡也天下以其明可以集衆善也天下以其權可以大有爲也天下以其實可以大無爲也至矣哉般若也聖人之道非夫般若不明也不成也天下之務非夫般若不宜也不當也至人之爲以般若振不亦遠乎我法爲上上根人說者宜之也輕物重用則不勝大方小授則過也從來默傳分付者密說之謂也密也者非不言而闇證也眞而密之也不解此法而輒誇毀謂百劫千生斷佛種性者防天下亡其心也偉乎壇經之作也其本正其迹效其因眞其果不謬前聖也後聖也如此起之如此示之如此復之浩然沛乎若大川之注也若

虛空之通也若日月之明也若形影之無礙也若鴻漸之有序也妙而得之之謂本推而用之之謂迹以其非始者始之之謂因以其非成者成之之謂果果不異乎因謂之正果也因不異乎果謂之正因也迹必顯乎本謂之大用也本必顯乎迹謂之大乘也乘也者聖人之喻道也用也者聖人之起教也夫聖人之道莫至乎心聖人之教莫至乎修調神入道莫至乎一相止觀軌善成德莫至乎一行三昧資一切戒莫至乎無相正一切定莫至乎無念通一切智莫至乎無住生善滅惡莫至乎無相戒篤道推德莫至乎四弘願善觀過莫至乎無相懺正所趣莫至乎三歸戒正大體裁大用莫至乎大般若發大信務大道莫至乎大志天下之窮理盡性莫至乎默傳欲心無過莫善乎不謗定慧爲始道之基也一行三昧德之端也無念之宗解脫之謂也無住之本般若之謂也無相之體法身之謂也無相戒戒之最也四弘願願之極也無相懺懺之至也三歸戒真所歸也摩訶智慧聖凡之大範也爲上上根人直說也默傳傳之至也戒謗戒之當也夫妙心者非修所成也非證所明也本成也本明也以迷明者復明所以證也以背成者復成所以修也以非修而修之故曰正修也以非明而明之故曰正證也至人暗然不見其威儀而成德

爲行謫如也至人頽然若無所持而道顯於天下也蓋以正修而修之也以正證而證之也于此乃曰罔修罔證罔因罔果穿鑿叢脞竟爲其說謬乎至人之意噫戒定慧而趨乎混茫之空吾未如之何也甚乎含識溺心而浮識識與業相乘循諸嚮而未始息也象之形之人與物借生紛然乎天地之間可勝數邪得其形於人者固萬萬之一耳人而能覺幾其鮮矣聖人懷此雖以多發發之而天下猶有所不明者也聖人救此雖以多方治之而天下猶有所不醒者也賢者以智亂不肖者以愚壅平平之人以無記愔及其感物而發喜之怒之哀之樂之益蔽者萬端曖然若夜行而不知所至承於聖人之言則計之博之若蒙霧而望遠謂有也謂無也謂非有也謂非無也謂亦有也謂亦無也以見而却蔽固終身而不得其審海所以在水也魚龍死生在海而不見乎水道所以在心也其人終日說道而不見乎心悲夫心固微妙幽遠難明難湊也其如此也矣聖人既隱天下百世雖以書傳而莫得其明驗壇經之宗舉乃直示其心天下方知卽正乎性命也若推雲霧而頓見太清若登泰山而所視廓如也王氏以方乎世書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斯言近之矣涅槃曰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中問五十年如是五未嘗說一

字未曾說一字者示法非文字也防以文字而求其所謂也曰依法不依人者以法真而人假也曰依義不依語者以義實而語假也曰依智不依識者以智至而識妄也曰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者以了義盡理也菩薩所謂即是宣說大涅槃經者謂自說與經同也聖人所謂四人出世四人四護持正法應當證知者應當證知故至人推本依人也以正其末也自說與說經同故至人說經而如經也依義依了義經故至人顯說而合義也合經也依法依智故至人密說變之通之而不苟滯也示法非文字故至人之宗尚乎默傳也聖人如春陶陶而發之也至人如秋濯濯而成之也聖人命之而至人效之也至人固聖人之門之奇德殊勳者也夫至人者始起於微自謂不識世俗文字及其成至也方一席之說而顯道救世與乎大聖人之云爲者若合符契也固其立德上智生而知之將自表其法而示其不識乎歿殆四百年法流四海而不息帝王者聖賢者更三十世求其道而益敬非至乎大聖人之所至天且厭之久矣烏能若此也子固豈盡其道幸蚊虻飲海亦預其味敢稽首布之以遺後學者也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風旛報恩光孝禪寺住持嗣祖比丘宗寶編

行由第一

時大師至贛林韶州韋刺史名四與官僚入山請師出於城中大梵寺講堂爲衆開緣說法師陞座次刺史官僚三十餘人儒宗學士三十餘人僧尼道俗一千餘人同時作禮願聞法要大師告衆曰善知識菩提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善知識且聽惠能行由得法事意惠能嚴父本貫范陽左降流于嶺南作新州百姓此身不幸父又早亡老母孤遺移來南海艱辛貧乏於市賣柴時有一客買柴使令送至客店客收去惠能得錢却出門外見一客誦經惠能一聞經語心卽開悟遂問客誦何經客曰金剛經復問從何所來持此經典客云我從蘄州黃梅縣東禪寺來其寺是五祖忍大師在彼主化門人一千有餘我到彼中禮拜聽受此經大師常勸僧俗但持金剛經卽自見性直了成佛惠能聞說宿昔有緣乃蒙一客取銀十兩與惠能令充老母衣糧教便往黃梅參禮五祖惠能安置母畢卽便辭違不經三十餘日便至黃梅禮拜五祖祖問曰汝何方人欲求何物惠能對曰弟子是嶺南新州百姓遠來禮師惟求作佛不求餘物祖言汝是嶺南人又是獼猴

若爲堪作佛惠能曰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獨療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五祖更欲與語且見徒衆總在左右乃令隨衆作務惠能曰惠能啓和尚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離自性卽是福田未審和尚教作何務祖云這獨療根性大利汝更勿言著槽廠去惠能退至後院有一行者差惠能破柴踏確經八月餘祖一日忽見惠能曰吾思汝之見可用恐有惡人害汝遂不與汝言汝知之否惠能曰弟子亦知師意不敢行至堂前令人不覺祖一日喚諸門人總來吾向汝說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終日只求福田不求出離生死苦海自性若迷福何可救汝等各去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來呈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爲第六代祖火急速去不得遲滯思量卽不中用見性之人言下須見若如此者輪刀上陣亦得見之喻利衆得處分退而遞相謂曰我等衆人不須澄心用意作偈將呈和尚有何所益神秀上座現爲教授師必是我得我輩謾作偈頌枉用心力餘人聞語總皆息心咸言我等已後依止秀師何煩作偈神秀思惟諸人不呈偈者爲我與他爲教授師我須作偈將呈和尚若不呈偈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見解深淺我呈偈意求法卽善覓祖卽惡却同凡心奪其聖位奚別若不呈偈終不得法大難大難五

祖堂前有步廊三間擬請供奉盧珍畫楞伽經變相及五祖血脈圖流傳供養神秀作偈成已數度欲呈行至堂前心中恍惚偏身汗流擬呈不得前後經四日一十三度呈偈不得秀乃思惟不如向廊下書著從他和尙看見忽若道好卽出禮拜云是秀作若道不堪枉向山中數年受人禮拜更修何道是夜三更不使人知自執燈書偈於南廊壁間呈心所見偈曰

身是菩提樹

心如明鏡臺

時時勤拂拭

勿使惹塵埃

秀書偈了便却歸房人總不知秀復思惟五祖明日見偈歡喜卽我與法有緣若言不堪自是我迷宿業障重不合得法聖意難測房中思想坐臥不安直至五更祖已知神秀入門未得不見自性天明祖喚盧供奉來向南廊壁間繪畫圖相忽見其偈報言供奉却不用畫勞爾遠來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但留此偈與人誦持依此偈修免墮惡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令門人炷香禮敬盡誦此偈卽得見性門人誦偈皆歎善哉祖三更喚秀入堂問曰偈是汝作否秀言實是秀作不敢妄求祖位望和尚慈悲看弟子有少智慧否祖曰汝作此偈未見本性只到門外未入門內如此見解覓無上菩提了不可得無上菩提須得言

下識自本心見自本性不生不滅於一切時中念念自見  
萬法無滯一真一切真萬境自如如如之心即是真實  
若如是見即是無上菩提之自性也汝且去一兩日思惟  
更作一偈將來吾看汝偈若入得門付汝衣法神秀作禮  
而出又經數日作偈不成心中恍惚神思不安猶如夢中  
行坐不樂復兩日有一童子於碓坊過唱誦其偈惠能一  
聞便知此偈未見本性雖未蒙教授早識大意遂問童子  
曰誦者何偈童子曰爾這獼猴不知大師言世人生死事  
大欲得傳付衣法令門人作偈來看若悟大意即付衣法  
為第六祖神秀上座於南廊壁上書無相偈大師令人皆  
誦依此偈修免墮惡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惠能曰一本  
有我  
亦要誦此上人我此踏碓八箇餘月未曾行到堂前望上  
結來生緣人引至偈前禮拜童子引至偈前禮拜惠能曰惠能不識  
字請上人為讀時有江州別駕姓張名日用便高聲讀惠  
能聞已遂言亦有一偈望別駕為書別駕言汝亦作偈其  
事希有惠能向別駕言欲學無上菩提不得輕於初學下  
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沒意智若輕人即有無量無邊  
罪別駕言汝但誦偈吾為汝書汝若得法先須度吾勿忘  
此言惠能偈曰

菩提本無樹

明鏡亦非臺

本來無一物

### 何處惹塵埃

書此偈已徒衆總驚無不嗟訝各相謂言奇哉不得以貌  
取人何得多時使他肉身菩薩祖見衆人驚怪恐人損害  
遂將鞋擦了偈曰亦未見性衆以為然次日祖潛至碓坊  
見能腰石舂米語曰求道之人為法忘軀當如是乎乃問  
曰米熟也未惠能曰米熟久矣猶欠篩在祖以杖擊碓三  
下而去惠能即會祖意三鼓入室祖以袈裟遮圍不令人  
見為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惠能言下大悟一  
切萬法不離自性遂啓祖言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  
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  
期自性能生萬法祖知悟本性謂惠能曰不識本心學法  
無益若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師佛三更受  
法人盡不知便傳頓教及衣鉢云汝為第六代祖善自護  
念廣度有情流布將來無令斷絕聽吾偈曰

有情來下種

因地果還生

無情既無種

無性亦無生

祖復曰昔達磨大師初來此土人未之信故傳此衣以為  
信體代代相承法則以心傳心皆令自悟自解自古佛佛  
惟傳本體師師密付本心衣為爭端止汝勿傳若傳此衣  
命如懸絲汝須速去恐人害汝惠能啓曰向甚處去祖云

逢懷則止遇會則藏惠能三更領得衣鉢云能本是南中人素不知此山路如何出得江口五祖言汝不須憂吾自送汝祖相送直至九江驛祖令上船五祖把船自搖惠能言請和尚坐弟子合搖船祖云合是吾渡汝惠能云迷時師度悟了自度度名雖一用處不同惠能生在邊方語音不正蒙師傳法今已得悟只合自性自度祖云如是如是以後佛法由汝大行汝去二年吾方逝世汝今好去努力向南不宜速說佛法難起惠能辭違祖已發足南行兩月中間至大庾嶺五祖歸數日不上堂衆疑詰問曰和尚少病少惱否曰病即無衣法已南矣問誰人傳授曰能者得逐後數百人來欲奪衣鉢一僧俗姓陳名惠明先是四品將軍性行醜陋極意參尋爲衆人先越及惠能惠能擲下衣鉢於石上云此衣表信可力爭耶能隱草莽中惠明至提掇不動乃喚云行者行者我爲法來不爲衣來惠能遂出坐磐石上惠明作禮云望行者爲我說法惠能云汝旣爲法而來可屏息諸緣勿生一念吾爲汝說明良久惠能云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惠明言下大悟復問云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密意否惠能云與汝說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密在汝邊明曰惠明雖在黃梅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惠明師也惠能曰汝若如是

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明又問惠明今後向甚處去惠能曰逢衰則止遇蒙則居明禮辭明問至嶺下謂惠能惠能曰逢衰則止遇蒙則居明禮辭日向砂嶺竟無蹤跡惠能後至曹溪又被惡人尋逐乃於四會避難獵人隊中凡經一十五載時與獵人隨宜說法獵人常令守網每見生命盡放之每至飯時以菜寄羹肉鍋或問則對曰但喫肉邊菜一日思惟時當弘法不可終遜遂出至廣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師講涅槃經時有風吹旛動一僧曰風動一僧曰旛動議論不已惠能進曰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仁者心動一衆駭然印宗延至上席徵詰奧義見惠能言簡理當不由文字宗云行者定非常人久聞黃梅衣法南來莫是行者否惠能曰不敢宗於是作禮告請傳來衣鉢出示大衆宗復問曰黃梅付囑如何指授惠能曰指授即無惟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宗曰何不論禪定解脫能曰爲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宗又問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惠能曰法師講涅槃經明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如高貴德王菩薩白佛言犯四重禁作五逆罪及一闍提等當斷善根佛性否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無常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名爲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蘊之與界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佛

性印宗聞說歡喜合掌言某甲講經猶如瓦礫仁者論義猶如真金於是爲惠能剃髮願事爲師惠能遂於菩提樹下開東山法門惠能於東山得法辛苦受盡命似懸絲今日得與使君官僚僧尼道俗同此一會莫非累劫之緣亦是過去生中供養諸佛同種善根方始得聞如上頓教得法之因教是先聖所傳不是惠能自智願聞先聖教者各令淨心聞了各自除疑如先代聖人無別一衆聞法歡喜作禮而退

### 般若第二

次日韋使君請益師陞座告大衆曰總淨心念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復云善知識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緣心迷不能自悟須假大善知識示導見性當知愚人智人佛性本無差別只緣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吾今爲設摩訶般若波羅蜜法使汝等各得智慧志心諦聽吾爲汝說善知識世人終日口念般若不識自性般若猶如說食不飽口但說空萬劫不得見性終無有益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是梵語此言大智慧到彼岸此須心行不在口念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電口念心行則心口相應本性是佛離性無別佛何名摩訶摩訶是大心量廣大猶如虛空無有邊畔亦無方圓大小亦非青黃赤白亦

無上下長短亦無瞋無喜無是無非無善無惡無有頭尾諸佛刹土盡同虛空世人妙性本空無有一法可得自性真空亦復如是善知識莫聞吾說空便即著空第一莫著空若空心靜坐即著無記空善知識世界虛空能含萬物色像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谿澗草木叢林惡人善人惡法善法天堂地獄一切大海須彌諸山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復如是善知識自性能含萬法是大萬法在諸人性中若見一切人惡之與善盡皆不取不捨亦不染著心如虛空名之爲大故曰摩訶善知識迷人口說智者心行又有迷人空心靜坐百無所思自稱爲大此一輩人不可與語爲邪見故善知識心量廣大徧周法界用即了了分明應用便知一切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去來自由心體無滯即是般若善知識一切般若智皆從自性而生不從外入莫錯用意名爲眞性自用一眞一切眞心量大事不行小道口莫終日說空心中不修此行恰似凡人自稱國王終不可得非吾弟子善知識何名般若般若者唐言智慧也一切處所一切時中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即是般若行一念愚即般若絕一念智即般若若生世人愚迷不見般若口說般若心中常愚常自言我修般若念念說空不識眞空般若無形相智慧心即是若作如是解即名般若智何



名波羅蜜此是西國語唐言到彼岸解義離生滅著境生滅起如水有波浪卽名爲此岸離境無生滅如水常通流卽名爲彼岸故號波羅蜜善知識迷人口念當念之時有妄有非念念若行是名眞性悟此法者是般若法修此行者是般若行不修卽凡一念修行自身等佛善知識凡夫卽佛煩惱卽菩提前念迷卽凡夫後念悟卽佛前念著境卽煩惱後念離境卽菩提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最尊最上最第一無住無往亦無來三世諸佛從中出當用大智慧打破五蘊煩惱塵勞如此修行定成佛道變三毒爲戒定慧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一般若生八萬四千智慧何以故爲世人有八萬四千塵勞若無塵勞智慧常現不離自性悟此法者卽是無念無憶無著不起誑妄用自眞如性以智慧觀照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卽是見性成佛道善知識若欲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須修般若行持誦金剛般若經卽得見性當知此經功德無量無邊經中分明讚歎莫能具說此法門是最上乘爲大智人說爲上根人說小根小智人聞心生不信何以故譬如天龍下雨於閻浮提城邑聚落悉皆漂流如漂棗葉若雨大海不增不減若大乘人若最上乘人聞說金剛經心開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常觀照故不假文字譬如雨

水不從天有元是龍能興致令一切衆生一切草木有情無情悉皆蒙潤百川衆流却入大海合爲一體衆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復如是善知識小根之人聞此頓教猶如草木根性小者若被大雨悉皆自倒不能增長小根之人亦復如是元有般若之智與大智人更無差別因何聞法不自開悟緣邪見障重煩惱根深猶如大雲覆蓋於日不得風吹日光不現般若之智亦無大小爲一切衆生自心迷悟不同迷心外見修行覓佛未悟自性卽是小根若開悟頓教不能外修但於自心常起正見煩惱塵勞常不能染卽是見性善知識內外不住去來自由能除執心通達無礙能修此行與般若經本無差別善知識一切修多羅及諸文字大小二乘十二部經皆因人置因智慧性方能建立若無世人一切萬法本自不有故知萬法本自人與一切經書因人說有緣其中有人有愚有智愚爲小人智爲大人愚者問於智人智者與愚人說法愚人忽然悟解心開卽與智人無別善知識不悟卽佛是衆生一念悟時衆生是佛故知萬法盡在自心何不從自心中頓見眞如本性菩薩戒經云我本元自性清淨若識自心見性皆成佛道淨名經云卽時豁然還得本心善知識我於忍和尙處一聞言下便悟頓見眞如本性是以將此教法流行令學道

者頓悟菩提各自觀心自見本性若自不悟須覓大善知識解最上乘法者直示正路是善知識有大因緣所謂化導令得見性一切善法因善知識能發起故三世諸佛十二部經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悟須求善知識指示方見若自悟者不假外求若一向執謂須他善知識方得解脫者無有是處何以故自心內有知識自悟若起邪迷妄念顛倒外善知識雖有教授救不可得若起正真般若觀照一剎那間妄念俱滅若識自性一悟卽至佛地善知識智慧觀照內外明徹識自本心若識本心卽本解脫若得解脫卽是般若三昧卽是無念何名無念若見一切法心不染著是爲無念用卽徧一切處亦不著一切處但淨本心使六識出六門於六塵中無染無雜來去自由通用無滯卽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脫名無念行若百物不思當令念絕卽是法縛卽名邊見善知識悟無念法者萬法盡通悟無念法者見諸佛境界悟無念法者至佛地位善知識後代得吾法者將此願教法門於同見同行發願受持如事佛故終身而不退者定入聖位然須傳授從上以來默傳分付不得匿其正法若不同見同行在別法中不得傳付損彼前人究竟無益恐愚人不解謗此法門百劫千生斷佛種性善知識吾有一無相頌各須誦取在家出家

但依此修若不自修惟記吾言亦無有益聽吾頌曰

說通及心通	如日處虛空	唯傳見性法
出世破邪宗	法卽無頓漸	迷悟有遲疾
只此見性門	惡人不可悉	說卽雖萬般
合理還歸一	煩惱闍宅中	常須生慧日
邪來煩惱至	正來煩惱除	邪正俱不用
清淨至無餘	菩提本自性	起心卽是妄
淨心在妄中	但正無三障	世人若修道
一切盡不妨	常自見已過	與道卽相當
色類自有道	各不相妨惱	離道別覓道
終身不見道	波波度一生	到頭還自懊
欲得見眞道	行正卽是道	自若無道心
闍行不見道	若眞修道人	不見世間過
若見他人非	自非却是左	他非我不非
我非自有過	但自却非心	打除煩惱破
憎愛不關心	長伸兩脚臥	欲擬化他人
自須有方便	勿令彼有疑	卽是自性現
佛法在世間	不離世間覺	離世覓菩提
恰如求兔角	正見名出世	邪見是世間
邪正盡打却	菩提性宛然	此頌是頓教

亦名大法船 迷開經果劫 悟則利那問

師復曰今於大梵寺說此頓教普願法界衆生言下見性成佛時豈使君與官僚道俗聞師所說無不省悟一時作禮皆歎善哉何期嶺南有佛出世

疑問第三

一日韋刺史爲師設大會齋齋訖刺史請師陞座同官僚士庶肅容再拜問曰弟子聞和尚說法實不可思議今有少疑願大慈悲特爲解說師曰有疑卽問吾當爲說韋公曰和尚所說可不是達磨大師宗旨乎師曰是公曰弟子聞達磨初化梁武帝帝問云朕一生造寺度僧布施設齋有何功德達磨言實無功德弟子未達此理願和尚爲說師曰實無功德勿疑先聖之言武帝心邪不知正法造寺度僧布施設齋名爲求福不可將福便爲功德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師又曰見性是功平等是德念念無滯常見本性真實妙用名爲功德內心謙下是功外行於禮是德自性建立萬法是功心體離念是德不離自性是功用無染是德若覓功德法身但依此作是真功德若修功德之人心卽不輕常行普敬心常輕人吾我不斷卽自無功自性虛妄不實卽自無德爲吾我自大常輕一切故善知識念念無間是功心行平直是德自修性是功自修身

是德善知識功德須自性內見不是布施供養之所求也是以福德與功德別武帝不識真理非我祖師有過刺史又問曰弟子常見僧俗念阿彌陀佛願生西方請和尚說得生彼否願爲破疑師言使君善聽惠能與說世尊在舍衛城中說西方引化經文分別去此不遠若論相說里數有十萬八千卽身中十惡八邪便是說遠說遠爲其下根說近爲其上智人有兩種法無兩般迷悟有殊見有遲疾迷人念佛求生於彼悟人自淨其心所以佛言隨其心淨卽佛土淨使君東方人但心淨卽無罪雖西方人心不淨亦有僊東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國凡愚不了自性不識身中淨土願東願西悟人在處一般所以佛言隨所住處恒安樂使君心地但無不善西方去此不遠若懷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難到今勸善知識先除十惡卽行十善後除八邪乃過八千念念見性常行平直到如彈指便觀彌陀使君但行十善何須更願往生不斷十惡之心何佛卽來迎請若悟無生頓法見西方只在剎那不悟念佛求生路遙如何得達惠能與諸人移西方於剎那間目前便見各願見否衆皆頂禮云若此處見何須更願往生願和尚慈悲便現西方普令得見師言大衆世人自色身是城眼耳鼻舌是門外有五門內有意

門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性在王在性去王無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壞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卽是衆生自性覺卽是佛慈悲卽是觀音喜捨名爲勢至能淨卽釋迦平直卽彌陀人我是須彌貪欲是海水煩惱是波浪毒害是惡龍虎妄是鬼神塵勞是魚鱉貪瞋是地獄愚癡是畜生善知識常行十善天堂便至除人我須彌倒去貪欲海水竭煩惱無波浪滅毒害除魚龍絕自心地上覺性如來放大光明外照六門清淨能破六欲諸天自性內照三毒卽除地獄等罪一時銷滅內外明徹不異西方不作此修如何到彼大衆聞說了然見性悉皆禮拜俱歎善哉唱言普願法界衆生聞者一時悟解師言善知識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東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惡但心清淨卽是自性西方韋公又問在家如何修行願爲教授師言吾與大衆說無相頌但依此修常與吾同處無別若不依此修剃髮出家於道何益頌曰

心平何勞持戒	行直何用修禪	恩則孝養父母
義則上下相憐	讓則尊卑和睦	忍則衆惡無諠
若能鑽木出火	淤泥定生紅蓮	苦口的是良藥
逆耳必是忠言	改過必生智慧	護短心內非賢

日用常行饒益 成道非由施錢 菩提只向心覓  
何勞向外求立 聽說依此修行 西方只在目前  
師復曰善知識總須依偈修行見取自性直成佛道時不相待衆人且散吾歸曹溪衆若有疑却來相問時刺史官僚在會善男信女各得開悟信受奉行

#### 定慧第四

師示衆云善知識我此法門以定慧爲本大衆勿迷言定慧別定慧一體不是二定是慧體慧是定用卽慧之時定在慧卽定之時慧在定若識此義卽是定慧等學諸學道人莫言先定發慧先慧發定各別作此見者法有二相口說善語心中不善空有定慧定慧不等若心口俱善內外一如定慧卽等自悟修行不在於諍若諍先後卽同迷人不斷勝負却增我法不離四相善知識定慧猶如何等猶如燈光有燈卽光無燈卽闇燈是光之體光是燈之用名雖有二體本同一此定慧法亦復如是

師示衆云善知識一行三昧者於一切處行住坐臥常行一直心是也淨名云直心是道場直心是淨土莫心行詬曲口但說直口說一行三昧不行直心但行直心於一切法勿有執著迷人著法相執一行三昧直言常坐不動妄不起心卽是一行三昧作此解者卽同無情却是障道因

緣善知識道須通流何以却滯心不住法道即通流心若住法名爲自縛若善常坐不動是只如舍利弗宴坐林中却被維摩詰訶善知識又有人教坐看心觀靜不動不起從此置功迷人不會便執成顛如此者衆如是相教故知大錯師示衆云善知識本來正教無有頓漸人性自有利鈍迷人漸修悟人頓契自識本心自見本性即無差別所以立頓漸之假名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上以來先立無念爲宗無相爲體無住爲本無相者於相而離相無念者於念而無念無住者人之本性於世間善惡好醜乃至冤之與親言語觸刺欺爭之時竝將爲空不思酬害念念之中不思前境若前念今念後念念相續不斷名爲繫縛於諸法上念念不住即無縛也此是以無住爲本善知識外離一切相名爲無相能離於相印法體清淨此是以無相爲體善知識於諸境上心不染曰無念於自念上常離諸境不於境上生心若只百物不思念盡除却一念絕即死別處受生是爲大錯學道者思之若不識法意自錯猶可更悞他人自迷不見又謗佛經所以立無念爲宗善知識云何立無念爲宗只緣口說見性迷人於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見一切塵勞妄想從此而生自性本無一法可得若有所得妄說禍福即是塵勞邪見故此法門立無念爲

宗善知識無者無何事念者念何物無者無二相無諸塵勞之心念者念眞如本性眞如即是念之體念即是眞如之用眞如自性起念非眼耳鼻舌能念眞如有性所以起念眞如若無眼耳鼻舌聲常時即壞善知識眞如自性起念六根雖有見聞覺知不染萬境而眞性常在故經云能善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

#### 坐禪第五

師示衆云此門坐禪元不著心亦不著淨亦不是不動若言著心心元是妄知心如幻故無所著也若言著淨人性本淨由妄念故蓋復眞如但無妄想性自清淨起心著淨却生淨妄安無處所著者是妄淨無形相却立淨相言是工夫作此見者障自本性却被淨縛善知識若修不動者但見一切人時不見人之是非善惡過思即是自性不動善知識迷人身雖不動開口便說他人是非長短好惡與道違背若著心著淨即障道也

師示衆云善知識何名坐禪此法門中無障無礙外於一切善惡境界心念不起名爲坐內見自性不動名爲禪善知識何名禪定外離相爲禪內不亂爲定外若著相內心即亂外若離相心即不亂本性自淨自定只爲見境界思境即亂若見諸境心不亂者是眞定也善知識外離相即禪

內不亂卽定外禪內定是爲禪定菩薩戒經云我本元自性清淨善知識於念念中自見本性清淨自修自行自成佛道

### 懺悔第六

時大師見廣韶泊四方士庶駢集中聽法於是陞座告衆曰來諸善知識此事須從自事中起於一切時念念自淨其心自修自行見自己法身見自心佛自度自戒始得不假到此既從遠來一會于此皆共有緣今可各各胡跪先爲傳自性五分法身香次授無相懺悔衆胡跪師曰一戒香卽自心中無非無惡無嫉妬無貪瞋無劫害名戒香二定香卽觀諸善惡境相自心不亂名定香三慧香自心無礙常以智慧觀照自性不造諸惡雖修衆善心不執著敬上念下矜恤孤貧名慧香四解脫香卽自心無所攀緣不思善不思惡自在無礙名解脫香五解脫知見香自心既無所攀緣善惡不可沉空守寂卽須廣學多聞識自本心達諸佛理和光接物無我無人直至菩提眞性不易名解脫知見香善知識此香各自內熏莫向外覓今與汝等授無相懺悔滅三世罪令得三業清淨善知識各隨我語一時道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不被愚迷染從前所有惡業愚迷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銷滅永不復起

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不被僞誑染從前所有惡業僞誑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銷滅永不復起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不被嫉妬染從前所有惡業嫉妬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銷滅永不復起善知識已上是爲無相懺悔云何名懺云何名悔懺者懺其前愆從前所有惡業愚迷僞誑嫉妬等罪悉皆盡懺永不復起是名爲懺悔者悔其後過從今以後所有惡業愚迷僞誑嫉妬等罪今已覺悟悉皆永斷更不復作是名爲悔故稱懺悔凡夫愚迷只知懺其前愆不知悔其後過以不悔故前愆不滅後過又生前愆既不滅後過復又生何名懺悔善知識既懺悔已與善知識發四弘誓願各須用心正聽自心衆生無邊誓願度自心煩惱無邊誓願斷自性法門無盡誓願學自性無上佛道誓願成善知識大家豈不道衆生無邊誓願度恁麼道且不是惠能度善知識心中衆生所謂邪迷心誑妄心不善心嫉妬心惡毒心如是等心盡是衆生各須自性自度是名眞度何名自性自度卽自心中邪見煩惱愚癡衆生將正見度既有正見使般若智打破愚癡迷妄衆生各自度邪來正度迷來悟度愚來智度惡來善度如是度者名爲眞度又煩惱無邊誓願斷將自性般若智除却虛妄思想心是也又法門無盡誓願學須自

見性常行正法是名真學又無上佛道誓願成既常能下心行於真正離迷離覺常生般若除真除妄即見佛性即誓下佛道成常念修行是願力法善知識今發四弘願了更與善知識授無相三歸依戒善知識歸依覺兩足尊歸依正離欲尊歸依淨衆中尊從今日去稱覺為師更不歸依邪魔外道以自性三寶常自證明勸善知識歸依自性三寶佛者覺也法者正也僧者淨也自心歸依覺邪迷不生少欲知足能離財色名兩足尊自心歸依正念念無邪見以無邪見故即無人我貢高貪愛執著名離欲尊自心歸依淨一切塵勞愛欲境界自性皆不染著名衆中尊若修此行是自歸依凡夫不會從日至夜受三歸戒若言歸依佛佛在何處若不見佛憑何所歸言却成妄善知識各自觀察莫錯用心經文分明言自歸依佛不言歸依他佛自佛不歸無所依處今既自悟各須歸依自心三寶內調心性外敬他人是自歸依也善知識既歸依自三寶竟各各志心吾與說一體三身自性佛令汝等見三身了然自悟自性總隨我道於自色身歸依清淨法身佛於自色身歸依圓滿報身佛於自色身歸依千百億化身佛善知識色身是舍宅不可言歸向者三身佛在自性中世人總有為自心迷不見內性外覓三身如來不見自身中有三身

佛汝等聽說令汝等於自身中見自性有三身佛此三身佛從自性生不從外得何名清淨法身佛世人性本清淨萬法從自性生思量一切惡事即生惡行思量一切善事即生善行如是諸法在自性中如天常清日月常明為浮雲蓋覆上明下暗忽遇風吹雲散上下俱明萬象皆現世人性常浮游如彼天雲善知識智如日慧如月智慧常明於外著境被妄念浮雲蓋覆自性不得明朗若遇善知識聞真正法自除迷妄內外明徹於自性中萬法皆現見性之人亦復如是此名清淨法身佛善知識自心歸依自性是歸依真佛自歸依者除却自性中不善心嫉妬心諂曲心吾我心誑妄心輕人心慢他心邪見心貢高心及一切時中不善之行常自見已過不說他人好惡是自歸依常須下心普行恭敬即是見性通達更無滯礙是自歸依何名圓滿報身譬如一燈能除千年闇一智能滅萬年愚莫思向前已過不可得常思於後念念圓明自見本性善惡雖殊本性無二無二之性名為實性於實性中不染善惡此名圓滿報身佛自性起一念惡滅萬劫善因自性起一念善得恒沙惡盡直至無上菩提念念自見不失本念名為報身何名千百億化身若不思萬法性本如空一念思量名為變化思量惡事化為地獄思量善事化為天堂毒

善化爲龍蛇慈悲化爲菩薩智慧化爲上界惡魔化爲下  
方自性變化甚多迷人不能省覺念念起惡常行惡道迥  
一念善智慧即生此名自性化身佛善知識法身本具念  
念自性自見即是報身佛從報身思量即是化身佛自悟  
自修自性功德是真歸依皮肉是色身色身是舍宅不言  
歸依也但悟自性三身即識自性佛吾有一無相頌若能  
誦持言下令汝積劫迷罪一時銷滅頌曰

迷人修福不修道

只言修福便是道

布施供養福無邊

心中三惡元來造

擬將修福欲滅罪

後世得福罪還在

但向心中除罪緣

各自性中真懺悔

忽悟大乘真懺悔

除邪行正即無罪

學道常於自性觀

即與諸佛同一類

吾祖惟傳此頓法

普願見性同一體

若欲當來覓法身

離諸法相心中洗

努力自見莫悠悠

後念忽絕一世休

若悟大乘得見性

虔恭合掌至心求

師言善知識總須誦取依此修行言下見性雖去吾千里  
如常在吾邊於此言下不悟即對面千里何勸遠來珍重  
好去一衆聞法靡不開悟歡喜奉行

機緣第七

師自黃梅得法回至韶州曹侯村人無知者他本云師去時至曹侯村

住九月餘然師自言不經三十餘日更至黃梅此求道之切豈有逗留作去時者非是有儒士劉志

略禮遇甚厚志略有姑爲尼名無盡藏常誦大涅槃經師

暫聽即知妙義遂爲解說尼乃執卷問字師曰字即不識

義即請問尼曰字尙不識焉能會義師曰諸佛妙理非關

文字尼驚異之徧告里中耆德云此是有道之士宜請供

養有魏魏一作晉武侯立孫曹叔良及居民競來瞻禮時寶林

古寺自隋末兵火已廢遂於故基重建梵宇延師居之俄

成寶坊師住九月餘日又爲惡黨尋逐師乃遜于前山被

其縱火焚草木師隱身挨入石中得免石今有師跌坐膝

痕及衣布之紋因名避難石師憶五祖懷會止藏之囑遂

行隱于二邑焉

僧法海韶州曲江人也初參祖師問曰即心即佛願垂指

論師曰前念不生即心後念不滅即佛成一切相即心離

一切相即佛吾若具說窮劫不盡聽吾偈曰

即心名慧 即佛乃定 定慧等持 意中清淨

悟此法門 由汝習性 用本無生 雙修是正

法海言下大悟以偈讚曰

即心元是佛 不悟而自屈 我知定慧因



雙修難諸物

僧法達洪州人七歲出家常誦法華經來禮祖師頭不至地師訶曰禮不投地何如不禮汝心中必有一物蘊習何事耶曰念法華經已及三千部師曰汝若念至萬部得其經意不以爲勝則與吾偕行汝今負此事業都不知過聽吾偈曰

禮本折慢幢

頭奚不至地

有我罪即生

亡功福無比

師又曰汝名什麼曰法達師曰汝名法達何曾達法復說偈曰

汝今名法達

勤誦未休歇

空誦但循聲

明心號菩薩

汝今有緣故

吾今爲汝說

但信佛無言

蓮華從口發

達聞偈悔謝曰而今而後當謙恭一切弟子誦法華經未解經義心常有疑和尚智慧廣大願略說經中義理師曰法達法即甚達汝心不達經本無疑汝心自疑汝念此經以何爲宗達曰學人根性闊鈍從來但依文誦念豈知宗趣師曰吾不識文字汝試取經誦一遍吾當爲汝解說法達即高聲念經至譬喻品師曰止此經元來以因緣出世爲宗縱說多種譬喻亦無越於此何者因緣經云諸佛世

尊唯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一大事者佛之知見也世人外迷著相內迷著空若能於相離相於空離空即是內外不迷若悟此法一念心開是爲開佛知見佛猶覺也分爲四門開覺知見示覺知見悟覺知見入覺知見若開開示便能悟入即覺知見本來真性而得出現汝慎勿錯解經意見他道開示悟入自是佛之知見我輩無分若作此解乃是謗經毀佛也彼既是佛已具知見何用更開汝今當信佛知見者只汝自心更無別佛蓋爲一切衆生自蔽

光明貪愛塵境外緣內擾甘受驅馳使勞他世尊從三昧起種種苦口勸令寢息莫向外求與佛無二故云開佛知見吾亦勸一切人於自心中常開佛之知見世人心邪愚迷造罪口善心惡貪瞋嫉妬諂佞我慢侵人害物自開衆生知見若能正心常生智慧觀照自心止惡行善是自開佛之知見汝須念念開佛知見勿開衆生知見開佛知見即是出世開衆生知見即是世間汝若但勞勞執念以爲功課者何異犂牛愛尾達曰若然者但得解義不勞誦經耶師曰經有何過豈障汝念只爲迷悟在人損益由已口誦心行即是轉經口誦心不行即是被經轉聽吾偈曰

心迷法華轉

心悟轉法華

誦經久不明

與義作雠家

無念念即正

有念念成邪

有無俱不計 長御白牛車

遂聞偈不覺悲泣言下大悟而告師曰法達從昔已來實未曾轉法華乃彼法華轉再啓曰經云諸大聲聞乃至菩薩皆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今令凡夫但悟自心便名佛之知見自非上根未免疑謗又經說三車羊鹿牛車與白牛之車如何區別願和尚再垂開示師曰經意分明汝自迷背諸三乘人不能測佛智者患在度量也饒伊盡思共推轉加懸遠佛本爲凡夫說不爲佛說此理若不肯信者從他退席殊不知坐却白牛車更於門外覓三車況經文明向汝道唯一佛乘無有餘乘若二若三乃至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喻言詞是法皆爲一佛乘故汝何不省三車是假爲昔時故一乘是實爲今時故只教汝去假歸實歸實之後實亦無名應知所有珍財盡屬於汝由汝受用更不作及想亦不作子想亦無用想是名持法華經從劫至劫手不釋卷從晝至夜無不念時也達蒙啓發踴躍歡喜以偈讚曰

經誦三千部 曹溪一句亡 未明出世旨

寧歇累生狂 羊鹿牛權設 初中後善揚

誰知火宅內 元是法中王

師曰汝今後方可名念經僧也達從此領玄旨亦不輟誦

經

僧智通壽州安豐人初看楞伽經約千餘遍而不會三身四智禮師求解其義師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離本性別說三身即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即明四智菩提聽吾偈曰

自性具三身 發明成四智 不離見聞緣

超然登佛地 吾今爲汝說 諦信永無迷

莫學馳求者 終日說菩提

通再啓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師曰既會三身便明四智何更問耶若離三身別談四智此名有智無身即此有智還成無智復說偈曰

大圓鏡智性清淨 平等性智心無病

妙觀察智見非功 成所作智同一鏡

五八六七果因轉 但用名言無實性

若於轉處不留情 繁興永處那伽定

如上轉識爲智也教中云轉前五識爲成所作智轉第六識爲妙觀察智轉第七識爲平等性智轉第八識爲大圓鏡智雖六七因中轉五八果上轉但轉其名而不轉其體也

通頌悟性智遂呈偈曰

三身元我體 四智本心明 身智融無礙

應物任隨形 起修皆妄動 守住匪真精

妙旨因師曉 終亡染汗名

不入祖師室 茫然趨兩頭

僧智常信州貴溪人。年出家志求見性。一日參禮師。問曰：汝從何來？欲求何事？曰：學人近往洪州白峯山禮大通和尚。蒙示見性成佛之義。未決狐疑。遠來投禮。伏望和尚慈悲指示。師曰：彼有何言？句汝試舉看。曰：智常到彼。凡經三月。未蒙示誨。為法切故。一夕獨入丈室。請問如何。是某甲。本心本性。大通乃曰：汝見虚空否？對曰：見。彼曰：汝見虚空有相貌否？對曰：虚空無形。有何相貌？彼曰：汝之本性。猶如虚空。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真知。無有青黃長短。但見本源清淨。覺體圓明。即名見性成佛。亦名如來。知見學人。雖聞此說。猶未決了。乞和尚開示。師曰：彼師所說。猶存見知。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一偈：

不見一法存無見 大似浮雲遮口面  
不知一法守空知 還如太虎生閃電

此之知見。瞥然與 錯認何曾解方便  
汝當一念自知非 自己靈光常顯現

常聞偈已。心意豁然。乃述偈曰：

無端起知見 著相求菩提 情存一念悟  
寧越昔時迷 自性覺源體 隨照枉遷流

智常一日問師曰：佛說三乘法。又言最上乘。弟子未解。願為教授。師曰：汝觀自本心。莫著外法。相法無四乘。人心自有等差。見聞轉誦。是小乘法。解義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萬法盡通。萬法俱備。一切不染。離諸法相。一無所得。名最上乘。乘是行義。不在口爭。汝須自修。莫問吾也。一切時中。自性自如。常禮謝執侍終師之世。

僧志道廣州南海人也。請益曰：學人自出家。覽涅槃經。十載有餘。未明大意。願和尚垂誨。師曰：汝何處未明？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於此疑惑。師曰：汝作麼生疑？曰：一切眾生皆有二身。謂色身。法身也。色身無常。有生有滅。法身有常無知。無覺。經云：生滅滅已。寂滅為樂。者不審何身寂滅。何身受樂。若色身者。色身滅時。四大分散。全然是苦苦。不可言樂。若法身寂滅。即同草木瓦石。誰當受樂？又法性是生滅之體。五蘊是生滅之用。一體五用。生滅是常。生則從體起用。滅則攝用歸體。若聽更生。即有情之類。不斷不滅。若不聽更生。則永歸寂滅。同於無情之物。如是則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尚不得生。何樂之有？師曰：汝是釋子。何習外道斷常邪見。而議最上乘法。據汝所說。即色身外。別有法身。離生滅。求於寂滅。又推涅槃。

常樂言有身受用斯乃執性生死就著世樂汝今當知佛  
爲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爲自體相分別一切法爲外塵  
相好生惡死念念遷流不知夢幻虛假枉受輪迴以常樂  
涅槃爲苦相終日馳求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真樂利那  
無有生相利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是則寂滅現前  
當現前時亦無現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無有受者亦無  
不受者豈有一體五用之名何況更言涅槃禁伏諸法令  
永不生斯乃謗佛毀法聽吾偈曰

無上大涅槃

圓明常寂照

凡愚謂之死

外道執爲斷

諸求二乘人

目以爲無作

盡屬情所計

六十二見本

妄立虛假名

何爲真實義

惟有過量人

通達無取捨

以知五蘊法

及以蘊中我

外現衆色像

一一音聲相

平等如夢幻

不起凡聖見

不作涅槃解

二邊三際斷

常應諸根用

而不起用想

分別一切法

不起分別想

劫火燒海底

風鼓山相擊

眞常寂滅樂

涅槃相如是

吾今彊言說

令汝捨邪見

汝勿隨言解

許汝知少分

志道聞偈大悟踊躍作禮而退

行思禪師生吉州安城劉氏聞曹溪法席盛化徑來參禮

遂問曰當何所務卽不落階級師曰汝曾作什麼來曰聖

諦亦不爲師曰落何階級曰聖諦尙不爲何階級之有師

深器之令思首衆一日師謂曰汝當分化一方無令斷絕

思旣得法遂回吉州青原山弘法紹化證弘濟禪師

懷讓禪師金州杜氏子也初謁嵩山安國師安發之曹溪

參扣讓至禮拜師曰甚處來曰嵩山師曰什麼物怎麼來

曰說似一物卽不中師曰還可修證否曰修證卽不無汚

染卽不得師曰只此不汚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旣如是吾

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羅識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

應在汝心不須速說一本無西天以讓豁然契會遂執侍

左右一十五載曰臻玄與後往南嶽大闡禪宗慧禪師

永嘉玄覺禪師温州戴氏子少習經論精天台止觀法門

因看維摩經發明心地偶師弟子玄策相訪與其劇談出

言暗合諸祖策云仁者得法師誰曰我聽方等經論各有

師承後於維摩經悟佛心宗未有證明者策云威音王已

前卽得威音王已後無師自悟盡是天然外道曰願仁者

爲我證據策云我言輕曹溪有六祖大師四方雲集並是

受法者若去則與偕行覺遂同策來參繞師三匝振錫而

立師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面

來生大我慢覺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師曰何不體取無  
生了無速乎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師曰如是如是立覺  
方具威儀禮拜須臾告辭師曰返太速乎曰本自非動豈  
有速耶師曰誰知非動曰仁者自生分別師曰汝甚得無  
生之意曰無生豈有意耶師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  
非意師曰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後著證道歌盛行

于世證曰無相大師  
時稱為真覺焉

禪者智隍初參五祖自謂已得正受菴居長坐積二十年  
師弟子玄策游方至河朔聞隍之名造菴問云汝在此作  
什麼隍曰入定策云汝云入定為有心入聖無心入耶若  
無心入者一切無情草木瓦石應合得定若有心入者一  
切有情含識之流亦應得定隍曰我正入定時不見有有  
無之心策云不見有有無之心即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  
出入即非大定隍無對良久問曰師嗣誰耶策云我師曹  
溪六祖隍云六祖以何為禪定策云我師所說妙湛圓寂  
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禪性  
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  
之量隍聞是說徑來謁師師問云仁者何來隍具述前緣  
師云誠如所言汝但心如虛空不著空見應用無礙動靜  
無心凡聖情忘能所俱泯性相如如無不定時也

一本無汝但以

下三十五字止云師  
謂其遠來遂垂開決 隍於是大悟二十年所得心都無影

響其夜河北土庶聞空中有聲云隍禪師今日得道隍後  
禮辭復歸河北開化四衆一僧問師云黃梅意旨甚麼人  
得師云會佛法人得僧云和尚還得否師云我不會佛法  
師一日欲濯所授之衣而無美泉因至寺後五里許見山  
林鬱茂瑞氣盤旋師振錫卓地泉應手而出積以為池乃  
跪膝浣衣石上忽有一僧來禮拜云方辯是西蜀人昨於  
南天竺國見達磨大師囑方辯速往唐土吾傳大迦葉正  
法眼藏及僧伽黎見傳六代於韶州曹溪汝去瞻禮方辯  
遠來願見我師傳來衣鉢師乃出示次問上人攻何事業  
曰善塑師正色曰汝試塑看辯罔措過數日塑就真相可  
高七寸曲盡其妙師笑曰汝只解塑性不解佛性師舒手  
摩方辯頂曰永為人天福田 師仍以次酬之辯取次分為  
三一披塑像一自留一用機  
襄慶地中誓曰後得此衣乃吞出世住持於此重建殿宇宋  
嘉祐八年有僧惟先修殿掘地得衣如新像在高泉寺所請  
應

有僧舉臥輪禪師偈曰

臥輪有伎倆 能斷百思想 對境心不起

菩提日日長

師聞之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繫縛因示一

偈曰

惠能沒伎倆 不斷百思想 對境心數起

菩提作麼長

頓漸第八

時祖師居曹溪寶林神秀大師在荊南玉泉寺于時兩宗盛化人皆稱南能北秀故有南北二宗頓漸之分而學者莫知宗趣師謂衆曰法本一宗人有南北法卽一種見有遲疾何名頓漸法無頓漸人有利鈍故名頓漸然秀之徒衆往往譏南宗祖師不識一字有何所長秀曰他得無師之智深悟上乘吾不如也且吾師五祖親傳衣法豈徒然哉吾恨不能遠去親近虛受國恩汝等諸人毋滯於此可往曹溪參決一日命門人志誠曰汝聰明多智可爲吾到曹溪聽法若有所聞盡心記取還爲吾說志誠稟命至曹溪隨衆參請不言來處時祖師告衆曰今有盜法之人潛在此會志誠卽出禮拜具陳其事師曰汝從玉泉來應是細作對曰不是師曰何得不是對曰未說卽是說了不是師曰汝師若爲示衆對曰常指誨大衆住心觀靜長坐不臥師曰住心觀靜是病非禪長坐拘身於理何益聽吾偈曰

生來坐不臥 死去臥不坐 一具臭骨頭

何爲立功課

志誠再拜曰弟子在秀大師處學道九年不得契悟今聞

和尚一說便契本心弟子生死事大和尚大慈更爲教示

師云吾聞汝師教示學人戒定慧法未審汝師說戒定慧

行相如何與吾說看誠曰秀大師說諸惡莫作名爲戒諸

善奉行名爲慧自淨其意名爲定彼說如此未審和尚以

何法誨人師曰吾若言有法與人卽爲誑汝但且隨方解

縛假名三昧如汝師所說戒定慧實不可思議吾所見戒

定慧又別志誠曰戒定慧只合一種如何更別師曰汝師

戒定慧接大乘人吾戒定慧接最上乘人悟解不同見有

遲疾汝聽吾說與彼同否吾所說法不離自性離體說法

名爲相說自性常迷須知一切萬法皆從自性起用是真

戒定慧法聽吾偈曰

心地無非自性戒 心地無癡自性慧

心地無亂自性定 不增不減自金剛

身去身來本三昧

誠聞偈悔謝乃呈一偈曰

五蘊幻身 幻何究竟 迴趣眞如 法還不淨

師然之復語誠曰汝師戒定慧勸小根智人吾戒定慧勸

大根智人若悟自性亦不立菩提涅槃亦不立解脫知見

無一法可得方能建立萬法若解此意亦名佛身亦名菩

提涅槃亦名解脫知見見性之人立亦得不立亦得去來自由無滯無礙應用隨作應語隨答普見化身不離自性即得自在神通遊戲三昧是名見性志誠再啓師曰如何是不立義師曰自性無非無癡無亂念念般若觀照常離法相自由自在縱橫盡得有何可立自性自悟頓悟頓修亦無漸次所以不立一切法諸法寂滅有何次第志誠禮拜願爲執侍朝夕不懈誠吉州太和人也

僧志徹江西人本姓張名行昌少任俠自南北分化二宗主雖亡彼我而徒侶競起愛憎時北宗門人自立秀師爲第六祖而忌祖師傳衣爲天下聞乃囑行昌來刺師師心通預知其事即置金十兩於座間時夜暮行昌入祖室將欲加害師舒頸就之行昌揮刃者三悉無所損師曰正劍不邪邪劍不正只負汝金不負汝命行昌驚仆久而方蘇求哀悔過即願出家師遂與金言汝且去恐徒衆讎害於汝汝可他日易形而來吾當攝受行昌稟旨宵遁後投僧出家具戒精進一日憶師之言遠來禮覲師曰吾久念汝汝來何晚曰昨蒙和尚捨罪今雖出家苦行終難報德其惟傳法度生乎弟子常覽涅槃經未曉常無常義乞和尚慈悲略爲解說師曰無常者即佛性也有常者即一切善惡諸法分別心也日和和尚所說大違經文師曰吾傳佛心

印安敢違於佛經曰經說佛性是常和尚却言無常善惡之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和尚却言是常此即相違令學人轉加疑惑師曰涅槃經吾昔聽尼無盡藏讀誦一遍便爲講說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乃至爲汝終無二說曰學人識量淺昧願和尚委曲開示師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說什麼善惡諸法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故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眞常之道也又一切諸法若無常者即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眞常性有不徧之處故吾說常者正是佛說眞無常義佛比爲凡夫外道執於邪常諸二乘人於常計無常共成八倒故於涅槃了義教中破彼偏見而顯說眞常眞樂眞我真淨汝今依言背義以斷滅無常及確定死常而錯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縱覽千徧有何所益行昌忽然大悟說偈曰

因守無常心

佛說有常性

不知方便者

猶春池拾磔

我今不施功

佛性而現前

非師相授與

我亦無所得

師曰汝今徹也宜名志徹禮謝而退

有一童子各神會襄陽高氏子年十二自玉泉來參禮師曰知識遠來艱辛還將得本來否若有本則合識主試說看會曰以無住爲本見即是主師曰這沙彌爭合取次語

會乃問曰和尚坐禪還見不見師以拄杖打三下云吾打汝痛不痛對曰亦痛亦不痛師曰吾亦見亦不見神會問如何是亦見亦不見師云吾之所見常見自心過憊不見他人是非好惡是以亦見亦不見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汝若不痛同其木石若痛則同凡夫即起恚恨汝向前見不見是二邊痛不痛是生滅汝自性且不見敢爾弄人神會禮拜悔謝師又曰汝若心迷不見問善知識覓路汝若心悟即自見性依法修行汝自迷不見自心却來問吾見與不見吾見自知豈代汝迷汝若自見亦不代吾迷何不自知自見乃問吾見與不見神會再禮百餘拜求謝過懃服勤給侍不離左右一日師告衆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神會出曰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師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茆蓋頭也只成箇知解宗徒祖師滅後會入京洛大弘曹溪頓教著顯宗記盛行于世是為荷師

宣詔第九

神龍元年上元日則天中宗詔云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萬機之暇每究一乘二師推讓云南方有能禪師密授忍大師衣法傳佛心印可請彼問令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願師慈念速赴上京師上表辭疾願終林麓薛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師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言如來若坐若臥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無生無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證豈況坐耶簡曰弟子回京主上必問願師慈悲指示心要傳奏兩宮及京城學道者譬如一燈然百千燈冥者皆明明無盡師云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明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名故淨名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簡曰明喻智慧暗喻煩惱修道之人倘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師曰煩惱即是菩提無二無別若以智慧照破煩惱者此是二乘見解羊鹿等機上智大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師曰明與無明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滅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



滅何異外道師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不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不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蒙指教豁然大悟禮辭歸闕表奏師語其年九月三日有詔獎諭師曰師辭老疾爲朕修道國之福田師若淨名托疾毗耶闍揚大乘傳諸佛心談不二法薛簡傳師指授如來知見朕積善餘慶宿種善根值師出世頓悟上乘感荷師恩頂戴無已并奉磨衲袈裟及水晶鉢敕韶州刺史修飾寺宇賜師舊居爲國恩寺

付囑第十

師一日喚門人法海志誠法達神會智常智通志徹志道法珍法如等曰汝等不同餘人吾滅度後各爲一方師吾今教汝說法不失本字先須舉三科法門動用三十六對出沒卽離兩邊說一切法莫離自性忽有人問汝法出語盡變皆取對法來去相因究竟二法盡除更無去處三科法門者陰界入也陰是五陰色受想行識是也入是十二入外六塵色聲香味觸法內六門眼耳鼻舌身意是也界是十八界六塵六門六識是也自性能含萬法名含藏識若起思量卽是轉識生六識出六門見六塵如是一十八

界皆從自性起用自性若邪起十八邪自性若正起十八正若惡用卽衆生用善用卽佛用由何等由自性有對法外境無情五對天與地對日與月對明與暗對陰與陽對水與火對此是五對也法相語言十二對語與法對有與無對有色與無色對有相與無相對有漏與無漏對色與空對動與靜對清與濁對凡與聖對俗與對老與少對大與小對此是十二對也自性起用十九對長與短對邪與正對癡與慧對愚與智對亂與定對慈與毒對戒與非對直與曲對實與虛對險與平對煩惱與菩提對常與無常對悲與喜對喜與瞋對捨與慳對進與退對生與滅對法身與色身對化身與報身對此是十九對也師言此三十六對法若解用卽道貫一切經法出入卽離兩邊自性動用共人言語外於相離相內於空離空若全著相卽長邪見若全執空卽長無明執空之人有謗經直言不用文字旣云不用文字人亦不合語言只此語言便是文字之相又云直道不立文字卽此不立兩字亦是文字見人所說便卽謗他言著文字汝等須知自迷猶可又謗佛經不要謗經罪障無數若著相於外而作法求真或廣立道場說有無之過患如是之人累劫不得見性但聽依法修行又莫百物不思而於道性空礙若聽說不修令人反生

邪念但依法修行無住相法施汝等若悟依此說依此用依此行依此作即不失本宗若有人問汝義問有將無對問無將有對問凡以聖對問聖以凡對二道相因生中道義如一問一對餘問一依此作即不失理也設有人問何名為闍答云明是因闍是緣明沒即闍以明顯闍以闍顯明來去相因成中道義餘問悉皆如此汝等於後傳法依此轉相教授勿失宗旨

師於太極元年壬子延和七月

是年五月改延和八月立宗即位方改元先天次年

遂改開元他本

命門人往新州國恩寺建塔仍令促工次作先天者非

年夏末落成七月一日集徒衆曰吾至八月欲離世間汝等有疑早須相問爲汝破疑令汝迷盡吾若去後無人教汝法海等聞悉皆涕泣惟有神會神情不動亦無涕泣師云神會小師却得善不善等毀譽不動哀樂不生餘者不得數年山中竟修何道汝今悲泣爲憂阿誰若憂吾不知去處吾自知去處吾若不知去處終不預報於汝汝等悲泣蓋爲不知吾去處若知吾去處即不合悲泣法性本無生滅去來汝等盡坐吾與汝說一偈名曰真假動靜偈汝等誦取此偈與吾意同依此修行不失宗旨衆僧作禮請師說偈偈曰

一切無有真

不以見於真

若見於真者

是見盡非真

若能自有真

離假即心真

自心不離假

無真何處真

有情即解動

無情即不動

若修不動行

同無情不動

若覓真不動

動上有不動

不動是不動

無情無佛種

能善分別相

第一義不動

但作如此見

即是真如用

報諸學道人

努力須用意

莫於大乘門

却執生死智

若言下相應

即共論佛義

若實不相應

合掌令歡喜

此宗本無諍

諍即失道意

執逆諍法門

自性入生死

時徒衆聞說偈已普皆作禮並體師意各各攝心依法修行更不敢諍乃知大師不久住世法海上座再拜問曰和尚入滅之後衣法當付何人師曰吾於大梵寺說法以至于今抄錄流行目曰法寶壇經汝等守護遞相傳授度諸羣生但依此說是名正法今爲汝等說法不付其衣蓋爲汝等信根淳熟決定無疑堪任大事然據先祖達磨大師付授偈意衣不合傳偈曰

吾本來茲土

傳法救迷情

一華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

師復曰諸善知識汝等各各淨心聽吾說法若欲成就種

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於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閒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臥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真成淨土此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含藏長養成熟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普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茲霑洽悉得發生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聽吾偈曰

心地含諸種

普雨悉皆萌

頓悟華情已

菩提果自成

師說偈曰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無諸相汝等慎勿觀靜及空其心此心本淨無可取捨各自努力隨緣好去爾時徒衆作禮而退

大師七月八日忽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等速理舟楫大衆哀留甚堅師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來必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歸必有所衆曰師從此去早晚可回師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又問曰正法眼藏傳付何人師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又問後莫有難否師曰吾滅後五六年當有一人來取吾首聽吾記曰頭上養親口裏須餐遇滿之難楊柳爲官又云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薩從東方來一

出家一在家同時與化建立吾宗締緝伽藍昌隆法嗣固曰未知從上佛祖應現已來傳授幾代願垂開示師云古佛應世已無數量不可計也今以七佛爲始過去莊嚴劫毗婆尸佛尸棄佛毗舍浮佛今賢劫拘留孫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釋迦文佛是爲七佛

已上七佛今以釋迦文佛首傳

- |           |           |
|-----------|-----------|
| 第一摩訶迦葉尊者  | 第二阿難尊者    |
| 第三商那和修尊者  | 第四優波鞠多尊者  |
| 第五提多迦尊者   | 第六彌遮迦尊者   |
| 第七婆須蜜多尊者  | 第八佛駄難提尊者  |
| 第九伏馱蜜多尊者  | 第十脇尊者     |
| 十一富那夜奢尊者  | 十二馬鳴大士    |
| 十三迦毗摩羅尊者  | 十四龍樹大士    |
| 十五迦那提婆尊者  | 十六羅睺羅尊者   |
| 十七僧伽難提尊者  | 十八伽耶舍多尊者  |
| 十九鳩摩羅多尊者  | 二十闍耶多尊者   |
| 二十一婆修盤頭尊者 | 二十二摩拏羅尊者  |
| 二十三鶴勒那尊者  | 二十四師子尊者   |
| 二十五婆舍斯多尊者 | 二十六不如蜜多尊者 |
| 二十七般若多羅尊者 |           |

二十八菩提達磨尊者此土是為初祖

二十九慧可大師 三十僧璨大師

三十一道信大師 三十二弘忍大師

惠能是為三十三祖從上諸祖各有稟承汝等向後遞代

流傳毋令乖誤

大師先天二年癸丑歲八月初三日是年十二月改元開元於國恩

寺齋罷謂諸徒眾曰汝等各依位坐吾與汝別法海白言

和尚留何教法令後代迷人得見佛性師言汝等諦聽後

代迷人若識眾生即是佛性若不識眾生萬劫覓佛難逢

吾今教汝識自心眾生見自心佛性欲求見佛但識眾生

只為眾生迷佛非是佛迷眾生自性若悟眾生是佛自性

若迷佛是眾生自性平等眾生是佛自性邪險佛是眾生

汝等心若險曲即佛在眾生中一念平直即是眾生成佛

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無佛心何處求真佛汝等

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

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吾今留一偈

與汝等別名自性真佛偈後代之人識此偈意自見本心

自成佛道偈曰

真如自性是眞佛

邪見三毒是魔王

邪迷之時魔在舍

正見之時佛在堂

性中邪見三毒生

正見自除三毒心

法身報身及化身

若向性中能自見

本從化身生淨性

性使化身行正道

姪性本是淨性因

性中各自離五欲

今生若遇頓教門

若欲修行覓作佛

若能心中自見真

不見自性外覓佛

頓教法門今已留

報汝當來學道者

即是魔王來住舍

魔變成佛真無假

三身本來是一身

即是成佛菩提因

淨性常在化身中

當來圓滿真無窮

除姪即是淨性身

見性剎那即是真

忽悟自性見世尊

不知何處擬求真

有真即是成佛因

起心總是大癡人

救度世人須自修

不作此見大悠悠

師說偈已告曰汝等好住吾滅度後莫作世情悲泣雨淚

受人弔問身著孝服非吾弟子亦非正法但識自本心見

自本性無動無靜無生無滅無去無來無是無非無住無

往恐汝等心迷不會吾意今再囑汝令汝見性吾滅度後

依此修行如吾在日若違吾教縱吾在世亦無有益復說

偈曰

兀兀不修善 騰騰不造惡 寂寂斷見聞  
蕩蕩心無著

師說偈曰端坐至三更忽謂門人曰吾行矣奄然遷化于時異香滿室白虹屬地林木變白禽獸哀鳴十一月廣韶新三郡官僚洎門人僧俗爭迎真身莫決所之乃焚香禱曰香煙指處師所歸焉時香煙直貫曹溪十一月十三日遷神龕併所傳衣鉢而回次年七月出龕弟子方辯以香泥上之門人憶念取首之記仍以鐵葉漆布固護師頭入塔忽於塔內白光出現直上衝天三日始散韶州奏聞奉敕立碑紀師道行師春秋七十有六年二十四傳衣三十九祝髮說法利生三十七載嗣法四十三人悟道超凡者莫知其數達磨所傳信衣西域屈脚布也中宗賜磨納寶鉢及方辯塑師真相并道具永鎮寶林道場留傳壇經以顯宗旨興隆三寶普利羣生者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終

附錄

六祖大師緣起外紀

門人法海等集

大師名惠能父盧氏諱行瑄唐武德三年九月左官新州母李氏先夢庭前白華競發白鶴雙飛異香滿室覺而有娠遂潔誠齋戒懷妊六年師乃生焉唐貞觀十二年戊戌歲二月八日子時也皆毫光騰空香氣芬馥黎明有二僧造謁謂師之父曰夜來生兒專為安名可上惠下能也父曰何名惠能僧曰惠者以法惠濟衆生能者能作佛事言畢而出不知所之師不飲母乳遇夜神人灌以甘露三歲父喪葬於宅畔母守志鞠養既長鬻薪供母年二十有四聞經有省往黃梅參禮五祖器之付衣法令嗣祖位時龍朔元年辛酉歲也南歸隱遯至儀鳳元年丙子正月八日會印宗法師詰論玄奧印宗悟契師旨是月十五日普會四衆為師薙髮二月八日集諸名德授具足戒西京智光律師為授戒師蘇州慧靜律師為羯磨荊州通應律師為教授中天耆多羅律師為說戒四國蜜多三藏為證戒其戒壇乃宋朝求那跋陀羅三藏創建立碑曰後當有肉身菩薩於此授戒又梁天監元年智藥三藏自西竺國航海而來將彼土菩提樹一株植此壇畔亦預誌曰後一百七

十年有肉身菩薩於此樹下開演上乘度無量衆眞傳佛  
心印之法主也師至是祝髮受戒及與四衆開示單傳之  
旨一如昔讖梁天監元年壬午歲至唐儀鳳次年春師辭  
衆歸寶林印宗與緇白送者千餘人直至曹溪時荊州通  
應律師與學者數百人依師而住師至曹溪寶林觀堂宇  
湫隘不足容衆欲廣之遂請里人陳亞僊曰老僧欲就檀  
越求坐具地得不僊曰和尚坐具幾許闕祖出坐具示之  
亞僊唯然祖以坐具一展盡置曹溪四境四天王現身坐  
鎮四方今寺境有天王嶺因茲而名僊曰知和尚法力廣  
大但吾高祖墳墓竝住此他日造塔幸望存留餘願盡  
捨永爲寶坊然此地乃生龍白象來脈只可平天不可平  
地寺後營建一依其言師遊境內山水勝處輒憩止遂成  
蘭若一十三所今日華果院隸籍寺門其寶林道場亦先  
是西國智藥三藏自南海經曹溪口掬水而飲香美異之  
謂其徒曰此水與西天之水無別溪源上必有勝地堪爲  
蘭若隨流至源上四顧山水回環峯巒奇秀歎曰宛如西  
天寶林山也乃謂曹侯村居民曰可於此山建一梵刹一  
百七十年後當有無上法寶於此演化得道者如林宜號  
寶林時韶州牧侯敬中以其言具表聞奏上可其請賜寶  
林爲額遂成梵宮落成於梁天監三年寺殿前有潭一所

龍常出沒其間樹繞林木一日現形甚巨波浪洶湧雲霧  
陰翳徒衆皆懼師叱之曰你只能現大身不能現小身若  
爲神龍當能變化以小現大以大現小也其龍忽沒俄頃  
復現小身躍出潭面師展鉢試之曰你且不敢入老僧鉢  
孟裏龍乃游揚至前師以鉢召之龍不能動師持鉢堂上  
與龍說法龍遂蛻骨而去其骨長可七寸首尾角足皆具  
留傳寺門師後以土石埋其潭今殿前左側有鐵塔鎮處  
是也

師墜腰石鑄龍朔元年盧居士誌八字此石今存黃海  
東禪又唐王維右丞爲神會大師作祖師記云師混勞  
侶積十六載會印宗講經因爲削髮又柳宗元刺史作  
祖師證號碑云師受信具遷隱南海上十六年度其可  
行乃居曹溪爲人師又張商英丞相作五祖記云五祖  
演化於黃梅縣之東禪院蓋其便於將母龍朔元年以  
衣法付六祖已散衆入東山結庵有居人憑葭以山施  
師爲道場焉以此攷之則師至黃梅傳受五祖衣法實  
龍朔元年辛酉歲至儀鳳丙子得一十六年師方至法  
性祝髮他本或作師咸亨中至黃梅恐非

### 歷朝崇奉事蹟

唐憲宗皇帝諡大師曰大鑒禪師

宋太宗皇帝加諡大鑿真空禪師詔新師塔曰太平興國之塔

宋仁宗皇帝天聖十年迎師真身及衣鉢入大內供養加諡大鑿真空普覺禪師

宋神宗皇帝加諡大鑿真空普覺圓明禪師具見晏元獻公碑記

賜諡大鑿禪師碑神宗元撰

扶風公廉問嶺南三年以佛氏第六祖未有稱號疏聞于上詔諡大鑿禪師塔曰靈照之塔元和十年十月十三日下尚書祠部符到都府公命部吏洎州司功掾告于其祠幢蓋鐘鼓增山盈谷萬人咸會若聞鬼神其時學者千有餘人莫不欣踴奮厲如師復生則又感悼涕慕如師始亡因言曰自有生物則好鬪奪相賊殺喪其本實諄乖淫流莫克返于初孔子無大位沒以餘言持世更楊墨黃老益禮其術分裂而吾浮圖說後出推離還源合所謂生而靜者梁氏好作有為師達磨讓之空術益顯六傳至大鑿大鑿始以能勞苦服役一聽其言言希以究師用感動遂受信具遯隱南海上人無聞知又十六年度其可行乃居曹溪為人師會學者來嘗數千人其道以無為無有以空洞為寔以廣大不蕩為歸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

忘勳本其靜矣中宗聞名使幸臣再徵不能致取其言以為心術其說具在今布天下凡言禪皆本曹溪大鑿去世百有六年凡治廣部而以名聞者以才數莫能揭其號乃今始告天子得大諡豐佐吾道其可無辭公始立朝以儒重刺虔州都護安南由海中大鑿夷連身毒之西浮舶聽命咸被公德受旌節載來在南海屬國如林不殺不怒人畏無疆尤克光于有仁昭列大鑿莫如公宜其徒之老乃易石于宇下使來謁辭其辭曰

達摩乾乾傳佛語心六承其授大鑿是臨勞動專默終挹于深抱其信器行海之陰其道爰施在溪之曹虜合猥附不夷其高傳告咸陳惟道之褒生而性善在物而具荒流奔軼乃萬其趣匪思愈亂匪覺滋誤由師內鑿咸獲于素不植乎根不耘乎苗中一外融有粹孔昭在帝中宗聘言于朝陰翊王度傳人逍遙越百有六祀號諡不紀由扶風今告今天子尚書既復大行乃誅光于南土其法再起歐徒萬億同悼齊喜惟師化所被洎扶風公所履咸戴天子天子休命嘉公德美溢于海夷浮圖是視師以仁傳公以仁理謁辭圖堅永胤不已

大鑿禪師碑并佛次銘俱對再錫溪

元和十年某月日詔書追褒曹溪第六祖能公諡曰大鑿

寔廣州牧馬總以疏聞錄是其奏尙道以尊名同歸善  
善不隔異教一字之褒華夷孔懷得其所故也馬公敬其  
事且謹始以垂後遂咨於文雄今柳州刺史河東柳君爲  
前碑後三年有僧道琳率其徒由曹溪來且曰願立第二  
碑學者志也維如來滅後中五百歲而摩騰竺法蘭以經  
來華人始聞其言猶夫重昏之見芻蕘後五百歲而達摩  
以法來華人始傳其心猶夫昧且之覩白日自達摩六傳  
至大鑿如貫意珠有先後而無同異世之言眞宗者所謂  
頓門初達摩與佛衣俱來得道傳付以爲眞印至大鑿置  
而不傳豈以是爲筌蹄邪芻狗邪將人人之莫已若而不  
若置之邪吾不得而知也按大鑿生新州三十出家四十  
七年而沒百有六年而謚始自斬之東山從第五師得授  
記以歸中宗使中賁人再徵不奉詔第以言爲眞上敬行  
之銘曰

竟不可傳口傳手付則礙於有留衣空堂得者天授  
佛衣銘 并引  
吾旣爲僧琳撰曹溪第二碑且思所以辯六祖置衣不傳  
之旨作佛衣銘曰  
佛言不行佛衣乃爭忽近貴遠古今常情尼父之生土無  
一里夢奠之後履存千祀惟昔有梁如象之狂達摩救世  
來爲醫王以言不痊因物乃遷如執符節行乎復關民不  
知官望車而畏俗不知佛得衣爲貴壞色之衣道不在茲  
由之信道所以爲寶六祖未彰其出也微旣還狼荒悞俗  
蚩蚩不有信器衆生曷歸是開便門非止傳衣初必有終  
傳豈無已物必歸盡衣胡久恃先終知終用乃不窮我道  
不朽衣於何有其用已陳孰非芻狗  
師入塔後至開元十年壬戌八月三日夜半忽聞塔中  
如拽鐵索聲衆僧驚起見一孝子從塔中走出尋見師  
頸有傷具以賊事聞于州縣縣令楊侃刺史柳無忝得  
牒切加擒捉五日於石角村捕得賊人送韶州鞠問云  
姓張名淨滿汝州梁縣人於洪州開元寺受新羅僧金  
大悲錢二十千令取六祖大師首歸海東供養柳守聞  
狀未卽加刑乃躬至曹溪問師上足令韜曰如何處斷  
韜曰若以國法論理須誅夷但以佛教慈悲冤親平等



況彼求欲供養罪可恕矣柳守加歎曰始知佛門廣大遂赦之上元元年肅宗遣使就請師衣鉢歸內供養至永泰元年五月五日代宗夢六祖大師請衣鉢七日敕刺史楊緘云朕夢感能禪師請傳衣袈裟却歸曹溪今遣鎮國大將軍劉崇景頂戴而送朕謂之國寶卿可於本寺如法安置專令僧衆親承宗旨者嚴加守護勿令遺墜後或爲人偷竊皆不遠而獲如是者數四憲宗諡大鑿禪師塔曰元和靈照其餘事蹟係載唐尙書王維刺史柳宗元刺史劉禹錫等碑守塔沙門令韜錄

六祖大師平昔所說之法皆大乘圓頓之旨故目之曰經其言近指遠詞坦義明誦者各有所獲明教嵩公常讀云天機利者得其深天機鈍者得其淺誠哉言也余初入道有感於斯續見二本不同互有得失其板亦已漫滅因取其本校讎訛者正之略者詳之復增入弟子請益機緣庶幾學者得盡曹溪之旨按察使雲公從龍深造此道一日過山房睹余所編謂得壇經之大全慨然命工鐫梓顯爲流通使曹溪一派不至斷絕或曰達磨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盧祖六葉正傳又安用是文字哉余曰此經非文字也達磨單傳直指之指也南嶽青原諸大老嘗因

是指以明其心復以之明馬祖石頭諸子之心今之禪宗流布天下皆本是指而今而後豈無因是指而明心見性者耶問者唯唯再拜謝曰予不敏請併書于經末以詔來者至元辛卯夏南海釋宗寶跋

附錄終

# 修禅要诀一卷

唐·明恂随录、慧智传译



刻修禪要訣序

昔者世高法護譯出禪經僧光曇猷等並依教修心後什公入關僧叔請出禪法要以來往往有其人矣達磨西來僧稠東起以後斯風大振至唐中葉金智無畏等三藏傳祕密禪別為流派今斯所傳義兼顯密法辨華梵實為要訣先得數本校以藏篋朱盈居士有信之人也謀余刻以弘通余曰彌天有謂曰禪思守玄鍊微入寂在取何道猶規于掌墮癡斯要而希見證不亦難乎然則入佛道要門蓋莫過焉今子舉之誰不隨喜乎於是乎序

天明四年甲辰之冬 播磨沙門 智暉 撰

修禪要訣

北天竺婆羅門禪師佛陀波利唐云覺愛隨問略說西

京禪林寺沙門明恂問并隨口錄同寺梵僧慧智

法師傳譯于時大唐儀鳳二年丁丑歲也

問此方古今學禪者多不能免禪諸障難以之觀之將恐此地禪匠得法不盡徘徊斯久無處申疑今忽

令上層底  
經字

仰逢曇華示喻得承即欲還國重會無期幸希慈降具說禪要庶令學者的有歸憑答禪法漸授不合頓說何得具陳

問仰承既欲西還漸授即當無寄佛法既有開制幸賜勿阻機緣答據此實亦可矜但可有問隨說耳

問有人言經說禪定牢固者如來滅後第三五百年也時今遠矣不合修禪若據此言合修禪不答經亦廣云修禪若據佛本不滅何論之久近也西方現今坐得四禪八定者其數極多不可勝計若言不合其事如何三慧之中禪是修慧今時豈可但學聞思不許修也此言偏據極非通說雖引佛經其間非無邪正且於聖教偏學一文以蔽多義者此當魔說耳深可察之深可察之

問此見學禪者多有失心令既已無所復用因癡萬行虛度一生下情以此但欲餘修且不脩禪得不答曰不也禪是六度之第五亦是三學中定學安得不脩亦既有人因食噎死豈即不食耶其失心者只是不善方法耳若解方便千萬無失幸勿疑怖決定須

修北天竺有一僧每習多聞而不學定彼時讀誦經忽有天來掩其口而語曰汝聞思足矣何不習禪以之驗之縱修餘行而不學定者於佛法中未爲全得問性多散亂者學定何由可得答獼猴尙能坐禪況乃人而不得也學定難者只爲前生未習耳今復不學於未來何可得豈令彌歷長久而不得耶更期何時經曰聞思尙如門外禪行始似入門修禪下至一念福尙無量豈一生殊可不學也未能全學者幸可兼修講說之人雖復廣議禪法且如說食而未入口至於禪行始如飽飡美食也昔有國王聞禪之益雖理國務兼復習禪況出家之人落髮屏緣息心無事而不少學豈是人哉

問學禪但唯坐耶答是何言也有待之身要須四威儀中易脫而互修寧得唯坐唯坐多招魔事

問且四威儀中坐法云何答結跏端坐結跏法以左脚壓右右壓左俱得若結跏未便半跏亦得半跏法唯是右壓左其兩手各仰舒掌亦右壓左並不得左壓右也乃須閉目合口舌鞋上齧或可趾齒其閉目

合口等並不宜令急乃至萬事皆貴舒縱不用拘急閉目未慣者時任稍開坐久少似疲倦輒改威儀勿令生苦他皆准此

問此方相傳爲右手等多動坐者要令左壓右今乃與彼頑反未審何故耶答西方諸佛從佛以來相承坐法皆如是也並是印法此方擅改吾所未詳

問坐禪時倚物身或俯仰等任性坐得不答必須正身端坐身若倚曲卽生病痛

問謹聞坐矣行法云何答行卽經行也宜依平坦之地自二十步以來四十五步以上於中經行經行時覆左手以大指屈著掌中以餘四指把大指作拳然覆右手把手腕卽端坐少時攝心令住謂住鼻端等也乃行行勿太急太緩行只接心行至界畔卽逐日迴身還向來處住立少時如前復行行時卽開目住卽輒閉如是久行稍倦卽休經行唯在晝夜不行也

問多人同處經行得不答稍須相離令近不得

問行審其如是往哲寧悉不言幸乞指事委陳庶令

自我作古答烏菟國有佛經行處及彌勒菩薩經行處並彫石以爲界畔今猶宛然見者皆造禮無敢踐其所菩薩行處人或入中然欲度其脩短或延或促竟無有能定其步數諸國屢亦有斯迹耳經行之事蓋是尋常今古顯然無宜致惑吁哉小事此地猶迷問遶塔行道與經行何別答經行者直往直來豈同旋遶耶又塔是多人往來處不可於中經行

問此方有逆日行道稱爲右旋者未知是不答西方

旋塔並逐日轉曾無逆行

此條相乘而起非此正宗

問謹聞行矣住法云何答住卽端身攝心正立也兩手一如行時如是久立稍覺勞倦或雙足如離地之狀覺如是等卽宜且休住餘坐等

問謹聞住矣臥法云何答右脇著地枕右手掌舒左手置左膝上舒兩足重累繫相而臥有病患者卽任所安而臥

問諸威儀中所有軌則並是印法耶答如上習禪行住坐臥屈伸進止手足左右等一一皆是印法問如上威儀修禪之法依何乘耶答依摩訶衍

問用四威儀修禪之法小乘外道豈可無乎答此之禪法小乘始無外道寧有耶邪宗本期受苦翹足倒懸正法爲遣勞疲威儀易脫小乘進或可分有外道全無

問外道及與三乘皆有禪定息心遺境未審何殊答外道執我以習禪小乘計法而修定大乘止觀人法雙除此其別也

問將欲學禪以何方便爲先答先起大慈悲心永捨報怨之念方得習禪貪瞋設起速還除憍如杖擊水暫開還合也惡念相續不可學禪

問創初學禪卽觀無相得不答須以方便漸次而入吾未見頓現無相者

問漸次云何答如是問學者令心先住長安一城之中但勿令出外如是漸住一寺一房乃至鼻端心若不住還攝令住

問鼻端云何答想於鼻端如一滴垂露住心觀此問此想成已復何所觀答次想臍中如沙裏細泉此想若成或見光明及腹中諸事次觀頂上狀如甕口

直下貫身徹於下地中也既此想已次觀頂上想已  
觀頂上去頂四指令心住此從是以後身漸自在次  
乃得入無相等觀從淺至深狀若登梯之漸也

問亦有從想鼻端超越即得無相觀不答譬似有人  
於沙土中本求銅鐵因或得金此亦然也從緣鼻端  
或入頂想或入火光定或得無相等如是超次中間  
不定

問經云若心有住則爲非住或云心依境界是動非  
禪若緣鼻端等豈非有住耶答鼻等想成輒便捨之  
更觀餘相纔得尋捨何成住耶

問緣鼻端等積想乃成久積想心其必難捨寧輒捨  
鼻次得緣臍答本作要期得而不住及想成已自有  
厭心厭心既生捨之甚易

問如聖教說初入道者先教五停心等今何不爾答  
五停心及鼻端等各是一途吾所稟承但依此也

問有聖教云若不先學多聞不許脩定其少聞者得  
修禪不答如吾和上闍黎相承一途直爾學禪無問  
多聞少聞也先多聞者最爲第一或多聞者倒益淨

散固有順定多聞及不順者也

問聞思修慧次第相生多聞聞慧既無禪定脩慧寧  
起答設使有人一字不識但解禪法亦是多聞非要  
廣尋文句等也周利般陀誦箕忘箒成羅漢此豈  
多聞耶且成斯證未必一切皆然

問其有持戒及破戒者並得學禪不答無問持戒破  
戒並得學禪先淨持戒尤是第一

問聖教云尸羅清淨三昧現前破戒之人何得修定  
答聲聞持戒乃是菩薩破戒小乘犯重即便永弃何  
得修禪尸羅不淨定不現前者據此說也若大乘中  
但能息心即真懺悔真懺悔故障滅戒生故得禪定  
示有先入方等懺悔得滅罪相更修戒品方始習禪  
者也

問以何法修令心速定答速求定者是懈怠慎勿  
求速但能離念息諸攀緣非不求得定若不得  
但勿計念者是大精進也烏菴園有一僧久坐不能  
得定遂廢業忽有天化爲人來其前磨一鐵鏡僧問  
何用答曰欲以作針僧曰何由可成天曰不休即成

僧遂體悟還復習禪因得道果後復住滅定住滅定故迄今猶在但以離念爲勤得定何慮不速乎

問定中有何相耶答定相極多且舉三五或頭似丈夫之狀或覺身上多諸垢穢膩此等是有障之相卽宜改易威儀或且休止或覺身上如蟲蟻行或復如雲及白疊等從背上起並勿怪亦勿手觸或如滴油從頭面下或見所坐處明此等並是定前相也或久坐立身有勞倦傍聞彈指聲或觸門等聲者卽直出定或寢息等此是諸天善神善知人勞倦來相警耳或覺身有輕舉而亦樂者是神足前相或輕舉而苦者是風大增也或身上有處熱者是火光定相或見一室明者是初禪之前相或聞奇妙香氣世間無比者此是定成之相如是等類不可具述但覺如是違順等相皆勿取著以生憂喜但緣本境安靜其心問坐禪者既不用違強身心若覺如上蟲蟻行等抑情不觸豈不違強耶答未得定時不用違強漸旣在定違強無失

問將從定出時節等云何答初學定者先作要期或

若干時或鳴鐘或一時一更等當須出定如是期已然後入禪必須然也其有人定或經劫數或一二七日等者並隨其心有此脩短耳欲出定時先從心動心動卽氣脉漸通然後徐徐動身而起故經云世尊從禪安詳而起

問若有魔事云何遣除答但解四威儀中易脫而修卽無魔事慎勿勉強以自生苦道從樂生不同外道受諸苦法解此消息魔事自除猶不除者卽宜捨置或讀誦經論乃至入諸市肆遊目放心魔事必遣但有禪病宜依經教以禪法治非但針藥等所能療耳問坐禪有預防魔事法不答凡欲學禪先起悲願我今修定必取菩提廣利群物唯願三寶諸天神等宜衛其身使無災障每斯誓已然後習禪然於禪堂內四壁邊上多畫聖僧形像並作結跏坐禪定狀其聖僧像稍宜大作仍以花香供養近下復畫諸凡僧像稍宜小作大小如人亦作禪狀然後於中學禪可得預防魔事

問佛堂中坐禪得不答坐禪宜於靜室樹下塚間及



露坐等不須在於佛堂中也

問多人同處坐禪得不答曰得然各面他背坐不得相向若有多人夜中燃一燈燭人少不須用

問坐禪須被受持袈裟不答裸得無在

問學禪者一切時常攝念耶答除大小便餘時常須攝心

問定心名止中卽有觀不答但只勿學臨時自當知

問坐禪人兼得持經講說等不答力所堪者皆得兼修然諸業中禪業最勝是以西方上房上供先給禪師經律等師與其中下

問有禪業者命終之際能排惡趣不答如極邊險不持弓矢逢賊必危身亦如是既處無常不預修禪臨終必亂心捨命多生惡趣定心自在臨終無顛倒無顛倒故隨心受生善所卽此生中尙期果證何況臨終不排惡趣乎亦有一生學禪而不能得臨欲捨命而始得者其人死之後顏色不變身體柔軟是其相也禪師屢云聞思學者適猶習於良方至於修慧始

如服於妙藥雖有多聞施戒等行猶不安禪者尙未得名修道人又云禪定者乃陶冶羶鄙燥練神明味道之輩特宜存習但恂暫逢玄匠略問如前迫以短時不遑周詳備更詳金牒參而用焉

修禪要訣一卷

承保三年六月二十二日於光明書寫畢

顿悟入道要门论一卷

唐·慧海撰



頓悟入道要門論原序

夫善知識者如巨海舟航能度迷類長夜明炬善破羣昏大珠和尙首參馬祖使入慧海之濶界令開寶藏於自家所以靈辯滔滔譬大川之流水峻機疊疊如圓器之傾珠於是曲設多方垂慈利物發揚至道焉可以筆舌讚歎哉妙叶維那四明翠山大中理公之神足夙具靈根素培智種禪餘之暇閱此老語錄有所證入平生礙膺之物脫然而去從上佛祖舌頭一無所疑矣此亦古塔主觀雲門語而嗣之正所謂也故捐資鏤板以廣其傳期以後之來者同一了悟存此心者豈淺淺耶此之功勳不墜行願彌堅蓋可見矣所幾法流不泯派永接於曹溪燈焰長存光愈明於少室也 皆歲在癸丑春孟十日阿育王山沙門釋崇裕書於無異堂

頓悟入道要門論

唐沙門 慧海 撰

稽首和南十方諸佛諸大菩薩衆弟子今作此論恐

不會聖心願賜懺悔若會聖理盡將迴施一切有情願於來世盡得成佛

問欲修何法即得解脫答唯有頓悟一門即得解脫云何爲頓悟答頓者頓除妄念悟者悟無所得問從何而修答從根本修云何從根本修答心爲根本云何知心爲根本答楞伽經云心生即種種法生心滅即種種法滅維摩經云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即佛土淨道教經云但制心一處無事不辦經云聖人求心不求佛愚人求佛不求心智人調心不調身愚人調身不調心佛名經云罪從心生還從心滅故知善惡一切皆由自心所以心爲根本也若求解脫者先須識根本若不達此理虛費功勞於外相求無有是處禪門經云於外相求雖經劫數終不能成於內覺觀如一念頃即證菩提問夫修根本以何法修答惟坐禪禪定即得禪門經云求佛聖智要即禪定若無禪定念想喧動壞其善根問云何爲禪云何爲定答妄念不生爲禪坐見本性爲定本性者是汝無生心定者對境無心八風不能動八風者利衰毀

譽稱讚苦樂是名入風若得如是定者雖是凡夫即入佛位何以故菩薩戒經云衆生受佛戒即入諸佛位得如是者即名解脫亦名達彼岸超六度越三界大力菩薩無量力尊是大丈夫

問心住何處即住答住無住處即住問云何是無住處答不住一切處即是住無住處云何是不住一切處答不住一切處者不住善惡有無內外中間不住空亦不住不空不住定亦不住不定即是不住一切處只箇不住一切處即是住處也得如是者即名無住心也無住心者是佛心問其心似何物答其心不青不黃不赤不白不長不短不去不來非垢非淨不生不滅湛然常寂此是本心形相也亦是本身本身者即佛身也問身心以何爲見是眼見耳見鼻見及身心等見答見無如許拜見云既無如許種見復何見答是自性見何以故爲自性本來清淨湛然空寂卽於空寂體中能生此見問只如清淨體尙不可得此見從何而有答喻如明鑑中雖無像能見一切像何以故爲明鑑無心故學人若心無所染妄心不生

我所心滅自然清淨以清淨故能生此見法句經云於畢竟空中熾然建立是善知識也

問涅槃經金剛身品不可見了了見無有知者無不知者云何答不可見者爲自性體無形不可得故是名不可見也然見不可得者體寂湛然無有去來不離世流世流不能流坦然自在卽是了了見也無有知者爲自性無形本無分別是名無有知者無不知者於無分別體中具有恒沙之用若能分別一切卽無事不知是名無不知者般若偈云般若無知無事不知般若無見無事不見

問經云不見有無卽眞解脫何者是不見有無答證得淨心時卽名有於中不生得淨心想卽名不見有也得想無生無住不得作無生無住想卽是不見無也故云不見有無也楞嚴經云知見立知卽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卽涅槃亦名解脫

問云何是無所見答若見男子女人及一切色像於中不起愛憎與不見等卽是無所見也問對一切色像時卽名爲見不對色像時亦名見否答見問對物

時從有見不對物時云何有見答今言見者不論對物與不對物何以故爲見性常故有物之時卽見無物之時亦見也故知物自有去來見性無來去也諸彼亦耳問正見物時見中有物否答見中不立物問正見無物時見中有無物否答見中不立無物

問有聲時卽有聞無聲時還得聞否答亦聞問有聲時從有聞無聲時云何得聞答今言聞者不論有聲無聲何以故爲聞性常故有聲時卽聞無聲時亦聞問如是聞者是誰答是自性聞亦名知者聞問此頓悟門以何爲宗以何爲旨以何爲體以何爲用答無念爲宗妄心不起爲旨以清淨爲體以智爲用問旣言無念爲宗未審無念者無何念答無念者無邪念非無正念云何爲邪念云何名正念答念有念無卽名邪念不念有無卽名正念念善念惡名爲邪念不念善惡名爲正念乃至苦樂生滅取捨怨親憎愛並名邪念不念苦樂等卽名正念問云何是正念答正念者唯念菩提問菩提可得否答菩提不可得問旣不可得云何唯念菩提答只如菩提假立名字實不

可得亦無前後得者爲不可得故卽無有念只箇無念是名眞念菩提無所念無所念者卽一切處無心是無所念只如上說如許種無念者皆是隨事方便假立名字皆同一體無二無別但知一切處無心卽是無念也得無念時自然解脫

問云何行佛行答不行一切行卽名佛行亦名正行亦名聖行如前所說不行有無憎愛等是也大律卷五菩薩品云一切聖人不行於衆生行衆生不行如是聖行

問云何是正見答見無所見卽名正見問云何名見無所見答見一切色時不起染著不染著者不起愛憎心卽見名無所見也若得見無所見時卽名佛眼更無別眼若見一切色時起愛憎者卽名有所見有所見者卽是衆生眼更無別眼作衆生眼乃至諸根亦復如是

問旣言以智爲用者云何爲智答知二性空卽是解脫知二性不空不得解脫是名爲智亦名了邪正亦名識體用二性空卽是體知二性空卽是解脫更不

生疑卽名爲用言二性空者不生有無善惡愛憎名  
二性空問此門從何而入答從檀波羅蜜入問佛說  
六波羅蜜是菩薩行何故獨說檀波羅蜜云何具足  
而得入也答迷人不解五度皆因檀度生但修檀度  
卽六度悉皆具足問何因緣故名爲檀度答檀者名  
爲布施問布施何物答布施却二性問云何是二性  
答布施却善惡性布施却有無性愛憎性空不空性  
定不定性淨不淨性一切悉皆施却卽得二性空若  
得二性空時亦不得作二性空想亦不得作念有施  
想卽是眞行檀波羅蜜名萬緣俱絕萬緣俱絕者卽  
一切法性空是也法性空者卽一切處無心是若得  
一切處無心時卽無有一相可得何以故爲自性空  
故無一相可得無一相可得者卽是實相實相者卽  
是如來妙色身相也念剛經云離一切諸相則名諸  
佛問佛說六波羅蜜今云何說一卽能具足願說一  
具六法之因答思益經云綱明尊謂梵天言若菩薩  
捨一切煩惱名檀波羅蜜卽是布施於諸法無所延  
名尸波羅蜜卽是持戒於諸法無所傷名屬提波羅

蜜卽是忍辱於諸法離相名毗離耶波羅蜜卽是精  
進於諸法無所住名禪波羅蜜卽是禪定於諸法無  
戲論名般若波羅蜜卽是智慧是名六法今更名六  
法不異一捨二無起三無念四離相五無住六無戲  
論如是六法隨事方便假立名字至於妙理無二無  
別但知一捨卽一切捨無起卽一切無起迷途不契  
悉謂有差愚者滯其法數之中卽長輪生死告汝學  
人但修檀之法卽萬法周圓況於五法豈不具耶  
問三學等用何者是三學云何是等用答三學者戒  
定慧是也問其義云何是戒定慧答清淨無染是戒  
知心不動對境寂然是定知心不動時不生不動想  
知心清淨時不生清淨想乃至善惡皆能分別於中  
無染得自在者是名爲慧也若知戒定慧體俱不可  
得時卽無分別者卽同一體是名三學等用  
問若心住淨時不是著淨否答得住淨時不作住淨  
想是不著淨聞心住空時不是著空否答若作空想  
卽名著空問若心得住無住處時不是著無所處否  
答但作空想卽無有著處汝若欲了子識無所住心

時正坐之時但知心莫思量一切物一切善惡都莫思量過去事已過去而莫思量過去心自絕卽名無過去事未來事未至莫願莫求未來心自絕卽名無未來事現在事已現在於一切事但知無著無著者不起憎愛心卽是無著現在心自絕卽名無現在事三世不攝亦名無三世也心若起去時卽莫隨去去心自絕若住時亦莫隨住住心自絕卽無住心卽是住無住處也若了了自知住在住時只物住亦無住處亦無無住處也若自了了知心不住一切處卽名了了見本心也亦名了了見性也只箇不住一切處心者卽是佛心亦名解脫心亦名菩提心亦名無生心亦名色性空經云證無生法忍是也汝若未得如是之時努力努力勤加用功功成自會所以會者一切處無心卽是會言無心者無假不真也假者愛憎心是也真者無憎心是者但無憎愛心卽是二性空二性空者自然解脫也

問爲只坐用行時亦得爲用否答今言用功者不獨言坐乃至行住坐臥所造運爲一切時中常用無間

卽名常住也

問方廣經云五種法身一實相法身二功德法身三法性法身四應化法身五虛空法身於自己身何者是答知心不壞是實相法身知心含萬像功德法身知心無心是法性法身隨根應說是應化法身知心無形不可得是虛空法身若了此義者卽知無證也無得無證者卽是證佛法法身若有證有得以爲證者卽邪見增上慢人也名所外道何以故維摩經云舍利弗問天女曰汝何所得何所證辯乃得如是天女答曰我無得無證乃得如是若有得有證卽於佛法中爲增上慢人也

問經云等覺妙覺云何是等覺云何是妙覺答卽色卽空名爲等覺二性空故名爲妙覺又云無覺無無覺名爲妙覺也問等覺與妙覺爲別爲不別答爲隨事方便假立二名本體是一無二無別乃至一切法皆然也

問金剛云無法可說是名說法其義云何答般若體畢竟清淨無有一物可得是名無法可說卽於般若



空寂體中具恒沙之用卽無事不知是名說法故云  
無法可說是名說法問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  
誦此經若爲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  
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卽爲消滅當得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其義云何答只如有人未遇大善知識唯  
造惡業清淨本心被三毒無明所覆不能顯了故云  
爲人輕賤也以今世人輕賤者卽是今日發心求佛  
道爲無明滅盡三毒不生卽本心明朗更無亂念諸  
惡永滅故以今世人輕賤也無明滅盡亂念不生自  
然解脫故云當得菩提卽發心時名爲今世非隔生  
也又云如來五眼者何答見色清淨名爲肉眼見體  
清淨名爲天眼於諸色境乃至善惡悉能微細分別  
無所染著於中自在名爲慧眼見無所見名爲法眼  
無見無無見名爲佛眼又云大乘最上乘其義云何  
答大乘者是菩薩乘最上乘者是佛乘又問云何修  
而得此乘答修菩薩乘者卽是大乘證菩薩乘更不  
起觀至無修處湛然常寂不增不減名最上乘卽是  
佛乘也

問涅槃云定多慧少不離無明定少慧多增長邪見  
定慧等故卽名解脫其義如何答對一切善惡悉能  
分別是慧於所分別之處不起愛憎不隨所染是定  
卽是定慧等用也  
又問無言無說卽名爲定正言說之時得名定否答  
今言定者不論說與不說常定何以故爲用定性言  
說分別時卽言說分別亦定若以空心觀色時卽觀  
色時亦空若不觀色不說不分別時亦空乃至見聞  
覺知亦復如是何以故爲自性空卽於一切處悉空  
空卽無著無著卽是等用爲菩薩常用如是等空之  
法得至究竟故云定慧等者卽名解脫也今更爲汝  
譬喻顯示令汝惺惺得解斷疑譬如明鑑照像之時  
其明動否不也不照時亦動否不也何以故爲明鑑  
用無情明照所以照時不動不照亦不動何以故爲  
無情之中無有動者亦無不動者又如日光照世之  
時其光動否不也不照時動否不也何以故爲光  
無情故用無情光照所以不動不照亦不動照者是  
慧不動者是定菩薩用是定慧等法得三菩提故云

定慧等用卽是解脫也今言無情者無凡情非無聖情也問云何是凡情云何是聖情答若起二性卽是凡情二性空故卽是聖情

問經云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其義如何答以言顯義得義言絕義卽是空空卽是道道卽是絕言故云言語道斷心行處滅謂得義實際更不起觀不起觀故卽是無生以無生故卽一切色性空色性空故卽萬緣俱絕萬緣俱絕者卽是心行處滅

問如如者云何答如如是不動義心真如故名如如也是知過去諸佛行此行亦得成道現在佛行此行亦得成道未來佛行此行亦得成道三世所修證道無異故名如如也維摩經云諸佛亦如也至於彌勒亦如也乃至一切衆生悉皆如也何以故爲佛性不斷有性故也

問卽色卽空卽凡卽聖是頓悟否答是問云何是卽色卽空云何是卽凡卽聖答心有染卽色心無染卽空心有染卽凡心無染卽聖又云真空妙有故卽色色不可得故卽空今言空者是色性自空非色滅空

今言色者是空性自色非色能色也

問經云盡無盡法門如何答爲二性空故見聞無生是盡盡者諸漏盡無盡者於無生體中具恒沙妙用隨事應現悉皆具足於本體中亦無損減是名無盡卽是盡無盡法門也問盡與無盡爲一爲別答體是一說卽有別問體既是一云何說別答一者是說之體說是體之用爲隨事應用故云體同說別喻如天上一日下置種種盆器盛水一一器中皆有於日諸器中日悉皆圓滿與天上日亦無差別故云體同爲隨器立名卽有差別所以有別故云體同說卽有別所現諸日悉皆圓滿於上本日亦無損減故云無盡也問經云不生不滅何法不生何法不滅答不善不生善法不滅問何者善何者不善答不善者是染漏心善法者是無染漏心但無染無漏卽是不善不生得無染無漏時卽清淨圓明湛然常寂畢竟不遷是名善法不滅也此卽是不生不滅

問菩薩戒云衆生受佛戒卽入諸佛位位同大覺已眞是諸佛子其義云何答佛戒者清淨心是也若有

人發心修行清淨行得無所受心者名受佛戒也過  
去諸佛皆修清淨無受行得成佛道今有時人發心  
修無受清淨行者即與佛功德等用無有異也故云  
入諸佛位也如是悟者與佛悟同故云位同大覺已  
眞是諸佛子從清淨心生智智清淨名爲諸佛子亦  
名此佛子

問只是佛之與法爲是佛在先爲是法在先若法在  
先法是何佛所說若佛在先承何教而成道答佛亦  
在法先亦在法後問因何佛法先後答若據寂滅法  
是法先佛後若據文字法是佛先法後何以故一切  
諸佛皆因寂滅法而得成佛即是法先佛後經云諸  
佛所師所爲法也得成道已然始廣說十二部經引  
化衆生衆生承佛法教修行得成佛即是法先佛後  
也

問云何是說通宗不通答言行相違即是說通宗不  
通問云何是宗通說亦通答言行無差即是說通宗  
亦通

問經云到不到到之法云何答說到行不到名

爲到不到行到說不到名爲不到到行說俱到名爲  
到到

問佛法不盡有爲不住無爲何者是不盡有爲何者  
是不住無爲答不盡有爲者從初發心至菩提樹下  
成等正覺後至雙林入般涅槃於中一切法悉皆不  
捨即是不盡有爲也不住無爲者雖修無念不以無  
念爲證雖修空不以空爲證雖修菩提涅槃無相無  
作不以無相無作爲證即是不住無爲也

問爲有地獄爲無地獄答亦有亦無問云何亦有亦  
無答爲隨心所造一切惡業即有地獄若心無染自  
性空故即無地獄問受罪衆生有佛性否答亦同佛  
性問既有佛性正入地獄時佛性同入否答不同入  
問正入之時佛性復在何處答亦同入問既同入正  
入時衆生受罪佛性亦同受罪否答佛性雖隨衆生  
同入是衆生自受罪苦佛性元來不受問既同入因  
何不受答衆生者是有相有相者即有成壞佛性者  
是無相無相者即是空性也是故真空之性無有壞  
者喻如有人於空積薪薪自受壞空不受壞也空喻

佛性薪喻衆生故云同入而不同受也

問轉入識成四智束四智成三身幾箇識共成一智  
幾箇識獨成一智答眼耳鼻舌身此五識共成所  
作智第六是意獨成妙觀察智第七心識獨成平等  
性智第八含藏識獨成大圓鏡智問此四智爲別爲  
同答體同名別問體既同云何名別既隨事立名正  
一體之時何者是大圓鏡智答湛然空寂圓明不動  
卽大圓鏡智能對諸塵不起愛憎卽是二性空二性  
空卽平等性智能入諸根境界善能分別不起亂想  
而得自在卽是妙觀察智能令諸根隨事應用悉入  
正受無二相者卽是成所作智問束四智成三身者  
幾箇智共成一身幾箇智獨成一身答大圓鏡智獨  
成法身平等性智獨成報身妙觀察智與成所作智  
共成化身此三身亦假立名字分別口令未解者看  
若了此理亦無三身應用何以故爲體性無相從無  
住本而立亦無無住本

問云何是見佛真身答不見有無卽是見佛真身問  
云何不見有無卽是見佛真身答有因無立無因有

顯本不立有無亦不存既不存無有從何得有之與  
無相因始有既相因而有悉是生滅也但離此二見  
卽是見佛真身問只如有無尙不可交建立真身復  
從何而立答爲有問故若無問時真身之名亦不可  
立何以故譬如明鏡若對物像時卽現像若不對像  
時終不見像

問云何是常不離佛答心無起滅對境寂然一切時  
中畢竟空寂卽是常不離佛

問何者是無爲法答有爲是問今問無爲法因何答  
有爲是答有因無立無因有顯本不立有無從何生  
若論真無爲者卽不取有爲亦不取無爲是真無爲  
法也何以故經云若取法相卽著我人若取非法相  
卽著我人是故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卽是取真法  
也若了此理卽眞解脫卽會不二法門

問何者是中道義答邊義是問今問中道因何答邊  
義是答邊因中立中因邊生本若無邊中從何有今  
言中者因邊始有故知中之與邊相因而立悉是無  
常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問何名五陰等答對色染色受生名爲色陰爲  
領納入八風好集邪信卽隨領受中生名爲受陰迷  
心取想隨想受生名爲想陰結集諸行隨行受生名  
爲行陰於平等體妄起分別繫著虛識受生名爲識  
陰故云五陰

問經云二十五有何者是答受後有身是也後有身  
者卽六道受生也爲衆生現世心迷好結諸業後卽  
隨業受生故云後有也世若有人志修究竟解脫證  
無生法忍者卽永離三界不受後有不受後有者卽  
證法身法身者卽是佛身問二十五有名云何分別  
答本體是一爲隨用立名顯二十五有二十五有十  
惡十善五陰是問云何是十惡十善答十惡煞盜淫  
妄言綺語兩舌惡口乃至貪瞋邪見此名十惡十善  
者但不行十惡卽是也

問上說無念由未盡泐答無念者一切處無心是無  
一切境界無餘思求是對諸境色永無起動是卽無  
念無念者是名眞念也若以念爲念者卽是邪念非  
爲正念何以故經云若教人六念名爲非念有六念

名爲邪念無六念者卽眞念經云善男子我等住於  
無念法中得如是金色三十二相放大光明照無餘  
世界不可思議功德佛說之猶不盡何況餘乘能知  
也得無念者六根無染故自然得入諸佛知見得如  
是者卽名佛藏亦名法藏卽能一切佛一切法何以  
故爲無念故經云一切諸佛等皆從此經出問卽稱  
無念入佛知見復從何立答從無念立何以故經云  
從無住本立一切法又云喻如明鑑鑑中雖無像而  
能現萬像何以故爲鑑明故能現萬像學人爲心無  
染故妄念不生我心滅畢竟清淨以清淨故能生  
無量知見頓悟者不離此生卽得解脫何以知之譬  
如師子兒初生之時卽眞師子修頓悟者亦復如是  
卽修之時卽入佛位如竹春生筍不離於春卽與母  
齊等無有異何以故爲心空故修頓悟者亦復如是  
爲頓除妄念永絕我人畢竟空寂卽與佛齊等無有  
異故云卽凡卽聖也修頓悟者不離此身卽超三界  
經云不壞世間而超世間不捨煩惱而入涅槃不修  
頓悟者猶如野干隨逐師子經百千劫終不得成師

子又問真如之性爲實空爲實不空若言不空卽是有相若言空者卽是斷滅一切衆生當依何修而得解脫答真如之性亦空亦不空何以故真如妙體無形無相不可得也是名亦空然於空無相體中具足恒沙之用卽無事不應是名亦不空經云解一卽千從迷一卽萬惑若人守一萬事畢是悟道之妙也經云森羅及萬像一法之所印云何一法中而生種種見如此功業由行爲本若不降心依文取證無有是處自詭謂他彼此俱墜努力努力細細審之只是事來不受一切處無心得如是者卽入涅槃證無生法忍亦名不二法門亦名無諍亦名一行三昧何以故畢竟清淨無我人故不起愛憎是二性空是無所見卽是真如無得之辯此論不傳無信唯傳同見同行當觀前人有誠信心堪任不退者如是之人乃可爲說示之令悟吾作此論爲有緣人非求名利只如諸佛所說千經萬論只爲衆生迷故心行不同隨邪應說卽有差別知論究竟解脫理者只是事來不受一切處無心永寂如空畢竟清淨自然解脫汝莫求虛

名口說真如心似猿猴卽言行相違名爲自誑當墮惡道莫求一世虛名快樂不覺長劫受殃努力努力衆生自度佛不能度若佛能度衆生時過去諸佛如微塵數一切衆生總應度盡何故我等至今流浪生死不得成佛當知衆生自度佛不能度努力努力自修莫倚他佛力經云夫求法者不著佛求

問於來世中多有雜學之徒云何共住答但和其光不同其業同處不同住經云隨流而性常也只如學道者自爲大事因緣解脫之事俱勿經末學敬學如佛不高已德不疾彼能自察於行不舉他過於一切處悉無妨礙自然快樂也重說偈云

忍辱第一道 先須除我人 事來無所受

卽真菩提身

金剛經云菩薩無我法者如來說名真是菩薩又云不取卽不捨永斷於生死一切處無心卽名諸佛子涅槃經云如來證涅槃永斷於生死偈曰

我今意況大好 他人罵時無惱

無言不說是非

涅槃生死同道

識達自家本宗

猶來無有青阜

一切妄想分別

將知世人不了

寄言凡夫末代

除却心中藁草

我今意況大寬

不語無事心安

從容自在解脫

東西去易不難

終日無言寂寞

念念向理思看

自然逍遙見道

生死定不相干

我今意況大奇

不向世上侵欺

榮華總是虛誑

弊衣糲食充飢

道逢世人懶語

世人咸說我癡

外現瞪瞪暗鈍

心中明若琉璃

默契羅喉密行

非汝凡天所知

吾恐汝等不會了真解脫理再示汝等

問維摩經云欲得淨土當淨其心云何是淨心答以  
畢竟淨爲淨問云何是畢竟淨爲淨答無淨無無淨  
即是畢竟淨問云何是無淨無無淨答一切處無心  
是淨得淨之時不得作淨想卽名無淨也得無淨時  
亦不得作無淨想卽是無無淨也

問修道者以何爲證答畢竟證爲證問云何是畢竟  
證答無證無無證是名畢竟證問云何是無證云何  
是無無證答於外不染色聲等於內不起妄念心得  
如是者卽名爲證得證之時不得作證想卽名無證  
也得此無證之時亦不得作無證想是名無證卽名  
無無證也

問云何解脫心答無解脫心亦無無解脫心卽名真  
解脫也經云法尙應捨何況非法也法者是有非法  
是無也但不取有無卽真解脫

問云何得道答以畢竟得爲得問云何是畢竟得答  
無得無無得是名畢竟得問云何是畢竟空答無空  
無無空卽名畢竟空問云何是真如定答無定無無  
定卽名真如定經云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亦無定法如來可說經云雖修空不以空爲證  
不得作空想卽是也雖修定不以定爲證不得作定  
想卽是也雖得淨不以淨爲證不得作淨想卽是也  
若得定得淨得一切處無心之時卽作得如是想者  
皆是妄想卽被繫縛不名解脫若得如是之時了了

自知得自在即不得將此爲證亦不得作如是想時  
得解脫經云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也若能心不  
妄精進無有涯

問云何是中道答無中間亦無二邊即中道也云何  
是二邊答爲有彼心有此心即是二邊云何名彼心  
此心答外縛色聲名爲彼心內起妄念名爲此心若  
於外不染色即名無彼心內不生妄念即名無此心  
此非二邊也心既無二邊中亦何有哉得如是者即  
名中道真如來道如來道者即一切覺人解脫也經  
云虛空無中邊諸佛身亦然然一切色空者即一切  
處無心也一切處無心者即一色色性空二義無別  
亦名色空亦名色無法也汝若離一分處無心得菩  
提解脫涅槃寂滅禪定見性者非也一切處無心者  
即修菩提解脫涅槃寂滅禪定乃至六度皆見性處  
何以故金剛經云無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也

問若有修一切諸行具足成就得受記否答不得問  
若以一切法無修得成就得受記否答不得問若恁

麼時當以何法而得受記答不以有行亦不以無行  
即得受記何以故維摩經云諸行性相悉皆無常涅  
槃經云佛告迦葉諸行是常無有是處汝但一切處  
無心即無諸行亦無無行即名受記所言一切處無  
心者無憎愛心是言憎愛者見好事不起愛心即名  
無愛心也見惡事亦不起憎心即名無憎心也無愛  
者即名無染心即是色性空也色性空者即是萬緣  
俱絕萬緣俱絕者自然解脫汝細看之若未惺惺了  
時即須早問勿使空度汝等若依此教修不解脫者  
吾即終身爲汝受大地獄吾若誑汝者吾當所生處  
爲師子虎狼所食汝若不依教自不勤修即不知也  
一失人身萬劫不復努力努力須合知爾  
頓悟入道要門論

吳江居士吳瑞徵施贊刻此

頓悟入道要門論上卷貢先考霽字府君冥福  
了緣居士對 長洲徐普書 溧水端學堯刻  
萬曆丁酉夏六月 徑山與聖萬壽禪寺識





宗門十規論一卷

唐·文益撰



刊行法眼禪師十規論叙

宗致雖獨開是以佛祖皆有論所以謂宗致投群機也

法眼大師始以不知之親切履道不謬唱道彌至矣獨皆世之遇此真法漸衰祖佛之洪範不能永傳數患濁世之糝糠相混擾而曾作十規論叙上祖之實詣救於當時之弊可謂義正理玄辭達也豈不惜有之而不知之知而不行哉茲春東都吉祥禪寺之衆詢議此事各禪人遂以憤排之確志欲上梓仍請予叙此予不堪赤水獲珠之喜粗述小言以叙隨喜之意云爾 維時

寶曆十一年辛巳佛般涅槃會印指月寓于旃檀

林下萬善堂焚香百拜書

宗門十規論自叙

文益幼脫繁籠長聞法要歷參知識垂三十年而況祖派瀚漫南方最盛於焉達者罕得其人然雖理在頓明事須漸證門庭建化固有多方接物利生其歸

目錄製作

一 揆苟或未經教論難破識情正見於邪途汨異端於大義悞斯後進狂入輪迴文益中測頗深力排匪逮拒轍之心徒壯鷲河之智無堪於無言中強顯其言向無法中強存其法宗門指病簡辯十條用證諸妄之言以救一時之弊謹叙

法眼禪師十規論目次

序文

- 自已心地未明妄爲人師第一
- 冥護門風不通議論第二
- 舉令提綱不知血脉第三
- 對答不觀時節兼無宗眼第四
- 理事相違不分觸淨第五
- 不經淘汰臆斷古今言句第六
- 記持露布臨時不解妙用第七
- 不通教典亂有引證第八
- 不關聲律不達理道好作歌頌第九
- 護己之短好爭勝負第十 跋

淨律法眼禪師宗門十規論

自己心地未明妄為人師第一

論曰心地法門者參學之根本也心地者何耶如來大覺性也由無始來一念顛倒認物為己貪欲熾盛流浪生死覺照昏蒙無明蓋覆業輪推轉不得自由一失人身長劫難返所以諸佛出世方便門多滯句尋言還落常斷祖師哀憫心印單傳俾不歷增級頓超凡聖只令自悟永斷疑根近代之人多所慢易叢林雖入懶慕參求縱成留心不擇宗匠邪師過謬同失指歸未了根塵輒有邪解入他魔界全喪正因但知急務住持蓋稱知識且貴虛名在世寧論襲惡於身不惟鑿瞽後人抑亦凋弊風教登法王高廣之坐寧臥鐵床受純陀最後之羞乍飲銅汁大須戰慄無宜自安謗大乘愆非小罪報

黨護門風不通議論第二

論曰祖師西來非為有法可傳以毛于此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豈有門風可尚者哉然後代宗師建化

彈可彈乎下

有殊遂相訟革且如能秀二師元同一祖見解差別故世謂之南宗北宗能既往矣故有思讓二師紹化思出遷師讓出馬祖復有江西石頭之號從二枝下各分派列皆鎮一方源流豈觴不可彈紀逮其德山林際瀉仰曹洞雪峰雲門等各有門庭施設高下品提至於相繼子孫護宗黨祖不原實際竟出多岐矛盾相攻緇白不辨嗚呼殊不知大道無方法流同味向虛空而布彩於鐵石以投鍼角爭鬪為神通騁唇舌作三昧是非鋒起人我山高忿怒即是脩羅見解終成外道儻不遇於良友難可拔於迷津雖是善因而招惡果

學令提綱不知血脈第三

論曰夫欲學唱宗乘提綱法要若不知於血脈皆是妄稱異端其間有先唱後提抑揚教法頓挫機鋒祖令當施生殺在手或壁立千仞水洩不通或暫許放行隨波逐浪如王按劍貴得自由作用在於臨時縱奪猶於管帶波騰獄立電轉風馳大象王遊真師子吼多見不量己力剽竊人言但知放而不知收雖有

生而且無殺奴郎不辨真偽不分玷瀆古人埋沒宗旨人人向意根下卜度箇箇於陰界裏推求既憎於觸目菩提祇成得相似般若於無住本建立法幢代佛宣揚豈同容易不見雲門大師道盡大唐國內竟一箇舉話人也難得又不見黃檗和尚道馬大師出八十餘員善知識問著箇箇阿碌碌地惟有廬山和尚較些子是知當此位次若會舉令提綱便是十成宗匠何以知之不見古人道從苗辨地因話識人直饒瞬目揚眉早是一時驗了況爲模範得不慎歟

對答不觀時節兼無宗眼第四

論曰凡爲宗師先辨邪正邪正既辨更要時節分明又須語帶宗眼機鋒酬對各不相辜然雖句裏無私亦假言中辨的曹洞則敲唱爲用臨濟則互換爲機韶陽則函蓋截流瀉仰則方圓默契如谷應韻似關合符雖差別於規儀且無礙於融會近代宗師失據學者無稽用人我以爭鋒取生滅爲所得接物之心安在破邪之智蔑聞棒喝亂施自云曾參德嶠臨濟圓相互出惟言深達瀉山仰山對答既不辨綱宗作

用又焉知要眼誑謔群小欺昧聖賢誠取笑於傍觀兼招尤於現報所以一宿覺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似此之輩不可彈論但脫師承都乏已見無本可據業識茫茫惟可哀憐難以爲報

理事相違不分觸淨第五

論曰大凡祖佛之宗具理具事事依理立理假事明理事相資還同目足若有事而無理則滯泥不通若有理而無事則汗漫無歸欲其不二貴在圓融且如曹洞家風則有偏有正有明有暗臨濟有主有賓有體有用然建化之不類且血脈而相通無一不該舉動皆集又如法界觀具談理事斷自色空海性無邊攝在一毫之上須彌至大藏歸一芥之中故非聖量使然真猷合爾又非神通變現誕生推稱不著它求盡由心造佛及衆生具平等故苟或不知其旨妄有談論致令觸淨不分謾訛不辨偏正滯於迴互體用混於自然謂之一法不明緘塵翳目自病未能勦絕他疾安可醫治大須審詳固非小事

不經淘汰臆斷古今言句第六

論曰夫爲參學之人既入叢林須擇善知識次親朋友知識要其指路朋友責其切磋祇欲自了其身則何以啓進後學振揚宗教接物利生其意安在看他先德梯航山海不避死生爲一兩轉之因緣有纖瑕之疑事須憑決擇貴要分明作親僞之箴規爲人天之眼目然後高提宗印大播真風徵引先代是非鞭撻未了公案如不經淘汰臆斷古今則何異未學劍而強舞太阿不習坎而妄憑深涉得無傷手陷足之患耶夫善取者如鴉王擇乳不善取者若靈龜矯蹤況其間有逆順之機回互之語出其生而却就死地將其生而翻寄偏門非可肆其狂心輒使測他聖意況一字法門之要有萬端建化之方得不慎諸以防來者

記持露布臨時不解妙用第七

論曰學般若人不無師法既得師法要在在大用現前方有少分親切若但專守師門記持露布皆非顯悟盡屬見知所以古人道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超於師方揚師教六祖又謂明上座云吾與汝言皆非密

◆後疑備

當疑管

誠恐羅

目一月月

事密在汝邊又岩頭謂雪峰云一一從自己胸中流出是知言語棒喝非假師承妙用縱橫豈求他合貶之則珠金喪彩賞之則瓦礫增輝可行卽行理事俱脩當用卽用毫釐不差真丈夫材非兒女事切忌承言滯句便當宗風鼓吻搖唇以爲妙解況此不假筌蹄得入思慮能知智出於廣莫之鄉神會於不測之境龍象蹴踏非驢所堪

不通教典亂有引證第八

論曰凡欲學揚宗乘援引教法須是先明佛意次契祖心然後可舉而行較量疎密儻或不識義理只當專守門風如輒妄有引證自取譏誚且如脩多祕藏盡是指蹤圓頓上乘悉同標目假使解得百千三昧沙數法門只益自勞非干他事況復會權歸實攝畚還源於真淨界中不受一塵沉佛事門中不捨一法不免據情結款就體解紛與我祖宗全無交涉頗有橫經大士博古眞流誇舌辯如利鋒聘學富如困積到此須教寂默語路難伸從來記憶言辭盡是數他珍寶始信此門奇特乃是教外別傳後進之徒莫自

埋沒遭他哂笑有辱宗風勿謂不假禹修便乃得少爲足末既不曉本何明哉

不關聲律不達理道好作歌頌第九

論曰宗門歌頌格式多般或短或長或今或古做聲色而顯用或托事以伸機或順理以談真或逆事而矯俗雖則趨向有異其奈發興有殊總揚一大事之因緣共讚諸佛之三昧激昂後學諷刺先賢皆主意在文焉可妄述稍視諸方宗匠參學上流以歌頌爲等閑將製作爲末事任情直吐多類於楚談率意便成絕肖於俗語自謂不拘齷齪匪擇穢辱擬他出俗之辭標歸第一之義識者覽之嗤笑愚者信之流傳使名理而溘消累教門之愈薄不見華嚴萬偈祖頌千篇俱爛熳而有文悉精純而靡雜豈同猥俗兼糅戲諧在後世以作經在群口而爲實亦須稽古乃要合宜苟或乏於天資當自甘於木訥胡必強攀英俊希慕賢明呈醜拙以亂風織弊訛而貽戚無惑妄誕以滋後羞

護己之短好爭勝負第十

佛音圖

論曰且如天下叢林至盛禪社極多聚衆不下半千無法況無一二其間或有抱道之士潔行之人肯暫徇於衆情勉力紹於祖席會十方之兄弟建一處之道場朝請暮參匪憚勞苦且欲續佛慧命引道初機非爲治激聲名貪婪利養如鐘待扣遇病與醫樹法兩則大小無偏振法雷則遠近咸應其榮枯自異動蟄差乖固非選擇之情行取捨之法蓋有望風承嗣竊位住持便爲我已得最上乘超世間法護己之短毀人之長誑惑於壓蠶咀嚼於屠販聲張事勢矜託辯才以訐露爲慈悲以佚濫爲德行破佛禁戒棄僧威儀返凌鑠於二乘倒排斥於三學況不檢於大節自許是其達人然當像季之時魔強法弱假如來之法服盜國王之恩威口談解脫之因心弄鬼神之事既無愧耻寧避罪愆今乃歷叙此徒須警來者遇般若之緣非小擇師資之道尤難能自保任終成大器強施暝眩甘受謗嫌同道之人幸宜助發

宗門十規論終



題重刊十規論後

十規論者乃曹溪下第十世法眼禪師所著也禪師自見地藏得指符後開口動舌無非與人解粘去縛且如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答云是曹源一滴水又僧慧超問如何是佛答云汝是慧超與麼設施恰似炊鐵釘飯煮木札羹要飽天下之饑人直是教他無下牙處豈肯以文身句義係綴於人耶斯論之作蓋欲藥當時宗匠瘖鬱之病亦不得已而爲之爾或謂師契證隱密知見宏博故託此以拋擲其文章辨論者誤矣元丙戌歲南屏悅藏主出此文嘗命余書之鏤版于徑山寂照塔院逮徑山遭兵火板亦隨燼今台之委羽旻上人捐已資用舊所據本重刊行而屬余題其後余諦觀嚮日弊書正如昔人見夏口甕中之像琅琊梁上之書真濟世事也吁而今而後讀斯論者果能察已病體禪師之心肯服其良藥不亦善乎

右元之愠恕中之跋得于朝鮮藏附之

诸方门人参问语录一卷

唐·慧海撰



諸方門人參問語錄

師初至江西參馬祖祖問從何處來曰越州大雲寺  
來祖曰來此擬須何事曰來求佛法祖曰自家寶藏  
不顧拋家散走作什麼我這裏一物也無求什麼佛  
法師遂禮拜問曰阿那箇是慧海自家寶藏祖曰卽  
今問我者是汝寶藏一切具足更無欠少使用自在  
何假向外求覓師於言下大悟識自本心不由知覺  
踊躍禮謝師事六載後以受業師年老還歸奉養乃  
晦迹藏用外示癡訥自撰頓悟入道要門論一卷法  
門師姪玄晏竊出江外呈馬祖祖覽訖謂衆曰越州  
有大珠圓明光透自在無遮障處也衆中有知師姓  
朱者迭相推識結契來越上尋訪依附時號大珠和  
尙也師諱慧海越州人依越  
大雲寺道智和尚受業  
師謂學徒曰我不會禪竝無一法可示於人故不勞  
汝久立且自歇去時學侶漸多日夜叩激事不得已  
隨問隨答其辯無礙 時有法師數人來謁曰擬伸  
一問師還對否師曰深潭月影任意撮麼問如何是

佛師曰清潭對面非佛而誰衆皆忙然法眼云是卽  
沒交涉良久其僧又問師說何法度人師曰貧道未  
曾有一法度人曰禪師家渾如此師却問曰大德說  
何法度人曰講金剛般若經師曰講幾座來曰二十  
餘座師曰此經是阿誰說僧抗聲曰禪師相弄豈不  
知是佛說耶師曰若言如來有所說法則爲謗佛是  
人不解我所說義若言此經不是佛說則是謗經請  
大德說看僧無對師少頃又問經云若以色見我以  
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大德且道阿那  
箇是如來曰某甲到此却迷夫師曰從來未悟說什  
麼却迷僧曰請禪師爲說師曰大德講經二十餘座  
却不識如來其僧再禮拜願垂開示師曰如來者是  
諸法如義何得忘却曰是是諸法如義師曰大德是  
亦未是曰經文分明那得未是師曰大德如否曰如  
師曰木石如否曰如師曰大德如同木石如否曰無  
二師曰大德與木石何別僧無對乃歎云此上人者  
難爲酬對良久却問如何得大涅槃師曰不造生死  
業對曰如何是生死業師曰求大涅槃是生死業捨

垢取淨是生死業有得有證是生死業不脫對治門  
是生死業曰云何即得解脫師曰本自無縛不用求  
解直用直行是無等等僧曰如禪師和尙者實謂希  
有禮謝而去

有行者問即心即佛那箇是佛師云汝疑那箇不是  
佛指出看無對師曰逮即徧境是不悟承乖疎

有律師法明謂師曰禪師家多落空師曰却是座主  
家多落空法明大驚曰何得落空師曰經論是紙墨  
文字紙墨文字者俱空設於聲上建立名句等法無  
非是空座主執滯教體豈不落空法明日禪師落空  
否師曰不落空曰何却不落空師曰文字等皆從智  
慧而生大用現前那得落空法明日故知一法不違  
不名悉達師曰律師不唯落空兼乃錯用名言法明  
作色問曰何處是錯師曰律師未辨華竺之音如何  
講說曰請禪師指出法明錯處師曰豈不知悉達是  
梵語耶律師雖省過而心猶憤然具梵語 薩婆 羯利  
他悉陀 中國翻云  
一切義成薩云悉達 又問曰夫經律論是佛語讀誦  
多猶是說略具語 依教奉行何故不見性師曰如狂狗趁塊師子咬人

經律論是自性用讀誦者是性法法明又曰阿彌陀  
佛有父母及姓否師曰阿彌陀姓憍尸迦父名月上  
母名殊勝妙頤曰出何教文師曰出陀羅尼集法明  
禮謝讚歎而退

有三藏法師問真如有變易否師曰有變易三藏曰  
禪師錯也師却問三藏有真如否曰有師曰若無變  
易決定是凡僧也豈不聞善知識者能迴三毒為三  
聚淨戒迴六識為六神通迴煩惱作菩提迴無明為  
大智真如若無變易三藏真是自然外道也三藏曰  
若爾者真如即有變易師曰若執真如有變易亦是  
外道曰禪師適來說真如有變易如今又道不變易  
如何即是的當師曰若了了見性者如摩尼珠現色  
說變亦得說不變亦得若不見性人聞說真如變便  
作變解聞說不變便作不變解三藏曰故知南宗實  
不可測

有道流問世間有法過自然否師曰有曰何法過得  
師曰能知自然者曰元氣是道否師曰元氣自元氣  
道自道曰若如是者則應有二師曰知無兩人又問

云何爲邪云何爲正師曰心逐物爲邪物從心爲正  
有源律師來問和尙修道還用功否師曰用功曰如  
何用功師曰飢來喫飯困來即眠曰一切人總如是  
同師用功否師曰不同曰何故不同師曰他喫飯時  
不肯喫飯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校所以不  
同也律師杜口

有韞光大德問禪師自知生處否師曰未曾死何用  
論生知生卽是無生法無離生法說有無生祖師云  
當生卽不生曰不見性人亦得如此否師曰自不見  
性不是無性何以故見卽是性無性不能見識卽是  
性故名識性了卽是性喚作了性能生萬法喚作法  
性亦名法身馬鳴祖師云所言法者謂衆生心若心  
生故一切法生若心無生法無從生亦無名字迷人  
不知法身無象應物現形遂喚青青翠竹總是法身  
鬱鬱黃華無非般若黃華若是般若般若卽同無情  
翠竹若是法身法身卽同草木如人喫筍應總喫法  
身也如此之言寧堪齒錄對面迷佛長劫希求全體  
法中迷而外覓是以解道者行住坐臥無非是道悟

法者縱橫自在無非是法

大德又問太虛能生靈智否真心緣於善惡否貪欲  
人是道否孰是孰非人向後心通否觸境生心人有  
定否住於寂寞人有慧否懷於傲物人有我否執空  
執有人有智否尋文取證人苦行求佛人離心求佛  
人執心是佛人此皆稱道否請禪師一一開示師曰  
太虛不生靈智真心不緣善惡嗜欲深者機淺是非  
交爭者未通觸境生心者少定寂寞忘機者慧沈傲  
物高心者我壯執空執有者皆愚尋文取證者益滯  
苦行求佛者俱迷離心求佛者外道執心是佛者爲  
魔大德曰若如是應畢竟無所有師曰畢竟是大德  
不是畢竟無所有大德踊躍禮謝而去  
師上堂曰諸人幸自好箇無事人苦死造作要擔枷  
落獄作麼每日至夜奔波道我參禪學道解會佛法  
如此轉無交涉也只是逐聲色走有何歇時貧道聞  
江西和尙道汝自家寶藏一切具足使用自在不假  
外求我從此一時休去自己財寶隨身受用可謂快  
活無一法可取無一法可捨不見一法生滅相不見

一法去來相偏十方界無一微塵許不是自家財寶  
但自子細觀察自心一體三寶皆自現前無可疑慮  
莫尋思莫求覓心性本來清淨故華嚴經云一切法  
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又淨名  
經云觀身實相觀佛亦然若不隨聲色動念不逐相  
貌生解自然無事去莫久立珍重

此日大眾普集久而不散師曰諸人何故在此不去  
貧道已對而相呈還肯休麼有何事可疑莫錯用心  
枉費氣力若有疑情一任諸人恣意早問 時有僧  
法淵問曰云何是佛云何是法云何是僧云何是一  
體三寶願師垂示師曰心是佛不用將佛求佛心是  
法不用將法求法佛法無二和合爲僧卽是一體三  
寶經云心佛與衆生是三無差別身口意清淨名爲  
佛出世三業不清淨名爲佛滅度喻如瞋時無喜喜  
時無瞋唯是一心實無二體本智法爾無漏現前如  
蛇化爲龍不改其鱗衆生迴心作佛不改其面性本  
清淨不待修成有證有修卽同增上慢者真空無滯  
應用無窮無始無終利根頓悟用無等等卽是阿耨

菩提心無形相卽是微妙色身無相卽是實相法身  
性相體空卽是虛空無邊身萬行莊嚴卽是功德法  
身此法身者乃是萬化之本隨處立名智用無盡名  
無盡藏能生萬法名本法藏具一切智是智慧藏萬  
法歸如名如來藏經云如來者卽諸法如義又云世  
間一切生滅法無有一法不歸如也

有客問云弟子未知律師法師禪師何者最勝願和  
尙慈悲指示師曰夫律師者啓毗尼之法藏傳壽命  
之遺風洞持犯而達開遮秉威儀而行軌範牒三番  
羯磨作四果初因若非宿德白眉焉敢造次夫法師  
者踞師子之座瀉懸河之辯對稠人廣衆啓鑿玄關  
開般若妙門等三輪空施若非龍象蹴蹋安敢當斯  
夫禪師者撮其樞要直了心源出沒卷舒縱橫應物  
咸均事理頓見如來拔生死深根獲現前三昧若不  
安禪靜慮到這裏總須忙然隨機授法三學雖殊得  
意忘言一乘何異故經云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  
無二亦無三除佛方便說但以假名字引導於衆生  
客曰和尙深遠佛旨得無礙辯又問儒道釋三教爲

同爲異師曰大量者用之即同小機者執之即異總  
從一性上起用機見差別成三迷悟由人不在教之  
異同

講唯識道光座主問曰禪師用何心修道師曰老僧  
無心可用無道可修曰既無心可用無道可修云何  
每日聚衆勸人學禪修道師曰老僧尙無卓錫之地  
什麼處聚衆來老僧無舌何曾勸人來曰禪師對面  
妄語師曰老僧尙無舌勸人焉解妄語曰某甲却不  
會禪師語論也師曰老僧自亦不會

講華嚴志座主問何故不許青翠竹盡是法身鬱  
鬱黃華無非般若師曰法身無象應翠竹以成形般  
若無知對黃華而顯相非彼黃華翠竹而有般若法  
身也故經云佛眞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  
月黃華若是般若般若即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翠  
竹還能應用座主會麼曰不了此意師曰若見性人  
道是亦得道不是亦得隨用而說不滯是非若不見  
性人說翠竹著翠竹說黃華著黃華說法身滯法身  
說般若不識般若所以皆成諍論志禮謝而去

人問將心修行幾時得解脫師曰將心修行喻如滑  
泥洗垢般若玄妙本自無生大用現前不論時節曰  
凡夫亦得如此否師曰見性者即非凡夫頓悟上乘  
超凡越聖迷人論凡論聖悟人超越生死涅槃迷人  
說事說理悟人大用無方迷人求得求證悟人無得  
無求迷人期遠劫證悟人頓見

維摩座主問經云彼外道六師等是汝之師因其出  
家彼師所墮汝亦隨墮其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  
者墮三惡道謗於佛毀於法不入衆數終不得滅度  
汝若如是乃可取食今請禪師明爲解脫師曰迷徇  
六根者號之爲六師心外求佛名爲外道有物可施  
不名福田生心受供墮三惡道汝若能謗於佛者不  
不著佛求毀於法者是不著法求不入衆數者是不  
著僧求終不得滅度者智用現前若有如是解者便  
得法喜禪悅之食

有行者問有人問佛答佛問法答法喚作一字法門  
不知是否師曰如鸚鵡學人語話自語不得爲無智  
慧故譬如將水洗水將火燒火都無義趣



人問言之與語爲同爲異師曰一也謂言成句名語矣且如靈辯滔滔譬大川之流水峻機疊疊如圓器之傾珠所以廓萬象號懸河剖乎義海此是語也言者一字表心也內著玄微外現妙相萬機撓而不亂清濁混而常分齊王猶慙大夫之辭文殊尙歎淨名之說今之常人云何能解

源律師問禪師常譚卽心是佛無有是處且一地菩薩分身百佛世界一地增於十倍禪師試現神通看師曰闍黎自己是凡是聖曰是凡師曰既是凡僭能問如是境界經云仁者心有高下不依佛慧此之是也又問禪師每云若悟道現前身便解脫無有是處師曰有人一生作善忽然偷物入手卽身是賊否曰故知是也師曰如今了了見性云何不得解脫曰如今必不可須經三大阿僧祇劫始得師曰阿僧祇劫還有數否源抗聲曰將賊比解脫道理得通否師曰闍黎自不解道不可障一切人解自眼不開瞋一切人見物源作色而去云雖老渾無道師曰卽行去者是汝道

講止觀慧座主問禪師辨得魔否師曰起心是天魔不起心是陰魔或起不起是煩惱魔我正法中無如是事曰一心三觀義又如何師曰過去心已過去未來心未至現在心無住於其中間更用何心起觀曰禪師不解止觀師曰座主解否曰解師曰如智者大師說止破止說觀破觀住止沒生死住觀心神亂爲當將心止心爲復起心觀觀若有心觀是常見法若無心觀是斷見法亦有亦無成二見法請座主子細說看曰若如是問俱說不得也師曰何曾止觀

人問般若大否師曰大曰幾許大師曰無邊際曰般若小否師曰小曰幾許小師曰看不見曰何處是師曰何處不是

維摩座主問經云諸菩薩各入不二法門維摩默然是究竟否師曰未是究竟聖意若盡第三卷更說何事座主良久曰請禪師爲說未究竟之意師曰如經第一卷是引衆呼十大弟子住心第二諸菩薩各說入不二法門以言顯於無言文殊以無言顯於無言維摩不以言不以無言故默然收前言語也第三卷

從默然起說又顯神通作用座主會麼曰奇怪如是師曰亦未如是曰何故未是師曰且破人執情作如此說若據經意只說色心空寂令見本性教捨偽行入真行莫向言語紙墨上討意度但會淨名兩字便得淨者本體也名者迹用也從本體起迹用從迹用歸本體體用不二本迹非殊所以古人道本迹雖殊不思議一也一亦非一若識淨名兩字假號更說什麼究竟與不究竟無前無後非本非末非淨非名只示衆生本性不思議解脫若不見性人終身不見此理

僧問萬法盡空識性亦爾譬如水泡一散更無再合身死更不再生卽是空無何處更有識性師曰泡因水有泡散卽無水身因性起身死豈言性滅曰旣言有性將出來看師曰汝信有明朝否曰信師曰我將明朝來看曰明朝實是有如今不可得師曰明朝不可得不是無明朝汝自不見性不可是無性今見著衣喫飯行住坐臥對面不識可謂愚迷汝欲見明朝與今日不異將性覓性萬劫終不見亦如有人不

見曰不是無曰

講青龍疏座主問經云無法可說是名說法禪師如何體會師曰爲般若體畢竟清淨無有一物可得是名無法卽於般若空寂體中具河沙之用卽無事不知是名說法故云無法可說是名說法

講華嚴座主問禪師信無情是佛否師曰不信若無情是佛者活人應不如死人死驢死狗亦應勝於活人經云佛身者卽法身也從戒定慧生從三明六通生從一切善法生若說無情是佛者大德如今便死應作佛去

有法師問持般若經最多功德師還信否師曰不信曰若爾靈驗傳十餘卷皆不堪信也師曰生人持孝自有感應非是白骨能有感應經是文字紙墨文字紙墨性空何處有靈驗靈驗者在持經人用心所以神通感物試將一卷經安著案上無人受持自能有靈驗否

僧問未審一切名相及法相語之與默如何通會卽得無前後師曰一念起時本來無相無名何得說有

前後不了名相本淨妄計有前有後夫名相關錄非  
智鑰不能開中道者病在中道二邊者病在二邊不  
知現用是無等等法身迷悟得失常人之法自起生  
滅埋沒正智或斷煩惱或求菩提背却般若

人問律師何故不信禪師曰理幽難顯名相易持不  
見性者所以不信若見性者號之爲佛識佛之人方  
能信入佛不遠人而人遠佛佛是心作迷人向文字  
中求悟人向心而覺迷人修因待果悟人了心無相  
迷人執物守我爲已悟人般若應用見前惑久執空  
執有生滯智人見性了相靈通乾慧辯者口疲大智  
體了心泰菩薩獨物斯照聲聞怕境界心悟者日用  
無生迷人見前隔佛

人問如何得神滂去師曰神性靈遍周沙界山河  
石壁去來無礙刹那萬里往返無踪火不能燒水不  
能溺愚人自無心智欲得四大飛空經云取相凡夫  
隨宜爲說心無形相卽是微妙色身無相卽是實相  
實相體空喚作虛空無邊身萬行莊嚴故云功德法  
身卽此法身是萬行之本隨用立名實而言之只是

清淨法身也

人問一心修道過去業障得消滅否師曰不見性人  
未得消滅若見性人如日照霜雪又見性人猶如積  
草等須彌山只用一星之火業障如草智慧似火曰  
云何得知業障盡師曰見前心通前後生事猶如對  
見前佛後佛萬法同時經云一念知一切法是道場  
成就一切智故

有行者問云何得住正法師曰求住正法者是邪何  
以故法無邪正故曰云何得作佛去師曰不用捨衆  
生心但莫污染自性經云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  
曰若如是解者得解脫否師曰本自無縛不用求解  
法過語言文字不用數句中求法非過現未來不可  
以因果中契法過一切不可比對法身無象應物現  
形非離世間而求解脫

僧問何者是般若師曰汝疑不是者試說看又問云  
何得見性師曰見卽是性無性不能見又問如何是  
修行師曰但莫污染自性卽是修行莫自欺誑卽是  
修行大用現前卽是無等等法身又問性中有惡否

師曰此中善亦不立曰善惡俱不立將心何處用師曰將心用心是大顛倒曰作麼生卽是師曰無作麼生亦無可是

人問有人乘船船底刺殺螺蜆爲是人受罪爲復船當罪師曰人船兩無心罪正在汝譬如狂風折樹損命無作者無受者世界之中無非衆生受苦處

僧問未審託情勢指境勢語默勢乃至揚眉動目等勢如何得通會於一念問師曰無有性外事用妙者動寂俱妙心眞者語默總眞會道者行住坐臥是道爲迷自性萬惑茲生又問如何是法有宗旨師曰隨其所立即有衆義文殊於無住本立一切法曰莫同大虛否師曰汝怕同太虛否曰怕師曰解怕者不同太虛又問言方不及處如何得解師曰汝今正說時疑何處不及

有宿德十餘人同問經云破滅佛法未審佛法可破滅否師曰凡夫外道謂佛法可破滅二乘人謂不可破滅我正法中無此二見若論正法非但凡夫外道未至佛地者二乘亦是惡人又問眞法幻法空法非

空法各有種性否師曰夫法雖無種性應物俱現心幻也一切俱幻若有一法不是幻者幻卽有定心空也一切皆空若有一法不空空義不立迷時人逐法悟時法由人如森羅萬象至空而極百川衆流至海而極一切賢聖至佛而極十二分經五部毗尼五圍陀論至心而極心者是總持之妙本萬法之洪源亦名大智慧藏無住涅槃百千萬名盡心之異號耳又問如何是幻師曰幻無定相如旋火輪如乾闥婆城如機關木人如陽燄如空華俱無實法又問何名大幻師曰心名大幻師身爲大幻城名相爲大幻衣食河沙世界無有幻外事凡夫不識幻處處迷幻業聲聞怕幻境昧心而入寂菩薩識幻法達幻體不拘一切名相佛是大幻師轉大幻法輪成大幻涅槃轉幻生滅得不生不滅轉河沙穢土成清淨法界

僧問何故不許誦經喚作客語師曰如鸚鵡只學人言不得人意經傳佛意不得佛意而但誦是學語人所以不許曰不可離文字言語別有意耶師曰汝如是說亦是學語曰同是語言何偏不許師曰汝今諦

聽經有明文我所說者義語非文衆生說者又語非義得意者越於浮言悟理者超於文字法過語言文字何向數句中求是以發菩提者得意而忘言悟理而遺教亦猶得魚忘筌得兔忘蹄也

有法師問念佛是有相大乘禪師意如何師曰無相猶非大乘何況有相經云取相凡夫隨宜爲說又問願生淨土未審實有淨土否師曰經云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即佛土淨若心清淨所在之處皆爲淨土譬如生國王家決定紹王業發心向佛道是生淨佛國其心若不淨在所生處皆是穢土淨穢在心不在國土 又問每聞說道未審何人能見師曰有慧眼者能見曰甚樂大乘如何學得師曰悟即得不悟不得曰如何得悟去師曰但諦觀曰似何物師曰無物似曰應是畢竟空師曰空無畢竟曰應是在師曰有而無相曰不悟如何師曰大德自不悟亦無人相障 又問佛法在於三際否師曰見在無相不在其外應用無窮不在於內中間無住處三際不可得曰此言大混師曰汝正說混之一字時在內外否

曰弟子究檢內外無踪跡師曰若無踪跡明知上來說不混曰如何得作佛師曰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曰衆生入地獄佛性入否師曰如今正作惡時更有善否曰無師曰衆生入地獄佛性亦如是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如何師曰作佛用是佛性作賊用是賊性作衆生用是衆生性無形相隨用立名經云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

僧問何者是佛師曰離心之外卽無有佛曰何者是法身師曰心是法身謂能生萬法故號法界之身起信論云所言法者謂衆生心卽依此心顯示摩訶衍義 又問何名有大經卷內在一微塵師曰智慧是經卷經云有大經卷量等三千大千界內在一微塵中一塵者是一念心塵也故云一念塵中演出河沙偈時人自不識 又問何名大義城何名大義王師曰身爲大義城心爲大義王經云多聞者善於義不義於言說言說生滅義不生滅義無形相在言說之外身爲大經卷心爲大義王若不了識心者不名善義只是學語人也 又問般若經云塵九類衆生

皆入無餘涅槃又云實無衆生得滅度者此兩段經文如何通會前後人說皆云實度衆生而不取衆生相常疑未決請師爲說師曰九類衆生一身具足隨造隨成是故無明爲卵生煩惱包裹爲胎生愛水浸潤爲濕生倏起煩惱爲化生悟卽是佛迷號衆生菩薩只以念念心爲衆生若了念念心體俱空名爲度衆生也智者於自本際上度於未形未形既空卽知實無衆生得滅度者

僧問言語是心否師曰言語是緣不是心曰離緣何者是心師曰離言語無心曰離言語既無心若爲是心師曰心無形相非離言語非不離言語心常湛然應用自在祖師云若了心非心始解心心法

僧問如何是定慧等學師曰定是體慧是用從定起慧從慧歸定如水與波一體更無前後名定慧等學夫出家兒莫尋言逐語行住坐臥並是汝性用什麼處與道不相應且自一時休歇去若不隨外境之風性水常自湛湛無事珍重  
諸方門人參問語錄卷下

初祖菩提達磨大師安心法門附 出聯燈會要

迷時人逐法解時法逐人解時識攝色迷時色攝識但有心分別計校自心現量者悉皆是夢若識心寂滅無一切念處是名正覺問云何自心現量答見一切法有有不自有自心計作有見一切法無無不自無自心計作無乃至一切法亦如是並是自心計作有自心計作無又若人造一切罪自見己之法王卽得解脫若從事上得解者氣力壯從事中見法者卽處處不失念從文字解者氣力弱卽事卽法者深從汝種種運爲跳跟顛蹶悉不出法界若以法界入法界卽是擬人凡有施爲皆不出法界心何以故心體是法界故問世間人種種學問云何不得道答由見已故所以不得道已否我也至人逢苦不憂遇樂不喜由不見已故所以不知苦樂由亡已故得至虛無已尙自亡更有何物而不亡也問諸法既空阿誰修道答有阿誰須修道若無阿誰卽不須修道阿誰者亦我也若無我者逢物不生是非是者我自是而物非是也非者我自非而物非非也卽心無心是爲通

達佛道卽物不起見是名達道達物直達知其本源  
此人慧眼開智者任物不任己卽無取捨違順憑人  
任己不任物卽有取捨違順不見一物名爲見道不  
行一物名爲行道卽一切處無處卽作處無作處無  
作法卽見佛若見相時卽一切處見鬼取相故墮地  
獄觀法故得解脫若見憶想分別卽受鑊湯鑊炭等  
事現見生死相若見法界性卽涅槃性無憶想分別  
卽是法界性心非色故非有用而不廢故非無又用  
而常空故非有空而常用故非無

昔披閱祖燈至大珠和尚傳云有頓悟入道要門  
論一卷思仰之久未如所願後於洪武己酉歲從  
壞篋中得一故冊信手展卷隨覽數分如熱得涼  
踊躍歡喜不能自勝方視其首卽斯論也復詳披  
究見其義理質直詣實如飲醍醐如得至寶後較  
他錄得無差謬所願既獲不敢私秘願與一切衆  
生同霑馥味復綴諸宗所問語錄一卷於後略分  
上下共成一冊并達磨大師安心法門附於卷末

總名曰頓悟要門謹捐布帛命工繕梓垂於不朽  
流布十方使天下學佛之士各各了知正修行路  
不墮邪見頓悟自心咸開佛慧實叶之所志願矣  
洪武七年歲在甲寅春三月丙戌日比丘妙叶焚  
香稽首拜題

### 後序

曩閱傳燈錄至大珠海禪師自初見馬祖及接人機  
語以至泛應諸宗所問使之結舌喪氣心悅誠服處  
未嘗不爲之慶快而不已蓋師之言一本於經律論  
之要旨而卽事卽理全體全用以發明向上一機殺  
活予奪縱橫逆順無不合轍而還源也所撰頓悟入  
道要門論昔旣盛行年來殊不多見近四明比丘妙  
叶來言嘗得此論洎他語共一編於弊篋斷簡中寧  
敢私淑樂與叢林共之輒慶己長傳工復錢諸梓願  
一言識其後且出新版之文自一至六凡六葉以示  
然嘗鼎一臠又何待觀其全嘗憶大珠此編語言文  
字耶非耶謂其語言文字則道非語言文字謂其非

語言文字而三藏之文了了在目與此老曾襟流出者融會貫攝羅列而前陳其問或自謂我不會禪竝無一法可示於人看他此等語直是作賊人心虛盡情抖擻不下所以今日不免被人再加塗抹後之覽者若於馬祖所謂大珠圓明光透自在無遮障處當下著得精彩則隨色摩尼人人無不具足其或未然滯澁迷封有甚麼數具頂門眼者試爲辨取

洪武六年歲有癸丑秋九月望日前龍河北丘萬金書

吳江居士吳瑞徵施贊刻此

諸方門人參問語錄下卷資先姚凌氏孺人冥福

海鹽居士仇雲鵬對 長洲徐普書 溧水端

學舜刻

萬曆丁酉仲夏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





临济宗旨一卷

宋·慧洪撰



臨濟宗旨

明白庵居沙門 慧洪 撰

汾陽昭禪師示衆曰先聖云一句語須具三玄一玄中須具二要阿那箇是三玄三要底句快會取好各自思量還得穩當也未古德已前行脚聞一箇因緣未明中間直下飲食無味睡臥不安火急決擇豈將爲小事所以大覺老人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想計他從上來行脚不爲游山翫水看州府奢華片衣口食皆爲聖心未通所以驅馳行脚決擇深奧傳唱敷揚博問先知親近高德蓋爲續佛心燈紹隆佛種祖代興崇聖種接引後機自利利他不忘先迹如今還有商量者麼有卽出來大家商量僧問如何是接初機底句答曰汝是行脚僧又問如何是辨衲僧底句答曰西方日出卯又問如何是正令行底句答曰千星持來呈舊面又問如何是立乾坤底句答曰北俱盧州長粳米食者無嘆亦無喜師曰只將此四轉語驗天下衲僧纔見汝出來驗得了也僧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答曰嘉州打大像問如何是學人轉身

處答曰陝府灌鐵牛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答曰西河弄師子師曰若人會此三句已辨三玄更有三要語在切在薦取不是等閑與大眾頌出曰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還會麼恁麼會得不是性燥衲僧作麼生會好又舉三玄語曰汝還會三玄底時節麼直須會取古人意旨然後自心明去更得通變自枉受用無窮喚作自受用身佛不從他教便識得自家活計所以南泉曰王老師十八上解作活計僧便問古人十八上解作活計未審作箇什麼活計答曰兩隻水牯牛雙角無欄椹復云若要於此明得去直須得三玄旨趣始得受用無礙自家慶快以暢平生大丈夫漢莫教自辜觸事不通彼無利濟與汝一切頌出曰第一玄法界廣無邊森羅及萬象總在鏡中圓第二玄釋尊問阿難多聞隨事答應器量方圓第三玄直出古皇前四句百非外闍氏問豐干師乃曰這箇是三玄底頌作麼生是三玄底旨趣直教決擇分明莫只與麼望空裏妄解道我曾親近和尙來與我說了脫

空漫語誑嚇他人喫鐵棒有日莫言不道又因採菊  
謂衆曰金花布地玉藥承天果曰當空乾坤朗耀雲  
騰致雨露結爲霜不傷物義道將一句來還有道得  
底麼若道不得眼中有屑直須出却始得所以風穴  
云若立一塵家國與盛野老聳蹙不立一塵家國喪  
亡野老安貼於此明去闍梨無分全是老僧於此不  
明老僧卽是闍梨闍梨與老僧亦能悟却天下人亦  
能瞎却天下人要知老僧與闍梨麼拈其膝曰這裏  
是闍梨這裏是老僧且問諸上座老僧與闍梨是同  
是別若道是同去上座自上座老僧自老僧若道是  
別去又道老僧卽是闍梨若能於此明得去一句中  
有三玄三要賓主歷然平生事辨參尋事畢所以永  
嘉曰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又曰臨濟  
兩堂首座一日相見齊下喲僧問臨濟還有賓主也  
無答曰賓主歷然師作偈曰兩堂首座總作家其中  
道理有分拏賓主歷然明似鏡宗師爲點眼中花無  
盡居士謂予曰汾陽臨濟五世之嫡孫天下學者宗  
仰觀其提綱渠渠唯論三玄三要今其法派皆以謂

三玄三要一期建立之語無益於道但於諸法不生  
異見一切平常卽長祖意其說是否予曰居士聞其  
說曉然了解寧復疑汾陽提綱乎曰吾固疑而未決  
也予曰此其三玄三要之所以設也所言一句中具  
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要者一切衆生熱惱海  
中清涼寂滅法幢也此幢之建譬如塗毒之鼓過之  
則聞者皆死唯遠聞者後死若不橫死者雖聞不死  
臨濟無恙時與化三聖保壽定上座輩聞而死者今  
百餘年猶有悟其旨者卽後死者也而謬法派謂無  
益於道者卽不橫死者也祖宗門風壁立萬仞而子  
孫畏之喜行平易坦塗此所謂法道陵夷也譬如衣  
冠稱孔門弟子而毀易繫辭三尺童子笑之臨濟但  
曰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要而已初  
未嘗目爲句中玄意中玄體中玄也古塔主者悞認  
玄沙三句爲三玄故但分三玄而遺落三要叢林安  
之不以爲非爲可太息玄沙曰眞常流注爲平等法  
但是以言遣言以理逐理爲之明前不明後蓋分證  
法身之量未有出格之句死在句下若知出格之量

則不被心魔所使入到手中便轉換落落地言通大道不坐平常之見此第一句也古謂之句中玄回機轉位生殺自在縱奪隨宜出生入死廣利一切迥脫色欲愛見之境此第二句也古謂之意中玄明陰洞陽廓周沙界一真體性大用現前應化無方全用全不用全生全不生方便喚作慈定之門此第三句也古謂之體中玄浮山遠公亦曰意中玄非意識之意古不足道遠亦迷倒予不可以不辨無盡頌之又曰吾頃見謝師直稱吳僧簡程者有大知見親見慈明蓋是真點胸楊岐道吾之流亞接人多學汾陽十智同真願遂聞其說予曰十智同真與三玄三要同一關捩汾陽曰夫說法者須具十智同真若不具十智同真邪正不辨縞素不分不能與人天爲眼目決斷是非如鳥飛空而折翼如箭射的而斷絃絃斷故射的不中翼折故空不可飛弦壯翼牢空的俱徹作麼生是十智同真與諸上座點出一同一質二同大事三總同參四同真智五同徧普六同具足七同得失八同生殺九同音吼十同得入又云與什麼人同得

◆苦處名

入與誰同音吼作麼生是同生殺什麼物同得失阿那箇同具足是什麼同徧普何人同真智孰能總同參那箇同大事何物同一質有點得出底麼點得出色者不悖慈悲點不出者未有參學眼在切須辦取要識是非面目見在今此法門叢林怕怖不欲聞其若何以言之諸方但愛平實見解執之不移唯欲傳授不信有悟借使汾陽復生親爲剖折亦以爲非昔阿難夜經行聞童子誦佛偈曰若人生百歲不善水潦鷓未若生一日而得決了之阿難就教之曰不善諸佛機非水潦鷓也童子歸白其師師咲曰阿難老昏矣當以我語爲是於今學者之前語三玄十智旨趣何以異此於是無盡嗟咨曰然其旨趣豈無方便予作偈曰十智同真面目全於中一智是根源若大咨見汾陽老壁破三玄作兩邊又問四種賓主亦臨濟建立法門乎予曰三世如來諸代祖師鍛出凡聖情見之鑪錘非止臨濟用之如龍山本見馬祖洞山价禪師初游方與密師伯者偕行經長沙龍山之下見溪流菜葉份回瞻峯巒深秀謂密曰箇中必有隱者

乃並溪而進十許里有老僧癯甚以手加額呼曰此間無路汝輩何自而至伶曰無路且置庵主自何而入曰我不曾雲水伶曰庵主住山幾許時曰春秋不涉伶曰庵主先住耶此山先住耶曰不知伶曰爲什麼不知曰我不曾人天來伶曰得何道理便爾住山曰我見泥牛鬪入海直至而今無消息伶即班密之下而擊之問如何是主中賓曰青山覆白雲又問如何是主中主曰長年不出戶又問主賓相去幾何曰長江水上波又問賓主相見有何言說曰青風拂白日杳再拜求依止老僧咲曰三間亦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閑莫作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關於是自焚其庵深入層峯其後伶住山問僧何者是汝主人公對曰現祇對者伶仰而咨嗟曰此所謂馬後驢前事奈何認以爲自己乎佛法平沉此其兆也客中主尙未明況主中主哉僧曰如何是主中主伶曰汝自道看曰道得即是客中主如何是主中主伶良久曰不辭向汝道相續也大難予觀龍山老僧之意如蕭何之識韓信豈有法哉而伶公之論如霍光之

◆附錄

立朝進止亦有律度嗚呼後生之不見古人之大全也必矣伶亦置主中主于胷中可疑也予嘗至臨川與朱世英游相好俄上蓋長者至上蓋謂世英曰覺範聞工詩耳禪則其師猶錯矧弟子耶世英咲曰師能勘驗之乎上蓋曰諾居一日同游疎山飯于逆族上蓋以手畫案謂余曰經軸之上必題以字是何義予亦畫圓相橫一畫曰是此義也上蓋愕然予爲作偈曰以字不成八不是法身睡著無遮閑衲僧對面不知名百衆人前呼不起上蓋歸舉似世英世英拊手曰孰爲詩僧亦能識字義乎因同看汾陽作憤牛偈曰有頭無角實堪嗟百劫難逃這作家凡聖不能明得盡現前相良有些些予謂世英曰此偈又予字義之訓詁也世英問余華嚴經曰毗目仙人執善財手卽時善財自見其身住十佛刹微塵數世界中到十佛刹微塵數諸佛所見彼佛刹及其衆會諸佛相好種種莊嚴乃至或經百千億不可說佛刹微塵數劫乃至時彼仙人放善財童子手卽時自見其身還在本處此一段義何以明之予曰皆象也方執其

手卽入觀法之時見自他不隔於毫端始終不移於當念及其放手卽是出定之時永明曰是知不動本位遠近之利歷然一念靡移延促之時宛爾世尊蓋以蓮爲譬而世莫有知者予特知之夫蓮方開華時中已有子子中已有蜜因中有果果中有因三世一時也其子分布又會屬焉相續不斷十方不隔也又問法華經曰世尊於一切衆前現大神力出廣長舌相上至梵世極難和會而解者曰佛音深妙觸處皆聞超越聖凡則其舌廣長高出梵世此說如何予曰此殆所謂隨語生解非如來世尊之意瀉山曰凡聖情盡體露眞常理事不二卽如如佛而學者不能深味此語苟認意度而已譬如衆盲摸象隨其所得爲是故象偏爲尾爲蹄爲腰爲牙而全家隱矣般若經曰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者眞常也非凝然一物卓然不變壞之眞常也舌相之至梵世其可以情求哉唐僧玄奘至西竺見戒賢論師賢時已一百六歲衆所宗向號正法藏并修敬訖賢使坐問從何來對曰從支那國來欲學瑜伽等論於是賢流涕呼弟子

覺賢指以謂曰我前所夢何如弟子謂奘曰和尙三年前得疾危甚如人以刀割其腹欲不食而死夜夢男子身金色曰汝勿自厭其身汝昔作貴近多害物命當自悔責自盡何益有支那國僧來此學法已在塗矣三年當至以法惠彼彼復流通汝罪自滅我曼殊室利也故來曉汝耳和尙疾損已三年而闍梨果至前夢有徵也子涉世多艱蓋其夙障聞曼殊室利之言以法惠人則罪自滅故有撰述佛祖旨訣之意欲以惠人而自滅夙障耳非有他求也

臨濟宗旨終





曹洞五位显诀三卷

宋·慧霞编、广辉释



重編曹洞五位序

傳付守澄上主雪岑

詳夫石頭一派源乎曹溪浸潤四世至于洞山其流始大盈科洋溢而有條不紊自大師謝世世五傳而至于大陽機法未融斯道寂寥賴慈濟塔開異苗間出激濁淮舒以結懸絲之寄流芳襄郢能迴既倒之瀾及其大漸重嶺渦流凶明流乾盪坤塊軋無限焉則其前後波及海東者特彼餘沫耳是以宗徒勤有得其醇全者然有新羅金藏靈岩清虛雲住嶽須彌儼無爲微燕口慧虛鳳湛大嶺清院臥龍海龍瑞岩泊岩比現於典二十許員尊宿是醇乎醇者也各自問津津會返魯魯變故得正中妙叶行于青丘者其來尙矣迨后昆洞陳其五膠柱刻舟使一味澆漓之甚人或面之以莖草禪謂涉意思置之閩外或溟泮然望涯而退噫廣陵散幾乎絕矣豈不曰兩刃交鋒電火難追動成窠臼差落顧佇何嘗誤人落意思血指汗灑哉恚婦謗沈無香故人飲乳成毒斯有徵矣且觀份之垂範固難擬議雪峯是一千五百人善知

識九層屠門而染指雲居是妙光幻有東土七生大宗師再投爐鞴以請槌況其孳焉者乎匠民云亡操斧失措海印沈輝按指不妙苟一月之未窺則三舟領略有執指之迷一源之不復則九流扶疎有殊致之惑致之不一指之不忘良導之憂也斯曹山所以種種指注而不辭也霞以編之輝以釋之此錄之所以行也而辭語糾纏尋究稍難比有普法禪師老謙得宋本重刊又拾曹洞之遺文并疎山末山二家語訣排爲下篇備其不甚詳過致多乖謬爲不失邊管自介懷曾謁曹溪小融和尙語及曹洞家世和尙亦以此云慨然流嘆者再三然未暇一二諮稟噬臍無及矣心竊自謂遇幸因緣心須改正值世多難未償素志越丙辰夏寄錫輪山吉祥菴因有餘閑乃將舊本三家語句務便檢閱錯綜其辭隨門夾入依舊離爲二冊以備童蒙之求同袍之上人素觀之懼稟本之或泯切有刀梓之請予曰嘉矣庶憑法水之清一洗障菴之茂子其圖之凡揀云者曹山語也釋云者輝語也二文前後詳略不同者取詳去略兩通者俱

存之但文有前却豈涉胸臆至於關注不釋處補以短聞如支敏度首楞合文杜元凱麟經夾傳豈喪彫文實全半壁摸影厥蹤涓塵足壑庶幾尋流得源掬海識川新豐老人免其墮地爾

中統元季實沈騰入遺鳳笑軒晦然序

洞山五位顯訣并先曹山揀出語要序

門人後曹山了悟大師 慧霞 述

西祖持來花一真而截名相南華圓去果五葉以散師承迨及新豐宏提綱要圓融一句分列五門泊曹山大師乃新豐嫡嗣將明五位頌出五篇兼舉一例之言以顯五門之旨一者正位爲之主二者偏位爲之賓三者正中却偏是恁麼來而顯位四者偏位却正是恁麼去以明宗五者相兼帶來不涉有無頓亡賓主不偏不正至妙至玄或當頭而來寧從語默或正面而去豈在言詮如藥山帶刀布襦洗佛迥絕教中之則卓然格外之機誠出常途全超異路永言宗旨此位最玄其有借位明功備功明位從緣辨正體

妙知歸迺至玄談咸標位次因披旨要敢有序題矣

重集洞山偏正五位曹山揀語并序

門人 廣輝 述

叙曰甚奇世尊於無言說法能以言說建立一切法此是至人說教方便之門後代師承高山仰止也偏正五位者洞山大師之所作也大師法界醫王宗門化生凡有一言一句皆爲入髓入神略開方便之門爰制偏正之位其言約其理深天不高海不濶若不曾參祖室誰能測彼津涯次有曹山大師者新室之人也早通真理復遇明師親授其文密傳其旨不欲鑿於師道見示學徒上智之人一隅易曉中庸之士三復難明於是制頌排章若獲神珠出海隨文解釋如窺明鏡照人蓋謂父作之子助成其事也於是決釋之者且夕不同飽去飢來控門非一揀出由其先後言詞從此重繁若知樞要之門易通徑直之路未達綱宗之趣長迷言句之中廣輝南北尋參二十餘載每因師友仰訪真宗忽披偏正之文稍識先賢

之迹實是玄門話柄堪爲暗室燈光然以明匠對機  
省言施設凡將提昌路舉一隅在於著學之徒足知  
樞要或有晚生之子莫曉旨歸具錄諸宗續申管見  
久參作者明叻道人或有差當請垂匠手云爾

五位顯訣凡例

卷上

○洞山五位顯訣探釋補 ○附六借

卷中

○天童四借頌 ○逐位頌

一汾陽五位答問并頌 是至下開居士曹洞贊附例

一慈明和尚頌 一大陽楷五位答問

一道吾真五位答問 一則之禪師五位頌

一天童覺五位頌 一妙喜示衆

○元真長老揀五位 一五位寶篋論

卷下

一洞山三句 附百文三句

一寶鏡三昧 一汾陽廣智歌

一心閒賁曹洞宗派頌 一閑閑居士曹洞贊

○曹山三種墮四種異類

凡例終

重編曹洞五位卷上

門人 後曹山 慧霞 編

門人 廣輝 釋

後學 晦然 補

洞山五位顯訣

補曰善卿云份初住新豐晚遷洞山大駕其道立  
偏正五位爲當時首唱今此亦云洞山顯訣則五  
位之設始自洞山是天下之通論也是以寶鏡三  
昧歌與玄中銘雪子吟綱宗三偈等詞語多相同  
皆出於悟本無疑矣而僧寶傳云曹山欲辭洞山  
山云三更當來授汝曲折至中夜授章先雲岩所  
付寶鏡三昧五位顯訣三滲漏又贊曰寶鏡三昧  
其詞要妙雲岩以授洞山疑藥山所作也先德懼

屬流布多珍秘之但五位偈三滲漏之語見於禪書據此則三昧顯訣逐位頌三漏等文皆似出於藥山與此不同以何爲正今以管豹窺之寶鏡顯訣三漏之旨雖皆稟於藥嶠至於着文設位流布叢林則創自洞山故天下稱洞山五位又親承克家曹山父子皆云洞山顯訣此爲明證何必惑於後來之說乎但祖上秘之慮成路布洞山大開戶牖無嫌底法遂乃立名定位施設不疑耳故云顯訣意可知矣或云寶鏡三昧是藥山之作餘皆洞山相承而述父基子構其殆庶幾然藥山門下有二宗途道吾下至於石霜末山即九峰也而去多以君臣父子用之雲岩下至於曹洞父子而來多以偏正用之而兼合君父若使寶鏡三昧藥山已有正偏回互三五之說者秘於智而不傳獨私於晟使家風乃爾不同何哉又洞山不合得首唱之名是可疑也然則寶鏡之作闕疑可也至於顯訣三滲漏則悟本之囑毗章彰彰矣寶傳中含胡爲文致生疑豫惜矣

正位却偏就偏辨得是圓兩意

曹山揀云正位却偏者爲不對物雖不對物却具輝釋云却具者具用也 別時揀云正中無用爲偏全用爲圓是兩意問如何是全云不顧者得底人也此正位不明來也若佛出世也恁麼若佛不出世也恁麼所以千聖萬聖皆歸正位承當釋云不顧者此明具圓用也又就偏辨得是圓兩意者偏中辨得正位故云全就偏辨得其正位故云圓偏正一位具兩意偏正雙圓體用俱全故云兩意凡有涉緣言句呼爲用也 又別揀云夫先師所明偏正與兼帶等用先師本意不爲明功進修之位兼涉教句直是格外玄談要絕妙旨祇明從上物體現前冥叶古聖之道今見諸學士詮揀先師意度似有誤彰不免聊爲叙其差當媿在不混其功於中或有借位明功借位明功緣緒多端功在臨時看語來勢不負來機妙在佳致爾補曰嘗閱廣弘明集講肆諸釋氏皆稱學士如云今學士如林又妙玄云學士光統云云借功借位

等釋文見下 揀云正中偏却具此一位第一不得動着 釋云洞山到田畔有師僧插田有一僧倒插山問闍黎因什麼倒插對云心中活在師不言歸院翌日衆僧普請出次日先出候問昨日倒插田僧出來其僧末後出門山問闍黎昨日東園斫竹者誰其僧罔測云不知山云闍黎什麼處人云鄧州人山云老僧行脚時曾往過來 又僞山大衆作田次山出門疑往作田處恰遇仰山從田中上來山問田中多少人仰山便插鋤子側立山云今日南山多有人刈茅此等語例不常用也子細詳之 揀云如學士揀獨脫物外起衆聖之前云是正位却圓其實屈正位也此例語是古人道過跡尙存猶未得語中無語此復呼爲非正位也爲語中有語故此可呼爲有病衆帶不得呼爲相衆帶來耳 釋云此是曹山貶真和尙之語若非深契玄樞誰敢辨其邪正一字褒貶萬古明規獨脫物外語者來從肇法師論云理爲神御獨朗衆聖之前百丈云我有語獨脫物外起於衆聖之前

雲岩因舉此語云我道獨脫物外豈衆聖之前此是雲岩助明提舉之語所以起豈兩字各有來由玄學之徒須知的意 補曰正位之名非局於洞上元自乘教如維摩經云若聲聽人未入正位食此飯者得入正位然後乃消已入正位食此飯者得心解脫然後乃消 華嚴離世間品云菩薩摩訶薩以一切空爲所住處善巧觀察故以無相爲所住處不出正位故云云起信論云此體用熏習有二種云云釋論云一者未入正位二者已入正位云何爲未入正位者謂十信凡夫一切二乘三賢菩薩未得正體智不證如理故如本一者未相應謂凡夫二乘初發意菩薩等以意識熏習依信力故而修行未得無分別心與體相應故未得自在業修行與用相應故云何爲已入正位謂十地菩薩內得正體智外得後得智一分智與如來等唯本熏習力自然修行增長真如能滅無明故如本二者已相應謂法身菩薩得無分別心與諸佛智用相應唯依法力自然修行熏習真如亦滅



無明故岩頭大師云一個力在轉處猶如水上葫蘆子等閑蕩蕩地按着便轉若是正位中來不合着規模飯釘伊喚作恁麼時一物不思亦云正句湛湛地亦云孤峰亦云頂王

偏位雖偏亦圓兩意緣中辨得是有語中無語

揀云爲用處不立的不立的則真不常用也 釋云偏位雖偏亦圓兩意者爲緣中辨得是有語中無語也爲用處不立的不立的則真不可常用也偏正雙現故云圓兩意也又緣中辨得是有語中無語也者謂涉緣明妙借句現體又用處不立者雖就用中明爲語中不傷 又揀云偏位雖偏亦圓者用中無物不觸是兩意雖就用中明爲語中不傷此乃竟曰道如不道一般又云偏位却圓亦具緣中不觸 釋云用中無物不觸兩意者賓主兩意不觸也洞山問僧備名什麼僧云請和尚安名師却稱良价僧無對雲居代云恁麼則無出頭處又云恁麼則總被和尚占却也又看上座來禮拜洞山洞山云來作什麼座云不爲和尚來山

乘緣語次  
同

云若禮尊者某甲則偏坐曹山云若禮尊者者此明正面而去某甲則偏坐者此具兩意一識渠知有一識渠不當頭云如何不當頭云不爲和尚來是也

或有正位中來者是無語中有語

揀云正中來者不兼緣如藥山云我有一句子未嘗向人說道吾云相隨來也此是他妙劣得如湖南觀察使語此例甚多事須合出不得混尊卑呼爲無語中有語又我有一句子未嘗向人說此問答家須就出不得乘角乘角則不知有故

釋云雲岩問道吾藥山最後云我有一句子未嘗向人說如何吾云相隨來又有人問雲居相隨來者意如何答說了也如湖南觀察使語者百頤和尚問洞山從甚處來山云湖南來頤曰觀察使姓什麼此問正位中事 山云不得姓頤曰名什麼山云不得名頤曰還理務也無此問偏中事 山云他自有郎模在頤曰還出入否山云不出入頤曰豈不出入山拂袖出去來日參退百頤自下僧堂前問夜來

新到在什麼處山稱名良价顏曰夜來賺進一轉語直得一夜坐臥不安請闍黎堂頭喫茶去來茶罷顏曰請闍梨別爲老僧下一轉語山云請師舉顏舉前語云不出入山云太尊貴生顏喜曰三十年住山今日方遇一人同道闍梨若在當山過夏老僧足可依栖此例甚多事須合出不得混尊卑呼爲無語中有語也 又揀云句句無語不立尊貴不落左右故云正中來也正位來明正位不涉緣文引語例者如黑豆未生芽時作麼生又如云有一人無出入息又云未具胞胎時還有言句也無十方諸佛出身處也此例喚作無語中有語釋云王侍郎問三平黑豆未生芽時作麼生平云諸佛亦不知一句子未嘗向人說前已明也有一人無出入息者道吾問石霜云有一人無出入息速道將來霜云不道吾云因何不道霜云不將來又問魯祖出息不依衆緣入息不居陰界而住此意如何云有一人無出入息 又南泉云未具胞胎時還有語也無此是南泉提起之語也有人舉

問雪峰峰云道有道無則喫三十棒又問松慶慶云從他自道又舉問曹山山云有云請和尚傍譬云將什麼物聞云聾者還聞也無云聾者若得聽則具耳目云什麼人得聞云未具胞胎者此例亦多喚作無語中有語也又洞山云今時學者欲得學直須躰取佛向上人始得如今學者只知有十方諸佛且不知有十方諸佛出身處空知有佛不得成佛有人問投子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子云惡人又有老宿云諸佛護我道又云幾向闍梨道又揀云又有借事正位中來者此一位答家須向偏位中明其躰物不得入正位明也此一句要知先師問新羅僧未過海時在什麼處無對自代云祇今過海也在什麼處又如先師代慎徵長老出柱杖語云如今出也有人辨得麼此例雖緣中認得不同向去辨不得恐后人收落功勳將爲向上事 釋云兩僧在一處手把柱杖一僧指云這個柱杖出何處一僧云雪地出洞山不肯自代云如今出有人辨得麼 又揀云諸學士云問祖師意

答揀待特牛生兒則向汝道云此是正位中來此一  
例語切不得呼爲正位中來可云玄學路中間  
答俱然也別是一路又不得呼爲相兼帶爲顯明  
故縱賓主回互祇得呼爲有病兼帶 釋云顯明  
者語中當明故也藥山云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  
兒則爲備說有一僧黑處立云特牛生兒了只是  
和尚不說雲岩學似洞山山云此僧却見道理只  
是不肯和尚偈曰無角特牛生得兒纔生頭角被  
人欺絕縫室內直須養莫使常流造次窺真和尚  
將却特牛語取入正位中來

或有偏位中來者是有語中無語

揀云偏位中來者則兼緣如云即今往來底喚作  
什麼即得無對洞山自代云不得不得此例亦多  
呼爲有語中無語也 釋云洞山問僧三人同行  
一人解語一人不解語解個一人是什麼對云此  
豈不是辨得主客也云是也云如何是客云語與  
不語俱是客又云如人解弄珠不觸手不落地即  
今往來底喚作什麼即得無對洞山自代云不得

不得此問家涉緣來答家不獨正位而去也有人  
問老宿不得得意作麼生宿云試斷看又云落  
在什麼處此例亦多呼爲有語中無語也又揀云  
語從四大聲色中來不立處所是非故云緣中辨  
得是偏位中來也引語例者云如什麼物恁麼來  
亦云光境俱忘復是何物亦云定慧等學明見佛  
性此例亦多喚作有語中無語 釋云六祖問讓  
和尚什麼處來云嵩山安和尚處來祖云什麼物  
恁麼來云說似一物即不中祖云還假修證否云  
修證即不無不敢污染祖云如是如是汝善護持  
又光境俱忘此是盤山語 又黃檗從鹽官領三  
百衆到南泉每爲三百人說法次南泉便到說法  
處云借此道場還許一問否檗云便請泉問定慧  
等學明見佛性此理如何云十二時中不依倚一  
物泉云莫是長老見處麼云不敢泉云將水價即  
且置草鞋錢教什麼人還有僧學似洞山山云賣  
狀了喫棒雪峰依仰山山舉南泉問定慧等學明  
見佛性此理如何云有一人不肯泉云漿水價即

且置草鞋錢教什麼人還若據南泉意者掘抗賺  
虎不同諸家商量黃檗格外宗師氣宇如王末必  
道不依倚一物然自古相傳如此耳又揀云偏位  
來明偏位涉緣緣性無體皆同正位 釋云緣性無  
體者言緣性無別體故云正體也又凡有涉緣緣  
所明者皆歸正位故云同正位也 又揀云偏位  
中來者就物明體如云什麼物恁麼來 又光境  
俱忘復是何物此一例語寄功明位亦是予舊學  
例什麼物恁麼來此一例語雖緣中認得不同向  
去又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此理如何此一例語亦  
予初學例語又如光境俱忘爲是教中之則不同  
玄學只要於他教則出宗門中玄學外事也 釋  
云此是曾山高判也未知南泉密意如何也 補  
云按輝本從又如光境至不同玄學等十六餘字  
落失不舉故但云未知南泉意若何 又揀云祇  
如出息不依衆緣入息不居蘊界而住此語全是  
功不同緣中認得亦是余舊學例主家抽入正位  
云有一人無出入息令渠知有正位 釋云南天

竺國王請諸名德設齋轉經次諸德總轉經唯有  
般若多羅不轉嘿然而坐王問尊者何故不轉經  
云出息不依衆緣入息不居陰界而住非但如是  
經百千萬億卷二又揀云更有挾功極則淨潔位  
亦得呼爲偏位中來此難辨須揀得出 釋云挾  
功極則淨潔位者問洞山身命急切處如何云莫  
雜種云將何奉獻云將虛空奉獻云虛空與非空  
將來不相似云道相似也得道不相似也得云如  
何是相似云目前云如何是不相似云目前不是  
此例語是也 又揀云如學士揀僧問洞山如何  
是玄旨山云如死人舌又問十二時中將何奉獻  
云無物云是偏位中來此二例語不得呼爲偏位  
中來須各揀若是玄旨一例語可同於祖師意如  
十二時中將何奉獻云無物此一例語可同於功  
勳也此二例語並不得呼爲偏位及兼帶也前已  
明破了是借功明位借位明功同於此也 釋云  
眞和尚却將死人舌語收入偏位甚有道理曹山  
揀貶應有別意有人舉問曹山如何是死人舌答

云待我鼻頭又舉問老宿宿云道什麼

或有相兼帶來者這裡不說有語無語語這裡直須正面而去這裡不得不圓轉事須圓轉

揀云相兼帶來者為語勢不偏不正不有不無如全不全似虧不虧唯得正面而去也去則不立的不立的則至妙之言境不圓常情之事也如先師代文殊喫茶話云惜取這個看得麼亦如翠微云每日噉什麼 釋云越州無著禪師到五臺山巡遊次忽見一寺樓閣莊嚴便入其寺得遇文殊禮拜文殊留無著喫茶次文殊提起琉璃碗子云彼中還有這個也無著云無殊云既無尋常將什麼喫茶著無對洞山代云莫道有莫道無但展兩手云惜取這個看得麼翠微設羅漢次有人問今日供養羅漢羅漢來也還來也無微云是爾每日噉什麼圓轉者言護其正位也

然在途之語總是病

釋云涉緣明事不圓轉不蓋覆總是病也不在途之語故云圓轉語例者陸巨大夫在溟州時

補曰  
傳燈

作宜州恐此錄誤矣  
蓋宜冥冥三寫之訛

出迎南泉入城門次大夫

指雍門云諸人總道雍門和尙喚作什麼南泉云恐辱大夫風化又問忽然賊來時作麼生泉云老僧罪過 又雲居問洞山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山云闍梨已後將把茅蓋頭忽有人問闍梨向他作麼生道對云某甲罪過就中此語例者圓轉中妙妙圓轉也

夫當人先須辨得語句正面而去有語是怎麼來無語是怎麼去

釋云有語是怎麼來者為對機故無語是怎麼去者令歸正位故然主客回互用也

作家中不無言語不涉有語無語這個喚作兼帶語兼帶語全無的也

釋云圓轉不觸之語也 揀云相兼帶來者不落有語無語如藥山帶刀語此是兼帶語臨時看語來勢或當頭正面而去或異中虛此若不妙會則千里萬里也 釋云藥山帶刀行次其刀鳴道吾問和尙背後底是什麼物藥山抽刀齧口斫有人

問老宿驚口斫意作麼生云不敢向這裡出頭又南泉到湖南禮拜東寺寺問從何處來泉云從江西來云還將得馬大師真來否泉云祇這是云背後底囉南泉禮拜有人舉問招慶慶云大似不知此是兼帶語臨時看語來勢 又正面而去者僧問洞山學人擬見和尚本來師如何得見山云年涯相似則無阻矣無對雲居代云恁麼則不見和尚本來師問南泉三身中那個最尊云三隻骰子擲下失劫一個又陸亘大夫問南泉弟子六合來彼中還更有身在也無泉云留取這個語分明學似后代作家 又異中虛此者洞山云頭長三尺語又烏兒白如雪語例有人問茱萸如何是沙門行黃云行則不無認覺則乖僧舉似洞山山云何不問是什麼行其僧持此語却問茱萸是什麼行黃云佛行佛行僧却舉似洞山山云若不因闍梨不識這個老兄僧却問洞山如何是沙門行山云自少養得一個兒問長三尺項短二寸直至如今不奈何僧舉問曹山此義如何山云闍梨自道看

云莫不稱斷事否山喚某甲僧應喏山云適來問什麼事將尺寸來向這裡看僧無對又云百事及一切事總受說唯有沙門不受說佛尚不自知合作麼生說又云天上人間測度不得又問石霜洞山道自少養得一個兒頭長三尺項短二寸直至如今不奈何此意如何霜云大無明即是云如何是大無明霜却指傍邊狗云看有什麼近處又問雲居如何是頭長三尺項短二寸居云從小至大從大至小小不大恁麼時作麼生又問如何是頭長三尺居云日給難忘云如何是項短二寸居云不奈何云如何是自少養得居云知有云如何是頭長三尺居云過於今時云如何是直至如今不奈何居云闍梨還奈何得麼此是先輩先宿遺言豈不通此事總是圓轉不觸之語也虛此者不觸之言也偈曰頭長項短是誰顏問著全人敢面看從此懷慚長掩戶不將消息到人間又道吾在樂山時遊山歸來樂山問什麼處去來吾云遊山去來山云不離此室速道將來吾云山上烏兒頭

似雪澗下游魚忙不徹此等語例直須子細不得造次近代學士臆斷者多競生異見有人斷云沙門行者稱斷邊語頭長三尺頂短二寸者不稱斷語所以就沙門邊拈起向上事此是曲會未達根源所以辨之 又揀云引相兼帶來語例者如文殊喫茶語及這個人如今什麼處去也雲岩云作麼作麼又云即今作麼生此例甚多釋曰喫茶語前已明 又雲岩共洞山鋤薑地次岩就先德事洞山問此人什麼處去也岩良久云作麼作麼洞山云大遲生也又問雲居佛未出祖未傳時如何云即今作麼生又揀云相兼帶來不涉偏正二途此一奇絕妙旨難辨號爲兼帶皆爲明這一段事况復偏正不同 又揀云夫相兼帶來者直須似文殊喫茶語及先師答雲岩鋤薑語并安和尚法堂語及藥山淳布裨洗佛語於中最妙兼帶無過此也舊本欠此也二字 藥山答道吾帶刀語及百丈下堂大眾欲散未散時問云是什麼藥山遙聞此語云在也一作此 便道暗頭兼帶借功明物借

物明功借過明功借功明過等來若是藥山與新豐并前諸德所出超過入正位是玄談奇特句已次到小小得力者則抽入正位此例語常用也吾緣住持多結不及子細略明少分許汝等諸人不容易輕慢若更有疑滯旋當決了直須勵力修行令未來際不斷此事不得慢洩或值純朴者是奇器亦不可隱耳 釋云喫茶語鋤薑語帶刀語前已明了有人問西院安和尚好個法堂合著什麼功德安云作麼作麼又澄一作蓮 布裨在藥山洗佛次有僧問作什麼衲云洗佛又問只洗得這個還洗得那個也無云把來把來無對舉問招慶慶代云與麼則邪法難扶又有老宿代云在也 又藥山問衆近來有海兄信否云有山云近前來有僧從百丈來者皆近前來山問海兄一日十二時中爲說什麼法云三句外省去六句外會取亦云未得玄鑑者但依了義教有相親分山云三千里外且喜勿交涉復有僧報云近有曇晟長老二十年來在百丈爲侍者師遂喚近前來問海兄尋常

說什麼法晟云三句外省去六句外會取山又云  
三千里外且喜勿交涉山又問更有什麼言句晟  
云和尚說法了大衆下堂出門次驚喚衆云是什  
麼衆無對山云何不早道在此時晟言下大悟山  
又云因汝識得百丈也 暗頭兼帶語者 忠國  
師驚喚侍者侍者來立國師低頭侍者立多時出  
去國師喚侍者如是三度了云將謂我辜負汝汝  
却辜負我百丈學問趙州國師三喚侍者意作麼  
生州云如人暗裡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又問  
曹山國師三喚侍者意作麼生曹山云侍者第二  
遍回來云某甲不信和尚喚又百丈接一座主主  
在師邊久立去出門外時師便喚座主主應喏却  
來侍立良久丈喚如是三度座主罔測便去有人  
問藥山某甲有疑山云且去且去後令院主打鐘  
衆僧上來立次山云適來有個闍梨道某甲有疑  
喚來衆僧推出山便撮胸拽向兩步然後與一推  
向後云師僧散去又問曹山清歲或本作  
稅又銳孤貧請  
師接濟山云近前來其僧近前山云泉州白家三

盞酒喫後猶道未嘗盃此等語亦多難可盡舉尋  
思古人語路

○借物明功者 滄山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雲  
岩無對却舉似道吾特上來問滄山見說師有  
此語是否山云是也吾云請師舉滄山問道吾吾  
云樹倒藤枯時作麼生山云此人較些子又夾山  
云倒樹無根則不活舉問寂住住云不許用功此  
例非一

○借功明物者 洞山游田次朗上座指牛云遮  
個須得看恐喫稻去山云若是好牛不喫稻又問  
返本還源時如何山云如一片雪從天降下若絲  
髮大物掛著則終不到地此例語子細看尋

○借過明功者 僧問洞山暫時不在如同死人  
如何山云好埋却又云晷也又云命絕也又洞山  
云知有底人解入地獄不知有底人門外走過此  
例甚多就過明功也

○借功明過者 問蒼溪如何是修行路溪云好  
個阿師真客作南泉問陸亘大夫十二時中作麼



生夫云寸絲不掛泉云猶是階下漢夫云弟子恁麼道過在什麼處泉云還知道有道之君不納有智之臣此例甚多一一證之

○借位明功者 有問藥山請和尚喫藥食山云不喫云為什麼不喫山云消他底不得云還有能消得底也無山云有云是什麼人山云不抱擾婆夷者云和尚為什麼消他底不得山拈起針線卷子云爭奈者個何補曰學論優婆夷者取處塵不乘之意言隨染大慈大行

又僧問曹山眉與目還相識也無山云不相識云為什麼不相識山云為同在一處云恁麼則不分也山云眉且不是目目且不是眉云如何是目山云端的去云如何是眉山云曹山却疑云和尚為什麼却疑山云若不疑則端的去此例就本位明功也

○借功明位者 洞山問雲岩擬寫和尚真得也無岩云幾得成山云尋常寫真得七八岩云猶是失在山云不失時如何岩云直得十成山云古人道直得十成不似時如何岩云他無成數又洞山

勤僧云心法雙忘性即真第幾座僧云第二座山云因什麼不與他第一座無對有一人代云非心非法山云心法雙亡即是非法何更如是道無對山自代云真不得座又問曹山教云一句能吞百千萬義如何是一句山云針割不入此例亦多細詳之

重編曹洞五位卷上

重編曹洞五位卷中

門人 後曹山 慧霞 編

門人 廣輝 釋

後學 晦然 補

天童四借頌

補曰此四明宏智禪師頌及提唱語句頗多衡鑑故并錄之餘亦例此

蘋末風休夜正央 水天虛碧共秋光

月船不犯東西岸 誰信篙工用意良

借功明位

六戶靈通路不迷

大陽影裡不留機

縱橫妙展無私化

恰恰行從鳥道歸

借位明功

識盡甘辛百草頭

鼻無牽索得優游

不知有却成知有

始信南泉喚作牛

借借不借借

霜重風嚴境寂寥

玉關金鎖手慵敲

寒松晝夜無靈籟

老鶴移栖空月巢

全超不借借

又上堂云同中有異功忘就位異中有同在位借

功一步密移玄路轉全身放下劫盡空隱隱密密

玲玲瓏瓏記取深雲須變豹自然死水示藏龍△

又上堂云只個家風八面玲瓏斗柄橫而河淡多

鶴起而巢空功中退步就位裡轉身借功靈靈

了了處同中有異湛湛澄澄處異中有同隨宜也

撥輪宛轉妙應也關樞虛通所以道佛子住此地

即是佛受用經行若坐臥常在於其中諸禪德且

道其中事作麼生良久云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

撈攬始應知△又小參舉僧問九峰祖祖相傳至

分夜燈師云人人具足個個圓成有時點則不到

我也為爾不得有時到則不點我也障爾不得諸

禪德明中就位脫盡廉纖暗裡借功却添光彩還

相委悉麼蒼龍蛻骨月轉夜玄豹變文雲弄暗△

又小參云衲僧家做得妙田地自然穩密受用不

妨蕭洒有底如俊鷄打鳩相似打著打不著便恁

麼去有底如鈍猫候鼠相似候著候不著只恁麼

守直饒打得著候得出若體若用自然有箇省發

處所以瀉山開仰山終日只聞子聲至和尚只得

其體兄弟得體底人在裡不被寂囚得用底人在

表不被物礙自然成一家去方知在體時體中得

用在用時用中得體所以道借功明位用在體處

借位明功體在用處且道總不借借時如何偏正

不曾離本位縱橫那涉語因緣

又揀云亦有功勳中兼帶似向上事臨時辨取如

落淨妙之處則須知有事在要去則去要止則止

千萬宛轉不得莽園 一本莽園下云夫問答兩家語勢相報皆不出五位也但

語有纏摺皆有淺深所以先師於非言如大無明

句中強以言皆為對談而談新要耳

底人為全體不同闡提闡提則知有事却輓雖輓

却成孝養輓者不存祖佛及自己本分父母也紅

爛底人為不歸全擔荷不立至尊大保任底人為

刺脚入泥裡非小小護持 釋云功勛中兼帶

者如徑山問馬師十二時中什麼物為境師云欽

闍梨却須問取曹溪始得又問洞山十二時中如

何奉獻山云無物此例亦多子細看尋 補曰

通錄曹山上堂僧問如何是大闡提人師云不懼

業僧云如何是無明人師云始終不覺悟僧云此

二人誰在前師云無明者僧云闡提人為什麼在

後師云向去者僧云恁麼則無明者不從今日去

也師云是僧云既不從今日去無明從何處來師

云光處不敢入僧云豈不是不明不暗師云是僧

云正恁麼時如何師云不受觸 師復曰闡提

有多種一類者是殺父害母出佛身血破和合僧

毀壞伽藍此剋定實報受種種苦一類者亦所作

如前此則為殺無明父貪愛母不信有佛法僧可

破有伽藍可壞計為業心所得故墮情有亦受種

種虛妄果報如前升降不同一類者知有自己本

來事呼為父母不因外得無修無證非因果不

因師受不從證行所得起父見曰殺不起母見

曰害即是一切本分事不取不存故曰殺害纔有

纖毫奉重得味不成知有自己事也故曰大闡提

以此動撥妙力即是從上宗乘體方家事承當

要截玄道破諸迂曲即如新豐老人所立示也

補云前二與楞伽同△烘爛底人者 釋云有僧

辭藥山歸鄉去藥山問有一人遍身烘爛臥在荊

棘之中僧云恁麼則學人不歸去藥山云但知歸

去與爾休糧方問如何是休糧方山云每日上堂

不咬破一粒米也曹山云只如古德有云遍身烘

爛底人祇是醜陋底人一切人近不得無拈撥處

更道臥在荊棘之中只道在如今日用也亦無作

拈撥處護持保任邊事遮裡更有一問一答問曹

山遍身烘爛時如何山云荷負云荷負什麼人山

云勿烘爛到闍梨又問醜陋人與滿身烘爛底人阿那個是重山云大醜陋底人重 頌曰遍身烘爛是何人荆棘爲家誰敢親欲識但將休料藥直須護取本來身△大保任底人者釋云曹山學問僧大保任底人保任個什麼自代云終日在背後不曾覷著有人問雲岩保任底人與那個是一是二岩云如一機之絹是一段是兩段此例語甚多不能具舉也

他智上座臨遷化時向人道雲岩不知有我悔當時不向伊說雖然如此且不違於藥山蔡子

釋云此語有兩義直須子細看一者道吾共雲岩在藥山時吾先入方丈黑處侍立次雲岩問藥山南泉有言喚作如如是變也須向異類中行如何是異類中行山云今日勞倦不能向爾說且去明日來此時道吾先出來後雲岩出來道吾問適來問什麼事岩具舉似道吾吾云和尚道什麼岩云不與我說吾當時咬齒便休所以道吾云雲岩不知有不知有者只是異類中行不可道不可知

有宗門向上事是故云不違於藥山言紹繼也作蔡子者謂嫡子也此是虛言不是那個也又然且不違於藥山者有人云此語屬道吾道吾意者雖不向伊說然我且不違於藥山也不違者不辜負也此語一時舉明二先德密意也一者道吾云不知有者此是道吾舉唱之語却存其不知有又明異類中行所以問雲居雲岩不知有此意如何居云不可得不可有約雲居助明其不知有之事也

我悔不向他說然且不違於藥山者此是道吾獨自保持之語也 補曰蔡子連上談而智自謂耶連下而謂旁人耶各有其說無左文獨疑看他智上座合作麼生老婆也

釋云此語有二意一者刺其道吾二者讚道吾道吾讚語却當也

南泉云異類中行

釋云言雲岩不知有此行也

且密闍梨不知有

釋云此是權借之言也蓋覆前語也近代有人云

此事是密也汝等諸人不知有闍梨者都呼乃未  
曾親近師匠臆斷圖度之說也方鑿圓孔即此言  
老宿學吾病時雲岩遣密師伯問次說此事因  
此師伯却問道吾云且密闍梨不知有此是道吾  
止遏之言也又曹山云有人問雲岩如何是南泉  
異類中行答云不得說著說著則損著說底人此  
是先師答異類中行語若不知有爭解恁麼道據  
彼雲居與曹山之語實為舉唱其中不知底之事  
緬惟雲岩大師藥山襟喉之子新豐瞻仰為師若  
不通異類中行爭能作人化主禪門學者可不詳  
頌曰獨學南泉異類行也曾問決被人輕莫言戴  
角披毛子且聽當時告報聲

先曹山本寂禪師逐位頌并註別揀

補云此題迺霞公白眉所置也故其序亦云曹山  
大師新豐嫡嗣將明五位頌出五篇輝序亦云制  
頌排章若獲神珠出海云云且曹山父子是傳家  
兒孫自有相承旨訣則是先曹山之作必矣而林  
間錄洞山作五位君臣標準又作偈系其下云又

諸錄皆云洞上逐位頌其說不同如此未敢詳定  
雖然豈可以數百年外後賢傳記為是而以家之  
所傳為非今日且以此錄所載為正

正中偏 三更初夜月明前

揀云里白未交時辨取 又云萌芽未生之時

又云只今是什麼時 又云此中無日月不說前

後去也

莫恠相逢不相記

揀云忘却也 又云就也又作麼劫中違背來恁

麼則俱拱手去也

隱隱猶懷舊時妍

揀云此兩句一意終不相似 又云圓也 又今

日重什麼 又恁麼則不自欺得

偏中正

揀云緣中會也

失曉老婆逢古鏡

揀云露也 又適來又記得 又是什麼模樣

又云恁麼則別不呈色

分明觀面別無真

揀云即今方也 又云只者個便是也 又云失

又恁麼則未有真時較些子

爭奈迷頭還認影

揀云不是本來頭又莫認影即是 又終不記得

又恁麼則改不得也

正中來

揀云過也

無中有路隔塵埃

揀云無句中有句 又云相隨來也 又從來事

作麼生 又恁麼則不相借也

但能不觸當今諱

揀云傍這個 又云早是傍也 又云自是一般

人 又云恁麼則盡大地無第二人也

也勝前朝斷舌才

揀云非默 又云更切於這箇 又終不切齒

又云恁麼則叮嚀不得者

補云林間錄云無盡居士嘗向予曰悟本大師作

古語

五位君臣偈其正中來曰但能莫觸當今諱也勝

知朝斷舌才先德之意雖明妙挾然知朝斷舌必

有本據而言前古無斷古事矧又曰知朝尤無謂

也將非后無傳錄之誤耶予曰舊本曰也勝前朝

斷舌才意用隋賀若弼之父敦為宇文護所忌害

之臨刑戒之曰吾以舌死引賀若舌以錐刺之出

血使慎口隋與唐之前前朝刺舌非知朝明矣然

斷舌刺舌意則同耳無盡屬予記之

偏中至

揀云有句中來

兩刃交鋒不相避

揀云主客不相觸 又云彼彼不傷也箭箭相柱

脉脉不斷 又云不相敵者 又恁麼則却不相

管

好手還同火裡蓮

揀云壞不得 又云誰是得便者 又云弱於阿

誰 又恁麼則終不作第二人也

宛然自有冲天意

揀云不從人得 又恁麼則不借也 又云非本

有 又恁麼則已亦不存 又云非已有

兼中到 揀云妙挾

不落有無誰敢和

揀云不當頭 又云他是作家 又云正好商量

喚什麼作商量道將來云問

人人盡欲出時流

揀云皆欲出類 又云有什麼出頭處 又動則

死 又恁麼則隨處快活也

折合還來炭裡坐

揀云即可知也將知合作麼生 又云護他不得

又恁麼則賴得是某甲

補曰凡此五位之立名先後有多不同如曹山室

中錄僧問五位中何位對賓師云汝即 今問那

個位僧云某甲從偏位中來請師正位中接師云

不接僧云爲休麼不接師云恐落偏位中去師復

問僧只如不接是對賓是不對賓僧云早見對賓

了也師云如是如是又揀云此位中事總就正位

爲主若是正位中兼無言說亦無對賓底道理若是對賓偏位極則處呼爲對賓也若是兼帶等總是臨時索喚不同或時對或時不對亦呼爲有語中無語無語中有語廣如偏正位中所明更有不入偏正位子語方難爲人須是明眼底人始得不受指東劃西又僧寶傳載有僧問曹山五位君臣旨訣山云正位即屬空界本來無物偏位即色界有萬形像偏中至者捨事入理正中來者背理就事兼帶者冥應衆緣不墮諸有非染非淨非正非偏故曰虛玄要道無著真宗從上先德推此一位最妙最玄要當詳審辨明君爲正位臣爲偏位臣向君是偏中正君視臣是正中偏君臣道合是兼帶語問如何是君曰妙德尊寰宇高明朗大虛又問如何是臣曰靈機宏聖道眞智利群生又問如何是君視臣曰妙容雖不動光燭本無偏又問如何是君臣道合曰混然無內外和融上下平又曰以君臣偏正言者不欲犯中故臣稱君不敢斥言

是也此吾法之宗要也 釋云五位者一正位不涉緣也二偏位涉緣也三偏中正兼緣施設皆歸正位故也四正中偏正位不獨立須假偏位現故五相兼帶來云云 此舉白眉序同 廣燈錄云汾陽昭禪師徧歷叢林洞達玄旨因與戒禪師語及曹洞機要遂云五位參尋切要知纖毫纔動已相違金剛透匣誰能用唯有那吒第一機舉目便令三界靜振令還使九天歸正中妙挾涌回互擬議鋒銳却威 師頌畢有僧問如何是正中來師云旱地蓮花朵朵開學云開後如何師云金藥銀絲承玉露高僧不坐鳳凰臺問如何是正中偏師云玉免就明初夜後金鷄須報五更前問如何是偏中正師云毫末成大樹滴水作江河問如何是兼中至師云意氣不從天地得英雄豈借四時推問如何是兼中到師云玉女拋梭機軋軋石人打鼓響諍諍因僧請益逐位頌出

正中來 金剛寶劍拂天開 一片神光橫世界  
晶輝朗耀絕塵埃

正中偏 霹靂機鋒著眼看 石火電光猶是鈍 思量擬議隔千山  
偏中正 看取輪王行正令 七金千子總隨身 途中猶自覓金鏡  
兼中至 三歲金毛牙爪備 千妖百怪出頭來 哮吼一聲皆伏地  
兼中到 大現無功休作造 木牛步步火中行 真個法王妙中妙  
慈明和尚頌  
正中偏 半夜烏鷄室裡鳴 海底然燈光世界 石上栽花長枝靈  
偏中正 日落西山觀異影 分明景像顯宗乘 休把迷頭窺月井  
正中來 木馬生兒遍九垓 進退任行通鳥道 豈並巢居界內隈  
兼中至 彼彼丈夫全意氣 矛頭交互不傷鋒 展拓縱橫不相離  
兼中到 黑白已前休作造 須明露柱未生



兒莫認狂辭途踏走

都頌

偏中歸正極幽玄

正去偏來理事全

須知正位非言說

朕兆依稀屬有緣

兼至去來與妙有

到兼何更逐言詮

出沒豈能說世界

蕩蕩無依鳥道玄

大陽楷五位答問

大陽楷禪師因僧問如何是正位師云言前不布彩

一句是非前如何是偏位師云萬仞峰前卓五彩如

何是正中偏師云夜半不須問戶牖暗中誰辨運來

源如何是偏中正師云天曉便藏無影木依稀兆象

露雲遮如何是兼中到師云他家自有蓮心在曲新

終不落今時

道吾真五位答問

道吾真因僧問如何是正中來答云皎潔乾坤震地

雷如何是正中偏曰諸子投來見大仙如何是偏中

正曰萬水千山明似鏡如何是兼中至曰施設縱橫

無所畏如何是兼中到曰黑白來分已前過

則之禪師五位頌

正中偏 日下朝南斗 東山水上行 閏年

時候晚 天曉報三更

偏中正 頭角初彰現 誰尋異路行 將軍

堂上老 臥聽凱歌聲

正中來 切忌當頭語 高深玉殿開 舊時

行李處 宿雨長莓苔

兼中至 自古知音少 而今莫問渠 口方

眉剔起 閉却五天書

兼中到 覷面無阿曲 清風觸袖寒 花開

枝木上 著意大家看

天童覺和尚頌

正中偏 雲碧星河冷浸乾 半夜木童敲月

戶 暗中驚破玉人眠

偏中正 海雲依約神山頂 歸人髮變白垂

絲 羞對秦臺寒照影

正中來 月夜長鯢蛻甲開 大背磨天振雲

羽 翔游鳥道類難說

兼中至 靚面不須相忌諱 風化無傷的意

玄 光中有路天然異

兼中到 斗柄橫斜天未曉 鶴夢初醒露氣

寒 舊巢飛出雲松倒

又小參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云天共白雲曉如何是偏中正師云水和明月流如何是正中來師云莫道鯤鯨無羽翼今日親從鳥道回如何是偏中至師云當機不回互靚面無後先如何是兼中到師云寶殿無人侍立不種梧桐免鳳來五位已蒙師指示向上還更有事也無師云有如何是向上事師云乍可截舌誰敢當頭

妙喜示衆

妙喜示衆云又有一種以偏正回互爲宗旨以黑白圈兒作五位形相以全黑圈兒爲威音那畔父母未生空劫已前混沌未分事謂之正位以二分黑一分白圈兒爲正中偏却來白處說黑底又不得犯著黑字犯著黑字卽觸諱矣更引洞山頌曰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謂能回互只言三更三更是黑初夜是

挾妙

兼中至一作偏中正

黑月明前是黑不言黑而言三更初夜月明前是能回互不觸諱以兩分白一分黑圈兒爲偏中正却來黑處說白底而不得犯著白底消息頌云偏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不言明與白而言失曉與古鏡是能回互明與白字而不觸諱蓋失曉是暗中之明古鏡亦是暗中之明老婆頭白不說白而言老婆白在其矣能回互白字故也又說正中來頌云正中來無中有路隔塵埃或云出薤埃謂凡有言句皆無中唱出便自挾妙了也無不從正位中來或明或暗或至或到皆挾挾通宗凡一位皆具此五事如掌之五指無少無剩兼中至謂兼黑兼白兼偏兼正而至何謂至如人歸家未到而至別業乃在途爲人邊事亦能回互妙在體前兼中到謂兼前四位皆挾妙而歸正位謂之折合歸來炭裡坐是亦說黑處而回互黑字不道黑而言炭或者又謂曹山有言正位者皆空界也一向無物偏位者卽色界也內有種種諸雜萬像兼中至者捨事入理正中來者背理就事兼帶者卽冥應衆緣不墮諸有非染非淨無正無偏故云虛

玄要道無著真宗從上先德推此一位最妙最玄須  
是審詳辨明當體又說五位皆三字成句偏正上下  
回互不犯中中卽正位也說理說事教有明文教外  
單傳直指之道果如是否若果如是討甚好曹山邪  
只是口傳心授底葛藤旣不如是且古人意畢竟作  
麼生妙喜爲備下個註脚也要諸方檢點不見汾陽  
道面目現前式任揀取故淨名云但除其病而不除  
法又首楞嚴云汝以緣心聽法此法亦緣古人一言  
半句雖是垂慈皆在末屑已前著到 金師子云正  
位偏位正中來偏中至兼中到據上所說各有善巧  
之

### 元真長老揀

補曰此揀已被曹山所斥然今人未知始末抑亦  
不無長處故古本亦并錄之要辨得失爾

正位却偏亦圓兩意爲問家未生曰偏恁麼時無人  
觸撥是兩意曰圓亦云主中主也如雲岩云獨脫物  
外起衆聖之前

偏位雖偏有兩意是語中無語纔有言語是偏雖偏

客一作主

爲語中無語不觸是兩意亦云客中主也如問魯祖  
出息不依衆緣入息不居蘊界而住此意如何祖云  
有一人無出入息在此答顯語中異語也又爲問家  
偏故答卽當位故云圓矣

或有正位中來者無語中有語問如何是祖師意云  
待特牛生兒卽向備說又云闍梨未問時某甲却記  
得闍梨纔問著某甲忘却此無語中有語此語雖主  
家語亦賓主共用亦云主中主問某甲擬問道不得  
如何云我亦道不得此主客具足如洞山問雲岩未  
有陰界時還道得不無岩云備今還有否此語爲無  
語中有語也

或有偏位中來者有語中無語問如何是玄旨云如  
死人舌又問什麼物恁麼來云說似一物卽不中此  
賓主共用亦云客中主又有功勳語中無語問十二  
時中將何奉獻云無物又如問洞山先聖如今什麼  
處去也師云絕追游處去此答話中似功勳邊來故  
云有語中無語其實非功勳也此語獨來故云偏也  
或有相兼帶來者這裡不迷始得問光境俱亡復是

何物云圓碣碣地若臨時揀得出亦喚作客中辨主亦有別因緣相兼帶來者不定凡是正位中來及論偏位中來兼帶來語中雖有主中主客中主親疎有殊亦屬偏位亦是傍語若臨時索喚來緊者抽之歸本位又百丈云誰却咽喉唇吻道將一句來學人道不得請師道師云我不辭向爾道恐後人欺我兒孫雲岩云師今還有否師云喪我兒孫了也又如問洞山承和尚說刮骨禪請和尚四方八面刮云勿刮處云和尚幸是好手爲什麼刮不得師云爾還聽道世豎拱手此爲問家兼帶故答即當頭直現其事是以問答俱不觸著故云相兼帶來也

大約而言問答兩家語勢相報皆不出兩意焉俱問語有麤細答有淺深所以洞山先師於非句中強以言也此爲對緣設欺妙旨欲使後進之輩除疑遣惑識邪辨正知賓主次第達偏正之兩端矣

寶篋論新補

四明山大方廣圓覺寺 自然 述

夫五位者洞山大師於接物中曲所標也但囑言教

釋意揀

大約不出此五位焉或微妙旨也升洞山之堂入洞山之室者唯曹山矣大師知其應數是釋天之靈乃付以五位頌曹山以寶之尺璧寸金非羨也已曲爲後學引先德旨教以證之曹山一人審之諦之餘皆混執一隅涉其意想矣吾曹明哲之友可諦詳之矣如其闢茸之者隨穩便說拂席而起者五千大師不制此乃退亦佳也此宗趣一一日月下罕遇一人耳未參後學叨親至友乃遙承先人示訓每見盦旁此意者各生根解亦常痛於心髓不能已已略盡大要目之爲五位寶篋論云耳

正中偏者爲主中主也但不涉緣宛轉不相觸事上道得如黑白未分時辨取得主中主也非賓中主也賓中主爲對緣無語中有語是正中偏也就偏辨得喚作主中主也所以圓也皆是傍這物轉妙含其理不相觸也所以大師頌曰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月前曹山釋云黑白未分時辨得則不涉緣旁只如黑白已分時辨得不是主中主則涉緣是賓中主也喚作客中辨主莫惟相逢不相識隱隱猶懷舊日妍曹山

據云此句雖近不相似爲主中主不對緣故相似則對是客中主雖對緣則不同功也如雲岩云獨脫物外豈衆聖之前如未有衆聖之前豈非黑白未分例也灼然曹山云甚諦之亦如黑豆未生芽時也此例甚多略舉大綱

補曰凡此論中屢言事上者謂正中妙挾事也

偏中正者此明涉緣不同功勳爲從語中辨得無言語底所以却圓雖涉門頭不同從外入也爲從一言下便明得雖小涉緣不同諸緣也如白衣拜相則是諸緣此假今日下斷送則涉緣玄妙大師云如王索寶器一鎚下便斷痕縫始得又還假第二鎚否云先斬自身然後誅九族且合作麼生石霜曰一日生下一日王亦云一撥當假一言撥備之時是屬緣所以喚作緣便撥著了直過那邊承當得豈屬緣耶所以却圓如王官生太子生下便在王官且不從外入如一鎚下斷痕縫當假一鎚之時是涉緣斷痕縫然後豈屬功也然且不得認著這個非王本有之器故如王官生下太子雖是王種未是王故大師頌曰偏中

◆位字似類

正失曉老婆手還認影此豈非認著這個也蓋涉緣是自今日悟王官太子不可便稱王一鎚便斷痕縫不可認作王本有之器也一體兩義也蓋時節不同耳非親得洞山玄旨者餘其涉卜度意思爾如問大師如何是佛答曰非佛佛是緣爲問處從緣故故亦從緣向爾道非佛斷送爾過那邊去有一般漢向舌頭上解喚作以楔出楔雖除得個佛又爭奈非佛何不可先師云如是便休也不可只空區名句也如一鎚下便須斷痕縫始得不可以楔出楔也這邊向爾道非佛撥備向那邊那邊且合作麼生承當大難大難奉勸吾曹後學切須子細莫如盲驢信脚須向總未有十方一切諸佛與盡法界衆生已前若此處若妙得若自有語話分終無不解語佛不用學閑言閑句先德云但知心是佛何處佛不解語

正位中來者爲語勢從事上來也喚作無語中有語但傍這個轉不相觸也正位者蓋是一切諸佛及法界有情皆從此位流出猶如衆漚生於海水也爲對緣故曲標正位也若不對緣且喚作什麼法身佛猶

屬緣爲變異故南泉云喚作如如早是變也須向異類中行問曹山如何是異云我若向備道驢年得異麼又云異中不合類他與麼道還涉緣否又云黑豆未生芽時藥山云我有一句子未曾向人說道吾云相隨來也爲語中妙叶事來故云相隨來也雪峰云備入門時共備商量的也國師云何不早問老僧此例甚多不能廣引奉勸吾曹後學第一諦明正位須向未有法身佛已前未有虚空已前未有眞如法界已前體取法身是光摩訶般若若是光無量壽是光一切含靈與金剛體悉是光且是個什麼光光未發時作麼生若光光盡屬緣若不對緣正位何舉猶如空中釘橛雖然如是作家不可無語也故洞山頌曰正中來無中至斷舌才但屬緣盡是塵埃作家但傍這裡有語妙挾才則得不傷也傷則斷舌不語則如被生理也審之

補曰生理事盖用慕魄太子因緣見豈函本經

偏中至者爲語中妙含至理得不傷故亦是賓中主正中偏是主中主偏中正是賓中主正位中來是獨

脫來也不論賓主耳偏中至亦獨從偏中妙叶不相觸也作家相見如兩刃相向劍刃上安立性命不相觸也個中不是好手便是喪命所以作家相見不可無語故頌曰偏中至兩刃至冲天志爲語來勢不隨偏故中含無語分明滿口道不生痕朕故無縫縛從者邊過那邊故亦云語中無語也如石霜云三隻骰子拋不落湧泉云無人得渠危又云不掛寸絲石霜云他無出入息仰山云兩口無一舌此例甚多

兼帶來者不涉偏正二途此位似玄路中而無玄路也盖是語勢全不立的虚空相似呈之不著爲至妙也如藥山見遵布衲洗佛乃問曰者個從備洗還洗得那個麼曰把將那個來師乃休又藥山帶刀道吾問背後底是什麼山驀口研又問今日供養羅漢還來也無答曰備每日曠什麼等是其類也此例甚多喚作兼帶全無的的只如者個物還的的麼若也的的則屬物類也古人云千般比不得萬物況不成然雖如此不得一向不的的所以洞山頌曰兼中到不落至炭裡坐且畢竟有人得此妙否還待的的否細

詳之無令卜度墮於意思也

大凡語勢亦不可一向執一隅如待特牛生兒了我  
卽向備道又如空中鳥道此不可以五位中辨乃是  
立學路來也不同龜毛兔角者蓋是古談者個物如  
是妙之最妙也不同虛空又不同水中月也蓋別是  
一格妙談而教中學喻摩尼珠在天卽清在人卽濁  
若以五色裹之則作五色若置水中則作水色體非  
五色此蓋古人通劣個物性 如傳大士云未曾暫  
有全體現前雖乃現前難追難訪又如當今世尊悟  
道偈云因星得悟悟後非星不隨於物不是無星物  
體妙爾若向此輩明得漸可撥入正位也大凡今人  
文字事處見只解尋苗不解從根辨只如承根得活  
則青黃有異花卉多端如佛果般若涅槃法身等類  
至於生死煩惱有情無情等色色不同乃至言教布  
義深淺若解向根下覷得則苗無不曉也如蜀中和  
尙云我若一向學唱宗乘稠嶺內路須荒此談正位  
也然後學者諱喚作正位蓋爲不向根下方只一向  
從苗作立學方耳如石霜云斥其心意忌說見聽至

於法身佛是見聽此撥後進入正位也只如離見聽  
合到什麼處岑大士云三世諸佛共盡法界衆生是  
摩訶般若光也光未生時作麼生委此乃從根下擺  
撼也如此徹人日月下其數幾許也若非徹明卽大  
難也奉勸吾曹直須子細研決須作師子吼莫作野  
干鳴奉囑奉囑

安國和尚寶篋論竟

重編曹洞五位卷中

重編曹洞五位卷下

門人 後曹山 慧霞 編

門人 廣輝 釋

後學 晦然 補

洞山三句 謙本所附

曹山舉洞山三句恐混百丈三句先揀出百丈三句  
第一句者是依住調伏卽無散失便是知有名爲初  
善第二句者絕前句依住調伏爲是知非故捨是名

中善緣中善有捨解不忘故第三句者卽無捨解此是出纏三句也如何是一句丈云不入教如何是三句丈云不入念此俱表向上事念者塵也不入是事也若說一句令衆生入地獄若說三句渠自入地獄不干教主事又云不入念者念是剎那也亦云一羗補曰續仙傳云異人丁約隱於卒伍韋子威事之一日辭去謂子威曰郎君得道尙隔兩塵子威問其故約曰儒謂之世釋謂之劫道謂之羗

亦云一毫亦云正恁麼時亦云遍亦云一生也以要言之不擬心是也△洞山三句向上一句門頭一句超百億一句向上一句例者如藥山云我有一句子未曾向人說 道吾云相隨來 龐居士問馬祖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祖云待爾一口吸盡西江水我卽向爾道 問如何是異云我若向爾道驢年得異麼此是咬齒一句雖然如此亦是正位中來是無語中有語故云來也來者是那邊人看遮邊人爲來也亦是爲人故就不圓轉中而圓轉道出卽是來也無語中有語也門頭一句例者如問石霜如何是

之字疑刺

一句云非句也亦云一句也無又云諸聖有祖在汝家有祖在云如何是諸聖祖云非聖如何是學人祖云非凡 又問大光如何是別行一句云教裡明不得但是就偏位辨得圓者皆是門頭一句也是有語中無語也 超百億一句例者卽絕續句也亦云不來之句亦云到底一句亦云一人當千人亦云相應之句也龐居士云必竟眞智一人功喚作一人及第亦云喚作過人策處雲居云一人及第萬人獲安補曰此所引語句皆至簡難詳按居士本錄偈云神識自然無礙廓周法界等虛空不假坐禪持戒律只須眞智一人功又十方來一劣各自學無爲此是選佛處心通及第歸又衆生多品類諸佛只一般庶人見天子知隔幾重關若有過人策欲見亦不難策中契聖理坐取國家官又曹洞宗派錄九峰虔上堂舉古云如似十人同選但看勝頭一人一人已過九人亦過一人不過累及九人僧便問如何是勝頭師云先須得過僧云恁麼則九人也應師云一人得過九人何難僧云恁麼則禮



拜去也師云汝是什麼心行云云今以九人云萬人蓋以意取之耳餘則未暇尋檢

亦云一說亦云一念一話一音一句訓誨八萬塵勞法門亦云度衆生若一衆生未度則我不成正覺一人得度總得度以要言之則不續之句也若不續時卽不無超也

僧問疎山云如何是超百億一句師云是向去邊事云因什麼喚作向去師云一句了然超百億不是向去是什麼云如何是門頭一句師云與來出世邊事云既是出世邊事爲什麼喚作門頭師云諸佛是傳語人祖師是把門漢不是門頭一句是什麼云佛傳什麼人語師云還知有佛向上人也云祖師把什麼門師云一切人近不得喚作諸聖門云如何是向上一句師云全體本位是云既是全體本位云何名爲向上師云三句中最上喚作向上一句云向上一句與向上事還同也無師云不同云如何是向上一句師云適來道全體本位云如何是向上事師云三句不落云不落三句麼事如何師云非但新豐疎山亦

●與字更動

●麼字更動

不知也

補曰疎山語舊在上道今移編於此

寶鏡三昧玄義新補 舊無註要易說聽今夾岫師註

四明天童沙門 雲外雲岫 註

如是之法佛祖密付

古德道如是如是善自護持此實證實語之事體如金剛不變不壞唯佛與佛乃能知之心心相照如鏡對鏡光光互融各不相借豈非密用者哉

汝今得之善自保護

此付法授受之際毫釐無差護惜受持使慧命不斷故也

銀杯盛雪明月藏鷺類之弗齊混則知處

夫履道一如者內外明皎異中有同同中有異如銀與雪如鷺與月色雖相類體未全一所謂鷺鷥立雪非同色明月蘆花不似他當去彼取此以求眞性

意不在言表機亦赴

●表歸來

到此者獲自然智慧不求言其言自至雲從龍風從虎非人力之所能爲也

動成窠臼差落顧佇

求寂者沈空忘空者墮見捨空求道道不可得空空於內情存顧佇所謂一塵起而翳天一芥隨而覆地

背觸俱非如火火聚

夫進之不可卽退之不可離心如火聚莫能安立到者裡能懸崖撒手竿頭進步前後際斷方爲究竟

但形文彩卽屬染汚

祖師道一切語言是提婆宗以者個爲主然失之者喪其道得之者汚其道不亦難乎

夜半正明天曉不露

夫夜半正明當求明於暗天曉不露當求暗於明若也暗中得明暗不爲礙若也明中得暗明不爲礙所謂如來堅密身一切塵中現

爲物作主用拔諸苦

◆ 慈恩

夫佛性流入一切處與其同事引凡入聖度衆生而無怠所謂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

雖非有爲不是無語

佛以無爲法用於有爲法中立言以化衆生佛道深遠非智莫入

如臨寶鏡形影相覩汝不是渠渠正是汝

夫鏡能鑑物從求發現一無差惑雖僞而真雖真而僞若能以真求僞以僞求真則真僞自見

如世嬰兒五相完具不去不來不起不住婆婆和和有句無句終不得物言未正故

夫新生孩子六識已具如水上打毬子不滅不停婆和學語意存於語語不可辨當待其機熟然後自透

重離六爻偏正回互疊而爲三變盡成五

重離易之二五離者麗也麗者明也二五重離也中正之謂也疊而爲三者正中偏偏中正正中來也變盡成五者兼中至兼中到通前爲五也三則

由漸入頓五則由頓入漸化衆生同歸涅槃

如莖艸味如金剛杵

經云譬如有藥爲呪所持見聞同住憶念之者諸煩惱病悉皆除盡譬如金剛杵能除一切諸魔外道

正中妙挾敲唱準學通宗通塗挾帶挾路錯然而吉不可犯忤

此正中兼帶理事準行敲唱以鳴其道也偏正互融事得理遣觸途無滯故曰通宗通塗出識不染諸緣入識不居陰界錯然則吉其或不然則爲犯忤

天真而妙不屬迷語因緣時節寂然昭著

經云虛空無動轉出生一切諸有爲法萬法變滅虛空無壞豈有迷悟哉遇緣卽宗建立諸法隨其昭著如四時行焉

細入無間大絕方所毫忽之差不應律呂

夫至理者入鄰虛而不知其小攝世界而不知其大與陰陽同一造化理之妙也不應律呂道無與

焉所謂毫釐有差天地懸隔

今有頓漸緣立宗趣宗趣分矣卽是規矩

夫正偏五位君臣之分也君視臣臣奉君君臣慶會中道立矣兼中至從漸入頓順成者規也兼中到從頓入漸逆成者矩也不規矩不能見其道觀者當觀規矩

宗通趣極眞常流注外寂中搖係駒伏鼠

宗通者寂寥非內趣極者寬廓非外眞常流注已見猶存門裡出身則易身裡出門則難駒奔鼠竄熏習難忘

先聖悲之爲法檀度隨其顛倒以緇爲素顛倒想滅肯心自許

從上佛祖具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四無量心度一切衆生爲一切衆生之大施主隨衆生差別之性方便教導廣如來平等智慧見聞覺知悉得清淨非肯心自許者不能也

要合古轍請觀前古

夫學道者諦審先宗是何標格著佛衣誦佛書行

佛行如是證之卽佛也香嚴擊竹靈雲見桃花雪  
峰輓毬秘魔擎杖如是悟之卽祖也佛祖之道人  
人本具豈生佛之有異耶

佛道垂成十劫觀樹如虎之缺如馬之鼻

古人學道樹下冢間十年五載乃能成道所謂久  
受勤苦乃可得成雪山六年少林九年佛祖標格  
也積功多少如虎之缺如馬之鼻虎之傷人一度  
耳生一缺傷人之多耳如鋸齒馬之後左足白曰  
鼻左尙吉道德之驗喻此表之

以有下劣寶几珍御以有驚異狸奴白牯

非弊垢衣無以見珍御非狸奴無以見驚異佛祖  
向異類中行所謂入衆生界煩惱泥中乃能發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翠以巧力射中百步箭鋒相直巧力何喻木人方歌  
石兒起舞非情識到寧容思慮

經云譬如射師有諸弟子雖未慣習其師技藝然  
其方便善巧餘一切人所不能及木人石兒無情  
識思慮喻其巧力非情識思慮所能到也

臣奉於君子順於父不順不孝不奉非輔

臣奉於君則有憂國之心子順於父則有克家之  
志如周公之於文王大舜之於瞽叟尙不忠不孝  
豈可當臣子之稱求道亦然念茲在茲釋之在茲  
感應道交可名曰道

潛行密用如愚如魯但能相續名主中主

潛行者不露密用者不覺如春在花或去或來如  
月在水不出不入主主不相見主中主也是以懸  
佛日之長明續慧命之不斷豈小補者哉

寶鏡三昧玄義終

汾陽昭廣智歌

或五位或三路

施設隨機巧回互

不觸當今是本宗

展手通玄無佛祖

右叙洞上宗

或君臣或父子

量器方圓無彼此

士庶公侯一道平

愚智賢毫明漸次

右叙石霜宗

或全提或全用

萬像森羅實不共

青山不礙白雲飛 隱隱當臺透金鳳

右叙石頭藥山宗

心聞寶曹洞宗派頌

定齋閑居士曹洞贊 道人趙康文字周臣

醉蓬萊看何移斗柄月轉銀盤夜明簾外露洗丹墀

尙排班人末鶴出銀籠鳳辭靈木正翔天際帝闕雲

深天顯霧映九重深秘回互偏圓混融明暗借位明

功借功明位玉線金針辨細中細一句超然劫前消

息任洞山不劣石女謳歌木人撫掌泥牛驚起

補曰嘗見天童上堂云一亘清夜正央桂宮老

兔冷噴霜混融明暗無分處誰辨個中偏正方所

以道正位雖正却偏偏位雖偏却圓正恁麼時作

麼生辨良久云歷歷樓前雙照眼堂堂象外萬年

身

又達觀穎公初謁大陽明安問洞上特設偏正君

臣意明何事安曰父母未生時事又問如何體芳

安曰夜半正明天曉不露穎惘然弃去至石門理

◆末字夏語

前話問聰禪師曰如何是父母未生時事聰曰糞

擊兒又問如何是夜半至不露聰曰牡丹花下睡

貓兒穎愈疑駭後一日聰從容謂曰此事如人學

書點畫可做者拙否者工何故如此未忘法耳如

有法執故自爲斷續當筆忘手忘心乃可也穎於

是嘿契其旨乃曰如石頭云執事元是迷契理亦

非悟聰曰祖師意事理能盡乎穎恍如夢覺觀古

人用處可謂心手虛閑箭不虛發近代談此道者

遲遲滯於名數謬解古人之妙處者多矣今見閑

閑之作正孤著新豐痒處誰謂代無其人康文溢

陽人初得法於慧林周禪師處終禮部尙書年七

十四仕五朝官六鄉自奉養如寒士不知富貴爲

物蓋學道所得云詳見本傳

重編曹洞五位卷上 以上卷上終

曹山本寂禪師三種墮四種異類

三種墮

夫沙門取食有三等墮作水牯牛是沙門墮不受食  
是尊貴墮不斷聲色是墮類只墮去是甚麼人分上

墮墮墮或類  
四手

事

揀云欲知則是入異類中不認沙門邊事所以古  
人權借水牯牛爲異類祇是事上異類非言語中  
異類

若是言語中異類則是往來言語盡是類所以南泉  
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則頭角生喚作如如早  
是變也直須向異中行如今須向異中道取異中事  
夫語中無語始得若是南泉病時有人問和尚百年  
後向甚麼處去泉云我向山下檀越家作一頭水牯  
牛去云某甲擬隨和尚去還得麼泉云若隨我銜一  
莖草來

揀云這個是沙門轉身語所以道汝擬近銜一莖  
草來親近渠是呼爲無漏始堪供養渠

又云隨類者祇今於一切聲色物物上轉身去不道  
階級喚作隨類墮

又云尊貴墮者法身法性是尊貴邊事亦須轉却是  
尊貴墮祇如露地白牛是法身極則亦須轉却免他  
坐一色無辨處並是稱斷供養邊事欲須供養須得

報一作執

此食所以無味之味亦云無漏是堪供養並餘觸汚  
之食非無漏解脫之食也有人問百丈以何爲貪云  
無漏爲貪雲巖云莫將以味爲供養道吾云知有保  
任處盡是供養夫取正命食者須具三種墮是以僧  
問披毛戴角是甚麼墮不斷聲色是甚麼墮不受食  
是甚麼墮云披毛戴角是沙門墮不斷聲色是墮類  
不受食是尊貴墮

不受食尊貴墮食者是本分事知有不取故云尊貴  
墮披毛戴角墮者不執沙門邊事及諸勝報位也不  
斷聲色隨類墮者爲初心知有自己本分事迴光時  
擯出諸色聲香味觸法得寧謐則成功後不報六塵  
墮而不昧任之無礙故云外道六師是汝師彼師所  
墮汝亦隨墮可以食食者則是正命食也亦本分事  
也祇是就六根門頭見聞覺知不被染汚呼爲墮不  
同向前怕也本分事猶不取況其餘

又揀云沙門取食有三種墮作水牯牛是甚麼墮  
代云不處正位不揀其身始喚作沙門墮不斷聲  
色是甚麼墮代云凡情得盡聖量亦忘聲色塵中

不應更斷乃可取食是爲隨類墮又云彼師所墮  
汝亦隨墮乃可取食

問如何是彼師所墮云田舍翁入聚落眼耳鼻舌身  
意俱失却

云如何是隨類墮云不斷聲色又不失香味

云如何是彼師云六處

云如何是汝亦隨墮云存云存個甚麼云不得動著  
又不離聲色

問不受食甚麼墮云了達正因不存勝解故云尊貴  
墮也

又揀云沙門墮者亦不無其行亦不無其間雖有  
其間常無其間雖有其行常無其行其中此事切  
須知時節莫東西

又瀉山云我百年後作一頭水牯牛左脇上書瀉山  
僧某甲一行字汝道當見之時喚作甚麼無對後曹  
山代云喚作水牯牛

問未審此水牯牛還解耕稼否云灼然云是甚麼類  
云披毛戴角者云四時食何水草云不入口者

皆一作背  
又作父

云如何是水牯牛云不證聖云如何是銜一莖草云  
毛羽相似去

問是超聖是超類云是超聖

問如何是水牯牛云冥冥朦朦云如何是銜一莖草  
來云古人道了也毛羽相似去又云一草者祇是明  
得不變異也

師曰祖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曰爲甚麼狸奴  
白牯却知有曰祇是百無所解

云祇如祖佛爲甚麼不知有云祖爲執印佛爲相似  
云祇如狸奴白牯知有個甚麼云祇知有狸奴白牯  
云如何是狸奴白牯知有底事云不從西東來不從  
三十二相

問如何是祖云上有云如何是佛云相似去

#### 四種異類

一者往來異類者如今一切聲色言語階級地位捨  
父逃逝盡皆却向上祖又得爲異類又天堂地獄餓  
鬼畜生脩羅等皆是異類

二者菩薩同異類者先明自己然後却入生死異類

中憐他已證涅槃之果不捨生死類自利他願一切衆生皆成佛從末後成佛所以大權菩薩若不先化衆生己事無由得成辦故南泉云先過那邊知有却來這邊行李菩薩具六度萬行教云若有一衆生未度者吾終不成正覺誓願無邊衆生無邊如是誓願改名菩薩同異類

三者沙門異類者先知有本分事了喪盡今時一切凡聖因果功行始得就體一般名爲獨立底人亦名沙門稱斷事始得表裡情忘三世事盡得無遺漏得名佛邊事亦云一手指天地亦云具大沙門轉却沙門稱斷邊事不入請聖報位始得名爲沙門行亦云沙門轉身亦云披毛戴角亦喚作水牯牛恁麼時節始得入異類亦云色類邊事所以古人道頭長三尺頂短二寸祇是這個道理不得別會

四者宗門中異類者如南泉云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則頭角生喚作如如早是變也直須向異類中行道取異類中事洞山云此事直須妙會事在其妙體在妙處曹山自道此事直須虛一位全無的也

覲面兼帶始得若是作家語不偏不正有不無呼爲異中虛此事直須作家橫身逢木著木逢竹著竹須護觸犯囑囑囑

有人問余如何是異我若向備道驢年得異麼所以有人問南泉百年後向甚麼處去泉云山下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云某甲隨和尚去得否泉云爾若隨我含一莖草來師云此水牯牛不同沙門水牯牛直須子細始得不迷時候問如何是往來異類師云未知有自己又云一切言語聲色是非總是往來異類

云如何是同中異類師云不舉其身

云如何是披毛戴角異類師云不立觸淨又非時答觸卽觸遇淨卽淨

云如何是宗門中異類師云要頭則斫將去得無遺漏始得通身始喚作一塵一念十方婆伽梵一路涅槃門到恁麼時節不處正位不擇其身却入異類中披毛戴角無異念故云一切物類比況不得諸佛諸祖計校不成所以古人道沙門邊語不得將尺寸語



與人故喚作勝句妙句此是色類邊語三者一切所有底物比不得始呼爲勝句妙句所以古人道千般比不得萬物況不成智者不能知上根亦不識亦云本來無相似故勝句妙句勝句妙句者天上人間測度不得底事借此爲語類邊說行

稠布襜問如何是色類師云披毛戴角云如何是語類師云曹山只有一雙眉

又問如何是水牯牛師云朦朦臃臃云此意如何師云不知有天地

上座問雲居先師有言自少養一箇兒子頭長三尺頸短二寸如何是自少養得底兒子師云日給難忘云如何是頭長三尺師云不奈何云如何是頸短二寸師云至今還奈何得否云如何是日給難忘師云常在則是云如何是常在師云不違背則是

云如何是不奈何師云到恁麼時甚麼人奈何得云至今還奈何此意如何師云三世諸佛不奈何

云如何是頭長三尺頸短二寸師云不是從來底事問沙門行個甚麼行師云畜生行云如何是畜生行

師云披毛戴角云如何是沙門行師云物物不間斷云不間斷底事如何師云始得行

云如何是披毛戴角底人師云不懼業云爲甚麼到恁麼地師云若不懼業甚麼處不到

問從凡入聖則不問從聖入凡時如何師云水牯牛云如何是水牯牛師云朦朦臃臃云此意如何師云但念水草餘無所知云成得個甚麼邊事師云祇是個逢草喫草逢水飲水師又云這個語有力欲知有力此人不報沙門邊事亦不入諸聖報位便是入異類此異類是披毛戴角喚作沙門行亦喚作沙門行李處亦喚作頭長三尺頸短二寸欲知此意到沙門行時不欲將尺寸分親疎不得說張三李四

又頭長三尺者只得從小至大今日功成得到恁麼時喚作勝句妙句頸短二寸者是不坐沙門位亦不處諸聖報故爲頸短二寸恁麼時不得說著稱與不稱所以道不將尺寸來向這裡思量也雖然如此猶是類邊事須知有異類中事不見道知不到處不得說著說著卽頭角生喚作如如早是變也須向異類

中行喚作虛一位喚作觀面兼帶全無的

云如何是類師云披毛戴角

云如何是異師云作麼作麼

云如何是行師云要頭則斫將去

云只如異類成得个甚麼邊事師云此事有二種異類一者沙門異類二者事上異類事上異類者狸奴白牯是也沙門異類者觸處得自由始得不變易不同那個

師曰此不變易事有二種一者人人盡有本分事二者知有底人不捨一切聲色是非於一切物物上不滯呼爲一切處不易亦喚作披毛戴角亦喚作入泥入水亦喚作行李底漢云如何是入泥入水師云不變易云轉身也否師云不轉身云此人屋裡事如何師云諸聖測不得云爲甚麼測不得師云是伊不同諸聖

云此猶是類邊事還有向上事否師云有云如何是向上事師云向汝道則恐落類邊去

重編曹洞五位卷下終

疑非全文乎

◆其通者

好玉無玷彫文喪德予徘徊同州江府萬年山請豐之僧林芳禪人秘顯訣盥手拜寫而守持年於茲矣於且於莫雖好見此書尙未能啖其理味空飢矣頃依同袍同衣示教欲錄梓止抑以此書我宗極致也往古雖傳聽其號於叢林又未見於茲書夥惜哉習鑿齒曰糝糠在前者乎將見鈔我朝種月禪師此書兩卷而雖抄錄彼師之鈔前後大略才存十一二矣疑月師所見非元晦然禪師之本乎又月與然師時世如何各可尋討也自恐今雖訓點莫胡暗短不能證文字倒或漏落誤而胡亂指點且一字一點不加私意可知乞洽聞作者高明達士勿訝少心現大瞻冀一一訂矣今我所急務者只在此書弘通若覽人不問或校合或點所不及而於世流通可謂百世祠曹千萬世祠曹祈禱祈禱

延寶八庚申天中秋明月後

武野葛西庄見性寺主 淵龍 汚點



汾山警策注一卷

宋·守遂注



注瀉山警策序

左朝奉大夫新廣南東路轉運判官張銖撰

自六祖而下有五派瀉仰居其一惜乎其後不得其傳然其法則傳萬世而無弊不以人爲存亡瀉山之警策是以夫警策之行於世尙矣學者每患其辭雖顯而其義則難窮字有舛錯而久未能辨不有宗師大匠安能發揚其義而校正其舛錯乎大洪淨嚴禪師禪學冠世每因暇日游戲筆硯已未安居因學者請益遂爲之註解其義坦然明白字之舛錯者又從而校正之晚學後進有所矜式俾瀉山二百年湮沒之迹一旦光輝著見因以傳無窮而施罔極固不墜歟門人史德賢欲鏤板以廣其傳余嘉其志輒爲之序而冠于篇首紹興九年十二月旦日謹序

瀉山警策

大洪嗣祖沙門 守遂 註

瀉山大圓禪師

師諱靈祐初參百丈大智禪師侍立夜深丈云撥爐中火看師撥云爐中無火丈自起深撥乃得一星火夾起云你道無者箇是什麼師因此悟入丈令司馬頭陀選得瀉山堪建道場因謂衆曰若有人道得一轉語便去住瀉山乃指淨瓶問云若喚作淨瓶則觸若不喚作淨瓶則背時華林爲首座云不可喚作木樛丈不肯時師爲典座丈乃問師師賜倒淨瓶丈云首座輪却山子了也師居瀉山建瀉仰一宗道傳天下乃作警策警其未悟策其未進者也

夫業繫受身未免形累

身爲苦本故先標之令悟妄本方可進道此業繫兩字從最初一念不覺心動謂之業相次爲轉相後爲現相乃三細相也由現相而生境界相相續相執取相計名字相造業相業繫苦相爲六麤相

前五猶可對治此末後苦相繫縛衆生不可對治  
此身既由三細六塵無明種習而成豈免形質質  
累

稟父母之遺體假衆緣而共成

由稟識妄想故於父母赤白中受身假乳哺洗濯  
飲食衣服衆緣得存佛云觀身不淨觀受是苦也

雖乃四大扶持常相違背

內四大地水火風其性各異

無常老病不與人期

四大五蘊念念生滅

朝存夕亡刹那異世

刹那那是極促之時分

譬如春霜曉露倏忽卽無

無常之相須臾變滅

岸樹并藤豈能長久

危脆不久亦復如是

念念迅速一刹那間

如四大力士同時各發一箭射於四方又有一人

同時收得此四箭時名一刹那

轉息卽是來生何乃晏然空過

自章初至此過叙在家出家妄身妄世無常迅速

過患如此警策令悟不可空度光陰自此以下唯

叙出家者因由各令思察

父母不供甘旨六親固以乖離

親緣皆弃乃反常合道

不能安國治邦

辭父母割親緣又不能竭節奉公致君澤民當爲

何事

家業頓捐繼嗣

絕嗣爲不孝出家弘道真大孝也

緬離鄉黨剃髮稟師

頓捨世緣斷其情愛稟師剃髮行古佛之大道同

古佛之相儀

內勤尅念之功外弘不諍之德

履踐出家之功德要須內外相符

迥脫塵世冀期出離

志存出離塵世方合出家深旨

何乃纔登戒品便言我是比丘

自謂是比丘則我相現前可驗

檀越所須喫用常住

不蠶而衣不耕而食

不解忖思來處

比丘受食當作五觀想彼來處計功多少古德觀

一粒米經七十三遍功夫忖已德行全缺應供證

羅漢已方合全應供餘皆名缺應供也

謂言法爾合供

妄計情執寧忖已非

喫了聚頭喧喧但說人間雜話

出家志求無爲大道不研佛語佛意反徇世諦喧

譁自何乃已下忘本乖志也

然則一期趁樂不知樂是苦因

世諦之樂盡爲苦本虛受信施負債何疑啣鐵負

鞍猶是輕輕之報

曩劫徇塵未嘗返省

曩劫徇塵背覺何嘗暫自回光

時光淹沒歲月蹉跎受用殷繁施利濃厚

世利所感未省回光

動經年載不擬弃離

戀著處所不知過患

積聚滋多保持幻質

唯保幻妄之質違背清淨法身

導師有勅戒勗比丘進道嚴身三常不足

佛遺教經一云當自摩頭以捨飾好著壞色衣執

持應器以乞自活二云受人飲食當如服藥於好

於惡勿生增減趣得支身以除飢渴如蜂採花但

取其味不損色香比丘亦爾受人供養趣自除惱

無得多求壞其善心三云晝則勤心修習善法無

令失時初夜後夜亦勿有廢中夜誦經以自消息

無以睡眠因緣令一生空過謂衣食睡眠知是三

事不可恣情取足也

人多於此耽味不休

味謂味著



日往月來麤然白首

古云只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

後學未聞旨趣

出家旨趣

應須博問先知

不可守愚自是

將謂出家貴求衣食

出家者爲無爲法私情愚見反謂求衣食爾

佛允制律啓創發蒙

啓發蒙昧

軌則威儀

有威可敬有儀可則

淨如冰雪

不同外道雜戒皆不清淨

止持作犯束斂初心

攝律儀戒止惡爲持作惡爲犯攝善法戒止善爲

犯作善爲持

微細條章革諸猥弊

五篇七聚性戒遮戒佛成道十二年後方乃制律

阿難問佛因何十二年前不制戒佛言如世補衣

衣若未破補則招謗吾亦如是因事立戒云

毗尼法席曾未叨陪了義上乘豈能甄別

毗尼律學也因戒生定因定發慧律學尙昧了義

深旨安可通達耶

可惜一生空過後悔難追

少不努力老無所成悔之於後復何益哉

教理未嘗措懷玄道無因契悟

聖教理趣尙未留心玄妙之道若爲契悟

及至年高膈長空腹高心不肯親附良朋唯知倨傲

有年無德護短飾非無明習成傲然自大

未諳法律戡斂全無

不親良朋焉知法律三業四儀動乖律制

或大語高聲出言無度

戡斂全無身業也大語高聲語業也

不敬上中下座婆羅門聚會無殊

不敬意業也準律有上中下次佛制先受戒者爲

先後受戒者爲後外道則不然自此已下展轉警其過失

碗鉢作聲食畢先起

碗是唐言鉢是梵語具云鉢多羅此方云應量器若作聲則餓鬼咽中火起

去就乖角僧體全無

僧具足梵語云僧伽耶此云衆和合理事和合爲僧體去就既不法何僧體之有耶

起坐松音中諸動他心念

松諸心神不寧之謂出家惱他人不名爲沙門

不存豈豈軌則小小威儀將何束斂後昆新學無因

做恻

若自不能修行正行令他修者無有是處

纔相覺察便言我是山僧

人我貢高欺壓後學

未聞佛教行持一向情存齷齪

行解無取世諦純熟

如斯之見蓋爲初心慵惰饕餮因循

貪財日饕貪食日餐

荏苒人間遂成疎野

荏苒塵俗豈識清閑

不覺躑躅老朽觸事面牆

躑躅行不進貌面牆一無所知

後學咨詢無言接引

自己智慧不明將何開發晚進

縱有談說不涉典章

孟浪臆說取笑傍觀

或被輕言便責後生無禮

不省己非更責他過

瞋心忿起言語該人

一念瞋心起百萬障門開三毒旣縱於凡情四實

寧思於佛語

一朝臥疾在牀衆苦縈纏逼迫曉夕思忖心裏恹恹

衆苦逼迫恹恹怖憂

前路茫茫未知何往

妄宰幻身曷悟眞歸

從茲始知悔過臨渴掘井奚爲

縱然悔過知非功行何由得辦

自恨早不預修年晚多諸過咎

過咎已彰悔之何補

臨行揮霍

苦無定力甘伏死門

怕怖惶惶

無善可恃無德可怙

穀穿雀飛識心隨業

七賢女經云雀來入瓶中以穀覆其口穀穿雀飛

去識心隨業走

如人負債強者先牽

善惡業力皆因妄識爲主力強者牽之無自由分

心緒多端重處偏墜

六道四生隨情想而受報

無常殺鬼念念不停

生時卽有滅不爲愚者說

命不可延

古云無常若也黃昏至更不留君到一更

時不可待

勿謂今日不學有明日今年不學有明年嗚呼老

矣是誰之愆

人天三有應未免之

三界無安猶如火宅

如是受身非論劫數

如汲井輪互爲高下

感傷歎訝哀哉切心

鴻山悲傷未悟如此情切

豈可緘言迺相警策

衆生輪迴苦趣懷寶迷邦既爲善知識安可緘默

而不啓發耶

所恨同生像季去聖時遙

像法之季乃佛滅後二千年間是造警策時今又

二百餘年聖時愈遠矣

佛法生疎人多懈怠

根機皆劣豈可比況佛正法之時

略伸管見以曉後來

馮山謙辭謂如管窺天之見以曉喻後學爾

若不獨矜誠難輪道

若不獨矜除矜伐前來過患則實難逃遁於業報苦輪也永嘉云獨矜怠慢不顧形骸專秘至道者可謂契神方寸歟自此下別叙決志出家之本意參訪知識親近師友發明大事因緣暨履踐一代時教佛語心宗要須行解相應續佛慧命之始末也夫出家者發足超方心形異俗

獨步大方心超物哀

紹隆聖種震懾魔軍

志齊古佛力降衆魔

用報四恩

佛恩國王恩父母恩施主恩

拔濟三有

欲有色有無色有乃三界衆生也

若不如此益則僧倫

反此則皆爲混蓋非釋子也

言行荒疎虛信施

信施本爲福田荒疎則彼此無益

昔年行處寸步不移

古云但改舊時行履處莫改舊時人

恍惚一生將何憑恃

恍惚如夢未覺何功行而可憑

況乃堂堂僧相容兒可觀

相兒可觀非容易所致也

皆是宿植善根感斯異報

今生因是前生種未來果是今世修

便擬端然拱手不賣寸陰

古人重寸陰輕尺璧

事業不動功果無因克就

古佛經三無數劫發四洪誓願歷修萬行福慧兩

嚴纖瑕障盡片善無遺方證佛果豈可具足凡夫

不勤戒定慧學而欲希求無上大果耶

豈可一生空過抑亦來業無裨

非惟自悞一生亦乃來生靡託

辭親決志披緇意欲等超何所

出家本志當爲何事

曠夕思忖豈可遷延過時

退步反思聞健進學

心期佛法棟梁用作後來龜鏡

勇志慕佛法之棟梁乘範作後學之龜鏡龜知未

來福福鏡驗現在妍媸

常以如此未能少分相應

雖有志願而行解未充故云未也

出言須涉於典章

言不干典非君子所談

談說乃傍於稽古

語是心苗豈恣膏臆孟浪之說無稽之言乎

形儀挺特

形端表正

意氣高閑

川有珠則川媚人蘊道則高閑

遠行要假良朋數數清於耳目

佛問阿難善知識爲幾梵行阿難云半梵行佛言

不然善知識者爲全梵行又古云三人行必有我

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

住止必須擇伴時時聞於未聞

開發未聞警悟迷倒皆道伴之力也

故云生我者父母成我者朋友

同門曰朋同志曰友父母能生色身不能令出離

惡道惟善知識成立法身開真正知見入聖超凡

生成恩德豈可忽哉

親附善者如霧露中行雖不濕衣時時有潤

善友道伴滋潤善根其利叵量

狎習惡者長惡知見曉夕造惡卽目交報

狎近非友隨邪逐惡冒犯王法人所惡賤

歿後沉淪一失人身萬劫不復

惡友薰習造作非理生遭王法死入阿鼻

忠言逆耳豈不銘心者哉

苦口忠言必須逆耳聞當改過銘刻於心

便能澡心育德晦迹韜名

澡其心而心淨育其德而德充隱晦其迹而和光  
同塵韜藏虛名而去華務實

蘊素精神喧囂止絕

養性憺怕清閑絕慮此下先叙參學次叙窮教

若欲參禪學道頓超方便之門

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

心契玄津

心無緣異

研幾精妙

研究諸法窮徹精妙

決擇深奧

探蹟索隱決擇幽微

啓悟真源

開悟真諦之淵源

博問先知

不可居暗室而守愚迷當博學問而資定慧

親近善友

善財南詢諸友一生參學事畢古云明正爲南方

盡南矣益我爲友人皆友焉遇二毒而三德圓入  
一塵而一心靜契文殊之妙智宛是初心入普賢  
之玄門曾無別體此可謂親近善友也書云於吾  
善者吾亦善之於吾惡者吾亦惡之況釋子乎  
此宗難得其妙切須子細用心

此心地法門若得之於心則伊蘭作栴檀之樹若  
失之於旨則甘露乃蒺藜之園豈容易蠱心乎  
可中頓悟正因便是出塵階漸

若頓悟正因兩字則百川會海不辨源流一念相  
應前後際斷照體獨立物我皆如超出塵勞理則  
頓悟乘悟併消事非頓除因次第盡

此則破三界二十五有

論云四洲四惡趣梵王六欲天無想及淨居四空  
并四禪爲二十五有也

內外諸法盡知不實從心變起悉是假名

內心外境虛妄不實皆妄識所變若悟三界唯心  
萬法唯識寂照光中了不可得

不用將心湊泊

將心用心豈非大錯

但情不附物物豈礙人

情僞不真物本非物

任他法性周流莫斷莫續

不必斷妄而續真法性周流而自適

聞聲見色蓋是尋常

只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全

無事體用不妨分不分

者邊那邊應用不闕

空劫今時理事無隔不動道場遍遊塵刹

如斯行止實不枉披法服

行解既正表裏相應

亦乃酬報四恩拔濟三有

兼濟之道自他獲益

生生若能不退佛階決定可期

履踐玄途非止一生兩生步步蹈佛階梯更無退

轉

往來三界之賓出沒爲他作則

佛爲三界導師經云今此三界皆是我有其中衆

生悉是吾子既行古佛之道爲衆生作軌則引令

出離

此之一學最妙最玄但辦肯心必不相賺

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超凡入聖決定不

悞唯恐學者不肯留心如存如亡或進或退則不

可造入自此已下別就根機當窮教意

若有中流之士未能頓超且於教法留心溫尋貝葉

根機不等別開方便之門溫故知新要須因指見

月

精搜義理傳唱敷揚接引後來報佛恩德時光亦不

虛弃必須以此扶持

傳教導迷須具教眼故云必須以此扶持

住止威儀便是僧中法器

威儀肅靜行止可觀內德既充方爲法器

豈不見倚松之葛上登千尋附託勝因方能廣益

前喻從法古云青蘿因緣直上寒松之頂以內因

外緣互相成之方超無上之果廣利群生

懇修齋戒莫謾虧踰

虧者缺也踰者越也

世世生生殊妙因果

因果歷然

不可等閑過日兀兀度時可惜光陰不求升進

若善用其心則得佛法分

徒消十方信施

爲資道業施將來道業不成爭消得

亦乃辜負四恩

自己沉淪反成辜負

積累轉深心塵易墜

過累積之日深日重心塵汚全杜塞靈源

曠途成滯人所輕欺

根塵滯塞解行顛邪背本逐末被人輕賤

古云彼既丈夫我亦爾不應自輕而退屈

教云十方世界諸菩薩念念趨求善逝果彼既丈

夫我亦爾不應自輕而退屈

若不如此徒在緇門荏苒一生殊無所益

不如上所說修行則可知理也

伏望與決烈之志開特達之懷舉措看他上流莫擅

隨於庸鄙

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

今生便須決斷想料不由別人

好惡自看無人替代

息意忘緣

內息意外忘緣

不與諸塵作對

內若不動外無所爲

心空境寂

心本空境本寂

只爲久滯不通

無始迷昧背覺合塵

熟覽斯文時時警策

覺斯文警斯意

強作主宰莫徇人情

人情濃道情微



業果所牽誠難逃避

天作孽猶可逃自作孽不可道

聲和響順形直影端

因果酬答譬之影響

因根歷然豈無憂懼

識法者懼

故經云

說一切有部經

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

因惑造業如影隨形未證聖果業熟須受

故知三界刑罰縈絆殺人

三界羈縻猶如牢獄

努力勤修莫空過日

念念不迷方真修莫空過

深知過患方乃相勸行持

自未得度先度人者菩薩發心自覺已圓復度他

者如來應世瀉山自知三界衆生過患如此更能

勸他行持非地位之人安能如是次證誓願

願百劫千生處處同為法侶

信茲言行茲行者佛法之伴侶也

乃為銘曰

重頌前來警策之大略

幻身夢宅

四大幻身三界夢宅

空中物色

不實如空花

前際無窮後際寧剋

妄法非三際可得

出此沒彼升沉疲極

生死出沒無有定所升謂人天沉則苦趣

未免三輪何時休息

三界如蟻循環輪轉無已

貪戀世間陰五陰緣十二因緣成質

世間有三種智正覺世間有情世間器世間此論

迷情貪戀有情器世間非謂智正覺世間也

從生至老一無所得

妄法本空

根本無明因茲被惑

根本智受無明熏真隨妄轉妄認四大爲身六塵  
緣影爲心我執法執計著親疎愛憎名字造業受  
報皆無明所惑

光陰可惜剎那不測

剎那生滅不可虛弃光陰不進古佛之道

今生空過來世窒塞

非但空過一生未來憑何通達

從迷至迷皆因六賊

六識之賊自劫家寶若悟八識可爲四智前五識  
爲成所作智第六識爲妙觀察智第七識爲平等  
性智第八識爲大圓鏡智則六門皆智爲前導何  
迷可得

六道往還三界匍匐

三界六道何由出離

早訪明師親近高德

訪求明眼師友示真出離之要

決擇身心去其荊棘

明心達本去其僞妄

世自浮虛衆緣豈逼

既知四大根塵三際無實衆苦皆空  
研窮法理以悟爲則

窮究淵源頓悟佛之知見

心境俱捐莫記莫憶

內心外境放之自然體無去住

六根怡然行住寂默

法喜禪悅卷舒任運四威儀中止觀齊運

一心不生萬法俱息

一念不生諸緣頓息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  
津不通凡聖誰是知音者不須更憶龐居士天上  
人間只自知

注馮山警策終

道無今古人有悟迷是故釋迦老人承願力示現鹿野苑至跋提河三百餘會言無言言開示人天令各悟入佛之知見惟四十二章經遺教經者是始終教誠法寶也後漢永平間迦葉摩騰竺法蘭持前一經東來焚驗有靈立教興宗梁大通間又得西天二十八世祖達磨大師傳佛心印前來直指與經符契是我此土人有大乘根器而有天幸也可大師者立雪斷臂求問妙道言下有悟執侍數載三拜得髓授受衣孟七傳而至百丈百丈得黃蘗運公潞山祐公大振玄風增輝佛日潞山因見學者少有放逸遂述法語警其未悟策其未到文簡語直義博意深叢林中以四十二章經遺教經潞山警策謂之佛祖三經能一覽而直前者不歷多生便可成佛作祖宣和間又得遂禪師直注深義初學易通妙矣哉自此有志於道者省力甚多不懷香而見佛祖不動步而登覺場今靜山慧大師抽衣資錢梓于吳中休休庵以廣其傳奇哉以財錢梓名財施以教傳法名法施財法二施名大施佛云能行大施者決證菩提靜山將來種

智圓明十號俱彰因此勝緣也覽斯經者却宜淨心如虛空向未開卷以前著眼掀翻窺白洞徹玄微挽回真風大輿末運若也見義勇爲將來亦可成器其或循行數墨辜負佛祖多矣

至元丙戌燈節絕 牧叟 德異 叙

釋志峯與志道覺溫施主金氏曰大難者重刊佛祖三經來請予跋其尾予觀其書四十二章也遺教經也潞山警策也立法創制纖毫未遺成佛作祖正路斯在道上人法施何可量哉學者目此書如嚴師在上檢身若不及則可矣如或不然三經亦虛文矣豈不惜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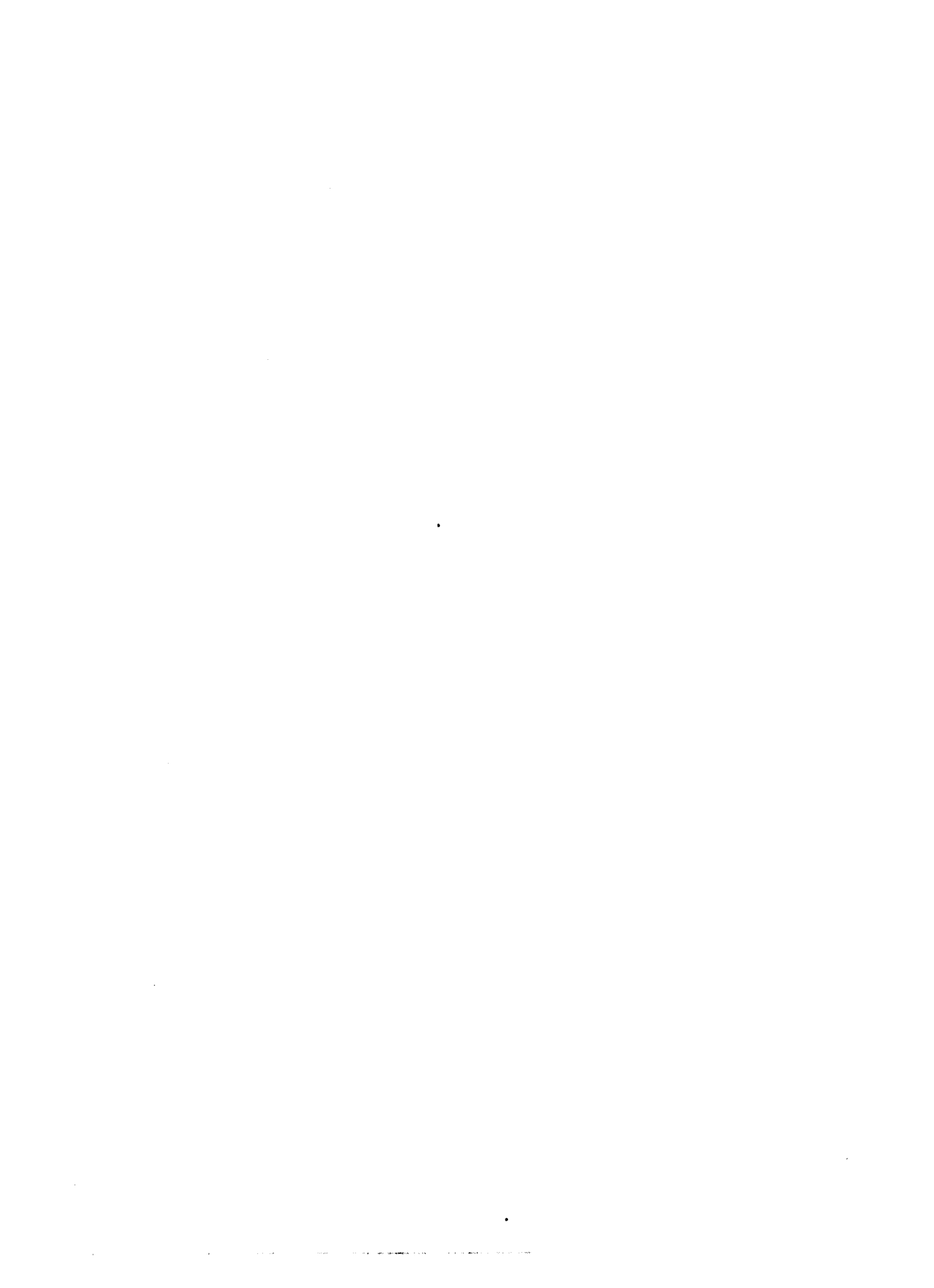
青龍甲子十月 日 推忠保節同德贊化功

臣三重大匡韓山府院君李 穉跋

前一經佛所說也後警策潞山所說也三經實學者入道參學成佛作祖之蹊逕根本也遂禪師注出節下生枝也靜山不然掃險枝棄復繡梓以廣其傳蓋

欲人人與佛祖駢肩接足同一受用其心亦可尙矣  
學者儻能遵而行之則佛祖卽汝汝卽佛祖忽若一  
箇半箇纔出母胎便具超佛越祖作略則此經皆爲  
刺語

時丙戌春中前覺根比丘 益大 拜書



证道歌注一卷

宋·彦琪注



蘇州靈岩妙空佛海和尚註證道歌序

余嘗覽吾家漁獵文字語言極多而騰耀古今膾炙人口者亦少至於永嘉著歌以證道慳於二千言往往乳兒寵婦亦能鑽仰此道爭誦遺章斷稟況在士夫衲子蟻慕雲駢不待云後論由是觀之莫非宿植德本行解相應雖借舌端三昧遊戲人間世而脫身向佛祖外行履學者窮討其源大似持螺酌海執管窺天信夫西土謂之證道經名不誣矣余每念此一段佛事挂之牙頰間雖至造次未能忘群才輩枯禪外單聞淺識揮衣問難遂延及此豈意小師德最從余之久日就月將編以成集一日出示求序於余將授諸來者余爲之駭然良久誥曰一藏半藏皆爲切脚以字八字釀成名邈達磨面壁不言如來無法可說昔永嘉已是剝肉作瘡詎可於瘡癩上更加針芥耶子無乃販賣葛藤累我乎答曰痛念佛法危如累卵前輩凋謝後生無聞有愧丁寧提耳之勤如師所言皆大根上智一聞千悟不待鞭影而行者所能領解然鈍根末學必假筌蹄師旣無言小子何述焉如

◆ 續註

是累番推却無何擬地盡足爲虎插翅讓以第二機示之坐間適有梅知縣者棲神內典念茲在茲一見斯文感悟流涕出金縷板庶幾他日携手同遊華嚴勝會亦豈小補哉因点筆爲之引

峇紹興丙寅住靈岩去一雙知訥序

靈岩妙空和尚註證道歌

侍者 德最 集

昔世尊於靈山拈一枝華迦葉微笑乃至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於汝謂之證也又永嘉大師本習天台止觀四威儀中常冥禪觀因詣曹溪六祖往復問答乃蒙印澄祖留一宿時謂一宿覺遂作此語以其所證之道述而書之故謂證道語也

舒州梵天琪和尚註證道語并序

浮梁參學 慧光 錄

永嘉真覺大師者乃祖席之英人也法諱玄覺少而落彩聰敏頗異始者習天台智者教觀卽左溪同時



也於是遍歷講肆參尋知識忽一日因覽涅槃大經洞明法旨卽往曹溪六祖印可祖歎其深證卽時遽然告歸祖少留一宿故號爲一宿覺焉則以所證法門發言爲語以警未悟師復預期冥感卽時定中覩見字字化作金色滿虛空界自後天下叢林無不知也諸方老人或註或頌以至梵僧傳皈印土翻譯受持若非深契佛心其孰能與於此哉彥琪山居暇日因學者所問故樂爲其說許彼所錄錄成直叙大略題於卷首

時紹聖丁丑仲夏十八日列岫軒書

### 證道歌

從緣悟入之謂證千聖履踐之謂道吟咏其道之謂歌故曰證道歌也或人云無修無證者乃諸散聖助佛揚化已於往昔證道不復更證譬如出礦黃金無復爲礦卽寶公萬回寒山拾得嵩頭陀傳大士等是也卽有所證須求師印可方自得名爲證自威音王佛已前卽可自威音王佛已後無師自悟盡屬天然外道是故二十五大士所證圓通從佛印證善財參五十三位知識從知識印證乃至西天此土諸位祖師遞相印證所謂佛佛授手祖祖相傳也大師因看涅槃大經悟入往曹溪六祖印可師到日值祖坐次遷禪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行行無虧大德從何方來生大我慢師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師曰體卽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須臾禮辭祖曰返太速乎師曰本非動靜豈有速耶祖曰誰知

非動師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汝甚得無生意也  
師曰無生豈有意祖曰若無意誰生分別師曰分  
別亦非意祖歎曰善哉善哉既蒙印可方得名爲  
證也實非諸位小乘天魔外道未得謂得未證謂  
證古德云世間文字法師暗證禪人爲佛法大患  
誠可哀哉今所證者則異於是既卽無生法忍也  
此之大定具足衆法一正宗非異證二圓契非空  
證三究竟不異證四設利下濟證五道由法爾證  
六了義非偏證故得名爲證也然難如是猶涉義  
路分別譬如有人撚空爲線欲其成就徒廢精神  
若是本分衲僧腦後眼開當自知矣

君不見

君之一字指決之辭於斯薦得總持門開親見祖  
師本來面目百千三昧無量妙義皆從此入所以  
善財參見衆藝童子言我常唱此字母入般若波  
羅蜜門則知一字法門海墨書而不盡也於此不  
明設使辭同炙燥辯瀉懸河翻被文字語言流浪  
無有了時日來月往翰墨雲興歲久時長編卷山

積究懷永歎惘怫長嗟心地法門遠之遠矣古德  
云學道先須有悟由還如曾鬪快龍舟雖然舊閣  
閑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以此而推須有發明悟  
入始得故云最初一句同道方知

絕學無爲閑道人

絕學者絕世間之學學無爲之學也世間之學非  
出離故也無爲學者非小乘有爲入大乘無爲也  
小乘有爲非究竟也學般若菩薩與法冥合於一  
切法應無所住心無罣礙得大自在作而無作爲  
而無爲故云絕學無爲也閑道人者與道相應不  
與塵勞拘繫故名爲閑良由一切衆生從無始來  
以至今日背覺合塵於諸前境念念之中隨逐諸  
塵無有暫捨何由出離學道之人能轉萬物不爲  
萬物所轉目前千差心閑一境水邊林下長養聖  
胎看月色以逍遙听泉聲而自在故云絕學無爲  
閑道人也

不除妄想不求真

所言妄想者卽虛妄想念也良由一切衆生十二

時中攀緣之心無有間斷心如念水之龜意似迎風之馬未嘗停息故名凡夫也所言眞者卽一眞佛性也今此道人與法相應不落凡聖二途亦乃簡異二乘也小乘之人厭離世間生死樂求界外涅槃學般若菩薩會萬法皈於自己故云不除妄想不求眞也故脩山主云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卽是凡夫凡夫若知卽是聖人此兩則語是一理二義傳云若辨得不妨於佛法中有箇入處若辨不得莫道不疑無明實性卽佛性

無明者無般若大智之明也佛性者卽究竟清淨覺性也從無始已來虛生浪死不能出離皆因無明而流轉也故知無明卽煩惱根本也爲八萬四千塵勞之果作十二因緣之首河沙煩惱由此而生塵劫輪迴以之不絕非想定後還作狸身無明坑中猶爲病行古德云疾如掣電猛似狂風瞥起塵勞速於瀑流之水激成五欲急過旋轉之輪是以結構四魔駢馳十使皆無明之使然也未了之

◆免字更動

人迷爲實事今此道人以般若智照了無明卽明  
明見佛性故曰無明實性卽佛性也  
幻化空身卽法身

既了無明卽是佛性當知幻身卽是法身也所言法身者教有五分法身一戒二定三慧四解脫五智見也傳曰智冥眞境盡法爲身故曰法身法以軌持爲義身以積聚爲義此之法身能軌生一切法故能遍攝一切法故也達法之人了父母緣生虛幻之身卽是金剛常住不壞之身故曰幻化空身卽法身也

法身覺了無一物本源自性天真佛

以般若智照五蘊皆空無有一物無有邊表無有名字強名法身也昔太原孚上座爲座主時因講維摩經至法身義時免道者在座下聽乃問座主云適來講者是諸佛法身那箇是座主法身座主云法身豈有二耶道者云如人說食終不濟飢欲了心源以悟爲則師云某甲說法身義祇如此却請道者爲說道者云且輟講三五日於空室內靜

坐體取法身師一依所言屏息諸緣端居靜室早晨忽聞鼓角聲警然大悟云始知本來無物泊合一生空過故云法身覺了無一物也本源自性天真佛者今若返本皈源不假修證始知本來成佛行住坐臥觸目遇緣頭頭垂示法法齊彰無非佛事故法燈云誰信天真佛與悲幾萬般蓼花開古岸白鷺立沙灘露滴庭莎長雲收溪月寒頭頭垂示處子細好生觀

### 五陰浮雲空去來三毒水泡虛出沒

學法之人了五陰不實猶如浮雲知三毒虛幻還同水泡所言五陰者一色二受三想四行五識也色以窒礙爲義受以納領爲義想以想像爲義行以遷流爲義識以別識爲義了五陰卽人空也所言三毒者一貪二瞋三癡也於順境卽起貪心於逆境卽起瞋心以無智故容受則是癡也了此則是法空也五陰既如太虛浮雲空自去來三毒還如水上之泡虛然出沒洛浦云祇知泡向水中出豈知水亦從漚生權將漚水類余身五蘊虛攢假

立名達解蘊空漚不實方能明見本來真若未達此則生死海中虛出沒也

### 證實相無人法剎那滅却阿鼻業

無相之相故名實相證此實相卽無人法二空也以剎那至速頃能滅多劫重罪也所言剎那者譬如力士斷藕絲頃不取方便唯取斷時謂之剎那也一剎那中具九百生滅乃至速之頃也所言阿鼻者卽梵語也此云無間卽極重地獄也在七金山下所謂號嘯嚶嚶等卽八寒八熱是也於諸地獄極重極苦其中受罪無有間斷也今與法相應善惡諸相自然寂滅古德云我尙不可得非我何可得故云剎那滅却阿鼻業也

### 若將妄語誑衆生自招拔舌塵沙劫

此卽永嘉大悲願力發此言也故知先聖恩重難報則可知矣切恐末世衆生信根淺薄向此門中退失道心設此重誓也若我妄語欺誑汝等卽當自墮泥犁地獄拔舌犁耕受其極苦非但一劫乃至經塵沙劫也所言劫者梵語具足應言劫波此

翻時分劫亦多種所謂芥子劫塵點劫拂石劫等具如經論所載今不言名号而言塵沙者但言其多劫也大師所說親證法門欲令一切衆生見性成佛豈有妄言猶恐信之不及爾

頓覺了如來禪六度萬行體中圓

非漸次而知故云頓覺也如來禪者簡異四種禪那一菩薩唯識禪二聲聞偏空禪三人天因果禪四外道異計禪今此定門卽是世尊靈山會上青蓮目瞬視迦葉迦葉微笑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摩訶大迦葉迦葉付阿難阿難付商那和修乃至二十八祖菩提達磨西來東土展轉至曹溪六祖自後燈燈續燄祖祖聯芳已至如今兩手分付且道有分付無分付若是本分衲僧自知落處總謂之六度別謂之萬行此之行門皆在一念之中本來圓滿也所言六度者謂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也皆言度者何也爲各有對治故言度也布施度慳貪持戒度毀犯忍辱度瞋恚精進度懈怠禪定度昏散智慧度愚癡故云六度也此之度

門今非諸小乘分修六度權位菩薩兼修六度乃於一念之中圓修六度故云體中圓也

夢裡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

迷時三界有悟則十方空故云夢裡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也云六趣者一人二天三脩羅四餓鬼五畜生六地獄也皆言趣者其故何也爲一切衆生一念迷妄業識茫茫隨其業力自趣入於六道之中非他人使然也古德云貪嗔愛水滋潤苦芽一向徇塵不知返本也所言空空者謂都無實義故也無大千者卽丈六金身所化之境也今與般若相應豈止能空六趣衆生乃至三千大千世界所化之境亦無實義故云覺後空空無大千也

無罪福無損益寂滅性中莫問覓

若一念相應則無罪福損益等相也古德云若人發心皈源十方世界悉消殞況其罪福者乎既達諸法性空寂滅性中卽無我人衆生壽者等相與般若無相法門相應則不在語言詮辨問難故云

無罪福無損益寂滅性中莫問覓也

比來塵鏡未曾磨今日分明須剖拆

一點靈光本來與十方諸佛無二無別良由一切  
衆生從無量劫來未嘗遭遇知識發明見性譬若  
塵土之鏡久翳昏暗不能照物今日既遇知識發  
明已見佛去塵垢本來光彩熹然透漏照天照地  
所以先德云心光騰輝迴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  
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卽如如佛  
誰無念誰無生若實無生無不生

上句拈情下句顯法誰無念誰無生者則是誰人  
無念誰人無生也人之心念生滅無有間斷其生  
滅心如落車聚不可勝數念念之間無有停息如  
燈焰焰似水涓涓行則心稱十方坐則意攀三世  
故云誰無念誰無生也若實無生無不生者若實  
曉得無生之理卽不染一切諸法生相無妨萬法  
之生也脩山主云萬法無生相一年一度春故云  
若實無生無不生也

喚取機關木人問求佛施功早晚成

重爲譬出令其易曉也上來因說覺後空空無大  
千無罪福無損益寂滅性中莫問覓永嘉切恐後  
人隨語生解作斷滅之見故特此點竄也學般若  
菩薩須遇知識發明已見於有念中達其無念於  
生滅中悟無生滅也若謂一向無念無生爲無生  
法忍譬如機關木人亦無心念欲期成佛無有是  
處故云早晚成也早晚者卽江浙方言猶何時可  
成也

放四大莫把捉寂滅性中隨飲啄

四大者謂地水火風也從無始來捨身受身常爲  
四大拘繫不得自在今了四大性空於法自在在  
水全水在火全火在地全地故脩山主云地大不  
容水火風一大既爾四大同四大未嘗不周遍周  
遍何曾有混融狀若干燈同一室又如萬像一鏡  
中四大異名無四性界處根塵識不通若曉此旨  
故云放四大也所言莫把捉者既了四大性空又  
向何處把捉故云莫把捉也寂滅性中隨飲啄者  
若了四大本空五陰非有却好任意浮沉隨緣飲

啄故孟渡云龜也。淺細也。淺莫向凡夫相上看也。無龜也。無細上方香積無根蒂故云寂滅性中隨飲啄也。

諸行無常一切空卽是如來大圓覺

非唯四大之相本空亦乃所作諸行盡皆空寂也。言諸行者非止一行乃至種種萬行皆悉本來空寂。故經云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所謂髮毛爪齒皮肉筋骨髓生垢色皆皈於地唾涕膿血津液涎沫痰淚精氣大小便利皆皈於水暖氣皈火動轉皈風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故云諸行無常一切空也。卽是如來大圓覺者既了諸法本來空寂卽與大圓覺性相應也。但猶一切衆生日用而不知故斐相云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者凡夫也。欲證圓覺而未極圓覺者菩薩也。具足圓覺而住持圓覺者如來也。故云卽是如來大圓覺也。

決定說表真僧有人不肯任情徵

內懷聖胎發言殊異果敢無猶豫之辭故云決定說也。學般若之人誠心達本萬慮都忘巍巍堂堂

三界獨步爲法門之領袖作人天之導師故云表真僧也。有人不肯任情徵者設或有人不肯我之所蘊無上妙法以種種世智難問於我我卽一任佗人徵難也。古德云直饒汝盡十方世界都作一箇問訊頭問我不消老僧彈指一下並乃高低普應前後無差祇恐信之不及也。

直截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

直下頓入佛之知見不隨漸次教相涉歷故云直截也。先德云祇此箇事若在語言上三乘十二分教豈不是無言說因什麼道教外別傳唯此一法直下明心但求其本不徇其末故云直截根源也。佛所印者諸佛法門逾相印可一印印定起舉同時更無前後故名曰印也。摘葉尋枝我不能者名相之學猶如摘葉頭數法門無有窮盡徒自困疲終無所益故曰我不能也。

魔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裡親收得

梵語摩尼此云如意珠也。體性輕軟潔淨如法具諸功德唯此一寶可喻佛性人人皆有此寶而不

得受用者何爲無明塵垢所覆不能自現故云人不識也如來藏裡親收得者此摩尼珠非世所有乃於如來秘密藏中親獲此寶所言如來藏者有在纏如來藏有出纏如來藏衆生常爲三毒五陰煩惱所覆雖有寶藏不得受用謂之在纏如來藏也若乃諸佛三德精明湛然圓滿包容法界種種功德謂之出纏如來藏也藏卽且致阿那箇是珠豈不見僧問南泉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裡親收得者如何是藏師云王老师與爾往來者是藏僧云如何是珠師乃召僧云師祖師祖僧應諾師云去你不會我意去莫道這僧不薦設使薦得我也知爾摸索未著在

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顆圓光色不色

此摩尼珠有六竅喻六根也迷爲六賊自劫家寶所有無量功德法財盡爲六賊所盜也若乃悟之謂之六般神用也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口談說在足運奔用無盡也空不空者此之妙用非其有無可見所以道若言其有無狀無形若言其無

◆達等四字  
更動火遠反歟

聖有之靈故云空不空也一顆圓光色非色者此之寶珠從無始來<sup>起也</sup>烜赫靈明照十方界故知眞色無形而森羅大千古德云青青翠竹盡是眞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故云一顆圓光色不色也淨五眼得五力唯證乃知難可測

諸經皆云五根五力今言五眼五力者今按諸經論唯淨名經所出且依文解之所謂五眼者一天眼二肉眼三慧眼四法眼五佛眼也具足五眼爲如來卽得五力現前一信力二進力三念力四定力五慧力故云淨五眼得五力也唯證乃知難可測者此之心地法門直須親證乃可得知也如人飲水冷煖自知則不可以情量測度經曰若以思惟心測度如來圓覺境界如取螢火燒須彌山縱經塵劫終不能著故云唯證乃知難可測也

鏡裡看形見不難水中捉月爭拈得

雖鏡裡之形可見且水中之月不可取也良由世人背此覺性認其影像流浪生死頭出頭沒深著前境不能出離故賢愚經云譬如晴夜有衆獼猴



於樹井傍忽見月影即便還松下井捉月欲其所  
得終不可也良由一切衆生隨逐外緣欲其返本  
亦復如是故云水中捉月爭拈得也

### 常獨行常獨步

達法之人不以萬法爲侶高超三界獨步大方故  
曰常獨步也未了之人無量劫來常與諸塵作對  
既迷覺性深附塵緣念念之間不能捨離故經云  
眼根受色耳分別聲鼻嗅諸香舌舐於味所有身  
根貪受諸觸意根分別一切諸法豈能絕前後際  
而獨行獨步耶

### 達者同遊涅槃路

達者達法之人也涅槃者卽不生不滅也涅槃而不  
生粹而不滅卽無生路也經云十方薄伽梵一路  
涅槃門此之一路唯明心達本具大乘種性者方  
能步步蹈佛階梯而全遊也須知三果浩浩六道  
茫茫盡是失路頭人是以千聖出興爲一大事因  
緣勸汝等諸人同行此路自是諸人不肯古德云  
天堂路上生荆棘地獄門前滑似苔可謂少人蹈

著也

調古神清風自高貌悴骨剛人不顧

未了之人深著世緣趣味浮艷精神昏亂內失所  
守則非道人動靜也有道之士不染世緣調格古  
淡精神清爽道風高貌故云調古神清風自高也  
貌悴骨剛人不顧者大修行人雖形狀枯槁且心  
無貪欲內有所主剛如金石人罕識之闔浮提人  
深著色相流轉生死無有出期而不省悟是以聖  
人狀同貧士隱在世間則不可測故知本分道人  
內蘊般若不事華飾風貌清古人罕識之故云貌  
頹骨剛人不顧也

窮釋子口稱貧實是身貧道不貧

有道人假外飾故曰貧也古德云學道儼身三  
常不足則斯謂之歟釋子者從佛受稱具足應云  
釋迦氏卽五姓之一也我佛因中爲太子時王有  
四子俱爲王貶此四太子以德皈人卽爲強國父  
王悔憶遣使往詔四子辭過不飯父王歎曰我子  
釋迦卽華言能仁也今不言迦而言釋者從其簡

也子者男子之通稱故曰釋子也口稱貧者口雖稱貧內蘊聖法實非貧也實是者乃諦實之言也身貧者爲闕世財七寶等也道不貧者若論其道則河沙功德無量法財用無窮盡雖無卓錫之地實是價直娑婆故曰實是身貧道不貧也下文明出也

貧則身常被縷褐道卽心藏無價珍

貧則身乏蔽節謂之身貧也其道可尊可貴實非貧也古德云袈裟破後重重補糧食無時旋旋營是以迦葉著糞掃衣佛贊爲上行之衣節食儉衣爲知足故也道則心藏無價珍者世間七珍金銀琉璃珊瑚車渠眞珠碼碯等寶皆有價直唯有心寶故無價也達磨云於諸法中心法爲上於諸寶中心寶爲上此寶無形非具道眼卒難可見故曰藏無價珍也

無價珍用無盡利物應緣終不悞

再言無價珍者明此寶實非世間之寶也用無盡者世間之寶皆有限量用皆有盡設使壽同彭祖

保入百富似石崇富無雙貴人也乃一世之榮也唯此心

寶用無盡也上至十方諸佛經無量劫受用不盡西天二十八祖用不盡唐土六祖用不盡天下老和尙用不盡卽今山僧用不盡也利物應緣終不悞者十字街頭堂堂分付何曾悞惜自是時人不肯承當古德云驪珠不是驪龍惜自是時人不解求

三身四智體中圓八解六通心地印

三身四智八解六通者乃覺性功用得名也地以能生爲義印以号令爲義也所言三身者法身報身化身也四智者大圓鏡智平等性智妙觀察智成所作智也八解者一內觀色解脫二外觀色解脫三淨處解脫四無邊處解脫五識無邊處解脫六無所有處解脫七非想處解脫八究竟滅處解脫脫此八處解脫卽八識解脫所言八識者卽眼耳鼻舌身意爲六識七傳送識八阿賴耶卽含藏識也所以轉八識爲四智東四智爲三身也今言轉八識爲四智者轉眼耳鼻舌身意六識爲妙觀察

智轉七傳送識末那含爲平等性智轉八含藏識阿賴耶識爲大圓鏡智東四智爲三身者以成所作智妙觀察智爲化身平等性智爲報身大圓鏡智爲法身此之三身祇一身也要識一身麼頭圓象天足方似地古貌稜層丈夫意氣

上士一決一切了中下多聞多不信

無上妙法唯上人所聞即能諦了故云上士一決一切了也是以上士相見目擊道存中下之人祇益多聞所以云言多則去道轉遠故曰中下多聞多不信也然則三教所有言詮則皆然也大乘菩薩一聞千悟得大總持諸小乘人不任此法也老子云上士聞道慙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而大笑之不大笑不足爲道也傳云可與言而與言不可與言而不與言可與言而不與言謂之失人不可與言而與言謂之失言也故寒山詩云上人心猛利一聞便知妙中流心清淨審思云甚要下士鈍暗癡頑皮最難裂直待血淋頭始知自摧滅看取開眼賊鬧市集人決死屍棄如塵此

時向誰說男兒大丈夫一刀兩斷截人面禽獸心造作何時歇先聖激勵如此其有善根者聞之必有感焉

但自懷中解垢衣誰能向外誇精進

垢衣者即無明煩惱也衣者以蓋覆爲義垢者即塵垢也塵以染污爲義此之無明能蓋覆清淨法體能染污微妙覺性故喻垢衣也但自懷中解垢衣者況此已事非他人可爲故也從等覺已還皆是垢衣大士也見性之人潛藏密用不爲塵勞無明蓋覆故云解垢衣也古德云卸却膩脂帽子脫却骨臭布衫攜手出荊棘林得大自在也小乘之人專求事相雖身圍法座心遶法塵是外誇精進也寶公人定亥勇猛精進成懈怠即其謂也

從佗謗任他非把火燒天徒自疲

以言毀辱謂之謗以是爲不是謂之非也見性之人十二時中所遇順逆之境心則安然不爲萬境所轉也一任毀謗於我我既不受惡言謗瀆返自皈已所謂自作自受也譬若有人手執火燧擬欲

燒天徒自困疲終不可得故云把火燒天徒自疲也

我聞恰似飲甘露銷融頓入不思議

我聞毀謗之言恰似飲甘露心自清涼不生熱惱未了之人聞毀謗是非之言心生煩惱所謂驚然一處撥著三處一時火起不可止也古德云覺華有種無人種心火無烟日日燒唯見性之人所聞逆順之言心得自在即入不思議解脫妙門故云銷融頓入不思議也

觀惡言是功德此則或吾善知識

耳聞惡言不起嗔心即能成就定慧之力也不爲六賊盜竊家寶功德法財從此增長則知彼毀謗之人返乃爲我善知識也不言聞惡言而言觀者即六根互用也我佛世尊成道之日群魔競作如來哀愍此輩即入慈心三昧是時魔衆終不能害此乃成就萬德莊嚴定慧功德也

不因訛謗起怨親何表無生慈忍力

若不因上來訛毒毀謗之言加及於我我即了善

金言當作清

惡之聲皆不可聞譬若風過樹頭祇聞其聲不生分別善惡之音即起怨親平等之心以能成就慈悲喜捨四無量心即於時中所遇逆順之境以平等心坦然自在無有罣礙若不如此則何以表我無生慈忍道力耶

宗亦通說亦通

宗通者即法通也法非言說言說非法雲門云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天衣云山僧倒騎佛殿諸人返著草鞋乃至青平般士皈宗拽石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如上垂慈若無悟心如何明得耶直須洞明宗旨深達本源直下明宗不同圓漸故曰宗通也說通者即義通也善能講說十二部經明法相數一一了知無有疑誤故曰說通也今言宗亦通說亦通者則是法義雙通能具此者極難得其人法門後進不曉其旨互相是非傳曰西天則分河飲水此土乃禪律相非皆不明法義二門也圭峯云經如繩墨指定邪正繩墨非巧巧者必以繩墨爲憑經論非禪參禪者必以經論

爲準古德云今人看古教未免心中關欲免心中  
關應須看古教傳云經是佛語禪是佛心諸佛心  
口必不相違也大師始者聽習天台智者教觀後  
有發明知見往曹溪六祖印可故深明此旨故曰  
宗亦通說亦通也

### 定慧圓明不滯空

因中謂之止觀果上謂之定慧定慧不二謂之圓  
明此圓明之性非小乘斷定故曰不滯空也良由  
一切衆生從無量劫來爲無明煩惱所醉不能出  
離生死者唯無明昏散所病也是以聖人立止觀  
二法治之卽以止散卽散而寂以觀觀昏卽昏  
而朗則轉成定慧二法定慧不二謂之圓明圓明  
一法也此之一法諸佛功德無量法財妙用無盡  
皆在圓明華藏海中受用也

### 非但我今獨達了恒沙諸佛體皆同

真覺自云非獨我今達了如上圓明法性乃至恒  
沙諸佛圓明覺體盡皆同也故經云不唯我知是  
相十方佛亦然所言恒沙者從喻得名也西竺有

河名曰恒河此河方四十里其中有沙沙細如麩  
世尊說法多以此河中沙比其數量今永嘉依經  
而言也

### 師子吼無畏說百獸聞之皆腦裂

師子爲獸中之王若哮吼一聲群狐屏跡百獸悉  
皆腦裂恐怖而走以喻大乘菩薩所說圓頓法音  
魔宮振動諸小乘器不任大法各生疑惑而不悟  
解所以華嚴會上如響如瘧不能信受祇如德山  
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能有幾箇承當

### 香象奔波失却威天龍寂聽生欣悅

香象喻小乘聲聞緣覺定性之人不能回心向大  
所聞圓頓大乘不能諦信是以法華五千退席禮  
佛而去譬若象王雖有威德若聞師子吼時卽失  
威奔走故曰香象奔波失却威也天龍寂聽生欣  
悅者諸天龍王聞師子吼時心則欣然而悅也以  
喻大乘菩薩之人聞佛所說大法心生歡喜踊躍  
無量也如須菩提在般若會中聞佛所說般若喜  
極成悲故金剛經云爾時須菩提涕泪悲泣而白

佛言希有世尊我從昔來所得慧眼未曾得聞如是之經卽其義也

遊江海涉山川尋師訪道爲參禪

所遊江海涉歷山川途路疲勞奔馳南北非爲別事乃爲參尋知識決擇死生所謂無常迅速生死事大古投子云一切世人向緊急處却閑慢閑慢處却緊急若欲出離生死須遇善知識爲增上緣發明已事實非小緣也所謂青山長在知識難逢故曰尋師訪道爲參禪也

自從認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關

自從往曹溪六祖印證心地法門了知一切諸法無生無滅無去無來若悟此箇法門則了悟本來生死不相干涉故云了知生死不相關也若得如此也妙用無窮通身應物行住坐臥語默作做舉動施爲折旋俯仰無非皆在大寂定中明明受用下文可見也

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

祖宗門下頭頭垂示拍拍齊彰傳曰念念釋迦出

心現聲觀

世步步彌勒下生分別現文殊之心動用運普賢之行門門而皆出甘露味味而盡是醍醐不出菩提之林長處華藏之海晃晃而無塵不透朝朝而溢目騰輝豈勞妙辨以宣揚何假神通而顯示若如此也行住坐臥觸目遇緣雖應用千差且真如之性湛然不動故云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也

縱遇鋒刀常坦坦假饒毒藥也閑閑

十二時中旣動靜皆爲佛事假饒有人以利刀毒藥加及我我則坦然閑暇無所畏也故靈山會上五百比丘得四禪定具五神通以宿命智各現過去殺父殺母及諸重罪於自心中各懷疑怖於是文殊仗劍持逼如來世尊謂文殊曰住住不應作逆勿得害我我必被害爲善被害文殊師利從本已來無有我人但以內心見有我人內心起時我必被害則名爲害五百比丘自悟本心如夢如幻於夢幻中無有我人乃至能生所生父母於是五百比丘同聲贊言文殊師利大智士深達法源

底自手握利劍持遁如來身如劍佛亦爾一相無  
有二無相無所生是中云何殺天衣徵云作麼生  
說箇如劍佛亦爾若明此箇因緣故能縱遇鋒刀  
常坦坦假饒毒藥也閑閑也

我師得見然燈佛多劫曾爲忍辱仙

非獨我今修此忍辱乃至十方諸佛釋迦如來盡  
皆修此忍辱苦行也所言然燈佛者世尊因地爲  
雪山童子時值然燈如來出世將五百金錢親買  
蓮華住彼獻佛願我成等正覺然燈如來爲其授  
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說法度人與  
我無異故云我師得見然燈佛也忍辱仙者世尊  
因地爲忍辱仙人在於山中修諸苦行值歌利王  
與諸宮人入山遊獵王晝寢時諸宮人各去遊山  
忽見菴中有一仙人儼然獨坐是諸宮人俱來瞻  
仰王起問諸近臣宮人何在左右奏曰往彼仙人  
菴所也王怒躬自拔劍殺彼仙人於其手足節節  
支解時彼仙人神色不動王怪而問曰我今殺汝  
汝還嗔否答曰否王曰汝雖不言嗔必懷嗔怒答

今已過以

曰我心若嗔不得平復我心不嗔使我此身平復  
如故言訖卽時仙人平復如故王見甚異驚怖而  
走至於中路天降風雨霹靂雲霧迷失道徑終不  
能去迴入山中至仙人所求乞懺悔也乃至捨身  
飼餓虎割肉濟鷹飢已至種種苦行非止一劫故  
云多劫曾爲忍辱仙也

幾回生幾回死生悠悠無定止

此乃眞覺傷歎之辭也未發菩提心已前經無量  
劫受無量身生死海中浪自出沒無有了時於不  
遷境上空受輪迴向無脫法中妄生纏縛如春蚕  
之作繭似秋蛾之赴燈以二見之絲纏無明之質  
以無明貪愛之翅撲生死之火輪從生至死無有  
休息如繩繫飛鳥放去又還來故云幾回生幾回  
死生悠悠無定止也

自從頓悟了無生於諸榮辱何憂喜

自從頓悟了一切法皆悉無生則於諸榮辱之境  
有何憂喜良由至人於生死界內得其自在故寒  
山詩云莊生說送終天地爲棺槨吾版此有時唯

須一番泊死作餒青蠅吊不勞白鶴餓著首陽山  
生廉死亦樂若得其旨卽頓悟了無生也於諸榮  
辱何憂喜者既能頓悟無生生死尙得自在卽知  
榮辱之境則可外矣榮辱旣忘憂喜之心從何而  
有也

入深山住蘭若岑峯幽邃長松下

入深山者則非闌開之處也住蘭若者具足應云  
阿蘭若卽僧舍也岑峯者山之高貌也長松下者  
卽物外優遊之地也見性之人隨緣度日任性逍  
遙或入深山或居岩谷隨處建立應物無方無不  
可也白雲青嶂松下水邊皆道人之境界也

優遊靜坐野僧家閑寂安居實蕭洒

優遊者不拘繫之負也出家之士識心達本優遊  
三界脫洒四生不爲塵勞縈絆逍遙自在靜坐安  
居故雪豆云出家兒得與麼尊貴得與麼高上萬  
乘位高而不挹五侯門峻而不移目對千山心閑  
一境重重嵩樹垂陰善吉之門疊疊溪雲布彩維  
摩之室此中相見豈不快哉也

覺則了不施功一切有爲法不同

覺了一切諸法卽不施有爲功行也有爲功行非  
究竟也故寒山云我見轉輪王千子常團遶十善  
化四天莊嚴多七寶七寶鎮隨身莊嚴甚妙好一  
朝福報盡猶若栖蘆鳥還作牛領蟲六趣受業道  
沉復諸凡夫無常豈長保以此而知有功之功效  
皆無常無功之功效不虛棄故云一切有爲法不  
同也

住相布施生天福猶如仰箭射虛空

住相布施者不與般若相應爲著相故成有爲功  
行非究竟故古德云若般若不修萬行虛設所修  
功行不能稱性也所言布施者運心廣大謂之布  
推已惠人謂之施故曰布施也卽六度之一度也  
生天福者所感果報祇生天之福也終非究竟譬  
如仰箭射空終不至天也  
勢力盡箭還墮招得來生不如意

仰箭射空勢力旣盡終墜於地人天福謝亦復如  
是所謂人間四相天上五衰皆福謝之相也所言



四相者一生相二老相三病相四死相也五衰者  
一花冠墮地二目睫瞤動三眷屬離散四身光自  
滅五不樂本官也招得來生不如意者古德云人  
天福報爲三生冤人罕知之良由世人因其福力  
不明其本就上增添以此世福恣情娛樂臨命終  
時福盡業在返墮惡道受種種苦故云招得來生  
不如意也

爭似無爲實相門一超直入如來地

故知諸位小乘人天福報有爲之法皆非究竟也  
爭似無爲實相門一超直入如來清淨覺地此之  
一路從來千聖不曾踏著向第二門中略憑言說  
所以西竺初祖云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  
無法時法法何曾法則法法絕待盡皆照體獨立  
如指不自觸如刀不自割如地不自堅如水不自  
濕如火不自熱如風不自動如耳不自聞如鼻不  
自嗅如舌不自了如身不自覺如意不自知如眼  
不自見所以云若眼作眼解則生眼剖若眼作無  
眼解則生無眼倒若執有眼卽迷其無眼由有眼

故則妙見不通故經云無眼無色復有迷眼作無  
眼者卽失其真眼如生盲人不能辨色故經云譬  
如眼敗之士其於五色不能復利諸聲聞人亦復  
如是唯其如來得真天眼常在不昧悉見諸佛國  
土以不二見故卽不全凡夫所見悉能見故不全  
聲聞所見不同凡夫所見謂之超凡不同聲聞所  
見謂之越聖旣能超凡越聖卽達佛之知見故云  
一超直入如來地也

但得本莫愁末如淨瑠璃含寶月

若得其本末可知也古德云今之講者偏彰漸義  
禪者唯播頓宗禪講相違胡越之隔由是人與法  
差法與人病佛意本末難見散義浩博難尋然而  
泛學雖多秉志極少以本接末則可知矣故云但  
得本莫愁末也如淨琉璃含寶月者琉璃喻法身  
妙境寶月喻解脫眞智境智冥合瑩徹十方爍爍  
靈光騰今騰古猶如琉璃盤內更盛明月也

我今解此如意珠自利利他終不竭

如意珠者摩尼寶珠也唯此一珠具諸功德於諸

寶中此寶爲上利用如意可喻心寶也經云獨王頂上有此一珠不妄與人此之一寶非從外得但猶一切衆生妄念蓋覆不能明現古德云譬如衣下明珠雖明不照似宅中寶藏似有如無今日永嘉解此一珠賑濟有情用無窮盡故云終不竭也

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霄何所爲  
入夜月華臆底白有時松韻枕根清此箇消息設使千聖出與具無碍辨才也說不及放一線道且向建化門中略憑話會強而言之此是文殊普賢大人境界一切衆生雖生其中而不自知諸小乘人不能趣向也此之境界不凡不聖雖難可見祇在目前山高海濶栢短松長柳綠花紅鶯吟鶴唳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霄何所爲若是本分道人一覺直到天曉也

佛性戒珠心地印霧露雲霞體上衣  
般若是一法佛說種種名或謂之佛性或謂之戒珠或謂之心地或謂之心印皆一法也隨其功用各得異名能覺知故名曰佛性瑩淨無垢名曰戒

珠能生諸法名曰心地號令群品名之曰印也雖有三名而無三法以此而推森羅萬象觸目遇緣器界山河皆同一體霧露雲霞盡非他物故曰霧露雲霞體上衣也

降龍鉢解虎錫

鉢盂錫杖皆道具之名也鉢盂即應量器也錫杖者振作錫聲也所言降龍鉢解虎錫者名隨緣起而得名降龍鉢者因世尊降火龍外道也昔者有三迦葉投佛出家退失道心侍火龍外道佛觀其根性既熟即往度之爾時往彼求宿時迦葉言此無空室可宿唯有火龍石窟還可宿否佛往彼宿是時中夜火龍現通鼻中出烟鱗甲生火遂巡熾然欲害於佛爾時世尊即起慈心現三昧火漸漸明瑩火龍毒火返自燒身無處逃避唯見世尊寶鉢之中清涼廣大乃自投身入於鉢內故名降龍鉢也解虎錫者始因高僧稠禪師在懷州王屋山習定見二虎鬪即以錫杖以中解之二虎各自分去遂此名焉故云降龍鉢解虎錫也

兩鉢金鑽鳴歷歷

兩鉢者表真俗二諦也六鑽者表六波羅蜜也中心表中道也鳴歷歷者振錫之聲上士聞之即可入道小乘錫杖卽四鉢十二鑽也四鉢表四諦十二鑽表十二因緣中心浮圖表住持三寶也忽若在衲僧手中何如表示祇如大師當時持往曹溪親見六祖遶禪床三匝大振一下且道成得什麼邊事明眼衲僧試定當看

不是標形虛事持如來寶杖親蹤跡

不是外現威儀標其形體虛然自謂任持也故寶公云丈夫運用堂堂逍遙自在無方一切不能爲害堅固猶若金剛豈虛事持耶如來寶杖親蹤跡者經云佛告比丘汝等應受持錫杖所以者何過去如來現在諸佛皆執持故爲聖人標幟也故曰如來寶杖親蹤跡也如或不薦問取德山老人不求真不斷妄了知二法空無相

不求真故越凡夫法也不斷妄故越二乘法也二乘之人奔妄求真斷煩惱求菩提證有爲涅槃故

非究竟出離之道也大乘之人更不求真亦不斷妄則知真妄二法本無相狀故寶公云也無頭也無手世界壞時渠不朽故云了知二法空無相也無相無空無不空卽是如來真實相

上句展轉拂迹下句直明真諦也因上所言不求真不斷妄了知二法空無相永嘉切恐後人落在空無相中故有此點示也言無相者卽無諸事法也無空者卽無諸理法也無不空者則能遣之法亦空也卽是如來真實相者卽入如來無相微妙法門也

心鏡明鑑無罣碍廓然瑩徹周沙界

心鏡既明罣物無碍傳曰諸智慧者以譬喻得解明心之士其心猶如明鏡能接衆象盡入其中無有罣碍清淨含容無有邊際古德云打破鏡來與汝相見盡十方世界是一面鏡且向什麼處下手若向這裡薦得靈光透漏無蓋覆處故云廓然瑩徹周沙界也

萬象森羅影現中一額圓光非內外

在天燦然仰而觀之謂之萬象在地卓爾俯而察之謂之森羅傳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豈從外得耶祇在一切衆生一念心光影現之中故云萬象森羅影現中也一顆圓光非內外者一点光明無表無裏靈明烜赫瑩徹十方無有內外故肇法師云會萬法皈於自己者其爲聖人手

豁達空撥因果漑漑蕩蕩招殃禍

豁達空者乃西天外道所修斷滅空也撥因果者一向著空撥無因果也故知世出世間人天一切因果善惡等業毫髮不差經云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且外道不知此法故迷因果也既落斷滅之見所招殃過不可言說譬若大海漑漑蕩蕩無有邊表故云漑漑蕩蕩招殃過也

棄有著空病亦然還如避溺而投火

若弃其有見而著無見則其病亦然也故古德云便擬疑心斂念接事皈空不瞬不動閉目藏睛隨有念起即便破除細想纔生即便揭擦如斯見解

正是落空外道魂不散底死人故云弃有著空病亦然也譬如有人避大水之溺而投火燄之中故云還如避溺而投火也

捨妄心取真理取捨之心成巧僞

若捨虛妄之心欲取真如之理則取捨之心成巧僞之行也傳云取一邊捨一邊徒增妄慮執自性迷自性轉失真源其由空有兩忘一味雙顯居斷絕地卽煩惱根信不認矣故羅山云羶飡易飽細嚼難飢根本差殊良由自錯學般若之人到此切須子細體究

學人不了用修行真成認賊將爲子

學般若之人不了心地法門而修有爲功行皆非究竟盡屬有爲正在生死岸頭如梭殿十種修仙與諸不了義權位行人皆未能出離也良由以取捨虛僞之心而謂修證無上菩提猶如世人認賊爲子欲其親的無有是處故云真成認賊將爲子也

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斯心意識

既認賊爲子法財功德如何保任盡皆失去故云  
損法財滅功德也莫不由斯心意識者對境覺知  
異乎木石名之曰心以心籌量名之曰意了了別  
知名之曰識也以此三法遷流種種諸行造作種  
種之業皆由此也傳曰心異則千差競起心平則  
萬法坦然心染則六道四生心空則一道清淨故  
云莫不由斯心意識也

是以禪門了却心頓入無生知見力

上來所修皆是無益苦行固非真實也唯般若一  
法方爲究竟大般若經云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  
諸佛母能示世間諸法實相出家之士得不盡心  
於此是以雲門大師警策兄弟曰一等是踏破草  
鞋行脚拋却父母師長直須者些子眼睛始得若  
遇本色咬猪狗手脚不惜性命入泥入水相爲有  
可咬嚼眨上眉毛高掛鉢囊一十年二十年打取  
徹去莫然不成辦從上諸聖無不擊發勸於此箇  
門中用心故云是以禪門了却心頓入無生知見  
力也

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燄

世間之士有慷慨之志乘鎊錙之刃以忠孝之心  
佐贊明君威武天下謂之丈夫今言大丈夫者具  
出世之大智秉智慧之劍以般若爲鋒銛中金剛  
爲猛燄破煩惱網出生死境界故云大丈夫也傳  
曰雖女人孺子有此志者亦名大丈夫雖八尺巍  
巍之士無此志者不名大丈夫也所言金剛者金  
中最剛故曰金剛極堅極利喻般若焉堅故萬物  
不能摧利故摧萬物唯帝釋有之福薄者難見其  
爲用也欲擬皆空擬山卽山崩擬海卽海竭其功  
力不可思議故喻般若也

非但能摧外道心早曾落却天魔膽

但猶獨也非獨摧伏西竺六師外道之心早曾落  
却天魔膽也寶星經云有一魔王於衆魔中而爲  
上首卽於平日以手案地三千大千世界悉皆搖  
動佛成道時頌諸魔衆欲於佛前以手拍地率須  
彌山惱害世尊世尊卽入慈心三昧是時魔王方  
乃舉手尙不見地何況摩觸是時魔王心膽驚懼

而走故云早曾落却天魔膽也

震法雷擊法鼓布慈雲兮洒甘露

般若是一法佛說種種名或謂之慧劍或謂之法雷或謂之法鼓或謂之慈雲或謂之甘露即是一法隨其功用而得名也能破疑網極堅利故謂之慧劍也駭動物機增長善業故謂之法雷也聚集人天善能號令故謂之法鼓也能陰覆群生皆得清涼故謂之慈雲也能濟熱惱沃焦渴故謂之甘露也皆般若一法爾也

龍象蹴踏潤無邊三乘五性皆惺悟

龍象蹴踏之所固非驢騾所踐之地也三乘者一菩薩二聲聞三緣覺乘也五性者一善性二惡性三定性四不定性五闡提性也三乘五性惺悟且致忽遇三種病人來還接得否患盲者拈槌豎拂他又不可見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可聞患瘧者教伊說又說不得且作麼生接若接此人不得佛法無靈驗昔人雖有此語爭奈時機不薦曾有僧請益雲門師曰汝禮拜著僧禮拜起師以拄杖拄

票涉

反體僧退後云汝不是思音復喚僧近前來僧近也

前云汝不是思聾乃云會麼僧云不會云汝不是思瘧其僧忽於言下有省若薦得這箇說話何止三乘五性盲聾瘧症悉皆惺悟直是須教盡大地人普請作佛去還委悉麼雖然如此若是明眼禪僧也須子細詳辨

雪山肥膩更無雜純出醍醐我常納

西竺雪山有草名曰肥膩潔淨香美白牛食之所出皆成醍醐上味非此間腥羶雜血之乳其不潔也雪山喻一真妙境香草喻圓修入正道牛喻照理真智醍醐喻一乘妙法以明菩薩不從漸次而修也大乘根性從初發心便成正覺所言我常納者即學般若之士念念與般若相應也故下文學法皆入重重無盡事事無碍境界也

一性圓通一切性一法徧含一切法

一性即一真之性也一法即一心之法也一性圓通一切性者即一性圓通法界性也一法徧含一切法者即一心之法遍含無盡法也壽禪師云本

生末而末表本體用互與真成俗而俗立真凡聖  
交映此顯彼而彼顯此主伴齊參生成佛而佛度  
生因果交徹境無自性而他成自心無自性而自  
成他理不成就而一卽多事不成就而多卽一相  
雖虛而恒冥一體性雖實而常在萬緣雖顯露難  
以情求住超然而無方大用縱橫幻境在一性而  
融真是以八十卷華嚴大經所說非昔有而今無  
也傳曰三十九品之勝典終始交羅一十萬頌之  
妙言前後參應十處十會如帝網之重重十刹十  
塵如鏡象之涉入舉一門則諸門頓顯談一品則  
諸品齊彰道樹始成九天全會普光一集十處齊  
登新舊無差前後一念故末山尼先聽大經後因  
參有悟入方信卽今現在華嚴法界之中有頌云  
五蘊山頭古佛堂毗盧晝夜放毫光若能於此非  
同異卽是華嚴遍十方故云一性圓通一切性一  
法徧含一切法也

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

一月普現一切水者如青霄一月普現江河池沼

滄海溪潭等凡有水處悉皆現月也一切水月一  
月攝者衆水所現唯天上一月爾華嚴一月三舟  
譬喻經云譬如停舟分月彩舟從東去一月往東  
從西去一月往西舟從南去一月往南舟從北去  
一月往北常住之舟見月不動如是四維十方盡  
皆見月所以云並安千器千月不同一道澄江一  
月孤影乃至淨水穢水清水濁水甘甜苦澁鹹淡  
等水如是於中一時普現經云我成道時見一切  
衆生盡皆成道傳曰諸佛清涼月常遊畢竟空衆  
生心水淨菩提影現中信斯言也

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還共如來合

衆生心內諸佛念念證真諸佛心內衆生心心作  
佛故云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全共如來合也良  
由諸佛親證法身也衆生本具法身也荆溪云衆  
生理具諸佛成成之與具莫不性等故云我性同  
共如來令也故寒山云嘗聞釋迦佛親授然灯記  
然灯與釋迦祇論前後智前後體非殊異中無有  
異一佛一切佛心是如來地卽其謂也

一地具足一切地非色非心非行業

上文曰一性圓通一切性言無碍之性也一法遍含一切法言無碍之法也一月普現一切水言無碍之喻也今言一地具足一切地言無碍之功德也所言地者地以能生爲義卽初地具足十地功德故云一地具足一切地也言非色非心非行業者旣一地具足十地功德其功不可思議則色心行業不可測度也非色者非空礙之色也非心者非覺知之心也非行者非遷流造作之行也非業者非所作之業也今爲顯其法性所以拈情故下文以明妙用也

彈指圓成八萬門剎那滅却三祇劫

一彈指頃成就八萬法門一剎那間能滅三祇劫罪也一念嗔心起八萬障門開今旣悟入無生之理八萬四千煩惱轉成八萬四千清淨解脫法門卽超三大阿僧祇劫此修行功力也故楞嚴經云消我億劫顛倒想不歷僧祇獲法身深可信矣所言三祇劫卽三阿僧祇劫也自古釋迦至尸棄如

來爲一劫尸棄至然灯如來爲一劫然灯至毗婆尸如來爲一劫故云三祇劫也此事且致祇如禪月云禪客相逢祇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如或未知落處阿誰敢稱禪客

一切數句非數句與吾靈覺何交涉

一切名言法相菩提涅槃真如解脫非有非無非凡非聖頭數法門無有窮盡實非究竟故云一切數句非數句也藥山初參石頭便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亦研窮嘗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特來禮拜伏望和尚慈悲開示師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若薦得這箇因緣許你出荆棘林具衲僧眼故云與吾靈覺何交涉也

不可毀不可讚體若虛空勿涯岸

毀譽不動者唯見性之人方能解脫也未了人於一切順境聞讚譽之言卽心生歡喜於一切逆境聞毀辱之言卽心生忿怒皆不了語言性空也達法之士了毀譽之言不可得與法體相應猶如虛



空勿有涯岸故云不可毀不可讚體若虛空勿涯岸也

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則知君不可見

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群生前卽是不離當處常湛然也謂此靈覺之性不離十二時中見聞覺知若離見聞覺知之外別求覺性無有是處祖師云將心覓心豈非大錯敢問諸人阿那箇是當處若向這裡覓得破與十方諸佛同共受用等無有異如或不然盡是埋沒家寶辜負己靈隨行數墨謾自推求古德云譬如騎牛討牛無有是處故云覓卽知君不可見

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只麼得

靈光洞達無所不遍諸佛悟之而不曾得衆生迷之而未嘗失傳曰譬如有人怖空而走雖則而走且步步不離於空於彼求空了不可得故云取不得捨不得也不可得中只麼得者此宗旨當於聞思修體究而得之經云佛告沙門汝處于家昔爲何事對曰亦常彈琴佛言絃緩如何對曰不鳴矣

絃急如何對曰其聲絕急緩得中如何對曰清音普矣佛告沙門學道亦然心若調通道可得矣故曰不可得中只麼得也若是明眼禪僧應不鋪舉也

默時說說時默

默時說者卽是默時常說也僧問投子如何是十身調御投子下禪床立且道說箇什麼是知默時常說說時常默也如世尊說法一切經首皆有妙旨人罕知之如金剛經云爾時世尊食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時長老須菩提在大衆中卽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希有世尊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又圓覺經云一時婆伽婆入於神通大光明藏三昧正受一切如來光嚴住持是諸衆生清淨覺知身心寂滅平等本際圓滿十方不二隨順乃至於不二境現諸淨土如楞嚴經云卽時如來敷座宴安爲諸會中宣揚深奧法筵清衆得

未曾有迦陵仙音徧十方界故知默時常說也說時默者一大藏教金口所宣未曾道著一字經云始從成道夜終至跋提河於是二十間未曾說一字且道畢竟是有說無說耶所以天衣云若言有說謗如來若謂不談邪見在若向這裡覷得破方可稱唱宗風提綱祖令也

大施門開無壅塞

諸佛出世說法普令一切衆生成佛爲大施主度脫有情故云大施門開也乃至西竺諸佛祖各各說法利樂有情已至唐土諸祖天下老宿巧便施說種種法門所以雪峯輓毬石鞏架箭天皇餽餅國師水碗雲門三句洞山五位靈雲見桃花法眼透聲色首山新婦道告樂神瀉山水牯汾陽師子百丈捲席俱胝一指皆諸善知識大施門開也古德云盡十方世界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不入有何壅塞耶故云大施門開無壅塞也

有人問我解何宗報道摩訶般若力

若或有人問我解何宗旨報道摩訶般若力也梵

語摩訶此云大多勝即多含不翻也梵語般若此云智慧即生善不翻也言摩訶般若者信解則位齊諸祖受持則福蓋人天故傳云故知般若善惡徑之導師迷暗室之明炬生死海之智機煩惱病之良醫破邪山之大風敵魔軍之猛將照幽途之赫日警昏識之迅雷扶愚盲之金筥沃渴愛之甘露截疑網之慧劍給孤乏之寶珠若般若不明萬行虛設故云摩訶般若力也

或是或非人不識逆行順行天莫測

般若之力既得現前以大悲心入鄽垂手接物利生縱橫應用種種施爲皆爲佛事譬如耆婆攬草信手拈來皆爲妙藥故經云得念失念無非解脫成法破法皆名涅槃智慧愚癡通爲般若菩薩外道所成就法同是菩提無明眞如無異境界諸戒定慧及姪怒癡俱是梵行故云或是或非人不識逆行順行天莫測也

吾早曾經多劫修不是等閑相誑惑

永嘉自云我今於法受用得其自在莫非宿有般

若種性豈是今等閑之事嘗試論之曰佛道長遠久受勤苦乃可得成今永嘉纔往曹溪便悟般若能說法利人耶假使有人致難問我我即報言吾非今生一世所修乃至非三四五劫修習般若故云多劫修也既是多劫修習非是等閑以言欺誑惑亂汝等故云不是等閑相誑惑也

建法幢立宗旨明明佛勅曹溪是

諸佛出世以至天下老和尚出世皆是建大法幢豎立宗旨也明明佛勅曹溪是者祖師從西土至此道傳至六祖其所建立已成法席矣非獨諸佛冥加宿受記前而引弘大事乃從我佛釋迦如來親傳心印至曹溪故云明明佛勅曹溪是也所言法幢者幢以建立為義也故知建立法幢實非小緣諸佛出世為一大事因緣皆為此也無量菩薩帶果行因亦為此也諸二乘人內藏菩薩行外現是聲聞亦為此也以至梵王前引帝釋後隨亦為此也諸經皆以一法為主眾法為伴並相建立也故下文明西竺此土建立法幢之義

第一迦葉首傳燈二十八代西天記

始自世尊靈山會上以青蓮目瞬視迦葉微咲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摩訶大迦葉是最初傳法故云首傳燈也二十八代西天記者初祖迦葉傳二祖阿難阿難傳三祖商那和修修傳四祖優婆塞多傳五祖提多迦迦傳六祖彌遮迦迦傳七祖婆須密密傳八祖佛馱難提提傳九祖伏馱密多多傳十祖脇尊者者傳十一祖富那夜奢奢傳十二祖馬鳴鳴傳十三祖迦毗摩羅羅傳十四祖龍樹樹傳十五祖迦那提婆婆傳十六祖羅睺羅多多傳十七祖僧伽難提提傳十八祖伽耶舍多多傳十九祖鳩摩羅多多傳二十祖闍夜多多傳二十一祖婆修盤頭頭傳二十二祖摩拏羅羅傳二十三祖鶴勒那那傳二十四祖師子子傳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多傳二十六祖不如蜜多多傳二十七祖般若多羅羅傳二十八祖菩提達磨故云二十八代西天記也

歷江海入此土菩提達磨為初祖

梵語菩提達磨此云覺法西竺爲二十八祖此土爲初祖本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太子也遇二十七祖知其密迹發明心要乃託之曰未可遠遊且止南天待吾滅後六十七載當往震旦大興佛事汝至南方勿住彼唯好有爲功業不見佛理汝縱到彼不可久留聽吾偈云路行跨水復逢羊獨自悽悽暗渡江日下可憐雙象馬二株嫩桂久昌昌師在本國以知見力破彼六宗異見法師令其捨小皈大一有相宗二無相宗三定慧宗四戒行宗五無得宗六寂靜宗各封已解別展化源聚落崢嶸徒衆甚盛大師乃喟然歎曰彼之一師已陷牛跡況復支離繁盛而分六宗我若不除永纏邪見一一設其宗旨各自知無所皈然後返本悟入大師學該三藏尤專定業排不知也師自南天竺泛海經涉三年時普通八年九月二十一日至廣州刺史蕭昂表聞武帝帝覽奏遣使齎詔迎請十月一日至金陵詔迎至金陵帝問朕卽位已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師曰此但人天

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真功德師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帝不領悟師知機不契是月十九日潛回江北十一月二十三日屆于洛陽後當魏孝明帝大和十年也寓止于嵩山少林面壁而坐終日默然人莫測之卽禪宗初祖也

六代傳衣天下聞後人得道何窮數

大師既少室九年未卜知音時有僧神光者曠達之士也久居伊洛博覽群書善談玄理每歎曰孔老之教禮術風規莊易之書未盡妙理近聞達磨大士住止少林至人不遙當造玄境乃往彼晨夕參承師常端坐面壁莫聞誨勸光自惟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濟飢布髮掩泥投崖餉虎古尙若此我又何人其年十一月九日夜天大雨雪光堅立不動達明積雪過膝師憫而問曰汝久立雪中當求何事光悲淚曰惟願和尚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群品師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

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真乘徒勞動苦光聞師誨勵潛取利刀自斷左臂置于師前師知是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爲法忘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遂易名曰慧可光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師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光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師曰將心來與汝安光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我與汝安心竟既從此悟入卽爲二祖也所云六代傳衣者二祖既得之初祖皆以衣盂相傳初祖自西竺傳衣東土以表其信至曹溪六祖其道已行便不傳衣唯傳法也達磨傳可可傳璨璨傳信信傳忍忍傳能能卽曹溪六祖大師也其道盛行於世謂之六代傳衣天下聞也自後得道者不可勝數故云成佛作祖者匝地普天參禪學道者如麻似粟故云後人得道何窮數也

真不立妄本空有無俱遣不空空

真既不立妄亦本空良由真妄本無自性因真立妄因妄立真古德云單真不立獨妄難成也有無

雙遣者有無亦相待而立今既雙遣不空亦空也故云有無雙遣不空空也此之數句大師欲顯其法故雙拈真妄有無之情爾

二十空門元不著一性如來體自同

二十空門者如來破二十種執有之見因成二十空名故大般若經云所謂內空外空內外空空大空勝義空有爲空無爲空畢竟空無際空散空無變異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無性空自性空無性自性空雖有二十空名其體卽一法也今明法性之理不同二十之空故云元不著也一性如來體自同者迥出外道六十二種異見卽與般若涅槃妙心冥合故云體自同也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

心是根者根以能生爲義良由此心能生一切善不善法故名根也法是塵者法雖能軌持萬物猶如妙藥病若愈則藥必無用故法是塵也此之二法皆有望碍使人心光不能透漏如鏡上之痕也所以云根塵相對翳障心光返本明心良由此也

痕垢盡除光始現心法雙立性則真

痕垢若盡心法雙亡自然心光透脫明見佛性也

古德云一翳在眼空花遍界一妄在心河沙生滅

翳消花盡妄滅證真病差藥除水消水在靈丹一

顆点鉄成金至理一言轉凡爲聖故云性卽真也

嗟末法惡時世衆生福薄難調制

嗟卽歎辭也世尊出世轉大法輪利益有情正法

一千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萬年大師出世正當

像法早嗟歎如此卽今則可知矣故云嗟末法惡

時世衆生福薄難調制也末世弘道不明大旨各

守門庭互相堅執盡爲法病故下文可見也

去聖遠兮邪見深魔強法弱多怨害

去聖遙遠邪見轉深於正法中返生怨害是以遠

曆西來擊齒服毒聖師尙爾豈況人師耶諸佛出

世莫不興慈運悲接物利生魔強法弱而於聖心

不知恩德況今天下昇平日久國王大臣受佛付

囑弘護三寶諸方法席輿盛出家之士當起難遇

之心參尋知識決擇生死以求出離報答四恩卽

其宜矣然而其中有雖學佛法不知有教外別傳

者亦有之也有身居貴位忘宿世所修而於佛法

爲其障礙者必有之也有雖傳持佛法各以宗派

不同互相攻擊者亦有之也此皆爲法門魔事盡

非通人若是本分當人必不如是故圭峯云諸宗

門下皆有達人然各安所習通少局多以承稟爲

戶牖各自開張以經論爲干戈互相攻擊情存函

矢而遷變法逐人我以高低致使是非紛拏莫之

辨析故云魔強法弱多怨害也

聞說如來頓教門恨不滅除令瓦碎

如來唯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世有魔王雖與佛

同時而不信有圓頓法門聞佛所說悉皆毀謗恨

不滅除令如瓦碎也世人有無大乘根性者亦不

信有悟入法門而於釋門身雖出家尙自不信故

有之也古德云不可向翳目人前說空中無花不

可向狂病人前說面前無鬼空廢語言應不信受

直須目淨心安當自知矣

作在心殃在身不須怨訴更尤人

世人所造無量無邊之業皆妄心所作故云作在心也所感無量苦果地獄畜生餓鬼種種等形受種種苦古德云負鞍啣鉄爲誰來昔時祇爲行心錯故云殃在身也皆是自作自受非他人所致故云不須冤訴更尤人也世間之苦乃止一世地獄之苦無有窮盡劍樹刀山種種不可說苦此方受盡世界壞時更移他方地獄受罪報盡更生畜生驢馬皆非別人唯自作自受也

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謗法之罪非小過也毀般若罪業皆落地獄亦非輕計地獄皆無間地獄卽極重獄也時數久遠皆論劫數謗法報非一具如藏經所載或爲九頭龜或患白癩疾等良由十方諸佛出世悉皆讚歎一乘妙法十方諸佛由證法故得成無上正等菩提今却返謗其罪宜矣故云莫謗如來正法輪也

旃檀林無雜樹鬱密深沉獅子住

旃檀林喻一眞妙境無雜樹者無小機權位之雜也鬱密森沉者鬱密卽繁茂之白也森卽幽邃之

白也師子住者以喻法性之境唯大乘菩薩所住人天小機卽不能知故知無上般若唯接上根上士中下之機卒難悟入故云旃檀林無雜樹鬱密森沉獅子住也

境靜林閒獨自遊走獸飛禽皆遠去

無爲大道唯大乘菩薩履踐諸小乘人與諸權位行人不能措足師子喻大乘菩薩也走獸飛禽喻人天二乘小機也是以法華五千退席不任此事一眞妙境唯上士所遊中下之流卒難摸索故云境靜林閒獨自遊走獸飛禽皆遠去也

獅子兒衆隨後三歲便能大哮吼

所言師子兒者喻菩薩初發心時卽便成等正覺也超過聲聞緣覺諸小乘衆故云衆隨後也三歲卽表見性之人圓修三法也智者云空也者泯一切法也假也者立一切法也中也者妙一切法也空不定空空處當體卽空卽假假不定假假處當體卽空卽中中不定中中處當體卽空卽假此之三法不縱不橫不並不別一處常三三處常一所

以云三諦三觀三非三三一三無所寄諦觀名別體復同是故能所二非一也悟入之士圓證三法所說法門皆中道實相故云三歲便能大哮吼也

若是野干逐法王百年妖怪虛開口

野干喻凡夫二乘也師子喻大乘菩薩也菩薩之人深悟法性從初發心便成正覺所說法門悉皆稱性也二乘凡夫諸權位人不能明見佛性之者所說不明究竟實相之理猶如百千妖怪虛開口終無所益也故云百千妖怪虛開口

圓頓教勿人情有疑不決直須爭

圓謂圓滿頓非漸次也教者効也聖人備下文言詮理化物爲義也圓頓之教不假漸次超入佛境界傳曰譬如太子具王義之德迦陵超衆鳥之音也勿人情者勿猶衆也一切衆生若有疑情不決直須明了此非世間之學爲生死事大實非容易故下文明其因果也

不是山僧逼人我修行恐落斷常坑

此是永嘉自謂也豈是山僧馳逼人我之心切恐未來之際一切衆生於法門中發心修行錯悞用心墮落斷常二見此之二見能陷人故名之爲坑如世坑壘也西天有九十六種外道不出此見故法華經云若有若無等依止此諸見具足六十二卽其義也

非不非是不是差之毫釐失千里

非不非是不是者乃明是非之相分明不可錯亂也非豈不是非乃眞非也是豈不是是乃眞是也雖則是非無主不可瞞肝佛性籠統眞如也差之毫釐失千里者毛中長者曰毫釐者十釐爲一毫若差之毫釐之間則失之千里萬里故下文深明是非之相也

是則龍女頓成佛非則善星生陷墜

龍女善星者明顯是非之相也昔日靈山會上有一龍女獻佛寶珠世尊受之而爲說法悟無生忍卽往南方無垢世界坐寶蓮華成正覺號華嚴如來也非則善星生陷墜者昔有比丘名曰善星



念得十八香象駝經生身活陷地獄謂不見佛性  
說法返成謗瀆故則有所警策也

吾早季來積學問亦曾討疏尋經論

今欲明無相之功先明有相之理大師少時歷諸  
講肆聽集天台智者教觀深於經論積學博問也  
先德云五夏已前精研律部大明經論然後參尋  
知識決擇生死乃入道叙也非宿有乘種願力罕  
能全此從上諸聖莫不皆然達磨祖師學該三藏  
尤專定業非不知也後之學者不能及此返爲謗  
說深不可也譬如筌蹄有獲魚兔既獲魚兔筌蹄  
可忘下文可見也

分別名相不知休入海筌沙徒自困

經論之學豈有過失乃我佛如來金口所說於無  
量國中乃至名字不可得聞何況得見故知教不  
迷人人自迷教也古德云看經須具看經眼眼若  
不明返爲名相所眩不窮心地一向多聞所以云  
縱多學也成貪那箇回頭解自慚冷屣枉作他鄉  
客本分門風不荷擔譬若入海筌沙徒自困爾

却被如來苦訶責數他珍寶有何益

如來訶責多聞之士雖則多聞不獲修證經云如  
人數他寶自無半錢分也既非已寶數至終日雖  
知數量不得受用於已有何益也所以云譬如終  
朝說藥而自困於沈痾有若長年問程而不動跬  
步得魚忘筌者罕遇其士執指爲月者實繁有徒  
卽其義也

從來蹭蹬覺虛行多年枉作風塵客

從來者從無始來也蹭蹬者行不進之白也虛行  
者未有地頭而虛行也從無始已來以至今日經  
生死嶮道徒自困疲於涅槃路上未曾踏實故云  
覺虛行也多年枉作風塵客譬如世人飄蓬南北  
千里家鄉轉遠枉作風塵之客也古德云門前無  
限路誰是到家人

種性邪錯知解不達如來圓頓制

謂不皈依三寶之人西竺九十六種外道依附邪  
師生諸邪見故云錯知解也不達如來心地法門  
故知於無量劫受無量生死皆因邪師說法也不

遇圓頓大乘菩薩所說故論云寧受地獄苦得聞諸佛名不受無量樂而不聞佛名以經於往昔無量劫受苦流轉生死中不聞佛名故不聞佛名者皆遇邪師故也

一乘精無道心外道聰明無智慧

二乘之人精進修行斷三界見思七返人天所歷修行法門非不精進也飲寂滅酒臥涅槃床不起大悲心修利他行接物利生是無道心也外道聰明無智慧者西竺外道極有聰明之士念得四圍陀典籍不明佛性故寒山云世有多解人愚癡學用文不憂當來果唯知造惡因見佛不解禮見僧倍生瞋五逆十惡輩三毒以爲隣死去入地獄未有出頭辰今古聰明之士爲世智所使不信般若亦有之古德云李白李斯文學絕二人不遇空王記幾多空負聰明心到底生死打不徹先聖垂慈如此豈不知有耶

亦愚癡亦小駭空拳指上生實解

大人無智曰愚小兒無智曰駭空拳指上生實解

者愚人小兒於空拳指上妄爲實有如以黃葉爲錢以爲眞實如來大師說一大藏教文盡以大悲心於無作妙智隨緣放光或說有法或說空法或說頓漸或說偏圓或說不定以種種名相隨緣而各得解也諸小根器隨語自生執著不見佛性猶如空拳指上生實解也下文重與喻出

執指爲月狂施功根境法中虛捏怪

若迷指爲月非獨迷月亦乃迷指以認指爲月故也經云修多羅教如標月指若復見月了知所標畢竟非月是故學道之人亦復如是若以教爲佛性非獨迷其佛性亦乃迷教以教爲佛性故則是狂施其功行也是知中下根性若無大乘般若之種性不能入佛知見其所爲患者在於根境識三十八界法故云根境法中虛捏怪也

不見一法則如來方得名爲觀自在

此一句乃永嘉盡力拽到門前祇欠擡足入來也昔有宿德因看法華經至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自喜之常留意體究以至行住坐臥語默作做

舉動施爲拈匙放筯無不體究都無所得至仲春之月忽一日凭欄閑坐聞樹上鶯聲警然悟入省前因緣續前頌云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春暖百花紅黃鶯啼柳上以是觀今古尊宿說話洞曉其旨求師印可凡所應用無有罣碍所謂方得名爲觀自在也

了則業障本來空未了還須償宿債

了達罪福性空無有罣碍若人發心皈源十方世界悉皆消殞況罪福之相耶所以肇師云五陰身非有四大本來空將頭臨白刃一似斬春風卽業障本來空也若不了悟執法不志因果法如形與影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故云未了還須償宿債也

飢逢王饑不能食病遇醫主爭得瘥

四十九年開方便門示真實相所說種種法門大悲顯力接引衆生衆生自是不能悟入譬如世間飢餓之人遇王者之膳食前方丈水陸畢備種種美味見之卽生怖畏之心而不敢食又如久病之

人忽見盧醫鵠醫王必生疑惑猶豫而於妙藥不能服食則知病不可瘥

在欲行禪知見力火中生蓮終不壞

欲界而行禪那清淨者以其有般若知見之力也僧問古德欲界無禪大德云何言有禪定古德云闍梨祇如欲界無禪自不知禪界無欲欲知三界皆因一心所有經云滅三毒出三界破魔網也今文言知見力者心旣明見佛性卽一切處皆爲佛事也何言至欲界故云知見力也

勇施犯重悟無生早時成佛于今在

過去久遠有一比丘名勇施忽於如來禁戒有所闕犯旣犯四重根本之罪欲自清淨卽將三衣掛在錫上高聲唱言我犯重罪誰爲我懺如是唱言至一精舍遇一尊者名曰鼻鞠多羅云推罪性了不可得勇施比丘豁然大悟十號具足卽往東方世界成等正覺號曰寶月如來至于今故曰早時成佛于今在也

獅子吼無畏說深嗟憐憫頑皮粗

諸佛說法圓頓大乘自在無畏猶如獅子吼時無畏自在也故云無畏說也深嗟者深歎之辭也憻懂者非聰慧也頑皮粗者即牛領極麤厚皮也此喻小乘鈍根聞於大法不能悟故發其歎傷之辭只知犯重障菩提不見如來開秘訣

祇知犯前四種重罪障於無上涅槃妙心不能了罪性空也然則生死界中不能出離者以皆因姪殺以爲根本沈淪無極若有大乘種性雖遇前境發菩提心返妄歸真即能入道如善財參見婆須蜜女告善財言我得菩薩解脫名離貪欲際隨其世樂而現其身若有衆生暫見於我暫與我語暫執我手則離貪欲得遍往一切佛刹三昧又如善財參見無厭足王無量猛卒執持器仗無量衆生各犯法王或斬其頭或斷其手善財見已而作是言云何於此而欲求法耶王告善財我得菩薩如幻三昧如我心者寧於未來受無間苦惱終不一念與一蚊一虻而作苦事況復人耶故知若有種性所遇前境即能返本今此二乘與諸小機滯於

持犯諸律儀事專於事法乃不見罪福性空明見佛性是不見如來開秘訣也故下文特舉姪教之相以明前事

有二比丘犯姪殺波離螢光增

犯姪殺者皆根本重罪也螢光 小乘猶如螢光

不能破暗也昔有二比丘山中結菴修行堅持淨戒無有闕犯一日一比丘出一比丘在菴中禪定忽坐睡因而睡著爲一樵女偷犯淨戒乃內心不悅至同菴僧飯具說上事其僧怒即捉越樵女驚怕墮入深坑而死比丘轉加煩惱一人無心犯姪一人無心犯殺此二比丘皆無心犯也共往大德優波離尊者處求乞懺悔尊者以小乘結罪時二比丘心疑不決轉生疑惑即往維摩居士處懺悔因陳上事維摩呵云不善觀機說法此二比丘久修大乘何得將大海比於牛跡波離小乘猶如螢火光不能破暗故云波離螢光增罪結

維摩大士頓除疑還同赫日銷霜雪

優波離尊者專以小乘事法懺罪不可懺也今維

摩大士而以理說性空無相法門窮罪性了不可得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內外前際不去後際不來中際不住三際推求了不可得時二比丘忽然頓悟了罪性空寂心得決然住無生忍經云若欲懺悔者端坐思實相衆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故云猶如赫日銷霜雪也

不思議解脫力妙用恒沙也無極

不思議者不可以心思不可以口議口欲談而辭喪心欲思而慮忘經云假使滿世間如舍利弗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到此須有悟心方明解脫一乘圓頓法門也既證此法即妙用恒沙之數亦無盡也故云妙用恒沙也無極也

四事供養敢辭勞萬兩黃金亦銷得

達法之人堪受人天廣大供養也出家之士身雖出家心不染道於諸經論盡說全闕應供古德云道德不修衣食斯費即其謂也所言四事者一衣服二臥具三飲食四醫藥也此之四事於諸教中皆須起慚愧之心也堪受用之今此道人豈止四

事而已假使萬兩黃金可銷得也

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

粉骨者如常啼菩薩於香城學般若時也既得法已自恨無物供養世尊忽遇城中豪富長者不安欲人骨髓合藥即時敲骨出髓賣與長者所得資金其所有買種種花香供養於佛其志誠則可知矣碎身者如釋迦因中捨全身求半偈也我念過去作婆羅門在雪山中修菩薩行無佛出世亦無經法時天帝釋現可怖相而親試驗之爲羅刹形而現於前即說半偈諸行無常是生滅法菩薩聞傷心生歡喜即從座起顧視四方寂無所見唯見羅刹即問聖者從何得是半偈此半偈者乃是三世諸佛證道之法羅刹答云我不食來已經七日心謬言爾時菩薩復語聖者若爲我足此偈者我當終身爲汝弟子羅刹答言飢逼實不能說菩薩復語聖者所食何物我所食者唯食暖內我所飲者唯飲新血菩薩又語聖者若能爲我說是勝偈我當捨身供養聖者是時羅刹即說偈言生滅滅

滅已寂滅爲樂菩薩聞已卽於道樹石壁書此偈  
竟便上高樹投身而下未至地羅刹復帝釋形  
於空接住致於平地慚愧讚歎以是因緣超十二  
劫在彌勒前成無上道故云一句了然超百億也  
法中王最高勝河沙如來同共證

王中法王位過百王之上故云法中王也高超三  
界獨步大方故云最高勝也乃至過去未來現在  
無量諸佛盡證此也天下老宿盡證此也無量法  
聚一切義門不出於此經云唯佛與佛乃能知之  
唯佛者唯釋迦化主也與佛者與十方諸佛也故  
云唯不一佛二佛三四五佛乃至十方諸佛同證  
此法故云十方如來同共證也

我今解此如意珠信受之者皆相應

唯此心法如世間如意寶珠具諸功用無有窮盡  
也四祖謂牛頭融禪師云百千妙門同皈方寸河  
沙功德總在心源一切定門一切慧門一切行門  
悉皆具足神通妙用並在你心煩惱業障本來空  
寂一切果報皆如夢幻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

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  
法你今已得更無欠少與佛無殊更無別法但任  
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停心莫起貪瞋莫懷愁慮  
蕩蕩無碍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住坐  
臥觸目遇緣皆是佛之妙用故云信受之者皆相  
應也

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

眞如界內無生佛之假名平等性中無自他之形  
相卽無物無人無佛也故般若經云善現空空清  
淨故色清淨色清淨故一切智清淨何以故若空  
空清淨若色清淨若一切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  
別無斷故故云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也  
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

三千大千世界在覺性之中猶如水上漚爾豈  
止大千沙界爲水上漚盡十方世界在覺性之  
中猶如水上漚爾如觀音菩薩所證圓通云迷  
妄有虛空依空立世界想澄成國土知見乃衆生  
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故云大千沙界海中漚

也一切聖賢如電拂者猶如電光石火譬爾無蹤  
卒難摸索故般若經云內空清淨故色眼界識界  
眼觸爲緣所生諸受清淨色界乃至眼觸爲緣所  
生諸受清淨故一切智智清淨故云一切聖賢如  
電拂也

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

假使鐵輪頂上旋者傳曰二十八住菩薩所修行  
力有一魔王謂菩薩言汝當退位汝若不退我當  
飛熱鐵輪旋汝頂上碎汝形體猶如微塵爾時菩  
薩以定慧圓明不思議力故不失其位時諸魔衆  
返自退失菩薩定慧而愈增明故曰定慧圓明終  
不失也

日可冷月可熱衆魔不能壞真說

日性本熱寧可說冷月性本冷寧可說熱固知衆  
魔不可壞其真說也如來說法魔宮振動邪黨皈  
依豈能毀壞耶言耶所言日可冷月可令熱者  
大涅槃經云時阿耨耨白世尊言月可令熱日  
可令冷佛說四諦不可令異今永嘉用此以明衆

魔不能毀壞般若真說

蒙駕崢嶸讓進途誰見蟾蜍能拒轍

菩薩所弘通大乘法門衆魔不能爲其障礙譬若  
象駕崢嶸而進豈蟾蜍小虫而可拒其車轍耶昔  
齊莊公出獵有螳蜋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者曰  
此何蟲也對曰此是螳蜋蟲也莊公曰而以至微  
之力而拒大車不量其力也今永嘉略涉世緣以  
證出世聖法使易曉而今法流沙界教滿龍宮時  
諸小聖魔衆豈能爲障爲礙故曰誰見蟾蜍能拒  
轍也

大象不遊於兔徑大悟不拘於小節

大乘菩薩所歷境界功德殊勝非人天所知二乘  
所涉法門優劣不同欲其易明卽以世間象兔爲  
喻大象所遊唯大路可容非小兔微逕可往故云  
大象不遊於兔逕也大悟不拘於小節者見性之  
人不可以事相檢舉不可以持犯戒律所拘其作  
用難以測度如高沙彌不受戒藥山不看經等故  
云大悟不拘於小節也

莫將管見謗蒼蒼未了吾今爲君決

無上般若唯接上根上器中下之機卒難銘模是以三界浩浩六道茫茫盡是空生浪死經云譬如百千蚊蚋在一器中啾啾亂鳴鼓腹狂鬧不知太虛之曠達以明諸小根器不能發菩提之心入大乘境界今永嘉竊恐世人信之不及謾生誹謗猶如愚人握管窺天以已見之細微謗蒼蒼之無際是誰之過歟未了吾今爲君決者此之一句一大藏教詮提不起六代祖師讚歎有分是知從上諸聖開方便門提携後進放一線道略露風規末後一言莫教錯學

皆嘉定巳卯建安虞八宣散位 刊行

舒州梵天珙和尚註永嘉證道歌終

後序

余元豐間與大學二三友至相國東林會翰苑鄧公

龍圖子發浩然明甫諸公始議師於座中從容道論知師之所蘊也次又聞師內殿賜衣服因而致賀再見之吐珠璣示眼目蕭洒有古人風操尤恨相得之晚世之學者管患所守異趣偏執一隅不知大道之不二遂相詆軋者皆是也師性謙和於傳法禪悅之外曉教源喜文章不以殊途二其志良可尙矣元祐改元仲春過泗上見圓明上人自匡廬至得師所惠歌頌玩之洒然則知師之所守高簡不混利名逍遙移競之外也紹聖丙子解官單馬赴吏部磨勘至壽春遇友人吳純甫出師所注永嘉證道歌發揮如來大智慧海利益四衆豈小緣哉師浙人也嗣法圓照禪師喜其故識謹書於卷後是歲孟夏望日天倪叙

永嘉石碑

禪師每日陞座提綱正令撮其法要以示證道默然揮一下云還會麼乃說伽陀

一擊天地空 驚開死盲聾 靈光亘今古

徧合法界中



音釋

拆音析先擊反分也 調去聲選也

頓音悴顛亦作憊 怯音吝力刃反也

訕所晏反毀語謂之 爾若下爾者反

崙音吟高也

閱音乞苦壁古覓二反靜也

蹴音足七六子六二反蹈也蹇同

犴音寒午且午諫二切胡狗

駭語駭切馬行也又無知也

韞音恒多達之別二切柔革也

註中

煨呼羅切南人呼火也

炙之亦切熱也又之夜反

唬呼交反虎聲又古伯反

嚙音霍 懈居隘反倦怠也

矚音梨干異馬

臙之力反油敗也又臙臙

禮胡骨反膝藉也

餒音畏餉也奴羅反飢也

憤古對反心也 絆音半羈也

挹於入反斟也幟 隄卽涉切目傍毛

幟如倫反獲禾聲 幟俾消反幟

幟釋志巾也 銳無方切刀刃端也

挫音飯又竹栗反獲禾聲

輓古混反車轂齊等貞 汾扶云切水出太源

胠竹尼反手胠足胠也 胠步田反胠胠

扶一決反排也 盱公旦反目白貞

鈴音零行不正也 孌音平

螻音樓螻蛄 搏徒官切搏擊也

拏尼矛切平拏也

徒官聲補各平聲手

證道歌卷下終

人天眼目六卷

宋·智昭集



人天眼目序

予遊方時所至盡誠咨扣尊宿五宗綱要其間件目  
往往亦有所未知者因慨念既據師位而綱宗語句  
尙不知其名況旨訣乎將何以啓迪後昆剔抉疑膜  
邪於是有意於綱要幾二十年矣或見於遺編或得  
於斷碣或聞尊宿稱提或獲老衲垂頌凡是五宗綱  
要者卽筆而藏諸雖成巨軸第未暇詳定晚抵天台  
萬年山寺始償其志編次類列分爲五宗名之曰人  
天眼目其辭皆一依前輩所作弗敢增損然是集也  
乃從上諸大老利物施爲既非予胸臆之論俾行於  
世有何謂焉若其執拂柄據師位者外是則無以辯  
論邪正也有識博聞者必垂印可

宋淳熙戊申季冬

越山海巖

智昭

序

人天眼目目錄

越山海巖 智昭 集

卷第一

臨濟宗

四料揀

三句

三玄三要

四喝

賓主句

四賓主

四照用

興化驗人

汾陽十智同真

卷第二

汾陽四句

三種師子

三訣

三句

十八問

浮山九帶

黃龍三關

南堂辯驗十問

門庭要

要訣

綱宗頌

雲門宗

三句

抽顧

一字關

綱宗偈

機緣

巴陵三句

門庭

要訣

綱宗頌

卷第三

曹洞宗

五位君臣

明安五位賓主

洞山功勳五位

曹山五位君臣圖頌

石霜答五位王子并頌

曹山三種墜

三種滲漏

洞山三種接人

曹山三種綱要頌

明安三句

曹山四禁語

門風偈

五轉位頌

宏智四借頌

門庭

要訣

綱宗頌

三種功勳新增

卷第四

嵩仰宗

三種生

圓相因起

暗機

義海

玄問玄答

辯第八識

仰山付法偈

三然燈

三照語

門庭

要訣

綱宗頌

法眼宗

華嚴六相義

卽物契神

示機

毗盧頂上

迦葉門前

三界惟心

萬法惟識

韶國師宗風頌

四料揀

門庭

要訣

綱宗頌

卷第五

宗門雜錄

拈花

三身五分法身

四智

辯識

參同契

五問

五家宗派序

卷第六

巖頭三句

汾陽五門句

四不遷

四藏鋒

三印

三朝王子

師子話

寶劍話

蓮華話

古鏡話

偈陀婆話

六利

五宗問答

五家宗要

楊無為五宗同諸祖頌

三種法界

五眼

三寶

拄杖

句意

六祖問答

十無

蒲菴一喝分五教新增

方語

真性偈

後序

冊龍潭考

人天眼目目錄終

人天眼目卷之一

臨濟宗

師諱義玄曹州南華人也俗姓邢幼而穎異長以孝聞及落髮受具居於講肆精究毗尼博讀經論俄歎曰此濟世醫方也非教外別傳之旨即更衣遊方首參黃蘗次謁大愚其機緣語句載於行錄既受黃檗印可尋抵河北鎮州城東南隅臨漳沱河側小院住持其臨濟因地得名唐咸通八年丁亥四月十日攝衣據坐與三聖問答畢寂然而逝門人以師全身建塔於大名府西北隅勅諡慧照禪師塔號澄靈

四料揀

師初至河北住院見普化克符二上座乃謂曰我欲於此建立黃蘗宗旨汝可成禪我二人珍重下去三日後普化却上來問云和尚三日前說甚麼師便打三日後克符上來問和尚昨日打普化作甚麼師亦打至晚小參云我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

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照日發生鋪地錦嬰

兒垂髮白如絲大慧云此二句一  
句存境一句奪人

僧問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王令已行天下偏將

軍塞外絕烟塵大慧云上句奪  
境下句存人

僧問如何是人境俱奪師云并汾絕信獨處一方大  
慧

云便有人境俱奪面目又云吾初讀諸家禪錄見并汾

紀信之語深以為疑雖詰諸老皆含糊不辨既閱臨濟

語則知絕信二字蓋并汾二州名僧問人境兩俱奪答

云獨處一方其旨曉然方悟諸師之集皆有烏焉之誤

克符頌

奪人不奪境緣自帶諸訛擬欲求玄旨思量反責麼

驪珠光燦爛蟾桂影婆娑觀面無回互還應滯網羅

大慧云此頌大聚在驪珠光燦爛蟾桂影婆娑之上蓋  
此二句是境也學人問奪人不奪境擬欲求玄旨思量

反責麼大意只是不可思量擬議思欲擬議  
學人隨却觀面相呈一著則被語言羅網矣

奪境不奪人尋言何處真問禪禪是安究理理非親

日照寒光澹山遙翠色新直饒玄會得也是眼中塵

大慧云要會日照寒光澹山遙翠色新處此二  
句是境直說玄會得也是眼中塵便奪了也

人境兩俱奪從來正令行不論佛與祖那說聖凡情

擬犯吹毛劍還如值日言進前求解會特地斬稍靈

大慧云正令既行不留佛祖到這裏進之退之  
性命總在師家手裏如吹毛劍不可犯其鋒也

人境俱不奪思量意不偏主賓言不異問答理俱全

踏破澄潭月穿開碧落天不能明妙用淪溺在無緣

大慧云若要分明理會得臨  
濟意但向當時垂示處看

師示衆云如諸方學人來山僧此間作三種根器斷

如中下根器來我便奪其境而不除其法或中上根

器來我便境法俱奪如上下根器來我便境法人俱

不奪如有出格見解人來山僧此間便全體作用不

歷根器大德到這裏學人著力處不通風石火電光

即蹉過了學人若眼目定動即沒交涉凡五家宗主  
垂示處稱師

後皆  
做此

南院頤問風穴昭亦作昭云汝道四料揀料揀何法穴

云凡語不滯凡情即墮聖解學者大病先聖哀之為

施方便如楔出楔院問

如何是奪人不奪境首山等  
答皆略

穴云新出紅爐金彈子筵破關黎鏡面門

首山云人前把出遠送千峰 法華學云白菊

乍開重日暖百年公子不逢春 慈明圓云神  
會會磨普寂碑 道吾真云庵中閑打坐白雲  
起峰頂 圓悟勸云老僧有眼不曾見 達觀  
顯云家裏已無回日信路遙空有望鄉牌 石  
門聰云山河大地  
如何是奪境不奪人

穴云蕩草乍分頭腦裂亂雲初綻影猶存

山云打了不曾噴冤家難解免 華云大地絕

消息恬然獨任真 明云須信壺中別有天

吾云閃爍紅旗散僊童指路親 圓悟云闍黎

問得自然親 觀云滄海盡教枯到底青山直

得碾爲塵 門云番人失氈帳

如何是人境俱奪

穴云躡足進前須急急促鞭當鞅莫遲遲

山云萬人作一塚時人盡帶悲 華云草荒人

變色凡聖兩俱忘 明云寰中天子勅塞外將

軍令 吾云剛骨盡隨紅影沒苜蓿總逐白雲

消 悟云收 觀云天地尚空秦日月山河不

見漢君臣 門云有何佛祖

如何是人境俱不奪

穴云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

山云問處分明答處親 華云清風伴明月野

老笑相親 明云明月清風任往來 吾云久

早逢初雨它鄉遇故知 悟云放 觀云驚

麟上林花滿地客遊三月草侵天 門云問答

甚分明

翠巖頌 名可與化帶  
田人同慈明

奪人不奪境日月自流遷山河及大地片雨通暨天

奪境不奪人問禪何處親相逢不祇揖曉夜渡關津

人境兩俱奪聲鼓鑿紅樓縱橫施巨闕誰敢立當頭

人境俱不奪閻浮轉幾遭面南看北斗爭得合伊曹

佛鑑名惠敷

渠頭酒熟人皆醉林上烟濃花正紅夜半無燈香閣

靜鞦韆垂在月明中

鶯逢春暖歌聲滑人遇時平笑臉開幾片落花隨水

去一聲長笛出雲來



堂堂意氣走雷霆  
凛凛威風捲霜雪  
將軍令下斬荆  
蠻神劍一揮千里血

聖朝天子坐明堂  
四海生靈盡安枕  
風流年少倒金  
樽滿院桃花紅似錦

總頌

千溪萬壑歸滄海  
四塞八蠻朝帝都  
凡聖從來無二  
路莫將狂見逐多途

三句

師因僧問如何是真佛真法真道乞垂開示師云佛者心清淨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處處無碍淨光是三卽一皆空而無實有如真正道人念念不間斷遠磨大師從西土來只是覓箇不受惑底人後遇二祖一言便了始知從前虛用工夫山僧今日見處與佛祖不別若第一句中薦得堪與佛祖爲師若第二句中薦得堪與人天爲師若第三句中薦得自救不了僧問

如何是第一句

風穴以下答附

師云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

風穴云隨聲便鳴 道吾真云直下衝雲際東

山絕往來 海印信云那吒忿怒 雲峰悅云垂手過膝

如何是第二句

師云妙解豈容無著問源和爭負截流機

穴云未開口前錯 吾云面前渠不見背後稱

冤苦 印云衲僧罔措 峰云萬里崖州

如何是第三句

師云看取棚頭弄傀儡抽牽元是裏頭人

穴云明破則不堪 吾云頭上一堆塵脚下三

尺土 印云西天此土 峰云糞箕掃帚

慈明示衆云先寶應曰第一句薦得堪與佛祖爲師

等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爲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

山僧卽不然第一句薦得和泥合水第二句薦得無

繩自縛第三句薦得四稜著地所以道起也海晏河

清行人避路住也乾坤黯黑日月無光汝等諸人何

處出氣如今還有出氣者麼有卽出來對衆出氣看

若無山僧今日與你出氣去也乃噓一聲卓拄杖下

座

石門聰云第一句薦得石裏迸出第二句薦得挨拶將來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

三玄三要

師云大凡演唱宗乘一語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後來汾陽昭和尙因舉前話乃云那是是三玄三要底句僧問如何是第一玄

汾陽云親囉飲光前 吾云釋尊光射阿難肩

如何是第二玄

汾云絕相離言詮 吾云孤輪衆象贊

如何是第三玄

汾云明鏡照無偏 吾云泣向枯桑淚漣漣

如何是第一要

汾云言中無作造 吾云最好精廬照

如何是第二要

汾云千聖入玄奧 吾云閃爍乾坤光晃耀

如何是第三要

汾云四句百非外盡踏寒山道 吾云夾路青松

老

汾陽頌并總頌

第一玄照用一時全七星光燦爛萬里絕塵烟

第二玄鉤錐利便尖擬議穿腮過裂面倚靈肩

第三玄妙用具方圓隨機明事理萬法體中全

第一要根境俱忘絕朕兆山崩海竭灑飄塵蕩盡寒

灰始得妙

第二要鉤錐察辨呈巧妙縱去奪來掣電機透匣七

星光晃耀

第三要不用垂鉤并下釣臨機一曲楚歌聲聞者盡

教來反照一作聞了悉皆反照

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

象重陽九日菊花新

慈明

第一玄三世諸佛擬何宣垂慈夢裏生輕薄端坐還

成落斷邊

第二玄靈利衲僧眼未明石火電光猶是鈍揚眉瞬

目涉關山

第二支萬象森羅宇宙寬雲散洞空山嶽靜落花流水滿長川

第一要豈話聖賢妙擬議涉長途擡頭已顛倒

第二要峰頂敲槌召神通自在來多聞門外叫

第三要起倒令人笑掌內握乾坤千差都一照

報汝通玄士棒喝要臨時若明端的旨半夜太陽

燁

竹庵名士珪成都史氏子嗣佛殿示衆云臨濟道一句中須具三

支門一支門須具三要大眾事因叮囑起展轉見諸

龍聽取一頌 句中難透是三玄一句該通空劫前

臨濟命根元不斷一條紅線手中牽

四喝

師問僧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喝如踞地

師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

汝作麼生會僧擬議師便喝

寂音尊者頌

金剛王劍觀露堂堂纒涉唇吻即犯鋒鉞

踞地師子本無窠白願佇停機即成滲漏

心至一作字

探竿影草不入陰界一點不來賊身自敗

有時一喝不作喝用佛法大有只是牙痛

首山示衆云老僧尋常問汝道這裏一喝不作一喝

用有時一喝作問行有時一喝作探竿影草有時一

喝作踞地師子有時一喝作金剛王寶劍若作問行

來時急著眼看始得若作探竿影草你諸人合作麼

生若作踞地師子野干須屎尿出始得若作金剛王

寶劍用時天王也須腦裂只與麼橫喝豎喝總喚作

道理商量

汾傷

金剛寶劍威雄一喝能摧萬仞峰徧界乾坤皆失

色須彌倒卓半空中

金毛踞地衆威全一喝能令喪膽魂獄頂峰高人不

見猿啼白日又黃昏

詞鋒探草辨當人一喝須知假與真大海淵澄涵萬

象休將牛迹比功深

一喝當陽勢自彰諸方真有好商量盈衝溢路歌謠

者古往今來不變常

智海普融

一喝金剛劍用時寒光燦燦射坤維語言擬議傷鋒  
刃徧界彌骸知不知

一喝金毛輕踞地檀林襲襲香風起雖然瓜距不曾  
施萬里妖狐皆遠避

一喝將為探竿草南北東西無不到短長輕重定錘  
銖平地茫茫須靠倒

一喝不作一喝用三世古今無別共落花三月睡初  
醒碧眼黃頭皆作夢

賓主句

師上堂 有僧出禮拜師便喝僧云老和尚莫探頭  
好師云落在什麼處僧便喝師便打

又有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便喝僧禮拜師云汝  
道好喝也無僧云草賊大敗師云過在什麼處僧云

再犯不容師便喝 是日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  
僧問師還有賓主也無師云賓主歷然師云大眾要

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首座

慈明頌

小童一作明

啐啄之機箭拄鋒警然賓主當時分宗師惑物垂緇  
素北地黃河澈底渾

竹庵

作家相見終不錯兩兩同時齊啐啄喝下維然賓主  
分爭如普化搖鈴鐸

四賓主

師一日示衆云參學人大須仔細如賓主相見便有  
言說往來或應物現形或全體作用或把機權喜怒  
或現半身或乘師子或乘象王如有真正學人便喝  
先拈出一箇膠盆子善知識不辨是境便上他境上  
做模做樣學人又喝前人不肯放此是膏肓之病不  
堪醫治喚作賓看主或是善知識不拈出物隨學人  
問處即奪學人被奪抵死不放此是主看賓或有學  
人應一箇清淨境界出善知識前善知識辨得是境  
把得住拋向坑裏學人言大好善知識即云咄哉不  
識好惡學人便禮拜此喚作主看主或有學人披枷  
帶鎖出善知識前善知識更與安一重枷鎖學人懼  
喜彼此不辨喚作賓看賓大德山僧所舉皆是辨魔

揀異知其邪正

賓主問答

僧問風穴如何是賓中賓穴云攢眉坐白雲 克符

云倚門伊戶猶如醉出言吐氣不慚惶 汾陽云

終日走紅塵不識自家珍 又云合掌庵前問世

尊 慈明云禮拜更慙慙 石門云禮拜甚分明

雪竇云滿目是埃塵 又云噫

如何是賓中主 穴云入市雙瞳瞽 符云口念彌

陀雙拄杖目瞽瞳人不出頂 汾云識得衣中寶

端坐解區分 又云對面無儔侶 明云拄杖長

在手 門云觀地無回顧 寶云兆分其五 又

云引

如何是主中賓 穴云回鸞兩曜新 符云高提祖

印當機用利物應知語帶悲 汾云金鈎拋四海

玉燭續明燈 又云陣雲橫海上拔劍攬龍門

明云橫擔柳標撥乾坤 門云往復問前程 寶

云月帶重輪 又云收

如何是主中主 穴云磨礮三尺劍待斬不平人

符云橫按鑊錐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疑頭 僧云

既是太平寰宇為甚却斬疑頭 符云不許夜行

剛把火直須當道與人看 汾云高提日月光寰

宇大闢洪音唱楚歌 又云三頭六臂擎天地忿

怒那吒撲帝鍾 明云劍握飯人手 門云萬里

絕同侶 寶云大千捏聚 又云揭

浮山頌

賓中賓雙眉不展眼無筋它方役役投知己失却衣

中無價珍

賓中主盡力追尋無處所昔年猶自見些些今日誰

知目雙瞽

主中賓我家廣大實難論所求不悞無高下貴賤同

途一路平

主中主七寶無虧金殿宇千子常圍繞聖顏諸天不

順飛輪舉

翠巖

賓中賓出語不相因未諦審思惟騎牛過孟津

賓中主相牽日卓午展拓自無能且歷他門戶

主中賓南越望西秦寒山逢拾得擬議乙卯寅  
主中主當頭坐須佈萬里涉流沙誰云佛與祖

### 雪竇

賓中之賓少喜多嗔丈夫壯志當付何人  
賓中之主玄沙猛虎半合半開惟自相許  
主中之賓溫故知新互換相照師子嘯呻  
主中之主正令齊學長劍倚天誰敢當禦  
賓主分不分瞞預絕異聞解布勞生手寄言來白雲

### 華嚴東京名歌

僧問如何是賓中賓我云客路如天遠 如何是賓  
中主云侯門似海深 如何是主中主云寰中天子  
勅 如何是主中賓云塞外將軍令  
我云賓中問主互換之機主中問賓同生同死主中  
辨主飲氣吞聲賓中覓賓白雲萬里故句中無意  
在句中於斯明得一雙孤雁撲地高飛於斯不明一  
對鴛鴦池中獨立知音禪客相與證明影響之流切  
須子細良久云若是陶淵明攢眉便歸去

### 四照用

師一日示衆云我有時先照後用有時先用後照有  
時照用同時有時照用不同時先照後用有人在先  
用後照有法在照用同時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  
敲骨取髓痛下針錐照用不同時有問有答立主立  
賓合水和泥應機接物若是過量人向未舉時據起  
便行猶較些子時有僧出問佛法大意師云汝試道  
看僧便喝師亦喝僧又喝師便打先照問如何是佛  
法大意師便喝復云汝道好喝麼僧便喝師亦喝僧  
又喝師便打先用僧入門師便喝僧亦喝師便打云  
好打只有先鋒且無殿後照用僧來參師便喝僧亦  
喝師又喝僧亦喝師便打云好打爲伊作主不到頭  
無用處主家須奪而用之千人萬人到此出手不得  
直須急著眼看始得照用不  
古德云主一喝驗賓賓一喝驗主主再喝驗賓賓再  
喝驗主四喝後無賓主也到這裏主家便奪却更不  
容他慈明示衆云有時先照後用有時先用後照有  
時照用同時有時照用不同時所以道有明有暗有  
起有倒乃喝一喝云且道是照是用還有緇素得出

底麼若有試出來呈醜拙看若無山僧失利

照用問答

問如何是先照後用首山云南嶽嶺頭雲太行山下賊佛陀遜云紅旗曜日催征騎駿馬嘶風卷陣雲

道吾真云歸路分明說投針不回避 黃龍新云清

風拂明月 五祖演云王言如絲

如何是先用後照首山云太行山下賊南嶽嶺頭雲

陀云斬得匈奴首還歸細柳營 吾云金剛觀面親

分付語道分明好好陳 龍云明月拂清風 祖云

其出如輪

如何是照用同時山云收下南嶽嶺頭雲捉得太行

山下賊 陀云太行招手子夏揚眉 吾云佛祖道

中行異路森羅影裏不留身 龍云清風明月 祖

云學起軒轅鏡嶺尤失却威

如何是照用不同時山云昨日晴今日雨 陀云午

後打齋鐘 吾云清涼金色光先照我眉銀界一時

鋪 龍云非清風非明月 祖云金將火試

汾陽云凡一句語須具三玄門每一玄門須具三要

路有照有用或先照後用或先用後照或照用同時

或照用不同時先照後用且共汝商量先用後照汝

也是箇人始得照用同時汝作麼生當抵照用不同

時汝作麼生湊泊 琅琊覺云先照後用露師子之

爪牙先用後照縱象王之威猛照用同時如龍得水

致雨騰雲照用不同時提獎嬰兒撫憐赤子此古人

建立法門為合如是不合如是若合如是紀信乘九

龍之輦不合如是頂羽矢千里之驪還有為琅琊出

氣底麼如無山僧自道去也卓拄杖下座

慈明頌并慈頌

照時把斷乾坤路驗彼賢愚喪臆魂饒君解佩蘇秦

印也須歸欵候皇恩

用便生擒到命殂却令蘇醒盡殘軀歸欵已彰天下

報放汝殘年解也無

照用同時棒下玄不容接議驗愚賢輪劍直衝龍虎

陣馬喪人亡血滿田

照用不同時時人會者稀秋空黃葉墜春盡落花飛

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會得箇中意日午打三更

變化驗人四盤 四盤 四盤

下盤一作

莫熱盤鳴聲中下二盤脫丘無底盤脫曲無釋盤向

明當面睡鬼望空睡精魂背面睡通直下睡速滅

不似瞎配得語恰似瞎不見前瞎漢定在前瞎不見

處來不作主後語人分上語之

汾陽十智同真佛海遠著語

汾陽示衆云夫說法者滿口須具十智同真今古

若不具十智同真邪正不辨縹素不分無確打者不

能爲人天眼目鐵作決斷是非一人傳虛如鳥飛空

而折翼未舉以如箭射的而斷絃萬人傳實斷絃故

射不中的我要那翼折故空不能飛盡却你神通

什麼絃壯翼牢遠水不空的俱澈瓦解作麼生是十

智同真又是從與諸人一點出一同一質

二同大事 三總同參 四同真智 五同徧普

六同具足 七同得失 八同生殺 九同音吼

十同得人

還有點得出底麼不吝慈悲試出來道看若點不出未具參學眼在却須辨取要識是非面目見在喝一

喝下座

大慧云汾陽老子末後若無箇面目現在一場敗

闕雖然未免喪我兒孫喝一喝

寂音曰今此法門叢林怕怖不欲聞其聲何以言之

諸方但要平實見解執之不移只欲傳受不信有悟

假使汾陽後生親爲剖析亦以爲非昔阿難夜經行

時聞童子誦佛偈若人生百歲不善水潦鶴未若生

一日而得決了之阿難教之曰不善諸佛機非水潦

鶴也童子歸白其師師笑曰阿難老昏矣當以我語

爲是今學者之前語三玄三要十智同真旨趣何以

異此

古宿十智同真問答 假汾陽外餘不着名

一同一質 汾陽云綿州附子漢州薑 又云鬼爭

漆桶 總不出渠 賊不打貧家 鬼窟裏頭出

頭沒 百草頭邊任遊戲一毛頭上定乾坤 八

字打開人不識 盤脫丘

二同大事 汾云火官頭上風車子 嘉州大像陝

府鐵牛 當甚破草鞋 少賣弄 兩肩擔不起

八一二二

一作



不直半分文 識得木上座也未 燈籠入露柱  
杖挑日月手握乾坤

三總同參 汾云萬象森羅齊稽首 莫怪不相識

撞著露柱 呼神喚鬼 倚欄惆悵長望江南

胡人持呪口喃喃

四同眞智 汾云鬼家活計 八十翁翁入場屋

彼此不著便 天地懸殊 佛眼覷不見 認著

依然還不是 黑山鬼窟 毛吞巨海芥納須彌

波斯鼻孔長

五同徧普 汾云石頭土塊 南嶽天台西天此土

是什麼境界 魚行水濁 打著南邊動北邊

可惜許 坐却千千萬萬如何折合 狸奴白牯

放毫光 笑它禾山解打鼓 踏開生死海跳出

是非門

六同具足 汾云乞兒籬易滿 等閑吹入胡笳曲

寒時終不熱 信手拈來著著親 師子嘯呻象

王蹴踏

七同得失 汾云披毛戴角銜鐵負鞍 一言勘破

維摩詰 瓊裏不走鱉 也不放你在 不落明  
暗作麼生道 賣扇老婆手遮日

八同生殺 汾云放汝命通汝氣 死地解弄也活

願觀盛作 迅雷不及掩耳 禍不單行 眉間

寶劍袖裏金槌 灌稻水車鳴戛戛

九同音吼 汾云驢鳴犬吠啓圓通 師子嘯呻群

狐退後 徒勞側耳 好語不出門 小出大遇

風吹石白念摩訶 夜叉空裏走

十同得入 汾云且居門外 耐重打金剛山門騎

佛殿 弓折箭盡也未 布袋裏老鴉 金剛圈

栗棘蓬 作麼生吞透 含元殿裏問長安 胡

餅呷汁 鯨飲海水盡露出珊瑚枝

與甚麼人同得入 汾云鬼爭漆桶 胡張三黑李

四

與誰同音吼 汾云風吹石白念摩訶 木人雖不

語石女引回頭

作麼生同生殺 汾云猛虎入羊群 此間無老僧

甚麼物同得失 汾云牛頭沒馬頭回 目前無聞

家

阿那箇同具足 汾云上座更欠箇甚麼 矮子看

戲

是甚麼同徧普 汾云裡奴白牯放毫光 且緩緩

卜度

何人同眞智 汾云認著依然還不是 相識滿天

下知心能幾人

孰與總同參 汾云識得木上座也未 據虎頭收

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

那箇同大事 汾云穿過腰饑 知音者少

何物同一質 汾云含元殿裏問長安 桑樹楮楮

背長江鴨洗頭

松源獻十智問答

如何是十智同眞 提水一同一質 裂二同大事 一毛

定乾 三總同參 蝦蟇蚯蚓 四同眞智 一不成 五同徧

普大地 撰來 六同具足 一著 七同得失 入水 八同生

殺自教 九同音吼 八角 磨盤 十同得入 塞山 龜 與甚

麼人同得入 胡張三 與誰同音吼 理奴 作麼生 同生

●同一作無

殺德山棒 何物同得失草裏 那箇同具足信手拈來

何物同徧普針鋒裏 天邊月 何人同眞智黑山執

能總同參疑柱 入 那箇同大事嘉州大像 何物同一

質盤脫

或菴頌

陽春白雪非難和 藻鑑冰壺豈足觀 一把柳絲收不

得和煙搭在玉關干

寂音

十智同眞面目全於中 一智是根源如今要見汾陽

老擊杖三支作兩邊

竹庵

十智同眞選佛科 汾陽佛法苦無多 愛心竭盡尋眞

智面目分明見也麼

大慧

兎角龜毛眼裏栽 鎮山當面勢嶮崔 東西南北無門

入曠劫無明當下灰

古德十首并題

是何物兮同一質 萬象之中同等匹 休將心識護參

尋毗嵐猛風吹海立

那箇與君同大事這裏敢言他與自一身堅密現諸

塵寂滅光中無漸次

孰能與我總同參知識徒勞五十三樓閣門前意何

限故鄉猶在海門南

何人同此一眞智見得分明還不是山自高兮水自

深一理齊平不容易

是什麼物同徧普曠大劫來今日覩一波纔動萬波

隨何異嬰兒得慈母

阿那箇是同具足細草含烟滿山綠它鄉看似故鄉

看添得籬根花鏡屋

甚麼物兮同得失圓明如畫紅如日三箇胡孫夜播

錢天明走盡空狼籍

作麼生兮同生殺桃花紅兮李花白今年吞却大還

丹到處相逢李八伯

與誰說法同音吼飲食語言皆用口無語鶯啼迥不

用芳樹雕梁却知有

與甚麼人同得入田父耕鋤女機織冷眼看宅家事

○長一作疑

忙問渠且道承誰力

由來十智本同眞語直心精妙入神長憶江南三月

裏春風微動水生鱗

古德

十年海上竟冤讐不得冤讐不肯休芍藥花開菩薩

面棕櫚葉長夜叉頭

人天眼目卷之一

人天眼目卷之二

汾陽四句 東山空 東林總

僧問如何是接初機句 汾云汝是行脚僧

空云金剛杵打鏡山摧 總云無底鉢孟光炬赫

圓云一刀兩段

如何是辨衲僧句 汾云西方日出卯

空云獄陽船子洞庭波 總云天台柳標黑羶羶

圓云寒山拾得

如何是正令行句 汾云千里特來呈舊面

空云夜叉屈膝眼睛黑 總云戴盆渡海三千里  
圖云來千去萬

如何是定乾坤句 汾云北俱盧洲長粳米食者無

嘆亦無喜一作無食亦無嘆空云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

總云人間天上一般春 圓云天高海潤 乃云

將此四句語驗天下衲僧 大意云仔細思量將此四  
句驗天下衲僧却被天下

衲僧勸破大意云諸人莫識大意  
歷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三種師子

浮山圓鑑示衆云汾陽有師子句其師子有三種一

超宗異目二齊眉共鬪三影響音聞若超宗異目見

過於師可爲種草方堪傳授若齊眉共鬪見與師齊

滅師半德若影響音聞野干倚勢異類何分所以先

德付囑云若當相見切須子細窮勘不得函莽恐誤

後人之印可也

汾陽三訣

汾陽示衆云汾陽有三訣衲僧難辨別擬議問如何

拄杖驚頭喚僧問如何是三訣師便打僧禮拜汾云

與汝頌出

第一訣接引無時節巧語不能詮雲綻青天月

第二訣舒光辨賢哲問答利生心拔出眼中埃

第三訣西國胡人說濟水過新羅北地用鉅鏡

慈明

第一訣大地山河泄維摩纒點頭文殊便饒舌

第二訣展拓看時節語默豈相干夜半秋天月

第三訣山遠路難涉陸地弄舟船眼中挑日月

法昌遇

第一訣袖裏三斤鐵忽遇病維摩提起蒼頭楔

第二訣六月滿天雪無處避炎蒸揮身冷似鐵

第三訣八字無兩人胡僧笑點頭眼中重著楔

東山簡

第一訣眞卓絕手把黃金籠敲落天邊月

第二訣難辨別琉璃枕上凹瑠瑯盤中凸

第三訣最超絕花木四時春庭臺千古月

安住京

第一訣針頭削鐵穿耳胡人面門齒缺

第二訣殺人見血啞子忍痛無處分雪

第三訣陽春白雪水底桃花山頭明月

如何是第一訣古德云珊瑚枝枝撐著月

如何是第二訣古德云萬里一條鍊

如何是第三訣古德云百草頭邊俱漏泄

汾陽三句

汾陽上堂僧出問如何是學人著力句 汾云嘉州

打大像 如何是學人轉身句 汾云陝府灌鎮

牛 如何是學人親切句 汾云西河弄師子

又云若人會得此三句已辨三立更有三要語在切

須薦取

翠巖真答

僧問如何是學人著力句 巖云千日斫柴一日燒

如何是學人轉身句 巖云一堵牆百堵調

如何是學人親切句 巖云渾家送上渡頭船

汾陽十八問

汾陽云大意除實問默問難辨須識來意餘者總有

時節言說淺深相度祇應不得妄生穿鑿彼此無利

益雖是善因而招惡果切須子細

◎第一作案

請益 僧問馬祖如何是佛 祖云卽心是佛 趙

州云殿裏底

呈解 問龍牙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時如何 牙云

道者合如是

察辨 問臨濟學人有一問在和尙處時如何 濟

云速道速道僧擬議濟便打

投機 問天皇疑情未息時如何 皇云守一非真

偏僻 問芭蕉盡大地是箇眼睛乞師指示 蕉云

貧兒遇餓飯

心行 問與化學人皂白未分乞師方便 化隨聲

便打

採拔 問風穴不會底人爲甚麼不疑 穴云靈龜

行陸地爭免曳泥蹤

不會 問玄沙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 沙云汝

聞偃溪水發麼僧云問沙云從這裏入

擊擔 問老宿世智辨聰總不要拈出還我話頭來

宿便打

置 問雲門瞪目不見邊際時如何 門云鑿

故 問首山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爲甚麼不識

山云識

借 問風穴大海有珠如何取得 穴云罔象到

時光燦爛離婁行處浪滔天

實 問三聖學人只見和尚是僧如何是佛是法

聖云是佛是法汝知之乎

假 問徑山這箇是殿裏底那箇是佛 山云這

箇是殿裏底

審 問祖師一切諸法本來是有那箇是無 答

云汝問甚分明何勞更問吾

徵 問睦州祖師西來當爲何事 州云你道爲

何事僧無語州便打

明 外道問佛不問有言無言 世尊良久道云

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

默 外道到佛處無言而立 佛云甚多外道道

云世尊大慈大悲令我得入

凡有學人偏僻言句或蓋覆將來辨師家眼目或呈

知見擊頭戴角一一試之盡皆打得只爲當面識破

或貶或褒明鏡臨臺是何精魅之可現何有妖狐能  
隱本形者也

九帶名法道

浮山每於示徒之際偏舉宗門語句而學者編集乞  
師名之師因其類聚目之曰佛禪宗教義九帶集蓋  
擬班固九流之作也

佛正法眼藏帶

夫眞實之理證成法身照用之功作爲報土諸佛之  
本因既爾諸祖之洪範亦然五部分宗萬派之精蓋  
碁布一燈分焰十方之法席鱗差又華嚴經云如來  
不出世亦無有涅槃昔靈山會上世尊以青蓮目瞬  
示四衆無能領其密意惟大迦葉獨領解佛旨經云  
佛告大迦葉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與汝  
汝當流布勿令斷絕又臨涅槃告阿難言十二部經  
汝當流通告優波離言一切戒律汝當奉持一作持  
付大迦葉偈云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  
時法法何曾法於是大迦葉持佛袈裟於雞足山中  
入寂滅定待慈氏下生兩手分付古德著語云鳥集  
無形樹花發不辨

◆與一作於

法四海波濤淨  
一輪明月天

大圓智頌

佛正法眼迦葉親聞祖彌不了殃及兒孫

大慧杲

迢迢空劫不能拘佛眼何曾識得渠妙體本來無位  
次正因那得有規模太虛寥廓塵埃淨智鑒圓明物  
象殊從此華山千古秀任他潘閻倒騎驢

佛法藏帶

夫三乘教外諸祖別傳萬象之中迥然獨露纖塵未  
泯阻隔關山擬議差殊千生萬劫三賢未曉十聖那  
知截斷衆流如何湊泊聖人曲成萬物而不已刻雕  
衆形而無功而況如來藏手所謂藏者該括三世過  
現未來諸佛法藏其間有大小乘小乘為聲聞緣覺  
大乘謂菩薩於中支分為八謂三藏五乘其三藏謂  
經律論五乘謂聲聞緣覺菩薩而兼攝人天然則教  
分名數依根所立而不離一乘法華經曰於一乘道  
分別說三又曰尚無二乘何況有三又曰惟此一事  
實餘二則非真此明依根立權如華嚴說如來藏以

法界為體如來藏無前後際無成壞法無修證位絕

對待義所以文殊偈曰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

亦無住如是了知三世事超諸方便成十力聖人說

了義不了義並是依根安立諸佛隨宜說法意趣難

辨三藏五乘各有宗旨於一乘論圓頓半滿並是權

立惟華嚴一經以法界為體量佛與衆生同一體性

本無修證本無得失無煩惱可斷無菩提可求人與

非人性相平等古德著語云掬水月在手弄花香  
滿衣 古澗寒泉瀟瀟青松雪後香

大圓頌

吾佛法藏撈撈衆生百千三昧彈指圓成

大慧

十方通透了無遺三際全超在此時聖號凡名同一

舌秀形殊相謾多岐家家門外長安道處處窟中師

子兒打破淨瓶無一事杜鵑啼在落花枝

理貫帶

夫聲色不到語路難詮今古歷然從來無間以言顯

道曲為今時豎拂揚眉周遮示誨天然上士豈受提

撕中下之機鈎頭取則投機不妙過在何人更或障

踏轉加鈍置理貨帶者理即正位也其正位中而無

一法空同實際其實際地不受一塵

古德著語云衆角難多一麟足  
夫 動容揚古路不墮竹然候

### 大圓頌

理貫全收萬派同流毗盧華藏物物頭頭

### 大慧

真理何曾立一塵呼爲正位早疎親鳥雞半夜鳴何  
處枯木花開劫外春信手垂慈常利物撥心執著已  
乘真君看鶴樹泥洹日曾舉雙趺示衆人

### 事實帶

夫日月照臨不到天地覆載不著劫火壞時彼常安  
萬法泯時全體露隨緣不變處常寧一道恩光阿  
誰無分華嚴經云刹說衆生說三世國土一時說古德

著語云更火和烟得據泉帶月  
歸 石長無根樹山含不動雲

### 大圓頌

事實萬有纖塵不漏萬象森羅全機無咎

### 大慧

轉處孤危萬事休隨緣得旨復何求羣生造化乘斯

十一作後

力一道靈光觸處周即事即空無割法全心全佛有  
來疎填溝塞極無人會可笑騎牛更覓牛

### 理事縱橫帶

夫觸目是道佛事門中絕跡無私通貫實際圓融專  
理運用雙行器量堪任隨機赴感門風露布各在當  
人建立宗乘強生枝節出門問路指東劃西歷劫頑  
窟如何扣發古德著語云針鋒頭上翻筋斗紅爐焰  
裏碧波生 菽抱子歸青殿裏寫梅花  
歷劫

### 大圓

理事縱橫照用齊行這邊那邊日午三更

### 大慧

塵塵實際本和融舉體全該事理同應物行權無定  
法隨緣立理絕羅籠竿頭有路通車馬棒下無生觸  
祖翁出沒縱橫全體用夕陽西去水流東

### 屈曲垂帶

夫垂者聖人垂機接物也屈曲者脫珍御服著弊垢  
衣也同安云權掛垢衣云是佛却裝珍御復名誰珍  
御名不出世垢衣名出世僧問石門徹和尚雲光法



師爲甚麼却作牛去徹云。陞巷不騎金色馬。回途却著破爛衫。聖人成佛後。却爲菩薩導。利衆生。是名不住。無爲不盡。有爲矣。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云。菩薩云何通達佛道。摩詰云。菩薩行於非道。是名通達佛道。古德著語云。慧覺普覆無邊際。枯木無花爭奈何。宛轉是非從曲直。箇時消息解通風。

大圓頌

屈曲垂慈棒。喝齊施覆藏。密旨少室靈枝。

大慧

不裝珍御示初機。出世權披弊垢衣。細路曲盤連夜過。故鄉迢遞幾時歸。垂絲千尺釣還曲。利物多方語帶悲。休論長安風物好。得便宜是落便宜。

妙叶兼帶

汝州風穴和尚示衆云。夫參學眼目。臨機直須大用。現前莫自拘於小節。設使言前。謫得猶是滯殼。迷封縱饒。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勸汝諸人。應是從前依他作解。明味兩岐。凡聖疑情。一時掃却。直教箇箇如師子兒。哮吼一聲。壁立萬仞。誰敢王眠。覩著。則瞎却渠眼。古德著語云。一句曲含千古韻。萬重雲散月來初。雙眸千尺意在深潭。

大圓頌

妙叶真機境物。如如是。凡是聖無欠無餘。

大慧

揆搦懸來作者知。箇中一字兩頭垂。同生同死何時曉。雙放雙收舉世疑。照膽蟾光沉碧漢。拍天滄海浸須彌。聞韶忘味有餘樂。方識詩人句外奇。

金鍼雙鎖帶

夫雞足分燈之後。少林傳芳以來。各闢玄風。互興佛事。若憑言詮。爲媒。斷滅法門。更成造作。修功一作更持平。沈先聖頭頭顯露。物物明真。不用躊躇。直截便道。古德著語云。風吹兩岸雨。折北池蓮。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花。

大圓頌

金鍼雙鎖全。心印可有句無句。千花萬朵。

大慧

突出全機理事。立東村王老。夜燒錢等閑得路。明如日。舉步回頭。直似弦玄。要並行無別語。機緣纔兆。不堪傳從來。大道無拘束。信手拈來。百事全。

平懷常寶帶

◆第一作註

◆第二作著

◆一節單字

◆天一作真

洛浦和尚示衆云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  
 通凡聖尋常向汝諸人道任從天下樂忻忻我獨不  
 肯何故靈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鳳縈金網擬越霄  
 漢以何期尋常向汝諸人道須於旨外明宗莫向言  
 中取則所以道石人機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  
 人雪曲也應和僧問南泉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  
 道如達平常道也見山即是山見水即是水信手拈  
 來草無可無不可設使風來樹動浪起船高春生夏  
 長秋收冬藏有何差異但得風調雨順國泰民安邊  
 方寧靜君臣道合豈在麒麟出現鳳凰來儀方顯祥  
 瑞哉但得理歸其道事乃平實無聖可求無凡可捨  
 內外平懷泯然自盡所以諸聖語言不離世諦隨順  
 世間會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古德若語云  
長因送客處  
憶得別  
家時

大圓頌

平懷常實事圓理畢露柱燈籠無得無失

大慧

更無回互本圓成觀面無私一體平水上東山行不

住火中木馬夜嘶鳴人間但見浮雲白天外常看列

岫橫若爲平常心是道擬心已在鏡圍城

浮山云據圓極法門本具十數今此九帶已爲諸人

說了也更有一帶諸人遠見麼若也見得親切分明

却請出來說看說得相應則通前九帶圓明道眼若

也見不親切說不相應但依吾語言以爲已解則名

謗法無有是處諸人到此合作麼生衆皆罔措師遂

叱散

黃龍三關

南禪師問隆慶罔禪師云人人有箇生緣上座生緣

在什麼處罔云早晨喫白粥至晚又覺饑又問我手

何似佛手罔云月下弄琵琶又問我脚何似驢脚罔

云鶻鷲立雪非同色黃龍每以此三轉語垂問學者

多不契其旨而南州居士潘與嗣延之常問其故龍

云已過關者掉臂徑去安知有關更從關吏問可否

此未過關者復自頌云

我手何似佛手禪人直下薦取不動干戈道出當處

超佛越祖

○路一作器  
○作一作風  
○出

我脚隨脚並行步步踏著無生會得雲收月皎方知

此道縱橫

生緣有路人皆委水母何曾離得蝦但得日頭東畔

出誰能更喫趙州茶

嵐山晏古佛語錄云昔見廣辨首座收南禪師親筆  
三圓頰風雨無遺近見諸方語錄不全又多訛舛故  
茲注

眞淨文頌

我手何似佛手翻覆誰辨好醜若是師子之兒野干

設爲開口

我脚何似隨脚隱顯千差萬錯豁開金剛眼睛看取

目前善惡

人人有箇生緣處認著依然還失路長空雲破月華

明東西南北從君去

景福順蜀人嗣南禪師

長江雲散水滔滔忽爾狂風浪便高不識漁家玄妙

意却於浪裏颭風濤

南海波斯入大唐有人別寶便商量或時遇賤或時

貴日到西峰影漸長

○路一作器  
○作一作風  
○出

黃龍老和尚有箇生緣語山僧承嗣伊  
今日爲君舉爲君舉猶兒個解脫老鼠

南堂靜名道與蜀人嗣五祖

我手何似佛手爐鑊鉗錘掃帚曾烹紫磨金身光射

七星牛斗

我脚何似隨脚白刃紅旗閃爍坐斷百戰場中妙用

六韜三略

人人有箇生緣視聽俯仰折旋頂戴寶中日月懷藏

圓外威權

圓悟勸

我手何似佛手隨分拈花折柳忽然撞著蛇頭未免

遭他一口

我脚何似隨脚趙州石橋略約忽然築起皮毬崩倒

三山五嶽

人人有箇生緣蹲身無地鑽研若也眼皮迸綻累他

桶底踢穿

湛堂準

我手佛手十八九雲散月圓癡人夜走

我脚隨脚放過一著龐公穴薩清平木杓

人人生緣北律南禪道吾舞芴華亭撐船

海印信

我手佛手誰人不有直下分明何須狂走  
我脚驢脚高低踏著雨過苔青雲開日燦  
問你生緣處處不疑直語心無病誰論是與非

萬庵

我手何似佛手不用思前算後世間多少撥人只是  
隨人背走

我脚何似驢脚擬議遭他毒藥又見白衣拜相從前  
更無官爵

人人有箇生緣桑梓人物駢闐借問東隣西舍西天  
十萬八千

南堂辨驗十問

南堂示衆云夫參學至要不出箇最初與末後句透  
得過者平生事畢其或未然更與你分作十門各用  
印證自心看得穩當也未一須信有教外別傳二須  
知有教外別傳三須會無情說法與有情說法無二  
四須見性如觀掌上了了分明一一田地隱密五須

中初下一有  
幻字  
下生下一有  
空學二字

具擇法眼六須行鳥道玄略七須文武兼濟八須摧

邪顯正九須大機大用十須向異類中行此十門諸

人還一一得穩當也未若只是閉門作活獨了自身

不在此限若要荷負正宗紹隆聖種須盡此綱要十

門方坐得曲肱木床當得天下人禮拜可與佛祖為

師若不到與麼田地一向虛頭他時吳日闍家老子

未敢你在有麼大家出來證據若無不用久立

臨濟門庭

臨濟宗者大機大用說羅籠出窠白虎驟龍奔星馳

電激轉天關幹地軸負衝天意氣用格外提持卷舒

擒縱殺活自在是故示三玄三要四賓主四料揀金

剛王寶劍踞地師子探竿影草一喝不作一喝用一

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四料揀者中下根人來奪境

不奪法中上根人來奪境奪法不奪人一作奪法上

上根人來人境兩俱奪出格人來人境俱不奪四賓

主者師家有鼻孔名主中主學人有鼻孔名賓中主

師家無鼻孔名主中賓學人無鼻孔名賓中賓與曹

洞賓主不同三玄者玄中玄體中玄句中玄三要者

中後下一有  
計字

中下明字

中末後

一玄中具三要自是一喝中體攝三玄三要也金剛  
 王寶劍者一刀揮盡一切情解跡地師子者發言吐  
 氣威勢振立百獸恐悚衆魔腦裂探竿者探你有師  
 承無師承有鼻孔無鼻孔影草者欺瞞做賊看你見  
 也不見一喝分賓主者一喝中自有賓有主也照用  
 一時行者一喝中自有照有用一喝不作一喝用者  
 一喝中具如是三玄三要四賓主四料揀之類大約  
 臨濟宗風不過如此要識臨濟麼青天轟霹靂陸地  
 起波濤山堂洋辨三玄門臨濟曰一句語須具三玄  
 起波濤門一玄門須具三要大機大用其容以句義  
 名數劈折之邪諸方問答玄要亦只言如何是第一第  
 二第三游屬偶曰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  
 一句明切該萬像重陽九日菊花新至古塔主始製爲  
 體中玄句中玄玄中玄而三要則說之不行付諸瞞肝  
 而已此爲臨濟門頭戶底則且從至三  
 玄三要則又唯塔主之覆轍矣不可不辨

要訣山堂淳

大雄正續臨濟綱宗因問黃檗西來痛與烏藤三頓  
 送往大愚打發親揮肋下三拳言下便見老婆心懸  
 知佛法無多子奮奔雷喝將猛虎鬚迸開於赤肉團  
 邊到處用白拈手段飛星燦竹裂石崩崖冰稜上行  
 劍刃上走全機電卷大用天旋赤手殺人單刀直入

◆二個一

◆主一作家  
字○主下有寶

◆攝下一有  
末○字○下作

◆全一作同

人境俱存照用並行明頭來暗頭來佛也殺祖也殺  
 辨古今於三玄三要驗龍蛇於一主一賓透脫羅籠  
 不存玄解操金剛王劍掃除竹木精靈奮師子全威  
 振群孤心膽下梢正法眼滅却道瞎驢邊徹骨徹  
 髓而血脉貫通透頂透底而乾坤獨露綿綿不漏器  
 器相傳蓋其宗祖高明子孫光大此臨濟宗風也

古德綱宗頌此有說符

橫按鎮錫炬赫光八方全敵設茫茫龍蛇並隱肌鱗  
 脫雷雨全施計略荒佛祖點爲涓滴響江山結抹並  
 芬芳回途索莫郊垵遠失柏波斯落楚鄉

雲門宗

師詳文偃嘉興張氏子受具遊方初參睦州陳尊宿  
 發明心要州指見雪峯存禪師再蒙印可初至靈樹  
 開法嗣雪峯後遷雲門光泰寺其道大振天下學者  
 望風而至號雲門宗

三句

師示衆云函蓋乾坤目機鉢兩不涉萬緣作麼生承  
 當衆無對自代去一鐵破三關後來德山圓明密禪

師遂難其語爲三句曰函蓋乾坤句截斷衆流句隨  
波逐浪句 國語曰本真本空一色一味非無妙體不  
在顯隱洞然明白則函蓋乾坤也 又云  
本非解會排疊將來不消一字萬機頓息則截斷衆流  
也 又云若許它相見從苗辨地因顯職人即隨波逐  
也

普安道頌三句

乾坤并萬象地獄及天堂物物皆真現頭頭總不傷  
堆山積嶽來一一盡塵埃更擬論玄妙冰消瓦解摧  
辨口利詞問高低總不虧還如應病藥診候在臨時

翠嶽真

函蓋乾坤事皎然何須特地起狼烟道人舞鐸東君  
至不令花枝在處妍  
截斷衆流爲更論河沙諸佛敢形言星移斗轉乾坤  
黑稍有絲毫實不存  
隨波逐浪任高低放去收來理事齊一等垂慈輕末  
學奈緣潦倒帶塵泥

問答

歸宗通 山語 三祖會 洞天 雲居慶 顯雲  
首山念 洞風 天柱靜

如何是函蓋乾坤句

宗云日出東方夜落西 祖云海晏河清 居云

合 山云大地黑漫漫 又云普天匝地 又云

海底紅塵起 柱云只聞風擊響知是幾千竿

如何是截斷衆流句

宗云鎖蛇橫古路 祖云水泄不通 居云窄

山云不通凡聖 又云泊合放過 又曰橫身三

界外 柱云昨日寒風起今朝括地霜

如何是隨波逐浪句

宗云船子下楊州 祖云波斯吒落水 居云瀾

山云要道便道 又云有問有答 又云此去西

天十萬八千 柱云春煦陽和花織地滿林初轉

野鶯聲

抽願

師每見僧以目願之卽曰鑿或曰噴而銖者曰願鑑  
噴後來德山圓明密禪師刪去願字但曰鑑噴故叢  
林目之曰抽願因作偈通之又謂之擡薦商量偈曰  
相見不揚眉君東我亦西紅霞穿碧落白日繞須彌

北塔祚頌

雲門顧鑑笑嗜嚼擬議遣他顧鑑噴任是張良多習  
巧到頭終是也難施

眞淨文

雲門抽顧自有來由一點不來休休休休

又關板子

雲門關板子消息少人知有時一撥動大地眼瞠瞠

一字關

僧問師如何是雲門劍師云祖 如何是玄中的師

云壑 如何是吹毛劍師云豁又云紫 如何是正

法眼師云普 三身中那身說法師云要 如何是

啐啄之機師云響 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

甚處懺悔師云露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師

靈樹一默處如何上禪師云師 久雨不晴時如何

師云割 鑿壁偷光時如何師云恰 承古有言了

卽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還宿債未審二祖是了是

未了師云確

一日示衆會佛法者如恒河沙百草頭上代將一句

來自代云俱 師凡對機往往多用此關應故叢林  
目之曰一字關云

綱宗揭新卷

康氏圓形滯不明魔深處喪擊寒冰鳳羽展時超碧

漢音鋒八博擬何憑 是機是對對機迷關機機遠

遠機樓夕日月中誰有掛因底底事隔情迷

喪時光藤林荒園人意滯肌脰 咄咄咄力韋希禪

子訝中眉垂 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寒却咽喉何處

出氣笑我者多晒我者少

機緣新卷

僧問十二時中如何得不空過師云你向甚處著此

一問僧云學人不會請師舉師紫筆心偈云學不顧

卽差互擬思量何劫悟傳燈

問雪峯如何是學人自己峯云策著鼻孔僧舉似師

師云你作麼生會其僧方思惟師亦以前頌示之

詳廣錄

福願上座因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云北斗裏藏

身朗剛測其旨遂造焉師一見便把住云道道朗擬

護師托開有偈云雲門徒別白雲低水急遊魚不敢  
棲入戶已知來見解何勞再學轅中泥朗大悟出度燈錄

巴陵三句關雲門名頌聖靈林目為聖多口

僧問巴陵如何是提婆宗陵云鉢盂裏盛雪

問如何是吹毛劔陵云珊瑚枝枝撐著月

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陵云雞寒上機鴨寒下水

雲門問此語云它日老僧忌辰  
只舉此三轉語供養老僧足矣

雪竇頌提婆宗

老新開端的別解道銀盤裏盛雪九十六箇應自知

不知却問天邊月提婆宗提婆宗赤旛之下起清風

又頌吹毛劔

要平不平大巧若拙或指或掌倚天照雪大冶兮磨

礪不下良工兮拂拭未歇別別珊瑚枝枝撐著月

湛堂準頌祖意教意

雞寒上機鴨寒下水時節不相饒古今常顯理寒松

十里吼清風流水一溪聲未已

雲門門庭

雲門宗旨絕斷衆流不容擬議凡聖無路情解不通

本處上一首  
數字

僧問如何是雪嶺泥牛吼師云天地黑如何是雲門  
木馬嘶云山河走如何是學人自己云遊山玩水問  
機緣盡時如何云與我拈却佛殿來與汝商量如何  
是透法身句云北斗裏藏身如何是教外別傳云對  
衆問將來大約雲門宗風孤危峻峻人難湊泊非上  
上根孰能窺其彷彿哉詳雲門語句雖有截流之機  
且無隨波之意法門雖殊理歸一致要見雲門麼拄  
杖子踔跳上天蓋子裏諸佛說法

要訣

韶陽一派出於德嶠之源初見睦州推出秦時之鐵  
寄聲象骨脫却頂上之枷使南鯢鼻撥向面前打東  
鯉魚雨傾盆下稱提三句關鍵拈撥一字機鋒藏身  
北斗星中獨步東山水上端明顧鑿不犯毫芒格外  
縱擒言前定奪直是劍鋒有路鐵壁無門打翻路布  
葛藤剪却常情見解烈焰寧容湊泊迅雷不及思量  
蓋其見諦寬通自然受用辰大花開靈樹子結香林  
振佛祖權衡閑人天眼目夫何源清流濁根茂枝枯  
妄立道眼因緣謬為聲色差別互相穿鑿滯著語言

本處一作首  
○打作厥



取辱先宗過在後學此雲門宗風也

師逢僧必特顧之曰鑑僧擬議則曰喚門人錄為顧鑑喚後圓明密刪去顧字為之抽顧兒孫失其旨當接人之際以怒目名為提撕名為不認聲色名為舉處便薦相傳以為道眼北塔祚嘗笑之故作偈有任是張良多智巧到頭於此也難施之語此篇中所謂妄立道眼因緣謬為聲色差別者指此也新增

古德綱宗頌

柳標橫擔宇宙寬得盤桓處且盤桓水流東溯朝西湖雲起南巒下北巒生鎖鄣針挑蜀錦古松瓊葉落珠盤折旋未撥經殘兩沒足泥塗過響單

人天眼目卷之二

人天眼目卷之三

曹洞宗

洞山和尚諱良价生會稽俞氏禮五洩山默禪師披剃得法雲巖曇晟禪師初住筠州洞山權開五位善接三根大闢一音廣弘萬品橫抽寶劍剪諸見之稠林妙叶弘通截異端之穿鑿晚得曹山耽章禪師深明的旨妙唱嘉猷道合君臣偏正回互緣是洞上玄風播於天下故諸方宗匠咸共推尊之曰曹洞宗

五位君臣

僧問曹山五位君臣旨訣山云正位即屬空界本來無物偏位即色界有萬形像偏中正者舍事入理正中來者背理就事兼帶者冥應衆緣不隨諸有非染非淨非正非偏故曰虛玄大道無著真宗從上先德推此一位最妙最玄要當詳審辨明君為正位臣為偏位臣向君是偏中正君視臣是正中偏君臣道合是兼帶語時有僧出問如何是君云妙德尊寶字高明朗太虛如何是臣云靈機弘聖道真智利羣生如

◆來一作眼  
○第一作眼

何是臣向君云不置諸異趨疑情望聖容如何是君  
視臣云妙容雖不動光燭本無偏如何是君臣道合  
云混然無內外和融上下平又曰以君臣偏正言者  
不欲犯中故臣稱君不敢斥言是也此吾法之宗要  
也因作偈曰學者先須識自宗莫將實際雜頑空妙  
明雙盡知傷觸力在逢緣不借中出語直教燒不著  
潛行須與古人同無身有事超岐路無事無身落始  
終

### 大陽頌

不立功勳坐廟堂羣臣何敢望清光潭潭禁殿尊嚴  
甚寂寞無人夜未央君

文經武緯定中華徧歷階梯贊國家功業已隆加九  
錫與君神氣看些些臣

位尊九二不曾屈情與羣臣共一途深隱後宮天下  
治免教夷狄望來蘇君視臣

念念輸忠不敢欺頭頭奉重丈夫兒看君千里長安  
道玉鏡皆趨闕下歸臣向君

臣主相忘古殿寒萬年槐樹雪漫漫千門坐掩靜如

令重一作甚

令重一作甚

令重一作甚

令重一作甚

水只有垂楊舞翠烟君臣道合

無中有路透長安劫外靈枝孰敢攀寶殿苔生尊貴

重二更紅日黑漫漫總頌

### 問答

僧問如何是正中偏

汾陽昭云玉兔既明初夜後金雞須唱五更前

道吾真云諸子投來見大儒宏智覺云雲散

長空後虛堂夜月明翠殿宗云菱花未照前

華嚴覺云更深垂却夜明簾

如何是偏中正

汾云毫末成大樹滴水作江湖吾云萬水千

山明似鏡智云白髮老婆羞看鏡嚴云圓

藥無少刺覺云天曉賊人投古井

如何是正中來

汾云旱地蓮華朵朵開僧云開後如何汾云金

葉銀絲承玉露高僧不坐鳳凰臺吾云皎潔

乾坤震地雷智云霜眉雪鬢火中出堂堂終

不落今時嚴云徧界絕塵埃覺云百卉承

春在處開

如何是兼中至寂音曰當作偏中至其說在後

汾云意氣不從天地得英雄豈藉四時催 吾

云施設縱橫無所畏 智云大用現前不存軌

則 殿云嚙鐵功前戲 殿云雨雪交加無處

避

如何是兼中到

汾云玉女拋梭機軋石人打鼓韻聲聲 吾

云黑白未分前已過 智云夜明簾外排班早

空王殿上絕知音 殿云十道不通耗 殿云

兩頭截斷無依倚心法雙忘始得立

寂音正五位之訛新添

寂音曰道愈陵遲至於列位之名件亦訛亂不次如

正中偏偏中正又正中來偏中至然後以兼中到總

成五位今乃易偏中至為兼中至不曉其何義耶而

老師大禱亦恬然不知恠為可笑也文字禪題雲居弘覺語

五位序丹靈詳

夫黑白未分難為彼此玄黃之後方位自七於是借

黑權正假白示偏正不坐正夜半虛明偏不坐偏天

曉陰晦全體即用枯木華開全用即真芳叢不斃摧

殘兼帶及盡玄微玉鳳金鸞分疎不下是故威音那

畔休話如何曲為今時由人施設略陳管見以示方

隅冀諸同心幸毋撫掌

五位頌此依曾寶傳作偏中至

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恠相逢不相識隱隱猶

懷昔日癡

偏中正失曉老婆尋古鏡分明觀面更無它休更迷

頭猶認影

正中來無中有路出塵埃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

朝斷舌才

偏中至兩刃交鋒要迴避好手還同火裏蓮宛然自

有衝天氣

兼中到不落有無誰敢和人人盡欲出常流折舌終

歸炭裏坐

克符道者

正中偏半夜澄潭月正圓文殊匣裏青蛇吼驚得毗

盧出放園一作故園

偏中正演若玉容迷古鏡可笑騎牛更覓牛寂然不動毗盧印

正中來鳳竹龍絲坐釣臺高僧不觸當今諱藏却花冠笑一回

象中至繁怒龍奔九江沸張鸞尋得孟津源推倒崑崙絕依倚

象中到龍旗排出御街早略開偃仗鳳樓前尋常却諱當今號

汾陽昭汾陽以正中來居首而正中偏次之

正中來金剛寶劍拂天開一片神光橫世界晶輝朗耀絕纖埃

偏中正看取法王行正令七金千子總隨身猶自途中覓金鏡

正中偏霹靂機鋒著眼看石火電光猶是鈍思量擬議隔千山

象中至三歲金毛爪牙備千妖百怪出頭來哮吼一聲皆伏地

象中到大顯無功休作造木牛步步火中行真箇法王妙中妙

五位參尋切要知絲毫纜動即相違金剛透匣誰能用惟有那吒第一機舉目便令三界靜振鈴還使九天歸正中妙叶通回互擬讓鋒銳失却威靈頓

慈明總頌

偏中歸正極幽立正去偏來理事全須知正位非言說朕兆依稀屬有緣象至去來與妙用到兼何更逐言詮出沒豈能該世界蕩蕩無依鳥道玄

浮山遠

正中偏空劫迢迢本寂然金剛際下翻筋斗掌上靈機偏大千

偏中正浩浩塵中劫清淨臨岐撒手便回途無影堂前提正令

正中來頂後圓光耀古臺雖然照徹人間世不犯鋒銳絕點埃

象中至妙用縱橫休擬議始終交戰自玄玄壁立神鋒皆猛利

兼中到格外明樓長節操了知萬彙不能該誰能更  
守於玄奧

草堂清

正中偏了角崑崙空裏眠石女樓梭聲軋軋木人舞  
袖出庭前

偏中正澄潭印出桂輪影人人盡向影中圓影滅

潭枯誰解省

正中來火裏蓮花朵朵開根苗豈是尋常物大用非

同應世材

兼中至交互機鋒絕忌諱丈夫彼彼逞英雄點著不

來成粉碎

兼中到缺牛喫盡欄邊草却問牧童何處屈指點東

西得一寶

宏智覺

正中雪霽碧星河冷浸天夜半木童敲月戶暗中驚

破玉人眠

偏中正海雲心約神僂頂婦人髮髮白垂絲羞對秦

臺寒照影

正中來月夜長鯨蛻甲開大背摩天振雲翼翔遊鳥  
道類難該

兼中至覲面不須相忌諱風化無傷的意玄光中有

路天然異

兼中到斗柄橫斜天未曉鶴夢初醒露葉寒舊巢飛

出雲松倒

自得暉

正中偏混沌初分半夜前轉側木人驚夢破雪蘆滿

眼不成眠

偏中正寶月團團金殿冷富明不犯暗抽身回眸影

轉西山頂

正中來帝命傍分展化才杲日初升沙界靜靈然靜

不帶纖埃

兼中至長安大道長遊戲處處無私空合空法法同

歸水歸水

兼中到白雲斷處家山好撲碎驪龍明珠崑崙入

海無消耗

明安五位賓主見明安別錄

安曰正中偏乃垂慈接物即主中賓第一句奪人也  
偏中正有照有用即賓中主第二句奪境也正中來  
乃奇特受用即主中主第三句人境俱奪也兼中至  
乃非有非無即賓中賓第四句人境俱不奪也兼中  
到出格自在離四句絕百非妙盡本無之妙也

洞山功勳五位并頌

向 奉 功 共功 功功

僧問師如何是向師曰喫飯時作麼生又云得力須  
忘飽休糧更不饑

大慧云向時作麼生向謂經向此事答喫飯時作  
麼生謂此事不可喫飯時無功動而有問斷也

聖主繇來法帝堯御人以禮曲龍腰有時關市頭邊  
過到處文明賀聖朝

如何是奉師曰背時作麼生又曰只知朱紫賞辜  
資本來人

大慧云奉乃承奉之奉如人奉事長上先致敬而後  
承奉向乃功勳之所立機向即有承奉之意故答背  
時作麼生謂此奉無問斷奉時既爾而背  
時亦然言背即奉之義蓋奉背皆功勳也

淨洗濃粧爲阿誰子規聲裏勸人歸  
百花花落盡啼無盡更向亂山深處啼

中且下二有  
道字

如何是功師曰放下鋤頭時作麼生又曰撒手端  
然坐白雲深處閑

大慧云功即用也答放下鋤頭時作麼生把鋤頭  
用放下鋤頭是無用師之意謂用與無用皆功勳也  
枯木花開劫外春倒騎玉象越麒麟而今隱千峯  
外月皎風清好日辰

如何是共功師曰不得色又曰素粉難沉跡長安  
不久居

大慧云共功謂法與境敵答不得色乃法  
與境不得成一色正用時是聖無用底無  
用即用也若作一色是十成死語洞山  
宗旨語忌十成故曰不得色乃活語也

衆生諸佛不相侵山自高兮水自深萬別千差明底  
事鷓鴣啼處百花新

如何是功師曰不共又曰混然無諱處此外更  
何求

大慧云功謂法與境皆空謂無功用大解  
脫答不共乃無法可共不共之義全屬功勳  
邊如法界事事無碍是也你面前無我我面前無你  
所以夾山道此問無老僧目前無閑象是也如此之  
說皆趣向承奉於日用四威儀內成就  
世出世間無不周旋謂之功勳五位也

頭角纔生已不堪擬心求佛好羞慚迢迢空劫無人  
識肯向南詢五十三

大慧既說功勳五位乃云你道  
它古人意果如是乎若只如此  
有甚奇特只是口倚心授底葛  
藤既不如是且吾人意作麼生

功勳問答翠巖宗

借問翠巖如何是轉功就位

巖云撒手無依全體現扁舟漁父宿蘆花

如何是轉位就功

巖云半夜嶺頭風月靜一聲高樹老猿啼

如何是功位齊施

巖云出門不踏來時路滿目飛塵絕點埃

如何是功位俱隱

巖云泥牛飲盡澄潭月石馬加鞭不轉頭

曹山五位君臣圖頌并序

夫正者黑白未分朕兆未生不落諸聖位也偏者朕

兆興來故有森羅萬象隱顯妙門也

○白衣雖拜相此事不為奇積代簪纓者休言落魄

時

○子時當正位明正在君臣未離兜率界烏雞雪上

行

○饑裏寒冰結楊花九月飛泥牛吼水面木馬逐風

嘶

○正宮初降日玉兔不能離未得無功盲人天何大

遲

●混然談理事朕兆卒難明威音王未曉彌勒豈惺

惺

五位功勳圖

○正中偏內紹 君位 向 黑白未變時一作未

○偏中正外紹 臣位 奉 露

○正中來末生 君視臣 功 無句有句

○兼中至化生 臣向君 共功 各不相觸

○兼中到內生 君臣合 功 不當頭

石霜答五位王子

如何是誕生王子 霜云貴裔非常種天生位至尊

如何是朝生王子 霜云白衣為足輔直指禁庭中

如何是末生王子 霜云脩途力覺貴漸進不知尊

如何是化生王子 霜云政威無比况神用莫能儔

如何是內生王子 霜云重幃休勝負金殿臥清風

大慧云以二分黑一分白團子為正中偏却來白處說黑底亦不得犯若黑字犯着即觸諱矣河山頌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時謂三更黑初夜是黑月明前是黑是能回互不觸諱也又云以二分白一分黑團子為偏中正却來黑處說白底不得犯着白字河山頌失曉老婆逢古鏡不言明與白而言失曉與

古說能回五明與白字而不歸其蓋失曉是暗中之明也  
又云正中來無中有路出塵埃謂凡有言句皆無中唱出便有妙妙了也無不從正位中來或明或暗或至或到皆妙扶通宗凡一位皆具此五事如掌之五指無欠無剩又云兼中至謂兼白兼黑兼偏兼正而無何謂至却人歸家未到而至別業乃在途為人邊事亦能回互妙在體前又云兼中到謂兼前四位皆扶抄而歸正位謂之折合終歸於衷坐亦是說黑處而回互照字故言也大意學曹山了即曰及理說事教有明文教外單傳直指之道果如是若果如是對甚好曹山耶

五位王子頌石霜諸出題 悟本頌

誕生內紹 又云正位根本智  
誕生外紹 歸君太子也

天然實胤本非功 不假修證本自圓成

德合乾坤育勢隆 本自尊貴中來

始末一期無雜種 本無雜念

分宮六宅不宅宗 六根唯以一機軸

上和下陸陰陽順 前後一脈

共氣連枝器量同 始終無二

欲識誕生王子父 須知向上更有一人在

鶴騰霄漢出銀籠 千聖不傳

朝生內紹 宰相之子 已落偏位  
朝生外紹 大功勳 亦云外紹臣位

法學論情世不羣 有修有證

本堂書一作

出來凡事已超倫 雖有修有證本自尊貴中來

詩成五字三冬雪 染污不得

筆落分毫四海雲 不守住

萬卷積功彰聖代 大功修證

一心忠孝輔明君 知有向上人始得奉重

鹽梅不是生知得 修證還同

金榜何勞顯至勳 不假修證不待功勳

末生有修有證 軍臣位

久棲巖嶽用功夫 有修有證

草場柴扉守志孤 直是不待功勳一塵不染

十載見聞心自委 方全肯重

一身冬夏衣襟無 赤濁濁乾剝剝

澄凝愁看三秋思 一塵不染

清苦高名上哲圖 學者可以為王尊貴之事

業就巍科酬極志 本業成就

比來臣相不當途 雖然如是功勳不犯

化生 借位明功 將軍位

傍分帝化為傳持 分佛列祖



萬里山河布政威 正令當行

紅影日輪擬下界 從尋貴中來

碧油風冷暑炎時 正布威時誰敢犯令

高低豈廢尊卑奉 知有底如解孝重

五荷蘇途遠近知 爲懸畫炭也

妙印手持煙瑟靜 誰敢當頭

當陽那肯露纖機 終始功勳不犯

內生亦爲內紹 根本同出 眾生同

九重深密復何宣 無言無說正令當行

挂弊絲來顯妙傳 曲爲今時

祇奉一人天地寶 奉重內生王子父

從他諸道自分權 雖然言一用要在機軸

紫羅帳合君臣隔 入它無異相識知同一國

黃閣簾垂禁制全 天下音成正令當行

爲汝方隅官屬懇 正是幼生子

遂將黃葉止啼錢 不免權此明

善權志五位王子頌

醫生

○四處一作

貴胤生時輪擬空 玳瑁玉琳處東官月堂照處朝君  
父直扣堯階却借功

朝生

學問詩書德行全 金門投策紫微班台星不自離  
蓑釣爭得寅昏奉聖頭

末生

資來今日極清虛 悲喜寥寥一物無便欲升爲九苞  
鳳依稀雲樹月巢孤

化生

帝命傳來下九天 禁城中外化親宣回途復妙持金  
印正令管無一字傳

內生

鳳勢龍驤大丈夫 天然尊貴六宮殊昔封古殿無人  
到造次凡流識得無

永嘉欽功勳五位

到處相逢元不識 有時不識却相逢師裏無目還如  
見師曠能聰恰似聖向  
金針密密綉鴛鴦 錦縫綿綿玉線長 挂向春園人不

識引他蜂蝶過來忙

顏生陋巷不堪憂終日如愚樂自緣說坐忘爲益  
矣累他尼父一場愁功

淮南道士著真紅勿謂情忘色是空離罷玉壇移斗  
柄步虎一曲對春風共功

漢高初起沛豐間三尺龍泉帝業安待得叔孫成禮  
樂元來不共汝同盤功功

### 寂音說王種內紹外紹

寂音曰此如唐郭中令李西平皆稱王然非有種也  
以勳勞而至焉高祖之秦王明皇之肅宗則以生帝  
王之家皆有種非以勳勞而至者也謂之內紹者無  
功之功也先聖賢之謂之外紹者借功業而然故又  
名曰借句曹山章禪師偈略曰妙明體盡知傷觸力  
在逢緣不借中雲居弘覺禪師曰頭頭上了物物上  
通只喚作了事人終不喚作尊貴將知尊貴一路自  
別

### 曹山三種墮

曹山云凡情聖見是金鎖玄路直須回互夫取正命

食者須具三種墮一者披毛戴角二者不斷聲色三  
者不受食稠布裨問披毛戴角是甚麼墮曰是顛墮  
問不斷聲色是什麼墮曰是隨墮問不受食是什麼  
墮曰是尊貴墮乃曰夫冥合初心而知有是顛墮知  
有而不礙六塵是隨墮維摩曰外道六師是汝之師  
彼師所墮汝亦隨墮乃可取食食者正命食也食者  
亦是就六根門頭見聞知覺只是不被他汚染將爲  
墮且不是同也

明安曰此三種須明轉位始得一作水牯牛是顛墮  
是沙門轉身語是異類中事若不曉此意卽有所滯  
直是要你一念無私卽有出身之路大珠和尚因維  
摩座主問經云彼外道六師是汝之師汝師所墮汝  
亦隨墮其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惡道謗  
於佛毀於法不入衆數終不得滅度汝若如是乃可  
取食今請禪師明爲解說太珠曰迷循六根號爲六  
師心外求佛名爲外道有物可施不名福田生心受  
供墮三惡道汝若謗於佛者是不著佛求毀於法者  
是不著法求不入衆數者是不著僧求終不得滅度

是智現前若如是解者便得法喜禪悅之食 二  
曰不斷聲色是隨墮以不明聲色故隨處墮須向聲  
色有出身之路作麼生是聲色外一句答聲不是聲  
色不是色故云不斷指掌當指何掌也 三曰不受  
食是尊貴墮須是知那邊了却來這邊行履不虛此  
位即尊貴矣

正命食新添

寂音曰瑜伽師地論曰死有三種謂壽盡故福盡故  
不避不平等故當知亦是時非時死或由善心或不  
善心或無記心云何壽盡死猶如有一隨感壽量滿  
盡故死此名時死云何福盡故死猶如有一資具缺  
故死云何不避不平等故死如世尊說九因九緣未  
盡壽量而死何等為九謂食無度量食時不宜不消  
復食生而不吐熟而持之不近醫藥不知於已若損  
若益非時非量行非梵行此名非時死予以是觀之  
乃知時而食即不枉死名正命食黃檗曰今時纔出  
衆來者只欲多知多解廣求文義喚作修行不知多  
知多解翻成墮塞惟多與兒乳酪消與不消都總不

知三乘學道人皆此樣盡名食不消食不消者所謂  
知解不消皆為毒藥盡去生滅遊收真中之無此  
事故以此知曹山貴正命食立三墮

不斷聲色墮隨墮尊貴墮新添

寂音曰維摩經為壞和合相故應取搗食為不受故  
應取彼食以空聚想入於聚落所見色與盲等所聞  
聲與響等所嗅香與風等所食味不分別受諸觸如  
智證知諸法如幻相無自性無他性本自不生今則  
無滅此不斷聲色墮所緣立也 又曰須菩提不見  
佛不聞法彼外道六師是汝之師因其出家彼師所  
墮汝亦隨墮乃可取食此隨墮之所緣立也 又曰  
謗於佛毀於法不入衆數終不得滅度汝若如是乃  
可取食此尊貴墮之所緣立也予嘗觀曹山其自比  
六祖無所愧以其蕩聖凡之情有大方便南泉曰三  
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乃不如曹山止立  
一墮字耳

寂音三墮頌

紛然作息同銀筵裏盛雪若欲異牯牛與牯牛何別

類 有聞皆無聞有見元無物若斷聲色求木偶當  
成佛隨 生在帝王家那復有尊貴自應著珍御願  
見何驚異尋貴

百丈端三聖頌并釋

著起破襦衫脫下娘生袴信步入荒草忘却長安路  
類 秦樓歌夜月魏闕醉春風家國傾亡後鄉關信  
不通隨 獨坐孤峯頂輪蹄絕往還可憐一雙足骨  
不到人間尋貴 雲不戀青山鏡不籠妍醜未透鬼

門關逐處成窠臼釋

一披毛戴角隨顛自在

頭角混泥塵分明露此身綠楊芳草岸何處不稱尊

二見色聞聲隨處自在

猿啼霜夜月花笑沁園春浩浩紅塵裏頭頭是故人

三禮絕百僚尊貴自在

盡堂無鎖鑰誰敢跨其門莫恠無賓客從來不見人

總頌

昨夜荒村宿今朝上苑遊本來無位次何處覓蹤跡

三種滲漏

心是二作證

師謂曹山曰吾在雲巖先師處親印寶鏡三昧事最  
的要今以授汝汝善護持無令斷絕遇眞法器方可  
傳授直須秘密不可彰露恐屬流布喪滅吾宗末法  
時代人多乾慧若要辨驗向上人之眞僞有三種滲  
漏直須具眼

一見滲漏機不離位墮在毒海妙在轉

位也

心是二作爲  
大開

明安云謂見滯在所知若不轉位即在一色所言滲  
漏者只是可中未盡善須辨來蹤始得相續玄機妙  
用

二情滲漏智常向背見處偏枯

明安云謂情境不圓滯在取舍前後偏枯鑒覺不全  
是識浪流轉途中邊岸事一作途中未分邊岸事直須句句中

離二邊不滯情境

三語滲漏體妙失宗機昧終始濁智流

轉不出此三種

明安云體妙失宗者滯在語路句失宗旨機昧終始  
者謂當機暗昧只在語中宗旨不圓句句句中須是有

語中無語無語中有語始得妙旨密圓也

勸潭照三溲漏頌

天下溪山絕勝幽誰能把手共同遊回頭忽聽杜鵑語笑指白雲歸去休見

昔年曾作參玄客偏扣玄關窮要脉更闌墨汁汚皂衫說向他人人口門窄情

木人嶺上輕開口石女溪邊暗點頭堪笑當年李太白夜來還宿釣漁舟

洞山三路接人

僧到夾山山問近離甚處僧云洞山夾山云洞山有何言句僧云和尚道我有二路接人夾山云有何三路僧云鳥道立路展手山云實有此三路那僧云是山云鬼持千里鈔林下道人悲後浮山圓鑑云不因黃葉落爭知是一秋

或曰尋宿學論而曰執持千里鈔林下道人孤或曰執持千里道人孤

曹山三種綱要頌

金鍼雙鎖備挾路隱全該寶印當空妙重重錦縫開  
雙行 既唱 交互明中暗功齊轉覺難力窮忘進步金鎖

網輓輓金鎖 理事俱不涉回照絕幽微背風無巧拙電火燦難追二不聖凡聖又曰理事不涉

明安三句

安一日示衆吾有三句 平常無生句 妙玄無私句 體明無盡句 時有僧問如何是平常無生句安云白雲覆青山青山不露頂如何是妙玄無私句安云寶殿無人空侍立不種梧桐免鳳來如何是體明無盡句安云手指空時天地轉回途石馬出紗籠

琅琊覺答三句海印信答附

瑯因僧請益次乃曰山僧亦有三句報答大陽僧問如何是平常無生句瑯云言前無的旨句下絕追尋 印云三脚蝦蟆背巨鱉

如何是妙玄無私句瑯云金鳳不棲無影樹玉兔何曾下碧霄 印云白雲覆青山 如何是體明無盡句瑯云三冬枯木秀九夏雪花飛 印云須彌頂上浪滔天

瑯云將此三句語供養大陽和尚便下座

曹山四禁語或謂投子語

莫行心處路不挂本來衣何須正任麼切忌未生時

門風傷美若帶自得輝 古德

妙唱不干舌

利利塵塵處處談不勞彈指善財參空生也解通消

息花雨殿前鳥不嘶芙蓉

如如寂滅似無情一句從來本現成舌運廣長元不

聞雪峯相見望州亭自得

古佛巍巍體廣長交光絲網利塵影也知不費娘生

舌嚴桂庭花善學揚古德

死地驚出草

日炙風吹草裏埋觸他毒氣又還乖暗地忽然開死

口長安依舊絕人來芙蓉

金鞭遙指玉堂寒驚起將軍夜出關三尺鏡露清四

海樓旗一掃絕癡頑自得

死蛇打殺露霜牙無底籃盛臭莫加既是善呼須善

遺觸他毒氣喪渾家古德

解針枯骨吟

死中得活是非常密用還他別有長半夜觸酸吟一

曲水河發酸却清涼芙蓉

宮漏沉沉夜色深燈殘火盡絕知音木人位轉玉繩

曉石女夢回霜滿襟自得

功齊功化旨何深豈使膏肓便陸沉父子不傳真秘

訣解針枯骨作龍吟古德

鏡舞三臺

不落宮商調誰人和一場伯牙何所指此曲舊來長

鏡牛無角臥山坡鞭起如飛見也麼關市橫騎人不

會靈眸鷄子過新羅自得

乾闥婆王鼓似雷羣山默樂未空回海波洶洶須彌

震何妨鏡舞三臺古德

古今無間宏智錄諸家語不見存古  
今無間之題獨芙蓉有此頌

一法元無萬法空箇中那許悟圓通將謂少林消息

斷桃花依舊笑春風

五轉位古德立題 自得輝頌

匣內青蛇吼

寶劍橫斜天未曉洗清魔佛逼人寒匣中隱隱生光

處衲子徒將正眼看

金針去復來

清虛大道長安路往復何曾有間然暗去明來鋒不  
露渠儂初不墮中邊

秦宮照膽寒

殿房闐寂冷如水妙得真符處處靈轉側無依功就  
心回頭失却楚王城

午天銀燭輝

午天皎皎玉輪孤一點光明分鑑湖閑步却來遊幻  
海十方沙界大毗盧

深殿藏白額

白額深藏烟霧昏異中來也白鷺羣草深直下無尋  
處觸著輕輕禍到門

曹洞機分屬

樓閣千家月江湖萬里秋蘆花無異色白鳥下汀洲

宗旨古德

洞下門庭理事全白雲曠下莫安眠縱饒枯木生花  
去反照荒郊不直錢

古德分三種功勳新語

正位一色

無影林中鳥不棲空階密密向邊遲寒殿荒草何曾  
綠正坐堂堂失路迷

大功一色

白牛雪裏竟無蹤功盡超然體浩融月影蘆花天未  
曉靈苗任運剪春風

今時一色

觸體識盡勿多般狗口纔開落三日用光中須急  
薦青山只在白雲間

宏智四借頌

借功明位

蘋末風休夜未央水天虛碧共秋光月船不犯東西  
岸須信箇人用意良

借位明功

六戶虛通路不迷太陽影裏不當機縱橫妙展無私  
化恰恰行從鳥道歸

借借不借借

識盡甘辛百草頭鼻無繩索得優游不知有去成知

○誤一作天  
○誤一作天  
○誤一作天

○誤一作天  
○誤一作天  
○誤一作天

○誤一作天  
○誤一作天  
○誤一作天

○誤一作天  
○誤一作天  
○誤一作天

○誤一作天  
○誤一作天  
○誤一作天

○誤一作天  
○誤一作天  
○誤一作天

有始信南泉喚作牛

全超不借借

霜重風嚴景寂寥玉關金鎖手備敲寒松盡夜無虛  
額老鶴移棲空月巢

曹洞門庭

●位一作處

曹洞宗者家風細密言行相應隨機利物就語接人  
看他來處忽有偏中認正者忽有正中認偏者忽有

●位下一有

兼帶忽同忽異示以偏正五位四賓士功勳五位君  
臣五位王子五位內外紹等事偏正五位正中偏者

●上一作

體起用也偏中正者用歸體也兼中至體用並至也  
兼中到體用俱泯也四賓主不同臨濟主中賓體中

●上一作

用也賓中主用中體也賓中賓用中用頭上頭也主  
中主物我雙忘人法俱泯不涉正偏位也功勳五位

●上一作

者明參學功位至於非功位也君臣五位者明有為  
無為也王子五位者明內紹本自圓成外紹有終有

始也大約曹洞家風不過體用偏正賓主以明向上  
一路要見曹洞麼佛祖未生空劫外正偏不落有無  
機

要訣山堂序

●六一作波

新豐一深荷玉分流始因過水逢渠妙見無情說法  
當今不觸展手通玄列五位正偏分三種滲漏夜明  
簾外臣退位以朝君古鏡臺前子轉身而就父雪覆  
萬年松徑夜半正明雲遮一帶峰巒天曉不露道樞  
綿密智域困深默照空劫已前湛湛一壺風月坐徹  
威音那畔澄澄滿目烟光不萌枝上花開無影樹頭  
鳳舞機絲不挂箇中雙鎖金針文彩縱橫裏許暗穿  
玉線雙明唱起交鋒處知有天然兼帶忽來枯木上  
須能作主不存正位那守大功及盡今時寧容尊貴  
截斷情塵見網掣開金鎖玄關妙協全開歷歷顯中  
混跡平懷常實明明炭裏藏身卷舒不落功勳來去  
了為變易欲使異苗蕃茂實在深固靈根若非柴石  
野人爭見新豐曲子柴石野人浮山  
圖鑑之別號也

●四一作

古德綱宗頌

●生一作林

荊棘叢生三三五烟雲罩徑孰能尋鳥雞肩雨衝陽

●取一作燕

酸亦竦穿樓和啞啞當音厄笑語聲易曰笑言啞啞  
亦竦穿樓和啞音此無語中有語  
也人多作啞音廣澤蘆花藏雪密收綸釣艇弄灣深  
啞之啞非也



當軒黯黯無秦鏡散髮斜眉下翠岑

寶鏡三昧

如是之法佛祖密付汝今得之宜善保護銀盃盛雪  
明月藏鷲額之弗齊混則知處意不在言來機亦赴  
動成窠臼差落顛佇背獨俱非如火聚但形文彩  
卽屬染汚夜半正明天曉不露爲物作則用拔諸苦  
雖非有爲不是無語如臨寶鏡形影相觀汝不是渠  
渠正是汝如世嬰兒五相完具不去不來不起不住  
婆娑和和有句無句終不得物語未正故重離六爻  
偏正回互疊而爲三變盡成五如望草味如金剛杵  
正中妙挾敲唱雙學通宗通途挾帶挾路錯然則吉  
不可犯忤天真而妙不屬迷悟因緣應節寂然昭著  
細入無間大絕方所毫忽之差不應律呂今有頓漸  
緣立宗趣宗越分矣卽是規矩宗通趣極眞常流注  
外寂中搖繫駒伏鼠先聖悲之爲法檀度隨其顛倒  
以緇爲素顛倒想滅肯心自許要合古轍請觀前古  
佛道垂成十劫觀樹如虎之缺如馬之鼻以有下劣  
寶几珍御以有驚異狸奴白牯尋以巧力射中百步

箭鋒相直巧力何預木人方歌石女起舞非情識到  
寧容思慮臣奉於君子順於父不順非孝不奉非輔  
潛行密用如愚若魯但能相續名主中主

人天眼目卷之三

人天眼目卷之四

鴻仰宗

師諱靈祐福州長溪趙氏子得法於百丈海和尚初  
至大瀉木食澗飲十餘年始得仰山慧寂禪師相與  
振興其道故諸方共稱曰鴻仰宗

三種生

師謂仰山曰吾以鏡智爲宗要出三種生所謂想生  
相生流注生楞嚴經云想相爲塵識情爲垢二俱遠  
離則汝法眼應時清明云何不成無上知覺想生卽  
能思之心雜亂相生卽所思之境歷然微細流注俱  
爲塵垢若能淨盡方得自在

後有僧問石佛忠禪師如何是想生 忠云兔子望月 如何是相生 忠云山河大地 如何是流注生 忠云無間斷

想生頌石佛

密密潛行世莫知箇中已是涉多岐如燈燄燄空紛擾急急歸來早是遲

相生

法不孤生仗境生纖毫未盡遂嶢嶢回光一擊便歸去幽鳥忽聞雙眼明

流注生

塵塵聲色了無窮不離如今日用中金鎖玄關輕掣斷故鄉歸去疾如風

圓相因起

圓相之作始於南陽忠國師以授侍者耽源源承識記傳於仰山遂目為滄仰宗風明州五峰良和尚嘗製四十則明教嵩禪師為之序稱道其美良曰總有六名曰圓相曰暗機曰義海曰字海曰意語曰默論耽源謂仰山曰國師傳六代祖師圓相九十七箇授

○九上有共

○四一作五

○一無此字

○道一作教

○一能一作但

○因下一有示字

與老僧國師示寂時復謂予曰吾滅後三十年南方有一沙彌到來大異此道次第傳授無令斷絕吾詳此識事在汝躬我今付汝汝當奉持仰山既得遂焚之源一日又謂仰山曰向所傳圓相宜深秘之仰曰燒却了也源云此諸祖相傳至此何乃燒却仰曰某一覽已知其意能用始得不可執本也源曰於子即得來者如何仰曰和尙若要重錄一本仰乃重錄呈似一無差失就源一日上堂仰山出眾作○相以手托起作呈勢却又手立源以兩手交拳示之仰進前三步作女人拜源點頭仰便禮拜此乃圓相所自起也

暗機

仰山親於耽源處受九十七種圓相後於滄山處因此○相頓悟後有語云諸佛密印豈容言乎又曰我於耽源處得體滄山處得用謂之父子沒機故有此圓相勘辨端的或畫此⊕相乃縱意或畫⊙相乃奪意或畫⊗相乃肯意或畫○相乃許他人相見意或畫⊚相或點破或畫破或擲却或托起皆是時節因

緣纒有圓相便有賓主生殺縱奪機關眼目隱顯權實乃是入鄒垂手或閒暇師資

辨難互換機鋒只貴當人大用現前矣

一日梵僧來參仰山於地上畫○此相示之僧進前

添作○相復以脚抹却山展兩手僧拂袖便行

仰山閉目坐次有僧潛來身邊立山開目見遂於地

上畫○相願示其僧僧無對

義海

仰山在洪州觀音寺粥後坐次有僧來禮拜山不顧

僧問山識字否山云隨分僧乃右旋一匝云是什麼

字山於地上書十耐之僧又左旋一匝云是什麼字

山乃收十作卍耐之僧又畫○相以兩手托如修羅

筆日月勢云是什麼字山畫○相對之僧乃作婁至

勢山云如是如是此是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

亦如是善自護持善哉善哉好去僧乃禮謝騰空而

去時有一道者見後經五日遂問山山云汝還見否

者云見出三門外騰空而去山云此是四天阿羅漢

特來探吾宗旨者云某甲雖觀此種種三昧不辨其

理山云吾以義為汝解釋此是八種三昧覺海變為

義海體同名異然此義合有因有果即時異時總別不離隱身三昧也

五冠了悟和尚與仰山立玄問玄答

○此相謂之舉函索蓋相亦名半月待圓相若將此

相問之更添半月對之乃曰舉函索蓋答者以蓋覆

函故曰函蓋相稱以現圓月相也○此名抱玉求鑑

相若將此相來問即於其中書某字答之此相謂之

覓良鑑答者識玉便下手也○此名鈎入索續相有

將此相來問但於△字側添彳字答之乃問者鈎入

答者索續乃云續成寶器相也○此名已成寶器相

若將此相來問但於內書土字答之○此名玄印玄

旨相獨脫超前衆相不著教意所攝若是靈利底對

面分付擬之則不見也三祖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

若不具正眼焉能辨此似子期聽伯牙之琴如提婆

曉龍樹之相喻雞抱卵啐啄同時遲鈍淺流卒難頓

曉如盲視色而轉錯也

辨第八識

○此是衆生俱有六識添空一識名爲七識識不可

三作

一作

在

得名第八識亦名八王子亦名八解脫亦名八丈夫

總有四八三十二相此是果相因智報德亦名八識

七八二識不相離故來為先鋒去為殿後以至追思

過去攀緣見在念慮未來三細六麤五意六染七識

分彼分此分是非 八阿賴耶識名為白淨本無

瑕玷無佛無衆生無你亦無我古德云賴耶白淨本

無愚三細分時有六麤三細六麤說見後宗門錄 八

萬四千從此造大千沙界作凡夫夢心桎梏元非有

病眼花豈是無反掌之間成十善依然赤水獲立

殊 第八識亦名含藏識若是悟底人六七因中轉

五八果位圓六識轉為妙觀察智反觀第八識為不

動智空無內外名大圓鏡智即一體也平等性智總

號也以妙觀察智收前六根六塵六識十八界乃至

八萬四千塵勞轉為成所作智總歸大圓鏡智即一

體也 第五識乃記持識轉為成所作智成所作智

轉入妙觀察智妙觀察智轉入平等性智平等性智

轉入大圓鏡智即一體也是相宗師若有問難能轉

者即轉在那箇識 按楞伽經云佛誠大慧初中後

二作

夜常以妙觀察智當淨現流識轉六根為成所作智

如手仰時不應問覆手何在亦如水為水時不即有

異故云煩惱即菩提據百法推識二論但取其義莫

著言句也 六祖大師偈云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

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五

八六七果因轉但轉其名無實性若於轉處不留情

繁興永處那伽定六妙七平因地轉 五成入大果中圓

仰山臨終付法偈

一二三三子平目復仰視兩口無一舌此是吾宗旨

龍潭智演為四頌

一二三三子④牛字清風起⑤佛來勸不就⑥人乃

爭綱紀

平目復仰視兒孫還有異未辨箇端倪出門俱失利

兩口無一舌止不須說西天僧到來烏龜喚作鱉

此是吾宗旨揚聲囉囉哩鏡智出三生吹到大風止

三燃燈

三燃燈見曹山錄中非仰山語也曹山云然燈前有

二種一未知有同於類血之乳一知有猶如意未萌

不下一者

時始得本物此名燃燈前一種知有往來言語是非  
聲色亦不屬正照用亦不得記同類血之乳是漏失  
邊事此名燃燈後直是三際事盡表裏情忘得無間  
斷此始得正燃燈乃云得記 此說見祖庭事苑既前  
收在瀛仰宗不欲移動  
也

古德頌

解行分明珠走盤未能透脫幾多難如瓶注水無遺  
漏隔海風光冷眼看然燈前  
不見明珠不走盤良天靜夜黑漫漫古今十世無增  
減拈起牛頭尾上安正然燈  
問處分明答處親塵塵利利總逢君一聲黃鳥青山  
外占斷風光作主人然燈後

三照語香嚴

擬心開口隔山河寂默無言也被呵舒展無窮又無  
盡卷來絕迹已成多本來照  
不動如如萬事休澄潭徹底未曾流箇中正念常相  
續月皎天心雲霧收家照  
四威儀內不曾虧今古初無間斷時地默天堂無變

今與一作神

今即一作明

異春回楊柳綠如絲常照

瀉仰門庭

瀉仰宗者父慈子孝上令下從你欲喫飯我便與羹  
你欲渡江我便撐船隔山見烟便知是火隔牆見角  
便知是牛瀉山一日普請摘茶次謂仰山曰終日只  
聞子聲不見子形仰山撼茶樹瀉山云子只得其用  
不得其體仰曰和尚如何師良久仰曰和尚只得其  
體不得其用瀉山云放子三十棒乃至仰山過水香  
嚴點茶椎木枕展坐具插鉢立舉鉢行大約瀉仰宗  
風學緣即用忘機得體不過此也要見瀉仰度月落  
潭無影雲生山有衣

要訣山堂序

江西瀉仰深究此宗只因灰火撥開便見柴頭發現  
淨瓶踢倒贏得瀉山使得地於出井之時奮大機於  
撼門之際插下鉢子不妨人數分明推出枕頭正用  
劒刃上事具險崖句有陷虎機大禪佛與四藤條令  
行有據涅槃經總是魔說資子眼明暗合機輪混融  
境致圓相中實大家唱和原夢處勝慈子神通關下

雪字而頭角崢嶸室中駭人而師子腰折離四句絕  
百非一槌粉碎有兩口無一舌九曲殊通當機要辨  
宗猷為人頗多落草道傳千古名振兩山雖然枝派  
流離誰見真機儼爾此瀉仰宗風也

古德綱宗頌

賈金須遇買金人酬價高低總不親紅線兩條穿海  
嶽澄湖萬頃蕪星辰隱顯盤中拋玉枕方圓席上拂  
機噫天關撥轉移門戶誰肯吞聲出巨秦

法眼宗

師諱文益餘杭魯氏子得法於漳州羅漢琛禪師初  
住撫州崇壽次住建康清涼大振雪峯立沙之道示  
寂後李後主諡曰大法眼禪師

曹源一滴水不爾依位住我宗奇特虎額下金鈴甚  
人解得三界惟心萬法惟識此法眼所立綱宗也

華嚴六相義



此六相義舉一齊收一一法上有此六  
義經中為初地菩薩說也

六相義頌

華嚴六相義同中還有異異若異於同全非諸佛意  
諸佛意總別何曾有同異男子身中入定時女子身  
中不留意不留意萬象明明無理事

論華嚴六相義

若究竟欲免斷常邊邪之見須明華嚴六相義門則  
能住法施為自忘能所隨緣動靜不碍有無具大總  
持究竟無過矣此六相義是辨世間法自在無礙正  
緣顯起無分別理若善見者得知總持門不墮諸見  
不可廢一取一雙立雙忘維總同時繁興不有縱各  
具別冥寂非無不可以有心知不可以無心會詳法  
界內無總別之文就果海中絕成壞之旨今依因門  
智照古德略以喻六相者一總二別三同四異五成  
六壞總相者譬如一舍是總相緣等是別相緣等諸  
緣和合作舍各不相違非作餘物故名同相緣等諸  
緣遍相互望一一不同名異相緣等諸緣一多相成  
名成相緣等諸緣各住自法本不作故名壞相則知  
真如一心為總相能攝世間出世間法故約攝諸法  
得總名能生諸緣成別號法法皆齊為同相隨相不

總別一  
法眼宗

等稱異門建立境界故稱成不動自位而為曩 又

云一總相者一合多德故二別相者多德非一故三

同相者多義不相違故四異相者多義不相似故五

成相者緣此諸義緣起成故六總相者諸緣各住自

性不移動故此上六相義者是菩薩初地中觀通世

間一切法門能入法界之宗不墮斷常之見若一向

別逐行位而乖宗若一向同失進修而墮寂所以位

位即佛階堦宛然重重磨鍊本位不動斯則同異具

濟理事不差因果無虧迷悟全別欲論大旨六相還

同夢裏渡河若約正宗十地猶如空中鳥跡若約圓

修斷惑對治習氣非無理行相資缺一不可是以文

殊以理印行差別之道無虧普賢以行會理根本之

門不廢見宗觀錄

即物契神頌

勸求勝積功理契古人同同得妙何處澗松西北風

示機 吾有一言天上人間若也不會綠水青山

毗盧頂上

一真收不得萬類莫能該蚊子生頭角泥鳅上舞臺

迦葉門前

觀面露堂堂全機不覆藏刹竿頭上卓紅日上扶桑

三界惟心

三界惟心萬法澄盤鏡釵釧一同金映階碧草自春色

色隔葉黃鸝空好音

萬法惟識

不看出世立功勳萬國文明草木春野老不知堯舜

總

力擊擊打鼓祭江神

不移寸步越河沙地獄天堂混一家佛祖位中消息

斷何妨盡賞洛陽花

韶國師宗風

通玄峯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

韶國師四料揀古節 百丈端

聞聞放 密室開金鎖閉步下松門謾將無孔笛吹出風遊雲

古德 秋江清淺時白鷺和烟島良哉觀世音全身

入荒草百丈

聞不出

古松搖般若幽鳥啼真如況有歸真處長安豈久居  
解語非干舌能言豈是聲不知常顯露剛道有虧盈

不聞聞明

防鳥啼聲啼桃花笑臉開芒鞋青竹杖終日自徘徊  
波生元是水空性逐方圓除却方圓器胡孫夜竊錢

不聞不聞暗

夜月輝肝膽松風貫髓髓脫然聲色外切忌犯當頭  
理事兩俱忘誰人敢度量渾侖無縫罅徧界不曾藏

法眼門庭

法眼宗者箭鋒相拄句意合機始則行行如也終則  
激發漸服人心削除情解調機順物斥滯磨昏種種  
機絲不盡詳舉觀其大槩法眼家風對病施藥相身  
裁縫隨其器量而除情解要見法眼麼人情盡處難  
留跡家破從教四壁空

要訣山堂序

清涼大法眼旺化石頭城首明地藏指頭頓見玄沙

祖彌撥萬象不撥萬象言前獨露全身有絲頭不有

絲頭句裏已彰自己心空法了情盡見除應塵毛了

了然統利海皎皎地觸髓常于世界鼻孔摩麗家風

重重華藏交參一一網珠圓瑩以至風柯月渚顯露

真心烟霧雲林宣明妙法對揚有準惟證乃知亘古

今而現成即聖凡而一致聲傳海外道滿寰中歷然

驗在目前宛爾石城猶在此法眼宗風也

古德綱宗頌

一點靈臺耀古今巍然弘偉莫沈吟森羅影裏容交

露聲色門前涉互深祥夏雲欺千嶂碧零秋風動萬

家砧綿綿法爾無窮問引出餘吹更爽襟

人天眼目卷之四

○前一作  
○後作影

○前一作  
○後作影



中入首經

人天眼目卷之五

上字  
下二有

宗門雜錄

拈華

王荆公問佛慧泉禪師云禪家所謂世尊拈花出在何典泉云藏經亦不載公曰余頃在翰苑偶見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三卷因閱之經文所載甚詳梵王至靈山以金色波羅花獻佛舍身為床座請佛為衆生說法世尊登座拈花示衆人天百萬悉皆罔措獨有金色頭陀破顏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分付摩訶大迦葉此經多談帝王事佛請問所以秘藏世無聞者

三身新添

三身謂法報化也法身毗盧遮那此云徧一切處報身盧舍那此云淨滿化身釋迦牟尼此云能仁寂默在衆生身中即寂智用也寂即法身智即報身用即化身事苑

金光明最勝王經云一切如來有三種身具足攝受

中極深遠

十一無四萬  
如字

阿耨菩提化身者如來昔在修行地中為諸衆生修種種法得自在力隨衆生意隨衆生界現種種身是名化身應身者謂諸如來為諸菩薩說於真諦令其解了生死涅槃是一味故為除身見衆生怖畏權喜故為無邊佛法而作本故如實相應如如如智本願力故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項背圓光是名應身法身者為除煩惱等障為具諸善法故惟有如如如智是名法身 前二種身是名假有後第三身是真實有為前二身而作根本何以故離法如如離無分別智一切諸佛無有別法 復次諸佛利益自它自利益者是法如如利益他者是如如智 又楞珞經云五分法身以識性別戒香攝身定香攝慧香攝亂解慧攝倒見度知攝無明是五分香櫻珞其身

四智新添

大圓鏡智 如大圓鏡現衆色像 平等性智 統一切法悉皆平等

妙觀察智 善觀諸法無碍而轉 成所作智 成本願力所應作事故轉八識而成

妙藏詮註云佛轉八識而成四智者用八爲大圓鏡智七爲平等性智六爲妙觀察智前五爲成所作智識惟分別智能決斷 大乘莊嚴論云轉八識成四智東四智具三身 古德云眼等五識爲成所作智意爲妙觀察智化身攝末那爲平等性智報身攝阿賴耶爲大圓鏡智法身攝 智通禪師讀楞伽經至千餘徧而不會三身四智詣曹溪問六祖祖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離本性說三身卽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卽名四智菩提聽吾偈曰自性具三身發明成四智不離見聞緣超然登佛地吾今爲汝說諸信永無迷莫學馳求者終日說菩提通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祖曰既會三身便明四智若離三身便譚四智此名有智無身也卽此有智還成無智復說偈曰大圓鏡智性清淨八平等性智心無病七妙觀察智見非功六成所作智同圓鏡五五八果六七因果因轉但用名言無實性轉名不轉體 若於轉處不留情繁興永處那伽定傳聲

○ 眼耳鼻舌身意 六根 六塵 六識  
五識轉成所作智

般若經云六根六塵成十二處添六識和合爲十八界起信論云以四種法熏習義一淨謂真如二染謂無明三妄心謂業識四妄塵謂六塵楞嚴云六識造業所招惡報從六根出也華嚴云眼耳鼻舌身心意諸情根以此常流轉而無能轉者起信又云三界處僞惟心所作離心則無六塵境界也毗婆沙論問曰心意識有何差別答曰無有差別卽心是意意卽是識皆同一義如火名火亦名燄亦名熾般若又曰若如實知自性皆空是爲能學六根六塵六識者也祖師云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謂之佛性不識喚作精魂然雖如是疑過者極多錯會者不少

○ 第七末那識轉平等性智

楞伽云末那者此云染污意也審思量故亦名傳送識佛與大惠謂廣說有八略說有二內現識計爲我屬賴耶外分別事識計爲我屬前六識眞卽識實性亦屬賴耶淨分故有麤細者謂三細六麤麤細二識

者皆依無明住地而起以根本無明動彼靜心而起細識依此細識轉起麤心以無明爲本依無明爲因生三細不相應心依境界爲緣生三麤相應心故云麤細二識各具二因方得生住現識者起信云不相應心也依不思議熏故得生依不思議變故得住此現識所現境界動彼心海起諸事識之混也分別事識者起信云相應心也依境界故得生依海心故得住也此一識者皆是無明熏習真如或染緣起也論曰當知無明能主一切染法一切染法皆是不覺相故諸經要集云識自下上至齊已上滅者生人中上至心滅者不失人身上至頭面滅者生天至頂滅者永斷輪迴自上下至腰滅者鬼趣下至足滅者地獄論曰若離妄念則無一切境界之相惟一真心矣

○ 八阿賴耶識轉大圓鏡智

宗鏡云第八識多異熟性故亦名含藏識亦名八王子亦名人解脫亦名八丈夫總有四八三十二相此是果相因智報德七八二識不相離解深密經云此八識能發起前六轉識故第八識謂前世中以善不

一名一作明

善業爲因招感令生第八異熟心是果此阿賴耶者卽是真心不守自性隨染淨緣不合而合能含藏一切眞俗境界故名含藏識如明鏡不與影象合而含影象亦名如來藏識伽陀云諸法於藏識識於法亦爾更互爲因相亦互爲果相楞伽云若不著二乘外道諸見方能如實修行摧破他論惡見及舍我執等能以妙慧所依識者卽四智轉八識也入如來自證地者言與諸佛同得同證也楞伽經佛語大惠云然彼諸識不作是念我等同時展轉爲因而於自心所現境界分別執著俱時之起無差別相各了自境注云彼諸識等各了自境者此名八識俱能分別自分境故不知惟是自心妄現也謂色是眼識境乃至賴耶見分是第七識境根身種子器界是藏識境然此八識離如來藏無別自體以衆生不知故執爲八識之名諸佛證得之故能成四智之用若昧之則八識起執藏之號七識得染汚之名六識起徧計之情五識狗根塵之相若了知賴耶成圓鏡之體持功德之門末那爲平等之源一自它之性第六起觀察之妙

轉正法之輪五識與所作之功垂應化之迹斯則一心匪動識智自分不轉其體但轉其名不分其理而分其事但伏六識不取塵境故名識滅是故離心之境文理俱虛即識之塵詮量有據狂心不歇歇則菩提垢淨心明本來是佛

○ 第九阿陀那識

亦名純淨識合論曰寄說阿陀那識此云為第九純淨神

淨識如五六七八等識常依九識以依止凡惑不了妄執為我如水暴流不離水體諸波浪等以水為依故五六七八識常以淨識為依何謂九為淨識為二乘人久在生死業種六七八識有怖畏故恐彼難信方便於生死種外別立淨識使令悲智漸漸得生達識成智深密經頌云阿陀那識甚微細一切種子如暴流我於凡惑不開演恐彼分別執為我

按三身四智諸說採摭經論援據詳明與滄仰辨識處大相關係可資深禪正修者不蹈旁蹊而行正路故予有取焉往往同流之士必謂吾單傳直指之宗何藉此為殊不知學道者為心意識之所

困苦甚矣虛明自照本自無它境風搖搖倏然走作通人達士猶未免焉況其下者乎可無方便觀照之力乎倘因其披剝之說破其虛妄播其窠窟即吾受用處皆大圓鏡智也精金萬鍛不再鑛矣

石頭參同契雪竇著語 新添

竺土大僊心誰是龍舉

人根有利鈍作塵生

靈源明皎潔阿掌

執事元是迷展開兩手

門門一切境捨短從長

迴而更相涉者隨是拄杖子

色本殊質像豈便便

閻合上中言心不負人

四大性自復隨所依

火熱風動搖春冰自消

眼色耳音聲可清淨

然於一一法重報

本末須歸宗唯我能知

東西密相付借取眉毛

道無南北祖且執

枝派暗流注亦未相許

契理亦非悟拈却了也

迴互不迴互以頭換尾

不爾依位住莫錯認定盤星

聲元異樂苦還同掩耳

明明清濁句口宜掛壁

如子得其母可知也

水濕地堅固從且至甚

鼻香舌鹹醋可憐

依根葉分布好明取

尊卑用其語不犯

當明中有暗暗必可明

勿以暗相遇明說非說

當暗中有明一見三

勿以明相視無異說

明暗各相對若為分

此如前後步不如此

萬物自有功官稱

當言用及處經橫十字

事存函蓋合仔細

理應箭鋒挂莫教錯

承言須會宗未兆非明

勿自立規矩突出難辨

觸目不會道又何妨

運足焉知路出不惡

進步非近遠唱高爾

迷隔山河故和爾

謹白參玄人聞必同歸

光陰莫虛度誠哉是言也

寂音曰予嘗深考此書凡四十餘句而以明暗論者半之篇首便曰靈源明皎潔枝派暗流注乃知明暗之意根於此又曰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濁句調達開發之也至指其宗而示其趣則日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故其下廣序明暗之句奕奕綴聯不已者非決色法虛誑乃是明其語耳洞山悟本得此旨故有五位偏正之說至於臨濟之句中玄雲門之隨波逐浪無異味也而晚輩承其言便想像明暗之中有相礙露之地不亦謬乎

五問

此蓋當時義學之徒相與造說誣罔先聖非毀禪宗而自聰禪師問達觀頤和尚凡五問欲杜邪謬故辯詳之  
自聰問達觀頤和尚曰諸經論家多言西天自迦葉至師子尊者祖師相傳至此斷絕其實如何答曰吁如此說者生滅心也不知為法惜人豈爾果日雀填滄海枉勞形耳且二十四祖師子尊者度婆舍斯多兼出達磨達其緣具在唐會稽沙門靈徵序金陵沙門法炬所編寶林傳并據前魏天竺三藏支疆梁樓續法記具明師子尊者遇難以前傳衣付法之事從大迦葉為首直下血脉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二十六祖不如密多二十七祖般若多羅付菩提達磨即唐土初祖也原支疆梁樓三藏來震旦抵洛陽白馬寺時即前魏帝道卿公景元二年辛巳歲也師子入滅方二年矣以是顯知經論諸師誣罔後昆吁哉奈何問曰達磨大師自西天帶楞伽經四卷來是否答曰非也好事者為之耳且達磨單傳心印不立文

●評一併詳

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豈有四卷經耶聽曰寶林傳亦如是說穎曰編修者不暇詳討矣試爲子評之夫楞伽經三譯而初譯四卷乃末天竺三藏求那跋陀之所譯次十卷元魏時菩提流支譯流支與達磨同時下藥以毒達磨者是也後七卷唐天后代於闐三藏實叉難陀譯以此證之先後虛實可知矣仰山寂禪師亦嘗辯此其事甚明

●說一併詳

問曰傳法偈無翻譯暨付法藏傳中無此偈以致諸家多說無嫌願垂至誨答曰噫子孫支分是非蜂起不能根究耳只如達磨未入此土已會唐言何以知之初見梁武時對問其事即可知矣後又二祖可大師十年侍奉以至立雪斷臂志求祖乘至勤誠矣後達磨告曰吾有一袈裟付汝爲信世必有疑者云吾西天之人子此土之子得法實難信汝當以吾言證之又云自釋迦聖師至般若多羅以及於吾皆傳衣表法傳法留偈吾今付汝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因引從上諸祖偈一授之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以

●評一併詳

此則知達磨付二祖決矣此乃單傳口授何暇翻釋哉

問曰天台尊者一心三觀法門與祖師意如何答曰子若不問吾難以言也吾嘗見教中云吾有正法眼藏付囑大迦葉且不在三乘五教之內原佛祖之教皆有傳授昔聞大師於藏中得龍樹所造中論覽至第四卷破諸法性有定性則無因果等事如頌曰因緣所生法我說卽是空亦名爲假名亦名中道義次頌云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是故一切法無不是空者緣此述一心三觀曰空曰假曰中若據教意大凡一偈皆有四句以成其意耳智者離爲三觀似枝蔓又未詳傳授因此便言遠莫龍樹以樹爲祖近稟思大則可知矣若問世承稟吾恐後世必有聰明之人空看佛經自稟釋迦豈其然乎良緣智者具大福德智慧辯才累爲帝師故成一家之說辭博理微而後世子孫稱傳祖教乃潘毀師子尊者親付法與婆舍斯多以至此土六祖傳衣付法以爲邪解嗚呼吾若俗論卽成是非子自詳之

問曰自遠曆至此土因何諸祖師言教與西天諸祖  
洎六祖已上不同牛頭一宗北秀荷澤南岳讓青原  
思言句漸異見解差殊各黨師門互毀盛衰如何得  
息諍去答曰怪哉此問且祖師來此土如一樹子就  
地下種因緣和合而生芽也種即遠曆并二祖也枝  
葉即道副總持道育之徒也洎二祖爲種三祖爲芽  
乃至六祖爲種南岳讓爲芽也其牛頭神秀荷澤等  
皆枝葉耳然六祖下枝葉繁茂生子亦多其種又逐  
風土所宜採取得葉登葉得枝實枝亦猶樹焉在南  
爲橘在北爲枳雖形味有變而根本豈變乎又類曰  
焉在東爲朝在西爲暮日亦逐方而轉則輪影也其  
空則不轉必矣得何怪哉子但了其內心莫隨其外  
法內心者脫其生死外法者逐其愛惡愛惡生則去  
佛祖遠矣爲子等開籤出正宗及橫枝言句各於後  
述其緣序令學者明其嫡庶者矣

覺夢堂重校五家宗派序

皇朝景德間吳僧道原集傳燈三十卷自曹溪下列  
爲兩派一日南岳讓讓出馬大師一日青原思思出

上二有  
字

石頭遷自兩派下又分五宗馬大師出八十四員善  
知識內有百丈海出黃蘗運大爲祐二人運下出臨  
濟玄故號臨濟宗祐下出大仰寂故號爲仰宗八十  
四人又有天王悟悟得龍潭信信得德山鑿鑿得雪  
峯存存下出雲門宗法眼宗石頭遷出藥山儼天皇  
悟二人悟下得慧真真得幽閑閑得文實實絕唯藥  
山得雲嚴嚴嚴得洞山价价得曹山寂是爲曹洞宗  
今傳燈却收雲門法眼兩宗歸石頭下誤矣緣同時  
道悟有兩人一日江陵滅西天王寺道悟者諸宮人  
崔子玉之後嗣馬祖元和十三年四月十三日化正  
議大夫丘玄素撰塔銘文幾千言其略云馬祖祝曰  
他日莫離舊處故還清宮一日江陵城東天皇寺道  
悟婺州東陽人姓張氏嗣石頭元和二年丁亥化律  
師符職所撰碑二碑所載生緣出處甚詳但緣道原  
採集傳燈之日非一一親往討尋不過宛轉托人摺  
拾而得其差誤可知也自景德至今天下四海以傳  
燈爲據雖列剎據位立宗者不能略加究辨唯丞相  
無盡居士及呂夏卿二君子每會議宗門中事嘗曰

石頭得藥山山得曹洞一宗教理行果言說宛轉且  
 天王道悟下出個周金剛呵風颳雨維佛祖不敢娶  
 其鋒恐自天皇或有差誤寂音尊者亦嘗疑之云道  
 悟似有兩人無盡後於達觀顯處得唐符載所撰天  
 皇道悟塔記又討得丘玄素所作天王道悟塔記資  
 以偏示諸方曰吾嘗疑德山洞山同出石頭下因甚  
 垂手處死活不同今以丘符二記證之豁然明白方  
 知吾擇法驗人之不謬耳寂音曰圭峯答裴相國宗  
 趨狀列馬祖之嗣六人首曰江陵道悟其下注曰兼  
 稟徑山今妄以雲門臨濟二宗競者可發一咲略書  
 梗槩以傳明達者庶知五家之正派如是而已

宗門雜錄卷之五

入其處

下字

人天眼目卷之六

宗門雜錄

巖頭三句

咬去咬住 欲去不去欲住不住

或時一向不去或時一向不住

師上堂云大凡唱教從無欲中流出三句祇是理論  
 咬去咬住欲去不去欲住不住或時一向不去或時  
 一向不住並不知方所明眼漢沒窠臼突然地若論  
 戰也箇箇須是咬猪狗手段若未透未明亦須得七  
 八分方可入作若從來眼目彌梨麻囉且莫亂呈情  
 袋錯筵折你腰莫言不道 按岩頭三句咬去咬住是  
 一或時一向不去或時一向不住是一箇本以咬去為  
 一咬住為一欲去不去欲住不住為一而更不顯有或  
 時一向不去或時一向不住之句  
 誤矣今既正之又略舉上堂為證

汾陽五門句 石門錄中未  
 見有此答

僧問如何是入門句汾云遠客投知己暫坐笑吟吟

石門聰云六親不相識口中道遠來 又云瞎

如何是門裏句汾云四相排班立凝情望聖容



門云密室不通風獨自歸家坐

又云敗 又云寶中主

如何是當門句汾云坐斷千差路舒光照萬機

門云開門不腐戶按劍看四方

又云斬 又云主中主

如何是出門句汾云舉目望江山徧界無相識

門云威儀不整望長安 又云貶

如何是門外句汾云樵子愛荒郊騎牛常扣角

門云威儀濟濟向長安 又云寶中寶

學論四不遷古德著題

旋嵐優嶽而常靜與者寒沒交涉江河競注而不流水酒不著

野馬飄鼓而不動風吹不入日月歷天而不用光明無背

殿頭四藏鋒

四藏鋒者師所立也謂就事者全事也就理者全理

也入就者理事俱也出就者理事泯也後之學者不

根前望所立之意易就為袖使晚生禱子疑宗師袖

中有物出入而可示之也故不得不詳審

古德頌附達觀頌

●不可見一作

●全字一有

●向一作異

●一推一作難

運水搬柴不是塵頭頭全現法王身扁舟蕩漾滄溟

外巨浪如山湧白銀就事

就事藏鋒事獨全不於理上取言詮錦鱗若不吞香

餌揚尾搖頭戲碧川就事

全身直下露堂堂妙體絲來不覆藏胸處現成誰辨

的塵塵俱放白毫光就理

就理藏鋒理最微豈從事上立毫釐新羅鷄子飛天

外肯搨林間死雀兒就理

全機電卷幾人知眨上眉毛已是遲觀面不知開寶

藏隣階門外草離離入就

入就藏鋒理事該碧潭風起震雲雷禹門三月桃花

浪戴角擎頭免曝腮入就

凜凜威光滿世間法王號令合當然門前萬古長安

道一舉鵬搏萬里天出就

出就藏鋒理事忘長天赫日更無妨雷公電母分明

說霹靂聲中石火光出就

宗門三印石門題 玉泉遠

一印印空門云舌柱上齶 泉云萬象收歸古鑑中

中上一  
來字

一印印水門云說話對聾人泉云秋蟾影落千江裏  
一印印泥門云頭上喫棒口裏喃喃泉云好看文彩  
生時

雪寶頌

印空印水印泥炳然字義還迷黃頭大士不識敢問  
誰得親提 印泥印空印水匝地寒濤競起其中無  
限麟龍幾處爭求出臂 印水印泥印空禱子不辨  
西東險開向上一竅千聖齊立下風

黃檗初

印泥印水印空四方八面玲瓏大海龍吟霧起高山  
虎嘯生風 印空印水印泥高低物物皆齊若識炳  
然文采不妨南北東西 印泥印空印水雷電風雲  
四起乘時直透龍門切忌曝腮燒尾

雲峯悅

一印印泥賢愚共知挾轉鼻孔頂上金槌  
一印印水徒張唇舌未涉流沙洪濤競起  
一印印空明月清風燦迦羅眼齊後之鐘

三朝王子汾陽昭 五祖演 翠巖解

中上一  
來字

中上一  
來字

中上一  
來字

中上一  
來字

僧問王子未登朝時如何汾云六宮歌雪曲八國聽  
韶音祖云逢人當問路 殿云深宮雖不出化  
外已傳芳

王子正登朝時如何汾云玉璽不彰文萬邦咸稽首

祖云天下太平 殿云兩班依玉殿十道盡來

朝

王子登朝後如何汾云素服問田翁徧界無相識

祖云誰論好醜 殿云漁樵歌滿路野老唱豈

年

汾陽頌

三朝王子貴象尊今古傳聞孰可分八國六宮全美  
化汾陽的印莫紛紜

南明慎和尚師子話報恩從附

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明云清風匝地恩云鐙錠

難繫 出窟後如何明云群狐腦裂 恩云藏身無

路 欲出未出時如何明云噴恩云命若懸絲

南明頌

兀坐如痴似不能驀然翻轉便掀騰百年妖恠皆潛

中上一  
來字

中全與化一  
作詞化頌

中上一  
來字

伏深隱亂山千萬層

一聲嗚吼震乾坤百獸群中喪膽魂  
溯水逆流山影

轉眼花空際亂紛紛

欲出未出孰能知踞地翻身也大奇  
千手大悲難摸  
擦從教千古衆人疑

長蘆祖印福寶劍話天柱傳 翠巖芝

僧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印云澁  
柱云如今朝代

無人問 巖云切忌道著 宗云寒光射斗牛

出匣後如何印云利 柱云萬里山河道太平

巖云天魔膽裂 宗云千兵易得一將難求

智門祚蓮花語天柱靜 慧明圖

僧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祚云蓮花 柱云根深連

帶經殘雨 明云水深蓋不得 鑑云焦磚打

著連底凍 出水後如何祚云荷葉 柱云水

僂頭上實希奇 明云不礙往來看 鑑云揚

潮左盞無風浪起 開後如何明云南北馨香

結子後如何明云鰓魚鰓鰓

雪竇頌

蓮華荷葉報君知出水何如未出時  
江北江南問王  
老一狐疑了一狐疑

風穴沼古鏡話慧明四 翠巖芝

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穴云天魔膽喪 明云新羅

打鼓 巖云照破天下觸骸 山云此去漢陽

不遠 磨後如何穴云軒轅當道 明云西天

作舞 巖云黑似漆 山云黃鶴樓前鸚鵡洲

五祖演僂陀婆話

僧問王索僂陀婆時如何祖云七穿八穴

如何是王索僂陀婆祖云駕駕未排先號令

如何是僂陀婆祖云眼睜耳熱 僧禮拜祖云點

鏡清問風穴六刮別峰答附

如何是就毛刮塵穴云葉落不煩人掃去自有清風

爲掃來 峯云寒卓豎

如何是就皮刮毛穴云呼吸縱饒幽谷響尋真那得

遇當人 峯云落處不停誰解看

如何是就肉刮皮穴云卸下直教天帝肯那吒太子

不容若 峯云顏看紅爛處鴛鴦子平生

如何是就骨刮肉穴云醒酬既消身病愈些海玄途

不假舟 峯云破也墮也

如何是就隨刮骨穴云釋迦親遇然燈佛授記不聞

說法音 峯云手不及處爭著力

只如髓又如何刮穴云設使空花結空果木馬那教

天馬追 峯云賊入空城

五宗問答

僧問如何是臨濟下事五祖演云五逆聞雷 禾山

云照用齊行 正堂辯云我終不向你道 護

國元云殺人不自眼 雪堂行云六合遭塗炭

雲門宗 祖云紅旗閃爍 山云理事俱備 堂云

木馬上金梯 國云頂門三眼耀乾坤 雪云

千波影裏卓紅旗

溪仰宗 祖云斷碑橫古路 山云暗機圓合 堂

云目前無異路 國云推不向前約不退後

雪云無角鐵牛眠少室

曹洞宗 祖云持書不到家 山云偏正叶同 堂

云鶴宿梧枝 國云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

雪云當頭不犯

法眼宗 祖云巡入犯夜 山云何止惟心 堂云

切忌違時失候 國云箭鋒相值不相饒 雪

云自折合取

寶鋒慈鑑頌

銅頭鐵額百家冤一喝雙分體用全三尺吹毛定寶

字臨行滅向瞎驢邊臨濟

三句都將一串穿等閑挂向御樓前幾多行客眼定

動東海鯉魚飛上天雲門

一箇撒開千萬箇竅箕解說無生話草堂睡起背虛

都寂子要須原夢破滿仰

紫庭黃閣帶春溫寢殿無人侍至尊長愛百司分藏

處玉鞭敲鐙出金門曹洞

溪光野色浸樓臺一笛遙聞奏落梅風送斷雲歸嶺

去月和流水過橋來法眼

圓悟五家宗要

全機大用棒喝交馳劔刃上求人電光中垂手臨濟

北斗藏身金風體露三句可辨一鏃遶空雲門

君臣合道偏正相資鳥道玄途金針玉線曹洞

師資唱和父子一家明暗交馳語然不露清仰

聞聲悟道見色明心句裏藏鋒言中有響法眼

五家改聲換調展托妙門易俗移風千方百面

盡向無中唱出曲為初機若是俊流不畜朕跡

掀翻露布截斷葛藤然則干兵易得一將難求

入草尋人聊通一線機前有準擬向則乖句下

無私動成窠臼露鋒寶劍覷面堂堂滯殺迷封

不堪種草

楊無為頌五宗

正法眼藏瞎瞎邊滅黃檗老婆大愚饒舌臨濟

玉馬上金梯胡人白晝迷直饒機掣電也是鈍根師

雲門

長一劃短短一劃長曲直方圓微應宮商江澗鐵餅

無人買空使胡僧笑一場過仰

丹山鸞鳳來阿闍秘殿簫韶奏九成野老不知黃屋

寶六街猶聽靜鞭聲曹洞

日煖花爭發林深鳥不驚漁舟過南岸潮打石頭城

法眼

三種法界古德

佛未出世時如何 天下太平 出世後如何 特

地一場愁 出與未出時如何 知恩者少負恩者

多 如何是法身體 山花開似錦澗水綠如藍

如何是法身用 夜坐連雲石春栽帶雨松 如何

是法身 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

五眼

如何是肉眼 憎愛何足貴貪嗔事轉多

如何是天眼 恢恢常不漏歷歷太分明

如何是慧眼 金地遙招手江陵暗點頭

如何是法眼 青山常不露徧界不曾藏

如何是佛眼 慈悲利一切方便有多門

三寶

如何是佛 何處不稱尊 如何是法 車不橫推

理無曲斷 如何是僧 閑持經卷倚松立借問客

從何處來

拄杖話

如何是你有拄杖子 蒼逢敵手難藏行  
如何是你無拄杖子 琴遇知音始好彈  
如何是拄杖子 扶過斷橋水伴歸明月村

句意

句到意不到 古澗寒泉湧青松帶露寒  
意到句不到 石長無根草山藏不動雲  
意句俱到 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  
意句俱不到 青天無片雲綠水風波起

六祖問答

達磨一隻履 九年冷坐無人識五葉花開偏界香  
又云踏破鐵圍山  
二祖一隻臂 看看三尺雪令人毛骨寒 又云提  
携天下 三祖一罪身 覓之不可得本自無瑕類  
又云捏目強生花 四祖一隻虎 威雄震十方  
聲光動寰宇 又云眼光百步威 五祖一株松  
不圖標境致且要壯家風 六祖一張碓 踏著關  
板子方知有與無

十無問答

無爲國 高臥羲皇上行歌帝舜時 無星秤 斤  
兩甚分明 無根樹 不假東皇力常開優鉢花  
無底鉢 托來藏日月放下貯乾坤 無絃琴 不  
是知音莫與彈 無底船 空載月明歸 無生曲  
一曲兩曲無人會兩過夜塘秋水深 無孔笛  
等閑吹一曲共賞太平時 無鬚鑊 掣開難動手  
合定不連風 又云金槌擊不動 無底籃 能收  
四大海包括五須彌

一喝分五教新增

淨因踰庵成禪師同法真圓悟慈受并十大法師齋  
於太尉陳公良弼府第時徽宗私幸觀其法會善華  
嚴者對衆問諸禪師曰吾佛設教自小乘至圓頓掃  
除空有獨證眞常然後萬德莊嚴方名爲佛禪家一  
喝轉凡成聖與諸經論似相違背今一喝若能入五  
教是爲正說若不能入是爲邪說諸禪師願成成曰  
如法師所問不足諸大禪師之酬淨因小長老可以  
使法師無惑也成召善善應諾成曰法師所謂佛法  
小乘教者乃有義也大乘始教者乃空義也大乘終

教者乃不有不空義也大乘頓教者乃即有即空義也一乘圓教者乃不空而不有不有而不空義也如我一喝非惟能入五教至於百工伎藝諸子百家悉皆能入成乃喝一喝問善曰還聞麼善曰聞成曰汝既聞則此一喝是有能入小乘教成須臾又召善曰還聞麼曰不聞成曰汝既不聞則適來一喝是無能入始教成又顧善曰我初一喝汝既道有喝久聲消汝復道無道無則元初實有道有則於今實無不有不無能入終教成又曰我有一喝之時有非是有因無而有無一喝之時無非是無因有故無即有即無能入頓教成又曰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有無不及情解俱忘道有之時纖塵不立道無之時橫徧虛空即此一喝入百千萬億喝百千萬億喝入此一喝是能入圓教善不覺身起於坐再拜於成之前成復為善曰非唯一喝為然乃至語默動靜一切時一切處一切物一切事契理契機周徧無餘於是四眾歡喜聞所未聞龍顏大悅謂左右侍臣曰禪師有如此玄談妙論太尉啓曰此乃禪師之餘論耳

禪林方語新增

蠟人向火	大象渡河	越狗跳牆	德山羅漢
封后先生	徐六擔板	清平渡水	把髻投衙
半夜教化	金山墀岸	質庫典牛	木匠擔枷
嘉州石像	湖南長老	擔枷過狀	矮子泥壁
常州打耶	濶角水牛	尼寺裏髮	青平賣油
臘月扇子	急水打毬	鞏縣茶瓶	澧州魚羹
水浸金山	石人腰帶	昌州海棠	簡州石匠
雲居羅漢	鳳林吒之	紙馬入火	張良受書
太公釣魚	梁山頌子	貓兒帶毬	李靖三兄
乞兒拄杖	狗咬枯骨	波斯持呪	新昌石佛
馬喫菜子	矮子看戲	黃犬渡河	鬼子望月
羅公照鏡	波斯落水	蕭何制律	臙唇先生
新羅草鞋	矮子渡河	茆山土地	雲居土地
道士打毬	秀才使牛	壁上碁盤	果州飯布
火燒香船	蛇入竹筒	投子道底	雲門道底
興化道底	汾陽道底	嵩山道底	雪峰道底
仰山道底	玄沙道底	趙州道底	金牛道底

普化搖鈴 洞庭秋月 江天暮雪 烟寺晚鐘  
 山市晴風 平沙落鴈 漁村夕照 遠浦帆歸  
 蕭湘夜雨 僊陀婆  
 猩猩著草鞋 黑地裏穿針 一馬生三寅  
 峨眉白長老 未明三八九 深山裏土地  
 蚊子上鍊牛 鬧市裏大虫 老鼠搬生姜  
 泗洲見大聖 驢揀濕處尿 烏龜陸地行  
 莫徑人設齋 謝三娘秤銀 鄧道士磨墨  
 胡孫倒上樹 赤土塗牛爛 軍管裏大王  
 飯店裏匙筋 赤土畫箴箕 胡孫喫毛虫  
 布袋裏老鴉 十字街頭碑 壁上畫風車  
 胡孫騎鸞背 胡孫入布袋 四八郎象碁  
 鄭州出曹門 天津橋上漢 辯才逢蕭翼  
 鬧市裏老鼠 東村王大姊 盤陀石上藕  
 波斯喫胡椒 貓兒喫彩鳳 餛飩泥茶爐  
 藕絲牽大象 大虫看水磨 馬道人賣墨  
 十八畝肥田 小巫見大巫 王小破草鞋  
 豆八布彩穿 小慈訪大慈 波斯入鬧市

中六一作久  
○成作來

中六一作教  
○成作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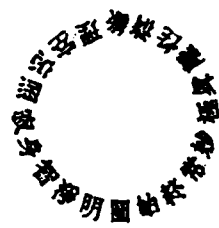
中六一作字  
一行

半夜放烏鷄 兔子喫牛糞 十二丈鐘樓  
 老鼠喫生姜 鮑老送燈臺 邯鄲學唐步  
 韓信臨朝底 古廟裏獅子 臨崖看潄眼  
 波斯照古鏡 海上明公秀 瓜洲買瓜漢  
 普州人送賊 從來柳下惠 六日擘成唇  
 蘇郎中腦益 潘園倒騎驢 秦時鞍轡鑽  
 大虫裹紙帽 堂前賣果子 眞州問長蘆  
 和尚扛木頭 君子可八 布袋裏盛錐子  
 大食波斯索渡船 功德天黑暗女  
 百尺竿頭五兩垂 赤洪崖打白洪崖  
 謝三娘不識舍字 許一嫂不識林禽  
 剝竿頭上風車子 泊合打破蔡州  
 銅沙羅裏滿盛油 太山廟裏紙錢  
 赤脚波斯入大唐 十字街頭碌磚  
 孔明廟裏彈指 福州人喫荔枝  
 謝三娘不識四字 此地無金二兩  
 俗人沽酒三升

眞性偈



達磨西來九年面壁獨神光立雪斷臂自證巧說不  
得只許心傳上根既契便欲西歸猶憐中下之機強



留二十字稱云真性偽翻復讀

之成四十韻各有旨趣蓋為老

婆心切狼藉不少庶幾後代兒

孫因指見月儻有個漢向性字

未形之前傾略文彩自彰匪從他得翻咲老胡正好  
痛與拄杖

靈隱慧昭大師 可光 述

人天眼目卷之六終

大元延祐重刊人天眼目後序

昔越山海崑昭禪師於宋淳熙間編集五家宗旨名  
曰人天眼目流布叢林傳寫既久未免有烏焉亥豕  
之誤其寫本亦多不同曰彼曰此互有得失暇日參  
考同異訛者正之闕者補之妄者削之猶慮未善然  
其元本排列五宗亦失師承次第今改正之初列覽

濟瀉仰蓋此二宗同出南岳馬祖下次列曹洞雲門

法眼蓋此三宗同出青原石頭又近世有人假託丘

玄素之名偽撰江陵城西天王寺道悟禪師碑載天

王嗣馬祖接龍潭德山雪峯遂移雲門法眼二宗過

馬祖下者極可笑也按荊州新舊圖誌並無城西天

王寺其偽碑妄天王因緣語句盡是城西白馬寺曇

照禪師事實此曇照事實具述荊州舊圖誌及景德

傳燈錄可考況是天皇嗣石頭接龍潭備載傳燈及

高僧傳德山碑及雲門法眼下諸師語錄與夫前代

五宗綱要偈有數十處察如日星可以往天下後世

之惑可以證前後編集之訛今吉安路福州大明蘭

若遂錄諸梓與禪學者共之覽此集者掀髯露布載

斷葛藤灼然開口不在舌頭上其或未然劔去久矣

延祐四年丁巳江西撫州天峰比丘致祐謹言其後

龍潭考

宋景德傳燈止載天皇悟嗣石頭而不知同時有二  
道悟一嗣馬祖住荊州城西天王寺一嗣石頭住荆

州城東天皇寺歷考唐歸登撰南嶽碑圭峯答義相  
國宗趨狀權德輿撰馬祖塔銘皆可據及後達觀頤  
所引丘玄素符載二塔銘載之益詳此無可疑者但  
丘銘中以龍潭信嗣天王悟此則不能無疑焉予嘗  
考雪峯語錄峰對闕王自稱得先德山石頭之道又  
鼓山晏國師語錄序中亦稱晏爲石頭五葉孫此二  
書在五代之際去龍潭不遠豈應遺忘其所自哉據  
此則知龍潭信所嗣者天皇悟非天王悟其證一也  
又龍潭信家居荊州城東天皇巷以賣餅爲業日以  
十餅饋天皇和尚皇每食畢常留一餅曰吾惠汝以  
蔭子孫信一日自念曰餅是我持去何以返遺我其  
別有旨邪遂造而問焉皇曰是汝持來復汝何答信  
聞之頗曉玄旨因投出家皇曰汝昔崇福善今信吾  
言可名崇信緣是屢動左右據此則知龍潭信所嗣  
者天皇悟非天王悟其證二也又信一日問天皇曰  
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皇曰自汝到來吾未嘗不  
指示汝心要信曰何處指示皇曰汝擊茶來吾爲汝  
接汝行食來吾爲汝受汝和南時吾爲汝低頭何處

不指示汝心要師低頭良久皇曰見則直下便見擬  
思卽差師當下開解復問如何保任皇曰任性逍遙  
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又一日問從上相傳  
底事如何皇曰不是明汝來處不得信曰這個眼目  
幾人具得皇曰淺草易於長蘆據此則知龍潭信所  
嗣者天皇悟非天王悟其證三也今此三段所證昭  
彰如是而丘玄素塔銘中以龍潭嗣天王何得獨異  
察知明是後人妄將崇信改入天王塔銘中以爲爭  
端耳不然必將前三段所證之文一筆抹去而後可  
以成其說也又張無盡嘗謂雲門機鋒似臨濟宜爲  
馬祖之後此則齊東野人之語也古來同稟一師而  
機鋒各別者多矣豈必盡同如雲門法眼同出雪峰  
若雲門當歸馬祖則法眼又當歸石頭耶如丹霞投  
子機鋒不亞臨濟杳山與三聖皆失機於石室則丹  
霞投子石室又當改入馬祖下耶又如南泉父子皆  
馬祖之嗣也而不用棒喝爲山父子皆百丈之嗣也  
而不事孤峻又當改入石頭下耶且予嘗考雪峯全  
錄其禪備嚴格波瀾闊大故其語有時似臨濟有時

似曹洞其徒如玄沙長慶保福鼓山安國清鏡等皆  
然卽雲門雖橫用獨峻而實語不十成機不觸犯且  
歷參寶山疎山九峯乾峯其語具在如三種病二種  
光等語則全本乾峯此尤其顯然者也豈可謂其同  
於臨濟當嗣馬祖下也無知之徒固難與辯高明之  
士可考而知故作是以告天下智者幸詳察焉 見未  
覺晚錄

已下二章  
依別本統之

重修人天眼目集後序

一法支爲五宗宗各有旨透夫旨之所歸則一法五  
宗舉不得遯今乃不然捕鱗五宗之影迹撮拾前言  
之殘廢宗旨果在是乎古人之句死句而足爲活人  
之具句非死活也不則人死句死浮濶間越山有照  
晦岩者哀類五宗機語之要曰人天眼目禪子到今  
傳抄人有其書徒珍藏如左券魚魯之外差之不理  
而互有增損絲雜又獨未知初出之本果如何也余  
病其然悞應酬之冗蒐酌而是正之稍得其所要俾  
後進知從上宗門爪牙之爲人蓋如此既而自懷曰

言句窠窟今時學者之大病也竊以訓徒不攻其所  
重而反以益之是墜其病帶也然既病矣卽此而藥  
之顧所用何如且宗旨果不在是乎若吾儕由此而  
益明夫宗猷不讓於古豈不是以眼目夫人天哉因  
書其後時寶祐歲次戊午休夏後五日慧雲住山

物初大觀 序

是書之所由作者備見於晦岩物初兩翁序跋矣雖  
然趙宋全盛之時南詢禪子傳寫而非無烏焉成馬  
之誤爰有了郢禪人銳意克正始自傳燈以下至於  
五家宗派尊宿別錄莫不傍羅曲探點對校讎遂成  
真本所謂孟氏之功不在禹下者乎淨智道人希顏  
慕蘭命工鏤板以壽其傳其用心亦可謂勤矣學者  
儻思所以扁曰人天眼目則功不浪施耳

乾元癸卯正月人日 挂堂叟瓊林 記

碧岩集十卷

宋·重显颂古、克勤评唱



至聖命脉列祖大機換骨靈方頤神妙術其惟

雪竇禪師具聖宗越格正眼提擢正令不露風規秉  
烹佛煨祖鉗錘頌出衲僧向上巴鼻銀山鐵壁孰敢  
鑽研蚊咬鐵牛難爲下口不逢大匠焉悉立徵粵有  
佛果老人住碧巖日學者迷而請益老人愍以垂慈  
別抉淵源剖析底理當陽直指豈立見知百則公案  
從頭一串穿來一隊老漢次第總將按過須知趙壁  
本無瑕類相如謾誑秦王至道實乎無言宗師垂慈  
救弊儻如是見方知徹底老婆其或泥句沈言未免  
滅佛種族普照幸親 師席得聞未聞道友集成簡  
編鄙拙敘其本末

時建炎戊申暮春晦日參學嗣祖比丘普照謹序

自四十二章經入中國始知有佛自達磨至六祖傳  
衣始有言句曰本來無一物爲南宗日時二勤拂拭  
爲北宗於是有禪宗頌古行世其徒有翻案法阿佛  
罵祖無所不爲間有深得吾詩家活法者然所謂第  
一義焉用言句雪竇圓悟老婆心切大慧已一炬丙

之矣網中張緯明遠燃死灰復板行亦所謂老婆心  
切者歟大德四年庚子四月初八日癸丑紫陽山方  
回萬里序

碧巖集者圓悟大師之所述也其大弟子大慧禪師  
乃焚棄其書世間種種法皆忌執著釋子所歸敬莫  
如佛猶有時而罵之蓋有我而無彼由我而不由彼  
也舍已徇物必至於失已夫心與道一道與萬物一  
充滿太虛何適而非道第常人觀之能見其所見而  
不見其所不見求之於人而人語之如東坡日喻之  
說往復推測愈遠愈失自吾夫子體道猶欲無言而  
況佛氏爲出世間法而可文字言語而求之哉雖然  
亦有不可廢者智者少而愚者多已學者少未學者  
多大藏經五千餘卷盡爲未來世設苟可以忘言釋  
迦老子便當閉口何至如是叨叨天下之理固有不  
離尋常之中而超出於尋常之表雖若易知而實未  
易知者不求之於人則終身不可得古者名世之人  
非千人之英則萬人之傑也太阿之劍天下之利劍

也登山則戮虎豹入水則刺蛟龍人之知之盡於是  
已然古人有善用之者乘城而戰順風而揮之三軍  
爲之大敗流血藉乎千里是豈可以一己之所能而  
盡疑之哉自吾聞有是書求之甚至嶠中張氏始更  
刻木來謀於予遂贊而成之且爲題其首

大德九年歲乙巳三月吉日玉岑休居士聊城  
周馳書於錢唐觀橋寓舍

或問碧巖集之成毀孰是乎曰皆是也諺謂來東單  
傳心印不立文字固也而血脉歸空諸論果誰爲之  
哉古謂不在文字不離文字者真知言已使人人於  
卷簾聞板豎指觸脚之際了却大事文字何有哉拈  
花微笑以來門竿倒却之後才涉言句非文字無以  
傳是又不可廢者也嘗謂祖教之書謂之公案者倡  
於唐而盛於宋其來尙矣二字乃世間法中吏牘語  
其用有三面壁功成行脚事了定槃之星難明野狐  
之趣易墮具眼爲之勘辨一呵一喝要見實詣如老  
吏據獄讞罪底裏悉見情款不遺一也其次則嶺南

初來西江未吸亡羊之岐易泣指海之針必南悲心  
爲之接引一棒一痕要令證悟如廷尉執法平反出  
人於死二也又其次則犯稼憂深繫驢事重學奕之  
志須專染絲之色易悲大善知識爲之付囑俾之心  
死蒲團一動一參如官府頒示條令人讀律知法  
惡念才生旋即寢滅三也具方冊作案底陳機境爲  
格令與世間所謂金科玉條清明對越諸書初何以  
異祖師所以立爲公案留示叢林者意或取此奈何  
末法以來求妙心於瘡紙付正法於口談點盡鬼神  
猶不離簿傍人門戶任喚作郎劍去矣而舟猶刻鬼  
逸矣而株不移滿肚葛藤能問千轉其於生死大事  
初無干涉鐘鳴漏盡將焉用之烏乎羚羊掛角未可  
以形迹求而善學下惠者豈步亦步趨亦趨哉知此  
則二老之心皆是矣闍悟顧子念孫之心多故重拈  
雪竇頌大慧救焚拯溺之心多故立毀碧巖集釋氏  
說一大藏經末後乃謂不曾說一字豈欺我哉闍悟  
之心釋氏說經之心也大慧之心釋氏諱說之心也  
禹稷顓子易地皆然推之輓之主於車行而已爾來

二百餘年囑中張明遠復鑲梓以壽其傳豈祖教回春乎抑世故有致乎然是書之行所關甚重若見水即海認指作月不特大慧憂之而闔悟又將爲之去粘解縛矣昔人寫照之詩曰分明紙上張公子盡力高聲喚不磨欲觀此書先參此語

大德甲辰四月望

三教老人 書

◆目錄  
闔悟碧巖集目次

卷第一

- 第一 聖諦第一義
- 第二 趙州至道無難
- 第三 馬祖日月佛月面佛
- 第四 德山挾復問答
- 第五 雪峯粟粒
- 第六 雲門日日好日
- 第七 惠超問佛
- 第八 翠巖眉毛
- 第九 趙州四門
- 第一 陸州掠虛漢

卷第二

- 第一 黃檗瞳酒糟漢
- 第二 洞山麻三斤
- 第一 巴陵銀碗裏雪
- 第二 雲門一代時教

卷第三

- 第一 雲門倒一說
- 第二 鏡清啐啄機
- 第一 香林坐久成勞
- 第二 忠國師無縫塔
- 第一 俱胝只豎一指
- 第二 翠微禪板
- 第一 智門蓮華荷葉
- 第二 雪峯鼈鼻蛇
- 第二 保福長慶遊山次
- 第四 鐵磨老牯牛
- 第二 蓮華峰拈拄杖
- 第六 百丈獨坐大雄峰
- 第二 雲門體露金風
- 第八 南泉不說底法
- 第二 大隋隨他去也
- 第九 趙州大蘿蔔頭

卷第四

- 第一 麻谷持錫邊床
- 第二 定上座佇立
- 第三 陳操具雙眼
- 第四 仰山不曾遊山
- 第三 文殊前后三三
- 第六 長沙芳草落花
- 第三 盤山三界無法
- 第八 風穴祖師心印
- 第三 雲門花藥欄
- 第四 陸亘天地同根

卷第五

- 第一 趙州大死底
- 第二 龐居士好雪片片
- 第四 洞山無寒暑
- 第四 禾山解打鼓



第四 趙州七斤布衫  
第五 雲門六不取  
第六 三聖透網金鱗

第四 鏡倚兩滴聲  
第五 招慶翻却茶鉢  
第六 雲門塵塵三昧

卷第六

第一 雪峰是什麼  
第二 百丈焚鴨子  
第三 道吾一家甲慰  
第四 趙州田庫奴  
第五 趙州何不引盡

第一 趙州渡驢渡馬  
第二 雲門却展兩手  
第三 欽山一鏃破關  
第四 趙州分疎不下  
第五 雲門拄杖化龍

卷第七

第一 風穴家國興盛  
第二 南泉斬却猫兒  
第三 外道良馬鞭影  
第四 傅大士講經竟  
第五 南泉畫一圓相

第一 雲門中有一寶  
第二 趙州頭戴草鞋  
第三 巖頭收黃巢劍  
第四 仰山汝名什麼  
第五 滙山請和尚道

卷第八

第一 五峰和尚併却  
第二 馬祖四句百非

第一 雲岩和尚有也  
第二 金牛飯桶

第一 烏白屈棒屈棒  
第二 雲門餠餅  
第三 投子一切佛聲

第一 丹霞喫飯也未  
第二 開士入浴  
第三 趙州初生孩子

卷第九

第一 藥山塵中塵  
第二 雲門古佛露柱  
第三 桐峰庵主作虎聲  
第四 雲門藥病相治  
第五 雲岩大悲手眼

第一 大龍堅固法身  
第二 維摩不二法門  
第三 雲門厨庫三門  
第四 玄沙三種病人  
第五 智門般若若體

卷第十

第一 鹽官犀牛扇子  
第二 大光這野狐精  
第三 長慶阿羅漢三毒  
第四 金剛經罪業消滅  
第五 忠國師十身調御

第一 世尊陞座  
第二 楞嚴不見  
第三 趙州三轉語  
第四 天平行脚  
第五 巴陵吹毛劍

圓悟碧巖集目次終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一

師住澧州夾山靈泉禪院評唱

雪竇頌和尚頌古語要

第一則聖諦第一義

垂示云隔山見煙早知是火隔牆見角便知是牛舉  
一明三日機銖兩是衲僧家尋常茶飯至於截斷衆  
流東湧西沒逆順縱橫與奪自在正當恁麼時且道  
是什麼人行履處看取雪竇葛藤

學梁武帝問達磨大師 說道不囀漢如何是聖  
諦第一義是甚緊關 磨云廓然無聖 將謂多少  
奇特 將過新羅可然明白帝曰對朕者誰滿面慚惶  
強慳慳果然換索不着 磨云不識 咄再來不直半  
文錢 帝不契可憎許却較些子 達磨遂渡江至魏  
還野孤精不免一場懷 從西過東從東過西 帝  
後舉問志公 貧兒思舊債 傍人有眼 志公云陛下  
還識此人否 知慧公趕出國始得好與三十棒 達  
磨來也 帝云不識却是武帝承當得達磨公案志

公云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 胡亂指注 臂膊不  
向外曲 帝悔遂遣使去請 果然把不住向道不聊  
囉 志公云莫道陛下發使去取東家人死西家人  
助哀也好一時趕出國 國國人去他亦不回 志公  
也好與三十棒不知脚跟下放大光明

達磨遙觀此土有大乘根器遂泛海得得而來單傳  
心印開示迷途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若恁  
麼見得便有自由分不隨一切語言轉脫體現成便  
能於後頭與武帝對譚并二祖安心處自然見得無  
計較情塵一刀截斷洒洒落落何必更分是非辨  
得辨失雖然恁麼能有幾人武帝嘗披袈裟自講放  
光般若經感得天花亂墜地變黃金辨道奉佛詰詔  
天下起寺度僧依教修行人謂之佛心天子達磨初  
見武帝帝問朕起寺度僧有何功德 磨云無功德早  
是惡水鷄頭 倘若透得這箇無功德話許你親見 達  
磨且道起寺度僧爲什麼都無功德 此意在什麼處  
帝與婁約法師傳大士昭明太子持論真俗二諦據  
教中說真諦以明非有俗諦以明非無真俗不二即

是聖諦第一義此是教家極妙竊玄處帝便拈此極則處問達磨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磨云廓然無聖天下衲僧跳不出達磨與他一刀截斷如今人多少錯會却去弄精魂瞪眼睛云廓然無聖且喜沒交涉五祖先師嘗說只這廓然無聖若人透得歸家穩坐一等是打葛藤不妨與他打破漆桶達磨就中奇特所以道參得二句透千句萬句一時透自然坐得斷把得定古人道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達磨劈頭與他一拶多少漏逗了也帝不省却以人我見故再問對朕者誰達磨慈悲忒煞又向道不識直得武帝眼目定動不知落處是何言說到這裏有事無事拈來即不堪端和尚有頌云一箭尋常落一鷗更加一箭已相饒直歸少室峰前坐梁主休言更去招復云誰欲招帝不契遂潛出國這老漢只得懍懼渡江至魏時魏孝明帝當位乃北人種族姓拓跋氏後來方名中國達磨至彼亦不出見直過少林面壁九年接得二祖彼方號爲壁觀婆羅門梁武帝後問志公公云陛下還識此人否帝曰不識且道與達磨

道底是同是別似則也似是則不是人多錯會道前來達磨是答他禪後來武帝是對他志公乃相識之識且得沒交涉當時志公恁麼問且道作麼生祇對何不一棒打殺免見探糊武帝却供他款道不識志公見機而作便云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帝悔道遣使去取好不啣嚙當時等他道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亦好攢他出國猶較些子人傳志公天鑿十三年化去達磨普通元年方來自隔七年何故却道同時相見此必是謬傳據傳中所載如今不論這事只要知他大綱且道達磨是觀音志公是觀音阿那箇是端的底觀音既是觀音爲什麼却有兩箇何止兩箇成群作隊時後魏光統律師菩提流支三藏與師論議師斥相指心而褊局之量自不堪任競起害心數加毒藥至第六度化緣已畢傳法得人遂不復救端居而逝葬於熊耳山定林寺後魏末雲奉使於葱嶺遇師手攜隻履而往武帝追憶自撰碑文云嗟夫見之不見逢之不逢遇之不遇今之古之怨之恨之復讐云心有也曠劫而滯凡夫心無也剎那而登

妙覺且道達磨卽今在什麼處踉過也不知

聖諦廓然箭過新羅喚何當辨的過也有什麼難

辨對朕者誰再來不直半文錢又怎麼去也還云

不識三人四人也咄因茲暗渡江穿人鼻孔不

得却被別人穿蒼天蒼天好不大丈夫豈免生荆

棘脚跟下已深數丈闔國人追不再來兩重公案

用追作麼在什麼處大丈夫志氣何在千古萬古

空相憶換手越霄空啓告休相憶道什麼向鬼窟

裏作活計清風匝地有何極果然大小雪竇向草

裏覩師顧視左右云這裏還有祖師麼你待番款

那猶作道去就自云有場廬阿勞喚來與老僧洗

脚更與三十棒趕出也未爲分外作這去就猶較

些子

且據雪竇頌此公案一似善舞太阿劍相似向虛空

中盤礴自然不犯鋒銜若是無這般手段纔拈著便

見傷鋒犯手若是具眼者看他一拈一撥一褒一貶

只用四句措定一則公案大凡頌古只是繞路說禪

拈古大綱據款結案而已雪竇與他一拶劈頭便道

聖諦廓然何當辨的雪竇於他初句下著這一句不

妨奇特且道畢竟作麼生辨的直饒鐵眼銅睛也摸

索不著到這裏以情識下度得麼所以雲門道如擊

石火似閃電光這箇些子不落心機意識情想等你

開口堪作什麼計較生時鷄子過新羅雪竇道你天

下衲僧何當辨的對朕者誰著箇還云不識此是雪

竇忒煞老婆重重爲人處且道廓然與不識是一般

兩般若是了底人分上不言而諭若是未了底人決

定打作兩橛諸方尋常皆道雪竇重指一徧殊不知

四句頌盡公案了後爲慈悲之故頌出事跡因茲暗

渡江豈免生荆棘達磨本來茲土與人解粘去縛抽

釘拔楔剷除荆棘因何却道生荆棘非止當時諸人

卽今脚跟下已深數丈闔國人追不再來千古萬古

空相憶可煞不丈夫且道達磨在什麼處若見達磨

便見雪竇末後爲人處雪竇恐怕人逐情見所以撥

轉關扳子出自己已見解云休相憶清風匝地有何極

既休相憶你脚跟下事又作麼生雪竇道卽今箇裏

匝地清風天上天下有何所極雪竇拈千古萬古之

事拋向面前非止雪竇當時有何極你諸人分上亦有何極他又怕人執在這裏再著方便高聲云這裏還有祖師麼自云有雪竇到這裏不妨爲人赤心片片又自云喚來與老僧洗脚太煞滅人威光當時也好與本分手脚且道雪竇意在什麼處到這裏喚作驢則是喚作馬則是喚作祖師則是如何名遊往往喚作雪竇使祖師去也且喜沒交涉且道畢竟作麼生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

### 第二則趙州至道無難

垂示云乾坤窄日月星辰一時黑直饒棒如雨點喝似雷奔也未當得向上宗乘中事設使三世諸佛只可自知歷代祖師全提不起一大藏教詮注不及明眼衲僧自救不了到這裏作麼生請益道箇佛字拖泥帶水道箇禪字滿面慚惶久參上士不待言之後學初機直須究取

舉趙州示衆云這老漢作什麼莫打這萬藤至道無難非難非易唯嫌揀擇眼前是什麼三祖猶在纔有語言是揀擇是明白兩頭三面少賣弄魚行

水洞鳥飛落毛老僧不在明白裏賊身已露這老漢向什麼處去是汝還護惜也無敗也也有一箇半箇時有僧問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什麼也好與一撥舌柱上轉州云我亦不知撥殺這老漢倒退三千僧云和尚既不知爲什麼却道不在明白裏看走向什麼處去逐教上樹去州云問事即得禮拜了退願有這一着這老賊

趙州和尚尋常舉此話頭只是唯嫌揀擇此是三祖信心銘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纔有是非是揀擇是明白纔恁麼會蹉過了也鉸釘膠粘堪作何用州云是揀擇是明白如今參禪問道不在揀擇中便坐在明白裏老僧不在明白裏汝等還護借也無汝諸人既不在明白裏且道趙州在什麼處爲什麼却教人護借五祖先師常說道垂手來似過你你作麼生會且道作麼生是垂手處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這僧出來也不妨奇特捉趙州空處便去撈他既不在明白裏護借箇什麼趙州更不行棒行喝只道我亦不知若不是這老漢被他撈著

往往忘前失後賴是這老漢有轉身自在處所以如此答他如今禪和子問著也道我亦不知不會爭奈同途不同轍這僧有奇特處方始會問和尙既不知爲什麼却道不在明白裏更好一拶若是別人往往分疏不下趙州是作家只向他道問事卽得禮拜了退這僧依舊無奈這老漢何只得飲氣吞聲此是大手宗師不與你論玄論妙論機論境一向以本分事接人所以道相罵饒你接背相唾饒你潑水殊不知這老漢平生不以棒喝接人只以平常言語只是天下人不奈何蓋爲他平生無許多計較所以橫拈倒用逆行順行得大自在如今人不理會得只管道趙州不答話不爲人說殊不知當面蹉過

至道無難三重公案滿口含霜道什麼言端語端魚行水濁七花八裂捺胡也一有各種分開好只一般有什麼了期二無兩般何堪四五六七打寫藤作什麼天際日上下下親面相呈頭上漫漫脚下漫漫切忌昂頭低頭檻前山深水寒一死更不再活還覺寒毛卓豎麼觸體識盡喜何立棺木裏

塵眼虛行者是它同參枯木龍吟銷未乾咄枯木再生花邊磨避東土難難邪法難扶倒一說這裏是什麼所在說難說易揀擇明白君自看 瞎將謂由別人類值自看不干山僧事

雪竇知佗落處所以如此頌至道無難便隨後道言端語端舉一隅不以三隅反雪竇道一有各種二無兩般似三隅反一你且道什麼處是言端語端處爲什麼一却有多種二却無兩般若不具眼向什麼處摸索若透得這兩句所以古人道打成一片依舊見山是山水是水長是長短是短天是天地是地有時喚天作地有時喚地作天有時喚山不是山喚水不是水畢竟怎生得平穩去風來樹動浪起船高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一種平懷泯然自盡則此四句頌頓絕了也雪竇有餘才所以分開結裏筭來也只是頭上安頭道至道無難言端語端一有各種二無兩般雖無許多事天際日上時月便下檻前山深時水便寒到這裏言也端語也端頭頭是道物物全真豈不是心境俱忘打成一片處雪竇頭上大孤峻生末後

也漏逗不少若參得透見得徹自然如醜翻上味相似若是情解未忘便見七花八裂決定不能會如此說話調體識盡喜何立枯木龍吟銷未乾只這便是交加處這僧恁麼問趙州恁麼答州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裏是汝還護惜也無時有僧便問既不在明白裏又護惜箇什麼州云我亦不知僧云和尚既不知爲什麼却道不在明白裏州云問事卽得禮拜了退此是古人問道底公案雪竇拽來一串穿却用頌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今人不會古人意只管咬言嚼句有甚了期若是通方作者始能辨得這般說話不見僧問香巖如何是道巖云枯木裏龍吟僧云如何是道中人巖云觸體裏眼睛僧後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霜云猶帶喜在如何是觸體裏眼睛霜云猶帶識在僧又問曹山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山云血脉不斷如何是觸體裏眼睛山云乾不盡什麼人得聞山云盡大地未有一箇不聞僧云未審龍吟是何章句山云不知是何章句問者皆喪復有頌云枯木龍吟眞

見道觸體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消雪竇可謂大有手脚一時與你交加頌出然雖如是都無兩般雪竇末後有爲人處更道難難只這難難也須透過始得何故百丈道一切語言山河大地一一轉歸自己雪竇凡是一拈一撥到末後須歸自己且道什麼處是雪竇爲人處揀擇明白君自看既是打葛藤頌了因何却道君自看好彩教你自看且道意落在什麼處莫道諸人理會不得設使山僧到這裏也只是理會不得

### 第三則馬祖日面佛月面佛

垂示云一機一境一言一句且圖有箇入處好肉上剜瘡成窠成窟大用現前不存軌則且圖知有向上事盪天盪地又摸索不著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太廉纖生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大孤危生不涉二塗如何卽是請試學看

舉馬大師不安道漢漏逗不少帶累別人去也院主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 四百四病一時發三日後不送亡僧是好手仁義道中 大師云日面佛月

面佛可煞新鮮養子之緣

馬大師不安院主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大師云日面佛月面佛祖師若不以本分事相見如何得此道光輝此箇公案若知落處便躡步丹霄若不知落處往往枯木岳前差路去在若是本分人到這裏須是有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底手脚方見馬大師爲人處如今多有人道馬大師接院主且喜沒交涉如今衆中多錯會瞪眼云在這裏左眼是日面右眼是月面有什麼交涉驢年未夢見在只管蹉過古人事只如馬大師如此道意在什麼處有底云點平胃散一盞來有什麼巴鼻到這裏作麼生得平穩去所以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只這日面佛月面佛極是難見雪竇到此亦是難頌却爲他見得透用盡平生工夫指注他諸人要見雪竇麼看取下文

日面佛月面佛開口見膽如兩面鏡相照於中無影像五帝三皇是何物太高生莫護他好可貴可賤二十年來曾苦辛自是你落草不于山僧事處

子喫苦瓜爲君幾下蒼龍窟何消恁麼莫錯用心好也莫道無奇特屈愁殺人愁人莫向愁人說堪述向阿誰說說與愁人愁殺人明眼衲僧莫輕忽更須子細啣倒退三千

神宗在位時自謂此頌諷國所以不肯入藏雪竇先拈云日面佛月面佛一拈了却云五帝三皇是何物且道他意作麼生適來已說了也直下注它所以道垂鈎四海只釣獐龍只此一句已了後面雪竇自頌他平生所以用心參尋二十年來曾苦辛爲君幾下蒼龍窟似箇什麼一似人入蒼龍窟裏取珠相似後來打破漆桶將謂多少奇特元來只消得箇五帝三皇是何物且道雪竇語落在什麼處須是自家退步看方始見得他落處豈不見與陽剖侍者答遠錄公問婆竭出海乾坤震觀面相呈事若何剖云金翅鳥王宮宇宙箇中誰是出頭人遠云忽遇出頭又作麼生剖云似鶻捉鳩君不信鶻骸前驗始知真遠云恁麼則屈節當曾退身三步剖云須彌座下烏龜子莫待重遭點額回所以三皇五帝亦是何物人多不見



雪竇意只管道風國若恁麼會只是情見此乃禪月  
趙公子行云錦衣鮮華手擊鶻閑行氣貌多輕忽稼  
穡艱難總不知五帝三皇是何物雪竇道屈堪述明  
眼衲僧莫輕忽多少人向蒼龍窟裏作活計直饒是  
頂門具眼肘後有符明眼衲僧照破四天下到這裏  
也莫輕忽須是子細始得

#### 第四則德山挾複問答

垂示云青天白日不可更指東劃西時節因緣亦須  
應病與藥且道放行好把定好試舉看

舉德山到滄山擔板漢野狐精挾複子於法堂上  
不妨令人疑着納敗缺從東過西從西過東可煞  
有禪作什麼顧視云無無便出好與三十棒可煞  
氣衝天真師子兒善師子吼雪竇著語云勘破了  
也錯果然點德山至門首却云也不得草草放去  
叔來頭上太高生末後太低生知過必改能有幾人  
便具威儀再人相見依前作這去就已第二重  
敗缺缺滄山坐次冷眼看這老漢持虎鬚也須是  
這般人始得德山提起坐具云和尚改頭換面無

風起浪滄山擬取拂子須是那漢始得運籌帷幄  
之中不妨坐斷天下人舌頭德山使喝拂袖而出  
野狐精見解連一喝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  
一等是羣雲覆霧者就中奇特雪竇著語云勘破  
了也錯果然點德山背却法堂著草鞋便行風光  
可愛公案未圓贏得項項笠失却脚下鞋已是喪身  
失命了也滄山至晚問首座適來新到在什麼處  
東邊落節西邊拔本眼觀東南意在西北首座云  
當時背却法堂著草鞋出去也靈龜曳尾好與三  
十棒這般漢應後合喫多少滄山云此子已後向  
孤峰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賊過後張弓  
天下稍僧跳不出雪竇著語云雪上加霜錯果然  
點

夾山下三箇點字諸人還會麼有時將一莖草作丈  
六金身用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用德山本是  
講僧在西蜀講金剛經因教中道金剛喻定後得智  
中千劫學佛威儀萬劫學佛細行然後成佛他南方  
魔子便說卽心是佛遂發憤擔疏鈔行脚直往南方

破這魔子輩看他恁麼發憤也是箇猛利底漢初到澧州路上見一婆子賣油糞遂放下疏鈔且買點心喫婆云所載者是什麼德山云金剛經疏鈔婆云我有一問你若答得布施油糞作點心若答不得別處買去德山云但問婆云金剛經云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上座欲點那箇心山無語婆遂指令去參龍潭纔跨門便問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龍潭和尚於屏風後引身云子親到龍潭師乃設禮而退至夜間入室侍立更深潭云何不下去山遂珍重揭簾而出見外面黑却回云門外黑潭遂點紙燭度與山山方接潭便吹滅山豁然大悟便禮拜潭云子見箇什麼便禮拜山云某甲自今後更不疑著天下老和尚舌頭至來日潭上堂云可中有箇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時吳日向孤峰頂上立吾道去在山遂取疏鈔於法堂前將火炬舉起云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渴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遂燒之後聞澆山盛化直造澆山便作家相見包亦不解直上法堂從

東過西從西過東顧視云無無便出且道意作麼生莫是顛麼人多錯會用作建立直是無交涉看他恁麼不妨奇特所以道出群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師子兒選佛若無如是眼假饒千載又奚爲到這裏須是通方作者方始見得何故佛法無許多事那裏著得情見來是他心機那裏有如許多阿勞所以玄沙道直似秋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到這裏亦無得失是非亦無奇特玄妙既無奇特玄妙作麼生會他從東過西從西過東且道意作麼生澆山老漢也不管他若不是澆山也被他折挫一上看他澆山老作家相見只管坐觀成敗若不深辯來風爭能如此雪竇著語云勘破了也一似鐵橛相似衆中謂之著語雖然在兩邊却不住在兩邊作麼生會他道勘破了也什麼處是勘破處且道勘破德山勘破澆山德山遂出到門首却要拔本自云也不得草草要與澆山掀出五臟心肝法戰一場再具威儀却回相見澆山坐次德山提起坐具云和尚澆山擬取拂子德山便喝拂袖而

出可煞奇特案中多道馮山怕他有甚交涉馮山亦不忙所以道智過於貪獲得貪智過於獸獲得獸智過於人獲得人多得這般禪盡大地彌滿萬象天堂地獄草芥人畜一時作一喝來他亦不管掀倒禪床喝散大眾他亦不顧如天之高似地之厚馮山若無坐斷天下人舌頭底手脚時驗他也大難若不是他一千五百人善知識到這裏也分疎不下馮山是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德山背却法堂著草鞋便出去且道他意作麼生你道德山是勝是負馮山怎麼是勝是負雪竇著語云勘破了也是他下工夫見透古人聲訛極則處方能恁麼不妨奇特訥堂云雪竇著兩箇勘破作三段判方顯此公案似傍人斷二人相似後來這老漢緩緩地至晚方問首座適來新到在什麼處首座云當時背却法堂著草鞋出去也馮山云此子已後向孤峰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且道他意旨如何馮山老漢不是好心德山後來呵佛罵祖打風打雨依舊不出他窠窟被這老漢見透平生伎倆到這裏喚作馮山與他受記得麼喚作澤廣

藏山理能伏豹得麼若恁麼且喜沒交涉雪竇知此公案落處敢與他斷更道雪上加霜又拈起來教人見若見得去許你與馮山德山雪竇同參若也不見切忌妄生情解

一勘破言猶在耳過二勘破兩重公案雪上加霜曾嶮墮三段不同在什麼處飛騎將軍入虜庭賊敗軍之將無勇再斬喪身失命再得完全能幾箇死中得活急走過傍若無人三十六策盡你神通堪作何用不放過理能伏豹穿却鼻孔孤峰頂上草裏坐果然穿過鼻孔也未爲奇特爲什麼却在草裏坐咄會麼兩刃相傷兩雨三三番路行唱拍相隨便打

雪竇頌一百則公案一則則焚香拈出所以大行於世他更會文章透得公案盤礴得熟方可下筆何故如此龍蛇易辨衲子難瞞雪竇參透這公案於節角聲訛處著三句語撮來頌出雪上加霜幾乎嶮墮只如德山似什麼一似李廣天性善射天子封爲飛騎將軍深入虜庭被單于生獲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

絡而盛臥廣遂詐死晚其傍有一胡兒騎善馬廣騰  
身上馬推墮胡兒奪其弓矢鞭馬南馳彎弓射退追  
騎以故得脫這漢有這般手段死中得活雪竇引在  
頌中用比德山再入相見依舊被他跳得出去看他  
古人見到說到行到用不妨英靈有殺人不眨眼  
底手脚方可立地成佛有立地成佛底人自然殺人  
不眨眼方有自由自在分如今人有底問著頭上一  
似衲僧氣槩輕輕搵著便腰做段股做截七支八離  
渾無些子相續處所以古人道相續也大難看他德  
山瀉山如此豈是滅滅挈挈底見解再得完全能幾  
箇急走過德山喝便出去一似李廣被捉後設計一  
箭射殺一箇番將得出虜庭相似雪竇頌到此大有  
工夫德山背却法堂著草鞋出去道得便宜殊不知  
這老漢依舊不放他出頭在雪竇道不放過瀉山至  
晚間問首座適來新到在什麼處首座云當時背却  
法堂著草鞋出去也瀉山云此子他日向孤峰頂上  
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幾會是放過來不妨奇特  
到這裏雪竇爲什麼道孤峰頂上草裏坐又下一喝

且道落在什麼處更參三十年

### 第五則雪峯粟粒

垂示云大凡扶豎宗教須是英靈底漢有殺人不眨  
眼底手脚方可立地成佛所以照用同時卷舒齊唱  
理事不二權實並行放過一著建立第二義門直下  
截斷葛藤後學初機難爲湊泊昨日恁麼事不獲已  
今日又恁麼罪過彌天若是明眼漢一點謾他不得  
其或未然虎口裏橫身不免喪身失命試舉看

舉雪峰示衆云一盲引衆盲不爲分外盡大地撮  
來如粟米粒大 是什麼手段山僧從來不弄鬼眼  
睛拋向面前只恐拋不下有什麼伎倆 漆桶不會  
倚勢欺人自領出去莫說大衆好 打鼓曾請看瞎  
打鼓爲三軍

長慶問雲門雪峰與麼道還有出頭不得處麼門云  
有慶云作麼生門云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雪峰云  
匹上不足匹下有餘我更與你打葛藤拈拄杖云還  
見雪峰麼咄王令稍嚴不許攬奪行市大瀉詰云我  
更與你諸人土上加泥拈拄杖云看看雪峰向諸人

面前放扇叫爲什麼屎臭也不知雪峰示衆云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古人接物利生有奇特處只是不妨辛勤三上投子九到洞山置漆桶木杓到處作飯頭也只爲透脫此事及至洞山作飯頭一日洞山問雪峰作什麼峰云淘米山云淘沙去米淘米去沙峰云沙米一齊去山云大眾喫箇什麼峰便覆盆山云子緣在德山指令見之纔到便問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德山打一棒云道什麼因此有省後在紫山阻雪謂嵩頭云我當時在德山棒下如桶底脫相似嵩頭喝云你不見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須是自己胸中流出蓋天蓋地方有少分相應雪峰忽然大悟禮拜云師兄今日始是紫山成道如今人只管道古人特地做作教後人依規矩若恁麼正是謗他古人謂之出佛身血古人不似如今人苟且豈以一言半句以當平生若扶豎宗教續佛壽命所以吐一言半句自然坐斷天下人舌頭無你著意路作情解涉道理處看他此箇示衆蓋爲他曾見作家來所以有作家鉗錘凡出一言半句不是心機意識思

量鬼窟裏作活計直是超群拔萃坐斷古今不容擬議他家用處盡是如此一日示衆云南山有一條鱉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取時稜連者出衆云恁麼則今日堂中大人喪身失命去在又云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汝等諸人向什麼處屬又云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時保福問鵝湖僧堂前卽且置如何是望州亭烏石嶺相見處鵝湖驟步歸方丈他常舉這般語示衆只知道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這箇時節且道以情識卜度得麼須是打破羅籠得失是非一時放下洒洒落落自然透得他圈續方見他用處且道雪峰意在什麼處人多作情解道心是萬法之主盡大地一時在我手裏且喜沒交涉到這裏須是箇真實漢聊聞舉著徹骨徹髓見得透且不落情意思想若是箇本色行脚衲子見他恁麼已是郎當爲人了也看他雪寶頌云

牛頭沒閃電相似避過了也馬頭回如擊石火曹溪鏡裏絕塵埃打破鏡來與你相見須是打破始

得打鼓看來君不見 刺破你眼睛莫輕易好漆桶  
有什麼難見處 百花春至爲誰開 法不相饒一場

狼藉萬藤箱裏出頭來

雪竇自然見他古人只消去他命脉上一割與他頌  
出牛頭沒馬頭回且道說箇什麼見得透底如早朝  
喫粥齋時喫飯相似只是尋常雪竇慈悲當頭一錘  
擊碎一句截斷只是不妨孤峻如擊石火似閃電光  
不露鋒鈍無你湊泊處且道向意根下摸索得麼此  
兩句一時道盡了也雪竇第三句却通一線道略露  
些風規早是落草第四句直下更是落草若向言上  
生言句上生句意上生意作解作會不唯帶累老僧  
亦乃辜負雪竇古人句雖如此意不如此終不作道  
理繫縛人曹溪鏡裏絕塵埃多少人道靜心便是鏡  
且喜沒交涉只管作計較道理有什麼了期這箇是  
本分說話山僧不敢不依本分牛頭沒馬頭回雪竇  
分明說了也自是人不見所以雪竇如此郎當頌道  
打鼓看來君不見癡人還見麼更向你道百花春至  
爲誰開可謂豁開戶牖與你一時八字打開了也及

乎春來幽谷野澗乃至無人處百花競發你且道更  
爲誰開

### 第六則雲門日日好日

學雲門垂語云十五日巳前不問汝 牛河南牛河

北這裏不叔舊曆日十五日巳後道將一句來不

免從朝至暮切忌道著來日是十六日月如流 自

代云日日是好日 叔蝦跳不出斗誰家無明月滿

風還知麼海神知實不知價

雲門初參睦州州旋機電轉直是難湊泊尋常接人  
纔跨門便擲住云道道擬議不來便推出云秦時轆  
轤鑽雲門凡去見至第三回纔敲門州云誰門云文  
偃纔開門便跳入州擲住云道道門擬議便被推出  
門一足在門閫內被州急合門拶折雲門脚門忍痛  
作聲忽然大悟後來語脉接人一摸脫出睦州後於  
陳操尙書宅住三年睦州指往雪峰處去至彼出衆  
便問如何是佛峰云莫寐語雲門便禮拜一住三年  
雪峰一日問子見處如何門云某甲見處與從上諸  
聖不移易一絲毫許靈樹二十年不請首座常云我

首座生也又云我首座牧牛也復云我首座行脚也忽一日令撞鐘三門前接首座衆皆訝之雲門果至便請入首座寮解包靈樹人號曰知聖禪師過去未來事皆預知一日廣主劉王將與兵躬入院請師決臆否靈樹已先知怡然坐化廣主怒曰和尙何時得疾侍者對曰師不曾有疾適封一合子令俟王來呈之廣主開合得一帖子云人天眼目堂中首座廣主悟旨遂寢兵請雲門出世住靈樹後來方住雲門師開堂說法有鞠常侍致問靈樹果子熟也未門云什麼年中得信道生復引劉王昔爲賣香客等因緣劉王後蓋靈樹爲知聖禪師靈樹生生不失通雲門凡三生爲王所以失通一日劉王詔師入內過夏共數人尊宿皆受內人問訊說法唯師一人不言亦無人親近有一直殿使書一偈貼在碧玉殿上云大智修行始是禪禪門宜默不宜喧萬般巧說爭如寶輪却雲門總不言雲門尋常愛說三字禪顧鑿嘆又說一字禪僧問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什麼處懺悔門云露又問如何是正法眼藏門云普直是不

容擬議到平鋪處又却罵人若下一句語如鐵橛子相似後出四哲乃洞山初智門寬德山密香林遠皆爲大宗師香林十八年爲侍者凡接他只叫遠侍者遠云喏門云是什麼如此十八年一日方悟門云我今後更不叫汝雲門尋常接人多用睦州手段只是難爲湊泊有抽釘拔楔底鉗錐雪竇道我愛韶陽新定機一生與人抽釘拔楔垂箇問頭示衆云十五日已前不問汝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坐斷千差不通凡聖自代云日日是好日十五日已前這語已坐斷千差十五日已後這語也坐斷千差是他不道明日是十六後人只管隨語生解有什麼交涉他雲門立箇宗風須是有箇爲人處垂語了却自代云日日是好日此語通貫古今從前至後一時坐斷山僧如此說話也是隨語生解他殺不如自殺纔作道理墮坑落壘雲門一句中三句俱備蓋是他家宗旨如此垂一句語須要歸宗若不如此只是杜撰此事無許多論說而未透者却要如此若透得便見古人意旨看取雪竇打葛藤

去却一七穿八穴向什麼處去放過一着拈得七  
拈不出却不放過上下四維無等匹何似生上是  
天下是地東南西北與四維有什麼等匹爭奈拄杖  
在我手裏徐行踏斷流水聲莫問脚跟下雞爲體  
究打入葛藤窟裏去了也縱觀寫出飛禽跡眼裏  
亦無此消息野狐精見解依前只在舊窠窟裏草  
茸茸腦後援箭是什麼消息墮在平實處煙籠裏  
未出這窠窟足下雲生空生巖畔花狼籍在什麼  
處不唧囉漢勘破了也彈指堪悲舜若多四方入  
面盡法界向舜若多鼻孔裏道將一句來在什麼處  
莫動著前言何在動著時如何動著二十棒自領  
出去便打

雪竇頌古偏能如此當頭以金剛王寶劍揮一下了  
然後略露些風規雖然如此畢竟無有二解去却一  
拈得七人多作算數會道去却一是十五日已前事  
雪竇鶻頭下兩句言語印破了却露出教人見去却  
一拈得七切忌向言句中作活計何故胡餅有什麼  
汁人多落在意識中須是向語句未生已前會取始

得大用現前自然見得也所以釋迦老子成道後於  
摩竭提國三七日中思惟如是事諸法寂滅相不可  
以言宣我寧不說法疾入於涅槃到這裏覓箇開口  
處不得以方便力故爲五比丘說已至三百六十會  
說一代時教只是方便所以脫珍御服著弊垢衣不  
得已而向第二義門中淺近之處誘引諸子若教他  
向上全提盡大地無一箇半箇且道作麼生是第一  
句到這裏雪竇露些意教人見你但上不見有諸佛  
下不見有衆生外不見有山河大地內不見有見聞  
覺知如大死底人却活相似長短好惡打成一片一  
一拈來更無異見然後應用不失其宜方見他道去  
却一拈得七上下四維無等匹若於此句透得直得  
上下四維無有等匹森羅萬象草芥人畜著著全彰  
自己家風所以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惟人自肯乃方  
親昔年謬向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裏冰天上天下唯  
我獨尊人多逐末不求其本先得本正自然風行草  
偃水到渠成徐行踏斷流水聲徐徐行動時浩浩流  
水聲也應踏斷縱觀寫出飛禽跡縱目一觀直饒是



飛禽跡亦如寫出相似到這裏饒湯爐炭吹滅滅劍  
樹刀山喝便摧不爲難事雪竇到此慈悲之故恐人  
坐在無事界中復道草茸茸煙窳窳所以蓋覆却直  
得草茸茸煙窳窳且道是什麼人境界喚作日日是  
好日得麼且喜沒交涉直得徐行踏斷流水聲也不  
是縱觀寫出飛禽跡也不是草茸茸也不是煙窳窳  
也不是直饒總不恁麼正是空生巖畔花狼籍也須  
是轉過那邊始得豈不見須菩提巖中宴坐諸天兩  
花讚嘆尊者曰空中雨花讚嘆復是何人天曰我是  
天帝釋尊者曰汝何讚嘆天曰我重尊者善說般若  
波羅蜜多尊者曰我於般若未嘗說一字汝云何讚  
歎天曰尊者無說我乃無聞無說無聞是真般若又  
復動地雨花雪竇亦曾有頌云雨過雲凝曉半開數  
峰如畫碧崔嵬空生不解巖中坐惹得天花動地來  
天帝旣動地雨花到這裏更藏去那裏雪竇又道我  
恐逃之逃不得大方之外皆充塞忙忙擾擾知何窮  
八面清風惹衣裓直得淨裸裸赤洒洒都無纖毫過  
患也未爲極則且畢竟如何卽是看取下文云彈指

堪悲舜若多梵語舜若多此云虛空神以虛空爲體  
無身覺觸得佛光照方現得身休若得似舜若多神  
時雪竇正好彈指悲歎又云莫動著動著時如何白  
日青天開眼瞌睡

#### 第七則慧超問佛

垂示云聲前一句千聖不傳未嘗親覲如隔大千設  
使向聲前辨得截斷天下人舌頭亦未是性懽漢所  
以道天不能蓋地不能載虛空不能容日月不能照  
無佛處獨稱尊始較些子其或未然於一毫頭上透  
得放大光明七縱八橫於法自在自由信手拈來無  
有不是且道得箇什麼如此奇特復云大眾會麼從  
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卽今事且致雪竇  
公案又作麼生看取下文

舉僧問法眼道什麼樵柳過狀慧超咨和尚如何  
是佛道什麼眼睛突出法眼云汝是慧超 依模脫  
出錢餒餓就身打劫

法眼禪師有啐啄同時底機具啐啄同時底用方能  
如此答話所謂超聲越色得大自在縱奪臨時殺活

在我不妨奇特然而此箇公案諸方商量者多作情解會者不少不知古人凡垂示一言半句如擊石火似閃電光直下撥開一條正路後人只管去言句上作解會道慧超便是佛所以法眼恁麼答有者道大似騎牛覓牛有者道問處便是有什麼交涉若恁麼會去不惟辜負自己亦乃深屈古人若要見他全機除非是一棒打不回頭底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向言外知歸方有少分相應若一一作情解盡大地是滅胡種族底漢只如超禪客於此悟去也是他尋常管帶參究所以一言之下如桶底脫相似一如則監院在法眼會中也不曾參請入室一日法一問云則監院何不來入室則云和尚豈不知某甲於青林處有箇入頭法眼云汝試爲我學看則云某甲問如何是佛林云丙丁童子來求火法眼云好語恐你錯會可更說看則云丙丁屬火以火求火如某甲是佛更去覓佛法眼云監院果然錯會了也則不憤便起單渡江去法眼云此人若回可救若不回救不得也則到中路自忖云他是五百人善知識豈可賺我耶遂

回再參法眼云你但問我我爲你答則便問如何是佛法眼云丙丁童子來求火則於言下大悟如今有者只管瞪眼作解會所謂彼既無瘡勿傷之也這般公案久參者一舉便知落處法眼下謂之箭鋒相拄更不用五位君臣四料簡直論箭鋒相拄是他家風如此一句下便見當陽便透若向句下尋思卒摸案不著法眼出世有五百衆是時佛法大興時韶國師久依疎山自謂得旨乃集疎山平生文字頂相領衆行脚至法眼會下他亦不去入室只令參徒隨衆入室一日法眼陞座有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法眼云是曹源一滴水其僧惘然而退韶在衆聞之忽然大悟後出世承嗣法眼有頌呈云通玄峰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法眼印云只這一頌可繼吾宗子後有王侯敬重吾不如汝看他古人恁麼悟去是什麼道理不可只教山僧說須是自己二六時中打辦精神似恁麼與他承當他日向十字街頭垂手爲人也不爲難事所以僧問法眼如何是佛法眼云汝是慧超有甚相辜負處不見雲門道學不顧即差

互擬思量何劫悟雪寶後面頌得不妨顯赫試學看

江國春風吹不起 盡大地那裏得這消息 文彩已

彰 鷓鴣啼在深花裏 啼啼何用又被風吹別調中

豈有愁麼事 三級浪高魚化龍 通這一路莫讓大

衆好踏著龍頭 癡人猶辱夜塘水 扶籬摸壁接門

傍戶 稍備有什麼用處守株待兔

雪寶是作家於古人難較難嚼難透難見節角請訛

處頌出教人見不妨奇特雪寶識得法眼關棧子又

知慧超落處更恐後人向法眼言句下錯作解會所

以頌出這僧如此問法眼如是答便是江國春風吹

不起鷓鴣啼在深花裏此兩句只是一句且道雪寶

意在什麼處江西江南多作兩般解會道江國春風

吹不起用頌汝是慧超只這箇消息直饒江國春風

也吹不起鷓鴣啼在深花裏用頌諸方商量這話浩

浩地似鷓鴣啼在深花裏相似有什麼交涉殊不知

雪寶這兩句只是一句要得無縫無罅明明向汝道

言也端語也端蓋天蓋地他問如何是佛法眼云汝

是慧超雪寶道江國春風吹不起鷓鴣啼在深花裏

向這裏薦得去可以丹霄獨步你若作情解三生六

十劫雪寶第三第四句忒煞傷慈爲人一時說破超

禪師當下大悟處如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辱夜

塘水禹門三級浪孟津即是龍門禹帝鑿爲三級今

三月三桃花開時天地所感有魚透得龍門頭上生

角昂鬚鬣尾擎雲而去跳不得者點額而回癡人向

言下咬嚼似辱夜塘之水求魚相似殊不知魚已化

爲龍也端師翁有頌云一文大光錢買得箇油棧契

向肚裏了當下不聞飢此頌極好只是太拙雪寶頌

得極巧不傷鋒犯手舊時慶藏主愛問人如何是三

級浪高魚化龍我也不必在我且問你化作龍去卽

今在什麼處

### 第八則翠巖眉毛

垂示云會則途中受用如龍得水似虎靠山不會則

世諦流布羝羊觸藩守株待免有時一句如踞地獅

子有時一句如金剛王寶劔有時一句坐斷天下人

舌頭有時一句隨波逐浪若也途中受用遇知音別

機宜識休各相共證明若也世諦流布具一隻眼可

以坐斷十方壁立千仞所以道大用現前不存軌則  
有時將一莖草作丈六金身用有時將丈六金身作  
一莖草用且道憑箇什麼道理還委麼麼試學看

舉翠岳夏末示衆云一夏以來爲兄弟說話開口

焉知怎麼看翠岳眉毛在麼只贏得眼睛也落地

和鼻孔也失了入地獄如箭射保福云作賊人心

虛灼然是賊賊賊長慶云生也舌頭落地將錯就

錯果然雲門云關走在什麼處去天下稍僧跳不

出敗也

古人有晨參暮請翠岳至夏末却怎麼示衆然而不  
妨孤峻不妨驚天動地且道一大藏教五千四十八  
卷不免說心說性說頓說漸還有這箇消息麼一等  
是怎麼時節翠岳就中奇特看他怎麼道且道他意  
落在什麼處古人垂一鈎終不虛設須是有箇道理  
爲人人多錯會道白日青天說無向當話無事生事  
夏末先自說過先自點檢免得別人點檢他且喜沒  
交涉這般見解謂之滅胡種族歷代宗師出世若不  
垂示於人都無利益圖箇什麼到這裏見得透方知

古人有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手段如今人問著  
便向言句下咬嚼眉毛上作活計看他屋裏人自然  
知他行履處千變萬化節角聳訛著著有出身之路  
便能如此與他酬唱此語若無奇特雲門保福長慶  
三人嘔嘔地與他酬唱作什麼保福云作賊人心虛  
只因此語惹得適來說許多情解且道保福意作麼  
生切忌向句下覓他古人你若生情起念則換你眼  
睛殊不知保福下一轉語截斷翠岳脚跟長慶云生  
也人多道長慶隨翠岳脚跟轉所以道生也且得沒  
交涉不知長慶自出他見解道生也各有出身處我  
且問你是什麼處是生處一似作家面前金剛王寶  
劍直下使用若能打破常流見解截斷得失是非方  
見長慶與他酬唱處雲門云關不妨奇特只是難參  
雲門大師多以一字禪示人雖一字中須具三句看  
他古人臨機酬唱自然與今時人迥別此乃下句底  
樣子他雖如此道意決不在那裏既不在那裏且道  
在什麼處也須子細自參始得若是明眼人有照天  
照地底手脚直下八面玲瓏雪竇爲他一箇關字和

他三箇穿作一串頌出

翠岳示徒這老賊教壞人家男女千古無對千箇萬箇也有一箇半箇分一箇關字相酬不信道不妨奇特若是恁麼人方解恁麼道失錢遭罪飲氣吞聲雪寶也不少和聲便打潦倒保福同行道伴撥作這去就兩箇三箇抑揚難得放行把住誰是同生同死莫謗他好且喜沒交涉嘮嘮翠岳這野狐精合取口好分明是賊道着也不妨捉敗了也白圭無玷還辨得麼天下人不知價誰辨真假多只是假山僧從來無眼碧眼胡僧長慶相諳是精緻精須是他始得未得一半在眉毛生也在什麼處從頂門上至脚跟下一莖草也無

雪寶若不恁麼慈悲頌出令人見爭得名善知識古人如此一一皆是事不獲已蓋爲後學著他言句轉生情解所以不見古人意旨如今忽有箇出來掀倒禪床喝散大衆恁他不得雖然如此也須實到這田地始得雪寶道千古無對他只道看翠岳眉毛在麼有什麼奇特處便乃千古無對須知古人吐一言半

句出來不是造次須是有定乾坤底眼始得雪寶著一言半句如金剛王寶劍如踞地獅子如鑿石火似閃電光若不是頂門具眼爭能見他古人落處這箇示衆直得千古無對過於德山棒臨濟喝且道雪寶爲人意在什麼處你且作麼生會他道千古無對關字相酬失錢遭罪這箇意如何直饒是具透關底眼到這裏也須子細始得且道是翠岳失錢遭罪是雪寶失錢遭罪是雲門失錢遭罪你若透得許你具眼潦倒保福抑揚難得抑自己揚古人且道保福在什麼處是抑什麼處是揚嘮嘮翠岳分明是賊且道他偷什麼來雪寶却道是賊切忌隨他語脉轉却到這裏須是自有操持始得白圭無玷頌翠岳大似白圭相似更無些瑕竊誰辨真假可謂罕有人辨得雪寶有大才所以從頭至尾一串穿却末後却方道長慶相諳眉毛生也且道生也在什麼處急著眼看

第九則趙州四門

垂示云明鏡當臺妍醜自辨鎮錘在手殺活臨時漢去胡來胡來漢去死中得活活中得死且道到這裏

又作麼生若無透關底眼轉身處到這裏灼然不奈  
何且道如何是透關底眼轉身處試舉看

舉僧問趙州如何是趙州 河北河南總說不着爛  
泥裏有刺不在河南正在河北 州云東門西門南  
門北門 開也相罵饒你接嘴相唾饒你潑水見成

公案還見麼便打

大凡參禪問道明究自己切忌揀擇言句何故不見  
趙州舉道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又不見雲門道如今  
禪和子三箇五箇聚頭口喃喃地便道這箇是上才  
語句那箇是就身處打出語不知古人方便門中爲  
初機後學未明心地未見本性不得已而立箇方便  
語句如祖師西來單傳心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那  
裏如此葛藤須是斬斷語言格外見諦透脫得去可  
謂如龍得水似虎靠山久參先德有見而未透透而  
未明謂之謂益若是見得透請益却要語句上周旋  
無有凝滯久參請益與賊過梯其實此事不在言句  
上所以雲門道此事若在言句上三乘十二分教豈  
是無言句何須達磨西來汾陽十八問中此問謂之

驗主問亦謂之探拔問這僧致箇問頭也不妨奇特  
若不是趙州也難抵對他這僧問如何是趙州趙州  
是本分作家便向道東門西門南門北門僧云某甲  
不問這箇趙州云你問那箇趙州後人喚作無事  
禪賺人不少何故他問趙州答云東門西門南門  
北門所以只答他趙州你若恁麼會三家村裏漢更  
是會佛法去只這便是破滅佛法如將魚目比況明  
珠似則似是則不是山僧道不在河南正在河北且  
道是有事是無事也須是子細始得遠錄公云末後  
一句始到牢關指南之旨不在言詮十日一風五日  
一雨安邦樂業鼓腹謳歌謂之太平時節謂之無事  
不是拍盲便道無事須是透過關捩子出得荆棘林  
淨裸裸赤漉漉依前似平常人由你有事也得無事  
也得七縱八橫終不執無定有有般底人道本來無  
一星事但只遇茶喫茶遇飯喫飯此是大妄語謂之  
未得謂得未證謂證元來不曾參得透見人說心說  
性說玄說妙便道只是狂言本來無事可謂一直引  
衆盲殊不知祖師未來時那裏喚天作地喚山作水

來爲什麼祖師更西來諸方陞堂入室說箇什麼盡是情識計較若是情識計較情盡方見得透若見得透依舊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古人道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到這箇田地自然淨裸裸赤灑灑若極則理論也未是安穩處在到這裏人多錯會打在無事界裏佛也不禮香也不燒似則也似爭奈脫體不是纔問著却是極則相似纔拶著七花八裂坐在空腹高心處及到薦月三十日換手提臂已是遲了也這僧恁麼問趙州恁麼答且道作麼生摸索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畢竟如何這些子是難處所以雪竇拈出來當面示人趙州一日坐次侍者報云大王來也趙州矍然云大王萬福侍者云未到和尚州云又道來也參到這裏見到這裏不妨奇特南禪師拈云侍者只知報客不知身在帝鄉趙州入草求人<sub>不覺渾身泥水</sub>這些子實處諸人還知麼看取雪竇頌

句裏呈機劈面來響魚行水濁莫謂趙州好  
爍迦羅眼絕纖埃撒沙撒土莫帶累趙州撈天換地作

什麼東西南北門相對 開也那裏有許多門背却  
趙州城向什麼處去無限輪鎚鑿不開 自是你輪  
羅不到處也

趙州臨機一似金剛王寶劍擬議即截却你頭往往更當面換却你眼睛這僧也敢捋虎鬚致箇問頭大似無事生事爭奈句中有機他既呈機來趙州也不辜負他問頭所以亦呈機答不是他特地如此盡爲透底人自然合轍一似安排來相似不見有一外道手握雀兒來問世尊云且道某甲手中雀兒是死耶是活耶世尊遂騎門闌云你道我出耶入耶一本云世尊開也合也外道無語遂禮拜此話便似這公案古人自是血脉不斷所以道問在答處答在問處雪竇如此見得透使道句裏呈機劈面來句裏有機如帶兩意又似問人又似問境相似趙州不移易一絲毫便向他道東門西門南門北門爍迦羅眼絕纖埃此頌趙州人境俱奪向句裏呈機與他答此謂之有機有境纔轉便照破他心膽若不如此難塞他問頭爍迦羅眼者是梵語此云堅固眼亦云金剛眼照見無礙

不唯千里明察秋毫亦乃定邪決正辨得失別機宜  
識休咎雪寶云東西南北門相對無限輪鎚擊不開  
既是無限輪鎚何故擊不開自是雪寶見處如此你  
諸人又作麼生得此門開去請參詳看

第十則睦州掠虛漢

垂示云恁麼恁麼不恁麼不恁麼若輪戰也箇箇立  
在轉處所以道若向上轉去直得釋迦彌勒文殊普  
賢千聖萬聖天下宗師普皆飲氣吞聲若向下轉去  
醜雞蠅蝶蠢動合靈一一放大光明一一壁立萬仞  
儼或不上不下又作麼生商量有條攀條無條攀例  
試學看

舉睦州問僧近離甚處深竿影草僧便喝作家禪  
容且莫詐明頭也解恁麼去州云老僧被汝一喝  
陷虎之機疑人作麼僧又喝看取頭角似則似是  
則未是只恐龍頭蛇尾州云三喝四喝後作麼生  
蓮水之波未曾有一人出得頭人那裏去僧無語  
果然摸索不着州便打云若使睦州盡令而行盡  
大地草木悉斬爲三段這掠虛頭漢放過一着落

在第二

大凡扶豎宗教須是有本分宗師眼目有本分宗師  
作用睦州機鋒如閃電相以愛勸座主尋常出一言  
半句似箇荆棘叢相似善脚手不得他纔見僧來便  
道見成公案放你三十棒又見僧云上座僧回首州  
云檐板漢又示衆云未有箇入頭處須得箇入頭處  
既得箇入頭處不得辜負老僧睦州爲人多如此這  
僧也善離琢爭奈龍頭蛇尾當時若不是睦州也被  
他惑亂一場只如他問近離什麼處僧便喝且道他  
意作麼生這老漢也不忙緩緩地向他道老僧被汝  
一喝似領他話在一邊又似驗他相似斜身看他如  
何這僧又喝似則似是則未是被這老漢穿却鼻孔  
來也遂問云三喝四喝後作麼生這僧果然無語州  
便打云這掠虛頭漢驗人端的處下口便知音可惜  
許這僧無語惹得睦州道掠虛頭漢若是諸人被睦  
州道三喝四喝後作麼生合作麼生祇對免得他道  
掠虛頭漢這裏若是識存亡別休咎腳踏實地漢誰  
管三喝四喝後作麼生只爲這僧無語被這老漢便



據欵結案聽取雪竇頌出

兩喝與三喝 雷聲浩大雨點全無自古至今罕有人想麼 作者知機變 若不是作家爭勝得只恐不怎麼 若謂騎虎頭 因瞎漢虎頭如何騎多少人怎麼會也有人作這見解 二俱成瞎漢 親言出親口 何止兩箇自領出去 誰瞎漢 教誰辨 顯有末後句 泊乎賺殺人 拈來天下與人看 看即不無觀者 即瞎雷梨若着眼看則兩手拈空 怎麼學且道是第幾機

雪竇不妨有爲人處 若不是作者只是胡喝亂喝 所以古人道 有時一喝不作 一喝用 有時一喝却作 一喝用 有時一喝如踞地獅子 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 劍輿化道我見你 諸人東廊下也喝 西廊下也喝 且莫胡喝亂喝 直饒喝得與化上三十三天 却撲下來 氣息一點也無 待我甦醒起來 向汝道 未在何故 與化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真珠 與你諸人在 只管胡喝亂喝 作什麼 臨濟道我聞汝等總學我喝 我且問你 東堂有僧出 西堂有僧出 兩箇齊下喝 那箇是賓那

箇是主 你若分賓主 不得已後 不得學老僧 所以雪竇頌道 作者知機變 這僧雖被睦州收 他却有識機變處 且道什麼處 是這僧識機變處 鹿門智禪師點這僧云 識法者懼出頭道 若論戰也 箇箇立在轉處 黃龍心和尚道 竊則變變則通 這箇些子是 祖師坐斷天下人舌頭處 你若識機變 舉著便知 落處有般漢云 管他道三喝四喝 作什麼 只管喝將去 說什麼三十二喝 喝到彌勒佛下 生謂之騎虎頭 若恁麼知見 不識睦州則故 是要見這僧太遠 在如人騎虎頭 須是手中有刀 兼有轉變 始得 雪竇道若恁麼二俱成瞎漢 雪竇似倚天長劍 凜凜全威 若會得雪竇意 自然千處萬處 一時會便見他 雪竇後面頌 只是下注脚 又道誰瞎漢 且道是賓家瞎 是主家瞎 莫是賓主一時瞎麼 拈來天下與人看 此是活處 雪竇一時頌了也 爲什麼 却道拈來天下與人看 且道作麼生看 開眼也 著合眼也 著還有人免得麼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一

夾山無礙禪師降魔表 慧芳附刊

臣聞三乘路廣法界無涯智海晏清十方安泰時有  
魔軍競起侵撓心田六賊既強心王驚動朝生百恠  
暮起千邪撼惑真如困勞法體菩提道路隔絕不通  
破壞涅槃傷殘三寶無爲珠玉悉被偷將大藏法財  
皆遭劫奪塵勞翳日欲火亘天飄蕩法城焚燒聖境  
臣乃見如斯暴亂恐佛法以難存遂與六波羅蜜商  
最同爲剪滅遣性空爲密使聽探魔軍見今屯在五  
蘊山中有八萬四千餘衆既知體勢計在剎那遂點  
十八界雄兵並立體空爲號人人有無礙之力箇箇  
懷勇健之能直心爲見性之功一正去百邪之亂攘  
堅固甲執三昧鏘智箭禪弓光明慧劍向大乘門中  
訓練寂滅山內安營三明嶺上開旗八正路邊排布  
遣大覺性爲捉生之將遊歷四方搜求妄想之踪抄  
截無明之蹟復使慈悲王政三毒之寔忍辱帥伐噴  
怒之城精進軍除傲慢之妖喜捨土捉慳貪之賊遂  
巡而魔軍大起殺氣衝天臣乃部領摩訶一時齊入  
當爾之時眼不覩色耳不聽聲鼻不嗅香舌不了味

身不受觸意不攀緣一志向前念念不退倏忽而魔  
軍大敗六賊全輸殺戮無邊掃除蕩盡生擒妄想活  
捉無明領向涅槃場中以慧劍斬爲三段煩惱林當  
時摧折人我山化作微塵癡愛網遭智火焚燒邪見  
林被慧風吹竭因茲三明再朗四智重圓內外無瑕  
廓然清淨心王坐權喜之殿真如登解脫之樓自性  
遊無礙之堂三身踞法空之座從茲法界寧靜永絕  
羣塵共渡生死之河齊到菩提之岸魔軍既退合具  
奏聞

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二

第十一則黃檗噀酒糟漢

垂示云佛祖大機全歸掌握人天命脉悉受指呼等  
閑一句一言驚群動衆一機一境打鎖敲枷接向上  
機提向上事且道什麼人曾恁麼來還有知落處麼  
試學看

舉黃檗示衆云 打水盛盈一口吞盡天下稍僧旣

不出汝等諸人盡是嗜酒糟漢恁麼行脚道着踏  
破草鞋歌天搖地何處有今日用今日作什麼不  
妨驚群助衆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老僧不會  
一口吞盡也是雲居羅漢時有僧出云只如諸方  
匡徒領衆又作麼生也好與一撥驢機不得不想  
麼磔云不道無禪只是無師直得分疎不下瓦解  
水消龍頭蛇尾漢

黃磔身長七尺額有圓珠天性會禪師昔遊天台路  
逢一僧與之談笑如故相識熟視之目光射人頗有  
異相乃偕行屬溪水暴漲乃植杖捐笠而止其僧率  
師同渡師曰請渡彼御褰衣蹠波如履平地回顧云  
渡來渡來師咄云這自了漢吾早知捏怪當祈汝脛  
其僧歎曰真大乘法器言訖不見初到百丈丈問云  
巍巍堂堂從什麼處來磔云巍巍堂堂從嶺中來丈云  
來爲何事磔云不爲別事百丈深器之次日辭百丈  
丈云什麼處去磔云江西禮拜馬大師去丈云馬大  
師已遷化去也你道黃磔恁麼問是知來問是不知  
來問却云某甲特地去禮拜福緣淺薄不及一見未

審平日有何言句願聞舉示文遂舉再參馬祖因緣  
祖見我來便豎起拂子我問云卽此用離此用祖遂  
掛拂子於禪床角良久祖却問我汝已後數兩片皮  
如何爲人我取拂子豎起祖云卽此用離此用我將  
拂子掛禪床角祖振威一喝我當時直得三日耳聾  
黃磔不覺悚然吐舌丈云子已後莫承嗣馬大師麼  
磔云不然今日因師舉得見馬大師大機大用若承  
嗣馬師他日已後喪我兒孫丈云如是如是見與師  
齊滅師半德智過於師方堪傳授子今見處宛有超  
師之作語人且道黃磔恁麼問是知而故問耶是不  
知而問耶須是親見他家父子行履處始得黃磔一  
日又問百丈從上宗乘如何指示百丈良久磔云不  
可教後人斷絕去百丈云將謂汝是箇人遂乃起入  
方丈磔與裴相國爲方外友裴鎮宛陵請師至郡以  
所解一編示師師接置於座略不披閱良久乃云會  
麼裴云不會磔云若便恁麼會得猶較些子若也形  
於紙墨何處更有吾宗裴乃以頌贊云自從大士傳  
心印額有圓珠七尺身掛錫十年樓蜀水浮盃今日

渡漳濱八千龍象隨高步萬里香花結勝因擬欲事  
師爲弟子不知將法付何人師亦無喜色云心如大  
海無邊際口吐紅蓮養病身自有一雙無事手不曾  
祇揖等閑人槩住後機鋒峭峻臨濟在會下睦州爲  
首座問云上座在此多時何不去問話濟云教某甲  
問什麼話即得座云何不去問如何是佛法的大  
意濟便去問三度被打出濟辭座曰蒙首座令三番  
去問被打出恐因緣不在這裏暫且下山座云子若  
去須辭和尚去方可首座預去白槩云問話上座甚  
不可得和尚何不穿鑿教成一株樹去與後人爲陰  
涼槩云吾已知濟來辭槩云汝不得向別處去直向  
高安灘頭見大愚去濟到大愚遂學前話不知某甲  
過在什麼處愚云槩與麼老婆心切爲你微困更說  
什麼有過無過濟忽然大悟云黃槩佛法無多子大  
愚搗住云你適來又道有過而今却道佛法無多子  
濟於大愚脇下壓三拳愚拓開云汝師黃槩非干我  
事一日槩示衆云牛頭融大師橫說豎說猶未知向  
上關捩子在是時石頭馬祖下禪和子浩浩地說禪

說道他何故却與麼道所以示衆云汝等諸人盡是  
噎酒糟漢恁麼行脚取笑於人但見八百一十人處  
便去不可只圖熱鬧也可中總似汝如此容易何處  
更有今日事也唐時愛罵人作噎酒糟漢人多喚作  
黃槩罵人具眼者自見他落處大意垂一鈎釣人問  
衆中有一不惜身命底禪和便解恁麼出衆問他道只  
如諸方匡徒領衆又作麼生也好一拶這老漢果然  
分疎不下便却漏逗云不道無禪只是無師且道意  
在什麼處他從上宗旨有時擒有時縱有時殺有時  
活有時放有時收敢問諸人作麼生是禪中師山僧  
恁麼道已是和頭沒却了也諸人鼻孔在什麼處良  
久云穿却了也

凜凜孤風不自誇 猶自不知有也是雲居羅漢端  
居寶海定龍蛇 也要別編素也要皂白分明大中  
天子曾輕觸 說什麼大中天子任大也須從地起  
更高爭奈有天何 三度親遭弄爪牙 死蝦蟆多口  
作什麼未爲奇特猶是小機巧若是大機大用現前  
盡十方世界乃至山河大地盡在黃槩處乞命

雪竇此一頌一似黃檗真贊相似人却不得作真贊會他底句下便有出身處分明道凜凜孤風不自誇黃檗恁麼示衆且不是爭人負我自逞自誇若會這箇消息一任七縱八橫有時孤峯頂獨立有時鬧市裏橫身豈可僻守一隅愈捨愈不歇愈尋愈不見愈擔荷愈沒溺古人道無翼飛天下有名傳世間盡情捨却佛法道理玄妙奇特一時放下却較些子自然觸處現成雪竇道端居寰海定龍蛇是龍是蛇入門來便驗取謂之定龍蛇眼擒虎兇機雪竇又道定龍蛇兮眼何正擒虎兇兮機不全又道大中天子曾經觸三度親遭弄爪牙黃檗豈是如今惡脚手從來如此大中天子者續咸通傳中載唐憲宗有二子一曰穆宗一曰宣宗宣宗乃大中也年十三少而敏黠常愛跣趺坐穆宗在位時因早朝罷大中乃戲登龍床作揖群臣勢大臣見而謂之心風乃奏穆宗穆宗見而撫歎曰我弟乃吾宗英胄也穆宗於長慶四年晏駕有三子曰敬宗文宗武宗敬宗繼父位二年內臣謀易之文宗繼位一十四年武宗即位常喚大中作

癡奴一日武宗恨大中昔日戲登父位遂打殺致後苑中以不潔灌而復甦遂潛遁在香港閑和尚會下後制度爲沙彌未受具戒後與志閑遊方到廬山因志閑題瀑布詩云穿雲透石不辭勞地遠方知出處高閑吟此兩句佇思久之欲釣他語脉看如何大中續云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閑方知不尋常人乃默而識之後到鹽官會中請大中作書記黃檗在彼作首座檗一日禮佛次大中見而問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衆求禮拜當何所求檗云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衆求常禮如是大中云用禮何爲檗便掌大中云太廳生檗云這裏什麼所在說廳說細檗又掌大中後繼嗣位賜黃檗爲廳行沙門裴相國在朝後奏賜斷際禪師雪竇知他血脉出處使用得巧如今還有弄爪牙底麼便打

### 第十二則洞山麻三斤

垂示云殺人刀活人劍乃上古之風規亦今時之樞要若論殺也不傷一毫若論活也喪身失命所以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且道既是

不傳爲什麼却有許多葛藤公案具眼者試說着

舉僧問洞山如何是佛 鐵羨黎天下稱僧院不出

山云麻三斤灼然破草鞋指槐樹罵柳樹爲秤鎚

這箇公案多少人錯會直是難咬嚼無你下口處何故淡而無味古人有多少答佛話或云殿裏底或云三十二相或云杖林山下竹筋鞭及至洞山却道麻三斤不妨截斷古人舌頭人多作話會道洞山是時在庫下秤麻有僧問所以如此答有底道洞山問東答西有底道你是佛更去問佛所以洞山邊路答之死漢更有一般道只這麻三斤便是佛且得沒交涉你若恁麼去洞山句下尋討參到彌勒佛下生也未夢見在何故言語只是載道之器殊不知古人意只管去句中求有什麼巴鼻不見古人道道本無言因言顯道見道即忘言若到這裏還我第一機來始得只這麻三斤一似長安大路一條相似舉足下足無有不是這箇話與雲門餠餅話是一般不妨難會五祖先師頌云賤賣擔板漢貼秤麻三斤千百年滯貨無處著渾身你但打疊得情塵意想計較得失是非

一時淨盡自然會去

金烏急左眼半斤快鷄趕不及火焰裏橫身玉兔

速右眼入兩炬鐵官裏作窠窟善應何曾有輕觸

如鐘在扣如谷受響展事投機見洞山 錯認定盤

星自是闍黎恁麼見 跛鱉盲龜入空谷 自領出去

同坑無異土阿誰打你鷄子死 花簇簇錦簇簇 兩

重公案一狀領過依舊一般南地竹兮北地木 三

重也有四重公案頭上安頭因思長慶陸大夫 癩

兒牽伴山僧也恁麼雪竇也恁麼 解道合笑不合

哭阿阿蒼天夜半更添冤苦 唵咄是什麼便打

雪竇見得透所以劈頭便道金烏急玉兔速與洞山

答麻三斤更無兩般日出月沒日日如是人多情解

只管道金烏是左眼玉兔是右眼纔問著使瞠眼云

在這裏有什麼交涉若恁麼會達磨一宗掃地而盡

所以道垂鈞四海只釣獐龍格外玄機爲尋知己雪

竇是出陰界底人豈作這般見解雪竇輕輕去敲關

擊節處略露些子教你見便下箇注脚道善應何曾

有輕觸洞山不輕酬這僧如鐘在扣如谷受響大小

隨應不敢輕觸雪竇一時突出心肝五臟呈似你諸  
人了也雪竇有靜而善應頌云觀面相呈不在多端  
龍蛇易辨禱子難瞞金鑿影動寶劍光寒直下來也  
急著眼看洞山初參雲門門問近離甚處山云渣渡  
門云夏在甚麼處山云湖南報慈門云幾時離彼中  
山云八月二十五門云放你三頓棒參堂去師晚間  
入室親近問云某甲過在什麼處門云飯袋子江西  
湖南便恁麼去洞山於言下豁然大悟遂云某甲他  
日向無人煙處卓箇庵子不蓄一粒米不種一莖菜  
常接待往來十方大善知識盡與伊抽却釘拔却楔  
拈却臍脂帽子脫却鶻鼻布衫各令灑灑落落地步  
箇無事人去門云身如椰子大開得許大口洞山便  
辭去他當時悟處直下顛脫豈同小見後來出世應  
機麻三斤語諸方只作答佛話會如何是佛杖林山  
下竹筋鞭丙丁童子來求火只管於佛上作道理雪  
竇云若恁麼作展事與投機會正似跛鼈盲龜入空  
谷何年日月尋得出路去花簇簇錦簇簇此是僧問  
智門和尚洞山道麻三斤意旨如何智門云花簇簇

錦簇簇會麼僧云不會智門云南地竹兮北地木僧  
回舉似洞山山云我不爲汝說我爲大衆說遂上堂  
云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雪竇破  
人情見故意引作一串頌出後人却轉生情見道麻  
是孝服竹是孝杖所以道南地竹兮北地木花簇簇  
錦簇簇是棺材頭邊畫底花草遺識羞麼殊不知南  
地竹兮北地木與麻三斤只是阿爺與阿爹相似古  
人答一轉語決是意不恁麼正似雪竇道金烏急玉  
兔速自是一般寬曠只是金鑰難辨魚魯參差雪竇  
老婆心切要破你疑情更引箇死漢因思長慶陸大  
夫解道合笑不合哭若論他頌只頭上三句一時頌  
了我且問你都盧只是箇麻三斤雪竇却有許多葛  
藤只是慈悲忒煞所以如此陸巨大夫作宣州觀察  
使參南泉泉遷化巨聞喪人寺下祭却呵呵大笑院  
主云先師與大夫有師資之義何不哭大夫云道得  
卽哭院主無語巨大哭云蒼天蒼天先師去世遠矣  
後來長慶聞云大夫合笑不合哭雪竇借此意大綱  
道你若作這般情解正好笑莫哭是卽是末後有一

箇字不妨聾訛更道喚雪寶還洗得脫麼

第十三則巴陵銀碗裏雪

垂示云雲凝大野徧界不藏雪覆蘆花難分朕迹冷處冷如水雪細處細如米末深深處佛眼難窺密密處魔外莫測學一明三卽且止坐斷天下人舌頭作麼生道且道是什麼人分上事試舉看

舉僧問巴陵如何是提婆宗白馬入蘆花道什麼

貼巴陵云銀碗裏盛雪蓋斷你咽喉七花八裂

這箇公案人多錯會道此是外道宗有什麼交涉第十五祖提婆尊者亦是外道中一數因見第十四祖龍樹尊者以針投鉢龍樹深器之傳佛心宗繼爲第十五祖楞伽經云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馬祖云凡有言句是提婆宗只以此箇爲主諸人盡是衲僧門下客還曾體究得提婆宗麼若體究得西天九十六種外道被汝一時降伏若體究不得未免著返披袈裟去在且道是作麼生若道言句是也沒交涉若道言句不是也沒交涉且道馬大師意在什麼處後來雲門道馬大師好言語只是無人問有僧便問如

何是提婆宗門云九十六種汝是最下一種昔有僧辭大隋隋云什麼處去僧云禮拜普賢去大隋豎起拂子云文殊普賢盡在這裏僧畫一圓相以手托呈師又拋向背後隋云侍者將一貼茶來與這僧去雲門別云西天斬頭截臂這裏自領出去又云赤幡在我手裏西天論議勝者手執赤幡負墮者返披袈裟從偏門出入西天欲論議須得奉王勅於大寺中鐘磬鼓然後論議於是外道於僧寺中封禁鐘鼓爲之沙汰時迦那提婆尊者知佛法有難遂運神通登樓撞鐘欲擯外道外道遂問樓上聲鍾者誰提婆云天外道云天是誰婆云我外道云我是誰婆云我是你外道云你是誰婆云你是狗外道云狗是誰婆云狗是你如是七返外道自知負墮伏義遂自開門提婆於是從樓上持赤幡下來外道云汝何不後婆云汝何不前外道云汝是賤人婆云汝是良人如是展轉酬問提婆折以無礙之辯由是歸伏時提婆尊者手持赤幡義墮者幡下立外道皆斬首謝過時提婆止之但化令削髮入道於是提婆宗大興雪寶後用



此事而頌之巴陵衆中謂人鑿多口常縫坐具行脚  
深得他雲門脚跟下大事所以奇特後出世法嗣雲  
門先住岳州巴陵更不作法嗣書只將三轉語上雲  
門如何是道明眼人落井如何是吹毛劔珊瑚枝枝  
撐著月如何是提婆宗銀碗裏盛雪雲門云他日老  
僧忌辰只舉此三轉語報恩足矣自後果不作忌辰  
齋依雲門之囑只舉此三轉語然諸方答此話多就  
事上答唯有巴陵恁麼道極是孤峻不妨難會亦不  
露些子鋒鏑八面受敵著著有出身之路有陷虎之  
機脫人情見若論一色邊事到這裏須是自家透脫  
了却須是過人始得所以道道吾舞芴同人會石鞮  
彎弓作者諳此理若無師印授擬將何法語玄談雪  
寶隨後拈提爲人所以頌出

老新開千兵易得一將難求多日阿師端的別是  
什麼端的頂門上一着夢見也未 解道銀碗裏盛  
雪蝦跳不出斗兩重公案多少人喪身失命九十  
六箇應自知兼身在內閣黎還知歷一坑埋却不  
知却問天邊月遠之遠矣自領出去望空啓告提

婆宗提婆宗道什麼山僧在這裏滿口含霜赤旛  
之下起清風 百雜碎打云已着了也你且去斬頭  
截臂來與你建一句

老新開新開乃院名也端的別雪寶讚歎有分且道  
什麼處是別處一切語言皆是佛法山僧如此說話  
成什麼道理去雪寶微露些子意道只是端的別後  
面打開云解道銀碗裏盛雪更與你下箇注脚九十  
六箇應自知負墮始得你若不知問取天邊月古人  
嘗答此話云問取天邊月雪寶頌了末後須有活路  
有獅子返擲之句更提起與你道提婆宗提婆宗赤  
旛之下起清風巴陵道銀碗裏盛雪爲什麼雪寶却  
道赤旛之下起清風還知雪寶殺人不用刀麼

#### 第十四則雲門一代時教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一代時教直至如今不了座  
主不啻葛藤窠裏雲門云對一說無孔鐵鎚七花  
八裂老鼠咬生瘡

禪家流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謂之教外別傳  
單傳心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釋迦老子四十九年

住世三百六十會開談願漸權實謂之一代時教這僧拈來問云如何是一代時教雲門何不與他紛紛解說却向他道箇對一說雲門尋常一句中須具三句謂之函蓋乾坤句隨波逐浪句截斷衆流句放去收來自然奇特如斬釘截鐵教人義解卜度他底不得一大藏教只消三箇字四方八面無你穿鑿處人多錯會却道對一時機宜之事故說又道森羅及萬象皆是一法之所印謂之對一說更有道只是說那箇一法有什麼交涉非唯不會更入地獄如箭殊不知古人意不如此所以道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不妨奇特如何是一代時教只消道箇對一說若當頭薦得便可歸家穩坐若薦不得且伏聽處分

對一說活靈靈言猶在耳不妨孤峻太孤絕傍觀有分何止壁立千仞豈有恁麼事無孔鐵鎚重下楔錯會名言也雲門老漢也是泥裏洗土塊雪竇也是粧餽闔浮樹下笑呵呵四州八縣不會見箇漢同道者方知能有幾人知昨夜驪龍拗角折非止

驪龍拗折有誰見來還有靈明麼厓別別讚歎有分須是雪竇始得有什麼別處韶陽老人得一概在什麼處更有一概分付阿誰德山臨濟也須退倒三千那一概又作麼生便打

對一說太孤絕雪竇讚之不及此語獨脫孤危光前絕後如萬丈懸崖相似亦如百萬軍陣無你人處只是忒煞孤危古人道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問在答處答在問端直是孤峻且道什麼處是孤峻處天下人奈何不得這僧也是箇作家所以如此問雲門又恁麼答大似無孔鐵鎚重下楔相似雪竇使文言用得甚巧闔浮樹下笑呵呵起世經中說須彌南畔吠琉璃樹映闔浮洲中皆青色此洲乃大樹爲名名闔浮提其樹縱廣七千由旬下有闔浮壇金聚高二十由旬以金從樹下出生故號闔浮樹所以雪竇目說他在闔浮樹下笑呵呵且道他笑箇什麼笑昨夜驪龍拗角折只得瞻之仰之讚嘆雲門有分雲門道對一說似箇什麼如拗折驪龍一角相似到這裏若無恁麼事焉能恁麼說話雪竇一時頌了末後却道別

別韶陽老人得一概何不道全得如何只得一概且道那一概在什麼處直得穿過第二人

第十五則雲門倒一說

垂示云殺人刀活人劍乃上古之風規是今時之樞要且道如今那箇是殺人刀活人劍試舉看

舉僧問雲門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如何

跳作什麼倒退三千里門云倒一說平出教出囚人

口也不得放過荒草裏橫身

這僧不妨是箇作家解恁麼問頭邊謂之請益此是呈解問亦謂之藏鋒問若不是雲門也不奈他何雲門有這般手脚他既將問來不得已而應之何故作家宗師如明鏡臨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古人道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何故問在答處答在問處從上諸聖何曾有一法與人那裏有禪道與你來你若不造地獄業自然不招地獄果你若不造天堂因自然不受天堂果一切業緣皆是自作自受古人分明向你道若論此事不在言句上若在言句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句更何用祖師西來前頭道對一說

這裏却道倒一說只爭一字爲什麼却有千差萬別且道警訛在什麼處所以道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如何只消當頭一點若是具眼漢一點也設他不得問處既警訛答處須得恁麼其實雲門騎賊馮趕賊有者錯會道本是主家話却是賓家道所以雲門云倒一說有什麼危急這僧問得好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如何雲門何不答他別語言却只向他道倒一說雲門一時打破他底到這裏道倒一說也是好肉上剜瘡何故言迹之與白雲萬里異途之所由生也設使一時無言無句露柱燈籠何曾有言句還會麼若不會到這裏也須是轉動始知落處

倒一說 放不下七花八裂須彌南畔卷盡五千四十八分一節在你邊在我邊半河南半河北把手共行同死同生爲君訣 泥裏洗土塊着甚來由放你不得八萬四千非鳳毛 羽毛相似太熱滅人威光 漆桶如麻如粟三十三人入虎穴 唯我能知一將難求野狐精一隊別別有什麼別處少賣弄一任辟

跳擾擾忽忽水裏月 青天白日透頭影着忙作

什麼

雪寶亦不妨作家於一句下便道分一節分明放過  
一著與他把手共行他從來有放行手段敢與你入  
泥入水同死同生所以雪寶恁麼頌其實無他只要  
與你解粘去縛抽釘拔楔如今却因言句轉生情解  
只如巖頭道雪峰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若  
非全機透脫得大自在底人焉能與你同死同生何  
故爲他無許多得失是非滲漏處故洞山云若要辨  
認向上之人真僞者有三種滲漏情滲漏見滲漏語  
滲漏見滲漏機不離位墮在毒海情滲漏智常向背  
見處偏枯語滲漏體妙失宗機昧終始此三滲漏宜  
已知之又有三玄體中玄句中玄玄中玄古人到這  
境界全機大用遇生與你同生遇死與你同死向虎  
口裏橫身放得手脚千里萬里隨你銜去何故還他  
得這一著子始得八萬四千非鳳毛者靈山八萬四  
千聖衆非鳳毛也南史云宋時謝超宗陳郡陽夏人  
謝鳳之子博學文才傑俊朝中無比當世爲之獨步

善爲文爲王府常侍王母殷淑儀薨超宗作誄奏之  
武帝見其文大加嘆賞曰超宗殊有鳳毛古詩云朝  
罷香煙携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欲知世掌絲綸美  
池上如今有鳳毛昔日靈山會上四衆雲集世尊拈  
花唯迦葉獨破顏微笑餘者不知是何宗旨雪寶所  
以道八萬四千非鳳毛三十三人入虎穴阿難問迦  
葉云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別傳何法迦葉召阿難阿  
難應喏迦葉云倒却門前刹竿著阿難遂悟已後祖  
祖相傳西天此土三十三人有入虎穴底手脚古人  
道不入虎穴爭得虎子雲門是這般人善能同死同  
生宗師爲人須至如此據曲象木牀上坐捨得教你  
打破容你捋虎鬚也須是到這般田地始得具七事  
隨身可以同生同死高者抑之下者學之不足者與  
之在孤峰者教令入荒草落荒草者教令處孤峰你  
若入鑊湯爐炭我也入鑊湯爐炭其實無他只要與  
你解粘去縛抽釘拔楔脫却籠頭卸却角馱平田和  
尙有一頌最好靈光不昧萬古徹猷入此門來莫存  
知解別別擾擾忽忽水裏月不妨有出身之路亦有

活人之機雪竇拈了教人自去明悟生機莫隨他語  
句你若隨他正是擾擾忽忽水裏月如今作麼生得  
平穩去放過一著

第十六則鏡清啐啄機

垂示云道無橫徑立者孤危法非見聞言思迥絕若  
能透過荆棘林解開佛祖縛得箇穩密田地諸天捧  
花無路外道潛窺無門終日行而未嘗行終日說而  
未嘗說便可以自由自在展啐啄之機用殺活之劍  
直饒恁麼更須知有建化門中一手擡一手搦猶較  
些子若是本分事上且得沒交涉作麼生是本分事  
試舉看

舉僧問鏡清學人啐請師啄 無風起浪作什麼你  
用許多見解作什麼 清云還得活也無 刺買帽相  
顧將錯就錯不可總恁麼 僧云若不活遭人怪笑  
相帶累撐天拄地撐板漢 清云也是草裏漢 果然  
自領出去放過即不可

鏡清承嗣雪峰與本仁玄沙踈山太原孚輩同時初  
見雪峰得旨後常以啐啄之機開示後學善能應機

說法示衆云大凡行脚人須具啐啄同時眼有啐啄  
同時用方稱衲僧如母欲啄而子不得不啐子欲啐  
而母不得不啄有僧便出問母啄子啐於和尙分上  
成得箇什麼邊事清云好箇消息僧云子啐母啄於  
學人分上成得箇什麼邊事清云露箇面目所以鏡  
清門下有啐啄之機這僧亦是他門下客會他家裏  
事所以如此問學人啐請師啄此問洞下謂之借事  
明機那裏如此子啐而母啄自然恰好同時鏡清也  
好可謂拳踢相應心眼相照便答道還得活也無其  
僧也好亦知機變一句下有實有主有照有用有殺  
有活僧云若不活遭人怪笑清云也是草裏漢一等  
是入泥入水鏡清不妨惡脚手這僧既會恁麼問爲  
什麼却道也是草裏漢所以作家眼目須是恁麼如  
擊石火似閃電光構得構不得未免喪身失命若恁  
麼便見鏡清道草裏漢所以南院示衆云諸方只具  
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有僧出問如何是啐  
啄同時用南院云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僧云猶  
是學人疑處南院云作麼生是你疑處僧云失南院

便打其僧不肯院便趕出僧後到雲門會裏舉前話  
有一僧云南院棒折那其僧豁然有省且道意在什  
麼處其僧却回見南院院適已遷化却見風穴纒禮  
拜穴云莫是當時問先師啐啄同時底僧麼僧云是  
穴云你當時作麼生會僧云某甲當初時如燈影裏  
行相似穴云你會也且道是箇什麼道理這僧都來  
只道某甲當初時如燈影裏行相似因甚麼風穴便  
向他道你會也後來翠巖拈云南院雖然運籌帷幄  
爭奈土曠人稀知音者少風穴拈云南院當時待他  
開口劈脊便打看他作麼生若見此公案便見這僧  
與鏡清相見處諸人作麼生免得他道草裏漢所以  
雪竇愛他道草裏漢便頌出

古佛有家風 言猶在耳千古榜標莫勝釋迦老子  
好對揚遭貶削 鼻孔爲什麼却在山僧手裏八棒  
對十三你作麼生放過一着便打子母不相知既  
不相知爲什麼却有啐啄天然是誰同啐啄百雜碎  
老婆心切且莫錯認 啄覺道什麼落在第二頭猶  
在殼何不出頭來重遭撲 錯便打兩重公案三重

四重了也天下稱僧徒名遞放過了也不須舉起  
還有名遞得底麼若名遞得也是草裏漢千古萬古  
黑漫漫堪游塞無人會

古佛有家風雪竇一句頌了也凡是出頭來直是近  
傍不得若近傍著則萬里崖州纒出頭來便是落草  
直饒七縱八橫不消一捏雪竇道古佛有家風不是  
如今恁麼也釋迦老子初生下來一手指天一手指  
地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雲門道我當時  
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却貴要天下太平如此方  
酬得恰好所以啐啄之機皆是古佛家風若達此道  
者便可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翻鸚鵡洲如火  
聚近之則燎却面門如太阿劍擬之則喪身失命此  
箇唯是透脫得大解脫者方能如此苟或迷源滯句  
決定構這般說話不得對揚遭貶削則是一賓一主  
一問一答於問答處便有貶削謂之對揚遭貶削雪  
竇深知此事所以只向兩句下頌了末後只是落草  
爲你注破子母不相知是誰同啐啄母雖啄不能致  
子之啐子雖啐不能致母之啄各不相知當啐啄之

時是誰同啐啄若恁麼會也出雪竇末後句不得在何故不見香嚴道子啐啄子覺無殼子母俱忘應緣不錯同道唱和妙立獨脚雪竇不妨落草打葛藤道啄此一字頌鏡清答道還得活也無覺頌這僧道若不活遣人怪笑爲什麼雪竇却便道猶在殼雪竇向石火光中別緇素閃電機裏辨端倪鏡清道也是草裏漢雪竇道重遭撲者難處些子是鏡清道也是草裏漢喚作鏡清換人眼睛得麼這句莫是猶在殼麼且得沒交涉那裏如此若會得繞天下行脚報恩有分山僧恁麼說話也是草裏漢天下衲僧徒名邈離不是名邈者到這裏雪竇自名邈不出却更累他天下衲僧且道鏡清作麼生是爲這僧處天下衲僧跳不出

第十七則香林坐久成勞

垂示云斬釘截鐵始可爲本分宗師避箭隈刀焉能爲通方作者針剗不入處則且置白浪滔天時如何試舉看

舉僧問香林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大有人疑着

有進齋消息在林云坐久成勞魚行水到鳥飛毛合取狗口好作家眼目編解釋

香林道坐久成勞還會麼若會得百草頭上籠却干戈若也不會伏聽處分古人行脚結交擇友爲同行道伴撥草瞻風是時雲門狂化廣南香林得出蜀與鴉鷂鏡清同時先參湖南報慈後方至雲門會下作侍者十八年在雲門處親得親聞他悟時雖晚不妨是大根器居雲門左右十八年雲門常只喚遠侍者纔應喏門云是什麼香林當時也下語呈見解弄精魂終不相契一日忽云我會也門云何不向上道將來又住三年雲門室中垂大機辯多半爲他遠侍者隨處入作雲門凡有一言一句都收在遠侍者處香林後歸蜀初住導江水晶宮後住青城香林智門祚和尚本浙人盛聞香林道化特來入蜀參禮祚乃雪竇師也雲門雖接人無數當代道行者只香林一派最盛歸川住院四十年八十歲方遷化嘗云我四十年方打成一片凡示衆云大凡行脚參尋知識要帶眼行須分緇素看淺深始得先須立志而釋迦老

子在因地時發一言一念皆是立志後來僧問如何是室內一盞燈林云三人證龜成鼈又問如何是禡衣下事林云臘月火燒山古來答祖師意甚多唯香林此一則坐斷天下人舌頭無你計較作道理處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林云坐久成勞可謂言無味句無味無味之談塞斷人口無你出氣處要見便見若不見切忌作解會香林曾遇作家來所以有雲門手段有三句體調人多錯會道祖師西來九年面壁豈不是坐久成勞有什麼巴鼻不見他古人得大自在處他是腳踏實地無許多佛法知見道理臨時應用所謂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雪竇因風吹火傍指出一箇半箇

一箇兩箇千萬箇 何不依而行之如麻似粟成群  
作隊作什麼 脫却龍頭卸角獸 從今日去應須灑  
灑落落還休得也未 左轉右轉隨後來 獨自放不  
下影影響響便打紫胡要打劉鐵磨 山僧拗折拄  
杖子更不行此令賊過後張弓便打賊

雪竇直下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拶出放教你見聊聞

舉著便會始得也不妨是他屋裏兒孫方能怎麼道若能直下便怎麼會去不妨奇特一箇兩箇千萬箇脫却龍頭卸角獸灑灑落落不被生死所染不被聖凡情解所縛上無攀仰下絕已躬一如他香林雪竇相似何止只是千萬箇直得盡大地人悉皆如此前佛後佛也悉皆如此苟或於言句中作解會便似紫胡要打劉鐵磨相似其實纒舉和聲便打紫胡參南泉與趙州岑大蟲同參時劉鐵磨在鴻山下卓庵諸方皆不柰何他一日紫胡得得去訪云莫便是劉鐵磨否磨云不敢胡云左轉右轉磨云和尙莫顛倒胡和聲便打香林答道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却云坐久成勞若怎麼會得左轉右轉隨後來也且道雪竇如此頌出意作麼生無事好試請學看

### 第十八則忠國師無縫塔

舉肅宗皇帝 本是代宗此誤 問忠國師百年後所須何物

預撥待祥果然起模畫樣老老大大作道去就不可

指東伴西 國師云與老僧作箇無縫塔把不住帝

曰請師塔樣好與一剎國師良久云會麼 伴因長



智直得指東對西將南作北直得口似匾樣 帝云  
不會 願值不會當時更與一接教伊滿口含霜却  
較些子國師云吾有付法弟子耽源却請此事請  
詔問之 願值不欺倒拜床何不與佗本分章料莫  
捺胡人好放過一着 國師遷化後 可惜果然錯認  
定盤星帝詔耽源問此意如何子承父業去也落  
在第二頭第三頭 源云湘之南潭之北 也是把不  
住兩兩三三作什麼半開半合 雪竇著語云獨掌  
不浪鳴 一盲引衆盲果然隨語生解隨邪逐惡作  
什麼中有黃金充一國 上是天下是地無這箇消  
息是誰分上事 雪竇著語云山杉拄杖子拗折了  
也也是起摸畫樣 無影樹下合同船 祖師喪了也  
聞黎道什麼雪竇著語云海晏河清洪波浩渺白  
浪滔天猶較些子 瑠璃殿上無知識咄雪竇著語  
云拈了也賊過後張弓言猶在耳

肅宗代宗皆玄宗之子孫爲太子時常愛參禪爲國  
有巨盜玄宗遂幸蜀唐本都長安爲安祿山僭據後  
都洛陽肅宗攝政是時忠國師在鄧州白崖山住庵

今香嚴道場是也四十餘年不下山道行聞于帝里  
上元二年勅中使詔入內侍以師禮甚敬重之嘗與  
帝演無上道師退朝帝自攀車而送之朝臣皆有懼  
色欲奏其不便國師具他心通而先見聖奏曰我在  
天帝釋前見衆散天子如閃電光相似帝愈加敬重  
及代宗臨御復延止光宅寺十有六載隨機說法至  
大曆十年遷化山南府青巖山和尚昔與國師同行  
國師嘗奏帝令詔他三詔不起常罵國師耽名愛利  
戀著人間國師於他父子三朝中爲國師他家父子  
一時參禪據傳燈錄所考此乃是代宗設問若是問  
國師如何是十身調御此却是肅宗問也國師緣終  
將入涅槃乃辭代宗代宗問曰國師百年後所須何  
物也只是平常一箇問端這老漢無風起浪却道與  
老僧造箇無縫塔且道白日青天如此作什麼做箇  
塔便了爲什麼却道做箇無縫塔代宗也不妨作家  
與你一撈道請師塔樣國師良久云會麼奇恠這些  
子最是難參大小大國師被佗一撈直得口似匾樣  
然雖如此若不是這老漢幾乎弄倒了多少人道國

師不言處便是塔樣若恁麼會達磨一宗掃地而盡若謂良久便是啞子也合會禪豈不見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禮拜贊嘆曰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及外道去後阿難問佛外道有何所證而言得入世尊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人多向良久處會有什麼巴鼻五祖先師拈云前面是珍珠瑪瑙後面是瑪瑙珍珠東邊是觀音勢至西邊是文殊普賢中間有箇旛子被風吹著道胡盧胡盧國師云會麼帝曰不會却較些子且道這箇不會與武帝不識是同是別雖然似則似是則未是國師云吾有付法弟子耽源却語此事請詔問之雪竇拈云獨掌不浪鳴代宗不會則且置耽源還會麼只消道箇請師塔樣盡大地人不奈何五祖先師拈云你是一國之師爲箇什麼不道却推與弟子國師遷化後帝詔耽源問此意如何源便來爲國師胡言漢語說道理自然會他國師說話只消一頌祖庭事苑出齊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時同船瑠璃殿上無知識耽源名應真在國師處作侍

◆頌一作頌

者後住吉州耽源寺時仰山來參耽源源言重性惡不可犯住不得仰山先去參性空禪師有僧問性空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空云如人在千尺井中不假寸繩出得此人卽答汝西來意僧云近日湖南暢和尚亦爲人東語西話空乃喚沙彌拽出這死屍著沙彌仰山山後舉問耽源如何出得井中人耽源曰咄癡漢誰在井中仰山不契後問滄山山乃呼慧寂山應諾滄云出了也仰山因此大悟云我在耽源處得體滄山處得用也只是這一箇頌子引人邪解不少人多錯會道相是相見譚是譚論中間有箇無縫塔所以道中有黃金充一國帝與國師對答便是無影樹下合同船帝不會遂道瑠璃殿上無知識又有底道相是相州之南潭是潭州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頌官家眨眼顧視云這箇是無縫塔若恁麼會不出情見只如雪竇下四轉語又作麼生會今人殊不知古人意且道湘之南潭之北你作麼生會中有黃金充一國你作麼生會無影樹下合同船你作麼生會瑠璃殿上無知識你作麼生會若恁麼見得不妨慶快平生

湘之南潭之北雪竇道側學不浪鳴不得已與你說  
中有黃金充一國雪竇道山形拄杖子古人道誠得  
拄杖子一生參學事畢無影樹下合同船雪竇道海  
晏河清一時豁開戶牖八面玲瓏瑤瑤殿上無知識  
雪竇道拈了也一時與你說了也不妨難見見得也  
好只是有些子錯認處隨語生解至末後道拈了也却  
較些子雪竇分明一時下語了後面單頌箇無縫塔子  
無縫塔這一縫大小大道什麼見還難非眼可見  
瞎澄潭不許蒼龍蟠見麼洪波浩渺蒼龍向什麼  
處這及直得摸索不着層落落莫眼花眼花作什  
麼影團團通身是眼落七落八兩兩三三舊路行  
左轉右轉隨後來千古萬古與人看見麼瞎漢作  
麼生看團團眼得見麼

無處有月波澄有處無風浪起又道臥龍長佈碧潭  
清若是這箇漢直饒洪波浩渺白浪滔天亦不在裏  
許蟠雪竇到此頌了後頭著些子眼目琢出一箇無  
縫塔隨後說道層落落影團團千古萬古與人看你  
作麼生看即今在什麼處直饒你見得分明也莫錯  
認定盤星

第十九則俱胝只豎一指

垂示云一塵舉大地收一花開世界起只如塵未舉  
花未開時如何著眼所以道如斬一縷絲一斬一切  
斬如染一縷絲一染一切染只如今便將葛藤截斷  
運出自己家珍高低普應前後無差各各現成儻或  
未然看取下文

舉俱胝和尚凡有所問有什麼消息鋪展阿師只  
豎一指這老漢也要坐斷天下人舌頭熱則普天  
普地熱寒則普天普地寒換却天下人舌頭

若向指頭上會則辜負俱胝若不向指頭上會則生  
鐵鑄就相似會也怎麼去不會也怎麼去高也怎麼  
去低也怎麼去是也怎麼去非也怎麼去所以道一

塵纔起大地全收一花欲開世界便起一毛頭獅子百億毛頭現圓明道寒則普天普地寒熱則普天普地熱山河大地下徹黃泉萬象森羅上通霄漢且道是什麼物得恁麼奇怪若也識得不消一捏若識不得礙塞殺人俱胝和尚乃婺州金華人初住庵時有一尼名實際到庵直入更不下笠持錫邊禪牀三匝云道得卽下笠如是三問俱胝無對尼便去俱胝曰天勢稍晚且留一宿尼曰道得卽宿胝又無對尼便行胝嘆曰我雖處丈夫之形而無丈夫之氣遂發憤要明此事擬棄庵往諸方參請打疊行脚其夜山神告曰不須離此來日有肉身菩薩來爲和尚說法不須去果是次日天龍和尚到庵胝乃迎禮具陳前事天龍只豎一指而示之俱胝忽然大悟是他當時鄭重專注所以桶底易脫後來凡有所問只豎一指長慶道美食不中飽人喫立沙道我當時若見拗折指頭立覺云立沙恁麼道意作麼生雲居錫云只如立沙恁麼道是肯伊是不肯伊若肯伊何言拗折指頭若不肯伊俱胝過在什麼處先曹山云俱胝承當處

拳園只認得一機一境一等是拍手撫掌見他西園奇怪立覺又云且道俱胝還悟也未爲什麼承當處拳園若是不悟又道平生只用一指頭禪不盡且道曹山意在什麼處當時俱胝實然不會及乎到他悟後凡有所問只豎一指因什麼千人萬人羅籠不住撲他不破你若用作指頭會決定不見古人意這般禪易參只是難會如今人纔問著也豎指豎拳只是弄精魂也須是徹骨徹髓見透始得俱胝庵中有一童子於外被人詰曰和尚尋常以何法示人童子豎起指頭歸而舉似師俱胝以刀斷其指童子叫喚走出俱胝召一聲童子回首俱胝却豎起指頭童子豁然領解且道見箇什麼道理及至遷化謂衆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平生用不盡要會麼豎起指頭便脫去後來明招獨眼龍問國泰深師叔云古人道俱胝只念三行呪便得名超一切人作麼生與他拈却三行呪深亦豎起一指頭招云不因今日爭誠得道瓜州客且道意作麼生秘魔平生只用一杈打地和和尚凡有所問只打地一下後被人藏却佗棒却問如何

是佛他只張口亦是一生用不盡無業云祖師觀此  
士有大乘根器唯單傳心印指示迷途得之者不揀  
愚之與智凡之與聖且多處不如少實大丈夫漢即  
今直下休歇去頓息萬緣去超生死流迥出常格縱  
有眷屬莊嚴不求自得無業一生凡有所問只道莫  
妄想所以道一處透千處萬處一時透一機明千機  
萬機一時明如今人總不恁麼只管念意情解不會  
他古人省要處他豈不是無機關轉換處爲什麼只  
用一指頭須知俱胝到這裏有深密爲人處要會得  
省力麼還他圓明道寒則普天普地寒熱則普天普  
地熱山河大地通上孤危萬象森羅徹下峻峻什麼  
處得一指頭禪來

對揚深愛老俱胝 癩兒牽伴同道方知不免是一  
機一境 宇宙空來更有誰 兩箇三箇更有一箇也  
須打殺 曾向滄溟下浮木 全是這箇是則是太孤  
峻生破草鞋有什麼用處 夜濤相共接盲龜 撐天  
摸地有什麼了期接得堪作何用 據令而行趕向無  
佛世界接得閑黎一箇瞎漢

雪竇會四六文章七通八達凡是請訛奇特公案偏  
愛去頌對揚深愛老俱胝宇宙空來更有誰今時學  
者抑揚古人或竇或主一問一答當面提持有如此  
爲人處所以道對揚深愛老俱胝且道雪竇愛他作  
什麼自天地開闢以來更有誰人只是俱胝老一箇  
若是別人須參雜唯是俱胝老只用一指頭直主老  
死時人多邪解道山河大地也空人也空法也空直  
饒宇宙一時空來只是俱胝老一箇且得沒交涉曾  
向滄溟下浮木如今謂之生死海衆生在業海之中  
頭出頭沒不明自己無有出期俱胝老慈悲接物於  
生死海中用一指頭接人似下浮木接盲龜相似令  
諸衆生得到彼岸夜濤相共接盲龜法華經云如一  
眼之龜值浮木孔無沒溺之患大善知識接得一箇  
如龍似虎底漢教他向有佛世界互爲賓主無佛世  
界坐斷要津接得箇盲龜堪作何用

### 第二十則翠微禪板

垂示云堆山積嶽撞牆磕壁佇思停機一場苦屈或  
有箇漢出來掀翻大海踢倒須彌喝散白雲打破虛

空直下向一機一境坐斷天下人舌頭無你近傍處  
且道從上來是什麼人曾恁麼試舉看

舉龍牙問翠微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諸方舊話也  
要勘過微云與我過禪板來用禪板作什麼洎合  
放過喻牙過禪板與翠微也是把不住駕與青龍  
不解騎可惜許當面不承當微接得便打着打得  
隨死漢濟甚事也落在第二頭了也牙云打卽任  
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道漢話在第二頭賊過後  
張弓牙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諸方舊公  
案再問將來不直半文錢濟云與我過蒲團來曹  
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一狀領過一坑埋  
却牙取蒲團過與臨濟依前把不住依前不伶俐  
依稀越國勢騎揚州濟接得便打着可惜打這般  
死漢一機脫出牙云打卽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  
意灼然在鬼窟裏作活計將謂得便宜賊過後張  
弓

翠巖芝和尚云當時如是今時衲子皮下還有血麼  
潯山詰云翠微臨濟可謂本分宗師龍牙一等是撥

草瞻風不妨與後人作龜鑑住院後有僧問和尚當  
時還肯二尊宿麼牙云肯卽肯只是無祖師西來意  
龍牙瞻前顧後應病與藥大滄則不然待伊問和尚  
當時還肯二尊宿麼明不叫劈脊便打非惟扶豎翠  
微臨濟亦不辜負來問石門聰云龍牙無人拶著猶  
可被箇衲子挨著失却一隻眼雪竇云臨濟翠微只  
解把住不解放開我當時如作龍牙待伊索蒲團禪  
板拈起劈面便擲五祖戒云和尚得恁麼面長或云  
祖師土宿臨頭黃龍新云龍牙驅耕夫之牛奪飢人  
之食旣明則明矣因什麼却無祖師西來意會麼棒  
頭有眼明知日要識真金裏看大凡激揚要妙提  
唱宗乘向第一機下明得可以坐斷天下人舌頭儻  
或躊躇落在第二這二老漢雖然打風打雨驚天動  
地要且不曾打著箇明眼漢古人參禪多少辛苦立  
大丈夫志氣經歷山川參見尊宿龍牙先參翠微臨  
濟後參德山遂問學人仗鎧鄒劒擬取師頭時如何  
德山引頸云因牙云師頭落也山微笑便休去次到  
洞山洞山問近離甚處牙云德山來洞山云德山有

何言句牙遂舉前話洞山云他道什麼牙云他無語洞山云莫道無語且試將德山落底頭呈似老僧看牙於此有省遂焚香遙望德山禮拜懺悔德山聞云洞山老漢不識好惡這漢死來多少時救得有什麼用處從他擔老僧頭過天下走龍牙根性聰敏擔一肚皮禪行脚直向長安翠微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微云與我過禪板來牙取禪板與微微接得便打牙云打卽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濟云與我過蒲團來牙取蒲團與臨濟濟接得便打牙云打卽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他致箇問端不妨要見他曲柔木床上老漢亦要明自己一段大事可謂言不虛設機不亂發出在做工夫處不見五洩參石頭先自約曰若一言相契卽住不然卽去石頭據座洩拂袖而出石頭知是法器卽垂開示洩不領其旨告辭而出至門石頭呼之云闍黎洩回顧石頭云從生至死只是這箇回頭轉腦更莫別求洩於言下大悟又麻谷持錫到章敬遊禪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敬云是是又到南泉依前

遶床振錫而立南泉云不是不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谷云章敬道是和尙爲什麼道不是南泉云章敬卽是是汝不是古人也不妨要提持透脫此一件事如今人纔問著全無些子用工夫處今日也只是怎麼明日也只是怎麼你若只怎麼盡未來際也未有了日須是抖擻精神始得有少分相應你看龍牙發一問道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翠微云與我過禪板來牙過與微微接得便打牙當時取禪板時豈不知翠微要打他也不得便道他不曾爲什麼却過禪板與他且道常機本常得時合作麼生他不向活水處用自去死水裏作活計一向作主宰便道打卽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又走去河北參臨濟依前怎麼問濟云與我過蒲團來牙過與濟濟接得便打牙云打卽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且道二尊宿又不同法嗣爲什麼答處相似用處一般須知古人一言一句不亂施爲他後來住院有僧問云和尙當時見二尊宿是肯他不肯他牙云肯則肯要且無祖師西來意爛泥裏有刺放過與人已落第二這老漢把得

定只做得洞下尊宿若是德山臨濟門下須知別有生涯若是山僧則不然只向他道肯即未肯要且無祖師西來意不見僧問大梅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梅云西來無意鹽官問云一箇棺材兩箇死漢立沙問云鹽官是作家雪竇道三箇也有只如這僧問祖師西來意却向他道西來無意你若恁麼會墮在無事界裏所以道須參活句莫參死句活句下薦得永劫不忘死句下薦得自救不了龍牙恁麼道不妨盡善古人道相續也大難他古人一言一句不亂施爲前後相照有權有實有照有用賓主歷然互換縱橫若要辨其親切龍牙雖不昧宗乘爭奈落在第二頭當時二尊宿索禪板蒲團牙不可不知他意是他要用他曾襟裏事雖然如是不妨用得太峻龍牙恁麼問二老恁麼答爲什麼却無祖師西來意到這裏須知別有箇奇特處雪竇拈出令人看

龍牙山裏龍無眼 瞎說別人即得泥裏洗土塊天  
下人總知死水何曾振古風 忽然活時無奈何累  
及天下人出頭不得 禪板蒲團不能用 教阿誰說

你要禪板蒲團作什麼莫是分付團黎麼 只應分付與盧公也則分付不着漆桶莫作這般見解

雪竇據款結案他雖恁麼頌且道意在什麼處甚處是無眼甚處是死水裏到這裏須是有變通始得所以道淨潭不許蒼龍蟠死水何曾有禪龍不見道死水不藏龍若是活底龍須向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處去此言龍牙走入死水中去被人打他却道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招得雪竇道死水何曾振古風雖然如此且道雪竇是扶持伊是滅他威光人多錯會道爲什麼只應分付與盧公殊不知却是龍牙分付與人大凡參請須是向機上辨別方見他古人相見處禪板蒲團不能用翠微云與我過禪板來牙過與他豈不是死水裏作活計分明是駕與青龍只是他不解騎是不能用也只應分付與盧公往往喚作六祖非也不曾分付與人若道分付與人要用人却成箇什麼去昔雪竇自呼爲盧公他題晦迹自貽云圖畫當年愛洞庭波心七十二峰青而今高臥思前事添得盧公倚石屏雪竇要去龍牙頭上行又



恐人錯會所以別頌要剪人疑解雪竇復拈云

這老漢也未得勦絕復成一頌灼然能有幾人知  
自知較一半頗有末後句 虛公付了亦何憑 盡大  
地討恁麼人也難得教誰領話 坐倚休將繼祖燈  
草裏漢打入黑山下坐落在鬼窟裏去也 堪對暮  
雲歸未合 一箇半箇尋着即錯果然出不得 遠山  
無限碧層層 塞却你眼塞却你耳沒爾深坑更參  
三十年

虛公付了亦何憑有何憑據直須向這裏恁麼會去  
更莫守株待兔觸骸前一時打破無一點事在胷中  
放教灑灑落落又何必要憑或坐或倚不消作佛  
法道理所以道坐倚休將繼祖燈雪竇一時拈了也  
他有箇轉身處末後自密箇消息有些子好處道堪  
對暮雲歸未合且道雪竇意在什麼處暮雲歸欲合  
未合之時你道作麼生遠山無限碧層層依舊打入  
鬼窟裏去到這裏得失是非一時坐斷灑灑落落始  
較些子遠山無限碧層層且道是文殊境界耶是普  
賢境界耶是觀音境界耶到此且道是什麼人分上

事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二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三

第二十一則智門蓮華荷葉

垂示云建法幢立宗旨錦上鋪花脫籠頭卸角馱太  
平時節或若辨得格外句舉一明三其或未然依舊  
伏聽處分

舉僧問智門蓮花未出水時如何鈞在不疑之地  
泥裏泥土塊那裏得道消息來智門云蓮花一二  
三四五六七疑殺天下人僧云出水後如何真何  
鬼窟裏作活計又恁麼去也門云荷葉 幽州翁自  
可最苦是江南雨頭三面笑殺天下人

智門若是應機接物猶較些子若是截斷衆流千里  
萬里且道這蓮花出水與未出水是一是二若恁麼  
見得許你有箇入處雖然如是若道是一類預佛性

備侗真如若道是一心境未忘落在解路上走有什麼歇期且道古人意作麼生其實無許多事所以投子道你但莫著名言數句若了諸事自然不著即無許多位次不同你攝一切法一切法攝你不得本無得失夢幻如許多名目不可強與它安立名字誑說你諸人得麼你諸人問故所以有言你若不問教我向你道什麼即得一切事皆是你將得來都不干我事古人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不見雲門舉僧問靈雲云佛未出世時如何雲豎起拂子僧云出世後如何雲亦豎起拂子雲門云前頭打著後頭打不著又云不說出與不出何處有伊問時節也古人一問一答應時應節無許多事你若尋言逐句了無交涉你若能言中透得言意中透得意機中透得機放令閑閑地方見智門答話處問佛未出世時如何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斑石內混沌未分時如何父母未生時如何雲門道從古至今只是一段事無是非非無得無失無生與未生古人到這裏放一綫道有出有入若是未了底人扶籬摸壁依草附木或教

他放下又打入莽莽蕩蕩荒然處去若是得底人二六時中不依倚一物雖不依倚一物若露一機一境作麼生摸索他這僧問道蓮花未出水時如何智門云蓮花便只攔問一答不妨奇特諸方皆謂之顛倒語那裏如此不見岳頭道常貴未開口已前猶較些子古人露機處已是漏逗了也如今學者不省古人意只管去理論出水與未出水有什麼交涉不見僧問智門如何是般若體門云蚌含明月僧云如何是般若用門云兔子懷胎看他如此對答天下人討他語脉不得或有人問夾山道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只對他道露柱燈籠且道與蓮花是同是別出水後如何對他道杖頭挑日月脚下太泥深你且道是不是且莫錯認定盤星雪竇忒煞慈悲打破人情解所以頌出

蓮花荷葉報君知 老婆心切見成公案文彩已彰  
出水何如未出時 泥裏洗土塊分開也好不可攛  
何去也 江北江南問王老 主人公在什麼處問王  
老師作什麼你自踏破草鞋 一狐疑了一狐疑一

坑埋却自是你疑不免疑情未息打云會麼

智門本是浙人得入川參香林既徹却回住隋州  
智門雪竇是他的子見得好窮玄極妙直道蓮花荷  
葉報君知出水何如未出時這裏要人直下便會山  
僧道未出水時如何露柱燈籠出水後如何杖頭挑  
日月脚下太泥深你且莫錯認定盤星如今人咬人  
言句者有甚麼限你且道出水時是什麼時節未出  
水時是什麼時節若向這裏見得許你親見智門雪  
竇道你若不見江北江南問王老雪竇意道你只管  
去江北江南問尊宿出水與未出水江南添得兩句  
江北添得兩句一重添一重展轉生疑且道何時得  
不疑去如野狐多疑冰凌上行以聽水聲若不鳴方  
可過河參學人若一狐疑了一狐疑幾時得平穩去

第二十二則雪峯鼈鼻蛇

垂示云大方無外細若隣虎擒縱非他卷舒在我必  
欲解粘去縛直須削迹吞聲人人坐斷要津箇箇壁  
立千仞且道是什麼人境界試舉看  
舉雪峯示衆云南山有一條鼈鼻蛇 見怪不怪其

怪自壞大小大怪事不妨令人疑着汝等諸人切  
須好看因一場漏逗長慶云今日堂中大人喪  
身失命普州人送賊以已方人僧舉似玄沙同坑  
無異土奴見婢殷勤同病相憐玄沙云須是稜兄始  
得雖然如此我即不恁麼 不免作野狐精見解是  
什麼消息毒氣傷人 僧云和尚作麼生也 好按着  
這老漢玄沙云用南山作什麼釣魚船上謝三郎  
只這野狐精猶較些子喪身失命也不知 雲門以  
拄杖撥向雪峰面前作怕勢 怕他作什麼一子親  
得一等是弄精魂諸人試辨看

你若平展一任平展你若打破一任打破雪峯與殿  
頭欽山同行凡三到投子九上洞山後參德山方打  
破漆桶一日率殿頭訪欽山至熬山店上阻雪殿頭  
每日只是打睡雪峯一向坐禪殿頭喝云瞌睡去每  
日床上恰似七村裏土地相似佗時後日魔魅人家  
男女去在峰自點胃云某甲這裏未穩在不敢自瞞  
頭云我將謂你已後向孤峯頂上盤結草庵播揚大  
教猶作這箇語話峯云某甲實未穩在頭云你若實

如此據你見處一一通來是處我與你證明不是處  
與你剗却峯遂舉見鹽官上堂舉色空義得箇入處  
頭云此去三十年切忌舉著峰又舉見洞山過水頌  
得箇入處頭云若與麼自救不了後到德山問從上  
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山打一棒道什麼我當  
時如桶底脫相似頭遂喝云你不聞道從門入者不  
是家珍峰云他後如何即是頭云他日若欲播揚大  
教一一從自己胃襟流出將來與我蓋天蓋地去峰  
於言下大悟便禮拜起來連聲叫云今日始是鰲山  
成道後回闔中住象骨山自貽作頌云人生倏忽暫  
須與浮世那能得久居出嶺纔登三十二入闔早是  
四句餘他非不用頻頻舉已過應須旋旋除奉報滿  
朝朱紫貴闔王不怕佩金魚凡上堂示衆云一一蓋  
天蓋地更不說玄說妙亦不說心說性突然獨露如  
大火聚近之則燎却面門似太阿劍擬之則喪身失  
命若也佇思停機則沒干涉只知百丈問黃檗甚處  
去來檗云大雄山下採菌去來文云還見大蟲麼檗  
便作虎聲文便拈斧作斫勢檗遂打百丈一摺丈吟

吟而笑便歸陞座謂衆云大雄山有一大蟲汝等諸  
人切須好看老僧今日親遭一口趙州凡見僧使問  
曾到此間麼云曾到或云不曾到州總云喫茶去院  
主云和尚尋常問僧曾到與不曾到總道喫茶去意  
旨如何州云院主主應諾州云喫茶去紫胡門下立  
一牌牌上書云紫胡有一狗上取人頭中取人腰下  
取人脚擬議則喪身失命或新到纔相看師使喝云  
看狗僧纔回首師便歸方丈正如雪峯道南山有一  
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正當恁麼時你作麼  
牛祇對不躡前蹤試請道看到這裏也須是會格外  
句始得一切公案語言舉得將來便知落處看他恁  
麼示衆且不與你說行說解還將情識測度得麼是  
他家兒孫自然道得恰好所以古人道承言須會宗  
勿自立規矩言須有格外句須要透關若是語不離  
窠窟墜在毒海中也雪峰恁麼示衆可謂無味之談  
塞斷人口長慶玄沙皆是他家屋裏人方會他恁麼  
說話只如雪峯道南山有一條鼈鼻蛇諸人還知落  
處麼到這裏須是具通方眼始得不見真淨有頌云

打鼓弄琵琶相逢兩會家雲門能唱和長慶解隨邪  
古曲無音韻南山鼉鼻蛇何人知此意端的是玄沙  
只如長慶恁麼祇對且道意作麼生到這裏如擊石  
火似閃電光方可搆得若有纖毫去不盡便搆他底  
不得可惜許人多向長慶言下生情解道堂中纔有  
聞處便是喪身失命有者道元無一星事平白地上  
說這般話疑人人聞他道南山有一條鼉鼻蛇你便  
疑著若恁麼會且得沒交涉只去他言語上作活計  
既不恁麼會又作麼生會後來有僧舉似玄沙玄沙  
云須是稜兄始得雖然如是我即不恁麼僧云和尚  
又作麼生沙云用南山作什麼但看玄沙語中便有  
出身處便云用南山作什麼若不是玄沙也大難酬  
對只如他恁麼道南山有一條鼉鼻蛇且道在什麼  
處到這裏須是向上人方會恁麼說話古人道釣魚  
船上謝三郎不愛南山鼉鼻蛇却到雲門以拄杖攬  
向雪峰面前作怕勢雲門有弄蛇手脚不犯鋒銳明  
頭也打著暗頭也打著他尋常爲人如舞太阿劍相  
似有時飛向人眉毛眼睫上有時飛向三千里外取

人頭雲門攬拄杖作怕勢且不是弄精魂他莫也是  
喪身失命麼作家宗師終不去一言一句上作活計  
雪竇只爲愛雲門契證得雪峯意所以頌出

象骨巖高人不到千箇萬箇摸索不着非公境界  
到者須是弄蛇手是精職精是賊賊賊成拜作隊  
作什麼也須是同火始得稜師備師不奈何一狀  
領過放過一着喪身失命有多少罪不重科帶累  
平人韶陽知猶較些子這老漢只具一隻眼老漢  
不免作伎倆重撥草落草漢有什麼用處果然在  
什麼處便打南北東西無處討有麼有麼聞黎眼  
瞎忽然突出拄杖頭看高者眼便打拋對雪峯大  
張口自作自受吞却千箇萬箇濟什麼事天下人  
摸索不着大張口兮同閃電兩重公案果然賴有  
末後句別起眉毛還不見幾過了也五湖四海竟  
恁麼人也難得如今在什麼處如今藏在乳峯前  
向什麼處去也大小雪竇也作這去就山僧今日也  
遭一口來者一一看方便瞎莫向脚跟下看看取  
上座脚跟下着一箭了也師高聲喝云看脚下賊

過後張弓第二頭第三頭重言不當吃

象骨巖高人不到到者須是弄蛇手雪峯山下有象骨巖雪峯機鋒高峻罕有人到他處雪竇是他屋裏人毛羽相似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也須是通方作者共相證明只這鼈鼻蛇也不妨難弄須是解弄始得若不解弄反被蛇傷五祖先師道此鼈鼻蛇須是有不傷犯手脚底機於他七寸上一捏捏住便與老僧把手共行長慶立沙有這般手脚雪竇道稜師備師不柰何人多道長慶立沙不柰何所以雪竇獨美雲門且得沒交涉殊不知三人中機無得失只是有親疎且問諸人什麼處是稜師備師不柰何處喪身失命有多少此頌長慶道今日堂中大人喪身失命到這裏須是有弄蛇手子細始得雪竇出他雲門所以一時撥却獨存雲門一箇道韶陽知重撥草蓋爲雲門知他雪峯道南山有一條鼈鼻蛇落處所以重撥草雪竇頌到這裏更有妙處云南北東西無處討你道在什麼處忽然突出拄杖頭元來只在這裏你不可便向拄杖頭上作活計去也雲門以拄杖攬向

雪峯面前作怕勢雲門便以拄杖作鼈鼻蛇用有時却云拄杖子化爲龍吞却乾坤了也山河大地甚處得來只是一條拄杖子有時作龍有時作蛇爲什麼如此到這裏方知古人道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頌道拋對雪峯大張口大張口兮同閃電雪竇有餘才拈出雲門毒蛇云只這大張口兮向於閃電相似你若擬議則喪身失命剔起眉毛還不見向什麼處去也雪竇頌了須去活處爲人將雪峯蛇自拈自弄不妨殺活臨時要見麼云如今藏在乳峯前乳峯乃雪竇山名也雪竇有頌云石牕四顧滄溟窄寥寥不許白雲白長慶立沙雲門雖弄得了不見却云如今藏在乳峯前來者一一看方便雪竇猶涉廉纖在不言便用却高聲喝云看脚下從上來有多少人拈弄且道還曾傷著人不曾傷著人師便打

第二十三則保福長慶遊山次

垂示云玉將火試金將石試劍將毛試水將杖試至於衲僧門下一言一句一機一境一出入一挨一拶要見深淺要見向背且道將什麼試請舉看

學保福長慶遊山次這用箇落草漢語以手指云  
只這裏便是妙峰頂 平地上起骨堆切忌道着掘  
地深埋 慶云是則是可惜許若不是鐵眼銅睛幾  
被滅了同病相憐兩箇一坑埋却 雪竇著語云今  
日共這漢遊山箇箇什麼 不妨減人斤兩竇較些  
子傍人按劍 復云百千年後不道無只是少資  
弄也是雲居羅漢 後舉似鏡消有好有惡消云若  
不是孫公便見 齋醮遍野 同道者方知大地茫茫  
惹殺人 奴見 神靈設使臨濟德山出來也須喫棒  
保福長慶鏡清總承嗣雪峰他三人同得同證同見  
同聞同拈同用一出一入遞相挨拶蓋爲他是同條  
生底人舉著便知落處在雪峯會裏活常問答只是  
他三人古人行住坐臥以此道爲念所以舉著便知  
落處 一日遊山次保福以手指云只這裏便是妙峰  
頂如今禪和子恁麼問著便只口似隔牆賴值問著  
長慶你道保福恁麼道箇什麼古人如此要驗他  
有眼無眼是他家裏人自然知他落處便對他道是  
卽是可惜許且道長慶恁麼道意旨如何不可一向

恁麼去也似則似罕有等閑無一星事賴是長慶識  
破他雪竇著語云今日共這漢遊山箇箇什麼且道  
落在什麼處復云百千年後不道無只是少雪竇解  
點胷正似黃檗道不道無禪只是無師雪竇恁麼道  
也不妨險峻若不是同聲相應爭得如此孤危奇怪  
此謂之著語落在兩邊雖落在兩邊却不住兩邊後  
舉似鏡清消云若不是孫公便見齋醮遍野孫公乃  
長慶俗姓也不見僧問趙州如何是妙峰孤頂州云  
老僧不答你這話僧云爲什麼不答這話州云我若  
答你恐落在平地上教中說妙峰孤頂德雲比丘從  
來不下山善財去參七日不逢一日却在別峯相見  
及乎見了却與他說一念三世一切諸佛智慧光明  
普見法門德雲既不下山因什麼却在別峯相見若  
道他下山教中道德雲比丘從來不曾下山常在妙  
峯孤頂到這裏德雲與善財的的在那裏自後李長  
者打葛藤打得好道妙峯孤頂是一味平等法門一  
一皆真一一皆全向無得無失無是非處獨露所  
以善財不見到稱性處如眼不自見耳不自聞指不

自燭如刀不自割火不自燒水不自洗到這裏教中  
大有老婆相爲處所以放一線道於第二義門立賓  
立主立機境立問答所以道諸佛不出世亦無有涅  
槃方便度衆生故現如斯事且道畢竟作麼生免得  
鏡清雪竇恁麼道去當時不能拍拍相應所以盡大  
地人觸體徧野鏡清恁麼證將來那兩箇恁麼用將  
來雪竇後面頌出更顯煥頌云

妙峰孤頂草離離和身沒却脚下已深數丈也拈  
得分明付與誰 用作什麼大地没人知乾屎橛堪  
作何用拈得鼻孔失却口 不是孫公辨端的 錯看  
箭着賊了也不知 觸體著地幾人知 更不再活如  
麻似粟團黎拈得鼻孔失却口

妙峰孤頂草離離草裏覩有什麼了期拈得分明付  
與誰什麼處是分明處頌保福道只這裏便是妙峰  
頂不是孫公辨端的孫公見什麼道理便云是則是  
可惜許只如觸體著地幾人知汝等諸人還知麼瞎

### 第二十四則劉鐵磨老特牛

垂示云高高峰頂立魔外莫能知深深海底行佛眼

覩不見直饒眼似流星機如掣電未免靈龜曳尾到  
這裏合作麼生試學看

舉劉鐵磨到滄山 不妨難湊泊這老婆不守本分  
山云老特牛汝來也 點探竿影草向什麼處見整  
批磨云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 箭不虛發  
大唐打鼓新羅舞放去太速汝來太遲 滄山放身  
臥 中也你向什麼處見滄山 誰知煙淚別有好思  
量磨使出去過也見機而作

劉鐵磨尼也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擬議則喪身失命  
禪道若到緊要處那裏有許多事他作家相見如隔  
牆見角便知是牛隔山見煙便知是火拶著便動捺  
著便轉滄山道老僧百年後向山下檀越家作一頭  
水牯牛左脇下書五字云滄山僧某甲且正當恁麼  
時喚作滄山僧卽是喚作水牯牛卽是如今人問著  
管取分疎不下劉鐵磨久參機鋒峭峻人號爲劉鐵  
磨去滄山十里卓庵一日去訪滄山山見來便云老  
特牛汝來也磨云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滄  
山放身便臥磨便出去你看他一如說話相似且不



是禪又不是道喚作無事會得麼瀉山去臺山自隔  
數千里劉鐵磨因什麼却令瀉山去齋且道意旨如  
何這老婆會他瀉山說話絲來線去一放一收互相  
酬唱如兩鏡相照無影像可觀機機相副句句相投  
如今人三搭不迴頭這老婆一點也瞞他不得這箇  
却不是世諦情見如明鏡當臺明珠在掌胡來胡現  
漢來漢現是他知有向上事所以如此如今只管做  
無事會五祖演和尚道莫將有事爲無事往往事從  
無事生你若參得透去見他恁麼如尋常人說話一  
般多被言語隔礙所以不會唯是知音方會他底只  
如乾峯示衆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  
雲門出衆云昨日有一僧從天台來却往南岳去乾  
峯云典座今日不得普請看他兩人放則雙放收則  
雙收瀉山謂之境致風塵草動悉究端倪亦謂之  
隔身句意通而語隔到這裏須是左撥右轉方是作  
家

曾騎鐵馬入重城 價戰作家塞外將軍七事隨身  
勅下傳聞六國清 狗衙故書裝中天子爭奈海晏

河清猶握金鞭問歸客 是什麼消息一條拄杖兩  
人扶相招同往又同來 夜深誰共御街行 君向瀟  
湘我向秦且道行作什麼

雪竇頌諸方以爲極則一百頌中這一頌最具理路  
就中極妙貼體分明頌出曾騎鐵馬入重城頌劉鐵  
磨恁麼來勅下傳聞六國清頌瀉山恁麼問猶握金  
鞭問歸客頌磨云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夜  
深誰共御街行頌瀉山放身便臥磨便出去雪竇有  
這般才調急切處向急切處頌緩緩處向緩緩處頌  
風穴亦曾拈同雪竇意此頌諸方皆美之高高峯頂  
立魔外莫能知深深海底行佛眼覷不見看他一箇  
放身臥一箇便出去若更周遮一時求路不見雪竇  
頌意最好是曾騎鐵馬入重城若不是同得同證焉  
能恁麼且道得箇什麼意不見僧問風穴瀉山道老  
牯牛汝來也意旨如何穴云白雲深處金龍躍僧云  
只如劉鐵磨道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意旨  
如何穴云碧波心裏玉兔驚僧云瀉山便作臥勢意  
旨如何穴云老倒疎慵無事日閑眠高臥對青山此

意亦與雪竇同也

第二十五則蓮花峰拈拄杖

垂示云機不離位墮在毒海語不驚群陷於流俗忽若擊石火裏別縑素閃電光中辨殺活可以坐斷十方壁立千仞還知有恁麼時節麼試舉看

舉蓮花峰庵主拈拄杖示眾云看頂門上具一隻眼也是時人窠窟古人到這裏爲什麼不肯住不可向虛空裏釘緊穩立化城衆無語千箇萬箇如麻似粟却較些子可惜許一棚俊鶻自代云爲他途路不得力若向途中辨猶爭半月程設使得力堪作什麼豈可全無一箇復云畢竟如何千人萬人只向箇裏坐却千人萬人中一箇兩箇會又自代云柳標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也好與三十棒只爲他撥板腦後見腮裏與往來

諸人還裁辨得蓮花峯庵主麼脚跟也未點地在國初時在天台蓮花峯卓庵古人既得道之後茅茨石室中折脚鐺兒內養野菜根喫過日且不求名利放曠隨緣垂一轉語且要報佛祖恩傳佛心印纔見僧

來便拈拄杖云古人到這裏爲什麼不肯住前後二十餘年終無一人答得只這一問也有權有實有照有用若也知他圈積不消一捏你且道因什麼二十年如此問既是宗師所爲何故只守一槩若向箇裏見得自然不向情塵上走凡二十年中有多少人與他平展下語呈見解做盡伎倆設有箇道得也不到他極則處況此事雖不在言句中非言句卽不能辨不見道道本無言因言顯道所以驗人端的處下口便知音古人垂一言半句亦無他只要見你知有不知有他見人不會所以自代云爲他途路不得力看他道得自然契理契機幾曾失却宗旨古人云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如今人只管撞將去便了得則得爭奈顛預籠侗若到作家面前將三要語印空印泥印水驗他便見方木逗圓孔無下落處到這裏討一箇同得同證臨時向什麼處求若是知有底人開懷通箇消息有何不可若不遇人且卷而懷之且問你諸人拄杖子是衲僧尋常用底因什麼却道途路不得力古人到此不肯住其實金屑雖貴落眼成翳

石室善道和尙當時遣沙汰常以拄杖示衆云過去諸佛也恁麼未來諸佛也恁麼現前諸佛也恁麼雪峯一日僧堂前拈拄杖示衆云這箇只爲中下根人時有僧出問云忽遇上上人來時如何峯拈拄杖便去雲門云我卽不似雪峯打破狼籍僧問未審和尙如何雲門便打大凡參問也無許多事爲你外見有山河大地內見有見聞覺知上見有諸佛可求下見有衆生可度直須一時吐却然後十二時中行住坐臥打成一片雖在一毛頭上寬若大千沙界雖居鐵湯爐炭中如在安樂國土雖居七珍八寶中如在茅茨蓬蒿下這般事若是通方作者到古人實處自然不費力他見無人構得他底復自徵云畢竟如何又柰何不得自云柳標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這箇意又作麼生且道指什麼處爲地頭不妨句中

有眼言外有意自起自倒自放自收豈不見嚴陽尊者路逢一僧拈起拄杖云是什麼僧云不識嚴云一條拄杖也不識嚴復以拄杖地上劑一下云還識麼僧云不識嚴云土窟子也不識嚴復以拄杖擔云曾

麼僧云不會嚴云柳標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峯去古人到這裏爲什麼不肯住雪竇有頌云誰當機舉不賺亦還希摧殘峭峻銷鏤玄微重關曾巨闢作者未同歸玉兔乍圓乍缺金烏似飛不飛盧老不知何處去白雲流水共依依因什麼山僧道腦後見腮莫與往來纔作計較便是黑山鬼窟裏作活計若見得徹信得及千人萬人自然羅籠不住柰何不得動著撈著自然有殺有活雪竇會他意道直入千峰萬峰去方始成頌要知落處看取雪竇頌云

眼裏塵沙耳裏土 標置三百擔獨獨突突有什麼  
限更有恁麼漢 千峰萬峰不肯住 你向什麼處去  
且道是什麼消息 落花流水太茫茫 好箇消息閃  
電之機徒勞佇思 左顧千生右顧萬劫 剔起眉毛  
何處去 脚跟下更層一對眼元來只在這裏還截  
得庵主脚跟麼雖然如是也須是到這田地始得打  
云爲什麼只在這裏

雪竇頌得甚好有轉身處不守一隅便道眼裏塵沙耳裏土此一句頌蓮花峰庵主衲僧家到這裏上無

攀仰下絕已躬於一切時中如疑似兀不見南泉道學道之人如癡鈍者也難得禪月詩云常憶南泉好言語如斯癡鈍者還希法燈云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南泉又道七百高僧盡是會佛法底人唯有盧行者不會佛法只會道所以得他衣鉢且道佛法與道相去多少雪竇拈云眼裏著沙不得耳裏著水不得或若有箇漢信得及把得住不受人瞞祖佛言教是什麼熱碗鳴聲便請高掛鉢囊拗折拄杖管取一員無事道人又云眼裏著得須彌山耳裏著得大海水有一般漢受人商量祖佛言教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却須挑起鉢囊橫擔拄杖亦是一員無事道人復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然後沒交涉三員無事道人中要選一人爲師正是這般生鐵鑄就底漢何故或遇惡境界或遇奇特境界到他面前悉皆如夢相似不知有六根亦不知有日暮直饒到這般田地切忌守寒灰死火打入黑漫漫處去也須是有轉身一路始得不見古人道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却白雲宗不妙所以蓮花峰庵主道爲他途路不得力直

須是千峯萬峰去始得且道喚什麼作千峯萬峯雪竇只愛他道柳標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峰去所以頌出且道向什麼處去還有知得夫處者麼落花流水太茫茫落花紛紛流水茫茫閃電之機眼前是什麼剔起眉毛何處去雪竇爲什麼也不知他去處只如山僧道適來舉拂子且道卽今在什麼處你諸人若見得與蓮花峯庵主同參其或未然三條椽下七尺單前試去參詳看

### 第二十六則百丈獨坐大雄峯

舉僧問百丈如何是奇特事言中有響句真呈機  
驚殺人有眼不會見丈云獨坐大雄峯涼涼威風  
四州坐者立者二俱敗缺僧禮拜 伶俐衲僧也  
有恁麼人要見恁麼事丈便打作家宗師何故來  
言不雙合不處行

臨機具眼不顧危亡所以道不入虎穴爭得虎子百丈尋常如虎插翅相似這僧也不避死生敢捋虎鬚便問如何是奇特事這僧也具眼百丈便與他擔荷云獨坐大雄峯其僧便禮拜衲僧家須是別未問已

前意始得這僧禮拜與尋常不同也須是具眼始得  
莫教平生心膽向人傾相識還如不相識只這僧問  
如何是奇特事百丈云獨坐大雄峰僧禮拜丈便打  
看他放去則一時俱是收來則掃蹤滅跡且道他便  
禮拜意旨如何若道是好因甚百丈使打他作什麼  
若道是不好他禮拜有什麼不得處到這裏須是識  
休咎別縑素立向千峰頂上始得這僧使禮拜似捋  
虎鬚相似只爭轉身處賴值百丈頂門有眼肘後有  
符照破四天下深辨來風所以便打若是別人無奈  
他何這僧以機投機以意遣意他所以禮拜如南泉  
云又殊普賢昨夜三更起佛見法見各與二十棒貶  
向二鐵圍山去也時趙州出衆云和尚棒教誰喫泉  
云王老師有什麼過州禮拜宗師家等閑不見他受  
用處纔到當機拈弄處自然活潑潑地五祖先師常  
說如馬前相撲相似你但常教見聞聲色一時坐斷  
把得定作得主始見他百丈且道放過時作麼生看  
取雪竇頌出云

祖域交馳天馬駒 五百年一間生千人萬人中有

一箇半箇子承父業化門舒卷不同途 已在言前  
渠便得自由還他作家手段電光石火存機變 勇  
面來也左轉右轉還見百丈爲人處也無堪笑人  
來捋虎鬚 好與三十棒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不免  
喪身失命放過關黎一着

雪竇見得透方乃頌出天馬駒日行千里橫行豎走  
奔驟如飛方名天馬駒雪竇頌百丈於祖域之中東  
走向西西走向東一來一往七縱八橫殊無少礙如  
天馬駒相似善能交馳方見自由處這箇自是得他  
馬祖大機大用不見僧問馬祖如何是佛法大意祖  
便打云我若不打你天下人笑我去在又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祖云近前來向你道僧近前祖劈耳便  
掌云六耳不同謀看他恁麼得大自在於建化門中  
或卷或舒有時舒不在卷處有時卷不在舒處有時  
卷舒俱不在所以道同途不同轍此頌百丈有這般  
手脚雪竇道電光石火存機變頌這僧如擊石火似  
閃電光只在些子機變處殿頭道却物爲上逐物爲  
下若論戰也箇箇立在轉處雪竇道機輪曾未轉轉

必兩頭走若轉不得有什麼用處大丈夫漢也須是識些子機變始得如今人只管供他款彼他穿却鼻孔有什麼了期這僧於電光石火中能存機變便禮拜雪竇道堪笑人來捋虎鬚百丈似一箇大蟲相似堪笑這僧去捋虎鬚

第二十七則雲門體露金風

垂示云問一答十舉一明三見兔放鷹因風吹火不惜眉毛則且置只如入虎穴時如何試舉看

舉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 是什麼時節家破

人亡人亡家破 雲門云體露金風 撐天拄地斬釘

截鐵淨鞞鞞赤灑灑平步青霄

若向箇裏薦得始見雲門爲人處其或未然依舊只是指鹿爲馬眼瞎耳聾誰人到這境界且道雲門爲復是答他話爲復是與他酬唱若道答他話錯認定盤星若道與他唱和且得沒交涉既不恁麼畢竟作麼生你若見得透衲僧鼻孔不消一捏其或未然依舊打入鬼窟裏去大凡扶豎宗乘也須是全身擔荷不惜眉毛向虎口橫身任他橫拖倒拽若不如此爭

能爲得人這僧致箇問端也不妨峻峻若以尋常事看他只似箇管閑事底僧若據衲僧門下去命脈裏觀時不妨有妙處且道樹凋葉落是什麼人境界十八問中此謂之辨主問亦謂之借事問雲門不移易一絲毫只向他道體露金風答得甚妙亦不敢辜負他問頭蓋爲他問處有眼答處亦端的古人道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若是知音底舉著便知落處你若向雲門語脈裏討便錯了也只是雲門句中多愛惹人情解若作情解會未免喪我兒孫雲門愛恁麼騎賊馬越賊不見僧問如何是非思量處門云識情難測這僧問樹凋葉落時如何門云體露金風句中不妨把斷要津不通凡聖須會他舉一明三舉三明一你若去他三句中求則腦後拔箭他一句中須具三句函蓋乾坤句隨波逐浪句截斷衆流句自然恰好雲門三句中且道用那句接人試辨看頌曰

問既有宗深辨來風箭不虛發 答亦攸全豈有兩般如鐘待扣功不浪施三句可辨上中下如今是第幾句須是向三句外薦取始得一簇遼空中過

也墜着磕着箭過新羅大野兮涼颯颯 普天匝  
地還覺骨毛卓豎麼放行去也 長天兮疎雨濛濛  
風浩浩水漫漫頭上漫漫脚下漫漫 君不見少林  
久坐未歸客 更有不聊囉漢帶累殺人黃河頭上  
瀉將過來靜依熊耳一叢叢 開眼也着合眼也着  
鬼窟裏作活計眼瞎耳聾誰到這境界不免打拆你  
版齒

古人道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古人言不虛設所  
以道大凡問箇事也須識些子好惡若不識尊卑去  
就不識淨觸信口亂道有什麼利濟凡出言吐氣須  
是如鉗如鈇有鈇有鏃須是相續不斷始得這僧問  
處有宗旨雲門答處亦然雲門尋常以三句接人此  
是極則也雪竇頌這公案與頌大龍公案相類三句  
可辨一句中具三句若辨得則透出三句外一鏃遼  
空鏃乃箭鏃也射得太遠須是急看眼看始得若也  
見得分明可以一句之下開展大千沙界到此頌了  
雪竇有餘才所以展開頌出道大野兮涼颯颯 長  
天兮疎雨濛濛且道是心是境是玄是妙古人道法

法不隱藏古今常顯露他問樹凋葉落時如何雲門  
道體露金風雪竇意只作一境如今眼前風拂拂地  
不是東南風便是西北風直須使恁麼會始得你若  
更作禪道會便沒交涉君不見少林久坐未歸客達  
磨未歸西天時九年面壁靜悄悄地且道是樹凋葉  
落且道是體露金風若向這裏盡古今凡聖乾坤大  
地打成一片方見雲門雪竇的的爲人處靜依熊耳  
一叢叢熊耳卽西京嵩山少林也前山也千叢萬叢  
後山也千叢萬叢諸人向什麼處見還見雪竇爲人  
處麼也是靈龜曳尾

### 第二十八則南泉不說底法

學南泉參百丈涅槃和尚丈問從上諸聖還有不  
爲人說底法麼 和尚合知壁立萬仞還覺齒落麼  
泉云有落草了也孟八那作什麼便有恁麼事丈  
云作麼生是不爲人說底法 看他作麼生看他手  
忙脚亂將錯就錯但試問看 泉云不是心不是佛  
不是物果然納敗闕果然漏逗不少丈云說了也  
莫與他說破從他錯一平生不合與他恁麼道 泉

云某甲只恁麼和尚作麼生 頗有轉身處與長即  
長與短即短理長則就 丈云我又不是大善知識  
爭知有說不說 看他手忙脚亂藏身露影去死十  
分爛泥裏有刺恁麼那賺我 泉云某甲不會 乍可  
恁麼賴值不會 會即打你頭 破賴值這漢只恁麼  
丈云我太煞爲你說了也 雪上加霜龍頭蛇尾作  
什麼

到這裏也不消即心不即心不消非心不非心直下  
從頂至足眉毛一莖也無猶較些子即心非心壽禪  
師謂之表證遮詮此是涅槃和尚法正禪師也昔時  
在百丈作西堂開田說大義者是時南泉已見馬祖  
了只是往諸方決擇百丈致此一問也大難酬云從  
上諸聖還有不爲人說底法麼若是山僧掩耳而出  
看這老漢一場懍懍若是作家見他恁麼問便識破  
得他南泉只據他所見便道有也是孟八郎百丈便  
將錯就錯隨後道作麼生是不爲人說底法泉云不  
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這漢貪觀天上月失却掌中珠  
丈云說了也可借許與他注破當時但劈脊便棒教

他知痛痒雖然如是你且道什麼處是說處據南泉  
見處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不曾說著且問你諸人  
因什麼却道說了也他語下又無蹤迹若道他不說  
百丈爲什麼却恁麼道南泉是變通底人便隨後一  
拶云某甲只恁麼和尚又作麼生若於別人未免分  
疎不下爭奈百丈是作家答處不妨奇特便道我又  
不是大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南泉便道箇不會是  
渠果會來道不會莫是真箇不會百丈云我太煞爲  
你說了也且道什麼處是說處若是弄泥團漢時兩  
箇漏漉漉漉若是二俱作家時如明鏡當臺其實前  
頭二俱作家後頭二俱放過若是具眼漢分明驗取  
且道作麼生驗他看雪竇頌出云

祖佛從來不爲人 各自守疆界有條繫條記得箇  
元字脚在心入地獄如箭 衲僧今古競頭走 踏破  
草鞋拗折拄杖高掛鉢囊 明鏡當臺列像殊 墮也  
破也打破鏡來與你相見 一面南看北斗 還見  
老僧騎佛殿出山門麼新羅國裏曾上堂大唐國裏  
未打破斗柄垂落處也不知在什麼處無處討陪



可惜許椀子落地椀子成七八片拈得鼻孔失却  
口那裏得這消息來果然怎麼便打

釋迦老子出世四十九年未曾說一字始從光耀土  
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曾說一字怎麼道且道  
是說是不說如今滿龍宮盈海藏且作麼生是不說  
豈不見修山主道諸佛不出世四十九年說達磨不  
西來少林有妙訣又道諸佛不曾出世亦無一法與  
人但能觀衆生心隨機應病與藥施方遂有三乘十  
二分教其實祖佛自古至今不曾爲人說只這不爲  
人正好參詳山僧常說若是添一句甜蜜地好好  
觀來正是毒藥若是劈脊便棒蒸口便擱推將出去  
方始親切爲人裨僧今古競頭走到處是也問不是  
也問問佛問祖問向上問向下雖然如此若未到這  
田地也少不得如明鏡當臺列像殊只消一句可辨  
明白古人道萬象及森羅一法之所印又道森羅及  
萬象總在箇中圓神秀大師云身是菩提樹心如明  
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大滿云地只在門外  
雪竇怎麼道且道在門內在門外你等諸人各有一

面古鏡森羅萬象長短方圓一一於中顯現你若去  
長短處會卒摸索不著所以雪竇道明鏡當臺列像  
殊却須是一一而南看北斗既是面南爲什麼却看  
北斗若怎麼會得方見百丈南泉相見處此兩句頌  
百丈挨拶處文云我又不是大善知識爭知有說不  
說雪竇到此頌得落在死水裏恐人錯會却自提起  
云即今目前斗柄垂你更去什麼處討你纔拈得鼻  
孔失却口拈得口失却鼻孔了也

### 第二十九則大隋隨他去也

垂示云魚行水濁鳥飛毛落明辨主賓洞分縹素直  
似當臺明鏡掌內明珠漢現胡來聲彰色顯且道爲  
什麼如此試舉看

舉僧問大隋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  
壞這箇是什麼物這一句天下稍僧摸索不着預搖  
待痒隋云壞無孔鐵鎚當面擲沒却鼻孔未開口  
已前勘破了也僧云怎麼則隨他去也沒量大人  
語脈裏轉却果然錯認隋云隨他去前箭猶輕後  
箭深只這箇多少人摸索不着水長船高泥多佛大

若道隨他去在什麼處若道不隨他去又作麼生便

打

大隋真如和尚承嗣大安禪師乃東川鹽亭縣人參見六十餘員善知識昔時在瀉山會裏作火頭一日瀉山問云子在此數年亦不解致箇問來看如何隋云令某甲問箇什麼即得瀉山云子便不會問如何是佛隋以手掩瀉山口山云汝已後覓箇掃地人也無後歸川先於棚口山路次煎茶接待往來凡三年後方出世開山住大隋有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這僧只據教意來問教中云成住壞空三災劫起壞至三禪天這僧元來不知話頭落處且道這箇是什麼人多作情解道這箇是衆生本性隋云壞僧云恁麼則隨他去也隋云隨他去只這箇多少人情解摸索不著若道隨他去在什麼處若道不隨他去又作麼生不見道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後有僧問修山主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山主云不壞僧云爲什麼不壞主云爲同於大千壞也礙塞殺人不壞也礙塞殺人其僧既不

大隋說話是他也不妨以此事爲念却持此問直往舒州投子山投子問近離甚處僧云西蜀大隋投云大隋有何言句僧遂舉前話投子焚香禮拜云西蜀有古佛出世汝且速回其僧復回至大隋隋已遷化這僧一場懨懨後有唐僧景遵題大隋云了然無別法誰道印南能一句隨他語千山走衲僧蚤寒鳴砌葉鬼夜禮龕燈吟罷孤窗外徘徊恨不勝所以雪竇後面引此兩句頌出如今也不得作壞會也不得作不壞會畢竟作麼生會急著眼看

劫火光中立問端道什麼已是錯了也衲僧猶滯

兩重關 坐斷此人如何救得百匝千重也有脚頭

脚底可憐一句隨他語 天下衲僧作這般計較千

句萬句也不消得有什麼難截斷他脚眼處 萬里

區區獨往還 業賊茫茫蹉過也不知自是他踏破

草鞋

雪竇當機頌出句裏有出身處劫火光中立問端衲僧猶滯兩重關這僧問處先壞壞與不壞是兩重關若是得底人道壞也有出身處道不壞也有出身處

可憐一句隨他語萬里區區獨往還頌這僧持此問  
投子又復回大隋可謂萬里區區也

### 第三十則趙州大蘿蔔頭

舉僧問趙州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千聞不如  
一見撥眉分八字州云鎮州出大蘿蔔頭撐天拄  
地斬釘截鐵箭過新羅腦後見腮莫與往來

這僧也是箇久參底問中不妨有眼爭奈趙州是作  
家便答他道鎮州出大蘿蔔頭可謂無味之談塞斷  
人口遺老漢大似箇白拈賊相似你纔開口便換却  
你眼睛若是特達英靈底漢直下向擊石火裏閃電  
光中纔聞舉著別起便行苟或佇思停機不免喪身  
失命江西澄散聖判謂之東問西答喚作不答話不  
上他圈續若恁麼會爭得遠錄公云此是傍警語收  
在九帶中若恁麼會夢也未夢見在更帶累趙州去  
有者道鎮州從來出大蘿蔔頭天下人皆知趙州從  
來參見南泉天下人皆知這僧却更問道承聞和尚  
親見南泉是否所以州向他道鎮州出大蘿蔔頭且  
得沒交涉都不恁麼會畢竟作麼生會他家自有通

霄路不見僧問九峯承聞和尚親見延壽來是否峯  
云山前麥熟也未正對得趙州答此僧話渾似兩箇  
無孔鐵鑊趙州老漢是箇無事底人你輕輕問著便  
換却你眼睛若是知有底人細嚼來噉若是不知有  
底人一似渾崙吞箇棗

鎮州出大蘿蔔 天下人知切忌道者一回舉者一  
回新天下裙僧取則爭奈不恁麼誰用這閑言長  
語只知自古自今半開半合如麻似粟自古也不  
恁麼如今也不恁麼爭辨鴿白烏黑全機顯脫長  
者自長短者自短識得者貴也不消得辨賊賊唯  
更不是別自是擔枷過狀裙僧鼻孔曾拈得穿過  
了也耍轉

鎮州出大蘿蔔你若取他爲極則早是錯了也古人  
把手上高山未免傍觀者晒人皆知這箇是極則  
語却畢竟不知極則處所以雪竇道天下裙僧取則  
只知自古自今爭辨鴿白烏黑雖知今人也恁麼答  
古人也恁麼答何曾分得縹素來雪竇道也須是去  
他石火電光中辨其鴿白烏黑始得公案到此頌了

也雪竇自出意向活潑潑處更向你道賊賊衲僧鼻  
孔曾拈得三世諸佛也是賊歷代祖師也是賊善能  
作賊換人眼睛不犯手脚猶許趙州且道什麼處是  
趙州善做賊處鎮州出大蘿蔔頭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三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四

### 第三十一則麻谷持錫遶床

垂示云動則影現覺則冰生其或不動不覺不免入  
野狐窠裏透得微信得及無絲毫障翳如龍得水似  
虎靠山放行也瓦礫生光把定也真金失色古人公  
案未免周遮且道評論什麼邊事試舉看

舉麻谷持錫到章敬遶禪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  
而立曹溪樣子一摸脫出直得驚天動地 敬云是  
是泥裏洗土塊賺殺一船人是什麼語話緊驢  
子雪竇著語云錯放過則不可猶較一着在麻谷

又到南泉遶禪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依前  
泥裏洗土塊再運前來蝦跳不出斗 泉云不是不  
是何不承當殺人不眨眼是什麼語話 雪竇著語  
云錯放過不可麻谷當時云章敬道是和尙爲什  
麼道不是 主人公在什麼處這漢元來取人舌頭  
漏逗了也泉云章敬卽是是汝不是 也好殺人須  
見血爲人須爲敵嘴却多少人來 此是風力所轉  
終成敗壞果然被他籠罩爭奈自己何

古人行脚徧歷叢林直以此事爲念要辨他曲錄木  
床上老和尙具眼不具眼古人一言相契卽住一言  
不契卽去看他麻谷到章敬遶禪床三匝振錫一下  
卓然而立章敬云是是殺人刀活人劍須是本分作  
家雪竇云錯落在兩邊你若去兩邊會不見雪竇意  
佗卓然而立且道爲什麼事雪竇爲什麼却道錯什  
麼處是他錯處章敬道是什麼處是是處雪竇如坐  
讀判語麻谷擔箇是字便去見南泉依前遶禪床三  
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泉云不是不是殺人刀活人  
劍須是本分宗師雪竇云錯章敬道是是南泉云不

是不是爲復是同是別前頭道是爲什麼也錯後頭道不是爲什麼也錯若向章敬句下薦得自救也不了若向南泉句下薦得可與祖佛爲師雖然恁麼被僧家須是自肯始得莫一向取人口辯他問既一般爲什麼一箇道是一箇道不是若是通方作者得大解脫底人必須別有生涯若是機境不忘底決定滯在這兩頭若要明辨古今坐斷天下人舌頭須是明取這兩錯始得及至後頭雪竇頌也只頌這兩錯雪竇要提活纒纒處所以如此若是皮下有血底漢自然不向言句中作解會不向繫驢橛上作道理有者道雪竇代麻谷下這兩錯有什麼交涉殊不知古人著語鎖斷要關這邊也是那邊也是畢竟不在這兩頭慶藏主道持錫遶禪床是與不是俱錯其實亦不在此你不見永嘉到曹溪見六祖遶禪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祖云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從何方而來生大我慢爲什麼六祖却道他生大我慢此箇也不說是也不說不是是與不是都是繫驢橛唯有雪竇下兩錯猶較些子麻谷云章敬

道是和尙爲什麼道不是這老漢不惜眉毛鬚鬚不少南泉道章敬則是尼汝不是南泉可謂見鬼放鷹慶藏主云南泉忒煞郎當不是使休更與它出過道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圓覺經云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所謂髮毛爪齒皮肉筋骨髓腦垢色皆歸於地唾涕膿血皆歸於水暖氣歸火動轉歸風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佗麻谷持錫遶禪床既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且道畢竟發明心宗底事在什麼處到這裏也須是生鐵鑄就底箇漢始得豈不見張拙秀才參西堂藏禪師問云山河大地是有是無三世諸佛是有是無藏云有張拙秀才云錯藏云先輩曾參見什麼人來拙云參見徑山和尙來某甲凡有所問話徑山皆言無藏云先輩有什麼眷屬拙云有一山妻兩箇癡頑又却問徑山有甚眷屬拙云徑山古佛和尙莫謗渠好藏云待先輩得似徑山時一切言無張拙悅首而已大凡作家宗師要與人解粘去縛抽釘拔楔不可只守一邊左撥右轉右撥左轉但看仰山到中邑處謝戒邑見來於禪床上拍手云和尙

仰山即東邊立又西邊立又於中心立然後謝戒了却退後立邑云什麼處得此三昧來仰山云於曹溪印子上脫將來邑云汝道曹溪用此三昧接什麼人仰云接一宿覺仰山又復問中邑云和尚什麼處得此三昧來邑云我於馬祖處得此三昧來似恁麼說話豈不是學一明三見本逐末底漢龍牙示衆道夫參學人須透過祖佛始得新豐和尚道見祖佛言教如生冤家始有參學分若透不得即被祖佛瞞去時有僧問祖佛還有瞞人之心也無牙云汝道江湖還有礙人之心也無又云江湖雖無礙人之心自是時人過不得所以江湖却成礙人去不得道江湖不礙人祖佛雖無瞞人之心自是時人透不得祖佛却成瞞人去也不得道祖佛不瞞人若透得祖佛過此人即過却祖佛也須是體得祖佛意方與向上古人同如未透得儒學佛學祖則萬劫無有得期又問如何得不被祖佛瞞去牙云直須自悟去到這裏須是如此始得何故爲人須爲徹殺人須見血南泉雪竇是這般人方敢拈弄頌云

此錯彼錯 借取眉毛撮合而行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切忌拈却 兩箇無孔鐵鎚直饒千手大悲也提不起或若拈去關黎喫三十棒 四海浪平天下人不敢動着東西南北一等等家風近日多雨水 百川潮落 淨裸裸赤洒洒且得自家安穩直得海晏河清古策風高十二門 何似這箇杖頭無限切忌向拄杖頭上作活計 門門有路空蕭索一物也無賺你平生觀着即瞎非蕭索果然頗有轉身處已瞎了也便打作者好求無病藥 一死更不再活十二時中爲什麼體睡到天摸地作什麼

這一箇頌似德山見滄山公案相似先將公案惹兩轉語穿作一串然後頌出此錯彼錯切忌拈却雪竇意云此處一錯彼處一錯切忌拈却拈却即乖須是如此著這兩錯直得四海浪平百川潮落可煞清風明月你若向這兩錯下會得更沒一星事山是山水是水長者自長短者自短五日一風十日一雨所以道四海浪平百川潮落後面頌麻谷持錫云古策風高十二門古人以鞭爲策裨僧家以拄杖爲策

祖庭事苑

中古策筮 西王母瑤池上有十二朱門古策卽是拄杖經 杖頭上清風高於十二朱門天子及帝釋所居之處亦各有十二朱門若是會得這兩錯拄杖頭上生光古策也用不著古人道識得拄杖子一生參學事畢又道不是標形虛事擬如來寶杖親蹤跡此之類也到這裏七顛八倒於一切時中得大自在門門有路空蕭索雖有路只是空蕭索雪竇到此自覺漏逗更與你打破然雖如是也有非蕭索處任是作者無病時也須是先討些藥喫始得

### 第三十二則定上座佇立

垂示云十方坐斷千眼頓開一句截流萬機寢削還有同死同生底麼見成公案打疊不下古人葛藤試請學看

舉定上座問臨濟如何是佛法大意 多少人到此茫然猶有遺箇在訝那箇作什麼 濟下禪床擒住與一掌便托開 今日捉敗老婆心切天下衲僧跳不出定佇立 已落鬼窟裏墜過了也未免失却鼻孔傍僧云定上座何不禮拜 冷地裏有人觀破全

得他力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定方禮拜 將動補拙忽然大悟 如磨得燈如費得寶符錯就錯且道定上座見箇什麼便禮拜

看他恁麼直出直入直往直來乃是臨濟正宗有恁麼作用若透得去便可翻天作地自得受用上座是這般漢被臨濟一掌禮拜起來便知落處他是向北人最朴直既得之後更不出世後來全用臨濟機也不妨顛脫一日路逢巖頭雪峯欽山三人巖頭乃問甚處來定云臨濟頭云和尚萬福定云已順世了也頭云某等三人特去禮拜福緣淺薄又值歸寂未審和尚在日有何言句請上座學一兩則看定遂舉臨濟一日示衆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從汝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無位真人濟便擒住云道道僧擬議濟便托開云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便歸方丈巖頭不覺吐舌欽山云何不道非無位真人被定擒住云無位真人與非無位真人相去多少 速道速道山無語直得面黃面青巖頭雪峰近前禮拜云這新戒不識好惡觸忤

上座望慈悲且放過定云若不是這兩箇老漢整殺這屎床鬼子又在鎮州橋回到橋上歇逢三人座主一人問如何是禪河深處須窮底定擒住擬拋向橋下時二座主連忙救云休休是伊觸忤上座且望慈悲定云若不是二座主從他窮到底去看他怎麼手段全是臨濟作用更看雪竇頌出云

斷際全機繼後蹤 黃河從源頭濁了也子承父業  
持來何必在從容 在什麼處爭奈有如此人無脚  
手人還得他也無 巨靈擡手無多子嚇殺人少賣  
弄打一拂子更不再動 分破華山千萬重 乾坤大  
地一時露出體也

雪竇頌斷際全機繼後蹤持來何必在從容黃檗大  
機大用唯臨濟獨繼其蹤拈得將來不容擬議或若  
躊躇便落陰界楞嚴經云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  
舉心塵勞先起巨靈擡手無多子分破華山千萬重  
巨靈神有大神力以手擘開太華放水流入黃河定  
上座疑情如山堆岳積被臨濟一掌直得瓦解冰消

### 第三十三則陳操具隻眼

垂示云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從朝至暮從暮至朝還  
道伊瞌睡麼有時眼似流星還道伊惺惺麼有時呼  
南作北且道是有心是無心是道人是常人若向箇  
裏透得始知落處方知古人恁麼不恁麼且道是什  
麼時節試舉看

舉陳操尙書看資福福見來便畫一圓相是精賊  
精是賊賊若不蘊藉爭賊這漢還見金剛團麼操  
云弟子恁麼來早是不著便何況更畫一圓相今  
日撞着箇瞌睡漢這老賊福便掩却方丈門賊不  
打貧兒家已入它圈籠了也 雪竇云陳操只具一  
隻眼 雪竇頂門具眼且道他意在什麼處也好與  
一圓相灼然龍頭蛇尾當時好與一撥教伊進亦無  
門退亦無路且道更與他什麼一撥

陳操尙書與裴休李翱同時凡見一僧來先請齋襪  
錢三百須是勸辨一日雲門到相看便問儒書中即  
不問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作麼生是衲僧家行  
脚事雲門云尙書曾問幾人來操云即今問上座門  
云即今且置作麼生是教意操云黃卷赤軸門云這



箇是文字語言作麼生是教意操云口欲談而辭喪  
心欲緣而慮亡門云口欲談而辭喪爲對有言心欲  
緣而慮亡爲對妄想作麼生是教意操無語門云見  
說尙書看法華經是不操云是門云經中道一切治  
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且道非非想天卽今有  
幾人退位操又無語門云尙書且莫草草師僧家拋  
却三經五論來入叢林十年二十年尙自不奈何尙  
書又爭得會操禮拜云某甲罪過又一日與衆官登  
樓次望見數僧來一官人云來者總是禪僧操云不  
是官云焉知不是操云待近來與你勘過僧至樓前  
操驚召云上座僧舉頭書謂衆官云不信道唯有雲  
門一人他勘不得他參見睦州來一日去參資福福  
見來便畫一圓相資福乃瀉山仰山下尊宿尋常愛  
以境致接人見陳操尙書便畫一圓相爭奈操却是  
作家不受人瞞解自點檢云弟子恁麼來早是不著  
便那堪更畫一圓相福掩却門這般公案謂之言中  
辨的句裏藏機雪竇道陳操只具一隻眼雪竇可謂  
頂門具眼且道意在什麼處也好與一圓相若總恁

麼地裨僧家如何爲人我且問你當時若是諸人作  
陳操時堪下得箇什麼語免得雪竇道他只具一隻  
眼所以雪竇踏翻頌云

團團珠透玉珊珊 三尺杖子攪黃河須是碧眼胡  
僧始得生鐵鑄就 馬載驢馳上鐵船用許多作什  
麼有什麼限且與關黎看 分付海山無事客 有人  
不要若是無事客也不消得須是無事始得 釣鼈  
時下一圈學 恁麼來恁麼去一時出不得若是蝦  
鱖堪作什麼蝦蟆蚌怎生奈何須是釣鼈始得雪  
竇復云天下裨僧跳不出 兼身在內一坑埋却關  
黎還跳得出麼

團團珠透玉珊珊馬載驢馳上鐵船雪竇當頭頌出  
只頌箇圓相若會得去如虎戴角相似這箇些子須  
是桶底脫機關盡得失是非一時放却更不要作道  
理會也不得作玄妙會畢竟作麼生會這箇須是馬  
載驢馳上鐵船這裏看始得別處則不可分付須是  
將去分付海山無事底客你若肚裏有些子事卽承  
當不得這裏須是有事無事違情順境若佛若祖奈

何他不得此人方可承當若有禪可參有凡聖情量  
決定承當他底不得承當得了作麼生會他道釣鼈  
時下一圈攀釣鼈須是圈攀始得所以風穴云慣釣  
鯨鯢澄巨浸却嗟蛙步碾泥沙又云巨鼈莫戴三山  
去吾欲逢萊頂上行雪竇復云天下衲僧跳不出若  
是巨鼈終不作衲僧見解若是衲僧終不作巨鼈見  
解

### 第三十四則仰山不曾遊山

舉仰山問僧近離甚處 天下人一般也要問過因  
風吹火不可不作常程 僧云廬山實頭人難得山  
云曾遊五老峰麼 因行不妨掉臂何曾遊過僧云  
不曾到 移一步面赤不如語直也似忘却失後山  
云闍黎不曾遊山 太多事生惜取眉毛好道老漢  
着甚死急 雲門云此語皆爲慈悲之故有落草之  
談 殺人刀活人劍兩箇三箇要知山上路須是去  
來人

驗人端的處下口便知音古人道沒量大人向語脉  
裏轉却若是頂門具眼舉著使知落處看他一問一

答歷歷分明雲門爲什麼却道此語皆爲慈悲之故  
有落草之談古人到這裏如明鏡當臺明珠在掌胡  
來胡現漢來漢現一箇蠅子也過他鑑不得且道作  
麼生是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也不妨險峻到這田  
地也須是箇漢始可搥撥雲門拈云這僧親從廬山  
來因什麼却道闍黎不曾遊山 鴻山一日問仰山云  
諸方若有僧來汝將什麼驗他 仰山云某甲有驗處  
鴻山云子試舉看 仰云某甲尋常見僧來只舉拂子  
向伊道諸方還有這箇麼 待伊有語只向伊道這箇  
卽且置那箇如何 鴻山云此是向上人牙爪豈不見  
馬祖問百丈什麼處來 丈云山下來 祖云路上還逢  
著一人麼 丈云不曾 祖云爲什麼不曾逢著 丈云若  
逢著卽舉似和尚 祖云那裏得這消息來 丈云某甲  
罪過 祖云却是老僧罪過 仰山問僧正相類 此當時  
待他道會到五老峰麼 這僧若是箇漢 但云禍事却  
道不曾到 這僧既不作家 仰山何不據令而行 免見  
後面許多葛藤 却云闍黎不曾遊山 所以雲門道此  
語皆爲慈悲之故 有落草之談 若是出草之談 則不

怎麼

出草入草 頭上漫漫脚下漫漫半開半合他也怎麼我也怎麼誰解尋討 頂門具一隻眼肅然不解尋討白雲重重千重百匝頭上安頭紅日杲杲破也踏琴眼即錯左顧無瑕 唐漢依前無事你作許多伎倆作什麼右盼已老一念萬年過君不見寒山子癩兒牽伴行太早也不早十年歸不得即今在什麼處灼然忘却來時道 渠儂得自由放過一着便打莫做這忘前失後好

出草入草誰解尋討雪竇却知他落處到這裏一手擦一手擲白雲重重紅日杲杲大似草茸茸煙竄竄到這裏無一絲毫屬凡無一絲毫屬聖徧界不曾藏一一盞盞不得所謂無心境界寒不聞寒熱不聞熱都虛是箇大解脫門左顧無瑕右盼已老懶瓊和尚隱居衡山石室中唐肅宗聞其名遣使召之使者至其室宣言天子有詔尊者當起謝恩瓊方撥牛糞火尋煨芋而食寒涕垂頤未嘗答使者笑曰且勸尊者拭涕瓊曰我豈有工夫爲俗人拭涕耶竟不起使回

●第一作維  
次問

寒肅宗甚欽嘆之似這般清淨寡白的不受人處分直是把得定如生鐵鑄就相似只如善道和尚遭沙汰後更不復作僧人呼爲石室行者每踏確忘移步僧問臨濟石室行者忘移步意旨如何濟云沒溺深坑法眼圓成實性頌云理極忘情謂如何有驗齊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菓熟猿重山長似路迷舉頭殘照在元是住居西雪竇道君不見寒山子行太早十年歸不得忘却來時道寒山子詩云欲得安身處寒山可長保微風吹幽松近聽聲愈好下有班白人嘮嘮讀黃老十年歸不得忘却來時道永嘉又道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痕垢盡時光始現心法雙忘性即真到這裏如鏡似几方見此公案若不到這田地只在語言中走有甚了日

第三十五則文殊前后三三

垂示云定龍蛇分玉石別縑素決猶豫若不是頂門上有眼肘臂下有符往往富頭蹉過只如今見聞不昧聲色純真且道是皂是白是曲是直到這裏作麼生辨

舉文殊問無著近離什麼處不可不借問也有這箇消息無著云南方草窠裏出頭何必攆向眉毛上大方無外爲什麼却有南方殊云南方佛法如何住持若問別人則禍生猶掛唇齒在著云末法比丘少奉戒律實頭人難得殊云多少衆當時便與一喝一撥撥倒了也著云或二百或五百盡是野狐精果然漏逗無著問文殊此間如何住持攆着便回轉鎗頭來也殊云凡聖同居龍蛇混雜敗缺不少直得脚忙手亂著云多少衆還我話頭來也不得放過殊云前三三後三三類言倒語且道是多少千手大悲數不足

無著遊五臺至中路荒僻處文殊化一寺接他宿遂問近離甚處著云南方殊云南方佛法如何住持著云末法比丘少奉戒律殊云多少衆著云或二百或五百無著却問文殊此間如何住持殊云凡聖同居龍蛇混雜著云多少衆殊云前三三後三三却喫茶文殊舉起玻璃盞子云南方還有這箇麼著云無殊云尋常將什麼喫茶著無語遂辭去文殊令均提童

子送出門首無著問童子云適來道前三三後三三是多少童子云大德著應喏童子云是多少又問此是何寺童子指金剛後面著回首化寺童子悉隱不見只是空谷彼處後來謂之金剛窟後有僧問風穴如何是清涼山中主穴云一句不邊無著問迄今猶作野盤僧若要參透平平實實腳踏實地向無著言下薦得自然居鑊湯爐炭中亦不聞熱居寒冰上亦不聞冷若要參透使孤危峭峻如金剛王寶劍向文殊言下薦取自然水灑不著風吹不入不見漳州地藏問僧近離甚處僧云南方藏云彼中佛法如何僧云商叢浩浩地藏云爭似我這裏種田博飯喫且道與文殊答處是同是別有底道無著答處不是文殊答處也有龍有蛇有凡有聖有什麼交涉還辨明得前三三後三三麼前箭猶輕後箭深且道是多少若向這裏透得千句萬句只是一句若向此一句下截得斷把得住相次問到這境界

千峰盤屈色如藍還見文殊麼誰謂文殊是對談設使普賢也不顧躡過了也堪笑清涼多少衆且

道笑什麼已在言前前三三與後三三試請脚下  
辨看爛泥裏有刺碗子落地棒子成七片

千峰盤屈色如藍誰謂文殊是對談有者道雪竇只  
是重拈一偏不曾頌著只如僧問法眼如何是曹源  
一滴水眼云是曹源一滴水又僧問瑯琊覺和尚清  
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覺云清淨本然云何忽  
生山河大地不可也喚作重拈一偏明招獨眼龍亦  
頌其意有蓋天蓋地之機道廓周沙界勝伽藍滿目  
文殊是對談言下不知開佛眼回頭只見翠山巖廓  
周沙界勝伽藍此指草窠化寺所謂有權實雙行之  
機滿日文殊是對談言下不知開佛眼回頭只見翠  
山巖正當恁麼時喚作文殊普賢觀音境界得麼要  
且不是這箇道理雪竇只改明招底用却有針線千  
峰盤屈色如藍更不傷鋒犯手句中有權有實有理  
有事誰謂文殊是對談一夜對談不知是文殊後來  
無著在五臺山作典座文殊每於粥鍋上現被無著  
拈攪粥筥便打雖然如是也是賊過後張弓當時等  
他道南方佛法如何住持劈脊便棒猶較些子堪笑

清涼多少衆雪竇笑中有刀若會得這笑處便見他  
道前三三與後三三

### 第三十六則長沙芳草落花

舉長沙一日遊山歸至門首今日一日只管落草  
前頭也是落草後頭也是落草首座問和尚什麼  
處去來也要勸過這老漢箭過新羅沙云遊山來  
不可落草敗缺不少草裏漢首座云到什麼處來  
撥若有所至未免落草相牽入火坑沙云始隨芳  
草去又逐落花回漏逗不少元來只在荆棘林裏  
坐座云大似春意「相隨來也將錯就錯一手攬一  
手搦沙云也勝秋露滴芙蓉土上加泥前箭猶輕  
後箭深有什麼了期雪竇著語云謝答話一火弄  
泥團漢三箇一狀領過

長沙鹿苑招賢大帥法嗣南泉與趙州紫胡輩同時  
機鋒敏捷有人問教便與說教要頌便與頌你若  
作家相見便與你作家相見仰山尋常機鋒最爲第  
一一日同長沙翫月次仰山指月云人人盡有這箇  
只是用不得沙云恰是便倩你用那仰山云你試用

看沙一踏倒仰山起云師叔一似箇大蟲後來人號  
爲岑大蟲因一日遊山歸首座亦是體會下人便問  
和尚什麼處去來沙云遊山來座云到什麼處去來  
沙云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花回須是坐斷十方底人  
始得古人出入未嘗不以此事爲念看他賓主互換  
當機直截各不相饒既是遊山爲什麼却問道到什  
麼處去來若是如今禪和子便道到夾山亭來看他  
古人無絲毫道理計較亦無住著處所以道始隨芳  
草去又逐落花回首座便隨他意向他道大似春意  
沙云也勝秋露滴芙蓉雪竇云謝答話代末後語也  
也落兩邊畢竟不在這兩邊昔有張拙秀才看千佛  
名經乃問百千諸佛但聞其名未審居何國土遺化  
物也無沙云黃鶴樓崔顥題詩後秀才曾遷也未拙  
云未會題沙云得閑題取一篇也好岑大蟲平生爲  
人直得珠回玉轉要人當面便會頌云

大地絕纖埃 豁開戶 闢當軒者誰盡少這箇不得  
天下太平 何人眼不開 頂門上放大光明始得數  
土撒沙作什麼 始隨芳草去 漏逗不少不是一回

落草賴值前頭已道了又逐落花回處處全真且  
喜歸來脚下泥深三尺羸鷓翹寒木左之右之添  
一句更有許多閑事在狂猿嘯古臺却因親著力  
添一句也不得減一句也不得長沙無限意便打  
末後一句道什麼一坑埋却墮在鬼窟裏咄草裏漢  
賊過後張弓更不可放過

且道這公案與仰山問僧近離甚處僧云廬山仰云  
曾到五老峯麼僧云不曾到仰云圈黎不曾遊山辨  
縑素看是同是別到這裏須是機關盡意識忘山河  
大地草芥人畜無些子滲漏若不如此古人謂之猶  
在勝妙境界不見雲門道直得山河大地無纖毫過  
患猶爲轉句不見一切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  
時節向上一竅始解隱坐若透得依舊山是山水是  
水各住自位各當本體如大拍盲人相似趙州道鷄  
鳴丑愁見起來還漏逗裙子褊衫箇也無袈裟形相  
些些有襯無襠袴無口頭上青灰三五斗本爲修行  
利濟人誰知翻成不唧噥若得真實到這境界何人  
眼不開一任七顛八倒一切處都是這境界都是這

時節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所以道始隨芳草去  
又逐落花回雪竇不妨巧只去他左邊貼一句右邊  
貼一句一似一首詩相似羸鶴翹寒木狂猿嘯古臺  
雪竇引到這裏自覺漏逗驚云長沙無限意咄如作  
夢却醒相似雪竇雖下一喝未得勦絕若是山僧即  
不然長沙無限意掘地更深埋

### 第三十七則盤山三界無法

垂示云掣電之機徒勞佇思當空霹靂掩耳難諧腦  
門上播紅旗耳背後輪雙劍若不是眼辨手親爭能  
構得有般底低頭佇思意根下卜度殊不知觸骸前  
見鬼無數且道不落意根不抱得失忽有箇恁麼學  
覺作麼生祇對試舉看

舉盤山垂語云三界無法 箭既離弦無返回時月

明照見夜行人中也識法者懼好和聲便打何處  
求心 莫瞞人好不勞重舉自點檢看便打云是什

麼

向北幽州盤山寶積和尚乃馬祖下尊宿後出普化  
一人師臨遷化謂衆云遠有人遠得吾真麼衆皆寫

眞呈師師皆叱之普化出云某甲遠得師云何不呈  
似老僧普化便打筋斗而出師云這漢向後如風狂  
接人去在一日示衆云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  
空佛依何住瑋瑋不動寂止無痕觀面相呈更無餘  
事雪竇拈兩句來頌直是渾金璞玉不見道瘡病不  
假驅馳藥山僧爲什麼道和聲便打只爲佗擔枷過  
狀古人道聞稱聲外句莫向意中求且道他意作麼  
生直得奔流度刃電轉星飛若擬議尋思千佛出世  
也摸索他不著若是深入閻奧徹骨徹髓見得透底  
盤山一場敗缺若承言會宗左轉右轉底盤山只得  
一概若是拖泥帶水聲色堆裏轉未夢見盤山在五  
祖先師道透過那邊方有自由分不見三祖道軌之  
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若向這裏道無  
佛無法又打入鬼窟裏去古人謂之解脫深坑本是  
善因而招惡果所以道無爲無事人猶遭金鎖難也  
須是窮到底始得若向無言處言得行不得處行得  
謂之轉身處三界無法何處求心你若作情解只在  
他言下死却雪竇見處七穿八穴所以頌出

三界無法言猶在耳何處求心不勞重舉自點檢  
看打云是什麼白雲爲蕊頭上安頭千重萬重流  
泉作琴聞麼相隨來也一聽一堪悲一曲兩曲無  
人會不著宮商弄千角徵借路經過五音六律盡  
分明自領出去聽別聲雨過夜塘秋水深迅雷不  
及掩耳直得拖泥帶水在什麼處便打

三界無法何處求心雪竇頌得一似華嚴境界有香  
道雪竇無中唱出若是眼皮綻底終不恁麼會雪竇  
去他傍邊貼兩句道白雲爲蓋流泉作琴蘇內翰見  
照覺有頌云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  
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雪竇借流泉作一  
片長舌頭所以道一曲兩曲無人會不見九峰度和  
尙道還識得命麼流泉是命湛寂是身千波競起是  
文殊家風一亘晴空是普賢境界流泉作琴一曲兩  
曲無人會這般曲調也須是知音始得若非其人徒  
勞側耳古人道舉人也唱胡家曲好惡高低總不聞  
雲門道舉不顧卽差互擬思量何劫悟學是體願是  
用未舉已前朕兆未分已前見得坐斷要津若朕兆

纔分見得便有照用若朕兆分後見得落在意根雪  
竇忒煞慈悲更向你道却似雨過夜塘秋水深此一  
頌曾有人論量美雪竇有翰林之才雨過夜塘秋水  
深也須是急著眼看更若遲疑卽討不見

### 第三十八則風穴祖師心印

垂示云若論漸也返常合道關市裏七縱八橫若論  
頓也不留朕迹于聖亦摸索不著儻或不立頓漸又  
作麼生快人一言快馬一鞭正恁麼時誰是作者試  
學看

舉風穴在郢州衙內上堂云倚公說禪道什麼祖  
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千人萬人撼不動諸說節  
角在什麼處三要印開不犯鋒銳去卽印住正令  
當行錯住卽印破再犯不容看取令行時撥便打  
只如不去不住看無顧置處多少諸說印卽是不  
印卽是天下人頭出頭沒有分文彩已彰但請掀  
倒床榻散大衆時有盧陂長老出問某甲有鐵  
牛之機釣得一箇鰲曉得不妨奇特請師不搭印  
好箇話頭爭奈諸說穴云慣釣鰲鯢澄巨浸却嗟



蛙步躡泥沙似鷓捉鴛鴦網漫空神駒千里隙佇  
思可惜許也有出身處可惜放過穴喝云長老何  
不進語提旗奪鼓炒鬧來也隙擬議三回死了兩  
重公案穴打一拂子好打這箇令須是怎麼人行  
始得穴云還記得話頭麼試學看何必雪上加霜  
隙擬開口一死更不再活這漢鈍置殺人遺他  
毒手穴又打一拂子收主云佛法與王法一般灼  
然却被傍人礙礙穴云見箇什麼道理也好與一  
撥却回鎗頭來也收主云當斷不斷返招其亂似  
則似是則未是須知傍人有眼東家人死西家人助  
哀穴便下座將錯就錯見機而變且得參學事畢  
風穴乃臨濟下尊宿臨濟當初在黃檗會下栽松次  
檗云深山裏栽許多松作什麼濟云一與山門作境  
致二與後人作標榜道了便鑽地一下檗云雖然如  
是子已喫二十棒了也濟又打地一下云噓噓檗云  
吾宗到汝大與於世爲山詰云臨濟恁麼大似平地  
喫交雖然如是臨危不變始稱真丈夫檗云吾宗到  
汝大與於世大似憐兒不覺醜後來爲山問仰山黃

檗當時只囑付臨濟一人別更有在仰山云有只是  
年代深遠不欲舉似和尚爲山云雖然如是吾亦要  
知但學看仰山云一人指南吳越令行遇大風即止  
此乃識風穴也穴初參雪峯五年因請益臨濟入堂  
兩堂首座齊下一喝偈問臨濟還有賓主也無濟云  
賓主歷然穴云未審意旨如何峯云吾昔與巖頭欽  
山去見臨濟在途中聞已遷化若要會他賓主話須  
是參他宗派下尊宿穴後又見瑞巖常自喚主人公  
自云啾復云惺惺著他後莫受人瞞却穴云自拈自  
弄有什麼難後在襄州鹿門與廓侍者過夏廓指他  
來參南院穴云入門須辨主端的請師分一日遂見  
南院舉前話云某甲特來親覲南院云雪峰古佛一  
日見鏡清清問近離甚處穴云自離東來清云還過  
小江否穴云大綱獨飄空小江無可濟清云鏡水圖  
山鳥飛不渡子莫盜聽遺言穴云滄溟尙怯蒙輪勢  
列漢飛帆渡五湖清豎起拂子云爭奈這箇何穴云  
這箇是什麼清云果然不識穴云出沒卷舒與師同  
用清云杓下聽虛聲熱睡饒謔語穴云淨廣藏山理

能伏豹清云赦罪放德速須出去穴云出卽失乃便  
出至法堂上自謂言大丈夫公案未了豈可便休却  
回再入方丈清坐次便問某適來輒呈駭見冒瀆尊  
顏伏蒙和尚慈悲未賜罪責清云適來從東來豈不  
是翠巖來穴云雪竇親棲寶蓋東清云不逐亡羊狂  
解息却來這裏念詩簫穴云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  
詩人莫獻詩清云詩速祕却略借劍看穴云景首飯  
人携劍去清云不獨觸風化亦自顯顯預穴云若不  
觸風化焉明古佛心清云何名古佛心穴又云再許  
允容師今何有清云東來衲子菽麥不分穴云只聞  
不以前以何得抑以而以清云巨浪湧千尋澄波不  
離水穴云一句截流萬機寢削穴便禮拜清以拂子  
點三點云俊哉且坐喫茶風穴初到南院入門不禮  
拜院云入門須辨主穴云端的請師分院左手拍膝  
一下穴便喝院右手拍膝一下穴亦喝院舉左手云  
這箇卽從闍黎又舉右手云這箇又作麼生穴云瞎  
院遂指拄杖穴云作什麼某甲奪却拄杖打著和尚  
莫言不道院便擲下拄杖云今日被這黃面浙子鈍

置一上穴云和尚大似持鉢不得詐道不飢院云闍  
黎莫曾到此問麼穴云是何言歟院云好好借問穴  
云也不得放過院云且坐喫茶你看俊流自是撥鋒  
峭峻南院亦未辨得他至次日南院只作平常問云  
今夏在什麼處穴云鹿門與廓侍者同過夏院云元  
來親見作家來又云佗向你道什麼穴云始終只教  
某甲一向作主院便打推出方丈云這般納敗缺底  
漢有什麼用處穴自此服膺在南院會下作團頭一  
日院到園裏問云南方一棒作麼生商量穴云作奇  
特商量穴云和尚此間作麼生商量院拈棒起云棒  
下無生忍臨機不讓師穴於是豁然大悟是時五代  
離亂郢州牧主請師度夏是時臨濟一宗大盛他凡  
是問答垂示不妨語句尖新攢花簇錦字字皆有下  
落一日牧主請師上堂示衆云祖師心印狀似鐵牛  
之機去卽印住住卽印破只如不去不住印卽是不  
印卽是何故不似石人木馬之機直下似鐵牛之機  
無你撼動處你才去卽印住你才住卽印破教你百  
雜碎只如不去不住印卽是不印卽是看他恁麼垂

示可謂釣頭有餌是時座下有盧陂長老亦是臨濟下尊宿敢出頭來與他對機便轉他話頭致箇問端不妨奇特道某甲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爭奈風穴是作家便答他道慣釣鯨鯢澄巨浸却嗟蛙步驟泥沙也是言中有響雲門云垂釣四海只釣獐龍格外玄機爲尋知己巨浸乃十二頭水牯牛爲釣餌却只釣得一蛙出來此語且無玄妙亦無道理計較古人道若向事上覷則易若向意根下卜度則沒交涉盧陂佇思見之不取千載難逢可惜許所以道直饒講得千經論一可臨機下口難其實盧陂要討好語對他不行令被風穴一向用擡旗奪鼓底機鋒一向逼將去只得沒奈何俗諺云陣敗不禁若蒂掃當初更要討鎗法敵他等你討得來即頭落地也牧主亦久參風穴解道佛法與王法一般穴云你見箇什麼牧主云當斷不斷返招其亂風穴渾是一團精神如水上葫蘆子相似捺著便轉按著便動解隨機說法若不隨機翻成妄語穴便下座只如臨濟有四賓主話夫參學之人須子細如賓主相見有語論賓

◆一無也字

主往來或應物見形全體作用或把機權喜怒或現半身或乘獅子或乘象王如有真正學人便喝先拈出一箇膠盆子善知識不辨是境便上他境上作模作樣便學人又喝前人不肯放下此是膏肓之病不堪醫治喚作賓看主或是善知識不拈出物隨學人問處便奪學人被奪抵死不放此是主看賓或有學人應一箇清淨境出善知識前知識辨得是境把他拋向坑裏學人言大好善知識知識卽云咄哉不識好惡學人禮拜此喚作主看主或有學人披枷帶鎖出善知識前知識更與他安一重枷鎖學人歡喜彼此不辨呼爲賓看賓大德山僧所舉皆是辨魔揀異知其邪正不見僧問慈明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時如何慈明便喝又雲居弘覺禪師示衆云譬如獅子捉象亦全其力捉兔亦全其力時有僧問未審全什麼力雲居云不欺之力看佗雪竇頌出

作飛斷  
首倒懸

景堅堯  
切通

擒得盧陂跨鐵牛 千人萬人中也要呈巧奪敢軍  
之將不再斬 三玄戈甲未輕酬 當局者迭受災如

受福受降如受敵楚王城畔朝宗水說什麼朝宗  
水浩浩无盡天地任是四海也須倒流喝下曾令  
却倒流不是這一喝截却你舌頭咄驚走陝府鐵  
牛嚇殺嘉州大象

雪竇知風穴有這般宗風便頌道捨得盧陂跨鐵牛  
三玄戈甲未輕酬臨濟下有二玄三要凡一句中須  
具三玄一玄中須具三要曾問臨濟如何是第一句  
濟云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如何是第一  
二句濟云妙辨豈容無著問溫和不負截流機如何  
是第三句濟云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  
風穴一句中便具三玄戈甲七事隨身不輕酬他若  
不如此爭奈盧陂何後面雪竇要出臨濟下機鋒莫  
道是盧陂假饒楚王城畔洪波浩渺白浪滔天盡去  
朝宗只消一喝也須教倒流

### 第三十九則雲門花藥欄

垂示云途中受用底似虎靠山世諦流布底如猿在  
檻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欲燬百鍊精金須是  
作家爐鞴且道大用現前底將什麼試驗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清淨法身堵垝堆頭見丈六  
金身斑斑駁駁是什麼門云花藥欄頭處不真答  
來直莽壑著種著曲不直僧云便怎麼去時如  
何潭峇吞箇聚放恣作麼門云金毛獅子也喪也  
貶兩采一賽將錯就錯是什麼心行

諸人還知這僧問處與雲門答處麼若知得兩口同  
無一舌若不知未免顛預僧問玄沙如何是清淨法  
身沙云膿滴滴地具金剛眼試請辨看雲門不同別  
人有時把定壁立萬仞無你湊泊處有時與你開一  
線道同死同生雲門三寸甚密有者道是信彩答去  
若怎麼會且道雲門落在什麼處這箇是尾裏事莫  
向外卜度所以百丈道森羅萬象一切語言皆轉歸  
自己令轉轉地活潑潑處使道若擬議尋思便  
落第二句了也永嘉道法身覺了無一物本源自性  
天真佛雲門驗這僧其僧亦是他屋裏人自是久參  
知他屋裏事進云便怎麼去時如何門云金毛獅子  
且道是肯他是不肯他是褒他是貶他殿頭道若論  
戰也箇箇立在轉處又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活句

下薦得永劫不忘死句下薦得自救不了又僧問雲門佛法如水中月是否門云清波無透路進云和尚從何而得門云再問復何來僧云正恁麼去時如何門云重疊關山路須知此事不在言句上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構得構不得未免喪身失命雪竇是其中人便當頭頌出

花藥欄言猶在耳莫顛預如麻似粟也有些子自領出去星在秤兮不在盤太葛藤各自向衣單下

返觀不免說道理便恁麼潭崙吞箇菓太無端自領出去灼然莫錯恁他雲門好金毛獅子大家看放出一箇半箇也是箇狗子雲門也是普州人送賊

雪竇相席打令動絃別曲一句一句判將去此一頌不異拈古之格花藥欄便道莫顛預人皆道雲門信彩答將去總作情解會佗底所以雪竇下本分草料便道莫顛預蓋雲門意不在花藥欄處所以雪竇道星在秤兮不在盤這一句忒煞漏逗水中元無月月在青天如星在秤不在於盤且道那箇是秤若辨明得出不辜負雪竇古人到這裏也不妨慈悲分明向

你道不在這裏在那邊去且道那邊是什麼處此頌頭邊一句了後面頌這僧道便恁麼去時如何雪竇道這僧也太無端且道是明頭合暗頭合會來恁麼道不會來恁麼道金毛獅子大家看還見金毛獅子麼瞎

#### 第四十則陸亘天地同根

垂示云休去歇去鐵樹開花有麼有麼點兒落節直饒七縱八橫不免穿他鼻孔且道請訛在什麼處試舉看

舉陸亘大夫與南泉語話次陸云肇法師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也甚奇恁鬼窟裏作活計畫餅不可充飢也是草裏商量南泉指庭前花道恁麼咄經有經師論有論師不干山僧事咄大丈夫當時下得一轉語不唯截斷南泉亦乃與天下納僧出氣召大夫云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爲恁綉了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莫厭語引得黃鶯下柳條

陸亘大夫久參南泉尋常留心於理性中游泳肇論

一日坐次遂拈此兩句以爲奇特問云肇法師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也甚奇恠肇法師乃晉時高僧與生融叙同在羅什門下謂之四哲幼年好讀莊老後因寫古維摩經有悟處方知莊老猶未盡善改綜諸經乃造四論莊老意謂天地形之大也我形亦爾也同生於虛無之中莊生大意只論齊物肇公大意論性皆歸自己不見他論中道夫至人空洞無象而萬物無非我造會萬物爲自己者其唯聖人乎雖有神有人有賢有聖各別而皆同一性一體古人道盡乾坤大地只是一箇自己寒則普天普地寒熱則普天普地熱有則普天普地有無則普天普地無是則普天普地是非則普天普地非法眼云渠渠渠我我我南北東西皆可不可可但唯我無不可所以道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石頭因看肇論至此會萬物爲自己處豁然大悟後作一本參同契亦不出此意看他恁麼問且道同什麼根同那箇體到這裏也不妨奇特豈同他常人不知天之高地之厚豈有恁麼事陸亘大夫恁麼問奇則甚奇只是不出教意

若道教意是極則世尊何故更拈花祖師更西來作麼南泉答處用衲僧巴鼻與佗拈出痛處破他窠窟遂指庭前花召大夫云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如引人向萬丈懸崖上打一推令他命斷你若平地推倒彌勒佛下生也只不解命斷亦如人在夢欲覺不覺被人喚醒相似南泉若是眼目不正必定被他探糊將去看他恁麼說話也不妨難會若是眼目定動活底聞得如醍醐上味若是死底聞得翻成毒藥古人道若於事上見墮在常情若向意根下卜度卒摸索不著殿頭道此是向上人活計只露目前些子如同電拂南泉大意如此有擒虎兇定龍蛇底手脚到這裏也須是自會始得不見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勢形如猿捉影看他雪竇頌出

聞見覺知非一一 森羅萬象無有一法七花八裂  
眼耳鼻舌身意一時是箇無孔鐵鏡 山河不在鏡  
中觀 我這裏無這箇消息長者自長短者自短青  
是青黃是黃你向什麼處觀 霜天月落夜將半引  
你入草了也徧界不曾藏切忌向鬼窟裏坐 誰共

澄潭照影寒 有麼有麼若不同床睡焉知被底穿

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

南泉小睡語雪竇大睡語雖然作夢却作得箇好夢  
前頭說一體這裏說不同聞見覺知非一一山河不  
在鏡中觀若道在鏡中觀然後方曉了則不離鏡處  
山河大地草木叢林莫將鏡鑑若將鏡鑑便爲兩段  
但只可山是山水是水法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山  
河不在鏡中觀且道向什麼處觀潯會麼到這裏向  
霜天月落夜將半這邊與你打併了也那邊你自相  
度還知雪竇以本分事爲人麼誰共澄潭照影寒爲  
復自照爲復共人照須是絕機絕解方到這境界卽  
今也不要澄潭也不待霜天月落卽今作麼生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四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五

第四十一則趙州大死底

垂示云是非交結處聖亦不能知逆順縱橫時佛亦  
不能辨爲絕世超倫之士顯逸羣大士之能向水凌  
上行劍刃上走直下如麒麟頭角似火裏蓮花宛見  
趙方始知同道誰是好手者試舉看

舉趙州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有麼事  
賊不打貧兒家慣會作客方舞客 投子云不許夜  
行投明須到 看樓打樓是賊賊賊若不同床臥焉  
知被底穿

趙州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投子對他道不  
許夜行投明須到且道是什麼時節無孔笛撞著誰  
拍版此謂之驗主問亦謂之心行問投子趙州諸方  
皆美之得逸羣之辯二老雖承嗣不同看他機鋒相  
投一般投子一日爲趙州置茶筵相待自過蒸餅與  
趙州州不管投子令行者過胡餅與趙州州禮行者  
三拜且道他意是如何看他盡是向根本上提此本

分事爲人有僧問如何是道答云道如何是佛答云佛又問金鎖未開時如何答云開金雞未鳴時如何答云無這箇音響鳴後如何答云各自知時投子平生問答總如此看趙州問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他便道不許夜行投明須到直下如擊石火似閃電光還他向上人始得大死底人都無佛法道理玄妙得失是非長短到這裏只恁麼休去古人謂之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荆棘林是好手也須是透過那邊始得雖然如是如今人到這般田地早是難得或若有依倚有解會則沒交涉詰和尚謂之見不淨潔五祖先師謂之命根不斷須是大死一番却活始得浙中永光和尚道言鋒若差鄉關萬里直須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非常之旨人焉度哉趙州問意如此投子是作家亦不辜負他所問只是絕情絕迹不妨難會只露面前些子所以古人道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問在答處答在問處若非投子被趙州一問也大難酬對只爲他是作家漢學著便知

落處頌云 度疎鳩切也

活中有眼還同死 兩不相知翻來殺去若不蘊藉爭辨得這漢緇素 藥忌何須鑿作家若不驗過爭辨端的遇著試與一鑿又且何妨也要問過 古佛尚言曾未到 頗是有伴千聖也不傳山僧亦不知不知誰解撒塵沙 卽今也不少開眼也著合眼也著開黎恁麼學落在什麼處

活中有眼還同死雪竇是知有底人所以敢頌古人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雪竇道活中有眼還同於死漢相似何曾死死中具眼如同活人古人道殺盡死人方見活人活盡死人方見死人趙州是活底人故作死問驗取投子如藥性所忌之物故將去試驗相似所以雪竇道藥忌何須鑿作家此頌趙州問處後面頌投子古佛尚言曾未到只這大死底人却活處古佛亦不曾到天下老和尚亦不曾到任是釋迦老子碧眼胡僧也須再參始得所以道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雪竇道不知誰解撒塵沙不見僧問長慶如何是善知識眼慶云有願不撒沙保福云不可更撒也天下老和尚據曲乘木床上行棒行喝豎拂敲



床現神通作主宰盡是撒沙且道如何免得

第四十二則龐居士好雪片片

垂示云單提獨弄帶水拖泥敲唱俱行銀山鐵壁擬議則觸骸前見鬼尋想則黑山下打坐明明杲日麗天颯颯清風匝地且道古人還有請訛處麼試學看  
舉龐居士辭藥山這老漢作怪也山命十人禪客相送至門首也不輕他是什麼境界也須是識端倪底稍僧始得居士指空中雪云好雪片片不落別處無風起浪指頭有限這老漢言中有響時有全禪客云落在什麼處中也相隨來也果然上鈎來士打一掌著果然勾賊破家全云居士也不得草草棺木裏墜眼士云汝恁麼稱禪客闍老子未放汝在第二杓惡水潑了何止閻老子山僧這裏也不放過全云居士作麼生懸心不改又是耍喫棒這僧從頭到尾不著便士又打一掌果然雪上加霜喫棒了呈款云眼見如盲口說如啞更有斷和句又與他破判語雪寶別云初問處但握雪團便打是則是賊過後張弓也漏逗不少雖然如是

要見箭鋒相拄爭奈落在鬼窟裏了也

龐居士參馬祖石頭兩處有頌初見石頭便問不與萬法爲侶是什麼人聲未斷被石頭掩却口有箇省處作頌道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爲號青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後參馬祖又問不與萬法爲侶是什麼人祖云待你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士豁然大悟作頌云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爲他是作家後列利相望所至競譽到藥山盤桓旣久遂辭藥山山至重佗命十人禪客相送是時值雪下居士指雪云好雪片片不落別處全禪客云落在什麼處士便掌全禪客旣不能行令居士令行一半令雖行全禪客恁麼酬對也不是佗不知落處各有機鋒卷舒不同然有不到居士處所以落他架下難出他殼中居士打了更與說道理云眼見如盲口說如啞雪寶別前語云初問處但握雪團便打雪寶恁麼要不辜他問端只是機遲慶藏主道居士機如掣電等你握雪團到幾時和聲便應和聲打方

始勦絕雪竇自頌佗打處云 穀古候切張弓  
弩也弓滿也

雪團打雪團打 爭奈落在第二機不勞拈出頭上

漫漫脚下漫漫 龐老機關沒可把 往往有人不知

只恐不恁麼 天上人間不自知 是什麼消息雪竇

還知麼 眼裏耳裏絕瀟灑 箭鋒相拄眼見如盲口

說如啞 瀟灑絕作麼生向什麼處見龐老與雪竇

碧眼胡僧難辨別 遠磨出來向你道什麼打云關

黎道什麼一坑埋却

雪團打雪團打龐老機關沒可把雪竇要在居士頭

上行古人以雪明一色邊事雪竇意道當時若握雪

團打時居士縱有如何機關亦難構得雪竇自誇他

打處殊不知有落節處天上人間不自知眼裏耳裏

絕瀟灑眼裏也是雪耳裏也是雪正住在一色邊亦

謂之普賢境界一色邊事亦謂之打成一片雲門道

直得盡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爲轉句不見一色

始是半提若要全提須知有向上一路始得到這裏

須是大用現前針劄不入不聽他人處分所以道他

參活句不參死句古人道一句合頭語萬劫緊驅檝

有什麼用處雪竇到此頌殺了復轉機道只此瀟灑  
絕直饒是碧眼胡僧也難辨別碧眼胡僧尙難辨別  
更教山僧說箇什麼

#### 第四十三則洞山無寒暑

垂示云定乾坤句萬世共遵擒虎兇機千聖莫辨直  
下更無纖翳全機隨處齊彰要明向上鉗鎚須是作  
家爐鞴且道從上來還有恁麼家風也無試舉看

舉僧問洞山寒暑到來如何迴避不是這箇時節

劈頭劈面在什麼處 山云何不向無寒暑處去天

下人尋不得藏身露影蕭何寶却假銀城 僧云如

何是無寒暑處 賺殺一船人隨他轉也一釣便上

山云寒時寒殺閻黎熱時熱殺閻黎 真不掩爲曲

不藏直臨虛看虎兇特地一場愁掀翻大海陽倒須

彌且道洞山在什麼處

黃龍新和尚拈云洞山袖頭打領腋下剗襟爭奈這

僧不甘如今有箇出來問黃龍且道如何支遣良久

云安禪不必須山水滅却心頭火自涼諸人且道洞

山圈續落在什麼處若明辨得始知洞山下五位回

互正偏接人不妨奇特到這向上境界方能如此不  
消安排自然恰好所以道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  
莫怪相逢不相識隱隱懷舊日嫌偏中正失曉老  
婆逢古鏡分明觀面更無真休更迷頭還認影正中  
來無中有路出塵埃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  
舌才偏中至兩刃交鋒不須避好手還同火裏蓮宛  
然自有衝天氣兼中到不落有無誰敢和人人盡欲  
出常流折合還歸炭裏坐浮山遠錄公以此公案爲  
五位之格若會得一則餘者自然易會巖頭道如水  
上葫蘆子相似捺著便轉殊不消絲毫氣力曾有僧  
問洞山文殊普賢來參時如何山云趕向水牯牛羣  
裏去僧云和尚入地獄如箭山云全得佗力洞山道  
何不向無寒暑處去此是偏中正僧云如何是無寒  
暑處山云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此是正中  
偏雖正却偏雖偏却圓曹洞錄中備載子細若是臨  
濟下無許多事這般公案直下便會有若道大好無  
寒暑有什麼巴鼻古人道若向劍刃上走則快若向  
情識上見則遲不見僧問翠微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微云待無人來向你道遂入園中行僧云此間無人  
請和尚道微指竹云這一竿竹得恁麼長那一竿竹  
得恁麼短其僧忽然大悟又曹山問僧恁麼熱向什  
麼處迴避僧云鑊湯爐炭裏迴避山云鑊湯爐炭裏  
如何迴避僧云衆苦不能到看他家裏人自然會他  
家裏人說話雪竇用他家裏事頌出

垂手還同萬仞崖 不是作家誰能辨得何處不圓

融正勅既行諸侯避道 正偏何必在安排 若是安

排何處有今日作麼生兩頭不涉風行草偃水到渠

成 琉璃古殿照明月 圓陀陀地切忌認影且莫當

頭 忍俊韓獺空上階 不是這回羅過了也 逐塊作

什麼打云你與這僧同參 猛龍都切  
通作虛

曹洞下有出世不出世有垂手不垂手若不出世目  
視雲霄若出世便灰頭土面目視雲霄卽是萬仞峯  
頭灰頭土面卽是垂手邊事有時灰頭土面卽在萬  
仞峯頭有時萬仞峯頭卽是灰頭土面其實入廬垂  
手與孤峯獨立一般歸源了性與差別智無異切忌  
作兩概曾所以道垂手還同萬仞崖直是無你湊泊

處正偏何必在安排若到用時自然如此不在安排也此頌洞山答處後面道琉璃古殿照明月忍俊韓獮空上階此正頌這僧逐言語走洞下有此石女木馬無底籃夜明珠死蛇等十八般大綱只明正位如月照琉璃古殿似有圓影洞山答道何不向無寒暑處去其僧一似韓獮逐塊連忙上階捉其月影相似又問如何是無寒暑處山云寒時寒殺閻黎熱時熱殺閻黎如韓獮逐塊走到階上又却不見月影韓獮乃出戰國策云韓氏之獮狡狗也中山之兔狡兔也是其獮方能尋其兔雪寶引以喻這僧也只如諸人還識洞山爲人處麼良久云討甚兔子

#### 第四十四則禾山解打鼓

學禾山垂語云習學謂之聞絕學謂之鄰天下稱僧脫不出無孔鐵鎚一箇鐵槌子過此二者是爲真過頂門上具一隻眼作什麼僧出問如何是真過道什麼一筆勾下有一箇鐵槌子山云解打鼓鐵槌鐵槌黍確確又問如何是真諦道什麼兩重公案又有一箇鐵槌子山云解打鼓鐵槌鐵槌黍

確確又問卽心卽佛卽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道什麼這箇坵坎堆三段不同又一箇鐵槌黍子山云解打鼓鐵槌鐵槌黍確確又問向上人來時如何接道什麼這他第四杓惡水來也又有一箇鐵槌子山云解打鼓鐵槌鐵槌黍確確且道落在什麼處明到西天暮歸東土

禾山垂示云習學謂之聞絕學謂之鄰過此二者是爲真過此一則語出寶藏論學至無學謂之絕學所以道淺聞深悟深聞不悟謂之絕學一宿覺道吾早年來積學問亦曾討疏尋經論習學既盡謂之絕學無爲閑道人及至絕學方始與道相近直得過此二學是謂真過其僧也不妨明敏便拈此語問禾山云解打鼓所謂言無味語無味欲明這箇公案須是向上人方能見此語不涉理性亦無議論處直下便會如桶底脫相似方是稱僧安穩處始契得祖師西來意所以雲門道雪峯鞞毘禾山打鼓國師水碗趙州喫茶纔是向上拈提又問如何是真諦山云解打鼓真諦更不立一法若是俗諦萬物俱備真俗無二

是聖諦第一義又問卽心卽佛卽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山云解打鼓卽心卽佛卽易求若到非心非佛卽難少有人到又問向上人來時如何接山云解打鼓向上人卽是透脫灑落底人此四句語諸方以爲宗旨謂之禾山四打鼓只如僧問鏡清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清云有僧云如何是新年頭佛法清云元正啓祚萬物咸新僧云謝師答話清云老僧今日失利似此答話有十八般失利又僧問淨果大師鶴立孤松時如何吳云腳底下一場懨懨又問雪覆千山時如何吳云日出後一場懨懨又問會昌沙汰時護法神向什麼處去果云三門外兩箇漢一場懨懨諸方謂之三懨懨又保福問僧殿裏是什麼佛僧云和尚定當看懨云釋迦老子僧云莫瞞人好福云却是你瞞我又問僧云你名什麼僧云咸澤福云或遇枯涸時如何僧云誰是枯涸者福云我僧云和尚莫瞞人好福云却是你瞞我又問僧你作什麼業契得恁麼大僧云和尚也不小福作蹲身勢僧云和尚莫瞞人好福云却是你瞞我又問浴主浴鍋闔多少主云

請和尚量看福作量勢主云和尚莫瞞人好福云却是你瞞我諸方謂之保福四瞞人又如雪峰四漆桶皆是從上宗師各出深妙之旨接人之機雲寶後面引一落索依雲門示衆頌出此公案

一披石窠中天子勅獵兒牽伴向上人恁麼來二般土塞外將軍令兩箇一狀領過同病相憐發機須是千鈞弩若是千鈞也透不得不可輕酬豈爲死蝦蟇豕骨老師曾覩毬也有人曾恁麼來有箇無孔鐵鎚阿誰不知爭似禾山解打鼓鐵榔子須還這老漢始得一子親得報君知雪竇也未夢見在雪上加霜你還知麼莫莽箇也有些子礙礙個侗甜者甜兮苦者苦謝答話錯下注脚好與二十棒喫棒得也未便打快箇黑漫漫

歸宗一日普請拽石宗問維那什麼處去維那云拽石去宗云石且從汝拽卽不得動著中心樹子木平凡有新到至先令般三轉土木平有頌示衆云東山路窄西山低新到莫辭三轉泥嗟汝在途經日久明明不曉却成迷後來有僧問云三轉內卽不問三轉

外事作麼生平云鐵輪天子寰中勅僧無語平便打  
所以道一拽石二般土發機須是千鈞弩雪竇以千  
鈞之弩喻此話要見他爲人處三十斤爲一鈞一千  
鈞則三萬斤若是獬龍虎狼猛獸方用此弩若是鷓  
鴒小可之物必不可輕發所以千鈞之弩不爲鷓鴒  
而發機象骨老師曾輓毬卽雪峯一日見玄沙來三  
箇木毬一齊輓玄沙便作斫牌勢雪峯深肯之雖然  
總是全機大用處俱不如禾山解打鼓多少徑截只  
是難會所以雪竇道爭似禾山解打鼓又恐人只在  
話頭上作活計不知來由莽莽鹵鹵所以道報君知  
莫莽鹵也須是實到這般田地始得若要莽鹵甜  
者甜兮苦者苦雪竇雖然如是拈弄畢竟也跳不出

#### 第四十五則趙州七斤布衫

垂示云要道便道學世無變當行卽行全機不讓如  
擊石火似閃電光疾焰過風奔流度刃拈起向上鉗  
鎚未免亡鋒結舌放一線道試舉看

學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按著道老漢推

山嶽嶽切忌向鬼窟裏作活計州云我在青州作

一領布衫重七斤 果然七經八橫拽却漫天網還  
見趙州麼納僧鼻孔曾拈得還知趙州落處麼若這  
裏見得便乃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水到渠成風行草  
偃荷或未老老僧在你腳跟下

若向一擊便行處會去天下老和尚鼻孔一時穿却  
不奈你何自然水到渠成荷或躊躇老僧在你腳跟  
下佛法省要處言不在多語不在繁只如這僧問趙  
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他却答道我在青州作一領  
布衫重七斤若向語句上辨錯認定盤星不向語句  
上辨爭奈却恁麼道這箇公案雖難見却易會雖易  
會却難見難則銀山鐵壁易則直下惺惺你計較  
是非處此話與普化道來日大悲院裏有齋話更無  
兩般一日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  
栢樹子僧云和尚莫將境界示人州云老僧不曾將境  
示人看他恁麼向極則轉不得處轉得自然蓋天蓋  
地若轉不得觸途成滯且道他有佛法商量也無若  
道他有佛法他又何曾說心說性說玄說妙若道他  
無佛法旨趣他又不曾辜負你問頭豈不見僧問木

平和尙如何是佛法大意平云這箇冬瓜如許大又僧問古德深山懸崖迥絕無人處還有佛法也無古德云有僧云如何是深山裏佛法古德云石頭大底大小底小看這般公案請託在什麼處雪竇知他落處故打開義路與你頌出

編辟曾挨老古錘 何必揆著這老漢揆授向什麼處去 七斤衫重幾人知 再來不直半分錢直得口似匾擔又却被他贏得一籌 如今拋擲西湖裏 雪竇手脚始得山僧也不要 下載清風付與誰 自古今且道雪竇與他酬唱與他下注脚一子親得十八問中此謂之編辟問雪竇道編辟曾挨老古錘編辟萬法教歸一致這僧要挨拶他趙州州也不妨作家向轉不得處有出身之路敢開口便道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雪竇道這箇七斤布衫能有幾人知如今拋擲西湖裏萬法歸一一亦不要七斤布衫亦不要一時拋在西湖裏雪竇住洞庭翠峰有西湖也下載清風付與誰此是趙州示衆你若向北來與你上載你若向南來與你下載你若從雪峰

雲居來也是箇擔板漢雪竇道如此清風堪付阿誰上載者與你說心說性說玄說妙種種方便若是下載更無許多義理玄妙有底擔一擔禪到趙州處一點也使不著一時與他打疊教灑灑落落無一星事謂之悟了還同未悟時如今人盡作無事會有底道無迷無悟不要更求只如佛未出世時達磨未來此土時不可不恁麼也用佛出世作什麼祖師更西來作什麼總如此有什麼干涉也須是大徹大悟了依舊山是山水是水乃至一切萬法悉皆成現方始作箇無事底人不見龍牙道學道先須有悟由還如曾闍快龍舟雖然舊閣閑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只如趙州這箇七斤布衫話子看他古人恁麼道如金如玉山僧恁麼說諸人恁麼聽總是上載且道作麼生是下載三條椽下看取

#### 第四十六則鏡清雨滴聲

垂示云一槌便成超凡越聖片言可折去縛解粘如水凌上行劒刃上走聲色堆裏坐聲色頭上行縱橫妙用則且豈剎那便去時如何試舉看

學鏡清問僧門外是什麼聲等關垂一釣不慮聲  
 問什麼僧云雨滴聲不妨實頭也好箇消息清云  
 衆生顛倒迷已逐物事生也慣得其便鏡鈞搭索  
 還他本分手脚僧云和尚作麼生果然納敗缺轉  
 槍來也不妨難當却把槍頭倒刺人清云泊不迷  
 已咄直得分疎不下僧云泊不迷已意旨如何撥  
 著這老漢逼殺人前箭猶輕後箭深清云出身猶  
 可易脫體道應難養子之緣雖然如是德山臨濟  
 向什麼處去不喚作雨滴聲喚作什麼聲直得分疎  
 不下泊巨至切及也  
 只這裏也好薦取古人垂示一機一境要接人一日  
 鏡清問僧門外是什麼聲僧云雨滴聲清云衆生顛  
 倒迷已逐物又問門外什麼聲僧云鶉鳩聲清云欲  
 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又問門外什麼聲  
 僧云蛇咬蝦蟇聲清云將謂衆生苦更有苦衆生此  
 語與前頭公案更無兩般神僧家於這裏透得去於  
 聲色堆裏不妨自由若透不得便被聲色所拘這般  
 公案諸方謂之煨煉語若是煨煉只或心行不見他

却上一有清字

古人爲人處亦喚作透聲色一明道眼二明聲色三  
 明心宗四明忘情五明展演然不妨子細爭奈有窠  
 臼在鏡清恁麼問門外什麼聲僧云雨滴聲却道衆  
 生顛倒迷已逐物人皆錯會喚作故意轉人且得沒  
 交涉殊不知鏡清有爲人底手脚膽大不拘一機一  
 境忒煞不惜眉毛鏡清豈不知是雨滴聲何消更問  
 須知古人以探竿影草要驗這僧這僧也善挨拶便  
 道和尚又作麼生直得鏡清入泥入水向他道泊不  
 迷已其僧迷已逐物則故是鏡清爲什麼也迷已須  
 知驗他句中便有出身處這僧太懵懂要勦絕此話  
 更問道只箇泊不迷已意旨如何若是德山臨濟門  
 下棒喝已行鏡清通一線道隨他打葛藤更向他道  
 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雖然恁麼古人道相續也  
 大難他鏡清只一句便與這僧明脚跟下大事雪竇  
 頌云

虎堂雨滴聲從來無間斷大家在這裏作者難酬  
 對果然不知山僧從來不是作者有權有實有放  
 有收殺活擒縱若謂曾入流刺頭入膠盆不喚作



雨滴聲喚作什麼聲 依前還不會 山僧徒會問你  
來這漆桶邊我無孔鐵鑊來 曾不會 兩頭坐斷兩  
處不分不在這兩邊 南山北山飄飄帶 頭上脚下  
若喚作雨聲則暗不喚作雨聲喚作什麼聲到這裏  
須是腳踏實地始得

虛堂雨滴聲作者難酬對若喚作雨聲則是迷已逐  
物不喚作雨聲又如何轉物到這裏任是作者也難  
酬對所以古人道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  
堪傳授又南院道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讓師若謂曾  
入流依前還不會教中道初於聞中入流忘所所入  
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若道是雨滴聲也不是若  
道不是雨滴聲也不是前頭頌兩喝與三喝作者知  
機變正類此頌若道是人聲色之流也不是若喚作  
聲色依前不會他意譬如以指指月月不是指會與  
不會南山北山飄飄帶也

#### 第四十七則雲門六不取

垂示云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地何言哉萬物生焉向  
四時行處可以見體於萬物生處可以見用且道向

什麼處見得被僧離却言語動用行住坐臥併却咽  
喉唇吻還辨得麼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法身 多少人疑著千聖既不  
出漏逗不少門云六不收斬釘截鐵八角磨盤空裏  
走雞龜曳尾朕兆未分時對得已是第二頭朕兆已  
生後薦得又落第三首若更向言語上辨得且喜沒  
交涉

雲門道六不收直是難構若向朕兆未分時構得已  
是第二頭若向朕兆已生後薦得又落第三首若向  
言句上辨明卒摸索不著且畢竟以何爲法身若是  
作家底聊聞舉著別起便行苟或佇思停機伏聽處  
分太原字上座本爲講師一日登座講次說法身云  
豎窮三際橫亘十方有一禪客在座下聞之失笑字  
下座云某甲適來有甚短處願禪者爲說看禪者云  
座主只講得法身教邊事不見法身字云畢竟如何  
即是禪者云可暫罷講於靜室中坐必得自見字如  
其言一夜靜坐忽聞打五更鐘忽然大悟遂敲禪者  
門云我會也禪者云你試道看字云我從今日去更

不將父母所生鼻孔捏也又教中道佛眞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又僧問夾山如何是法身山云法身無相如何是法眼山云法眼無瑕雲門道六不收此公案有者道只是六根六塵六識此六皆從法身生六根收他不得若恁麼情解且喜沒交涉更帶累雲門要見便見無你穿鑿處不見教中道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他答話多惹人情解所以一句中須具三句更不辜負你問頭應時應節一言一句一點一畫不妨有出身處所以道一句透千句萬句一時透且道是法身是祖師放你三十棒雪竇頌云

一二三四五六周而復始滴水滴凍費許多工夫  
作什麼碧眼胡僧數不足三生六十劫遠磨何曾  
夢見閻黎爲什麼知而故犯少林謾道付神光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從頭來已錯了也卷衣又說歸天竺麻殺一船人憐慳不少天竺茫茫無處尋在什麼處始是太平如今在什麼處夜來却對乳峰宿刺破你眼睛也是無風起浪且道是法身是佛身

放你三十棒

雪竇善能於無縫罅處出眼目頌出教人見雲門道六不收雪竇爲什麼却道一二三四五六直是碧眼胡僧也數不足所以道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須是邀他屋裏兒孫始得適來道一言一句應時應節若透得去方知道不在言句中其或未然不免作情解五祖老師道釋迦牟尼佛下賤客作兒庭前柏樹子一二三四五若向雲門言句下諦當見得相次到這境界少林謾道付神光二祖始名神光及至後來又道歸天竺達磨葬於熊耳山之下時宋雲奉使西歸在西嶺見達磨手攜隻履歸西天去使回奏聖開墳惟見遺下一隻履雪竇道其實此事作麼生分付既無分付卷衣又說歸天竺且道爲什麼此土却有二三通相恁麼傳來這裏不妨諸訛也須是構得始可入作天竺茫茫無處尋夜來却對乳峰宿且道即今在什麼處師便打云晴

#### 第四十八則招慶翻却茶鉢

舉王太傳入招慶煎茶 作家相聚須有奇特等閑

無事大家著一隻眼著禪來也 時朗上座與明招把鉢一火弄泥團漢不會煎茶帶累別人 明翻却茶鉢事也果然 太傅見問上座茶爐下是什麼果然請事朗云捧爐神果然中他箭了也不妨奇特 太傅云既是捧爐神爲什麼翻却茶鉢何不與他本分章料事生也 朗云仕官千日失在一朝 錯指注是什麼語話杜撰神和如麻似粟 太傅拂袖便去灼然作家許他具一隻眼 明招云朗上座喫却招慶飯了却去江外打野裡 更與三十棒這獨眼龍只具一隻眼也須是明眼人點破始得 朗云和尚作麼生 援着也好與一援終不作這般死那當見解 招云非人得其便 果然只具一隻眼道得一牛一手蓬一手翳 雪竇云當時但踏倒茶爐爭奈賊過後張弓雖然如是也未稱得山門下客一等是

澄那澄賴就中奇特 梔枳木根

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王太傅知泉州久參招慶一日因入寺時朗上座煎茶次翻却茶鉢太傅也是箇作家纔見他翻却茶鉢便問上座茶爐下是什麼

慶朗云捧爐神不妨言中有響爭奈首尾相違失却宗旨傷鋒犯手不惟辜負自己亦且觸忤他人這箇雖是無得失底事若拈起來依舊有親疎有皂白若論此事不在言向上却要向言向上辨箇活處所以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據朗上座恁麼道如狂狗逐塊太傅拂袖便去似不肯他明招云朗上座喫却招慶飯了却去江外打野裡野裡即是荒野中火燒底木樛謂之野裡用明朗上座不向正處行却向外邊走朗抄云和尚又作麼生招云非人得其便明招自然有出身處亦不辜負他所問所以道俊狗咬人不露牙馮山詰和尚云王太傅大似相如奪壁直得鬚鬚衝冠盡明招忍俊不禁難逢其便大馮若作朗上座見他太傅拂袖便行放下茶鉢呵呵大笑何故見之不取千載難逢不見寶壽問胡釘鉸云久聞胡釘鉸莫便是否胡云是壽云還釘得虛空麼胡云請師打破將來壽便打胡不肯壽云吳日自有多口阿師爲你點破在胡後見趙州舉似前話州云你因什麼被他打胡云不知過在什麼處州云只這一縫尚不

奈何更教他打破虛空來胡便休去州代云且釘這一縫胡於是省京兆米七師行脚歸有老宿問云月夜斷井索人皆喚作蛇未審七師見佛時喚作什麼七師云若有所見卽同衆生老宿云也是千年桃核忠國師問紫璘供奉問說供奉解註思益經是否奉云是師云凡當註經須解佛意始得奉云若不意爭敢言註經師遂令侍者將一碗水七粒米一隻筴在碗上送與供奉問云是什麼義奉云不會師云老師意尙不會更說甚佛意王太傅與明上座如此話會不一雪竇末後却道當時但與踏倒茶爐明招雖是如此終不如雪竇雪峰在洞山會下作飯頭一日淘米次山問作什麼峰云淘米山云淘米去沙淘沙去米峰云沙米一時去山云大眾喫箇什麼峰便覆却盆山云子因緣不在此雖然恁麼爭似雪竇云當時但踏倒茶爐一等是什麼時節到他用處自然騰今煥古有活脫處頌云

來問若成風 箭不虛發偶爾成文不妨要妙應機  
非善巧 弄泥團漢有什麼限方木逗圓孔不妨撥

善作家堪悲獨眼龍只具一雙眼只得一轍曾未呈牙爪也無牙爪可呈說什麼牙爪也不得欺他牙爪開你還見麼雪竇却較些子若有恁麼手脚踏倒茶爐生雲雷 盡大地人一時喫棒天下衲僧無著身處早天霹靂逆水之波經幾回七十二棒翻成一百五十

來問若成風應機非善巧太傅問處似運斤成風此出莊子郢人泥壁餘一少竅遂圓泥榔補之時有少泥落在鼻端傍有匠者云公補竅甚巧我運斤爲你取鼻端泥其鼻端泥若蠅子翼使匠者斲之匠者運斤成風而斲之盡其泥而不傷鼻郢人立不失容所謂二俱巧妙明上座雖應其機語無善巧所以雪竇道來問若成風應機非善巧堪悲獨眼龍曾未呈牙爪明招道得也太奇特爭奈未有拏雲攪霧底爪牙雪竇傍不肯忍俊不禁代他出氣雪竇暗去合他意自頌他踏倒茶爐語牙爪開生雲雷逆水之波經幾回雲門道不望你有逆水之波但有順水之意亦得所以道活句下薦得永劫不忘明上座與明招語句

似死若要見活處但看雪竇踏倒茶爐

第四十九則三聖透網金鱗

垂示云七穿八穴攙鼓奪旗百匝千重瞻前顧後踞虎頭收虎尾未是作家牛頭沒馬頭回亦未爲奇特且道過量底人來時如何試舉看

舉三聖問雪峰透網金鱗未審以何爲食不妨擬  
橫自在此問太高生你合只自知何必更問 峰云  
待汝出網來向汝道 或人多少誰價作家宗師天  
然自在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迅  
雷霹靂可然驚羣一任踈跳 峰云老僧住持事繁  
不在勝負放過一着此語最毒

雪峰三聖雖然一出入一挨一拶未分勝負在且道這二尊宿具什麼眼目三聖自臨濟受訣徧歷諸方皆以高賓待之看他致箇問端多少人摸索不著且不涉理性佛法却問道透網金鱗以何爲食且道他意作麼生透網金鱗尋常既不食他香餌不知以什麼爲食雪峰是作家匹似閑只以一二分酬他却向他道待汝出網來向汝道汾陽謂之呈解問洞下

謂之借事問須是超倫絕類得大受用頂門有眼方謂之透網金鱗爭奈雪峰是作家不妨滅人聲價却云待汝出網來向汝道看他兩家把定封疆豈立萬仞若不是三聖只此一句便去不得爭奈三聖亦是作家方解向他道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雪峰却道老僧住持事繁此語得恁麼頑慢他作家相見一擒一縱逢強即弱遇賤即貴你若作勝負會未夢見雪峰在看他二人最初孤危峭峻末後二俱死耶當且道還有得失勝負麼他作家酬唱必不如此三聖在臨濟作院主臨濟遷化垂示云吾去後不得滅吾正法眼藏三聖出云爭敢滅却和尙正法眼藏濟云已後有人問你作麼生三聖便喝濟云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三聖便禮拜他是臨濟眞子方敢如此酬唱雪竇末後只頌透網金鱗顯他作家相見處頌云

透網金鱗 千兵易得一將難求何似生千聖不奈  
何休云滯水 向他雲外立活潑潑地且莫亂置好  
搖乾蕩坤 作家作家未是他奇特處放出又何妨

振鬣擺尾 誰放排端倪做得箇伎倆豈弄出來不  
妨驚群千尺鯨噴洪浪飛 轉過那邊去不妨奇特  
盛大地人一口吞盡一聲雷震清颺起有眼有耳  
如盤如育誰不悚然清颺起在什麼處咄天上人  
間知幾幾 雪降牢把脚頭三聖牢把脚腳撒土撒  
沙作什麼打云你在什麼處

透網金鱗休云滯水五祖道只此一句頌了也既是  
透網金鱗豈居滯水必在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處且  
道一二六時中以何爲食諸人且向三條椽下七尺單  
前試定當看雪竇道此事隨分拈弄如金鱗之類振  
鬣擺尾時直得乾坤動搖千尺鯨噴洪浪飛此頌三  
聖道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該如鯨噴洪浪  
相似一聲雷震清颺起頌雪峰道老僧住持事繁如  
一聲雷震清颺起相似大綱頌他兩箇俱是作家清  
颺起天上人間知幾幾且道這一句落在什麼處颺  
者風也當清颺起時天上人間能有幾人知

第五十則雲門慶慶三昧

垂示云度越階級超絕方便機機相應句句相投儼

非入大解脫門得大解脫用何以權衡佛祖龜鑑宗  
乘且道當機直截逆順縱橫如何道待出身句試請  
舉看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慶慶三昧 天下初僧盡在這  
裏作窠窟滿口含霜撒沙撒土作什麼 門云鉢裏  
飯桶裏水 布袋裏盛錫金沙混雜將錯就錯舍元  
殿裏不問長安

還定當得麼若定當得雲門鼻孔在諸人手裏若定  
當不得諸人鼻孔在雲門手裏雲門有斬釘截鐵句  
此一句中具三句有底問著便道鉢裏飯粒粒皆圓  
桶裏水滴滴皆濕若恁麼會且不見雲門端的爲人  
處頌云

鉢裏飯桶裏水 露也撒沙撒土作什麼撒口三年  
始得多口阿師難下嘴 猶却舌頭識法者懶爲什  
麼却恁麼舉 北斗南星位不殊喚東作西作什麼  
坐立儼然長者長法身短者短法身 白浪滔天平  
地起 脚下深數丈寶主互換蕭然在你頭上你又  
作麼生打擬不擬蒼天蒼天咄止不止 說什麼更

恐若箇箇無視長者子那當不少傍觀者啊

雪寶前面頌雲門對一說話道對一說太孤絕無孔  
鐵鎚重下楔後面又頌馬祖離四句絕百非話道賊  
頭白海頭黑明眼裱僧會不得若於此公案透得便  
見這箇頌雪寶當頭便道鉢裏飯桶裏水言中有響  
句裏呈機多口阿師難下觜隨後便與你下注脚也  
你若向這裏要求玄妙道理計較轉難下觜雪寶只  
到這裏也得他愛恁麼頭上先把定恐衆中有具眼  
者覷破也到後面須放過一著俯爲初機打開頌出  
教人見北斗依舊在北南星依舊只在南所以道北  
斗南星位不殊白浪滔天平地起忽然平地上起波  
瀾又作麼生若向事上覷則易若向意根下尋卒摸  
索不著這箇如鐵橛子相似擺撥不得插觜不得你  
若擬議欲會而不會止而不止亂呈幪袋正是箇箇  
無視長者子寒山詩道六極常嬰苦九維徒自論有  
才遺草澤無勢閉蓬門日上巖猶暗煙消谷尙昏其  
中長者子箇箇總無視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五

此集自大慧一炬之後而又重罹兵燹世鮮

善刻今得蜀木板正頗完猶恐中間亥豕魯

魚不無一二

四方具眼高人爲 是正之抄錄

見教當復改竄俾成全美禪宗幸甚

嶠中書隱白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六

第五十一則雪峰是什麼

垂示云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不落階級又無摸索且  
道放行即是把住即是到這裏若有一絲毫解路猶  
滯言詮尙拘機境盡是依草附木直饒便到獨脫處  
未免萬里望鄉關還構得麼若未構得且只理會箇  
現成公案試舉看

舉雪峰住庵時有兩僧來禮拜 作什麼一狀領過

峰見來以手托庵門放身出云是什麼鬼眼睛無

孔笛子擊頭戴角僧亦云是什麼泥彈子毘拍板箭

鋒相拄峯低頭臨庵爛泥裏有刺如龍無足似蛇有角就中難爲措置 僧後到巖頭也須是問過始得 同道方知 頭問什麼處來 也須是作家始得這漢 往往納敗闕若不是同參泊乎放過 僧云嶺南來 傳得什麼消息來也須是通箇消息還見雪峰麼頭 云曾到雪峯麼勘破了多時不可道不到 僧云曾到寶頭人難得打作兩橛 頭云有何言句便怎麼去也 僧學前話便怎麼去也 重重納敗闕頭云他道什麼好劈口便打失却鼻孔了也 僧云他無語低頭歸庵又納敗闕你且道他是什麼 頭云噫我當初悔不向他道末後句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若向伊道天下人不奈雪老何 須見老伴不必須彌也須粉碎且道他罔繚在什麼處 僧至夏末再學前話請益 已是不惺惺正賊去了多時賊過後與弓頭云何不早問好與揪倒禪床過也 僧云未敢容易 這棒本是這僧喫穿却鼻孔倚囚長智已是兩重公案頭云雪峯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沒天網地要識末句後只這是賺殺一船人我

也不信泊乎分疎不下

大凡扶豎宗教須是辨箇當機知進退是非明殺活擒縱若忽眼目迷黎麻羅到處逢問便問逢答便答 殊不知鼻孔在別人手裏只如雪峯巖頭同參德山 此僧參雪峰見解只到怎麼處及手見巖頭亦不曾 成得一事虎頓他二老宿一問一答一擒一縱直至 如今天下人或節角譚訛分疎不下且道節角譚訛 在什麼處雪峰雖遍歷諸方末後於鰲山店巖頭因 而激之方得勦絕大徹巖頭後值沙汰於湖邊作渡 子兩岸各懸一板有人過敲板一下頭云你過那邊 遂從蘆葦間舞棹而出雪峰歸嶺南住庵這僧亦是 久參底人雪峰見來以手托庵門放身出云是什麼 如今有底怎麼問著便去他語下咬嚼這僧亦怪也 只向他道是什麼峯低頭歸庵往往喚作無語會去 也這僧便摸索不著有底道雪峰被這僧一問直得 無語歸庵殊不知雪峯意有毒害處雪峰雖得便宜 爭奈賊身露影這僧後辭雪峰持此公案令巖頭判 既到彼巖頭問什麼處來僧云嶺南來頭云曾到雪



峰麼若要見雪峰只此一問也好急著眼看僧云會到頭云有何言句此語亦不空過這僧不曉只管逐他語脉轉頭云他道什麼僧云他低頭無語歸庵這僧殊不知巖頭著草鞋在他肚皮裏行幾回了也巖頭云噫我當初悔不向他道末後句若向他道天下人不奈雪老何巖頭也是扶強不扶弱這僧依舊黑漫漫地不分縹素懷一肚皮疑真箇道雪峯不會至夏末再舉前話請益巖頭云何不早問這老漢計較生也僧云未敢容易頭云雪峯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要識末後句只這是巖頭太煞不惜眉毛諸人畢竟作麼生會雪峯在德山會下作飯頭一日齋晚德山托鉢下至法堂峯云鐘未鳴鼓未響這老漢托鉢向什麼處去山無語低頭歸方丈雪峯舉似巖頭頭云大小德山不會末後句山聞令侍者喚至方丈問云汝不肯老僧耶頭密啓其語山至來日上堂與尋常不同頭於僧堂前撫掌大笑云且喜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他何雖然如是只得三年此公案中如雪峰見德山無語將謂得便宜殊

不知著賊了也蓋爲他看著賊來後來亦解做賊所以古人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有者道巖頭勝雪峯則錯會了也巖頭常用此巖示衆云明眼漢沒窠臼却物爲上逐物爲下這末後句設使親見祖師來也理會不得德山齋晚老子自捧鉢下法堂去巖頭道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在雪竇拈云曾聞說箇獨眼龍元來只具一隻眼殊不知德山是箇無齒大蟲若不是巖頭識破爭知得昨日與今日不同諸人要會末後句麼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自古及今公案萬別千差如荊棘林相似你若透得去天下人不奈何三世諸佛立在下風你若透不得巖頭道雪峯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只這一句自然有出身處雪竇頌云

末後句已在言前將謂真箇覩着則瞎爲君說舌頭落也說不著有頭無尾有尾無頭明暗雙雙底時節 萬籟老漢如牛無角似虎有角彼此是怎麼同條生也共相知 是何種族彼此沒交涉君向瀟湘我向秦不同條死還殊絕拄杖子在我手裏爭

怪得山僧你鼻孔爲什麼在別人手裏 還殊絕還  
要喫棒麼有什麼摸索處 黃頭碧眼須甄別盡大  
地人亡餘結舌我也怎麼他人却不怎麼只許老胡  
知不許老胡會 南北東西歸去來 收脚眼下眉帶  
五色線在乞你一條拄杖子 夜深同看千巖雪 猶  
較半月程從他大地雪漫漫填溝壑 整無人會也只  
是箇瞎漢還識得末後句麼便打

末後句爲君說雪竇頌此末後句他意極有落草相  
爲頌則煞頌只頌毛彩些子若要透見也未在更敢  
開大口便道明暗雙雙底時節與你開一錢路亦與  
你一句打殺了也末後更與你注解只如招慶一日  
問羅山云巖頭道怎麼麼不怎麼不怎麼意旨如  
何羅山召云大師師應諾山云雙明亦雙暗慶禮謝  
而去三日後又問前日蒙和尚垂慈只是看不破山  
云盡情向你道了也慶云和尚是把火行山云若恁  
麼據大師疑慮問將來慶云如何是雙明亦雙暗山  
云同生亦同死慶當時禮謝而去後有僧問招慶同  
生亦同死時如何慶云合取狗口僧云大師取取口

喫飯其僧却來問羅山云同生不同死時如何山云  
如牛無角僧云同生亦同死時如何山云如虎戴角  
末後句正是這箇道理羅山會下有僧便用這箇意  
致問招慶慶云彼此皆知何故我若東勝身洲道一  
句西瞿耶尼洲也知天上道一句人間也知心心相  
知眼眼相照同條生也則猶易見不同條死也還殊  
緜釋迦達磨也摸索不著南北東西歸去來有些子  
好境界夜深同看千巖雪且道是雙明雙暗是同條  
生是同條死具眼衲僧試甄別看

### 第五十二則趙州渡驢渡馬

舉僧問趙州久響趙州石橋到來只見略約也有  
人來捋虎鬚也是衲僧本分事 州云汝只見略約  
且不見石橋價得其便這老漢賣身去也 僧云如  
何是石橋上釣來也果然州云渡驢渡馬一網打  
就直得盡大地人無出氣處一死更不再活 約實  
切

趙州有石橋蓋李膺造也至今天下有名略約者卽  
是獨木橋也其僧故意滅他威光問他道久響趙州

石橋到來只見略約趙州便道汝只見略約且不見石橋據他問處也只是平常說話相似趙州用去鈞他道但果然上鈞隨後便問如何是石橋州云渡驢渡馬不妨言中自有出身處趙州不似臨濟德山行棒行喝他只以言句殺活這公案好好看來只是尋常關機鋒相似雖然如是也不妨難湊泊一日與首座看石橋州乃問首座是什麼人造座云李膺造州云造時向什麼處下手座無對州云尋常說石橋問著下手處也不知又一日州掃地次僧問和尚是善知識爲什麼有塵州云外來底又問清淨伽藍爲什麼有塵州云又有一點也又僧問如何是道州云牆外底僧云不問這箇道問大道州云大道透長安趙州偏用此機他到平實安穩處爲人更不傷鋒犯手自然孤峻用得此機甚妙雪竇頌云

孤危不立道方高 須是到這田地始得言猶在耳  
還他本分草料 入海還須釣巨鼈坐斷要津不通  
凡聖般般螺蚌不足問大丈夫漢不可耐耐三三堪  
笑同時灌溪老 也有恁麼人曾恁麼來也有恁麼

用機關底手脚 解云騎箭亦徒勞 磨較半月學似  
明似是則未是

孤危不立道方高雪竇頌趙州尋常爲人處不立玄妙不立孤危不似諸方道打破虛空擊碎須彌海底牛塵須彌鼓浪方顯他祖師之道所以雪竇道孤危不立道方高壁立萬仞顯佛法奇特靈驗雖然孤危峻峻不如不立孤危但平常自然轉轉地不立而自立不高而自高機出孤危方見玄妙所以雪竇云入海還須釣巨鼈看他具眼宗師等閑垂一語用一機不釣蝦蟆螺蚌直釣巨鼈也不妨是作家此一句用顯前面公案堪笑同時灌溪老不見僧問灌溪久響灌溪及乎到來只見箇漚麻池溪云汝只見漚麻池且不見灌溪僧云如何是灌溪溪云劈箭急又僧問黃龍久響黃龍及乎到來只見箇赤斑蛇龍云子只見赤斑蛇且不見黃龍僧云如何是黃龍龍云拖地僧云忽遇金翅鳥來時如何龍云性命難存僧云恁麼則遭他食噉去也龍云謝子供養此總是立孤危是則也是不免費力終不如趙州尋常用底所

以雪竇道解云劈箭亦徒勞只如灌溪黃龍卽且致  
趙州云渡驢渡馬又作麼生會試辨看

第五十三則百丈焚鴨子

垂示云徧界不藏全機獨露觸途無滯著著有出身  
之機句下無私頭頭有殺人之意且道古人畢竟向  
什麼處休歇試舉看

舉馬大師與百丈行次見野鴨子飛過兩箇落草  
漢草裏觀鷄顧作什麼 大師云是什麼和尚合知  
這老漢鼻孔也不知 丈云野鴨子鼻孔已在別人  
手裏只管供款第二杓惡水更毒 大師云什麼處  
去也前箭猶輕後箭深第二回啗啄也合自知 丈  
云飛過去也只管隨他後轉當面蹉過 大師遂扭  
百丈鼻頭 父母所生鼻孔却在別人手裏捉轉輪  
頭裂轉鼻孔來也 丈作忍痛聲 只在這裏還喚作  
野鴨子得麼還識痛痒麼 大師云何曾飛去莫瞞  
人好這老漢元來只在鬼窟裏作活計

正眼觀來却是百丈具正因馬大師無風起浪諸人  
要與佛祖爲師參取百丈要自救不了參取馬祖大

師看他古人二六時中未嘗不在箇裏百丈卽歲雖  
塵三學該練屬大寂闡化南昌乃傾心依附二十年  
爲侍者及至再參於喝下方始大悟而今有者道本  
無悟處作箇悟門建立此事若怎麼見解如獅子身  
中蟲自食獅子肉不見古人道源不深者流不長智  
不大者見不遠若用作建立曾佛法豈到如今看他  
馬大師與百丈行次見野鴨子飛過大師豈不知是  
野鴨子爲什麼却怎麼問且道他意落在什麼處百  
丈只管隨他後走馬祖遂扭他鼻孔丈作忍痛聲馬  
祖云何曾飛去百丈便省而今有底錯會纔問著便  
作忍痛聲且喜跳不出宗師家爲人須爲教徹見他  
不會不免傷鋒犯手只要教他明此事所以道會則  
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馬祖當時若不扭住只  
成世諦流布也須是逢境遇緣宛轉教歸自己十二  
時中無空缺處謂之性地明白若只依草附木認箇  
驢前馬後有何用處看他馬祖百丈怎麼用雖似昭  
昭靈靈却不住在昭昭靈靈處百丈作忍痛聲若恁  
麼見去徧界不藏頭頭成現所以道一處透千處透

處一時透馬祖次日陞堂衆纔集百丈出卷却拜請馬祖便下座歸方丈次問百丈我適來上堂未曾說法你爲什麼便卷却席丈云昨日被和尚扭得鼻孔痛祖云你昨日向甚處留心丈云今日鼻頭又不痛也祖云你深知今日事丈乃作禮却歸侍者寮哭同侍侍者問云你哭作什麼丈云你去問取和尚侍者遂去問馬祖祖云你去問取他看侍者却歸寮問百丈丈却呵呵大笑侍者云你適來哭而今爲什麼却笑丈云我適來哭如今却笑看他悟後阿鞞鞞地羅籠不住自然玲瓏雪竇頌云

野鴨子成羣作隊又有一隻知何許用作什麼如麻似粟馬祖見來相共語打葛藤有什麼了期說箇什麼獨有烏祖戲畜俊底話盡山雲海月情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知他打葛藤多少依前不會還飛去因莫道他不會言飛過什麼處去欲飛去鼻孔在別人手裏已是與他下注脚了也却把住老婆心切更道什麼道道什麼道不可也教山僧道不可作野鴨子叫蒼天蒼天脚跟下好與三千

棒不知向什麼處去

雪竇劈頭便頌道野鴨子知何許且道有多少馬祖見來相共語此頌馬祖問百丈云是什麼丈云野鴨子語盡山雲海月情頌再問百丈什麼處去馬大師爲他意旨自然脫體百丈依前不會却道飛過去也兩重蹉過欲飛去却把住雪竇據款結案又云這道此是雪竇轉身處且道作麼生道若作忍痛聲則錯若不作忍痛聲又作麼生會雪竇雖然頌得甚妙爭奈也跳不出

#### 第五十四則雲門却展兩手

垂示云透出生死撥轉機關等閑截鐵斬釘隨處蓋天蓋地且道是什麼人行履處試舉看  
舉雲門問僧近離甚處不可也道西禪探竿影草不可道東西南北僧云西禪果然可煞實頭當時好與一分草料門云西禪近日有何言句欲舉忍熟和尚深辨來風也似和尚相似察語僧展兩手敗關了也勾賊破家不妨令人疑著門打一掌據令而行好打快便難逢僧云某甲話在你待要回

款那却似有機旋春鼓底手脚門却展兩手餘驚  
與青龍不解騎僧無語可惜門便打不可放過此  
棒合是雲門喫何故當斷不斷返招其亂團黎合喫  
多少放過一著若不放過合作麼生

雲門問道僧近離甚處僧云西禪這箇是富面話如  
閃電相似門云近日有何言句也只是平常說話這  
僧也不妨是箇作家却倒去驗雲門便展兩手若是  
尋常人遭此一驗便見手忙脚亂他雲門有石火電  
光之機便打一掌僧云打即故是爭奈某甲話在這  
僧有轉身處所以雲門放開却展兩手其僧無語門  
便打看他雲門自是作家行一步知一步落處會曉  
前亦解顧後不矢蹤由這僧只解曉前不能顧後頌  
云

虎頭虎尾一時收殺人刀活人劍須是這僧始得  
千兵易得一將難求凜凜威風四百州坐斷天下  
人舌頭蓋天蓋地却問不知何太臉不可言佛膝  
捧雪寶元來未知在團黎相次着也師云放過一  
著若不放過又作麼生盡天下人一時落節離禪床

一下

雪寶頌得此話極易會大意只頌雲門機鋒所以道  
虎頭虎尾一時收古人云據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  
明宗旨雪寶只據款結案愛雲門會據虎頭又能取  
虎尾僧展兩手門便打是據虎頭雲門展兩手僧無  
語門又打是收虎尾頭尾齊收眼似流星自然如擊  
石火閃電光直得凜凜威風四百州直得盡大地  
世界風颯颯地却問不知何太臉不妨有臉處雪寶  
云放過一著且道如今不放過時又作麼生盡大地  
人總須喫棒如今禪和子總道等他展手時也還他  
本分草料似則也似是則未是雲門不可只恁麼教  
你休也須別有事在

### 第五十五則道吾一家用慰

垂示云穩密全真當頭取證涉流轉物直下承當向  
擊石火閃電光中坐斷請訛於據虎頭收虎尾處壁  
立千仞則且置放一線道還有爲人處也無試舉看  
畢道吾與漸源至一家用慰源拍棺云生邪死邪  
道什麼好不惺惺這漢猶在兩頭吾云生也不道

死也不道 龍吟霧起虎騰風生買帽相顧老婆心  
切源云爲什麼不道 羅過了也果然錯會 吾云不  
道不道 惡水滿頭後箭猶輕後箭深回至中路  
大棍棍源云和尚快與某甲道若不道打和尚去  
也 却較些子罕爲穿耳客多遇刻舟人似這般不  
唧唧漢入地獄如箭 吾云打卽任打道卽不道再  
三須重事就身打劫這老漢滿身泥水初心不改源  
便打 好打且道打他作什麼屈棒元來有人喫在  
後道吾遷化源到石霜學似前話 知而故犯不知  
是不是是則也大奇 霜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可  
煞新鮮這般茶飯却元來有人喫 源云爲什麼不  
道 語雖一般意無兩種且道與前來問是問是別  
霜云不道不道 天上天下曹溪波淚和相似無限  
平人被陸沉 源於言下有省暗漢且莫啼山僧好  
源一日將鉢子於法堂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也  
是死中得活好與先師出氣莫問他且看這漢一場  
便靈霜云作什麼隨後要效也 源云覓先師靈骨  
與半背後懸藥袋悔不悔當初你道什麼 霜云洪

波浩渺白浪滔天覓什麼先師靈骨也須還他作  
家始得成群作隊作什麼 雪竇著語云蒼天蒼天  
太彌生賊過後張弓好與一坑埋却 源云正好著  
力 且道落在什麼處先師曾向你道什麼這漢從  
頭到尾直至今今出身不得 太原孚云先師靈骨  
猶在大衆見麼閃電相似是什麼破草鞋猶較些子  
道吾與漸源至一家弔慰源拍棺木云生邪死邪吾  
曰生也不道死也不道若向句下便入得言下使知  
歸只這便是透脫生死底關鍵其或未然往往富頭  
蹉過看他古人行住坐臥不妨以此事爲念纔主人  
家弔慰漸源便拍棺問道吾云生邪死邪道吾不移  
易一絲毫對他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漸源當面蹉  
過逐他語句走更云爲什麼不道吾云不道不道吾  
可謂赤心片片將錯就錯源獨自不惺惺回至中路  
又云和尚快與某甲道若不道打和尚去也這漢識  
什麼好惡所謂好心不得好報道吾依舊老婆心切  
更向他道打卽任打道卽不道源使打雖然如是却  
是他贏得一籌道吾恁麼血滴滴地爲他漸源得恁

麼不覺地道吾既被他打遂向漸源云汝且去恐院中知事探得與你作禍密遣漸源出去道吾忒煞傷慈源後來至一小院閱行者誦觀音經云應以此丘身得度者卽現比丘身而爲說法忽然大悟云我當時錯怪先師爭知此事不在言句上古人道沒量大人被語脉裏轉却有底情解道道吾云不道不道使是道了也喚作打背翻筋斗教人摸索不著若恁麼會作麼生得不穩去若腳踏實地不隔一絲毫不見七賢女遊屍陀林遂指屍問云屍在這裏人在什麼處大姊云作麼作麼一衆齊證無生法忍且道有幾箇千箇萬箇只是一箇漸源後到石霜舉前話石霜依前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源云爲什麼不道霜云不道不道他便悟去一日將鉢子於法堂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意欲呈已見解霜果問云作什麼源云覓先師靈骨霜便截斷他脚跟云我這裏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什麼先師靈骨他既是覓先師靈骨石霜爲什麼却恁麼道到這裏若於生也不道死也不道處言下薦得方知自始至終全機受用你若作道

理擬議尋思直是難見漸源云正好著力看他悟後道得自然奇特道吾一片頂骨如金色擊時作銅聲雪寶著語云蒼天蒼天其意落在兩邊太原字云先師靈骨猶在自然道得穩當這一落索一時拈向一邊且道作麼生是省要處作麼生是著力處不見道一處透千處萬處一時透若向不道不道處處透得去便乃坐斷天下人舌頭若透不得也須是自參自悟不可容易過日可惜許時光雪寶頌云

兔馬有角斬可煞奇特可煞新鮮牛羊無角斬成什麼模樣瞞別人卽得絕毫絕毫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你向什麼處摸索如山如獄在什麼處平地起波瀾壅着你鼻孔黃金靈骨今猶在截却舌頭塞却咽喉拈向一邊只恐無人識得伊白浪滔天何處著放過一着脚限下蹉過眼裏裏着不得無處著果然却較些子果然沒漏深坑隻履四歸曾失却祖禪不了累及兒孫打云爲什麼却在這裏

雪寶偏會下注脚他是雲門下兒孫凡一句中具三



句底鉗銜向難道處道破向撥不開處撥開去他緊  
要處頌出直道兔馬有角牛羊無角且道兔馬爲什  
麼有角牛羊爲什麼却無角若透得前話始知雪竇  
有爲人處有者錯會道不道便是道無句是有句兔  
馬無角却云有角牛羊有角却云無角且待沒交涉  
殊不知古人千變萬化現如此神通只爲打破你這  
精靈鬼窟若透得去不消一箇了字兔馬有角牛羊  
無角絕毫絕釵如山如嶽這四句似摩尼寶珠一顆  
相似雪竇渾淪地吐在你面前了也末後皆是揀款  
結案黃金鑿骨今猶在白浪滔天何處著此頑石霜  
與大原字語爲什麼無處著隻履西歸曾失却靈龜  
曳尾此是雪竇轉身爲人處古人道他參活句不參  
死句既是失却他一火爲什麼却競頭爭

第五十六則欽山一鏃破關

垂示云諸佛不曾出世亦無一法與人祖師不曾西  
來未嘗以心傳授自是時人不了向外馳求殊不知  
自己脚跟下一段大事因緣千聖亦摸索不著只如  
今見不見聞不聞說不說知不知從什麼處得來若

未能洞達且向葛藤窟裏會取試舉看

舉良禪客問欽山一鏃破三關時如何驗不妨奇  
特不妨是箇猛將山云放出關中主看劈面來也  
也要大家知主山高按山低良云恁麼則知過必  
改見機而作已落第二頭山云更待何時有論有  
縱風行草偃良云好箭放不著所在便出果然擬  
待翻款那第二棒打人不痛山云且來闍黎呼則  
易道則難喚得回頭堪作什麼良回首果然把不  
住中也山把住云一鏃破三關即且止試與欽山  
發箭看虎口裏橫身避水之波見幾不爲無勇也  
良擬議果然摸索不着打云可惜許山打七棒云  
且聽這漢疑三十年令合恁麼有始有終頭正尾  
正這箇棒合是欽山喫

良禪客也不妨是一員戰將向欽山手裏左盤右轉  
墜鞭閃鞞末後可惜許弓折箭盡雖然如是李將軍  
自有嘉聲在不得封侯也是閑這箇公案一出一入  
一擒一縱當機觀面提觀面當機疾都不落有無得  
失謂之玄機稍虧些子力量便有顛蹶這箇亦是箇

英靈底衲子致箇問端不妨驚羣欽山是作家宗師  
便知他問頭落處鏃者箭鏃也一箭射透三關時如  
何欽山意道你射透得則且嘗試放出關中主看良  
云恁麼則知過必改也不妨奇特欽山云更待何時  
看他恁麼祇對欽山所問更無些子空缺處後頭良  
禪客却道好箭放不著所在拂袖便出欽山纔見他  
恁麼道便喚云且來闍黎良禪客果然把不住便回  
首欽山擒住云一鏃破三關則且止試與欽山發箭  
看良擬議欽山便打七棒更隨後與他念一道呪云  
且聽這漢疑三十年如今禪和子盡道爲什麼不打  
八下又不打六下只打七下不然等他問道試與欽  
山發箭看便打似則也似是則未是在這箇公案須  
是管襟裏不懷些子道理計較超出語言之外方能  
有一句下破三關及有放箭處若存是之與非卒摸  
索不著當時這僧若是箇漢欽山也大喚他既不能  
行此令不免倒行且道關中主畢竟是什麼人看雪  
竇頌云

與君放出關中主中也當頭踉過退後退後放箭

之徒莫莽鹵一死不再活大話說過了取箇眼兮  
耳必聾 左眼半斤放過一着左邊不前右邊不後  
捨箇耳兮目雙聾 右眼八兩只得一路進前則墮  
坑落壑退後則猛虎衝脚可憐一鏃破三關全機  
恁麼來時如何道什麼破也墮也的的分明箭後  
路死漢咄打云還見麼君不見 蝦兒索伴打葛藤  
去也 玄沙有言兮那箇不是玄沙大丈夫先天爲  
心祖 一句截流萬機癡削鼻孔在我手裏未有天  
地世界已前在什麼處安身立命

此頌數句取歸宗頌中語歸宗昔日因作此頌號曰  
歸宗宗門中謂之宗旨之說後來同安聞之云良公  
善能發箭要且不解中的有僧便問如何得中的安  
云關中主是什麼人後有僧舉似欽山云良公若  
恁麼也未免得欽山口雖然如是同安不是好心雪  
竇道與君放出關中主開眼也著合眼也著有形無  
形盡斬爲三段放箭之徒莫莽鹵若善能放箭則不  
莽鹵若不善放則莽鹵可知取箇眼兮耳必聾捨箇  
耳兮目雙聾且道取箇眼爲什麼却耳聾捨箇耳爲

什麼却雙臂此語無取捨方能透得若有取捨則難見可憐一鏃破三關的分明箭後路良禪客問一鏃破三關時如何欽山云放出關中主看乃至末後同安公案盡是箭後路畢竟作麼生君不見玄沙有言兮大丈夫先天爲心祖尋常以心爲祖宗極則這裏爲什麼却於天地未生已前猶爲此心之祖若說破這箇時節方識得關中主的分明箭後路若要中的箭後分明有路且道作麼生是箭後路也須是自著精彩始得大丈夫先天爲心祖玄沙常以此語示衆此乃是歸宗有此頌雪竇誤用爲玄沙語如今參學者若以此心爲祖宗參到彌勒佛下生也未曾在若是大丈夫漢心猶是兒孫大地未分已是第二頭且道正當恁麼時作麼生是先天地

第五十七則趙州田庫奴

垂示云未透得已前一似銀山鐵壁及乎透得了自己元來是鐵壁銀山或有人問且作麼生但向他道若向箇裏露得一機看得一境坐斷要津不通凡聖未爲分外苟或未然看取古人樣子

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何是不揀擇這鐵裹多少人不吞不得大有人疑着在漏口含霜州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平地上起骨堆積佛鼻孔一時穿却金剛鑄鐵券 僧云此猶是揀擇 果然隨他轉了也接着這老漢 州云田庫奴什麼處是揀擇山高石裂僧無語 放你三十棒直得日瞪口

法 庫式夜切音舍

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三祖信心銘劈頭使道這兩句有多少人錯會何故至道本無難亦無不難只是唯嫌揀擇若恁麼會一萬年也未夢見在趙州常以此語問人這僧將此語倒去問他若向語上覓此僧却驚天動地若不在語句上又且如何更參三十年道箇些子關捩子須是轉得始解捥虎鬚也須是本分手段始得這僧也不顧危亡敢捥虎鬚便道此猶是揀擇趙州劈口便塞道田庫奴什麼處是揀擇若問著別底便見脚忙手亂爭奈這老漢是作家向動不得處動向轉不得處轉你若透得一切惡毒言句乃至千差萬狀世間說論皆是醍醐上味若

到著實處方見趙州赤心片片田庫奴乃福唐人鄉語罵人似無意智相似這僧道此猶是揀擇趙州道田庫奴什麼處是揀擇宗師眼目須至恁麼如金翅鳥望海直取龍吞雪寶頌云

似海之深 是什麼度量淵源疑測也未得一半在如山之固什麼人掃得猶在半途蚊虻弄空裏猛風也有恁麼底果然不料力可煞不自量螻蟻撼於鐵柱 同坑無異土且得沒交涉團黎與他同參揀兮擇兮擔水河頭賣道什麼趙州來也當軒布鼓 已在言前一坑埋却如麻似粟打云塞却你咽喉

雪寶注兩句云似海之深如山之固僧云此猶是揀擇雪寶道這僧一似蚊虻弄空裏猛風螻蟻撼於鐵柱雪寶賞他膽大何故此是上頭人用底他敢恁麼道趙州亦不放他使云田庫奴什麼處是揀擇豈不是猛風鐵柱揀兮擇兮當軒布鼓雪寶末後提起教活若識得明白十分你自將來了也何故不見道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是故當軒布鼓

第五十八則趙州分踈不下

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否兩重公案也是疑人處隨着秤錘硬似鐵磨有這箇在莫以已妨人州云曾有人問我直得五年分踈不下 面赤不如語直胡孫喫毛蟲蚊子咬鐵牛

趙州平生不行棒喝用得過於棒喝這僧問得來也甚奇怪若不是趙州也難答伊蓋趙州是作家只向伊道曾有人問我直得五年分踈不下問處壁立千仞答處亦不輕他只恁麼會直是當頭若不會且莫作道理計較不見投子宗道者在雪寶會下作書記雪寶令參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於此有省一日雪寶問他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意作麼生宗云畜生畜生後隱居投子凡去住持略袈裟草鞋與經文僧問如何是道者家風宗云袈裟草鞋僧云未審意旨如何宗云赤脚下桐城所以道獻佛不在香多若透得脫去縱奪在我既是一問一答歷歷現成爲什麼趙州却道分踈不下且道是時人窠窟否趙州在窠窟裏答他在窠窟外答他須知此事不在言句上或

有箇漢徹骨徹髓信得及去如龍得水似虎靠山頌  
云

象王嘔呻 富貴中之富貴誰人不悚然好箇消息

獅子哮吼 作家中作家百獸腦裂好箇入路無味

之談 相罵饒你接劈鐵櫃子相似有什麼咬嚼處

分疎不下五年強一葉舟中載大唐渺渺兀然波浪

起誰知別有好思量塞斷人口相睡饒你灑水噴

團黎道甚麼 南北東西有麼有麼天上天下蒼天

蒼天烏飛兔走 自古自今一時活埋

趙州道曾有人問我直得五年分疎不下似象王嘔

呻獅子哮吼無味之談塞斷人口南北東西烏飛兔

走雪竇若無末後句何處更有雪竇來既是烏飛兔

走且道趙州雪竇山僧畢竟落在什麼處

### 第五十九則趙州何不引盡

垂示云該天括地越聖超凡百草頭上指出涅槃妙

心千戈叢裏點定衲僧命脉且道承箇什麼人恩力

便得恁麼試學看

學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 再運前來道什

麼三重公案纔有語言是揀擇滿口含霜和尚如  
何爲人揀着這老漢凶州云何不引盡這語賊是  
小人智過君子白拈賊騎賊馬趁賊 僧云某甲只  
念到這裏 兩箇弄泥團漢逢着箇賊塚根難敵手  
州云只這至道無難唯嫌揀擇 畢竟由這老漢被  
他換却眼睛捉敗了也

趙州道只這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擊石火似閃電  
光擒縱殺活得恁麼自在諸方皆謂趙州有逸羣之  
辯趙州尋常示衆有此一篇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  
纔有語言是揀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裏是汝等  
還護惜也無時有僧問云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什  
麼州云我亦不知僧云和尚既不知爲什麼道不在  
明白裏州云問事即得禮拜了退後來這僧只拈他  
羣縛處去問他問得也不妨奇特爭奈只是心行若  
是別人奈何他不得爭奈趙州是作家使道何不引  
盡這語這僧也會轉身吐氣便道某甲只念到這裏  
一以安排相似趙州隨聲拈起便答不須計較古人  
謂之相續也大難他辨龍蛇別休咎還他本分作家

趙州換却這僧眼睛不犯鋒銚不著計較自然恰好  
你喚作有句也不得喚作無句也不得喚作有不  
無句也不得難四句絕百非何故若論此事如擊石  
火似閃電光急著眼看方見若或擬議躊躇不免喪  
身失命雪竇頌云 躊躇上音躊下音除不進也

水灑不著說什麼太深遠生有什麼共語處 風吹  
不入如虛空相似硬剝剝地望空啓告 虎步龍行  
他家得自在不妨奇特 鬼號神泣 大衆掩耳草偈  
風行闍黎莫是與他同參 頭長三尺知是誰 怪底  
物何方聖者見麼見麼 相對無言獨足立 咄縮頭  
去放過一着山爐放過即不可便打

水灑不著風吹不入虎步龍行鬼號神泣無你啗啄  
處此四句頌趙州答話大似龍馳虎驟這僧只得一  
場懺懺非但這僧直得鬼也號神也泣風行草偈相  
似末後兩句可謂一子親得頭長三尺知是誰相對  
無言獨足立不見僧問古德如何是佛古德云頭長  
三尺頸長二寸雪竇引用未審諸人還識麼山僧也  
不識雪竇一時脫體畫却趙州真箇在裏了也諸人

須子細著眼看

第六十則雲門拄杖化龍

垂示云諸佛衆生本來無異山河自己寧有等差爲  
什麼却渾成兩邊去也若能撥轉話頭坐斷要津放  
過即不可若不放過盡大地不消一捏且作麼生是  
撥轉話頭處試舉看

舉雲門以拄杖示衆云 點化在臨時殺人刀活人  
劍換却你眼睛了也 拄杖子化爲龍 何用扇遮用  
化作什麼 吞却乾坤了也 天下衲僧性命不存還  
礙着咽喉麼闍黎向什麼處安身立命 山河大地  
甚處得來 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東西南北四  
維上下爭奈這箇何

只如雲門道拄杖子化爲龍吞却乾坤了也山河大  
地甚處得來若道有則瞎若道無則死還見雲門爲  
人處麼還我拄杖子來如今人不會他雲門獨露處  
却道卽色明心附物顯理且如釋迦老子四十九年  
說法不可不知此議論何故更用拈花迦葉微笑這  
老漢便捺胡道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分付摩訶

大迦葉更何必單傳心印諸人既是祖師門下客還明得單傳底心麼曾中若有一物山河大地縱然現前曾中若無一物外則了無絲毫說什麼理與智冥境與神會何故一會一切會一明一切明長沙道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忽若打破陰界身心一如身外無餘猶未得一半在說什麼卽色明心附初顯理古人道一塵纒起大地全收且道是那箇一塵若識得這一塵便識得拄杖子纒拈起拄杖子便見縱橫妙用怎麼說話早是葛藤了也何況更化爲龍慶藏主云五千四十八卷還曾有怎麼說話麼雲門每向拄杖處拈掇全機大用活潑潑地爲人芭蕉示衆云禪僧巴鼻盡在拄杖頭上永嘉亦云不是標形虎事擬如來寶杖親蹤跡如來昔於然燈佛時布髮掩泥以待彼佛然燈曰此處當建梵刹時有一天子遂標一莖草云建梵刹竟諸人且道這箇消息從那裏得來祖師道棒頭取證喝下承當且道承當箇什麼忽有人問如何是拄杖子莫是打筋斗麼莫是撫掌一下麼

總平弄精魂且喜沒交涉雪竇頌云 禪

拄杖子吞乾坤道什麼只用打何徒說桃花浪奔撥開向上一竅千聖齊立下風也不在華雲攫霧處說得千個萬個不如手脚羅籠一個燒尾者不在拏雲攫霧左之右之老僧只管看也只是箇乾柴片曝腮者何必喪膽亡魂人人氣字如王自是你千里萬里爭奈悚然拈了也謝慈悲老婆心切聞不聞不免落草用聞作什麼直須灑灑落落殘羹餿飯乾坤大地甚處得來休更紛紛紜紜學令者先犯相次到你頭上打云放過則不可七十二棒且輕恕山僧不曾行此令據令而行頗值得山僧一百五十難放君正令當行豈可以恁麼了直饒朝打三千棒打八百堪作什麼師蔭拈拄杖下座大眾一時走散雪竇龍頭蛇尾作什麼 曝 音 日乾也通作暴 又薄報切 雲門委曲爲人雪竇截徑爲人所以撥却化爲龍不消恁麼道只是拄杖子吞乾坤雪竇大意免人情解更道徒說桃花浪奔更不必化爲龍也蓋禹門有三

級浪每至三月桃花浪漲魚能逆水而躍過浪者卽化爲龍雪竇道縱化爲龍亦是徒設燒尾者不在拏雲攫霧魚過禹門自有天火燒其尾拏雲攫霧而去雪竇意道縱化爲龍亦不在拏雲攫霧也曝腮者何必喪膽亡魂清涼疏序云積行菩薩尙乃曝腮於龍門大意明華嚴境界非小德小智之所造詣獨如魚過龍門透不過者點額而回困於死水沙磧中曝其腮也雪竇意道既點額而回必喪膽亡魂拈了也聞不聞重下注脚一時與你掃蕩了也諸人直須灑灑落落去休更紛紛紜紜你若更紛紛紜紜失却拄杖子了也七十二棒且輕恕雪竇爲你捨重從輕古人道七十二棒翻成一百五十如今人錯會却只算數目合是七十五棒爲什麼却只七十二棒殊不知古人意在言外所以道此事不在言句中免後人去穿鑿雪竇所以引用直鏡真箇灑灑落落正好與你七十二棒猶是輕恕直饒總不如此一百五十難放君一時頌了也却更拈拄杖重重相爲雖然怎麼也無一箇皮下有血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六

嶠中書隱鼎刊園悟碧巖錄幸已訖事四方禪友或收得祖庭事苑萬善同歸錄及禪宗文字世罕刊本者幸乞見示當爲繕梓以廣禪學此亦方便接引之一端也告毋

舍玉幸甚 稟白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七

第六十一則風穴家國興盛

垂示云建法幢立宗旨還他本分宗師定龍蛇別縉素須是作家知識劔刃上論殺活棒頭上別機宜則且置且道獨據囊中事一句作麼生商量試舉看

舉風穴垂語云 興雲致雨也要爲主爲賓若立一塵我爲法王於法自在花簇簇錦簇簇家國興盛不是他屋裏事 不立一塵掃塵滅跡失却眼睛和鼻孔也家國喪亡一切處光明用家國作什麼全是他家屋裏事 雪竇拈拄杖云 須是壁立千仞



始得達慶來也 還有同生同死底衲僧麼 還我話  
頭來雖然如是要平不平之事須於雪寶商量始得  
還知麼若知許你自由自在若不知朝打三千暮打  
八百

只如風穴示衆云若立一塵家國興盛不立一塵家  
國喪亡且道立一塵卽是不立一塵卽是到這裏須  
是大用現前始得所以道設使言前薦得猶是滯殼  
迷封直饒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他是臨濟下尊  
宿直下用本分草料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顰蹙  
意在立國安邦須藉謀臣猛將然後麒麟出鳳凰翔  
乃太平之祥瑞也他三家村裏人爭知有恁麼事不  
立一塵家國喪亡風颯颯地野老爲什麼出來謳歌  
只爲家國喪亡洞下謂之轉變處更無佛無衆生無  
是無非無好無惡絕音響蹤跡所以道金屑雖貴落  
眼成瞋又云金屑眼中醫衣珠法上塵已鑿猶不重  
佛祖是何人七穿八穴神通妙用不爲奇特到箇裏  
衲被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若更說心說性  
說玄說妙都用不著何故他家自有神仙境南泉示

◆提一作拈

衆云黃梅七百高僧盡是會佛法底人不得他衣鉢  
唯有盧行者不會佛法所以得他衣鉢又云三世諸  
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野老或顰蹙或謳歌且  
道作麼生會且道他具什麼眼却恁麼須知野老門  
前別有條章雪寶雙提了却拈拄杖云還有同生同  
死底衲僧麼當時若有箇漢出來道得一句互爲賓  
主免得雪寶這老漢後面自點曾

野老從教不展眉 三千里外有箇人美食不中飽  
人喫且圖家國立雄基 太平一曲大家知要行即  
行要住即住盡乾坤大地是箇解脫門你作麼生立  
謀臣猛將今何在 有麼有麼土曠人稀相逢者少  
且莫點曾 萬里清風只自知 旁若無人教誰掃地  
也是雲居羅漢

適來雙提了也這裏却只拈一邊放一邊哉長補短  
舍重從輕所以道野老從教不展眉我且圖家國立  
雄基謀臣猛將今何在雪寶拈拄杖云還有同生同  
死底衲僧麼一似道還有謀臣猛將麼一口吞却一  
切人了也所以道土曠人稀相逢者少還有相知者

麼出來一坑埋却萬里清風只自知便是雪竇點雪處也

第六十二則雲門中有一寶

垂示云以無師智發無作妙用以無緣慈作不請勝友向一句下有殺石活於一機中有縱有擒且道什麼人曾恁麼來試舉看

舉雲門示衆云乾坤之內 土獸人稀六合收不得

宇宙之間 休向鬼窟裏作活計聽過了也中有一

寶 在什麼處光生也切忌向鬼窟裏覓 祕在形山

揆點拈燈籠向佛殿裏 猶可商量將三門來燈籠

上 雲門大師是即是不妨誦說猶較些子若子細

揆點將來未免屎臭氣

雲門道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祕在形山且道雲門意在釣竿頭意在燈籠上此乃肇法師寶藏論數句雲門拈來示衆肇公時於後秦逍遙園造論寫維摩經方知莊老未盡其妙肇乃禮羅什爲師又參瓦棺寺跋陀婆羅菩薩從西天二十七祖處傳心印來肇深造其堂奧肇一日遭難臨刑之時乞七日

假造寶藏論雲門便拈論中四句示衆大意云如何以無價之寶隱在陰界之中論中語言皆與宗門說話相符合不見鏡清問曹山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山云理卽如是事作麼生清云如理如事山云瞞曹山一人卽得爭奈諸聖眼何清云若無諸聖眼爭知不恁麼山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所以道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祕在形山大意明人人具足箇箇圓成雲門便拈來示衆已是十分現成不可更似座主相似與你注解去他慈悲更與你下注脚道拈燈籠向佛殿裏將三門來燈籠上且道雲門恁麼道意作麼生不見古人云無明實性卽佛性幻化空身卽法身又云卽月心而見佛心形山卽是四大五蘊也中有一寶祕在形山所以道諸佛在心頭迷人向外求內懷無價寶不識一生休又道佛性堂堂顯現住相有情難見若悟衆生無我我面何殊佛面心是本來心面是娘生面劫石可移動箇中無改變有者只認箇昭昭靈靈爲寶只是不得其用亦不得其妙所以動轉不得開撥不行古人道窮則變變則

通拈燈籠向佛殿裏若是常情可測度得將三門來  
燈籠上還測度得麼雲門與你一時打破情識意想  
得失是非了也雪竇道我愛韶陽新定機一生與人  
抽釘拔楔又云曲木據位知幾何利刃翦却令人愛  
他道拈燈籠向佛殿裏這一句已截斷了也又將三  
門來燈籠上若論此事如礮石火似閃電光雲門道  
汝若相當去且覓箇入路微塵諸佛在你脚跟下三  
藏聖教在你舌頭上不如悟去好和尚子莫妄想天  
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良久云  
與我拈面前按山來看便有僧出問云學人見山是  
山水是水時如何門云三門爲什麼從這裏過恐你  
死却遂以手劃一劃云識得時是醍醐上味若識不  
得反爲毒藥也所以道了了時無可了立立處處  
直須呵雪竇又拈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  
秘在形山掛在壁上達磨九年不敢正眼覷者而今  
衲僧要見劈脊便棒看佗本分宗師終不將實法繫  
綴人立沙云雖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雖然恁麼也  
是鐵龜曳尾雪竇頌云

看看高着眼用看作什麼驪龍玩珠古岸何人把  
釣竿 孤危甚孤危壁立甚壁立賊過後張弓驪後  
見驪莫與往來 雲冉冉 打斷始得百匝千重夾腦  
帽子 鶻吳布衫 水漫漫 左之右之前遮後擁明月  
蘆花君自看 看着則瞎若識得雲門語便見雪竇

末後句

若識得雲門語便見雪竇爲人處他向雲門示衆後  
面兩句便與你下箇注脚云看看你便作瞠眉瞠眼  
會且得沒交涉古人道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  
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卽如如  
佛若只向瞠眉努眼處坐殺豈能脫得根塵雪竇道  
看看雲門如在古岸把釣竿相似雲又冉冉水又漫  
漫明月映蘆花蘆花映明月正當恁麼時且道是何  
境界若便直下見得前後只是一句相似 瞠 抽展切  
直視也

第六十三則南泉斬却貓兒

垂示云意路不到正好提撕言詮不及宜急著眼若  
也電轉星飛便可傾湫倒嶽衆中莫有辨得底麼試  
舉看

學南泉一日東西兩堂爭貓兒不是今日合關也  
一場漏逗南泉見遂提起云道得卽不斬正令當  
行方坐斷這老漢有定龍蛇手脚衆無對可稽  
放這一隊漆桶堪作什麼杜撰禪和如麻似粟泉  
斬貓兒爲兩段快哉快哉若不如此盡是弄泥團  
漢賊過後張弓已是第二頭未舉起時好打

宗師家看他一動一靜一出一入且道意旨如何這  
斬貓兒話天下叢林商量浩浩地有者道提起處便  
是有底道在斬處且得都沒交涉他若不提起時亦  
匝匝地作盡道理殊不知他古人有定乾坤之眼有  
定乾坤底劍你且道畢竟是誰斬貓兒只如南泉提  
起云道得卽不斬當時忽有人道得且道南泉斬不  
斬所以道正令當行十方坐斷出頭天外看誰是箇  
中人其實當時元不斬此話亦不在斬與不斬處此  
事軒知如此分明不在情塵意見上討若向情塵意  
見上討則辜負南泉去但向當鋒劍刃上看是有也  
得無也得有不無也得所以古人道窮則變變則  
通而今人不解變通只管向語句上走南泉恁麼提

起不可教人合下得甚語只要教人自薦各各自用  
自知若不恁麼會本摸索不著雪竇當頭頌云

兩堂俱是杜禪和親言出親口一句道斷據款結  
案發動煙塵不柰何看你作什麼折合現成公案  
也有些子賴得南泉能舉令舉拂子云一似這箇  
王老師猶較些子好箇金剛王寶劍用切泥去也一  
刀兩段任偏頗百雜碎忽有人按住刀看他作什  
麼不可放過也便打頰普禾切偏也音坡

兩堂俱是杜禪和雪竇不向句下死亦不認驢前馬  
後有撥轉處便道撥動煙塵不柰何雪竇與南泉把  
手共行一句說了也兩堂首座沒歇頭處到處只管  
撥動煙塵柰何不得賴得南泉與他斷這公案收得  
淨盡他爭柰前不構村後不迭店所以道賴得南泉  
能舉令一刀兩段任偏頗直下一刀兩段更不管有  
偏頗且道南泉據什麼令

### 第六十四則趙州頭戴草鞋

舉南泉復舉前話問趙州也須是同心同意始得  
同道者方知州便脫草鞋於頭上戴出不免拖泥

帶水南泉云子若在恰救得貓兒 唱扣相隨知音者少將錯就錯

趙州乃南泉的子道頭會尾舉著使知落處南泉晚間復舉前話同趙州州是老作家使脫草鞋於頭上戴出泉云子若在却救得貓兒且道真箇恁麼不恁麼南泉云道得卽不斬如擊石火似閃電尤趙州使脫草鞋於頭上戴出佗參活句不參死句日日新時時新千聖移易一絲毫不得須是運出自己家珍方見他全機大用他道我爲法王於法自在人多錯會道趙州權將草鞋作貓兒有者道待他云道得卽不斬便戴草鞋出去自是你斬貓兒不干我事且得沒交涉只是弄精魂殊不知古人意如天普蓋似地普擎他父子相投機鋒相合那箇舉頭他便會尾如今學者不識古人轉處空去意路上卜度若要見他去他南泉趙州轉處便見好頌云

公案圓來問趙州 言猶在耳不消更斬喪車背後  
懸藥袋 長安城裏任閑遊 得恁麼快活得恁麼自在信手拈來草不可不教你恁麼去也 草鞋頭戴

無人會 也有一箇半箇別是一家風明頭也合暗頭也合歸到家山卽便休 脚眼下好與三十棒且道過在什麼處只爲你無風起浪彼此放下只恐不恁麼恁麼也太奇

壓 側六切 硫 克盍切石聲 塞也 同音桂大奇

公案圓來問趙州慶藏主道如人結案相似八棒是八棒十三是十三已斷了也却拈來問趙州州是他屋裏人會南泉意旨他是透徹底人壓著磕著使轉具本分作家眼腦纔聞舉著別起便行雪竇道長安城裏任閑遊漏逗不少古人道長安雖樂不是久居又云長安甚闊我國晏然也須是證機宜別休咎始得草鞋頭戴無人會戴草鞋處這些子雖無許多事所以道唯我能知唯我能證方見得南泉趙州雪竇同得同用處且道而今作麼生會歸到家山卽便休什麼處是家山他若不會必不恁麼道他既會且道家山在什麼處便打

### 第六十五則外道良馬鞭影

垂示云無相而形充十虛而方廣無心而應徧刹海而不煩舉一明三目機銖兩直得棒如雨點喝似雷

奔也未嘗得向上人行履在且道作麼生是向上人  
事試看

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 雖然如是屋裏  
人也有些子香氣雙劍倚空飛 顯是不問 世尊良  
久莫勝世奪其聲如雷坐者立者皆動他不得外  
道讚歎云世尊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 佛  
倒漢一撥便轉盤裏明珠 外道去後阿難問佛外  
道有何所證而言得入 不妨令人疑着也要大家  
知個鑄者生鐵 佛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且道  
喚什麼作鞭影打一拂子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真  
金火裏看拾得口喫飯

此事若在言句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句或道  
無言便是又何消祖師西來作什麼只如從上來許  
多公案畢竟如何見其下落這一則公案話會者不  
少有底喚作良久有底喚作據坐有底喚作默然不  
對且喜沒交涉幾曾摸索得著來此事其實不在言  
句上亦不離言句中若稍有擬議則千里萬里去也  
看他外道省悟後方知亦不在此亦不在彼亦不在

是亦不在不是且道是箇什麼天衣懷和尚頌云離  
塵不默不良久據坐商量成過咎吹毛匣裏冷光寒  
外道天魔皆拱手百丈常和尚參法眼眼令看此話  
法眼一日問你看什麼因緣常云外道問佛話眼云  
你試舉看常擬開口眼云住住你擬向良久處會那  
常於言下忽然大悟後示衆云百丈有三訣喫茶珍  
重歇擬議更思量知君猶未徹翠巖真點骨拈云六  
合九有青黃赤白一一交雜外道會四維陀典論自  
云我是一切智人在處索人論議他致問端要坐斷  
釋迦老子舌頭世尊不費纖毫氣力他便省去讚歎  
云世尊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且道作麼生  
是大慈大悲處世尊隻眼通三世外道雙眸貫五天  
滄山真如拈云外道懷藏至寶世尊親爲高提森羅  
顯現萬象歷然且畢竟外道悟箇什麼如越狗逼牆  
至極則無路處他須回來便乃活鱗鱗地若計較是  
非一時放下情盡見除自然徹底分明外道去後阿  
難問佛云外道有何所證而言得入佛云如世良馬  
見鞭影而行後來諸方便道又被風吹別調中又云

龍頭蛇尾什麼處是世尊鞭影什麼處是見鞭影處  
雪賢云邪正不分過由鞭影真如云阿難金鐘再擊  
四衆共聞雖然如是大似二龍爭珠長他智者威憚  
雲寶頌云

機輪曾未解在這裏果然不動一絲毫轉必兩頭  
走不落有必落無不東則西左眼半斤右眼八兩  
明鏡忽臨臺 還見釋迦老子麼一撥便轉破也破  
也敗也敗也 當下分妍醜 盡大地是箇解脫門好  
與三十棒還見釋迦老子麼妍醜分兮迷雲開放  
一揀道許你有箇轉身處爭奈只是箇外道 慈門  
何處生塵埃 徧界不曾藏退後退後達磨來也因  
思良馬窺鞭影 我有拄杖子不消你與我且道什  
麼處是鞭影麼處是良馬處 千里追風喚得  
回 騎佛殿出三門去也轉身即錯放過即不可便  
打喚得回嗎指三下 前不拂村後不送店拗折拄  
杖子向什麼處去雪賢雷聲甚大雨點全無  
機輪曾未轉轉必兩頭走機乃千聖靈機輪是從本  
已來諸人命脉不見古人道千聖靈機不易親龍生

龍子莫因循趙州奪得連城璧秦王相如總喪身外  
道却是把得住作得主未嘗叨著何故他道不問有  
言不問無言豈不是全機處世尊會看風使帆應病  
與藥所以良久全機提起外道全體會去機輪便阿  
轆轤地轉亦不轉向有亦不轉向無不落得失不拘  
凡聖二邊一時坐斷世尊纔良久他便禮拜如今人  
多落在無不然落在有只管在有無處兩頭走雪寶  
道明鏡忽臨臺當下分妍醜這箇不曾動著只消箇  
良久如明鏡臨臺相似萬象不能逃其形質外道云  
世尊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且道是什麼處  
是外道入處到這裏須是箇箇自參自究自悟自會  
始得便於一切處行住坐臥不問高低一時現成更  
不移易一絲毫纔作計較有一絲毫道理即礙塞殺  
人更無入作分也後面頌世尊大悲開我迷雲  
令我得入當下忽然分妍醜妍醜分兮迷雲開慈門  
何處生塵埃盡大地是世尊大悲開我迷雲  
得不消一捏此亦是放開底門戶不見世尊於三七  
日中思惟如是事我寧不說法疾入於涅槃因思良

馬窺鞭影千里追風喚得回追風之馬見鞭影而便  
過千里教回即回雪竇賞他道若得俊流方可一  
撥便轉一喚便回若喚得回便鳴指三下且道是點  
破是撒沙

### 第六十六則嚴頭取黃巢劍

垂示云當機說面提陷虎之機正按傍提布擒賊之  
略明合暗合雙放雙收解弄死蛇還佗作者

舉嚴頭問僧什麼處來未開口時納敗缺了也穿  
過儒儒要知來處也不難僧云西京來果然一箇  
小賊頭云黃巢過後還收得劍麼平生不曾做草  
賊不懼頭審便怎麼問好大膽僧云收得敗也未  
識轉身處茅廣漢如麻似粟嚴頭引頸近前云因  
也須識機宜始得陷虎之機是什麼心行僧云師  
頭落也只見鐘頭利不見鑿頭方嚴甚好惡着也  
嚴頭呵呵大笑盡天下和尚不奈何欺殺天下人  
尋這老漢頭落處不得僧後到雪峰依前顧預懷  
懷這僧往往十分納敗缺去峰問什麼處來不可  
不說來處也要勸過僧云嚴頭來果然納敗缺峰

云有何言句舉得不免喫棒僧舉前話便好趕出  
雪峰打三十棒趕出雖然斬釘截鐵因甚只打三  
十棒拄杖子也未到折在且未是本分何故朝打三  
千棒打八百若不是同參爭辨端的雖然如是且道  
雪峯嚴頭落在什麼處

大凡挑囊負鉢撥草瞻風也須是具行脚眼始得這  
僧眼似流星也被嚴頭勒破了一串穿却當時若是  
箇漢或殺或活舉著使用這僧迂郎當却道收得恁  
恁麼行脚闍羅老子問你索飯錢在知他踏破多少  
草鞋直到雪峯當時若有些子眼筋便解警地去豈  
不快哉這箇因緣有節角請訛處此事雖然無得失  
得失甚大雖然無揀擇到這裏却要具眼揀擇看他  
龍牙行脚時致箇問端問德山學人仗鎧鄒劍擬取  
師頭時如何德山引頸近前云因龍牙云師頭落也  
山使歸方丈牙後舉似洞山洞山云德山當時道什  
麼牙云他無語洞山云佗無語則且置借我德山落  
底頭來看牙於言下大悟遂焚香遙望德山禮拜懺  
悔有僧傳到德山處德山云洞山老漢不識好惡這



漢死來多少時也救得有什麼用處這箇公案與龍  
 牙底一般德山歸方丈則暗中最妙巖頭大笑他笑  
 中有毒若有人辨得天下橫行這僧當時若辨得出  
 千古之下免得檢責於巖頭門下已是一場蹉過看  
 他雪峯老人是同參使知落處也不與他說破只打  
 三十棒趕出院可以光前絕後這箇是拈作家衲僧  
 鼻孔為人底手段更不與他知之若何教他自悟去  
 本分宗師為人有時籠罩不教伊出頭有時放令死  
 郎當地却須有出身處大小巖頭雪峯到被箇喫  
 飯禪和勘破只如巖頭道黃巢過後還收得劍麼語  
 人且道這裏合下得什麼語免得他笑又免得雪峯  
 行棒趕出這裏語訛若不曾親證親悟縱使口頭快  
 利至究竟透脫生死不得山僧尋常教人觀這機關  
 轉處若擬議則遠之遠矣不見投子問鹽平僧云黃  
 巢過後收得劍麼僧以手指地投子云三十年弄馬  
 騎今日却披驢子撲看這僧也不妨是箇作家也不  
 道收得也不道收不得與西京僧如隔海在真如拈  
 云他古人一箇做頭一箇做尾正也雪竇頌云

黃巢過後曾收劍 孟八那漢有什麼用處只是錫  
 刀子一口 大笑還恐作者知 一子親得能有幾箇  
 不是乘機爭得自由 三十山藤且輕想 同條生同  
 條死朝三千幕八百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却與教  
 得活得便宜是落便宜 據款結案悔不償當初也  
 有些子

黃巢過後曾收劍大笑還應作者知雪竇便頌這僧  
 與巖頭大笑處這箇些子天下人摸索不著且道他  
 笑箇什麼須是作家方知這笑中有權有實有照有  
 用有殺有活三十山藤且輕想頌這僧後到雪峰面  
 前這僧依舊莽鹵峰便據令而行打三十棒趕出且  
 道為什麼却如此你要盡情會這話麼得便宜是落  
 便宜

第六十七則傳大士講經竟

舉梁武帝請傳大士講金剛經 遠磨兄弟來也魚  
 行酒肆即不無稱僧門下即不可道老漢老老大大  
 在這般去就 大士便於座上揮案一下便下座直  
 得火星迸散似則似是則未是不頓打葛藤 武帝

愕然兩回三度被人騙也教他摸索不着 誌公問  
陛下還會麼 黨理不黨情 肥腩不向外也好與三  
十棒 帝云不會可惜許 誌公云大士講經竟也須  
逐出國始得當時和誌公一時與趕出國始是作家  
兩箇漢同坑無異土

梁高祖武帝蕭氏諱衍字叔達立功業以至受齊禪  
卽位後別註五經講議奉黃老甚篤而性主孝一日  
思得出世之法以鞫劬勞於是捨道事佛廼受菩薩  
戒於婁約法師處披佛袈裟自講放光般若經以報  
父母時誌公大士以顯異惑眾繫於獄中誌公乃分  
身遊化城邑帝一日知之感悟極推重之誌公數行  
遮護隱顯逮不可測時婺州有大士者居雲黃山手  
栽二樹謂之雙林自稱當來善慧大士一日修書命  
弟子上表聞於帝時朝廷以其無君臣之禮不受傳  
大士將入金陵城中賣魚時武帝或請誌公講金剛  
經誌公曰貧道不能講市中有傳大士者能講此經  
帝下詔召之入禁中傳大士既至於講座上揮案一  
下便下座當時便與誰轉免見一場狼籍却被誌公

云陛下還會麼帝云不會誌公云大士講經竟也是  
一人作頭一人作尾誌公恁麼道還夢見傳大士麼  
一等是弄精魂這箇就中奇特雖是死蛇解弄也活  
既是講經爲甚却不大分爲二一如尋常座主道金  
剛之體堅固物物不能壞利用改能摧萬物如此講  
說方喚作講經雖然如是諸人殊不知傳大士只拈  
向上關捩子略露鋒鏃教人知落處直截與你壁立  
萬仞恰好被誌公不識好惡却云大士講經竟正是  
好心不得好報如美酒一盞却被誌公以水攪過如  
一釜羹被誌公將一顆鼠糞污了且道既不是講經  
畢竟喚作什麼頃云

不向雙林寄此身 只爲他把不住靈裏豈可藏  
却於梁土惹埃塵 若不入草爭見端的 不風流處  
也風流 當時不得誌公老 作賊不須本有牽伴底  
癩兒也是癩 癩去國人正好一狀領過便打

不向雙林寄此身却於梁土惹埃塵傳大士與沒板  
齒老漢一般相逢達磨初到金陵見武帝帝問如何  
是聖諦第一義磨云廓然無聖帝云對朕者誰磨云

不識帝不契遂渡江至魏武帝舉問誌公公云陛下  
遺識此人否帝云不識誌公云是此觀音大士傳佛  
心印帝悔遂遣使去取誌公云真道陛下發使去取  
合國人去他亦不回所以雪竇道當時不得誌公老  
也是栖栖去國人當時若不是誌公爲傳大士出氣  
也須是趕出國去誌公既饒舌武帝却被他熱瞞一  
上雪竇大意道不須他來梁士講經揮案所以道何  
不向雙林寄此身喫粥喫飯隨分過時却來梁士恁  
麼指注揮案一下便下座便是他惹埃塵處既是要  
殊勝則目視雲霄上不見有佛下不見有衆生若論  
出世遊事不免灰頭土面將無作有將有作無將是  
作非將蠱作細魚行酒肆橫拈倒用教一切人明此  
箇事若不恁麼放行直到彌勒下生也無一箇牛箇  
傳大士既是拖泥帶水賴是有知音若不得誌公老  
幾乎趕出國了且道卽今在什麼處

第六十八則仰山汝名什麼

垂示云掀天翻地軸擒虎兇辨龍蛇須是箇活鱧  
鱧漢始得句句相投機機相應且從上來什麼人合

恁麼請學看

舉仰山問三聖汝名什麼名實相奪勾賊家聖  
云惠寂坐斷舌頭擒旗奪鼓仰山云惠寂是我各  
自守封疆聖云我名惠然爾市裏奪去彼此却守  
本分仰山呵呵大笑可謂是箇時節錦上鋪花天  
下人不知落處何故土贖人稱相盜者少一似饅頭  
笑又非饅頭笑一等是笑爲什麼却作兩段具眼者  
始定當看

三聖是臨濟下尊宿少具出羣作略有大概有大用  
在衆中昂昂藏藏名聞諸方後辭臨濟徧遊淮海到  
處叢林皆以高賓待之自向北至南方先造雪峰使  
問透網金鱗未審以何爲食峰云待汝出網來卽向  
汝道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峰云老  
僧住持事繁峰往寺莊路逢獼猴乃云這獼猴各各  
佩一面古鏡聖云聖劫無名何以彰爲古鏡峰云瑕  
生也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峰云罪  
過老僧住持事繁後至仰山山極愛其俊利待之於  
明窓下一日有官人來參仰山山問官居何位云推

官山豎起拂子云還推得這箇麼官人無語衆人下語俱不契仰山意時三聖在延壽堂仰山令侍者持此語問之聖云和尚有事也再令侍者問未審有什麼事聖云再犯不容仰山深肯之百丈當時以禪板蒲團付黃檗拄杖拂子付澗山澗山後付仰山仰山既大肯三聖聖一日辭去仰山以拄杖拂子付三聖聖云某甲已有師仰山詰其由乃臨濟的子也只如仰山問三聖汝名什麼佗不可不知其名何故更恁麼問所以作家要驗人得知子細只似等閑問云汝名什麼更道無計較何故三聖不云惠然却道惠寂看佗具眼漢自然不同三聖恁麼又不是顛一向攙旗奪鼓意在仰山語外此語不墮常情難爲摸索這般漢手段却活得人所以道佗參活句不參死句若順常情則歇人不得看佗古人念道如此用盡精神始能大悟既悟了用時還同未悟時人相似隨分一言半句不得落常情三聖知佗仰山落處便向佗道我名惠寂仰山要收三聖三聖倒收仰山仰山只得就身打劫道惠寂是我是放行處三聖云我名惠

然亦是放行所以雪竇後面頌云雙收雙放若爲宗只一句內一時頌了仰山呵呵大笑也有權有實也有照有用爲佗人面玲瓏所以用處得大自在這箇笑與巖頭笑不同巖頭笑有毒藥這箇笑千古萬古清風凜凜地雪竇頌云

雙收雙放若爲宗 知他有幾人八面玲瓏將謂真箇有恁麼事 騎虎由來要絕功 若不是頂門上有眼 肘臂下有符爭得到這裏 騎則不妨只恐你下不得不是恁麼人爭明恁麼事 笑罷不知何處去 儘四百軍州 免恁麼人也 難得言猶在耳 千古萬古有清風 只應千古動悲風 如今在什麼處 咄既是大笑爲什麼 却動悲風 大地黑漫漫

雙收雙放若爲宗 放行互爲賓主 仰山云汝名什麼 聖云我名惠寂 是雙放 仰山云惠寂是我 聖云我名惠然是雙收 其實是互換之機 收則大家收 放則大家放 雪竇一時頌盡了也 佗意道若不收 若不互換 你是你 我是我 都來只四箇字 因甚却於裏頭出沒 卷舒古人道你若立我便坐 你若坐我便立 若也

同坐同立二俱瞎漢此是雙收雙放可以爲宗要騎  
虎由來要絕功有如此之高風最上之機要要騎便  
騎要下便下據虎頭亦得收虎尾亦得三聖仰山二  
俱有此之風笑罷不知何處去且道化笑箇什麼直  
得清風凜凜爲什麼末後却道只應千古動悲風也  
是死而不弔一時與你注解了也爭奈天下人啗啄  
不入不知落處縱是山僧也不知落處諸人還知麼

第六十九則南泉畫一圓相

垂示云無啗啄處粗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透荆棘  
林衲僧家如紅爐上一點雪平地上七穿八穴則且  
止不落寅緣又作麼生試舉看

舉南泉歸宗麻谷同去禮拜忠國師至中路三人  
同行必有我師有什麼奇特也要辨端的 南泉於  
地上畫一圓相云道得卽去無風起浪也 要人知  
掉却陸沉船若不驗過爭辨端的 歸宗於圓相中  
坐一人打羅同道方知 麻谷便作女人拜 一人打  
鼓三箇也得 泉云恁麼則不去也 半路抽身是好  
人好一場面調作家作家 歸宗云是什麼心行賴

和識破當時好與一掌孟八郎漢

當時馬祖盛化於江西石頭道行於湖湘忠國師道  
化於長安他親見六祖來是時南方擎頭帶角者無  
有不欲升其堂入其室若不爾爲人所耻這老漢三  
箇欲去禮拜忠國師至中路做這一場敗缺南泉云  
恁麼則不去也既是一一道得爲什麼却道不去且  
道古人意作麼生當時待他道恁麼則不去也劈耳  
便掌看他作什麼伎倆萬古振綱宗只是這些子機  
要所以慈明道要牽只在索頭邊撥著點著便轉如  
水上捺葫蘆子相似人多喚作不相肯語殊不知此  
事到極則處須離泥離水拔楔抽釘你若作心行會  
則沒交涉古人轉變得好到這裏不得不恁麼須是  
有殺有活看他一人去圓相中坐一人作女人拜也  
甚好南泉云恁麼則不去也歸宗云是什麼心行孟  
八郎漢又恁麼去也他恁麼道大意要驗南泉南泉  
尋常道喚作如如早是變了也南泉歸宗麻谷却是  
一家裏人一擒一縱一殺一活不妨奇特雪竇頌云  
由基箭射猿 當頭一路誰敢向前觸處得妙未發

先中遶樹何太直 若不承當爭敢恁麼東西南北  
一家風已周遮多時也 千箇與萬箇 如麻似粟野  
狐精一隊爭奈得南泉何是誰會中的一箇牛箇  
更沒一箇一箇也用不得 相呼相喚歸去來 一隊  
弄泥團漢不如歸去好却較些子 曹溪路上休登  
陟 大勞生相料不是曹溪門下客低低處平之有  
餘高高處觀之不足 復云曹溪路坦平爲什麼休  
登陟 不唯南泉半路抽身得寶亦乃半路抽身好  
事不如無得寶也思這般病痛

由基箭射猿遶樹何太直由基乃是楚時人姓查名  
叔字由基時楚莊王出獵見一白猿使人射之其猿  
捉箭而戰勸羣臣射之莫有中者王遂問羣臣羣臣  
奏曰由基者善射遂令射之由基方彎弓猿乃抱樹  
悲號至箭破時猿遶樹避之其箭亦遶樹中殺此乃  
神箭非雪寶何故却言太直若是太直則不中既是  
遶樹何故却云太直雪寶借其意不妨用得好事  
出春秋有者道遶樹是問相若箇箇如此蓋不識語  
之宗旨不知太直處三箇老漢殊途而同歸一揆一

齊太直若是識得他去處七縱八橫不離方寸百川  
異流同歸大海所以南泉道恁麼則不去也若是禪  
僧正眼觀者只是弄精魂若喚作弄精魂却不是弄  
精魂五祖先師道他三人是慧炬三昧莊嚴王三昧  
雖然如此作女人拜他終不作女人拜會雖畫圓相  
他終不作圓相會既不恁麼會又作麼生會雪寶道  
千箇與萬箇是誰會中的能有幾箇百發百中相呼  
相喚歸去來頌南泉道恁麼則不去也南泉從此不  
去故云曹溪路上休登陟滅却荆棘林雪寶把不定  
復云曹溪路坦平爲什麼休登陟曹溪路絕塵絕迹  
露裸裸赤漚漚平坦坦脩然地爲什麼却休登陟各  
自看脚下

### 第七十則瀉山請和尚道

垂示云快人一言快馬一鞭萬年一念一念萬年要  
知直截未學已前且道未學已前作麼生摸索請舉  
看

舉瀉山五峯雲巖同侍立百丈 阿呵呵終始語說  
君向西秦我之東魯 百丈問瀉山併却咽喉唇吻

作麼生道一將雙求瀉山云却請和尚道借路經

過丈云我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不免老

婆心切面皮厚三寸和泥合水就身打劫

瀉山五峯雲巖同侍立百丈百丈問瀉山併却咽喉  
唇吻作麼生道山云却請和尚道丈云我不辭向汝  
道恐已後喪我兒孫百丈雖然如此鍋子已被別人  
奪去了也丈復問五峯峯云和尚也須併却丈云無  
入處所願望汝又問雲巖巖云和尚有也未丈云喪  
我兒孫三人各是一家古人道平地上死人無數過  
得荆棘林者是好手所以宗師家以荆棘林驗人何  
故若於常情句下驗人不得禪僧家須是句裏呈機  
言中辨的若是擔板漢多向句中死却使道併却咽  
喉唇吻更無下口處若是變通底人有逆水之波只  
向問頭上有一條路不傷鋒犯手瀉山云却請和尚  
道且道他意作麼生向箇裏如礮石火似閃電光相  
似拶他問處便答自有出身之路不費纖毫氣力所  
以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百丈却不采他只云不辭  
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大凡宗師爲人抽釘拔楔

若是如今人便道此答不肯他不領話殊不知箇裏

一路生機處處立千仞賓主互換活鱗鱗地雪寶爰

他此語風措宛轉自在又能把定封疆所以頌云

却請和尚道函蓋乾坤已是傷鋒犯手虎頭生角

出荒草可煞驚羣不妨奇特十洲春盡花凋殘爾

處清涼讚歎也不及珊瑚樹林日杲杲千重百匝

爭奈百草頭上尋他不得答處盡天蓋地

此三人答處各各不同也有壁立千仞也有照用同  
時也有自救不了却請和尚道雪寶使向此一句中  
呈機了也更就中輕輕拶令人易見云虎頭生角出  
荒草瀉山答處一似猛虎頭上安角有什麼近傍處  
不見僧問羅山同生不同死時如何山云如牛無角  
僧云同生亦同死時如何山云如虎戴角雪寶只一  
句頌了也他有轉變餘才更云十洲春盡花凋殘海  
上有三山十洲以百年爲一春雪寶語帶風措宛轉  
盤礴春盡之際百千萬株花一時凋殘獨有珊瑚樹  
林不解凋落與大陽相奪其光交映正當恁麼時不  
妨奇特雪寶用此明佗却請和尚道十洲皆海外諸

國之所附一祖洲出反魂香二濠洲生芝草玉石泉  
如酒味三玄洲出僊藥服之長生四長洲出木瓜玉  
英五炎洲出火浣布六元洲出靈泉如蜜七生洲有  
山川無寒暑八鳳麟洲人取鳳喙麟角煎續肢膠九  
聚窟洲出獅子銅頭鐵額之獸十檀洲一作流洲出現吾  
石作劔切玉如泥珊瑚外國雜傳云大秦西南漲海  
中可七八百里到珊瑚洲底盤石珊瑚生其上  
人以鐵網取之又十洲記云珊瑚生南海底如樹高  
三二尺有枝無皮似玉而紅潤感月而生凡枝頭皆  
有月暈 此一則與八卷首公案同看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七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八

第七十一則五峰和尚併却

舉百丈復問五峰併却咽喉唇吻作麼生道阿呵  
呵符過新羅國峰云和尚也須併却 據廣寒鼓一  
句截流萬機寢削丈云無人處斫額望汝土賊人  
稀相逢者少 此一則與七卷末公案同看

嵩山把定封疆五峯截斷衆流這些子要是箇漢當  
面提掇如馬前相撲不容擬議直下使用緊迅危峭  
不似嵩山盤礴滔滔地如今禪和子只向架下行不  
能出他一頭地所以道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五峯  
答處當頭坐斷不妨快俊百丈云無人處斫額望汝  
且道是肯他是不肯他是殺是活見他阿躑躅地只  
與他一點雪竇頌云

和尚也併却在言前了截斷衆流龍蛇陣上看  
謀略須是金牙始解七事隨身慣戰作家令人長  
憶李將軍 妙手無多子正馬單鎗千里萬里千人  
萬人萬里天邊飛一鷲 大衆見麼且道落在什麼



處中也打云飛過去也

和尚也併却雪竇於一句中撈一撈云龍蛇陣上看  
謀略如排兩陣突出突入七縱八橫有鬪將底手脚  
有大謀略底人疋馬單鎗向龍蛇陣上出沒自在你  
作麼生圍繞得他若不是這箇人爭知有如此謀略  
雪竇此三頌皆就裏頭狀出底語如此大似李廣神  
箭萬里天邊飛一鶚一箭落一鶚定也更不放過雪  
竇頌百丈問處如一鶚五峯答處如一箭相似山僧  
只管讚歎五峯不覺渾身入泥水了也

第七十二則雲岩和尚有也

舉百丈又問雲巖併却咽喉唇吻作麼生道 蝦蟇  
窟裏出來道什麼巖云和尚有也未粘皮着骨拖  
泥帶水前不構村後不迭店 丈云喪我兒孫 灼然  
有此答得牛前落後

雲巖在百丈二十年住侍者後同道吾至藥山山問  
云子在百丈會下爲箇什麼事巖云透脫生死山云  
還透脫也未巖云渠無生死山云二十年在百丈習  
氣也未除巖辭去見南泉後復歸藥山方契悟看他

山一作仙

古人二十年參究猶自半青半黃粘皮著骨不能顯  
脫是則也是只是前不構村後不迭店不見道語不  
雌窠白焉能出蓋纏白雲橫谷口迷却幾人源洞下  
謂之觸破故云窺開山仗鳳凰樓時人嫌觸當今號  
所以道荆棘林須是透過始得若不透過終始涉廉  
纖斬不斷適來道前不構村後不迭店雲巖只管去  
點檢他人底百丈見他如此一時把來打殺了也雪  
竇頌云

和尚有也未公案現成隨波逐浪和泥合水金毛  
獅子不踞地灼然有什麼用處可惜許兩兩三三  
舊路行 併却咽喉唇吻作麼生道轉身吐氣脚跟  
下壓過了也 大雄山下空彈指 一死更不再活可  
悲可痛蒼天中更添怨苦

和尚有也未雪竇據欵結案是則是只是金毛獅子  
爭奈不踞地獅子捉物藏牙伏爪踞地返擲物無大  
小皆以全威要全其功雲巖云和尚有也未只是向  
舊路上行所以雪竇云百丈向大雄山下空彈指

第七十三則馬祖四句白非

垂示云夫說法者無說無示其聽法者無聞無得說  
既無說無示爭如不說聽既無聞無得爭如不聽而  
無說又無聽却較些子只如今諸人聽山僧在這裏  
說作麼生免得此過具透關眼者試學看

舉僧問馬大師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某甲西  
來意什麼處得這話頭來那裏得這消息 馬師云  
我今日勞倦不能爲汝說問取智藏去 退身三步  
蹉過也不知藏身踪影不妨是這老漢推過與別人  
僧問智藏也須與他一接蹉過也不知藏云何不  
問和尚 草裏焦尾大蟲出來也道什麼直得草繩  
自縛去死十分 僧云和尚教來問 受人處分前  
僧輕後箭深藏云我今日頭痛不能爲汝說問取  
海兄去不妨是八十四員善知識一樣患這般病痛  
僧問海兄轉與別人抱贖叫屈海云我到這裏却  
不會不用切切從教千古萬古黑漫漫僧舉似馬  
大師這僧却有些子眼睛馬師云藏頭白海頭黑  
實中天子勅塞外將軍令

這箇公案山僧舊日在成都參真覺覺云只消看馬

◆一無非有  
二字

祖第一句自然一時理會得且道這僧是會來問不  
會來問此問不妨深遠雖四句者有無非有非無非  
非有非有非非無雖此四句絕其百非只管作道理  
不識話頭討頭腦不見若是山僧待馬祖道了也使  
與展坐具禮三拜看他作麼生道當時馬祖若見這  
僧來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某甲西來意以拄  
杖劈脊便棒趕出看他省不省馬大師只管與他打  
葛藤以至這漢當面蹉過更令去問智藏殊不知馬  
大師來風深辨這僧懵懂走去問智藏藏云何不問  
和尚僧云和尚教來問看他這些子拶著便轉更無  
閑暇處智藏云我今日頭痛不能爲汝說得問取海  
兄去這僧又去問海兄海兄云我到這裏却不曾且  
道爲什麼一人道頭痛一人云不會畢竟作麼生這  
僧却回來舉似馬大師師云藏頭白海頭黑若以解  
路下度却謂之相瞞有者道只是相推過有者道三  
箇總識他問頭所以不答總是拍盲地一時將古人  
醍醐上味著毒藥在裏許所以馬祖道待汝一口吸  
盡西江水卽向汝道與此公案一般若會得藏頭白

海頭黑便會西江水話這僧將一擔擔換得箇不安樂更勞他三人尊宿入泥入水畢竟這僧不替地雖然一恁麼這三箇宗師却被箇擔板漢勘破如今人只管鑽研計較殊不知古人一句截斷意根須是合只管鑽研計較殊不知古人一句截斷意根須是向正脉裏自看始得穩當所以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若論此事如當門按一口劍相似擬議則喪身失命又道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但向八面玲瓏處會取不見古人道這漆桶或云野狐精或云瞎漢且道與一棒一喝是同是別若知千差萬別只是一般自然八面受敵要會藏頭白海頭黑麼五祖先師道封后先生雪竇頌云

藏頭白海頭黑 牛合牛開一手蓋一手獨金聲玉

振明眼衲僧會不得 更行脚三十年終是被人穿

却你鼻孔山僧故是口似盧櫛 馬駒踏殺天下人

叢林中也須是老漢始得放出這老漢 臨濟未是

白拈賊癩兒牽伴直饒好手也被人捉了也 雖四

句絕百非 道什麼也須是自點檢看阿爺似阿爹

天上人間唯我知 用我作什麼牽却拄杖子或若  
無人無我無得無失將什麼知

藏頭白海頭黑且道意作麼生這些子天下衲僧跳不出看他雪竇後面合殺得好道直饒是明眼衲僧也會不得這箇些子消息謂之神仙秘訣父子不傳釋迦老子說一代時教末後單傳心印喚作金剛王寶劍喚作正位恁麼葛藤早是事不獲已古人略露些子鋒銳若是透得底人便乃七穿八穴得大自在若透不得從前無悟入處轉說轉遠也馬駒踏殺天下人西天般若多羅識達磨云震旦雖闊無別路要假兒孫脚下行金雞解銜一粒粟供養十方羅漢僧又六祖謂讓和尚曰向後佛法從汝邊去已後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厥後江西法嗣布於天下時號馬祖焉達磨六祖皆先識馬祖看他作略果然別只道藏頭白海頭黑便見踏殺天下人處只這一句黑白語千人萬人咬不破臨濟未是白拈賊臨濟一日示衆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向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無位真人

臨濟下禪牀搗住云道道僧無語濟托開云無位真  
人是什麼乾屎橛雪峯後聞云臨濟大似白拈賊雪  
竇要與他臨濟相見觀馬祖機鋒尤過於臨濟此正  
是白拈賊臨濟未是白拈賊也雪竇一時穿却了也  
却頌這僧道離四句絕百非天上人間唯我知且莫  
向鬼窟裏作活計古人云問在答處答在問處早是  
奇特你作麼生離得四句絕得百非雪竇道此事唯  
我能知道饒三世諸佛也覷不見既是獨自箇知諸  
人更上來求箇什麼大瀉真如拈云這僧恁麼問馬  
祖恁麼答離四句絕百非智藏海兄都不知要會麼  
不見道馬駒踏殺天下人 搗初尤切  
拘也

第七十四則金牛飯桶

垂示云鎖鑰橫按鋒前翦斷葛藤窠明鏡高懸句中  
引出毗盧印田地穩密處著衣喫飯神通遊戲處如  
何湊泊還委恁麼看取下文

學金牛和尚每至齋時自將飯桶於僧堂前作舞  
呵呵大笑云菩薩子喫飯來 竿頭絲線從君弄不  
犯清波意自殊 醍醐舞樂一時行是則是七珍八寶

一時羅列爭奈相逢者少 雪竇云雖然如此金牛  
不是好心 是賊賊賊是精賊精來說是非者便是  
是非人僧問長慶古人道菩薩子喫飯來意旨如  
何 不妨疑着元來不知落處長慶道什麼慶云大  
似因齋慶讚相席打令據款結案

金牛乃馬祖下尊宿每至齋時自將飯桶於僧堂前  
作舞呵呵大笑云菩薩子喫飯來如此者二十年且  
道他意在什麼處若只喚作喫飯尋常敲魚鑼鼓亦  
自告報矣又何須更自將飯桶來作許多伎倆莫是  
他頭麼莫是提唱建立麼若是提唱此事何不去寶  
華王座上敲床豎拂須要如此作什麼今人殊不知  
古人意在言外何不且看祖師當時初來底題目道  
什麼分明說道教外別傳單傳心印古人方便也只  
教你直截承當去後來人妄自卜度便道那裏有許  
多事寒則向火熱則乘涼飢則喫飯困則打眠若恁  
麼以常情義解詮註遠磨一宗掃土而盡不知古人  
向二六時中念念不捨要明此事雪竇云雖然如此  
金牛不是好心只這一句多少人錯會所謂醍醐上

味爲世所珍遇斯等人翻成毒藥金牛既是落草爲人雪竇爲什麼道不是好心因什麼却怎麼道禪僧家須是有生機始得今人不到古人田地只管道見什麼心有什麼佛若作這見解壞却金牛老作家了也須是子細看始得若只今日明日口快些子無有了期後來長慶上堂僧問古人道菩薩子喫飯來意旨如何慶云大似因齋慶讚尊宿家忒煞慈悲漏逗不少是則是因齋慶讚你且道慶讚箇什麼看他雪竇頌云

白雲影裏笑呵呵 笑中有刀熱發作什麼天下窮僧不知落處兩手持來付與他 豈有恁麼事莫勝金牛好喚作飯桶得麼若是本分窮僧不喫這般茶飯若是金毛獅子須是他格外始得許他具眼只恐眼不正三千里外見話訛 不直半文錢一場漏逗話訛在什麼處瞎漢

白雲影裏笑呵呵長慶道因齋慶讚雪竇道兩手持來付與他且道只是與他喫飯爲當別有奇特若向箇裏知得端的便是箇金毛獅子若是金毛獅子

子更不必金牛將飯桶來作舞大笑直向三千里外便知他敗缺處古人道鑿在機先不消一捏所以禪僧家尋常須是向格外用始得稱本分宗師若只據語言未免漏逗

### 第七十五則烏白屈棒屈棒

垂示云靈鋒寶劍常露現前亦能殺人亦能活人在彼在此同得同失若要提持一任提持若要平展一任平展且道不落賓主不拘回互時如何試學看

學僧從定州和尚會裏來到烏白烏白問定州法道何似這裏 言中有響要辨淺深探竿影草太煞賺人僧云不別 死漢中有活底一箇半箇鐵櫃子一般踏著實地 白云若不別更轉彼中去便打灼然正令當行 僧云棒頭有眼不得草草打人也是這作家始得却是獅子兒 白云今日打著一箇也又打三下 說什麼一箇千箇萬箇 僧便出去 元來是屋裏人只得受屈只是見機而作 白云屈棒元來有人喫在 啞子喫西瓜放去又收來點得回來堪作何用 僧轉身云爭奈杓柄在和尙手裏 依前

三百六十日却是箇伶俐僧 白云汝若要山僧  
回與汝 知他阿誰是君阿誰是臣敢向虎口橫身  
忒煞不識好惡僧近前奪白手中棒打白三下也  
是一箇作家禪客始得賓主互換纔奪臨時 白云  
屈棒屈棒點這老漢着什麼死急僧云有人喫在  
阿呵是幾箇杓柄却在這僧手裏 白云草草打着  
箇漢不落兩邊知他是阿誰僧便禮拜 臨危不變  
方是丈夫兒 白云和尚却恁麼去也 點僧大笑而  
出作家禪客天然有在猛虎須得清風隨方知盡始  
盡終天下人摸素不着 白云消得恁麼消得恁麼  
可借放過何不劈脊便棒將走到什麼處去  
僧從定州和尚會裏來到烏白亦作家諸人若  
向這裏識得此二人一出一入千箇萬箇只是一箇  
作主也恁麼作賓也恁麼二人畢竟合成一家一期  
勘辨賓主問答始終作家看烏白問這僧云定州法  
道何似這裏僧便云不別當時若不是烏白難奈這  
僧何 白云若不別更轉彼中去便打爭奈這僧是作  
家漢便云棒頭有眼不得草草打人 白一向行令云

今日打著一箇也又打三下其僧使出去看他兩箇  
轉轉地俱是作家了這一事須要分縑素別休咎  
這僧雖出去這公案却未了在烏白始終要驗他實  
處看他如何這僧却似撐門拄戶所以未見得他烏  
白却云屈棒元來有人喫在這僧要轉身吐氣却不  
與他爭輕輕轉云爭奈杓柄在和尙手裏烏白是頂  
門具眼底宗師敢向猛虎口裏橫身云汝若要山僧  
回與汝這漢是箇肘下有符底漢所謂見義不爲無  
勇也更不擬議近前奪烏白手中棒打白三下 白云  
屈棒屈棒你且道意作麼生頭上道屈棒元來有人  
喫在及乎到這僧打他却道屈棒屈棒僧云有人喫  
在 白云草草打着箇漢頭上道草草打着 一箇也到  
末後自喫棒爲什麼亦道草草打着箇漢當時若不  
是這僧卓朔地也不奈他何這僧便禮拜這箇禮拜  
最毒也不是好心若不是烏白也識他不破烏白云  
却恁麼去也其僧大笑而出烏白云消得恁麼消得  
恁麼看他作家相見始終賓主分明斷而能續其實  
也只是互換之機他到這裏亦不道有箇互換處自

是他古人絕情處。意想彼此作家亦不道有得有失。雖是一期間語言兩兩活潑。鐵地都有血脉針線。若能於此見得。亦乃向十二時中。歷歷分明。其僧便出。是雙放已下。是雙收。謂之互換也。雪竇正恁麼地頌出。

呼卽易 天下人總疑着吳肉引來。天下猶帶總不知落處。遺卽難不。不妨勦絕海上明公秀。互換機鋒子細看。一出。一入。二俱作家。一條拄杖。兩人扶且道在阿誰邊。劫石固來猶可壞。袖裏金鎚如何。辨取千聖不傳。滄溟深處立須乾。向什麼處安排。棒頭有眼。獨許他覓得。烏白老烏白老。可惜許這老漢不識好惡。幾何般。也是箇無端漢。百千萬重。與他杓柄太無端。已在言前泊合打。破蔡州好與三十棒。且道過在什麼處。

呼卽易遺卽難。一等是落草雪竇。忒煞慈悲尋常道。呼蛇易遣蛇難。如今將箇瓢子吹來喚蛇。卽易要遣時卽難。一似將棒與他。却易復奪他棒。遣去却難。須是有本分手脚。方能遣得他去。烏白是作家有呼蛇。

底手脚亦有遣蛇。底手段遣僧也。不是瞌睡底烏白。問定州法道。何似這裏便是呼他烏白。便打是遣他。僧云。棒頭有眼。不得草草打人。却轉在遣僧處。便是呼來。烏白云。汝若要山僧回。與汝僧便近前奪棒也。打三下。却是這僧遣去。乃至這僧大笑而出。烏白云。消得恁麼消得。恁麼此分明是遣得他。恰好看他兩箇機鋒。互換絲來線去。打成一片。始終賓主分明。有時主却作賓。有時賓却作主。雪竇也讚歎不及。所以道。互換之機。教人且子細看。劫石固來猶可壞。謂此劫石長四十里。廣八萬四千由旬。厚八萬四千由旬。凡五百年。乃有天人下來。以六銖衣袖拂一下。又去至五百年。又來如此。拂拂盡此石。乃為一劫。謂之輕衣拂石。劫雪竇道。劫石固來猶可壞。石雖堅固。尙爾可消磨盡。此二人機鋒。千古萬古。更無有窮盡。滄溟深處立須乾。任是滄溟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若教此二人向內立地。此滄溟也。須乾竭雪竇到此一時頌了。末後更道烏白老烏白老。幾何般。或擒或縱。或殺或活。畢竟是幾何般。與他杓柄太無端。這箇拄杖子。

三世諸佛也用歷代祖師也用宗師家也用與人抽釘拔楔解粘去縛爭得輕易分付與人雪竇意要獨用賴值這僧嘗時只與他平展忽若旱地起雷看他如何當抵烏白過杓柄與人去豈不是太無端

### 第七十六則丹霞喫飯也未

垂示云細如米末冷似冰霜甬塞乾坤離明絕暗低低處觀之有餘高高處平之不足把住放行總在這裏許還有出處也無試舉看 百拍逼切

舉丹霞問僧甚處來 正是不可總沒來處也要知來處也不難 僧云山下來 着草鞋人你肚裏過也只是不會言中有響 諸舍來知他是黃是綠 霞云喫飯了也未 第一杓惡水澆何必定盤星要知端的 僧云喫飯了 果然撞着箇露柱却被旁人穿却鼻孔元來是箇無孔鐵鎚 霞云將飯來與汝喫 底人還具眼麼 雖然是倚勢欺人也是據款結案當時好揪倒禪床無端作什麼 僧無語 果然走不得這僧若是作家向他道與和尚眼一般 長慶問保福將飯與人喫報恩有分爲什麼不具眼也 只道

得一半通身是遍身是一刀兩段一手搖一手擺 云施者受者二俱瞎漢 據令而行一句道盡罕遇其人長慶云盡其機來還成瞎否 賊甚好惡我自不肯討什麼碗 福云道我瞎得麼 兩箇俱是草裏漢 龍頭蛇尾當時待他道盡其機來還成瞎否 只向他道瞎也只道得一半一等是作家爲什麼前不拂村後不迭店

鄧州丹霞天然禪師不知何許人初習儒學將人長安應舉方宿於逆旅忽夢白光滿室占者曰解空之祥偶一禪客問曰仁者何往曰選官去禪客曰選官何如選佛霞云選佛當往何所禪客曰今江西馬大師出世是選佛之場仁者可往遂直造江西才見馬大師以兩手托幞頭脚一作馬師顧視云吾非汝師南嶽石頭處去遠抵南嶽還以前意投之石頭云著槽廠去師禮謝入行者堂隨衆作務凡三年石頭一日告衆云來日剃佛殿前草至來日大衆各備鐵鋤剗草丹霞獨以盆盛水淨頭於師前跪膝石頭見而笑之便與剗髮又爲說戒丹霞掩耳而出便往江西



再謁馬祖未參禮便去僧堂內騎聖僧頸而坐時大衆驚愕急報馬祖躬入堂視之曰我子天然震使下禮拜曰謝師賜法號因名天然他古人天然如此顯脫所謂選官不如選佛也傳燈錄中載其語句直是壁立千仞句句有與人抽釘拔楔底手脚似問這僧道什麼處來僧云山下來這僧却不通來處一如具眼倒去勘主家相似常時若不是丹霞也難爲敗拾丹霞却云喫飯了也未頭邊總未見得此是第二回勘他僧云喫飯了也懵懂漢元來不會霞云將飯與汝喫底人還具眼麼僧無語丹霞意道與你這般漢飯喫堪作什麼這僧若是箇漢試與他一割看他如何雖然如是丹霞也未放你在這僧便眼眨地無語保福長慶同在雪峯會下常學古人公案商量長慶問保福將飯與人喫報恩有分爲什麼不具眼不必盡問公案中事大綱借此語作話頭要驗他諦當處保福云施者受者二俱瞎漢快哉到這裏只論當機事家裏有出身之路長慶云盡其機來還成瞎否保福云道我瞎得麼保福意謂我恁麼具眼與你

道了也還道我瞎得麼雖然如是半合半開當時若是山僧等他道盡其機來還成瞎否只向他道瞎可借許保福當時若下得這箇瞎字免得雪竇許多葛藤雪竇亦只用此意頌

盡機不成瞎 只道得一半也要驗他過言猶在耳

按牛頭喫草 失錢還罪牛河南牛河北殊不知傷

錄犯手四七二三諸祖師有條攀條帶累先聖不

唯只得累一人 寶器持來成過咎盡大地人換手

錘曾運我拄杖來帶累山僧也出頭不得 過咎深

可煞深天下窮僧跳不出且道深多少 無處尋在

你脚跟下摸索不着 天上人間同陸沉 天下窮僧

一坑埋却還有活底人應放過一着蒼天蒼天

廠齒兩切馬 廠屋無壁也 眨側洽切 眨目動也

盡機不成瞎長慶云盡其機來還成瞎否保福云道

我瞎得麼一似按牛頭喫草須是等他自喫始得那

裏按他頭教喫雪竇恁麼頌自然見得丹霞意四七

二三諸祖師寶器持來成過咎不唯只帶累長慶乃

至西天二十八祖此土六祖一時埋沒釋迦老子四

十九年說一大藏教末後唯傳這箇寶器永嘉道不是標形虐事禪如來寶杖親蹤跡若作保福見解寶器持來都成過咎過咎深無處尋這箇與你說不得但去靜坐向他句中點檢看既是過咎深因什麼却無處尋此非小過也將祖師大事一齊於陸地上平沉却所以雪竇道天上人間同陸沉

第七十七則雲門餠餅

垂示云向上轉去可以穿天下人鼻孔似鷓捉鳩向下轉去自己鼻孔在別人手裏如龜殼殼箇中忽有箇出來道本來無向上向下用轉作什麼只向伊道我也知你向鬼窟裏作活計且道作麼牛辨箇縑素良久云有條攀條無條攀例試學看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開早地忽雷

接門云餠餅舌在上轉過也

這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門云餠餅還覺寒毛卓豎麼衲僧家問佛問祖問禪問道問向上問下了更無可得問却致箇問端問超佛越祖之談雲門是作家便水長船高泥多佛大便答道餠餅可謂

道不虛行功不浪施雲門復示衆云你勿可作了見人道著祖師意便問超佛越祖之談道理你且喚什麼作佛喚什麼作祖卽說超佛越祖之談便問箇出三界你把三界來看有什麼見聞覺知隔礙著你有什么麼聲色佛法與汝可了了箇什麼碗以那箇爲差殊之見他古聖勿奈你何橫身爲物道箇舉體全真物物覲體不可得我向汝道直下有什麼事早是埋沒了也會得此語便識得餠餅五祖云驢屎比麝香一作馬糞所謂直截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到這裏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看這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門云餠餅還識羞慚麼還覺漏逗麼有一般人杜撰道雲門見兔放鷹便道餠餅若恁麼將餠餅便是超佛越祖之談見去豈有活路莫作餠餅會又不作超佛越祖會便是活路也與麻三斤解打鼓一般雖然只道餠餅其實難見後人多作道理云麤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若恁麼會且去作座主一生贏得多知多解如今禪和子道超佛越祖之時諸佛也踏在脚跟下祖師也踏在脚跟下所以雲門只向他

道餠餅既是餠餅豈解超佛越祖試去參詳看諸方  
頌極多盡向問頭邊作言語唯雪竇頌復最好試舉  
看頌云

超談禪客問偏多 箇箇出來便作這般見解如麻  
似粟縫罅披離見也麼 已在言前開也自屎不覺  
臭餠餅壑來猶不住 將木榵子換却你眼睛了也  
至今天下有誦訛 查箇圓相云莫是怎麼會麼咬  
人言語有甚了期大地茫茫惹殺人便打 壑仄六切塞  
也

超談禪客問偏多此語禪和家偏愛問不見雲門道  
你諸人橫擔拄杖道我參禪學道便覓箇超佛越祖  
道理我且問你十二時中行住坐臥屙屎放尿至於  
茅坑裏蟲子市肆買賣羊肉案頭還有超佛越祖底  
道理麼道得底出來若無莫妨我東行西行便下座  
有者更不識好惡作圓相土上加泥添伽帶鎖縫罅  
披離見也麼他致問處有大小大縫罅雲門見他問  
處披離所以將餠餅攔縫塞定這僧猶自不肯住却  
更問是故雪竇道餠餅壑來猶不住至今天下有誦

訛如今禪和子只管去餠餅上解會不然去超佛越  
祖處作道理既不在這兩頭畢竟在什麼處三十年  
後待山僧換骨出來即向你道

### 第七十八則開士人浴

學古有十六開士 成集作隊有什麼用處這一隊  
不啻囉漢於浴僧時隨例入浴 撞着露柱漆桶作  
什麼忍悟水因惡水毒頭燙 諸禪德作麼生會他  
道妙觸宣明 更不干別人事作麼生會他撲落非  
他物成佛子住 天下衲僧到這裏摸索不着兩頭  
三面作什麼 也須七穿八穴始得一棒一條痕莫  
辜負山僧好撞著磁著還曾見德山臨濟麼

楞嚴會上跋陁婆羅菩薩與十六開士各修梵行乃  
各說所證圓通法門之因此亦二十五圓通之一數  
也他因浴僧時隨例入浴忍悟水因云既不洗處亦  
不洗體且道洗箇什麼若會得去中間安然得無所  
有千箇萬箇更近傍不得所謂以無所得是真般若  
若有所得是相似般若不見達磨謂二祖云將心來  
與汝安二祖云覓心了不可得這裏些子是衲僧性

命根本更總不消得如許多葛藤只消道箇忽悟水因自然了當既不洗塵亦不洗體且道悟箇什麼到這般田地一點也著不得道箇佛字也須諱却他道妙觸宣明成佛子住宣則是顯也妙觸是明也既悟妙觸成佛子住卽住佛地也如今人亦入浴亦洗水也恁麼觸因甚却不悟皆被塵境惑障粘皮著骨所以不能便惺惺去若向這裏洗亦無所得觸亦無所得水因亦無所得且道是妙觸宣明不是妙觸宣明若向箇裏直下見得便是妙觸宣明成佛子住如今人亦觸還見妙處麼妙觸非常觸與觸者合則爲觸離則非也玄沙過嶺磕著脚指頭以至德山棒豈不是妙觸雖然恁麼也須是七穿八穴始得若只向身上摸索有什麼交涉你若七穿八穴去何須入浴便於一毫端上現寶王刹向微塵裏轉大法輪一處透得千處萬處一時透莫只守一窠一窟一切處都是觀音入理之門古人亦有聞聲悟道見色明心若一人悟去則故是因甚十六開士同時悟去是故古人同修同證同悟同解雪竇拈他教意令人去妙觸處

會取出他教眼頭免得人去教網裏籠罩半醉半醒要令人直下灑灑落落頌云

了事衲僧消一箇 現有一箇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跳出金剛圈一箇 也不消得長連床上展脚臥果  
然是箇睡漢論劫不論禪 夢中曾說悟圓通早  
是箇睡更說夢却許你夢見寐語作什麼 香水洗  
來鷲面唾唾土上加泥又一重莫來淨地上鬧

了事衲僧消一箇且道了得箇什麼事作家禪客聊聞舉著別起便行似恁麼衲僧只消得一箇何用成寫作隊長連床上展脚臥古人道明明無悟法悟了却迷人長舒兩脚睡無偽亦無真所以胷中無一事飢來喫飯困來眠雪竇意道你若說入浴悟得妙觸宣明在這般無事衲僧分上只似夢中說夢所以道夢中曾說悟圓通香水洗來鷲面睡似恁麼只是惡水鷲頭澆更說箇什麼圓通雪竇道似這般漢正好鷲頭鷲面唾山僧道士上加泥又一重

### 第七十九則投子一切佛聲

垂示云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活捉生擒不勞餘力且

道是什麼人曾怎麼來試舉看

舉僧問投子一切聲是佛聲是否也解拈虎鬚青  
天轟霹靂自屎不覺臭投子云是屎殺一船人賣  
身與你了也拈放一邊是什麼心行僧云和尚莫  
屎沸碗鳴聲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道什麼果  
然納敗缺投子使打着好打放過則不可又問龜  
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是否第二回拈虎鬚抱賊  
叫屈作什麼東西南北猶有影響在投子云是又  
是寶身與你了也陷虎之機也是什麼心行僧云  
喚和尚作一頭驢得麼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  
雖有通水之波只是頭上無角含血喫人投子使  
打着不可放過好打拄杖未到折因什麼便休去

屎都木切  
聲也

投子朴實頭得逸羣之辯凡有致問開口便見膽不  
費餘力便坐斷他古頌可謂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  
里之外這僧將聲色佛法見解貼在他額頭上逢人  
便問投子作家來風深辨這僧知投子實頭合下做  
箇圈續子教投子入來所以有後語投子却使陷虎

之機釣他後語出來這僧接他答處道和尚莫屎沸  
碗鳴聲果然一釣便上若是別人則不奈這僧何投  
子具眼隨後便打咬豬狗底手脚須還作家始得左  
轉也隨他阿轉轉地右轉也隨他阿轉轉地這僧既  
是做箇圈續子要來拈虎鬚殊不知投子更在他圈  
續頭上投子便打這僧可惜許有頭無尾當時等他  
拈棒便與掀倒禪床直饒投子全機也須倒退三千  
里又問龜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是否投子亦云是  
一似前頭語無異僧云喚和尚作一頭驢得麼投子  
又打這僧雖然作窠窟也不妨奇特若是曲条木床  
上老漢頂門無眼也難折挫他投子有轉身處這僧  
既做箇道理要擡他入市到了依舊不奈投子老漢  
何不見巖頭道若論戰也箇箇立在轉處投子放去  
太遲收來太急這僧當時若解轉身吐氣豈不作得  
箇口似血盆底漢裙僧家一不做二不休這僧既不  
能返鄩却被投子穿了鼻孔頌云

投子投子灼然天下無這實頭老漢教壞人家男  
女機輪無阻有什麼奈何他處也有些子放一得

一換却你眼睛什麼處見投子同彼同此怎麼來  
也喫棒不怎麼來也喫棒團黎替他便打可憐無  
限弄潮人叢林中放出一箇半箇放出這兩箇漢  
天下納僧要怎麼去畢竟還落潮中死可惜許爭  
奈出這團纏不得愁人莫向愁人說忽然活禪床  
震動驚殺山僧也倒退三千里百川倒流開潞潞  
險徒勞佇思山僧不敢開口投子老漢也須是拗折

拄杖始得 潞古活切  
水流聲

投子投子機輪無阻投子尋常道你總道投子實頭  
忽然下山三步有人問你道如何是投子實頭處你  
作麼生抵對古人道機輪轉處作者猶迷他機輪轉  
轉轉地全無阻隔所以雪竇道放一得二不見僧問  
如何是佛投子云佛又問如何是道投子云道又問  
如何是禪投子云禪又問月未圓時如何投子云吞  
却三箇四箇圓後如何吐却七箇八箇投子接人常  
用此機答這僧只是一箇是字這僧兩回被打所以  
雪竇道同彼同此四句一時頌投子了也末後頌這  
僧道可憐無限弄潮人這僧敢攙旗奪鼓道和尚莫

尿沸碗鳴聲又道喚和尚作一頭驢得麼此便是弄  
潮處這僧做盡伎倆依前死在投子句中投子便打  
此僧便是畢竟還落潮中死雪竇出這僧云忽然活  
便與掀倒禪床投子也須倒退三千里直得百川倒  
流開潞潞非唯禪床震動亦乃山川峩嶸天地陡暗  
苟或箇箇如此山僧且打退鼓諸人向什麼處安身  
立命 峩逆及 嶸逆各  
切

### 第八十則趙州初生孩子

舉僧問趙州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閃電之機  
說什麼初生孩子 趙州云急水上打毬子過也  
後鶴趁不及也要驗過僧復問投子急水上打毬  
子意旨如何也是作家同驗過還會麼過也 子云  
念念不停流打萬藤漢

此六識教家立爲正本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因其所  
以生來爲先鋒去爲殿後古人道三界唯心萬法唯  
識若證佛地以八識轉爲四智教家謂之改名不改  
體根塵識是三前塵元不會分別勝義根能發生識  
識能顯色分別即是第六意識第七識末那識能去

執持世間一切影事令人煩惱不得自由自在皆是第七識到第八識亦謂之阿賴耶識亦謂之含藏識合藏一切善惡種子這僧知教意故將來問趙州道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初生孩子兒雖具六識眼能見耳能聞然未曾分別六塵好惡長短是非得失他恁麼時總不知學道之人要復如嬰孩榮辱功名逆情順境都動他不得眼見色與盲等耳聞聲與聾等如癡似兀其心不動如須彌山這箇是衲僧家真實得力處古人道衲被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若能如此方有少分相應雖然如此爭奈一點也瞞他不得山依舊是山水依舊是水無造作無緣慮如日月運於大虛未嘗暫止亦不道我有許多名相如天普蓋似地普擎爲無心故所以長養萬物亦不道我有許多功行天地爲無心故所以長久若有心則有限齊得道之人亦復如是於無功用中施功用一切違情順境皆以慈心攝受到這裏古人尙自呵責道了了時無可了立立處處直須呵又道事事通乎物物明達者聞之暗裏驚又云入聖超凡不作聲

臥龍長怖碧潭清人生若得長如此大地那能留一  
名然雖恁麼更須跳出窠窟始得豈不見教中道第  
八不動地菩薩以無功用智於一微塵中轉大法輪  
於一切時中行住坐臥不拘得失任運流入薩婆若  
海衲僧家到這裏亦不可執著但隨時自在遇茶喫  
茶遇飯喫飯這箇向上事著箇定字也不得著箇不  
定字也不得石室善道和尙示衆云汝不見小兒出  
胎時何曾道我會看教當恁麼時亦不知有佛性義  
無佛性義及至長大便學種種知解出來便道我能  
我解不知是客塵煩惱十六觀行中嬰兒行爲最哆  
哆啾啾時喻學道之人離分別取捨心故讚歎嬰兒  
可況喻取之若謂嬰兒是道今時人錯會南泉云我  
十八上解作活計趙州道我十八上解破家散宅又  
道我在南方二十年除粥飯二時是雜用心處曹山  
問僧菩薩定中間香象渡河歷歷地出什麼經僧云  
涅槃經山云定前聞定後聞僧云和尙流也山云灘  
下接取又楞嚴經云湛入合湛入識邊際又楞伽經  
云相生執礙想生妄想流注生則逐妄流轉若到無

功用地猶在流注相中須是出得第三流注生相方始快活自在所以滄山問仰山云寂子如何仰山云和尙問他見解問他行解若問他行解某甲不知若是見解如一瓶水注一餅水若得如此皆可以爲一方之師趙州云急水上打毬子早是轉轉地更向急水上打時眨眼便過譬如楞嚴經云如急流水望爲恬靜古人云譬如駛流水水流無定止各各不相知諸法亦如是趙州答處意渾類此其僧又問投子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子云念念不停流自然與他問處恰好古人行履綿密答得只似一箇更不消計較你纔問他早知你落處了也孩子六識雖然無功用爭奈念念不停如密水流投子怎麼答可謂深

辨來風雪寶頌云

疾音史疾也

六識無功伸一問

有眼如盲有耳如聾明鏡當臺

明珠在掌一句道盡作家曾共辨來端何必也要

辨箇細素唯證乃知茫茫急水打毬子始終一貫

過也道什麼落處不停誰解看看即踏過也灘下

接取

六識無功伸一問古人學道養到這裏謂之無功之功與嬰兒一般雖有眼耳鼻舌身意而不能分別六塵蓋無功用也既到這般田地便乃降龍伏虎坐脫立亡如今人但將目前萬境一時歇却何必入地以上方乃如是雖然無功用處依舊山是山水是水雪寶前面頌云活中有眼還同死藥忌何須鑿作家蓋爲趙州投子是作家故云作家曾共辨來端茫茫急水打毬子投子道念念不停流諸人還知落處麼雪寶末後教人自著眼看是故云落處不停誰解看此是雪寶活句且道落在什麼處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八



第八十一則藥山鑿中鑿

垂示云撥旗奪鼓千聖莫窮坐斷諸訛萬機不到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本體如然且道憑箇什麼得恁麼奇特

學僧問藥山平田淺草鑿鹿成羣如何射得鑿中鑿把臂投衙擊頭帶角出來腦後拔箭山云看箭就身打劫下坡不走快便難逢着僧放身便倒灼然不同一死更不再活弄精魂漢山云侍者拖出這死漢據令而行不勞再勸前箭猶輕後箭深僧便走棺木裏墜眼死中得活猶有氣息在山云弄泥團漢有什麼限可惜許放過據令而行雪上加霜雪寶拈云三步雖活五步須死一手搔一手搦直饒走百步也須喪身失命復云看箭且道雪寶意落在什麼處若是同死同生藥山直得目瞪口呆一向似無孔錐堪作何用鑿音鑿主瞪直耕切怒目直視也吐祛遮立伽二切張口貌

這公案洞下謂之借事問亦謂之辨主問用明當機鹿與麀尋常易射唯石鑿中鑿是鹿中之王最是難射此麀鹿常於崖石上利其角如鋒銳顯利以身護惜羣鹿虎亦不能近傍這僧亦似惺惺引來問藥山用明第一機山云看箭作家宗師不妨奇特如擊石火似閃電光豈不見三平初參石鞏鞏才見來便作彎弓勢云看箭三平撥開臂云此是殺人箭活人箭鞏鞏弓弦三下三平便禮拜鞏鞏云三十年一張弓兩隻箭今日只射待半箇聖人便拗折弓箭三平後舉似大頭顱云既是活人箭爲什麼向弓弦上擗三平無語頭云三十年後要人舉此話也難得法燈有頌云古有石鞏師架弓矢而坐如是三十年知音無一箇三平中的來父子相投和子細返思量元伊是射垛石鞏作略與藥山一般三平頂門具眼向一句下便中的一致藥山道看箭其僧便作鑿放身倒這僧也似作家只是有頭無尾既做閣續要陷藥山爭奈藥山是作家一向逼將去山云侍者拖出這死漢如展陣向前相似其僧便走也好是則是爭奈不脫灑

粘脚粘手所以藥山云弄泥團漢有什麼限藥山當時若無後語千古之下遭人檢點山云看箭這僧便倒且道是會是不會若道是會藥山因什麼却恁麼道弄泥團漢這箇最惡正似僧問德山學人仗鎧錫劍擬取師頭時如何山引頸近前云因僧云師頭落也德山低頭歸方丈又巖頭問僧什麼處來僧云西京來巖頭云黃巢過後曾收得劍麼僧云取得巖頭引頸近前云因僧云師頭落也巖頭呵呵大笑這般公案都是陷虎之機正類此恰是藥山不管他只爲識得破只管逼將去雪竇云這僧三步雖活五步須死這僧雖甚解看箭便放身倒山云侍者拖出這死漢僧便走雪竇道只恐三步外不活當時若跳出五步外天下人便不奈他何作家相見須是賓主始終互換無有間斷方有自由自在分這僧當時既不能始終所以遭雪竇檢點後而亦自用他語頌云

塵中塵高者眼看擎頭戴角去也君看取何似生  
第二頭走要射便射看作什麼下一箭中也須知  
藥山好手走三步活驢驘地只得三步死了多時

五步若活 作什麼跳百步忽有箇死中得活時如何成羣越虎 二俱並照須與他倒退始得天下稱僧放他出頭也只在草窠裏 正眼從來付獵人爭奈藥山未肯承當這話藥山則故是雪竇又作麼生也不干藥山事也不干雪竇事也不干山僧事也不干上座事 雪竇高聲云看箭一狀領過也須與他倒退始得打云已露却你咽喉了也

塵中塵君看取衲僧家須是具塵中塵底眼有塵中塵底頭角有機關有作略任是插翼猛虎戴角大蟲也只得全身遶著這僧當時放身便倒自道我是塵下一箭走三步山云看箭僧便倒山云侍者拖出這死漢這僧便走也甚好爭奈只走得三步五步若活成羣越虎雪竇道只恐五步須死當時若跳出五步外活時便能成羣去越虎其塵中塵角利如鎗虎見亦畏之而走塵爲鹿中王常引羣鹿越虎入別山雪竇後面頌藥山亦有當機出身處正眼從來付獵人藥山如能射獵人其僧如塵雪竇是時因上堂舉此語束爲一團話高聲道一句云看箭坐者立者一

時起不得

第八十二則大龍堅固法身

垂示云竿頭絲線具眼方知格外之機作家方辨且道作麼生是竿頭絲線格外之機試學看

舉僧問大龍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話作兩

派分開也好龍云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無孔

笛子撞着處拍板潭岩擊不破人從陳州來却往許

州去

此事若向言語上覓一如掉棒打月且得沒交涉古人分明道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何故問在答處答在問處這僧擔一擔菴園換一擔鶻突致箇尚端敗缺不少若不是大龍爭得盡天蓋地他怎麼問大龍怎麼答一合相更不移易一絲毫頭一似見鬼放鷹看孔著楔三乘十二分教還有這箇時節麼也不妨奇特只是言語無味杜窻人口是故道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夜迷巢有者道只是信口答將去若怎麼會盡是滅胡種族漢殊不知古人一機一境敲枷打鎖一句一言渾金璞玉若是裨憎眼腦有時把

住有時放行照用同時人境俱奪雙放雙收臨時通變若無大用大機爭解怎麼籠天罩地大似明鏡當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此公案與花藥欄話一般然意却不同這僧問處不明大龍答處恰好不見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門云體露金風此謂之箭鋒相拄這僧問大龍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大龍云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一如君向西秦我之東魯他既怎麼行我却怎麼行與他雲門一倍相返那箇怎麼行却易見這箇却不怎麼行却難見大龍不妨三寸甚密雪竇頌云

問曾不知東西不辨弄物不知名買帽相頭答還不會南北不分換却鬪毆江南江北月冷風高何似生今日正當這時隨天下人有眼不會見有耳不會聞古殿寒檜不雨時更好無孔笛子撞着處拍板堪笑路逢達道人也須是親到這裏始得理我拄杖子來成事作隊怎麼來不將語默對向什麼處見大龍將箇什麼對他好手把白玉鞭一至七拗折了也驪珠盡擊碎留與後人看可惜許不擊

碎放過一着又怎麼去增瑕類弄泥團作什麼轉  
見耶當過犯彌天國有憲章識法者懼朝打三千  
暮打八百二千修罪只道得一半在八萬四千無  
量劫來墮無間業也未還得一半在

雪竇頌得最有工夫前來頌雲門話却云問既有宗  
答亦攸同這箇却不恁麼却云問曾不知答還不會  
大龍答處傍警直是奇特分明是誰恁麼問未問已  
前早納收缺了也他答處俯能恰好應機宜道山花  
開似錦澗水湛如藍你諸人如今作麼生會大龍意  
答處傍警直是奇特所以雪竇頌出教人知道月冷  
風高更撞著古巖寒檜且道他意作麼生會所以適  
來道無孔笛子撞著琵琶拍板只這四句頌了也雪竇  
又怕人作道理却云堪笑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  
此事且不是見聞覺知亦非思量分別所以云的的  
無兼帶獨運何依賴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此是  
香巖頌雪竇引居也不見僧問趙州不將語默對未  
審將什麼對州云呈漆器這箇便同適來話不落你  
情塵意想一似牛膝手把白玉鞭驥珠盡擊碎是故

祖令當行十方坐斷此是劔刃上事須是有恁麼作  
略若不恁麼總辜負從上諸聖到這裏要無些子事  
自有好處便是向上人行履處也既不擊碎必增瑕  
類便見漏逗畢竟是作麼生得是國有憲章三千條  
罪五刑之屬三千莫大於不孝憲是法章是條三千  
條罪一時犯了也何故如此只爲不以本分事接人  
若是大龍必不恁麼也

### 第八十三則雲門古佛露柱

學雲門示衆云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機三千  
里外沒交涉七花八裂自代云東家人死西家人  
助哀一合相不可得南山起雲乾坤莫覩刀斫不  
入北山下雨點滴不離牛河南牛河北

雲門大師出八十餘員善知識遷化後七十餘年開  
塔觀之儼然如故他見地明白機境迅速大凡垂語  
別語代語直下孤峻只這公案如擊石火似閃電光  
直是神出鬼沒慶藏主云一大藏教還有這般說話  
麼如今人多向情解上作活許道佛是三界導師四  
生慈父既是古佛爲什麼却與露柱相交若恁麼會

卒摸索不著者喚作無中唱出殊不知宗師家說  
話絕意識絕情量絕生死絕法塵入正位更不存一  
法你纔作道理計較便纏脚纏手且道他古人意作  
麼生但只使心境一如好惡是非撼動他不得便說  
有也得無也得有機也得無機也得到這裏拍拍是  
令五祖先師道大小雲門元來膽小若是山僧只向  
他道第八機他道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機一時  
問且向目前包裹僧問未審意旨如何門云一條條  
三十文買他有定乾坤底眼既無人會後來自代云  
南山起雲北山下雨且與後學通箇入路所以雪竇  
只拈他定乾坤處教人見若纔犯計較露箇鋒銳則  
當面踉蹌只要原他雲門宗旨明他峻機所以頌出  
云

南山雲乾坤奕觀刀研不入北山雨點滴不施牛  
河南牛河北四七三三面相視幾處覓不見帶累  
傍人露柱掛燈籠新羅國裏會上堂東湧西沒東  
行不見西行利那裏得這消息來大唐國裏未打  
鼓過一刻覓我話頭來先行不到末後太過苦中

樂教阿維知樂中苦兩重公案使誰舉苦便苦樂  
便樂那裏有兩頭三面來誰道黃金如糞土具顯  
者辨試拂拭看阿刺刺可惜許且道是古佛是露柱  
南山雲北山雨雪竇買帽相頭看風使帆向劒刃上  
與你下箇注脚直得四七三三面相視也莫錯會此  
只頌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機了也後面劈開路  
打葛藤要見他意新羅國裏會上堂大唐國裏未打  
鼓雪竇向電轉星飛處便道苦中樂樂中苦雪竇似  
堆一堆七珍八寶在這裏了所以末後有這一句子  
云誰道黃金如糞土此一句是禪月行路難詩雪竇  
引來用禪月云山高海深人不測古往今來轉青碧  
淺近輕浮真與交地卑只解生荆棘誰道黃金如糞  
土張耳陳餘斷消息行路難行路難君自看且莫土  
曠人稀雲居羅漢

第八十四則維摩不二法門

垂示云道是是無可是言非非無可非是非已去得  
失兩忘淨裸裸亦灑灑且道面前背後是箇什麼或  
有箇衲僧出來道面前是佛殿三門背後是寢堂方

丈且道此人還具眼也無若辨得此人許你親見古人來

舉維摩詰問文殊師利 這漢太煞合關一場合取口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 知而故犯文殊曰如我意者 道什麼直得分踈不下擔枷過狀把髻投衝於一切法喚什麼作一切法 無言無說道什麼無示無識瞞別人即得 維詰問答道什麼是爲入不二法門 用入作什麼用許多高藤作什麼 於是文殊師利問維摩詰我等各自說已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人不二法門 這一靠莫道金粟如來設使三世諸佛也開口不得倒轉鎗頭來也刺殺一人中箭還似射人時 雪竇云維摩道什麼 咄萬箭攢心替他說道理 復云勘破了也非但當時即今也 恁麼雪竇也是賊過後張弓 雖然爲衆竭力爭奈禍出私門且道雪竇還見得落處麼 夢也未夢見說什麼勘破金毛獅子也摸索不着

維摩詰令諸大菩薩各說不二法門時三十二菩薩皆以二見有爲無爲真俗二諦合爲一見爲不二法

門後問文殊文殊云如我意者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雖諸問答是爲入不二法門蓋爲三十二人以言遣言文殊以無言遣言一時掃蕩總不要是爲入不二法門殊不知靈龜曳尾拂迹成痕又如掃帚掃塵相似塵雖去帚迹猶存末後依前除蹤跡於是文殊却問維摩詰云我等各自說已仁者當自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維摩詰默然若是活漢終不去死水裏浸却若恁麼見解似狂狗逐塊雪竇亦不說良久亦不說默然據坐只去急急處云維摩道什麼只如雪竇恁麼道還見維摩麼 夢也未夢見在維摩乃過去古佛亦有眷屬助佛宣化具不可思議辯才有不可思議境界有不可思議神通妙用於方丈室中容三萬二千獅子寶座與八萬大衆亦不寬狹且道是什麼道理喚作神通妙用得麼且莫錯會若是不二法門雖同得同證方乃相共證知獨有文殊可與酬對雖然恁麼還免得雪竇檢責也無雪竇恁麼道也要與這二人相見云維摩道什麼又云勘破了也你且道是什麼處是勘破處只這些子不

拘得失不落是非如萬仞懸崖向上捨得性命跳得過去許你親見維摩如捨不得大似群羊觸藩雪竇故然是捨得性命底人所以頌出云 除蹤跡一本作餘跡

咄這維摩老 咄他作什麼打三千棒打八百咄得不齊事好與三十棒 悲生空懊惱悲他作什麼自有金剛王寶劍爲他開事長無明勞而無功 臥疾毗耶雖因誰致得帶累一切人 全身太枯槁病則且置爲什麼口似匾擔飯也喫不得喘也喘不得 七佛祖師來 客來須看賊來須打成羣作隊也須是作家始得 一室且頻掃猶有遺箇在元來在鬼窟裏作活計請問不二門 若有可說被他說了也打云和闍黎也尋不見當時便靠倒 蒼天蒼天道什麼不靠倒 死中得活猶有氣息在 金毛獅子無處討咄 還見麼蒼天蒼天

雪竇道咄這維摩老頭上先下一咄作什麼以金剛王寶劍常頭直截須朝打三千棒打八百始得梵語云維摩詰此云無垢稱亦云淨名乃過去金粟如來

也不見僧問雲居簡和尚既是金粟如來爲什麼却於釋迦如來會中聽法簡云他不爭人我大解脫人不拘成佛不成佛若道他修行務成佛道轉沒交涉譬如圓覺經云以輪迴心生輪迴見入於如來大寂滅海終不能至永嘉云或是或非人不識逆行順行天莫測若順行則趨佛果位中若逆行則入衆生境界壽禪師道直饒你磨鍊得到這田地亦未可順汝意在直待證無漏聖身始可逆行順行所以雪竇道悲生空懊惱維摩經云爲衆生有病故我亦有病懊惱則悲絕也臥疾毗耶維摩示疾於毗耶離城也唐時王玄策使西域過其居遂以手板縱橫量其室得十笏因名方丈全身太枯槁因以身疾廣爲說法云是身無常無強無力無堅速朽之法不可信也爲苦爲惱衆病所集乃至陰界入所共合成七佛祖師來文殊是七佛祖師承世尊旨往彼問疾一室且頻掃方丈內皆除去所有唯留一榻等文殊至請問不二法門也所以雪竇道請問不二門當時便靠倒維摩口似匾擔如今禪和子便道無語是靠倒且莫錯

認定盤星雪竇移到萬仞懸崖上却云不靠倒一手  
擡一手擡他有這般手脚直是用得玲瓏此頃前面  
拈云維摩道什麼金毛獅子無處討非但當時即今  
也恁麼還見維摩老麼盡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皆變  
作金毛獅子也摸索不著

第八十五則桐峰庵主作虎聲

垂示云把定世界不漏纖毫盡大地人亡鋒結舌是  
衲僧正令頂門放光照破四天下是衲僧金剛眼睛  
點鐵成金點金成鐵忽擒忽縱是衲僧拄杖子坐斷  
天下人舌頭直得無出氣處倒退三千里是衲僧氣  
字且道總不恁麼時畢竟是箇什麼人試舉看

舉僧到桐峯庵主處便問這裏忽逢大蟲時又作  
麼生作家弄影漢草裏一箇半箇 庵主便作虎  
聲將錯就錯却有牙爪同生同死承言須會宗 僧  
便作怕勢 兩箇弄泥團漢見機而作似則也似是  
則未是庵主呵呵大笑 猶被些子笑中有刀亦能  
放亦能收 僧云這老賊 也須識破敗也兩箇都放  
行庵主云爭奈老僧何 勢耳便拳可惜放過雪上

加霜又一重僧休去 恁麼休去二俱不了蒼天香  
天雪竇云是則是兩箇惡賊只解掩耳偷鈴 言猶  
在耳連他雪竇點檢且道當時合作麼生免得點檢  
天下衲僧不到

大雄宗派出四庵主大梅白雲虎溪桐峰看他兩  
人恁麼眼親手辨且道誦訛在什麼處古人一機一  
境一言一句雖然出在臨時若是眼目周正自然活  
鑿鑿地雪竇拈教人識邪正辨得失雖然如此在他  
達人分上雖處得失却無得失若以得失見他古人  
則沒交涉如今人須是各各窮到無得失處然後以  
得失辨人若一向去揀擇言句處用心又到幾時得  
了去不見雲門大師道行脚漢莫只空遊州獵縣只  
欲得提擲閑言語待老和尚口動便問禪問道向上  
向下如何若何大卷抄將去壓向肚皮裏卜度到處  
火爐邊三箇五箇聚頭舉口喃喃地便道這箇是公  
才語這箇是就身打出語這箇是事上道底語這箇  
是體裏語體你屋裏老翁老娘噉却飯了只管說夢  
便道我會佛法了也將知恁麼行脚驢年得休歇去



古人暫時間拈弄豈有勝負得失是非等見桐峯見臨濟其時在深山卓庵這僧到彼中遂問這裏忽逢大蟲時又作麼生峯便作虎聲也好就事便行這僧也會將錯就錯便作怕勢庵主呵呵大笑僧云這老賊峯云爭奈老僧何是則是二俱不了千古之下遭人點檢所以雪竇道是則是兩箇惡賊只解掩耳偷鈴他二人雖皆是賊當機却不用所以掩耳偷鈴此二老如排百萬軍陣却只鬪掃帚若論此事須是殺人不眨眼底手脚若一向縱而不擒一向殺而不活不免遭人怪笑雖然如是他古人亦無許多事看他兩箇恁麼總是見機而作五祖道神通遊戲三昧慧炬三昧莊嚴王三昧自是後人脚跟不點地只去點檢古人便道有得有失有底道分明是庵主落節且得沒交涉雪竇道他二人相見皆有放過處其僧道這裏忽逢大蟲時又作麼生峯便作虎聲此便是放過處乃至道爭奈老僧何此亦是放過處著著落在第二機雪竇道要用使用如今人聞恁麼道便道當時好與行令且莫盲枷瞎棒只如德山入門便棒臨

濟入門便喝且道古人意如何雪竇後面便只如此頌出且道畢竟作麼生免得掩耳偷鈴去頌云

見之不取塵過了也已是千里萬里思之千里悔不憚當初蒼天蒼天好箇斑斑關黎自領出去爭奈未解用在爪牙未備只恐用處不明待爪牙備向你道君不見大雄山下忽相逢有條攀條無條攀倒落落聲光皆振地這大蟲却恁麼去猶較些子幾箇男兒是丈夫大丈夫見也無老婆心切若解開眼同生同死雪竇打葛藤收虎尾兮持虎鬚忽然突出如何收收天下稱僧在這裏忽有箇出來便與一撥若無收放你三十棒教你轉身吐氣喝打云何不道這老賊

見之不取思之千里正當嶮處都不能使等他道爭奈老僧何好與本分草料當時若下得這手脚他必須有後語一人只解放不解收見之不取早是白雲萬里更說什麼思之千里好箇斑斑爪牙未備是則是箇大蟲也解藏牙伏爪爭奈不解咬人君不見大雄山下忽相逢落落聲光皆振地百丈一日問黃檗

云什麼處來驀云山下採菌子來丈云還見大蟲麼  
驀使作虎聲丈於腰下取斧作斫勢驀約住倪掌丈  
至晚上堂云大雄山下有一虎汝等諸人出入切須  
好看老僧今日親遭一口後來瀉山問仰山黃驀虎  
話作麼生仰云和尚尊意如何瀉山云百丈當時合  
一斧斫殺因什麼到如此仰山云不然瀉山云子又  
作麼生仰山云不唯騎虎頭亦解收虎尾瀉山云寂  
子甚有嶮崖之句雪竇引用明前面公案聲光落落  
振於大地也這箇些子轉變自在要句中有出身之  
路大丈夫兒也無還見麼收虎尾兮捋虎鬚也須是  
本分任你收虎尾捋虎鬚未免一時穿却鼻孔

第八十六則雲門廚庫三門

垂示云把定世界不漏絲毫截斷衆流不存涓滴開  
口便錯擬議卽差且道作麼生是透關底眼試道看  
舉雲門垂語云人人盡有光明在黑漆桶看時不  
見暗昏昏看時瞎作麼牛是諸人光明山是山水  
是水漆桶裏洗黑汁白代云厨庫三門老婆心切  
打葛藤作什麼又云好事不如無自知較一半猶

較些子

雲門室中垂語接人你等諸人脚跟下各各有一段  
光明輝騰今古迥絕見知雖然光明恰到問著又不  
會豈不是昏昏昏地二十年垂示都無人會他意香  
林後來請代語門云厨庫三門又云好事不如無尋  
常代語只一句爲什麼這裏却兩句前頭一句爲你  
略開一線路教你見若是箇漢聊聞學著剔起便行  
他怕人滯在此又云好事不如無依前與你掃却如  
今人纔聞舉著光明便去墜眼云那裏是厨庫那裏  
是三門且得沒交涉所以道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  
星此事不在眼上亦不在境上須是絕知見忘得失  
淨裸裸赤灑灑各各當人分上宛取始得雲門云日  
裏來往日裏辨人忽然半夜無日月燈光曾到處則  
故是未曾到處取一件物還取得麼參同契云當明  
中有暗勿以暗相觀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遇若坐  
斷明暗且道是箇什麼所以道心花發明照十方刹  
盤山云光非照境界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又  
云卽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全

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但會取末後一句了却去前頭游戲畢竟不在裏頭作活計古人道以無住本立一切法不得去這裏弄光影弄精魂又不得作無事會古人道寧可起有見如須彌山不可起無見如芥子許二乘人多偏墜此見雪竇頌云

自照列孤明 森羅萬象資主交參列轉鼻孔瞎漢  
作什麼爲君通一線 何止一線十日並照放一線  
蓮即得花謝樹無影 打葛藤有什麼了期向什麼  
處處索黑漆桶裏盛黑汁 看時誰不見瞎不可總  
扶輪換履兩階三階 見不見兩頭俱坐斷階倒騎  
牛兮入佛殿 中三門合掌還我話頭來打云向什麼處去也雪竇也只向鬼窟裏作活計還會麼半夜日頭出日午打三更

自照列孤明自家脚跟下本有此一段光明只是尋常用得暗所以雲門大師與你羅列此光明在你面前且作麼生是諸人光明厨庫三門此是雲門列孤明處也盤山道心月孤圓光吞萬像這箇便是眞常獨露然後與君通一線亦怕人著在厨庫三門處厨

庫三門則且從却朝花亦謝樹亦無影日又落月又暗盡乾坤大地黑漫漫地諸人還見麼看時誰不見且道是誰不見到這裏富明中有暗暗中有明皆如前後步自可見雪竇道見不見須好事不如無合見又不見合明又不明倒騎牛兮入佛殿入黑漆桶裏去也須是你自騎牛入佛殿看道是箇什麼道理

### 第八十七則雲門藥病相治

垂示云明眼漢沒窠臼有時孤峯頂上草漫漫有時鬧市裏頭赤漉漉忽若忿怒那吒現三頭六臂忽若白面月面放普攝慈光於一塵現一切身爲隨類人和泥合水忽若撥著向上竅佛眼也覷不著設使千聖出頭來也須倒退三千里還有同得同證者麼試舉看

舉雲門示衆云藥病相治一合相不可得盡大地是藥苦茶連根苦擺向一邊那箇是自己甜瓜撒

華甜那裏得這消息來

治證之切攻  
理也音持

雲門道藥病相治盡大地是藥那箇是自己諸人還

有出身處麼二六時中管取壁立千仞德山棒如雨

點臨濟喝似雷奔則且致釋迦自釋迦彌勒自彌勒  
未知落處者往往喚作藥病相投會去世尊四十九  
年三百餘會應機設教皆是應病與藥如將蜜果換  
苦葫蘆相似既淘汝諸人業根令灑灑落落盡大地  
是藥你向什麼處插嘴若插得嘴許你有轉身吐氣  
處便親見雲門你若回顧躊躇管取插嘴不得雲門  
在你脚跟底藥病相治也只是尋常語論你若著有  
與你說無你若著無與你說有你若著不有不無與  
你去糞掃堆上現丈六金身頭出頭沒只如今盡大  
地森羅萬象乃至自己一時是藥當恁麼時却喚那  
箇是自己你一向喚作藥彌勒佛下生也未夢見雲  
門在畢竟如何識取鈎頭意莫認定盤星又殊一日  
令善財去採藥云不是藥者採將來善財徧採無不  
是藥却來白云無不是藥者文殊云是藥者採將來  
善財乃拈一枝草度與文殊文殊提起示衆云此藥  
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此藥病相治話最難看雲門室  
中尋常用接人金鶴長老一日訪雪竇他是箇作家  
乃臨濟下尊宿與雪竇論此藥病相治話一夜至天

光方能盡善到這裏學解思量計較總使不著雪竇  
後有頌送他道藥病相治見最難萬重關鎖太無端  
金鶴道者來相訪學海波瀾一夜乾雪竇後面頌得  
最有工夫他意亦在賓亦在主自可見也頌云

盡大地是藥教難辨的撒沙撒土架高處着古今  
何太錯言中有響一筆勾下唯閉門不造車大小  
雪竇爲衆竭力禍出私門坦蕩不掛一絲毫阿難有  
關工夫向鬼窟裏作活計通途自寥廓脚下便入  
草上馬見路信手拈來不妨奇特錯錯雙劍倚空  
飛一箭落雙鵬鼻孔透天亦穿却頭落也打云穿  
却了也

盡大地是藥古今何太錯你若喚作藥會自古自今  
一時錯了也雪竇云有般漢不解截斷太梅脚跟只  
管道食程太速他解截雲門脚跟爲雲門這一句惑  
亂天下人雲門云拄杖子是浪許你七縱八橫盡大  
地是浪看你頭出頭沒閉門不造車通途自寥廓雪  
竇道爲你通一線路你若閉門造車出門合轍濟箇  
甚事我這裏閉門也不造車出門自然寥廓他這裏

略露些子縫罅教人見又連忙却道錯錯前頭也錯後頭也錯誰知雪竇開一線路也是錯既然鼻孔透天爲什麼也穿却要會麼且參三十年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若無拄杖子不免被人穿却鼻孔

第八十八則玄沙三種病人

垂示云門庭施設且恁麼破二作三入理深談也須是七穿八穴當機敲點擊碎金鎖玄關據令而行直得掃蹤滅跡且道諸訛在什麼處具頂門眼者請試舉看

舉玄沙示衆云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隨分開箇鋪席隨家豐儉忽遇三種病人來作麼生接打草只要蛇驚山僧直得目瞪口呆吐管取倒退二千里患盲者拈槌豎拂他又不見端的瞎是則接物利生未必不見在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聞端的聾是則接物利生未必聾是在那箇未聞在且作麼生接若接此人不得佛法無靈驗誠哉是言山僧拱手歸降已接了也

便打僧請益雲門也要諸方共知着雲門云汝禮拜著風行草屨唯僧禮拜起這僧拗折拄杖子也雲門以拄杖拄僧退後門云汝不是患盲端的瞎莫道這僧患盲好復喚近前來僧近前第二杓惡水澆觀音來也當時好與一喝門云汝不是患聾端的聾莫道這僧患聾好門乃云還會麼何不與本分草料當時好莫作聲僧云不會兩重公案若天蒼天門云汝不是患啞端的啞口吧吧地莫道這僧患好僧於此有省賊過後張弓討什麼碗

特陵切怒 睜目直視也 呌去伽切 呌張口貌 托陟栗切音 托望極空也

玄沙參到絕情塵意想淨裸裸亦灑灑地處方解恁麼道是時諸方列剎相望尋常示衆道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忽遇三種病人來時作麼生接患盲者拈槌豎拂他又不見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聞患啞者教他說又說不得且作麼生接若接此人不得佛法無靈驗如今人若作盲聾瘖啞會卒摸索不著所以道莫向句中死却須是會他玄沙意始得玄沙常以此語接人有僧久在玄沙處一日上堂僧問和

尙云三種病人話還許學人說道理也無玄沙云許僧便珍重下去沙云不是不是這僧會得他玄沙意後來法眼云我聞地藏和尙舉這僧語方會三種病人話若道這僧不會法眼爲什麼却恁麼道若道他會玄沙爲什麼却道不是不是一日地藏道某甲聞和尙有三種病人話是否沙云是藏云瑤琛現有眼耳鼻舌和尙作麼生接玄沙便休去若會得玄沙意豈在言句上他會底自然殊別後有僧舉似雲門門便會他云汝禮拜著僧禮拜起門以拄杖拄這僧退後門云汝不是愚盲復喚近前來僧近前門云汝不是愚聾乃云會麼僧云不會門云汝不是愚啞其僧於此有省當時若是箇漢等他道禮拜著便與掀倒禪床豈見有許多葛藤且道雲門與玄沙會處是多是別他兩人會處都只一般看佗古人出來作千萬種方便意在鈎頭上多少苦口只令諸人各各明此一段事五祖老師云一人說得却不會一人却會說不得二人若來參如何辨得他若辨這兩人不得管取爲人解粘去纏不得在若辨得纔見入門我便

◆二作三

著草鞋向你肚裏走幾遭了也猶自小省討什麼碗出去且莫作盲聾瘖啞會好若恁麼計較所以道眼見色如盲等耳聞聲如聾等又道滿眼不視色滿耳不聞聲文殊常觸目觀音塞耳根到這裏眼見如盲相似耳聞如聾相似方能與玄沙意不爭多諸人還識盲聾瘖啞底漢子落處麼看取雪竇頌云

盲聾瘖啞已在言前二三數俱明已做一段了也杳

絕機宜 向什麼處摸索還做計較得麼有什麼交

涉天上天下 正理自由我也恁麼堪笑堪悲突箇

什麼悲箇什麼半明半暗 離婁不辨正色 瞎漢巧

匠不留蹤端的瞎 師曠豈識玄絲 聾漢大功不立

黃端的聾爭如獨坐虛窓下 須是恁麼始得莫向

鬼窟裏作活計一時打破漆桶 葉落花開自有時

即今什麼時節切不得作無事會今日也從朝至暮

明日也從朝至暮 復云還會也無重說 偈言無孔

鐵鎚自領出去可惜放過便打 離婁 莊子天地篇作離朱

玄絲 絃絲一作

盲聾瘖啞杳絕機宜盡你見與不見聞與不聞說與

不說雪竇一時與你掃却了也直得有聲瘖啞見解  
機宜計較一時杳絕總用不著這箇向上事可謂真  
盲真聾真啞無機無宜天上天下堪笑堪悲雪竇一  
手擡一手擲且道笑箇什麼悲箇什麼堪笑是啞却  
不啞是聾却不聾堪悲明明不盲却盲明明不聾却  
聾離婁不辨正色不能辨青黃赤白正是瞎離婁黃  
帝時人百步外能見秋毫之末其目甚明黃帝游於  
赤水沉珠令離朱尋之不見令契詭尋之亦不得後  
令象罔尋之方獲之故云象罔到時光燦爛離婁行  
處浪滔天這箇高處一著直是離婁之目亦辨他正  
色不得師曠豈識玄絲周時絳州晉景公之子師曠  
字子野一云晉平公之樂太師也善別五音六律隔山聞蟻鬪時  
晉與楚爭霸師曠唯鼓琴撥動風絃知戰楚必無功  
雖然如是雪竇道他尙未識玄絲在不聾却是聾底  
人這箇高處玄音直是師曠亦識不得雪竇道我亦  
不作離婁亦不作師曠爭如獨坐虛窻下葉落花开  
自有時若到此境界雖然見似不見聞似不聞說似  
不說飢即喫飯困即打眠任他葉落花開葉落時是

●第一作選

秋花開時是春各各自有時節雪竇與你一時掃蕩  
了也又放一線道云還會也無雪竇力盡神疲只道  
得箇無孔鐵鎚這一句急著眼看方見若擬識又嗟  
過師舉拂子云還見麼遂敲禪床一下云還聞麼下  
禪床云還說得麼 象罔一作問象

第八十九則雲岩大悲手眼

垂示云通身是眼見不到通身是耳聞不及通身是  
口說不著通身是心鑒不出通身即且止忽若無眼  
作麼生見無耳作麼生聞無口作麼生說無心作麼  
生鑒若向箇裏撥轉得一線道便與古佛同參參則  
且止且道參箇什麼人

舉雲巖問道吾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什麼當  
時好與本分草料你尋常走上走下作什麼聞黎問  
作什麼吾云知人夜半背手摸枕头子何不用本分  
草料一盲引衆盲巖云我會也將錯就錯賺殺一  
船人同坑無異土未免傷鋒犯手吾云汝作麼生  
會何勞更問也要問過好與一拶巖云偏身是手  
眼有什麼交涉鬼窟裏作活計泥裏洗土塊吾云

道即太煞道只道得八成 同坑無異土奴見神醫  
勳癩兒牽伴 嚴云師兄作麼生 取人處分爭得也  
好與一撥 吾云涌身是手眼 跟跳不出斗換却你  
眼睛移却舌頭還得十成也未喚妻作爺

雲巖與道吾同參藥山四十年 脇不著席藥山出曹  
洞一宗有三人 法道盛行雲巖下 洞山道吾下 石霜  
船子下 夾山大悲菩薩有八萬四千母陀羅臂 大悲  
有許多手眼 諸人還有也 無百丈云 一切語言文字  
俱皆宛轉歸于自己 雲巖常隨道吾 咨參決擇 一日  
問他道 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 作什麼 當初好與他  
劈脊便棒 免見後有許多葛藤 道吾慈悲不能如此  
却與他說道 理意要教他 便會却道 如人夜半背手  
摸枕子 當深夜無燈光時 將手摸枕子 且道 眼在什  
麼處 他便道 我會也 吾云 汝作麼生 會嚴云 徧身是  
手眼 吾云 道即太煞道 只道得八成 嚴云 師兄 又作  
麼生 吾云 通身是手眼 且道 徧身是底 是通身是底  
是雖似爛泥 却脫灑 如今人多去作情解道 徧身底  
不是通身底 是只管咬他 古人言 句於古人言 下死

了殊不知古人意不在言句上 此皆是舉不獲已而  
用之 如今下注脚立格 則道若透得 此公案便作罷  
參會 以手摸渾身 摸燈籠 露柱 盡作通身話 會若恁  
麼會 壞他 古人不少 所以道他參活句 不參死句 須  
是絕情塵意 想淨裸裸 赤灑灑 地方 可見得 大悲話  
不見曹山 問僧 應物現形 如水中月 時如何 僧云 如  
驢覷井山 云道即煞道 只道得八成 僧云 和尚 又作  
麼生 山云 如井覷驢 便同此意 也你若去語上 見總  
出道 吾雲巖 圈積不得 雪竇 作家 更不向句下 死直  
向頭上行 頌云

徧身是四肢 八節未是初 骨節則處 通身是頂門  
上有半邊 猶在窠窟裏 瞎 拈來 猶較十萬里 放過  
則不可 何止十萬里 展翅 騰騰六合雲 些子 境界  
將爾 奇特點 搏風 鼓蕩四溟水 些子 塵埃 將爾 天  
下人 不奈你 何過 是何 埃壙 兮 忽生 重為 禪人 下  
注脚 斬拈 却著 那裏 那箇 毫釐 兮 未止 別別 吹散  
了 也 截君 不見 又恁 麼去 網珠 垂 籠影 重重 大小  
大雪 竇 作 這箇 去 就可 惜 許 依舊 打 高 藤 棒 頭 手



眼從何起 喇賊過後張弓放你不帶盡大地人無

出氣處放得又須喫棒又打喇云且道山僧底是雪

寶底是喇三喝四喝後作麼生 堪於蓋切處也通作塌

偏身是通身是若道背手摸枕头底便是以手摸身  
底便是若作恁麼見解盡向鬼窟裏作活計畢竟偏  
身通身都不是若要以情識去見他大悲話直是猶  
較十萬里雪寶弄得一句活道拈來猶較十萬里後  
句頌雲巖道吾奇特處云展翅鵬騰六合雲搏風鼓  
蕩四溟水大鵬吞龍以翼搏風鼓浪其水闊三千里  
遂取誰吞之雪寶道你若大鵬能搏風鼓浪也太煞  
雄壯若以大悲千手眼觀之只是些子塵埃忽生相  
似又似一毫鬣風吹未止相似雪寶道你若以手摸  
身用作手眼堪作何用於是大悲話上直是末在所  
以道是何埃堪兮忽生那箇毫釐兮未止雪寶自謂  
作家一時拂迹了也爭奈後面依舊漏逗說箇論子  
依前只在圈縲裏君不見網珠垂範影重重雪寶引  
帝網明珠以用垂範手眼且道落在什麼處華嚴宗  
中立四法界一理法界明一味平等故二事法界明

全理成事故三理事無礙法界明理事相融大小無礙故四事事無礙法界明一事徧人一切事一切事徧攝一切事同時交參無礙故所以道一塵纔舉大地全收一一塵含無邊法界一塵既爾諸塵亦然網珠者乃天帝釋善法堂前以摩尼珠為網凡一珠中映現百千珠而百千珠俱現一珠中交映重重主伴無盡此用明事事無礙法界也昔賢首國師立為鏡燈喻圓列十鏡中設一燈若看東鏡則九鏡鏡燈歷然齊現若看南鏡則鏡鏡如然所以世尊初成正覺不離菩提道場而徧昇初利諸天乃至於一切處七處九會說華嚴經雪寶以帝網珠垂示事事無礙法界然六相義甚明白即總即別即同即異即成即壞學一相則六相俱該但為衆生日用而不知雪寶拈帝網明珠垂範況此大悲話直是如此你若善能向此珠網中明得拄杖子神通妙用出入無礙方可見得手眼所以雪寶云棒頭手眼從何起教你棒頭取證喝下承當只如德山入門便棒且道手眼在什麼處臨濟入門便喝且道手眼在什麼處且道雪寶末

後爲什麼更著箇咄字參

第九十則智門般若體

垂示云聲前一句千聖不傳面前一絲長時無間淨  
裸裸赤灑灑頭鬢鬆耳卓朔且道作麼生試舉看

學僧問智門如何是般若體 通身無影象坐斷天

下人舌頭用體作什麼門云蚌含明月 光吞萬象

卽且止棒頭正眼事如何曲不藏直雪上加霜又一

重僧云如何是般若用 倒退三千里要用作什麼

門云兔子懷胎 險苦孤連根苦甜瓜徹帶甜向光

影中作活計不出智門窠窟若有箇出來且道是般

若體是般若用且要土上加泥

智門道蚌含明月兔子懷胎都用中秋意雖然如此

古人意却不在蚌兔上他是雲門曾下尊宿一句語

須具三句所謂函蓋乾坤句截斷衆流句隨波逐浪

句亦不消安排自然恰好便去嶮處答這僧話略露

些子鋒銳不妨奇特雖然恁麼他古人終不去弄光

影只與你指些路頭教人見這僧問如何是般若體

智門云蚌含明月漢江出蚌蚌中有明珠到中秋月

出蚌於水面浮開口含月光感而產珠合浦珠是也

若中秋有月則珠多無月則珠少如何是般若用門

云兔子懷胎此意亦無異兔屬陰中秋月生開口吞

其光便乃懷胎口中產兒亦是月則多無月則少

他古人答處無許多事他只借其意而答般若光也

雖然恁麼他意不在言句上自是後人去言句上作

活計不見盤山道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

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如今人但瞠眼喚作光

只去情上生解空裏釘橛古人道汝等諸人六根門

頭晝夜放大光明照破山河大地不只止眼根放光

鼻舌身意亦皆放光也到這裏直須打疊六根下無

一星事淨裸裸赤灑灑地方見此話落處雪竇止恁

麼頌出

一片虛凝絕謂情 擬心卽差動念卽隔佛眼也觀

不見人天從此見空生 須菩提好與三十棒用這

老漢作什麼設使須菩提也倒退三千里 蚌含玄

兔深深意 也須是當人始得有什麼意何須更用

深深意 曾與禪家作戰爭 干戈已息天下太平還

會麼打云漏葉喫得多少

一片虛凝絕謂情雪竇一句便頌得好自然見得古人意六根湛然是箇什麼只這一片虛明凝寂不滑去天上討也不必向別人求自然常光現前是處壁立千仞謂情卽是絕言謂情塵也法眼圓成實性頌云理極忘情謂如何得諒齊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果熟兼猿重山遙似路迷學頭殘照在元是住居西所以道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塵垢盡時光始現心法雙忘性卽真又道三間茅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閑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關只此頌亦見一片虛凝絕謂情也人天從此見空生不見須菩提殿中宴坐諸天雨花讚歎尊者云空中雨花讚歎復是何人天云我是梵天尊者云汝云何讚歎天云我重尊者善說般若波羅蜜多尊者云我於般若未嘗說一字汝云何讚歎天云尊者無說我乃無聞無說無聞是真般若又復動地雨花看他須菩提善說般若且不說體用若於此見得便可見智門道蚌含明月兔子懷胎古人意雖不在言句上

爭奈答處有深深之旨惹得雪竇道蚌含玄兔深深意到這裏曾與禪家作戰爭天下禪和子鬧浩浩地商量未嘗有一人夢見在若與智門雪竇同參也須是自著眼始得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九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十

第九十一則鹽官犀牛扇子

垂示云超情離見去縛解粘提起向上宗乘扶豎正法眼藏也須十方齊應八面玲瓏直到恁麼田地且道還有同得同證同死同生底麼試舉看

舉鹽官一日喚侍者與我將犀牛扇子來打萬藤不少何似這箇好箇消息侍者云扇子破也可惜許好箇消息道什麼官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漏逗不少幽州猶自可最苦是新羅和尚用犀牛兒作什麼侍者無對果然是箇無孔鐵鎚可憐

許投子云不辭將出恐頭角不全似則似爭奈兩  
頭三面也是說道理雪寶拈云我要不全底頭角  
堪作何用將錢就錢石霜云若還和尙卽無也道  
什麼撞着鼻孔雪寶拈云犀牛兒猶在 鯨泊乎第  
認收頭去資福畫一圓相於中書一牛字 草葉不  
勞拈出弄影漢雪寶拈云適來爲什麼不將出金  
鎊不辨也是草葉漢保福云和尙年尊別請人好  
僻地裏習官人壽辛漢苦作什麼雪寶拈云可惜  
勞而無功兼身在內也好與三十棒灼然

鹽官一日喚侍者與我將犀牛扇子來此事雖不在  
言句上且要驗人平生意氣作略又須得如此藉言  
而顯於臘月三十日著得力作得主萬境攪然觀之  
不動可謂無功之功無力之力鹽官迺齊安禪師古  
時以犀牛角爲扇時鹽官豈不知犀牛扇子破故問  
侍者侍者云扇子破也看他古人十二時中常在裏  
許撞著磕著鹽官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且道  
他要犀牛兒作什麼也只要驗人知得落處也無投  
子云不辭將出恐頭角不全雪寶云我要不全底頭

角亦向句下便投機石霜云若還和尙卽無也雪寶  
云犀牛兒猶在資福畫一圓相於中書一牛字爲他  
承嗣仰山平生愛以境致接人明此事雪寶云適來  
爲什麼不將出又穿他鼻孔了也保福云和尙年尊  
別請人好此語道得穩當前三則語却易見此一句  
語有遠意雪寶亦打破了也山僧舊日在慶藏主處  
理會道和尙年尊老著得頭忘尾適來索扇子如今  
索犀牛兒難爲執侍故云別請人好雪寶云可惜勞  
而無功此皆是下語格式古人見徹此事各各雖不  
同道得出來百發百中須有出身之路句句不失塵  
脉如今人問著只管作道理計較所以十二時中要  
人咬嚼教滴水滴凍求箇證悟處看他雪寶頌一串  
云 攪七帶切  
攪也

犀牛扇子用多時 遇夏則涼遇冬則暖人人只足  
爲蓋不知阿誰不曾用問著元來總不知 知則知  
會則不會莫瞞人好也怪別人不得 無限清風與  
頭角 在什麼處不向自己上會向什麼處會天上  
天下頭角重生是什麼無風起浪 盡同雲雨去難

追蒼天吞天也是失錢遭罪 雪竇復云若要清風  
再後頭角重生 人人有箇犀牛扇子十二時中全  
得他力因什麼問着總不知運道得麼 請禪客各  
下一轉語 鹽官對在三轉了也問云扇子既破還  
我犀牛兒來也有一箇牛箇咄也好推倒禪床時  
有僧出云大衆參堂去 賊過後張弓被奪却槍前  
不掛村後不送店 雪竇喚云拋釣釣鯤鯨釣得箇  
蝦蟇便下座 招得他怎麼地賊過後張弓佛果自  
做此語云又直問你諸人這僧道大衆參堂去是會  
不會若是不會爭解怎麼道若道會時雪竇又道拋  
釣釣鯤鯨只釣得箇蝦蟇便下座且道話說在什麼  
處試請參詳看

犀牛扇子用多時間著元來總不知人人有箇犀牛  
扇子十二時中全得他力爲什麼問著總不知去著  
侍者投子乃至保福亦總不知且道雪竇道知麼不  
見無著訪文殊喫茶次文殊舉起玻璃盞子云兩方  
還有這箇麼著云無殊云尋常用什麼喫茶著無語  
若知得這箇公案落處便知得犀牛扇子有無限清

風亦見犀牛頭角蟬螻四箇老漢怎麼道如朝雲暮  
雨一去難追雪竇復云若要清風再後頭角重生請  
禪客各下一轉語問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時  
有一禪客出云大衆參堂去這僧奪得主家權柄道  
得也煞道只道得八成若要十成便與掀倒禪床你  
且道這僧會犀牛兒不會若不會却解怎麼道若會  
雪竇因何不肯伊爲什麼道拋釣釣鯤鯨只釣得箇  
蝦蟇且道畢竟作麼生諸人無事試拈撥看

第九十二則世尊陞座

垂示云動絃別曲千載難逢見兔放鷹一時取俊總  
一切語言爲一句攝大千沙界爲一塵同死同生七  
穿八穴還有證據者麼試舉看

舉世尊一日陞座賓主俱失不是一回漏逗文殊  
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一子親得世尊  
便下座 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打鼓  
弄琵琶相逢兩會家

世尊未拈花已前早有這箇消息始從鹿野苑終至  
拔提河幾曾用著金剛王寶劍當時衆中若有衲僧

氣息底漢綽得去免得他末後拈花一場狼藉世尊  
良久間被文殊一撈便下座那時也有這箇消息釋  
迦掩室淨名杜口皆似此這箇則已說了也如肅宗  
問忠國師造無縫塔話又如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  
問無言之語看佗向上人行履幾曾入鬼窟裏作活  
計有者道意在默然處有者道在良久處有言明無  
言底事無言明有言底事永嘉道默時說說時默總  
恁麼會三生六十劫也未夢見在你若便直下承當  
得去更不見有凡有聖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日日與  
三世諸佛把手共行後面看雪竇自然見得頌出

列聖叢中作者知 莫務釋迦老子好還佗臨濟德

山千箇萬箇中難得一箇半箇 法王法令不如斯

隨他走底如麻似粟三頭兩面灼然能有幾人到這

裏會中若有仙陀客 就中難得伶俐人文殊不是

作家關黎定不是 何必文殊下一槌 更下一槌又

何妨第二第三槌總不要當機 一句作麼生道驗

列聖叢中作者知靈山八萬大衆皆是列聖文殊普  
賢乃至彌勒主伴同會須是巧中之巧奇中之奇方

◆嚴一作嚴  
下同

知他落處雪竇意謂列聖叢中無一箇人知有若有  
箇作家者方知不恁麼何故文殊白槌云諦觀法王  
法法王法如是雪竇道法王法令不如斯何故如此  
當時會中若有箇漢頂門具眼肘後有符向世尊未  
陞座已前覷得破更何必文殊白槌退槃經云仙陀  
婆一名四實一者鹽二者水三者器四者馬有一智  
臣善會四義王若欲灑洗要仙陀婆臣即奉水食索  
奉鹽食訖奉器飲漿欲出奉馬隨意應用無差灼然  
須是箇伶俐漢始得只如僧問香嚴如何是王索仙  
陀婆嚴云過這邊來僧過嚴云鈍置殺人又問趙州  
如何是王索仙陀婆州下禪床曲躬叉手當時若有  
箇仙陀婆向世尊未陞座已前透去猶較些子世尊  
更陞座便下去已是不著便了也那堪文殊更白槌  
不妨鈍置他世尊一上提唱且作麼生是鈍置處

### 第九十三則大光這野狐精

舉僧問大光長慶道因齋慶讚意旨如何 重光道  
漆桶不妨疑着不問不知 大光作舞 莫賺殺人依  
舊從前恁麼來 僧禮拜 又恁麼去也是則是只恐

錯會光云見箇什麼便禮拜也好一接須弄過始  
得借作舞依樣畫貓兒果然錯會弄光影漢光云  
這野狐精此思難報三十二祖只傳這箇

西天四七唐土三三三傳這箇些子諸人還知落處  
麼若知免得此過若不知依舊只是野狐精有者道  
是裂轉他鼻孔來瞞人若真箇恁麼成何道理大光  
善能爲人他句中有出身之路大凡宗師須與人抽  
釘拔楔去粘解縛方謂之善知識大光作舞這僧禮  
拜末後偈却作舞大光云這野狐精不是轉這僧舉  
意不知的當你只管作舞遞相恁麼到幾時得休歇  
去大光道野狐精此語截斷金牛不妨奇特所以道  
他參活句不參死句雪竇只愛他道這野狐精所以  
頌出且道這野狐精與藏頭白海頭黑是則是別這  
漆桶又道好師僧且道是則是別還知麼觸處逢渠  
雪竇頌云

前箭猶輕後箭深百發百中向什麼處迴避誰云  
黃葉是黃金且作止啼啼得小兒也無用處曹溪  
波浪如相似弄泥團漢有什麼限依樣畫貓兒放

行一路無限平人被陸沈遇着活底人帶累天下  
納僧換索不着帶累團聚出頭不得

前箭猶輕後箭深大光作舞是前箭復云這野狐精  
是後箭此是從上來爪牙誰云黃葉是黃金仰山示  
衆云汝等諸人各自回光返照莫記吾言汝等無始  
劫來背明投暗妄想根深卒難頓拔所以假設方便  
奪汝羅識如將黃葉止小兒啼如將蜜果換苦葫蘆  
相似古人權設方便爲人及其啼止黃葉非金世尊  
說一代時教也只是止啼之說這野狐精只要換他  
業識於中也有權實也有照用方見有衲僧巴鼻若  
會得如虎插翼曹溪波浪如相似儼忽四方八面學  
者只管大家如此作舞一向恁麼無限平人被陸沉  
有什麼救處

### 第九十四則楞嚴不見

垂示云聲前一句千聖不傳面前一絲長時無間淨  
裸裸赤灑灑露地白牛眼卓朔耳卓朔金毛獅子則  
且置且道作麼生是露地白牛

學楞嚴經云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好箇

消息用見作什麼釋迦老子漏逗不少 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 咄有甚開工夫不可教山僧作兩頭三面去也 若不見吾不見之地 向什麼處去也 釘鐵板相似咄 自然非物 按牛頭喫草更說什麼口頭聲色 云何非汝 說你說我總沒交涉打云 還見釋迦老子麼 爭奈古人不肯承當打云 腳眼 下自家看取還會麼

楞嚴經云 吾不見時 何不見吾不見之處 若見不見 自然非彼不見之相 若不見吾不見之地 自然非物 云何非汝 雪竇到此引經文不盡全引 則可見經云 若見是物 則汝亦可見吾之見 若同見者 名爲見吾 吾不見時 何不見吾不見之處 若見不見 自然非彼 不見之相 若不見吾不見之地 自然非物 云何非汝 辭多不錄 阿難意道 世界燈籠露柱 皆可有名 亦要世尊指出 此妙精元 明喚作什麼物 教我見佛 意世尊云 我見香臺 阿難云 我亦見香臺 卽是佛見 世尊云 我見香臺 則可知我若不見香臺 時你作麼生 見阿難云 我不見香臺 時卽是見佛 佛云 我云不見自

是我知汝云不見 自是汝知他人不見 處你如何得 知古人云 到這裏只可自知 與人說不得 只如世尊道 吾不見時 何不見吾不見之處 若見不見 自然非彼不見之相 若不見吾不見之地 自然非物 云何非汝 若道認見爲有物 未能拂迹 吾不見時 如羚羊掛角 豈響蹤跡 氣息都絕 你向什麼處摸索 經意初縱破後 奪破雪竇出教 眼頌亦不頌物 示不頌見 與不見 直只頌見佛也

全家全牛 管不殊 牛邊磨漢 半開牛合 扶籬摸壁 作什麼 一刀兩段 從來作者 共名模 西天四七 唐土二三天下 老和尚如麻 似聚 猶自少在 如今要見黃頭老 咄 這老胡 瞎漢 在你腳眼下 剎剎塵塵 在半途 腳眼下 踉過了也 更教山僧 說什麼 驢年 還曾夢見麼

全家全牛 醫不殊 衆盲摸象 各說異端 出涅槃經 僧問 仰山和尚 見人問 禪問道 便作一圓相 於中書牛字 意在於何 仰山云 這箇也是閑事 忽若會得 不從外來 忽若不會 決定不識 我且問你 諸方老宿 於你



身上指出那箇是你佛性爲復語底是默底是莫是不語不默底是爲復總是爲復總不是你若認語底是如盲人摸著象尾若認默底是如盲人摸著象耳若認不語不默底是如盲人摸著象鼻若道物物都是如盲人摸著象四足若道總不是拋本象落在空見如是衆盲所見只於象上名邈差別你要好切莫摸象莫道見覺是亦莫道不是祖師云菩提本無樹明鏡亦無臺本來無一物爭得染塵埃又云道本無形相智慧卽是道作此見解者是名眞般若明眼人見象得其全體如佛見性亦然全牛者出莊子庖丁解牛未嘗見其全牛順理而解游刃自在更不須下手纔舉目時頭角蹄肉一時自解了如是十九年其刃利如新發於礪謂之全牛雖然如此奇特雪竇道縱使得如此全象全牛與眼中醫更不殊從來作者共名摸直是作家也去裏頭摸索不著自從迦葉乃至西天此土祖師天下老和尚皆只是名摸雪竇直截道如今要見黃頭老所以道要見卽便見更要尋覓方見則千里萬里也黃頭老乃黃面老子也你如

今要見利剎塵塵在半途尋常道一塵一塵剎一葉一釋迦盡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塵只向一塵中見當恁麼時猶在半途那邊更有半途在且道在什麼處釋迦老子尙自不知教山僧作麼生說得

醫計

疾切日  
第九十五則長慶阿羅漢三毒

垂示云有佛處不得住住著頭角生無佛處急走過不走過草深一丈直饒淨裸裸赤漉漉事外無機機外無事未免守株待兔且道總不恁麼作麼生行履試舉看

舉長慶有時云寧說阿羅漢有三毒 魚殺不生芽 不說如來有二種語 已是勝釋迦老子了不道如來無語 猶自顛預早是七穿八穴只是無二種語 周由者也說什麼 第三第四種 保福云作麼生是如來語好 一撥道什麼 慶云聾人爭得聞 望空啓告 七花八裂 保福云情知你向第二頭道 爭瞞得明眼人 裂轉鼻孔 何止第二頭 慶云作麼生是如來語 錯却較些子 保福云喫茶去 領復云還會麼

蹉過了也

長慶保福在雪峯會下常互相舉覺商量一日平常如此說話云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說如來有二種語梵語阿羅漢此云殺賊以功能彰名能斷九九八十一品煩惱諸漏已盡梵行已立此是無學阿羅漢位三毒卽是貪嗔癡根本煩惱八十一品尙自斷盡何況三毒長慶道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說如來有二種語大意要顯如來無不實語法華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又云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世尊三百餘會觀機逗教應病與藥萬種千般說法畢竟無二種語他意到這裏諸人作麼生見得佛以一言演說法則不無長慶要且未夢見如來語在何故大似人說食終不能飽保福見他平地上說教遂問作麼生是如來語慶云禪人爭得聞這漢知他幾時在鬼窟裏作活計來也保福云情知你向第二頭道果中其言却問師兄作麼生是如來語福云喫茶去鎗頭倒被別人奪却了也大小長慶失錢遭罪且問諸人如來語還有幾箇須知恁麼見得方見這兩箇

漢敗缺子細檢點將來盡合喫棒放一線道與他理會有底云保福道得是長慶道得不是只管隨語生解便道有得有失殊不知古人如鑿石火似閃電光如今人不去他古人轉處看只管去句下走使道長慶當時不使用所以落第二頭保福云喫茶去便是第一頭若只恁麼看到彌勒下生也不見古人意若是作家終不作這般見解跳出這窠窟向上自有一條路你若道與人爭得聞有什麼不是處保福云喫茶去有什麼是處轉沒交涉是故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這因緣與偏身是通身是因緣一般無你計較是非處須是你脚跟下淨裸裸地方見古人相見處五祖老師云如馬前相撲相似須是眼辨手親這箇公案若以正眼觀之俱無得失處辨箇得失無親疎處分箇親疎長慶也須禮拜保福始得何故這箇些子巧處用得如電掣星飛相似保福不妨呀上生牙爪上生爪頌云

頭兮第一第二 我王軍中無如是事古今榜樣隨  
邪逐惡作什麼 臥龍不鑿止水同道方知無處有

月波澄四海孤舟獨自行徒勞卜度討什麼禪有  
處一無風浪起 嚇殺人還覺寒毛卓豎麼打云來也  
稜二禪客稜禪客 勾賊破家關市裏莫出頭失錢遭  
罪二月禹門遭點額 退已讓人萬中無一只得飲  
無吞聲

頭分第一第二二人只管理會第一第二正是死水裏  
作活計這箇機巧你只作第一第二會且摸索不著  
在雪竇云臥龍不鑿止水死水裏豈有龍藏若是第  
一第二正是止水裏作活計須是洪波浩渺白浪滔  
天處方有龍藏正似前頭云澄潭不許蒼龍蟠不見  
道死水不藏龍又道臥龍長佈碧潭清所以道無龍  
處有月波澄風恬浪靜有龍處無風起浪大似保福  
道喫茶去正是無風起浪雪竇到這裏一時與你打  
疊情解頌了也佗有餘韻教成文理依前就裏頭著  
一隻眼也不妨奇特却道稜禪客稜禪客二月禹門  
遭點額長慶雖是透龍門底龍却被保福蓋頭一點

第九十六則趙州三轉語

舉趙州示衆三轉語道什麼二段不同

趙州示此三轉語了末後却云真佛屋裏坐這一句  
忒煞郎當他古人出一隻眼垂手接人略借此語通  
箇消息要爲人你若一向正令全提法堂前草深一  
丈雪竇嫌他末後一句漏逗所以削去只頌三句泥  
佛若渡水則爛却了也金佛若渡鑪中則鎔却了也  
木佛若渡火便燒却了也有什麼難會雪竇一百則  
頌古計較葛藤唯此三頌直下有衲僧氣息只是這  
頌也不妨難會你若透得此三頌便許你罷參

泥佛不渡水 浸爛鼻孔無風起浪 神光照天地千  
他什麼事見兔放鷹 立雲如未休 一人傳虛萬人  
傳實 將錯就錯 阿誰曾見你來 何人不雕偽 入寺  
看額 二六時中走上走下是什麼關緊便是

泥佛不渡水 神光照天地 這一句頌分明了且道爲  
什麼却引神光二祖初生時 神光燭室 且於霄漢又  
一夕 神人現謂二祖曰 何久于此 汝當得道時 至宜  
卽南之二祖以神遇 遂名神光 久居伊洛 博極群書  
每嘆曰 孔老之教 祖述風規 近聞達磨大師住少林  
乃往彼晨夕 參扣達磨 端坐面壁 莫聞誨勵 光自忖

曰昔人求道敲骨出髓刺血濟飢布髮掩泥投崖飼  
虎古尚若此我又何如其年十二月九日夜大雪二  
祖立於砌下遲明積雪過膝達磨憫之曰汝立雪於  
此當求何事二祖悲淚曰惟願慈悲開甘露門廣度  
羣品達磨曰諸佛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  
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真乘無有是處二  
祖聞誨勵向道益切潛取利刀自斷左臂致于達磨  
前磨知是法器遂問曰汝立雪斷臂當爲何事二祖  
曰某甲心未安乞師安心磨曰將心來與汝安祖曰  
覓心了不可得達磨云與汝安心竟後達磨爲易其  
名曰慧可後接得三祖燦大師既傳法隱於舒州皖  
公山屬後周武帝破滅佛法沙汰僧師往來太湖縣  
司空山居無常處積十餘載無人知者宣律師高僧  
傳載二祖事不詳三祖傳云二祖妙法不傳於世賴  
值末後依前悟他當時立雪所以雪寶道立雪如未  
休何人不雕僞立雪若未休足恭誦詐之人皆效之  
一時只成雕僞則是誦詐之也雪寶頌泥佛不渡  
水爲什麼却引這因緣來用他多得意根下無一星

事淨裸裸地方頌得如此五祖尋常教人看此三頌  
豈不見洞山初和尚有頌示衆云五臺山上雲蒸飯  
古佛堂前狗屎天利竿頭上煎餛飩子三箇胡孫夜簸  
錢又杜順和尚道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  
醫人灸豬左膊上又傳大士頌云空手把鋤頭步行  
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又云石人機似汝  
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應須和若會得此語  
便會他雪寶頌 足將樹反  
過也

金佛不渡鱸煎却眉毛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人來  
訪紫胡 又怎麼去也只恐喪身失命牌中數箇字  
不識字底貓兒也無話會處天下衲僧掃帚不得只

恐喪身失命 清風何處無 又怎麼去也頭上漫漫  
脚下漫漫又云來也 皖戶版切  
明貌

金佛不渡鱸人來訪紫胡此一句亦頌了也爲什麼  
却引人來訪紫胡須是作家鱸藉始得紫胡和尚山  
門立一牌牌中有字云紫胡有一狗上取人頭中取  
人腰下取人脚擬議則喪身失命凡見新到便喝云  
看狗僧纔回首紫胡便歸方丈且道爲什麼却咬趙

州不得紫胡又一夕夜深於後架叫云捉賊捉賊黑地逢著一僧攔臂捉住云捉得也捉得也僧云和尚不是某甲胡云是則景只是不肯承當你若會得這話便許你咬殺一切人處處清風凜凜若也未然牌中數箇字決定不奈何若要見他但透得盡方見頌云

木佛不渡火 燒却了也唯我能知常思破竈墮東行西行有何不可癩兒牽伴 杖子忽擊著 在山僧手裏山僧不用人阿誰手裏無 方知辜負我 似你相似摸索不著有什麼用處蒼天蒼天三十年後始得寧可未劫沉淪不求諸聖解脫若向箇裏薦得未免辜負作麼生得不辜負去拄杖子未免在別人手裏

木佛不渡火常思破竈墮此一句亦頌了雪竇因此木佛不渡火常思破竈墮嵩山破竈墮和尚不稱姓字言行叵測隱居嵩山一日領徒入山塢間有廟甚靈殿中唯安一竈遠近祭祀不輟烹殺物命甚多師入廟中以拄杖敲竈三下云咄汝本塢土合成靈從

何來聖從何起恁麼烹殺物命又乃擊三下竈乃自傾破墮落須臾有一人青衣峩冠忽然立師前設拜曰我乃竈神久受業報今日蒙師說無生法已脫此處生在天中特來致謝師曰汝本有之性非吾強言神再拜而沒侍者曰某甲等久參侍和尚未蒙指示竈神得何徑旨便乃生天師曰我只向伊道汝本塢土合成靈從何來聖從何起侍僧俱無對師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禮拜著僧禮拜師云破也破也墮也墮也侍者忽然大悟後有僧舉似安國師師歎云此子曾盡物我一如竈神悟此則故是其僧乃五蘊成身亦云破也墮也二俱開悟且四大五蘊與塢瓦泥土是同是別既是如此雪竇爲什麼道杖子忽擊著方知辜負我因甚却成箇辜負去只是未得拄杖子在且道雪竇頌木佛不渡火爲什麼却引破竈墮公案老僧直截與你說他意只是絕得失情塵意想淨裸裸地自然見他親切處也

第九十七則金剛經罪業消滅

垂示云拈一放一未是作家學一明三猶乖宗旨直

得天地陡變四方絕唱雷奔電馳雲行雨驟傾瀉倒  
獄瀉瀉盆傾也未提得一半在還有解轉天關能移  
地軸底麼試學看

舉金剛經云若爲人輕賤放一線道又且何妨是  
人先世罪業驅駝馬載應墮惡道陷墮了也以今  
世人輕賤故酬本及未只得忍受先世罪業向什  
麼處摸索種穀不生豆苗則爲消滅雪上加霜又  
一重如湯消水

金剛經云若爲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  
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爲消滅只據平常講究  
乃經中常論雪寶拈來頌這意欲打破教家鬼窟裏  
活計昭明太子科此一分爲能淨業障教中大意說  
此經靈驗如此之人先世造地獄業爲善力强未受  
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爲消滅此經故能消  
無量劫來罪業轉重成輕轉輕不受復得佛果菩提  
據教家轉此二十餘張經便喚作持經有什麼交涉  
有底道經自有靈驗若恁麼你試將一卷放在閑處  
看他有感應也無法眼云證佛地者名持此經經中

云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  
此經出且道喚什麼作此經莫是黃卷赤軸底是麼  
且莫錯認定盤星金剛論於法體堅固故物不能壞  
利用故能摧一切物擬山則山摧擬海則海竭就論  
彰名其法亦然此般若有三種一實相般若二觀照  
般若三文字般若實相般若者卽是真智乃諸人脚  
跟下一段大事輝騰今古迥絕知見淨裸裸赤漚漚  
者是觀照般若者卽是真境二六時中放光動地聞  
聲見色者是文字般若者卽能詮文字卽如今說者  
聽者且道是般若不是般若古人道人人有一卷經  
又道手不執經卷常轉如是經若據此經靈驗何止  
轉重令輕轉輕不受設使敵聖功能未爲奇特不見  
龐居士聽講金剛經問座主曰俗人敢有小問不知  
如何主云有疑請問士云無我相無人相既無我人  
相教阿誰講阿誰聽座主無對却云某甲依文解義  
不知此意居士乃有頌云無我亦無人作麼有疎親  
勸君休歷座爭似直求真金剛般若性外絕一纖塵  
我聞并信受總是假稱名此頌更好分明一時說了

也圭峰科四句偈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此四句偈義全同證佛地者名持此經又蓮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此亦是四句偈但中間取其義全者僧問晦堂如何是四句偈晦堂云話墮也不知雪竇於此經上指出若有人持此經者卽是諸人本地風光本來面目若禪祖令當行本地風光本來面目亦斬爲三段三世諸佛十二分教不消一担到這裏設使有萬種功能亦不能管得如今人只管轉經都不知是箇什麼道理只管道我一日轉得多少只認黃卷赤軸巡行數墨殊不知全從自己本心上起這箇唯是轉處些子大珠和尚云向空屋裏堆數函經看他放光麼只以自家一念發底心是功德何故萬法皆出於自心一念是靈既靈卽通既通卽變古人道青青翠竹盡是真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若見得徹去卽是真如忽未見得且道作麼生喚作真如華嚴經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你若識得去逢境遇緣爲主爲宗若未能明得且伏聽

處分雪竇出眼頭大槩要明經靈驗也頌云

明珠在掌

此香漢下徹黃泉道什麼四邊話說

八面玲瓏有功者賞多少分明隨他去也忽若無功時作麼生賞胡漢不來內外絕消息猶較些子全無伎倆展轉沒交涉向什麼處摸索打破漆桶來相見伎倆既無休去歇去阿誰恁麼道波旬失途勘破了也這外道魔王尋蹤跡不見瞿曇瞿曇佛眼覷不見瞞識我也無瞞勘破了也復云勘破了也一樣一條痕已在言前

明珠在掌有功者賞若有人持得此經有功驗者則以珠寶之他得此珠自然會用胡來胡現漢來漢現萬象森羅縱橫顯現此是有功勳法眼云證佛地者名持此經此兩句頌公案舉胡漢不來全無伎倆雪竇裂轉鼻孔也有胡漢來則教你現若忽胡漢俱不來時又且如何到這裏佛眼也覷不見且道是功勳是罪業是胡是漢直似羚羊掛角臭道聲響蹤跡氣息也無向什麼處摸索主使諸天棒花無路魔外潛覷無門是故洞山和尚一生住院土地神覓他蹤跡

不見一日厨前拋撒米麪洞山起心曰常住物色何  
得作踐如此土地神遂得一見便禮拜雪竇道伎倆  
既無若到此無伎倆虛波旬也教失途世尊以一切  
衆生爲赤子若有一人發心修行波旬宮殿爲之振  
裂他便來惱亂修行者雪竇道直饒波旬恁麼來也  
須教失却途路無近傍處雪竇更自點眉云瞿曇瞿  
曇識我也無莫道是波旬任是佛來還識我也無釋  
迦老子尙自不見諸人向什麼處摸索復云勘破了  
也且道是雪竇勘破瞿曇瞿曇勘破雪竇具眼者試  
定當看

第九十八則天平行脚

垂示云一夏傍傍打葛藤幾手絆倒五湖僧金剛寶  
劍當頭截始覺從來百不能且道作麼生是金剛寶  
劍眨上眉毛試請露鋒筴看

舉天平和尚行脚時參西院常云莫道會佛法覺  
箇舉話人也無 漏逗不少道漢是則是爭奈靈龜  
曳尾一日西院遙見召云從瀟 鏡鈎搭索了也平  
舉頭着兩重公案西院云錯也須是鐵裏煨過始

得劈腹剜心三要印開朱點筆未容疑議主賓分平  
行三兩步 已是半前落後道漢泥裏洗土塊 西院  
又云錯 劈腹剜心人皆喚作兩重公案殊不知似  
水入水如金博金平近前 依前不知落處展轉摸  
索不着 西院云適來這兩錯是西院錯是上座錯  
前箭道輕後箭深平云從瀟錯 錯認馬鞍橋喚作  
惹下領似恁麼稱僧打殺千箇萬箇有什麼罪 西  
院云錯雪上加霜平休去錯認定盤星果然不知  
落處軒知你鼻孔在別人手裏 西院云且在這裏  
過夏待共上座商量這兩錯 西院尋常脊梁硬似  
鐵當時何不趁將出去平當時便行也似稱僧似  
則似是則未是後住院謂衆云貧兒思舊債也須  
是點過 我當初行脚時被業風吹到思明長老處  
連下兩錯更留我過夏待共我商量我不道恁麼  
時錯我發足向南方去時早知道錯了也 爭奈這  
兩錯何千錯萬錯爭奈沒交涉轉見那當愁殺人  
瀟於宜切  
水文也

思明先參大覺後承嗣前寶壽一日問踏破化城來



時如何壽云利劍不斬死漢明云斬壽便打思明十  
回道斬壽十回打云這漢著甚死急將箇死屍抵他  
痛棒遂喝出其時有一僧問寶壽云邇來問話底僧  
甚有道理和尚方便接他寶壽亦打趕出這僧且道  
寶壽亦趕這僧唯當道他說是說非且別有道理意  
作麼生後來俱承嗣寶壽思明一日出見南院院問  
云甚處來明云許州來院云將得什麼來明云將得  
箇江西剃刀獻與和尚院云既從許州來因甚却有  
江西剃刀明把院手招一招院云侍者收取思阿刺  
刺天平曾參進山主來爲他到諸方參得些蘿蔔頭  
禪在肚皮裏到處便輕開大口道我會禪會道常云  
莫道會佛法覓箇學話人也無屎臭氣薰人只管放  
輕薄且如諸佛未出世祖師未西來未有問答未有  
公案已前還有禪道麼古人事不獲已對機垂示後  
人喚作公案因世尊拈花迦葉微笑後來阿難問迦  
葉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法迦葉云阿難阿難應諾  
迦葉云倒却門前刹竿著只如未拈花阿難未問已  
前甚處得公案來只管被諸方冬瓜印子印定了便

道我會佛法奇特莫教人知天平正如被西院叫  
來連下兩錯直得周惶惶怖分疎不下前不攢村後  
不迭店有者道說箇西來意早錯了也殊不知西院  
這兩錯落處諸人且道落在什麼處所以道他參活  
句不參死句天平舉頭已是落二落三了也西院云  
錯他却不得當陽用處只道我肚皮裏有禪莫管  
他又行三兩步西院又云錯却依舊黑漫漫地天平  
近前西院云邇來兩錯是西院錯是上座錯天平云  
從潯錯且喜沒交涉已是第七第八頭了也西院云  
且在這裏度夏待共上座商量這兩錯天平當時便  
行似則也似是則未是也不道他不是只是趕不上  
雖然如是却有些子禿僧氣息天平後住院謂衆云  
我當初行腳時被業風吹到思明和尚處連下兩錯  
更留我度夏待共我商量我不道恁麼時錯我發足  
向南方去時早知道錯了也這漢也煞道只是落第  
七第八頭料掉沒交涉如今人聞他道發足向南方  
去時早知道錯了也便去卜度道未行腳時自無許  
多佛法禪道及至行腳被諸方熱嘴不可未行腳時

喚地作天喚山作水幸無一星事若總怎麼作流俗  
見解何不買一片帽戴大家過時有什麼用處佛法  
不是這箇道理若論此事豈有許多般葛藤你若道  
我會他不曾擔一擔禪透天下走被明眼人勘破一  
點也使不著雪竇正如此頌出

禪家流漆桶一狀領過愛輕薄也有些子何佛罵  
祖如麻似粟滿肚參來用不著只宜有用處方木  
不逞面孔團聚與他同參堪悲堪笑天平老天下  
的僧跳不出不伯旁人攢眉也得人鈍悶却謂當  
初悔行脚本行脚已前錯了也踏破草鞋堪作何  
用一筆勾下錯錯是什麼雪竇已錯下名言了也  
西院清風頓銷鏢西院在什麼處何似生莫道西  
院三世諸佛天下老和尚亦須倒退三千始得於斯  
會得許你天下橫行復云忽有箇衲僧出云錯一  
狀領過猶較些子雪竇錯何似天平錯西院又出  
世盤款結案地沒交涉且道畢竟如何打云錯

禪家流愛輕薄滿肚參來用不著這漢會則會只是  
用不得尋常目視雲霄道他會得多少禪及至向烘

◆一無兩字

爐裏纔烹元來一點使不著五祖先師道有一般人  
參禪如琉璃瓶裏搗糝糕相似更動轉不得抖擻不  
出觸著便破若要活潑潑地但參皮殼漏子禪直向  
高山上撲將下來亦不破亦不壞古人道設使言前  
薦得猶是滯殼迷封直饒勾下精進未免觸途狂見  
堪悲堪笑天平老却謂當初悔行脚雪竇道堪悲他  
對人說不出堪笑他會一肚皮禪更使些子不著錯  
錯這兩錯有者道天平不會是錯又有底道無語底  
是錯有什麼交涉殊不知這兩錯如擊石火似閃電  
光是他向上人行履處如仗劍斬人直取人咽喉命  
根方斷若向此劍刃上行得便七縱八橫若會得兩  
錯便可以見西院清風頓銷鏢雪竇上堂舉此話了  
意道錯我且問你雪竇這兩錯何似天平錯且參三  
十年

第九十九則忠國師十身調御

垂示云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出世宗猷金玉相振通  
方作略箭鋒相拄徧界不藏遠近齊彰古今明辨且  
道是什麼人境界試舉看

舉肅宗帝問忠國師如何是十身調御作家君王  
大唐天子也合知恁麼頭上捲輪冠脚下無憂履國  
師云檀越踏毗盧頂上行須彌那畔把手共行猶  
有這箇在帝云寡人不會何不領話可憐許好彩  
不分付帝當時便喝更用會作什麼國師云莫認  
自己清淨法身雖然萬藤却有出身處醉後耶當  
參教人

肅宗皇帝在東宮時已參忠國師後來即位敬之愈  
篤出入迎送躬自捧車轝一日致箇問端來問國師  
云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云檀越踏毗盧頂上行國師  
平生一條脊梁骨硬如生鐵及至帝王面前如爛泥  
相似雖然答得廉纖却有箇好處他道你要會得檀  
越須是向毗盧頂額上行始得他却不薦更道寡人  
不會國師後面忒煞郎當落草更注頭上底一句云  
莫錯認自己清淨法身所謂人人具足箇箇圓成看  
他一放一收八面受敵不見道善爲師者應機設教  
看風使帆若只僻守一隅豈能回互看佗黃檗老善  
能接人遇著臨濟三回便痛施六十棒臨濟當下便

會去及至爲裴相國葛藤忒煞此豈不是善爲人師  
忠國師善巧方便接肅宗帝蓋爲他有八面受敵底  
手段十身調御者卽是十種他文用身法報化三身  
卽法身也何故報化非真佛亦非說法者據法身則  
一片虛凝靈明寂照太原孚上座在揚州光孝寺講  
涅槃經有游方僧卽夾山典座在寺阻雪因往聽講  
講至三因佛性三德法身廣談法身妙理典座忽然  
失笑孚乃目顧講罷令請禪者問云某素智拙劣依  
文解義適來講次見上人失笑某必有所短之處請  
上人說典座云座主不問卽不敢說座主既問則不  
可不言某實是笑座主不識法身孚云如此解說何  
處不是典座云請座主更說一徧孚曰法身之理猶  
若太虛豈窮三際橫亘十方彌綸八極包括二儀隨  
緣赴感靡不周徧典座曰不道座主說不是只識得  
法身量邊事實未識法身在孚曰既然如是禪者當  
爲我說典座曰若如是座主暫輟講旬日於靜室中  
端然靜慮收心攝念善惡諸緣一時放却自窮究看  
孚一衣所言從初夜至五更聞鼓角鳴忽然契悟便

去叩禪者門與座曰阿誰乎曰某甲與座咄曰教汝  
傳持大教代佛說法夜半爲什麼醉酒臥街乎曰自  
來講經將生身父母鼻孔扭捏從今日已後更不敢  
如是看他奇特漢豈只去認箇昭昭靈靈落在驢前  
馬後須是打破業識無一絲毫頭可得猶只得一半  
在古人道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但議  
常寂滅底莫認聲色但識靈知莫認妄想所以道假  
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達磨問二祖汝立  
雪斷臂當爲何事祖曰某甲心未安乞師安心磨云  
將心來與汝安祖曰覓心了不可得磨曰與汝安心  
竟二祖忽然領悟且道正當恁麼時法身在什麼處  
長沙云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劫  
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如今人只認得箇昭昭  
靈靈便瞪眼努目弄精魂有什麼交涉只如他道莫  
認自己清淨法身且如自己法身你也未夢見在更  
說什麼真認教家以清淨法身爲極則爲什麼却不  
教人認不見道認著依前還不是咄好便與棒會得  
此意者始會他道莫認自己清淨法身雪竇嫌他老

婆心切爭奈爛泥裏有刺豈不見洞山和尚接人有  
三路所謂立路鳥道展手初機學道且向此三路行  
履僧問師尋常教學人行鳥道未審如何是鳥道洞  
山云不逢一人僧云如何行山云直須足下無私去  
僧云只如行鳥道莫便是本來面目否山云關緊因  
什麼顛倒僧云什麼處是學人顛倒處山云若不顛  
倒爲什麼認奴作郎僧云如何是本來面目山云不  
行鳥道須是見到這般田地地方有少分相應直下打  
疊教削迹吞聲猶是褻僧門下沙彌童行見解在更  
須回首塵勞繁興大用始得雪竇頌云 足下無私  
無絲一作

一國之師亦強名 何必空花水月風過樹頭搖南  
陽獨許振嘉聲 果然坐斷要津千箇萬箇中難得  
一箇半箇 大唐扶得真天子 可憐生接得堪作何  
用接得陪將僧濟什麼事 曾踏毗盧頂上行 一切  
人何不恁麼去直得天上天下上座作麼生踏 鐵  
鎚擊碎黃金骨 暢快平生已在言前天地之間更  
何物茫茫四海少知音 全身擔荷撒沙撒土三千

剎海夜沉沉 高着眼把定封疆你待入鬼窟裏去  
那不知誰入蒼龍窟 三十棒一棒也少不得拈了  
也還會麼咄諸人鼻孔被雪竇穿了也莫錯認自己  
清淨法身

一國之師亦強名南陽獨許振嘉聲此頌一似箇眞  
贊相似不見道至人無名喚作國師亦是強安名了  
國師之道不可比倫善能恁麼接人獨許南陽是箇  
作家大唐扶得眞天子曾踏毗盧頂上行若是具眼  
衲僧眼腦須是向毗盧頂上行方見此十身調御佛  
謂之調御便是十號之一數也一身化十身十身化  
百身乃至千百億身大綱只是一身這一頌却易說  
後頌他道莫認自己清淨法身頌得水灑不著直是  
難下口說鐵鎚擊碎黃金骨此頌莫認自己清淨法  
身雪竇忒煞讚歎佗黃金骨一鎚擊碎了也天地之  
間更何物直須淨裸裸赤灑灑更無一物可得乃是  
本地風光一似三千剎海夜沉沉三千大千世界香  
水海中有無邊剎一剎有一海正當夜靜更深時天  
地一時澄澄地且道是什麼切忌作閉目合眼會若

一作噴

恁麼會正墮在毒海不知誰入蒼龍窟展脚縮脚且  
道是誰諸人鼻孔一時被雪竇穿却了也 沉沉一作澄澄

### 第百則巴陵吹毛劔

垂示云收因結果盡始盡終對面無私元不曾說忽  
有箇出來道一夏請益爲什麼不曾說待你悟來向  
你道且道爲復是當面諱却爲復別有長處試舉看  
舉僧問巴陵如何是吹毛劔斬巴陵云珊瑚枝枝  
撐著月光香萬象四海九州

巴陵不動干戈四海五湖多少人舌頭落地雲門接  
人正如此他非雲門的子亦各具箇作略是故道我  
愛韶陽新定機一生與人抽釘拔楔這箇話正恁麼  
地也於一句中自然具三句函蓋乾坤句截斷衆流  
句隨波逐浪句答得也不妨奇特浮山遠錄云未  
透底人參句不如參意透得底人參意不如參句雲  
門下有三尊宿答吹毛劔俱云了唯是巴陵答得過  
於了字此乃得句也且道了字與珊瑚枝枝撐著月  
是同是別前來道三句可辨一鏃遼空要會這話須

是絕情塵意想淨盡方見他道珊瑚枝枝撐著月若更作道理轉見摸索不著此語是禪月懷友人詩曰厚似鐵圍山上鐵薄似變成仙體纈荷機鳳雛動蹙驚珊瑚枝枝撐著月王凱家中藏難捭顏回飢漢愁天雪古槍筆直雷不折雪衣石女蟠桃缺佩入龍宮步遲遲繡簾銀篋何參差卽不知驪龍失珠知不知巴陵於句中取一句答吹毛劍則是快劍刃上吹毛試之其毛自斷乃利劍謂之吹毛也巴陵只就他問處便答這僧話頭落也不知頌云

要平不平 細若蚩蚩 大丈夫漢須是恁麼 大巧若拙 不動聲色 隨身露影 或指或掌 看果然這箇不是倚天照雪 斬觀着則踏 大治兮磨礪 不下更用 煅煉作什麼 干將莫能來 一良工兮拂拭 未歇人莫能行 直饒干將出來也 倒退三千 別別 咄有什麼別處 讚歎有分 珊瑚枝枝撐著月 三更月落影照寒潭 且道向什麼處去 直得天下太平 醉後那當愁殺人 蚩蚩音恥

卽飛劍取強者頭 所以宗師家眉藏寶劍 袖掛金鏡 以斷不平之事 大巧若拙 巴陵答處 要平不平之事 爲他語忒煞傷巧 返成拙 相似何故 爲他不當面揮來 却去僻地裏 一截暗取人頭 而人不覺 或指或掌 倚天照雪 會得則如倚天長劍 凜凜神威 古人道心月孤圓 光吞萬象 光非照境 境亦非存 光境俱忘 復是何物 此寶劍或現在指上 忽現掌中 昔日慶藏主說到這裏 豎手云 還見麼 也不必在手指上也 雪寶借路經過 教你見古人意 且道一切處不可不是吹毛劍也 所以道三級浪高 魚化龍 癡人猶辱夜塘水 祖庭事苑 載孝子傳云 楚王夫人嘗夏乘涼 抱鐵柱 感孕後產一鐵塊 楚王令干將鑄爲劍 三年乃成 雙劍一雌一雄 干將密留雄以雌進於楚王 王秘於匣中 常聞悲鳴 王問群臣 臣曰 劍有雌雄 鳴者憶雄耳 王大怒 卽收干將殺之 干將知其應 乃以劍藏屋柱中 因囑妻莫耶 曰 日出北戶 南山其松 松生於石 劍在其中 妻後生男 名眉間 年十五 問母曰 父何在 母乃述前事 久思惟剖柱得劍 日夜欲爲父報 讎楚

王亦寡覓其人宣言有得眉間赤者厚賞之眉間赤  
 遂逃俄有客曰子得非眉間赤邪曰然客曰吾甌山  
 人也能爲子報父讎赤曰父昔無辜枉被茶毒君今  
 惠念何所須邪客曰當得子頭并劍赤乃與劍并頭  
 客得之進於楚王王大喜客曰願煎油烹之王遂投  
 於鼎中客詰於王曰其首不爛王方臨視客於後以  
 劍擬王頭墮鼎中於是二首相嚼客恐眉間赤不勝  
 乃自刎以助之三頭相嚼尋亦俱爛川本無此  
楚王一段雪寶  
 道此劍能倚天照雪尋常道倚天長劍光能照雪這  
 些子用處直得大冶兮磨礪不下任是良工拂拭也  
 未歇良工卽干將是也故事自顯雪寶頌了末後顯  
 出道別別也不妨奇特別有好處與尋常劍不同且  
 道如何是別處珊瑚枝枝撐著月可謂光前絕後獨  
 據寰中更無等匹畢竟如何諸人頭落也老僧更有  
 一小偈 詰音待  
款也 嚼倪結切  
聲也  
 萬斛盈舟信手拏 却因一粒甕吞蛇  
 拈提百轉舊公案 撒却時人幾眼沙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十終

◆ 一作

後序

雪寶頌古百則叢林學道詮要也其間取譬經論或  
 儒家文史以發明此事非具眼宗匠時爲後學擊揚  
 剖析則無以知之

園悟老師在成都時予與諸人請益其說師後住夾  
 山道林復爲學徒扣之凡三提宗綱語雖不同其旨  
 一也門人掇而錄之既二十年矣師未嘗過而問焉  
 流傳四方或致踳駁諸方且因其言以其道不能尋  
 繹之而妄有改作則世書遂廢矣學者幸諦其傳焉  
 宣和乙巳春暮 上休平人關友無黨記

重刊園悟禪師碧巖集疏

雪寶頌古百則園悟重下注脚單示叢林永垂宗  
 旨經也學人機鋒捷出大慧密室勘辨知無實詣  
 毀梓不傳權也此書諸佛正眼列祖大機兩經鉗  
 鎚一無瑕類茲欲與大慧長誓並駕同園悟心要  
 兼行揭杲日於迷途指南鍼於慧海快然一觀開  
 彼群愚相與圓成不無利益幸甚

右伏以十七歲便悟雲門睦州可道是口頭三昧二百年不見碧巖雪竇忽遭渠手下一交怎忘得弓冶裘箕莫斷却兒孫種草隨人去脚跟後轉誰下得釣龍鈎有箇具眼眼底來不看作緊驢橛此事當如後喻他時自會筌忘家家門戶透長安前者呼後者應種種因緣歸大數昔之癡今之與莫恠山僧口多終是老婆心切不讀東土書安知西來意重興一代宗風雖無南去鴈看取北來魚便有十分消息持同文印讀無盡燈謹疏

今月 日疏

圓悟老祖居夾山時集成此書欲天下後世知有佛祖玄奧豈小補哉老妙喜深患學者不根於道溺于知解由是毀之謂其父子之間矛盾可乎今嶠中張居士重爲板行果何謂哉覽者宜自擇焉大德壬寅中秋住天童第七世法孫比丘淨日拜手謹書

圓悟禪師評唱雪竇和尚頌古一百則剖決玄微抉剔幽窺顯列祖之機用開後學之心源況妙智虛凝神機默運晶旭輝而立局洞照圓瞻升而幽室朗明豈淺識而能致極哉後大慧禪師因學人入室下語頗異疑之纔勘而邪鋒自挫再鞠而納款自降曰我碧巖集中記來實非有悟因慮其後不明根本專尙語言以圖口捷由是火之以救斯弊也然成此書火此書其用心則一豈有二哉嶠中張明遠偶獲寫本後冊又獲雪堂刊本及蜀本校訂訛舛刊成此書流通萬古使上根大智之士一覽而頓開本心直造無疑之地豈小補云乎哉延祐丁巳迎佛會日徑山住持比丘希陵拜書以爲後序

儒門子貢極有功於東家聖人藉令良馬見鞭影而奔皆如瞠若手後之顏子吾聖師遊乎何言之天久矣靈山會上四衆海集世尊拈花宗旨諸人罔措獨迦葉尊者微爲之破頰與吾教中一唯之外口耳俱喪同一頓徹惡悟當時曾參不直下剖擊忠恕之秘



鑰豈惟門人之惑滋甚千載之下何以祛一貫之迷  
雲乎異時成都佛果園悟老禪笏夾山丈室拈提雪  
寶頌古百則其大弟子果上座懼學人泥於言句辜  
負從上諸祖取老和尚舌頭一截併付烈焰煙而颺  
之拉捧堆自以巨壑太虛投置毫滴如古德德山寶  
弄油燧婆前此疏鈔已埃冷而無餘矣野火燒不盡  
春風吹又生花落碧巖陽坡如繡歷過去劫死灰復  
然不知何許許多葛藤一一從岫中張居士手栽無  
影樹子上全體敗露直符般若無說請天雨花百七  
八十年裨僧燕地橫穿鼻孔從前不曾嗅底寶熏一  
旦水湧雲蒸於八萬四千毛孔悉普悉徧可謂甚深  
希有難值難遇之事已而居士二子得心疾或謂勤  
寶經果上座燬板居士不當拾遺燼而日月光景之  
故受如是報居士者疑其說以質於予予謂園悟門  
人人人而果上座碧巖自碧何得有說果上座見月  
亡指遂乃追尤古佛毒燎亘天倒却刹竿不放一綫  
彼未嘗識月者誰將乘一指而示之或者又謂果上  
座火此書盟之社鬼者深重居士二子之患正坐此

予謂當果上座灼然秉炬時煉得故紙通紅何緣密  
室通風老勤巴命門舌根別自有不壞處一星迸散  
明月空山張居士那裏得遺消息來把天然一段西  
蜀錦機依舊織作舊日花樣意者主林神陰爲之地  
訶護至今料亦是此書合出世因緣時節清涼池上  
針芥相逢則書寫讀誦爲人演說之功應獲殊勝福  
德何況金石刻鏤展轉流布居士二子之心疾根本  
本不在此客作漢妄以情識卜度居士緣其目前不  
足計拔之禍福亦以情識卜度之是相隨赴火坑也  
豈不冤哉冥驗記沛國周氏三子並瘖一日有客造  
門曰君可內省宿愆忽猛憶兒時見燕窠三子伺其  
母出各以一痰藜吞之斯須共斃母還悲鳴而去常  
自悔責客曰君既知悔責罪今免矣三子卽皆能言  
然則居士二子之病風喪心得無亦有可悔恨之事  
乎談般若者若爲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  
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卽爲消滅居士能於此  
有省縱無始劫來所造諸業當應時消滅卽君二子  
之心疾當如周氏三子之應時能言可以不疑世尊

住世四十九年六百函文字覆藏徧界若從臬上座  
之說萬年一念更留踪跡作麼向上禪林無限尊宿  
有兩句最端的曰任你卽心卽佛我但非心非佛今  
而後有謗如來正法輪者君但應之曰任汝說臬上  
座底是我只說勤老師底是若不如是卽恐燎却面  
門四百四病一時發矣將如居士二子心疾何不見  
古人道養子方知父母恩居士學佛知恩臨老懺悔  
他日作家爐鞴跳出丈六金身不知還見勤老師真  
箇揚眉豎拂否若還一句薦得向道佛祖有誓罪不  
重科莫殃及他家兒孫好雖然如是且得沒交涉是  
年延祐丁巳中之日海粟老人馮子猷題

碧巖集行于世者數版卷套多多到上學徒盛笈非  
便也故下欲成小字縮行省紙冊有年所矣安政丁  
巳秋篤信檀士戮力捨財喜資上木卽命劄剛氏事  
既竣焉喜捨刊梓製本賤價固予初志也若夫碧巖  
曲節先哲序跋善美盡盡予何言乎簡省刻成故書  
啓言於災端爾安政六年歲在己未秋七月初吉

敕住華園玉桃菴主萬寧玄粟敬識



佛果击节录二卷

宋·重显拈古·克勤评唱



重刻圓悟禪師擊節錄題辭

圓悟禪師電機波辨色絲妙絕可謂文武火爐鍛練  
學人矣惜乎集錄者採擷微言而失之簡加之三豕  
門五視者眼眩焉頃予友淳公蒐獵笈典企予祖闕  
以彌縫於闕蓋藻鏡當臺妍媸可逃乎哉晨星落落  
秦無人也冀遊乎霧海早刮目于南針

元文戊午秋九月穀旦常州沙門說驪年序

明覺禪師瀑泉集見存乎大藏中大古希音和者鮮  
矣圓悟禪師擊節乎其間教人不覺手舞足蹈可惜  
此土之舊刊不啻失諸刀刀魯魚提綱謬混著語兩  
則合作一則況乎學類多其所錄者疎也是以讀者  
如并豈匪一大欠事哉黑非佛果耳孫謬涉字海獵  
禪林而獲于其魚兔蓋彼此交奏稍識正音歟且如  
類則事蹟別出一卷未嫌于懷綆短不構深泉曲遠  
難盡其燿罪過彌天一任諸方貶剝關西黑太浮闊  
筆於東武吉祥之草廬云

◆圖一作圖

是錄撰次不吻合于拈古者蓋所閱紛紜未經

考訂本錄之故歟今輒仍舊耳

先賢未游刃乎此書故勾棘難曉也今有古德

之頌者撥標之上方

未親善本踈蹊漏落借諸同袍癡人說夢不則

遺臭千載勿吝驚策則幸

佛果擊節目錄

卷上

- |        |        |         |
|--------|--------|---------|
| 德山示衆一  | 雪峯普請二  | 百丈拂子三   |
| 崇容指堯四  | 永嘉遺錫五  | 仰山指雪六   |
| 香嚴垂語七  | 魯祖喫飯八  | 雪峰古澗九   |
| 西堂爛却十  | 欽山豎拳十一 | 睦州茗蒂十二  |
| 覆樹漢國十三 | 趙州偷筍十四 | 保壽開堂十五  |
| 無業妄想十六 | 德山作麼十七 | 保福簽瓜十八  |
| 南泉示衆十九 | 馬祖圖相二十 | 興化罰錢二十一 |
| 長慶淘金二二 | 大梅無意二三 | 臨濟蒿枝二四  |

卷下

師祖珠藏	二五	鏡清問僧	六二	雲門法身	七二
三聖金鱗	八二	伏牛醜書	九二	玄沙過思	十三
報慈問僧	一三	船子絲綸	二二	投子一言	三三
祖師六塵	四三	本生拄杖	五三	安國伊蘭	六三
玄沙見虎	七三				
洞山三頌	八三	大慈示衆	九三	黃蘗閉門	十四
鏡清方便	一四	香林衲衣	二四	本仁示衆	三四
國師三喚	四四	投子抑逼	五四	雲門示衆	六四
智門草鞋	七四	雪峰五棒	八四	徑山一點	九四
睦州櫓板	十五	巴陵示衆	一五	則川摘茶	二五
雲門裂破	三五	睦州鉢囊	四四	雪峰三下	五五
南泉出世	六五	欽山恁麼	七五	玄沙問僧	八五
長慶羚羊	九五	圓明示衆	十六	南院諸聖	一六
雪峰相見	二六	國師淨瓶	三六	茶黃看箭	四六
臨濟赴齋	五六	三角示衆	五六	殿頭跨門	七六
太原顯親	八六	雲門三病	九六	鼓山示衆	七七
睦州毛端	一七	仰山坐次	二七	智門般若	三七

目錄

烏白參堂	四七	雪峰天使	五七	大隨普賢	六七
雲門新羅	七七	北禪寶福	八七	睦州示衆	九七
玄沙圓相	十八	南泉賣身	一八	茶黃一槩	二八
夾山生死	三八	保福羚羊	四八	巴陵祖意	五八
趙州答話	六八	就源辭師	七八	馮仰田中	八八
雪峰覆船	九八	保福扶犁	十九	大梅驢鼠	一九
趙州般若	二九	德山托鉢	三九	雪峰古鏡	四九
洞山衣鉢	五九	投子三星	六九	洛浦伏膺	七九
香嚴仙陀	八九	風穴離微	九九	古德沙水	百一

佛果擊節錄卷上

雪寶明覺禪師 拈古

佛果圓悟禪師 擊節

第一則德山示衆

學德山示衆云今夜不答話言在耳問話者三十棒

打云現時有僧出禮拜山便打忘前失後僧云某甲

話也未問却較些子山云你是甚處人換却僧云新羅

人却換德山山云未踏船舷好打三十棒大小德山

就法眼拈云大小德山話作兩概漆桶夜圓明拈

云大小德山龍頭蛇尾鳥龜鑽雪寶拈云二老宿

雖善裁長補短舍重從輕總下要見德山亦未可

還曾夢見何故德山大似握閫外威權有當斷不

斷不招其亂底劍版諸人要識新羅僧麼莫是只

是撞著露柱的瞎漢自領

師云古人舉一機一境皆明此事且世尊未舉花已

前是箇什麼道理後來所以買帽相頭相席打令如

今只管記憶千端萬端打葛藤有什麼了期多知多

解轉生煩惱古人或拈古頌古一則因緣須是出得

他古人意方可拈撥只如德山本是西蜀講金剛經

座主聞南方禪宗大典他云南方魔子如此盛遂罷

講散徒孽將疏鈔欲破禪宗及至龍潭言下大悟後

住德山三日一回搜堂凡見文字即時燒却十二時

中打風打雨後來出巖頭雪峰如龍似虎相似到他

打葛藤時自有奇特處一日示衆道汝但無事於心

於心無事則虛而靈寂而妙又道捉空追響勞汝心

神夢覺覺非覺亦非覺一日巖頭來參禪展坐具德

山以拄杖挑向塔下巖頭下塔收得便去參堂來日

却上問訊侍立次山云你什麼處學得這箇虛頭來

巖頭云某甲不敢自謾山云你已後向老僧頭上局

去在且道他見箇什麼却不打他豈不是有奇特處

方可如此巖頭一日來參脚纒跨門便問是凡是聖

德山便喝巖頭便禮拜且道他父子見箇什麼便如

此奇特五祖先師道他既是開箇鋪席爲什麼却不

答話且道德山意在什麼處這僧也好奇特跳出衆

來便禮拜德山便打一似鷹掣燕雀似鷄捉鳩只如

法眼拈道大小德山話作兩概可謂撥款結案圓明



拈道大小德山龍頭蛇尾也是看孔著楔如今作麼  
生會這公案若做兩樞會且得沒交涉便作龍頭蛇  
尾會且得沒交涉既不恁麼會畢竟作麼生且道二  
老宿爲什麼却如此拈諸人試著眼看古人道獅子  
咬人在狗逐塊如今作麼生見得德山去所以拈古  
十箇拈做十般要須出他古人意方喚作拈古只如  
傅大士道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要知佛去處只  
這語聲是看他立沙拈道大小傅大士只認箇昭昭  
靈靈又靈靈見桃花便悟云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  
如今更不疑立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  
且道他意在什麼處雪竇一似古人先拈他兩人語  
道此二老宿雖美裁長補短捨重從輕且道甚麼處  
是裁長補短處什麼處是捨重從輕處此兩箇分明  
點檢德山雪竇拈來爲甚麼却道要見德山亦未可  
雪竇後面也只要見德山這些子也難後來人便邪  
解道法眼圓明只是裁長補短捨重從輕只管作露  
布有什麼交涉雪竇拈道德山似箇什麼如闍外將  
軍相似有威有權爲他有箇劍當斷不斷時也不招

其亂雪竇如此拈也有錯會者不少雪竇前面拈了  
爲什麼又拈道諸人要識新羅僧麼只是撞著露柱  
底瞎漢諸人且道什麼處是這僧瞎處人多情解道  
等他德山道你是什麼處人當時便以坐且劈面滅  
癡人若如此德山便放你也且道畢竟什麼處是這  
僧瞎處師便打

### 第二則雪峯普請

舉雪峯一日普請自負一束藤無功而路逢一僧峯  
便拋下力盡僧方擬取峯便踏倒下坡不走歸學  
似長生乃云我今日踏這僧快快便生云和尚替  
這僧入涅槃堂始得一箇半箇峯便休去可憐雪  
竇拈云長生大似東家人死西家助哀也好與一  
陪陪聚也須急  
著眼始得

師云只這雪竇合與多少如今且放過一著雪峯爲  
一千五百人善知識當時日日普請運水搬柴豈似  
如今兄弟端坐飽食不知慚愧不見雲門問僧甚麼  
處來僧云負柴來門云開口且道他雲門意又作麼  
生諸人試體究看只如雪峯普請處踏倒這僧歸學

似長生長生是箇活潑潑地漢。便道和尚也須替這  
僧入涅槃堂始得。只這雪峯老漢也好當時便休去。  
到這裏作麼生。洩泊也須是三根椽下五尺單前。靜  
坐究竟始得。看雪竇老婆拈似與諸人。到這裏見得  
去自然打著南邊動北邊。纔拈起便眼卓朔地雪竇  
拈撥他。這因緣人多邪解。別生知見。義路只管解將  
去。殊不知雪竇意元不如此。且道他意在什麼處也。  
好與一踏且莫錯會。

### 第三則百丈拂子

舉百丈再參馬祖。不問侍立次。祖以目視禪牀角  
頭拂子。兩箇一丈云。卽此用。離此用。情知泥裏祖  
云。你他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也要知丈取拂子  
豎起。殿跌不祖云。卽此用。離此用。下口卽知丈  
挂拂子於舊處。果然只在祖便喝。王醫中珠百  
丈直得三日耳。雖然如是若不雪竇拈云。奇怪  
諸禪德也。不免如今列其派者甚多。莫我究  
其源者極少。雪竇從總道百丈於喝下大悟。還端  
的也無。自是他然。刀刀相似。魚魯參差。青溪波

眼平人若是明眼漢。瞞他一點不得。明眼漢只如  
被瞞沈。馬祖道你他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人將財賦百  
金將火試百  
丈豎起拂子。機境爲復如森繁木是爲復碎啄同  
時。見諸人要會三日耳。聖麼。會麼大冶精金。應  
無變色。雖下名實  
不是今日

師云。百丈和尚侍奉馬祖二十餘年。最得馬祖提誨。  
此一則因緣。叢林謂之再參馬祖。話人多舉得不同。  
然宗師家只拈他著力處。古時尊宿。纔見僧來。便舉  
起拂子。問佛法。或問祖意。西來意。多舉起拂子。所謂  
如獅子教兒。迷蹤訣。纔方跳擲。又翻身了。也須會他。  
宗師家手脚。始得如此。奇絕。看他師資相見。如印印  
空。更無瑕玷。如印印泥。誰辨得他字義。到這裏。道吾  
舞。芬同人會。石靈張弓。作者知如印印水。涅槃心身。  
曉。差別。智難明。只如鴻山問仰山。馬祖出八十四員。  
善知識。幾人得大機。幾人得大用。仰山云。百丈得大  
機。黃蘗得大用。自餘皆是唱道之師。看他馬祖一喝。  
百丈直得三日耳。聖且道。此一喝。意作麼生。不見道。  
來道。輪王醫中珠。不可輕分付。古人那裏肯獨自用。

來且打葛藤引相似一二不見丹霞訪麗居士問靈照云居士在否靈照斂手而立又問居士在否靈照攜籃便行僧又問靈照佛未出世時如何靈照起拂子又問出世後如何靈照亦豎起拂子又問雪峯佛未出世時如何峯豎起拂子出世後如何峯拋下拂子僧禮拜峯便打到這裏棒頭有眼明知日要識真金火裏看後來黃蘗纔見百丈丈問巍巍堂從甚處處來蘗云巍巍堂從嶺南來丈云巍巍堂堂來爲何事蘗云巍巍堂堂不爲別事一日黃蘗謂百丈云暫別左右欲禮拜馬祖去丈云馬祖已遷化了也蘗云未審馬祖在日有何言句丈遂舉再參因緣黃蘗不覺吐舌但如此參到至玄至妙處隨分舉一毫便豎天蓋地便能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用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用天下人總不奈你何古人道三日耳聖由自可三聖瞎驢愁殺人且道作麼生會他恁麼道汾陽道悟去便休說甚麼三日耳聲石門聰云若不是三日耳聖爭承當得這一喝汾陽後來道我當時恁麼道猶較石門半月程雪竇拈云奇怪諸禪德

如今列其派者甚多究其源者極少雪竇拈汾陽石門總道百丈於喝下大悟似則似爭奈魚魯參差若是明眼漢瞞他一點不得只如馬祖道你已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百丈豎起拂子爲復是如蟲禦木爲復是啐啄同時殊不知雪竇一口吞盡亦乃盡神通妙用拈出似與人既拈出他且畢竟如何出他一隻眼你等諸人要見三日耳聲麼大治精金應無變色這語句沉却多少人了也雪竇要出氣露一機一境千古萬古撲不破諸人且莫錯會好

#### 第四則崇壽指堯

舉崇壽指堯子只是云識得堯子周匝有餘十方外更有雲門云識得堯子天地懸殊一得雪竇拈世界在云澤廣藏山理能伏豹任大也須從地起師云無味之談塞斷人口且道古人爲甚麼至理之言却不舉却指堯子諸人且道有什麼奇特處雲門道天地懸殊懷和尚却道楠榆木做秀圓通道四脚著地和崇壽一坑埋却山僧這裏不要堯子只要田地上淨潔所以雪竇拈云澤廣藏山理能伏豹雪竇

道如此未審是明他語點他話是癩是疔凡是一拈一提若是有工夫自然蓋天蓋地

第五則永嘉遶錫

舉永嘉大師到六祖遶禪牀三匝振錫一下卓然

而立魚行水濁祖云夫沙門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方大

之家善收善放大德從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屈人不雪寶便

喝乃云當時若下得這一喝免得龍頭蛇尾賊過後張

弓又再舉遶禪牀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鳥飛毛落

代六祖云未到曹溪與你三十棒了也也是無風起浪

永嘉大師本是講維摩經座主因講維摩經自悟說

得話驚人因六祖會中策禪師游三吳預座隨喜見

他講得不同尋常座主見解因講散遂詰其心地所

發之言並同諸祖策曰仁者悟心師是誰耶受誰印

可覺曰我聽方等維摩經論並無師承於維摩經悟

佛必宗無人證據策曰仁者威音王已前則得威音

王已後無師自悟盡是天然外道覺曰願仁者為我

印證策曰我乃言經有第六祖師在曹溪四方雲集

並是受法之人覺率策同至曹溪印可永嘉既至曹

溪見六祖坐次持錫遶繩牀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六祖云夫沙門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從何方來生大我慢永嘉也好便道生死事大無常迅速

六祖本要拋箇鈞釣永嘉却倒被永嘉釣將去兩家

只管打葛藤一對一問千古萬古悉皆如此末後六

祖道如是如是永嘉便行祖云少留一宿故號為一

宿覺名玄覺號真覺雪竇拈古有大手脚更不引問

答直引他初見六祖語雪竇拈弄永嘉道生死事大

無常迅速且得沒交涉雪竇教永嘉下喝免見後人

指注且道明什麼邊事這一喝似箇什麼似置一寶

珠向面前若是有錢人使買將去當時與你也宗師

家拈古有出羣處却再舉六祖道等遶繩牀三匝振

錫一下卓然而立好向他道未到曹溪已與你三十

棒了也雪竇前頭與永嘉出一隻眼這裏與六祖出

一隻眼且道雪竇意作麼生

第六則仰山指雪

舉仰山指雪獅子云還有過此色者麼磨磨雲門云

當時便與推倒不容如何打破屏斗雪竇拈云只解推倒不

臨扶起附錄

師云仰山侍奉潯山前後二十餘年乃去行化一日歸省侍潯山山問子稱善知識爭辨得請方來者知有不知有有師承無師承是義學是玄學試說看仰山云有箇驗處但見諸方僧來豎起拂子問伊諸方還說這箇不說這箇這箇且置諸方老宿意作麼生潯山歎曰此是宗門中牙爪仰山有如此為人手段所以一日指雪獅子問云還有過得此色者麼且道他意在什麼處莫是明一色邊事麼且得沒交涉既不明一色邊事又明箇什麼所以道驚鷲立雪非同色明月蘆花不似他巴陵鑿和尚僧問如何是提婆宗鑿云銀碗裏盛雪雪寶拈拄杖示衆云把斷世界不漏絲毫還構得也無所以雲門道直得乾坤大地無絲毫過患只是轉物不見一色猶為半提直得如此更須知有全提時節諸上座翠峯若是全提盡大地人並須結舌放一線道轉見不堪以拄杖一時打散雪寶悟到這般田地地方可為人老僧道瞎諸人作麼生會雲門應時應節但與推倒用拈仰山意又被

雪寶拈過他只解推倒不解扶起且道雪寶意在什麼處

第七則香巖垂語

香巖垂語云作什如人上樹是覺滿口口銜樹枝也落手不攀枝便有恁人脚不踏枝怪樹下有人問西來意河不對則違他所問英若對又喪身失命快推正當恁麼時作麼生即是香巖又提時有虎頭上座出云上樹即不問末上樹請和尚道東人死西香巖呵呵大笑也是落他雪寶拈云樹上家助真道即易樹下道即難秀出一枝老僧上樹也致一問來險

諸方老漢得箇見處直是千般萬計提起為人更不囊藏被蓋立箇險令人易曉却倒成難曉何故為慈悲深厚令人轉生情解若是慈悲淺却較些子只如香巖垂語道若論此事如人上樹口銜樹枝這箇香巖老婆心切只這問你若纔生樹上樹下對與不對處轉生義路墮在常情卒難透得若是頂門上具眼的終不向對與不對處作解會未學已前先知落處

後學之流須是透過這關捩子始可出得身吐得氣。若透不過。坐在這裏名為死漢。有什麼用處。你看得底人過別。便知他落處。香嚴纔垂此語。便有虎頭上座出云。上樹卽不問。未上樹請和尚道。香嚴呵呵大笑。你道香嚴笑箇什麼。若知落處。說什麼上與不上。若不知落處。也須退步看。始得。若是作者當機便見。若擬議之間。覷面蹉過。或不落一邊對。也不是不對。也不是作麼生。却得見古人意。去到這裏。若是具通方底手。脚說甚麼樹上樹下對與不對。如今山僧在這裏。是上樹。是未上樹。是對。是不對。雪竇拈香嚴與虎頭相見處。却教人致一問來。還有麼樹上道。卽易樹下道。卽難。末後又道。老僧上樹也。致將一問來。這些子。如馬前相撲。眨眼便輸。雪竇於節角。繞亂處。拈出令人見。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底漢。纔聞人舉。便知全機。大用善能拈提。看雪竇考漢。也不妨奇特。

第八則魯祖喫飯

舉僧問魯祖道面壁漢如何是不言言道什祖云你口在什麼處僧云某甲無口祖云將什麼

喫飯第二杓祖無語可憐許將成九似之雪竇水來也拈云好劈香便棒也是遲這般漢開口了合不得也了也合口了開不得雪竇却須替道僧喫棒始得  
師云魯祖參馬大師住池州魯祖山。凡見僧來。便面壁。直下省要。只是難搆。南泉聞云。我尋常向人道。向佛未出世時。承當尙不得。一箇半箇。他怎麼驢來去。一日南泉到來。搥師背一下。師云。誰泉云。普願師云。如何泉云。也是尋常。祖云。得恁麼多口。僧問。如何是雙林樹。祖云。有相身中無相身。僧云。如何是有相身。中無相身。祖云。金香爐下鐵崑崙。又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祖云。春來草自青。僧云。如何是不著力處。祖云。山崩石頭落。平川燒火行。魯祖如此爲人。諸公作麼生會。試參詳看。所以古人道。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這僧。致箇問端。魯祖便如此答。這僧如此進。一轉語。不妨奇特。爭奈魯祖是作家爐。備有手段。底底也。出他不得。後來雪竇傍不肯便云。好劈香便打大衆。好去這裏代這僧一轉語。免見雪竇恁麼道。若是具眼腦漢。終不向言語裏作活計。

第九則雪峰古湖

舉僧問雪峯古湖寒泉時如何。得峯云：瞪目不見底。老要切僧云：飲者如何。正是降峯云：不從口入。從什麼處入。僧舉似趙州。趙州云：不可從鼻孔裏入。也須是這。僧却問趙州古湖寒泉時如何。趙州云：苦。不妨難。僧云：飲者如何。更不州云：死。可。雪峯聞學云：趙州古佛從此不答話。也是什麼心行。雪拈云：衆中總道雪峯不出這僧問頭。所以趙州不肯。多少人作。如斯話會深屈古人。然看雪實有斬釘截鐵本分宗師分作就下平高。甚麼長處。難爲作者。雪實也出趙州絡繹不得。師云：雪實拈來也是好心，也是不好心。何故一手擡一手搨。僧問雪峯古湖寒泉時如何。峯云：瞪目不見底。僧云：飲者如何。峯云：不從口入。後人只管用作不答話會。作甚麼去。就驅年夢見汾陽謂之借事明己。古湖寒泉時如何。瞪目不見底。此明他脚跟下事。雪峯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依前用他問處答道。瞪目不見底。爲他問道。脚跟下事。似古湖寒泉相似。這老

漢不妨親切。古人道問在答處。答在問處。不見僧問雲門佛法如水中月。是否門云：清波無透路。且道是同是別。如今人只隨語生解。殊不知趙州與雪峯相見。州云：不可從鼻孔裏入。雪峯云：趙州古佛從此不答話。已是與他相見。且道這裏意是如何。須是打破面前漆桶始可入。作後人不善來風。走向趙州語下。作活計。到這裏若是通方漢。必知此二幕宿落處。雪峯云：趙州古佛從此不答話。此一句語如金玉。難酬其價。雪峯雖答者。僧話終不去語句裏作緊。懸。後人多少錯會。妄去中間穿鑿。殊不知本宗。此事若只在言句上。便不深屈古人。所謂玉女已歸。雲漢去。獸郎猶在火爐邊。雪實道衆中總道雪峯答他話。便成就下平高。難爲作者。又是錯會。契雪實毒藥了。此此意與法眼話作兩橛。一般只爲他一手擡一手搨。只如趙州勸婆子。且道是勸破不勸破。且道雪峯是答他話不答他話。真如拈趙州勸婆子話。這天下。神僧只知問路老婆。要且不知脚下泥深。若非趙州老人爭顯功高。汗馬。只如雪實道。如斯話會。深屈

古人且道是屈是不屈。懷和尚道作麼生。會不答話。底道理。發歎趙州。卽不無。還知趙州一片玉。瑕生。麼。若點檢得出。相如不誑於秦王。雪竇分明拈了也。而今人却不去見趙州。雪峯却走去咬雪竇。語句去。語脈上走。不知他雪竇一手擡一手擡。且道阿誰是斬釘截鐵。本分宗師。阿誰是就下平高。難爲作者。到這老直饒辨得去也。只是語脈上走。

第十則西堂爛却

舉僧問西堂。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何師低頭西堂云。怕爛却那。也是草又問。長慶有。作應聲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也不得慶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也善來雪竇拈云。何不與本分草料。且道作麼生師云。不隨心機。意想如何。得平穩去。古人道。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何故。問卽似偷人物了。更云。我去彼中偷得甚物來。乃在這裏。賊賊已露。這僧致箇問。端一似如此。却將去問西堂。和尚云。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堂云。怕爛却那。古人太煞慈悲。

有時孤峯頂上垂手。有時荒草裏橫身。他道怕爛却。那奇特不妨親切。這僧却更去問長慶。慶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這僧分明去問。是有問有答了。更說什麼如何。若惹得長慶恁麼道。又且得不辜負他來問處。雪竇拈云。何不與本分草料也。是騎賊馬趕賊。

第十一則欽山豎拳

舉欽山。一日上堂。豎起拳頭。又開云。開卽爲拳。五指參差。打入高懸。復握拳云。如今爲拳。必無高下。也是豎。還有商量也。無合取。一僧出衆。豎起拳頭。龜曳尾。弄泥團山云。你只是箇無開合漢。也好與雪竇有甚麼限。拈云。雪竇卽不然。也隨後打入乃豎拳云。握則爲拳。有高有下。復開云。開則成拳。無黨無偏。轉却且道。放開爲人好。把定爲人好。不開也造了也。車握也合轍。已在鬼窟裏若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也是我也知你鬼窟裏作活計。打云自箇一段大事。令人易見。中間也有用作示衆。用作借



事明物也有悟去者。雪竇因風吹火。用力不多。乃豎起拳頭。云。握則為拳。有。高。有。下。復開云。開則成掌。無黨無偏。且道。放開為人好。把定為人好。開也。造車。握也。合轍。若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我也知你向鬼窟裏作活計。古人為此事。如是故。故如此。且道是如何。古人同條生。則是一。為什麼却如此不同。諸人無事。試翻覆參詳看。是什麼道理。若是箇漢。一觀便知其。或擬議便隔千山萬水了。沒交涉也。

第十二則睦州茗蔕

舉僧問睦州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有聖歷  
州云。昨日有人問。趕出院了也。已是第 僧云。和尚怕某甲不實。怕死歸和 州云。拄杖不在。茗蔕柄脚與三十拳頭也。得便打 雪竇拈云。睦州只有受壁之心。且無割城之意。旁觀者

師云。且道這僧過在甚麼處。豈不見石頭問讓和尚。不求諸聖不重已靈。時如何。讓云。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將來頭云。寧可承劫沉輪。不求諸聖解脫。又僧問洞山文殊普賢來參時如何。山云。趁向水牯牛。

裏隊去。僧云。和尚入地獄。如箭射山。云。全賴子力。這僧不是尋常底。禪和却云。怕某甲不實。是則是。直饒浪擊千尋。爭奈龍王不顧。睦州道。拄杖不在。茗蔕柄脚與三千。且道是。壓良為賤。莫是倚勢欺人。切忌錯會。好削去。是非得失。情解計較。令淨。蹉躓赤洒洒。自然正見。現前得大自在。古人道。合恁麼時。早是錯了也。雪竇傍相一拶。甚好拈。即許你拈。會即不許你。會何故。睦州只有受壁之心。且無割城之意。往往真箇道。睦州只有受壁之心。正落在雪竇。繞繞冥冥裏。戰國時。秦強趙弱。而趙有連城之壁。秦王聞之。許以十五城。易之。趙乃遣蘭相如。送壁至秦。秦王但受其壁。竟無割城之意。相如乃以計奪還於趙也。諸人且道。什麼處是睦州。只有受壁之心。處且甚。處是無割城之意。處也。須各人著些精彩。始得。

第十三則棗樹漢國

舉棗樹問僧。近離甚處。常。僧云。漢國也。樹云。漢國天子。還重佛法也。無。生也。僧云。苦哉。賴值問著某。甲。極。便。作。問。著。別。人。則。禍。生。似。明。似。只。恐。樹。云。屎。臭。氣。

作什麼也要僧云人尙不見有何佛法可重已是

樹云閣黎受戒來多少時可僧許施僧云二十夏

忘前樹云大好不見有人便打那當高雪寶拈

云這僧棒即喫要且去不再來旁不甘棗樹令雖行

爭奈無風起浪便打云也有風浪波沙白浪滔天

棗樹和尙五代時在湖南界上劉王名儼居廣南僧

為漢國這僧從彼中來古人出一叢林入一保社全

以此事為念不似今人只管打闕過日遇人與著殊

不辨端倪面赫赤地無言可對蓋謂無蘊藉底工夫

也宗師家見僧便問便勘看他是箇漢別機宜辨賢

主一問便知落處這僧棗樹見來似有稍僧氣息便

問近離甚麼處僧云漢國樹云漢國天子還重佛法

也無僧云苦哉賴值問著某甲問著別人則福生也

棗樹是作家宗師也不忙却道作箇甚麼僧云人尙

不見有何佛法可重這僧擔一擔禪來棗樹當時若

便打免見雪寶點檢也好老婆心切却問閣黎受戒

來多少時這僧憶漢却云二十夏棗樹云大好不見

有人捉他空處便打是則是犯手傷鋒了也雲門勘

僧極是手親眼辨一日問僧你是甚麼人僧云新羅

人門云你將什麼過海僧云草賊大敗門云你為什

麼在我手裏僧云恰是門云一任踣跳又北禪問僧

近離什麼處僧云資福北禪云福將何資僧云兩重公

案禪云為什麼在我手裏僧云一任和尙收取禪便

休去看他古人句中辨別臨時折倒始為勘僧只如

棗樹問僧近離甚麼處僧云漢國樹云漢國天子還重

佛法也無僧云苦哉賴值問著某甲若問著別人即

福生也樹云作什麼僧云人尙不見有何佛法可重

樹云閣黎受戒來多少時僧云二十夏樹云大好不

見有人便打所以雪寶拈云這僧棒雖喫了要且去

不再來雖然打了這僧却不管地當時莫傷鋒犯手

他若省去無你撼動處古人有三度喫六十棒者且

道他意作麼生雪寶云這僧恁麼喚也喚不迴頭來

且道他意作麼生棗樹令雖行且道作麼生是無風

起浪處具眼被僧試去辨別看

第十四則趙州偷筍

學趙州問婆子什麼處去據婆云偷趙州筍

去據虎頭也不為分外又州云忽遇趙州又作麼

云也是本分得虎頭生像婆便掌打州便休莫道趙州休去雪竇拈云

好掌更與兩掌也無勸處扶強不扶弱師云這婆子本為尼因會昌沙汰更不復作尼只是

參得好這箇公案諸人無事也好著眼參詳看而今

衆中有一般禪和家須待長老入室小參方可做些

子工夫不然終日業識茫茫游州獵縣趁溫暖處去

却也趁口快說神殊不知當面蹉過多少好事了也

不見殿頭示衆道若是得底人只守閑閑地如水上

按葫蘆相似觸著便轉按著便動趙州古佛便是恁

麼人這老漢幸自無事却為他時時有生機處便要

垂手問這婆子婆子既知是趙州且道觀面為什麼

却道偷趙州笋去州云忽遇趙州時如何婆子便掌

也是這老漢惹得婆子與他手脚他便休去且道趙

州是箇什麼道理五祖先師拈云趙州休去不知衆

中作麼生商量老僧也要露箇消息費要衆人共知

婆子雖行正令一生不了趙州被打兩掌咬斷牙關

可謂婆子去國一身輕似葉趙州高名千古重如山

但凡拈古須似這般手段見透古人意方可拈撥他

若不如此便泥裏洗土塊雪竇為他作得這般工夫

見得透前後便云好掌更與兩掌也無勸處且道雪

竇意在什麼處當時作得箇甚麼道理勸得這婆子

去諸人照顧切忌著掌

### 第十五則保壽開堂

舉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為人衆前不便打

而行據令聖云恁麼為人非但瞎却這僧眼亦瞎却鎮

州一城人眼去在臨濟泥團洗便歸方丈那裏得這

拈云保壽三聖雖發明臨濟正法眼箇消息來

要且只解無佛處稱尊麼說討什當時這僧若是箇漢

纔被推出便與掀倒禪牀打直饒保壽全大機用

也較三千里你已在萬

第二二代保壽參前保壽令參父母未生已前如何是

你本來面目如此數年不能省悟一日別保壽行脚

去壽云汝且住富有證入令作街坊忽於關市中見

二人相爭一人勸云你聲得如此無面目壽於言下

大悟後前保壽遷化祝三聖云且令作山主住十年

始得開堂後三聖作請主令開堂開堂日三聖推出一僧保壽便打且道他古人意在什麼處三聖云恁麼爲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此處又作麼生禪和家也須子細試去體究看莫是保壽不會便歸方丈麼是何道理看他悟底人爪牙迥自不同後來僧問萬里無片雲時如何壽云青天也須契棒臨濟遷化三聖作院生濟云吾滅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聖云誰敢滅却和尚正法藏眼濟云忽有人問汝作麼生祇對三聖便喝濟云誰知我正法眼藏到這瞎處邊滅却後僧舉此語請益風穴穴云密付將終全主卽滅復云只如三聖一喝又作麼生穴云可謂入室之眞子不同門外之游人臨濟一宗風穴親承不同小小後來南禪師道百丈耳聾猶自可三聖瞎聽愁殺人看他從上宗風豈是規模聞聽得來須是桶底子脫相似大用現前始有如此作略雪竇自蜀出峽先見北塔一住十年已有深證離北塔到大龍會中作知客亦多時大龍一日上堂師出問語者默者不是非語非默更非總是總不是拈却大用現前時

人知有未審大龍如何龍云子有如是見解師云這老漢瓦解冰消龍云放你三十棒師禮拜歸衆龍却喚適來問話底僧師便出龍云老僧因什麼瓦解冰消師云轉見敗闕龍作色云耐耐耐師休去雪竇後行脚到南嶽舉似雅和尚雅云大龍何不與本分草料師云和尚更須行脚後大龍小師在浙中相見謂曰何不與先師燒香雪竇云昔僧問先師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先師云山花開似錦淵水湛如藍我誦此因緣報他恩了也後到洞山聰和尚處又參大愚芝芝嗣汾陽昭雲峰悅承嗣芝悅與雪竇游從最久久參臨濟正法眼藏宗旨雪竇最得芝和尚提誨所以雪竇會臨濟宗風雲峯悅知雪竇不嗣芝一日與游山特去勸他問云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觸目未嘗無臨機何不道雪竇拈起一莖禾示之悅不肯云夢也未夢見在雪竇云你不肯卽休雪竇知臨濟下宗風所以如此拈因這緣道保壽三聖雖發明臨濟正法眼藏要且只解無佛處稱尊當時這僧若是箇漢纔被推出便與推倒禪牀直饒保壽全

機大用也較三千里敢問諸人只如保濟打這僧是全機不是全機只如雪竇道這僧當時若是箇漢纔被推出便與掀倒禪牀當時若便掀倒禪牀被保壽劈脊便棒時又作麼生到這裏須是頂門具眼方可見得他若未能如此也須退步體究看是箇什麼道理

第十六則無業妄想

舉僧問無業國師如何是佛可國師云莫妄想  
新天雪竇拈云塞却鼻孔知他死來僧又問如何  
多是佛第二重國師云卽心是佛滿口雪竇拈云拄  
公却舌頭那

無業國師商州上洛人母聞空中曰寄居得否覺乃有娠生而有光滿室出家後講經律并涅槃般若等論及見馬祖祖器之乃問巍巍堂堂其中無佛師於是問曰三乘等學某粗知其旨常聞禪門卽心是佛實未能曉祖云卽今未曉底心卽是佛更無別佛又問如何是祖師密傳底心印祖云大德正鬧在且去別時來師纔出祖召大德師回首祖云是什麼師便

頓悟乃禮拜祖云跟阿師禮拜作什麼雲居錫云什麼處是汾州正鬧處後來答話只云莫妄想如此者二十年一日院主云和尚休得也未他卽云院主主應之他云這回休得也未直至死亦只云休得也未若道禪真箇有一句教人端的參如問佛問祖只一般答何故一百箇答做一百般只這無業老漢也大漏逗雪竇下一句語極有作略如何是佛他云莫妄想雪竇云塞却鼻孔如何是佛云卽心是佛雪竇云拄却舌頭正當恁麼時舌頭又拄却鼻孔又塞却還有轉身吐氣處也無便打

第十七則德山作麼

舉僧問德山從上諸聖向什麼處去何不與本  
山云作麼作麼船一僧云教點飛龍馬跛驚出頭  
來已是落他山便休去此機最至來日山出浴其僧  
過茶與山山撫僧背一下且道他意僧云這老漢  
方始瞥地後雪竇拈云然精金百煉須要  
本分錯錘下德山既以己方人這僧還同受屈  
一狀以拄杖一畫云適來公案且置看雪竇有從  
什麼仗便

上諸聖向什麼處去或有箇撮倒譯大衆擬議雪

寶一時打趁打云你替

大衆喫

師云德山尋常打風打雨爲什却不打這僧且道這僧如何可謂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辱夜塘水你道這老漢肯做這般去就麼這僧却道教點飛龍馬跛豎出頭來這裏合打且道爲什麼德山不打便休去是以殺人不用刀這箇全無傷鋒犯手處若是活漢方可見得若不是頂門具眼底直下卒難摸索至來日山出浴其僧過茶與山山撫僧背一下這僧孟八郎却道這老漢方始警地直饒浪擊千尋爭奈龍王不願雪寶是作家鉗鎚大凡拈古須平將秤稱斗量了然後批判他雖恁麼拈不許人恁麼會雪寶拈道精金百煉須要本分鉗鎚只如德山前頭也休去後頭也休去未審作麼生是精金百煉德山真是惡手脚見這僧不是受鉗鎚底人所以休去雪寶云德山既以已方人這僧還同受屈德山如戴角大虫何故却以已方人且道此意作麼生若是具眼者必不可言句上走雪寶以拄杖一畫云邇來公案且置他

爲什麼却拈放一邊却道從上諸聖向什麼處去也大衆擬議一時打趁到這裏合作麼生商量看諸人皮下還有血麼

第十八則保福簽瓜

舉保福簽瓜次幸自太原孚上座到來築着福云

道得與你瓜喫無事孚云把將來結着福

度一片瓜與孚無風起浪孚云把將來手地上福

雖是死蛇解弄也活好是孚接得便去遇相雪寶拈云

看打云你辨不出還我瓜來誰是好手試請辨

太原孚上座本是講經僧後因一禪客激之遂悟心要便云我從今已去更不將父母所生鼻頭扭捏也因游徑山佛殿前立僧問晉游五臺麼孚云曾游僧云還見文殊麼孚云見僧云向什麼處見孚云向徑山佛殿前見雪峯聞此語喜云作家禪客怎生得入嶺來後到雪峯峯領衆接至上堂孚一觀雪峯使下座孚參堂去後老宿拈云大小雪峯被孚上座一觀直得高懸降旗後來在雪峯會中作知客與立沙擊箭鋒相拄如大虫插翅相似只如他一觀雪峯自有

箇道理這發瓜話只是無縫罅只是疑人保福云道  
得與你瓜喫孚云把將來若是識端倪底人見他一  
似兩陣相交彼此互相好手各無傷損不見底人未  
免胡亂指注喚作禪道不然喚作無事一時去念言  
念語生情解轉打不著離却此令又作麼生古人道  
透關一句直下孤危只露目前些子教你見得便識  
將去不識輒莫疑著這箇是向上人行履所以道同  
道者方知此公案雪竇拈得天然好雖是死蛇解弄  
也活如今還有弄得活底麼若構得了便許獨步寰  
中七穿八穴若也未會一任把定死蛇頭

### 第十九則南泉示衆

學南泉示衆云道非物外物外非道刺孔龜裏趙  
州出問如何是物外道將謂胡鬚赤泉便打不放  
是本州云和尚莫打某甲向後錯打人去在今日  
分打若一泉云龍蛇易辨衲子難謾役人不雪竇拈云趙  
州如龍無角似蛇有足也須恁當時不管盡法無  
民直須喫棒了趁出未免一行一半若要盡令  
南泉趙州一出一入互相唱和緇業則有得失著著

無出身處但去意不到處正好急著眼看是什麼道

理南泉示衆云道非物外物外非道趙州這老漢有  
撥轉路頭處更具通方底眼便出衆問如何是物外  
道惹得這老漢僧打却云莫打某甲已後錯打人去  
在南泉把不定隨後却向伊道龍蛇易辨衲子難設  
且道他意作麼生須是通方衲子方可見得二老漢  
落處南泉一曰上堂趙州便問明頭合暗頭合泉便  
歸方丈趙州便下堂州云這老漢被我一問直得無  
言可對堂中首座云莫道和尚無語只是上座不會  
州便打首座云這棒合是堂頭和尚喫看他父子一  
機一境如兩鏡相照相似而今人將妄想意識去測  
度爭得知他落處如雪竇拈道趙州如龍無角似蛇  
有足當時不管盡法無民直須喫棒了趁出當時即  
且置只如今作麼生良久云放過一著

### 第二十則馬祖圖相

舉僧來參馬大師師畫一圓相云入也打不入也  
打從上僧便入却是箇師便打也不得僧云和  
爪牙利衲子尚打某甲不得逆水之波師靠却拄杖休去如擊

州子註

圖一作圖

似閃電光可憐 雪寶拈云二俱不了許他雪和尚  
許有頭無尾 寶具眼 打某甲不得靠却拄杖擬議不來劈脊便打 打云  
點却拄杖休去惹 得雪寶許多高麻 只爲

馬祖大師見僧來參便畫一圓相云入也打不入也  
打且道此意如何這僧却是箇作家便入祖便打他  
却難容便道和尚打某甲不得這老漢知他是本色  
精僧便恁麼休去招得雪寶點檢道二俱不了只如  
此便下座却較些子末後更道擬議不來劈脊便棒  
只如雪寶恁麼道已是靈龜曳尾

### 第二十一則興化罰錢

舉興化問克賓維那講你不久爲唱道之師其人  
家男賓云不入這保社好彩這漢化云會來不入  
不會不入不免賓云沒交涉以銀便化便打云克賓  
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充設饋饋令而行至  
來日齋時興化自白椎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  
得喫餅即便趕出院分雪寶拈云克賓要承  
嗣興化罰錢出院且置旁觀者却須索取這一頓  
棒始得打云棒既喫了作麼生且問諸人棒既喫了作麼生

索雪寶要斷不平之事今夜與克賓維那雪屈以  
拄杖一時打散判孔龍

大凡臨濟下兒孫須明此一段大事始得這公案須  
是透得淨盡方見纔若擬議礙塞校人只如興化問  
克賓維那道你不久爲唱道之師賓云不入這保社  
化云會來不入不會不入賓云沒交涉化便打云克  
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饋饋令而行至這漢訝郎當地  
也與他出錢來日齋時興化自白椎云克賓維那法  
戰不勝不得喫飯即便趕出這漢訝郎當地也與他  
出院若要扶豎臨濟正法眼藏也須是明取這一則  
公案始較些子人多下喝下拍生情解我恁麼說話  
也是漏泄天機了也到這裏作麼生會也須是他父  
子相投言氣符合方始見得他克賓維那爲他不與  
常人一般纔作情解便落在世諦流布只爲透不得  
隨在塵緣中不識向上人行履處要須是蹈著向上  
關捩子自然到他古人自在安樂處所以道你若行  
時我便坐你若坐時我便行你若作賓我須作主你  
若作主我須作賓所以互相建立若作情解卒摸索



不著亦似臨濟。遷化謂三聖道。吾去後不得滅。吾正法眼藏。聖云誰敢滅。却和尚正法眼藏。濟云或有人問你作麼生。舉聖便喝。濟云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看他如此。那裏有情解得失。來只如與化向克賓維那。道你是會來不入。不會不入。克賓道沒交涉。且道他意作麼生。後人情解道。當初但下一喝。或云以坐具便撼。自然不著出院。只管議論將去。有什麼交涉。後來住院開堂。承嗣與化。蓋謂他踏著向上關捩子。所謂見與師齊。滅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受。那裏似如今人在情想中分得分失。來不見與化。一日有同參來。纔相見。化便喝。僧亦喝。化又喝。僧又喝。化拈拄杖。僧又喝。化便打云。看這漢猶強作主宰。在直打出法堂。侍者至晚。却問適來這僧有甚言句。獨恁和尚化云。他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我將手去他面前探兩。而他却不知。似這般漢。不打更待何時。與化一日示衆云。若是作家。戰將便請單刀直入。更莫如何。若何時有。旻德長老出衆禮拜。起便喝。化亦喝。德又喝。化又喝。德便禮拜。歸衆。與化云。旻德今

夜却較與化二十棒。何故爲他旻德會這一喝。且不是喝到這裏。看他宗風。作略手段。須是他屋裏人。方可會得。會得了。也只易得他藥頭。空些子。透見雪竇道。克賓維那。要承嗣與化。只這一句。便見得雪竇會得。忒好。若不徹骨徹髓。深入虜窟。焉能知得這些子。難處。雪竇拈得情也。盡見也。除雪竇。但知只拈話。便了。克賓知他得幾年。爲什麼雪竇却道今夜與克賓維那。雪屈却以拄杖。一時趕散大衆。且道他畢竟作麼生。會

第二十二則長慶淘金

舉僧問長慶。衆手淘金。誰是得者。無人得。慶云。有伎倆者得。已。是第僧云。學人還得也。無。是八那慶云。大遠在。不妨。人光彰。雪竇拈代云。這僧當時便喝。脫過。可復云。有伎倆者得。一手分付。師。有伎倆者不得。兩手分付。方堪。學人還得也。無。蒼天蒼天。一坑。打便

長慶稜道者。平生參請。直是將死生著在額頭上。坐破七箇蒲團。豈似今日。如存若忘。初參靈雲。使問如

何是佛法大意靈雲道驢事未了馬事到來後學似  
雪峯峯云汝豈不是蘇州人慶云某甲豈不知是蘇  
州人雪峯舉似立沙沙云恐他因緣不在和尚處教  
伊下來某向他說慶到立沙處舉前話沙云你是稜  
道者作麼生不會稜云不知靈雲與麼道意作麼生  
沙云只是稜道者不用外覓稜云和尚作麼生與麼  
說其名不可不識乞和尚說道理沙云你是兩浙人  
我是福州人作麼生不會稜云實不會乞和尚說破  
沙云我豈不是向你說也稜云某甲特地來乞和尚  
爲說莫與麼相弄沙云你聞鼓聲也無稜云某不可  
不識鼓聲也沙云若聞鼓聲只是你稜云不會沙云  
且喫粥去便上來稜喫粥了便上云乞和尚說破  
沙云不是喫粥了也稜云乞和尚說破莫相弄某甲  
且辭歸去沙云你來時從那裏路來稜云大目路來  
沙云你也從大目路去作麼生說相弄後於雪峯  
一日捲簾大悟有頌云也大差也大差捲起簾來見  
天下有人問我解何宗拈起拂子烹口打後來示衆  
道撞著道伴交肩過一生參學事畢大凡參請須要

抵死護生用做一件事頓在面前忽然似長慶恁麼  
桶底脫去也不妨快活須是捨長久工夫始得相應  
一日僧問羚羊未掛角時如何慶云草裏漢掛角後  
如何慶云亂叫喚看他得底人自然用處七縱八橫  
這僧致箇問頭也有氣息却問長慶衆手淘金誰是  
得者衆中謂之借事問慶云有伎倆者得雪竇便出  
一隻眼道有伎倆者不得這瞞睡漢更道某甲還得  
也無雪竇道蒼天蒼天且道他意落在甚處三日後

看

### 第二十三則大梅無意

舉僧問大梅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可與梅云西來

無意祿殺一僧舉似鹽官官云一箇棺木兩箇死

漢是賊立沙問舉云鹽官是作家也是火雪竇云

三箇也得如麻似粟  
成羣作隊

師云雖然如是雪竇也是普州人透賊舉僧問人人

有箇觀音如何是和尙觀音云云古鏡話亦然西來

無意有底云無見無聞又云一切皆無若作恁麼見

解一時壞了你既道無又用參請作什麼殊不知古

人一期問答應病與藥截斷葛藤後人只管狂狗逐塊。照官恁麼道。且不是無意通方作者。共相證明。立沙雪竇。不言而喻。

### 第二十四則臨濟荔枝

舉臨濟示衆云。我於先師處。三度喫六十棒。如蒿枝子拂相似。貧兒思如今更思一頓棒喫。誰爲下

手。打云已僧出衆云。某甲下手莫弗。濟拈棒與頭

有僧擬接濟便打。果無何故雪竇拈云。臨濟放去

較危。收來太速。不得不想麼。不怎麼時如何。

師云。臨濟在黃蘗會裏三年。行業純一。首座歎曰。雖

是後生。與衆有異。首座問上座在此多少時。云。黃

蘗曰。不得別處去。汝向高安灘頭大愚處去。云。大

愚托開云。汝師黃蘗非干我事。一日普請鋤地。濟見

黃蘗拄鋤而立。蘗曰。這漢困那。云。蘗打維那。濟連

錘曰。諸方火葬我。這裏一時活埋到這裏。且道與六

十棒相見時如何。還知他本分作家麼。臨濟從此一

喝起來。如今向劔刃上求人。今人却換作移喚。他有

什麼氣息。臨濟爲山處見仰山云。我欲向北去。建立

黃蘗宗旨。仰山云。若到彼中有二人輔佐你。只是有

頭無尾。濟到河北住一小院。普化克符先在彼中。濟

謂二人曰。我欲於此建立黃蘗宗旨。汝且須成我。

二人珍重便下去。次日普化上堂問云。和尚前日說

什麼。濟便打。又一日克符上來問和尚。打普化作什

麼。濟亦打。至晚小參示衆云。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

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克符

出衆便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濟云。煦日發生。鋪地

錦。嬰兒垂髮白如絲。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濟云。王令

已行天下。徧將軍塞外。絕烟塵。如何是人境俱奪。濟

云。并汾絕信。獨處一方。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濟云。王

居寶殿。野老謳歌符禮拜。濟便打。臨濟宗風從來持

虎鬚。致使後代兒孫爪牙卓朔地。他一日示衆云。我

於先師處。三度喫六十棒。如蒿枝子拂相似。如今更

思一頓棒喫。誰爲下手。須得箇箇廣漢大膽出來。擬

議之間。濟便打。雪竇拈來。眼親便見云。放去較危。收

來太速。

### 第二十五則師祖珠藏

舉師祖問南泉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

如何是如來藏放下泉云王老師與你往來者是

賊打甚麼雪竇云草裏漢有些祖云不往來者兩

案公泉云亦是藏有什麼雪竇云雪上加霜然祖云

如何是珠打云是雪竇云險着了百尺竿頭作伎

倆不是好手這裏著得筒眼賓主互換便能深入

虎穴且道具什麼眼放得賓主互換或不恁麼縱饒

師祖悟去也是龍頭蛇尾漢說什麼觀頭蛇尾更

他只恁麼不識不恁麼

師云獲珠吟撥之令聚而不聚撥之令散而不散側

耳欲聞而不聞證目觀之而不見又有者道南泉老

婆心切古人到這無心境界恁麼道也得不恁麼道

也得識取鈎頭意莫認定盤星草裏漢雪上加霜雪

竇這兩概且不得隨語生解會師祖問如何是珠泉

召師祖師祖應諾泉云出去祖便悟雪竇云險若要

親切須著箇眼看主賓互換臨機獨用同得同證有

轉變出身處始得舉清入路問羅山仰山插歎叉手

意旨如何山云清尚座你還曾夢見仰山麼

第二十六則鏡清問僧

舉鏡清問僧趙州喫茶去你作麼生會明珠不合

僧便出去似則似不是清云邯鄲學唐步一手擲雪

寶拈云這僧不是邯鄲人為什麼學唐步扶腰不

若辨得出與你喫茶只喜沒交涉

師云邯鄲乃是趙國其人善行宋人往學之不成唐

捐其功云云故云邯鄲學步匍匐而歸云云雪竇錯

會莊子意云云不免將錯就錯南禪師頌云相逢相

問知來歷云云雪竇大意只拈他二人相見處

第二十七則雲門法身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法身上事天下門門云向

上與汝道即不難作麼生會法身僧云請和

尚鑑看門云鑑即且置作麼生會法身第二禪施

僧云恁麼恁麼分疎門云這箇是長連牀上學得

底我且問你法身還喫飯麼或問無佛法身心若

草賊大僧無語這漢飽喫了飯雪竇拈云將成九

仞之山不進一簣之土山僧道來過在什麼處打

飯只是喫飯漢

師云僧問仰山法身還解說法也無仰山推枕子話  
云云。濟山問云。寂子用劍刃上事。又舉陳操向書問。  
稍僧本分事云云。請和尚鑿遣僧不妨奇特。爭奈雲  
門是作家。向虎口裏橫身。恁麼恁麼。更僻在閑處。便  
見者草賊大敗。雪竇恁麼拈人道什麼。

第二十八則三聖金鱗

舉三聖問雪峯透網金鱗。以何為食。擔枷過狀自  
己也。不知  
峯云。待汝出網來。即向汝道。殺入聖云。一千五百  
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一任峯云。老僧住持事繁。  
時人惡道。雪峯有陷。時人惡道。雪峯有陷。雪竇云。可惜放過好與三十  
虎之機要。且不然。虎之機要。且不然。直是罕遇作家。打  
你也未。你也未。  
是作家。是作家。

師云。問透網金鱗。以何為食。若是擔板漢。決定向食  
處作活計。作家宗師。不妨奇特。待汝出網來。即向汝  
道。且道是曾出網來。不曾出網來。聖云。一千五百人  
善知識云云。此語也。毒雪竇猶自道。未得好與三十  
棒。其意要顯本分草料。向雪峯頭上行。諸人若要轉  
變自在。處麼。不然。辜負雪峯雪竇。便打是有過。是無

過你若辨得出。拄杖子屬你。

第二十九則伏牛馳書

舉伏牛為馬祖馳書到國師。處師問馬祖有何言。  
句示人。當時便喝。牛云。即心即佛。若天國師云是  
免見高處。什麼話。灼然不長久。再問更有什麼言句。一喝。  
牛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漏逗。國師云。愈較些。  
子。也只是隨。雪竇代云。當時便喝。已是第二牛却  
邪惡。問和尚此間如何。好也。國師云。三點如流水。曲似刈  
禾。更見。雪竇云。是什麼話。話不是雪竇也。也好  
萬應。與一擲。擲即不無。且道雪見之不取。千載難忘。打  
寶意落在什麼處。

師云。伏牛是馬祖下八十四人之一。數與丹霞為方  
外知音。通儒講教。國師垂問。伏牛只合便道。不是  
心。不是佛。不是物。為什麼。无道即心。是佛。可謂作家  
禪客。不辱宗風。雪竇代云。伏牛等國師問馬祖有何  
言句。便下一喝。諸人若辨得這一喝。下面一落案。一  
時辨得。國師道。猶較些。子。雪竇代云。便喝不可道。國  
師不是。雪竇更要向上行。前頭即心。是佛。後面不是

心不是佛不是物伏牛却問國師云三點如流水曲似刈禾鎌俱是心雪竇代伏牛出氣不妨是作家錯錯番覆看方見雪竇有工夫得其妙處諸人若向雪竇也好與一拶處參得徹許汝有回互轉變處

第三十則玄沙過惠

舉玄沙問鏡清我不見一法為大過惠你道不見什麼法和尙白舉清指露柱云莫是不見這箇法

第二頭玄沙云浙中清水白米從你喫佛法則未承當

在招他意雪竇云大小鏡清被玄沙熱瞞只道雪

出身我當時若見但向他道靈山授記也未到如此只恐你承

此當不下

師云鏡清住越州鏡湖三十年舉一宿覺鄉人話玄沙問得漏逗云鏡清答得耶當何故如此只為伊

鐵破來處如排兩陣彼此相向只對些子機鋒學涅

槃經中菩薩摩訶薩不見一法過於曠者六根本中

唯曠最毒玄沙云不見什麼法問得言中有響莫是

不見云答處早轉變了也鏡清道莫是二字大有

清亂爭奈鏡清皮下有血玄沙眼裏有筋二俱好手

兩不相饒此皆從上來命脈浙江將為鍛煉語

第三十一則報慈問僧

學先報慈問僧近離什麼處也要僧云臥龍實頭人

慈云在彼多少時好與僧云經冬過夏也好箇慈

云龍門無宿客為什麼在彼許多時也好僧云獅

子窟中無異獸兩頭慈云汝試作獅子吼看拈一

僧云若作獅子吼即無和尚也雖然落草慈云念

汝新到且放三十棒彼此雪竇云奇怪諸神德若

平展則兩不相傷選相僧云揀令則彼此俱險

一時變選點檢得麼打云

師云此箇公案賓主相見如排刀鎗大陣却用特石

畢竟却不失血脈獅子窟中無異獸料掉沒交涉却

有活處云念汝新到且放汝三十棒死中得活從頭

都放過何故合用處却不用不用處又却活潑潑地

雪竇拈平展則兩不相傷龍門無宿客已是平展且

道甚麼處是險處

第三十二則船子絲綸

舉船子頌云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編動萬波隨

有麼無功而雪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無功

寶云這老漢勞而無功已在或在若雲門道一句合

頭語萬劫繫驢又作麼生免此過用免

麼良久云莫道水寒魚不食如今釣得滿船歸是終

心有

師云船子和尚三頌唯此一頌最為深妙學洛浦龍

潭答木平話學夾山見船子話一波纔動萬波隨山

僧道有麼有麼畢竟作麼生夜靜水寒魚不食云云

合頭語本是船子語後來雲門愛學雪竇用作雲門

語既是船子語為什麼却有合頭語雪竇見他語墮

在這裏所以與他開一線道活路

### 第三十三則投子一言

舉投子問巨榮禪客老僧未曾有一言半句掛諸

方耳目何用要見山僧莫勝僧云到這裏不施三

拜要且不甘見機子云出家兒得恁麼沒碑記和

慣用僧遺禪牀一匝而出將為胡赤子云有眼

無耳來六月火邊坐賊過後雪竇云也不得放過

作麼纔轉便與擒住喝云是誰不甘咄若跳得出

不妨是一員衲僧你也跳不

師云巨榮禪客諸方常有問答話收放作家爭奈投

子是奇人鈎頭有餌喫著則喪身失命可謂得過羣

之用釣得來鉗得破有般底呼得來還不去畢竟干

戈作亂子云出家兒得恁麼沒碑記蓋無知見這僧

也是清訛却不禮拜遺禪牀而出若是別人無奈他

何投子也不忙云有眼無耳來六月火邊坐這僧有

無轉變作用云云投子末後一句蓋是從上來人行

履這箇唯趙州會得投子意若是諸人當時被投子

擒住合下什麼語

### 第三十四則祖師六塵

舉祖師云六塵不惡還同正覺眼見耳聞雪竇云

拄杖子是塵有什麼過這老漢要第過既無塵

合辨主第三頭所以道糞掃堆上現丈六金身

且拈在一邊不讓宗師赤肉團上壁立千仞又

放過一著弄精魂直饒八面四方正好連架打

打云已落

師云信心銘云云見聞覺知無障礙馨香味觸常三

味雲門云一切處不是二味有聲香味觸體在一邊  
聲香味觸在一邊見解偏枯又云即此見聞非見聞  
更無聲色可呈若洞山云廳中不染丈夫兒雲門云  
拄杖子但喚作拄杖子一切但喚作一切塵勞之儔  
爲如來種六塵只得不唧囉二乘等人如焦穀芽不  
復再生又本仁道色不是色聲不是聲六塵皆然畢  
竟如何還同正覺智與理冥境與神會云云心如境  
亦如無實亦無虛過既無拄杖頭上須辨箇主賓不  
可籠備個侷糞掃堆上現丈六金身見悟本語赤肉  
團上壁立千仞是臨濟語雪竇道此二人俱未有主  
在

第三十五則本生拄杖

舉本生以拄杖示衆云也場低藉一我若拈起你便向  
未拈起時作道理我若不拈起你便向拈起時作  
主宰尖上更且道老僧爲人在什麼處當時若與  
時有僧出云不敢妄生節目是即是生云也是閑  
黎不分外未是僧云低低處平之有餘高高處觀  
之不足似無僧云節目上更生

節目也不僧無語約然龍生云掩鼻偷香空招罪  
犯放過雪竇云這僧也善能切磋爭奈弓折箭盡  
些子結案然雖如此且本生是作家宗師爲人在什麼  
處若不是作家拈起也天回地轉應須拱手歸降  
那裏得還放下也草偃風行必合全身遠害打云  
消息來也須還見本生爲人處也無物拈拄杖子雪竇  
棒始得作應生爲人復拈起拄杖子云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  
太平口如拄杖子在什麼處瞎漢  
師云諸人且道拄杖子爲人在什麼處且道拈起是  
不拈起是若是頂門上有眼底漢朕兆未明前漢去  
卽得若向正令已行後作主宰卒摸索不著僧云不  
敢妄生節目也是箇圓陀陀底漢節目上更加節目  
且道是罰是賞僧無語生云掩鼻偷香空招罪犯當  
時合下得箇什麼語免得本生恁麼道看他賓主相  
酬兩口劍相似雪竇道這僧也善能切磋爭奈弓折  
箭盡別人只拈到這裏雪竇有餘才拈起則天回地  
轉應須拱手歸降放下也草偃風行必合全身遠害  
本生會瞻前顧後不失血脈本生公案雪竇拈得也



好不見道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第三十六則安爾伊爾

學安爾問僧得之於心伊爾作旃檀之樹即遇失

之於旨甘露乃羨梨之園即我我要箇語具得失

兩意乃堅起拂子云且道喚僧堅起拳云不可喚

作拳頭不可喚作拳頭喚國云只為喚作拳頭也

兩箇無作什麼弄泥團漢雪寶云無繩自縛漢拳頭也不識三箇也

孔鐵鏈雖然如是是教學沙門得師云

師云安爾承嗣雪峯此是忠國師塔銘語云得之於

心伊爾作旃檀之樹失之於旨甘露乃羨梨之園舉

正人說邪法邪法即為正邪人說正法正法即為邪

得之於心伊爾作旃檀之樹逢強即弱失之於旨甘

露乃羨梨之園遇賤即貴我要箇語具得失兩意是

時會中也有恁麼人此箇下語不失宗旨雪寶依樣

畫貓兒三箇一時恁麼教山僧作麼生

第三十七則玄沙見虎

學玄沙與天龍入山見虎因龍云前面是虎好箇

沙云是汝消息起雪寶云要與人天為師面前端的

是虎山僧也恁麼天下人恁麼用祖師作什麼

師云天龍與玄沙入山見此機緣有什麼省處舉雪

峯下有孚上座見虎云某甲甚怕怖峯云是你屋裏

事怕作什麼要明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坐斷天下

人舌頭誠取這箇時節不見道一塵纔起大地全收

一毛頭獅子百億毛頭一時現莫道物為已南閻浮

提有四種重障若人透過不落陰界山不是山水不

是水虎不是虎物不是物若乃情盡無不皆是更無

是物皆同一體作用雲門道盡乾坤大地無一纖毫

云云若向這裏見得玄沙便乃見玄見妙見佛見祖

見頭見狂山是山水是水虎是虎物是物各歸本位

各著平實處也為人不得須是恁麼也不得不恁麼

也不得恁麼不恁麼不恁麼却恁麼更買草鞋行脚

三十年是有坐斷是無坐斷也未在且道畢竟作麼

生參

佛果園悟禪師擊節上

佛果擊節錄卷下

雪竇明覺禪師 拈古

佛果圓悟禪師 擊節

第三十八則洞山三頓

舉洞山初和尙到雲門門問近離什麼處常程山

云查渡實頭人門云夏在什麼處第二頭山

云湖南報慈可憐不門云幾時離彼中三公案山云

去年八月只為脚不踏實地門云放汝三頓棒天下精僧

歷事殊不知有不恁麼事山至來日却上問訊昨日蒙和尙放

三頓棒不知過在什麼處果然摸不着門云飯袋子江

西湖南便恁麼商量去可惜山於此大悟也未曾

雪竇拈云雲門氣宇如王危峭峻抄著便水消瓦

解草裏當時若據令而行今人常憶子孫也未到

斷絕他也替

師云大瀉真如和尙愛教人看這因緣拈人情解甚

門道近離什麼處山云查渡此放一頓棒又云夏在什

處山云湖南報慈此是放一頓棒幾時離彼中來山

云去年八月此是放一頓棒只管情解道分明是三

頓棒且喜沒交涉又有一般道洞山實頭所以放他

三頓棒又有底道當時便好一喝若論如何若何更

是狂見一時不恁麼畢竟作麼生所以古人道承言

須會宗勿自立規矩雪竇要打他道飯袋子江西湖

南便恁麼商量正好打雲門雖然養子方知父慈拈

他情解便會只為雲門語好便發得悟處有本收削

去商量二字只云江西湖南便恁麼去一悟後便道

我已後向十字街頭卓箇庵不蓄一粒米不種一莖

菜接待十方知識與他拈却炙脂帽子脫却鶻臭布

衫令教洒洒落落箇箇做無事道人去一如臨濟當

時去見大愚只被大愚拈他情見便會得徹且道這

箇是如何古人一言一句轉凡成聖點鐵成金所謂

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後來僧問如何

是佛便只道麻三斤看他那裏是安排得來祖師門

下一觀便見那裏有許多般千聖萬聖挨抄教人見

到這裏雖然點破綱宗要且意在未轉時明眼漢沒

窠臼所以嚴頭道若論戰也箇箇立在轉處向未轉

時一觀便見那天一路相似雲利漢疑著處一點便

會雪竇拈云雲門一似霸王相似因什麼拶著便冰消瓦解雪竇嫌雲門老婆心如此當時真箇好打到這裏拈則許你拈會則不許你會若只恁麼會又錯了也當時劈脊便打趕出去已放過了也教他後來道如何是佛麻三斤前也不著村後也不著店天下人不奈何或若奈何時如何鼻孔挨天

### 第三十九則大慈示衆

舉大慈示衆云山僧不解答話只是識病自病教阿羅漢

時有僧出須是放過大慈便歸方丈且道這僧想什麼病雪竇拈

云大凡扶豎宗乘須是辨箇得失且大慈識病

不答話時有僧出便歸方丈決不可隱雪竇識病

不答話或有僧出劈脊便棒且道這一服藥諸方

識病不答話有僧出必然別有長處不可只守敢

有一箇勸著大唐天子只三人打云如麻似粟

師云杭州大慈乃馬祖下尊宿蒲坂入頂骨聳高其

聲如鐘一日示衆云大慈不解答話只是識病且道

道僧病在什麼處法眼道衆中喚作病在目前不識

立覺云且道大慈識病不識病此僧出來是病不是

病若言是病逐日行住坐臥不可總是病若言不是病出來圖箇什麼大慈後來示衆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洞山聞云我即不恁麼僧云和尚作麼生山云說取行不得底行取說不得底雲居云行時無說路說時無行路不說不行時合行什麼路洛浦云行說俱到即是本分事無行說俱不到即本分事在不見趙州小參示衆云今夜答話去也有解問者試出來看時有僧出禮拜州云適來拋磚引玉却引得箇墜子又資福云隔江見資福利竿便回去脚跟下好與三十棒何況過江來只如大慈如此示衆便有僧出大慈見不堪與語便歸方丈古人下釣釣鯁鯨豈與你撈蝦搥眼來你若是箇漢纒上來却與你辨明且道大慈意畢竟作麼生諸人試去子細參詳看時作麼生雪竇拈云大凡扶豎宗乘須是辨箇得失雪竇既如此拈且道什麼處是辨得失處雪竇自云識病不答話或有僧出劈脊便棒且道此意又作麼生道箇與古人齊肩並駕往往更加出古方可敢拈公案自家既參不透向

什麼處見古人向什麼處下手拈雪竇拈得好且到諸方識病不答話有僧出必然別有長處敢問諸人且道作麼生是諸方長處諸公拈一條拄杖到處行脚他時或被人推向曲豕木床上坐或有人出來且作周向識病大曹天子只三人這一句乃周朴詩雪竇穿作一串拈大慈拈諸方只這雪竇也有些子點胸且道什麼處是他長處如是不肯天下人這箇老漢有禪僧拄杖子又有金剛眼睛也有七事隨身若是不得底人布袋裏老鴉雖活如死得底人如虎插翅戴角相似自然不受人籠籠周朴隱大瀉詩云禪是大瀉詩是朴大唐天子只三人

第四十則黃蘗閉門

舉趙州州黃蘗兩所見來便閉却方丈門孟嘗州云救火救火果然不忍蘗使出擒住云道道重公州云賊過後張弓手脚雪竇拈云直是好笑有人笑須三十年公忽有人問雪竇笑箇什麼更問作打云也笑賊過後張弓未放過

師云趙州到黃蘗蘗便閉却方丈門一似電光石火

一則

相似若是懵懂禪和見人纔閉却門却必無奈何看他趙州與黃蘗二俱作家神通游戲妙用自在趙州却云救火救火這老賊黃蘗當時便打兩掌他也不奈何什麼處是賊過後張弓處惹得雪竇道直是好笑笑須三十年雪竇笑不是好心笑中有刀

第四十一則鏡清方便

舉僧問鏡清學人未遂其源乞師方便放下清云是什麼源便僧云其源清云若是其源爭受方便却將惡水雪竇云死水裏浸却有什麼用處生是活侍者問清適來是成禪清云無好箇清水裏底思者云是不成禪伊清云無金剛者云和尚尊意如何清云一點水墨兩處成龍是打雪竇云猶較些子同坑無雪竇不是滅鏡清威光光要與這僧相見是是什麼源其源三十年後與你三十棒打云如師云鏡清一十七歲行脚多見雪峰峰問什麼處人清云温州人峰云却與一宿覺同鄉人清云且道一宿覺是什麼處人雪峰笑乃器之只如這僧問鏡清

學人未達其源乞師方便。清云是什麼源。僧云其源清云若是其源爭受方便且道。鏡清是有指示無指示。還會他道一點水。墨兩處成龍麼。不可也。教山僧和泥合水去也。一日有僧請益次。清拈坐。僧云禮拜了。後有少事。僧禮拜了。清問云有甚麼事。僧云不落四威儀。請師道。清云更禮三拜。僧至明日上問某甲。過在什麼處。清云。語不離窠臼。焉能出蓋。纏片雲生。晚谷迷却。幾人源。雪寶云不是。滅鏡清威光。要與這僧相見。雪寶尋常末後。愛品弄。所以道三十年後。與你三十棒。諸人無事也。試去參詳。看落著處如何。

第四十二則香林衲衣

舉僧問香林如何是衲衣下事。開黎。香林云。臘月火燒山。千重百匝。雪寶拈云。臘月燒山。萬種千般。和風翹松鶴冷左。眼踏雪人寒。右眼。達磨不會。來也。雞較大雞。大雞有什麼雞。師云。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香林道。臘月火燒山。雲門道。臘月二十五。看看臘月盡。香林子承父業。何故如此。只為他家有本分事。在若是。錢利漢向舉處便。

會多少直截。所以道大丈夫乘慧劍。般若鋒。分金剛。焰。又道。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與不及。若是箇本色衲僧。那裏取別人口頭。辨來古人道。我愛韶陽新定機。一生與人拔釘楔。雪寶具眼。便道。臘月燒山。萬種千般。雪寶向藕絲孔裏。包含大千沙界。故云。我為法王於法自在。翹松鶴冷。踏雪人寒。恐人便向言句裏作活計。轉生情解。末後蓋覆將來。却云。達磨不會。大雞大雞。諸人還會麼。且參三十年。悟去也不定。

第四十三則本仁示衆

舉本仁示衆云。尋常不欲向聲前句後。鼓弄人家男女。也打葛。何故。且聲不是聲。些子較色不是色。兩公時有僧問。如何是聲。不是聲。只恐。仁云。喚作案。時有僧問。如何是色。不是色。仁云。喚作聲。得麼。然。僧云。如何是色。不是色。仁云。喚作聲。得麼。又怎麼。僧禮拜。然。仁云。且道。為汝說。答汝話。若向道裡。辨得許。汝有箇入處。什麼得道。雪寶拈云。本仁也。甚奇怪。見什麼。要且貪觀天上月。也是亂既。非聲前句後。且作麼生入。從道裏入。師云。本仁高安人。嗣洞山。价大瀉。秀拈云。本仁只知。

橫千不知豎萬如何是聲不是聲莫逐音響如何是色不是色莫逐青黃且他問聲前句後覓箇安身處自然別有生涯雪竇意如此大凡垂示不須這誦訛處方釣得他這僧出來爭奈本仁是作家宗師能據虎頭收虎尾直得壁立千仞這僧出來也不妨奇特雖然如是也須照顧始得

第四十四則國師三喚

舉國師三喚侍者也是雪竇著語云點即到不到侍者三應也草長雪竇著語云到即不點過將為吾辜負汝誰知汝辜負吾也老漢作雪竇著語云瞞雪竇不得也被瞞雲門道作麼生是國師辜負侍者處老大大面會得也是無端因什麼轉雪竇云元來不會也門又云作麼生是侍者辜負國師處也未粉骨碎身未報得辜恩負德雪竇云無端無端自領出頭

第四十五則投子却逼

復舉僧問投子國師三喚侍者意指如何投子云却逼人作麼亂叫雪竇云踪跟漢也是鬼窟僧問

興化化云一盲引衆盲以已雪竇云端的瞎也兩箇僧問玄沙沙云侍者却會爛泥裏雪竇云停囚長智捉僧問趙州州云知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老雪竇使喝放過即僧問雪竇雪竇便打也是賊過也要請方點檢放你乃成頌云師資會後受引遇意非輕投針無事相將草裏行也是負汝負吾人莫問天下人任從天下競頭爭河喇喇

師云諸人各各自有箇國師各各自有箇侍者無事請辨看法眼云且去別時來雪竇云瞞我不得玄覺微云什處是侍者會處僧云若不會爭解恁麼應覺云你欠會在又云於此見得便見玄沙翠巖芝云國師侍者總欠悟在而今作麼生會

第四十六則雲門示衆

舉雲門示衆老胡生下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目顧四方周行七步白雲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什麼屎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也是賊貴圖臭氣天下太平雪竇拈云便與掀倒禪床也是第師云雲門大師但發一言半句驚天動地雪竇是他

家裏裏兒孫知有恁麼事諸公合作箇什麼伎倆見得雪寶去

第四十七則智門草鞋

舉僧問智門如何是佛却問茶面門云踏破草鞋

赤脚走一尋是地僧云如何是佛向上事尤來有

下門云拄杖頭上挑日月摩騰雪寶拈云千兵易

得一將難求子不談父德

師云雪寶拈古著著有出身之路縱橫自在不向死

水裏浸却是他有這般手段不顧危亡便恁麼拈弄

何故為是他識得智門根源所以恁麼拈出教人不

要作情解今之參學兄弟只管去記持言句有什麼

交涉你不看這僧問處智門答處如何切須子細著

些子工夫參來參去決定見得

第四十八則雪峰五棒

舉僧禮拜雪峰打五棒是別是不借僧云某甲

有什麼過道漢皮下峰又打五棒前前雪寶

拈云雪寶不曾與人打葛藤在前五棒日照天臨

後五棒雲騰紋雨定歸於別雪寶你若

辨得也好與五棒打云

師云你諸人還會麼因什麼不打四棒不打六棒僧

後參巖頭頭打五掌且道與五棒是問是別一尋是

放行不妨奇特用得好人善射箭箭中的前五棒

日照天臨萬彙不能逃影後五棒雲騰致雨這僧覓

過雪峰又打且道是雲是雨雪寶要與人抽釘拔楔

大瀉秀云這僧腦門著地過犯彌天雪峰輕恕猶自

不知罪名再犯不容更道日照天臨雲騰致雨恣亂

後學可謂曾被雪霜苦楊花落也驚

第四十九則徑山一點

舉馬大師令智藏持書上徑山書中不知山接書

開見一圓相道什於中下一點不把國師問學云

欽師猶被馬師惑是精是精雪寶云徑山被惑且

置若將呈似國師別作箇什麼伎倆免被惑去杖

子未折在盡大有老宿云當時坐却便休也是將

亦有道但與剗破見勿若與麼只是不識道

化還免得麼也是後雪寶見處也要諸人共知他

雪寶只這馬師當時畫出早是自惑亂了也只如  
敗因雪寶  
怎麼分疎還  
免得或也未

師云釣鼈時下一棹。保福云什麼處是恣處。作麼  
生得不惑去。五祖戒云兩彩一賽。又云三人指路。擬  
何爲大瀉詰云。還識馬師徑山麼。一點水墨。兩處成  
龍。國師云。欽師猶被馬師惑。可謂千里同風。不見道。  
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又有云。畫圓相本無事。不  
合下一點。不然作禪會。喚作大圓鏡。智人人盡是。狂  
見不識。蓋十四祖龍樹尊者於法座上。隱身現圓相。  
提婆云。此是我師現圓相義。昔日國師有一百二十  
種圓相傳。與就源源後。與仰山山燒却。源云。般若多  
羅識云。小小沙彌有大機。爲仰宗以境智只。這圓相  
又過如舉拂子。豎指行棒。行喝雪寶。恁麼拈。可見古  
人意。

第五十則睦州擔板

舉睦州喚僧大德。僧回首兩箇。州云。擔板漢汝與  
雪寶拈云。睦州只具一隻眼莫勝。睦何故這僧  
喚既回首。因什却成擔板漢正是。

師云。且道睦州落在什麼處。這僧落在什麼處。僧問  
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是何章句。州彈指一聲云。會麼。  
僧云。不會。州云。上來講讚無限。良因蝦蟆跳上梵天。  
蚯蚓熬過東海。有新到僧來。方禮拜。州叱之。罔黎因  
何偷我常住果子。僧云。學人纔到和尙。因何却道偷  
常住果子。州云。賊物現在。且道作麼生。是這僧擔板  
處。直是難參。雪寶分明與你拈了也。

第五十一則巴陵示衆

舉巴陵示衆云。祖師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干戈  
既不是風幡。向什麼處著。且毛眼有人與祖師作  
主。出來與巴陵相見。者老賊雪寶道風動幡動  
也是。既是風幡。向什麼處著。已在有人與巴陵作  
主。亦出來與雪寶相見。道老賊

師云。這箇是拈古格。則師復舉。盧能初見五祖。事後  
到四會。縣被獵人擒去。守網四箇月。又引二上座。議  
風幡話。印宗問云。忽然大悟。雪峰云。大小祖師。龍頭  
蛇尾。好與三十棒。太原孚侍立。敲齒峰云。老僧與麼  
道。合喫三十棒。保福云。作賊人心虛。蕭何致律五祖。



戒云著什末由又云不合道末後語只爲箇心之一字錯認光影

第五十二則則川摘茶

舉則川與龐居士摘茶次士云法界不容身師還

見我麼漢有什川云若不是老僧泊與龐公

答話是別是士云有問有答蓋是尋常便

川不管也是不士云適來莫怪相借問麼好

亦不管也是不士喝云道無禮儀漢待我一舉

似明眼人去在引得來川拈茶盞便歸後

生同死勞安也是當時好與持下幞頭誰敢喚作

龐居士未免勞

師云雖然只是打淨潔毬子也打得好末後爲什麼却不答他話作家相見有始有終有道泊與龐公

答話被公作亂一上識法者儘則川所以如此雪竇道只解把定疆封且莫向雪竇句下錯會你且道則

川是答他話不答他話若會得去拍拍都是令或有向你道作麼生是則川把定疆封處作麼生對他雖

然怎麼拈不許甚麼會殊不知當機觀面提觀面當機疾

第五十三則雲門裂破

舉僧問雲門一言道盡時如何道什門云裂破時

師云挑囊負鉢撥草瞻風到一方一所見有本分正

眼宗師放下複子便與他老漢誰割看是如何可住

不可住這僧致箇問端向一言道盡處問他雲門道

老漢不忙向道裂破奇特雲門有如此機鋒亦要道

僧不向情解上見故如此答後來雪竇怎麼也不是

好心

第五十四則睦州鉢盂

舉僧問睦州一言道盡時如何兩重州云老僧在

你鉢盂裏放雪竇呵呵大笑對校

師云睦州尋常機如掣電有衲僧巴鼻這僧如此問睦州如此答且道與雲門答處是同是別若道是別

佛法有兩般若道是同爲什麼問處則一答處兩般須是透到無疑處方見徹修心未到無心地萬種千

般逐水流雪寶呵呵大笑是什麼道理試辨看

第五十五則雪峰三下

舉僧問雪峰聲聞人見性如夜見月菩薩人見性如晝見日未審和尚見性如何三段峰打三下

釘裁其僧復問殿頭打三掌同途不雪寶云癩病

設藥且打三下說得若據令而行合喫多少打三下

師云尋常聞人說無迷無悟只是建立無中唱有且

喜勿交涉據寶見處盡見日夜見月未必為奇特三

下三掌若喚作棒有什麼交涉為什麼只打三下雪

寶道據令而行合打多少放過一著

第五十六則南泉出世

舉南泉山下有一庵主行僧經過謂庵主云近日

南泉和尚出世何不去禮拜與別人說即得與主

云非但南泉直饒千佛出世亦不能去泉聞令

趙州去看也須是這州見便禮拜主不管

沒奈州從西過東魚行水濁主亦不管州又

從東過西只得主亦不管州云草賊大敗披

下簾子便行只得歸舉似南泉云我從來疑著

道漢兩箇一雪寶拈云大小南泉趙州被箇擔板

漢勘破了也扶驢不

師云庵主雖然怎麼且只會打淨潔毯子不如南泉

趙州有為人底甜鐵古人出一則語須是頭尾相覆

他一向不管且道得箇什麼道理便怎麼也須是脚

踏實地到那無事處方始怎麼趙州見便禮拜末後

云草賊大敗披下簾子便行且道勘得他麼若勘不

得南泉趙州皆古佛間生他眼在什麼處泉云從來

疑著這漢怎麼道是許他是不許他須是頂門具眼

肘後有符方知落處雪寶拈云大小南泉趙州被箇

擔板漢勘破你且道他作麼生是擔板處試著眼看

第五十七則欽山怎麼

舉殿頭雪峰欽山到德山欽山問天皇也怎麼道

龍潭也怎麼道龍潭命吞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德

山云你試舉天皇龍潭底看按著這尿欽山擬議

不解騎山便打本合是欽山被打歸延壽堂則

令行一半直教氣云是則是打我太煞殿

頭云汝怎麼他後不得道見德山來向外雪寶

云請禪德欽山致箇問。不妨奇特。爭奈龍頭蛇尾。知他變時向鬼。其英作活計來。你試舉天皇龍潭底看。坐具便據件因大丈夫漢持虎頭也是本分。不用說他既不能德山令行一半。然果令若盡行。雪峰殿頭總是是智

涅槃堂裏漢打云國警也須入涅槃堂始得

師云殿頭擔鋤頭行脚到處只做團頭。雪峰擔斧籬木杓行脚到處作典座。欽山將熨斗剪刀針線行脚到處與人做衣。到箇所住處三人互為賓主。作小參舉公案。欽山承當不得。後來却到洞山契證法嗣。洞山舉三人參德山話。欽山致箇問頭也好。被德山一搯。直得忘前失後。德山便打為他未徹。在灼然是承當不得。欽山既是落節。後人已知德山大開門戶去。這裏胡答亂答。總被生機一搯。諸人又作麼生。欽山歸寮云。即是打我大噉殿頭云。汝恁麼。他後不得道。見德山來。雪峰殿頭欲識。拽過教乘。這漢依前擔板殿頭。若不是蘊藉將來。爭解恁麼道。大凡拈公案。須是見得破。公案識得。縫罅雪竇解把定。放行回轉。拈得不妨有通變處。翠巖芝云。欽山只顧其前。不顧

其後。如今作麼生。與欽山出一口氣。大擔詰云。德山門下草偃風行。大瀉即不然。待問未審。和尚作麼生。拈棒劈脊便打。且道德山是瀉山。是會麼。橫按鏡鄉。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

第五十八則玄沙問僧

舉玄沙問僧。近離什麼處。也要知他來處僧云瑞殿。往往學瑞殿。話去也沙云瑞殿有何言句。第二僧云長喚主人。公運殿自云啜弄泥。惺惺著。他後莫受人瞞。了也不沙云一等是弄精魂也。甚奇特。若不別識却云何。不且在彼中。也僧云瑞殿遷化了也。不帶沙云如今還喚得應麼。作什僧無對。打云雪髮云蒼天蒼天。好一坑埋却。  
師云且道。古人三十四年喚作什麼。無人識得。他却喚作弄精魂。有云昭昭靈靈。建立且喜勿交涉。會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唯有玄沙風穴會得好。穴云自拈自弄。有什麼難。玄沙云甚奇特。既是弄精魂。為什麼却有奇特。如今還喚得應麼。這一句奇特。這裏著得一隻眼。親見瑞殿。所以雪竇云。蒼天蒼天。

第五十九則長慶羚羊

舉僧問長慶羚羊未掛角時如何爾初亂走慶云

草裏蕪果僧云掛角後如何你還成慶云亂叫喚

自稱自稱僧云畢竟如何若天慶云驢事未了馬事到

來拈一雪竇云寧可碎身如微塵終不踏箇衆生

眼諸下長慶較些些子未夢有般漢說使羚羊未

掛角也似萬里望鄉關正說若

師云長慶自悔話後悟云苦哉苦哉疑我十五年後

因捲深悟道有言云我有一棒到你你也須知來處

始得學雲居六六三十六趙州九九八十一長慶勝

如趙州雲居底雪竇道寧可碎身如微塵終不踏箇

衆生眼長慶較些些子意在提向上事長慶是箇中

人

第六十則圓明示衆

舉德山圓明示衆云但有問答只豎一指頭依樣

兒寒則普天普地寒若天雪竇云什麼處兒俱眠

老瞎熱則普天普地熱若天雪竇云莫錯認定盤

星也有森羅萬象徹下孤危大地山河通上險絕

無得什麼得一指頭禪打云在

師云德山第九代圓明禪師有時上堂舉一則語可

謂驚羣一日上堂云三千里外且喜勿交涉以拄杖

一時趁下諸公看他示衆如金如玉相似此一則公

案亦好雪竇見便要穿圓明鼻孔末後句可謂得大

自在

第六十一則南院諸聖

舉僧問南院從上諸聖向什麼處去入地院云不

上天堂即入地獄分得僧云和尚作麼生好與三

院云還知寶應老落處麼放過僧擬議院以拂子

灑口打斷反僧不復喚僧近前云令合是汝行

又打一拂子却不雪竇云令既自行且拂子不知

來處莫道不知雪竇道箇踏且要雪上加霜須然

鋪花爭奈

師云還知寶應老落處麼古人向虎口裏橫身為人

第一機裏將金剛王寶劍斬斷了也爭奈不會當時

這裏著得一隻眼不妨奇特雪竇云令合是這僧行

爭奈拂子在和尚手裏當時喚回打一拂子隨手打

云略

第六十二則雪峰相見

舉雪峰示眾望州亭與你相見了也。隔烏石嶺與你相見了也。隔僧堂前與你相見了也。隔保福間

見也。要隔湖駱步蹄。方丈保福便入僧堂。狂霞穿

日。想須彌。雖然如是也是。雪寶云二老宿是即是

只知雪峰放行不知雪峰把定。若是雪峰把定雪

忽有箇衲僧出未審雪寶作麼生。有聲豈不是別

機宜識休咎底。漢爭奈淺水無魚還有望州亭烏石嶺相

見底衲僧麼。徒勞下釣良久云。擔板禪和如麻似粟。持鉢

不得。道不礙

師云。且道雪峰垂此一鈎。佇望多少事。却被無出頭

所以他只得恁麼道。也是喪車背後掉藥袋。二人是

他屋裏人相見處。也不妨奇特。雖然如是。也是靈龜

曳尾。或有箇出來問雪寶作麼生。不免德山令行一

半。當時雪峰會中一時。偈刀避箭。

第六十三則國師淨瓶

舉僧問國師如何是本身處舍。那頂上有國忠

云。與老僧過淨瓶來。光現也僧將淨瓶。至忠云。却安

舊處著。兩頭三僧復問。如何是本身處舍。那頂上

云。古佛過去久矣。不免打雲門道。無朕跡。僧校

寶云。直得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爭得無。爭奈袖折

還會麼。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下大忙生。木後

句若無。末後句。何處有雪寶也。

師云。古人豈是辜負人。若咬得破。一切處都是。如人

解射箭。不虛發。步步俯就。為人當時。不過淨瓶。合作

得箇什麼。雲門云。無朕跡。我愛韶陽新定機。一生與

人抽釘拔楔。雪寶扶忠國師。一半直得一手指天。一

手指地。

第六十四則茶黃看箭

舉趙州訪茶黃。兩箇纔上法堂。黃云。看箭。于戈州

云。看箭。兩箇黃云。過。可憐州云。中死雪寶拈云。

二俱作家。豈是茶黃趙州。隨地二俱不作家。箭

鋒不相拄。歷列直饒齊發。齊中也。只是箇射堞

漢。這箇樣子。不堪。射是中。是過僧云。是過便打。

師云趙州老漢行脚到處繞關繞到雲居居云老老大大何不討箇住處云云及到茱萸如前問云云又舉深水話雪竇拈云只消箇二俱作家末後太慈悲若道知是慈悲不知是藥何故聞道看箇是作家一云過一云中是不作家直饒齊發齊中也只是箇射塚漢云云不妨難射引三平見石鞏頌云解壁當胸箭因何只半人為伊途路得所以不全身法燈頌云古有石鞏師架弓箭而坐云云引石鞏問西堂你還捉得虛空麼堂以手撮虛空一下鞏云你不會捉堂云師兄作麼生捉鞏云你近前來堂近前鞏遂扭堂鼻孔云恁麼捉虛空始得

第六十五則臨濟赴齋

舉臨濟與普化去施主家齋又有兩濟云毛吞大海芥納須彌不妨為復是神通妙用為復是法爾如然更化踢倒飯床作什麼濟云大羅生化云這裏是什麼所在說盡說細濟休去可憐至來日又同赴一施主齋云一濟復問今日供養何如昨日又化又踢倒飯床

孟八濟云大羅生下口便知化云瞎漢佛法說什麼也須盡濟吐舌放過雪竇拈云兩箇老賊喫飯也未了也須是正賊好與三十棒你替棒令雖行且那箇是正賊山師云引普化搖鈴因緣毛吞巨海云云出離摩經云住不可思議大解脫菩薩為復神通云云化踢倒飯床作麼生會須是大解脫人始得若是粘皮者骨決不奈何臨濟普化佛法爭得如今盛行雪竇道兩箇老賊喫飯也不了且道什麼處是不了處三十棒實罰分明且道那箇是正賊腦後見腮莫與往來舉三聖瞎驢話大鴻秀云古人忍死待來因什麼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臨濟行計速速三聖又却忽忽由斯父子情忘遂致後人失望若不得流水還應過別山一僧參臨濟未人事乃問禮拜即是不禮拜即是濟便喝僧禮拜濟云道賊僧亦云道賊便出去濟云莫道無事好首座在後侍立師回問還有過也無座云有濟云賓家有主家有座云二俱有過濟云過在什麼處座便出去濟云莫道無事好兩泉云官馬

相踏

第六十六則三角示衆

舉三角示衆云不死打若論此事。脛上眉毛早是

送過路。麻谷出云。送過即不問如何。是此事。無孔

角云。送過也是。谷便掀倒禪床。且道。禪角便

打箭。相拄。雪竇拈云。兩箇有頭。無尾。漢眉毛未

曾。脛上什麼。是眉說。什麼此事。送過。且道。是送

過。不是。有僧問。眉毛爲什麼不。脛上。你與他。雪竇

便打。自頤。出去

師云。南泉云。道非物外。物外非道。趙州出云。如何是

物外。道泉便打云。學三角示衆云云。一出一入

一挨一搵。如人把手上高山。未免旁觀者。晒這裏若

爭勝負。有得失。卒摸捺不著。要辨不辨。底樣。要會不

會。底事。須是頂門具眼。肘後有符。始知得此公案。非

雪竇拈其餘人。難爲拈。撮眉毛未嘗。脛上正好參究

第六十七則殿頭跨門

舉殿頭參德山。纔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好箇山。便

喝。可憐。殿頭便禮拜也。未是。洞山聞云。若不是。意

公大難承當。身人具眼。爭奈只。殿頭云。洞山老漢

不識好惡。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搵。也不得放過。爭

雪竇拈云。然則德山門下。草偃風行。要且不能塞

斷人口。也有當時纒禮拜。劈脊便打。也是。賊過。非

唯勦絕洞山。亦乃把定。豁老。而今爭奈。還會麼。李

將軍有嘉聲。在不得封侯。也是。閑。不免說

師云。德山殿頭。初相見。便以此問。問他云。云。殿頭禮

拜。有些子。請訛作麼。生會。德山休去。又舉托鉢話云

云。又且道。這休去。如何作麼。生是一手擡一手搵。處

他父子相投時節。若至其理。白影且道。雪竇要勦絕

他。作麼。生是。稍僧門下。各有一坐具。地縱橫。自在。所

以道我爲法王。於法自在

第六十八則太原驪視

舉太原字上座。參雪峰。才到法堂。驪視雪峰。便下

看知事。好與三萬。雪竇云。一千五百人。作家宗師

被字老。一觀便高。豎降旗。也是。符。字來日入方丈

云。昨日觸悞和尚。第二回。重。峰云。知是般事。便休

可憐。雪竇云。果然。還他。等。僧問雲門。作麼。生是。觸

悞處門便打更不消得雪寶云打得百千萬箇有什麼

用處直須盡大地人喫棒方可扶豎雪峰山僧一時傑然

且道太原字具什麼眼貓兒屎孔眼

師云世尊拈花迦葉微笑吾有正法眼藏付與摩訶

大迦葉蓋為黃河從源頭濁了所以如此且乎上座

至看知事若是向上人舉著便知落處太原字一觀

有底道努眼光古人意不在與麼若無奇特處雪峰

肯許他尋常口似懸河作麼生便休去不見道通方

作者相共證明又云是賊識賊呈眼光一下似則似

猶隔一重在引去堂前峰指日他為什麼却擺手有

般人見指日便道光明炬赫雪寶道果然雪峰不打

僧問雲門作麼生是觸悞處雲門為什麼却打這僧

因風吹火用力不多

### 第六十九則雲門三病

舉僧請益雲門立沙三種病人話門云你禮拜著

僧禮拜起門以拄杖便合得多少僧退後門云

你不是患盲的然復喚近前來僧近前門云汝不

是患憂的然乃云還會麼僧云不會門云汝不是

患憂的然僧於此有省也須是思憂雪寶便喝云

這有憂瘡瘡漢若不是雲門驢年去因風吹火如

今有底或拈槌豎拂不管教近前又不來是話說

還會麼不應諸方還奈何得麼打云有什麼若

不奈何汝這一隊驢漢又堪作箇什麼也是第以

拄杖一時打趁放過

師云地藏云桂琛見有口眼耳和尚作麼生接沙云

你去又僧問三種病人話還許學人說道理也無沙

云許僧珍重便行舉法眼云我聞先師舉三種病人

話我便會如今人只為言語所隔不能會雪寶末後

道若不奈何汝這一隊驢漢又堪作箇什麼殊不知

雪寶已是盲憂瘡瘡了也

### 第七十則鼓山示衆

舉鼓山示衆若論此事如一口劍道什時有僧問

承和尚有言若論此事如一口劍是則是山云拖出這死

人是死屍斬如何是劍是則是山云拖出這死

屍在身僧應踏歸衣鉢下打疊便行左之右之不

什麼在內山至晚問首座問話僧在否若在朝打三



座云當時便去也。類是靈山云好與三十棒。人人

成遇後張弓爭雪竇云諸方老宿總道鼓山失却

一隻眼。往往不能坐。殊不知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且道賞得雖然如此。若子細點檢將來。未免一坑

埋却。打云已埋了也。

舉鼓山九重城裏聖箭話云云直下猶難會尋言轉

更賒若論佛與祖特地隔天涯須知鼓山不跨石門

底句舉示衆云若論此事如一口劍僧問得奇特此

喚作弄泥團漢且道死屍在誰邊劍在阿誰邊若這

僧有權有實有殺有活也大請訛鼓山當時合打爲

什麼不打去了却問首座方打雪竇怎麼拈且得不

錯會若有得有失雪竇一時埋却則且置雪竇向什

麼處安身立命

第七十一則睦州毛端

舉睦州問武陵長老了卽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

一微塵作麼生。那裏得道陵云和尚問誰。州云

問長老中陵云何不領話。兩重三州云我不領

話汝不領話。兩箇都虛雪竇拈云墮也墮也。放過

可復云這箇葛藤老漢好與斷拈拄杖云什麼

處去也。打云也與對斷了也

師云了卽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作麼生和

尙問誰也不妨奇特作麼生摸探他當時若不是睦

州難奈何他云問長老且道畢竟勘得破勘不破武

陵畢竟辨得辨不得和尚何不領話州云我不領話

汝不領話太煞諸訛如鏡清問僧近離什麼處云石

橋云云若人透得這一重千人萬人羅籠不住睦州

辨得他一出入絲來線去一等是打葛藤不妨奇

特雪竇拈云墮也墮也只消箇墮也一句何故師子

返躑武陵功不混施末後復云這葛藤老漢好與割

斷拈拄杖云什麼處去釘刀一割

第七十二則仰山坐次

舉仰山坐次大禪佛翹一足云西天二十八祖亦

如是唐土六祖亦如是天下老和尚亦如是某甲

亦如是。這弄泥團漢通箇消息不山下禪床打四

藤條也。須是截鐵雪竇云藤條未到打折因什麼

只與四下。在耳須是斬釘截鐵漢始得打云是

禪佛後到靈山自云集雲峰下四藤條天下大禪

佛參少寶山云打鐘著須是與他禪便走三十雪

寶云這漢雖是見機而變爭奈有頭無尾也是疑

師云當時若不見機而變何處更有大禪佛聞黎只

管喚作什麼或有人問甚處是有頭無尾處什麼是

見機而變處你若手忙脚亂老付在你脚底下舉歸

宗下亦有大禪佛云我悟也我悟也師姑元是女人

做翹一足云且道是什麼消息若不是脚踏實地爭

敢輕開大口拈仰山著力處藤條未到折云云後到

靈山至走入來要辨主人家靈山若辨他作家相見

須是怎麼去打鐘著且道見箇什麼道理便走蓋伊

賺得主人家所以便行雪寶道須是斬釘截鐵漢始

得透漢見機而變處是有頭無尾處須是自點檢子

細始得

第七十三則智門般若

舉僧問智門如何是般若體料地門云蚌含明月

顯身是眼僧云如何是般若用相如門云兔子懷

胎道身是口雪寶云非唯把定世界亦乃安貼家

邦是即是靈山若善能參詳便謂丹霄獨步作塵

師云北塔因緣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據古八

得箇妙處一言一句為人不妨奇特雲門下尊宿一

句是三句北塔既究到這裏後人只管粘皮差骨音

日雲門北斗話并祚和尚般若體話案中浩浩地商

量今時人或聞一句半句不以爲事蚌含明月乃中

秋月夜蚌含月光以生珠盤山垂語云心月孤圓光

含萬象靈十方世界只是般若光光未發時無佛無

衆生雪寶云非唯把定世界云云兔子懷胎鬼子無

雄中秋月夜吞月光而孕從口產子答得安貼家邦

舉體露金風鉢裏飯桶裏水銀碗裏盛雪珊瑚枝枝

撐著月宗師眼目須至如此復舉玄沙示衆云十方

世界不漏一絲毫

世界不漏一絲毫

第七十四則烏白參堂

舉烏白問玄紹二上座近離什麼吞盡口僧云江西

不妨好白便打是明是僧云久聞和尚有此機要

爾消息太羅生白云汝既不會第二箇近前來還多得人

僧擬議果然恁說中難得白亦打作家宗師云同坑無異土

參堂去雪竇云宗師眼目須至恁麼自述磨西來

也難如金翅孽海直取龍吞龍取有般漢眼目未

辨東西拄杖不知顛倒故是只管說照用同時

人境俱奪便作座

師云烏白乃馬祖下名望尊宿玄紹二公亦是通方

作者錄中有問答因緣云復舉公案使打過在什

麼處須是情盡見除無依倚方見他古人全機處玄

紹二上座也識破也便云久聞和尚有此機要作麼

生是他機要處參堂去有什麼共語處直須是情盡

此是本分草料難為咬嚼他通方作者方知落處汝

既不會第二箇近前來僧擬議云參堂去若作無

語會是錯此公案是從上捉綱者格則雪竇云如金

翅鳥孽海直取龍吞有一般漢云雪竇破人情見

有云拈棒便打處是照用同時人境俱奪錯會了也

第七十五則雪峰天使

塞雪峰問僧見說大德曾為天使來是否和尚得

長日僧云不敢只管峰云爭解恁麼來果然拈起僧

子仰慕道德豈憚關山已是放峰云汝猶醉在出

去此行僧便出果峰乃召大德僧回首峰云是什

麼且道是僧亦云是什麼新峰云這漆桶天下

既不僧無語可許峰却顧謂鏡清云好箇師僧向

漆桶裏折倒投人不更弄好手清云和尚豈不是據

欵結案據峰云也是我尋常用底忽若喚回

道是什麼被他道這漆桶又作麼生奪却峰

云成何道理扶弱峰云我恁麼及伊汝又道據

欵結案他恁麼及我汝又道又何道理一等是恁

麼時節其間何故有得有不得雪峰云

不見道醒翻上味為世所珍遇此等人翻成毒藥

智過於師雪竇云看他父子相投言氣相合知者

謂粉骨碎身此恩難報然不知者謂扶高抑下臨

危使人大有人毒藥醒翻千載何止千載

還還會麼這漆桶隨便打還

師云這僧作貨官來捨緣出家行脚峰云汝猶醉在

尋常雪峰為人如金翅孽海直取龍吞故云盡大地

撮來如米粒大豈不是如金翅孽海直取龍吞雪峰

恁麼道且道這僧什麼處是構雪峰處 復學二僧  
 到雪峰托庵門話彼中末後無語却毒這裏末後有  
 語却傷鋒犯手是時鏡清侍者辨得他領主相見  
 處雪峰拈問鏡清一開一遮一收一放峰折倒他不  
 下豈不見道雖是死蛇解弄也活清云成何道理何  
 故雪峰道即有分者僧道即無分峰云我恁麼及伊  
 又道賺欺結案他什麼及我又道成何道理一等是  
 恁麼時節耳間何故有得有不得鏡清便與念呪一遍  
 醍醐上味爲世所珍遇此等人翻成毒藥云云千聖  
 傳來不墮諸教直須獨脫一切處纒籠不得若謂得  
 去天下衲僧被你一時穿却鼻孔又趙州道拈一莖  
 草作丈六金身用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用又雪竇  
 云看他父子相投言氣相合知者謂粉骨碎身此恩  
 難報不知者謂扶高抑下臨危悚人出去這漆桶何  
 處是抑下悚人舉龜鑑事末後擬作一束教人易會

第七十六則大隨普賢

舉僧辭大隨隨問什麼處去不可不僧云峨肩禮  
 普賢去我肩去即便休禮 隨豎起拂子云文殊普

賢總在這裏也生 僧畫一圓相拋向背後元來是  
 隨喚侍者將一貼茶與這僧鏡清 雲門別云西天  
 斬頭截臂這裏自領出去幽州猶自可 雪竇云殺  
 人刀活人劍具眼者辨取也是精  
 師云大隨參六十餘員善知識在福州安禪師會下  
 作板頭二十年云云大隨豎起拂子僧畫一圓相道  
 僧是馮仰下禪客蓋圓相拋向背後且道是奇特不  
 是奇特大隨喚侍者將一貼茶與他是實是罰是肯  
 他是不肯他雲門別云西天斬頭截臂這裏自領出  
 去舉外道論義負墮卽斬若會雲門意識得大隨雪

第七十七則雲門新羅

舉雲門問新羅僧汝是什麼人既知更問 僧云新  
 羅人實頭人 門云將什麼過海是他 僧云草賊大  
 敗較門云 爲什麼在我手裏第二杓 僧云恰是  
 也較門云 一任踣跳可憐 雪竇云雲門老漢龍頭  
 蛇尾放過這僧爲什麼在我手裏也是 恰是劈  
 脊便打打云也不

師云且道打他作麼若道是過眉發墮落這箇人  
這僧也是作家將什麼過海落在第二頭

第七十八則北禪寶福

舉北禪問僧近難什麼與前僧云黃州不可不禪  
云夏在什麼處更難僧云資福有事相禪云福將  
何資入也僧云兩重公案也不得禪云爭奈在我  
手裏却似雲門僧云在手裏即收取與折羅禪使  
打作家宗師這僧不甘隨後趁出合面行雪寶  
云奇怪宛有超師之作也不消得還知道這僧麼只  
解貪前不能顧後直健解顯前後若在雪寶手裏  
棒折也未放在打在

師云北禪是雲門弟子福將何資大凡勸辨須是超  
翻方勸得爭奈在我手裏所以道生擒活捉

第七十九則睦州示衆

舉睦州示衆云我見百丈不計好惡也有大衆方  
集以拄杖一時打下正令復召大衆衆回首蛇頭  
丈云是什麼有什麼共語處是則黃藥和尚大衆  
方集以拄杖一時打下也是正復召大衆衆回首

兩重藥云月似彎弓少雨多風猶較些子摸樣雪  
寶云說什麼猶較些子直是未在也是山僧若據  
雪寶衆集一時打下便休有什麼或有所無  
孔鐵錘爲衆竭力也未是善能擔荷豈不得  
以籠罩古今乾坤把斷打八百雪寶衆拈拄杖  
云放過一著龍頭蛇尾

師云睦州嗣黃藥雲巖在百丈二十年爲侍者後嗣  
藥山到藥山山問百丈有何言句舉前話至是什麼  
有什麼共語處山云有此奇特事睦州會拈先去頭  
邊道云我見百丈不識好惡大衆方集以拄杖一時  
打下復召大衆衆回首丈云是什麼又拈猶較些子  
睦州意作麼生這些子全機提來硬糾糾地雪寶善  
擔荷善拈拄杖云放過一著且道雪寶前頭爲人後  
頭爲人無事試定當看

第八十則立沙圓相

舉立沙見鼓山來作一圓相是即是太無山云人  
人出這箇不得須見作家也沙云情知汝向驢胎  
馬腹中作活計此猶是天下人山云和尚又作麼

生夫氣息無丈沙云人人出這箇不得被他那却山云

和尚怎麼道得某甲怎麼道為什麼不得只得只硬棒沙

云我得汝不得識什麼雪竇拈云只解貪觀白浪

不知失却手橈只如等或又作麼生打

師云備頭陀作一圓相直須子細參究直是奇特只

恐你錯會情知汝向懸胎馬腹裏作活計若透得過

方知立沙重重慈悲粉骨碎身此恩難報舉立沙不

見一法為大過思云云相似我得汝不得赤心片片

舉外道問佛說不定法公案正是這箇樣子直是絕

情塵意想不拘是非得失打得脫洒洒地然後可

以與此相合無誤

第八十一則南泉賣身

舉南泉示眾云王老師賣身去也還有人買麼奇怪

一僧出眾云某甲買約得泉云不作賣不作賤作

麼生買太熟僧無語可憐臥龍代云和尚屬某甲

收禾山代云是何道理翻款趙州云明年與和尚

作一領布衫此語最妙雪竇云雖然作家競買要且不

解輪機且道南泉還肯麼直說肯也雪竇也擬問

箇價直令南泉進且無門退亦無地少不作賣

不作賤作麼生買看雪竇有別處容和尚不得為

多少奇特

師云著槽廠去客作擔板漢臥龍道和尚屬某甲禾

山云世間無比趙州驟步濶脚寧踢手搦難為摸捺

機輪轉處作者猶迷所以古人道向上提綱非情塵

所測雪竇道別處容和尚不得輪機慶藏主猶自貶

剝他

第八十二則茱萸一槩

舉茱萸把一槩竹上堂兩箇三箇成軍還有虛空

裏釘得槩麼這老漢然時有靈虛上座出云虛空

是槩已足莫便打好雲云莫錯打某甲口病

痛莫便休去可憐雪竇云若要此話大行直須打

了堪作什麼且道

師云舉香殿上樹話舉澗山有句無句話古人踏著

上頭關棧子不慚為人通箇消息是奇特處靈云虛

空是槩雖然為衆竭力爭奈禍出私門莫錯打某甲

臨危不變始驚羣胡釘鉸見趙州只這縫尙不奈何

是這般底正好打若明此意千千萬萬人難籠不住

第八十三則夾山生死

舉夾山與定山同行語話次定山云生死中無佛則無生死只得夾山云生死中有佛則不迷生死

也只得互相不肯同上大梅相見了具說前事漢

一透自家金剛王寶夾山問云未審那箇親那箇疎梅

云一親一疎作家夾山云那箇親猶自不梅云且

去明日來所重夾山來日又問云云梅云親者不

問問者不親淋頭兩夾山後住院云我當時在大

梅失却一隻眼貧兒思雪竇云夾山畢竟不知換

得一隻眼也須是八面受大梅老漢當時問舉若

以棒一時打出且道打他豈止割斷兩人葛藤亦

乃為天下宗匠已在言前

師云且道大梅打他作麼生二人同論生死為大事

研窮要到極則處不見永嘉道不是山僧逞人我修

行恐落斷常坑夾山明日又上來問有多少請訛梅

云親者不問問者不親似馬前相撲却推在夾山身

上辨龍蛇兮眼何正擒虎兇兮機不全

第八十四則保福羚羊

舉僧問保福雪峰平生有何言句得似羚羊掛角三千時說福云我不可作雪峰弟子不得風聲雪

寶云一千五百箇布納保福較些子惡作

見師云明眼漢沒窠臼不將實法繫級人家男女直得

似羚羊掛角相似方為得人無聲色無蹤跡亦摸探

不著我不可作雪峰弟子不得有咬猪狗底手脚明

刺刺地所以雪竇怎麼拈

第八十五則巴陵祖意

舉僧問巴陵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同則同別則別同陵云

鷄寒上樹鴨寒下水也是說僧問睦州祖意教意

是同是別不同州云青山自青山白雲自白雲也

說道雪竇云問既一般答亦相似爭奈水其中有

利他自利瞞人自瞞自利他即得若點檢分明

管取解空第一已點檢了也還

師云舉座主問白馬夾山事此箇公案須是具眼底

人方解見透巴陵睦州宗既不同為什麼答處皆顯

英靈請子試請辨看

第八十六則趙州答話

舉趙州示衆云今夜答話去也有解問者出來開

飯店子不時有僧出作禮也是州云北來拋磚引

玉引得箇墜子若不得過老漢法眼學問覺鐵嘴

先師着作麼生這老漢出世也爲覺云如國家拜

將乃問甚人去得打萬時有人出云某甲去得

與這僧云汝去不得趙州法眼云我會也你道其

是非知雪竇云靈利漢聞學便落處兩箇俱雖然

如此放過覺鐵嘴若不放過向大宗師語不虛發

出來必是作家因什麼拋磚引若是雪交拋磚

諸禪德要識趙州麼看雪分引得箇什麼從前汗馬無人見

只要重論蓋代功爭奈杓柄

師云德山小參不答話與趙州小參答話是同是別

又法眼問覺鐵嘴云又法眼是會來故問要驗覺

鐵嘴舉庭前栢樹子話有者錯會無庭前栢樹子話

舉險是什麼人去得云某甲去得云汝去不得更隔

不得若稍遲鈍卽不是法眼云我會也飲氣吞聲因

什麼引得箇墜子雪竇弄險末後忒煞老婆心切從前汗馬無人見只要重論蓋代功

第八十七則就源辭師

舉就源辭國師歸省親馬祖於地上作一圓相展

坐具禮拜已喫三十祖云子欲作佛土是何源云

某甲不解捏目俱失祖云吾不如汝前前雪

竇云然猛虎不食其子爭奈來言不豐若不是雪

不諸人要識就源麼只是箇藏身露影漢朝打三

八百未爲分外

師云這漢禮拜了便休更畫圓相作什麼有云建立

且喜勿交涉吾不如汝此語最毒寧可喫劍某甲不

解捏目是來言不豐

第八十八則澆仰田中

舉澆山問仰山什處來新鋒仰云田中來有

在澆云田中多少人不可往仰插鉢子又手而立握

曉好澆云南山大有人刈茅左仰拈鉢子便

行與三十了也立沙云我當時若見便與踏

倒鉢子已是第鏡清云不奈船何打破屏斗果僧



問明招古人意在插歛處又手處大有人悲招喚

某甲悲付應作招云遺骨夢見仰山生

六十劫也未夢見在雪寶云諸方老宿咸謂插歛話奇特也

大似爾邪遂惡若據雪寶見處仰山被馮山一問

直得無繩自縛去死十分也分疎不下理有說得

子便行

師云仰山插歛叉手馮山當時好與劈胸一踏養子

之緣只道得箇南山大有人刈亦玄沙道我當時若

見便與踏倒斃子鏡清道不奈船何打破屏斗畢德

山四家錄清八路事會八面受敵明招云遺骨夢見

仰山麼這箇爲之向上轉若論戰也箇箇立在轉處

亦不走向兩頭亦不坐斷兩頭道得有出身處又明

得出古人意活鐵鐵地如虎戴角相似雪寶一時拈

却了也仰山被馮山云云還有教得仰山底麼打云

過

第八十九則雪峰覆船

雪峰問僧近離什麼處僧云覆船可情峰云生

死海未渡爲什麼覆船遺老漢持鉢雪寶代云久

雪峰待者老漢擬議抽袖便打好與三其僧當

時無語歸舉似覆船云何不道渠無生死打葛

僧再至雪峰舉此語傳其峰云此不是你語破

了也一僧云是覆船語麼道果峰云我有二十棒

寄與覆船二十棒老僧自喫不干關黎事細羅王

九諸鬼不怕從自己雪寶云能區能別能殺能活

若也辨得天下橫行市裏有一箇

師云藥山化主到甘贊行者云云灌溪到末山云

古人持擗作癡驗人雪寶云久雪峰云有雙關

意有擒雪峰底鉗鎚又有出覆船底活路雪峰作麼

生便知是覆船語我有二十棒云云二十棒自喫爲

人底宗匠不惜眉毛能區能別能殺能活

第九十則保福扶犁

舉保福問長慶盤山道光境俱亡復是何物面前

洞山云光境未亡復是何物面前據二老宿總未

得勦絕二老宿且置作麼生道得勦絕去見

由阿慶良久蒼天禪云情知汝向鬼窟裏作活計

道些子天下的僧若慶云你作麼生理長臨云兩

知便請升獨步

手扶犁水過膝當時也好雪寶云俱亡未亡總由

我保福因什麼道未得勦絕酌然能有幾箇在什

處諸人又作麼生道免得長慶在鬼窟裏用免作

柳絮隨風自西自東泥裏洗土塊尖上更加尖

師云盤山垂語云釋迦老子常光一尋諸人有多

少福云情知你向鬼窟裏作活計這些子不妨難會

兩手扶犁水過膝長慶當時也好向他道也是鬼窟

裏作活計若參得出親見保福雪寶拈云酌然能有

幾箇這裏有箇好處末後著箇理論柳絮隨風自西

自東你且道是為諸人拈且道是明長慶且道是明

保福且道是明盤山且道是明洞山若知得落處放

行也由你把定也由你

第九十一則大梅驢鼠

學大梅聞驢鼠鳥聲謂衆云即此物非他物自領

汝善護持吾當逝矣自帶紫羅可雪寶云這漢生

前莽鹵死後顛預些子即此物非他物是何物打

你相見該桶與還有分付處也無了有般漢不解截斷大

梅脚跟只管道貪程太速正在萬

師云大梅初參大寂問如何是佛大寂云即心是佛

師即大悟唐貞元中居於天台山餘姚南七十里梅

子真舊隱時鹽官會下一僧入山採拄杖迷路至庵

所問曰和尚在此山多少時也師曰只見四山青又

黃師忽一日上堂云來莫可抑去莫可追從容問復

聞驢鼠鳥聲師云即此物非他物汝善護持吾當逝

矣言訖示滅智覺禪師延壽讚曰師初得道即心即

佛最後示徒物非他物窮萬法源徹千聖骨真化不

移何方出沒驢鼠乃生死鳥也什麼處是莽鹵處是

何物雪寶與你提開

第九十二則趙州般若

學趙州問大慈般若以何為體道慈云般若以

何為體疑過也州呵呵大笑天下初僧至來日州

掃地次大慈却問般若以何為體了也州放下掃

帚呵呵大笑天下初僧雪寶云前來也笑後來也

笑笑中有刀活得人大慈還識麼莫管大慈直

饒識得未免喪身失命在什麼處

師云杭州大慈和尚嗣馬祖一日趙州問般若以何

爲體慈云般若以何爲體趙州笑大慈不是好心至  
來日大慈要拔本問趙州般若以何爲體州放下掃  
帚笑用摸旗奪鼓手脚用得清頭

第九十三則德山托鉢

舉德山一日飯遲自掌鉢至法堂前雪峰見云這  
老漢鍾未鳴鼓未響托鉢向什麼處去只知事逐  
眼前過不  
覺老從山便回且道是什峰學似殿頭是箇漢頭  
頭上來  
云大小德山不會末後句一箇太落草山問令侍  
者喚殿頭至方丈問你不肯老僧那也是這兩箇  
老賊始得  
殿頭密啓其意你且道當山至來日上堂與尋常  
不同王三許與  
李八商登殿頭到僧堂前撫掌笑云且喜老  
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何也是火裏  
人作伴雖然  
如是只得三年靈山授記  
未到如此明招代德山云咄咄沒  
處去沒處去只見無頭利  
不見盤頭方雪竇云曾聞說箇獨眼  
龍元來只具一隻眼池在什  
麼處殊不知德山是箇無  
齒大蟲若不是殿頭識破爭得明日與昨日不同  
雪竇取諸人要識末後句麼雪竇錯  
下名言只許老胡知  
不許老胡會頭出頭沒還我  
金剛王寶號來

師云張無盡頌鼓寂鐘停托鉢回殿頭一拶語如雷  
果然只得三年活莫是遭他授記來德山無語最毒  
畢竟上座來參問或若心境一如底人來時如何云  
云舉三聖多云不用展炊巾云云設有云云休去舉  
公案了殿頭云大小德山下云云當時若作雪峰向  
他道什麼免得殿頭此語且道是德山會不會殿頭  
密啓其意此語好參明招恁麼道要免殿頭話又却  
遭雪竇點檢雪竇道明招則具一隻眼也明在何故  
不合平地上起骨堆什麼處是只具一隻眼處什麼  
處是殿頭識破處有底只管去今日明日處作活計  
諸人要會末後句麼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也是  
靈龜曳尾

第九十四則雪峰古鏡

舉雪峰一日見獼猴乃云這獼猴各各佩一面古  
鏡這老漢平地上  
起骨堆作什麼三聖便問歷劫無名何以彰爲  
古鏡已落他羅  
網了也峰云殺生也是兩箇草裏漢聖云一千五  
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這較  
些子峰云老僧住持事  
繁又活雪竇云好與三十棒這棒放過也  
麼處

好元來免得將錯就錯也是將錯就錯了也

師云古鏡潤一丈云云人人有一面古鏡聖云靈劫無名何以彰為古鏡入理深談峰云瑕生也雪峰為人在什麼處看他三聖作家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他頂門具眼用本分作略大丈夫漢須至怎麼不入虎穴爭奈虎子雪竇拈出來要人共知云好與三十棒又云放過也好且道是什麼道理

第九十五則洞山衣鉢

舉僧問洞山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為什麼不得他衣鉢鉢師山云直饒道本來無一物也未合得他衣鉢自教且道什麼人合得他不曾作僧下九十六轉語皆不相契力盡末後云設使將來他亦不要且道他具洞山深肯好與三雪竇云他既不受是眼將來底必應是瞎的然還見祖師衣鉢麼用祖師女若於此入門便乃兩手分付用入門非但大庾嶺頭一箇提不起設使國人來且款款地將去只如見

師云五祖當時也是將錯就錯權且分付等他道本

來無一物好劈脊便打作麼生合得他衣鉢雪竇向頭上道他既不受是眼將來底必應是瞎設使將來他亦不要皆下語云云善取不如惡取今時人越道奇特語展轉不是云云雪竇云將來底必應是瞎山僧道真箇瞎意作麼生若向這裏得脫去相次得他衣鉢也

第九十六則投子三星

舉僧問投子依稀似半月髣髴若三星也是乾坤收不得師於何處明自屎不子云道什麼可憐僧云想師只有湛水之波且無滔天之浪相得他子云閑言語泊合雪竇云投子古佛不可道不知什麼道若點檢將來直是天地懸隔以為他不用纔問然和聲便打也是第

師云橫鋪三點懸天上之星辰假臥一鈎表海中之明月舉僧問龍牙如何是本來心牙云道者老僧二十年也無舉僧問大覺龍牙道老僧二十年也無意旨如何覺云罷拈三尺劍休弄一張弓仁宗皇帝問大覺有節非于竹三星翫月宮一人居日下弗與衆

人同詔賜云大哉大哉投子云閑言語這語勝如行  
棒雪寶云投子是古佛須知有行棒底正令爲什麼  
却道直是天地懸隔宗師眼目要處辨箇繩索事須  
得怎麼

第九十七則洛浦伏膺

舉洛浦久爲臨濟侍者到夾山問自遠趨風乞師

一接已入他烟山云目前無箇黎此間無老僧孤

洛浦便喝些子山云住住困家且莫草草忽忽雲

月是同溪山各異便着截斷天下人舌頭卽不無

爭教無舌人解語那裏得道浦無對可借山便

打打得不濟事雪寶云道漢可惡可痛鈍滯他臨濟有也

他既雲月是同我亦溪山各異爭奈賊說什

麼無舌人不解語坐具劈口便滅雪寶爲旁夾山

若是箇知方漢必然明窓下安排總若便教却舌

師云洛浦是趙州鑿城人初參臨濟濟問近離甚處

云鑿城濟云有事相借問得否云元安不會濟云打

破大唐國裏竟箇不會底人難得與化爲侍者乃云

和尚恁麼勸僧如將彈弓就地上海死雀兒有什麼

●什一作

●口一作

從容快  
行三得  
新石得  
無對石  
無對石

用處濟云你又作麼生化云何不道老僧罪過後浦  
爲侍者濟勸一座主有一人於三乘十二分教明得  
有一人於三乘十二分教明不得且道是問是別主  
云明得卽同明不得卽別浦云這裏是什麼所在說  
同說別濟休去座主去後濟回却問適來是你什麼  
祇對浦便喝濟便打云云傳口明初承嗣石樓住京  
口舉公案爭奈無舌人能解語與化聞云但知作佛  
愁什麼衆生有云臨濟爲他致見洛浦如此殊不知  
神方秘訣父子不傳自是洛浦承當處莽鹵雪寶忍  
俊不禁爲他臨濟雪屈

第九十八則香嚴仙陀

舉僧問香嚴如何是王索仙陀山僧不曾嚴云

過道邊來未解雪寶云鈍滯殺人也有僧又問趙

州王索仙陀婆時如何應州乃曲躬叉手也是兩

雪寶云索雞本馬從古判到如今

師云此語在敲磬轉處些子如何是王索仙陀婆且

道在賓家處在主家處若辨得出方具參學眼

第九十九則風穴雜微

舉僧問風穴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新穴云長  
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鮮隔曾有僧問雪  
竇雪竇對他道劈腹剜心又且如何着復云因風  
吹火別是一家少實傷魁怨龜必應有主人始得  
師云寶藏論語默涉離微路逢達道人將語默對  
意雖一般言有巧拙語默涉離微穴云長憶江南三  
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鮮且道是答他不答他若道是  
答他話有什麼交涉若道信口答他去又作麼生得  
應機去但於事上竟莫向句中求雪竇云劈腹剜心  
又且如何與趨倒茶爐話同復拈因風吹火別是一  
家風穴答話他隨後答一轉語傷魁怨龜必應有主  
臨濟下有四賓主句全主到來放行却答他有全主  
即放行

第百則古德沙水

舉古云眼裏著沙不得耳裏著水不得打淨忽  
若有箇漢信得及把得住不受人瞞雖然不是本  
色猶子放過  
一着只恐佛祖言教是什麼熱碗鳴聲却有箇便  
奇特處  
請高掛鉢盂折拄杖也是做得  
去始得管取一員無事

道人是則是猶又云眼裏著得須彌山耳裏著得  
大海水却是箇  
作家漢一般受人商量和光順物  
有什麼難佛祖言  
教如龍得水似虎靠山說得你千  
百萬箇却須挑起鉢盂  
橫擔拄杖走投  
無處亦是一員無事道人脚履下已與  
三十棒了也  
復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雪竇方始尋  
得屢裏路然  
後沒交涉自知教  
一半三員無事道人中要選一人為  
師一時迂向無生國  
英關黎也不要打  
師云說禪說道是什麼熱碗鳴聲若恁麼說話無事  
禪底却有出氣處畢竟是那箇不堪為師打疊前後  
教成一片方見雪竇拈古你若隨這三箇不唧囉漢  
賺殺一世人去却作麼生汝等諸人各各討一條活  
路始得

佛果擊節錄卷下終



正法眼藏六卷

宋·宗杲集并著语





重刻正法眼藏序

正法眼藏者難言也請以喻明譬如淨眼洞見森羅取之無窮用之無盡故名曰藏夫藏者合藏最廣邪正相雜涇渭難辯甚至邪能奪正正反爲邪故似泉眼不通泥沙立壅法眼不正邪見層出剔抉泥沙而泉眼涌剪除邪見而法眼正自非至人其何擇焉昔竺乾有九十六種背正趨邪二十八人摧邪持正逮家東土白馬西來正教始興於濁世名相尋陷於邪宗由是達磨大師掃除繁蕪直示本心嗣後五宗分派各別門風會其樞要卓乎純正詎意人根淺劣法久弊生或承虛接響以盲伽瞎棒妄號通宗或守拙抱愚以一味不言目爲本分或彷彿依稀自稱了悟或搖唇鼓舌以當平生如是有百二十家癡禪自賺賺人淪溺狂邪故我大慧老人慈悲願力運無畏心決擇五家提挈最正者凡百餘人夏以成帙目曰正法眼藏是書也如懸白澤裘精妖喪魄秉金剛劍魔外潛踪四七古錐宗眼二二老漢家珍不涉程途一覽具足知爲後學指南無加此矣時有繡水普善庵

沙門慧悅居士春門徐弘澤自慶奇遇嗟彼未聞冀報佛恩寡資重刻屬余爲序以貽同志而參學者即使遊法界無邊之門融古今利那之念猶是功勳邊事若能了悟則自心何知自眼何見非見非知是真得正法眼藏者矣

萬曆丙辰端陽日嗣曹洞正宗第二十七代古越顯聖寺住持沙門 圓澄 撰

題刻大慧禪師正法眼藏

大慧杲公以迅鷹俊鶻之資初被湛堂脫韃繼受圓悟礪爪然後搏摩雲空蹴躡海浪毛羣羽族靡不遭其裂腦碎肝者快哉無師自然之智真超然而獨雄者也若夫議論風旨形於楮墨博大詳盡橫所欲吐必使了然印人之心而回環轉折之妙又若藻土杼軸而出者抑何宗說之兼暢歟良由少侍圓悟令處擇木堂日與士大夫周旋稔其華辨不無資發之助耳杲所善士大夫無如無盡無垢兩居士無盡始以功名自喜事業未盡可人摧拉之後霜降水涸洗盡

本根當世味菑口之餘領醒酬沃心之益想見空闊  
明妙令得復秉權軸更展作畏未必無可觀也子韶  
金顛玉骨理瑩名節自樹剛大之氣浩然伸於華夷  
迨其晚也必以覺場爲息心之地與杲老契稱莫逆  
杲因以有衡陽之譴後會怡然曾不齒及此兩人者  
相與於無相與其所以然之故寧易測哉嘗試論之  
名納之與士大夫處雖無心襲其文采有如縞裏旃  
檀芳馥暗透代之偉人世智辨聰種種靡缺至於發  
真歸元末後一著子必須無面目漢痛下老拳杲之  
所著語錄書問宗門武庫與是編大都貫串宗乘出  
入孔老蓋礮斲其門徒者十七而爲士大夫發拳者  
十三吾輩有意踵兩居士躡者尤宜盡心焉不獨緇  
流當奉爲家珍而已

萬曆丙辰孟夏浴佛日竹嬾居士李日華識

答張子韶侍郎書

左右以自所得警脫處爲極則纔見涉理路入泥入  
水爲人底便欲掃除便滅蹤跡見宗杲所集正法眼

藏便云臨濟下有數箇菴主好機鋒何不收入如忠  
國師說義理禪教壞人家男女決定可刪左右見道  
如此諦當而不喜忠國師說老婆禪坐在淨淨潔潔  
處只愛擊石火閃電光一著子此外不容一星兒別  
道理真可惜耳故宗杲盡力主張若法性不寬波瀾  
不闊佛法知見不亡生死命根不斷則不敢如此四  
楞著地入泥入水爲人蓋衆生根器不同故從上諸  
祖各立門戶施設備衆生機隨機攝化故長沙岑大  
蟲有言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前須草深一丈情  
人看院始得既落在這行戶裏被人喚作宗師須備  
衆生機說法如擊石火閃電光一著子是這般根器  
方承當得根器不是處用之則掘苗矣宗杲豈不曉  
警脫一椎便七穿八穴是性燥所以集正法眼藏不  
分門類不問雲門臨濟曹洞瀉仰法眼宗但有正知  
正見可以令人悟入者皆收之見忠國師大珠二老  
宿禪備衆體故收以救此一類根器者左右書來云  
決定可刪觀公之意正法眼藏盡去除諸家門戶只  
收似公見解者方是若爾則公自集一書化大根器

者有何不可不必須教妙喜隨公意去之若謂忠國師說拖泥帶水老婆禪便絕後則如巖頭睦州烏白汾陽無業鎮州普化定上座雲峯悅法昌遇諸大老合兒孫滿地今亦寂然無主化者諸公豈是拖泥帶水說老婆禪乎然妙喜主張國師無垢破除初不相妨也

正法眼藏卷第一之上

徑山大慧禪師 宗杲 集并著語

繡水春門居士 徐弘澤 校閱

琅邪和尚問舉和尚近離甚處學曰兩浙船來陸來曰船來船在甚麼處曰步下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舉以坐具據一據曰杜撰長老如麻似粟便拂袖而出琅邪問侍者此是甚麼人曰舉上座琅邪遂親下且過堂問莫是舉上座麼莫怪適來相觸忤學便鳴復問長老何時到汾陽曰某時到舉曰我在浙江早聞你名元來見解只如此何得名播寰宇琅邪遂作禮曰慧覺罪過

妙喜曰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一大士濶劍相逢主賓互換直下發明臨濟心髓苟非徹證向上巴鼻具出常情正眼未免作得失論量或者道舉公前來一一據實祇對琅邪末後不合作佛法道理是杜撰處或者道舉被舉公道箇杜撰心中疑惑即時倒戈卸甲遂挽留學公咨決此事謂之坐參一犬吠虛千猛唾實蓋由主法者智眼不明濫觴宗教疑誤後人殊不知二大士激揚若日月麗天龍象蹴蹋決非跛驢盲者之事并蛙醜雞又焉知宇宙之寬曠邪予嘗室中學此話問學者你還肯琅邪此語否曰不肯何故不肯曰不合作佛法道理予復舉雲門問洞山近離甚處曰查渡夏在甚處曰湖南報慈幾時離彼曰八月二十五門云放你三頓棒你還肯雲門此語否曰肯肯者云何曰雲門無佛法道理予曰師家問處一般學者答處無異你為甚肯一不肯一學者佇思予連棒打出復召其僧且來且來其僧回首予曰你若作棒會帶累我也是箇瞎漢其僧便禮拜曰今日方

知瓊邪與舉公非常情可測予曰你看遮瞎漢亂  
統又打喝出予因罪屈衡陽杜門循省外無所用  
心間有禱子請益不得已與之酬酢禪者沖密慧  
然隨手抄錄日月浸久成一巨軸沖密等持來乞  
名其題欲昭示後來使佛祖正法眼藏不滅予因  
目之曰正法眼藏卽以瓊邪爲篇首故無尊宿前  
後次序宗派殊異之分但取徹證向上巴鼻堪與  
人解黏去縛具正眼而已

殿頭和尚示衆云夫大統綱宗中事須識句若不識  
句難作箇話會甚麼是句百不思時喚作正句亦云  
居頂亦云得住亦云歷歷亦云惺惺亦云的亦云  
佛未生時亦云得地亦云與麼時將與麼時等破一  
切是非纔與麼便不與麼便轉轉地若也看不過  
纔被人刺著眼吃瞪地恰似殺不死底羊相似不見  
古人道沈昏不好須轉得始得觸著便轉纔與麼便  
不與麼是句亦刻非句亦刻自然轉轉自然目前  
露保保地飽胸胸地不解却不解較不見道却物爲  
上逐物爲下瞥起微情早落地上若是較猪狗眼赫

赤若有人問如何是禪向伊道合取屎孔著却有些  
子氣息便知深淺硬斜地汝識取遮箇狸奴面孔  
與麼時不要故揉伊不要稱量伊於中有一般漢撞  
著物不解轉刺著扇漉漉地遮般底椎殺萬箇亦無  
罪過若是本色底撥著便上較人火急却似刺蟬子  
相似未觸著時自弄毛羽可憐生纔有人撥著便噴  
斗哂地有甚麼近處若也未得與麼蕩蕩地喚作依  
句修行有則便須等破與麼時一物不存信知從來  
學得一切言句隘在胃中有甚麼用處不見道辟觀  
辟句外不放入內不放出截斷兩頭自然光煇煇地  
不與一物作對便是無諍三昧兄弟若欲得易會但  
向根本明取欲出不出便須轉一口較斷後不用尋  
伊去住底遠近但放却自然露保保地不用思搭著  
昏昏地纔有所重便成窠臼古人喚作貼體衣病最  
難治是我向前行腳時參著一兩處尊宿只教日夜  
管帶坐得骨聲生瓶口裏水漉漉地初向然燈佛肚  
裏黑漆漆地道我坐禪守取與麼時猶有欲在不見  
道無依無欲便是能仁古人道置毒藥安乳中乃至

醍醐亦能殺人遮箇不是汝習學得底遮箇不是汝  
去住底不是汝色裏底莫錯認門頭戶口賺汝膺月  
三十日赤闕闕地無益當莫造作捏怪但知著衣喫  
飯屙屎送尿隨分遣時莫亂統詐禪道者有一片衣  
不敢將出曬恐人見怕失道者名圖人讚歎作恁麼  
不中心行兄弟亦不要信佗繩床上老椿搗扇漉漉  
地將爲好誑說人別造地獄著汝在信知古風大好  
不見道有卽是無無卽是有與麼送出來時便知深  
淺遮箇是古格於中有一般漢信彩吐出來有甚麼  
碑記但知喚作禪道但知喚作一句子軟嫩嫩地真  
是無孔鐵鎚聚得一萬箇有甚麼用處若是有筋骨  
底不用多諸處行脚也須帶眼始得莫被人謾不見  
道依法生解猶落魔界夫唱教須一一從自己習禪  
間吐得出來與人爲榜樣今時還有與麼漢麼第一  
切須識取左右句遮箇是出頭處識取去底識取住  
底遮箇是兩頭句亦是左右句亦喚作是非句纔生  
便較自然無事兄弟見與麼說還會麼莫終日闕闕  
地亦無了期欲得易會但知於聲色前不被萬境惑

亂自然露傑傑地自然無事送向聲色前蕩蕩地恰  
似一團火焰相似觸著便燒更有甚麼事不見道非  
是塵不侵自是我無心時熱珍重

真淨和尚示衆云佛法兩字直是難得人有底不信  
自己佛事唯憑少許古人影響相似般若所知境界  
定相法門動卽背覺合塵黏將去脫不得或學者來  
如印印泥遞相印授不唯自誤亦乃誤佗洞山門下  
無佛法與人只有一口劔凡是來者一一斬斷使伊  
性命不存見聞俱泯却向父母未生前與伊相見見  
伊擬近前便與斬斷然則剛刀雖利不斬無罪之人  
莫有無罪底麼也好與三十拄杖

佛眼和尚示衆云千說萬說不若親面一見縱不說  
亦自分明王子寶刀喻衆盲摸象喻禪學中隔江招  
手事望州亭相見事迴絕無人處深山巖崖處事此  
皆親面而見之不在說也

雲門和尚拈起拂子云遮裏得箇入處去捏怪也日  
本國事說禪三十三天有箇人出來喚云吽吽特舍  
兒擔枷過狀

妙喜曰遮老漢克由耐耐冒姓佃官田更不納苗稅

拭眼歸宗和尚示衆云從上古德不是無知解佗高尙之士不同常流今時不能自成立虛度時光諸子莫錯用心無人替汝亦無汝用心處莫就佗覓從前只是依佗解發言皆滯光不透脫只爲目前有物僧問如何是玄旨曰無人能會僧云向者如何曰有向卽乖僧云不向者如何曰誰求玄旨又曰去無汝用心處僧云豈無方便門令學人得入曰觀音妙智力能救世問苦僧云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敲鼎蓋三下曰子還聞否僧云聞曰我何不聞僧無語宗以棒趁下

羅山和尚初入院時上堂纔攬衣欲坐卽云珍重便下座良久却回云未識底近前來時有僧纔出禮拜山云也大善僧禮拜起云某甲咨和尚山便喝出僧問如何是奇特一句山云道甚麼良久云若是上士脚纔跨門便委得若見觀面相呈猶是鈍漢口喃喃地不消一鏗會麼不是禪不是道不是佛不是法是

甚麼靈鋒寶劍常露現前亦能殺人亦能活人若能操持一任操持若也出場定當須是箇漢始得機機相副佛法無根互爲賓主雖然如此切忌承當何故你若野干嗎我卽師子吼我若野干嗎你亦師子吼你若師子吼我亦師子吼臨時布取意句有主宰所以道意中句句中意意中不停句中不停意意句不同倫合作麼生會意能剗句句能剗意意句交馳是爲可畏意句不明事理不通只是箇無孔鐵鎚古人喚作流俗阿師似遮般底如稻麻竹葦有甚麼用處此箇門中須是箇漢眼卓朔地點著便轉轉地豈是你清濁可羨凡聖能詮有恁麼漢上士相逢如擊石火如燄龜紋迅速如風捷辯如電快著精彩一人半人事概言句動逾萬億低頭學禪卒不可得所以道恁麼則易不恁麼則難亦云恁麼則難不恁麼則易諸人作麼生大須細意兄弟夫行脚也須帶眼莫被遮般底罩却教你直須冥然去須得綿綿去苦哉被遮般底無事枷著有甚麼出期遮箇如水葫蘆子有人按得麼常露現前滔滔地自由自在未曾

有一法解蓋得伊未曾有一法解等得伊撥著便露  
觸著便轉轉地蓋聲蓋色展卽周流無滯常露日  
前豈是兀兀底出則無無不是入則箇箇歸源聲前  
迴迴地豈豈有無所以道聲前一句非聖不傳未曾  
親近如隔大千聲前一思大家具知遮箇作麼生會  
尋常道聲前有路從汝洞明句後不來猶虧一半纖  
毫不透如隔鐵圍奇特相逢將何詰對大凡唱教須  
會目前生死意句殺活方可褒揚殺人刀活人劍上  
古之機鋒亦是今時之樞要摧魔破執不得不無直  
露真詮須知已有的能破的大用無虧圓通現前魔  
難措手若也未得如此一切四威儀中合作麼生明  
顯還見伊面孔麼遮裏尋常道面門一思常時無間  
諸人還得恁麼也無若實未明且須自立露保保地  
不與萬法爲隣一切法蓋伊不得所以古人道目前  
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第一須  
得本智現前本地風光常露保保地自由自在出入  
無滯方可遠時乃至龍神墜花無路外道潛覷不見  
有蹤不是浪形賣去兄弟透頂透底始得莫只遮遮

那邊遠得些子言句到處插語指東畫西學古學今  
遮般底推殺一箇箇有甚麼罪過明朝後日錮錮人  
家男女打汝鬼骨臂有日在知麼宗門深奧酌度胃  
襟鱸餐易飽細嚼難饑根本老殊良由自錯虛勞一  
報空腹高心過是阿誰食人言語揀擇是非只占已  
長終無是處無事珍重

琅邪覺和尚上堂有僧出來畫一圓相琅邪拈拄杖  
僧擬議琅邪便打云道僧云不道爲甚麼不道僧云  
三世諸佛不出於此琅邪又打尋時趨出乃云教中  
道以手指比丘犯波逸提罪山僧今日入地獄如箭  
射

雪峯山畔有一僧卓菴多年不剃頭自作一柄木杓  
去溪邊舀水喫時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菴主  
云溪深杓柄長僧歸舉似雪峯峯云也甚奇怪雖然  
如是須是老僧勸過始得峯一日同侍者將剃刀去  
訪佗纔相見便問道得卽不剃汝頭菴主便將水洗  
頭峯便與剃却

雲居簡和尚僧問路逢猛虎時如何曰千人萬人



逢偏汝便逢間孤峯獨宿時如何日閉著七間僧堂  
不宿阿誰教汝孤峯獨宿

晦堂和尚示衆云知幻卽離不作方便離幻卽覺亦  
無漸次釋迦老子千門萬戶一時擊開靈利漢纔聞  
舉著撩起便行更若踟躕君往西秦我之東魯

僧問趙州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云喫粥了也  
未云喫粥了也州云洗鉢盂去其僧因此大悟雲門  
云且道有指示無指示若言有趙州向伊道箇甚麼  
若言無遮僧爲甚悟去雲峯悅和尚云雲門不識好  
惡恁麼說話大似爲蛇畫足雲峯則不然遮僧恁麼  
悟去入地獄如箭射

妙喜曰雲門老漢大似阿修羅王搖動三有大城  
諸煩惱海隨後喝云寐語作甚麼復云雲峯雖善  
背手抽金鏃翻身控角弓爭奈蹉過雲門何

黃龍南和尚示衆舉大珠和尚云身口意清淨是名  
佛出世身口不清淨是名佛滅度也好箇消息古人  
一期方便與你諸人開箇入路既得箇入路又須得  
箇出路登山須到頂入海須到底登山不到頂不知

宇宙之寬廣入海不到底不知滄溟之淺深既知寬  
廣又知淺深一蹋蹋翻四大海一擱擱倒須彌山撒  
手到家人不識雀噪鷓鴣栢樹間

僧問保福雪峰平生有何言句得似羶羊挂角時福  
曰不可我作雪峰弟子不得

眞淨和尚示衆舉三聖問雪峰透網金鱗以何爲食  
峰云待汝出得網來卽向汝道三聖云一千五百人  
善知識話頭也不識俊哉俊哉快活快活恰似一隻  
鷄子莫驚著報寧卽不然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待你  
出得網來卽向你道待你道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  
頭也不識但拽拄杖打出三門外復云也好快活恰  
似一隻虎莫動著諸禪德且道報寧快活何似三聖  
快活莫有快活底漢麼出來定當看良久喝一喝云  
把手搜不住

龐居士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

烏白和尚見玄紹二上座來便問二禪伯近離甚麼  
處僧云江西白便打僧云久嚮和尚有此機要白云  
你既不會第二箇近前來僧擬議白又打云同坑無

異士參堂去

趙州和尚一日在東司上見文遠過遂喚云文遠遠  
麻喏州云東司上不可與你說佛法

慈明和尚示衆云無明實性卽佛性幻化空身卽法  
身諸仁者若也信得去不妨省力可謂善財入彌勒  
樓閣無邊法門悉皆周遍得大無礙悟法無生是謂  
無生法忍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  
終不離於當念且問諸人阿那箇是當念只如諸人  
無明之性卽是汝本覺妙明之性蓋爲不了生死根  
源執妄爲實隨妄所轉致墮輪回受種種苦若能回  
光返照自悟本來真性不生不滅故曰無明實性卽  
佛性幻化空身卽法身只如四大五蘊不淨之身都  
無實義如夢如幻如影如響從無量劫來流浪生死  
貪愛所使無暫休息出此入彼積骨如毗富羅山飲  
乳如四大海水何故爲無智慧不能了知五蘊本空  
都無所實逐妄受生貪欲所拘不得自在故所以世  
尊云諸苦所因貪欲爲本若滅貪欲無所依止汝等  
若能了知幻身虛假本來空寂諸見不生無我人衆

生壽者諸法皆如故曰幻化空身卽法身法身覺了  
無一物唯聽法說法虛玄大道無著眞宗故曰本源  
自性天真佛又曰五陰浮雲空去來三毒水泡虛出  
沒若如是者是爲度一切苦厄乃至無量無邊煩惱  
知解悉皆清淨是爲清淨法身若到遮箇田地便能  
出此入彼捨身受身地獄天堂此界他方縱橫自在  
任意浮沉應物舒光隨機逗教喚作千百億化身與  
麼說話可謂無夢說夢和泥合水撒屎撒尿不識好  
惡乃呵呵大笑云若向衲僧門下十萬八千未夢見  
他汗臭氣在雖然如是事不得一向但以假名字引  
導於衆生喝一喝

保寧勇和尚示衆學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  
鎮相隨語默同居止分毫不相離如身影相似欲識  
佛去處只遮語聲是大衆傳大士此之一頌古今不  
墜一切人知向此譬地者亦多錯會者不少玄沙和  
尚云大小傳大士只認得箇昭昭靈靈洞山聰和尚  
云你且道衲僧家日裏還曾睡也無此二尊宿兩轉  
語誰言世上無仙客須信箇中別有天保寧亦有一

頌要眠時卽眠要起時卽起水洗面皮光嗽茶濕却  
背大海紅塵生平地波濤起呵呵呵呵囉哩哩囉  
哩僧問如何是保寧境云主山頭倒卓如何是境中  
人云鼻孔無半邊如何是保寧家風云硬餅餅爛餅  
託忽遇客來將何祇待云羅冷易飽細嚼難饑

嚴陽尊者問趙州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云放下著  
嚴云既是一物不將來又放下箇甚麼州云放不下  
便擔取去黃龍南和尚頌云一物不將來兩肩擔不  
起言下忽知非心中無限喜喜忘懷蛇虎爲知  
已光陰幾百年清風猶未已

法華學和尚示衆云釋迦不出世達磨不西來佛法  
遍天下談玄口不開

妙喜曰作賊人心虛

定慧信和尚問僧忠國師無情說法南方尊宿如何  
商量僧云諸方皆云六根互用信云教中道無眼耳  
鼻舌身意將甚麼互用僧擬議信劈脊便打生法師  
云敲空作響擊木無聲雲門以拄杖空中敲云阿耶  
耶又敲板頭云作聲麼僧云作聲雲門云遮俗漢又

敲板頭云喚甚麼作聲

玄沙和尚問僧甚處來僧云瑞巖來沙云瑞巖有甚  
麼言句云和尚尋常喚主人翁自應云諸惺惺者佗  
後莫受人謾沙云一等弄精魂猶較些子

黃龍新和尚示衆云清珠下於濁水濁水不得不清  
念佛投於亂心亂心不得不念佛既不亂濁水自清  
濁水既清功歸何所良久云幾度黑風翻大海未曾  
聞道釣舟傾

薦福古和尚示衆學百丈恒和尚有時上堂衆纒集  
云喫茶便下座有時上堂衆纒集云珍重便下座有  
時上堂衆纒集云歇便下座往往多用此時節因緣  
衆人問測津涯後來又自作一頌頌此三轉因緣云  
百丈有三訣喫茶珍重歇直下便承當敢保君未徹  
大衆只如恒和尚作此一頌且道見處如何還知得  
失否要會麼據佗三度上堂時節恰似箇好人後來  
作此一頌恰如面上雕兩行字若是通人達士舉起  
便知後學初機難爲揀辨老僧與汝從頭注出百丈  
有三訣賊身已露喫茶珍重歇賊物出來直下便承

當政保君未做大似抱賊判事然雖如此諸仁者若  
具擇法眼方能證明如或邪正不分可謂顛預佛性  
更須博問賢良可惜虛生浪死

歸宗寶和尚讚初祖達磨并序

師真徒邈三界無著擬欲安排知君大錯虛勞指點  
何處捫摸要識師真乾坤廓落

師相兮世所希師眉兮陣雲垂師眼兮電光輝師鼻  
兮聳須彌師口門無齒兮過在誰擬涉流沙兮何不  
自知非彼此丈夫兮傳法與阿誰更住少林兮憐憫  
却西歸遇衲僧兮好與一頓椎雖然如是兮不會莫  
針雖現邪覺和尚觀此讚乃述頌云師眼兮深師鼻  
兮大師耳兮穿師舌兮快師身兮墨師心兮戴手攜  
隻履返流沙熊耳石塔今猶在只將此頌驗盡天下  
衲僧

妙喜曰戴此一字不得動著動著則禍生

真淨和尚示衆舉三聖云我逢人即出出則不爲人  
興化云我逢人即不出出則便爲人看遮兩箇老古  
錐竊得臨濟些子活計各自分疆列界氣衝宇宙使

明眼衲僧只得好笑諸禪師且道笑作甚麼還知落  
處麼若知一任七顛八倒若不知且向三聖興化葛  
藤裏較嚼

趙州和尚到雲居居云老老大大何不覓箇住處去  
州云作麼生是某住處居云山前有箇古寺基州云  
和尚自住取次到茱萸亦云老老大大何不覓箇  
住處去州云甚麼處是某住處萸云老老大大住處  
也不知州云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子撲

洞山云須知有佛向上事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事山  
云非佛雲門云名不得狀不得所以言非

僧問慈明和尚如何是佛云水出高源又問行脚不  
逢人時如何云釣絲絞水

保寧勇和尚示衆云有手脚無背面明眼人看不見  
天左旋地右轉拍膝云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僧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云鑊湯無冷處

大滙真如和尚舉雪峯嘗謂立沙曰有箇南際長老  
問無有答不得者際一日到雪峰峰令訪立沙沙問  
曰古人道此事唯我能知長老作麼生際曰須知有

不求知者沙日山頭老漢喫許多辛苦作麼立沙恁麼道大瀉恁麼舉不得動著何故如墜塗毒鼓遠近聞皆喪

瀉山問仰山甚麼來仰山云田中來瀉云田中有多人仰插鋤叉手而立瀉云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茅仰拽鋤而去雪竇云諸方咸謂插鋤話奇特大似隨邪逐惡據雪竇見處仰山被瀉山一問直得草繩自縛去死十分

妙喜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黃龍南和尚示衆學僧問乾峰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峰以拄杖畫云在遮裏僧請益雲門門拈起扇子云扇子踣跳上三十三天策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會麼會麼乾峰一期指路曲爲初機雲門乃通其變故使後人不倦汝等諸人須窮二老之意莫逐二老之言得意則返正道以歸家尋言則蕩邪途而轉遠

大愚一日辭歸宗宗問甚處去愚云諸方學五味禪

去宗云諸方有五味禪我遮裏只有一味禪愚便問如何是和尙一味禪宗蓋口使打愚忽然大悟云噯我會也宗云道道愚擬開口宗又打趁出灌溪初參臨濟纔入門濟齋胸擒住灌溪便云領領濟便托開

眞淨和尚示衆云佛法不順人情諸方長老大開口盡道我會禪會道且道伊會也未無端向屎坑裏坐設神說鬼似遮般底打殺千萬箇與狗子喫有甚麼過又有一般禪和子大開著眼被伊狐魅殊不知齋頭著屎澆亦不厭惡大衆彼此丈夫爭受恁麼自己合作麼生

僧問睦州和尚如何是展演之言州云量才補職又問如何是不展演之言州云伏惟尙饗

雪峰和尚到投子投子指菴前一片石謂峰云三世諸佛總在裏許峰云須知有不在裏許者投子云不快漆桶投子與峯遊龍眠路有兩條峯問那箇是龍眠路投子以杖指之峯云東去西去投子云不快漆桶峯問一椎便就時如何投子云不是性燥漢云不

假一椎時如何投子云不快漆桶又問此間還有人  
參也無投子將鐵頭拋向前峯云恁麼則當處掘  
去也投子云不快漆桶

琅邪覺和尚示衆云主賓互換坐斷乾坤料揀雙施  
誰人舉目釋迦聖主示滅雙林達磨大師眞歸熊耳  
琅邪門下還有具眼衲子眞正道流麼若無應病與  
藥診候臨時僧問德山棒臨濟喝去此二途請師別  
道琅邪云千鈞之弩不爲鼯鼠而發機僧便喝琅邪  
云作家僧擬議琅邪便打

大寧寬和尚示衆云佛法無事人自迷源祖佛出來  
大家整頓故有教流沙界道播四方盡皆捨短從長  
窮究本性本性若達一切皆通信手拈來千般受用  
且道恁麼說話還合得祖宗門下事麼良久云啼得  
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江州刺史李渤問歸宗教中所言須彌納芥子渤卽  
不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談否宗曰人傳使君讀萬  
卷書籍還是否李曰然宗曰摩頂至踵如椰子大萬  
卷書向何處著李俛首而已李異日又問云大藏教

明得箇甚麼邊事宗舉拳示之云還會麼李云不會  
宗云遮箇措大空讀萬卷書拳頭也不識

僧問清平和尙如何是大乘曰井索如何是小乘曰  
錢索如何是有漏曰箆籬如何是無漏曰木杓法雲  
圓通和尙曰大乘小乘井索錢索有漏無漏箆籬木  
杓

法昌遇和尚垂語云我要一箇不會禪底做國師  
妙喜曰且道是醍醐句是毒藥句

眞淨和尚示衆云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脚  
頭脚尾橫三豎四北俱盧州火發燒著帝釋眉毛東  
海龍王忍痛不禁轟一箇霹靂直得傾湫倒嶽雲暗  
長空十字街頭麼鬚子醉中驚覺起來拊掌呵呵大  
笑云筠雲城中近來少賊乃拈拄杖云賊賊

玄沙因誤服藥徧身紅爛僧問如何是堅固法身沙  
云膿滴滴地懷和尙頌云滴滴通身是爛膿釣魚船  
上頭家風時人只看絲綸上不見蘆花對蓼紅端和  
尙云曾有人問法華如何是清淨法身只答他道屎  
臭熏天又云蓮花葉上化生兒且道與古人是同是

別法華亦有頌云屎臭天亦偶然法華爭敢爲君  
宣鼻中若有通天竅一任橫行不著穿

疎山示衆云老僧咸通年已前會得法身邊事咸通  
年已後會得法身向上事雲門問承聞和尚咸通年  
已前會得法身邊事咸通年已後會得法身向上事  
是否山云是門云如何是法身邊事山云枯椿門云  
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山云非枯椿門云還許學人說  
道理也無山云許你說門云枯椿豈不是明法身邊  
事非枯椿豈不是明法身向上事山云是門云法身  
還該一切否山云作麼生不該門指淨瓶云法身邊  
該遮箇麼山云閻梨莫向淨瓶邊會門便禮拜

妙喜曰雲門禮拜不是好心

五祖演和尚示衆云祖師道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  
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達磨大師信脚來信口  
道後代兒孫多成計較要會開花結果處麼鄭州梨  
背州棗萬物無過出處好又僧問如何是佛云肥從  
口入問祖意教意是同一是別云人貧智短馬瘦毛長  
慈明和尚牧童謔牧牛童實快活跳足披蓑雙角撮

橫眠牛上向天歌人問如何牛未渴回面觀平田瀾  
四方放去休攔遏八面無拘任意遊要收只在索頭  
撥小牛兒順摩捋角力未充難提撥且從放在小平  
坡慮上高峯四蹄脫日已高休喫草捏定鼻頭無少  
老一時牽向圈中眠和泥看伊東西倒笑呵呵好不  
好又將橫笛順風吹震動五湖山海島倒騎牛脫布  
襖知音休向途中諺若問牧童何處居鞭指東西無  
一寶

歸宗和尚割草次有講僧來參忽有一蛇過宗以鋤  
斷之僧云久響歸宗元來是箇羅行沙門宗按鋤顧  
視僧曰你羅我羅後來雪峰問德山古人斬蛇意旨  
如何德山便打雪峰便走德山召云布衲雪峰回首  
德山云佗後悟去方知老漢徹底老婆心

琅邪覺和尚示衆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  
恰好喫棒你且道過在甚麼處良久云不是僧繇手  
徒說會丹青

黃龍南和尚示衆云江南之地春寒秋熱近日以來  
滴水滴凍僧問滴水滴凍時如何曰未是衲僧分上

事僧云如何是禪僧分上事曰滴水滴凍

南泉魯祖杉山歸宗四人離馬祖處各謀住菴於中路相別次南泉插下拄杖云道得也被遮箇礙道不得也被遮箇礙宗拽拄杖打泉一下云也只是遮箇王老師說甚麼礙與不礙魯云只此一句語大播天下

洞山聰和尚嘗自負柴上山路逢一僧問山上有柴何故將上去聰便放柴於地云會麼僧云不會聰云我要燒

僧問嚴陽尊者如何是佛曰土塊如何是法曰地動也如何是僧曰喫粥喫飯如何是新興水曰前面江裏

百丈恒和尚侍立法眼次因請益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敘語未終法眼曰住住汝擬向世尊良久處會去恒於此大悟

楊岐和尚爲慈明忌日設齋衆集至眞前以兩手握拳安頭上以坐具畫一畫打一圓相便燒香退身三步作女人拜首座云休捏恠曰首座作麼生座云和

尙体捏恠曰鬼子喫牛糞第二座近前打一圓相便燒香亦退身三步作女人拜楊岐近前作聽勢第二座擬議楊岐打一掌曰遮漆桶也亂做

妙喜曰楊岐老漢大似溺却一船麻却來屎斗裏掃

臨濟辭黃檗問甚麼處去濟云不是河南便是河北檗便打濟約住棒遂與一掌檗呵呵大笑喚侍者將先師禪板拂子來濟召侍者將火來檗云汝但將去已後坐却天下人舌頭去在

香巖初開堂瀉山令人送拄杖并書到香巖接了云蒼天蒼天僧便問和尚爲甚如此曰只爲冬行春令黃龍南和尚示衆云青蘿黃絲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淡泞出沒太虛之中萬法本閑唯人自關關箇甚麼咄下座

天衣懷和尚示衆云青蘿黃絲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淡泞出沒太虛之中何似南山起雲北山下雨若也會得甜瓜徹蒂甜若也不會苦瓠連根苦

慈明和尚示衆以拄杖擊繩牀一下云大衆還會麼



不見道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諸方遠道者咸言  
上上機香嚴怎麼悟去分明悟得如來禪祖師禪未  
夢見在且道祖師禪有甚長處若向言中取則誤賺  
後人直饒棒下承當辜負先聖萬法本閑唯人自闕  
所以山僧居福嚴只見福嚴境界宴起早眠有時雲  
生碧嶂月落寒潭音聲鳥飛鳴般若臺前婆羅花香  
散祝融峰畔把瘦筇坐盤陀石與五湖衲子時話玄  
微灰頭土面住興化只見興化家風迎來送去門連  
城市車馬駢闐漁唱瀟湘猿啼岳麓絲竹譟謠時時  
入耳復與四海高人日談禪道歲月都忘且道居深  
山住城郭還有優劣也無試道看良久云是處是慈  
氏無門無善財

薦福古和尚示衆云三世諸佛仰望不及天下祖師  
結舌有分知有者善自保任未知有者不休何待又  
示衆云劍去久矣徒勞刻舟珍重

保寧勇和尚云一是一二是三三是三四是四數目  
甚分明上下依資次依資次有何事以拄杖畫一畫  
云大衆一時亂却六十甲子了也

玄沙和尚云深山懸崖千年萬年人跡不到處還有  
佛法也無若道有喚甚麼作佛法若道無佛法却有  
不到處又示衆云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忽遇三  
種病人來作麼生接患盲者拈椎豎拂佗又不見患  
聾者語言三昧佗又不聞患瘧者教伊說又說不得  
且作麼生接若接此人不得佛法無靈驗有僧請益  
雲門門云汝禮拜著僧禮拜起門以拄杖便捏僧退  
後門云你不是患盲復喚僧近前僧近前門云你不  
是患聾乃豎起拄杖云還會麼僧云不會門云你不  
是患瘧其僧於此有省汾陽昭和尚頌云權生聾聵  
瘧癩癩要顯吾宗驗作家金剛截鐵如泥碎透金纒  
動失玄沙佛眼和尚頌云玄沙三種病人有理不在  
高聲引得香嚴老子却來樹上懸身  
大寧寬和尚示衆云少林妙訣古佛家風應用隨機  
券舒自在如拳作掌開合有時似水成漚起滅無定  
動靜俱顯語默全彰萬用自然不勞心力到遮裏喚  
作順水放船是人去得且道逆風舉棹誰是知音良  
久云弄潮須是弄潮人

僧問大隋和尚如何是大隋一面事曰東西南北

妙喜曰且道答遮僧話不答遮僧話

忠國師問紫璘供奉甚處來云城南來國師云城南  
草作何色云作黃色國師乃問童子城南草作何色  
童子云作黃色國師云只遮童子亦可儼前賜紫對  
御談玄

勸潭英和尚開堂曰僧禮拜起便垂下笋袋角云脫  
衣卸甲時如何曰喜得狼烟息弓梢壁上懸僧却攬  
上袈裟云重整戈甲時如何曰不到烏江畔知君未  
肯休僧便喝英曰驚殺我僧拍一拍英曰也是死中  
得活僧禮拜英曰將謂是收燕破趙之才元來只是  
販私鹽賊僧問如何是佛曰眉分八字眼似流星僧  
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一棒一條痕僧云大眾證  
明學人禮謝英呵呵大笑僧拜起以左手畫一圓相  
英以拂子穿向右邊僧以右手畫一圓相英以拂子  
穿向左邊僧以兩手畫圓相托呈英以拂子畫一畫  
云三十年來未曾逢滄仰子孫今日却遇著箇蹋土  
繫漢遊更有問話者麼良久無人遂云問也無窮答

也無盡問答去來於道轉遠何故況爲此事直饒棒  
頭薦得不是丈夫喝下承當未爲達士那堪更向言  
中取則句裏馳求語路尖新機鋒捷疾如斯見解盡  
是埋沒宗旨玷汚先賢於吾祖道何曾夢見只如我  
佛如來臨般涅槃乃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  
囑摩訶大迦葉迦葉遂付阿難洎商那和修穗多大  
士諸祖相繼至於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  
立文字語言豈不是先聖方便之道自是當人不信  
却自迷頭認影奔逐狂途致使伶俜流浪生死禪德  
若能一念回光返照向自己脚跟下礮剝究竟將來  
可謂洞門豁開樓閣重重十方普現海會齊彰便乃  
凡聖賢愚山河大地以海印三昧一印印定更無纖  
毫透漏山僧如是舉唱若是衆中有本色衲僧聞之  
實謂掩耳而歸笑破他口大眾且道本色衲僧門下  
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天際雪埋千尺石洞門冰折  
幾株松

禾山示衆云習學謂之聞絕學謂之隣過此二者是  
謂真過僧問如何是真過曰解打鼓如何是真諦曰

解打鼓卽心卽佛卽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曰解打鼓向上人來如何接曰解打鼓

龐居士問馬大師不與萬法爲侶是甚麼人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僧問如何是佛曰卽心是佛

大滄真如和尚示衆云阿喇喇是甚麼翻思破竈墮杖子纔擊著方知辜負我以拄杖擊香卓一下云墮墮僧問趙州庭栢意旨如何曰夜來風色緊孤客已先寒僧云先師無此語又作麼生曰行人始知苦僧云十載走紅塵今朝獨露身曰雪上加霜

天衣懷和尚示衆云玄黃不眞黑白何咎六祖大師道葉落歸根來時無口若會此箇說話直入維摩丈室住金色光中見十方世界四聖六凡如觀掌中菴摩勒果又見一類衆生寢生死長夜惛惛睡眠不覺不知作金雞報曉一聲令伊省寤豈不快哉若能如是方可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卽名爲報佛恩雖然如是古人道笑我者多哂我者少  
法華舉和尚示衆云夫參學須具擇法眼不得顛頂

若得正眼精明一切無滯不見古人道一句語中須具三玄一玄中須具三要古人恁麼道意在於何驚王擇乳素非鴨類僧問萬里無片雲卽不問一條霜刃事如何曰誰敢動著僧禮拜學曰小慈妨大慈便打問智識不到處時如何曰三門不曾開僧云誰是知音者曰口似鼻孔

龍濟和尚示衆云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卽是凡夫凡夫若知卽是聖人此語具一理二義若人辨得不妨於佛法中有箇入處若辨不得莫道不疑

妙喜曰點石化爲金玉易勸人除却是非難龍濟又云是柱不見柱非柱不見柱是非已去了是非裏薦取

妙喜咄云又是從頭起  
靈源和尚示衆云三世諸佛不知有恩無重報狸奴白牯却知有功有浪施明大用曉全機蹤跡處不思議歸去好無人知衝開碧落松千尺截斷紅塵水一溪

洞山初和尚示衆云楚山北面漢水南江擊法鼓而  
會禪徒舉宗風而明祖意若以揚眉瞬目豎拳豎指  
警欬咳嗽是厨中拭鉢帛道甚麼會也無也是衲僧  
破草鞋遮踏漢遮漆桶弄精魂鬼總恁麼總不恁  
麼是東司頭則籌子以此稱提從上來事盡是邪魔  
所作謗大乘滅胡種與你天地懸殊且道衲僧據甚  
麼道理出來對衆道看折脚鎗子各出一隻手貴得  
宗乘不斷亦表叢林有人有麼若無洞山不惜眉毛  
打葛藤去也葛藤之事只在目前萬象森羅乾坤大  
地百千諸佛日月星辰地獄三塗起心動念每日經  
歷皆是諸德自己何不向遮裏體當尋覓看驀然覷  
得個儻分明不虛行脚也自得箇安樂田地洞山此  
語且作死馬醫若據明眼衲僧將草鞋塞口壓邊恠  
得它也無恠卽不恠你道恁箇甚麼捉得將來脚跟  
下推尋毫末參差椎折你腰莫慮心好僧問亦水求  
珠猶是人間之寶和雲唱出固非格外之談未審今  
日將何示人曰夜聞祭鬼鼓朝聽上灘歌問言超象  
表青霄外出語幽玄事若何曰岸上行人聲有韻船

中漁父和不齊云幽玄事若何曰鈎長線短問師  
引出潭中意直透青霄事若何曰甲巳之年丙作首  
曰今日事若何曰大好雪問如何是佛曰麻三斤問  
如何是古佛心曰巢知風穴知雨問牛頭未見四祖  
時如何曰柳栗木拄杖云見後如何曰寶入布衫問  
佛法兩字卽不問如何是從上來事曰眼裏瞳人吹  
木笛

大隋和尚示衆云夫上代諸德莫非求實不自謾昧  
豈比飛蛾投火自傷自壞他明白了彼生死輪回拘  
障不得所以識不能識智不能知不聞道釋迦掩室  
淨名杜口須菩提無說而說釋梵絕聽而聽此事大  
難大難僧問路逢古佛時如何曰你或逢驢駝象馬  
喚作甚麼問萬法從心起未審心從何起曰石牛沿  
江走水底火燒天問如何是大人相曰肚上不貼膀  
慈明和尚問僧近離甚麼處云雲過千山碧曰著忙  
作甚麼云廝去水聲湊明便喝僧亦喝明使打僧亦  
打明云你看遮瞎漢本分打出三門外念你是新到  
且坐喫茶又問化主入廊化導卽不問你入門一句

作麼生道僧便喝明云亂喝作甚麼僧又喝明便打  
又問僧近離甚麼處云楊岐曰今夏在甚麼處云筠  
州興教曰興教和尚還有鼻孔麼云有明便打

瓊邪覺和尚示衆云翦除狂寇掃蕩擒擒是功勳  
邊事君臣道合海晏河清猶是法身邊事作麼生是  
衲僧本分事良久云透網金鱗猶帶水回途石馬出  
紗籠又頌麻三斤話洞山麻三斤真鍮不博金將錢  
買五彩壁上畫天神頌祖師投針話龍猛孟甲水提  
婆毘上針人人爭得失箇箇話疎親不親雲中鴈焉  
知沙塞深農人移片礪碾下獲黃金

真淨和尚示衆舉雪峯云南山有條鼈鼻蛇汝等諸  
人出入好看雪峯無大人相然則蛇無頭不行長慶  
恰知箇新婦兒怕阿家相似便道堂中今日大有人  
喪身欠命雲門拄拄杖撒向雪峯面前作怕勢爲蛇  
盡足玄沙云用南山作甚麼道我見處親切不免只  
在窠窟裏更無一人有些子天然氣槩報寧門下莫  
有天然氣槩底麼不敢望你別懸懸日獨振玄風且  
向古人怕臭布衫上知些子氣息也難得

僧問南院祖意教意是同是別曰黃尚書李僕射僧  
云不會曰牛頭南馬頭北

妙喜曰前頭答得善後頭答不善

大愚芝和尚示衆云大愚相接大雄孫五湖雲水競  
頭奔競頭奔有何門擊箭寧知枯木存枯木存一年  
還曾兩度春兩度春帳裏真珠撒與人撒與人思量  
也是慕西秦又舉僧問汾州和尚如何是接初機句  
州曰汝是行脚僧如何是辨衲僧句州曰西方日出  
卯如何是正令行底句州曰千里持來呈舊面如何  
是定乾坤底句州曰北俱盧州長秬米食者無貪亦  
無嗔自云將此四句語以驗天下衲僧大衆子細思  
量將此四句語被天下衲僧一時勘破

妙喜曰諸人要識大愚麼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  
謂孝矣

大寧寬和尚示衆拈拄杖云高而不危滿而不溢在  
凡凡不捨居聖聖難逃十方都一照大地絕纖毫且  
道是甚麼喝一喝

泐潭準和尚示衆拈拄杖云衲僧家草木隨身逢場

作戲倒把橫拈自有意思所以昔日藥山和尚問雲巖云聞汝解弄師子是否巖云是山曰弄得幾出巖云弄得六出山曰老僧亦解弄巖云和尚弄得幾出山云老僧只弄得一出巖云一卽六六卽一山便休大衆藥山雲巖鉤置殺人兩子父弄一箇師子也弄不出若是準上座只消獨自弄拽得來拈頭作尾拈尾作頭轉兩箇金睛攫雞鉤鐵爪吼一聲直令百里內猛獸潛蹤滿空裏飛禽亂墜準上座未弄師子請大衆高著眼先看做一箇定場擲下拄杖云箇中消息子能有幾人知

佛鑑和尚示衆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桃花紅李花白誰道融融只一色鸞子語黃鸝鳴誰道關關只一聲不透祖師關楔子空認山河作眼睛

佛曰才和尚頌栢樹子話趙州庭栢說向禪客黑漆屏風松羅亮隔

僧問圓照和尚如何是露地白牛曰放出無尋處僧問大通和尚如何是無縫塔曰烟霞生背面星月遶簷楹如何是塔中人曰竟日不干清世事長年占斷

### 白雲鄉

子胡和尚示衆云諸法蕩蕩何絆何拘汝等於中自生難易心源一統綿亘十方上上根人自然明白不見南泉道如斯癡鈍世且還稀歷歷分明有無不是只少箇丈夫之志致見如斯疲勞汝欲得易會麼自古及今未曾有一箇凡夫聖人出現汝前亦無有一箇善語惡語到汝分上爲甚麼故爲善善無形爲惡惡無相既已無我把甚麼爲善惡立那箇是凡聖汝信否還保任否有甚麼回避處恰似日中逃影相似還逃得麼今之既爾古之亦然今古齊時汝還諱得麼佛法玄妙了得者自相策發無爲小緣妨於大事汝不見道寧可終身立法誰能一旦亡緣仁者要得會禪麼各歸衣鉢下看

雪竇頤和尚示衆云形與未質名起未名形名既兆遊氣亂清拈起拄杖云大衆拄杖子是形名雙舉還有過也無有卽水裡月無卽形名兆若也究得實謂恩大難酬

鼓山示衆云諸和尚盡道向諸方參學未委甚麼

學甚麼還有參得者無有即出來對衆驗看諸和尚  
爲復參禪參道參佛參法參毗盧師法身主參佛向  
上事涅槃後句若實參此句得爲大妄喚作望上心  
不息與諸和尚了無交涉時有僧問如何是佛法大  
意曰吐却舊問凡有言句盡是觸犯宗風未審如何  
是宗門中事曰合取口

五祖演和尚四面示衆舉古者道若有一人發真歸  
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雙泉則不然若有一人發真  
歸源十方虛空築著磕著又示衆舉古人云我若向  
你道即秃却我舌若不向你道即癩却我口且道還  
有爲人處也無四面有時擬爲你吞却只被當門齒  
礙擬爲你吐却又爲咽喉小且道還有爲人處也無  
四面自來柳下惠

黃龍新和尚讚祖師云六祖當年不丈夫情人書壁  
自塗糊明明有偈言無物却受他家一鉢孟

妙喜曰且道鉢孟是物不是物若道是物死心老  
亦非丈夫漢若道非物爭奈鉢孟何

雲蓋智和尚示衆云緊峭離水靴蹋破湖湘月手把

鐵蒺藜打破龍虎穴翻身倒上樹始見無生滅却笑  
老瞿曇彈指超彌勒

雲居齊和尚因法燈和尚問適來有人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老僧向伊道不東不西藏主作麼生齊云  
不東不西燈云恁麼會又爭得齊當時懵然莫知其  
旨至晚再伸請益燈云他家自有兒孫在齊於言下  
頓然契悟有頌曰接物利生絕妙外生終是不肖佗  
家自有兒孫將來用得恰好

清涼國師答皇太子問心要至道本乎其心心法本  
乎無住無住心體靈知不昧性相寂然包含德用該  
攝內外能深能廣非有非空不生不滅無終無始求  
之而不得棄之而不離迷現量則惑苦紛然悟真性  
則空明廓徹雖卽心卽佛唯證者方知然有證有知  
則慧日沈沒於有地若無照無悟則昏雲掩蔽於空  
門若一念不生則前後際斷照體獨立物我皆如直  
造心源無智無得不取不捨無對無修然迷悟更依  
眞妄相待若求真去妄猶棄影影若體妄卽眞似  
處陰影滅若無心忘照則萬慮都捐若任運寂知則

衆行爰起放曠任其去住靜鑒覺其源流語默不失  
玄微動靜未離法界言止則雙亡知寂論觀則雙照  
寂知語證則不可示人說理則非證不了是以悟寂  
無寂真知無知以知寂不二之一心契空有雙融之  
中道無住無著莫攝莫收是非兩亡能所雙絕斯絕  
亦寂則般若現前般若非心外新生智性乃本來具  
足然本寂不能自現實由般若之功般若之與智性  
翻覆相成本智之與始修實無兩體雙亡證入則妙  
覺圓明始末該融則因果交徹心心作佛無一心而  
非佛心處處成道無一塵而非佛國故真妄物我舉  
一全收心佛衆生渾然齊致是知迷則人隨於法  
法萬差而人不同悟則法隨於人人一智而融萬  
境言窮慮絕何果何因體本寂寥孰同孰異唯忘懷  
虛朗消息沖融其猶透水月華虛而可見無心鑑像  
照而常空矣

忠國師問紫璘供奉佛是甚麼義云是覺義曰佛曾  
迷否云不曾迷曰用覺作麼供奉無對

妙喜代曰若不入水爭見長人

大隋和尚因燒山次見一蛇以杖挑向火中咄云遮  
箇形骸猶自不放捨你向遮裏死如暗得燈遂有僧  
問正當恁麼時還有罪也無曰石虎叫時山谷響木  
人吼處鐵牛驚又問僧向甚麼處去僧云西山住菴  
去曰我向東山喚汝汝便來得麼云不然曰汝住菴  
未得問如何是和尙家風曰赤土畫簔箕云未審此  
理如何曰簔箕有唇米跳不出

黃龍南和尚住同安示衆云今日四月八我佛降生  
之日天下精盜皆悉浴佛記得遮布裯在藥山會裏  
充殿主浴佛之次藥山問汝只浴得遮箇還浴得那  
箇麼遵云把那箇來藥山便休大眾古人隨時一  
言半句亦無巧妙今人用盡心力安排終不到他境  
界衆中商量或云遮箇是銅像那箇是法身銅像有  
形可以洗滌法身無相如何洗得藥山只知其一不  
知其二被遵公倒靠直得口似匾擔不勝懍懍又云  
古德垂問只要驗人問汝那箇便道把将那箇來正  
是隨聲逐色戲他言句上佗圈續藥山見伊不會所  
以便休又道藥山恁麼來早是無事起事好肉上剗



瘡蓮公不見來病却向灸瘡痕上更著艾燭有云古人得了逢場作戲無可不可何高何低彼此知有自是後人強生分別如前所解蓋不遇人一失其源迷而不復所以只憑識心思量計較以當宗乘殊不知有作思惟從有心起用此思惟辨於佛境如取螢火燒須彌山縱經塵劫終不能著是故行脚高人切須自看從上來事合作麼生畢竟將何敵佗生死勿以少許浮龜識見自作障礙佛法不是遮箇道理同安今日不避口業與汝諸人說破此二尊宿一出一入未見輪贏三十年後不得錯舉

楊岐和尚示衆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文殊維摩撒手歸去楊岐恁麼道也是看錮錮更有後語不得錯舉

### 妙喜曰利動君子

晏國師初參雪峰纔入門峯扭住云是甚麼晏釋然契悟學手搖曳峯云子作道理邪晏云何道理之有峯乃撫而印之

眞淨和尚示衆拈拄杖云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

古人道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歸宗則不然你有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大衆芭蕉恁麼歸宗不恁麼且道恁麼是不恁麼是擲下拄杖云是甚麼良久云是卽龍女頓成佛非卽善星生陷墜

道吾眞和尚示衆舉洞山云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塔前狗尿天幡竿頭上煎餿子三箇糊獮夜簸錢老僧卽不然三面狸奴脚踢月兩頭白枯手擎煙戴冠碧兔立庭栢脫殼烏龜飛上天老僧葛藤盡被汝諸人覷破了也洞山老人甚是奇特雖然如是只行得三步四步且不過七跳八跳且道諸訛在甚麼處老僧今日不惜眉毛一時布施良久云叮嚀損君德無言眞有功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

渤潭英和尚示衆云石門巖嶮鐵關牢舉目重重萬仞高無角鐵牛衝得破毗盧海內鼓波濤大衆且道不涉波濤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一句不違無著問迄今猶作野盤僧

保寧勇和尚示衆云古人底今人用今人底古人爲

古今無背面今古幾人知  
哪嗚呼一九與二九相逢  
不出手又云無種霞苗火裏栽  
鐵花還向樹頭開  
然結箇團圓果指似時人處得來

晦堂和尚示衆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且任諸人點頭及乎樹倒藤枯上無衝天之計下無入地之謀靈利漢遮裏著得一隻眼便見七縱八橫乃舉拂子云太陽溢目萬里不挂片雲若是覆盆之下又爭恁得老僧

黃龍新和尚示衆云達磨心宗傳至今日涓滴不漏絲髮不移既絲髮不移作麼生傳寶印當風妙重重錦縫開

馮山問仰山既稱善知識爭辨得諸方來者知有不知有有師承無師承是義學是玄學子試說看仰山曰慧寂有驗處似見諸方僧來便豎起拂子問伊諸方還說遮箇不說又云遮箇且置諸方老宿作麼生馮山歎曰此是從上宗門中牙爪仰山問僧近離甚處云向南仰山拈起拄杖云彼中還說遮箇麼云不說仰云不說遮箇還說那箇麼云不說仰召大德參

堂去僧便去仰復召大德僧應喏仰云近前來僧近前仰便打雲門云仰山若無後語爭識得人

雲居膺和尚示衆云老僧二十年前住三峯菴時有魏府興化長老來問權借一間以爲影草時如何老僧當時機思遲鈍道不得爲伊置得箇問頭奇特不敗辜佗伊云想和尚答遮話不得不如禮拜了退而今思量當時不消道箇何必後因化主到魏府興化乃借問山中和尚住三峯菴時老僧曾問伊話祇對不得而今道得也未化主遂舉前話興化云雲居二十年只道得箇何必興化即不然爭知道箇不必三聖云雲居二十年道得底猶較佗興化半月程

妙喜曰何必不必綿綿密密覷面當機有人認得末後句許你親見二尊宿

雲峯悅和尚翠巖示衆云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即神所以娑婆世界以音聲爲佛事香積世界以香飯爲佛事翠巖裏只於出入息內供養承事過現未來塵沙諸佛無一空過者過現未來塵沙諸佛是翠巖侍者無一不到如一不到三十拄杖

諸上座還會麼將此深心奉慶利是則名為報佛恩  
僧問忠國師古德云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花  
無非般若有人不許云是邪說亦有信者云不思議  
不知若為國師曰此蓋尊賢又殊境界非諸凡小而  
能信受皆與大乘了義經意合故華嚴經云佛身充  
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常  
處此菩提座翠竹既不出於法界豈非法身乎又般  
若經云色無邊故般若亦無邊黃花既不越於色豈  
非般若乎深遠之言不省者難為措意於是禪客作  
禮而去又華嚴座主問大珠和尚曰禪師何故不許  
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珠曰法身  
無像應翠竹以成形般若無知對黃花而顯相非彼  
黃花翠竹而有般若法身故經云佛真法身猶若虛  
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黃花若是般若般若即同無  
情翠竹若是法身翠竹還能應用座主會麼云不了  
此意珠曰若見性人道是亦得道不是亦得隨用而  
說不滯是非若不見性人說翠竹著翠竹說黃花著  
黃花說法身滯法身說般若不識般若所以皆成諍

論座主禮謝而去

妙喜曰衆中商量道二尊宿怎麼切磋一人得其  
體一人得其用得其用者事上建立得其體者理  
上掃除所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  
一法我為法王於法自在或抑或揚無得無失恁  
麼見解喚作矮子看戲妙喜見處也要諸人共知  
不見道破驢脊上足蒼蠅

大寧寬和尚示衆拈拄杖云前佛性命後佛紀綱總  
在遮裡如今用去也為雲為雨為瑞為祥利人利天  
出生入死忙忙世界出沒卷舒若也通身是口說不  
能盡通身是眼照不能窮一念相應剎那萬劫  
洞山初和尚示衆云明機自味息慮迷源萬法同塵  
語默難顯不是情中法莫生種種心離此章句別有  
商量且道離却作麼生商量還有委悉者麼明明地  
揀破明明地顯示明明地舉唱明明地譚詠更無靈  
藏被蓋鋪說乾剝剝地顯若是靈利衲僧纔聞舉著  
便合眼卓朔地知箇落處豈不是自家具眼其奈罕  
遇其人蓋緣洞山遮裏言無味食無味法無味無味

之句索斷人口兄弟到遮裏難爲湊泊若向遮裏觀  
得分明天下尊宿到與不到徹與不徹總被你驗破  
何故蓋智有邪正道有真僞多只恁麼心機意識認  
得門前屋後底學得路布葛藤一堆一擔蘊在胸襟  
道我會禪會道還夢見禪道也未喚作打底不遇作  
家到老只成骨董待到明朝後日蒸割地踏著正脉  
省前所行履處方始蓋見本命元辰僧問智不落千  
差請師通不犯曰蒸餅搗錫問心未生時法在甚麼  
處曰池中荷葉動決定有魚行問諸上善人皆說不  
二法門居士默然意旨如何曰無目不畫眉問幻與  
非幻未是學人極則處如何是入理之談曰八十翁  
齋牙不動

琅邪覺和尚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好一  
堆爛柴

妙喜曰琅邪大似認賊爲子雖然如是恩大難酬  
慈明和尚示衆云道吾打鼓四大部洲同參拄杖橫  
也挑括乾坤大地鉢盂轉也覆却恒沙世界且問汝  
等諸人向甚麼處安身立命若也知安身立命處此

俱盧洲喫粥喫飯若也不知長連牀上喫粥喫飯  
五祖演和尚四面示衆云滿口道得底却不知有知  
有底又道不得且道過在甚麼處將成九仞之山莫  
惜一篋之土又畧僧問洞山如何是善知識眼山云  
紙撚無油洞山老漢不是無只是太儉忽有人問四  
面如何是善知識眼只向伊道瞎何故且要相稱紙  
撚無油也大奇不堪拈掇有誰知回身却憶來時路  
月下騰騰信脚歸

真淨和尚示衆云是日已過命亦隨滅如少水魚斯  
有何樂唯二乘禪定寂滅爲樂是爲真樂學般若菩  
薩法喜禪悅爲樂是爲真樂三世諸佛慈悲喜捨四  
無量心爲樂是爲真樂石霜普會云休去歇去泠泠  
泠地去是謂二乘寂滅之樂雲門云一切智通無障  
礙拈起扇子云釋迦老子來也是謂法喜禪悅之樂  
德山棒臨濟喝是三世諸佛慈悲喜捨之樂除此三  
種樂外不爲樂也且道歸宗一衆在三種內三種外  
良久云今日莊主設饋飯依臘錢參退僧堂內普請  
喫茶去喝一喝

首山念和尚示衆云諸上座不得盲喝亂喝遮裏尋常向你道須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賓無二賓主無二主若有二賓二主即是兩箇瞎漢所以我若立時你須坐我若坐時你須立坐則共你坐立則共你立雖然如是到遮裏急著眼始得若也眼孔定動卽千里萬里何故如此如隔牆看馬騎相似擬議卽沒交涉諸上座既然於此留心直須子細不要掠虛好它日異時賺著你在諸人若也有事近前無事珍重僧問菩薩未成佛時如何曰衆生併云成佛後如何曰衆生衆生問覺花未發時如何辨真眞曰冬不寒臘後看僧云莫便是也無曰錯問魚鼓木鳴時如何曰望天不見天僧云鳴後如何曰翻地不見地問和尚是大善知識爲甚麼却首山曰不坐孤峰頂常伴白雲閑問四衆圍繞師說何法曰打草安驚蛇僧云未審怎生下手曰適來泊合喪身失命問不落三寸請師速道曰老僧到遮裏却道不得闍梨道看僧云窟落三寸請師別道曰首山今日失利

葉縣省和尚示衆云蓬磨西來爲傳東土直指人心

見性成佛獨標萬像物外宣揚悟之者纖毫不隔迷之者背覺合塵中下之機也須子細莫慮過時光各各有之況以西來的意教外別傳道契一言縱橫自在打破觸體揭却腦蓋豈不是慶快僧問不落諸緣請師道曰落問如何是無縫塔曰頭不梳面不洗問如何是出家人曰緊裹頭僧云恁麼則在家出家曰

鹿麻鞋  
翠巖真和尚示衆云衆生爲解礙菩薩未離覺拈拄杖云拄杖子是礙那箇是覺若也會去解礙爲礙而不自在若也不會歸源性無二方便有多門

正法眼藏卷第一之上

正法眼藏卷第一之下

徑山大慧禪師 宗杲 集并著語

繡水春門居士 徐弘澤 校閱

晦堂和尚示衆云敲空作響誰能知音響木無聲徒勞側耳不是目前法莫生種種心起滅不相知箇中無背面象王行處狐兔絕蹤水月現前風雲自異到遮裏乾坤收不得宇宙不知名千聖立下風誰敢出頭道諸仁者應是從前活計所作施爲會與不會一時掃却不如策杖歸山去長嘯一聲煙霧深

寶峰英和尚示衆云先聖道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宵何所爲佛性戒珠心地印霧露雲霞體上衣諸禪德先聖雖然如此道可謂傷鹽傷醋若是山僧卽不然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宵何所爲牧童嶺上一聲笛驚起羣鷓鴣遶樹飛

五祖演和尚示衆云佛祖生冤家悟道染泥土無爲無事人聲色如響譬且道如何卽是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忽有箇出來道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只向伊道我

也知你向鬼窟裏作活計

寶峰準和尚示衆云大道縱橫觸事現成雲開日出水綠山青燕拈拄杖卓一下云雲門大師來也說道觀音菩薩將錢買餅放下却是饅頭大眾雲門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寶峰卽不然乃擲下拄杖云勿於中路事空王策杖遠須達本鄉昨日有人從淮南來不得福建路信却道嘉州大像吞却陝府鐵牛喝云是甚說話笑倒雲居士地

雲蓋智和尚示衆云不離當處常湛然竟卽知君不見雖然先聖恁麼道且作箇模子搭却若也出不得只抱得古人底若也出得方有少分相應雲蓋卽不然騎駿馬遠須彌過山尋蟻跡能有幾人知盤山和尚云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斯乃空輪無跡劍刃無虧若能如是心心無知妙喜曰咄咄我王庫內無如是刀

洞山聰和尚開堂日僧問大眾雲臻師登寶座上宗乘請師學唱曰下坡不走快便難逢云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曰竹杖挑擎千界月鉢盂盛貯五天

雲間德山入門便棒猶是起模畫樣臨濟入門便喝  
未免捏月生花離此二途未審洞山如何爲人曰天  
晴久無雨近日有雲騰云他後若有人問洞山意旨  
教學人如何舉似曰園蔬枯槁甚擔水潑菠稜問無  
根樹子向甚麼處栽曰千年常住一朝僧問既是泗  
州大聖爲甚麼却在揚州出現曰君子愛財取之有  
道問古鏡未磨時如何曰此去溈陽不遠云磨後如  
何曰黃鶴樓前鸚鵡洲又因發供養主示衆云住持  
之道勞佗十方高人且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  
中不捨一法蓋爲清衆之故所以忘勞然盡大地作  
一箇餅天下人盡得喫唯有深沙神不得喫怒發  
將痰梨杖打一棒互解冰消

明招和尚領衆至堯菴乃提起條子云得恁麼虧耗  
耗地菴主云莫錯認定盤星招云恰是

南嶽讓和尚示徒曰一切萬法皆從心生若達心地  
所作無礙僧問如鏡鑄像成後光歸何處曰如大  
德未出家時相狀向甚麼處去僧云成後爲甚麼不  
鑑照曰雖然不鑑照護他一點也不得

花藥英和尚示衆云七十八道著即瞎十九二十  
人信不及更欲待枯木生花餅餅出汁

洛浦久爲臨濟侍者濟常稱美曰臨濟門下一隻箭  
誰敢當鋒浦一日辭濟濟問甚麼處去云南方去濟  
以拄杖畫一畫云過得遮箇便去浦乃喝濟便打浦  
作禮濟明日陞堂云有一條赤梢鯉魚搖頭擺尾向  
南方去不知向誰家盡瓮裏淹殺

楊岐和尚示衆云春風如刀春雨如膏律令正行萬  
物情動你道脚踏實地一句作麼生道出來向東浦  
西沒處道看直饒道得也是梁山頌子

法昌遇和尚在雙嶺受請與英勝二首座相別云三  
年聚首無事不知檢點將來不無滲漏以拄杖畫一  
畫云遮箇且止宗門事作麼生英云須彌安鼻孔曰  
恁麼則臨崖看澗眼特地一場愁英云深沙努眼睛  
曰爭奈聖凡無異路方便有多門英云鐵蛇鑽不入  
曰遮般漢有甚共語處英云自緣根力淺莫怨太陽  
春却畫一畫云宗門事且止遮箇事作麼生法昌便  
掌英云遮漳州子莫無去就曰你遮般見解不打更

待何時又打英云也是老僧招得英勝二人到山相  
訪英云和尚尋常愛檢點諸方今日爲甚却來古廟  
裏作活計曰打草只娶蛇驚英云且莫塗糊人好曰  
你又刺頭入膠盆作甚麼英云古人道我見兩箇泥  
牛鬪入海所以住山未審和尚見箇甚麼曰你他時  
異日有把茅蓋頭人來問你作麼生祇對英云山頭  
不如嶺尾曰你且道當得住山事麼英云使鐵不及  
拖犁曰還曾夢見古人麼英云和尚又作麼生法昌  
展兩手英云鰍跳不出斗曰莫將三寸燭擬並太陽  
輝英云爭奈公案見在曰亂統禪和如麻似粟又問  
二人我欲來遮裏起法堂且道作得箇甚麼向當英  
云賊是小人曰邵武子動著便作屎臭氣英云曾經  
霜雪苦曰明珠自有千金價誰肯林邊打雀兒英云  
大似持鉢不得詐道不饑法昌却指勝曰你且道合  
作得箇甚麼向當勝云本來無位次不用強安排曰  
你遮瞞漢安向甚處著勝云一任敲顛打瓦日也只  
是箇杜撰巡官英云若是千金寶何須打雀兒曰東  
家人死西家助哀英云路見不平雲門云法身喫飯

幻化空身卽法身乾坤大地何處有也物物不可得  
以空噉空若約點檢來將謂合有與麼說話

妙喜曰龍頭蛇尾得人憎法身喫飯以空噉空喚  
作無得麼我恁麼道且作死馬醫

黃龍新和尚示衆舉雪峯道三世諸佛向火焰裏轉  
大法輪雲門道火焰爲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  
地聽雪峯雲門交互爭輝薪盡火滅三世諸佛向甚  
麼處聽莫戀白雲深處坐切忌寒灰燒殺人

大滙真如和尚示衆云月生一大地茫茫誰受屈月  
生二東西南北沒巴鼻月生三善財特地向南參所  
以道放行則但薩舒光把住則泥沙匿耀且道放行  
是把住是長久云圓伊三點水萬物自尖新僧問如  
何是城裏佛曰萬人叢裏不插標如何是村裏佛曰  
泥豬疥狗如何是山裏佛曰絕人往還如何是教外  
別傳一句曰翻譯不出

長沙岑和尚與仰山翫月次山云人人有遮箇只是  
用不得岑云我倩汝用始得山云你作麼生用岑劈  
曾與一蹋山云因直下似箇大蟲



智門神和尚示衆云致日好雨且道雨從甚麼處來若道從天降那箇是天若道從地出喚甚麼作地若更不會所以古人道天地之前徑時人莫強移箇中生計會眼上更安雖又云赫日裏我人雲霧裏慈悲霜雪裏假褐卷子裏藏身還藏身得麼若藏不得却被雹子打破彌懺僧問國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曰憐兒不覺醜云國師事侍者意旨如何曰美食不中飽人餐云侍者辜負國師意旨如何曰粉骨碎身未足酬

保寧勇和尚示衆云釋迦老子四十九年說法不曾道著一字優波鞠多丈室盈籥不曾度得一人達磨不居少室六祖不住曹溪誰是後昆誰爲先覺既然如是彼自無渣勿傷之也拍膝願衆云且喜得天下大平頌風幡話云蕩蕩一條官驛路晨昏曾不禁人行禪家不是不進步無奈當門荆棘生

雲峯悅和尚示衆云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看遮兩箇老漢一場敗闕然則事不孤起必有因雲峯不著便蓋是爲衆竭力你等諸人平地喫交過

在阿誰良久云當斷不斷返遭其亂蔞拈拄杖一時越下僧問不涉廉纖請師速道曰須彌山僧擬議峯便打僧問如何是第一要曰蛇穿鼠穴如何是第二要曰糊孫上樹如何是第三要曰村裏人草鞋問如何是般若體曰箭穿楊葉如何是般若用曰李廣陷番問如何是衲衣下事曰皮裹骨

洞山初和尚示衆云語中有語名爲死句語中無語名爲活句諸禪德作麼生是活句到這裏實難得人若也不動一塵不撥一境見事便道答話長老下脚不得東西南北莫知多少要得去離泥水活人眼目舉唱宗風激揚大事不道全無其奈遺少只緣未達其源落在第八魔境界中識得箇不名不物無是無非頭頭物物無不具足道我得安樂因地更不求餘凡有扣擊問難即便敲牀豎拂更不惜便施便設便行便用向巖水坑裏頭出頭沒弄箇無尾糊孫到臘月三十日鼓也打破糊孫又走却了手忙脚亂一無所成悔將何及若是箇衲僧乍可凍殺餓殺終不著他鵝臭布衫

天台智者大師在南嶽誦法華經至藥王品云是真  
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於是悟法華三昧獲旋陀  
羅尼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

妙喜曰而今未獲旋陀羅尼者還見靈山一會否  
若見以何爲證若不見是真精進是名眞法供養  
如來只恁麼念過却成刺法矣

世尊纔生下乃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  
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雲門云我當時若見一  
棒打殺與狗子喫實闢天下太平雲峯悅云雲門雖  
有定亂之謀且無出身之路保寧勇頌云混沌未分  
人未曉乾坤纔剖事潛彰天生伎倆能奇恠末上輪  
佗弄一場

趙州和尚示衆云此事的的沒量大人出遮裏不得  
老僧到瀉山見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瀉山云與  
我過牀子來若是宗師須以本分事接人始得時有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僧云和  
尚莫將境界示人曰我不將境界示人云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曰庭前栢樹子後法眼問光孝覺和尚近離甚

處曰趙州云承聞趙州有栢樹子話是否曰無云往  
來皆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  
上座何得道無曰先師實無此語和尚莫謗先師好  
五祖演和尚示衆舉藥山問石頭三乘十二分教某  
甲粗知承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  
望和尚慈悲指示石頭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  
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山僧在衆曰聞兄弟商量道  
卽心卽佛亦不得不卽心卽佛亦不得若恁麼說話  
敢稱禪客何故殊不知石頭老人文武兼備略略雙  
拳若是五祖見處也要諸人共知只見波濤湧不見  
海龍宮

唐明嵩和尚示衆云文殊仗劔五臺橫行唐明一路  
把斷妖訛三世諸佛未出教乘網底游魚龍門難渡  
垂鈎四海只釣獍龍格外玄談爲求知識若也學揚  
宗旨須彌直須粉碎若也說佛說祖海水便須枯竭  
寶劔揮時毫光萬里放汝一路通方說話把斷咽喉  
諸人甚處出氣僧問鈍根樂小法不自信作佛作佛  
後如何曰水裏捉麒麟云恁麼則便登高座也曰騎

牛上三十三天問古人拈椎豎拂意旨如何曰騎驢不著靴

慈明和尚示衆云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前是桉山後是主山那箇是無爲法良久云向下文長付在來曰

馬祖示衆云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卽佛達磨大師從南天竺國來至中華傳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開悟又引楞伽經以印衆生心地恐汝顛倒不自信此一心之法各有各之故楞伽經以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夫求法者應無所求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捨惡淨穢兩邊俱不依怙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故三界唯心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皆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汝但隨時言說卽事卽理都無所礙菩提道果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卽名爲色知色空故生卽不生若了此意乃可隨時著衣喫飯長養聖胎任運過時更有何事汝受吾教聽吾偈曰心地隨時說菩提亦只事事理俱無礙當生卽不生僧問如何是修道曰

道不屬修若言修得修成還壞卽同聲聞若言不修卽同凡夫又問作何見解卽得達道師曰自性本來具足但於善惡事中不滯喚作修道人取善捨惡觀空入定卽屬造作更若向外馳求轉疎轉遠但盡三界心量一念妄心卽是三界生死根本但無一念卽除生死根本卽得法王無上珍寶無量劫來凡夫妄想諂曲邪僞我慢貢高合爲一體故經云但以衆法合爲此身起時唯法起滅時唯法滅此法起時不言我起滅時不言我滅前念後念中念念念不相待念念寂滅喚作海印三昧攝一切法如百千異流同歸大海都名海水住於一味卽攝衆味住於大海卽混諸流如人在大海中浴卽用一切水所以聲聞悟迷凡夫迷悟聲聞不知聖心本無地位因果階級心量妄想修因證果住於空定八萬劫二萬劫雖卽已悟悟已却迷諸菩薩觀如地獄苦沈空滯寂不見佛性若是上根衆生忽爾遇善知識指示言下悟去更不歷於階級地位頓悟本性故經云凡夫有返復心而聲聞無也對迷說悟本既無迷悟亦不立一切衆生

從無量劫來不出法性三昧長在法性三昧中著衣喫飯言談祇對六根運用一切施爲盡是法性不解返源隨名逐相迷情妄起造種種業若能一念返照全體聖心汝等諸人各達自心莫記吾語縱饒說得河沙道理其心亦不增總說不得其心亦不減說得亦是汝心說不得亦是汝心乃至分身放光現十八變不如還我死灰來淋過死灰無力喻聲聞妄修因證果未淋過死灰有力喻菩薩道業純熟諸惡不染若說如來權教三藏河沙劫說不盡猶如鈎鎖亦不斷絕若悟聖心總無餘事久立珍重

妙喜曰予建炎中首衆甌峯時首座寮有洞山聰禪師所集禪門宗要祖堂二錄宗要末上以石頭馬祖二師語爲準式故馬祖示衆篇其略云故楞伽經以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則知後人錯以以字爲云字無疑後永明壽禪師天衣懷禪師於宗鏡通明二集中因之後之學者不本來由往往皆以以字爲云字更於經中求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之語良可笑也豈不知楞伽經乃佛語心

一品耳馬師云故楞伽經以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此二句皆馬祖指經大旨非經語也天衣云無門之門直須得門入始得此乃天衣指馬師無門之門之語亦非經語也然宗鏡通明二聖師所集未必皆錯恐後來傳者之誤耳諺云一字三寫烏焉成馬信然博達之士如閱楞伽果無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之語則當以聰禪師宗要所載爲正

神鼎謔和尚示衆舉僧問首山一毫未發時如何曰路逢穿耳客云發後如何曰不用更遲疑曾有僧問神鼎一毫未發時如何向伊道白雲嶺上云發後如何曰澗下水流若是前來兩轉語有可咬嚼東看西看若是神鼎遮語如喫木札瓦片相似實無滋味直是自見自悟始得會麼天高東南地傾西北天衣懷和尚示衆云二千年前大覺世尊欲將諸聖衆往第六天上說大集經勅佗方此土人間天上一切瘴惡鬼神悉皆集會受佛付囑擁護正法設有不去者四天門王飛熱鐵輪追之令集既集會已無有

不顧佛勅者各發弘誓擁護正法唯有一魔王謂世尊曰瞿曇我待一切衆生成佛盡衆生界空無有衆生名字我乃發菩提心臨危不變真大丈夫諸仁者作麼生著得一轉語與黃面瞿曇出氣尋常神通妙用智慧辯才到此總使不著盡闊浮大地人無不愛佛到遮裏何者是佛何者是魔還有人辨得麼良久云欲識麼麼開眼見明欲識佛麼合眼見暗魔之與佛以拄杖一時穿却鼻孔

妙喜曰天衣老漢恁麼批判直是奇特雖然如是未免話作兩橛若向何者是佛何者是魔處便休去不妨使人疑著却云欲識麼麼開眼見明欲識佛麼合眼見暗魔當不少又云魔之與佛以拄杖一時穿却鼻孔雪上加霜妙喜却爲黃面老子代一轉語待遮魔王道衆生界空無有衆生名字我乃發菩提心只向佗道幾乎錯喚你作魔王此語有兩負門若人點檢得出許你具衲僧眼

韶國師示衆云真宗不二萬德無言正當明時如王寶劔所以如來於一切處成等正覺於刀山劔樹上

成等正覺於鑊湯鎚炭裏成等正覺於棒下成等正覺於喝下成等正覺所以一動一靜一去一來一生一滅未曾有纖毫異相未曾有纖毫別相更無毫釐絲髮許作見聞心識解會何故諸仁者誠謂是非路絕妙性天機所以云汝生我亦生汝殺我亦殺生殺輪王機交馳如電掣

道吾真和尚示衆云師子兒哮吼龍馬駒踴跳古佛鏡中明三山孤月皎乃作舞下座僧問凝然便會時如何曰老鼠尾上帶研椎如何是佛曰洞庭爲蓋古人道來時不將絲頭來去時不將絲頭去意旨如何曰三生六十劫未是長期僧無語曰會麼僧云不會曰洞庭八百里未是闊問如何是真如體曰夜叉屈膝眼睛黑如何是真如用曰金剛杵打鐵山摧雲因見桃花悟道有頌云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葉落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舉似瀉山山云從緣入者永不退失汝善護持立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

妙喜曰一家有事百家忙

楊岐和尚示衆云身心清淨諸境清淨諸境清淨身心清淨還知楊岐老人落處麼河裏失錢河裏攬  
德山和尚示衆云諸子從朝至暮有甚麼事莫要逞  
驢唇馬背問德山老漢麼我且不怕你未嘗諸子有  
何疑慮近來末法時代多有鬼神羣隊傍家走言我  
是禪師未嘗學得多少禪道說似老漢來你語方老  
禿奴教汝修行作佛傍家走得幾箇佛也你若無  
可學又走作甚麼若有學者你將取學得底來呈似  
老漢看一句不相當須喫痛棒始得你被佗語方老  
禿奴魔魅著便道我是修行人打硬作模作樣恰似  
得道底人面孔莫取次用心萬劫千生輪回三界皆  
爲有心何以故心生則種種法生若能一念不生則  
永脫生死不被生死纏縛要行即行要坐即坐更有  
甚麼事仁者我見你諸人到處發心向老禿奴會下  
學佛法荷負不惜身命皆被釘却諸子眼睛斷諸子  
命根三二百箇姪女相似道我王化建立法幢爲後  
人開眼目自救得麼仁者如此說修行你豈不聞道  
老胡經三大阿僧祇劫修行即今何在八十年後死

去與你何別諸子莫狂勸你不如休歇去無事去你  
瞥起一念心便是魔家眷屬破戒俗人你見德山出  
世十箇五箇總擬聚頭來難問待教結舌無言你是  
個儂兒今何不出來破布袋裏盛錐子不出頭是好  
手我要問你實底莫錯仁者波波地傍家走道我解  
禪解道點骨點肋稱楊柳鄭到遮裏須盡吐却始得  
無事你但外不著聲色內無能所知解體無凡聖更  
學甚麼設學得百千妙義只是箇喫瘡疣鬼總是精  
魅我遮箇虛空道有且不是有道無且不是無言凡  
不凡言聖不聖一切處安著佗不得與你萬法爲師  
遮箇老漢不敢謗佗所以老胡吐出許多方便涕唾  
教你無事去莫向外求你更不肯欲得採集殊勝言  
句蘊在曾襟巧說言辭以舌頭取辦高著布裙貴圖  
人知道我是禪師要出頭處若作如此見解打那鬼  
骨臂入拔舌地獄有日在到處覓人道我是祖師門  
下客被佗問著本分事口似木樵便却與佗說菩提  
涅槃真如解脫廣引三藏言教是禪是道誑佗闍闍  
有甚麼交涉謗我先祖德山老漢見處即不然遮裏

佛也無法也無遠勝是老臊胡十地菩薩是擔糞漢  
等妙二覺是破戒凡夫菩提涅槃是聚驢十二分  
教是鬼神縛拭瘡廢紙四果三賢初心十地是守古  
塚鬼自救得也無佛是老胡屎橛仁者莫錯身被瘡  
疣衣學甚麼事飽喫飯了說真如涅槃皮下還有血  
麼須是箇丈夫始得汝莫愛聖聖是空名向三界十  
方世間若有一塵一法可得與你執取生解保任責  
重者盡落天魔外道是有學得底亦是依草附木精  
魅野狐諸子老漢此間無一法與你諸子作解會自  
已亦不會禪老漢亦不是善知識百無所解只是屙  
屎放尿乞食乞衣更有甚麼事德山老漢勸你不如  
無事去早休歇去莫學顛狂每人擔箇死屍浩浩地  
去到處向老秃奴口裏愛他涕唾喫便道我是入三  
昧條蘊積行長養聖胎願成佛果如斯等輩德山老  
漢見似毒箭入心花針亂眼辜負元祖帶累我宗圖  
他道我是出家兒如此消佗十方施主水也消不得  
莫算道敢向佗國王地上行父母不供甘旨豈爲無  
罪莫錯用心閻羅王徵你草鞋錢有日在穿你鼻孔

擊著橛上價佗宿債莫言老漢不道是你諸人大似  
有福遇著德山出世與你解却繩索脫却籠頭卸却  
角獸作箇好人去三界六道收攝你不得更無佛法  
是箇烜赫虛空無礙自在不是你莊嚴得底物從佛  
從祖皆傳此法而得出離一大藏教只是整理你今  
時人諸子莫向別處求覓乃至達磨小碧眼胡僧到  
此來也只是教你無事去教你莫造作著衣喫飯屙  
屎送尿更無生死可怖亦無涅槃可得無菩提可證  
只是尋常一箇無事人第一莫拱手作禪師覓箇出  
頭處巧言語魔魅後生欲得人喚作長老自己分上  
都無交涉徒知心識浩浩地日夜捏怪不休稱揚稱  
鄭我是江西馬大師宗徒德山老漢且不是你羣隊  
人我見石頭和尚不識好惡老漢所以罵伊諸子你  
但莫著聲色名言句義境致機關道理善惡凡聖取  
捨攀緣染淨明暗有無諸念可中與麼得方是箇無  
事人佛亦不如你祖亦不如你仁者莫走踏汝脚板  
闊去別無禪道可學若有學得者卽是二頭三首外  
道見解亦無神通變現可得汝道神通是聖諸天龍

神五通神仙外道修羅亦有神通應可是佛也孤峯  
獨宿一食卯齋長坐不臥六時禮念疑他生死老胡  
有言諸行無常是生滅法若言入定凝神靜慮得者  
尼乾子等諸外道師亦入得八萬劫大定莫是佛否  
明知邪見精魅仁者老胡不是聖佛是老胡屎橛且  
要仁者辨取好惡莫著人我免被諸聖槩善提槩解  
脫殊勝名言妙義沒溺緊縛汝何以故一念妄心不  
盡卽是生死相續仁者時不待人莫因循過日時光  
可惜老漢不圖你田舍奴荷負若肯卽信取若不肯  
每人有箇屎鉢擔取去老漢亦不求你諸方大有老  
禿奴取一方處所說禪說道你急去學取抄取我此  
間終無一法與你諸人仁者問取學取以爲知解老  
漢不能入拔舌地獄若有一塵一法示諸人說言有  
佛有法有三界可出者皆是野狐精魅諸仁者欲得  
識麼只是箇虛空尙無纖塵可得處處清淨光明洞  
達表裏瑩徹無事無依無棲泊處有甚麼事老漢從  
生至死只是箇老比丘雖在三界生而無垢染欲得  
出離何處去設有去處亦是籠檻魔得其便仁者莫

用身心無可得只要一切時中莫用他聲色應是從  
前行履處一時放却順脫羈鎖永離蓋纏一念不生  
卽前後際斷無思無念無一法可當情仁者作麼生  
擬下口背你多知解還曾識渠面孔麼出家兒乃至  
十地滿心菩薩竟他蹤跡不著所以諸天歡喜地神  
捧足十方諸佛讚歎魔王啼哭何以故緣此虛空活  
鑽鑽地無根株無住處若到遮裏眼孔定動卽沒交  
涉仁者莫求佛佛是大殺人賊賺多少人入姪魔坑  
莫求文殊普賢是田舍奴可惜許一箇堂堂丈夫兒  
喫他毒藥了便擬作禪師面孔見神見鬼向後狂亂  
傍家走覓師婆打瓦卜去被無知老禿奴便卽與卜  
道教你禮祖師鬼佛鬼善提淫孽鬼是小姪女子不  
會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遮老禿奴便打禪牀作  
境致豎拂子云好晴好雨好燈籠巧述言詞強生節  
目言有玄路鳥道展手若取如是說如將寶器貯於  
不淨如將人糞作旃檀香仁者彼既丈夫我亦爾怯  
弱於誰竟日就他諸方老禿奴口背接他涕唾喫了  
無慚無愧苦哉苦哉狂却子去因果分明水牯牛牽



犁拽把眼睛突出氣力不登大棒打你脊劫佛衣食  
道我修行了也若不明大理饒你去你肚裏過來只  
是箇能行底屎穢不會遇著好人便即認得六根門  
頭光影向口裏說取露布是隱言妙句光彩尖新爭  
奈你自家無分仁者是別人涕唾更有一輩三三兩  
兩聚頭商量甚麼處無事好經冬過夏快說禪道有  
知解會義理仁者總作如此見解竟便宜豈有如此  
道理入地獄有日在莫道不向諸子說到處菜不擇  
一莖柴不般一束一朝福盡只是喫草去虛消信施  
濫稱參學更作禪師模樣無益於人自己分上十二  
時中行履處心常附物見人只欲妖媚掉尾子指東  
話西眼裏口邊果然不見只欲將相似語勸富解處  
老漢與你諸人何別耶君子莫取一期眼下口快喫  
他毒藥了似貪淫女人不持齋戒嗜禿奴羣羊僧顛  
却佗人入地獄仁者莫取次看册子尋句義竟勝負  
一遞一口何時休歇老漢相勸不是惡事切須自帶  
眼目辨取清濁是佛語是魔語莫受人惑所以殊勝  
名言皆是老胡一期方便施設切須休歇去莫倚一

物頭佗言語作解會揀擇親疎浮虛詐偽記佗閑言  
長語皆是比量仁者老漢只恐諸子墮坑落壑作薄  
福業事褻辱得少爲足向靜處立不肯進前自惑  
諸境亂走佗人由巡萬法蓋爲不信虛空本來無事  
增減佗不得你諸人好似老鴉身在虛空心在糞堆  
上只覓死物喫諸子莫道德山老漢不曾入叢林商  
量高聲罵取無人情不怕業只爲諸子不守分馳騁  
四方傍佗門戶恰似女姑鬼傳言送語依事作解心  
跡不忘自猶不立常負死屍擔枷帶鎖五百一千里  
來到德山面前八字立地如欠伊禪道相似和尙須  
爲我說指示我老漢全體作用大棒鎧遮田舍奴罵  
賊屎孔面不識好惡到我遮裏恰似遇邊州人養魚  
羹爛膾一頓且圖你放下重擔去却枷鎖作箇好人  
去還肯麼若肯卽住不肯一任脫去珍重

國師三喚侍者侍者三應國師云將謂吾辜負汝誰  
知汝辜負吾

妙喜曰國師還見侍者麼侍者還見國師麼

雪竇和尙示衆云布袋裏盛錐子不出頭是好手大

衆雪竇雖頭出也莫有傍不肯底禪客出來良久云  
諸人既乃縮頭且聽諸方檢實一日問僧你浴未僧  
云某此生不浴曰你不浴圖箇甚麼僧云今日被和  
尙勘破曰賊不打貧兒家

臨濟和尚示衆云今時學佛法者且要求真正見解  
若得真正見解生死不染去住自由不要殊勝殊  
勝自至道流只如自古先德皆有出人底路如山僧  
指示人處只要你不受人惑要用便用更莫遲疑如  
今學者不得病在甚處病在不自信處你若自信不  
及即便忙忙地狗一切境被它萬境回換不得自由  
你若能歇得念念馳求心便與祖佛不別你欲得識  
祖佛麼只你面前聽法底是學人信不及便向外馳  
求設求得者皆是妄字名相終不得它活祖意此時  
不遇萬劫千生輪回三界徇好惡境擗去驢牛肚裏  
生道流約山僧見處與釋迦不別每日多般用處欠  
少甚麼六道神光未曾間歇若能如是見得即是一  
生無事人大德三界無安猶如火宅此不是你久停  
住處無常殺鬼一剎那間不擇貧賤老少你要與祖

佛不別但莫外求一念清淨心光是你屋裏法身佛  
一念無分別心光是你屋裏報身佛一念無差別心  
光是你屋裏化身佛此三種身是你即今日前聽法底  
人只爲不向外馳求有此功用若據經論家取三種  
身爲極則約山僧見處不然此三種身是名言亦是  
三種依古人云身依義立土據體論法性身法性土  
明知是光影大德你且識取弄影底人是諸佛之本  
源一切處是道流歸舍處是你四大色身不解說法  
聽法脾胃肝膽不解說法聽法虛空不解說法聽法  
是甚麼解說法聽法是你目前歷歷底物一段孤明  
是遮箇解說法聽法若如是見得便與祖佛不別但  
一切時中更莫間斷觸目皆是只爲情生智隔想變  
體殊所以輪回三界受種種苦約山僧見處無不甚  
深無不解脫道流心法無形通貫十方在目曰見在  
耳曰聞在鼻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本  
是一精明分爲六和合一心既無隨處解脫山僧恣  
麼說意在甚處只爲一切處馳求心不能歇上佗古  
人閑機境道流取山僧見處坐斷報化城頭十地滿

心猶如客作兒等妙二覺擔枷鎖漢羅漢辟支猶如  
廁穢善提提繫如繫繩概何以如此只爲道流不遠  
三祇劫空所以有此障礙若真正道人終不如是  
但能隨緣消舊業任運著衣裳要行即行要坐即坐  
無一念心希求佛果緣何如此古人云若欲作業求  
佛佛是生死大兆大德時光可惜只據傍家波波地  
學禪學道認名認句求佛求祖求善知識意度莫錯  
道流你只有一箇父母更求何物你自返照看古人  
云演若達多失却頭求心歇處即無事大德且要平  
常莫作模樣有一般不識好惡禿兵使即見神見鬼  
指東畫西好晴好雨如是之流盡須抵債向閻羅王  
前吞熱鐵圓有日在好人家男女被遮般野狐精魅  
所惑便即捏恠瞎屢生索飯錢有日在道流切要求  
取真正見解向天下橫行免被遮一般精魅惑亂身  
心更莫造作只是平常你纔疑心早是錯了也且莫  
求佛佛是名句你還識聽求底麼三世十方佛祖出  
來也只爲求法如今參學道流也只爲求法得法始  
了未得依前輪回五道云何是法法者是心法心法

無形貫通十方目前見用人信不及便乃認名認句  
向文字中求其意度與佛法天地懸隔道流山僧說  
法說甚麼法說心地法便能入淨入穢入凡入聖入  
真入俗要且不是你真俗凡聖能與一切真俗凡聖  
安名一切真俗凡聖安著箇名字不得道流把得便  
用更莫安排方契玄旨山僧說法與天下人別只如  
有箇文殊普賢出來目前各現一身問法纔道咨和  
尙我早辨了也何以如此只爲我見處別外不取凡  
聖內不住根本見徹本法更不疑謬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因與外道無我尊論議外道曰  
請師默論不假言說祖曰不假言說孰知勝負曰但  
取其義曰汝以何爲義曰無心爲義曰汝既無心安  
得義乎曰我說無心當名非義曰汝說無心當名非  
義我說非心當義非名曰當義非名誰能辨義曰汝  
名非義此名何名曰爲辨非義是名無名曰名既非  
名義亦非義辨者是誰當辨何物如是往返五十九  
翻外道杜口信伏

妙喜曰婆舍斯多何用怛怛當時若見他道請師

默論不假言說便云義墮也卽今莫有要與妙喜  
默論者麼或有箇衲僧出來道義墮也我也知你  
在鬼窟裏作活計

大寧寬和尚示衆云無念爲宗無住爲本眞空爲體  
妙有爲用所以道盡大地是眞空徧法界是妙有且  
道是甚麼人用得四時運轉日月長明法本不遷道  
無方所隨緣自在逐物昇沈此土佗方入凡入聖雖  
然如是且道入鄉隨俗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西天  
梵語此七唐言

圓明和尚示衆云靈山付囑相傳十方諸佛出現於  
世喚作建置道場轉大法輪如斯之法只在如今若  
於祖宗門下天地懸殊上上之流何不啓問時有僧  
出明云去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問靈山一會意旨  
如何曰當初妄想直至如今云如何是最初一句曰  
三生六十劫云大悟底人還有過也無曰鐵山橫在  
路復云坐斷日頭天地黯黑忙忙者匝地普天與麼  
之時佛祖出頭來好與三十棒雖然如是官不容針  
私通車馬

姜山方和尚示衆云不是道得道不得諸方盡把爲  
奇特寒山燒火滿頭灰笑罵豐干遮老賊僧問蓮花  
未出水時如何曰穿針嫌眼小云出水後如何曰盡  
日展愁眉問如何是不動尊曰單著布衫穿市過云  
學人未曉曰騎驢踏破洞庭波問透過三級浪專聽  
一聲雷曰伸手不見掌云還許學人進向也無曰踢  
地告虛空云雷門之下布鼓難鳴曰八花毬子上不  
用繡紅旗云三十年後此話大行方便打問奔流度  
刃疾焰過鋒未審姜山門下還許借借也無曰天寒  
日短夜更長云錦帳繡鴛鴦行人難得見曰髑髏裏  
面氣衝天云和尚曰雞頭鳳尾云諸方泥裏洗姜山  
畫將來曰姜山今日爲客且望閣梨善傳然雖如是  
不得放過乃拍禪牀一下

興化和尚開堂示衆云遮一炷香本分爲三聖師兄  
三聖爲我太孤便合承嗣大覺大覺爲我大賒我於  
三聖處會得賓主句若不遇大覺師兄泊合誤却我  
平生我在大覺喫棒見得臨濟先師在黃檗處喫棒  
底道理此一炷香供養我臨濟先師僧問多子塔前

共談何事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

五祖演和尚示衆云眞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衆生並爲增語或有人出來道盤山老澗但向伊道不因紫陌花開早爭得黃鸝下柳條若更問道五祖老澗自云嗒惺惺著

子湖鑑地次亞鑑頭回視勝光云事卽不無擬心卽差勝光便問如何是事被子湖攔臂踣倒從此省悟法華舉和尚示衆云若開口又成增語不開口去又成刺語乃云金輪天子勅草店家風別

立沙和尚示衆云夫古佛眞宗常隨物現堂堂應用處處流耀隱顯坦然高低盡照是以沙門上士道眼唯先契本明心方爲究竟森羅萬像一體同源廓爾無邊誰論有滯塵劫中事都在目前時人曠隔年深致乖常體迷心認物以背眞宗執有滯空不遇良朋道友只自於私作解縱有商量渾成意度及至尋窮理地不辨正邪況平生自己未曾撈撻若乃先賢古德便自知時克已推功菴巖石室古德云情存聖量猶落法塵已見未忘遺成滲漏不可道持齋持戒長

坐不臥住意觀空凝神入定使當去也有甚麼交涉西天外道入得八萬劫定凝神寂靜閉目藏睛灰身滅智劫數滿後不免輪回蓋爲道眼不明生死根源不破夫出家兒卽不然不可同佗外道也莫非眞實明遠具大知見能與諸佛同徹寂照忘知虛含萬像如今甚麼處不是汝甚麼處不分明甚麼處不露現何不與麼會去若無遮箇田地時中爭奈諸般滲漏何總成虛妄阿那箇便是平生得力處如實未有發明切須在急時中忘餐失寢似救頭然如喪身命冥心自救放捨閑緣歇却心識方有少許相親若不如是明朝後日露被誠情帶將去有甚麼自由分如今却不如佗無情之物敷唱分明土木石頭說法非常眞實只是少人能聽若聞此說始可商量且道無情說底法作麼生商量試道看不可道無言無說也無視無聽也不可道無聞而自說稱歎所行道不見善財童子參五十三人知識末後見彌勒彈指之頃得入門纔入門後其門自閉於樓閣中觀百千諸佛過去捨身受身所參一百二十人知識化境於樓閣中

一時俱現爲其證明善財疑心頓息大凡三條椽下  
具遮箇真實發明即可商量便向四生六道中同於  
諸佛淨土更懼何生死且阿誰知佗一切諸法都無  
實體至於靈山會上迦葉親聞曾如話月古德云善  
惡都莫思量還同指月乃至三乘行立解脫菩薩涅  
槃聖德瓊果並如空花兔角不見道却來觀世間猶  
如夢中事有爲心法不可相依日久年深全無利益  
只爲違真棄本厭離凡情折心聖道作此見知不出  
佗限量拋佗五陰不去不見道諸行無常是生滅法  
你只擬向前爭能明得可中徹去方得知之若未究  
得當知盡是虛頭世間難信之法具大根器力能明  
達今生若徹去萬劫亦然古德云直向今生須了却  
誰能累劫受餘殃珍重

琅邪覺和尚示衆曰進前卽死退後卽亡不進不退  
落在無事之鄉何故如此長安雖樂不是久居

妙喜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揚岐會和尚示衆拈拄杖云一卽一切一切卽一畫  
一畫云山河大地天下老和尚百雜碎作麼生是諸

人鼻孔長久云劍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  
喝一喝卓一下

灌溪閑和尚示衆云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露保  
傑赤洒洒沒可把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鉢盂  
盛飯桶裏盛羹云學人不會曰饑卽喫飽卽休問久  
嚮灌溪到來只見漚麻池曰你只見漚麻池且不見  
灌溪云如何是灌溪曰劈箭急

爨上座參德山德山纔見便作抽坐具勢爨云遮箇  
則且止心境一如底來向佗道箇甚麼卽免諸方檢  
責曰猶較昔日三步在別作箇主人爨來爨便喝山  
不對爨云塞却遮老野狐咽喉漚山問學云爨上座  
雖得便宜爭奈掩耳偷鈴

穎橋安鐵胡一日在風穴團爐內坐有鍾司徒來見  
便問三界焚燒如何出得安將火匙撥火開司徒擬  
議安曰司徒司徒

三聖和尚參德山纔欲展坐具山云住不用展炊單  
遮裏無殘羹餽飯與汝曰賴遇無設有向甚麼處著  
山便打聖接住推倒向牀上山大笑聖哭蒼天便下

參堂堂中首座號踢天泰問行脚高士須得本道公  
驗作麼生是本道公驗聖云道甚麼座再問聖打一  
坐具云漚漆桶前後闊作多少賢良座擬人事聖便  
過第二座人事

大愚芝和尚示衆舉盤山頌云光非照境境亦非存  
光境俱忘復是何物乃豎起拂子云微塵諸佛光明  
總在遮裏照破你諸人心肝五臟裨付面前不得道  
著切宜忌口小參示衆云一擊響玲瓏喧轟宇宙通  
知音纔側耳頂羽過江東恁麼會恰認得驢鞍橋作  
阿爺下頷

翠巖真和尚舉黃檗在南泉作首座甘贄行者請施  
財槩云財法二施等無差別行者昇錢出堂須臾復  
云請施財槩云財法二施等無差別贄便行錢甘贄  
行者黠兒落節黃檗施財何曾夢見

妙喜曰一等是隨邪逐惡遮雲居維漢較些子  
鼓山和尚示衆云大事未辦宗脉不通切忌持言  
句意識裏作活計不見道意爲賊識爲浪盡被漂淪  
沒溺去無自由分緒和尚必若大事未通不如休去

大歇去身心純靜去好時中莫駐著事却易得露遮  
箇是事不得已相勸之言古人喚作死馬醫若是箇  
漢向佗與麼道如同寐語一般且諸人分上作麼生  
十二分教選用得一字麼諸方老宿語選用得一句  
麼若十二分教是兄弟在阿那教中若諸方老宿語  
當得兄弟在阿那句中所以道十二分教唱不得凡  
聖攝不得今古流不得言句該不得與麼說話蓋爲  
刺頭入在教門裏且與伊拆開若有箇漢總未通遮  
箇消息向佗與麼道被伊鶯口摑屎沸作麼不可恠  
得佗也兄弟大須甄別莫吉凶不辨有辨者出來對  
衆驗看時寒久立

黃龍南和尚示衆云鶴勒那空中變現曼拏羅指地  
爲泉德山會下光前絕後臨濟門前只得一邊良久  
云作麼生是那一邊

僧問南院從上諸聖甚麼處去曰不上天堂卽入地  
獄云和尚作麼生曰還知寶應老落處麼僧擬議院  
以拂子蘸口打復喚僧近前曰令合是汝行又打一  
拂子雪竇云令旣自行且拂子不知來處雪竇道箇

晴且要雪上加霜

妙喜曰權衡臨濟三要三立須還化南院始得雪

寶爲甚麼却道拂子不知來處妙喜亦道箇晴且

圖兩得相見

百丈問趙州近離甚處曰南泉文云南泉有何言句

曰未得之人直須悄然丈便喝州作怕勢丈云大好

悄然州乃作舞而出

司空山淨禪師因學者請問師以頌答之今錄三首

四大無主復如水遇曲逢直無彼此淨穢兩處不生

心壅決何曾有二意觸境但似水無心在世縱橫有

何事見聞覺知無障礙馨香味觸常三昧如鳥空中

祇麼飛無取無捨無憎愛若會應處本無心始得名

爲觀自在見道方修道不見復何修道生如虛空虛

空何所修徧觀修道者撥火覓浮漚但看弄傀儡綫

斷一時休

德山問維那今日幾人新到曰八人山云喚來一時

生按過

真淨和尚解夏示衆云有問話者麼乃以拂子擊禪

牀云天地造化有陰有陽有生有殺日月照臨有明  
有暗有隱有顯江河流注有高有下有壅有決明王  
治化有君有臣有禮有樂有賞有罰佛法住世有頓  
有漸有權有實有結有解結也四月十五十方法界  
是聖是凡若草若木以拂子左邊敲云從遮裏一時  
結舉拂子云總在拂子頭上還見麼乃喝云解也七  
月十五日十方法界若草若木乃聖乃凡以拂子右  
邊敲云從遮裏一時解舉拂子云總在拂子頭上還  
見麼乃喝云祇如四月十五日已前七月十五日已  
後且道是解是結舉拂子云總在拂子頭上還見麼  
乃喝云諸高德此三喝中有一喝是金剛王寶劍有  
一喝是踞地師子有一喝是探竿影草若人一一辨  
得始見臨濟大師道出常情黃檗被掌大愚遭築雖  
相去三二百年許汝親爲嫡子然後大開不二妙門  
權諸祖道摧邪顯正扶宗立教整頓綱綱縱大知見  
耀大法眼不動本際決勝魔軍乃喝云更須知有一  
喝不作一喝用到遮裏須是具爍迦羅眼向未扃已  
前竊提得去諸高德且道提得箇甚麼良久喝一喝



勸潭準和尚示衆云今朝臘月十夜來天落雪羣峯  
極目高低白綠竹青松難辨別必是來年羣麥熟張  
公李公皆欣悅皆欣悅鼓腹謳歌笑不徹把得雲簾  
撩亂吹依稀又如楊柳枝又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  
之左之右之喝一喝云禪客相逢只彈指此心能有  
幾人知

異見王問波羅提曰何者是佛答曰見性是佛王曰  
師見性否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曰性在作用  
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曰今現作用王自不見王  
曰於我有否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  
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曰若出現時當有其  
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爲我說波羅提曰在胎曰身處  
世名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舌談論在  
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識  
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王聞心即開悟

妙喜曰即今敢問諸人那箇是佛性那箇是精魂  
調達誘佛生身陷地獄佛令阿難傳旨汝在獄中安  
否達云我雖在獄中如三禪天樂佛又令阿難問汝

還求出否達云我待世尊來便出阿難云世尊是三  
界大師豈有入地獄分達云我豈有出地獄分翠巖  
眞云親言出親口

雲門問曹山如何是沙門行山曰喫常住苗稼者是  
門云便怎麼去是如何曰汝還畜得麼門云畜得山  
曰汝作麼生畜門云著衣喫飯有甚麼難山曰何不  
道披毛戴角門便禮拜

長沙和尚有秀才看千佛名經問曰百千諸佛但聞  
其名未審居何國土還化物也無曰黃鶴樓崔顥題  
後先輩還曾題未曰未曾曰無事題取一篇黃龍新  
頌云黃鶴樓前法戰時百千諸佛豎降旗渠無國土  
歸何處贏得多才一首詩

五祖演和尚白雲示衆舉雪峯問德山從上諸聖以  
何法示人山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雪峯從  
此有省僧問雪峯和尚見德山得箇甚麼便休去峯  
云我空手去空手歸白雲今日說向透未過者有兩  
箇人從東京來問伊甚麼處來佗却道蘇州來便問  
伊蘇州事如何伊道一切尋常雖然如是謾白雲不

過何故只爲語音各別畢竟如何蘇州菱邵伯藕又  
示衆舉僧問曹山佛未出世時如何曰曹山不如出  
世後如何曰不如曹山若以世諦觀之曹山合喫二  
十棒若以祖道觀之白雲合喫二十棒然雖如是棒  
頭有眼兩人中一人全肯一人全不肯若人點檢得  
出許你具半隻眼

與陽靜和尚初參西院便問擬問不問時如何院便  
打靜良久院云汝若喚作棒則眉鬚墮落靜於言下  
大悟

瓊邪覺和尚示衆舉汾陽先師頌云三玄三要事難  
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分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  
花新乃喝一喝云是第幾玄良久云汝也有沒量罪  
過我也有沒量罪過僧問如何是佛曰銅頭鐵額僧  
云不會曰鳥嘴魚腮

僧問大龍和尚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曰山花  
開似錦澗水湛如藍

妙喜曰若以此兩句明堅固法身生身入地獄

翠巖真和尚在歸宗南和尚會中爲首座時南問承

聞首座常將女子出定話爲人是否真云無南曰奢  
而不儉儉而不奢爲甚道無真云若是本分衲僧也  
少佗鹽醬不得南却回首喚侍者報典座明日只煮  
白粥

玄沙和尚侍雪峯行次峯指面前地云遮一片田地  
好造箇無縫塔沙曰高多少峯乃上下顧視沙曰人  
天福報卽不無和尚靈山授記未夢見在峯云汝作  
麼生沙曰七尺八尺瓊邪覺云國清才子貴家富小  
兒嬌

法眼和尚來參次以手指簾尋有二僧齊去卷法眼  
云一得一失

龍濟問僧甚處來云翠巖來曰翠巖有何言句示徒  
云常道出門逢彌勒入門見釋迦曰與麼道又爭得  
僧便問和尚又如何曰出門逢阿誰入門見甚麼僧  
於言下有省

大乘遵和尚在慈照會中一日問古人索火意旨如  
何照曰任佗滅云滅後如何曰初三十一云恁麼則  
好時節也曰汝見甚麼道理云今日一場困照便打

遵乃有頌索火之機實快哉絳鋒妙用少人猜要會  
我師親的旨紅爐火盡不添柴

廣慧蓮和尚示衆云祖令當行人天泯迹若道一線  
道且與說葛藤何故如此擬議之間早是喪身失命  
了也山僧不避諸方檢責入泥入水爲汝諸人莫有  
會底麼試蒲箇消息良久云看看總在魔界裏作活  
計也遂拈拄杖云速道速道衆擬議乃喝一喝僧問  
如何是無位真人曰上木下鐵云恁麼則罪歸有處  
也曰判官擲下筆僧禮拜蓮云拖出

羅漢琛和尚問保福僧彼中佛法如何示人曰保福  
有時示衆云塞却汝眼教汝覷不見塞却汝耳教汝  
聽不聞坐却汝意根教汝分別不得琛云吾問汝不  
塞汝眼汝見箇甚麼不塞汝耳汝聞箇甚麼不坐汝  
意根汝作麼生分別僧於言下有省

妙喜曰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

投子和尙在桐城縣因趙州問莫便是投子菴主麼  
師云茶鹽錢布施我來州先歸菴晚間見師自攜油  
回州云久嚮投子到來祇見賣油翁師云汝祇識賣

油翁且不識投子州云如何是投子師提起油餅云  
油油

曹山因紙衣道者來山問莫便是紙衣道者否衣云  
不敢山曰如何是紙衣下事衣云一裘纒挂體萬法  
悉皆如山曰如何是紙衣下用衣近前應諾便立脫  
去山曰汝旣解恁麼去何不恁麼來紙衣忽然開眼  
問一靈真性不假胞胎時如何山曰未是妙衣云如  
何是妙山曰不借借紙衣珍重却便坐化山乃有頌  
曰覺性圓明無相身莫將知見妄疎親念異便於立  
體昧心差不與道相隣情分萬法沈前境識鑑多端  
喪本真如是句中全曉會了然無事昔時人僧問一  
牛飲水五馬不嘶時如何曰曹山解忌口

趙州和尚示衆云兄弟若從南方來者即與下載若  
從北方來者即與裝載所以道近上人問道即失道  
近下人問道即得道兄弟正人說邪法邪法亦隨正  
那人說正法正法亦隨邪諸方難見易識我遮裏易  
見難識又示衆云此事如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  
漢現老僧拈一枝草作丈六金身用將丈六金身作

一枝草用佛即是煩惱煩惱即是佛

僧問寶福如何是一塵入正受福作入定勢僧云如何是諸塵三昧起福曰汝問阿誰雲門云遮阿師話

隨也不知又云前頭早是葛藤又道汝問阿誰南泉問黃檗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此理如何檗曰十二時中不依倚一物始得泉云莫便是長老見處麼檗曰不敢泉云漿水錢且置草鞋錢教誰還檗休去妙喜曰不見道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不獻

詩

葉縣省和尚僧問忽逢大闡提人來師還相爲也無曰法久成弊云慈悲何在曰年老成魔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曰劈口著云出匣後如何曰拈却牙齒問如何是論顯也不留朕迹曰日午打三更石人側耳聽云如何是語漸也返常合道曰問處分明觀面相呈問如何是超師之作曰老僧眉毛長多少問如何是塵中獨露身曰塞北千人帳江南萬斛船云恁麼即非塵也曰學語之流一札萬行問如何是和尙深深處曰猶有縮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云莫便是也

無日確搗東南磨推西北

石門聰和尚僧問曰往月來還不覺年衰老還有不老者麼曰有云作麼生是不老者曰虬龍筋力高聲叫晚後精靈轉更多問如何是學人深深處曰烏龜水底深藏六云未審其中事若何曰路上行人莫與知問承古有言只遮如今誰動口意旨如何曰莫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

報恩從和尚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曰鋒銳難擊云出窟後如何曰藏身無路云欲出不出時如何曰命似懸絲云向去事如何曰撈

翠巖真和尚示衆舉僧問巴陵如何是道答云明眼人落井又問寶應如何是道答云五鳳樓前又問首山如何是道答曰脚下深三尺此三轉語一句壁立千仞一句陸地行船一句賓主交參衆中莫有揀得者麼出來道看如無且行羅漢慈破結賊故行菩薩慈安衆生故行如來慈得如相故

克符道者問臨濟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曰煦日發生鋪地錦嬰兒垂髮白如絲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曰

王令已行天下徧將軍塞外絕煙塵云如何是人境  
俱不奪曰王登寶殿野老謳歌云如何是人境俱奪  
曰并汾絕信獨處一方師於言下領旨深入三玄三  
要四句之門頗資玄化

法眼指堯子云識得堯子周匝有餘雲門云識得堯  
子天地懸殊天衣云識得堯子椽楠木做

妙喜曰識得堯子好剃頭洗脚雖然如是有大人  
錯會在

德山和尚一日飯遲先托鉢下堂雪峯時作飯頭纔  
見便問遮老漢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甚麼處去山  
便歸方丈雪峯舉似殿頭頭云大小德山不會末後  
句山問舉令侍者喚殿頭來問汝不肯老僧那殿頭  
密啓其意山來日上堂與尋常說話不同頭向堂前  
撫掌大笑云且喜堂頭老漢會末後句佗後天下人  
不奈何雖然如是只得三年後三年果遷化  
于頤相公問紫玉佛法至理乞師一言玉曰相公佛  
法至理須去其情理公云便請和尚去其情理玉曰  
便請問來公云如何是佛玉召相公公應喏玉曰更

莫別求藥山後聞此語曰噫可惜于相公生理向紫  
玉山下相公聞得特訪藥山乃問如何是佛山召云  
相公公應喏山曰是甚麼公於此有省招慶共羅山  
舉次慶曰一等是道甚是奇特雲泥有隔羅山云大  
師也不得草草當時賴遇于相公可中草窠裏若撥  
著箇焦尾大蟲何處有藥山也慶曰作麼生羅山曰  
還知于相是鍛了金麼

雪竇和尚曰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古人向甚麼  
見客或若道得接手句許汝天上天下

雲門到天童童云汝還定當得麼門云和尚道甚麼  
童云不會即目前包裹門云會即目前包裹

妙喜曰十字街頭石敢當

天衣懷和尚色空頌二首色空空色色空空礙却  
關路不通劫火洞然毫末盡青山依舊白雲中東西  
南北十萬八千空生罔措火裡生蓮

保福問僧殿裏是甚麼佛僧云和尚定當看曰釋迦  
佛云和尚莫謾人好曰却是汝謾我又問僧汝名甚  
麼云咸澤曰忽遇枯涸者如何云誰是枯涸者曰我

是云和尚莫護人好曰却是汝護我又問飯頭饑  
多少曰和尚試量看師以手作量勢曰和尚莫護某  
甲曰却是汝護我又見一僧乃曰汝作甚麼業來得  
恁麼長大曰和尚短多少師蹲身作短勢僧曰和尚  
莫護人好曰却是汝護我

趙州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投子云不許夜  
行投明須到

羅山在禾山送同行矩長老出門次師把拄杖向前  
一擡矩無對師云石牛攔古路一馬勿雙駒後有僧  
舉似疎山山云石牛攔古路一馬生三寅

勸潭英和尚示衆云釋迦老子當時一手指天一手  
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釋迦老子可謂傍若無  
人當時若遇箇明眼衲僧直教陀上天無路入地無  
門然雖如是也須是銅沙羅裏油盛始得

妙喜曰可貴可賤

薦福恩和尚問古殿無佛時如何曰梵音何來又  
問不假修證如何得成曰修證卽不成

法眼禪師三界唯心頌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唯識唯

心眼聲耳色色不到耳聲何觸眼眼色耳聲萬法成  
辦萬法匪緣豈觀如幻大地山河誰堅誰變又華嚴  
六相頌華嚴六相義同中還有異異若異於同全非  
諸佛意諸佛意總別何曾有同異男子身中入定時  
女子身中不留意不留意絕名字萬象明明無理事  
青原問神會從甚麼處來會云曹溪來曰將得甚麼  
物來會振身而立師曰猶帶瓦礫在會云和尚莫有  
真金與人否曰設有汝向甚麼處著

羅漢南和尚示衆云紅霞穿碧落白鷺點滄洲不是  
寒山子時臨古渡頭騎駿馬驟高樓萬里銀河輓玉  
繩別明眞解脫撥火覓浮漚又示衆云禪不禪道不  
道三寸舌頭胡亂掃昨夜日輪飄桂花今朝月窟出  
芝草阿呵呵萬兩黃金無處討一句絕思量諸法不  
相到

雪峯云飯籬邊坐餓死人臨河渴死漢玄沙云飯籬  
裏坐餓死漢水裏沒頭浸渴死漢雲門云通身是飯  
通身是水

妙喜舉了喝云多觜阿師可殺忍俊不禁通身是

飯通身是水那裏得進消息來

正法眼藏卷第一之下

正法眼藏卷第二之上

徑山大慧禪師 宗杲 集并著語

後學黃葉庵沙門 智粒 校閱

達磨大師安心法門云迷時人逐法解時法逐人解則識攝色迷則色攝識但有心分別計較自心現量者悉皆是夢若識心寂滅無一動念處是名正覺問云何自心現量答見一切法有有自不有自心計作有見一切法無無自不無自心計作無乃至一切法亦如是前是自心計作有自心計作無又若人造一切罪自見已之法生即得解脫若從事上得解者氣力壯從事中見法者即處處不失念從文字解者氣力弱即事即法者深從汝種種運爲跳跟頭蹶悉不出法界亦不入法界若以法界入法界即是癡人凡有所施爲終不出法界心何以故心體是法界故問

世間人種種學問云何不得道答由見已故不得道已者我也至人逢苦不憂遇樂不喜由不見已故所以不知苦樂者由亡已故得至虛無已自尙亡更有何物而不亡也問諸法既空阿誰修道答有阿誰須修道若無阿誰即不須修道阿誰者亦我也若無我者逢物不生是非是者我自是而物非是也非者我自非而物非非也即心無心是爲通達佛道即物不起見名爲達道逢物直達知其本原此人慧眼開智者任物不任已即無取捨違順愚者任已不任物即有取捨違順不見一物名爲見道不行一物名爲行道即一切處無處即作處無作處無作法即見佛若見相時即一切處見鬼取相故墮地獄觀法故得解脫若見憶想分別即受鑊湯鑊炭等事現見生死相若見法界性即涅槃性無憶想分別即是法界性心非色故非有用而不廢故非無又用而常空故非有空而常用故非無

石門聰和尚示衆云問答須教起倒全龍頭蛇尾自欺謾如王秉劔由王意似鏡富要絕觀開口早經

千萬里低頭思慮萬重關指人若也無正眼何嘗前  
程作野干僧問如何是古佛心曰踢著秤鎚硬似鐵  
云意旨如何曰明日向汝道問青山綠水卽不問急  
切一句作麼生道曰手過膝耳垂肩廣慧璉和尚示  
衆云佛法本來無事從上諸聖盡是担枷強生節目  
歷長爲賤埋沒兒孫更有雲門趙州德山臨濟死不  
惺惺一生受屈老僧遮裏卽不然便是釋迦老子出  
來也貶向佗方世界教伊絕跡去何故如此免慮喪  
我兒孫老僧與麼道你等諸人作麼生會若於遮裏  
會得去豈不慶快教你脫却毛衫做箇灑灑地衲僧  
去更若不會來年更有新條在腦亂春風卒未休有  
僧入室請蓋云和尚適來言便是釋迦老子出來也  
貶向佗方世界學未了璉云你若恁麼會入地獄如  
箭云未審作麼生會璉便打僧擬議曰會麼僧云不  
會曰山僧今日不避諸方檢實爲你說破將此深心  
奉慶利是卽名爲報佛恩

妙喜舉了咄曰好人不肯做須要屎裏臥

真淨和尚示衆云新豐古洞萬疊爭橫悟本真縱千

林鏡察古今勝地佛事長興所以昔日悟本大師有  
時提唱云唯有佛菩提是真歸仗處復喝一喝云猶  
作遮箇去就在諸禪德只如大師道猶作遮箇去就  
在且道意作麼生還知落處麼叢林中多有商量者  
有底道聞佛聞法似生冤家況更有歸仗處故遭悟  
本大師檢點有底道悟本只要人休歇去有底道悟  
本只見錐頭利不見盤頭方似恁麼匹配又何曾夢  
見佗古人既不如是又且如何諸禪德此箇大事須  
子細不可亂心一等參禪窮教到底宗門中千差萬  
別隱顯殊途唯大智方明降茲已往莫測涯際而今  
多是抱不哭孩兒打淨潔毬子把纜放船抱橋柱澡  
洗彼此丈丈阿誰無分若便明去驅耕夫之牛奪饑  
人之食入火不燒入水不溺於一切處不留一切處  
成就靈光獨耀烜赫殊分可謂蕩蕩乎落落乎張起  
濟岸帆撥動渡人舟於生死海內白浪堆中出沒去  
來逍遙自在乃喝云從佗誘任佗非雨中兼蕩笠蓑  
衣而今暫別海門月攜魚且向市歸

寶壽和尚有胡釘鉸來參壽問莫是胡釘鉸否胡云



不敢壽云還釘得虛空麼胡云請和尚打破將來壽便打胡釘較不肯壽云已後有多口阿師爲汝點破去在後參趙州州云莫是胡釘較麼胡云不敢州云還釘得虛空麼胡云請和尚打破將來州云且釘遮一縫胡遂舉寶壽行棒因絳州云我與麼道與佗寶壽千里萬里

僧問水陸和尚如何是學人用心處曰用心卽錯僧云不起一念時如何曰沒用處漢僧云此事如何保任曰切忌問狹路相逢時如何曰便與攔胸托一托命峯和尚示衆云金峯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僧便問如何是二十年前有老婆心曰問凡答凡問聖答聖云如何是二十年後無老婆心曰問凡不答凡問聖不答聖

黃蘗和尚示衆云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與麼行脚何處有今日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時有僧云只如諸方匡徒傾衆又作麼生日不道無禪只是無師瀉山問仰山作麼生仰山云鶻王擇乳素非鴨類瀉山云此實難辨

雲蓋安和尚問石霜出戶俱閉卽不問萬戶俱開時如何霜云堂中事作麼生安云無人接得渠霜云道也然道只道得八成云却請師道霜云無人識得渠妙喜曰一對無孔鐵鎚就中一箇最重

琅邪覺和尚示衆云本來無一物壓殺世間人直饒便分明坐在糞坑裏作麼生是透脫一路妙音觀世音梵音海潮音頌百丈野狐話云明鏡當臺鑒者稀禪人到此擬何之直饒點破秋天月元來只是野狐兒頌清平大乘小乘話云山高日出早殿下青松老躑折杏花枝一任寒風掃頌風幡話云不是風兮不是幡多口關梨莫可詮若將巧語求玄肯特地千山隔萬山

勸潭準和尚示衆云祖師關棧子幽隱罕人知不是悟心者如何尋向伊乃喝一喝云是何言歟若一向恁麼達磨一門掃土而盡所以大覺世尊初悟此事便乃開方便門示真實相普令南北東西四維上下郭大李二鄧四張三同明斯事雲殿今日不免效古開方便門去也以拂子擊禪牀一下云方便門開也

作麼生是真實相良久云十八十九疑人夜走

降魔藏和尚參北宗秀和尚秀問汝名降魔此無山  
精木恠汝翻作魔邪曰有佛有魔秀曰汝若是魔必  
住不思議境界曰是佛亦空何境界之有

石頭和尚示衆云吾之法門先佛傳授不論禪定精  
進唯達佛之知見卽心卽佛心佛衆生菩提煩惱名  
異體一汝等當知自己心靈體離斷常性非垢淨湛  
然圓滿凡聖齊同應用無方離心意識三界六道唯  
自心現水月鏡像豈有生滅汝能知之無所不備僧  
問如何是解脫曰誰縛汝曰無人縛曰誰求解脫問  
僧從甚麼處來僧云江西來曰見馬大師麼云見頭  
乃指一檝柴曰馬師何似遮箇僧無對却回舉似馬  
大師馬曰汝見檝柴大小云沒量馬曰汝甚有力  
僧云何也馬曰汝從南嶽負一檝柴來豈不是有力  
巖頭共雪峯欽山去參臨濟中路逢定上座頭乃問  
甚麼處來定曰臨濟來曰和尚萬福定云和尚已遷  
化也曰某三人特去禮拜又值和尚遷化某等薄福  
不見和尚未審有何言句請上座舉一兩則定遂舉

臨濟上堂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從汝等諸  
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問如何是無位  
真人濟下禪牀擒住云道道僧擬議濟便托開云無  
位真人是甚麼乾屎橛便歸方丈巖頭不覺吐舌欽  
山云何不道赤肉團上非無位真人定便擒住云無  
位真人與非無位真人相去多少速道速道欽山直  
得面青面黃語不得巖頭雪峯同勸云遮新戒觸忤  
上座且望慈悲定云若不是遮兩箇老漢壓殺遮尿  
牀鬼子

白雲端和尚示衆云泥佛不度水木佛不度火金佛  
不度鑊眞佛內裏坐大衆趙州老子十二劑骨頭八  
萬四千毛孔一時拋向諸人懷裏了也圓通今日路  
見不平爲古人出氣以手拍禪牀云須知海嶽歸

明主未信乾坤陷吉人

僧問仰山法身還解說法也無曰我說不得別有一  
人說得僧云說得底人在甚麼處仰推出枕头瀉山  
問云寂子用劍刃上事

妙喜曰瀉山真是憐兒不覺醜仰山推出枕头已

是翻還更著箇名字喚作劔刃上事誤佗學語之  
流便怎麼承虛接響流通將去妙喜雖似借水獻  
花要且理無曲斷即今莫有傍不肯者出來我要  
問你推出枕头還當得法身說法也無

五祖演和尚示衆云十方諸佛六代祖師天下善知  
識皆同遮箇舌頭若識得遮箇舌頭始解大脫空便  
道山河大地是佛草木叢林是佛若也太識得遮箇  
舌頭只成小脫空自設去明朝後日大有事在五祖  
怎麼說話還有實頭處也無自云有如何是實頭處  
歸堂喫茶去

譚空和尚因有尼要開堂空勸云尼有五障不得開  
堂尼云龍女成佛有幾障空云龍女成佛現十八變  
你試變看尼云不是野狐精變箇甚麼空便打鎮州  
牧主後問云和尚拄杖折那將此見解擬欲爲人翠  
巖芝云且道尼具眼麼只攔得箇斷實案作麼生會  
三聖和尚在仰山會下有官人來看仰山山問官居  
何位云樵官仰山豎起拂子云還推得遮箇麼官人  
無語仰山令大眾下語總皆不契二聖不安在涅槃

堂內將息仰令侍者去請下語舉云但道和尚今日  
有事仰又令侍者去問未審有甚麼事曰再犯不容  
興化和尙在三聖會下常言我向南方行脚一遭拄  
杖頭不曾攬著一箇會佛法底後到大覺處請爲院  
主覺一日喚院主我聞你道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  
頭不曾攬著一箇會佛法底你憑箇甚麼道理興化  
便喝覺便打化又喝覺又打興化來日在法堂上覺  
喚院主我直下疑著你遮兩喝化依前又喝覺便打  
化又喝覺又打化云我在三聖處學得箇賓主句總  
被師兄折倒了也告師兄與某一箇安樂法門爰云  
遮瞎驢來遮裏納敗闕脫下衲衣痛打一頓

鏡清和尚示衆云有舟無楫亦不得有楫無舟亦不  
得舟楫俱備亦不得亦不得亦不得諸人作麼生有  
時云一人到亦不得一人不到亦不得二人俱到亦  
不得不得亦不得諸人作麼生此是妙中之妙拂盡  
背背通霄不礙

楊岐和尚示衆云景色乍晴物情舒泰舉步也千身  
彌勒動用也隨處釋迦文殊普賢總在遮裏衆中有

不受人設底便道楊岐和麤糲麵然雖如是布袋裏  
盛錐子

雲門一日云折半裂三針筒鼻孔在甚麼處與我箇  
筒拈出來看自代云上中下

妙喜曰倚門傍戶弄精魂

四祖謂融禪師曰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  
總住心源一切戒門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  
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  
夢幻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  
大道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闕少  
與佛何殊更無別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  
澄心莫起貪嗔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  
諸善不作諸惡行住坐臥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  
快樂無憂故名爲佛

亮座主參馬祖祖問曰見說座主大講得經論是否  
亮云不敢祖曰將甚麼講云將心講曰心如工伎兒  
意如和伎者爭解講得經亮抗聲云心既講不得虛  
空莫講得麼祖曰却是虛空講得亮不肯便出將下

◆  
雪竇

堵祖召云座主亮回首豁然大悟使禮拜祖曰遮鈍  
根阿師禮拜作麼亮歸寺告聽衆曰某甲所講經論  
謂無人及得今日被馬大師一問平生工夫水消瓦  
解徑入西山更無蹤跡

雪竇悅和尚示衆云語不離巢道焉能出蓋纏片雲  
橫谷口迷却幾人源所以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  
者喪滯句者迷汝等諸人到鴻裏憑何話會良久云  
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又示衆云拂子  
吞却須彌山尋常言論德山卓牌關市裏作麼生商  
量良久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大寧寬和尚示衆云從上來事非從佛得不就祖求  
丈夫稟性本自天真動止合儀去來無著如魚在水  
任性浮沉似鳥飛空都無罣礙如斯說話誰是知音  
良久云一氣不言含有像出靈何處謝無私僧問教  
中云始知衆生本來成佛爲甚麼有煩惱菩提曰甘  
草甜黃連苦僧云却成兩箇去也曰你不妨會得好  
問既是一眞法界爲甚麼却有千差萬別曰根深葉  
盛僧云未審還出得遮箇也無曰弄巧成拙問作止

任滅教中四病後學之流如何趨向日巧匠運斤斧  
斫木不押繩

龍華愬和尚示衆云摩騰入漢已涉繁詞達磨西來  
不守已分山僧今日與麼道也是爲佗閑事長無明  
愬行脚時見五祖戒和尚戒問不落唇吻一句作麼  
生道愬曰老人大話頭也不照顧戒便喝愬亦喝  
戒拈棒愬拍手下戒曰圓梨園梨話在愬將坐具  
搭肩上更不顧便下去

南泉和尚示衆云然燈佛道了也若心相所思出生  
諸法虛假皆不實何以故心尚無有云何出生諸法  
猶如形影分別虛空如人取聲安置篋中亦如吹網  
欲令氣滿故老宿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教你  
兄弟行履據說十地菩薩住首楞嚴三昧得諸佛秘  
密法藏自然得一切禪定解脫神通妙用至一切世  
界普現色身或示現成等正覺轉大法輪入般涅槃  
使無量入毛孔演一句經無量劫其義不盡教化無  
量億千衆生得無生法忍尚喚作所知愬極微細所  
知愚與道全乖大難大難珍重

南院和尚示衆云赤肉團上壁立千仞有僧問赤肉  
團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尚語曰是僧便掀倒禪牀  
院曰你看透時漢流做僧擬議院便打趁出

妙喜曰我今爲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

龍山和尚問僧甚麼處來僧云老宿處來曰老宿有  
何言句僧云說卽千句萬句不說卽一字也無曰恁  
麼卽蠅子放卵其僧禮拜山便打

洞山价和尚迷路到龍山因參禮次山問此山無路  
圓梨向甚麼處來价云無路且置和尚從何而入曰  
我不曾雲水价云和尚住此山多少時邪曰春秋不  
涉价云此山先住和尚先住曰不知价云爲甚麼不  
知曰我不從人天來价却問如何是賓中主曰長年  
不出戶云如何是主中賓曰青天覆白雲云賓主相  
去幾何曰長江水上波云賓主相見有何言說曰清  
風拂白月价又問和尚見箇甚麼道理便住此山曰  
我見兩箇泥牛鬪入海直至如今沒消息因有頌云  
三間茅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閑莫把是非來辨  
我浮生穿鑿不相關

投子和尙示衆云汝諸人來遮裏擬覓新鮮語句攢  
花簇錦口裏實有可道我老人氣力稍劣唇舌遲鈍  
汝若問我我便隨汝答對也無玄妙可及於汝亦不  
教汝探根終不說向上向下有佛有法有凡有聖亦  
不存坐繫縛汝諸人變現千般總是汝生解自擔帶  
將來自作自受遮裏無可與汝不敢誑說汝無表無  
裏可得說似汝諸人還知麼時有僧問表裏不收時  
如何曰汝擬向遮裏探根那問大藏教中還有奇特  
事也無曰演出大藏教

保寧勇和尚示衆云有箇漢恠復醜眼直鼻藍巉面  
南看北斗解使日午金烏啼夜半鐵牛吼天地旋山  
河走羽族毛羣失其所守直得文殊普賢出此沒彼  
七縱八橫千生萬受蕪然逢著箇黃面瞿曇不惜眉  
毛再三與伊摩頂授記云善哉善哉大作佛事希有  
希有於是乎自恣憊憊懺懺惶惶藏頭縮手召  
云大眾此話大行何必更徒三十年後

晦堂和尚示衆擊繩牀一下云一塵纒起大地全收  
諸人耳在一聲中一聲偏在諸人耳若是摩霄俊鶴

便合乘時止滌困魚徒勞激浪

趙州和尚示衆云法本不生今則無滅更不要道纒  
語是生不語是滅諸人且作麼生是不生不滅底道  
理僧問艸是不生不滅麼曰遮漢只認得箇死語問  
如何是丈六金身曰袖頭打領腋下剝襟僧云學人  
不會曰不會倩人裁問如何是西來意曰版窗生毛  
問栢樹子還有佛性也無曰有云幾時成佛曰待虛  
空落地時云虛空幾時落地曰待栢樹子成佛時  
崔禪和尚在定州州衙內陞座拈起拄杖云出來也  
打不出來也打有僧出云崔禪響崔禪擲下拄杖云  
久立太尉珍重

僧問克符道者如何是賓中賓曰倚門傍戶猶如醉  
出言吐氣不慚惶如何是賓中主曰口念彌陀雙拄  
杖目擊曠人不出頭如何是主中賓曰高提祖印當  
機利物應知語帶悲如何是主中主曰橫按鑊錘  
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疑頭云既是太平寰宇爲甚麼  
却斬疑頭曰不許夜行剛把火直須當道與人看  
興化和尙一日喚僧僧應諾曰到即不點又喚一僧

僧云作麼曰點即到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曰打中間底僧禮拜化云大眾興化昨日去赴箇村齋回到半路逢著一陣卒風暴雨却去古廟裏避得過智門祚和尚示衆云南泉道自小牧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放不免食佗國王水草擬向溪西放不免食佗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所以雲門大師道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荆棘林是好手直饒你截斷凡聖極盡有無也只是老鼠入飯甕米知有向上一竅在時有僧問如何是向上一竅祚便打云我早是將一塊屎蒸口抹了汝更來敲我手作麼僧擬議便趨下

清涼普明和尚示衆云祖師心法洞貫十方今古恒然法爾如是如是之法不假修而自就不假得而自圓一切現成名不動地用而非有不用非無妙體湛然恒常不變體合妙用應備無爲映現重重無邊色相心無自性觸事全彰不動道場遍十方界如斯境界略暫回光背覺合塵妄爲影事此之事宜如王大路行之卽是假使不行亦在其路如斯所論猶是化

門之說若以學唱宗乘只有一時散去好  
仰山問三聖汝名甚麼三聖云我名慧寂仰云慧寂是我聖云我名慧然仰山呵呵大笑

妙喜曰兩箇藏身露影漢殊不顧傍觀者

臨濟和尚示衆云道流佛法無用功處只是平常無事著衣喫飯屙屎送尿困來卽臥憊人笑我智乃知焉古人云向外作工夫總是癡頭漢你且隨處作主立處皆真一切境緣回換不得縱有從來習氣五無間業皆爲解脫大海今時學禪者總不識法猶如觸草羊逢著安在口裏奴郎不辨賓主不分如是之流邪心入道卽不得名爲眞出家人正是凡俗人夫出家者須辨得平常眞正見解辨佛辨魔辨眞辨僞辨凡辨聖若如是辨得名眞出家人若魔佛不辨正是出一家入一家喚作造業衆生未得名爲眞出家人只如今有箇佛魔同體若明眼道流魔佛俱打你若愛憎凡生死海裏浮沉未有了日時有僧問如何是佛魔乞垂開示曰你一念心疑處是佛魔你若迷得萬法無生心如幻化更無一塵一法處處清淨卽

無佛魔佛與衆生是染淨二境約山僧見處無佛無衆生無古無今得者便得不勒時節亦無修證無得無失一切時中更無別法設有一法過此我說如夢如幻山僧所說只是道流見今目前孤明歷歷地聽法者此人處處不滯通徹十方三界自在入一切差別境不能回換一剎那間透入法界逢佛說佛逢祖說祖逢羅漢說羅漢逢餓鬼說餓鬼向一切處遊履國土教化衆生未曾離一念隨處清淨光透十方萬法一如道流大丈夫兒今日方知本來無事只爲你信不及念念馳求捨頭覓頭自不能歇如圓頓菩薩入法界現身向淨土中厭凡忻聖如此之流取捨未忘染淨心在如禪宗見解又且不然直是見今更無時節山僧說處皆是一期藥病相治總無實法若如是見是真出家日消萬兩黃金道流莫取次被諸方老師印破面門道我解禪解道辯似懸河皆是造地獄業若是真正學道人不見世間過切急要求真正見解若達真心悟性圓明方始了畢問如何是真正見解乞再指示曰你但一切入凡入聖入染入淨入

諸佛國土入彌勒樓閣入毗盧遮那世界處處皆現國土成住壞空佛出于世轉大法輪入無餘涅槃不見有去來相貌求其生死了不可得便入無生法界處處遊履國土入華藏世界盡見諸法全眞皆是實法唯有聽法無依道人是諸佛之母所以佛從無依生若悟無依佛亦無得若如是見得是真正見解學人不了執爲名句被佗凡聖名礙所以障其道眼不得分明只如十二分教皆是表顯之說學者不會便向表顯名句上生解皆是依倚落在因果未免三界生死你欲得生死去住自由卽今識取聽法底人無形無相無根無本無住處活潑潑地應是萬般施設用處只是無處所以覓著轉遠求之轉乖號爲秘密道流你莫認箇夢幻伴子遲晚中間便歸無常你向此世界中覓甚麼物作解脫覓取一口飯喫補糞過時且要訪尋善知識莫因循逐樂虎生浪死光陰可惜念念無常巖則被地水火風細則被生住異滅四大四相所逼無有了期道流今時且要識取四種無相境免被境緣擺撲問如何是四種無相境師曰你



一念心愛被水溺你一念心嗔被火燒你一念心疑  
被地礙你一念心喜被風飄若能如是辨得不被境  
轉處用境東涌西沒南涌北沒中涌邊沒邊涌中  
沒履水如地履地如水緣何如此爲達四大如夢如  
幻故道流你只今聽法者不是你四大能用你四大  
若如是見得便乃去住自由約山僧見處沒嫌底法  
你若惜凡愛聖被聖凡境縛有一般學人向五臺山  
求文殊現早錯了也五臺山無文殊你欲識文殊麼  
只你目前用處始終不異處處不礙此箇是活文殊  
你一念心無差別光處處總是普賢你一念心能自  
在隨處解脫此是觀音三昧法互爲主伴顯卽一時  
顯隱卽一時隱一卽三三卽一如是解得方始好看  
教

雲門曰十方國土中唯有一乘法且道自己在一乘  
法裏一乘法外自代云入

妙喜曰特地一場愁

白雲端和尚示衆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  
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常處此菩提座大衆作麼

生說箇隨緣赴感底道理只於一彈指間盡大地含  
生根機一時應得周足而未嘗動著一毫頭便且喚  
作隨緣赴感而常處此座只如山僧此者受法華請  
相次與大衆相別去宿松縣裏開堂了方歸院去且  
道還離此座也無若道離則世諦流布若道不離作  
麼生見得箇不離底事真是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  
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麼又莫是一切無  
心一時自遍麼若恁麼正是掉棒打月到遮裏直須  
悟始得悟後更須遇人始得你道既悟了便休又何  
必更須遇人若悟了遇人底當垂手方便之時著著  
自有出身之路不瞎却學者眼若只悟得箇乾蘿蔔  
頭底不唯瞎却學者眼兼自己動便先是犯鋒傷手  
你看我楊岐先師問慈明師翁道幽鳥語喃喃辭雲  
入亂峯時如何答云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進云  
官不容針更借一問師翁便喝進云好喝師翁又喝  
先師亦喝師翁乃連喝兩喝先師遂禮拜大衆須知  
悟了遇人者向十字街頭與人相逢却在千峯頂上  
握手向千峯頂上相逢却在十字街頭握手所以山

僧嘗有頌云佗人住處我不住佗人行處我不行不是與人難共住大都繇素要分明山僧此者臨行解開布袋頭一時撒在諸人面前了也有眼底莫錯恠好珍重

大鴻真如和尚示衆云古佛道昔於波羅柰轉四諦法輪墮坑落壘今復轉最妙無上大法輪土上加泥如今還有不歷階梯獨超方外者麼良久云出頭天外看誰是箇中人僧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爲甚麼不得成佛道曰苦殺人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曰寒毛卓豎云見後如何曰額頭汗出

黃龍南和尚示衆云時人住處我不住時人行處我不行於此了然明的旨須會全身入火坑以拂上畫一畫云臭煙蓬煇紅焰熾然眼未明者總在裏許從上古聖無非入生死坑一向無明火裏提拔有情汝等諸人且如何入若人人得可謂在火不燒在水不溺若入不得非唯不能自利亦乃不能利佗既不能自利利佗圓頂方袍殊無利益良久召大衆大衆舉頭乃云牛頭出馬頭回

楊侍郎李駙馬與唐明嵩和尚問答問彌陀演化於西方遠磨傳心於東土胡來漢現水到渠成五嶽鎮靜以崢嶸百谷朝宗而浩渺一靈之性託境現形三有之中憑何立命嵩云仙人無婦玉女無夫楊云尼剃頭不復生子嵩云陝府鐵牛能哮吼嘉州大像念摩訶李云側跳上山巔嵩云騎牛不著靴廣慧連云進家倒戈汾陽昭云端身裂面破

妙喜曰月下看弄雪師子

問立沙不出嶺保壽不渡河善財參知識五十三員慧遠結黑白一十八士雪峯三度上投子智者九旬講法華遮六箇漢爲復野干鳴爲復師子吼速道速道嵩云水急魚行遊峯高鳥不棲楊云泗州大聖嵩云土上加泥更一重李云舌上覆金錢嵩云半夜歌樂動誰人得知音廣慧連云講語滿路人皆望汾陽昭云看壁畫人笑

妙喜曰野干鳴師子吼

問風穴提印南院傳衣昭公演化於西河嵩師領徒於并壘南宗之旨北土大興且道二師承誰恩方嵩

云不入蓮池浴懶向雪山遊揚云清涼山裏萬菩薩  
嵩云維摩會中詰聖集李云背負乾薪遺聖火嵩云  
口是禪門廣慧蓮云藏頭白海頭黑汾陽昭云告天  
手捺地嘯嘯

妙喜曰糊猴騎鼈背

問切利透日月之上四禪無風火之災三交駕鐵牛  
之車臨汝據全提之印彌猴有一面古鏡裡奴有萬  
里神光直下承當是何人也嵩云朝看東南暮看西  
北楊云裡奴白牯却知有嵩云淹殺家頭謫李云月  
裏煮油餡崇云石人腰帶廣慧蓮云陳蒲鞋周金剛  
汾陽昭云直褻又逢胡釘鈔

妙喜曰小出大遇

問④一切諸佛盡在裏許動即喪身失命覲著兩頭  
俱暗擬議之時千山萬水直下會得也是炭庫裏坐  
地有不惜眉毛者通箇消息來嵩云百雜碎楊云平  
生不妄語嵩云也要道過李云出穴兔遭買嵩云東  
西無滯礙南北得自由廣慧蓮云振錫下泥犁汾陽  
照云穿山透石壁鼻孔血淋淋

妙喜曰自作自受

黃龍新和尚示衆云空谷傳聲時時聞於未聞色裏  
膠清處處見而無見見既無見聞所未聞喚作無義  
藏三昧門無盡藏神通門無盡藏智慧門無盡藏解  
脫門若能如是知見如是信解如是修證如是悟入  
我說是人達佛心宗入佛知見既是入佛知見爲是  
能見見爲是所見見若是所見見且以何爲能若是  
能見見且以何爲所若作能所二見俱非佛乘作麼  
生是佛乘是以如來非智巧智者必以如來爲宗祖  
師非妙得妙者必以祖師爲旨宗旨既分清濁自明  
既明清濁體用雙全既全體用得大自在既得自在  
靈峯寶劔常露現前亦能教人亦能活人擬欲進前  
喪身失命擬欲退後辜負當人且道不進不退一句  
作麼生道良久云澗松千載鶴來乘月中丹桂鳳凰  
棲  
障蔽魔王領諸眷屬一千年隨金剛齊菩薩竟起處  
不得忽因一日得見乃問云汝當依何住我一千年  
竟汝起處不得菩薩云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無住

而住如是而住法眼云障蔽魔王不見金剛齊即從  
只如金剛齊還見障蔽魔王麼

妙喜曰既覓起處不得一千年從底是甚麼金  
剛齊云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無住而住如是而  
住互相熱護法眼道障蔽魔王不見金剛齊即且  
從只如金剛齊還見障蔽魔王麼恁麼批判也是  
看孔著楔即今莫有知得妙喜起處底麼隨後咄  
云寐語作麼

襄州廣德周和尚示衆云適來鍾鼓未鳴時諸上座  
便合知時何用上來握節當實爲沉屈諸上座既  
然如是撒沙向諸人眼裏去也三世諸佛在諸上座  
鼻孔上轉大法輪看看良久云多行春令

僧問汾州太子一和尚如何是汾陽境曰賀魯山頭  
雲霧漫西河水急漚滄溟如何是境中人曰那尊行  
正令切忌犯威風如何是學人親切處曰端坐念實  
相如何是轉身處曰街頭巷尾如何是著力處曰千  
斤擔子兩頭搖僧云三句已蒙師指示未審向上還  
有事也無曰有云如何是向上事師便打問一曲無

音韻如何和得齊曰三九二十七籠頭吹鬘栗僧云  
宮商角徵非關妙石人撫掌笑呵呵曰同道方知  
僧問唐州大乘果和尚如何是從上來傳底事曰金  
盤托出衆人看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天晴日出僧  
云不會曰雨下泥生

大愚芝和尚示衆云豎窮三際橫徧十方拈起也帝  
釋心驚放下也地神膽戰不拈不放喚作甚麼自云  
蝦蟆又示衆云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  
乃拈起拂子云狸奴白牯總在遮裏放光動地何爲  
如此兩段不同

妙喜曰大愚若無後語泊合被狸奴白牯換却眼  
睛雖然如是也未免秤錘蘸醋

芭蕉和尚示衆云如人行次忽遇前面萬丈深坑背  
後野火來逼兩畔荆棘叢林若也向前則墮坑落壚  
若也退後則野火燒身若轉側則被荆棘林礙當與  
麼時作麼生免得若也免得合有出身之路若免不  
得墮身死漢

臨濟和尚問院主甚麼處去來云州中糶黃米去來

濟以拄杖畫一畫云還羅得遮箇麼主便喝濟便打  
典座至濟乃舉似典座座云院主不會和尚意濟云  
你又作麼生座禮拜濟又打黃龍南云院主下喝不  
可放過典座禮拜放過不可臨濟行令歸宗放過二  
十年後有人說破

南泉問座主講得甚麼經云彌勒下生經曰彌勒甚  
麼時下生云見在天宮未來曰天上無彌勒地下無  
彌勒洞山舉問雲居居云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  
未審誰與安名山被問直得禪牀震動乃云膺闔梨  
吾在雲巖曾問老人直得火爐震動今日被子問直  
得通身汗流明安云如今老僧舉起也有解問者致  
將一問來乃云地動也

妙喜曰禪牀動火爐動地動即不無遮三箇老漢  
要見南泉則直待彌勒下生始得忽有箇衲僧出  
來道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却教甚麼人下生  
又作麼生祇對但向他道老僧罪過

雪竇和尚舉古云眼裏著沙不得耳裏著水不得忽  
若有箇漢信得及把得住不受人謾祖佛言教是甚

麼熱碗鳴磬便請高掛鉢囊拗折拄杖管取一員無  
事道人又占人云眼裏著得須彌山耳裏著得大海  
水一般漢受人商量祖佛言教如龍得水似虎靠山  
却須挑起鉢囊橫擔拄杖亦是一員無事道人復云  
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然後沒交涉三員無事  
道人中要選一人爲師

妙喜曰三人中那箇堪爲走使我要喚來洗脚雪  
竇恁麼妙喜不恁麼忽有箇衲僧出來道好與一  
狀傾過也恁他不得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以南印度香至王所施無價寶  
珠問善提達磨曰此珠圓明有能及此否磨曰此是  
世寶未足爲上於諸寶中法寶爲上此是世光未足  
爲上於諸光中智光爲上此是世明未足爲上於諸  
明中心明爲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光辨  
於此既辨此已卽知是珠既知是珠卽明其寶若明  
其寶寶不自寶若辨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者要  
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寶者要假智寶以明法寶  
然則師有其道其實卽現衆生有道心寶亦然尊者

歎其辯慧乃復問曰於諸物中何物無相曰於諸物中不起無相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高曰於諸物中人我最高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大曰於諸物中法性最大尊者知是法嗣後以正法眼藏付囑偈曰心地生諸種因事復生理果滿菩提圓花開世界起

妙喜曰說得道理好歸依佛法僧

楊岐甄叔禪師示衆曰羣靈一源假名爲佛體竭形消而不滅金流朴散而常存性海無風金波自涌心靈絕兆萬像齊照體斯理者不言而徧歷河沙不用而功益玄化如何背覺反合塵勞於陰界中妄自囚執

石頭和尚一日問龐居士曰子自見老僧以來日用事作麼生對曰若問日用事直下無開口處頭曰知子恁麼方始問子居士乃呈偈曰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勿張乖朱紫誰爲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般紫石頭然之

法華學和尚示衆云一三三四五任君顛倒學露柱與燈籠何曾說佛祖不惜眉毛者直下便道取僧問

未審道箇甚麼日子已輕裝外瓶孟共囊袍僧云正當與麼時如何日夜禪孤月冷晨起片雲高僧擬議曰會麼僧云不會學遂作頌示之云三十五十何須更學方圓變通去除佛祖佗未彰名余不能取

鶯嶺遠和尚參長慶慶問汝名甚麼曰明遠慶云那邊事作麼生曰明遠退兩步慶曰汝無端退兩步作麼遠無語長慶代云若不退步爭知明遠遠乃省後僧問無一法當前應用無虧時如何遠以手卓火其僧有省

長爪梵志索世尊論議謂世尊曰我與世尊論議我義若墮我自斬首世尊曰汝義以何爲宗志曰我一切不受爲宗世尊曰是見受否志拂袖而去行至中路乃省謂弟子曰我當回去斬首謝世尊弟子曰人天衆前幸當得勝何以斬首志曰我寧於有智人前斬首不於無智人前得勝乃嘆曰我義兩處負墮是見若受負門處纒是見不受負門處細一切人天二乘皆不知我義墮處唯有世尊諸大菩薩知我義墮回至世尊前云我義兩處負墮故當斬首謝世尊

佛言我佛法中無如是事汝當回心向道於是同五百徒衆一時投佛出家證阿羅漢天衣懷和尚頌云是見若受破家門是見不受共誰論圓擔燕折兩頭脫一毛頭上現乾坤

洞山示衆云兄弟初秋夏末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始得又云只如萬里無寸草處作麼生去後有僧舉似石霜霜云出門便是草

妙喜曰不見道師子一滴乳迸散十斛驢乳

破窼墮和尚不稱名氏言行叵測隱居嵩嶽山塢有廟甚靈屋下唯安一窼遠近祭祀不輟烹殺物命甚多師一日領侍僧入廟以杖敲窼三下云咄此窼只是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恁麼烹殺物命又打三下窼乃傾墮師曰破也墮也須臾有一青衣義冠設拜師前師曰汝是何人曰我本此廟窼神久受業報今蒙禪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生天特來致謝師曰是汝本有之性非吾強言神再拜而沒侍僧等問曰某等久侍左右未蒙方便指示窼神得何徑旨使得生天師曰我只向伊道是泥瓦合成聖從何來

也字疑類

靈從何起別也無道理爲伊侍僧等佇思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本有之性爲甚麼不會侍僧等乃禮拜曰破也墮也破也也墮也侍僧等一時省悟後有義豐禪師舉似安國師國師歎曰此子會盡物我一如可謂如朗月當空無不見者難究伊語脉

臨濟問杏山如何是露地白牛山曰咩咩濟云啞却口那山曰老兄作麼生濟云遮畜生山乃休

夾山和尚有小師隨侍日久遣令行脚遊歷禪肆後聞師聚衆道聲振遠回歸省覲問曰和尚有如是奇特事何不早向某甲說山曰汝蒸飯我著火汝行益吾展鉢甚麼處是辜負汝處小師從此悟入

常禪師參六祖祖問從甚麼處來欲求何事曰學人近往白峯山禮大通和尚蒙示見性成佛之義未決狐疑伏望和尚垂慈攝受祖曰彼有何言句汝試舉似於吾與汝證明常曰到彼三月未蒙開示爲法切故獨入方丈禮拜哀請問如何是某本心本性曰汝見虛空否對曰見彼曰汝見虛空有相貌否對曰虛空無形有何相貌彼曰汝之木性猶如虛空返觀自

性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了無一物可知是名眞知無有青黃長短但見本源清淨覺體圓明卽名見性成佛亦名極樂世界亦名如來知見學人雖聞此說猶未決了乞和尚誨示令無凝滯祖曰彼師所說猶存見知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一偈曰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不知一法守空知還如太虛生閃電此之知見瞥然與錯認何曾解方便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現常聞偈心意豁然乃述一偈曰無端起知解著相求菩提情存一念悟寧越昔時迷自性覺源體隨照枉遷流不入祖師室茫然趣兩頭

琅邪覺和尚示衆拈起拄杖云盤山道向上一路滑南院道壁立千仞險臨濟道石火電光鍾環那有定乾坤底句各各高著眼高著眼卓拄杖下座又示衆云句中薦得遊子返於故鄉意中薦得方解事於尊堂若然者須是轉身吐氣始得若能如是方解百尺竿頭進步句中無意中無句既能如是且作麼生轉身吐氣若也不會拄杖子爲汝吐氣去也卓拄杖

下座

雲門曰要識祖師麼以拄杖指曰祖師在你頭上踴跳要識祖師眼睛麼在你腳根下又曰遮箇是祭鬼神茶飯然雖如此鬼神也無厭足

妙喜曰不見道留惑潤生時有僧在傍咳嗽一聲

妙喜曰老漢恁麼道有甚麼過僧擬議便打

長沙岑和尚示衆曰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前須草深一丈我事不獲已所以向汝諸人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一隻眼盡十方世界是沙門全身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裏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我常向汝諸人道三世諸佛共盡法界衆生是摩訶般若光光未發時汝等諸人向甚麼處委悉光未發時尙無佛無衆生消息何處得山河國土來時有僧問如何是沙門眼曰長長出不得又曰成佛成祖出不得六道輪回出不得僧云未審出箇甚麼不得曰晝見日夜見星僧云學人不會曰妙高山色青又青

妙喜曰熱處難忘



靈樹和尚問如何是和尙家風曰千年田八百主如何是千年田八百主曰郎當屋舍沒人修

妙喜曰愁人莫向愁人說

香巖和尚在百丈會裏性識聰敏參禪不得百丈遷化後到滄山山問我聞汝在百丈先師處問一答十問十答百此是汝聰明靈利意解識想生死根本父母未生時試爲我道一句看看香巖被滄山一問直得茫然歸寮將平日看過底文字從頭要尋一句可將酬對竟不能得乃自嘆曰薑餅不可充饑屢上堂頭乞滄山說破山云我若說似汝汝已後罵我去我說底是我底終不干汝事香巖遂將平昔所集文字以火爇却曰此生不學佛法也且作箇長行粥飯僧免役心神乃泣辭滄山直過南陽觀忠國師遺跡遂憩止卓庵一日芟除草木因瓦礫擊竹作聲忽然省悟遽歸沐浴焚香遙禮滄山讚云和尚大悲恩逾父母當時若爲我說破何有今日之事乃有一頌云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蹤跡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滄山

聞得曰此子徹也仰山侍立次云此是心機意識著述得成待慧寂親自勘過仰山後見香巖曰和尚讚歎師兄發明大事你試說看巖乃舉前頌仰云此是夙習記持而成若有正悟發明別更說看巖又成頌云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猶有卓錫之地今年貧雖也無仰云如來禪許師兄會祖師禪未夢見在巖復有一頌云我有一機瞬目視伊若人不會別喚沙彌仰山乃報滄山云且喜香巖師兄會祖師禪也

妙喜曰滄山晚年好則劇教得遮一棚肉傀儡直是可愛且作麼生是可愛處面面相看手脚動爭知語話在他人

俱胝和尚住庵時有一尼戴笠子直來繞禪牀一匝云道得卽放下笠子俱胝無對尼拂袖便行俱胝云何不且住尼云道得卽住俱胝又無對尼去後自嘆云我雖是丈夫漢而無丈夫志氣擬棄庵往諸方參尋其夜山神告曰不須下山將有肉身大士來爲和尚說法也果旬日天龍和尚到庵俱胝乃迎禮具陳

前事天龍豎一指而示之俱胝當下大悟後凡有問  
只豎一指有一供過童子每見人問佗事也豎指祇  
對有人謂俱胝曰和尚遮童子也不可得亦會佛法  
凡有人問佗皆如和尚豎指俱胝聞得一日潛將刀  
子放在袖中喚童子近前來問你也會佛法是否云  
是俱胝曰如何是佛童子便豎起指頭被俱胝一刀  
斫斷童子叫喚走出俱胝遂喚童子且來童子回頭  
俱胝曰如何是佛童子不覺將起手不見指頭忽然  
大悟俱胝每云我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用不盡琅  
邪覺和尚頌云俱胝一指報君知朝生鷄子搏天飛  
若無繆鼎拔山力千里烏雞不易騎

三角和尚示衆云若論此事貶上眉毛早是蹉過了  
也時麻谷出問貶上眉毛卽不問如何是此事曰蹉  
過也谷乃掀倒禪牀三角便打長慶代云悄然

妙喜曰蹉過麻谷也不知

管門祚和尚示衆云三兩日來好春雨可謂潑灑凡  
夫見水是水諸天見水是琉璃魚龍見水是窟宅賊  
鬼見水是火你禪僧家喚作甚麼若喚作水又同凡

夫見若喚作琉璃又同諸天見若喚作窟宅又同魚  
龍見若喚作火又同餓鬼見是你尋常還作麼生所  
以道若是得底人道火不燒口道水不濕身你每日  
喫飯還少得一粒麼又古人云終日著衣喫飯未嘗  
較著一粒米未嘗挂著一縷絲雖然如此又須實到  
遮裏始得若未到遮田地且莫掠虛僧問一切智智  
清淨還有地獄也無曰闍羅不是鬼做問如何是佛  
曰踢破草鞋赤脚走云如何是佛向上事曰拄杖頭  
上挑日月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曰蓮花云出水後  
如何曰荷葉

首山念和尚示衆云要得親切第一莫將問來問還  
會麼問在答處答在問處你若將問來問老僧在你  
脚底你若擬議則沒交涉時有僧出禮拜山便打僧  
問挂錫幽巖時如何曰錯僧云錯山便打  
白雲祥和和尚示衆云諸人會麼但向街頭市尾屠兒  
魁儉地獄饑渴處會取若怎麼會堪與人天爲師爲  
匠若向禪僧門下天地懸殊更有一般底只向長連  
牀上作好人去汝道此兩般人那箇有長處

魯祖尋常見僧來使面壁南泉問云我尋常向師僧  
道佛未出世時會取尙不得一箇半箇佗怎麼驢年  
去保福問長慶只如魯祖節文在甚處被南泉怎麼  
道慶云還已讓入萬中無一

妙喜曰魯祖不得南泉幾乎覷破壁

洛浦遊歷罷直往夾山按山頂上卓庵經年夾山知  
乃修書令僧馳往浦接得便坐却再展手索僧無對  
浦便打云歸去舉似和尚僧回舉似夾山山云遮僧  
看書三日內必來若不看書斯人救不得夾山却令  
人伺其出庵便與燒其居果三日後出庵來人謂曰  
庵中火起浦亦不顧直到夾山見夾山不禮拜乃當  
面叉手而立山云雞栖鳳巢非同類出去浦曰自  
遠趨風請師一接山云目前無箇梨此間無老僧浦  
便喝山云住住且莫草草忽忽雲月是同溪山各異  
截斷天下人舌頭卽不無箇梨爭教無舌人解語浦  
佇思山使打與化云但知作佛愁甚麼衆生  
忠國師問禪客從何方來曰南方來師曰南方有何  
知識曰知識頗多師曰如何示人曰彼方知識直下

示學人卽心是佛佛是覺義汝今悉具見聞覺知之  
性此性善能揚眉瞬目去來運用徧於身中擗頭頭  
知擗脚脚知故名正徧知離此之外更無別佛此身  
卽有生滅心性無始以來未曾生滅身生滅者如龍  
換骨蛇脫皮人出故宅卽身是無常其性常也南方  
所說大約如此師曰若然者與彼先尼外道無有差  
別彼云我此身中有一神性此性能知痛癢身壞之  
時神則出去如舍被燒舍主出去舍卽無常舍主常  
矣審如此者邪正莫辨孰爲是乎吾比遊方多見此  
色近尤盛矣聚劫三五百衆目視雲漢云是南方宗  
旨把佗壇經改換添糝鄙譚削除聖意惑亂後徒豈  
成言教苦哉吾宗喪矣若以見聞覺知是佛性者淨  
名不應云法離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  
覺知非求法也僧又問法華了義開佛知見此復若  
爲師曰佗云開佛知見尙不言菩薩二乘豈以衆生  
癡倒便同佛之知見邪僧又問阿那箇是佛心師曰  
牆壁瓦礫是僧曰與經大相違也涅槃云離牆壁無  
情之物故名佛性今云是佛心未審心之與性爲別

不別師曰迷卽別悟卽不別曰經云佛性是常心是無常今云不別何也師曰汝但依語而不依義譬如寒月水結爲冰及至暖時冰釋爲水衆生迷時結性成心衆生悟時釋心成性若執無情無佛性者經不應言三界唯心宛是汝自違經吾不違也問無情既有心性還解說法否師曰佗爛然常說無有間歇曰某甲爲甚麼不聞師曰汝自不聞曰誰人得聞師曰諸聖得聞曰衆生應無分邪師曰我爲衆生說不爲諸聖說曰某甲聾瞽不聞無情說法師應合聞師曰我亦不聞曰師既不聞爭知無情解說法師曰賴我不聞我若得聞汝卽不聞我說法曰衆生畢竟得聞否師曰衆生若聞卽非衆生曰無情說法有何典據師曰不見華嚴云刹說衆生說三世一切說衆生是有情乎曰師但說無情有佛性有情復若爲師曰無情尙爾況有情邪曰若然者南方知識云見聞覺知是佛性應不合判同外道師曰不道佗無佛性外道豈無佛性邪但緣見錯於一法中而生二見故非也曰若俱有佛性且殺有情卽結業互斷損害無情不

聞有報師曰有情是正報計我我所而懷結恨卽有罪報無情是其依報無結恨心是以不言有報曰教中但見有情作佛不見無情受記且賢劫千佛孰是無情佛邪師曰如皇太子未受位時唯一身爾受位之後國土盡屬於王寧有國土別受位乎今但有情受記作佛之時十方國土悉是遮那佛身那得更有無情受記邪曰一切衆生盡居佛身之上便利穢汚佛身穿鑿踐蹋佛身豈無罪邪師曰衆生全體是佛欲誰爲罪曰經云佛身無罣礙今以有爲罣礙之物而作佛身豈不乖於聖旨師曰小品經云不可離有爲而說無爲汝信色是空否曰佛之誠言那敢不信師曰色既是空寧有望礙曰衆生佛性既同只用一佛修行一切衆生應時解脫今既不爾同義安在師曰汝不見華嚴六相義云同中有異異中有同成壞總別類例皆然衆生佛雖同一性不妨各自修自得未見佗食我飽曰有知識示學人但自誠性了無常時拋却殼漏子一邊著靈覺智性迥然而去名爲解脫此復若爲師曰前已說了猶是一乘外道之量

二乘厭離生死欣樂涅槃外道亦云吾有大患爲吾  
有身乃趣乎冥諦須陀洹人八萬劫餘三果人六四  
二萬劫辟支佛一萬劫住空定中外道八萬劫住非  
非想中二乘劫滿猶能回心向大外道還卽輪回曰  
佛性一種爲別師曰不得一種曰何也師曰或有全  
不生滅或半生半滅半不生滅曰孰爲此解師曰我  
此間佛性全無生滅汝南方佛性半生半滅半不生  
滅曰如何區別師曰此則身心一如身外無餘所以  
全不生滅汝南方身是無常神性是常所以半生半  
滅半不生滅曰和尚色身豈便同法身半不生滅邪  
師曰汝那得入於邪道曰學人早晚入邪道師曰汝  
不見金剛經色見聲求皆行邪道今汝所見不其然  
乎曰某甲曾讀大小乘教亦見有說不生不滅中道  
正性之處亦見有說此陰滅彼陰生身有代謝而神  
性不滅之文那得盡撥向外道斷常二見師曰汝學  
出世無上正眞之道爲學世間生死斷常二見邪汝  
不見肇公云譚眞則逆俗順俗則違眞違眞故迷性  
而莫返逆俗故言淡而無味中流之人如存若亡下

士拊掌而笑之汝今欲學下士笑於大道乎曰師不  
言卽心是佛南方知識亦爾那有異同師不應自是  
而非佗師曰或名異體同或名同體異因茲蓋矣只  
如菩提涅槃眞如佛性名異體同眞心妄心佛智世  
智名同體異緣南方錯將妄心言是眞心認賊爲子  
有取世智稱爲佛智猶如魚目而亂明珠不可雷同  
事須甄別曰若爲離得此過師曰汝但子細返觀陰  
入界處一一推窮有纖毫可得否曰子細觀之不見  
一物可得師曰汝壞身心相邪曰身心性雖有何可  
壞師曰身心外更有物否曰身心無外寧有物邪師  
曰汝壞世間相邪曰世間相卽無相那用更壞師曰  
若然者卽離過矣  
洞山到澗山問曰頃聞忠國師有無情說法良价未  
究其微山曰我遮裏亦有只是難得其人曰便請和  
尙道山曰父母所生口終不爲子說曰還有與師同  
時慕道者否山曰此去石室相連有雲巖道人若能  
撥草瞻風必爲子之所重旣到雲巖問無情說法甚  
麼人得聞巖云無情得聞曰和尚還聞否巖云我若

聞子則不聞吾說法也曰某甲爲甚麼不聞嚴豎起  
拂子云還聞麼曰不聞嚴云我說法汝尙不聞豈況  
無情說法曰無情說法該何典教嚴云豈不見彌陀  
經云水鳥樹林悉皆念佛念法無情草木互奏笙歌  
洞山於此有省乃述頌曰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  
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聲方得知後辭雲  
巖問和尙百年後或有人問還邈得師真如何祇對  
巖良久云但道只遮是洞山沉吟巖云你箇梨承當  
遮箇事大須審細洞山不言便行後因過水觀影方  
始頓悟乃述頌云切忌從佗覓迢迢與我疎我今獨  
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  
麼會方得契如如

臨濟示衆云有一人論劫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人  
離家舍不在途中阿那箇合受人天供養

妙喜曰賊身已露

葉縣省和尙示衆云夫行脚禪流直須著付參學須  
具參學眼見地須得見地句方始有相親分始得不  
被諸境惑亦不落於惡道畢竟如何委悉有時句到

意不到妄緣前塵分別影事有時意到句不到如盲  
摸象各說異端有時意句俱到打破乾坤界光明照  
十方有時意句俱不到無目之人縱橫走忽然不覺  
落深坑又示衆云宗師血脉或凡或聖龍樹馬鳴天  
堂地獄鑊湯鑪炭牛頭獄卒森羅萬象日月星辰佗  
方此土有情無情以手畫一畫云俱入此宗此宗門  
中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殺人須得殺人刀活人須得  
活人句作麼生是殺人刀活人句道得底出來對衆  
道看若道不得卽辜負平生僧問已事未明以何爲  
驗曰開市裡打靜椎云意旨如何曰日午點金燈  
眞淨和尙示衆云洞山門下有時和泥合水有時壁  
立千仞你諸人擬向和泥合水處見洞山洞山且不  
在和泥合水處擬向壁立千仞處見洞山洞山且不  
在壁立千仞處擬向一切處見洞山洞山且不在一  
切處你不要見洞山鼻索在洞山手裏擬瞌睡也把  
鼻索一掣只見眼孔定動又不相識也不要你識洞  
山且識得自己也得  
保福豁和尙僧問家貧遭劫時如何曰不能盡底去

云爲甚麼不能盡底去曰賊是家親云既是家親爲甚麼翻成家賊曰內既無應外不能爲云忽然捉敗功歸何所曰賞亦未曾聞云恁麼則勞而無功曰功則不無成而不處云既是成功爲甚麼不處曰不見道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妙喜曰絲來線去弄精魂

鹿門譚和尚問如何是實際理地曰南瞻部洲北鬱單越云恁麼則事同一家曰隔須彌在

德山和尚示衆云於已無事則勿妄求妄求而得之亦非得也汝但於心無事無事於心則虛而靈空而妙若毫端許言之本末者皆爲自欺惑亂繫念三塗業因警爾情生萬劫礙鎖聖名凡曠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終而無益

大珠和尚示衆曰諸人幸自好箇無事人苦死造作要擔枷落獄作麼每日至夜奔波道我參禪學道解會佛法如此轉無交涉也只是逐聲色走有何歇時貧道聞江西和尚道汝自家寶藏一切具足使用自

在不假外求我從此一時休去自己財寶隨身受用可謂快活無一法可取無一法可捨不見一法生滅相不見一法去來相徧十方界無一微塵許不是自家寶藏但自子細觀察自心一體三寶常自現前無可疑慮莫尋思莫求覓心性本來清淨故華嚴經云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又淨名經云觀身實相觀佛亦然若不隨聲色動念不逐相貌生解自然無事去莫久立珍重大衆久而不散珠曰諸人何故在此不去貧道已對面相呈還肯休麼有何事可疑莫錯用心枉費氣力若有疑情一任諸人恣意早問時有僧問云何是佛云何是法云何是僧云何是一體三寶曰心是佛不用將佛求佛心是法不用將法求法佛法無二和合爲僧卽是一體三寶經云心佛與衆生是三無差別身口意清淨名爲佛出世三業不清淨名爲佛滅度喻如嗔時無喜喜時無嗔唯是一心實無二體本智法爾無漏現前如蛇化爲龍不改其鱗衆生回心作佛不改其面性本清淨不待修成有證有修卽同增上慢者真

空無滯應用無窮無始無終利根頓悟用無等等卽是阿耨菩提心無形相卽是微妙色身無相卽是實相法身性相體空卽是虛空無邊身萬行莊嚴卽是功德法身此法身者乃是萬化之本隨處立名智用無盡名無盡藏能生萬法名本法藏具一切智名智慧藏萬法歸如名如來藏經云如來者卽諸法如義又云世間一切生滅法無有一法不歸如也維摩座主問經云彼外道六師等是汝之師因其出家彼師所墮汝亦隨墮其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惡道謗於佛毀於法不入衆數終不得滅度汝若如是乃可取食今請禪師明爲解說珠曰迷徇六根者號之爲六師心外求佛名爲外道有物可施不名福田生心受供墮三惡道汝若能謗於佛者是不著佛求毀於法者是不著法求不入衆數者是不著僧求終不得滅度者智用現前若有如是解者便得法喜禪悅之食又問般若經云度九類衆生皆入無餘涅槃又云實無衆生得滅度者此兩段經文如何通會前後人說皆云實度衆生而不取衆生相常疑未決

請師爲說曰九類衆生一身具足隨造隨成是故無明爲卵生煩惱包裹爲胎生愛水浸潤爲濕生欸起煩惱爲化生悟卽是佛迷號衆生菩薩只以念念心爲衆生若了念念心體俱空名度衆生也智者於自本際上度於未形未形既空卽知實無衆生得滅度者

雲門拈起拄杖學教曰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拈謂之無緣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卽空衲僧見拄杖但喚作拄杖行但行坐但坐總不得動著  
妙喜曰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

正法眼藏卷二之上



正法眼藏卷第二之下

徑山大慧禪師 宗杲 集并著語

後學黃葉庵沙門 智旹 校閱

靈泉仁和尙僧問如何是祖師意曰仰面獨揚眉回頭自抬手問如何是和尙家風曰騎牛帶席帽過水著靴衫

大安山省和尙僧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和尙道曰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問重重關鎖信息不通時如何曰爭得到遮裏云到後如何曰彼中事作麼生問如何是真中真曰十字街頭泥佛子

鹿門真和尙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曰有鹽無醋如何是道人曰口似鼻孔云忽遇客來如何祇待曰柴門草戶謝汝經過問如何是禪曰鸞鳳入鷄籠云如何是道曰藕絲牽大家問劫壞時此箇還壞也無曰臨崖看湍眼特地一場愁問如何是和尙轉身處曰昨夜三更失却枕头

渤潭進和尙示衆云鑽珍珠解玉板却易看窺籠著楔却難月色和雲白松聲帶露寒卽不問你諸人且

道大目捷連共須菩提商量箇甚麼事良久云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

洞山初和尙示衆云洞山遮裏尋常方丈內不似諸方一箇上來一箇下去啾啾唧唧地裏私說底禪道佛法盡是向你兄弟面前滿口說滿口道滿口拈提滿口欒揀無你左遮右掩處一時和底翻出諸禪德作麼生委悉汝試對衆道看譬如太末蟲處處泊得不能泊於火焰之上被佗諸方老秃甜唇美舌說作配當道遮箇是禪遮箇是道遮箇是菩提涅槃遮箇是真如解脫被丈二釘八尺楔楔在眼裏不知不覺乍到洞山遮裏不知是何說話會得麼直饒會得真如涅槃菩提解脫毫末無差也被條繩子於脚跟下繫却不得出離若是靈利衲僧一敲敲斷作箇脫洒衲僧豈不快哉若三敲兩敲較不斷準前打入骨董社裏有甚麼出頭時洞山事不獲已傍地裏爲你著力

天童啓和尙問伏龍和尙甚麼處來曰伏龍來白還伏得龍麼云不曾伏遮畜生曰喫茶去又箇大德問

學人卓卓上來請師的曰我遮裏一扇便了有甚麼卓卓的的云和尚恁麼答話更買草鞋行脚好曰近前來簡近前師曰只如老僧恁麼對過在甚處簡無對師便打

夾山示衆云坐斷主人公不落第二見北院通和尚出衆曰須知有一人不合伴山曰猶是第二見通揪倒禪牀山曰老兄作麼生曰某甲舌頭爛却卽向和尚道通異曰又問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豈不是和尚語山曰是通乃揪倒禪牀叉手立地山起來打一拄杖通便下去法眼云是佗揪倒禪牀何不便去須待夾山打一棒了去意在甚麼處

六通紹和尚參涌泉一日燒畚歸泉問去甚麼處來曰燒畚來泉云火後事作麼生曰鐵蛇鑽不入雲蓋罕和尚僧問如何是嶽頂浪滔天曰文殊正作闍云正作闍時如何曰不向機前展大悲

乾峯示衆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衆云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峯云明

日不得普請

妙喜曰彼此揚家醜賴遇無傍觀者

慈明和尚示衆云法身無相應物現形豎起拄杖云遮箇是拄杖阿那箇是法身遮箇葛藤且止僧堂佛殿穿入汝等諸人鼻孔裏去也四大海水在汝頭上海龍王在汝指甲下汝等還覺麼若覺去晝行三千夜行八百脚下煙生頭上火起若也不知饑來喫飯困來眠卓拄杖一下

烏石觀和尚常閉門獨坐一日雪峯敲門便開峯扭住云是凡是聖觀乃唾云遮野狐精推出復閉却門峯云也只要識老兄

雙嶺真和尚問道吾無神通菩薩爲甚麼足跡難尋吾曰同道者方知云和尚還知否曰不知云何故不知曰去不識我語

道吾和尚始於村墅聞巫者樂神云識神無師忽然省悟後參關南常和尚印其所解復遊德山門下凡上堂示徒戴蓮花笠披欄執簡擊鼓吹笛口稱魯三郎有時云打動關南鼓唱起德山歌有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以簡揖云諾嘗問灌溪曰作麼生溪云無位曰莫同虛空麼云遮屠兒曰有生可殺卽不倦徑山謹和尚僧問掩息如灰時如何曰猶是時人功幹云幹後如何曰耕人田不種云畢竟如何曰禾熟不臨場

楊岐會和尚示衆云雪雪處處光輝明皎潔黃河凍鎖絕纖流赫日光中須迸裂須迸裂那吒項上喫蒺藜金剛脚下流出血又示衆云踢著秤鎚硬似鐵啞子得夢向誰說須彌頂上浪滔天大洋海底遭火燄脇尊者問童子云汝從何來曰我心非往祖云汝住何所曰我心非止祖云汝不定耶曰諸佛亦然祖云汝非諸佛曰諸佛亦非大愚芝云祖師一問童子一答總欠會在如今諸人作麼生會

妙喜曰直饒如今會得更參三生六十劫

藥山問石頭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嘗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和尚慈悲指示頭云與麼也不得不與麼也不得與麼不與麼總不得汝作麼生山佇忍頭云子因緣不在此江西有馬大

師子往彼去應爲子說山至彼準前請問馬祖云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不是山於是有省便作禮馬祖曰子見箇甚麼道理山云某甲在石頭時如蚊子上鐵牛祖曰汝旣如是宜善護持一日祖曰子近日作麼生山曰皮膚脫落盡唯有真實在祖曰子之所得可謂協於心體布於四肢旣能如是將三條篋束取肚皮隨處住山去曰某甲又是何者敢言住山祖曰不然未有長行而不住未有長住而不行欲益而無所益欲爲而無所爲宜作舟航莫久住此山於是禮辭再返石頭一日坐次石頭來見乃問汝在遮裏作甚麼曰一物不爲頭云恁麼卽閑坐也曰若閑坐卽爲也頭云汝道不爲不爲箇甚麼曰千聖亦不識頭乃有頌云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只麼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

妙喜曰物是實價錢是足陌

佛鑑和尚示衆云十五日已前事錦上鋪花十五日已後事如海一漚發正當十五日大似一尺鏡照千

里之像雖則真空絕跡其奈海印發光任佗露柱開  
花說甚佛面百醜何故如此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  
溪

大愚芝和尚示衆云闍梨橫吞巨海老僧背負須彌  
且道闍梨老僧相去多少還會麼王令稍嚴不許撿  
行奪市僧問如何是和尙爲人一句曰四角六張云  
意旨如何曰八凹九凸問如何是城裏佛曰十字街  
頭石幢子問如何是道曰八斛四斗云如何是道中  
人曰煮粥煑飯問如何是佛曰鋸解秤鎚云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曰白日燒地臥夜間炙地眠問古人從  
苗辨地因語識人學人上來請師辨曰花光土地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天寒日短云達磨未來時如  
何曰在西天云來後如何曰在唐土

眞淨和尚示衆云師子不食鷓鴣殘快鷹那打死兔放  
出臨濟大龍抽却雲門一顧遂拈拄杖云龍行雨至  
三草二木

潞山和尚一日侍立百丈丈問誰曰靈祐丈云汝撿  
爐中有火否山撿曰無火丈躬起深撿得少火舉以

示之云此不是火山乃開悟禮謝陳其所解丈曰此  
乃暫時歧路耳經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  
節既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方省已物不從他得故  
祖師云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只是無慮妄凡聖  
等心本來心法元自備足汝今既爾善自護持又一  
日侍百丈游山行到林間丈曰典座還將得火來否  
山云將得來丈曰在甚麼處山乃拈一莖柴吹兩吹  
度與百丈丈曰如虫禦木

妙喜曰百丈若無後語泊被典座熱謾

船子和尙與同參道吾相別次謂道吾曰他後有靈  
利座主指一箇來遂於華亭汎一小舟故時號船子  
和尙後道吾到京口遇夾山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  
山曰法身無相云如何是法眼曰法眼無瑕道吾不  
覺失笑山乃下座請問道吾某甲適來祇對僧話必  
有不是致令上座失笑望上座不吝慈悲吾曰和尙  
一等出世未有師在華亭參船子和尙去日訪得獲  
否吾曰此人上無片瓦遮頭下無卓錫之地山遂易  
服直造華亭船子纔見便問大德住甚麼寺曰似卽

不住住即不似曰不似又不似箇甚麼曰不是目前法曰甚麼學得來曰非耳目之所到曰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又問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釣三寸子何不道山擬開口船子便以篙打落水中纜上船又曰道道擬開口又打夾山忽然大悟乃點頭三下船子曰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山遂問拋綸擲釣師意如何曰絲懸深水浮定有無之意山曰語帶支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曰釣盡江波金鱗始過山乃掩耳船子曰如是如是遂囑曰汝向去直須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迹處莫藏身吾二十年在藥山只明斯事汝今既得他後不得住城隍聚落但向深山裏鑽頭邊覓取一箇半箇接續無令斷絕夾山乃辭行頻頻回顧船子遂喚闍梨闍梨夾山回首船子豎起棧云汝將謂別有乃覆船入水而逝

白雲端和尚示衆事臺門拈三平頌云即此見聞非見聞喚甚麼作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有甚麼口頭聲色箇中若了全無事有甚麼事體用無妨分不分語是體體是語復拈拄杖云拄杖是體燈籠是用是

分不分不見道一切智智清淨大眾雲門只解依樣畫蛾眉圓通則不然即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眼是眼耳是耳箇中若了全無事體用無妨分不分四五百條花柳巷二三千處管絃樓閣問如何是佛曰鑊湯無冷處如何是佛法大意曰水底按葫蘆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鳥飛兔走

南院問風穴南方一棒作麼生商量風穴云作奇特商量穴却問南院此間作麼生商量院拈拄杖橫按云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

妙喜曰風穴當時好大展坐具禮三拜不然與掀倒禪牀乃回顧沖密曰你道風穴當時禮拜即是掀倒禪床即是沖密云草賊大敗妙喜曰你看遮瞎漢便打

法華學和尚到大愚芝和尚處愚問古人見桃花意作麼生曰曲不藏直云那箇且從遮箇作麼生曰大街拾得金四鄰爭得知云上座還知麼曰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不獻詩云作家詩客曰一條紅線兩人牽云玄沙道諦當甚諦當又作麼生曰海枯終

見底人死不知心云却是日樓閣凌雲勢峯巒疊翠  
層復呈頌曰鳳返自騰霄漢去靈雲桃樹老鴉棲古  
今休頌桃花意天上人間不可陪

趙州和尚示衆云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  
度水真佛內裏坐菩提涅槃真如佛性盡是貼體衣  
服亦名煩惱不問即無煩惱且實際理地甚麼處著  
一心不生萬法無咎汝但究理而坐二三十年若不  
會截取老僧頭去夢幻空花徒勞把捉心若不異萬  
法一如既不從外得更拘執作甚麼如羊相似亂拾  
物安向口裏老僧見藥山和尚道有人問著但教合  
取狗口老僧亦教合取狗口取我是垢不取我是淨  
如獵狗相似專欲喫物佛法在甚麼處遮裏千人萬  
人盡是覓佛漢子覓一箇道人無若與空王爲弟子  
莫教心病最難醫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壞時此  
性不壞自從一見老僧後更不是別人只是箇主人  
公遮箇更用向外覓作麼正恁麼時莫轉頭換腦若  
轉頭換腦即失去也時有僧問承師有言世界壞  
時此性不壞如何是此性曰四大五陰云此猶是壞

底如何是此性曰四大五陰法眼云是一箇兩箇是  
壞不壞且作麼生會試斷看

妙喜曰軍營裏天王

大滄真如和尚示衆云汾州道識得拄杖子行脚事  
畢乃拈拄杖云遮箇是拄杖子那箇是行脚事直饒  
向遮裏見得於衲僧門下只是箇脫白沙彌若也不  
識且向三家村裏東卜西卜忽然卜著也不定

子湖和尚門下立一牌牌上書云子湖有一隻狗上  
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足擬議則喪身失命僧問  
如何是子湖一隻狗師曰嗚嗚臨濟下二僧來參方  
揭簾師曰看狗二僧回顧師便歸方丈

西天禁斷鐘鼓故謂之沙汰經于七日提婆尊者運  
神通登樓撞鐘諸外道衆一時共集至鐘樓下其門  
封鎖乃高聲問樓上撞鐘者誰提婆曰天外道曰天  
者誰曰我曰我者誰曰你曰你者誰曰狗曰狗者誰  
曰你曰你是誰曰我曰我是誰曰天如是往返七度  
外道一衆知自負墮奏聞國王再鳴鐘鼓大興佛法  
花藥英和尚示衆拈拄杖云我今爲汝保任此事

終不虛也大覺世尊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不賺汝諸人還信得及麼喝一喝云上無攀仰下絕已躬虛空大地咸出心中萬里八九月一身西北風卓一卓

大顛和尚因石頭問那箇是汝心曰見言語者是頭便喝出經旬日間大顛復問前者既不是除此外何者是心頭云除却揚眉瞬目將心來曰無心得將來頭云元來有心何言無心無心盡同謗大顛於言下悟入

妙喜曰且道大顛悟得箇甚麼

白馬山鬻和尚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曰井底蝦蟇吞却月問如何是白馬正眼曰面南看北斗

保寧勇和尚示衆云大方無外大圓無內無內無外聖凡普會瓦礫生光須彌粉碎無量法門百千三昧拈起拄杖云總在遮裏會麼蘇嚙蘇嚙噀哩噀哩又示衆云真相無形示形顯相千恠萬狀自此而彰喜則滿面生光怒則雙眉斜豎非凡非聖或是或非人不可量天莫能測直下提得未稱丈夫喚不同頭且

莫錯恠

僧問石霜咫尺之間爲甚不覩師顏霜曰我道徧界不曾藏僧後問雪峯徧界不曾藏意旨如何峯云甚麼處不是石霜僧回舉似石霜霜云遮老漢著甚麼死急玄沙云山頭老漢蹉過也

雲居膺和尚示衆云得者不輕微明者不賤用識者不咨嗟解者無厭惡從天降下則貧寒從地湧出則富貴門裏出身易身裏出門難動則埋身千丈不動則當處生苗一言迴脫獨拔當時言語不要多多則無用處

姜山方和尚示衆云穿雲不渡水渡水不穿雲乾坤把定不把定虛空放行不放行橫三豎四乍離乍合將長補短卽不無汝諸人飯是米做一句子要且難道良久云私事不得官酬僧問如何是一塵入正受曰蛇銜老鼠尾云如何是諸塵三昧起曰鯨咬釣魚竿云與麼則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去也曰堂前一盞夜明燈簾外數莖青瘦竹問諸佛未出世時如何曰不識酒望子云出世後如何曰釣魚船上贈三椎

德山圓明和尚示衆云但參活句莫參死句活句下薦得千劫萬劫永無疑滯一塵一佛國一葉一釋迦是死句揚眉瞬目舉指豎拂是死句山河大地更無諸訛是死句時有僧便問如何是活句曰波斯仰面看僧云怎麼則不謬也圓明便打

雲門和尚問新到云雪峯和尚道開却路達磨來也我問你作麼生僧云築著和尚鼻孔門云地神惡發把須彌山一擗踣跳上梵天拶破帝釋鼻孔你爲甚麼向日本國裏藏身僧云和尚莫謾人好門曰築著老僧鼻孔又作麼生僧無對門曰將知你只是學語之流

妙喜曰擔一擔懵懂換得一擔骨董無星秤子秤來付與無知漆桶且道無知漆桶將作何用你若道得活脫句許你親見雲門

開先智和尚示衆曰宗之與教權道佛之與祖強名受教傳心俱爲虛妄求真覓實轉更參差若取自己自心爲究竟必有佗物佗人作對治時有僧問如何則是曰是則有非云如何得入曰汝何劫在外頭問

如何是佛曰汝喚那箇作衆生云與麼則無佛無衆生也曰遮衆生問如何是平常心曰蜂蠆狼貧云與麼則全衆生心也曰你道那箇是平常心云不會曰汝佗後會去在問四大何緣有形曰你道虛空何緣無像云到遮裏却不會曰我也不會又曰汝道汝不會與我不會是一是二云乞和尚慈悲曰我早晚會罵辱汝問如何是大道曰我無小徑云如何是小徑曰我不知有大道問和尚見處如何曰非汝境界云學人見處如何曰取我處分又爭得云乞師指授曰我長劫來不曾蒙蔽汝

五祖演和尚示衆云山僧昨日入城見一棚傀儡不免近前看或見端嚴奇特或見醜陋不堪動轉行坐青黃赤白一一見了子細看時元來青布幔裏有人山僧忍俊不禁乃問長史高姓佗道老和尚看便休問甚麼姓大衆山僧被佗一句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還有人爲山僧道得麼昨日那裏落節今日遮裏拔本又示衆云白雲不會說禪三門開向兩邊有人動著關捩兩片東扇西扇又舉靈雲悟桃花頌云



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玄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說甚麼諦當更參三十年始得

睦州和尚示衆云汝等諸人還得箇入頭處也未若未得箇入頭須得箇入頭若得箇入頭已後不得辜負老僧又云明明向汝道尚自不會豈況蓋覆將來時有僧出禮拜云某甲終不敢辜負和尚曰早是辜負我了也

妙喜曰咄葛藤得也未

龍牙和尚示衆云參玄人須透祖佛始得新豐和尚道祖佛言教如生冤家始有參學分若透不得卽被祖佛謾去僧便問祖佛還有謾人之心也無曰汝道江湖還有礙人之意麼又曰江湖雖無礙人之意爲時人過不得江湖或礙人去不得道江湖不礙人祖佛雖無謾人之心爲時人透不得祖佛成謾人去不得道祖佛不謾人若透得祖佛過此人過却祖佛若也如是始體得祖佛意方與上人同若也未透得但學佛求祖則萬劫無有出期僧便問如何不被祖

佛謾去曰道者直須自悟始得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待石鳥龜解語卽向汝道云鳥龜語也曰向汝道甚麼問古人得箇甚麼便休去曰如賊入空屋報慈嶼和尚僧問心眼相見時如何曰向汝道甚麼問如何是實見處曰絲毫不隔云與麼卽見也曰南泉甚好去處問如何是西來意曰昨夜三更送過江問臨機使用時如何曰海東有果樹頭心

西川西禪和尚僧問佛是摩耶降未審和尚是誰家子曰水上卓紅旗問三十六路阿那箇一路最妙曰不出第一手云忽被出頭時如何曰脊著地也不難太原孚上座在雪峯掌浴室玄沙和尚問訊雪峯次峯云我此間有箇老鼠今在浴室下沙云待與和尚勸過纔去見孚上座打水次乃云新到相看孚云已相見了也沙云甚麼劫中曾相見來孚云莫瞞睡沙復去白雪峯云已勸破了也峯云作麼生勸沙舉前話峯云汝著賊了也

妙喜曰又勸破一箇

朱世英待制嘗以書問眞淨和尚云佛法至妙日用

如何用心如何體究望慈悲指示真淨曰佛法至妙無二但未至於妙則互有長短苟至於妙則悟心之人如實知自心究竟本來成佛如實自在如實安樂如實解脫如實清淨而日用唯用自心自心變化把得便用莫問是之與非擬心思量早不知也不擬心一一天真一一明妙一一如蓮花不著水心清淨超於彼所以迷自心故作業生悟自心故成佛而衆生卽佛佛卽衆生由迷悟故有彼此也如今學道人多不信自心不悟自心不得自心明妙受用不得自心安樂解脫心外妄求禪道妄立奇特妄生取捨縱修行落外道二乘禪寂斷見境界所謂修行恐落斷常坑其斷見者斷滅却自心本妙明性一向心外著空滯禪寂常見者不悟一切法空執著世間諸有爲法以爲究竟也

西堂藏和尚有俗士問有天堂地獄否曰有云有佛法僧寶否曰有更有多問盡答言有云和尚怎麼道莫錯否曰汝曾見尊宿來那云某甲曾參徑山和尚來曰徑山向汝作麼生道云他道一切總無曰汝有

妻否云有曰徑山和尚有妻否云無曰徑山和尚道無卽得

李尚書問僧馬大師有甚麼言教僧云大師或說卽心卽佛或說非心非佛李云總過遮邊李却問西堂藏和尚馬大師有甚麼言教藏召和尚李應諾藏曰鼓角動也

泐潭與和尚南泉至見巖面壁泉乃拈與背與問汝是阿誰曰普願興云如何曰也尋常云汝何多事

妙喜曰也要驗過

牛頭山巖禪師隋大業中爲郎將常以弓挂一澆水囊隨行所至汲用累從大將征討頻立戰功唐武德中年四十遂乞出家入舒州皖公山從寶月禪師爲弟子嘗在谷中入定山水暴漲怡然不動其水自退有昔同從軍者二人聞巖隱遁乃共入山尋之既見謂巖曰郎將狂邪何爲住此答曰我狂欲醒君狂正發夫嗜色淫聲貪榮冒寵流轉生死何由自出二人感悟歎息而去巖後入牛頭山講融禪師發明大事融謂曰吾受信大師真訣所得都亡設有一法過於

涅槃吾說亦如夢幻夫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汝今已過此見吾復何云

六祖聞僧舉臥輪偈云臥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祖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繫縛因示一偈曰慧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

疎山和尚有僧爲造壽塔了來白疎山山問汝將多少錢與匠人僧云一切在和尙山曰爲將三文錢與匠人爲將兩文錢與匠人爲將一文錢與匠人若道得與吾親造塔僧無對羅山時在大庾嶺住菴其僧到羅山問甚處來云疎山來羅山曰近日有何言句僧學前話羅山曰還有人道得否僧云未有人道得羅山曰汝却回舉似疎山道大嶺聞舉云若將三文錢與匠人和尙此生決定不得塔若將兩文錢與匠人和尙與匠人共出一隻手若將一文錢與匠人帶累匠人眉鬚墮落其僧便回舉似疎山山聞此語便具威儀望大嶺禮拜歎云將謂無人大嶺有古佛放光射到此問却向僧曰汝去向大嶺道猶如臘月蓮

花僧復持此語舉似羅山山曰早已龜毛長數丈昔有僧到翠巖相看值不在遂看主事事云參見和尚也未曰未事乃指狗子云上人要見和尚但禮拜遮狗子僧無語後翠巖歸聞得乃云作麼生免得與麼無語雲門云欲觀其師先觀弟子

妙喜曰當時若作遮僧便禮狗子一拜

十八祖伽耶舍多至月氏國見十九祖鳩摩羅多問是何徒衆祖云是佛弟子彼聞佛號心神竦然卽時閉戶祖良久扣其門彼曰此舍無人祖曰答者是誰彼聞語異遽開門汾州昭代云泊合忘却

疎山仁和尙手握木蛇有僧問手中是甚麼山提起曰曹家女問如何是和尙家風曰尺五頭巾曰如何是尺五頭巾曰圓中取不得又舉香巖語問鏡清肯重不得全道者作麼生會清云全歸肯重曰肯重不得全又作麼生清云箇中無肯路曰始慳病僧意韶山普和尚因遵布納到山下相見遵便問韶山路向甚處去山以手指曰嗚那青青黯黯處去遵近前把住云久嚮韶山莫便是否曰是卽是關梨有甚事

云擬伸一箇師還答否曰想君不是金牙作爭解彎  
弓射尉遲云鳳凰直入烟霄內誰怕林間野雀兒曰  
當軒畫鼓從君擊試展家風似老僧云一句迥超千  
聖外松蘿不與月輪齊曰饒君直出威音外猶較韶  
山半月程云未審過在甚麼處曰個儻之詞時人知  
有云與麼則真玉泥中異不撥萬機塵曰魯般門下  
徒施巧妙云某甲只與麼和尚又如何曰玉女夜拋  
梭織錦於西舍云莫便是和尚家風也無曰耕夫製  
玉漏不是行家作云此猶是文言作麼生是和尚家  
風曰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山復曰閣梨有衝天  
之氣老僧有人地之謀閣梨橫吞巨海老僧背負須  
彌閣梨按劍上來老僧亞槍相待向上一路速道速  
道遂云明鏡當臺請師一鑑曰不鑑云爲甚不鑑曰  
淺水無魚徒勞下釣遵無語山使打

妙喜曰笑殺睦州陳尊宿

琅邪覺和尚示衆舉僧問馬祖如何是佛曰卽心是  
佛云如何是道曰無心是道云佛與道相去多少曰  
佛如展手道如握拳古人方便卽不無山僧遮裏也

有些子若無人買山僧自賣自買去也如何是佛殿  
前多瑞艸如何是道澗下足靈苗佛與道相去多少  
數片白雲籠古寺一條綠水遶青山又示衆舉先梁  
山云南來者與三十棒北來者與三十棒然雖如是  
不當宗乘梁山好一片真金將作頑鐵賣却琅邪卽  
不然南來者與三十棒北來者與三十棒從教天下  
衲僧貶削

泐潭準和尚示衆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記  
得昔日僧問雲門如何是雲門一曲門云臘月二十  
五僧云唱者如何曰且緩緩諸禪德遮箇豈不是時  
節且作麼生會雲門意雲門一曲清聲透處該括十  
方和者難齊非同六律所以道東家唱歌西家不得  
默坐寶峯今日快便難逢也唱一徧供養大衆諦聽  
諦聽乃引聲唱云囉囉哩哩囉囉天寒且唱一半歸  
堂喫茶又社日示衆云萬般施設不如常又不驚人  
又久長如常恰似秋風至無意涼人人自涼甜瓜徹  
蒂甜苦瓠連根苦今朝四海九州人盡拜社翁并社  
母唯有七十二候年王冷地裏芻廬都一場莽鹵

打地和尙自江西領旨自晦其名凡學者致問唯以棒打地而示之時謂之打地和尙一日被僧藏却棒然後問師回頭尋棒不見乃云若在遮裏洎著一棒有問門人曰只如和尙每有人問便打地意旨如何門人卽於籠底取柴一片擲在釜中

妙喜曰養子不及父家門一世衰

谷山問秀溪和尙聲色純真如何是道溪曰亂道作麼山却從東邊過西邊立溪曰若不恁麼卽禪事也山却過東邊溪乃下禪床方行兩步被谷山捉住云聲色純真事作麼生溪便掌山云十年後要箇人下茶也無溪曰要谷山老漢作麼谷山呵呵大笑三聲華林和尙有僧來參方展坐具林曰緩緩僧云和尙見甚麼曰可惜許磕破鐘樓其僧從此悟入

黃檗慧和尙參疎山仁和尙初到時正值坐法堂受參慧先顧視大眾然後致問曰刹那便去時如何山曰畱塞虚空汝作麼生去慧曰畱塞虚空不如不去山便休慧下堂參第一座座曰適觀上座祇對和尙語甚奇特慧曰此乃率爾實自偶然敢望慈悲開示

愚迷座曰一刹那間還有擬議否慧於言下大悟盤山和尙在馬大師會下出街中教化忽見一客人買猪肉謂屠者曰精底割一斤來屠者放下刀叉手云長史那箇不是精底山於此有省後一日出門見人兒喪歌郎振鈴云紅輪決定沉西去未委魂靈往那方幕下孝子哭云哀哀山乃大悟踴躍而歸馬祖印其所證山臨遷化謂衆曰還有人邈得吾真否衆或寫得真呈皆不契時普化出云某甲邈得和尙真山云呈似老僧看化乃打筋斗而出山云遮斯兒向後甚麼處掣風頭去

夾山會下有僧到石霜纔跨門便云不審霜曰不必闍梨僧云恁麼則珍重其僧又到巖頭處依前云不審頭嗑一聲僧云恁麼則珍重僧方回身頭曰雖是後生亦能管帶其僧歸學似夾山山上堂云前日到巖頭石霜底阿師出來如法舉著僧舉了山云大眾還會麼衆無對山云若無人道得老僧不惜兩莖眉毛道去也石霜雖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巖頭亦有殺人刀亦有活人劍

妙喜曰癡人面前不得說夢

五祖演和尚示衆云一向恁麼去路絕人稀一向恁麼來辜負先聖去此二途祖佛不能近設使與白雲同生同死亦未稱平生何也鳳凰不是凡間鳥不得梧桐誓不棲又示衆云恁麼恁麼鰕跳不出斗不恁麼不恁麼弄巧成拙軟似鐵硬如泥金剛眼睛十二兩衲僧手裏秤頭低有價數沒商量無鼻孔底將甚麼聞香僧問如何是臨濟下事曰五逆聞雷云如何是雲門下事曰紅旗閃爍云如何是曹洞下事曰馳書不到家云如何是潯仰下事曰斷碑橫古路僧禮拜演云何不問法眼下事云留與和尚曰巡人犯夜長慶稜和尚參靈雲稜問如何是佛法大意雲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稜如是往來雪峯玄沙二十年間不明此事一日卷簾忽然大悟乃有頌曰也大差也大差卷起簾來見天下有人問我解何宗拈起拂子劈口打峯舉謂玄沙曰此子徹去也沙云未可此是意識著述更須勘過始得至晚衆僧上來問訊峯謂稜曰備頭陀未肯汝在汝實有正悟對衆舉來稜又

有頌云萬象之中獨露身唯人自肯乃方親昔時謬向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裏冰峯乃願沙曰不可更是意識著述後乃住長慶會下有匡桶頭常與衆僧說話一日稜入寮見乃問曰你每日口傍傍作甚麼匡曰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稜曰恁麼則磨弓發箭去曰專待尉遲來稜曰尉遲來後如何云待伊筋骨偏地眼睛突出稜便出去

蒙山明禪師因越廬行者至大庾嶺行者見明至卽置衣鉢於石上曰此衣表信可力爭耶任君將去明遂舉之如山不動踟躕悚慄乃曰我來求法非爲衣也願行者開示祖曰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阿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明當下大悟偏體汗流泣淚作禮問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意旨否祖曰我今與汝說者卽非密也汝若返照自己面目密却在汝邊明曰某甲雖在黃梅隨衆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入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卽是某甲師也祖曰汝若如是則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多福和尚僧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曰一莖兩莖斜

云學人不會曰三莖四莖曲

妙喜曰饒汝一莖兩莖斜三莖四莖曲還我多福

一叢竹又如何話會

首山念和尚僧問萬機喪盡時如何曰死水不藏龍  
云動轉後如何曰碧眼胡僧笑點頭問如何是正修  
行路曰貧兒不雜食云撒手歸家去也曰香臭不曾  
聞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曰塞北風霜緊江南雪  
不寒問承古有言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而今更不  
疑意旨如何曰三尺杖子兩人舁云還許學人舁也  
無曰放下著問如何是真如體曰敲磚打瓦云此意  
如何曰切忌踏著問如何是學人本來身曰牽牛不  
入市

真淨和尚示衆云洞山門下要行便行要坐便坐鉢  
盂裏屙屎淨瓶中吐唾執法修行如牛拽磨又示衆  
云頭陀石被苒苔裏擲筆峯遭蒺藜纏羅漢院一年  
度三箇行者歸宗寺裏參退喫茶僧問如何是佛師  
呵呵大笑僧云何笑之有云我笑汝隨語生解云偶  
然失利師遂高聲云不得禮拜僧便歸衆師復笑云

隨語生解

明招和尚因到泉州坦長老處坦云夫參學一人所  
在亦須到半人所在亦須到招便問一人所在即不  
問作麼生是半人所在坦無語後却令小師問招曰  
你欲識半人所在麼也只是箇弄泥團漢

深明二上座因到淮河見人牽網有魚透出深曰明  
兄俊哉一似箇衲僧明曰雖然如此爭似當初不撞  
入網羅好深曰明兄汝欠悟在明至半夜方省

妙喜曰明上座省得底且道是網羅裏底是出網  
羅底

巖頭同雪峯欽山辭德山山問甚麼處去曰暫辭和  
尚下山去山云子佗後作麼生頭曰不忘和尚山云  
子憑何有此語頭曰豈不聞道智與師齊滅師半德  
智過於師方堪傳授山云如是如是如是善自護持於是  
三人取辭欽山到澧州先住二人到鼇山阻雪巖頭  
每日祇是打睡雪峰一向坐禪峯喚云師兄師兄  
且起只管打睡頭便喝曰噉眠去每日牀上恰似  
箇七村裏土地佗時後日魔魅人家男女去在峯自

點有云某甲遮裏未穩在不敢自謾頭曰我將謂汝異日向孤峯頂上盤結草巷播揚大教猶作遮箇語話若實如此據汝見處一一說來看峯云初到浙中見鹽官和尚舉色空獲得箇人處頭曰此去三十年切忌學著峯云又因見洞山和尚過水悟道頌有箇省處頭曰若恁麼自救也未徹在峯云又問德山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德山打一棒云道甚麼我此時豁然如桶底脫頭喝曰汝不聞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峰云如何即是頭曰佗後若欲播揚大教一一從自己曾襟流出將來與我蓋天蓋地去峯於言下大悟跳下禮拜起來連聲云師兄今日始是蓋山成道今日始是蓋山成道

韶國師在衆時問龍牙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時如何牙曰道者合如是韶經十七次問牙云道者若爲汝說恐汝已後罵我去在韶後住天台通玄峯因澡浴次忽省前話便具威儀焚香望龍牙禮拜云當時若與我說破我今日定罵佗也

妙喜曰卽今也不少

達禪師禮拜六祖頭不至地祖呵曰禮不投地何如不禮汝心中必有一物蘊習何事邪曰念法華經已及三千部祖曰汝若念至萬部得其經意不以爲勝則與吾偕行汝今負此事業都不知過聽吾偈曰纒本折慢觸頭奚不至地有我罪卽生亡功福無比祖又曰汝名甚麼對曰名法達祖曰汝名法達何曾達法復說偈曰汝今名法達勤誦未休歇空誦但循聲明心號菩薩汝今有緣故吾今爲汝說但信佛無言蓮華從口發師聞偈悔過曰而今而後當謙恭一切推顯和尚大慈略說經中義理祖曰汝念此經以何爲宗師曰學人愚鈍從來但依文誦念豈知宗趣祖曰汝試爲吾念一漏吾當爲汝解說師卽高聲念經至方便品祖曰止此經元來以因緣出世爲宗縱說多種譬喻亦無越於此何者因緣唯一大事一大事卽佛知見也汝慎勿錯解經意見佗道開示悟入自是佛之知見我輩無分若作此解乃是誘經毀佛也彼既是佛已具知見何用更開汝今當信佛知見者只汝自心更無別體蓋爲一切衆生自蔽光明貪愛



塵境外緣內擾甘受驅馳便勞佗從三昧起種種苦口勸令寢息莫向外求與佛無二故云開佛知見汝但勞勞執念謂爲功課者何異犛牛愛尾也師曰若然者但得解義不勞誦經邪祖曰經有何過豈障汝念只爲迷悟在人損益由汝聽吾偈曰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誦久不明已與義作讐家無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有無俱不計長御白牛車師問偈再啓曰經云諸大聲聞乃至菩薩皆盡思度量尙不能測於佛智今令凡夫但悟自心便名佛之知見自非上根未免疑謗又經說三車大牛之車與白牛車如何區別願和尙再垂宣說祖曰經意分明汝自迷背諸三乘人不能測佛智者患在度量也饒伊盡思共推轉加懸遠佛本爲凡夫說不爲佛說此理若不肯信者從佗退席殊不知坐却白牛車更於門外覓三車況經文明向汝道無二亦無三汝何不省三車是假爲昔時故一乘是實爲今時故只教汝去假歸實歸實之後實亦無名應知所有珍財盡屬於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亦無用想是名持法華

經從劫至劫手不釋卷從晝至夜無不念時也師既蒙啓發踴躍歡喜以偈贊曰經誦三千部曹溪一句亡未明出世旨寧歇累生狂羊鹿牛權設初中後善揚誰知火宅內元是法中王祖曰汝今後方可名爲念經僧也

玄沙和尙問雪峯某甲如今大用去和尙作麼生峯遂將三箇木毬一時拋出沙遂作斫脾勢峯曰汝親在靈山方得如此沙云也祇是自家事

妙喜曰祇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

漸源隨侍道吾往弔慰源乃拈棺云生邪死邪吾曰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源云爲甚不道吾曰不道不道回至中路源云和尙快與某甲道若不道打和尙去也吾曰打卽任打道卽不道源便打吾歸院曰汝宜離此去恐知事得知不便源至石霜舉前話請益霜曰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源云爲甚不道霜曰不道不道源於此有省道吾遷化後源將鉢子於法堂上從西過東從東過西霜曰作甚麼源云覓先師靈骨霜曰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甚麼先師靈骨源云正好

著力霜日遮裏針削不入著甚麼力源持鐵肩上便  
出保寧勇和尚頌云終日挨門復倚樓幾回明鏡照  
梳頭一從事得潘郎後也解人前不識羞

晦堂和尚示衆云不與萬法爲侶卽是無諍三味便  
恁麼去時爭柰絃急則聲促若能向紫羅帳裏撒眞  
珠未必善因而招惡果又示衆云礙處非牆壁通處  
沒虛空若能如是會心色本來同拂子是色那箇是  
心靈利漢纔聞舉著隔牆見角早知是牛更若擬議  
思量白雲千里萬里

靈雲和尚因長生問混沌未分時如何曰靈柱懷胎  
云分後如何曰如片雲點太清云未審太清還受點  
也無雲不對生云恁麼則舍生不來也雲亦不對生  
云直得純清絕點時如何曰猶是眞常流注生云如  
何是眞常流注曰似鏡常明云未審向上還有事也  
無曰有生云如何是向上事曰打破鏡來與汝相見  
雲門和尚有時云燈籠是你自己把鉢盂噉飯飯不  
是自己有僧便問飯是自己時如何門云遮野狐精  
三家村裏漢復云來來不是你道飯是自己云是曰

驢年夢見三家村裏漢

妙喜曰用盡自己心笑破佗人口

石門聰和尚示衆云第一句道得石裏迸出第二句  
道得挨拶將來第三句道得自救不了又示衆云五  
白貓兒爪距獍養來堂上絕盡行分明上樹安身法  
切忌遺言許外生作麼生是許外生底句莫錯舉僧  
入室問正當與麼時還有師也無曰燈明連夜照甚  
處不分明僧云畢竟事如何曰來日是寒食問古人  
急水灘頭毛毬子意旨如何曰雲開月朗問急水灘  
問連底石意旨如何曰屋破見青天云屋破見青天  
意旨如何曰通上徹下  
報慈問鳩子鳴乃問僧是甚麼聲云鶉鳩聲慈曰欲  
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洞山初和尚牛兒頌自牧一牛兒出入無欄圈放在  
芳草中毛色方能顯朝去無人趁暮歸無人喚其力  
不可當有角無鼻纔不使任從伊使著隨人轉天下  
無荒田盡是此牛變有人若覓伊走去天涯畔牽來  
似諸人問汝見不見

雲峯悅和衛示衆舉教中道此見及緣元是菩提妙淨明體又道林木池沼皆演法音交光相羅如寶絲網奇恠諸禪德古聖與麼設話喚作回首塵勞曲開方便所以道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會麼拂子且將揮世界拄杖權爲答話人以拂子擊一擊又示衆云有情之本依智海以爲源含識之流總法身而爲體只爲情生智隔想變體殊達本情亡知心體合諸禪德會麼古佛與露柱相交佛殿與天王鬪額若也不會單重交拆

龐居士問馬祖曰不昧本來人請師高著眼祖直下覷士曰一種沒絃琴唯師彈得妙祖直上覷士乃作禮祖歸方丈士隨後入曰弄巧成拙

妙喜曰馬師覷上覷下卽不無爭奈昧却本來人居士雖然禮拜渾崙吞箇棗馬祖歸方丈士隨後入云弄巧成拙救得一半

藥山和尚示衆云祖師只教汝保護若貪嗔起來切須防禁莫教棖觸是你欲知枯木石頭却須擔荷實無枝葉可得雖然如此更宜自看不得絕却言語我

今爲汝說遮箇語顯無語底佗那箇本來無耳目等貌時有僧問云何有六趣師云我此要輪雖在其中元來不染問不了身中煩惱時如何師曰煩惱作何相狀我且要你看更有一般底只向紙背上記持言語多被經論惑我不曾看經論冊子汝只爲迷事走失自家不定所以便有生死心未學得一言半句一經一論便說與麼菩提涅槃世攝不攝若如此解卽是生死若不被此得失繫縛便無生死汝見律師說甚麼尼薩耆突吉羅最是生死本雖然與麼窮生死且不可得上至諸佛下至螻蟻盡有此長短好惡大小不同若也不從外來何處有閒漢掘地獄待你你欲識地獄道只今鑊湯煎煮者是欲識餓鬼道只今多虛少實不令人信者是欲識畜生道見今不識仁義不辨親疎者是豈非披毛戴角斬割倒懸欲識人天只今清淨威儀持瓶挈鉢者是切須保任免墮諸趣第一不得棄遮箇遮箇不是易得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此處行不易方有少分相應如今出頭來盡是多事人竟箇癡鈍漢不可得莫只記冊

子中言語以爲自己見知見佗不解者便生輕慢此輩盡是鬧提外道此心直不中切須審悉與麼道猶是三界邊事莫在袈衣下空過到遮裏更微細在莫作等閑須知珍重

翠巖和尚僧問凡有言句盡是點汗如何是向上事曰凡有言句盡是點汗問古人拈椎豎拂意旨如何曰邪法難扶問僧繇爲甚麼寫誌公真不得曰作麼生合殺問險惡道中以何爲津梁曰藥山再三叮囑廣慧真和尚僧問如何是廣慧境曰山寺前頭資慶後問如何是和尙家風曰坎爬鑊子風穴一日問真圓頭會昌沙汰時護法善神向甚麼處去曰常在閻閻中要且無人見穴云汝徹也

妙喜曰汝道風穴自徹也未

黃龍幾和尚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曰琉璃鉢孟無底問如何是君王劔曰不傷萬類云佩者如何曰血濺梵天云大好不傷萬類幾便打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不是學人本分事如何是學人本分事曰封了合巹市裏揭問急切相投請師通信曰火燒裙帶問

如何是大疑底人曰對坐盤中弓落蓋云如何是不疑底人曰再坐盤中弓落蓋問風恬浪靜時如何曰百尺竿頭五兩垂

李尙書名翺仰慕藥山道風特入山致敬肅莊客禮直造座前山端然看經殊不顧視李乃云見面不如聞名拂袖便行山却召尙書李回首山曰何得貴耳而賤目李遂致拜起問如何是道山以手指天指淨瓶李云不會山曰雲在青霄水在瓶李乃拜謝贈詩云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事雲在青霄水在瓶

首山志和尚問念和尚德山棒臨濟喝未審意旨如何念云汝試道看志便喝念拈棒志指棒云莫亂做念擲下棒云明眼人難謾志云草賊大敗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三尺杖子破瓦盆問如何是佛曰桶底脫問從上諸聖有何言句曰如是我聞僧云不會曰信受奉行

嘉州白水和尙僧問如何是西來意曰四溟無窟宅一滴潤乾坤問曹溪一路合談何事曰灞松千載鶴

來聚月中香桂鳳凰歸

妙喜曰又道曹溪無俗談

鼓山晏頤師示衆云若是靈利底揀著便休去似遮般漢千里萬里去也有甚麼救處進前退後納箇如何醉人相似有甚麼裨僧氣息既然如是且宗門中事作麼生證和尙到遮裏也須是箇漢始得大不容易兄弟鼓山不惜口業向汝諸人道不假記一字亦不用一功亦不用眨眼亦不用呵氣大坐著便紹却去諸和尙且道紹甚麼爲復紹佛紹法紹禪紹道紹佛向上事涅槃後句若紹此句得爲大妄喚作望上心不息與諸兄弟了無交涉於諸人分上作麼生紹普請驗看是甚麼爲復是凡是聖是毗盧師法身主在甚麼處居住甚麼年月有渠方圓闊狹長短大小試道看還有絲髮大物解蓋覆得麼還有分毫許間隔麼向阿那裏抄向阿那裏寫諸和尙與麼顯露與麼聊要何不直下便承當取又更刺頭入佗言句裏意識中學有甚麼交涉不見道意爲賊識爲浪走作馳求終無歇分若自不具眼就人揀辨卷子裏抄冊

子裏寫假饒百千萬句龍宮海藏一時吞納盡是佗人不干自己亦喚作識學依通猶如水母借蝦爲眼無自由分亦如盲者辨色依佗語故實不能辨色之正相若是學經律論佗自有人在所以鼓山尋常道經有經師律有律師論有論師有函有號有部有帙白日聽前夜附燈燭自有人傳持在禪師作麼生還有人道得麼試出來道看時有學人問如何是目前顯露底機曰道甚麼僧再問師喝出

鷺湖問諸大德行住坐臥畢竟以何爲道對云知者是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安得知者是有對云無分別是曰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安得無分別是有對云四禪八定是曰佛身無爲不墮諸數安在四禪八定邪是時舉衆杜口

妙喜曰相罵饒你接嘴相唾饒你潑水

仰山和尙問僧汝是甚處人曰幽州人山曰汝還思彼處否曰常思山曰彼處樓臺林苑人馬駢闐汝返思思底還有許多般也無僧於言下有省乃曰某甲到遮裏一切總不見有山曰汝解猶在境信位即是

人位卽不是僧曰和尚莫別有指示否山曰別有別無卽不中據汝見處只得一立得坐披衣向後自看盤山和尚示衆云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瓊邪覺云上來講讚無限良因

五洩初到石頭處云一言相契卽往不契卽去頭據坐洩便行頭召云團梨洩回首頭云從生至死只是鴻箇回頭轉腦作麼洩於言下大悟乃拗折拄杖

雲居祐和尚示衆云參學之士須得悟由發明心地若悟法身主盡大地草木歸依法僧若悟毗盧師虛空世界歸依佛法僧且道喚甚麼作法身主喚甚麼作毗盧師要得直下會麼眼睛裏放光現瑞耳竅裏轉大法輪又結夏示衆云無相光中有一無位真人出沒三界流轉五道不捨十惡業不墮五陰身不除煩惱障不證涅槃心不憎毀禁不敬持戒不經冬不遇夏汝等諸人還知去處麼良久云九旬陽焰裏五分法身圓

端師子看楞嚴經二頌七處徵心心不迷懵懂阿難不瞥地直饒徵得見無心也是泥中洗土塊八還之

教垂來自古宗師各分割直饒還得不還時也是蝦跳不出斗

藥山和尚問雲巖甚處來云百丈來曰百丈有何言句云有時示衆云我有一句子百味具足山曰鹹卽鹹味淡卽淡味不鹹不淡是常味作麼生是百味具足底句巖無對山笑曰爭柰目前生死何巖云目前無生死曰二十年在百丈處俗氣也不除次日又問海兄更說甚法云有時道三句外會取六句外省去山曰且喜沒交涉又問更說甚麼法云有時陞堂衆集以拄杖打下復召大衆衆回首却云是甚麼山曰何不早道巖於此有省

妙喜曰省去卽不無爭柰未出葛藤窠

琅邪覺和尚示衆云汝等諸人在我遮裏過夏與你點出五般病一不得向萬里無寸草處去二不得孤峯獨宿三不得張弓架箭四不得物外安身五不得滯於生殺何故一處有滯自救難爲五處若通方名導師汝等諸人若到諸方遇明眼作者與我通箇消息貴得祖風不墜若是常徒卽須寢息何故蹊形圖

裏誇服飾想君大殺不知時又頌栢樹子話云趙州庭前栢樹僧皆附側一堂雲水僧盡是十方客

唐中宗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六祖願師慈念速起上京祖上表辭疾願終林麓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祖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見如來若坐若臥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若無生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證豈況坐邪簡曰弟子回京主上必問願和尚慈悲指示心要祖曰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明無盡亦是有盡簡曰明喻智慧暗況煩惱修道之人儻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祖曰若以智慧照煩惱者此是二乘小見羊鹿等機上智大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祖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卽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滅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

師曰不生不滅何異外道祖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無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蒙指教豁然大悟

香敲和尚垂語云如人上樹口嚼樹枝手不攀枝脚不踏樹樹下有人問西來意不對則違他所問若對又喪身失命當恁麼時作麼生卽是有虎頭上座云上樹卽不問未上樹請和尚道嚴呵呵大笑雪竇云樹上道卽易樹下道卽難老僧上樹也致將一問來保寧勇頌云曲設多方老古錐那堪枝上更生枝好如良馬窺鞭影逐塊且非師子兒

妙喜曰吞得栗棘蓬透得金剛圈了看遮般說話也是泗州人見大聖

承明壽禪師因二僧來參乃問參頭曾到此問否云曾到又問第二上座曾到否云不曾到壽曰一得一失少選侍者問適來二僧未審那箇失那箇得壽曰汝曾識遮二僧也無云不曾識壽云同坑無異土

羅漢南和尚示衆云大智如愚大巧若拙勿謂今朝  
中秋令節八極同風千潭共月三十年來蘆花照雪  
與麼悟去腦門百裂又示衆云鷓鴣籬根菊正黃妙  
談西祖意琅琅不知誰解聞斯語堪爲宗門立紀綱  
便見羅漢拂子展大神通化作文殊普賢觀音勢至  
穿過諸人觸懺必也盡知來處可謂於出入息中供  
養恒沙諸佛若也不知分付德山臨濟擊一擊

長慶云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說如來有二種語不  
道如來無語只是無二種語保福云作麼生是如來  
語慶云聾人爭得聞福云情知汝向第二頭道慶云  
作麼生是如來語福云喫茶去

金峯志和尚拈起枕头曰一切人喚作枕头金峯道  
不是僧云未審和尚喚作甚麼志拈起枕头僧云與  
麼則依而行之也曰汝喚作甚麼云枕头曰落在金  
峯窠裏

玄沙和尚欲徧歷諸方參尋知識攜囊出嶺策著脚  
指流血痛楚歎曰是身非有痛從何來便回雪峯峯  
一日問那箇是備頭陀曰終不敢誑於人又一日峯

召曰備頭陀何不徧參去曰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  
往西天峯然之又閱楞嚴發明心地由是應機敏捷  
與修多羅冥契峯歎曰備頭陀乃再來人也

六祖一日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等速治舟楫門  
人曰師從此去早晚却回祖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  
法雲秀云非但來時無口去時亦無鼻孔

趙州聞沙彌喝參乃向侍者云教伊去侍者纔教去  
沙彌便珍重州謂傍僧云沙彌得入門侍者在門外  
廣慧璉和尚問念和尚學人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如  
何念曰家家門前火把子璉於言下大悟云某甲不  
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念曰汝會處作麼生與我說  
來看曰只是地上水碓砂也念曰汝會也璉便禮拜  
妙喜曰你道念和尚還肯他廣慧也無若道肯他  
何故不與一棒若道不肯他何故不與一棒有人  
於此道得妙喜與你一棒

永光眞和尚示衆云言鋒若差鄉關萬里直須懸崖  
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欺君不得非常之旨人焉  
瘦哉



嵒山章和尚在投子作柴頭喫茶次投子謂曰森羅萬象總在遮一碗茶裏章便覆却茶云森羅萬象在甚麼處投子曰可惜一碗茶章後謁雪峯峯問莫是章柴頭麼章乃作輪椎勢峯肯之

香城和尚初參通和尚問一似兩箇時如何通曰一箇賺汝香城乃省僧問囊無繫燈之絲厨乏聚蠅之糝時如何城曰日捨不求思從妄得

明招和尚問疎山虎生七子那箇無尾巴山云第七箇無尾巴

藥山與道吾雲巖游山次見兩株樹一枯一榮山乃問巖云枯者是榮者是云榮者是山曰與麼則灼然一切處光明燦爛去又問道吾吾云枯者是山曰與麼則灼然一切處枯淡去少頃高沙彌至山又問高云枯者從佗自枯榮者從佗自榮山回顧雲巖道吾曰不是不是

南嶽讓和尚初參六祖祖問甚處來曰嵩山來祖曰甚麼物恁麼來曰說似一物卽不中祖曰還假修證也無曰修證卽不無汙染卽不得祖曰只此不汙染

乃諸佛之護念汝旣如是吾亦如是

智門祚和尚示衆云雪峯毘羅漢書字歸宗斬蛇大隋燒畚且道明甚麼邊事還有人明得麼試道看若明不得所以道斬蛇須是斬蛇手燒畚須是燒畚人警起情塵生妄見眼裏無筋一世貧僧問如何是大通智勝佛曰言無再響云如何是十劫坐道場曰禍不單行云如何是佛法不現前曰金屑雖貴云如何是不得成佛道曰眼裏著不得

普化和尙居常入市振鐸云明頭來明頭打暗頭來暗頭打四方八面來旋風打虛空來連架打一日臨濟令僧捉住云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化托開云明日大悲院裏有齊僧同學似濟濟云我從來疑著遮漢趙州和尚因僧游臺山凡問一婆云臺山路向甚處去婆云驀直去僧纔行三五步婆云好箇師僧又恁麼去有舉似州州云待我去爲勘過遮婆子明日便去亦如此問婆亦如是對州歸爲衆曰臺山婆子我爲勘破了也大滄詰頌云叢林老作世無儔凜凜威風四百州一聲鐵關曾粉碎恩大難將雨露酬

韻國師因有僧問法眼如何是曹源一滴水法眼曰  
是曹源一滴水師聞之言下有省後住蓮華峯有頌  
云通玄峯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法眼聞  
之乃云只消此一頌自然續得吾宗  
妙喜曰滅却法眼宗只緣遮一頌

正法眼藏卷第二之下

正法眼藏卷第三之上

徑山大慧禪師 宗杲 集并著語

後學普善庵沙門 慧悅 校刻

六祖謂衆曰諸善知識汝等各淨心聽吾說法汝  
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  
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  
法滅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於  
一切處而不住相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捨不念  
利益成壞等事安閑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  
若於一切處行住坐臥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眞成淨

士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能含藏長  
養成就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  
雨溥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茲霑洽悉得發  
生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

清原和尚問石頭汝從甚麼處來曰曹溪原乃拈拂  
子曰曹溪還有遮箇麼曰非但曹溪西天亦無曰子  
莫曾到西天否曰若到卽有也曰未更道曰和尚  
也須道取一半莫全靠某甲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  
無人承當

木平和尙初參洛浦遂問如何是一遍未發已前事  
浦云移舟諳水脉舉棹別波瀾平不契次參盤龍亦  
如前問龍云移舟不別水舉棹卽迷源平因此悟入  
雲峯悅云木平若於洛浦言下會去猶較些子可惜  
許向盤龍死水裏淹殺後有問如何是木平對云不  
勞斤斧果然只在遮裏諸禪德大凡發足超方也須  
甄別邪正識辨眞僞帶些眼筋始得然雖如是賊過  
後張弓

妙喜曰雲峯此語亦能瞎人眼亦能閉人眼

本生和尚拈拄杖示衆云我若拈起汝便向未拈起時作道理若不拈起汝便向拈起時作主宰且道老僧爲人在甚處時有僧出云不敢妄生節目日也知閻梨不分外僧云低低處平之有餘高高處觀之不足日節目上更生節目僧無語生曰掩鼻偷香空遭罪犯

仰山和尚到東寺寺問汝是甚麼處人曰廣南人寺曰我聞廣南有鎮海明珠是否曰是寺曰此珠如何曰黑月卽隱白月卽現寺曰還將得來也無曰將得來寺曰何不呈似老僧看山又手近前曰昨到瀉山亦被索此珠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寺曰汝真瀉山之子善能哮吼譬如蠅螟蟲於蚊子眼睫上作窠向十字街頭叫土曠人稀相逢者少

百丈再參馬祖侍立次祖以目視禪牀角拂子丈曰卽此用離此用祖曰你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文取拂子豎起祖曰卽此用離此用丈挂拂子舊處祖振威一喝百丈直得三日耳聾汾州云悟去便休更說甚麼三日耳聾石門云若不三日耳聾何得悟去

汾州云我與麼道較佗石門半月程東林總云當言不避截舌當鑪不避火迸佛法豈可曲順人情東林今日向驪龍窟內爭珠去也百丈大智不無佗三日耳聾汾州石門爭免箇二俱瞎漢只遮三老還曾悟去也無良久云祖禪不了殃及兒孫又汾陽頌云每因無事侍師前師指繩牀角上懸舉放却歸本位立分明一喝至今傳眞淨頌云客情步步隨人轉有大威光不能現突然一喝雙耳聾那吒眼開黃檗面

僧問睦州一氣還轉得一大藏也無州云有甚鐺鑊錘子快下將來

妙喜曰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

泐潭英和尚示衆舉南泉歸宗麻谷三人同去禮拜忠國師到中路南泉於地上畫一圓相云道得卽去道不得卽不去歸宗便於圓相中坐麻谷作女人拜南泉云恁麼則不去也歸宗云是甚麼心行學般若菩薩須到遮箇田地始得如金盤裏盛珠不撥而自轉然雖如是只如南泉道與麼則不去也利害在甚

麼處還有人道得麼試出來道看如無山僧與你下  
箇注脚良久云不入洪波裏爭顯弄潮人

法昌遇和尚因與南和尚舉程大卿看生緣話昌曰  
何不直下與伊勦絕却南云也曾爲蛇畫足是伊自  
不管地昌曰和尚如何爲佗南云咬盡生薑呷盡醋  
昌曰流俗阿師又恁麼去南云和尚意作麼生昌拈  
起拂子便打南云遮老漢也是無人情昌又舉在湖  
南時曾問興化知有底人向甚麼處去化云善財拄  
杖子昌曰我不問善財拄杖子且道知有底人向甚  
麼處去云或則登山或則渡水昌曰和尚只解步步  
登高不解從空放下化云老僧雖則年邁要且不負  
來機南云和尚當時作麼生昌曰我錯恠興化南云  
而今知也且道從甚麼處去昌曰你問阿誰南云伴  
與詐啞作甚麼昌曰雖然如是要且不負來機

盤山和尚云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尤非照境境亦非  
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

妙喜曰千年常住一朝僧

高安本仁和尙示衆云尋常不欲向聲前句後鼓弄

人家男女何故且聲不是聲色不是色時有僧問如  
何是聲不是聲曰喚作色得麼云如何是色不是色  
曰喚作聲得麼僧作禮仁曰且道爲汝說答汝話若  
人辨得有箇入處

趙州和尚到一菴主處問有麼有麼主豎起拳頭州  
曰水淺不是泊船處使行又到一菴主處曰有麼有  
麼主亦豎起拳頭州曰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便禮拜  
姜山愛云趙州只見錐頭利雲居舜云趙州當時甚  
生意氣雖然如是要且鼻孔在二菴主手裏

麻谷問臨濟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濟曰大悲千  
手眼作麼生是正眼速道速道谷拽濟下禪牀却坐  
濟遂近前云不審谷擬議濟便喝拽下禪牀却坐谷  
便出去遠觀云諸禪德此二尊宿如此且道怎生今  
時人總道照用照甚麼盃一切人只解自騎馬去捉  
賊自持刀去殺賊此二人便能奪賊馬捉賊奪賊刀  
殺賊雖然如是臨濟雖是得便宜却是落便宜

白雲端和尚示衆云明明知道只是遮箇爲甚麼透  
不過只爲見人開口時便喚作言句見人閉口時便

喚作良久默然又道轉施爲開言吐氣盡十方世界內無不是自己所以道墮在途中隱隱猶懷舊日嫌豈不見雲門大師道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遂舉起手云觀音菩薩將錢來買餠餅放下手云元來却是餛飩又不見山僧在法華時嘗有示衆云無業禪師道一毫頭聖凡情念未盡未免入驢胎馬腹裏去大眾直饒一毫頭聖凡情念頓盡亦未免入驢胎馬腹裏去瞎漢但恁麼看取參

甘贄行者入南泉設粥仍請念誦泉乃白椎云爲狸奴白拈念摩訶般若波羅蜜甘贄拂袖便出泉粥後問典座行者在甚處座云當時便去也泉打破鍋子妙喜曰心不負人面無慙色

黃龍新和尚示衆云心外無法而法可明法外無心而心可通可通可明心法全宗全其宗則法法皆宗全其心則心心無心心既無心直造其源得其源則現大身而滿虛空中現小身而纖塵不立作麼生是纖塵不立良久云一點水墨兩處成龍  
廣慧稊和尚示衆舉昔日臨濟會裏兩堂首座相見

顧視各下一喝便休去諸人且道還有賓主也無若道有賓主只是箇瞎漢若道無賓主亦是箇瞎漢不有不無萬里崖州若向遮裏道得也好與三十棒若道不得亦與三十棒衲僧家到遮裏作麼生出得山僧困積去良久云苦哉蝦蟇蚯蚓踣跳上三十三天撞著須彌山百雜碎遂拈拄杖云一隊無孔鐵鎚速退速退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竹竿頭上耀紅旗日容遠和尚因爇上座來參遠拈掌三下云猛虎當軒誰是敵者爇曰俊鷄冲天阿誰捉得遠云彼此難當爇曰且休未斷遮公案遠將拄杖舞歸方丈爇無語遠云死却遮漢

天衣懷和尚示衆舉古人云五蘊山頭一段空同門出入不相逢無量劫來賃屋住到頭不識主人公有老宿拈云既不識佗當初問甚麼人賃恁麼拈也大遠在何故須知死人路上有活人出身處活人路上死人無數那箇是活人路上死人無數那箇是死人路上活人出身處若點檢得分明拈却臍脂帽子脫却鷓鴣布衫

妙喜曰天衣古佛美則美矣善則未善具眼衲僧  
試甄別看

黃檗和尚入厨見飯頭乃問作甚麼云揀衆僧米曰  
一日喫多少云二石五曰莫太多麼云猶恐少在喫  
便打飯頭舉似臨濟濟云我與汝勘過遮老漢纔去  
侍次檗便舉前話濟云飯頭不會請和尚代一轉語  
便問莫太多麼檗曰何不道來日更喫一頓濟云說  
甚來日卽今便喫道了便掌檗曰遮風顧漢又來遮  
裏捋虎鬚濟便喝一喝出去滄山云養子方知父慈  
仰山云大似勾賊破家

投子和尙僧問一切聲是佛聲是否曰是和尙莫  
屎涕盪鳴擊投子便打又問鹿言及細語皆歸第一  
義是否曰是云喚和尚作頭驢得麼投子便打

妙喜曰賊賊敗也復云且道那箇是草賊那箇是

正賊

五祖演和尚示衆舉陸巨大夫問南泉弟子家中有  
一片石也曾坐也曾臥擬鐫作佛得麼云得陸曰莫  
不得麼云不得大衆夫爲善知識須明決擇爲甚麼

佗人道得也道得佗人道不得也道不得還知南泉  
落處麼白雲不惜眉毛與汝注破得又是誰道來不  
得又是誰道來汝若更不會老僧今夜爲汝作箇樣  
子乃舉手云將三界二十八天作箇佛頭金輪水際  
作箇佛脚四大洲作箇佛身雖然作此佛兒子了汝  
諸人又却在那裏安身立命大衆還會也未老僧作  
第二箇樣子去也將東弗于逮作一箇佛南贍部洲  
作一箇佛西瞿耶尼作一箇佛北鬱單越作一箇佛  
草木叢林是佛蠢動含靈是佛旣恁麼又喚甚麼作  
衆生還會也未不如東弗于逮還佗東弗于逮南贍  
部洲還佗南贍部洲西瞿耶尼還佗西瞿耶尼北鬱  
單越還佗北鬱單越草木叢林還佗草木叢林蠢動  
含靈還佗蠢動含靈所以道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  
住旣恁麼汝又喚甚麼作佛還會麼忽有箇漢出來  
道白雲休寐語大衆記取遮一轉

雲門曰眼睫橫亘十方眉毛上透乾坤下透黃泉須  
彌塞却汝咽喉還有人會得麼若有人會得拽取占  
波共新羅鬪額

妙喜曰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是無上呪是無等等  
呪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諸人要識雲門麼不見  
道三臺須是大家催

明招和尚二偈壁開金鎖眼如鈴剔起眉毛頂上生  
方稱法王親的子自然天下任橫行師子教兒迷子  
訣擬前跳躑早翻身羅紋結角交鋒處鵲眼臨時失  
却蹤

蜺子和尙居無定所自印心於洞山混俗闍川常日  
沿江岸採掇鰕蜺以充腹暮即臥東山白馬廟紙錢  
中居民目爲蜺子和尙華嚴靜和尙聞之欲決真僞  
先潛入紙錢中深夜蜺子歸靜扭住問曰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遽答曰神前酒臺盤

鏡清問雪峯只如古德豈不是以心傳心峯曰兼不  
立文字語句清曰只如不立文字語句如何傳授峯  
良久清禮謝峯曰更問我一轉豈不好曰就和尙請  
一轉問頭峯曰只恁麼爲別有商量曰和尙恁麼即  
得峯曰於汝作麼生曰辜負殺人

新羅臥龍和尙僧問如何是大人相曰紫羅帳裏不

垂手云爲甚麼不垂手曰不尊貴問十二時中如何  
用心曰糊搽喫毛蟲

白雲藏和尙僧問如何是深深處曰矮子渡深溪問  
赤脚時如何曰何不脫却

張拙秀才參石霜霜問先輩何姓曰拙姓張霜曰覓  
巧了不可得拙自何來張於言下有省乃述頌曰光  
明寂照徧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  
六根纔動被雲遮斷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真如總是  
邪隨順衆緣無罣礙涅槃生死是空花雲門問僧光  
明寂照徧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僧云是門曰話  
墮也

妙喜曰驢揀濕處尿

白雲端和尙示衆云昔靈山會上世尊拈花迦葉微  
笑世尊道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摩訶大迦葉次第流  
傳母令斷絕至于今日大衆若是正法眼藏釋迦老  
子自無分將箇甚麼分付將箇甚麼流傳何謂如此  
況諸人分上各各自有正法眼藏每日起來是是非  
非分南分北種種施爲盡是正法眼藏之光影此眼

開時乾坤大地日月星辰森羅萬象只在面前不見有毫釐之相此眼未開時盡在諸人眼睛裏今日已開者不在此限有未開者山僧不惜手爲諸人開此正法眼藏看乃舉手豎兩指云看看若見得去事同一家若也未然山僧不免重說偈言諸人法眼藏千聖莫能當爲君通一線光輝滿大唐須彌走入海六月降嚴霜法華雖恁道無句得商量大衆旣滿口道了爲甚麼却無句得商量乃囑云分身兩處看

天衣懷和尚示衆云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作麼生說箇分別底道理老僧試爲分別看四面是山中間是僧堂佛殿厨庫三門遮裏是法堂上是天下是地僧是僧俗是俗作麼生說箇第一義若向遮裏明得去穿取維摩老子鼻孔若也不會且待阿逸多出世

峻極和尚僧問如何是大修行底人曰擔枷帶鎖云如何是大作業底人曰修禪入定僧無語極乃云你問我善善不從惡你問我惡惡不從善所以道善惡如浮雲起滅俱無處僧於言下契悟後破籠墮聞云

我子曾盡諸法無生

妙喜曰爭奈在觸髅前作妄想何

雲居祐和尚示衆舉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僧云和尚莫將境示人州云我不將境示人僧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奇哉古聖垂一言半句可謂截斷聖凡門戶直示彌勒眼睛今昔無墜衆中異解多途商量非一埋沒宗旨錯判名言或謂青青翠竹盡是真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或謂山河草木物物皆是真心顯現何獨庭前栢樹子乎塵毛瓦礫都是一法界中重重無盡理事圓融或謂庭前栢樹子纔舉便直下薦取敵體全真擬議之間早落塵境須是當人作用臨機相見或棒或喝或擎起拳頭衣袖一拂遮箇眼目如石火電光相似或謂庭前栢樹子更有甚麼事趙州直下爲人實頭說話饑來喫飯困即打眠動轉施爲盡是自家受用如斯見解似粟如麻皆是天魔種族外道邪宗但取識情分別用心取捨強作知見口耳相傳誑惑於人貴圖名利是何業種玷瀆祖風何不遊方



徧歷求善知識決擇身心略似箇衲僧古來自有宗門師範我佛心宗釋梵諸天拱手敬信三賢十聖罔測其由乃學拂子云若向遮裏悟去山河大地與汝同參復顧左右云道林爭敢壓良爲賤

僧問雲峯巖山巖崖還有佛法也無峯云有僧云如何是巖山巖崖佛法曰猢猻倒上樹

妙喜曰若人信受奉行一生參學事畢

琅邪覺和尚示衆云山僧因看華嚴金師子章第九由心回轉善成門又釋曰如一尺之鏡納重重之影象若然者道有也得道無也得道非亦得道是亦得雖然如是更須知有拄杖頭上一竅若也不會拄杖子穿燈籠入佛殿撞著釋迦磕倒彌勒露柱搯掌呵呵大笑你且道笑箇甚麼以拄杖卓一下

韶國師問龍牙雄雄之尊爲甚麼近之不得牙曰如火與火曰忽遇水來又作麼生日道者汝不會次問疎山百匝千重是何人境界山曰左搓芒繩縛鬼子進曰不落古今請師說曰不說曰爲甚麼不說曰箇中不辨有無

雲門和尚示衆云我事不獲已向諸人道直下無事早是相埋沒也更欲蹋步向前尋言逐句求覓解會千差萬別廣設問難贏得一場口滑去道轉遠有甚麼歇時祇此箇事若在言語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語因甚麼道教外別傳若從學解機智祇如十地聖人說法如雲如雨猶被訶責見性如隔羅縠以此故知一切有心天地懸殊雖然如此若是得底人道火不能燒口終日說事未嘗挂著唇齒未曾道著一字終日著衣喫飯未曾觸著一粒米挂一縷絲雖然如此猶是門庭之說須是實得與麼始得若約衲僧門下句裏呈機徒勞佇思直饒一句下承當得猶是瞌睡漢時有僧問如是一句曰舉

妙喜曰瞌睡漢

端師子華亭陞座云靈山師子雲間吼佛法無可商量不如打箇筋斗便跳下座

阿難問迦葉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別傳何法迦葉召云阿難阿難應喏迦葉云倒却門前刹竿著汾陽云不問那知五祖戒云露翠巖芝云千年無影樹今時

沒底靴

真淨和尚示衆云還有問話底麼良久云三十年弄馬騎却被驢撲遂撫膝云直得須彌岌嶪海水騰波三十三天一時退位十八大地獄盡乃停酸見麼若遮裏見得釋迦拱手彌勒攢眉文殊普賢與伊作侍者若也不見看我七縱八橫且向葛藤裏薦取阿呵阿諸高德且道我笑箇甚麼噫我笑昔日雲門臨濟德山巖頭螢火之光蚊蚋之解一人道我呵佛罵祖一人道我得末後句一人道黃檗佛法無多子一人道大覺世尊初生下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我當初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似遮一隊掠虎漢總只一期無佛處稱尊若是如今喚來一時與伊生按過自餘之輩放過卽不可豈不聞僧問乾峯云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乾峯拈拄杖畫一畫云在遮裏只如乾峯恁麼曾夢見也未若是老僧卽不然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劈脊便棒却問伊路頭在甚麼處待伊擬開口熱喝出去更有箇雲門折脚老

比丘不分縑素不辨正邪拈扇子云踣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似遮般和泥合水漢糞掃堆裏埋却十箇五箇又有甚過阿呵呵樂不樂足不足而今幸對山青山綠年來是事一時休信任身心懶拘束大眾休瞌睡好

瑞巖彥和尚問巖頭如何是本常理巖頭曰動也曰動時如何頭曰不是本常理彥沈思良久頭曰肯卽未脫根塵不肯卽永沈生死彥遂領悟後謁夾山山問甚麼處來曰臥龍來山云來時龍還起未彥乃顧視之山曰父擔上更著艾燭曰和尚又苦如此作甚麼山便休

妙喜曰若不藍田射石虎幾乎悞殺李將軍

南院問僧汝名甚麼僧云普參院曰忽遇屎歇時如何僧云不審院便打

羅漢南和尚示衆云諸佛不出世遠磨不西來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所以印空也日月沈輝乾坤黯黑印水也感浪驚濤魚龍喪命印泥也大地冰消聖凡路絕若是那一印誰敢觀著爭奈諸方起模畫樣

若到羅漢手中直教粉碎

招慶和尚示衆云招慶今夜與諸人一時道却還委落處麼時有僧出云大衆一時散去還稱師意也無曰好與拄杖僧禮拜慶曰雖有盲龜之意且無曉月之程僧云如何是曉月之程曰此是盲龜之意問如何是沙門行曰非行不行問如何是西來意曰蚊子上鐵牛

德山和尚長講金剛經爲業後聞南方禪宗大興罔措其由遂罷講散徒攜疏鈔南遊先到龍潭纔跨門便問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潭曰子親到龍潭山乃禮拜而退至夜入室侍立更深潭曰子何不下去山遂珍重揭簾而出見外面黑却回云外面黑潭乃點紙燭度與山方接次潭便吹滅山於此忽然大悟便禮拜潭曰子見箇甚麼便禮拜山云某甲自今已後更不疑著天下老和尚舌頭至來日龍潭上堂云可中有箇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佗時後日向孤峯頂上立吾道去在山遂取疏鈔於法堂前將一炬火提起云窮諸玄辯若

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將疏鈔便燒於是禮辭

鄧隱峯辭馬祖祖曰甚處去云石頭去祖曰石頭路滑云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便去纔到石頭乃遷禪床一匝振錫一下問是何宗旨頭曰蒼天蒼天峯無語却回舉似馬祖祖曰汝更去見佗道蒼天蒼天汝便噓兩聲峯又去一依前問頭乃噓兩聲峯又無語歸舉似馬祖祖曰向汝道石頭路滑

照布衲一夕指半月問溥上座那一片甚麼處去也溥曰莫妄想照曰失却一片也

妙喜曰自起自倒

廣慧禪和尚到首山山問近離甚麼處曰漢上山豎拳云漢上還有遮箇麼曰遮箇是甚麼盤鳴聲山云瞎曰恰是拍一拍便出去

長髯和尚參石頭頭問甚麼處來曰嶺南來頭云大庾嶺頭一鋪功德成就也未曰成就久矣只欠點眼在頭云莫要點眼麼曰便請石頭垂下一足髯便作禮頭云你見箇甚麼便禮拜曰如紅鑪上一點雪

仰山問南塔老僧何似一頭驢曰佛亦不似云佛既不似似箇甚麼曰若有所似何異於驢仰山然之楊岐和尚問僧秋色依依朝離何處僧云去夏在上監曰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云兩重公案曰謝上座答話僧便喝岐曰那裏學得遮虎頭來云明眼尊宿難護曰與麼則楊岐隨上座去也僧擬議岐曰念汝鄉人在此放汝三十棒問如何是佛曰堵前喝棒聲

睦州和尚見僧來云現成公案放汝三十棒雲峯悅云作賊人心虛

妙喜曰又添得一箇道了問冲密你道我怎麼道還有過也無密云作賊人心虛妙喜曰三箇也有道吾眞和尚示衆云古人道認著依前還不是實難會土宿領下髭鬚多波斯眼深鼻孔大甚奇恠嶽然透過新羅界又示衆云古今日月依舊山河若明得去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若明不得誇斯經故獲罪如是

夾山和尚示衆云不知天曉悟不由師龍門躍鱗不

鹽漁人之手但意不寄私緣舌不親玄旨正好知音此名俱生話若向玄旨疑去賺殺闍梨困魚止樂鈍鳥棲蘆雲水非闍梨闍梨非雲水老僧於雲水而得自在闍梨又作麼生

睦州和尚示衆云裂開也在我捏聚也在我有僧問如何是裂開曰三九二十七菩提涅槃眞如解脫卽心卽佛我且與麼道汝又作麼生僧云某甲不與麼道曰蓋子撲落地搥子成七片雲峯悅云相罵饒汝接甯相唾饒汝潑水

翠巖芝和尚示衆云砂裏無油事可哀翠巖嚼飯餒嬰孩佗時好惡知端的始覺從前滿面灰

殃幅摩羅因持鉢至一長者門其家婦人正值產難子母未分長者曰瞿曇弟子汝爲至聖當有何法能免產難殃幅語長者云我乍入道未知此法待我回問世尊却來相報及返具陳斯事佛告殃幅汝速去報言我自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殃幅依佛所說往告長者婦人聞之當時分免

曹山和尚示衆云諸方盡把格則何不與佗道却令

佗不疑去雲門在衆出問密密處爲甚麼不知有山  
曰只爲密密所以不知有門云此人如何親近日莫  
向密密處親近云不向密密處親近時如何曰始解  
親近門云喏喏

妙喜曰濁油更著濕燈心

德山圓明和尚示衆云與麼來者見成公案不與麼  
來者塚生招箭總不與麼來徐六遇擔板迅速鋒芒  
猶是鈍漢萬里無雲青天猶在僧問個儒無差時如  
何曰繫驢橛云過在甚麼處曰自尿不覺臭云和尚  
恁麼道卽得曰蛻蝦推糞毬問無跡無蹤是甚麼人  
行履處曰偷牛賊問不歷僧祇獲法身時如何曰也  
是牌下立問羶羊未挂角時如何曰獵屎狗云挂角  
後如何曰獵屎狗問如何是古佛路曰道邊神樹子  
清涼法眼和尚示衆云出家人但隨時及節便得寒  
卽寒熱卽熱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古今方便  
不少不見石頭和尚因看肇論云會萬物爲己者其  
惟聖人乎佗家便道聖人無已驛所不已有一片言  
語喚作參同契末上云竺土大僊心無過此語也中

問也只隨時說話上座今欲會萬物爲己去蓋盡大  
地無一法可見佗又囑人云光陰莫虛度適來向上  
座道但隨時及節便得若也違時失候卽是虛度光  
陰於非色中作色解上座於非色中作色解卽是違  
時失候且道色作非色解還當不當上座若恁麼會  
便是沒交涉正是癡狂兩頭走有甚麼用處上座但  
守分隨時過

襄州廣德周和尚僧問承教有言阿逸多不斷煩惱  
不修禪定佛記此人成佛無疑此理如何曰鹽又盡  
炭又無云鹽盡炭無時如何曰愁人莫向愁人問道  
向愁人愁殺人

妙喜曰古人恁麼答話喚作洗脚上船

二祖問達磨諸佛法印可得聞乎曰諸佛法印匪從  
人得曰我心未寧乞師安心曰將心來與汝安曰覓  
心了不可得曰與汝安心竟芭蕉云金剛與泥人措  
背

香林遠和尚僧問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日月似彎  
弓少雨多風問如何是室內一燈曰三人證龜成鼈

問如何是衲衣下事曰臘月火燒山問魚游陸地時如何曰發言必有後救僧云却下碧潭時如何曰頭重尾輕

韶州海禪師初見六祖問卽心卽佛願垂指喻祖曰前念不生卽心後念不滅卽佛成一切相卽心離一切相卽佛吾若具說窮劫不盡聽吾偈曰卽心名慧卽佛乃定定慧等持意中清淨悟此法門由汝習性用本無生雙修是正海信受以偈贊曰卽心元是佛不悟而自屈我知定慧因雙修離諸物

藥山和尚久不陞堂一日院主白云大眾久思和尚示誨曰打鐘著時大眾方集定便下座歸方丈

妙喜曰葛藤不少

院主隨後問云和尚許爲大眾說話爲甚麼一言不措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爭恠得老僧

妙喜曰笑殺人

西睦和尚上堂有一俗士舉手云和尚便是一頭驢曰老僧被汝騎士無語後三日再來云某甲二日前著賊陸拈拄杖越出

葉縣省和尚一日念和尚問云喚作竹筴則觸不喚作竹筴則背合喚作甚麼物卽得省於此大悟遂於手中掣得竹筴拗折擲于堵下却云是甚麼念云瞎省便禮拜因僧請益趙州栢樹子話省曰我不辭與汝說還信麼云和尚重言爭敢不信曰汝還聞簷頭雨滴聲麼其僧豁然不覺失聲云哪省云汝見箇甚麼道理僧卽以頌對云簷頭雨滴分明灑灑打破乾坤當下心息省忻然

法華學和尚示衆云語漸也返常合道論頓也不留朕迹直饒論其頓返其常也是抑而爲之舉到公安遠和尚處遠問作麼生是伽藍舉曰深山藏獨虎淺草露羣蛇云作麼生是伽藍中人曰青松蓋不得黃葉豈能遮云道甚麼曰少年旣盡天邊月潦倒浮桑沒日頭云一句兩句雲開月露作麼生日照破佛祖五祖演和尚示衆云將四大海水爲一枚硯須彌山作一管筆有人向虛空裏寫祖師西來意五字太平下座大展坐具禮拜爲師若寫不得佛法無靈驗有麼便下座大眾散師高聲云侍者侍者應喏曰

收取坐具復問侍者云還收得坐具麼侍者提起坐具演曰我早知汝恁麼也又示衆云上是天下是地南北東西依舊位釋迦老子弄精魂達磨西來多忌諱忽有箇漢出來道和尚低聲但向伊道祇要拋磚引玉

雲門見僧來參乃拈起袈裟云汝若道得落我袈裟圈槽裏汝若道不得又在鬼窟裏坐作麼生自代云某甲無氣力

妙喜曰西天斬頭截臂遮裏自領出去

玄沙和尚示衆云佛道閑曠無有程途無門解脫之門無意道人之意不在三際故不可昇沈建立乖真非屬造化動則起生死之本靜則醉昏沈之鄉動靜雙泯即落空亡動靜雙收顛頂佛性直須對塵對境如枯木寒灰臨時應用不失其宜鏡照諸像不亂光輝鳥飛空中不雜空色所以十方無影像三界絕行蹤不墮往來機不住中間意鐘中無鼓響鼓中無鐘聲鐘鼓不相交句句無前後如壯士展臂不借他力師子游行豈求伴侶九霄絕翳何在穿通一段光明

未曾昏昧若到者裏體寂寂常的的日赫焰無邊表圓覺空中不動搖吞爍乾坤迥然照夫佛出世者元無出入名相無體道本如法爾天真不同修證只要虛閑不昧作用不涉塵泥箇中纖毫道不盡即爲魔王眷屬句前句後是學人難處所以一句當天八萬門永絕生死直饒得似秋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道人行履處如火消冰終不却成冰箭旣離絃無返回勢所以牢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若到者裏步步登玄不屬邪正識不能識智不能知動便失宗覺即迷旨二乘膽戰十地魂驚語路處絕心行處滅直得釋迦掩室於塵竭淨名杜口於毗耶須菩提唱無說而顯道釋梵絕聽而雨花若與麼現前更疑何事沒棲泊處離去來今限約不得心思路絕不因莊嚴本來真淨動用語語笑隨處明了更無欠少今時人不悟箇中道理妄自涉事涉塵處處染著頭頭繫絆縱悟則塵境紛紜名相不實便擬凝心歛念攝事歸空閉目藏睛纔有念起旋旋破除細想

纔生卽便遏捺如此見解卽是落空亡底外道魂不散底死人冥冥漠漠無覺無知塞耳偷鈴徒自欺誑者裏分別則不然也不是隈門傍戶句句現前不得商量不涉文墨本絕塵境本無位次權名箇出家兒畢竟無蹤跡真如凡聖地獄天堂只是燎狂子之方虛空尙無改變大道豈有昇沈悟則縱橫不離本際若到者裏凡聖也無立處若向句中作意則沒溺殺學人若向外馳求又落魔界如如向上沒可安排恰似焰鑪不藏蚊蚋此理本來平坦何用剗除動轉揚眉是眞解脫道不強爲意度建立乖眞若到者裏纖毫受措意則差便是千聖出頭來也安一字不得久立珍重

趙州和尚到茱萸將拄杖於法堂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茱萸問作甚麼州云採水曰我遮裏一滴也無採箇甚麼州靠却拄杖便出去琅邪覺云勢去奴欺主年衰鬼弄人

妙喜曰鈎在不疑之地

仰山和尚因瀉山問大地衆生業識茫茫無本可據

子作麼生知佗有之與無曰某甲有驗處時有僧從面前過仰山召云闍梨其僧回首仰曰和尚遮箇便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瀉山云此是師子一滴乳迸散十斛驢乳

桐峯庵主因僧問庵主在遮裏忽遇大蟲來又作麼生主便作大蟲吼僧作怕勢主大笑僧云遮賊主云爭奈我何雪竇云是則是兩箇惡賊只解掩耳偷鈴無業國師謂弟子慧愔等曰汝等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同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者不了卽爲境惑一爲境惑流轉無窮汝等當知心性本自有之非因造作猶如金剛不可破壞一切諸法如影如響無有實者故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卽非眞若了一切空無一物當情是諸佛用心處汝等勤而行之

瀉山和尚示衆云夫道入之心質直無僞無背無面無詐妄心行一切時中視聽尋常更無委曲亦不閉眼塞耳但情不附物卽得從上諸聖只是說濁邊過患若無如許多惡覺情見想習之事譬如秋水澄淨



清淨無爲澹泞無礙喚佗作道人亦名無事人時有  
僧問頓悟之人更有修否曰若真悟得本佗自知時  
修與不修是兩頭語如今初心雖從緣得一切頓悟  
自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淨須教渠淨除現  
業流識卽是修也不道別有法教渠修行趣向從聞  
入理開理深妙心自圓明不居惑地縱有百千妙義  
抑揚當時此乃得半披衣自解作活計以要言之則  
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若也單刀  
直入則凡聖情盡體露眞常理事不二卽如如佛  
安國挺禪師因長安講華嚴經僧來問五祖云眞性  
緣起其義云何祖默然時挺侍立次乃謂曰大德正  
興一念問時是眞性中緣起其僧言下大悟

妙喜曰一念未興時不可無緣起也或曰一念未  
興喚甚麼作緣起我也只要汝恁麼道

越山和尚初參雪峯而染指後因闍王請於清風樓  
上齋坐久舉目忽覩日光豁然頓曉而有偈曰清風  
樓上赴官齋此日平生眼豁開方信普通年遠事不  
從葱嶺付將來歸呈雪峯峯然之僧問如何是佛身

曰汝問那箇佛身云釋迦佛身曰舌覆三千界臨終  
時集衆示偈云眼光隨色盡耳識逐聲消還源無別  
旨今日與明朝

國清奉和尚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曰釋迦是牛頭  
獄卒祖師是馬面阿旁問如何是西來意曰東壁打  
西壁問如何是撲不破底句曰不隔毫釐時人遠嚮  
洛浦和尚示衆云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  
通凡聖尋常向諸人道任從天下樂欣欣我獨不肯  
何故如靈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鳳縈金網趣霄漢  
以何期直須旨外明宗莫向言中取則是以石人機  
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也應和

夾山和尚因僧問撥塵見佛時如何曰欲知此事直  
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僧如前問石霜霜云渠  
無國土甚處逢渠僧却舉似夾山山曰門庭施設不  
無夾山入理深談猶較石霜百步

泐潭英和尚示衆舉祖師道一切衆生性清淨從本  
無生無可滅卽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無罪福大  
衆先聖恁麼道不妨奇特奈緣被僧門下檢點將來

也是食飽傷心坐久腰痛又示衆云阿呵呵是甚麼  
昨夜蟾光獨自坐屈指從頭數故人翻憶當時破竈  
墮是甚麼眨起眉毛早蹉過僧問逢場作戲時如何  
曰紅鑊拋出鐵烏龜

天皇和尚問石頭離却定慧以何法示人頭云我遮  
裏無奴婢離箇甚麼曰如何明得頭云汝還擬得虛  
空麼曰與麼則不從今日去也頭曰未審汝早晚從  
那邊來曰某甲不是那邊人頭云我早知汝來處曰  
和尚何得賊認於人頭云汝身見在曰雖然如是畢  
竟如何示於後人頭云汝道阿誰是後人天皇從此  
有省

妙喜曰且道省得箇甚麼

太原孚上座在楊州孝先寺講涅槃經有禪者阻雪  
在寺因往聽講至三因佛性三德法身廣談法身妙  
理禪者失笑孚講罷請禪者喫茶白曰某甲素志狹  
劣依文解義適蒙見笑且望見教禪者曰實笑座主  
不識法身孚曰如此解說何處不是曰請座主更說  
一偏孚曰法身之理猶若太虛豎窮三際橫亘十方

彌綸八極包括二儀隨緣赴感靡不周徧曰不道座  
主說不是只是說得法身量邊事實未識法身在孚  
曰既然如是禪德當爲我說曰座主還信否孚曰焉  
敢不信曰若如是座主暫轉講旬日於室內端然靜  
慮收心攝念善惡諸緣一時放却孚一依所教從初  
夜至五更聞鼓角聲忽然契悟便去扣門禪者曰阿  
誰孚曰某甲禪者咄曰教汝傳持大教代佛說法夜  
來爲甚麼醉酒臥街孚曰禪德自來講經將生身父  
母鼻孔扭捏從今已去更不敢如是禪者曰且去來  
日相見孚遂罷講徧歷諸方久在雪峯有大聲譽後  
歸揚州被陳尙書留在宅供養一日謂尙書曰來日  
講一偏大涅槃經報答尙書書致齋茶畢孚遂陞座  
良久揮尺一下云如是我聞乃召尙書書應諾孚云  
一時佛在便乃脫去

嚴頭示衆云吾特七八年披究涅槃經其中有三兩  
段義頗似衲僧說話又云休休時有僧云請和尚舉  
頭曰吾教意如：字三點第一向東方下一點點開  
諸菩薩眼第二向西方下一點點諸菩薩命根第三

向上方下一點點開諸菩薩頂門此是涅槃經中第一段義又云吾教意如摩醯首羅擊開面門豎亞一隻眼此是第二段義又云吾教意如塗毒鼓擊一聲遠近聞者皆喪此是第三段義時有小殿上座出問如何是塗毒鼓頭以兩手按膝亞身云韓信臨朝底妙喜舉了喝云縮頭去

首山念和尚上堂汾陽昭和尙出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曰龍袖拂開全體現云未審師意如何曰象王行處絕狐蹤昭於言下大悟遂提起坐具顧視大眾云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攬始應知禮拜歸衆時乘縣省和尚作首座纔退便問昭兄汝適來見箇甚麼道理便與麼道曰正是我放身捨命處省便休乘縣省和尚示衆云諸禪德衲僧是通變道人若遇鑊湯鑕炭諸般厄難又如何免得若是免不得何名通變道人作麼生是透脫諸般厄難底句還有透脫得者麼試對衆道看爲汝證據若是透脫不得卽是萬人作一家無人替代渠

唐明嵩和尚偈問古人東山西嶺青意旨如何曰波

斯鼻孔大云與麼則西天迦葉東土我師曰金剛手板澗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曰開化石佛拍手笑晉祠娘子解謳歌問臨濟推倒黃檗爲甚麼維那喫棒曰正狗不偷油雞啣燈盞走

雪峯和尚見獼猴乃云遮箇獼猴各背一面古鏡三聖曰歷劫無名何以彰爲古鏡峯云取生也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峯云老僧住持事繁黃龍新和尚示衆云參玄上士須參活句莫參死句何也若向活句下明得死却天下衲僧若向死句下明得活却天下衲僧且道不落死活一句作麼生道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僧問如何是四大毒蛇曰地水火風云如何是地水火風曰四大毒蛇僧云學人未曉乞師方便曰一大既爾四大同青林虔和尚示衆云祖師門下鳥道玄微功窮皆轉不究難明汝等諸人直須離心意識參出凡聖路學方可保任若不如是非吾子息

妙喜曰饒你離心意識參得透出凡聖路學得成也是雪峯道底

楊侍郎問廣慧璉云承和尚有言一切罪業皆因財寶所生勸人疎於財寶而況南閻浮提衆生以財爲命邦國以財聚人教中亦有財法二施何得勸人疎於財寶璉曰旛竿頭上鐵籠頭侍郎曰海壇馬子似驢大璉曰楚雞不是丹山鳳侍郎曰佛滅二千年比丘少慙愧

虔州微和尚因僧問三乘十二分教體理得妙與祖意是同是別曰須向六句外鑑不得隨佗聲色轉僧云如何是六句曰語底默底不語底不默底總是總不是汝合作麼生僧罔措

潞山和尚謂仰山曰汝須獨自回光返照別人不知汝解處汝試將實解獻老僧看仰曰若教某甲自看到遮裏無回位亦無一物一解得獻和尚潞云無回位處元是汝作解處未離心境在仰曰既無回位何處有法把何物作境潞云適來是汝作與麼解是否仰曰是潞云若恁麼是具足心境法未脫我所心在元來有解獻我許汝信位顯人位隱在

德山圓明示衆云俱胝和尚但有問答只豎一指頭

寒則普天普地寒雪竇云甚麼處見俱胝老熱則普天普地熱雪竇云莫錯認定盤星復云森羅萬象徹下孤危大地山河通上險絕甚麼處得一指頭禪

妙喜曰可謂是貴人多忘

世尊昔因文殊至諸佛集處值諸佛各還本處唯有一女人近彼佛坐入於三昧文殊乃白佛云何此女得近佛坐而我不得佛告文殊汝但覺此女令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遶女人三匝嗚指一下乃托至梵天盡其神力而不能出世尊云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人定不得下方過四十二恒河沙國土有網明菩薩能出此女人定須與網明大士從地湧出作禮世尊世尊勅網明出網明却至女人前嗚指一下女人於是從定而出雲居祐頌云百千文殊出不得網明不費纖毫力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天衣懷頌云文殊托上梵天網明輕輕彈指女子黃面瞿曇看佗一倒一起

南臺安和尚因僧問寂寂無依時如何曰寂寂底響因有頌曰南臺靜坐一爐香終日凝然萬慮忘不是

息心除妄想都緣無事可思量

妙喜喝一喝

臨濟和尚到三峯平和和尚問近離甚麼處曰金牛昨夜遭塗炭直至如今不見蹤平日曰秋風吹玉管那箇是知音曰直透萬重關不住青霄外平日曰遮一問太高生曰龍生金鳳子衝破碧琉璃平日曰且坐喫茶濟便坐平又問近離甚麼處曰龍光平日曰龍光近日有甚麼言句濟便下參堂

泐潭準和尚示衆云同異成壞總別三四五六七八欲要隨流入流無過先解此法遂拈拄杖卓一下云此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若也分別落在衆生境界且道不分別不思量是箇甚麼擲下拄杖云妙滿總持不動尊首楞嚴王世希有又示衆云剗久雨不晴直得五老峯頭黑雲變巖洞庭湖裏白浪滔天雲門大師忍俊不禁向佛殿裏燒香三門頭合掌禱祝呪願願黃梅石女生兒子母團圓少室無角鐵牛常甘水草喝一喝云有甚交涉

雲臺欽和尚示衆云還有人鑑得出麼若鑑得出是

甚麼村裏破草鞋若也鑑不出落地作金聲僧問如何是談真逆俗曰客作漢問甚麼云如何是順俗違真曰喫茶去

龍潭和尚問天皇某甲自到來不蒙和尚指示心要皇曰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示汝心要曰何處指示曰汝擎茶來吾爲汝接汝行食來吾爲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首何處不指示汝心要龍潭佇思問皇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卽差龍潭當下開悟乃復問如何保任皇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

雪峯和尚僧問古澗寒泉時如何曰瞪目不見底云飲者如何曰不從口入趙州聞僧舉乃曰不從口入從鼻孔入僧却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州曰苦云飲者如何州曰死峯聞得乃曰趙州古佛遂遙望作禮曰從此不答話

報恩則和尚因法眼問曾見甚麼人來曰見青峯和尚眼云有甚麼言句曰某甲曾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峯云丙丁童子來求火眼云上座作麼生會曰丙丁

屬火將火求火如將自己求自己眼云與麼會又爭  
得曰某甲只與麼未審和尚尊意如何眼云汝問我  
我與汝道則問如何是學人自己眼云丙丁童子來  
求火則於言下大悟

玄沙與天龍入山見虎龍云和尚虎曰是汝虎歸院  
龍請益和尚今日山中見虎未審尊意如何曰娑婆  
世界有四種極重事若人透得不妨出得陰界

妙喜代云也知和尚爲人切

保寧勇和尚頌云猛虎當途獨振威爪牙真箇利如  
錐可憐不覺亡身者碎骨拾來良可悲

龐居士偈曰心如境亦如無實亦無虛有亦不管無  
亦不拘不是聖賢了事凡夫易復易即此五蘊有真  
智十方世界一乘同無相法身豈有二若捨煩惱入  
菩提不知何方有佛地

黃龍南和尚因化主歸陞座云有五種不易一施者  
不易二化者不易三變生爲熟者不易四端坐食者  
不易且道第五不易是甚麼人良久云澣便下座時  
翠巖眞爲首座藏主問眞第五不易是誰眞云腦後

見腮莫與往來

石鞏和尚昔爲獵人越鹿從馬祖菴前過問祖曰還  
見鹿過否曰汝是何人云射獵人祖曰汝一箭射幾  
箇曰一箭射一箇祖曰汝不善射曰和尚解射否祖  
曰解射曰和尚一箭射幾箇祖曰一箭射一羣曰彼  
此是生命何用射他一羣祖曰汝既知如此何不自  
射曰若教某甲自射直是無下手處祖曰遮漢曠劫  
無明煩惱今日頓息師當時擲下弓箭投祖出家

玄沙和尚上堂衆集遂將拄杖一時越下却回向侍  
者道我今日作得一解險入地獄如箭射侍者云喜  
得和尚再復人身翠巖芝云大小玄沙前不到村後  
不至店且作麼生道得出身之路道吾眞云大小芝  
老只是偏枯若是道吾即不然玄沙與侍者一人具  
一隻眼

羅山和尚曾問石霜起滅不停時如何霜云直須寒  
灰枯木去一念萬年去函蓋相應去全清絕點去山  
不契却往巖頭處如前問巖頭喝云是誰起滅山於  
此有省

唐明嵩和尚問首山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山云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嵩於此有省頓契佛意乃作三玄偈曰得用直須用心意莫定動三歲師子吼十方絕狐種我有真如性如同幕裏隱打破六門關顯出毗盧印真骨金剛體可誇六塵一拂永無遮廓落世界空爲體體上無爲真到家山問乃請喫茶問遮三頌是汝作來邪曰是山云或有人教汝現三十二相時如何曰某甲不是野狐精山曰惜取眉毛日和尙落了少山以竹篋頭上打云遮漢向後亂做去在雲門有時云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又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爲法執不忘已見猶存坐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法身去放過卽不可子細點檢來有甚麼氣息亦是病妙喜曰不用作禪會不用作道會不用作向上商量此是雲門老漢據實而論我怎麼道有沒量罪過汝若點檢得出許汝具擇法眼若點檢不出且向雲門葛藤裏參

德山和尚因廓侍者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山云作麼作麼廓云勅點飛龍馬跛鼈出頭來山便休去次日浴出廓過茶與山於廓背上拊一下云昨日公案作麼牛廓云遮老漢今日方始瞥地山又休去鴈蕩齊和尚問夜月舒光爲甚麼碧潭無影曰作家弄影漢其僧從東過西立齊曰不唯弄影兼乃怖頭

大寧寬和尚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寬以火筋橫火爐上云會麼僧云不會曰頭不欠尾不剩問丹霞燒木佛院主爲甚麼眉鬚墮落曰賊不打貧兒家師在同安見僧遷化僧便問既是同安爲甚病僧化去曰布施不如還債問法無取捨爲甚麼遞相傳授曰傳授無取捨問飲光正見爲甚麼拈花却笑曰忍俊不禁問天下禪客爲甚麼出遮箇○不得曰往往如斯資福遠和尚問鏡清如何是諸佛出身處清云大家要知遠曰斯則衆眼難護清曰理能伏豹

金牛和尚因臨濟來乃橫按拄杖方丈前坐濟遂拊掌三下歸堂去金牛却下去人事了便問賓主相見

各有軌儀上座何得無禮濟云道甚麼金牛擬開口  
濟便打一坐具金牛作倒勢濟又打一坐具金牛曰  
今日不著便遂歸方丈瀉山問仰山此二尊宿還有  
勝負否仰云勝卽總勝負卽總負

趙州和尚因侍者報大王來也州云大王萬福者云  
未到在州云又道來也

良遂座主初參麻谷谷見來卽荷鋤入園鋤草遂隨  
到鉏草處谷殊不顧便歸方丈閉却門遂次日復去  
谷又閉門遂乃敲門谷問阿誰云良遂纔稱名忽然  
契悟乃云和尚莫謾良遂良遂若不來禮拜和尚泊  
被經論賺過一生及歸講肆謂衆曰諸人知處良遂  
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

漳州羅漢和尚問闍南常和尚如何是大道之源常  
與一拳遂有省乃爲歌曰咸通七載初參道到處逢  
言不識言心裏疑團若楞老三春不樂止林泉忽遇  
法王鹿上坐便陳疑懇向師前師從龕上那伽起祖  
膊當曾打一拳駭散癡團獍落舉頭看見日初圓  
從茲踴躍而禍禍直至如今常快活只聞肚裏飽膨

脖更不東西去持鉢

妙喜曰可惜遮一拳分付不著人

慈明和尚見泉大道來乃曰片雲橫谷口游人何處  
來泉顧視左右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師曰未  
在更道泉作虎聲師打一坐具泉推師就坐師却作  
虎聲泉曰我見七十餘員知識祇有你較些子

雲門云有三種人一人因說得悟一人因喚得悟第  
三人見舉便回去你道便回去意作麼生復云好與  
三十棒

徹禪師江西人姓張氏名行昌少任俠自南北分化  
二宗主雖亡彼我而徒侶競起愛憎時北宗門人自  
立秀爲第六祖而忌能大師傳衣爲天下所聞祖預  
知其事卽置金十兩於方丈時行昌受北宗門人所  
囑懷刃入祖室將欲加害祖伸頸而就行昌揮刃者  
三都無所損祖曰正劒不邪邪劒不正只負汝金不  
負汝命行昌驚仆久而方蘇求哀悔過卽願出家祖  
遂與金曰汝且去恐徒衆翻害於汝汝可佗日易形  
而來吾當攝受行昌稟旨宵遁投僧出家具戒精進



一日憶祖之言遠來禮覲祖曰吾久念於汝汝來何  
晚曰昨蒙和尚捨罪今雖出家苦行終難報於深恩  
其惟傳法度生乎弟子嘗覽涅槃經未曉常無常義  
乞和尚慈悲略爲宣說祖曰無常者卽佛性也有常  
者卽善惡一切諸法分別心也曰和尚所說大違經  
旨也祖曰吾傳佛心印安敢違於佛經曰經說佛性  
是常和尚却言無常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  
常和尚却言是常此卽相違令學人轉加疑惑祖曰  
涅槃經吾昔者聽尼無盡藏讀誦一遍便爲講說無  
一字一義不合經文乃至爲汝終無二說曰學人識  
量淺味願和尚委曲開示祖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  
說甚麼善惡諸法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  
故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眞常之道也又一切諸法若  
無常者卽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眞常性有不  
偏之處故吾說常者正是佛說眞無常義也佛比爲  
凡夫外道執於邪常諸二乘人於常計無常共成八  
倒故於涅槃了義教中破彼偏見而顯說眞常眞樂  
眞我真淨汝今欲背義以斷滅無常及確定死常

而錯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縱覽千徧有何所益行  
昌忽如醉醒乃說偈曰因守無常心佛演有常性不  
知方便者猶春池拾礫我今不施功佛性而現前非  
師相授與我亦無所得祖曰汝今徹也宜名志徹乃  
禮謝而去

歸宗禪和尚僧問截水停輪時如何曰磨不轉

妙喜曰恩大難酬

洞山因請秦首座喫果子次乃問有一物上拄天下  
拄地黑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汝道過在  
甚麼處秦云過在動用中山喚侍者掇却果子卓大  
滄詰云還知洞山落處麼若也不知往往作是非得  
失會去諸仁者遮果子非但秦首座不得喫設使盡  
大地人來亦不得正眼觀著

水潦和尚問馬祖如何是西來的的意祖乃當曾蹋  
倒師大悟起來拊掌呵呵大笑云也大奇也大奇百  
千三昧無量妙義只向一毛頭上一時識得根源去  
乃作禮而退師後告衆云自從一喫馬師踢直至如  
今笑不休蔣山泉和尚云忽然瞥地更是好笑

雲峯悅和尚因僧入室舉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所悅便喝僧茫然悅問趙州道甚麼僧擬議悅以拂子蘸口打

雪峯和尚云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保福問鸞湖僧堂前且置望州亭烏石嶺甚麼處相見鸞湖驟步歸方丈保福便入僧堂

雪峯問僧甚麼處去僧云識得即知去處曰汝是了事人亂走作麼僧云和尚莫塗汚人好曰我即不塗汚汝古人吹布毛作麼生與我說來看僧云殘羹餛飩已有人喫了也峯休去雲門別前語築著便作屎臭氣又代後語將謂是鑽天鷄子元來只是死水裏蝦蟇雪竇出雪峯語云一死更不再活

真淨和尚法界三觀六頌色空無礙如意自在萬象森羅影現中外出沒去來此土佗界心印廓然融通廣大理事無礙如意自在何把須彌卓向纖芥清淨法身圓滿土塊一點鏡燈十方海會事事無礙如意自在不動道場十方世界東涌西沒千差萬怪火裏

蜘蛛吞却螻蛄事事無礙如意自在手把豬頭口誦淨戒越出娑坊未還酒債十字街頭解開布袋事事無礙如意自在拈起一毛重重法界一念徧入無邊刹海只在目前或顯或晦事事不知空色誰會理事既休鐵船下海石火電光咄哉不快橫按鑊鄒魔軍膽碎

洞山因僧問三身中那身說法山云吾常於此切僧後問曹山云洞山道吾常於此切意旨如何曹山云要頭即祈將去僧又問雪峯峯以拄杖劈口打云我也曾到洞山來承天宗云一轉語海晏河清一轉語風高月冷一轉語騎賊馬趁賊試請辨看忽有箇衲僧出來道總不與麼也許伊具一隻眼

妙喜曰恁麼葛藤也未夢見三箇老漢在復云何不向膏肓穴上下一針

雲居祐和尚示衆云過去諸如來更不再勘現在諸菩薩放過即不可未來修學人謾佗一點不得所以教中道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然雖如是羅漢門下正是金屑落眼僧問如

龜藏六時如何曰文彩已彰云爭奈處處無蹤跡曰  
一任拖泥帶水云便與麼去時如何曰果然

白雲端和尚示衆云若端的得一回汗出來也向一  
莖草上便現瓊樓玉殿若未端的得一回汗出縱有  
玉殿瓊樓却被一莖草蓋却且道作麼生得汗出去  
良久云自有一雙窮相手不曾容易舞三臺

玄沙云若論此事喻如一片田地四至界分結契賣  
與諸人了也只有中心樹子猶屬老僧在

洞山价和尚問僧名甚麼曰某甲曰阿那箇是你主  
人公曰見祇對次曰苦哉苦哉今時人例皆如此祇  
認得驢前馬後底將爲自己佛法平沉因斯是也客  
中主尙未明得如何辨得主中主僧便問如何是主  
中主曰闍梨自道取僧曰某甲道底是客中主如何  
是主中主曰恁麼道卽易相續也大難遂有頌曰嗟  
覓今時學道流千千萬萬認門頭還似入京朝聖主  
祇到潼關便卽休

鏡清和尚問曹山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曰理  
卽如此事作麼生清曰如理如事曰謾曹山一人卽

得爭奈諸聖眼何清曰若無諸聖眼爭鑑得箇不與  
麼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大滙詰云曹山雖然善能  
切磋琢磨其柰鏡清玉本無瑕要會麼不經敏手終  
成廢器

巖頭因沙汰後隱於鄂州湖邊作渡子兩岸各挂一  
版有人過渡打版一下師云阿誰或云要過那邊去  
乃舞棹迎之一日有老婆抱一孩兒來乃問云呈機  
舞棹卽不問且道婆手中兒甚處得來師便打婆云  
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祇遮一箇也不消得便拋  
向水中

讓和尚一日云道一在江西爲人說法總不見寄箇  
消息來遂遣一僧往彼候伊上堂俱出問云作麼生  
待渠有語記取來其僧依教往問之祖曰自從胡亂  
從三十年不少鹽醬

朗州德山和尚問路逢遠道人將語默對未審  
將甚麼對曰祇恁麼僧良久師曰汝更問僧再問師  
乃喝出

妙喜曰不妨好一喝祇是下得大遲 三之上

正法眼藏卷第三之下

徑山大慧禪師 宗杲 集并著語

後學普善庵沙門 慧悅 校刻

風穴和尚示衆云夫參學眼目直須大用現前勿自拘於小節設使言前薦得猶是滯殼迷封縱然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汝等諸人應是從前學解明味兩岐如今爲汝一時掃却直須箇箇如師子兒吒髻地哮吼一聲壁立千仞誰敢正眼覷著覷著則瞎却渠眼僧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曰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問如何是佛曰杖林山下竹筋鞭真淨頌云杖林山下竹筋鞭水在深溪月在天良馬不知何處去阿難依舊世尊前

澗山問仰山寂子速道莫入陰界曰某甲信亦不立山云汝信了不立未信不立曰只是某甲更信阿誰山云若與麼卽是定性聲聞曰佛亦不見

大顛和尚示衆云夫學道人須識自家本心將心相示方可見道多見時輩只認揚眉瞬目一語一默薰頭印可以爲心要此實未了吾今爲汝諸人分明說

出各須聽受但除却一切妄運想念現量卽汝真心此心與塵境及守認靜默時全無交涉卽心是佛不待修治何以故應機隨照冷冷自用窮其用處了不可得喚作妙用乃是本心大須護持不可容易

琅邪覺和尚示衆云汾陽先師道汾陽門下有西河師子當門踞坐但有來者卽便較殺作何方便入得汾陽門見得汾陽人琅邪遮裏也有些子琅邪有踞地師子若有來者卽自喪身失命作何方便入得琅邪門見得琅邪人此兩轉語汝等諸人還點檢得出也無若點檢得出方名擇法眼若不如是且無安身立命處

玄沙問鏡清不見一法爲大過患汝道不見甚麼法清指露柱云莫是不見遮箇法麼曰浙中清水白米從汝喫佛法未會在大滷甜云若不是鏡清幾乎忘前先後何故不逢別者終不開拳

黑水和尙參黃龍璣和尚乃問雪覆蘆花時如何龍曰猛烈曰不猛烈龍又曰猛烈師又曰不猛烈龍便打師因而有省

大陽明安和尚問梁山如何是無相道場梁指觀音云此是吳道子畫安擬進語梁急索云遮箇是有相底那箇是無相底安於言下頓悟禮拜了依位立山云何不道取一句安曰道卽不辭恐上紙墨山呵呵大笑云此語已後上碑石去在

趙州和尚行脚時到一老宿處宿問近離甚處曰滑州宿云幾程到遮裏曰一躡躡到宿云好箇捷疾鬼曰萬福大王宿云參堂去州應喏喏有秀才見州乃讚歎云和尚是古佛州云秀才是新如來

秘魔巖和尚常持一叉凡見僧來卽提起叉云甚麼魔魅教汝出家甚麼魔魅教汝行脚道得也又下死道不得也又下死速道速道後霍山聞乃訪之纔見未禮拜便攬入懷去師乃拊山背三下山拍手云師兄三千里外賺我來三千里外賺我來

報恩明和尚問二禪客上座近離甚處云都城曰上座離都城到此山則都城少上座此山剩上座剩則心外有法少則心法不用說得道理卽住不會卽去二人無對

妙喜代曰和尚謾某甲不得某甲亦謾和尚不得復曰卽今莫有道得相謾句者麼若也道得許汝跳得金剛圈吞得栗棘蓬

慈明和尚問顯英首座近離甚處曰金鑾曰夏在甚處曰金鑾曰去夏在甚處曰金鑾曰前夏在甚處曰金鑾曰先前夏在甚處座曰和尚何不領話曰我也不能勸得汝教庫下供過奴子來勸且點一盃茶與汝濕口

懶安和尚示衆云汝等諸人總來就安求覓甚麼若欲作佛汝自是佛而却傍家走忽忽如渴鹿趨陽燄何時得相應去阿你欲作佛但無如許多顛倒攀緣妄想惡覺垢欲不淨衆生之心則汝便是初心正覺佛更向何處別討所以安在瀉山三十來年喫瀉山飯屙瀉山屎不學瀉山禪只看一頭水牯牛若落路入草便牽出若犯人苗稼卽鞭撻調伏既久可憐生受人言語如今變作箇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露迴迴地趨亦不去也汝等諸人各自有無價大寶從眼門放光照山河大地耳門放光領采一切善惡音

響六門晝夜常放光明亦名放光三昧汝自不識取影在四大身中內外扶持不教傾側如人負重擔從獨木橋上過亦不教失脚且道是甚麼物恁麼扶持便得如是汝若覓毫髮卽不見故志公云內外追尋覓總無境上施爲渾大有

趙州問僧曾到此問麼云曾到曰喫茶去或云不曾到亦曰喫茶去院主云和尚爲甚曾到也云喫茶去不曾到也云喫茶去州曰院主主應喏州曰喫茶去保福云趙州慣得其便

婦師子因僧問羚羊未生角時如何曰怕僧云既是善知識因何却怕曰山僧不曾見恁麼差異畜生又放牛歌云牛牛休休更莫牽犂拽杷任經冬夏春秋無繩無索無準無鈎朝來放向荒郊去杳杳無蹤休更休

大龍和尚問如何是佛曰卽汝是云如何領會曰更嫌鉢盂無柄那

夾山示衆云百草頭鷓取老僧鬧市裏識取自己雲門云蝦蟇鑽你鼻孔毒蛇穿你眼睛且向葛藤裏識

取

妙喜曰夾山梁生招箭雲門認賊爲子雖然如是知恩者少負恩者多

黃龍南和尚示衆云有一人朝看華嚴暮看般若晝夜精勤無有暫暇有一人不參禪不論義把箇破席日裏睡於是二人同到黃龍一人有爲一人無爲安下那箇卽是良久云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

古有老宿不赴堂侍者來請赴堂宿云我今日在莊上喫油糍飽者云和尚不曾出入宿云你但去問取莊主者纔出門忽見莊主歸謝和尚到莊喫油糍

保唐和尚因杜相公同弟子聞金和尚說無憶無念莫妄三句法門是否曰然公曰此三句是一是二曰無憶名戒無念名定莫妄名慧一心不生具戒定慧非一非三也公曰後句妄字莫是從心之妄乎曰從女者是也公曰有據否曰法句經云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若能心不妄精進無有涯公問疑情盪焉誠禪師在荊南玉泉奉事秀禪師後因兩宗盛化秀

之徒衆往往譏南宗曰能大師不識一字有何所長  
秀曰佗得無師之智深悟上乘吾不如也且吾五祖  
親付衣法豈徒然哉吾所恨不能遠去親近虛受國  
恩汝等毋滯於此可往曹溪質疑佗日歸來還爲吾  
說誠便禮辭至韶陽隨衆參請不言來處時六祖告  
衆曰今有盜法之人潛在此會誠出禮拜具陳其事  
祖曰汝師若爲示衆對曰常指誨大衆令住心觀靜  
長坐不臥祖曰住心觀靜是病非禪長坐拘身於理  
何益聽吾偈曰生來坐不臥死去臥不坐元是臭骨  
頭何爲立功過誠曰未審大師以何法誨人祖曰吾  
若言有法與人卽爲誑汝但且隨方解縛假名三昧  
聽吾偈曰一切無心自性戒一切無礙自性慧不增  
不退自金剛身去身來本三昧誠聞偈悔謝卽擔依  
歸乃作一偈曰五蘊幻身幻何究竟回趣眞如法還  
不淨祖然之尋回玉泉  
翠巖眞和尚示衆云不見一法是大過患山河大地  
日月星辰色空明暗不是一法拈起拄杖云凡夫見  
拄杖喚作拄杖聲聞人見拄杖認得頑空撥無拄杖

菩薩人見拄杖幾曾挂著齒牙饑來喫飯困來打睡  
寒來向火熱則取涼不見道一切智智清淨恁麼說  
話笑破土地鼻孔僧問如何是佛曰同坑無異土云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稊耕淺種問如何是佛法大  
意曰五通賢聖云學人不曾曰舌拄梵天問如何是  
學人轉身處曰一堵牆百堵調云如何是學人著力  
處曰千日斫柴一日燒云如何是學人親切處曰渾  
家送上渡頭船

黃檗在南泉爲首座一日捧鉢向南泉位上坐泉入  
堂見乃問長老甚年行道檗曰威音王已前泉云猶  
是王老師兒孫下去檗便過第二位坐泉休去瀉山  
云欺敵者亡仰山云不然須知黃檗有陷虎之機瀉  
山云子見處得與麼長雪竇云可惜王老師只見錘  
頭利我當時若作南泉待伊道威音王已前卽便於  
第二位坐令黃檗一生起不得雖然如此也須救取  
南泉

妙喜曰何待問佗甚年行道纔入堂見佗在坐位  
便捧鉢向第二位坐直饒黃檗有陷虎之機擬向

甚處施設

佛鑑和尚示衆舉僧問趙州如何是不遷義州以兩手作流水勢其僧有省又僧問法眼不取於相如何不動如何不取於相見於不動去法眼云日出東方夜落西其僧亦有省若也於此見得方知道旋嵐偃嶽本來常靜江河競注元自不流其或未然不免更爲饒舌天左旋地右轉古往今來經幾徧金鳥飛玉兔走纔方出海門又落青山後江河波渺渺淮濟浪悠悠直入滄溟晝夜流遂高聲云諸禪德還見如如不動麼

隍禪師初參五祖雖嘗咨決而循乎漸行後歸河北結菴長坐積二十餘年不見情容及遇六祖門人策禪師游方屆于河朔聞隍曾參黃梅菴居歲久自謂正受策知隍所得未至乃往問曰汝坐於此作麼曰入定曰汝言入定有心邪無心邪若有心者一切蠢動之類皆應得定若無心者一切草木之流亦合得定曰我正入定時則不見有有無之心曰既不見有有無之心卽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則非大定

隍無語良久問曰師嗣誰曰我師曹溪六祖曰六祖以何爲禪定曰我師云夫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隍聞法要遂捨菴往參六祖祖愍其遠來便垂開抉隍於言下豁然契悟前二十年所得心都無影響其夜河北檀越士庶忽聞空中有聲曰隍禪師今日得道也後回河北開化四衆

巖頭參德山纔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山便喝巖頭便禮拜後有僧舉似洞山山云若不是豁公大難承當頭聞乃云洞山老漢不識好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擲

明招和尚示衆云金鋒敵勝罕遇知音同死同生萬中無一尋言逐句其數河沙舉古舉今滅胡種族向上一路啐啄猶乖儒士相逢握鞭回首沙門所見誠實苦哉拋却眞金隨群撮土報諸稚子莫謾波波解得佗玄猶兼瓦礫不如一擲騰過太虛只此靈鋒阿誰敢近任君來箭方稱丈夫擬欲吞聲不消一鏗



三角和尚問如何是三寶曰禾麥豆云學人不曾  
曰大眾欣然奉持

子湖云三十餘年住子湖二時粥飯氣力顯無事上  
山行一轉借問時人會也無

妙喜曰不得作佛法商量不得作世法解會汝諸  
人還會麼

南院問僧近離甚麼處云襄州曰來作甚麼云特來  
禮拜和尚曰恰遇寶應不在僧便喝院曰向汝道不  
在又喝作甚麼僧又喝院便打僧禮拜院曰遮棒本  
是汝打我我且打汝要此話行瞎漢參堂去

黃龍南和尚示衆舉永嘉禪師道游江海涉山川尋  
師訪道爲參禪自從認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關  
諸上座那箇是游底山川那箇是尋底師那箇是參  
底禪那箇是訪底道向淮南兩浙廬山南嶽雲門臨  
濟而求師訪道洞山法眼而參禪是向外馳求名爲  
外道若以毗盧自性爲海般若寂滅智爲禪名爲內  
求若向外求走殺汝若住於五蘊內求則縛殺汝是  
故禪者非內非外非有非無非實非虛不見道內見

外見俱錯佛道魔道俱惡警然與麼去兮月落西山  
更尋聲色兮何處名邈

馬祖住傳法院日常坐禪讓和尚知是法器往問曰  
大德坐禪圖甚麼曰圖作佛讓乃取一磚於彼菴前  
石上磨祖曰作甚麼曰磨作鏡祖曰磨磚豈得成鏡  
邪曰坐禪豈得作佛邪祖曰如何即是曰如人駕車  
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祖無對讓又曰汝學  
坐禪爲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臥若學坐佛佛非  
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即是殺佛若執  
坐相非達其理祖聞示誨如飲醍醐禮拜問曰如何  
用心卽合無相三昧讓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  
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又問曰道  
非色相云何能見曰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  
亦復然矣曰有成壞否曰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  
非也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昧花無  
相何壞復何成祖蒙開悟心地超然侍奉十秋日臻  
玄奧

長沙和尚遣一僧去問同參會和尚曰和尚見南泉

後如何會默然僧曰未見南泉已前作麼生云不可更別有也僧回舉似長沙沙示一偈云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得入未爲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僧問只如百尺竿頭如何進步曰朗州山澧州水僧曰不會曰四海五湖皇化裏

妙喜曰要見長沙更進一步若有人問如何進遮一步我待欸欸地與你葛藤

芙蓉訓和尚初參歸宗問如何是佛宗曰我向汝道汝還信否訓曰和尚誠言何敢不信曰卽汝便是訓曰如何保任宗曰一翳在眼空花亂墜訓於此有省法眼云若無後語何處討歸宗

眞淨和尚開堂示衆云問話且止祇知問佛問法殊不知佛法來處且道從甚麼處來乃垂下一足云昔日黃龍親行此令十方諸佛無敢違者諸代祖師一切賢聖無敢越者無量法門一切妙義天下老和尚舌頭始終一印無敢異者無異卽且止印在甚麼處還見麼若見非僧非俗無偏無黨一一分付若不見而我自收遂收足乃喝云兵隨印轉將逐符行佛手

驢脚生緣老好痛與三十棒而今會中莫有不甘者麼若有不妨奇特若無新長老謾汝諸人去也故我大覺世尊昔日於摩竭陀國十二月八日明星現時豁然悟道大地有情一時成佛今有釋子沙門克文於東震旦國大宋筠陽城中六月十三日赫日現時又悟箇甚麼以拂子畫一畫云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

趙州和尚問南泉知有底人向甚麼處去泉曰向山前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州云謝師指示泉曰昨夜三更月到窻雲峯悅云若不是南泉泊被打破蔡州

無業國師問馬祖如何是祖師西來密傳心印祖曰大德正闢在且去別時來師纔出祖召云大德師回首祖曰是甚麼師忽領悟便作禮祖曰遮鉢漢禮拜作甚麼

晦堂和尚示衆云若也單明自己不悟目前此人肉眼無足若悟目前不明自己此人有足無眼據此二人十二時中常有一物蘊在曾中物既在曾不安之

相常在目前既在目前觸途成滯作麼生得平穩去  
祖不言手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  
六祖因二僧對論風幡一云風動一云幡動祖曰不  
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二僧竦然雪峯云大小  
祖師龍頭蛇尾好與二十棒字上座侍次較箇峯云  
我與麼道也好與二十棒

妙喜曰要識字上座麼犀因翫月紋生角要識雪  
峯麼象被雷驚花入牙

法眼問修山主臺菴有差天地懸隔兄作麼生會修  
云臺菴有差天地懸隔曰與麼會又爭得修云某甲  
只與麼和尙又作麼生曰臺菴有差天地懸隔修於  
此有省保寧勇頌云石城親切問同參不話東西便  
指南明暗兩條來往路依稀屈曲在煙嵐法雲杲和  
尙僧問達磨西來傳箇甚麼曰周秦漢魏問僧問雲  
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云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曰  
赤心片片云若是學人即不然曰汝又作麼生云昨  
夜擡頭看北斗依稀却似點糖糕曰但念水草餘無  
所知

蘇溪和尙僧問如何是定光佛曰鴨吞螺師云還許  
學人轉身也無曰眼睛凸出

香巖端和尙示衆云語是謗默是誑語默向上有事  
在老僧口門窄不能與汝說得便下座

天柱慧和尙因僧問達磨未來此土時還有佛法也  
無曰未來且置卽今事作麼生曰某甲不會乞師指  
示曰萬古長空一朝風月良久云會麼自己分上作  
麼生干它達磨來與未來作麼他家來大似買卜漢  
見汝不會爲汝錐破卦文纒生吉凶盡在汝分上一  
切自看僧問如何是解卜底人曰汝纒出門時便不  
中也

烏窠和尙因侍者會通一日欲辭久問汝今何往曰  
某甲爲法出家和尙不垂慈誨今往諸方學佛法去  
曰若是佛法吾此間亦有少許云如何是和尙此間  
佛法烏窠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侍者因此大悟大  
滄秀云可惜遮僧認他口頭聲色以當平生不知自  
已光明蓋天蓋地

妙喜曰恁麼批判也未夢見烏窠在

泐潭準和尚因侍者告辭遂撥筆書偈云鳥窠吹布  
毛老婆爲侍者今古道雖同寶峯不然也二月三月  
時和風滿天下在處百花開遠近山如畫岐路春禽  
喧高巖春水瀉頭頭三昧門虛明周大野好箇真消  
息書送汝歸舍衲僧末後句噯是何言歟

趙州和尚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曰無五祖演  
頌云趙州露刃劍寒霜光焰焰擬欲問如何分身作  
兩段僧云上至諸佛下至螻蟻皆有佛性狗子爲甚  
麼却無州曰有業識在真淨頌云言有業識在誰云  
意不深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

南和尚住黃檗時示衆云鐘樓上念讚床脚下種菜  
時如何衆人下語皆不契末後眞覺勝和尚云猛虎  
當路坐南首肯

石門聰和尚示衆云各各英雄丈夫兒堂堂物我更  
何疑見前歷歷明知日展縮當人示疾時超然不得  
長空路獨脫禪光得自知多聞方便談今古濟物須  
彰閃電機良久云去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僧問若  
能轉物卽同如來未審三門佛殿如何轉曰我向汝

道汝還信麼云和尚誠言安敢不信曰遮漆桶

汾陽和尚曰夫說法者須具十智同真若不具十智  
同真邪正不辨縈素不分不能與人天爲眼目決斷  
是非如鳥飛空而折翼如箭射的而斷弦茲斷故射  
的不中翼折故空不可飛弦壯翼牢空的俱徹作麼  
生是十智同真與諸上座點出一同一實二同大事  
三總同參四同真智五同徧普六同具足七同得失  
八同生殺九同音吼十同得入又云與甚麼人同得  
入與誰同音吼作麼生是同生殺甚麼物同得失阿  
那箇同具足是甚麼同徧普何人同真智孰能總同  
參那箇同大事何物同一實有點得出底麼點得出  
者不吝慈悲點不出者未有參學眼在切須辨取要  
識是非面目見在不可久立

妙喜曰汾陽老子末後若無箇面目見在一場敗  
闕雖然如是未免喪我兒孫喝一喝

保壽和尚開堂三聖乃推出一僧壽便打聖云恁麼  
爲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壽便歸方丈雲峯悅  
云臨濟一宗掃地而盡因甚麼却到遮裏驚拈拄杖

云甚麼處去也真淨頌云探騎飛來棒下寧睛人翻  
滿鎮州城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真如  
頌云法眼持來付與誰三聖推僧決衆疑將軍令舉  
群夫駭直得盲聲徹四夷

長慶嶽和尚示衆云彌勒世尊朝入伽藍暮成正覺  
乃說偈云三界上下法我說皆是心離於諸心法更  
無有可得看佗恁麼道也太殺惺惺若比吾徒猶是  
鈍漢所以一念見道三世情盡如印印泥更無前後

十生死事大快須薦取莫爲等閑業識茫茫蓋爲  
涉已逐物世尊臨入涅槃文殊請佛再轉法輪世尊  
咄云吾四十九年住世不曾有一字與人汝請吾再  
轉法輪是謂吾曾轉法輪也然今時衆中建立箇賓  
主問答事不獲已蓋爲初心爾

芭蕉荷和尚僧問如何是提婆宗曰赤旛在左問賊  
來須打客來須看忽遇客賊俱來時如何曰屋裏有  
一輛破草鞋云只如破草鞋還堪受用也無曰汝若  
將去前凶後不吉問古佛未出興時如何曰千年茄  
子根云出興後如何曰金剛努出眼

大安幹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羊頭車子  
推明月

巖頭共羅山尋塔基次到中路羅山忽然喚云和尚  
頭回首云作麼生山以手指曰遮裏好一片地頭喝  
云瓜洲賣瓜漢又行三二里歇次羅山禮拜問和尚  
豈不是三十年前在洞山來又不肯洞山頭云是山  
云和尚豈不是法嗣德山又不肯德山頭云是山云  
不肯德山即不問只如洞山有甚麼虧缺頭良久云  
洞山好佛只是無光羅山便禮拜

妙喜曰巖頭父子雖善暗去明來子細點檢將來  
未免觸骸敲磕

石霜性空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如人在  
千尺井中不假寸繩出得此人即答汝西來意僧曰  
近日湖南暢和尚出世亦爲人東語西話空喚沙彌  
拽出死屍著沙彌即仰山山後舉問耽源如何出得  
井中人源咄云癡漢誰在井中山又問滄山如何得  
六根門頭各各頓去滄曰若悟了根無不頓曰祇如  
性空和尚道如人在千尺井中不假寸繩如何出得

又作麼生瀉曰我有箇方便出得曰未審和尚如何  
出得瀉召慧寂山應喏瀉曰出了也仰山於此有省  
住仰山後謂衆曰我耽源處得名瀉山處得地

雲蓋智和尚示衆學趙州問僧向甚處去云摘茶去  
州曰閑乃頌云道著不著何處摸索背後龍鱗面前  
驢脚駝身筋斗孤雲野鶴阿呵呵又示衆云唯一堅  
密身一切塵中現雲蓋今日千山鬱茂鳥獸嘶鳴百  
花競發萬木抽枝盡是諸佛箇箇真如汝等諸人游  
山旣水直須急著眼睛莫被伊謔

世尊因有外道問曰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  
外道讚歎云世尊太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外  
道去後阿難問佛云外道有何所證而言得入佛云  
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天衣懷頌云雙鋒覆護兩俱  
摧迷雲從此豁然開收得劫初鈴子後輕輕一振動  
雲雷

永嘉大師初到曹溪乃透繩床三匝振錫而立祖曰  
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  
生大我慢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

生了無速乎曰體本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  
師方具威儀作禮須臾告辭祖曰返太速乎曰本自  
非動豈有速邪祖曰誰知非動曰仁者自生分別祖  
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曰無生豈有意邪祖曰無意誰  
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祖曰善哉善哉少留一宿  
徑山國一禪師唐代宗詔至闕下親加瞻禮一日師  
在內庭見帝起立帝曰師何以起曰擅越何得向四  
威儀中見貧道

妙喜曰不向四威儀中又如何見國一

德山和尚小參示衆云今夜不答話有問話者三十  
棒時有僧出禮拜山便打僧云某甲話也未問爲甚  
打某甲山云汝是甚處人云新羅人山曰未跨船舷  
好與三十棒大瀉詰頌云高提祖印踞寰中孰肯當  
機定吉凶不是新羅遮衲子爭教千古振清風  
雲居膺和尚問山河大地從何而有曰從妄想有  
僧云與某甲想出一錠金得麼膺便休去僧不肯雲  
門云已是葛藤不能折合得待伊道想出一錠金得  
麼拈拄杖便打

高亭簡和尚初參德山隔江見德山在江岸坐乃隔江問訊山以手招之簡豁然開悟便橫趨而過更不渡江遂返高亭住持

真淨和尚示衆舉印宗法師問盧行者云仁者在黃梅有何言教旨趣傳授盧曰彼指授者唯論見性成佛不說禪定解脫無念無爲宗云何故不說禪定解脫無念無爲盧曰爲是二法不是佛法不二之法宗云如何是不二之法盧曰如仁者講涅槃經明見佛性是名佛法不二之法諸禪德彼時小巧禪道早是中半了也如今叢林多是唯論禪定解脫無念無爲且道六祖底是如今底是分卽是不分卽是若分去有違有順有是有非若不分又不辨邪正埋沒我宗乘譬如世間道路有直有迂有險有善其行路者可卽行可止卽止大衆還識泐潭老僧麼良久云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

曹山問德上座菩薩在定聞香象渡河出甚麼經曰出涅槃經云定前聞定後聞曰和尚流也云道也太殺道始道得一半曰和尚如何云灘下接取

妙喜曰甚麼參處去也

百丈和尚凡參次有一老人常隨衆聽法衆退老人亦退忽一日不退丈遂向面前立者復是何人老人云某甲非人也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云不落因果後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代一轉語遂問云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云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作禮云某甲已脫野狐身住在山後乞依亡僧事例丈令維那白衆云食後送亡僧食後丈領衆至山後巖下以杖挑出一死野狐乃依法火葬丈至晚上堂舉前因緣黃檗便問古人錯對一轉語墮五百生野狐身轉轉不錯合作箇甚麼丈云近前來與汝道檗遂近前與丈一掌丈拍手笑云將謂胡鬚亦更有赤鬚胡鬚山作典座司馬頭陞舉前語問滄瀉乃撼門扇三下司馬云太癩生滄云佛法不是遮箇道理瀉又舉問仰山山云黃檗常用此機瀉云天生得從人得曰亦是稟受師承亦是自性宗通瀉云如是如是真淨頌云不落藏鋒不昧分要伊從此脫狐身人人盡道休

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真如頌云大治洪鑪烹佛烹  
祖規模鎔盡識者罔措

寶公云如我身空諸法空千品萬類悉皆同雲門云  
你立不見立行不見行四大五蘊不可得何處見有  
山河大地來是你每日把鉢盂噉飯喚甚麼作飯何  
處更有一粒米來

天聖泰和尚到琅邪覺和尚處覺問理兵掉鬪未是  
作家匹馬單槍便請相見泰指覺云將頭不猛累及  
三軍覺打一坐具泰亦打一坐具覺接住云適來一  
坐具是山僧令行上座一坐具落在甚麼處泰云伏  
惟尚饗覺托開云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泰云賊  
過後張弓覺云且坐喫茶

長沙和尚因竺尚書問蚯蚓斬爲兩段兩頭俱動未  
審佛性在阿那頭曰莫妄想書云爭奈動何曰會卽  
風火未散又謁師師喚尚書書應喏曰不是尚書本  
命元辰書云不可離却卽今祇對別有第二箇主人  
公也曰喚尚書作至尊得麼書云與麼則總不祇對  
和尚莫是弟子主人公否曰非但祇對與不祇對時

從無始劫來是箇生死根本乃示偈曰學道之人不  
識真只爲從來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  
本來人

妙喜曰卽今祇對者旣不是本來人却喚甚麼作  
本來人良久曰我恁麼道且作死馬醫

白雲端和尚示衆云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拈起拄杖  
云山河大地水鳥樹林情與無情今日盡向法華拄  
杖頭上作大獅子吼演說摩訶大般若且道天台南  
嶽說箇甚麼法門南嶽說洞上五位修行君臣父子  
各得其宜莫守寒巖異草青坐著白雲宗不妙天台  
說臨濟下三玄三要四料揀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  
行要會箇中意日午打三更廬山出來道你兩箇正  
在葛藤窠裏不見道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  
法輪大衆據此三箇漢見解若上衲僧秤子秤一箇  
重八兩一箇重半斤一箇不直半分錢且道那箇不  
直半分錢良久云但願春風齊著力一時吹入我門  
來

王常侍一日治事次米胡至侍乃舉筆示之米曰還



判得虛空麼侍乃擲下筆入篋更不相見米胡致疑  
明日憑華嚴和尚置茶筵次設問昨日米胡有何言  
句便不相見侍云師子咬人韓獪逐塊米纔聞遽出  
朗笑曰我會也我會也侍云會即不無你試道看米  
云請常侍舉侍乃豎起一隻筍米云遮野狐精侍云  
遮漢徹去也大瀉詰云米胡雖然如是且只得一概  
常侍云遮漢徹去大似看樓打樓大瀉即不然常侍  
雖是箇俗漢筆下有生殺之權米胡是一方善知識  
要且出佗圈禮不得當時待佗擲下筆但向道我從  
來疑著遮漢

臨濟和尚在黃檗會裏因首座勉令問黃檗如何是  
佛法的大意檗遂與二十棒如是三次問每蒙賜  
棒乃告辭首座曰幸蒙慈悲令去問訊和尚三度發  
問三度喫棒自恨障緣不領深旨今且辭去座曰汝  
若去須辭和尚了行濟遂禮拜退座先到黃檗處白  
曰問話底後生甚是如法已後爲一株大樹蔭覆天  
下人去在若來辭和尚願垂提誨濟乃辭黃檗檗曰  
汝向高安灘頭大愚處去必爲汝說濟到大愚愚問

甚麼處來云黃檗來曰黃檗有何言句濟遂舉前話  
復問云不知過在甚麼處愚曰黃檗與麼老婆心爲汝  
得徹困更來遮裏問有過無過濟於言下大悟云元  
來黃檗佛法無多子大愚扭住曰遮尿管鬼子適來  
道有過無過如今却言黃檗佛法無多子汝見箇甚  
麼道理速道速道濟於大愚肋下築三拳愚托開曰  
汝師黃檗非干我事濟回黃檗檗見來乃曰遮漢來  
來去去有甚了期濟云只爲老婆心切遂舉前話檗  
曰遮大愚老漢饒舌作麼生得佗來云要佗來作麼  
檗曰待佗來痛與一頓濟云說甚麼待佗來即今便  
喫隨後便掌黃檗曰遮風顛漢却來遮裏捋虎鬚濟  
便喝檗曰侍者引遮風顛漢參堂去瀉山問仰山臨  
濟得大愚力得黃檗力仰山曰非但騎虎頭亦解據  
虎尾

鹽官和尚問座主蘊何經論云華嚴經曰華嚴經有  
幾種法界主云略而言之有四廣說則重重無盡鹽  
官豎起拂子曰遮箇是第幾種法界中收主良久官  
曰思而知慮而解是鬼家活計曰下孤燈果然失照

下去

妙喜曰兩段不同收歸上科

大梅和尚示衆云汝等諸人各自同心達本莫逐其末但得其本其末自至若欲識本唯了自心此心元是一切世間出世間法根本故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心且不附一切善惡而生萬法本自如如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曰蒲花柳絮竹針麻線

五祖演和尚示衆云每日起來拄却臨濟棒吹雲門曲應趙州拍擔仰山歛驅馮山牛耕白雲田七八年來漸成家活更告諸公每人出一隻手相共扶助唱歸田樂麤糞淡飯且恁麼過何也但願今年蠶麥熟羅喉羅兒與一文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曰頭上戴繁垂云見後如何曰青布遮前云未見四祖時爲甚麼百鳥啼花獻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云見後爲甚麼百鳥不啼花獻曰貧與賤是人之所惡古靈和尚行脚遇百丈開悟却回福州大中寺受業師問曰汝離吾在外得何事業曰並無事業遂遣執役一日因澡浴命靈去垢靈乃拊背曰好所佛殿而

佛不聖其師回首視之靈曰佛雖不聖且能放光其師又一日在窓下看經蜂子投窓紙求出靈視之曰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鑽佗故紙驢年去其師置經問曰汝行脚遇何人吾前後見汝發言異常靈曰某甲蒙百丈和尚指箇歇處今欲報慈德耳其師於是請爲說法靈乃舉唱百丈門風曰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眞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卽如如佛其師於言下感悟

世尊於涅槃會上以手摩曾告衆曰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勿令後悔若謂吾滅度非吾弟子若謂吾不滅度亦非吾弟子時百萬億衆悉皆悟道雲峯悅云然膏肓之門不足以發藥雲峯今日且作死馬醫汝等諸人皮下有血麼

雲門問臥龍明已底人還見有已麼龍曰不見有已始明得已又問長連床上學得底是第幾機龍曰第二機門云作麼生是第一機龍曰緊峭草鞋妙喜曰騎賊馬趕賊隊借婆叻子拜婆年

終南山政禪師因唐文宗好嗜蛤蜊沿海官吏遞進

亦勞一日御厨中有壁不開者帝以爲異因焚香禱之乃開卽見菩薩形梵相具足帝遂貯以金粟檀香合覆以美錦賜與善寺衆僧瞻禮乃問羣臣此何祥瑞因詔師問師云臣聞物無虛應此乃啓陛下信心耳故契經云應以此身得度者卽現此身而爲說法帝云菩薩身已現且未聞說法師云陛下觀此爲常耶非常耶信耶非信耶帝云希奇之事朕深信焉師曰陛下已聞說法竟皇情大悅得未曾有勅天下寺各立觀音像

汾陽昭和尚示衆曰凡一句語須具三玄門每一玄門須具三要有照有用或先照後用或先用後照或照用同時或照用不同時或先照後用且要共汝商量先用後照汝也須是箇人始得照用同時汝作麼生當抵照用不同時汝又作麼生湊泊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曰掘地覓天云何得如此曰不識幽玄又問如何是賓中賓曰合掌菴前問世尊云如何是賓中主曰對面無儔侶云如何是主中賓曰陣雲橫海上拔劔攬龍門云如何是主中主曰三頭六臂擎天

地忿怒那吒撲帝鍾

通禪師看楞伽經約千餘徧而不會三身四智禮六祖求解其義祖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離本性別說三身卽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卽名四智菩提聽吾偈曰自性具三身發明成四智不離見聞緣超然登佛地吾今爲汝說諦信永無迷莫學馳求者終日說菩提通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祖曰既會三身便明四智何更問邪若離三身別談四智此名有智無身也卽此有智還成無智復說偈曰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五八六七果因轉但用名言無實性若於轉處不留情繁興永處那伽定通禮謝以偈贊曰三身元我體四智本心明身智融無礙應物任隨形起修皆妄動守住匪眞精妙旨因師曉終亡污染名

臨濟和尚問龍光不展機鋒如何得勝龍光據坐濟曰大善知識豈無方便龍光乃瞪目曰噀濟以手指

日遮老漢今日敗闕也

妙喜曰可惜龍光放過遮漢雖然如是也須救取  
臨濟老漢始得

保寧勇和尚示衆云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卽頭  
角生大衆頭角生了也是牛是馬又頌雲門須彌山  
云萬仞峯頭立大乖須臾眨眼落懸崖通身不損毫  
毛者天上人間安敢埋

五祖演和尚示衆云說佛說法拈椎豎拂白雲萬里  
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白雲萬里然後恁麼  
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也則白  
雲萬里忽有箇出來道長老你恁麼道也則白雲萬  
里遮箇說話喚作矮子看戲隨人上下三十年後一  
場好笑且道笑箇甚麼笑白雲萬里僧問不昧當機  
講師直道曰捏聚放開又示衆云本末須歸宗尊卑  
用其語利劒擲虛空大棒打老鼠

雲巖掃地次道吾云何得太區區生巖云須知有不  
區區者吾云恁麼則有第二月也巖豎起掃帚云遮  
箇是第幾月吾便休玄沙云我當時若見向伊道正

是第二月雲門云奴見婢殷勤真如云將勤補拙此  
三句語一句可以定乾坤一句可以驗衲僧一句可  
以接初機諸人還揀辨得麼若揀辨得出許汝親見  
慧光若辨不出莫道慧光山勢險隔江遙望碧雲閑  
洞山初和尚示衆云舉唱宗乘闡揚大教須得法眼  
精明方能鑑辨縹素切緣真妄一源水乳同器到此  
難分洞山尋常以心中眼觀身外相觀之又觀乃辨  
真偽若不如是何名善知識夫善知識者驅耕夫之  
牛奪饑人之食方名善知識卽今天下那箇是真善  
知識諸禪德參得幾箇善知識來也不是等閑直須  
參教徹觀教透千聖莫能證明方顯大丈夫兒不見  
釋迦老子明星出時豁然大悟與大地衆生同時成  
佛無前後際豈不暢哉雖然如是若遇明眼衲僧也  
好劈脊便棒僧問維摩掌擎四世界未審維摩身在  
甚麼處曰在閻梨後底云爲甚在學人後底曰還我  
話頭來問絕點無蹤時如何曰尖斗量不盡問如何  
是衲僧本分事曰駱駝渡漢江問如何是親切一句  
曰達磨無當門齒

德山到瀉山挾複子直上法堂從西過東從東過西顧視云無無便出至門首却云也不得草草便具威儀再入相見瀉山坐次德山提起坐具云和尚瀉山擬取拂子德山便喝拂袖而出背却法堂著草鞋便行瀉山至晚問首座適來新到在甚處首座云當時背却法堂著草鞋出去瀉云此子已後向孤峯頂上盤結草菴呵佛罵祖去在

妙喜曰二尊宿恁麼相見每人失却一隻眼

妙喜示衆云古人道大智無分別大用無理事如月印千江似波隨衆水且那箇是無分別底大智那箇是無理事底大用莫是問一答十辯瀉懸河是大智麼莫是麤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掀倒繩床喝散大衆攔腮贈掌拂袖便行擬議思量劈口便壓之類是大用麼若作遮般見解莫道我是衲僧便做他衲僧門下提破草鞋掣骨董袋底奴子也未得在善知識實悟實證而大法不明爲人時未免以自悟自證處指似人瞎却人眼況無悟證學語之流瞎人眼不在言也此事大難沒量大人到遮裏無插足處你小根

無知魔子輩如何敢造次開大口你試靜處坐地微細揣摩你方寸裏還實到不疑之地也未若實未到我却賞你放得過把得定不受人走作遮般底喚作地獄宰十方施主一粒米一莖菜將來供給你只要你道業成就同趣佛乘求異世他生福報道業不明如何消得你語人決欲紹繼此箇門風直須心境一如方有少分相應你莫見我說恁麼事便閉目藏睛做死模樣硬差排心與境一如遮箇儘你伎倆如何差排你要得真箇心境一如麼直須碎地折曝地斷拈却觸體裏作妄想底將第八識斷一刀自然不著差排你不見巖頭和尚有言纔有所重便成窠臼你諸人一生在叢林參尋此事無所得者不在言也其間多有頭白齒黃坐在窠臼裏一生出頭不得都不知非向古人言句上得些滋味者以奇言妙句爲窠臼於經教中聲名句義上得滋味者以經教爲窠臼揚語褒貶語爲窠臼於心性上得滋味者以三界唯心萬法唯識爲窠臼於寂默無言無說處得滋味者

以閉目藏眼威音那畔坐在黑山下鬼窟裏不動爲  
窠白於日用動轉施爲處得滋味者以揚眉瞬目舉  
覺提撕爲窠白謂法不在言語上不在情識上不在  
舉動施爲處錯認業識爲佛性於此得滋味者以擊  
石火閃電光爲窠白如上所說皆於得滋味處有所  
重若無大丈夫氣槩退步知非卽以所重處便作奇  
特想玄妙想安隱想究竟想解脫想作如是等想者  
佛出世亦不奈何教中謂之癡闇惑何以故爲你癡  
故執邪爲正爲你闇故墮在所重處不能動轉若於  
心無所起於法無所著則無所重無所重則自然亦  
骨力地無欲無依於法自在你卽今便要恁麼相應  
亦不難但於心平等無所染著如何是染著作衆生  
想佛想世間想出世間想求出離想求佛智想皆名  
染著你但向欲起未起時猛著精彩一躍跳出來此  
心朗然獨脫纔覺恁麼便轉向上面去自然頭頭上  
明物物上顯得到恁麼田地亦不得采顧著若采顧  
著則有所重纔有所重此心卽滲漏矣只名滲漏心  
不名平等心謂平等者善與惡等背與向等理與事

等凡與聖等量與無量等體與用等遮箇道理唯證  
者方知諸人若未證直須證取證得了方得名爲眞  
出家兒若心不證向心外取證此名出家外道不堪  
爲種草此心廣大無分劑無邊表塵沙諸佛成正  
覺山河大地萬象森羅皆不出此心心能與一切  
安名立字一切與伊安名立字不得故諸佛諸祖不  
得已隨你顛倒著箇名字喚作眞如佛性菩提涅槃  
強立種種差別異號爲你衆生界中見解偏枯有種  
種差別故立此差別名號令汝於差別處識取此無  
差別底心非是此心有差別也所以僧問馬祖如何  
是佛祖卽心是佛你若實證實悟有何差別你若  
不悟求奇特解會不實證實悟不信此心決定是佛  
只此卽心是佛便是差別因緣佛言欲以譬喻而顯  
示終無有喻能喻此說箇廣大已是限量他了也況  
以限量心欲入此廣大境界縱然入得如持蠶酌海  
一蠶縱滿能得幾何然只遮蠶中之水未入蠶時卽  
是無限量底水爲你境界只如此大生滿足想故此  
無限量境界亦隨你器量滿足非是大海水只有許

多故佛有言譬如大海不讓小流乃至蚊蚋及阿修羅飲其水者皆得充滿此水喻心蚊蚋阿修羅喻大小差別此心體上本無若干差別汝但不起諸見識取此心種種差別亦自識得矣先聖尚不許執此心爲實心外更有什麼實底物爲你作障礙我今拖泥帶水亦是不得已爲提獎嬌兒撫憐愛子老婆心切故牽枝引蔓你莫記我說底便以爲是今日恁麼說明日又却不恁麼說你纔恁麼我却恁麼你不恁麼時我却恁麼你向那頭尋我住處只我亦自不知住處他人又如何尋得遮箇是活底門戶死却見行方可入作而今學人將少分精進禮佛持誦戒身口意以爲資糧希求證取有什麼交涉大似癡人埋頭向西走欲取東邊物轉走轉背轉急轉遲此是無爲無漏無功用大法門若起纖毫取證心則背馳矣如何欲憑些小有爲功行便擬希求所以古人見得太近故云我坐地看你究竟又云我立地看你究竟即不曾教你起模畫樣積功累德希望成道縱你希望得成纔成卽壞徒自疲勞你莫見恁麼道了便撥無

因果作地獄業以平常無事喚作無佛法知見饑來喫飯困來卽眠以此爲無修證以此爲無功用且莫錯會好荷擔此事必須是箇渾剛打就生鐵鑄成底漢始得豈容你小根小器造次承當不見臨濟三度問黃檗佛法的大意三度被打後得大愚點破忽然大悟不覺失聲云噫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愚云你適來竟有過無過而今却言黃檗佛法無多子你見箇甚麼便恁麼道臨濟於大愚肋下壓兩壓愚遂托開云汝師黃檗非干吾事你諸人參禪還得恁麼也未雲菴和尚頌云資糧更不著些些歧路年深恐轉賒直下痛施三頓棒夜來依舊宿蘆花又頌臨濟悟旨云便言黃檗無多法大丈夫兒豈自乖脇下兩拳明有信不從黃檗付將來又端和尚頌云一拳拳剉黃鶴樓一踢踢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據遮兩箇老漢頌便可承嗣臨濟作兒孫真不忝竊古來幸有恁麼體格如何略不著些眼腦看是箇甚麼道理此事如青天白日有甚麼遮障諸方有奇特差別海蠡兒禪曲曲折折此語又是

討佗那語又是識破遮語又是不上佗鉤線不入佗  
圈積遮語又是偏正回互遮語又是尊堂有諱不敢  
當頭又有一種以楞嚴宗鏡龍濟偈語所說眼見耳  
聞無非是心更非別法引運玄峯頂不是人間心外  
無法滿目青山之類爲證謂之根脚下事謂之基趾  
謂之綿密地你不妨會得好若恁麼會豈不是認物  
爲心既是你心又要認他作麼又有一種將臨濟三  
玄雲門三句逐句解說以傳燈廣燈祖師言句各分  
門類以一塵纔起大地全收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  
師子現盡大地是箇解脫門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  
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山河大地明暗色空咸是  
妙明真心中物之類配爲體中玄函蓋乾坤句以三  
脚驢子弄蹄行鋸解秤椎火裏唧燎吞火虫又殊起  
佛見法見眨向二鐵圍山東山水上行北斗裏藏身  
凡語言注解不得處便道蚊子上鐵牛無你下背處  
如此之類謂之句中玄截斷衆流句如踏著秤椎硬  
似鐵踏破草鞋赤脚走饑來喫飯困來打眠山是山  
水是水行但行坐但坐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將

如此之類謂之玄中玄隨波逐浪句豈不見汾陽和  
尚頌云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  
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此老子明明爲你指出  
臨濟骨髓却來逐句下解注謂三玄三要事難分是  
總頌得意忘言道易親是體中玄一句明明該萬象  
是句中玄重陽九日菊花新是玄中玄此是前輩中  
負大名望有真實悟處而大法不明無師承杜撰如  
此瞎衆生眼其餘裨販之流不在言也想汾陽老人  
未肯點頭在分明向你道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  
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恁麼  
道了更將鉢盂安柄莫道你負大名具大辯才有大  
智慧便是達磨大師出來作遮般去就政好捉來活  
埋免致教壞人家男女一盲引衆盲問著三要却注  
解不得便將同德山托鉢殿頭末後句南泉斬猫兒  
百丈野狐歸宗斬蛇大隋燒畚趙州勘婆子勘菴主  
睦州擔板陳操尙書勘僧玄沙敢保老兄未徹在洞  
山道即太煞只道得八成達磨隻履西歸如此之類  
皆謂之末後句便引洛浦云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



斷要津不通凡聖任從天下樂欣欣我獨不肯謂之  
我爲法王於法自在任你學者逞盡神通呈盡伎倆  
我只一向把住不許你謂之牢關直待學立僧住院  
密室口耳傳授如斯之類自毀正因返行魔說又有  
一種道南泉斬猫兒百丈野狐歸宗斬蛇大隋燒畚  
趙州勘婆子勘菴主之類謂之建立門庭本無恁麼  
事實要羅籠學者又有一種以偏正回互爲宗旨如  
洞山與雲居過水次洞山問水深多少云不濕山云  
灘人雲居却問水深多少云不乾謂水諱濕而當頭  
道濕不能回互謂之灘人雲居却云不濕是觸諱而  
不能回互洞山道不乾乃有語中無語何謂有語不  
乾是何謂無語不乾是不乾乃是濕是活語能回互  
不觸諱故也又以黑白圈兒作五位形相以全黑圈  
兒爲威音那畔父母未生空劫已前混沌未分事謂  
之正位以二分黑一分白圈兒爲正中偏却來白處  
說黑底又不得犯著黑字犯著黑字卽觸諱矣更引  
洞山頌云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謂能回互只言  
三更三更是黑初夜是黑月明前是黑不言黑而言

三更初夜月明前是能回互不觸諱以兩分白一分  
黑圈兒爲偏中正却來黑處說白底而不得犯白底  
消息云偏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不言明與白而言  
失曉與古鏡是能回互明與白字而不觸諱蓋失曉  
是暗中之明古鏡亦是暗中之明老婆頭白不說白  
而言老婆白在其中矣能回互白字故也又說正中  
來頌云正中來無中有路隔塵埃或云出塵埃謂凡  
有言句皆無中唱出便自挾妙了也無不從正位中  
來或明或暗或至或到皆妙挾通宗凡一位皆具此  
五事如掌之五指無少無剩兼中至謂兼黑兼白兼  
偏兼正而至何謂至如人歸家未到而至別業乃在  
途爲人邊事亦能回互妙在體前兼中到謂兼前四  
位皆挾妙而歸正位謂之折合歸來炭裏坐亦是說  
黑處而回互黑字不道黑而言炭或者又謂曹山有  
言正位者卽空界也一向無物偏位者卽色界也內  
有種種諸雜萬像兼中至者捨事入理正中來者背  
理就事兼帶者卽冥應衆緣不隨諸有非染非淨無  
正無偏故云虛玄要道無著真宗從上先德推此一

位最妙最玄須是審詳辨明當體又說五位皆三字成句偏正上下回互而不犯中中卽正位也說理說事教有明文教外單傳直指之道果如是否若果如是討甚好曹山邪又引浮山作大陽真讚曰黑狗爛銀蹄自注云此語正位中有偏位黑狗是正位爛銀蹄是偏位白象崑崙騎自注云此語偏位中有正位於斯二無礙自注云此語不墮有無二邊所以洞山云不落有無誰敢和木馬火中嘶自注云妙挾然雖妙挾而虛玄唱道也似遮般說話須教你燒頂煉臂發誓願不得妄傳然後分付亦謂之末後句師舉了遂彈指云好掩彩底禪若是皮下有點血底還肯喫遮茶飯麼我且問你膈月三十日四大相將解散平昔記持學得底還回互得麼回互時還著意也無當恁麼時心識已昏如何回互既回互不得定撞入驢胎馬腹中隨業受報當此之時欲觸諱作鱗人亦不可得況能敵他生死邪又有商量洞山示衆云向時作麼生奉時作麼生功時作麼生共功時作麼生功功時作麼生時有僧問如何是向山云喫飯時作麼

生如何是奉云背時作麼生如何是功云放下鉏頭時作麼生如何是共功云不得色如何是功功云不共同時作麼生謂趣向此事答曰喫飯時作麼生謂此事不可喫飯時無功勳而有間斷也奉時作麼生奉乃承奉也如人奉尊長先致敬而後承奉向乃功勳之所立纔向卽有承奉之義答曰背時作麼生謂此事無間斷奉時既爾而背時亦然言背卽奉之義蓋奉背皆功勳也功時作麼生功卽用也答曰放下鉏頭時作麼生把鉏頭是用放下鉏頭是無用洞山之意謂用與無用皆功勳也亦是無間斷之義共功時作麼生謂法與境敵答曰不得色乃法與境不得成一色正用時是顯箇無用底無用卽用也若作一色卽是十成死語洞山宗旨語忌十成故曰不得色乃活語也功功時作麼生謂法與境皆空謂之無功用大解脫故曰不共乃無法可共不共之義全歸功勳邊如法界事事無礙是也你面前無我我面前無你所以夾山道此間無老僧目前無闍梨是也如此之說皆趣向承奉於日用四威儀內成就世出世間

無不周旋謂之功德五位你道他古人意果如是乎若只如此有甚奇特只是口傳心授底葛藤既不如是且古人意畢竟作麼生妙喜爲你下箇注脚也要諸方檢點不見汾陽道面目見在一任揀取故淨名云但除其病而不除法又首楞嚴云汝以緣心聽法此法亦緣古人一言半句雖是垂慈皆在未厠已前著到如三玄三要四種料揀十智同真亦是遮箇道理妙喜怎麼說不是貶刺諸方且要箇中人辨明縹素而已又有一種也不在言語上也不在古人公案上也不在心性上也不在玄妙上也不在有無得失邊如火相似觸著便燒非離真而立處立處即真信手拈來超今越古一句來一句去末後多一句更是得便宜似遮般底只是弄箇業識癡團使謂無因果無報應亦無人亦無佛飲酒食肉不礙菩提行盜行姪無妨般若如此之流正是師子身中蟲自食師子身中肉永嘉所謂豁達空撥因果莽莽蕩蕩招殃禍是也有一種商量古人公案謂之針線工夫又謂之郎君子弟禪如商量女子出定語云文殊是七佛之

師爲甚麼出女子定不得云文殊與女子無緣罔明是初地菩薩爲甚麼出得女子定云與女子有緣下語云冤有頭債有主又有商量道文殊不合有心所以出不得罔明無意所以出得下語云有心用處還應錯無意求時却宛然又有商量道文殊爲甚麼出女子定不得杓柄在女子手裏罔明爲甚麼出得如蟲禦木又云因風吹火又云爭奈女子何邪解甚者至於作入定勢又作出定勢推一推彈指一下哭蒼天歎聲伏惟尙饗拂袖之類冷地看來慙惶殺人又芭蕉云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商量云你若不是遮般人我與你說遮般話謂之與你拄杖子你不是遮般人我當面換却你眼睛謂之奪却你拄杖子下語云量才補職又云看樓打樓又有商量道有無與奪是擒縱學者似恁見解如麻似粟如上所說皆口傳心授露布葛藤印板上打來模子裏脫出非唯自謗亦乃謗他古人此是諸方學得底海蠡兒禪諸上座還信得及麼不見道垂慈則有法無法不垂慈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

星我遮裏是海蚌禪開口便見心肝五臟差珍異寶  
都在面前閉却口時何處覓伊縫罅不是強爲法本  
如是諸上座光陰可惜各各趁色力強健猛著精神  
了取莫愛他奇特處賺誤人雜毒在心識裏他  
時後曰莫道得力只死時也死得不警脫更說甚麼  
敵他生死世間無明煩惱却有有限量一念識破則當  
體寂滅惡知惡見法塵煩惱無限量能障道眼使得  
你心識晝夜不停謗佛法僧造地獄業雖是善因返  
招惡果果有智慧大丈夫漢方識得破不被他作惱  
不見雲門大師有言盡乾坤一時將來著你眼睫上  
你諸人聞恁麼道不敢望你出來性燥把老僧打一  
擱且緩緩子細看是有是無是箇甚麼道理直饒你  
向遮裏明得若向衲僧門下好椎脚折若是箇人聞  
說道甚麼處有老宿出世便好齋面唾汚我耳目你  
若不是箇手脚纔聞人舉便承當得早落第二機也  
又不見羅山和尚有言立門無法不立紀綱若欲討  
尋聲前看取諸佛子真心無定眞智無邊我若縱遮  
兩片皮從今日說到盡未來際鈎鎖連環相續不斷

亦不借他人氣力此是人人分上各自具足底事添  
些子不得減些子不得佛祖得之喚作大解脫法門  
衆生失之喚作塵勞煩惱然得亦不曾得失亦不曾  
失得失在人不在法故祖師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  
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欲得見前  
莫存順逆你禪和家箇箇念得還曾略著意理會麼  
祖師安箇名字謂之信心銘只要諸人信此廣大寂  
滅妙心決定不從人得故中間有言一心不生萬法  
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隨境滅境逐能沉境由  
能境能由境能又云大道體寬無易無難又云執之  
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你但信此一心  
之法不可取不可捨便好向遮裏放身命若放不得  
是你根性遲鈍臘月三十日不要錯怪老漢時熱久  
立喝一喝下座

正法眼藏卷三之下終



万善同归集六卷

宋·延寿撰



妙圓正修智覺永明壽禪師萬善同歸集序

朕嘗謂佛法分大小乘。乃是接引邊事。其實小乘步。步皆是大乘大乘的。不離小乘。不明大乘。則小乘原非究竟。如彼淨空。橫生靈翳。不履小乘。則亦未嘗究竟大乘。如人說食。終不充饑。蓋有以無故。有無以有故。無禪宗者。得無所得。故是爲實。有教乘者。得有所得。故是爲實。無實際地。徹底本無。涅槃妙心。恒沙顯有。有無不可。隔別宗教。自必同途。迷者迷。有亦迷。無達者。達無卽達。有非證明顯。有之一心。何由履踐。本無之萬善。非履踐。本無之萬善。又何由圓滿。顯有之一心。乃從上古德。惟以一音演唱。宗旨直指。向上。其於教乘。惟恐學者。執著和合。諸相不能了證。自心多置之。不論而專功。教乘者。著相執滯。逐業隨塵。以諸法爲實有。正如迷頭認影。執指爲月。所以同爲學佛之徒。而參禪之與持教。若道不同。不相爲謀者。禪宗雖高出一籌。若不能究竟。翻成墮空。蓋住相遺性。固積諸雜染。而同於具縛之凡夫。雖相求心。亦沉於徧空。而難免化城之中。止依古宗。徒皆以教乘譬

楊葉之止啼。而以性宗爲教外之別旨。話成兩概。朕不謂然。但朕雖具是見。而歷代宗師。未有闡揚是說者。無徵不信。亦不敢自以爲是。近閱古錘言句。至永明智覺大師。觀其唯心。訣心賦。宗鏡錄。諸書。其於宗旨。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至高至明。至廣至大。超出歷代諸古德之上。因加封號。爲妙圓正修智覺禪師。其唱導之地。在杭之淨慈。特敕地方有司。訪其有無。支派擇人。承接修葺塔院。莊嚴法相。令僧徒朝夕禮拜。供養。誠以六祖以後。永明爲古今第一大善知識也。乃閱至所作萬善同歸集。與朕所見千百年前。若合符節。他善知識。便作是說。朕亦懷疑。不敢深信。今永明乃從來善知識中。尤爲出類拔萃者。其語既與朕心默相孚契。朕可自信所見不謬。而宗教之果爲一貫矣。夫空有齊觀。性行不二。小善根力。並是菩提資糧。大地山河。悉建眞空寶刹。是書也得其妙用。自必心法雙忘。涉其籀籀。亦可智愚同濟。心通上諦。入教海而數沙。足躡虛無。依宗幢而進步。從此入者。不落空亡。到彼岸者。仍然如是。誠得千佛諸祖之心。誠



爲應化合誠之母實惟渡河之大象實乃如來之嫡宗歟朕既錄其要語與宗鏡錄等書選入禪師語錄同諸大善知識言句並爲刊布又重刊此集頒示天下叢林古刹常住道場欲使出家學佛者依此修行張六波羅密之智帆渡一大乘教之覺海具足空華萬善利利塵塵往來隨善真如層層級級飲功德水而一一同味截旃檀根而寸寸皆香薰已他薰利他自利遍虛空而無盡當來世而無窮無始無終不住不息此則朕與永明所爲弘正道而報佛恩者也夫達摩心傳本無一字而永明心賦乃有萬言不立一字該三藏而無遺演至萬言覓一字不可得故云假以詞句助顯真心雖挂文言妙旨斯在觀此萬言之頭頭是道可知萬善之法法隨根何妨藻采繽紛清辭絡繹多聞逾於海潮語於此於天花寧非高建法幢卽是深提寶印曾何絲毫之障礙轉增無量之光明在言詮而亦然豈行果之不爾爰附刻於此集之後俾學者合而觀之如寶珠網之重重交映焉是爲序  
雍正十一年癸丑夏四月望日御筆

萬善同歸集卷第一

杭州慧日永明寺智覺禪師 延壽 述

夫衆善所歸皆宗實相如空包納似地發生是以但契一如自含衆德然不動真際萬行常與不壞緣生法界恒現寂不闕用俗不違真有無齊觀一際平等是以萬法惟心應須廣行諸度不可守愚空坐以滯真修若欲萬行齊與畢竟須依理事理事無闕其道在中遂得自他兼利而圓同體之悲終始該羅以成無盡之行若論理事幽旨難明細而推之非一非異是以性實之理相虛之事力用交徹舒卷同時體全徧而不差跡能所而似別事因理立不隱理而成事理因事彰不壞事而顯理相資則各立相備則俱空隱顯則互與無闕則齊現相非相奪則非有非空相卽相成則非常非斷若離事而推理墜聲聞之愚若離理而行事同凡夫之執當知離理無事全水是波離事無理全波是水理卽非事動溼不同事卽非理能所各異非理非事真俗俱亡而理而事二諦恒立雙照卽假宛爾幻存雙遮卽空泯然夢寂非空非假

中道常明不動因緣寧虧理體故菩薩以無所得而爲方便涉有而不乖空依實際而起化門履真而不闕俗常然智矩不昧心光雲布慈門波騰行海遂得同塵無閼自在隨緣一切施爲無非佛事故般若經云一心具足萬行華嚴經云解脫長者告善財言我若欲見安樂世界阿彌陀佛隨意卽見乃至所見十方諸佛皆由自心善男子當知菩薩脩諸佛法淨諸佛刹積習妙行調伏衆生發大誓願如是一切悉由自心是故善男子應以善法扶助自心應以法水潤澤自心應於境界淨治自心應以精進堅固自心應以智慧明利自心應以佛自在開發自心應以佛平等廣大自心應以佛十力照察自心古德釋云心該萬法謂非但一念觀佛由於自心菩薩萬行佛果體用亦不離心亦去妄執之失謂有計云萬法皆心任之是佛驅馳萬行豈不虛勞今明心雖卽佛久翳塵勞故以萬行增修令其瑩徹但說萬行由心不說不修爲是又萬法卽心修何闕心

問曰祖師云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心體涅槃經

云諸行無常是生滅法如何勸修故違祖教答祖意據宗教文破著若禪宗頓教泯相離緣空有俱亡體用雙寂若華嚴圓旨具德同時理行齊敷悲智交濟是以文殊以理印行差別之義不虧普賢以行嚴理根本之門靡廢本末一際凡聖同源不壞俗而標真不離真而立俗具智眼而不沒生死運悲心而不滯涅槃以三界之有爲菩提之用處煩惱之海通涅槃之津夫萬善是菩薩入聖之資糧衆行乃諸佛助道之階漸若有目而無足豈到清涼之池得實而忘權奚昇自在之域是以方便般若常相輔翼真空妙有恒共成持法華會三歸一萬善悉向菩提大品一切無二衆行咸歸種智故華嚴經云第七遠行地當修十種方便慧殊勝道所謂雖善脩空無相無願三昧而慈悲不捨衆生雖得諸佛平等法而樂常供養佛雖入觀空智門而勤集福德雖遠離三界而莊嚴三界雖畢竟寂滅諸煩惱燄而能爲一切衆生起滅貪嗔癡煩惱燄雖知諸法如幻如夢如影如響如燄如化如水中月如鏡中像自性無二而隨心作業無量

差別雖知一切國土猶如虛空而能以清淨妙行莊嚴佛土雖知諸佛法身本性無身而以相好莊嚴其身雖知諸佛音聲性空寂滅不可言說而能隨一切衆生出種種差別清淨音聲雖隨諸法了知三世惟是一念而隨衆生意解分別以種種相種種時種種劫數而脩諸行維摩經云菩薩雖行於空而植衆德本是菩薩行雖行無相而度衆生是菩薩行雖行無作而現受身是菩薩行雖行無起而起一切善行是菩薩行古德問云萬行統惟無念今見善見惡願離願成疲役身心豈當爲道答此離念而求無念尙未得真無念況念無念而無闕乎又無念但是行之一豈知一念頓圓如上所引佛旨煥然何得空臨高心以少爲足擬欲蛙嫌海蜃掩日光乎

問泯絕無寄境智俱空是祖佛普歸聖賢要路若論有作心境宛然憑何教文廣陳萬善答諸佛如來一代時教自古及今分宗甚衆撮其大約不出三宗一相宗二空宗三性宗若有宗多說是空宗多說非性宗惟論直指卽同曹溪見性成佛也如今不論見性

罔識正宗多執是非紛然諍競皆不了祖佛密意但徇言詮如教中或說是者卽依性說相或言非者是破相顯性惟性宗一門顯了直指不說是非如今多重非心非佛非理非事泯絕之言以爲玄妙不知但是遮詮治病之文執此方便認爲標的却不信表詮直指之教頓遺實地味却真心如楚國愚人認雞作鳳猶春池小果執石爲珠但任淺近之情不探深密之旨迷空方便豈識真歸

問諸佛如來三乘教典惟有一味解脫法門云何廣說世間生滅緣起擬心卽失不順真如動念卽乖違於法體答若論一相一味此乃三乘權教約理而言卽以一切因緣而爲過患今所集者惟顯圓宗一一緣起皆是法界實德不破非斷非常乃至神變施爲皆法如是故非假神力暫得如斯纔有一法緣生無非性起功德華嚴經云此華藏世界海中無問若山若河乃至樹林塵毛等處一一無不皆是稱真如法界具無邊德

問經云但凡夫之人貪著其事又云取相凡夫隨宜

爲說若得理本萬行俱圓何須事跡而興造作乎答  
此是破貪著執取之文非于因緣事相之法淨名經  
云但除其病而不除法金剛三昧經云有二入一理  
入二行入以理導行以行圓理又菩提者以行入無  
行以行者緣一切善法無行者不得一切善法豈可  
滯理虧行執行違理祖師馬鳴大乘起信論云信成  
就發心有三一直心正念真如法故二深心樂集一  
切諸善行故三大悲心欲拔一切衆生苦故論問上  
說法界一相法體無二何故不惟念真如復假求學  
諸善法之行論答譬如大摩尼寶體性明淨而有鑿  
穢之垢若人雖念寶性不以方便種種磨治終無得  
淨如是衆生真如之法體性空淨而有無量煩惱垢  
染若人雖念真如不以方便種種熏修亦無得淨以  
垢無量備脩一切善行以爲對治若人修行一切善  
法自然歸順真如法故略說方便有四種一者行根  
本方便謂觀一切法自性無生離於妄見不住生死  
觀一切法因緣和合業果不失起於大悲脩諸福德  
攝化衆生不住涅槃以隨順法性無住故二者能止

三昧經

方便謂慙愧悔過能止一切惡法令不增長以隨順  
法性離諸過故三者發起善根增長方便謂勤修供  
養禮拜三寶讚歎隨喜勸請諸佛以愛敬三寶淳厚  
心故信得增長乃能志求無上之道又因佛法僧力  
所護故能消業障善根不退以隨順法性離礙障故  
四者大願平等方便所謂發願盡於未來化度一切  
衆生使無有餘皆令究竟無餘涅槃以隨順法性無  
斷絕故法惟廣大徧一切衆生平等無二不念彼此  
究竟寂滅故牛頭融大師問諸法畢竟空有菩薩行  
六度萬行否答此是三乘二見心若觀心本空卽是  
實慧卽是見真法身法身不住此空謂有運用覺知  
卽是方便慧方便慧亦不可得卽是實慧恒不相離  
前念後念皆由二慧發故云智度菩薩母方便以爲  
父一切衆導師無不由是生先德問云卽心是佛何  
假脩行答祇爲是故所以脩行如鐵無金雖經鍛鍊  
不成金用賢首國師云今佛之三身十波羅蜜乃至  
菩薩利他等行並依自法融轉而行卽衆生心中有  
真如體大今日修行引出法身由心中有真如相大

今日修行引出報身由心中有真如用大今日修行引出化身由心中有真如法性自無慳貪今日修行順法性無慳引出檀波羅蜜等當知三祇修道不會心外得一法行一行何以故但是自心引出自淨行性而起修之故知塵泥沈沈不能兩寶古鏡積垢焉能鑿人雖心性圓明本來具足若不衆善顯發萬行磨治方便引出成其妙用則永翳客塵長淪識海成妄生死障淨菩提是以祖教分明理事相即不可偏據而溺見河

問善雖勝惡念即乖真約道而言俱非解脫何須廣勸滯正修行既涉因緣實妨於道答世世間以上善爲本初即因善而趣入後即假善以助成實爲越生死海之舟航趣涅槃城之道路作人天之基陞爲祖佛之垣壇在塵出塵不可暫廢十善何過弘在於人若貪著則累生有漏之天不執則位入無爲之道運小心墮二乘之位發大意昇菩薩之階乃至究竟圓修終成佛果以知非對上善能爲滯闕之因全在行人自或得失之咎故華嚴經云十不善業道是地

獄畜生餓鬼受生之因十善業道是人天乃至有頂處受生之因又此上品十善業道以智慧修習心狹劣故怖三界故闕大悲故從他聞聲而了解故成聲聞乘又此上品十善業道修治清淨不從他教自覺悟故大悲方便不具足故悟解甚深因緣法故成獨覺乘又此上品十善業道修治清淨心廣無量故具足悲愍故方便所攝故發生大願故不捨衆生故希求諸佛大智故淨治菩薩諸地故淨脩一切諸度故成菩薩廣大行又此上上十善業道一切種清淨故乃至證十力四無畏故一切佛法皆得成就是故我今等行十善應令一切具足清淨乃至菩薩如是積集善根成就善根增長善根思惟善根繫念善根分別善根愛樂善根修集善根安住善根善薩摩訶薩如是積集諸善根已以此善根所得依果修菩薩行於念念中見無量佛如其所應承事供養又云雖無所作而恒住善根又云雖知諸法無有所依而說依善法而得出離大智度論云佛言我過去亦曾作惡人小蟲因積善故乃得成佛又如十八不共中有欲

無滅者佛知善法恩故常欲集諸善法故欲無滅修  
集諸善法心無厭足故欲無滅如一長老比丘目暗  
自縫僧伽黎衽脫語諸人言誰樂欲爲福德者爲我  
衽針爾時佛現其前語言我是樂欲福德無厭足人  
持汝針來是比丘裴覺見佛光明又識佛音聲白佛  
言佛無量功德海皆盡其邊底云何無厭足佛告比  
丘功德果報甚深無有如我知恩分者我雖復盡其  
邊底我本以欲心無厭足故得佛是故今猶不息雖  
更無功德可得我欲心亦不休諸天人驚悟佛於  
功德尙無厭足何況餘人佛爲比丘說法是時肉眼  
卽明慧眼成就又云佛言若不成就衆生淨佛國土  
不能得無上道何以故因緣不具足則不能得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因緣者所謂一切善法從初發意  
行檀波羅蜜乃至十八不共法於是行法中無憶想  
分別故

問夫如來法身湛然清淨一切衆生祇爲客塵所蔽  
不得現前如今但息攀緣定水澄清何須衆善向外  
紛馳反背眞脩但成勞慮答無心寂現此是了因福

德莊嚴須從緣起二因雙備佛體方成諸大乘經無  
不具載淨名經云佛身者卽法身也從無量功德智  
慧生從慈悲喜捨生從布施持戒忍辱柔和勤行精  
進禪定解脫三昧多聞智慧諸波羅蜜生乃至從斷  
一切不善法集一切善法生如來身又云具福德故  
不住無爲具智慧故不盡有爲大慈悲故不住無爲  
滿本願故不盡有爲此乃自背圓詮不遵佛語擬捉  
涅槃之縛欲沈解脫之坑栽蓮華於高原植甘蔗於  
空界欲求菩提華果何由得成所以云入無爲正位  
者不生佛法耳乃至譬如不下巨海不能得無價寶  
珠如是不入煩惱大海則不能得一切智寶  
問入法以無得爲門履道以無爲先導若興衆善起  
有得心一違正宗二虧實行答以無得故無所不得  
以無爲故無所不爲無爲豈出爲中無得非居得外  
得與無得既非全別爲與無爲亦非同非別非同  
誰言一二而同而別不闕千差若迷同別兩門卽落  
斷常二執所以華嚴離世間品云知一切法無相是  
相相是無相無分別是分別分別是無分別非有是

有有是非有無作是作作是非說是說說是非說不可思議知心與菩提等知菩提與心等心及菩提與衆生等亦不生心顛倒想顛倒見顛倒不可思議於念念中入滅盡定盡一切漏而不證實際亦不盡有漏善根雖一切法無漏而知漏盡亦知漏滅雖知佛法卽世間法世間法卽佛法而不於佛法中分別世間法不於世間法中分別無法一切諸法悉入法界無所入故知一切法皆無二無變易不可思議問一切衆生不得解脫者皆爲認其假名逐妄輪迴楞嚴經中唯令以湛旋其虛妄滅生伏還元覺得元明覺無生滅性爲因地心然後圓成果地修證云何一向狗斯假名論其散善轉增虛妄豈益初心答名字性空皆爲實相但從緣起不落有無法句經云佛告寶明菩薩汝且觀是諸佛名字若是有說食與人應得充飢若名字無者定光如來不授我記及於汝名如無授者我不應得佛當知字句其已久如以我如故備顯諸法名字性空不在有無華嚴經云譬如諸法不分別自性不分別音聲而自性不捨名字不

滅菩薩亦復如是不捨於行隨世所作而於此二無執著是以不動實際建立行門不壞假名圓通自性問何以不任運騰騰無心合道豈須萬行動作關心答古德顯佛果有三一亡言絕行獨明法身無作果二從行漸修位滿三祇果三從初理智自在圓融果此是上上根人圓修圓證雖一念頓具不妨萬行施爲雖萬行施爲不離一念若亡情冥合各是一門遲速任機法無前後問觸目菩提舉足皆道何須別立事相道場役念勞形豈皆妙旨答道場有二一理道場二事道場理道場者周徧剎塵事道場者淨地嚴飾然因事顯理藉理成事事虛攬理無不理之事理實應緣無闕事之理故卽事明理須假莊嚴從俗入真唯憑建立爲歸敬之本作策發之門觀相嚴心自他兼利止觀云圓教初心理觀雖諦法忍未成須於淨地嚴建道場晝夜六時修行五懺海六根罪入觀行卽乘戒兼急理事無瑕諸佛威加眞明頓發直至初住一生可階上都儀云夫歸命三寶者要指方立相住心取境不明

無相離念也佛懸知凡夫繫心尚乃不得沉離相耶如無術通人居空造舍也依寶像等三觀必得不疑佛言我滅度後能觀像者與我無異大智論云菩薩唯以三事無厭一供養佛無厭二聞法無厭三供給僧無厭天台智者問云世間有空行人執其癡空不與修多羅合聞此觀心而作難言若觀心是法身等應觸處平等何故經像生敬紙木生慢敬慢異故則非平等非平等故法身義不成答我以凡夫位中觀如是相耳爲欲開顯此實相恭敬經像令慧不縛使無量人崇善去惡令方便不縛豈與汝同耶乃至廣興法會建立壇儀手決加持嚴其勝事遂得道場現證諸佛威加皆是大聖垂慈示其要軌或觀香華之相戒德重清或見普賢之身罪源畢淨因茲法事圓備佛道遐隆現斯感通歸憑有據是以須遵往聖事印典章不可憑虛出於胸臆毀德壞善翻墮邪輪撥有擬空枉投邪胃

問金剛般若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如何立相標形而稱佛事答息緣

混事此是破相宗直論顯理卽是大乘始教未得有無齊行體用交徹若約圓門無閔性相融通舉一微塵該羅法界華嚴經云清淨慈門刹塵數共生如來一妙相一一諸相莫不然是故見者無厭足法華經云汝證一切智十方等佛法具三十二相乃是眞實滅大涅槃經云非色者卽是聲聞緣覺解脫色者卽是諸佛如來解脫豈同凡夫橫執頑閔之境以爲實色二乘偏證灰斷之質而作眞形是以六根所對皆見如來萬像齊觀圓明法界豈待消形滅影方成玄趣乎

問卽心是佛何須外求若認他塵自法卽隱答諸佛法門亦不一向皆有自力他力自相共相十玄門之該攝六相義之融通隨緣似分約性常合從心現境境卽是心攝所歸能他卽是自古德云若執心境爲二遮言不二以心外無別塵故若執爲一遮言不一以非無緣故淨名經云諸佛威神之所建立智者大師云夫一向無生觀人但信心益不信外佛威加益經云非內非外而內而外而內故諸佛解脫於心行



中求而外故諸佛護念云何不信外益耶夫因緣之道進修之門皆衆緣所成無一獨立若自力充備卽不假緣若自力未堪須憑他勢譬如世間之人在官難中若自無力得脫須假有力之人救拔又如牽拽重物自力不任須假衆他之方方能移動但可內量實德終不以自妨人又若執言內力卽是自性若言外力卽成他性若云機感相投卽是共性若云非因非緣卽無因性皆滯闕執未入圓成若了真心卽無所住

問經云觀身實相觀佛亦然一念不生天真頓朗何得唱他佛號廣誦餘經高下輪迴前後生滅既妨禪定但徇音聲水動珠昏寧當冥合答夫聲爲衆義之府言皆解脫之門一切趣聲聲爲法界經云一一諸法中皆含一切法故知一言音中包羅無闕十界具足三諦理圓何得非此重彼離相求真不窮動淨之源遂致語默之失故經云一念初起無有初相是真護念未必息念消聲方冥實相是以莊嚴門內萬行無虧真如海中一毫不捨且如課念尊號故有明文

唱一聲而罪滅塵沙具十念而形棲淨土拯危拔難殄障消冤非但一期暫拔苦津託此因緣終投覺海故經云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一稱南無佛皆已處佛道又經云授持佛名者皆爲一切諸佛共所護念寶積經云高聲念佛魔軍退散文殊般若經云衆生愚鈍觀不能解但令念聲相續自得往生佛國智論云譬如有人初生墮地卽能日行千里足一千年滿中七寶以用施佛不如有人於後惡世稱一佛聲其福過彼大品經云若人散心念佛乃至畢苦其福不盡增一阿含經云四事供養一閻浮提一切衆生功德無量若有衆生善心相續稱佛名號如一擊牛乳頃所得功德過上不可思議無能量者華嚴經云住自在心念佛門知隨自心所有欲樂一切諸佛現其像故飛錫和尙高聲念佛三昧寶王論云浴大海者已用於百川念佛名者必成於三昧亦猶清珠下於濁水濁水不得不清念佛投於亂心亂心不得不佛既契之後心佛雙亡雙亡定也雙照慧也定慧既均亦何心而不佛何佛而不心心佛既然則萬境萬

緣無非三昧也誰復患之於起心動念高聲稱佛哉  
故業報差別經云高聲念佛誦經有十種功德一能  
排睡眠二天魔驚怖三聲徧十方四三塗息苦五外  
聲不入六令心不散七勇猛精進八諸佛歡喜九三  
昧現前十生於淨土群疑論云問名字性空不能詮  
說諸法教人專稱佛號何異說食充飢乎答若言名  
字無用不能詮諸法體亦應喚火水來故知筌蹄不  
空魚兔斯得故使梵王啓請轉正法輪大聖應機弘  
宣妙旨人天凡聖咸稟正言五道四生並遵遺訓聽  
聞讀誦利益弘深稱念佛名往生淨土亦不得唯言  
名字虛假不有詮說者乎論云問何因一念佛之力  
能斷一切諸障答如一香旃檀改四十由旬伊蘭林  
悉香又譬如有人用師子筋以爲琴弦其聲一奏一  
切餘弦悉皆斷壞若人菩提心中行念佛三昧者一  
切煩惱一切諸障皆悉斷滅大集經云或一日夜或  
七日夜不作餘業志心念佛小念見小大念見大又  
般若經云文殊問佛云何速得阿耨菩提佛答有一  
行三昧欲入一行三昧者應須於空閑處捨諸亂意

不取相貌繫念一佛專稱名字隨佛方所端身正向  
能於一佛念念相續卽是念中能見過去未來現在  
諸佛晝夜常說智慧辯才終不斷絕是知佛力難思  
玄通罕測如石吸鐵似水投河慈善根力見如是事  
志心歸者靈感昭然

問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但有好境取卽成魔何得著  
相與心而希冥感耶答修行力至聖境方明善緣所  
生法爾如是故將證十地相皆現前是以智切冥加  
道高魔盛或禪思入微而變異相或禮誦懇至暫觀  
嘉祥但了惟心見無所見若取之則心外有境便成  
魔事若捨之則撥善功能無門脩進摩訶論云若真  
若僞惟自妄心現量境界無有其真實無所著故又  
若真若僞皆一真如皆一法身無有別異不斷除故  
智論云不捨者諸法中皆有助道力故不受者皆法  
實相畢竟空無所得故

萬善同歸集卷第一

音釋

凝魚膺切堅也

擊古候切取乳也

萬善同歸集卷第二

台教云疑者言大乘平等何相可論今言不爾祇曰平等鏡淨故諸業像現今止觀研心心漸明淨照諸善惡如鏡被磨萬像自現是知不有而有無性緣生有而不成緣生無性常冥實際中道泠然欣感不生分別情斷虛懷寂慮何得失之所惑乎又若諷誦遺典受持大乘功德幽深果報玄邈如經佛親比校譬如一人辯若文殊教化四天下人皆至一生補處格量功德不如香華供養方等經典得下等寶又阿難疑審七佛現身證明實有此事又如說脩行得上等寶受持讀誦得中等寶香華供養得下等寶法華經云供養四百萬億阿僧祇世界衆生乃至皆得阿羅漢道盡諸有漏於深禪定皆得自在具八解脫不如第五十人聞法華經一偈隨喜功德百千萬億分不及其一又經云若人讀誦經處其地皆爲金剛但肉眼衆生不能見耳南山感通傳云七佛金塔中有銀印若誦大乘者以銀印印其口令無遺忘普賢觀經

云若七衆犯戒欲一彈指頃除滅百千萬億阿僧祇劫生死之罪者乃至欲得文殊藥王諸大菩薩持香華住立空中侍奉者應當修習此法華經讀誦大乘念大乘事令此空慧與心相應大般若經云無諸惡獸巖穴寂靜而爲居止所謂聞法晝夜六時勤加讀誦聲離高下心不緣外專心憶持賢愚經云行者欲成佛道當樂經法讀誦演說正使白衣說法諸天鬼神悉來聽受況出家人出家之人乃至行路誦經說偈常有諸天隨而聽之是故應勤誦經說法已上皆是金口誠諦之言非是妄心孟浪之說是以志心誦者證驗非虛常爲十方如來釋迦文佛密垂護念讚言善哉授手摩頭共宿衣覆攝受付囑隨喜威加乃至神王護持天仙給侍金剛擁從釋梵散華成就福因等法界虛空之際量校量功勝恒沙七寶之施緣乃至凡質通靈肉身不壞舌變紅蓮之色口騰紫檀之香聞一句而畢趣菩提誦半偈而功齊大覺書寫經卷報受欲天供養持人福過諸佛可謂法威德力不思議門萬端千靈因茲而感三賢十聖從此而生

亘古該今從凡至聖三業供養十種受持盡稟真詮  
傳持不絕今何起誘而斷轉法輪乎

問經中祇讚如說修行深解義趣勤求無念默契立  
根云何勸修廣興唱誦答若約上上圓根大機淳熟  
無諸遮障頓了頓脩若妄念不生何須助道大凡微  
細想念佛地方無故安般守意經序云彈指之間心  
九百六十轉一日一夕十三億意意有一身心不自  
知猶彼種夫也是知情塵障厚卒淨良難若非萬善  
助開自力恐成稽滯又若論福業徧行門中萬行莊  
嚴不捨一法皆能助道顯大菩提具足十種受持亦  
無所闕故法華經云爾時千世界微塵數菩薩摩訶  
薩從地涌出者皆於佛前一心合掌瞻仰尊顏而白  
佛言世尊我等於佛滅度後世尊分身所在國土滅  
度之處當廣說此經所以者何我等亦自欲得是真  
淨大法受持讀誦解說書寫而供養之以知登地菩  
薩非獨爲他解說尙自發願誦持何況初心而不稟  
受但先求信解悟入後卽如說而行口演心思助開  
正慧若未窮宗旨且徇文言雖不親明亦熏善本般

若威力初後冥資於正法中發一微心皆是初因終  
不孤棄

問欲真持經應念實相既忘能所誦者何人若云心  
口所爲求之了不可得究竟推檢理出何門答雖觀  
能念所誦皆空空非斷空不闕能誦所持爲有有非  
實有不空不有中理皎然執無則墮其邪空沒有則  
成其偏假是以一心三觀三觀一心卽一而三相不  
同卽三而一體無異非合非散不縱不橫存泯莫羈  
是非焉局常冥三諦總合一乘萬行度門咸歸實相  
又所難念誦有妨禪定者且禪定一法乃四辯六通  
之本是革凡蹈聖之因攝念少時故稱上善然須明  
沉掉消息之時經云如坐禪昏昧須起行道念佛或  
志誠洗懺以除重障策發身心不可確執一門以爲  
究竟故慈悲三藏云聖教所說正禪定者制心一處  
念念相續離於昏掉平等持心若睡眠覆障卽須策  
勤念佛誦經禮拜行道講經說法教化衆生萬行無  
廢所修行業回向往生西方淨土若能如是修習禪  
定者是佛禪定與聖教合是衆生眼目諸佛印可一

切佛法等無差別皆乘一如成最正覺皆云念佛是  
菩提因何得妄生邪見故台教行四種三昧小乘具  
五觀對治亦有常行半行種種三昧終不一向而局  
坐禪金剛三昧經云不動不禪離生禪想法句經云  
若學諸三昧是動非是禪心隨境界生云何名爲定  
起信論云若人唯修於止則心沉沒或起懈怠不樂  
衆善遠離大悲乃至於一切時一切處所有衆善隨  
已堪能不捨修學心無懈怠惟除坐時專念於止若  
餘一切悉當觀察應作不應作若行若住若臥若起  
皆應止觀俱行是以若能通達定散俱得入道若生  
滯闕行坐皆即成非南岳法華懺云修習諸禪定得  
諸佛三昧六根性清淨菩薩學法華具足二種行一  
者有相行二者無相行無相安樂行甚深妙禪定觀  
察六情根有相安樂行此依勸發品散心誦法華不  
入禪三昧坐立行一心念法華文字行若成就者即  
見普賢身是以智者修法華懺誦至藥王焚身品云  
是真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頓悟靈山如同卽席  
乃至密持神呪靈貺昭然護正防邪降魔去外制重

昏之巨障滅積劫之沉痾現不測之神通示難思之  
感應扶其廣業殄彼餘殃仰憑法力難思遂致安然  
入道是以或因念佛而證三昧或從坐禪而發慧門  
或專誦經而見法身或但行道而入聖境但以得道  
爲意終不取定一門惟憑專志之誠非信虛誕之說  
問行道禮拜未具眞修祖立客春之僣佛有磨牛之  
誚故智論云須菩提於石室悟了法空得無禮佛四  
十二章經云心道若行何用行道豁然詮旨何故非  
違答若行道禮拜時不生殷重既無觀慧又不專精  
雖身在道場而心緣異境著有爲之相迷其性空起  
能作之心生諸我慢不了自他平等能所虛立儻涉  
效倫深當前賓南泉大師云微妙淨法身具相三十  
二祇是不許分劑心量若無如是心一切行處乃至  
彈指合掌皆是正因萬善皆同無漏始得自在百丈  
和尚云行道禮拜慈悲喜捨是沙門本事宛然依佛  
勅祇是不許執著法華懺云有二種脩一事中修若  
禮念行道悉皆一心無分散意二理中修所作之心  
心性不二觀見一切悉皆是心不得心相普賢觀經

云若有晝夜六時禮十方佛誦大乘經思第一義甚  
深空法於一彈指頃除百萬億那由他恒河沙劫生  
死之罪行此法者真是佛子從諸佛生十方諸佛及  
諸菩薩爲其和尙是名具足菩薩戒者不須羯磨自  
然成就應受一切人天供養且行道一法西天偏重  
繞百千匝方施一拜經云一日一夜行道志心報四  
恩如是等人得入道疾繞塔功德經云勇猛勤精進  
堅固不可壞所作速成就斯由右繞塔得妙紫金色  
相好莊嚴身現作天人師斯由右繞塔華嚴懺云行  
道步步過於無邊世界一一道場皆見我身南山行  
道儀云夫行道障盡爲期無定日限若論障盡佛地  
乃亡心灼灼如火然形翹翹如履刃儀云若從來不  
行道業相無因而現經云衆生如大富盲兒雖有種  
種寶物而不得見今行道用功垢除心淨如翳眼開  
明如水澄鏡淨衆像皆現亦如日照火珠於火便出  
問諸法實相無善惡相云何有現耶答雖無我無造  
無受者善惡之業亦不亡諸法無相能示有相行者  
行道不念有相不念無相但念念功成其相自現猶

如盆水處於密室雖無心分別衆像自現  
問相現之時眞僞何辨云何分別而取捨耶答若取  
如取虛空若捨如捨虛空  
問有人久修不證者何耶答經云衆生心如鏡鏡垢  
像不現  
問論云行道念佛與坐念佛功德如何答譬如逆水  
張帆猶云得往更若張帆順水速疾可知坐念一口  
尚乃八十億劫罪消行念功德豈知其量故偈云行  
道五百遍念佛一千聲專業常如此西方佛自成若  
禮拜則屈伏無明深投覺地致敬之極如樹倒山崩  
業報差別經云禮佛一拜從其膝下至金剛際一塵  
一轉輪王位獲十種功德一者得妙色身二出言人  
信三處衆無畏四諸佛護念五具大威儀六衆人親  
附七諸天愛敬八具大福報九命終往生十速證涅  
槃三藏勸解云發智清淨證者良由達佛境界慧心  
明利了知法界本無有閔由我無始順於凡俗非有  
有想非閔閔想今達自心虛通無礙故行禮佛隨心  
現量禮於一佛卽禮一切佛禮一切佛卽是禮一佛

以佛法身體用融通故禮一拜遍通法界如是香華種種供養例同於此六道四生同作佛想文殊云心不生滅故敬禮無所觀內行平等外順修敬內外冥合名平等禮法華懺云當禮拜時雖不得能禮所禮然影現法界一一佛前皆見自身禮拜略引祖教理事分明不可滅佛意而毀金文據偏見而傷圓旨問文殊云心同虛空故敬禮無所觀甚深修多羅不聞不受持如何執相稱禮佛徇文云誦經違大士之誠言失諸佛之深旨答此雖約理而述且無事而不顯從事而施又無理而不圓理事相成方顯斯旨夫言心同虛空故敬禮無所觀者此是破其能所之見何者心同虛空不見能禮無有所觀則無所禮如是禮時非對一佛二佛心等太虛身徧法界不聞不受持者不聞則無法義可觀不受持則非文字可記如是持經有何間斷亦是說者無示聽者無得然雖約理非爲事外之理既不離事卽是理中之事此乃正禮時無禮當持時不持不可依語而不依義而與斷滅偏枯之見乎

問六念法門十種觀相雖稱助道徇想緣塵瞥起乖真何如淨念答無念一法衆行之宗微細俱亡唯佛能淨故經云三賢十聖住果報唯佛一人居淨土況居凡地又在初心若無助道之門正道無由獨顯且六念之法能消魔幻增進功德扶策善根十觀之門善離貪著潛清濁念密契真源皆入道之要津盡脩禪之妙軌似杖有扶危之力如船獲到岸之功力備功終船杖俱捨問首楞嚴經云持犯但束身非身無所束法句經云戒性如虛空持者爲迷倒何苦堅執事相局念拘身奚不放曠縱橫虛懷履道答此破執情非祛戒德若見自持他犯起譏毀心戒爲防非因防增過如斯之類實爲迷倒淨名經云非淨行非垢行是菩薩行故不著持犯二邊是真持戒大般若經云持戒比丘不昇天堂破戒比丘不墮地獄何以故法界中無持犯故此亦破著了諸法空事理雙持身心俱淨又若論縱橫自在唯佛一人持淨戒其餘皆名破戒者帶習尙被境牽現行豈逃緣縛三業難護放逸根深猶醉

象無鈎癡猿得樹奔波乍擁生鳥被籠若無定水戒  
香慧炬無由照寂是以菩薩稟戒爲師明遵佛勅雖  
行小罪由懷大懼謹潔無犯輕重等持息世譏嫌恐  
生疑謗夫戒爲萬善之基出必由戶若無此戒諸善  
功德皆不得生華嚴經云戒能開發菩提心學是動  
修功德地於戒及學常順行一切如來所稱美薩遮  
尼乾子經云若不持戒乃至不得疥癩野干身何況  
當得功德法身月燈三昧經云雖有色族及多聞若  
無戒智猶禽獸雖處卑下少聞見能持淨戒名勝士  
智論云若人棄捨此戒雖山居苦行食果服藥與禽  
獸無異若有雖處高堂大殿好衣美食而能行此戒  
者得生好處及得道果又大惡病中戒爲良藥大怖  
畏中戒爲守護死關冥中戒爲明燈於惡道中戒爲  
橋梁死海水中戒爲大船又如今末代宗門中學大  
乘人多輕戒律稱是執持小行失於戒急所以大涅  
槃經佛臨涅槃時扶律談常則乘戒俱急故號此經  
爲贖常住命之重寶何以故若無此教但取口解脫  
全不修行則乘戒俱失故經云尸羅不清淨三昧不

◆ 戒律

現前從定發慧因事顯理若闕三昧慧何由成是知  
因戒得定因定得慧故云贖常住命之重寶何得滅  
佛壽命壞正律儀爲和合海內之死屍作長者園中  
之毒樹衆聖所責諸天所訶善神不親惡鬼削跡居  
國王之地生作賊身處閻羅之鄉死爲獄卒諸有智  
者宜暫思焉  
問空卽罪性業本真如取相增瑕如何懺悔答若煩  
惱道理遣合宜苦業二道須行事懺投身歸命雨淚  
翹誠感佛威加善根頓發似池華得日敷榮若塵鏡  
遇磨光耀三障除而十二緣滅衆罪消而五陰舍空  
最勝王經云求一切智淨智不思議智不動智三藐  
三菩提正偏知者亦應懺悔滅除業障何以故一切  
諸法從因緣生故又經云前心起罪如雲覆空後心  
滅罪如炬破暗須知炬滅暗生要須常然懺炬彌勒  
所問本願經云彌勒大士善權方便安樂之行得致  
無上正真之道晝夜六時正衣束體下膝著地向於  
十方說此偈言我悔一切過勸助衆道德歸命禮諸  
佛令得無上慧大集經云百年垢衣可於一日浣令



鮮淨如是百劫中所集諸不善業以佛法力故善願  
思惟可於一日一時盡能消滅又經云然諸福中懺  
悔爲最除大障故獲大善故論云菩薩懺悔銜悲滿  
目況不蒙大聖立斯赦法抱罪守死長劫受殃婆沙  
論云若人於一時對十方佛前代爲一切衆生修行  
五悔其功德若有形量者三千大千世界著不盡高  
僧傳曇策於道場中行懺見七佛告曰汝罪已滅於  
賢劫中號普明佛思大禪師行方等懺夢梵僧四十  
九人命重受戒倍加精苦了見三生智者大師於大  
蘇山修法華懺證旋陀羅尼辯沙門道超於道場中  
修懺獨言笑曰無價寶珠我今得矣東都英法師講  
華嚴經入善導道場便遊三昧悲泣歎曰自恨多年  
虛廢光陰勞身心耳高僧慧成學窮三藏被思大禪  
師訶曰君一生學問與吾炙手猶未得暖虛喪功夫  
示入觀音道場證解衆生語言三昧經云晝夜六時  
行上法者如持七寶滿闍浮提供養於佛比前功德  
出過其上經云不能生難遭之想今生末世但見遺  
形理宜端肅涕零寫淚歎歎各躬如入廟堂不見戲

父故思大禪師行方等而了見三生高僧曇策入道  
場而親蒙十號智者證旋陀羅尼辯道超獲無價寶  
珠此皆投身懺門歸命佛語致效玄感顯躡聖階是  
以懺悔躋至等覺謂有一分無明猶如微烟故須洗  
滌又法身菩薩尙勤懺悔豈況業繫之身而無重垢  
所以十八不共法中三業清淨唯佛一人南岳大師  
云修六根懺名有相安樂行直觀法空名無相安樂  
行妙證之時二行俱捨  
問結業卽解脫眞源罪垢不住三際何不了無生而  
直滅隨有作而勞功乎答夫罪性無體業道從緣不  
染而染習垢非無染而不染本來常淨業性如是去  
取尤難一切衆生業通三世眞慧不發被二障之所  
纏妙定不成爲五蓋之所覆唯圓乘佛旨須於淨處  
嚴建道場苦到懇誠普代有情勤行懺法內則唯憑  
自力外則全仰佛加遂得障盡智明雲開月朗是以  
非內非外能悔所懺俱空而內而外性罪遮慙宛爾  
故菩薩皆遵至教說悔先罪而不說入過失且登地  
入位尙洗垢以除瑕毛道散心却談虛而拱手

問淨名經云罪性不在內外中間豈是虛誑何堅不信謗正法輪執有所作罪根實乃重增其病答佛語成諦理事分明能拔深疑善開重惑若深信者一聞千悟稱說而行既蕩前非不形後過步步觀照念念無差此乃宿習輕微善根深厚乘戒俱急理行相從斯卽深達教門堅持佛語何須事懺過自不生如若垢重障深智荒德薄但空念一切罪性不在內外中間觀其三業現行全沒根塵法內如說美食終不充飢似念藥方焉能治病若令但求其語而得罪消則一切業繫之人故應易脫何乃積劫生死如旋火輪以知業海渺茫非般若之舟罕渡障山孤峻匪金剛之慧難傾然後身心一如理事雙運方萎苦種永斷業繩所以祖師云將虛空之心合虛空之理亦無虛空之量始得報不相酬又教云淨意如空此有二義一者離虛妄取如彼淨空無有雲翳二者觸境無滯如彼淨空不生障閼既廓心境罪垢何生若能如是名爲依教尙不見無罪豈況有憊耶又罪性本淨是體性淨契理無緣是方便淨因方便淨顯體性淨因

體性淨成方便淨方便淨者力行熏治體性淨者一念圓照本末相應內外更資故須理事相扶成其二淨正助兼懺證此一心設但念空言實難違教不信之謗非此誰耶南山四分鈔問有人言罪不罪不可得名戒者何耶鈔答非謂邪見麤心言無罪也若深入諸法相行空三昧慧眼觀故言罪不可得若肉眼所見與牛羊無異誦大乘語者何足據焉是以理觀苦諦事行須扶如風送船疾有所至猶膏助火轉益光明豈同但保空言全無剋證誑他陷己果沒阿鼻捨身受身神投業網

問唯心淨土周遍十方何得托質蓮臺寄形安養而興取捨之念豈違無生之門欣厭情生何成平等答唯心佛土者了心方生如來不思議境界經云三世一切諸佛皆無所有唯依自心菩薩若能了知諸佛及切一法皆唯心量得隨順忍或入初地捨身速生妙喜世界或生極樂淨佛土中故知識心方生唯心淨土著境祇墮所緣境中旣明因果無差乃知心外無法又平等之門無生之旨雖卽仰教生信其柰力

量未充觀淺心浮境強習重須生佛國以仗勝緣忍  
力易成速行菩薩道起信論云衆生初學是法欲求  
正信其心怯弱以住於此娑婆世界自畏不能常值  
諸佛親承供養懼謂信心難可成就意欲退者當知  
如來有勝方便攝護信心謂以專意念佛因緣隨願  
得生他方佛土常見於佛永離惡道如修多羅說若  
人專念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所修善根迴向願  
求生彼世界卽得往生常見佛故終無有退若觀彼  
佛眞如法身常勤修習畢竟得生住正定故往生論  
云遊戲地獄門者生彼國土得無生忍已還入生死  
國教化地獄救苦衆生以此因緣求生淨土十疑論  
云智者熾然求生淨土達生體不可得卽眞無生此  
謂心淨故卽佛土淨愚者爲生所縛聞生卽作生解  
聞無生卽作無生解不知生卽無生無生卽生不達  
此理橫相是非此是謗法邪見人也群疑論問云諸  
佛國土亦復皆空觀衆生如第五大何得取著有相  
捨此生彼答諸佛諸法不離二諦以眞統俗無俗不  
眞以俗會眞萬法宛爾經云成就一切法而離諸法

相成就一切法者世諦諸法也而離諸法者第一義  
諦無相也又經云雖知諸佛國及與衆生空常修淨  
土行教化諸群生汝但見說圓成實性無相之教破  
偏計所執畢竟空無之文不信說依他起性因緣之  
教卽是不信因果之人說於諸法斷滅相者摩訶衍  
云菩薩不離諸佛者而作是言我於因地遇惡知識  
毀謗般若墮於惡道經無量劫雖未得出復於一時  
依善知識教行念佛三昧其時卽能併遣諸障方得  
解脫有斯大益故不願離佛故華嚴偈云寧於無量  
劫具受一切苦終不遠如來不觀自在力  
問一生習惡積累因深如何臨終十念頓遣答那先  
經云國王問那先沙門言人在世間作惡至百歲臨  
終時念佛死後得生佛國我不信是語那先言如持  
百枚大石置船上因船故不沒人雖有本惡一時念  
佛不入泥犁中其小石沒者如人作惡不知念佛便  
入泥犁中又智度論問云臨死時少許時心云何能  
勝終身行力答是心雖時頃少而心力猛利如火如  
毒雖少能作大事是垂死時心決定勇健故勝百歲

行力是後心名爲大心及諸根事急如人入陣不惜身命名爲健故知善惡無定因緣體空跡有昇沉事分優劣真金一兩勝百兩之疊華燭火微光燄萬仞之積草

問心外無法佛不去來何有見佛及來迎之事答唯心念佛以唯心觀徧該萬法既了境唯心了心卽佛故隨所念無非佛矣般舟三昧經云如人夢見七寶親屬歡喜覺已追念不知在何處如是念佛此喻唯心所作卽有而空故無來去又如幻非實則心佛兩亡而不無幻相則不壞心佛空有無闕卽無去來不妨普見見卽無見常契中道是以佛實不來心亦不去感應道交唯心自見如造罪衆生感地獄相唯識論云一切如地獄同見獄卒等能爲逼害事故四義皆成四義者如地獄中亦有時定處定身不定作用不定皆是唯識罪人惡業心現並無心外實銅狗鐵蛇等事世間一切事法亦復如是然遮那佛土匪局東西若正解了然習累俱殄理量變備親證無生既歷聖階位居不退卽不厭生死苦六道化群生知信

心初具忍力未圓欲拯沈淪實難俱濟無船救溺翅弱高飛臥沉痾而欲離良醫處襁褓而擬拋慈母久遭沉墜必死無疑但得陷已之虞未明利他之分故智論云譬如嬰兒若不近父母或墮坑落井水火等難乏乳而死須常近父母養育長大方能紹繼家業初心菩薩多願生淨土親近諸佛增長法身方能繼佛家業十方濟運有斯益故多願往生又按諸經云生安養者緣強地勝福備壽長蓮華化生佛親迎接便登菩薩之位願生如來之家永處跋致之門盡受菩提之記身具光明妙相跡踐寶樹香臺獻供十方寧神三昧觸耳常聞大乘之法差肩皆隣補處之人念念虛立心心靜慮煩惱滅愛欲泉枯尙無惡趣之名豈有輪迴之事安國鈔云所言極樂者有二十四種樂一欄楯遮防樂二寶網羅空樂三樹陰通衢樂四七寶浴池樂五八水澄漪樂六下見金沙樂七階際光明樂八樓臺陵空樂九四蓮華香樂十黃金爲地樂十一八音常奏樂十二晝夜雨華樂十三清晨策勵樂十四嚴持妙華樂十五供養他方樂十六經

行本國樂十七衆鳥和鳴樂十八六時聞法樂十九  
存念三寶樂二十無三惡道樂二十一有佛變化樂  
二十二樹搖羅網樂二十三千國同聲樂二十四聲  
聞發心樂群疑論云西方淨土有三十種益一受用  
清淨佛土益二得大法樂益三親近佛壽益四遊歷  
十方供佛益五於諸佛所聞授記益六福慧資糧疾  
得圓滿益七速證無上正等菩提益八諸大人等同  
集一會益九常無退轉益十無量行願念念增進益  
十一鸚鵡舍利宣揚法音益十二清風動樹如衆樂  
益十三摩泥水旋宣說苦空益十四諸樂音聲奏衆  
妙音益十五四十八願永絕三塗益十六眞金色身  
益十七形無醜陋益十八具足五通益十九常住定  
聚益二十無諸不善益二十一壽命長遠益二十二  
衣食自然益二十三唯受衆樂益二十四三十二相  
益二十五無實女人益二十六無有小乘益二十七  
離於八難益二十八得三法忍益二十九身有常光  
益三十得那羅延身益如上略述法利無邊聖境非  
虛眞談匪謬何乃愛河浪底沉溺無憂火宅焰中焚

燒不懼密織癡網淺智之刃莫能揮深種疑根汎信  
之力焉能拔遂卽甘心伏意幸禍樂災却非清淨之  
邦願戀恐畏之世焦蛾爛蠶自處餘殃籠鳥鼎魚翻  
稱快樂故知佛力不如業力邪因難趣正因且未脫  
業身終業三障旣不愛蓮臺化質應須胎藏稟心若  
受肉身全身是苦旣沉三界寧免輪迴今於八苦之  
中略標生死二苦一生苦者攬精血爲體處生熟藏  
中四十二變而成幻質上壓穢食下薰臭坑飲冷若  
冰河吞熱如爐炭宛轉迷悶不可具言及至生時衆  
苦無量觸手墮地如活剝牛皮逼窄艱難似生脫龜  
殼銜冤抱恨擬害母身纔觸熱風苦緣頓忘嬰孩癡  
騃水火橫亡脫得成人有營身種業田旣熱愛水頻  
滋無明發生苦芽增長膠粘七識籠罩九居如旋火  
輪循環莫已二死者風刀解身火大燒體聲虛內  
顛魄悸魂驚極苦併生惡業頓現于愁鬱悒萬怖障  
惶乃至命謝氣終寂然孤逝幽途黯黯冥路茫茫與  
昔冤酬皎然相對號天扣地求脫無門隨業淺深而  
歷諸趣或倒生地獄或陰受鬼形忍饑渴而長劫號

咄受罪苦而遍身焦爛未脫二十五有善惡之業靡  
亡這身受報未曾遺失生死海濶業道難窮聲聞尙  
昧出胎菩薩猶昏隔陰況具縛生死底下凡夫寧不  
被生苦所繫死魔所繫故目連所問經云佛告目連  
譬如萬川長注有浮草木前不顧後後不顧前都會  
大海世間亦爾雖有豪華富樂自在悉不得免生老  
病死祇由不信佛經後世爲人更甚困劇不能得生  
千佛國土是故我說無量壽佛國易往易取而人不  
能修行往生反事九十六種邪道我說是人名無眼  
人名無耳人大集月藏經云我末法時中億億衆生  
起行修道未有一得者當今末法現是五濁惡世唯  
有淨土一門可通入路當知自行難圓他力易就如  
劣士附輪王之勢飛遊四天凡質假仙藥之功昇騰  
三島實爲易行之道疾得相應慈旨叮嚀須銘肌骨  
問龐居士云事上說佛國去此十萬里大海渺無邊  
動卽黑風起往者雖千萬達者無一二忽遇本來人  
不在因緣裏如是道會而證往生答若提宗考本尙  
不說有佛有土豈言遠之不遠乎所以天真自具不

涉因緣匪動絲毫常冥真體若約事論故非一等九  
品往生上下俱達或遊化國見佛應身或生報土觀  
佛真體或一夕而便登上地或經劫而方證小乘或  
利根鈍根或定意散意或悟遲速根機不同或華開  
早晚時根有異今古具載凡聖俱至行相昭然明證  
自驗故釋迦世尊親記文殊當生阿彌陀佛土位登  
初地大集經彌勒菩薩問佛未知此界有幾許不退  
菩薩得生彼國佛言此娑婆世界有六十七億不退  
菩薩皆當往生智者大師一生修西方業所行福智  
二嚴悉皆迴向臨終令門人唱起十六觀名乃合掌  
讚云四十八願莊嚴淨土香臺寶樹易到無人火車  
相現一念改悔者尙乃往生況戒定慧薰修行道力  
終不唐捐佛梵音聲終不誑人稱讚淨土經云十方  
恒河沙諸佛出廣長舌相徧覆大千證得往生豈虛  
構哉  
問維摩經云成就八法於此世界行無瘡疣生于淨  
土何等爲八饒益衆生而不望報代一切衆生受諸  
苦惱所作功德盡以施之等心衆生謙下無闕於諸

善惡視之如佛所未聞經聞之不疑不與聲聞而相違背不嫉彼供不高己利而於其中調伏其心常省己過不訟彼短恒以一心求諸功德如何劣行微善而得往生答理須具足此屬大根八法無瑕成就上品如其中下但具一法決志無移亦得下品

門觀經明十六觀門皆是攝心修定觀佛相好諦了圓明方階淨域如何散心而能化往答九品經文自有昇降上下該攝不出二心一定心如修定習觀上品往生二專心但念名號衆善資薰迴向發願得成末品仍須一生歸命盡報精修坐臥之間常面西向常行道禮敬之際念佛發願之時懇苦翻誠無諸異念如就刑戮若在狴牢怨賊所追水火所逼一心求救願脫苦輪速證無生廣度含識紹隆三寶誓報四恩如斯志誠必不虛棄如或言行不稱信力輕微無念念相續之心有數數間斷之意恃此懈怠臨終望往但爲業障所遮恐難值其善友風火逼迫正念不成何以故如今是因臨終是果應須因實果則不虛聲和則響順形直則影端故也如要臨終十念成就

但預辦津梁合集功德迴向此時念念不虧却無慮矣夫善惡二輪苦樂二報皆三業所造四緣所生六因所成五果所攝若一念心瞋恚邪至即地獄業慳貪不實即餓鬼業愚癡暗蔽即畜生業我慢貢高即修羅業堅持五戒即人業精修十善即天業證悟人空即聲聞業知緣性離即緣覺業六度齊修即菩薩業真慈平等即佛業若心淨即香臺寶樹淨利化生心垢則丘陵坑坎穢土稟質皆是等倫之果能感增上之緣是以離自心源更無別體維摩經云欲得淨土但淨其心隨其心淨即佛土淨又經云心垢即衆生垢心淨故衆生淨華嚴經云譬如心王寶隨心見衆色衆生心淨故得見清淨刹大集經云欲淨汝界但淨汝心故知一切歸心萬法由我欲得淨果但行淨因如水性趣下火性騰上勢數如是何足疑焉

萬善同歸集卷第二

音釋

徇似閨切順也

懼音劬

貺許誑切賜也

黯烏咸切黑也

漪於宜切皮動貌

### 萬善同歸集卷第三

杭州慧日永明寺智覺禪師 延壽 述

夫性起菩提真如萬行終日作而無作雖無行而徧行若云有作卽同魔事或執無行還歸斷滅故知自心之外無法建立十身具足四土圓收雖總包含不壞內外皆稱法界豈隔有無空中具方便之慧不著於有有中運殊勝之行不墮於無是以卽理之事行成無閔卽事之理行順真如相用無虧體性斯在夫化他妙行不出十度四攝之門利己真修無先七覺入正之道攝四念歸於一實總四勤不出一心嚴淨五根成就五力若論施則內外咸捨言戒則大小兼持修進則身心並行具忍則生法俱備般若則境智無二禪定則動寂皆平方便則普照塵勞發願則徧含法界具力則精通十力了智則種智圓成愛語則

△開經

俯順機宜同事則能隨行業運慈則冤親普救說法則利鈍齊收七覺則沈掉靡生入正則邪倒不起乃至備脩三堅之妙行具足七聖之法財秉持三聚之律門圓滿七淨之真要悟天行契自然之本理脩梵行斷塵習之根源現病行憩聲聞於化城示兒行引凡夫於天界歷五位菩提之道入三德涅槃之城鍊三業而成三輪離三受而圓三念因從三觀薰發果具五眼圓明方能遊戲神通出入百千三昧淨佛國土履踐無閔道場然後普應諸方現十身之妙相徧照法界然四智之明燈感應道交任他限量不動本際跡應方圓凡有見聞皆能獲益云云自彼於我何爲斯皆積善之所熏成此無緣之大化還源觀云用則波騰海沸全真體以運行體則鏡淨水澄舉隨緣而會寂肇師云統萬行則以權智爲主樹德本則以六度爲根濟蒙惑則以慈悲爲首語宗極則以不二爲言此皆不思議之本也至若借座燈王請飯香土室包乾象手接大千皆不思議之迹也然幽閑雖啓聖應不同非本無以垂迹非迹無以顯本本迹雖殊



而不思議一也

問身爲道本縛是脫因何得然指燒身背道修道高僧傳內小乘律中貶斥分明奚爲聖典答亡身沒命爲法耐恩冥契大乘深譜正教大乘梵網經云若佛子應行好心先學大乘威儀經律廣開解義味見後新學菩薩有從百里千里來求大乘經律應如法爲說一切苦行若燒身燒臂燒指若不燒身臂指供養諸佛非出家菩薩乃至餓虎狼師子一切餓鬼悉應捨身肉手足而供養之然後一一次第爲說正法使心開意解若不如是犯輕垢罪大乘首楞嚴經云佛告阿難若我滅後其有比丘發心決定脩三摩地能於如來形像之前身然一燈燒一指節及於身上爇一香炷我說是人無始宿債一時耐畢長揖世間永脫諸漏雖未卽明無上覺路是人於法已決定心若不爲此捨身微因縱成無爲必還生人酬其宿債如我馬麥正等無異所以小乘執相制而不開大教圓通本無定法菩薩善戒經云聲聞戒急菩薩戒緩聲聞戒塞菩薩戒開又經云聲聞持戒是菩薩破戒此

之謂也若依了義經諸佛悅可執隨宜說衆聖悲嗟祇可歎大褻圓自他兼利豈容執權滯小木跡雙迷問五熱炙身投崖赴火九十六種干土同訶幸有正科何投邪轍答智論云佛法有二種道一畢竟空道二分別好惡道若畢竟空道者凡夫如卽漏盡解脫如如來語卽提婆達多語無二無別一道一源是以地獄起妙覺之心佛果現泥犁之界若捨邪趨正邪正俱非離惡著善善惡咸失若分別好惡道者愚智不等真俗條然玉石須分金鎗可辨且約脩行門內昇降位中自有內外宗徒邪正因果善須甄別不可雷同且教申毀讚之文的有抑揚之旨執卽成滯了無不通四悉對治縱奪料簡若云總是泥乾成正真之道諸佛錯訶若說俱非藥王墮顛倒之憊諸佛錯讚是以與邪則成無益之行廢正則斷方便之門須曉開遮寧無去取且內有外人遺身各有二意內教二者一明自他性空無法我二執不見所供之境亦無能燒之心二惟供三寶深報四恩以助無上菩提不希人天果報外道二者一身見不亡轉增我慢迷

無作之智眼起有得之能心二惟貪現在名聞祇規後世福利或願作刹利之主或求生廣果之天所以台教釋藥王焚身品云境智不二能所斯亡以不二觀觀不二境成不二行會不二空作是觀時若爲法界見聞者益故曰乘乘所以投岩無招外行之論迺火不爲內衆之譏良由內有理觀外曉期心故勝熱息善財之疑尼乾生嚴熾之解篤論其道行方有尅心正行正智邪事邪行不可廢智不可忘後學之徒無失法利文殊問經云菩薩捨身非是無記惟得福德是煩惱身滅故得清淨身譬如垢衣以灰汁浣濯垢滅衣在若得圓旨明斷皎然請鑿斯文以爲龜鏡問住相布施果結無常增有爲之心背無爲之道爭如理觀福等虛空故經云佛言非我而能順理何堅執事緣塵而不觀心達道乎答若約觀心寓目皆是既云達道舉足寧非菩薩萬行齊興四攝廣被不可執空害有守一疑諸華嚴經云受一非餘魔所攝持是以捨邊趣中還成邪見不可據宗據令認妙認玄識相施爲陰界造作應須隨機遮照任智卷舒於空

有二門不出不在真俗二諦非卽非離動止何乖圓融無闕大凡諸佛菩薩修進之門有正有助有實有權理事齊修乘戒兼急悲智雙運內外相資若定立一宗是魔王之種或亡泯一切成已見之愚故大集經云有二行緣空直入名爲慧行帶事兼脩是行行善提論有二道一方便道知諸善法二智慧道不得諸法又經云二如因中如如而無染果中如如而無垢又二心自性清淨心本有之義離垢清淨心究竟之義起信論立二相一同相平等性義二異相幻差別義台教有二善達能所空名止善方便勸修名行善

問祖佛法要惟立一乘或云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或云一切無闕人一道出生死如何廣陳差別立二法門惑亂正宗起諸邪見答諸佛法門雖成一種約用分二其體常同如一心法立真如生滅二門則是二諦一乘之道今古恒然無有增減是以總別互顯本末相資非總無以出別非別無以成總非本無以垂末非末無以顯本故知隻翼難冲孤輪匪運惟

真不立單妄不成約體則差而無差就用則不別而別一二無闕方入不二之門空有不乖始蹈真空之境

問事則分位差別理惟一味湛然性相不同云何無闕答能依之事從理而成所依之理隨事而現如千波不闕一濕猶衆器匪隔一金體用相收卷舒一際若約圓旨不惟理事相即要理理相即亦得事事相即亦得理事不即亦得故稱隨緣自在無闕法門又且諸佛化門檀施一法爲十度之首乃萬行之先入道之初因攝生之要軌大論云檀爲寶藏常隨逐人檀爲破苦能與人樂檀爲善御開示天道檀爲善府攝諸善人檀爲安隱臨命終時心不怖畏檀爲慈相能濟一切檀爲集樂能破苦賊檀爲大將能伏慳敵檀爲淨道賢聖所由檀爲積善福德之門檀能全覆福樂之果檀爲涅槃之初緣入善人衆中之要法稱譽讚歎之淵府處衆無難之功德心不悔恨之窟宅善法道行之根本種種歡樂之林藪富貴安隱之福田得道涅槃之津濟六行集云若凡夫施時起慢心

成罪行起敬心成福行若二乘施時惟觀塵動轉小菩薩施時念色體空大菩薩施時知心妄見若佛謂證惟心離念常淨是知一布施門六行成別豈可雷同一時該下亦有內施外施理檀事檀證用更資本末互顯據理沈斷執事墮常理事融通之超二患且諸佛聖旨核算施中理檀爲先內施偏重故法華經云佛言若有發心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能然手指乃至足一指供養佛塔勝以國城妻子及三千大千國土山林河池諸珍寶物而供養者智論云若人捨身勝過閻浮提滿中珍寶則知利口輕言易述全身重寶難傾保命情深好生意切直得三輪體寂猶爲通教所收況乃取捨情生豈得成其淨施且圓教施門偏含法界乃何事而不備何理而不圓菩薩照理而不却事鑒事而不捐理弘之在人曷滯於法若離理有事事成定性之愚若離事有理理成斷滅之執若著事而迷理則報在輪迴若體理而得事則果成究竟故法華經云又見菩薩頭目身體欣樂施與求佛智慧若捨身是邪何成佛慧故知毫善趣果

弘深以此度門標因匪棄如釋迦佛捨身命時度度皆證法門或得柔順忍或入無生法忍等大凡菩薩所作皆了無我無性涉事見理遇境知空不同凡夫造其罪福不解因果善惡無性是爲迷事取性常緊三有

問經云以三恒河沙身命布施不如受持四句偈故知般若功深施門力劣何得違宗越理枉力勞神可謂期悟遭迷求昇反墜矣答得理則萬行方成知宗乃千途不滯不可去彼取此執是非須履無閔之門善入徧行之道是以過去諸佛本師釋迦從無量劫來捨無數身命或爲求法則出髓而剗身或爲行慈則施鷹而飼虎般若論云如來無量劫來捨身命財爲攝持正法正法無有邊際卽無窮之因得無窮之果果卽三身也乃至西天此土菩薩高僧自古及今遺身不少皆遵釋迦之正典盡效藥王之遺風高僧傳謫法師入南山自剗身肉布於石上引腸掛樹捧心而卒書偈於石云願捨此身已早令身自在法身自在已在在諸趣中隨有利益處護法救衆生又

復業應盡有爲法皆然三界皆無常時來不自在他殺及自死終歸如是處智者所不樂業盡於今日又僧崖菩薩燒身云代一切衆生苦先燒其手衆人問曰菩薩自燒衆生罪熟各自受苦何由可代答曰猶如燒手一念善根卽能滅惡豈非代耶又告衆曰我滅度後好供養病人並難可測其本多是諸佛聖人乘權應化自非大心平等何能恭敬此是實行也天台宗滿禪師一生講誦蓮經感神人現身正定經呪文字後焚身供養法華經又智者門人淨辯禪師於懺堂前焚身供養普賢菩薩雙林傳大士欲焚身救衆生苦門人等前後四十八人代師焚身請師住世教化有情傳記廣明不能備引若云諸聖境界示現施爲則聖有誑凡之憾凡無卽聖之分教網虛設方便則空本爲接後逗前令凡實證設是示現權施亦令後人做倣不可將邪倒之法賺人施行大聖眞慈終不虛誑是以八萬法門無非解脫一念微善皆趣眞如自有初心後心生忍法忍未必將高斥下以下凌高善須知時自量根力不可評他美惡強立是非

言是禍胎自招來業且如得忍菩薩雖證生法二空  
爲利他故破慳貪垢尙乃燒臂焚身如藥王菩薩僧  
崖之類若未具忍者雖知以智慧火焚煩惱薪了達  
二空不生身見其或現行障重未得相應起勇猛心  
運真實行耐恩供佛代苦行慈欲成助道之門不起  
希求之想若不欺誑事不唐捐脫或智眼未明猶生  
我執但求因果志不堅牢疑傲先宗不在此限夫衆  
生根機不同所尙各異故經云佛言若衆生以虛妄  
而得度者我亦妄語是知事出千巧理歸一源皆是  
大慈善權方便或因捨身命而頓入法忍或一心禪  
定而豁悟無生或了太清淨而證實相門或作不淨  
觀而登遠離道或住七寶房舍而階聖果或處塚間  
樹下而趣涅槃是以塵沙度門入皆解脫無邊教網  
了卽歸真大聖垂言終不虛設譬如涉遠以到爲期  
不取途中強論難易故知醫不專散天不長晴應須  
丸散調停陰陽兼濟遂得衆疾同愈萬物齊榮皆是  
權施實無定法隨其樂欲隨其便宜惟取證道爲心  
不揀入門靈細若於圓教四門生著猶爲藏教初門

所治故菩薩所行檀度之門如囚因廁孔而得出似  
病服不淨而獲痊非觀無以拔三毒之病根非行無  
以超三界之有獄書云獲鳥者羅之一目不可以一  
目爲羅治國者功在一人不可以一人爲二是以衆  
行俱備萬善齊脩一行歸源千門自正經明十二因  
緣是一法以四等觀者得四種菩提若惟取上上根  
人則中下絕分故弘半教有成滿之功至寶所因化  
城之力豈可捨此取彼執實謗權順棄機緣滅佛方  
便故云縱實分權權是實權開權顯實實是權實如  
迷權實二門則智不自在大論云衆生種種因緣得  
度不同有禪定得度者有持戒說法得度者有光明  
觸身得度者譬如城有多門入處各別至處不異所  
言般若功深者然般若孕聖弘賢含靈蘊妙標之則  
爲宗爲首爲導爲依融之則觸境該空無非般若故  
經云色無邊故般若無邊肇論云三毒四倒皆悉清  
淨何獨尊淨於般若今何取捨而欲逃空避影乎且  
諸佛密意詮旨難裁空拳誑小兒誘度於一切無有  
決定法故號大菩提不知般若若有破著之功教中偏

讚却乃隨語生見是以依方故迷故般若能導萬行若無萬行般若何施偏嚼譬而飲鹹失味致患專抱空而執斷喪智成憊智論云帝釋意念若般若是究竟法者行人但行般若何用餘法佛答菩薩六波羅蜜以般若波羅蜜用無所得法和合故此卽是般若波羅蜜若但行般若不行餘法則功德不具足不美不妙譬如惡人不識飯食種具間譬是衆味主便純飲醬失味致患行者亦如是欲除著心故但行般若反墜邪見不能增進善法若與五波羅蜜和合則功德具足義味調適楞伽山頂經云菩薩速疾道有二一方便道者能爲因緣二般若道者能至寂滅是以般若無方便溺無爲之坑方便無般若陷幻化之網二輪不滯一道無虧權實雙行正宗方顯住無所住佛事所以兼修得無所得智心所以恒寂

問教祇令觀身無我了本無生既達性空何存身見而欲妄想仍須捨乎答理中非有事上非無從緣幻生雖無作者善惡無性業果宛然從無始際喪無數身但續俱生無利而死今捨父母遺體豈是己身若

一念圓脩戒定慧等微妙善心方眞己體今所捨者乃是緣生然於事中且爲利益而死況正當無明煩惱三障二死所纏何乃說空誰當信受是以佛法貴在行持不取一期口辯如蟲食木偶得成文似鳥言空全無其旨煩惱不滅我慢翻增是惡取邪空非善達正法須親見諦言行相應但縱妄語麤心豈察潛行密用古德云說取千尺萬尺行取一寸半寸又經云言雖說空行在有中寶積經云佛言若不修行得菩提者音聲言說亦應證得無上菩提作如是言我當作佛我當作佛以此語故無邊衆生應成正覺故知行在言前道非心外又經云佛言學我法者惟證乃知是以劇惡不如微善多虛不如少實但能行者不棄於小心縱空說者徒標於大意若未契眞如之用順法性而行惟得上慢之心自招認罔之咎是以仁王列五忍之位智者備六卽之文行位分明豈可叨蓋何不入平等觀起隨喜心積衆善之根成大慈之種經云然一指節熬一炷香尙滅積劫之憊瑕或散一花暫稱一佛畢至究竟之果位首楞嚴經云菩

墮同事尙作奸偷屠販淫女寡婦靡所不爲無生義  
云離相無住行人不住涅槃能普現色身在有爲中  
能貴能賤能凡能聖行仁義之道悲濟十方盡未來  
際又云凡地修聖行果地習凡因未具佛法亦不滅  
受而取證也明知真是俗眞俗是眞俗執卽塵勞通  
爲佛事入法性三昧無一法可嫌證無邊定門無一  
法可棄勝負既失取捨全乖不可障他菩提滅自善  
本又縱了非身深窮實相不滯心境決定無疑雖知  
一切有爲猶如空中鳥跡尙須地地觀練對治習氣  
非無況堅執四倒之愚深陷入邪之網持此穢質廣  
作貪淫被幻網所籠爲情色所醉汨沒生死沉淪苦  
輪者歟所以大覺深嗟廣垂毀擯諸聖捨身之際無  
不先訶如以毒藥而換醍醐似將瓦器而易珍寶故  
寶積經云觀身有四十種過患或云貪欲之獄恒爲  
煩惱之所繫纏臭穢之坑常被諸蟲之所啖食似行  
廁而五種不淨若漏囊而九孔常穿噴毒毒地起害  
心而傷殘慧命愚癡羅刹執我見而吞瞰智身猶惡  
賊而擧世皆嫌類死狗而諸賢並棄不堅如芭蕉水

沫無常似燄影電光雖灌暎而反作冤讎每將養而  
罔知恩報廣誦非一難可具言若不審此深憊遂乃  
廣興惡業迷斯爲是而不進脩則智行兩虧理事俱  
失須先厭患苦切對治知非而欲火潛消了本而眞  
源自現故法華經云猶如三界火宅所燒何由能解  
佛之智慧

問身雖虛假衆患所纏然因此幻形能成道果經云  
不入煩惱大海不得無價寶珠若欲捨之恐成後悔  
答夫生必滅有相皆空若於三寶中志誠歸向起一  
捨心猶勝世間虛生浪死則能以無常體得金剛體  
以不堅身易堅固身取捨二途須憑智照

問安心入道須順眞空起行度生全歸世諦但了法  
性以辯正宗何乃斥實憑虛喪本趣末有爲擾動造  
作紛紜汨亂眞源昏濁心水答第一義中眞亦不立  
平等法界無佛衆生俗諦門中不捨一法凡興有作  
佛事門收是以諸佛常依二諦說法若不得世諦不  
得第一義諦唯識論云撥無二諦是惡取空諸佛說  
不可治者金剛經云發阿耨菩提心者於法不說斷

滅相賢首國師云真空不壞緣起業果是故尊卑宛然金剛三昧論云真俗無二而不守一由無二故則是一心不守一故舉體爲二華嚴經云譬如虛空於十方中若去來今求不可得然非無虛空菩薩如是觀一切法皆不可得然非無一切法如實無異不失所作普示修行菩薩諸行不捨大願調伏衆生轉正法輪不壞因果又云菩薩摩訶薩了達自身及以衆生本來寂滅不驚不怖而勤修福智無有厭足雖知一切法無有造作而亦不捨諸法自相雖於諸境界永離貪欲而常樂瞻奉諸佛色身雖知不由他悟入於法而種種方便求一切智雖知諸佛國土皆如虛空而常樂莊嚴一切佛刹雖恒觀察無人無我而教化衆生無有疲厭雖於法界本來不動而以神通智力現衆變化雖已成就一切智智而脩菩薩行無有休息雖知諸法不可言說而轉淨法輪令衆生喜雖能示現諸佛神力而不厭捨菩薩之身雖現入於大涅槃而一切處示現受生能作如是權實雙行法是佛業是以若發果排因卽空見外道據體絕用是趣

寂聲聞又若立正宗何法非宗既論法性何物非性從迷破執則權立是非從悟辯同實無取舍今所論者不同凡夫所執事相又非三藏菩薩偏假離真及通教聲聞但空滅相若離空之有乃妄色之因若離有之空歸灰斷之果今則性卽相之性故有闕繁與相卽性之相故無虧湛寂境是不思議境空是第一義空舒卷同時卽空而常有存泯不壞卽有而常空故台教云如鏡有像瓦礫不現中具諸相但空卽無微妙淨法身具相三十二清涼國師云凡聖交徹卽凡心而見佛心理事雙修依本智而求佛智古德釋云禪宗失意之徒執理迷事云性本具足何假修求但要亡情卽眞佛自現學法之輩執事迷理何須孜孜修習理法合之雙美離之兩傷理事雙修以彰圓妙休心絕念名理行興功涉有名事行依本智者本覺智此是因智此虛明不昧名智成前理行亡情顯理求佛智者卽無障闕解脫智此是果智約圓明決斷爲智成前事行以起行成果故此則體性同故所以依之相用異故所以求之但求相用不求體性前



亡情理行卽是除染緣起以顯體性與功事行卽是發淨緣起以成相用無相宗云如上所說相用可然但依本智情亡則相用自顯以本具故何須特爾起於專行圓宗云性證本具亡情之時但除染分相用自顯真體若無事行彼起淨分相用無因得生如金中雖有衆器除礦但能顯金若不施功造作無因得成其器豈金出礦已不造不作自然得成於器若亡情則不假事行佛令具修豈不虛勞學者是以入地已能離念佛勸方令起於事行知由離念不了所以文云法性眞常離心念二乘於此亦能得不以此故爲世尊但以甚深無閔智七勸皆是事行故是知果佛須性相具足因行必須事理雙修依本智如得金修理行如去礦修事行如造作求佛智如成器也慈愍三藏錄云若言世尊說諸有爲定如空華無有一物名虛妄者虛妄無形非解脫因如何世尊勸諸弟子勤修六度萬行妙因當證菩提涅槃之果豈有智者讚乾闥婆城堅實高妙復勸諸人以兔角爲梯而可登陟乎由此理故雖是凡夫發菩提心行菩薩行

雖然有漏修習是實是正有體虛妄非如龜毛空無一物說爲虛妄皆是依他緣生幻有不同無而妄計若如是解者常行於相相不能閱速得解脫迷情局執於教不通雖求離相恒被相拘無有解脫又云若三世佛行執爲妄想憑何修學而得解脫不依佛行別有所宗皆外道行古德云若一向拱手自取安隱不行仁義道卽闕莊嚴多劫亦不成但實際不受一塵佛事不捨一法還源觀云眞該妄本行無不修妄徹眞源相無不寂又云眞如之性法爾隨緣萬法俱興法爾歸性祖師傳法偈云心地隨時說菩提亦祇寧事理俱無閔當生卽不生故知眞不守性順寂而萬有恒與緣不失體任動而一空恒寂問思益經云入正位者不從一地至十地楞伽經云寂滅眞如有何次第古德云寧可永劫沉淪終不求諸聖解脫又云任汝千聖現我有天眞佛何乃捏目生華強分行位答若心冥性佛理括眞源豈假他緣尙猶忘己若隨智區分於無次第中而立次第雖似昇降本位不動夫聖人大寶曰位若無行位則是天

魔外道若約圓融門則順法界性本自清淨若約行布門則隨世諦相前後淺深今圓融不礙行布顯成諸行一地卽一切地故若行布不礙圓融偏成諸行增進諸位功德故點空論位常居中道不有而有階降歷然有而不有泯然虛靜故般若經云須菩提問佛若諸法畢竟無所有云何說有一地乃至十地佛言以諸法畢竟無所有故則有菩薩初地至十地若諸法有決定性者則無一地乃至十地是以三十七品菩薩履踐之門五十二位古佛修行之路從初念處一念圓修迄至十八不共練磨三業究竟清淨問真源自性本自圓成何籍修行廣興動作經云見苦斷集證滅修道名爲戲論若起妄修行何當契本答起信論云以有妄想心故能知名義爲說真覺亦因真如內熏令此無明而有淨用復因諸佛言教力內外相資令此安心自信己身有真如性能起種種方便修諸對治此能修行則是信有真如由未證真不名無漏妄念若淨真性自顯又雖修無性不閱真修從妄顯真因識成智猶如影像能表鏡明若無塵

勞佛道不立古德云真妄二法同是一心妄攬真成無別妄故真隨妄現無別真故又真外有妄理不徧故妄外有真事無依故又若執本淨是自性癡若假外修是他性癡苦內外相資是共性癡若本末俱遣是無因癡長者論云若一槩皆平則無心修道應須策修以至無修方知萬法無修寶積經云若無正修者猫兔等亦合成佛以無正修故台教云行能成智行滿智圓智能顯理窮智寂相須之道與廢不無因權顯實實立權亡約妄明真真成妄泯權妄既寂真實亦空非妄非權何真何實牛頭融大師云若言修生則造作非真若言本有則萬行虛設問一切凡夫常在於定何須數息入觀而無繩自縛乎答若法性三昧何人不具若論究竟定門惟佛方備等覺菩薩尙乃不知散心凡夫豈容測度故文殊云譬如人學射從麤至細後乃所發皆中我亦如是初學三昧諦緣一境後入無心三昧始一切時中常與定俱所以不淨假觀數息妙門是入甘露之津出生死之徑故龍樹祖師云觀佛十力中二力最大因

業力故入生死因定力故出生死正法念經云救四天下人命不如一食頃端心正意是以在纏真如昏散皆具出纏真如定慧方明總別條然前後無蓋何專理是寧事是非

問菩薩大業以攝化爲基何乃獨宿孤峯入深蘭若既違本願何成利人答菩薩本爲度他是以先修定慧空閑靜處禪觀易成少欲頭陀能入聖道法華經云又見菩薩勇猛精進入於深山思惟佛道

問多聞廣讀習學記持狗義窮文何當見性答若隨語生見齊文作解執詮忘旨逐教述心指月不分卽難見性若因言悟道藉教明宗諦入圓詮深探佛意卽多聞而成寶藏積學以爲智海從凡入聖皆因立學之力居危獲安盡資妙智之功言爲入道之階梯教是辯正之繩墨華嚴經云欲度衆生令住涅槃不離無障闋解脫智無障闋解脫智不離一切法如實覺一切法如實覺不離無行無生行慧光無行無生行慧光不離禪善巧決定觀察智禪善巧決定觀察智不離善巧多聞菩薩如是觀察了知已倍於正法

勤求脩習日夜惟願聞法喜法樂法依法隨法解法順法到法住法行法苦薩如是勤求佛法所有珍財皆無吝惜不見有物難得可重但於能說佛法之人難遭想法華經云若有利根智慧明了多聞強識乃可爲說論云有慧無多聞是不知實相譬如大暗中目無所見多聞無智慧亦不知實相譬如大明中有燈而無目多聞利智慧是所說應受無聞無智慧是名人身牛故圓教二品方許兼讀誦位居不退始聞法無厭聞有助觀之力學成種智之功不可作牛羊之眼罔辨方隅處愚癡之心不分菽麥乎

問靈知不昧妙性常圓何假參尋徧求知識答一切衆生悟裏生迷真中起妄祇爲不覺須假發揚法華經云佛曾親近百千萬億無數諸佛盡行諸佛無量道法勇猛精進名稱普聞又云善知識者是大因緣所謂令得見佛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華嚴經云譬如暗中寶無燈不可見佛法無人說雖智不能了又云不要三千大千世界滿中珍寶惟願樂聞一句未聞佛法又云雖知諸法不由他悟而常尊敬諸

善知識起信論云又諸佛法有因有緣因緣具足乃  
得成辦如木中火性是火正因若無人知不假方便  
能自燒木無有是處衆生亦爾雖有正因熏習之力  
若不過諸佛菩薩善知識等以之爲緣能自斷煩惱  
入涅槃者則無是處法句經云如麁香之紙繫魚之  
索佛語諸比丘夫物本淨皆由因緣以興罪福近賢  
明則道義隆友愚暗則殃禍集譬如紙索近香則香  
繫魚則臭漸染旣習各不自覺頌曰鄙夫染人如近  
臭物漸迷習非不覺成惡賢夫染人如附香熏進智  
習善行成芳潔首楞嚴經云佛告阿難一切衆生從  
無始來種種顛倒業種自然如惡又聚諸修行人不  
能得成無上菩提乃至別成聲聞緣覺及成外道諸  
天魔王及魔眷屬皆由不知二種根本錯亂修習猶  
如煮炒欲成嘉饌縱經塵劫終不能成是知初心須  
親道友以辨邪正方契真修或涉權門日劫相倍若  
得圓旨不枉功程直至道場永無疑悔及至自悟之  
時惟證無師自然之智決定不從人得  
問說法爲人雖成大業未齊極地恐損自行登地菩

薩尙被佛訶未證凡夫如何開演答台教初品卽是  
凡夫若信入圓門亦可說法以凡夫心同佛所知用  
所生眼齊如來見般若經中校量正憶念自修行般  
若之福不如廣爲人天巧說譬喻令人易解般若  
其福最勝經云其人戒足雖羸劣善能說法利多人  
若有供養是人者則爲供養十方佛未曾有經云說  
法有二大因緣一者開化天人福無量故二者爲報  
施食恩故豈得不說又財施如燈但明小室法施若  
日遠照天下大方廣總持經云佛言善男子佛滅度  
後若有法師善隨樂欲爲人說法能令菩薩學大乘  
者及諸大衆有發一毛歡喜之心乃至暫下一滴淚  
者當知皆是佛之神力但見解不謬冥契佛心雖爲  
他人亦乃化功歸己既能助道又報佛恩儻不涉名  
聞實一毫不棄至於傳持法寶講唱大乘制論釋經  
著文解義拔不信之疑箭照愚暗之智光建法垣增  
續佛壽命或取經西土求法遐方或翻譯大乘潤文  
至教或廣行經呪徧施受持開法施之門續傳燈之  
燄能將甘露沃枯渴之心善使金錘扶癡盲之眼經

云假使頂戴經塵劫身為牀座徧三千若不傳法度衆生決定無能報恩者

問何不一法頓悟萬行自圓而迂迴漸徑勤勞小善乎禪宗一念不生一塵不現若爭馳競水競執空華以幻修幻終無得理答諸佛了幻方能度幻衆生菩薩明空是以從空建立涅槃經云佛言一切諸法皆如幻相如來在中以方便力無所染著何以故諸佛法爾中論云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是以頓如種子已包漸似芽莖旋發又如見九層之臺則可頓見要須躡階而後得昇頓了心性卽心是佛無性不具而須積功徧修萬行又如磨鏡一時徧磨明淨有漸萬行頓修悟則漸勝此名圓漸非是漸圓亦是無位中位無行中得是以徹果該因從微至著皆須善慈根力乃能自利利他故九層之臺成於始質千里之程託於初步滔滔之水起於濼觴森森之樹生於毫末道不遺於小行暗弗拒於初明故一句染神歷劫不朽一善入心萬世匪忘涅槃經云佛說脩一善心破百種惡如少金剛能壞須彌亦如少火能燒一切

如少毒藥能害衆生少善亦爾能破大惡日摩尼寶經云佛告迦葉菩薩我觀衆生雖復數千巨億萬劫在欲愛中爲罪所覆若聞佛經一反念善罪卽消盡大智度論云如來成道時有十種微笑而觀世間有小因大果小緣大報如求佛道讚一偈一稱南無佛燒一捻香必得作佛何況聞知諸法實相不生不滅不不生不滅而行因緣業亦不失以是故笑古德問云達磨不與梁帝說功德因緣而云無耶菩薩捨國城建塔廟豈虛設乎答大師此說不壞福德因果武帝不達有爲功德而有限劑空無相編不可思量破他貪著如不貪著盡是無爲菩薩亦作輪王如是福報因果歷然可是無耶若達理者處之與法界同量無有竭盡若不達理卽是有爲輪迴之報不應貪著忠國師云諸佛菩薩皆具福智二嚴豈是撥無因果但勿以理滯事以事妨理終日行而不乖於無行也生法師問云何彈指合掌無非佛因耶答一切法皆無定性而所適隨緣若以貪爲緣卽適人天之報若迴向善提爲緣卽成佛果之報眞如尙不守自性

而況此微善乎

萬善同歸集卷第三

音釋

撥補末切治也

閱五載切止也

實其貴切上籠也

萬善同歸集卷第四

又云萬善理同無漏者夫萬善本有皆資理發理既無異善豈容二本如來藏性爲萬善之因亦名正因親生萬善台教云如輕小善不成佛是滅世間佛種又云善機有二一感人天華報二感佛道果報若以佛眼圓照衆生萬善究竟得佛一大事出世之正意荆溪尊者云一毫之善本趣菩提如操刀執炬得其要柄若以相心如把刃抱火法華經中明散心念佛小音讚歎指甲畫像聚沙成塔漸積功德皆成佛道

大悲經云佛告阿難若有衆生於諸佛所一發信心種少善根終不敗亡假使久遠百萬億那由他劫彼一善根必得涅槃如一滴水投大海中雖經久遠終不虧損是以大聖順機曲應大小不忘接後逗前半滿豈廢或讚小而引歸深極或訶半而恐滯初門黃葉寧金空拳豈實皆是抑揚之意權施誘度之恩而不得教旨者但執方便之言互相是非確定取捨或執小滯大違失本宗或據大妨小而虧權慧又雖然宗大大旨焉明徒云斥小小行空失運意則承虛託假出語則越分過頭斷正法輪謗大般若深憊極過莫越於斯歷劫何窮長淪無間淨名經云無方便慧縛有方便慧解無慧方便縛有慧方便解豈可執權謗實害有賓無但大小雙弘空有俱運一心三觀卽無過矣是以順法體則纖毫不立隨智用則大業恒興體不離用故寂而常照用不離體故照而常寂是以常體常用恒照恒寂若會旨歸宗則體用俱離何照何寂曷乃據體而碍用執性而壞緣理事不融真俗成隔則同體之悲絕運無緣之慈靡成善惡既

不同觀冤親何能普救過之甚矣失莫大焉又先德云夫善知識者雖明見佛性與佛同等若論其功未齊諸聖須從今日步步資熏又古德云童子比丘還債雖不得理猶有行門今時多有學人二事俱失故知見性未諦但是隨語依通及檢時中正助皆喪是以先聖終不浪階撫臆捫心豈可容易是以六卽揀蓋十地辨功若以卽故何凡何聖若論六故凡聖天隔又若論其理初地卽具足一切地若言其行後地則倍倍超前祇如纔登八地一念利生下地多劫不及

問善惡同源是非一旨云何棄惡崇善而違法性乎答若以性善性惡凡聖不移諸佛不斷性惡能現地獄之身闡提不斷性善常具佛果之體若以修善修惡就事卽殊因果不同愚智有別修一念善遠階覺地起一念惡長沒苦輪若以性從緣雖同而異若泯緣從性雖異而同故禪門秘要經云佛言善惡業緣本無有異雖復不異不共俱止華嚴經云如相與無相生死及涅槃分別各不同智無智如是故知教旨

如鏡何所疑焉

問若分修性則善惡二途乖平等之慈失偏行之德答自行須離約法卽分化他等觀在人何別是以初心自利則損益兩陳究竟利他則善惡同化如夜行險道以惡人執燭豈可以人惡故而不隨其照善薩得般若之光終不捨惡華嚴經云捨惡性人遠懈怠者輕慢亂意譏嫌惡慧是爲魔業台教云惡是善資無惡亦無善法華經云惡鬼入其身罵詈毀辱我等念佛故皆當忍是事惡不來加不得用念用念由於惡加又威音王佛所著法之衆聞不輕言罵詈捶打由惡業故還值不輕不輕教化皆得不退又提婆達多是善知識書云善者是惡人之師惡者是善人之資故知惡能資善非能通正豈有一法而可捨乎問無緣不強化機熟自相應若愚惡不信之人如何誘度答捨愚從智平等理乖棄惡歸善同體悲廢衆生本妙不可度量忽遇因緣機發不定設未得度亦得度緣以此而推應須等化

問若修衆善之門須與樂欲之念憎愛二苦能障寂

滅善提取捨兩情豈成無閔解脫答涅槃經云一切衆生有二種愛一者善愛二者不善愛不善愛者惟愚求之善法愛者諸菩薩求華嚴經云廣大智所說欲爲諸法本應起勝希望志求無上覺又云斷善法欲是菩薩魔事是以入道之初欲爲道本至其極位法愛須忘階降宛然初後不濫

問人法本空身心自離既無能作誰行衆善乎答涅槃經云雖本自空亦由菩薩修空見空又師子吼菩薩言世尊衆生五陰空無所有誰有受教修習道者佛言善男子一切衆生皆有念心慧心發心勤精進心信心定心如法等法雖念念滅猶故相似相續不斷故名修道乃至如燈雖念念滅而有光明除破暗冥念等諸法亦復如是如衆生食雖念念滅亦能令飢者而得飽滿譬如上藥雖念念滅亦能愈病日月光明雖念念滅亦能增長草木樹林善男子汝言念念滅云何增長者心不斷故名爲增長

問所行衆善福德竟何所歸若云自度還同一乘之心若云度他卽立衆生之相答菩薩所作福德皆爲

成熟衆生空有圓融自他無滯觀世若幻豈違實相之門衆生同空寧虧方便之道般若經云菩薩成就二法魔不能壞一者觀諸法空二者不捨一切衆生論釋云以日月因緣故萬法潤生但有月而無日則萬物濕壞但有日而無月則萬物焦爛日月和合故萬物成就菩薩亦如是有二道一者悲二者空佛說二事兼用雖觀一切空而不捨衆生雖憐愍衆生不捨一切空觀一切法空空亦空故不著空是故不妨憐愍衆生雖憐愍衆生亦不著衆生亦不取衆生相但憐愍衆生引導入空故

問經云佛不得佛道亦不度衆生若見衆生苦卽是受苦者云何修習福德而度衆生乎答約眞卽無隨俗卽有論云佛答須菩提若一切衆生自知諸法自性空者菩薩不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意亦不於六道中拔出衆生何以故衆生自知諸法性空則無所度譬如無病則不須藥無暗則不須燈今衆生實不知自相空法故隨心取相生著以著故染染故隨於五欲隨五欲故爲貪所覆貪因緣故乃至作生死



業無復窮已是知因凡立望凡聖皆空從惡得善善惡無性以無性故萬善常與以皆空故一眞恒寂問衆生之界如二頭三手若實見度者何異撈水月而捉鏡像削鳥跡而植焦芽未審究竟以何爲衆生而興濟度答夫衆生者卽是自身日夜所起無量妄念之心大集經云汝日夜念念常起無量百千衆生淨度二昧經云一念受一身善念生天上人中身惡念受三惡道身百念受百身千念受千身一日一夜種生死根後當受八億五千萬雜類之身乃至百年之中種後世身體骨皮毛徧大千刹土地間無空處若一念不生恬然反本故云度妄衆生了念卽空無有起處復云不見衆生可度亦云度盡一切衆生方成正覺卽斯旨也華嚴經云身爲正法藏心爲無閔燈照了諸法空名曰度衆生旣自行已立還說示人普令觀心還依是學是爲眞實之慈究竟之度矣夫從凡入聖萬善之門先發菩提心最爲第一乃衆行之首履道之初終始該羅不可暫廢梵網經云若佛子常起大悲心乃至若見牛馬猪羊一切畜生應心

念口言汝是畜生發菩提心而菩薩入一切處山林川野皆使一切衆生發菩提心若菩薩不發教化衆生心者犯輕垢罪華嚴經云欲見十方一切佛欲施無盡功德藏欲滅衆生諸苦惱宜應速發菩提心又云菩提心者猶如種子能生一切諸佛法故菩提心者猶如良田能長衆生白淨法故菩提心者猶如大地能持一切諸世間故菩提心者猶如淨水能洗一切煩惱垢故菩提心者猶如大風普於世間無所闕故菩提心者猶如盛火能燒一切諸見薪故問菩提理本性自周圓何假發心故興妄念答船若經云若菩薩知心性卽是菩提而能發起大菩提心是名菩薩又上首菩薩云吾於無所求中而故求之又無所發菩薩云知一切法皆無所發而發菩提心然於所證眞如如外無智能發妙智智外無如雙照雙遮不存不泯不二而二理智自分二而不二能成俱寂次卽歸命三寶無上福田起堅固心具不壞信離五怖畏成三菩提最初之因緣攝一切善法大報恩經云如阿闍世王雖有逆罪應入阿鼻獄以誠心

向佛故滅阿鼻罪是謂三寶救護力也又如在山林曠野恐怖之處若念佛功德恐怖即滅是故歸憑三寶救護不虛古德云山有玉則草木潤泉有龍則水不竭住處有三寶則善根增長謂三寶救護力也法句經云帝釋命終入驢母腹中因歸命三寶驢韁解走破壞器其主打之尋時傷胎其神却復天身佛爲說偈帝釋聞之達罪福之變解與衰之本遵寂滅之行得須陀洹道木槌子經云時有難國王名波金璃白佛言我國邊小頻歲賊寇五穀勇貴疾病災行人民困苦我恒不安法藏深廣不得修行惟願垂矜賜我法要佛告王言若欲滅煩惱障者當穿木槌子一百八箇常以自隨志心無散稱南無佛陀南無達磨南無僧伽乃至能滿百萬徧者當斷百八結業獲無上果王聞歡喜我當奉行佛告王言有莎升比丘誦三寶名經歷十歲得成斯陀含果漸次修行今在普香世界作辟支佛王聞是已倍復脩行

問志公云苦哉哀哉怨枉棄却真佛造像香華供養求福不免六賊枷杖此意如何以契今說答此是古

人破凡夫不識自佛一向外求住相迷真分別他境不爲助道但求福門似箭射空如人入暗果招生滅寧越心塵若達惟心所見一切皆是心之相分終不執爲外來然不壞因緣理事無闕故神蹟和尙云緣衆生空不捨於大慈觀如來寂不失於敬養談實相不壞於假名論差別不破於平等又華嚴經八地菩薩親證無生法忍入無功用道了一切法如虛空性乃至涅槃心猶不現前方始見無量佛熾然供養又云若彼常於三寶中恭敬供養無疲厭則能超出四魔境速成無上佛菩提賢愚經云舍衛國有長者生一男兒當爾之時天雨七寶因字寶天後值佛出家得道佛言毗婆尸佛出現於世有一貧人雖懷喜心無供養具以一把白石擬珠用散衆僧今此寶天比丘是乃至受無量福衣食自然今遭我世得道果證又真覺大師云深信正法勤行六度讀誦大乘行道禮拜妙味香華音聲讚唄燈燭臺觀山海泉林空中平地世間所有微塵已上悉持供養合集功德迴助菩提以知祇破凡夫心外所執或是貪利供養瞋心

持戒憍慢作福勝他布施無般重心非廣大意若如是行難招淨業不可錯會聖意斷自凡情起斷滅心滅菩提種首楞嚴經云若彼定中諸善男子見色陰消受陰明白自謂已足忽有無端大我慢起如是乃至慢與過慢及慢過慢或增上慢或卑劣慢一時俱發心中尚輕十方如來何況下位聲聞緣覺此名見勝無慧自救悟則無咎非爲聖證若作聖解則有一分大我慢魔入其心腑不禮塔廟摧毀經像謂檀越言此是金銅或是土木經是樹葉或是疊華肉身眞常不自恭敬却崇土木實爲顛倒其深信者從其毀碎埋棄地中疑誤衆生入無間獄失於正受當從淪墜但所作之時一切無著歡喜慶幸竭力盡誠迴向無上菩提普施法界含識則一毫之善皆是圓因終不墮落人天因果又福業弘深凡聖俱濟福是安樂之本智爲解脫之門以此二輪不可暫失乃成佛之正轍實拔苦之深因恭惟無上寶王十方慈父作大福聚具功德身尙乃親對大衆起禮骨塔躬爲弟子不棄穿針豈況下劣凡形薄福渺德聞疑不信我慢

貢高取作低心頓遺小善像法決疑經云佛言若復有人見他修福及施貧窮譏毀之言此邪命人求覓名利出家之人何用布施但修禪定智慧之業何用紛紛無益之事作是念者是魔眷屬其人命終墮大地獄經歷受苦從地獄出墮餓鬼中於五百身墮在狗中從狗出已五百世中常生貧賤受種種苦何以故由於前世見他施時不隨喜故論云福德是菩薩摩訶薩根本能滿願一切聖人所共讚歎無智人所毀皆智人所行處無智人所遠離是福德因緣故作人王轉輪聖王天王阿羅漢辟支佛諸佛世尊大慈大悲十力四無所畏一切種智自在無閼皆從福德中生

又云須菩提問以畢竟空中無有福與非福何故但以福德而得佛答以世諦中有福故得須菩提爲衆生著無所有故問佛以不著有故答所謂精進修福尙不可得何況不修福德如受乞食道人至一聚落從一家至一家乞食不得見一餓狗餓臥以杖打之言汝畜生無智我種種因緣家家求食尙不得何況

汝臥而望得耶至於寶炬蘇燈續明供佛遂乃恒增  
智燄常耀身光因正果圓行成業就故賊人偶挑殘  
燄天眼常明貧女因獻微燈佛階遙記華嚴經云又  
放光明名照耀映蔽一切諸天光所有暗障靡不除  
普爲衆生作饒益此光覺悟一切衆令執燈明供養  
佛以燈供養諸佛故得成世中無上燈然諸油燈及  
蘇燈亦然種種諸明炬衆香妙藥上寶燭以是供養  
獲此光普廣經云然燈供養照諸幽冥苦痛衆生蒙  
此光明得互相見緣此福德拔彼衆生悉得休息施  
燈功德經云佛告舍利佛若人於塔廟施燈明已臨  
命終時得見四種光明一者臨終見於日輪圓滿涌  
出二者見淨月輪圓滿涌出三者見諸天衆一處而  
坐四者見於如來正徧知坐菩提樹垂得菩提自見  
己身尊重如來合十指掌恭敬而住或散花供養嚴  
飾道場盡作菩提之緣因成佛之正行法華經云若  
人散亂心乃至以一華供養於畫像漸見無數佛大  
思惟經云若不散花獻佛雖得往生而依報不具賢  
愚經云舍衛國內有豪富長者生一男兒面首端正

天雨衆華積滿舍內卽字華天乃至出家得阿羅漢  
阿難白佛華天何福而得如是佛言過去有佛名毗  
婆尸有一貧人見僧歡喜卽於野澤採衆草華用散  
大衆爾時貧人今華天比丘是散花之德九十一劫  
身體端正意有所須如念而至經云若以一華散虛  
空中供養十方佛乃至畢苦其福無盡論云億耳阿  
羅漢昔以一華施於佛塔九十一劫人天中受樂餘  
福力得阿羅漢或燒香塗香莊嚴佛事焚一捻而位  
期妙果塗故塔而身出旃檀昔佛在世時有長者名  
旃檀香昔曾以香泥塗故塔從是以來九十一劫身  
諸毛孔出旃檀香從其口出優鉢華香或懸幡塔廟  
寶蓋聖儀標心而雖爲他緣獲福而惟成自果故佛  
在世時有婆多迦過去曾作一長幡懸毗婆尸佛塔  
上從是以來九十一劫天上人中常有長幡覆蔭其  
上受福快樂後出家得道又經云若人懸幡風吹一  
轉受一輪王位乃至爛壞爲塵一塵一小王位百緣  
經云有一寶蓋長者過去曾持一摩尼寶珠蓋毗婆  
尸佛舍利塔頭從是以來九十一劫天上人中常有

自然寶蓋覆其頂上乃至遇佛出家皆成佛果或稱揚佛德讚歎大乘勝報無邊殊因最大讚一偈有超劫成佛之功頌一言覆舌相妙音之報觀佛三昧經云昔過去久遠無量世時有佛出世號寶威德上王時有比丘與九弟子往詣佛塔禮拜佛像見一寶像嚴顯可觀禮已諦觀設偈讚歎後時命終悉生東方寶威德上王佛國大蓮華中忽然化生從此以來恒得值佛得念佛三昧佛爲長記於十方面各得成佛法華經云譬如優曇華一切皆愛樂天人所希有時時乃一出聞法歡喜讚乃至發一言則爲已供養十方三世佛是人甚希有過於優曇華華嚴經云又放光明名妙音此光開悟諸菩薩能令三界所有聲聞者皆是如來音以大音聲稱讚佛及施鈴鐸諸音樂普使世間聞佛音是故得成此光明至於諷詠唱頌妙梵讚揚昔娑提鷗唳清響徹於淨居釋尊入定琴誦震於石室園林樓觀入法界之法門音聲語言成佛宗之佛事毗尼母經云佛告諸比丘聽汝等唌唌者卽言說之辭十誦律云爲諸天聞唌心喜或音樂

舞妓螺鈸簫韶發歡喜心種種供養法華經云若使人作樂擊鼓吹角貝簫笛琴篋琵琶鏡銅鈸如是衆妙音盡持以供養或以歡喜心誦唌誦佛德乃至一小音皆已成佛道或勸請諸佛初轉法輪不般涅槃悲濟含識智論問云菩薩法爾六時勸請十方佛者若於目前面請諸佛則可今十方無量佛亦不見云何可請答如慈心念衆生令得快樂衆生雖無所得念者大得其福請佛說法亦復如是又難衆生不面請佛佛常見其心亦聞彼請或隨喜讚善助他勝緣如觀買香傍染香氣雖不親作得同善根論云有人作功德見者心隨喜讚言善哉在無常世界中爲癡冥所蔽能弘大心建此福德菩薩但以隨喜心過於二乘人上何況自行又菩薩晝夜六時常行三事一禮十方佛懺三世罪二隨喜十方三世諸佛所行功德三勸請諸佛初轉法輪及久住世間行此三事功德無量轉近得佛若作諸善悉皆迴向成就菩提免墜生滅如微聲入角遂致遠聞似滴水投河卽同廣潤以少善而至極果運微意而成大心或發大

願者萬行之因能長慈悲不斷佛種大事成辦所作  
剋終成道利生皆因弘誓是以有行無願其行必孤  
有願無行其願必虛行願相從自他兼利華嚴經云  
不發大願魔所攝持樂處寂滅斷除煩惱魔所攝持  
永斷生死魔所攝持捨菩薩行魔所攝持不化衆生  
魔所攝持智論云作福無願無所樹立願爲導師能  
有所成譬如銷金隨師所作金無定也菩薩亦爾脩  
淨土願然後得之是以是故知因願獲果又云若能一  
發心言願我當作佛滅一切衆生苦難未斷煩惱未  
行難事以心口重故勝一切衆生大莊嚴論云佛國  
事大獨行功德不能成就要須竭力如牛雖力挽車  
要須御者能有所致淨佛國土由願引成以願力故  
福德增長不壞常見佛故或造新修改立像圖  
真與建伽藍莊嚴福地法華經云若人爲佛故建立  
諸形像刻雕成衆相皆已成佛道或以七寶成鍮鈿  
赤白銅白鐵及鉛錫鐵木皮與泥或以膠漆布嚴飾  
作佛像如是諸人等皆已成佛道彩畫作佛像百福  
莊嚴相自作若使人皆已成佛道作佛形像經云優

填王來至佛所白佛言世尊若佛滅後其有衆生作  
佛形像當得何福佛告王言若當有人作佛形像功  
德無量不可稱計天上人中受諸快樂身體常作紫  
磨金色若生人中常生帝王大臣長者賢善家子乃  
至若作帝王王中特尊或作轉輪聖王王四天下七  
寶自然千子具足乃至若生天上作六欲天主若生  
梵天作大梵王後皆得生無量壽國作大菩薩畢當  
成佛入泥洹道若當有人作佛形像獲福如是華首  
經云佛告舍利弗菩薩有四法緣不退轉無上菩提  
何等爲四一者若見塔廟毀壞當加修治若泥乃至  
一磚二者若於四衢道中多人觀處起塔造像爲作  
念佛善福之緣三者若見比丘僧二部誦訟勤求方  
便令其和合四者若見佛法欲壞能讀誦說乃至一  
偈令使不絕爲護法故敬養法師專心護法不惜身  
命菩薩若成就是四法者世世當作轉輪聖王得大  
力身如那羅延捨四天下而行出家能得隨意修四  
梵行命終生天作大梵王乃至究竟成無上道是故  
彌猴戲造石塔尙乃生天樵人悞唱佛聲猶云得度

何況志誠寧無勝報或興崇寶塔鑄瀉洪鍾乃至太如母指天界福生或復暫擊一聲幽途苦息無上依經云佛告阿難如帝釋天宮住處有大飛閣名常勝殿種種寶莊各八萬四千若有清信男子女人造作如是常勝寶殿百千拘胝施與四方衆僧若復有人如來般涅槃後取舍利如芥子大造塔如阿摩羅子大戴刹如針大露盤如棗葉大造佛形像如麥子大此功德勝前所說百分不及一千萬億分乃至阿僧祇數分所不及一何以故如來無量功德故涅槃經云善守佛僧物塗掃佛僧地造塔如母指常生歡喜心亦生不動國此即淨土常嚴不爲三災所動也或書寫大藏啓發真詮或刻石銷金剝皮刺血令見聞隨喜十種傳通誓報四恩明遵慈勅是以佛智讚而不及天福報而無窮齊善逝之功作如來之使法華經云若人得聞此法華經若自書若使人書所得功德以佛智慧籌量多少不得其邊或興崇三寶廣扇慈風或蓄漸禪門威力外護遂令正法久住佛道常隆外感則雨順風調家寧國泰內報則道生垢滅果

滿因圓能遵付囑之恩不失菩提之記或釋其拘繫放人出家或廣度僧尼紹隆佛種開出離之道施引接之門格量勝因群經具讚出家功德經云若取男女奴婢人民出家功德無量本緣經云以一日一夜出家故二十劫不墮三惡道僧祇律云以一日一夜出家修梵行者離六百六十歲三塗苦乃至醉中剃髮戲裏披衣一晷時間當期道果何況割慈捨愛具足正因成菩薩僧福何邊際或忘身爲法禁絕邪師建正法幢斷魔冑索朗慧日於無明暗室廢慈雲於煩惱稠林使信邪者趣三脫之門俾執見者裂八倒之網或成他大業助發菩提作增上之緣爲不請之友涅槃經云助人發菩提心者許破五戒故知損已爲他是大士之行或飯僧設供資備脩行開大施之門建無遮之會是以減一匙之飯七返生天施一團之麩現登王位或造經房禪室或施華果園林供給所須助成道業昔支辨安禪道侶致天樂自然日給誦經沙彌獲總持第一大報恩經云若以飯食瓔珞施人除去瞋心以是因緣獲得二相一者金色

二者常光乃至掃塔塗地給侍衆僧起恭敬心成慙重業發一念之微善成無邊之淨緣菩薩本行經云昔佛在世時有阿羅漢婆多竭黎觀因地曾洒掃定光佛古塔誅伐草木嚴淨已訖踊躍歡喜繞之八匝作禮而去命終之後生光音天盡其天壽乃至百返作轉輪聖王顏容端正見者勸喜欲行之時道路自淨九十劫中天上人間富貴尊榮快樂無極今最後身值釋迦佛捨豪出家得阿羅漢若有人能於佛法僧少作微善如毫髮許所生之處受報弘大無有窮盡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淨心供養衆僧掃如來塔命終生意樂天身無骨肉亦無汗垢香氣能熏一百由旬其身淨潔猶如明鏡付法傳云有一比丘穗多觀其無福不能得道令教化供僧便證阿羅漢果又有羅漢名祇夜多具三明六通觀見前生曾作狗身未曾暫得一飽常忍飢渴遂每躬自執爨供給衆僧大報恩經云思惟諸法甚深之義樂修善法供養父母和尚師長有德之人若行道路佛塔僧房除去磚石荊棘不淨以是因緣得三十二相中一一毛右旋

相乃至看病浴僧義井園廁扶危拯急濟用備時皆大菩薩之心成不思議之行李他既重得果偏深或承受堅固不壞之形或常得清淨相好之體或往生佛國甘露之界或順獲輕安自在之身皆三十二相之殊因八十種好之妙果大方便佛報恩經云三業清淨瞻病施樂破除憍慢飲食知足以是因緣得三十二相中平立相福田經云佛告天帝我昔於波羅奈國安設園廁緣此功德世世清淨累劫行道穢染不汗金色晃昱塵垢不著食自消化無便利之患百緣經云孫陀利比丘過去作長者因備辦香水澡浴衆僧復以珍寶投之水中今所生之時舍內自然有一涌泉香水冷美有諸珍寶充滿其中端正殊妙後出家得道賢愚經云昔有五百賈客入海採寶請一五戒優婆塞用作導師海神取水一掬而問之曰掬中水多海水多耶賢者答曰掬中水多海水雖多劫欲盡時必有枯竭若復有人能以一掬水供養三寶或奉父母或匄貧窮給與禽獸此之功德歷劫不盡以此言之知海水少掬水多海神歡喜即以珍寶用



贈賢者以知一切萬物惟應濟急利時如若不用雖多無益經云若種樹園林造井廁橋梁是人所爲福晝夜常增長高僧傳云道安法師感聖僧語曰汝行解過人祇緣少福能浴衆僧所願必果或平治坑壟開通道路或造立船筏輿置橋梁或於要道建造亭臺或在路傍栽植華果濟往來之疲乏備人畜之所行六度門中深發弘揚之志八福田內普運慈濟之心一念善因能招二報一者華報受人天之快樂二者果報證祖佛之真源或施食給漿病緣湯藥住處衣服一切所須安樂有情是諸佛之家業撫綏沉溺乃大士之常儀遂使施一訶黎受九十劫之福樂分一口食得千倍之資持經云施食得五種利益一者施命二者施色三者施力四者施安五者施辨智度論云鬼神得人一口之食而千萬倍出華嚴經云又放光明名安隱此光能照疾病者令除一切諸苦痛悉得正定三昧樂施以良藥救衆患妙寶延命香塗體蘇油乳蜜充飲食以是得成此光明或施無畏善和諍訟哀愍孤露救拔艱危福受梵天行齊大覺因

強果勝德厚報深華嚴經云又放光明名無畏此光照觸恐怖者非人所持諸毒害一切皆令疾除滅能於衆生施無畏遇有惱害皆勸止拯濟危難孤弱者以是得成此光明又慈悲喜捨種種利益度貧代苦軫念垂哀乃施畜生一搏之食皆是佛業無緣慈因法句經云行慈有十一種利佛說偈言履行仁慈博愛濟衆有十一譽福常隨身臥安覺安不見惡夢天護人愛不毒不兵水火不喪在所得利死昇梵天是爲十一故經云一切聲聞緣覺菩薩諸佛所有善根慈爲根本毗沙論云若修慈者火不能燒刀不能傷毒不能害水不能漂他不能殺所以然者慈心定是不害法故有大威勢諸天擁護害不能害像法決疑經云佛言若人於阿僧祇劫以身供養十方諸佛并諸菩薩及聲聞衆不如有人施與畜生一口之食其施勝彼百千萬倍無量無邊丈夫論云悲心施一人功德如大地爲己施一切得報如芥子救一厄難人勝如一切施衆星雖有光不如一月明華嚴經云菩薩乃至施與畜生之食一搏一粒成作是願當令此

等捨畜生道利益安樂究竟解脫永度苦海永滅苦  
受永除苦蘊永斷苦覺苦聚苦行苦因苦本及諸苦  
處願彼衆生皆得捨離菩薩如是專心繫念一切衆  
生以彼善根而爲上首爲其迴向一切種智大涅槃  
經云佛過去惟修一慈經此劫世七返成壞不來生  
此世界壞時生光音天世界成時生梵天中作天梵  
王三十六反爲天帝釋無量百千世作轉輪聖王乃  
至成佛又師子現指醉象禮足慈母遇子盲賊得明  
城變金琉璃石舉空界釋女瘡合調達病瘥皆是本師  
積劫熏修慈善根力能令苦者見如是事今既承紹  
合履玄蹤乃至放生贖命止殺興哀斷燒煮之殃釋  
籠罩之繫續壽量之海成慧命之因遂得水陸全形  
息陷網吞鈎之苦飛沉任性脫焚林竭澤之憂免使  
穴罷新胎巢無舊卵脂消鼎鏹肉碎刀砧梵網經云  
若佛子以慈心故行放生業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  
女人是我母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故六道衆生皆  
是我父母而殺食者卽殺我父母亦殺我故身一切  
地水是我先身一切火風是我本體故常行放生乃

至若不爾者犯輕垢罪故知有情無情不可傷害華  
嚴經云佛子菩薩摩訶薩作大國王於法自在普行  
教命令除殺業闍浮提內城邑聚落一切屠殺皆令  
禁斷無足二足多足種種生類普施無畏無欺奪心  
廣修一切諸行仁慈莅物不行侵惱發妙寶心安隱  
衆生於諸佛所立深志樂常自安住三種淨戒亦令  
衆生皆如是住菩薩摩訶薩令諸衆生住於五戒永  
斷殺業以此善根如是迴向所謂願一切衆生發菩  
薩心具足智慧永保壽命無有終盡乃至見衆生心  
懷殘忍損諸人畜所有男形令身缺減受諸楚毒見  
是事已起大慈悲而哀救之令闍浮提一切人民皆  
捨此業涅槃經云一切惜身命無不畏刀杖恕己以  
爲喻勿殺勿行杖昔有禪僧鄧隱峯未出家時曾射  
一猿子墮地而斃須臾猿母亦墮而死因剖腹開見  
肝腸寸寸而斷遂捨其射業因此出家是知人形獸  
質受報千差愛結情根其類一等所以失林窮虎乃  
委命於鷹中鐵翻鷲禽遂投身於案側至於楊生養  
雀寧有意於玉環孔氏放龜本無情於金印命既無

於大小罪豈隔於賢愚三業施爲切宜兢慎悞傷悞  
殺尙答餘殃故作爲寧逃業迹或受一日戒或持  
八關齋或不噉有情或永斷葷血不值三災之地能  
昇六欲之天旣爲長壽之緣又積大慈之種經云昔  
有迦羅越與設大壇請佛及僧時有一人賣酪主人  
駐食勸令持齋聽經至冥乃歸婦語之言我朝來不  
食相待至今遂破夫齋半齋之福猶生天上七世人  
間常得自然衣食一日持齋得六十萬歲自然之種  
又有五福一者少病二者身意安隱三者少姪四者  
少睡臥五者命終之後神得生天常識宿命或懷慚  
抱愧常生慶幸之心識分知恩恒起報酬之想維阿  
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二淨法能護世間何  
等爲二所謂慚愧假使世間無此二淨法者世間亦  
不知有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宗親師長尊心緒顛  
倒混亂如畜生趣卽說偈言世間若無愧二法  
者遠越清淨道向生老病死世間若愧二法  
者增長清淨道永關生死門或代誅贖罪沒命救人  
或釋放狴牢赫宥刑罰或歸復遷客招召逋民或停

置關防放諸商稅或給濟貧病撫恤孤惻常以仁恕  
居懷恒將惠愛爲念若覺若夢不忘慈心乃至蠕動  
蜎飛普皆覆護華嚴經云佛子菩薩摩訶薩見有獄  
囚五處被縛受諸苦毒防衛驅迫將之死地欲斷其  
命乃至自捨身命受諸苦毒菩薩爾時語主者言我  
願捨身以代彼命如此等苦可以與我如彼人隨意  
皆作設過彼苦阿僧祇倍我亦當受令其解脫我若  
見彼將被殺害不捨身命救贖其苦則不名爲住菩  
薩心何以故我爲救護一切衆生發一切智菩提心  
故正法念經云造一所寺不如一人命幢藍本經  
校量衆福總不如慈心愍傷一切蠢動含識之類其  
福最勝或盡忠立孝濟國治家行謙讓之風履温恭  
之道敬養父母成第一之福承事尊賢開生天之  
淨路賢愚經云佛語阿難出家在家慈心孝順供養  
父母計其功德殊勝難量所以者何我自憶念過去  
世時心心孝順供養父母乃至身肉濟活父母危急  
之厄以是功德上爲天帝下爲聖王乃至成佛三界  
特尊皆由斯福或稱揚彼德開舉善之門或讚歎其

名發薦賢之路成人之美助發勇心喜他之榮同與好事削嫉妒之薑刺息忿恨之毒風起四無量之心靈物同已成四安樂之行利益有情是以諸大菩薩皆思往世波騰苦海作諸不利益事捐功喪力惟長業芽今省前非頓行佛道擢精進甲發金剛心衆善普行廣興法利入世間三昧現功巧神通和光同塵潛行密用滅無明火摧憍慢幢曲順機宜和顏誘誨愛語攝受慈眼顧瞻開諭愚盲安慰驚恐懸照世之日耀破暗之燈揭有獄之重關沃火宅之熾燄滿求者之願若如意之珠拔病者之根猶善見之藥乾欲海而成悲海碎苦輪而成智輪變貧窮濟作福德之津轉生死野合菩提之道諸佛法內靡所不爲衆生界中無所不濟如地所載如橋所昇如風所持如水所潤如火所熟如春所生如空所容如雲所覆遂令聞名脫苦蹈影獲安觸光而身垢輕清憶念而心猿調伏皆是從微至著漸積善根行滿功圓成其大事何乃毀善業道開惡趣門成就魔緣斷滅佛種

萬善同歸集卷第四

音釋

羶居羊切馬絆

錯器駭古諧一切

羶許兩切少時也

句古曷古害二切乞也取也

通補胡切逃亡也

悼葵營切單也

萬善同歸集卷第五

杭州慧日永明寺智覺禪師 延壽 述

夫一念頓圓三德悉備未有一法能越心源設脩萬行皆從眞法界之所成或治習氣而用佛知見之所斷所爲無成之成何妨妙行不斷之斷豈闕圓修極惡違境尙爲助發知識美德嘉善寧非進趣道乎問何不直明本際則本立而道生若廣述行門恐生迂滯答理爲道本行爲道跡因本垂跡無本跡何所施因跡顯本無跡本奚獨立故云本跡雖殊不思議一也是知先明其宗方能進道若一向逐末實有所妨經云非不了眞如而能成其行猶如幻事等似有而非眞且圓根頓受之人則遮照而無滯卽遮而照

故雙非卽是雙行卽照而遮故雙行卽是雙遣不壞本而常末萬行紛然不壞末而常本一心恒寂問法句經云若能心不起精進無有涯何故立事與心而乖無作道乎答卽心無心事不妨理作而無作性不闕緣故賢首國師云緣起體寂起恒不起達體隨緣不起恒起大集經云佛言精進有二種一始發精進二終成精進菩薩以始發精進習成一切善法以終成精進分別一切法不得自性金光明經中雖得佛果精進不休故於衆中起禮身骨況餘凡下端拱成耶故十八不共法中精進無減大論云菩薩知一切精進皆是虛妄而常成就不退是名眞實精進問一切法空悉宗無相何陳衆善起有相之心耶答以諸法畢竟無所有故則有萬善施爲若諸法有決定性者則一切不立故般若經云若諸法不空卽無道無果法句經云菩薩於畢竟空中熾然建立金剛三昧經云若說法有一是相如毛輪如焰水迷倒爲諸虛妄故若見於法無是法同虛空如盲無目倒說法如龜毛又經云寧可謗有如須彌不可謗無如芥

子論云諸法實相中決定相不可得故名無所得非無有福德智慧增益善根又云邪見人破諸法令空觀空人知諸法眞空不破不壞譬如田舍人初不識鹽見貴人以鹽著種種肉菜中而食問言何以故爾語言此鹽能令諸物味美故此人便念此鹽能令諸物美自味必多便空抄鹽滿口食之鹹苦傷口而問言汝何以言鹽能作美貴人語言癡人此當籌量多少和之令美云何純食鹽無智人聞空解脫門不行諸功德但欲得空是爲邪見斷諸善根廬山遠大師釋涅槃經問云若無所得云何作善佛答明諸衆生現有佛性當必因果如子在胎定生不久理須修善又問我今不知所趣入處云何作善佛答有如來藏可以趣入宜修善業弘明集云或有惡趣於空以生斷見說之於口若同用之於心則異正法以空去其貪邪說以空資其愛大士體空而進德小人說空而退善良由反用正言以生邪執矣不觀空以遣累但取空而廢善又善惡諸法等空無相而善法助道惡法生障故知萬法眞性同一如矣無

妨因緣法中有萬殊矣故經云深信因果不謗大乘  
三世因果佛不誑欺十力勸誡聞當不疑而謂善惡  
都空無損益乎夫法眼明了無法不悉舌相廣長言  
無不實其析有也則一毫爲萬其等空也則萬像皆  
一防斷常之生尤兼空有而除疾非聖者必凶順道  
者終吉勿謂不信有如皎日故中論云諸佛說空法  
爲始於有故若復著於空諸佛所不化金剛三昧經  
云若離無取有破有取空此僞妄空而非真無今雖  
離有而不存空如是乃得諸法真無故肇論云若以  
有爲有則以無爲無有既不有則無無也夫不存無  
以觀法者可謂見法實性矣何得以空害有以有害  
空乖一味之源成二見之垢乎並是依語失義遺智  
存情雖言破旨未達有源強復執空罔窮空旨今略  
辨之以消邪滯夫有是不有之有非實有空是不空  
之空非斷空若決定爲有非是幻有而生隔闕若虛  
豁爲空卽同太虛而無妙用所以從緣而有無性故  
空無性之空空不闕有從緣之有有不妨空有因空  
立成緣智而萬行沸騰空從空生起妙慧而一眞虛

寂豈同執但空而生斷見福海傾消據實有而起常  
心慢山高時是以諸佛說空爲空無明而成福業破  
偏計而了圓成愚人說空卽生妄解而謗佛意增空  
見而滅善因又斷滅空則無善無惡無因無果第一  
義空有業有報不見作者

問何不深入無生自然合道有爲多過豈益初心答  
因世慈而入眞慈從生忍而具法忍學分初後位豈  
蓋陳又生卽無生豈越性空之地無爲卽爲寧逃實  
相之源但取捨消亡卽眞俗理見故經云菩薩不盡  
有爲不住無爲肇法師云有爲雖僞捨之則大業不  
成無爲雖實住之則慧心不朗華嚴經云解如來身  
非如虛空一切功德無量妙法所圓滿故大集經云  
捨離大慈而觀無生是爲魔業厭離有爲功德是爲  
魔業

問無漏性德本自具足何假外修而虧內善答自有  
修性二德內外二緣若性德本具如木中火不成事  
用須假修德如遇因緣方能顯現是以因修顯性以  
性成修若本無性修亦不成修性無二和合方備又

內有本覺常熏聖種外仗善緣助開覺智有內闕外  
菩提不圓華嚴經云法如是故內因本有佛神力故  
外緣所加是以若修萬善則順法性以淨奪染性德  
方起凡夫雖具以造惡違性本性不顯不成妙用  
問忘緣頓入教有明文今何所非而逐因緣法乎答  
頓教一門亦是上根所受忘緣淨意真爲如實修行  
今所該者爲著法之人而生偏見一向毀事不了圓  
宗但析妄情豈除教道祇如見佛一法自有五等教  
人一小乘人見佛身卽是父母生身從心外來有相  
好分濟意識所熏有所分別不知唯識義故見從外  
來二大乘初教見佛但是現化非有相好然其實體  
空無所有故云若以三十二相觀如來者轉輪聖王  
卽是如來三大乘終教見佛相好光明一一悉同眞  
性身卽非身非身卽身理事無闕四頓教見佛無有  
始末之異何有現應之差亦無相好可立一切分別  
非眞理故此離念之眞名爲見佛五一乘圓教見佛  
卽此離念之眞非但不生彼相之理而乃不闕萬像  
繁興具足依正該攝理事人法等圓明一事偏於十

方一切世界無不同時影現猶如帝網又緣起一門  
若是頓教不說緣起卽是事相令眞理不現要由相  
盡乃是實性若說緣起如以翳眼而見空華若是圓  
教法界起必一多互攝有力無力方得成立一多無  
闕攝入同時同入大緣起如上五門皆是入路尙不  
訶小恐廢權門何乃斥圓而防實德台教云如大乘  
師不弘小教則失佛方便祇如古德設有邊辟之言  
皆是爲物遣執今時但效其言罔知其旨又全未入  
於頓門但妄生譏謗所失太過故今愍之故圓教華  
嚴經離世間品云佛子菩薩摩訶薩又作是念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以心爲本心若清淨則能圓滿一  
切善根於佛菩提必得自在欲成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隨意卽成若欲除斷一切取緣住一向道我亦  
能得而我不斷爲欲究竟佛菩提故亦不卽證無上  
菩提何以故爲滿本願盡一切世界行菩薩行化衆  
生故是爲如金剛大乘誓願心是以驟緣違性積雜  
染而爲凡離緣求證沈偏空而成小緣性無闕卽大  
菩提不離塵勞門能成無爲種不溺實際海能隨有

作波真俗鎔融有無不滯可謂履非道而達正道卽世法而具佛法矣

問萬善威儀聲聞名行迂滯化壘陰伏草菴豈稱大心何成圓頓答三乘初學不愚於法所以法華經云若有比丘實得阿羅漢若不信此法無有是處又云汝等所行是菩薩道漸漸脩學悉當成佛皆是中途取證起住著心是以諸佛所訶勸令起行且二乘之人皆登聖位超九地之煩惱斷三界之業身同坐解脫之牀已具神通之慧豈比博地具縛凡夫惟向依通全無修證故真覺大師云二乘何咎而欲不脩教中或毀或讚抑揚當時耳凡夫不了須畏被訶寧知見愛尚存去小乘而甚遠雖復言其脩道惑使之所不除非惟身口未端亦乃心由邪曲見生自意解背眞詮聖教之所不依明師未嘗承受根緣非爲宿習見解未預生知而能世智辯聰談論以之終日時復牽於經語曲會私心縱邪說以誑愚人擾因果而排罪福順情則熙怡生喜逆意則慘慄懷眞三受之狀固然稱位乃僞菩薩初篇之非未免過人之譽又繁

大乘之所不脩而復譏於小學恣一時之強口謗說之患鏗然三途苦輪報之長劫書云古人富言而懼發言而憂又云止沸莫若去薪息過莫若無語又如經說凡夫有漏散心一稱南無佛乃至小低頭以此因緣尙成佛道何況二乘無漏聖心永斷後有身親證人空慧所習諸行而不登正位乎

問有功之功皆歸敗壞無功之功至功常存何乃棄不遷之旨而述有作之行乎答肇論云如來功流萬世而常存道通百劫而彌固經云三災彌綸而行業湛然今信之矣故知一毫之善雖是有爲若助菩提直至成佛而不壞壞任大劫火鏡起終不燒虛空縱生死浪無邊實不沉眞善

問諸法無體從緣幻生衆緣無依還從法起緣法無性必竟俱虛無主無人無生無滅如何廣論無常之事相復說虛妄之果報乎答以眞心不守自性隨緣成諸有雖似有卽空乃體虛成事猶如樹影雖虛而有陰覆之義還同昏夢不實亦生憂喜之情雖無作者之能爲不失因緣之果報故淨名經云無我無造



無受者善惡之業亦不亡又教所明空以不可得故無實性故不是斷滅之無何起龜毛兔角之心作地足鹽香之見

問初心入道言行相扶萬善資助不無其理果地究竟大事已終境智虛閑何須衆行乎答果得佛位畢竟無爲若無邊行門入相成道皆是佛後普賢行收任運常然盡未來際維摩經云雖得佛道轉于法輪入於涅槃而不捨於菩薩之道是菩薩行華嚴經云了知法界無有邊際一切諸法一相無相是則說名究竟法界不捨菩薩道時知法界無有邊際論知一切種種異相起大悲心度諸衆生盡未來際無有疲厭是則說名普賢菩薩

問五度如盲轎若知導今何偏讚衆行廣明散善乎答今所論衆善者祇爲成就般若故教中或訶有爲但是破其發執如若取捨不生一切無闕若未明般若以萬行爲助緣法華經云佛名聞十方廣饒益衆生一切具善根以助無上心華嚴經云譬如一切法衆緣故生起見佛亦復然必假衆善業若已明般若

用衆行爲嚴飾法華經云其車高廣衆寶裝校乃至又多僕從而侍衛之故云萬善同歸集離般若外更無一法如衆川投滄海皆同一味雜鳥近妙高更無異色或不謂般若但習有爲所成生死之因豈得涅槃之果若布施無般若惟得一世榮後受餘殃債若持戒無般若暫生上欲界還墮泥犁中若忍辱無般若報得端正形不證寂滅忍若精進無般若徒興生滅功不趣眞常海若禪定無般若但行色界禪不入金剛定若萬善無般若空成有漏因不契無爲果故知般若若險惡徑中之導師迷闇室中之明炬生死海中之智楫煩惱病中之良醫碎邪山之大風破魔軍之猛將照幽途之赫日驚昏識之迅雷扶愚盲之金錢沃渴愛之甘露截癡網之慧刃給貧乏之寶珠若般若不明萬行虛設祖師云不識玄旨徒勞念靜不可利那忘照率爾相違乃至成佛究竟位中定慧力莊嚴以此度含識故佛云我於一夜中間常說般若

問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何不直指其事而廣涉

因緣與諸問答手答楞伽經云佛告大慧若不說一切法者教法則壞教法壞者則無諸佛菩薩圓覺聲聞若無者誰說爲誰是故大慧菩薩摩訶薩莫著言說隨宜方便廣演諸法故知捨持無文字文字顯捨持離理無說離說無理以真性普遍故不可說不異可說以緣修無性故可說不異不可說若約四實性及諸法自相皆不可說若依四悉檀及諸法共相皆是可說是以諸佛常依二諦說法但得圓旨說卽無過若一句無言何由悟解令尋言求理而知理圓但爲言偏故云言說不及不說無言又性雖離言不可說要以言說方會不可說也若夫履踐道源紹隆佛種先明般若以辨真心般若乃萬行之師千聖之母真心是群生之本衆法之源若般若未通真心由昧應須皈命一體三寶懺悔三世憊瑕以尸羅而檢過防非用禪定而除昏攝亂親近善友讀誦大乘萬善熏治多聞修習助顯真性直至菩提障盡而妙定自明慧發而真心豁淨既能自利復愍衆聞廣作福因具行諸度紹佛家業建大法幢注一味之法雨蕩諸

惑塵然無作之智燈照開迷闇是以功德萬行初後並與於諸佛教中法爾如是故華嚴經云菩薩摩訶薩不作逼惱衆生物但說利益世間事法華經云若人受持讀誦是經爲他人說若自書若教人書復能起塔及造僧房供養讚歎聲聞衆僧亦以百千萬億讚歎之法讚歎菩薩功德又爲他人種種因緣隨宜解說此法華經復能清淨持戒與柔和者而共同止忍辱無瞋志念堅固常貴坐禪得諸深定精進勇猛攝諸善法利根智慧善答問難乃至是人若坐若立若行處此中便應起塔一切天人皆應供養如佛之塔大凡善法略有四種一自性善無貪癡瞋等三善根二相應善善心起時心王心所一時俱起三發起善發身語業表內心所思四第一義善體性清淨又略有二種一理善卽第一義二事善卽六度萬行今時多據理善若是理善闡提亦具何不成佛是以須行事善莊嚴顯理積大福德方成妙身如鑛藏金似山藏玉若石蘊火猶地生泉未過因緣不成濟用雖然本具有亦同無衆生三因亦復如是凡曰有心正

因悉具未得緣了法身不成了因智慧莊嚴正解觀  
察緣因福德莊嚴妙行資發三因具足十號昭然自  
利利他理窮於此故法華經云我以相嚴身光明照  
世間一切衆所尊爲說實相印又薄德少福人不堪  
受此法夫善根易失惡業難除涅槃經云譬如畫石  
其文常在畫水速滅勢不久住瞋如畫石諸善根本  
如彼畫水是故此心難得調伏故知善事易忘人身  
難得不可因循利耶異世提謂經云如有一人在須  
彌山上以織纒下之一人在下持針迎之中有旋嵐  
猛風吹纒難入針孔人身難得甚過於是又菩薩處  
胎經云盲龜浮木孔時時猶可值人一失命根億劫  
復難是海水深廣大三百三十六一針投海底求之  
尙可得又云吾從無數劫往來生死道捨身受身  
不離胞胎法計我所經歷一不記餘純作白狗身  
積骨億須彌以利針地種無不值我體何況雜色狗  
其數不可量吾故攝其心不貪著放逸是以暫得人  
身於十二時中不可頃刻忘善利耶長惡此便難逢  
豈容空過又無常迅速念念遷移石火風燈逝波殘

照露華電影不足爲喻法句經云佛告梵志世有四  
事不可得久一者有常必無常二者富貴必貧賤三  
者合會必別離四者強健必當死又經云非空非海  
中非入山石間無有地方所脫之不受死如上所明  
萬德衆善善提資糧惟除二法能成障闕一者不信  
二者瞋恚不信障未行善欲行善瞋恚滅已行善現  
行善以不信故如同敗種永斷善根墮壞正宗增長  
邪見以瞋恚故焚燒功德遮障善提開惡趣門閉人  
天路又不瞋從慈而起大信因智而成智刃纒揮疑  
根頓斷慈雲既潤瞋火潜消是以因智度苦海之津  
因信入菩提之戶因慈住大覺之室因忍披如來之  
衣華嚴經云信爲道元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法信  
能增長智功德信能必到如來地信令諸根明淨利  
信力堅固無能壞信能永滅煩惱本信能專向佛功  
德信爲功德不壞種信能生長菩提樹信能增益最  
勝智信能示現一切佛大莊嚴法門經云瞋恨者能  
滅百劫所作善業華嚴經云菩薩起一瞋心能生百  
萬障門又經云劫功德賊無過瞋恚又意地起瞋大

道冤賊

問凡脩萬善皆助菩提云何有稽滯不成復云何速得圓滿答因放逸懈怠故無成因勇猛精進故速辦譬喻經云有一比丘飽食入室閉戶靜眠受身快樂却後七日其命將終佛愍傷之告比丘言汝維衛佛時曾得出家不念經戒飽食却眠命終魂神生蜈蚣蟲中積五萬歲壽盡復爲螺蚌之蟲樹中蠹蟲各五萬歲此四品蟲生在冥中貪身愛樂處幽隱爲家不喜光明一眠之時百歲乃覺纏綿罪網不求出要今始罪畢得爲沙門如何睡眠不知厭足比丘聞已慙怖自責五蓋卽除成阿羅漢大寶積經云佛言譬如綵帛繫在頭上火來燒綵帛無暇救火何以故究實理急此上一親明教行豈敢造次輒有浪陳願遵懇苦之言不違究竟之說

問慈悲萬善深知佛業祖教或毀或讚所以生疑上雖廣明猶懷餘惑未審佛旨究竟所歸更希指南永祛積滯答祖立言證佛垂教跡但破偏計所執不壞緣起法門偏計性者情有理無如繩上生蛇杌中見

鬼無而橫計脫體全空依他性者卽是因緣若隨淨緣卽得成聖若隨染緣卽乃爲凡是以從緣無性故號圓成法華經云諸佛兩足尊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論云若見因緣法則名爲見佛故知無有一塵不合理事未有一法非是佛乘皆是不了萬法之初源一塵之自性遂生情執滯相迷名妄分自他強生離合致令理事水火競生各據一邊不成一味自翳眼見明珠有類以執心觀萬善生瑕姪怒癡性邪見非道尙爲解脫之門尊崇三寶利他衆信豈成障閔之事是以達之則瓦礫爲金取之則妙藥成毒故經云虛妄是實語除邪執故實語成虛妄生語見故但除去取之情盡履玄通之道見網旣裂惟一真心塵翳若除無非佛國故大般若經云佛言我以諸法無所執故卽名般若波羅蜜多我等住此無所執故便能獲得眞金色身常光一尋若欲無過但理事融通行願相從悲智兼濟

萬善同歸集卷第五

萬善同歸集卷第六

故華嚴經云偏修理則滯寂偏修智則無悲偏修悲則染習便增但發願則有爲情起故菩薩以法融通不去不取圭峯禪師云師資傳授須識藥病承上方便皆須先開示本性方令依性修禪性不易悟多由執相故欲顯性先須破執破執方便須凡聖俱泯功業齊祛使心無所著方可修禪後學淺識便執此言爲究竟道又以修習之門人多放逸故後廣說欣厭毀責貪瞋讚歎勤苦調息入道次第後人聞此又迷本覺之用便一向執相滯教違宗又學禪之人或祇知離垢清淨離障解脫故毀禪門卽心是佛或祇知自性清淨性淨解脫故輕於教相持律坐禪調伏等行不知必須頓悟自性清淨性淨解脫漸脩令得圓滿清淨究竟解脫若身若心無所擁滯又云空宗但迷遮詮非凡非聖一切不可得等性宗有遮有表今時人皆謂遮言爲深表言爲淺故惟重非心非佛良由以遮非之辭爲妙不欲親證自法體故如此

也如上所引祖教了然但以所非者破其執離性之相而生常見離相之性成其斷滅或有所讚者乃是了卽相之性用不離體卽性之相體不離用故知相是性之用性是相之體若欲讚性卽是讚相若欲毀相祇是毀性云何妄起取捨之心而生異見若入一際法門則毀讚都息

問如上問意祇據今時多取理通少從事習皆稱立學離物超塵佛果尙鄙而不修片善豈宗而當作未審上古事揔如然請更決疑免墜邪網答前賢往聖志大心淳究理而晷刻不忘潛行而神靈罔測曉夕如臨深履薄剋證似然足救頭重實而不重虛貴行而不貴說涉有而不住有行空而不證空從小善而積殊功仗微因而成大果今時則劫濁時訛志微根鈍我慢垢重懈怠障深一行無成百非恒習乘戒俱喪理事雙亡墮無知坑坐黑暗獄不達卽事卽理之旨空念破執破病之言智者深嗟愚人做做既成途轍頓奪尤難是以廣引祖佛之深心備彰經論之大意希峻舊執庶改前非同躡先聖之遺蹤共稟覺王

之慈勅無虧本志免負四恩齊登解脫之門咸闡離生之道成諸佛業滿大菩提塞邪徑而闢正途堅信根而拔疑刺備波羅蜜之智揖駕大般若之慈航越三有之苦津入普賢之願海度法界之飄蕩置涅槃之大城往返塵勞周旋五趣不休無始無終未來窮而不窮虛空盡而無盡仰惟佛眼證此微誠普爲群靈敬述茲集

問上上根人頓悟自心還假萬行助道熏脩不答圭峯禪師有四句料簡一漸修頓悟如伐樹片片漸斫一時頓倒二頓修漸悟如人學射頓者箭箭直注意在的漸者久久方中三漸修漸悟如登九層之臺足履漸高所見漸遠四頓悟頓修如染一緞絲萬條頓色上四句多約證悟惟頓悟漸修此約解悟如日頓出霜露漸消華嚴經說初發心時便成正覺然後登地次第修證若未悟而修非真修也惟此頓悟漸修既合佛乘不違圓旨如頓悟頓修亦是多生漸修今生頓熟此在當人時中自驗若所言如所行所行如所言量窮法界之邊心合虛空之理八風不動三受

之編覽

寂然種現雙消根隨俱盡若約自利則何假萬行動修無病不應服藥若約利他亦不可廢若不自作爭勸他人故經云若自持戒勸他持戒若自坐禪勸他坐禪智論云如百歲翁舞爲教授兒孫故先以欲鈎牽後令人佛智如或現行未斷煩惱習氣又濃厚目生情觸塵成滯難了無生之義其力未充不可執云我已悟了煩惱性空若起心修却爲顛倒然則煩惱性雖空能令受業業果無性亦作苦因苦痛雖虛祇麼難忍如遭重病病亦全空何求醫人偏服藥餌故知言行相違虛實可驗但量根力不可自謾察念防非切宜仔細

問老子亦演行門仲尼大興善誘云何偏讚佛教而稱獨美乎答老子則絕聖棄智抱一守雌以清虛澹泊爲主務善嫉惡爲教報應在一生之內保守惟一身之命此並寰中之近唱非象外之遐談義乖兼濟之道而無惠利也仲尼則行忠立孝闡德垂仁惟敷世善未能忘言神解故非大覺也是以仲尼答季路曰生與人事汝尙未知死與鬼神余焉能事此上二

教並未逾俗柱猶局塵籠豈能洞法界之玄宗運無邊之妙行乎

問佛行無上衆哲所尊儒道二教既盡欽風云何後代之中而有毀謗不信者何答儒道仙宗皆是菩薩示助揚化同讚佛乘老子云吾師號佛覺一切民也西昇經云吾師化遊天竺善入泥洹符子云老氏之師名釋迦文列子云商太宰駭問孔丘曰夫子聖人歟孔子對曰丘博識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非聖人也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義亦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任因時亦非丘所知太宰駭大駭曰然則孰爲聖人夫子動容有言曰丘聞西方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吳書云吳主孫權問尙書令闕澤曰孔丘老子得與佛比對以不闕澤曰若將孔老二家比較遠方佛法遠則遠矣所以言者孔老設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設教諸天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明矣吳主大悅用闕澤爲太子大傅起世界經

云佛言我遣二聖者往震旦行化一者老子是迦葉菩薩二者孔子是儒童菩薩明知自古及今但有利益於人間者皆是密化菩薩惟大士之所明非常情之所測遂使寡聞淺識起謗如煙並是不了本宗妄生愚執事老君者則飛符走印煉石燒金施醮祭之醜習神仙之誑誕入孔門者志乖淳朴意向浮華聘鸚鵡之狂才擅蜘蛛之小巧此皆違背先德自失本宗斯人不謗焉顯其深下士不笑寧成其道是以佛法如海無所不包至理猶空何門不入衆哲冥會千聖交歸眞俗齊行愚智一照開俗諦也則勸臣以忠勸子以孝勸國以紹勸家以和弘善示天堂之樂懲非顯地獄之苦不惟一字以爲褒豈止五刑而作戒敷眞諦也則是非雙泯能所俱空收萬像爲一眞會三乘歸圓極非二諦之所齊豈百家之所及問道無不在眞性未移有佛無佛性相常住此卽一體三寶常現世間何用金檀刻像竹帛書經剃髮出塵以爲三寶答上根立解何假相施中下鈍機須憑事發不現正相但染邪風祇如此土像教未來惟興

外道罔知眞僞莫辨靈蹤伏自漢明夢現金身吳帝  
瑞彰舍利爾後國王長者方知歸敬之門哲士明人  
頓曉棲神之地是知迹能顯本相可通眞因筌得魚  
理事無廢是以木母變色金像舒光道藉人弘物由  
情感能生淨種敬假像而開心不結信緣遇眞儀而  
不見是以迷之則本末咸喪了之則眞假俱通若驗  
斯文奚生取捨或廣興供養發大志誠意業功深修  
因力大是以貧女獻潘潑而位登支佛童子進土甃  
而福受輪王

問因緣義空自他無性涅槃生死一體無殊如何行  
慈廣垂攝化答雖人法本空彼我虛寂而衆生迷如  
夢所得都不覺知菩薩與悲而示眞實大般若經云  
佛告善現應知有情雖自性空遠離衆相而有雜染  
清淨可得起信論云雖念諸法自性不生而復即念  
因緣和合善惡之業苦樂等報不失不壞雖念因緣  
善惡業報而亦即念性不可得是以觀緣起而不住  
涅槃了性空而不住生死

問西天九十六種外道各立修行之門勤苦兢兢非

業云何報盡還入輪迴不得解脫答未達無生  
正惟修生滅有因起貪著之心懷希望之意以苦  
捨苦從迷積迷匍匐昇沉輪迴莫已蒸砂之喻足可  
明之

問非惟外道修善不得解脫依內教修亦有不得道  
者何耶答皆爲有我故不得斷結凡作之時皆云我  
能作隨境所得住著因果若了二無我理證解一心  
不動塵勞當處解脫

問正作之時云何了無我答所作之時從緣而起以  
有施爲而無主宰所出音聲猶如風鐸隨機轉動惟  
似木人但依業力所爲而無我性可得四大聚散生  
滅隨緣乃至六趣受身亦復如是實無有人而能來  
往華嚴經云如機關木人能出種種聲彼無我非我  
性亦如是論云因緣故生天因緣故墮地獄若言  
是我非因緣者作惡何不生天乃墮地獄耶我豈愛  
彼地獄受苦耶我既作惡而不受樂者故知善惡感  
報惟是因緣非是我也而衆生於無我無作之中妄  
認我作強爲其主不知是識所爲決定無有作者外



道皆稱執作悉有神我若無神我誰爲所作智論破云心是識相故自能使身不待神也如火性能燒物不假人唯識論云諸所執實有我體爲有思慮爲無思慮有思慮應是無常非一切時有思慮故無思慮如虛空不能作業亦不受果故所執我理俱不成由此故知定無實我但有諸識無始時來前滅後生因果相續由妄熏習似我相現愚者於中妄執爲我又無我者卽是無性性卽是體體是主質義凡有一法皆從衆緣所成實無本體以無體故空是以衆生於性空中執爲實有內則爲我所羈外則爲塵所局所以修行不出心境及至得果不離所因昇降雖殊常繫諸有互爲高下終始輪迴衆患所生我爲其本問既萬法無體本來自空云何復有諸法建立答祇爲空無體性而從緣生若有自體卽不假緣生既不從緣生卽萬法有其定體若立定相卽成常過善惡不可改移因果遂成錯亂爲惡應生天爲善應沉淵以無因故作善惡無福作惡應無罪以無果故是以萬法無體無定但從緣現以緣生故無性諸法皆空

以無性故緣生諸法建立故華嚴經明菩薩於無自性中建立一切佛事是以因空立有有無自名從有辨空空無自體

問現見諸法發生云何無性答卽生無生所以無性若云有生爲復自生爲他生爲共生爲無因生若云自生譬如自身若非父母云何得生故云此身卽父母之遺體以過去業爲內因託父母體爲外緣內外因緣和合而有卽非自生或云他生者若無宿業自因終不託胎皆從自業而有譬如外具水土若無種子決定不生若共生者因假緣成何有自體之用緣從因起而無外助之能因緣各無和合豈有如一砂無油和衆砂而非有一盲不見聚群盲而豈觀若無因生者卽石女生兒龜毛作拂有因尙無無因豈有又從有因而立無因有因既無無因亦絕但了自他兩句無生則四句皆破既無自他將誰作和合及以無因有四句自然寂寂是知無生之生幻相宛爾生之無生眞性湛然故金剛三昧經云因緣所生義是義滅非生滅諸生滅義是義生非滅

問既一切諸法無性無生云何衆生執著境緣而受實報答祇爲不了無性迷爲實有所以受其實報如遠其性空卽不生貪著既不耽著任運施爲不住其因終不受果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又云一切惟心造若心不起外境常虛了境性空其心自寂妄心既寂幻相何生心境俱冥自然合道華嚴經云眼耳鼻舌身心意諸情根一切空無性妄心分別有又云世間一切法俱以心爲主隨解取衆相顛倒不如實

問既受實報云何言一切空答分明云衆生自妄認爲實其性常空雖受苦樂厭愛情生入法俱空一無所得猶如夢見好惡欣感盈懷及至覺來豁然無事覺來非有夢裏非無既習顛倒之因不無虛妄之果問妄心幻境爲復本無從今日無答心境本無

問既是本無衆生云何不得解脫答本來無縛云何稱解祇爲不達本無妄生今有從無始際熏習之力不覺不知隨業而轉雖在業拘性常清淨

問如何得究竟清淨答此有二義一者了其本無得自性清淨二者淨其妄染得離垢清淨本性既淨妄

念不生二障雙消三輪廓徹契本明源種現俱寂問佛道遐昌凡聖同稟何乃興替不定而有墮壞者乎答夫萬物有遷二寶常住寂然不動感通而化非初誕於王宮不長逝於雙樹若衆生福薄則佛事水消若國土緣深則梵刹雲聳在人自生得喪非法而有盛衰故法華經云衆生見劫盡大火所燒時我此土安隱天人常充滿

問既讚衆善報應非虛云何有勤苦求者全無尅證答修善之人自有明顯二益法華玄義四句料簡一冥機冥應若過去善修三業現在未運心口藉往善力此名爲冥機雖不見靈應而密爲法身所益不見不聞非覺非知是名冥益應身應是顯應法身應是冥應二冥機顯益過去植善而冥機已成便得值佛聞法現前獲利是爲顯益如初佛出世最初得度之人現在何曾修行諸佛照其宿機自往度之三顯機顯益現在身口精勤不懈而能感降道場禮懺能感靈瑞四顯機冥益如人雖一世勤苦現善濃積而不顯感冥有其利若解四意一切低頭舉手福不虛棄

終日無感終日無悔矣

問或有一生修善現業惡報終日造惡目覩吉昌者何答業通三世生熟不定又通三報厚薄相傾西天第十九祖師鳩摩羅多云前生修功德而致強半功有少破壞故迴心修惡行罪業少功德亦死先受福正受快活時心似得安樂忽降諸衰惱其家漸殘破承彼先惡業相續致於此非是今修福而招斯惡報又曰前世作惡業其罪強半功忽遇一智者而教修福德福德雖修已其善未過彼功德少於罪亦死生貧窮心不敬信佛亦不重三寶如是過半已其家漸富有資生多財帛承彼先善業相續致於此非是今作惡而招斯善報論云今我疾苦皆由過去今生修福報在當來若見喜殺長壽好施貧窮能信斯言不生邪見若不解此憂悔失理為徒功喪計善惡無徵但修善之時一心不退既不間斷福果長新祇慮中途自生遮障識達賢士曉斯旨焉

問惡能掩善則禍起而福傾善能排惡則障消而道現何乃或有從生積善反受餘殃及蕭梁武帝歸惡

三寶一朝因斃全無靈祐者何舉世咸疑請消餘滯答前明業通三世事已昭然今重決疑有其二義一者是諸佛菩薩示現施為隨順世間同其苦樂千變萬化誘引勞生或居安而忽危示物極即反或處榮而頓弊現盛必有衰令耽榮者悟世無常使恃祿者知生有限潛消貪垢巧洗情塵示正示邪或逆或順斯乃密化之秘術非凡小之所知二者善惡無定果報從緣業力難思勢不可遏故涅槃經云業有三報一現報現作善惡現受苦樂二生報今生作業來生受果三後報或今生作業過百千生方受其報又經云有業現苦有苦報有業現苦有樂報有業現樂有樂報有業現有樂有苦報或餘福未盡惡不即加或宿殃尚在善緣便發又若善多惡少則先受樂而後受苦則福盡禍生或善少惡多則先受苦而後受樂則災消慶集此皆並是後報善惡業熟今生善力難排斷結證聖尚還宿債如師子比丘一行禪師等豈況業繁凡夫寧逃此患三者或善根深厚修進堅牢決志無疑誓過金石則現受輕報能斷深愆故經云

今生作惡少爲善多則迴地獄重而現世輕或作善少爲惡多則迴現世輕而地獄重乃至純善修行之人現世暫時頭痛則減百萬劫地獄之苦是以菩薩發願云願得今生償不入惡道受苦作惡之人雖現安樂果在阿鼻積劫燒然受苦無間又復修行力至將出輪迴臨終之時雖受微苦無始惡業一時還盡如唐三藏法師九世支那爲僧福德智慧常稱第一大弘聖教廣演佛乘利濟無邊殊功罕測及至遷化之時臥疾房中瞻病僧明藏禪師見有二人各長一丈共捧一白蓮華至法師前云師從無始已來所有煩惱有情諸有惡業因今小疾並得消殄應生欣慶法師顧視合掌遂右脇而臥弟子問云和尚決定得生彌勒內院不報云得生言說氣息漸微奄然神逝若明如上三義方爲知因識果之人或昧斯文終生疑謗

問夫修善應純云何造惡既能造惡何用善乎若善惡齊行恐虛功力答若出家菩薩無諸障礙應純修善直至菩提如在家菩薩事業所拘未得純淨傍與

善道以爲對治夫業難頓移惡非全斷漸積功德以趨菩提若更積惡不修惡無有盡須行善業以奪惡因譬喻經云昔有國王出射獵還過寺繞塔爲沙門作禮群臣共笑之王乃覺知問群臣曰有金在釜釜中湯沸以手取金可得答曰不可得王言以冷水投中可取得不臣白王言可得也王言我行王事射獵所作如湯沸燒香然燈繞塔如持冷水投沸湯中夫王作有善惡之行何故但有惡無善乎

問在家菩薩亦許純修善不答若志苦心堅一向歸命如鹿在網若火燒頭惟求出離之門不顧人間之事自古及今亦多此等譬喻經云昔有國王大好道德常行繞塔百匝未竟邊國王來征伐欲奪其國傍臣大恐怖卽白王言置斯旋塔以讓寇王言聽使兵來我終不止心意如故繞塔未竟兵散罷去夫人有一心定意無所不消也是以河岳不靈惟人所感但能志到無往不從至於水池躍鱗寒林抽笋故非神力之所爲也

問若廣修萬善皆奉慈門但稟真詮有妨世諦則處

國廢其治國在家闕於成家雖稱利人未得全美答  
佛法衆善普潤無邊力濟存亡道含真俗於國有善  
則國霸於家有善則家肥所利弘多爲益不少所以  
書云積善之家必之餘慶積惡之家必之餘殃又云  
行善降之百祥爲惡降之百殃宋典文帝以元嘉中  
問何侍中曰范泰謝靈運云六經本是濟俗若性靈  
真要則以佛經爲指南如其率土之濱皆純此化則  
吾坐致太平也侍中對曰夫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  
則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厚傳  
此風訓已遍宇內編戶千萬則仁人百萬夫能行一  
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  
於國陛下所謂坐致太平也是以包羅法界徧滿虛  
空一善所行無往不利則是立身輔化匡國保家之  
要軌矣若以此立身無身不立以此匡國無國不匡  
近福人天遠階佛果

問所修萬善以何爲根本乎答一切理事以心爲本  
約理者經云觀一切法卽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由他  
悟此以真如觀真實心爲本約事者經云心如工畫

師能畫諸世間五蘊悉從生無法而不造此以心識  
觀緣慮心爲本真實心爲體緣慮心爲用卽心生  
滅門體卽心真如門約體用分二惟是一心卽體之  
用用不離體卽用之體體不離用開合雖殊眞性不  
動心能作佛心作衆生心作天堂心作地獄心異則  
千差競起心平則法界坦然心凡則三毒繫纏心聖  
則六通自在心空則一道清淨心有則萬境縱橫如  
谷應聲語高而響大似鏡鑑像形曲而影邪以萬行  
由心一切在我內虛外終不實內細外終不顯善因  
終值善緣惡行難逃惡境陷雲霞而飲甘露非他所  
披臥煙燄而噴膿血皆自所爲非天之所生非地之  
所出祇在最初一念致此昇沉欲外安和但內寧靜  
心虛境寂念起法生水濁波昏潭清月朗修行之要  
雖出於斯可謂衆妙之門群靈之府昇降之本禍福  
之源但正自心何疑別境經云爲善福隨履惡禍追  
響之應聲善惡如音非天龍鬼神所授非先彌後裔  
所爲造之者惟心成者身口矣佛說偈曰心爲法本  
心尊心使中心念惡卽言卽行罪苦自追車磔于轍

心爲法本心尊心使中心念善卽言卽行福樂自追如影隨形華嚴經云智首菩薩問文殊師利云何得無過失身口意業乃至爲上爲無上爲等爲無等等文殊師利答言佛子若諸菩薩善用其心則獲一切勝妙功德密嚴經云如地無分別庶物依以生藏識亦如是衆境之依處如人以己手還自摩捏身亦如象以鼻取水自沾沐復以諸嬰兒以口含其指如是自心內現境還自緣是心之境界普徧於三有久修觀行者而能善通達內外諸世間一切惟心現以此之言豈止萬善之本乃至有情無情凡聖境界虛空萬像悉爲其本亦云無住爲本本立道生斯之謂矣問萬行之源以心爲本助道門內何法爲先答以其眞實正直爲先慈悲攝化爲道以正直故果無迂曲行順眞如以慈悲故不墮小乘功齊大覺以此二門自他兼利

問前明先知正宗徧行助道今萬行門中以消疑滯未審以何爲宗旨答佛法本無定止但隨入處明見心性權名爲宗

問以何方便而得悟入答有方便門應須自入問豈無指示答見性無方云何所指實非見聞覺知境界

問旣無所指明見之時見何物答見無物問無物如何見答無物卽無見無見是眞見有見卽隨塵

問若然如是教中佛云何亦說見答佛隨世法卽是不見見非同凡夫執爲實見究竟而論見性非屬有無湛然常寂

問畢竟如何答須親省察問前云心外無法云何稱有見卽隨塵答一切色境皆是第八識親相分現量所得實無外法眼見色時未生分別利那轉入明了意識分別形像作外量解遂執成塵境

問此境何識所現答塵以識所現內識變起似塵而現如鏡中見自面像非他影現唯識論云內識轉似外境我法分別熏習力故諸識生時變自我法此我法相雖在內識而由分別似外境現諸有情類無始時來緣此執爲實我實法如幻夢者幻夢力故心似種種外境相現內識所變似我似法雖有而非實經

云由自心執著心似外境轉彼所見非有是故說惟  
心此由約事而論說爲識變若深達真如一切諸法  
本來不動卽心自性亦非待變

問此塵與識從何而立答謂由名言熏習種子而得  
建立實無其體而似有義相貌顯現如幻物等因名  
立法因法建名名中無法法中無名無體互成有相  
俱寂

問此識既不立何識爲宗答諸識亦無畢竟所歸約  
極權論惟一眞性此亂識爲遣境故立境消識謝能  
所俱亡惟一眞識卽是實性三無性論云先以亂識  
遣於外境次阿摩羅識遣於亂識究竟惟一淨識

問理事無闕萬事圓修何教所宗何諦所攝答法性  
融通隨緣自在隨舉一法萬行圓收卽華嚴所宗圓  
教所攝若六度萬行成佛度生雖淨緣起皆世諦所  
收若發明本宗深窮果海則理智俱亡言心路絕

問此集所陳有何名目答若問假名數乃恒沙今略  
而言之總名萬善同歸別開十義一名理事無闕二  
名權實雙行三名二諦並陳四名性相融卽五名體

用自在六名空有相成七名正助兼修八名同異一  
際九名修性不二十名因果無差

問名因義立義假名詮旣立假名其義何述答第一  
理事無闕者理則無爲事則有爲終日爲而未嘗有  
爲終日不爲而未嘗無爲爲與無爲非一非異同法  
性源等虛空界若云是一仁王經說諸菩薩有爲功  
德無爲功德皆悉成就若但是一不成說有二種功  
德若云是異般若經云不得離有爲說無爲不得離  
無爲說有爲是以理事相卽非斷非常起滅同時無  
闕雙現第二權實雙行者實則眞際權則化門從眞  
際而起化實外無權因事跡而得本權外無實常冥  
一旨無闕雙行遮照同時理量齊現第三二諦並陳  
者諸佛常依二諦說法何以故俗是眞詮了俗無性  
卽是眞諦故云若不得俗諦不得第一義所以眞不  
待立而常現俗不待遣而自空二諦雙存如同波水  
水窮波末波水同時波徹水源動濕一際第四性相  
融卽者無量義經云無量義者從一法生所言法者  
卽是眞心從一眞心具不變隨緣二義不變是性隨

緣是相性是相之體相是性之用以不了根源則妄生諍論如今毀相者是不識心之用毀性者是不識心之體若能融通取捨俱息第五體用自在者體卽法性之理用乃智應之事舉體全用卽非一舉用全體體卽非異卽體之用不闕用卽用之體不失體所以一味雙分自在無闕第六空有相成者且夫一切萬法本無定相互成互壞相攝相資空因有立緣生故性空有假空成無性故緣起因義顯別隨見成差迷之則萬狀不同悟之則三乘不異何者且如有之一法小乘見是實色初教觀爲幻有終教則色空無闕以空不守自性隨緣成諸有故頓教見一切色法無非真性圓教見是無盡法界若如是融通卽成眞空妙有有能顯萬德空能成一切第七正助兼修者正卽是主助卽是伴因伴成主無助卽正終不圓從主得伴無正則助無由立是以主伴相成正助兼備亦是止觀雙運隱顯互與內外更資乘戒兼急第八同異一際者同則據理不變異則約事隨緣所以不變故乃能隨緣隨緣故所以不變祇爲不異而成

異事不同而立同門若異則壞於異以失體故若同則不成同以無用故所以同無同而異異無異而同各執卽落斷常雙融卽成佛法故經云奇哉世尊於無異法中而說諸法異第九修性不二者本有曰性非從觀成今顯曰修因智而現由修顯本有之性因性發今日之修全性成修全修成性修性無二因緣似分第十因果無差者因從果起果滿則乃成因果逐因生因圓則能立果事分前後理卽同時相助相酬業用無失

問此集所申當何等機得何等利答自他兼利頓漸俱收自利者助道之圓門修行之玄鏡利他者滯眞之皎日二見之良醫頓行者不違性起之門能成法界之行漸進者免廢方便之教終歸究竟之乘若信之者則稟佛言若毀之者則謗佛意信毀交報因果歷然略述教海之一塵普施法界之含識願弘正道用報佛恩頌曰

菩提無發而發

佛道無求而求

妙用無行而行

眞智無作而作



與悲悟而同體	行慈深入無緣
無所捨而行檀	無所持而具戒
脩進了無所起	習忍達無所傷
般若悟境無生	禪定知心無住
鑒無身而具相	證無說而談詮
建立水月道場	莊嚴性空世界
羅列幻化供具	供養影響如來
懺悔罪性本空	勸請法身常住
迴向了無所得	隨喜福等真如
讚歎彼我虛立	發願能所平等
禮拜影現法會	行道足攝真空
焚香妙達無生	誦經深通實相
散華顯諸無著	彈指以表去塵
施爲谷響度門	修習空華萬行
深入緣生性海	常遊如幻法門
誓斷無染塵勞	願生惟心淨土
履踐實際理地	出入無得觀門
降伏鏡像魔軍	大作夢中佛事

廣度如化含識

同證寂滅菩提

萬善同歸集卷第六終

音釋

豁正鄙切大也 際許規切毀也

唯心诀一卷

宋·延寿撰



息畊頌宗鏡錄曰百卷非文字親探海藏深老胡三寸舌教主幾生心於其唯心訣亦同始明自心常分末示觀心異見以解塵劫之惑能照千年之暗焉蓋澆季學者不得其方愛同憎異執真斥假不知華藏海中浪不離水徑路百端竟迷寶所永明之意其在茲乎純稱上人淨門巨擘管入性堂老人室發揮心要切磋功熟長養歲久所謂於菟而生羽翼者也頃入藏之次知此書宏有益后學因謀鏤梓施參禪徒亦是悲心之所不能息以報深恩者乎若徒釋文義而廢禪坐或泥不立字說而妄師其心則殆失永明及上人之意也

文化甲戌仲春現住東福天瑞守選採筆於无價室

永明智覺禪師唯心訣

詳夫心者非眞妄有無之所辨豈文言句義之能述乎然衆聖歌詠往哲詮量非不洞明爲物故耳是以

千途異說隨順機宜無不指歸一法而已故般若唯言無二法華但說一乘思益平等如如華嚴純眞法界圓覺建立一切楞嚴含髮十方大集染淨融通寶積根塵混合涅槃咸安祕藏淨名無非道場統攝包含事無不盡籠羅該括理無不歸是以一法千名應緣立號不可滯方便之說迷隨事之名謂衆生非眞諸佛是實若悟一法萬法圓通塵劫凝滯當下冰消無邊妙義一時通盡深徹法源之底洞探諸佛之機不動微毫之功匪移絲髮之步優游沙界徧歷道場何佛刹而不登何法會而不涉無一相而非實相無一因而非圓因恒沙如來煥若目前十方佛法皎然掌內高低岳瀆共轉根本法輪大小鱗毛普現色身三昧處一座而十方俱現演一音而沙界齊聞談玄顯妙而不壞凡倫千變萬化而未離眞際與三世佛一時成道共十類生同日涅槃擊法鼓於魔宮震法雷於邪城履逆而自順處剛而自柔臨高而不危在滿而不溢可謂端居絕學之地深履無爲之源入衆妙之玄門遊一實之境界無一法本有無一法始成

泯中邊絕前後印同異一去來萬境齊觀一際平等  
明知三寶常現我土不燒梵音恒聞慧光常照此大  
寂三昧金剛定門今古咸然聖凡齊等如一滴之水  
與渤澥之潤性無差若芥孔之空等太虛之容納非  
別信之者功超遠劫明之者祇在剎那此一際之法  
門真無方之大道聚一塵而非合散衆刹而非分和  
光而不羣同塵而不染超出而不離冥合而無歸養  
育凡聖而無質像可觀興建法界而無名字可立依  
蔭草木籠罩古今徧界徧空穹蒼不能覆其體常照  
常現鐵圍不能匿其輝無住無依塵勞不能易其性  
非純非雜萬法不能隱其真闐爾無聲而羣音揭地  
蕩然無相而衆像參天相入而物境千差相卽而森  
羅一味不從事而失體非共非分不守性而任緣亦  
同亦別是以卽性之相故無妨建立卽理之事故不  
翳眞常以空之有故豈礙繁興以靜之動故何虧湛  
寂言一則大小相入言異則高下俱平言有則理體  
寂然言無則事用不廢雖起而常滅世相含虛雖寂  
而恒生法界出現任動而常住萬化不移任隱而恒

與一體隨應無假而幻相和合無實而眞性湛然無  
成而異質交輝無壞而諸緣互絕境雖現而無現性  
智雖照而無照功寂用非差能所一際狀同淨鏡萬  
像而不能越形性若澄空衆相而不能離體爲常住  
藏作變通門湛爾堅凝恒隨物化紛然起作不動眞  
如男身沒女身彰東方入西方起當存而正泯在卷  
而恒舒普注而不迂俱徧而無在學一塵列無邊刹  
土指一念樹無盡古今居一相而非升卽淨隨染驟  
五趣而不墜處濁恒清外望無盈餘內窺無積聚觸  
目而不見滿耳而不聞盈懷而無知徧量而非覺本  
成而非故今現而非新不磨而自明弗瑩而自淨可  
謂妙體常住靈光靡沉至德遐周神性獨立衆妙羣  
靈而普會爲萬法之王三乘五性而冥歸作千聖之  
母獨尊獨貴無比無儔實大道源是眞法要玄蹤不  
定任物性以方圓妙應無從逐機情而隱顯是以本  
生末而未表本體用互與眞成俗而俗立眞凡聖交  
映此顯彼而彼分此主伴齊參生成佛而佛度生因  
果相徹境無自性而他成自心無自性而自成他理

不成就而一即多事不成就而多即一相雖虛而恒冥一體性雖實而常在萬緣雖顯露而難以情求任超絕而無妨大用縱橫幻境在一性而融真寂滅靈空寄森羅而顯相諦智相發染淨更熏隨有力無力而出沒無恒逐緣成緣散而卷舒不定相攝則纖塵不現相資則萬境俱生來如水月之頓呈去若幻雲之忽散動寂無礙涉入虛融互奪互存靈通莫測不出不在妙性無方智海滔滔包納而無遺纖芥靈珠璨璨照臨而不隱微毫若真金隨異器以分形千差不礙如湛水騰羣波而顯相一體無虧俱是俱非亦邪亦正不有而示有杳若夢存無成而似成倏如幻住依空源而起盡法法無知隨化海以與亡緣緣絕待是以五岳穹崇而不峻四溟浩渺而不深三毒四倒而非凡八解六通而非聖悉住真如寂滅之地盡入無生不二之門施爲大解脫中重重無盡顯現不思議內浩浩難窮豈可立其始終定其方域何必崇真斥妄厭異欣同欲壞幻化之身擬斷陽燄之識不知念念釋迦出世步步彌勒下生分別現文殊之心

動止運普賢之行門門而皆開甘露味而純是醍醐不出菩提之林長處蓮華之藏晃晃而無塵不透昭昭而溢目騰光豈勞妙辯之敷揚誰待神通之顯示動止常遇明暗不離非古盛而今衰豈愚亡而智現語默常合終始冥通初祖豈用西來七佛何嘗出世是以心空則天地虛寂心有則國土崢嶸念起則山岳動搖念默則江河寧謐機峻而言言了義志徹而念念虛玄器廣而法法周圓量大而塵塵無際意地清而世界淨心水濁而境界昏舉一全該坦然平等宛爾具足唯在正觀萬法本只由人真如自合衆德無念而殊功悉備無作而妙行皆圓不運而成靈智法爾無求自得妙性天真方如理智圓融大道無外絕一塵而獨立何衆相以攬然是則聲處全聞見外無法豈玄黃之所惑匪音響之能淪如滄海之味混百川猶須彌之色吞羣鳥無一名不播如來之號無一物不闡遮那之形崑樹庭莎各挺無邊之妙相猿吟鳥噪皆談不二之圓音癡愛成解脫真源貪瞋運菩提大用妄想與而涅槃現塵勞起而佛道成從

體施爲報化而未嘗不寂隨緣顯現法身而無處不  
周實教法之所歸聖賢之稟受羣生之實際萬物之  
根由正化之大綱出世之本意三乘之正轍入道之  
要津般若之靈源涅槃之窟宅蓋以妙理玄邈大旨  
至夷狂慧而徒自勞神癡禪而但能守縛實謂言思  
路絕分別意窮識智條然神清可鑑空有雙豁根塵  
洞開如窺淨天似臨皎日無一法門而不現無一至  
理而不明豈動神情春池而穩探眞寶匪勞心力赤  
水而自獲玄珠觀沙界於目前指大千於身際收群  
生於掌握納萬彙於膏襟不施一功成就楞嚴之大  
定不披一字徧覽普眼之眞經四句之義頓融百非  
之路杳絕豎徹三際橫亘十方爲一總持號大自在  
神光赫赫威德巍巍尼乾魄消波旬膽碎煩惱賊瘋  
然墮壞生死軍豁爾飄颺愛河廓清慢山崩倒逍遙  
物外無得無求憺怕虛懷曠然絕累虛空讓其高廣  
日月慚其光明然後則權實雙遊悲智齊運拯世若  
幻度生同空涉有而不乘無履眞而不礙俗若乾坤  
之覆載猶日月之相須示聖現凡出生入死持實相

印建大法幢作一種之光明爲萬途之津濟能令寒  
灰再燄焦種重榮永爲苦海之迅航常作迷途之明  
導任運遮照隨智卷舒雖無知而萬法圓通雖無見  
而一切明現但契斯旨體本自然如群萌值春萬物  
得地十身頓現四智鬱興猶如意幢若大寶聚法財  
豐溢利物何窮故號功德之林乃稱無盡之藏豈有  
朝曦而不照夜炬而不明者哉何得以限量心起分  
齊見局太虛之闊決定法界之邊疆遂令分別之情  
不越衆塵之境向眞如境上鼓動心機於寂滅海中  
奔騰識浪於管中存見向壁轉偷光立能所之知起  
勝劣之解齊文定旨逐語分宗蠅螟豈繼於鵬程螢  
照那齊於日曜豈能一毛孔內納十方之虛空一刹  
那中現億佛之世界一身而徧一切刹一一刹而  
含無邊身乘高廣之大車展大千之經卷陞燈王之  
法座演香積之嘉蓋披迦葉之上衣入釋迦之正室  
促多生於頃刻擲世界於他方腹吸風輪口吹劫火  
變丘陵爲寶刹移淨土於穢邦一毫中放無盡之光  
明一言內演難思之教海此乃群生之常分與衆聖

而同儔無一法而不然但有心而皆爾非假變通之力不從修證之因德量如然塵毛悉具一香一味同棲滅盡定門蠢動翬飛不昧靈知寂照何得速山認培弃海存滙劣志卑心而自鄙屈翻乃持神珠而乞丐守金藏以貧窮辜負已靈埋沒家寶或捨離而保持偏正或絕分而甘處塵勞或認妄而謬附邪宗或執權而勞修漸行或認位高推於極聖或積德望滿於三祇不知全體現前猶希妙悟豈覺從來具足仍待功成不入圓常終成輪轉只爲昧於性德罔辯真宗捨覺循塵弃本就末掛有無之魔冒投一異之邪林宰割真空分離法性依塵生滅隨境有無執斷迷常驟緣遣性謬與知解錯倒修行或和神養氣而保自然或苦質摧形而爲主道或執無著而椿立前境或求靜慮而伏捺妄心或剝情滅法以凝空或附影緣塵而抱相或喪靈源之眞照或殞佛法之正因或絕識凝神受報於無情之地或澄心泯色住果於八難之天或著有而守乾城或撥無而同兔角或絕見而居暗室或立照而存所知或認有覺是眞佛之形

或効無知同木石之類或執妄同究竟之果如卽泥是餅或忘緣趣解脫之門似撥波求水或外騁而妄興夢事或內守而端居抱愚或宗一而物象同如或見異而各立法界或守愚癡無分別而爲大道或尙空見排善惡而作眞修或解不思議性作頑空或體眞善妙色爲實有或沉機絕想同有漏之天或覺觀思惟墮情量之域或不窮妄性作冥初之解或昧於幻體立空無之宗或認影而爲眞或執妄而求實或認見聞性爲活物或指幻化境作無情或起意而乖寂知或斷念而虧佛用或迷性功德而起色心之見或據畢竟空而生斷滅之心或執大理而頓弃莊嚴或迷漸說而一向造作或據體離緣而墜我執或亡泯一切而守已愚或定人法自爾而墮無因或執境智和合而生共見或執心境混雜亂能所之法或著分別眞俗縛智障之愚或守一如不變而墮常或定四相所遷而沉斷或執無修而祛聖位或言有證而背天真或執依正而隨世輪迴或厭生死而喪眞解脫或迷眞空而崇因著果或昧實際而欣佛欺魔或



著隨宜所說而守語爲真或失音聲實相而離言求  
默或宗教乘而毀自性之定或弘禪觀而斥了義之  
銓或闢奇特而但顯出身俄沉識海或作淨潔而唯  
求玄密返墮陰城或起殊勝知解而剝肉爲瘡或住  
本性清淨而執藥成病或尋文探義而飲客水或守  
靜居閑而坐法塵或起有得心談無相大乘或運圖  
度想探物外玄旨惑廢識起絕言之見或存詮招執  
指之譏或認動用而處生滅根源或專記憶而住識  
想邊際或安排失圓覺之性或縱任虧入道之門或  
起身心精進而滯有爲或守任真無事而沉慧縛或  
專繫念勤思而失於正受或效無礙自在而放捨修  
行或隨結使而恃本性空或執纏蓋而妄加除斷或  
保重而生法愛或輕慢而毀佛因或進求而乖本心  
或退墮而成放逸或語證相違而虧實地或體用各  
據而乖佛乘或守寂而住空失大悲之性或混緣而  
獸假遠法爾之門或著我見而昧人空或迷現量而  
堅法執或解不兼信而滋邪見或信不兼解而長無  
明或云人是而法非或稱境深而智淺或取而迷法

性或捨而乖卽真或離而違因或卽而忘果或非而  
謗實或是而毀權或惡無明而背不動智門或憎異  
境而壞法性三昧或據同理而起增上慢或貶別相  
而破方便門或是善提而謗正法輪或非衆生而毀  
真佛體或著本智而非權慧或迷正宗而執化門或  
滯理溺無爲之坑或執事投虛幻之網或絕邊泯跡  
違雙照之門或保正存中失方便之意或定慧偏習  
焦爛道芽或行願孤興沉埋佛種或作無作行修有  
爲菩提或著無著心學相似般若或趨淨相而迷垢  
實性或住正位而失自本空或立無相觀而障竊真  
如或起了知心而違背法性或守真詮而生語見服  
甘露而早終或敦圓理而起著心飲醍醐而成毒已  
上略標一百二十種邪宗見解並是迷宗背旨失湛  
乖真捏目生花迷頭認影若敲冰而索火類緣木以  
求魚畏影逃空捫風捉電苦非甘種砂豈餅因皆不  
能以法性融通一旨和會盡迷方便悉溺見河障於  
本心不入中道匍匐昇沉之路纏綿取捨之懷於無  
心中強欲斷除向無事內剛求捨離將法空爲恚愛

之境返真智作想礙之情長隨入倒之風難出四邊  
之網竟不知理卽生死恒與道冥妄本菩提從來合  
覺明常住暗水不離冰靈智常存妙用無盡何乃退  
想念而求湛寂斷煩惱而證真如妄作妄修自難自  
易且靈覺之性本非秘密如來之藏實不覆藏故知  
圓常之理不虧信解之機難具如針鋒上無邊身菩  
薩似藕絲懸須彌盧之山唯歎希奇罔知所措如水  
母土蜂之類猶蛛屈步之徒歷劫他求終朝取相  
不自暫省返照回光貨鬻衣珠承紹家業但爭空花  
之起滅定認肯影之是非去淳朴而專尙浮華喪根  
源而唯尋枝派可謂遺金拾磔擲寶持薪是以衆聖  
驚嗟達人悲歎都謂不到實地未達本心妄議浮沉  
緣心巧僞偏計所執現似外塵人杌繩蛇橫生空見  
不知萬法無體一切無名從意現形因言立號意隨  
想起言逐念與想念俱虛本末非有是以三界無物  
萬有俱空邪正同倫善惡齊旨全拋大義莫返初源  
於無心中妄立異同就一體內強分離合自他纒立  
逆順隨生起鬪爭之端結惑業之始織是非之緻網

鎖憎愛之樊籠觀鏡像分妍醜之心聆谷響與喜怒哀  
之色責化人之心行保幻物之堅牢汲陵水而欲滿  
漏卮折空花而擬栽頑石能所雙寂事理俱空既造  
惑因不無幻果欲知妙理唯在觀心恒沙之業一念  
而能消千年之暗一燈而能破自然不立名相解惑  
寂然豈有一物當情萬境作對取捨俱喪是非頓融  
衆賢咸消豁然清淨無非不思議解脫盡是大寂滅  
道場視聽俱忘身心無寄隨緣養性逐處消時猶縱  
浪之虛舟若凌空之逸翮縱橫放曠任跡郊鄣普勸  
諸後賢但遵斯一路聞而不信尙結佛種之因學而  
未成猶益人天之福此乃羣經具載諸佛同宣非奉  
爾以致辭請收凝而立鑿

永明智覺禪師唯心訣終



定慧相資歌一卷

宋·延壽撰



定慧相資歌

祖教宗中有二門。十度萬行稱爲尊。初名止觀助新學。後成定慧善提根。唯一法似雙分。法性寂然體眞止。寂而常照妙觀存。定爲父慧爲母。能孕千聖之門戶。增長根力養聖胎。念念出生成佛祖。定爲將慧爲相。能弼心王成無上。永作群生證道門。卽是古佛善提樣。定如月光燦外道。邪星滅能挑智炬。轉分明滋潤道芽。除愛結慧如日照。破無明之暗室。能令邪見愚夫禪。盡成般若波羅蜜。少時默利那靜。漸漸增修成正定。諸聖較量功不多。終見靈臺之妙性。賢聞法纔歷耳。能熏識藏覺種起。一念回光正智開。須臾成佛法如是。禪定力不思義。變凡爲聖剎那時。無邊生死根由斷。積劫塵勞巢穴墮。湛心水淨意湛光吞萬像。燦千途。扶開己眼無瑕翳。三界元無一法拘覺觀。賊應時剋。攀緣病倏然淨。蕩念垢兮洗惑塵。顯法身兮堅慧命。如斷山若停海。天翻地覆終無改。瑩似琉璃合寶月。倏然無寄而無待。般若慧莫能量。自然隨

處現心光。萬行門中爲導首。一切時中稱法王。竭苦海碎邪山。妄雲卷盡片時間。貧女室中金頓現。壯士額上珠潛還。斬癡網截欲流。大雄威猛更無儔。能令鐵牀銅柱冷。頓使魔怨棄果休。和諍訟成孝義。普現群生諸佛智。邊邪惡慧盡朝宗。螻蟻鯢鰲齊受記。偏修定純陰。爛物剝正命。若將正慧照禪那。自然萬法明如鏡。偏修慧純陽枯物成迂滯。須憑妙定助觀門。如月分明除霧翳。勸等學莫偏修。從來一體無二頭。似禽兩翼飛空界。如車二輪乘白牛。卽向凡途登覺岸。便於業海泛慈舟。或事定制之一處。無不竟或理定唯當直下觀心性。或事觀明諸法相生籌筭。或理觀頓了無一。無那畔定卽慧。非一非二。非心計慧卽定。不同不別。絕觀聽或雙運。卽寂而照。通眞訓或俱泯。非定非慧。超常準一塵入定。衆塵起般若門中。成法爾童子身中。三昧時老人身分談眞軌。能觀一境萬境。同近塵遠刹。無不通眞如路上。論生死無明海裏演圓宗。眼根能作鼻佛事。色塵入定香塵起。心境常同見。自差誰言不修波元水。非寂非照絕言思。而

寂而照功無比。權實雙行。闡正途。體用更資。含妙旨。  
勸諸子勿虛棄。光陰如箭。流水散亂。全因缺定門。  
愚盲祇爲虧真智。真實言須入耳。千經萬論同標記。  
定慧全功不暫忘。一念頓歸真覺地。定須習慧須聞。  
勿使靈臺一點昏。合抱之樹生毫末。積漸之功成寶。  
尊彌猴學定生天界。女子纔思入道門。自利利他因。  
果備。若除定慧莫能論。

警世一卷

宋·延寿撰





警世

夫不體道本沒溺生死處胎卵濕化橫豎飛沈之類。於中失人身者如大地之士。得人身者如爪上之塵。於人身中多生邊夷下賤及處中國或受女身若爲男子。癯殘百疾。設得丈夫十相具足者。處恐畏世生五濁時。以肉爲身。以氣爲命。一報之內。如石火風燈。逝波殘照。瞬息而已。於中少天非橫殞者。不計其數。或有得天年壽極耳。順萬中無一脫得知命之歲。除幼稚無知。至三十豪四十富。且約其間三十年。於中有疾病災禍愁憂苦惱。居強半矣。所以昔人有言。浮生一月之中。可開口而咲。只四五日矣。故知憂長喜促。樂少苦多。如在萬仞之危峯。似處千尋之滄海。縱得少樂。畢慮漂沈。且夫有生。勞我處胎。有老。奪我壯色。有病。損我形貌。有死。壞我神靈。有榮。縱我驕奢。有辱。敗我意氣。有貴。使我憍倨。有賤。挫我行藏。有富。恣我貪婪。有貧。乏我依報。有樂。動我情地。有苦。痛我精神。有讚。起我高心。有毀。滅我聲價。乃至寒則逼切我。

體熱則煩悶。我癡渴則乾。我喉饑則羸。我腹驚則懾。我魄懼則喪。我魂憂則撓。我神惱則敗。我志願則長。我愛逆則起。我憎親則率。我情疎則生。我恨害則殞。我體愁則結。我腸乃至遇境。生心隨情。動念或美或惡。俱不稱懷。皆長業輪。盡喪道本。其或更詭於君悖。於父。傲其物。趨其時。獸其心。狐其意。苟其利。徇其名。誑其人。詔其行。附其勢。欺其孤。淵其殃。崇其業。扇其火。吹其風。驟其塵。背其覺。邪其種。睽其真。但顧前非慮。後口謀。去靡思。回唯求生。焉知滅則念。念燒爇。步步溝隍矣。如今或得利。那在世須。總仁悲行善。修心除非去惡。書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是以世間逆順種種。因緣空受。身心妄苦。皆爲不知三界。唯是一心。以前五識。眼耳鼻舌身及第八識。皆是現量所得。無心外法。以第六明了意識。比量計度。而成外境。全是想生。隨念而至。若無想念。萬法無形。故經云。想滅。聞靜。識停。無爲。又云。諸法不牢固。唯立在於念善解。見空者。一切無想念。若了一心之旨。心外自然。無法可陳。豈有欣戚關懷。是非干念。佛頌云。未

達境唯心。起種種分別。達境唯心。已分別。卽不生。既  
了境唯心。便捨外塵相。從此息分別。悟平等。真空。故  
起信論云。一切境界。唯心妄動。心若不起。一切境界  
相滅。唯一真心。徧一切處。是故三界虛僞。唯心所作。  
離心卽無六塵境界。乃至一切分別。卽分別自心。心  
不見心。無相可得。先德云。心外有法。生死論迴。心外  
無法。生死永棄。經云。諸法所生。唯心所現。論云。三界  
無別法。但是一心作。旣信一心。須以禪定冥合。如經  
云。若能教三千大千世界衆生。令行十善。不如一食  
頃。一心靜處。入一相法門。若能諦了自心。以此定慧  
相應。則能不動塵勞。便成正覺。平生所遇。莫越於斯。  
普動後賢。可書紳耳。

观心玄枢一卷

宋·延寿撰



觀心玄樞卷一

●與上大約  
伏失此卷前  
半許

契即隣不在身。近如福人出世。則琳瑯現矣。薄福者。出荆棘生焉。皆由自心有現不現。如月上女。偈答舍利子云。我雖內室中。尊如目前現。仁稱阿羅漢。常隨而不見。故須菩提不起。石室親觀法身。阿難為佛侍者。不見佛面。

●西典推通

若不觀心。何脫境縛。以不知自識。變起而復自緣。如畫師畫出。殊形飄生。愛著以意識。筆苗三界圖。高下纒分。愛憎隨起。又如春蚕作繭。秋蛾撲燈。惡見自纏。無明自蒸。此觀心法。可以現知。如夜夢唯心覺。亦如是。且夢中見者是夢中意識。現在見者是明了意識。過未之境。是獨散意識。定中見者是定中意識。是。以若夢若覺。若散若定。皆不出四種意識。且如現見青白物時。於現量中。得法自性。不帶名言。無籌度心。是圓成語。則不執為外色。皆是眼識見分。與同時明了意識。以比量計度。分別為青。便成外解。以意辨為色。言說為青。故云。皆是意言分別。如眼識率爾任運。

見時未分。皂白刹那。流入意地方。執成境。以意緣時。眼識以過世人多執。我眼現見。全無道理。見以若不歸。已見性明宗。於外別求。從他妄學者。如鑽水覓火。壓砂出油。此非正因。徒勞功力。若能尅已。辯事諦了。自心者。如從木出火。於麻出油。不壞正。因易得成就。不隔一念。功力立成。是以堅信不移。法空之虛聲。自息。明誠可驗。靈潤之野燄。俄停。豈假傍通。心魔頓絕。匪憑他術。識火俄銷。除不肖人。莫窮斯旨。所以云。依智不識者。謂識現行。隨塵分別。眼色耳聲。就迷不覺。大聖示教。境是自心。下愚冰執。塵為識外。今人口誦其空心。未亡有騰。空不起。入火逾難。俱是心相。封迷故爾。後得通達。隨心轉用。豈不鳥之遊空。自當如布之火。泥不足。惟也。但羣生識性不同。致令大聖。隨情別說。然據至道。但是自心。故云。三界上下。法義唯心。此就世界依報。以明心。又云。如如與實際涅槃。及法界種種。意生身。我說為心量。此據出世法體。以明心。終窮至實。畢到斯源。隨流感果。還宗了義。又以一切境界。唯心妄動。若心不起。一切境界相滅。唯一真心。

遍一切處。又依唯識境本無體。境既不生。心亦隨滅。以心是所依。境是能依。所依既滅。能依不起。則疑銷。能所廢。地於是併空。見息對治。形名以之。雙寂。

若不觀心。何息分別。以一切分別皆分別自心。心不見。心無相。可得如有頌言。法從分別生。還從分別滅。滅是諸分別是法。非生滅。生滅唯心法。無動靜。又如頌言。種種隨心轉。唯心非餘法。心生種種生。心滅種種滅。衆生妄分別。無物而見物。無義唯是心。無分別得脫。何以得脫。以知唯心。故如第六獨生散意緣過去。未來水月鏡像等。變起假相。分是此等相分。但是衆生第六識妄構畫。遍計當情變起。都無心外實境。是知入此觀門。盡通萬法。如箭射地。無不中者。若不入斯旨。卽隨他轉。如箭射的多乖少。中如有頌言。行自境界中。獲得所應得。行他境界中。如魚墮陸地。若不觀心。何識幻化。以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不取無非幻。非幻常不生。幻法從何立。又云一切如幻。其幻不實。知幻是幻。守眞抱一。既了物虛。卽歸於眞心之一故。又云善不善法。從心化生。一切境界。意言

分別制之一處。諸緣斷滅。故知六趣受身。唯化所變。三界有法。皆捏所成。莫不足躡。乾城渴思。飲水期空。華結果望。石女生兒。若技女之出戲場。空迷智眼。如幻士之遊衆會。但誑自心。一向耽迷。孰能觀察。明知無別理。但是妄心生。爲人倒之根株。作四流之源穴。疾如掣電。猛若狂風。撒起塵勞。速甚瀑川。之水。欵生貪欲。急過旋火之輪。遂乃結構。四魔驅馳。十使沈二死之河底。投八苦之醜。中醉迷衣裏之珠。徒經艱險。闕沒額中之寶。空有悲號。皆因妄心。迷此眞覺。是知昇墜在我。損益非他。妄作妄修。自當自受。必無前境。而作對治。如背有比丘。夜悞踏瓜皮。爲是蝦蟇。因此惡道受苦。所以善從心起。自福其身。如珠現光。還照珠體。惡從心生。反以自賊。如鐵生垢。銷毀其形。所以君子尙反已。而不怨天尤人。況慕道參立。不信斯旨。若不觀心。何以行施。以無可與者。名爲布施。心外有法。有可與者。能所不亡。不得三輪體空。入施法界。故若不觀心。何以持戒。以大乘大菩薩戒。謂觀唯心。本無外色。無色可破。相空亦無離取。相過故名持戒。又

云一切凡聖戒盡心爲體。故云雖信別相不信一體。無差別相。名信不具。故所有禁戒亦不具足。所有多聞亦不具足。故

若不觀心。何以忍辱。故云忍者於一刹那盡一切相。及諸所緣。是知唯心無外境。對持方名爲忍。故云辱境若龜毛。方成真忍矣。

若不觀心。何成精進。故云若能心不起。情進無有。涯是知起心。卽有境所緣了。心境俱空。方成精進。

若不觀心。何成禪定。是以若不分別諸境。是真調伏心。了一切法空。卽常在三昧。所以云大菩薩定。謂觀唯識不見境時。心無緣念。則是真空。如有頌言。人生百歲情多放逸。不如一日歸心空寂。

若不觀心。何成般若。以靈臺智性。諸佛由生。是險惡徑中之導師。迷闇室中之明炬。生死海中之智櫂。煩惱痛中之良醫。碎邪山之大風。破魔軍之猛將。照幽途之赫日。警昏識之迅雷。抉愚盲之金錘。沃渴愛之甘露。截癡肋之惠刃。給貧濟之寶珠。若般若不明。萬行虛設。故云不識玄旨。徒勞念淨。又云不求諸法。性

◆助字原本  
不明

◆痛或病歎

◆淨慧靜

◆羅蜜

相因緣。是名正慧。斯乃心性無生。能成妙慧。所以智慧者。大菩薩皆觀自心意。言分別以爲境界。從初發心。乃至成佛。皆作此觀。以但唯識心。分別觀無前境。究竟唯一真空。更無所有。故云空心不動。具足六波羅蜜矣。

若不觀心。何成方便。菩薩以無所得爲方便。能入無邊幻網。四攝攝生。故心外無法。何所得耶。

若不觀心。何成大願。願從心生。故稱願海。世界所持。唯風輪萬行。所與唯願海。

若不觀心。何以成力。故云質微則勢重。質重則勢微。如地質重。故勢不如水。水性重。故力不如火。火不如風。風不如心。心無形。故力寂無上。神通變化。入不思議心之力也。此力能攝一切。能成一切。如魚母憶魚。子蜂王攝蜜蜂。魚母不憶魚。子不生。蜂王不攝蜜蜂。不聚一切國土。想力所持。諸緣境界。隨念而至。想空則境寂。念滅則相亡。如有偈言。諸法不牢固。唯在於立念。以解見空者。一切無想念。若不觀心。何以成智。以心爲智。卽是本性寂照之用。

◆與羅蜜下



此智凡聖皆具有淺深故云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者。凡夫也。欲證圓覺而未極圓覺者。菩薩也。住持圓覺而具足圓覺者。如來也。離圓覺無六道捨圓覺無三乘非圓覺無如來。泯圓覺無眞法其實皆一道也。三世諸佛之所證。蓋證此也。如來爲大事出現。蓋爲此事也。三藏十二部一切修多羅。蓋證此也。斯乃窮原之說。稱性之談。如闡普眼之法門。皆述理中之一義。似剖大千之經卷。非標心外之餘文。攝網提綱。一言無不略盡。卽權顯實。殊說更無異。盈於衆義中。如從石選玉。向羣經內。猶披砂揀金。耀不二之慧燈。破情塵之暗惑。注一味之智水。洗意地之妄塵。若能一句入神。歷劫爲種。何以故此心法門於一切衆中。爲首爲師。爲明爲道。故云一切法中心爲上。首又一切明中心。明爲上。又佛以法爲師。故云此事唯我能知。如鏡挂高臺。似目懸廣漠。孤光一照。萬慮皆銷。故云不仰太山。靡覲千霄之狀。不遊大海。未覩沃日之奇。不入此門。焉知廣大。若不觀心。何以成多聞。以但可了心之一根。法本自

然遍攝羣經。故云唯願少聞多解。義趣卽此意也。是以種種諸法。雖多。但是一心所作。於一聖道。立無量名。如一火因。燒得草火木火之號。猶一水就。用得或羹或酒之名。以圓明邊目之爲珠。以深廣邊稱之爲海。以神解之性。號曰靈臺。以萬法宗標名寶藏。則攬草無非是藥。執磔悉成金。滿室唯聞簷蔔之香。空器遍盈甘露之味。舉足不離金色界。迴頭盡是旃檀林。則四辯六通。因茲而起。三乘五性。從此而惺。所以如來常不說法。名爲具足。多聞則衆生心中佛。無示佛心中衆生。無得可謂一心念。念常轉法輪。而無間斷。若不觀心。何以行慈。以不入無緣。不如燕石吸鐵。任運吸取一切衆生故。若不觀心。何以運悲。以不了同躰。皆成愛見。故云自男生我女。徒與妄想悲。若不觀心。何生淨土。故云三世一切諸佛。皆無所有。唯依自心。菩薩若能了知諸佛及一切法。皆唯心量。同隨順忍。或入初地。捨身速生妙喜世界。或生極樂淨佛土中。又云智習唯識通。如是取淨土。是知昔人

◆因原本書  
歟。不。明。或。圖。

◆水字疑類

有言萬事萬形皆由心成。心有高下。故丘陵是生。乃至云佛土常淨。豈待變而後飾。蓋是變衆人之所見耳。故云觀心性本淨。猶如虛空。卽是性淨之境。境卽因也。觀智覺悟此心名之爲佛。初觀名因。觀成名果。若論自行卽是心王。無染若論化他卽是心數。解脫智慧源。但隨境界轉意如火事。如法不制自意地。唯從諸法流直了心源。不求脫於諸塵。不繫縛於一法。可謂究末遇本。尋流得源矣。遂乃無功而自辯。無作而自成。顯此一心。萬法如鏡。如是開示。究竟指歸。如八千聲聞於法華會中見如來性。如秋收冬收藏。更無所作。亦猶到寶所。更無所至。故云我法至久後。要見說眞實。若說權少之法。初機隨語執生。且如毛道異生。居不定聚。若習性易染。猶若白絲。故云人性猶湍水。決東則東。決西則西。又似尺蠖食黃而身黃。食蒼而身蒼。如第八含藏識中十法界種子。一切俱有。隨所聞熏之力。發起現行。若聞此觀心佛界種子。自然開發。又此是眞性中緣起。自在無礙法門。一一

皆談如理實德。以法如是。故非約變化對治權巧所說法。法皆得全力。非是分力。如金鑄成十法界像。一像全得其金。猶十子對父。各各子全得其父。但隨緣名字。似有差別。則眞如法位本末皆同。如有頌言。諸色心現時。如金銀隱起。金處異名生。與金無前後。如金銀隱起。功德之像。龍鳳之形。前後俱是金名字。空差別。如云法身流轉。五道號曰衆生。覺心不起。名不動智。佛前迷作衆生。雖唯是識。後悟而成佛。亦不出心。故云隨緣非有之法。身亦不異事。而顯現寂滅。非無之衆生。亦不異眞而成。立故頌云。如來清淨藏。世間阿賴耶。如金與指。鑽展轉無差別。則知古今日。月無異光明。法爾山河常住世界。因情有異。隨智成。差然分別本空。而無異。而無異情。非理外差。而無別。可謂一道眞心。始終無變矣。

若不觀心。何以護正法。故云菩薩不須守護諸法。若菩薩但能善護自心。則能成就諸佛妙法。又云。但正其心。不尙餘學。自心若正。萬境咸歸自心。若邪。諸塵有滯。若金剛寶。置日中而無定形。猶玻璃珠。隨前塵。

而變衆色。似天意。樹逐天意。轉比人間境。逐人心成。故云三界上下法。我說唯是心。則一切法是心。心是一切法。又如一水生四種見。水無定相。猶一金鑄五器。入金非別形。任背覺合。塵心元不動。縱賦異捨別。唯一真如是知。十法界五陰三種世間。一際無差。唯心分別。如有頌言。無地及諸諦。無國土及化佛。辟支聲聞。唯是心分別。心遍一切處。一切處皆心。以心不善觀。心性無諸相。又云一切方海中。依此於衆生。心想而住。如是信入。環抱澹然。不以佛爲欣。不以魔爲感。如幻師於幻。無著知幻。從我術生。似調馬見影不驚。如影從自身出。故云無有少法能取小法。無作用。故但法生時。緣起力大。卽一體上有一影生。更互相望。卽不離諸心心所。由緣起力。其性法爾如是。而生所以卽境是心。故難入卽心是境。故甚深如是。則芥納須須塵。合法界。壺日月。毛孔山河自然明見。故云不出圍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已之謂也。所以云歸根得旨。隨照失宗。如諸佛唯一法身。逐機感特。自異心雜。而但瞻青色。意淳而唯觀金光。若龍王布一味。

雨隨處而各見不同。業淨則變作珠纓。罪垢則觀成刀。劍亦猶木母變色。起自孝思。金像舒光。先於敬意。似鏡鑿像。形曲而影凹。如谷答聲。語雄而響厲。故知昇降在我。得喪由心。飲甘露而蹈雲霞。非他所授。臥煙燄而吐膿血。皆自所爲。劒樹刀山。誰人淬鍊。蓮臺寶樹。何者與崇。故云爲善。福隨履。惡禍追響。之應聲。善惡如音。非天龍鬼神所授。非先福所爲。造之者。心成者。身口矣。又如偈言。心爲法本。心尊。心使。中心念惡。卽言卽行。罪苦自追。車磔于轍。心爲法本。心尊。心使。中心念善。卽言卽行。福樂自追。如影隨形。如斯妙門。直指心地。如囊中有寶。不探示之。孰能知者。猶室內金藏。未遇智人。何由發掘。若珠蔽內衣裏。弗偶親友。呵責曷致富饒。似窮子之家珍。非長者之誘引。爭能承紹。如有頌言。譬如暗中寶。無燈不能見。佛法無人說。雖智不能了。

若不觀心。何以受持讀誦。以破塵出大千經卷。仰空寫無量真詮。念念轉法輪。有何遺忘。故云手不執卷。常讀是經。口無言音。遍誦衆典。佛不說法。恒開妙音。

心不思惟。普照法界。是以若遺文了義。如師子就人。若背義。狗又猶癡犬。逐塊故云。我所說者。義理非文。汝所說者。文語非義。名字如塊。真理如人。無明癡犬。逐名言塊。種智師子。得理亡名。是以但徇其名。言者只為不見。自性發萌芽於境上。起覺觀於心中。水動珠昏。雲飛月隱。如有頌言。瞎狗吠。菰藜盲人唱。賊虎循聲。故致迷良。癡目無觀。故知須具已眼。開發本心。是以智人打牛不打車。愚人磨甑不磨鏡。磨甑焉能照物。打車曷以進途。打車有役苦身。只練邪見無益之行。磨甑似背圓教。唯成但空下劣之乘。觀為不薦靈臺。真如法寶。此是諸佛大威德。不思議法門。猶赫赫日輪。豈外道嬰孩之所觀。高高圓座。非少乘。燧陋之能昇。蚊蚋而難負。須彌鷓鴣而焉吞。激瀦應須普賢長者。子文殊大人。方可直下承當。頓圓無滯矣。若不觀心。何以弘法。以一心為如來。所說之根本。蓋緣如來依此一心。而成就。故是則教理行果。皆依此心。從微至著。未嘗離此。若離於心。得成佛者。無有是處。離此有觀者。皆外道教。也是以云。所言法者。謂衆

◆ 而者二字  
更勤者或去

◆ 補入中字

生心是心。則攝一切世間出世間法。依於此心。顯示摩訶衍義。如有頌言。若一切唯心。世間何處住。去來依何法。如何見地中。如鳥虛空中。依心風而去。不住不觀察於地上。而者。如是諸衆生。依分別風動。自心中去來。如空中飛鳥。見身資生器。佛說心如是。故知若未識心。不名弘法。故云一切諸法。悉出心中。中心即大乘心。即佛性。又心攝諸教。觀一切衆生心中。具足一切法門。如來明審照其心法。按彼心說。無量教法。從心而出。雖名義無盡。同證一心。故云華嚴等經中。遮境唯識。名為唯心。辨中邊論。遮邊執路。名為中道。般若經中。明簡擇性。名為般若。法華經中。明究竟運載。名曰一乘。勝鬘經中。遮餘虛妄。名一實體。諦顯法根本。亦名一依。由空而證。又是空性。亦名為空。彰異出纏。顯攝佛德。佛從中出名。如來藏。明體不染。真實法性。名自性清淨心。功德自體。亦名法身。無垢稱經。遮理無差別。名不二法門。大惠經中。表無起盡。亦名不生不滅。涅槃經中。彰法身。因多名佛性。離縛解脫。亦名涅槃。楞伽經中。表離言說。名不思議。瑜伽等中。

顯不可施設名非安立攝大乘等顯此遍常等名圓  
成實對法論等明非妄倒名曰真。如是以萬法隨心  
而住讚之莫窮但契一心自含衆德故云至聖垂誥  
鏡一心之玄極。大士弘闡燭微言之幽致。雖忘懷於  
詮旨之域而浩行於文義之海。蓋欲寄象繫之迹窮  
無盡之趣矣。是知非言無以立其文。非文無以廣其  
義。非義無以窮其玄。夫得其玄者則一心無盡之宗  
矣。故有頌云。若欲三千大千界教化一切諸羣生。如  
雲廣布無不及。隨其根欲悉令熹。毛端佛衆無有數。  
衆生心樂亦無極。悉應其心與法門。一切法界皆如  
是。若此弘法所利。何窮直指自心。全提家寶如傾囊  
倒藏。大施無遮。徹果該因。更無前後。可謂一念一時  
所益際矣。故云。遮那之境。界衆妙之玄門。知識說之  
而不窮。善財酌之而不竭。文珠體之而寂寂。普賢證  
之以重重。是以若隨其法性。如雲散長空。本無一物。  
若隨其智。用如華開春谷。佛事無遍。雖說遍恒沙。同  
遵一道矣。故云。如來於一言語中。演說無邊契經海。  
若不觀心。何以建立道場。以一念知一切法。是道場。

心際上疑脫  
無字

成就一切智故。又云一切衆生皆是道場。是不動相  
故。又道場者實相。理遍爲場。萬行通證爲道。卽道無  
不至。場無不在。若能懷道場於胸中。遺萬累於身外  
者。雖復形處。慣鬧跡與事隣。乘動所遊。無非道場也。  
所以棄諸蓋。善薩白佛言。世尊曾聞如來而坐道場。  
道在何處。爲近爲遠。而可見。不佛言。善男子。法身遍  
滿。無非佛土。十方世界。五蔭精舍。性空自離。卽是道  
場。云何問言爲近遠耶。善男子。若能悟解道在身心。  
如是之人。則名爲見諸法。又云。我坐道場時。不得一  
法。唯得顛倒煩惱所起。畢竟空性。以無所得。故得以  
無所知。故知  
若不觀心。何明法相。以有爲無。爲一切諸法相。皆從  
心出。無不心也。以心不守自性。能隨染淨之緣。成十  
法界之相。故稱法相。以正隨緣時。不失自性。故稱法  
性。則隨緣無性。無性隨緣。如水不守自性。隨風作波。  
正作波時。不失濕性。若失濕性。不能與波。心性亦爾。  
是知法性法相。眞俗義門。並是如來藏性。清淨眞心  
之所建立。若善若惡。隨心所轉。若順轉卽名涅槃。故

云心造諸如來若逆轉即是生死故云三界虛妄皆一心作如水之體無方圓入方器則方入圓器則圓故云諸佛非天人而能天能人在天而天在人而人矣如有頌言譬如一心力能生種種心如是一佛身普現一切佛如是通達一際無差非古非今不增不減如有頌言如人掘路土私人以為像愚人謂像生智者言路土後時穴欲行還將像填路像本非生滅路亦無新故所以生滅隨緣有異新故約時不同始末窮之唯一路土況前後聖迷悟不同初後觀之但一心識如是則見自心之高廣照無窮之聖應遂乃未解者令解未安者能安恩覆大千慈合法界故云若幽冥世界及於一一世界中間日月等光所不照處為作光明應學般若波羅蜜多斯之謂也若不觀心何以莊嚴以諸佛法身如真金相好似金在嚴具以金作具體用全同從心現色性相無二如問云若佛法身無有種種差別色相云何能現種種諸色答以法身是色實體故能現種種色謂從本來色心無二沙色本性即心自性說名智身以心本性

即色自性說名法身依於法身一切如來所現色身遍一切處無有間斷又以無邊佛事皆從一心而起以從波羅蜜所出一切寶蓋於一切佛境界清淨解所生一切華帳無生法忍所生一切衣入金剛法無礙心所生一切鈴網解一切法如幻心所生一切堅固香等故菩薩不待莊嚴成就諸法以一心自具故是以觸境皆心盡成佛事故云雲臺寶網盡演妙音毛孔光明皆能說法香積世界喰香飯而三昧顯極樂佛國聽風柯而正念成絲竹可以傳心目擊以之存道既語默視瞬皆說則見聞覺知盡聽苟能得法契神何必要因言說如相者占人面色辯貴賤之形外道打鬪饅之聲察善惡之事馬鳴有和羅之技帝釋有法樂之臣琴中傳意於秦王脫荊軻之手相如調文君之女終獲隨車是知若色若聲悉具一心法界故云一切色是佛色一切聲是佛聲矣若不觀心何以成菩提以菩提即是道道即是自性清淨心湛然不動蓋是正覺無相之真智其道虛玄妙絕常境聽者無以容其聽智者無以運其知辨者

無以措其言像者無以狀其儀故云善提心者非有非造離於文字善提卽是心心卽是衆生若能如是解是名菩薩修善提心故所以證心成善提故稱究竟無一念而成遍照以一念頓圓故無一法而不被光明以念外無法故如云無有智外如爲智所入亦無如外智能證於如又云無有少法與法同止是知唯心一際法門心外更無法可以對持可以同止所以云心不至境界不至心凡所見境唯所見心則實際理地諸佛不能行不能到大魔王亦不能行不能到以佛魔俱是實際一心若能行能到卽成二法何者若有能行能到之人則有所行所到之法心外有法不成善提今則逆順同歸美惡齊旨無非善提矣如云五逆卽善提既五逆逆與善提不出心性故所以天魔卽法界卽生死卽涅槃門談實相而不壞假名論差別而不破平等眼不見有不淨之刹耳不聞有可惡之聲外道尼乾經皆是佛說提婆達多言語盡順正宗則荆棘垂七重行樹之陰梟獍說一道甚深之旨故云如瑠璃寶器隨所在處不失其性是

知心亦如是垢法隨流而不增淨法返流而不減若以空明卽空現若以色明卽色現隨法界緣遍法界現現無現性緣緣自空唯一真心湛然不動如有頌言諸佛從心得解脫心者無垢名清淨五道鮮潔不受染有解此者成大道則五道由心雖遍丹臺無染恒清展六合而不弘縮一塵而非濫披毛戴角而本性不殊魄散形銷而一靈常在若不觀心何具道品以身受心法但一真心俱無自性了不可得卽四念處觀善不善品法從心化生卽四正勤心性虛通隱顯自在卽四神足信心堅固滿若虛空卽五根五力覺心不起卽七覺支直了心性非邪非正卽入正道心境融通自他一體卽四攝法不得身口意常隨智慧行卽十八不共法乃至萬行因圓十地果滿直至受記成佛皆不離一心故云心淨無垢則爲受決又云不得一法諸佛疾與受記此一心門神性獨立未曾卽一法未曾離一法未曾同

一法未嘗異一法何者以心外無法見法是心故稱無爲之門絕待之妙如文珠履處盡爲金海惠來時

純是水所以云一切諸法一心量無心外法以無心外法故豈一心法與一心法作障礙事亦一心法與一心法作解脫事無有障礙無有解脫又云不見一切諸法是菩提相不證一法而證諸法是故說為應正遍知此六自在王恒常清淨要凡即凡要聖即聖大水不拘迷悟焉定羣生根由諸佛性命但隨緣生不與物競似指南車萬物同歸如解鷄犀四面皆正故云能知一切唯是一心名為心自在則無盡法財珍寶常出掌中十方一切虛空皆為智藏若不信自法而取前塵猶舉手摘遙星投身撈水月吹魚網而欲令氣滿取鑿響而擬藏筐中豈有得時盡之甚矣如今取勝妙境猶美女愛鏡裏之容厭違逆境若惡馬自怖日中之影又取境之者如空中求空捨法之人若畏空狂走取捨而不離空內憎愛而俱在中心以不正觀成茲倒見如有頌云言詞所說法小智妄分別是故生障礙不了於自心不能了自心云何智正道彼由顛倒想增長一切惡又云第一義諦者但唯是心若不了心皆成世諦所以云以肉眼觀無真

不俗以法眼觀無俗不真然若識心則肉眼是佛眼或不了心則天眼成翳眼如云大士肉眼圓通二乘天眼有翳且二乘以無漏智修得天眼云何却成障翳以藏通二教雖具六通不能一心即具法界皆以滅心為極果設使別教大乘能知一切法趣此心今未圓具須歷別修行次第生起俱存教道不入圓通以此觀門唯上根直受爾

若不觀心何成佛事以萬法隨心迴轉善成一切能令凡聖交徹大小相含隱顯互成一多融攝故云觀心空王玄妙難測無形無相有大神力所以云此之供具皆是無作法所印無上心所成是以華藏山河皆成佛事善財知見悉入法門輪王坐妙寶床時入四禪而離五欲菩薩著法性冠處見一切法悉現在心或寂寞無言示心輪而顯妙或虛空絕相化闍王以悟真袈裟懸於高幢香飯取於上土或目擊而存道或異相而傳心故一毫智慧之心光示種種塵勞之佛事乃至如法華身內積大鐵圍之山川摩耶腹中展不可說之世界一塵中見難思之佛國針鋒上



立無邊之身雲以四海之渺瀰攝歸毛孔用須彌之高廣內入芥中飛佛土於十方未移本處擲大千於界外含識莫知日月懸於毫端供具現於體內腹納劫燒之燄火事如然口吸十方之風身無損滅斯皆自心轉變不動而遠近俄分一念包容無礙而大小相入或云香積去此有四十二恒河世界者即是經歷四十二位心地法門或云散華瓔珞空中成四柱之寶臺者即是常樂我淨一心四德之涅槃所以云此華蓋等皆是無生法忍之所生起或佛言彼時鹿王者卽我身是卽結會古今明自心一際之法或教中凡有空中發聲告示言下息疑者並是頓悟自心非他境界如解脫和尙得遇化佛因請問深旨佛乃隱身不現空中說偈云方便智爲燈照見心境界欲知真實法一切無所見因茲悟道又如楞伽王聞佛說法後佛與四衆忽然不見因此思惟頓入唯心之旨或法華移天人於他土卽是三變心田或維摩取妙喜來此方斯乃卽穢明淨或文室容於高座寶蓋現於大千未離兜率已般涅槃不起樹王而昇忉利

蓋是法反通

執手經無量之劫登閣見三世之因釋迦眉間出菩薩身雲之象普賢毛孔示諸佛境界之門小器出無限之嘉羞仰空而雨難窮之珍寶不動此處遍坐道場十刹寶坊合爲一土聞經於五十小劫猶若剎那之時現通七日之中舒之爲一大劫如王質遇仙碁一局經三年而謂食頃周穆皇隨於幻土積多歲實謂剎那尙能以短爲長以長爲短故知非干多時劫唯識所成耳乃至六相義十立門皆是一心圓融顯現無礙六相義者一心爲總相多心爲別相乃至能同能異能成能壞皆是一心本末建立十立門者同時具足相應門一多相容不同門乃至隱顯門帝網門具德門自在門安立門十世門託事門皆於此由心迴轉善成一門無量教義一時成就以平等心是一義差別心是多義以一心卽一切心是相卽義是同時相應義以一切心入一心是相入義以一心攝一切心是隱義以一切心資一心是顯義以不壞差別心而現平等心是多中一義以不隱平等心而現差別心是一中多義又微細心不礙廣大心廣大

存懶又時俗

心不礙微細心是一多不同義以一實心是純差別心是雜差別心即一實心雜恒純一實心即差別心純恒雜即諸藏純雜義以一心帶一切心還入一心是帝網義因心現境識心是託事顯法義長劫短劫延促時量皆從積念而成一心所現是十世義因一

段字更動

心正義演難思法門究竟指歸言亡慮絕即唯心迴轉義自心既爾他心亦然淨入交羅重重無盡並是圓機入處悉堪投足栖神且如觀味聞香皆能悟道華飛劍動盡可證真語默嘗合玄微動止未離法界乃至恒沙義聚無量法門舉一例諸俱不出自心之法故知菩薩隨世所作皆表心故淨名經云不捨道法現凡夫事如云一念於一切處為一切衆生示成正覺是菩薩園林法身周遍盡虛空一切世界故則知不用天眼視徹見十方際曷假天眼耳聽遍聞法界聲寧仗仗神足通疾至十方土端坐寂不動諸佛常現前緊那羅琴豈假調品而韻似無聲之樂何須彈擊而成故云摩訶迦葉久滅意根圓明了知不因心念又云我有一語不過直與少於毫末大無方所

體入者字

辛作亥反辨官也又辨官王也

無聲樂

本自圓成不勞機杼

若不觀心何以懺悔以了一心真性解脫能空煩惱繫縛九結十使等若比餘法懺緣校其功力如毘華千斤不如真金一兩似一旃檀樹段四千由旬伊蘭林能令煩惱即菩提故

若不觀心何以滅罪以罪從心生還從心滅故云觀心無心從顛倒想起如此想心從妄想起如空中風無依止處如是法相不生不沒何者是罪何者是福我心自空罪福無主如是懺悔猶翻大地非除枝葉如云夫免三塗惡業者要須離有無二見證解一心方得解脫此乃是真阿蘭若處正修行門無別指歸究竟安隱故云自為洲渚自為歸處法為洲渚法為歸處無別洲渚無別歸處乃至除病止飢唯心所宰如吞蛇得病豈有實境當情懸砂止飢皆是幻心想起或輸忠立孝亦心所成故云河獄不靈唯人所感是以箭銜石虎奚功力之所致三軍告醉豈麴蘖之所成魚躍水池非網羅之所捕筍抽寒谷匪陽和之所生皆是自心內感外現又如唐德宗朝驃國有使

仗聲天耳

帝問何以知朕臨朝對云我國三年牛馬頭向東而臥水無巨浪海不揚波所以知中夏有華風乃陛下之聖德復有珠還合浦劍去吳都虎負子而過江鳳呈祥而入境且牛虎無計度分別珠劍本屬無情豈能感德知恩抱強負弱全是人心之所感真唯識義之所成如篤善則天座擁前習惡則火車盈側命富則玉堂金屋業貧則登牖席門但將心鏡照之萬事難逃影跡如有偈言亦不從天生亦不從地出但是空心性照世間如日更不見者是盲者答故云雲駛月運舟行岸移不知妄想之雲自飛真月何動豈悟攀緣之舟常泛覺岸匪移

若不觀心何以報恩故云將此深心奉塵刹此則名為報佛恩是以若報佛恩無先弘法殺邪見網豎正法幢若欲闢揚離心非正心若正萬法皆正心若邪萬法亦邪若離自心外欲破他邪此乃立自立他邪見兒正如卸甲入陣弄火焚番欲希破敵下種無有是處但能守護自心即是護持正法亦是普念十方如來亦名報恩亦名滿願亦是無非菩薩捨身命處

一

● 觀心  
五

亦是諸佛畢竟般涅槃處則一切寶王所有諸法一切至教攝化之門一切宗旨秘密之藏一切因果甚深之事此皆於此心無不圓足是以羣賢竟起咸入此門萬法浩然宗一無相故云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則過去諸佛已說現在諸佛今說未來諸佛當說若能談斯妙法弘此圓宗以凡夫業報之身同佛所知用父母所生之眼齊如來見可謂下佛種子於衆生身田之中抽正法芽向煩惱欲泥之內然後七覺華發菩提果成展轉相生至無盡際有茲法利愍彼未聞故聲聞觀斯大事自鄙無堪或號泣而聲振大千成云同共一法中而不得此事若菩薩聞茲妙旨懺悔前非或云從無量劫來爲我之所漂流或言我等歸前悉是邪見人也是以偶斯正教思地難酬任身座肉燈皮紙骨筆乃至常啼東請善財南求藥王燒手普明剎頭皆不能報一句之恩故云手足供給頭頂禮敬一切供養皆不能報唯持此心是名眞報恩如有頌言假使造寶塔其數如恒沙不如剎那頃思惟於此經又弘餘法未足爲難如云若立有頂

爲衆演說無量餘經亦未爲難乃至足動大千界手  
把虛空行亦未爲難能說是經是則爲難故知竭海  
移山非無爲之力任使攝虛履水皆有漏之通曷若  
開諸佛心演如來藏紹菩提種入一乘門能託聖胎  
成真佛子何以故謂得本故如從源出水因乳得酥  
鑿山求金而不鑿樹鑽乳求酥而不鑽水以樹無金  
水無酥故以決定知一切衆生皆有如來藏特令開  
悟返照絕疑無有不得之者入此觀門卽如來性菩  
提道果應念俱成如下水之船便風之火若隨他教  
不此正觀設福智齊修不成就如求乳鑽之水離山  
鑿金任歷三祇豈有得理

若不觀心何以伐苦以心同法界衆生受苦之處卽  
是菩薩心故云說苦受互起無有定體令知苦無生  
不妄受故是知說法名爲伐苦以衆生不知故造罪  
業遺失眞性本驟外塵捏目而生三界之華迷頭而  
認六趣之影捨眞慈父傭賃外方背已智王羈柙他  
國貧窮孤露歷劫無依聞此觀心頓成遭遇本來妙  
旨拂霧瞻天無始塵勞猶擊湯沃雪遂乃裂魔貫越

欲泥摧慢山竭愛水貨衣珠而大富寧探瓊領之珠  
領家藏以長榮豈假連城之寶可謂卽凡成聖點磔  
爲金轉酥酪作醍醐變毒藥而成甘露逐使寒灰再  
該必死重生萎草逢春枯田遇雨掘衆生之乾土涌  
諸佛之智泉抽聲聞之煠芽結一乘之圓果如此開  
示不負前機如解時後之方似出囊中之寶

若不觀心何以明三寶以心能大覺卽是佛寶心能  
軌持卽是法寶心能和合卽是僧寶又云心王卽是  
佛寶心數卽僧寶所緣實際無王無數卽法寶故  
若不觀心何以了四諦以心爲苦實際名苦諦心性  
無和合名集諦心本寂滅名滅諦心本圓通名道諦  
若不觀心何以明三乘以觀心空出聲聞乘觀心假  
出菩薩乘觀心中出諸佛乘故知諸乘從心建立所  
以云若彼心滅盡無乘及乘者旣無五乘之法亦無  
能乘之人以離人無有法離法無有人故

若不觀心何以運神通以一心不動遍應十方無來  
去相卽是神足通心含三世猶如眼見卽宿命通以  
自心知他心卽他心通不以二相見卽天眼通聲處

全聞即天耳通。了境是心不起對執。即漏盡通。

若不觀心。何成解脫。以一心門具足。眞解脫。古佛慈勅。諸佛解脫。只令於衆生心行中求。不於餘處求。何者。只謂衆生。緊縛心是佛解脫。心縛脫似異。心性全同。以因心成縛。因心成解。故如求火須木。求水須冰。以冰木是水。火所出之源。求無不獲。如自心是羣生之本性。諸佛之果源。諸佛常同衆生。自異。若決定於心求之。無不成現。是知縛脫同原。眞俗無際。如今古之日。照無明過現之風。鼓不二動。似濫觴一滴。與四海之濕性無差。若芥孔之空等。大虛之包含。靡別若不觀心。何明三藏。以一切教藏皆從心生。故云一切諸法。畢竟寂滅。心寂滅。故云究竟毗尼。即心出律藏。一切善惡等法。唯心所持。經緯無盡。即心出經藏。觀心能研砂義。即心出論藏。

若不觀心。何以降四魔。以一切障難皆是心魔。故云若阿蘭若比丘。當坐禪之時。或有異境現前。但念唯心境界。無不速滅。又云。譬如兩木相搭。則火自生。還燒其木。火不從風出。不從水出。不從地出。其四魔者。

◆不難故

◆管疑案下  
同○補入說  
字

亦復如是。皆從心生。不從外來。譬如畫師。畫作形像。隨手大小。雖因緣合。有彩有板。有筆。畫師不畫。不能成。像。四魔如是。心已堅固。便無所起。故知萬像。雖備色等。皆是無記法門。焉能運爲建立。又此六塵。是鈍不能自立。不能自名。一切能依無力。須假所依。心成。今時學人。若不直下。頓明自心。練行設滿。三祇終不成。辦何者。以所治之過患無邊。不能治之功德何盡。又眞俗境闊。差別門深。若一一依通分求。分解似持。螺酌海。折草量天。枉役思勞。神罔窮。邊際若能通達。悉是自心。則收法界於掌中。指十方於眼際。視寶刹難思。教海弗待尋。而自知。諸佛無盡。身雲不動。念而常見。發行而便超極地。成果而不隔初心。此是諸佛所證之門。菩薩所乘之道。又云。言大乘者。謂是菩薩所行之路。及佛勝果爲得。此故修唯識觀。是無過失。方便正路。爲此類。故顯彼方便。於諸經中。種種行相。而廣說。如地水火風。并持物品類。難悉。方處無邊。由此審知。自心相現。遂於諸處。捨其外相。遠離欣感。復觀有海。喧靜無差。非彼小途。絕大乘望。及於諸有。耽

著之類。觀若險岸。深生怖畏。正趣中道。若知但是自心所作。無邊資糧。易爲積集。不待多時。如少用功能成大事。善遊行處。猶若管中。由斯理故。所有願求。當能圓滿。隨意而轉。又有頌云。未了境唯心。起種種分別。達境唯心已。分別則不生。既了境唯心。便捨外塵。相從此息。分別悟平等真空。

若不觀心。何以殺六賊。從一心起。生三顛倒。一心顛倒。二見顛倒。三想顛倒。心如停賊。主人見是賊身。想如賊脚。根塵是賊媒。內外構連。劫盡家寶。見劫眼根。善聲劫耳根。善香劫鼻根。善味劫舌根。善觸劫身根。善法劫意根。善遂使法財傾竭。智藏空虛。如怨詐親。誰有知者。如或議賊。賊不能爲。若了境識。心終不爲外塵所侵。內結能縛。若不入此。唯心觀門。未習學者。則情牽萬境。意起百思。投五欲旋火之輪。未曾略暇。陷五濁狴牢之處。何省暫離塵網。千重密密。而常籠意地。愛繩萬結。條條而盡繫。情田從高阜於慢山。橫遮法界。涵長波於貪海。吞盡欲流。若蟻聚蜂。攢攀緣擾。擾如鼠偷狗竊。結構管管。八苦之燄。長燒二死

之河。恒忍迷現量而失自心。體逐此非而妄認外塵。終日將心取心。以幻緣幻。似狗齧枯骨。自嚙其津。如象鼻取水。還沐已。體必無前境。而作對治。自從受身。含識已。來居三界塵勞之內。愈熱病見鬼。於非怨處。認怨若翳。眼生華向無愛中。起愛妄出。妄歿空是空。非都不覺。知莫能暫察。今更不信。復待何時。然一切衆生。雖具佛性。若不開導。似有如無。應須勸發。圓修普令。成其法器。故云。譬如琵琶。方響。雖有妙音。若無妙指。則不能發。是以樂蘊奇音。指妙而宮商應節。人懷覺性。智巧而動用宜真。故須速入此觀心門。何往不從。無求不利。照之如鏡。何法而不明。歸之如海。何以而不入。千年閻室。破之唯一燈。無始塵勞。照之唯一觀。如云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源之下。無所不入。商人通估。倍道兼行。夜以續日。千里不遠。利在前也。漁人入海。海水百仞。衝波迸流。宿夜不出。利在水也。此乃世間勤苦求利之志耳。斯乃求世寶資業身。增生死。背菩提。尙能殞命亡軀。捍勞忍苦。志求不退。如或堅求至道。曉夕忘疲。不向外求。虛襟

澄慮密室靜坐端拱寧神利在心也如利之所在求無不獲況道在心信無不得矣此乃求覺養法身滅生死成菩提匪勞神不動念靡攀足焉用功自然冥契耳

若不觀心何以辯染淨以真心不守自性隨惡緣而成染隨善緣而成淨當隨緣時不失自心本性又染淨相待真妄互熏隨緣似生俱無自體故云見垢實性即無淨相

若不觀心何達二諦以心真如門即真諦心生滅門即俗諦此二諦俱能生一切法故又心成三諦者以有心也一切法者即是有諦心無也一切法無即是無諦有無不二即是中道第一義諦乃至一實諦無諦及百法八諦華嚴十諦皆是一心體用開合不同故若不觀心何以和光若凡若聖各別不得名和心體離念不得衆生相法界即我我即法界名和故知若歸一心有何差別無一法而不順能成孝義之門無一念而不和盡為無諍之道遂得達法國土無一境而不降靜佛邊疆絕一塵而作亂定父子於今日唯

◆更疑文

◆宗字原本不明

我家風會天性於此時更無異種可謂闌出蘭葉檀出檀枝海湧千波千波即海矣如有頌言一身及無量燃火及覆雨心心體不異故說但是心心中但是心心無而生種種色形相所見唯是心既達斯宗名為復本性雖本具道假人弘然後定慧更修等持互顯則智非禪無以發其照禪非智無以窮其幽斯乃泛海之迅航燭宗門之皎日昇第一義天之兩翼駕大白牛車之二輪散妄亂而似風吹雲破愚闇而日照世動邪見之深刺拔無明之厚根為大覺海之陰陽作寶華王之父母倫一乘之基地堅萬行之垣牆是以今時自理未通仍乖習學似牛羊眼罔辯方隅同愚癡心不分菽麥智燈既闔定水全枯梗短而不勾深泉翅弱而不能遠翥唯堅我執成萬有之瘡痍偏起著心作四魔之根蒂境屬識骸燒盡善根業動心風吹殘白業著嗔纏魅之鬼趣墮癡羅刹之網中被貪愛王之拘留遭魔怨主之驅役誰能暫省倣此圓修歷千佛而不敬柱萬燈而莫曙嗟乎人身易失佛世難逢虛度時光空喪天日如有頌言盲龜浮木

◆是疑受

孔時時猶可值人。一失命根。億劫復難。是海水深廣。大三百三十六。一針投海底。求之尙可得。設或有慕道。又多是妄求。唯將意解情思。並是隨言。徇義俱不見。性盡隨依通。如携兔角之弓。駕龜毛之箭。以無手之者。擬射碎須彌之山。似傾壓沙之油。點無煙之火。貯漏卮之內。欲照破鐵圍之陰。徒役狂心。無有是處。如今但直了斯旨。知解自銷。反爾忘緣。盡然無寄。如有頌言。若人見般若論義。心皆絕。猶如日出時朝露。一時可謂施微功。而獲大果。與少學而齊上賢。圓萬德於少成。促三祇於一念。似戰士受輪王之寶。同長者得摩尼之珠。應用無窮。自他兼利。

◆時下疑反  
指字

◆識物二字  
原本不明

若不觀心。何以稱富。故云大富無過。知足何者。以一心具足。萬行更無。心外法可求。是以悟心得道之人。懷抱曠然大忘天下。如云金剛寶藏。無有缺減。是以身中表一相。含無邊功德之門。眉間放一毫。照一萬八千世界。此寶無價。不遠當人。求之無形。用之無盡。也。所以云。夫天地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識物靈照。內外空然。寂寞難見。其謂玄玄。乃至其

◆無無二字  
夏劫

寶也。奐奐煌煌。朗照十方。隱寂無無。無物圓堂。堂應聲。應色。應陰。應陽。奇特無根。妙用常存。明目不見。側耳不聞。

◆別疑列  
成通疑解

若不觀心。何以稱貴。以道在即。貴故綿密。難見。隱顯如神。五目難觀。其容二聽不聞。其響迎之不見。其前隨之弗得。其後提實相印。作物外之宗師。入真如門。紹法王之嫡子。得法國土。處萬有尊。巍巍堂堂。三界獨步。別聖歸命。無一事而不賓。衆哲投成。無一塵而不伏。故云。自從識得此明珠。釋梵輪王俱不要。

◆直疑其

若不觀心。皆成疎外。所以天下至親。無過於心。故偈云。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即是。又云。我與已為親。智者善調心。則得生善趣。若心外有見。則二法生。二則成疎。念念違背。若得一則無。靜得一則宜。宗是以十方諸佛。常正念無二之法。故云。一即是心。心即是一。無一別心。無心別。一切諸法平等。一味一相。無相作一種。光明心地之海。如是則自他無對。能所不生。念念冥真心。心合道。如有頌言。乃至有所立。一切皆錯亂。若見唯自心。是則無違。



諍又如頌言。身資生住持。若夢中生。口應有二種心。而心無二相。如刀不自割。如指不自觸。如心不自見。其事亦如是。若入此觀門。內外皆成法眷屬。衆生如佛。如一如無二。如理性相關。故稱如來爲世間之父。一切衆生爲諸佛子。約自證法。則禪定爲父。般若爲母。而生眞淨法身。若利他法。則方便爲父。慈悲爲母。而生應化佛身。故云菩薩以般若波羅蜜爲母。方便善巧爲父。檀波羅蜜爲乳母。尸羅波羅蜜爲養母。忍辱波羅蜜爲裝嚴具。精進波羅蜜爲養育者。禪波羅蜜爲浣濯人。善知識爲教授師。一切菩提爲伴侶。一切善法爲親屬。一切菩薩爲兄弟。菩提心爲家。如理修行爲家法。諸地善法爲家處。得諸忍法爲家族。大願現前爲家教。以清淨智滿足。諸行爲順家法。勸發勤修。不斷大乘爲紹家業。法水灌頂。一生所繫。菩薩爲王太子。成就廣大眞實。菩提爲淨家族。此是自心出世法屬。若心生世間親眷。則無明爲父。貪愛爲母。六根爲男。六塵爲女。識爲媒。嫁出生無量煩惱子孫。則以三界爲家。四趣爲路。我慢爲牆。壘妄執爲門庭。

●樂字原本不明

●源疑恒

●示字原本不明

疑悔爲親。顛倒爲侶。邪見爲導。謬解爲師。駕六入之舟。船入輪迴之障海。住五蘊之窟宅。單九結之煩惱。乃至用業爲田。癡爲種子。貪愛爲水。澆名色芽。發起無量無邊生死之果。故云有念卽生。死無念卽泥源矣。故知八萬四千法門。一切眞俗之境。皆從心所現。心爲所現法。爲能現心。爲主法。爲伴能。所相攝。主伴更資。隱顯俱心。卷舒唯識。若不觀心。皆成顛倒。以心外見法。名爲顛理。外別求名。爲倒。凡夫常等四倒。聲聞無常等四倒。乃至九十六種外道等。皆爲不了自心。盡成迷倒。以心爲境。迷自作他。豈非倒耶。然既不取境。亦不可滅。以境自虛。因心執。有若著境。若滅法。二俱成倒。如有頌言。覺但是內心。不滅於外法。轉虛妄分別。卽是中道法。唯心無可見。離於心不生。卽是中道法。我及諸佛說。是以本師引十方諸佛。出廣長舌相。五眼所見。一心所知。示此於無量劫來。求得此信之法。自覺聖智親證法門。凡聖同倫。一際平等。以外道見隔。衆生業遮。菩薩執權。二乘取證。俱不明達。盡昧圓常。若逝多林中。眇

目聲聞罔觀華嚴之佛事似恒河岸上針喉餓鬼不見清淨之波瀾如大富盲兒處寶藏而不知不見猶業貧之士遇珠珍而變作毒蛇空負性靈甘絕分而猶爛啄自樂捨本逐末同蠅蝮而逐塊虛行不偶斯文一生空過普勸後學莫擲光陰可以佩荷書紳可以驚嗟刻骨非施功力即凡心而見佛心不動塵勞當肉眼而開法眼如千秋之夢一覺頓醒似九五之尊凡庸直受今得聞此重重委曲真實之談若更不肯信入此總持觀心法門謂之大失故云若不觀心設勤苦修行即是天魔外道眷屬為彼之所驅馳方處三界牢獄設求出者必墮二乘三惡道坑自斷法身慧命誅滅菩提眷屬是破佛法國土大乘之家凡所施為皆無觀慧雖身出家而心不入道雖披染服未挂大乘之衣是含識界中從無始際來內為五陰所麼外為六塵所枯觸途現境牛具反奇目生情如獼猴而五處俱黏類蛛而諸塵盡泊所以見不超於色界聽不出於聲塵若投網之魚猶處籠之鳥進退俱阻如羴羊之觸藩驚懼齊臨似乳鷺之窠幕常居恐畏

此下原本有在字

之世長受苦惱之身但了一心無相自顯六趣羶牢五欲籠檻自然超超出必由戶莫不因斯道矣故云六道羣蒙自此門出歷千劫而不返一何痛哉故知無明妄風鼓心海而易動本覺真性夢長夜而難醒遍境提宗盈懷而弗悟觸途示道目擊而罔知似美玉投泥自埋高價如真金混礫枉匿光輝是以祖師特地西來諸佛驚入火宅令知塵是識了物即宗無始元因心迷今日還從心悟如因地而倒復從地而起身因方故迷還因方而悟道是知心非迷悟迷悟是心既達本心鑒同千日湛然寂照非從境生含虛任緣未嘗作意明明不昧了了常知舒之無蹤卷之無迹如澄潭瑩野明鏡懸空萬像森羅奐然明白不出入無住無依斯則千聖冥歸萬靈交會佛佛授手祖祖相傳遂即登揚性起功德之門頓具真如相用似磨吉鏡如瑩神珠光徹十方影透法界則一切衆生莫不承我恩力十方諸佛莫不賴我威光不為延促之所拘豈令大小之能轉便能隨緣應跡赴感徇機不動道場分身法界常在此而恒在彼不居方而

◆釋入及子

◆所歷處

◆其上應有  
而字

◆以聲似

◆四聲門

不離方入此觀門自在如是會差別之迹徹平等之  
 原如金剛山純現金光似師子王師子圍繞猶摩梨  
 之山內盡出栴檀若諸天入雜林更無優劣比須彌  
 南面顯現珠形如金沙大河無復迴曲況識一火是  
 熱則天下火皆熱知蜜能甜例一切蜜盡甜如有頌  
 言森羅及萬像一法之所印云何一法中而見有種  
 種又云一卽一切一切卽一若能如是何慮不畢可  
 謂頓入究竟無餘則能灰息遊心坐參知識言語同  
 斷心行所滅矣若開菩提路妙旨難量截煩惱門殊  
 功莫敵如金剛之斧刀欲擬皆空等無翳之日光所  
 臨俱朗等養由駕箭一一啼猿同香象渡河步步到  
 底比好堅之樹出過羣林似頻伽鳥聲超餘音韻直  
 下得力如師子就人一鎚便成猶王之寶器若海水  
 蕩無不盡猶劫火燒無有餘將師子筋爲琴絃一奏  
 而衆音斷絕以善見藥而治病纔服萬病咸銷如那  
 羅箭之功勢穿鐵鼓以金剛之力擬碎金山遇斯法  
 聞應須自慶此是精實之義絕妙之宗牽衣而縷縷  
 俱來提綱而孔孔皆正照中爲晨旭之照珠中爲摩

尼之珠華中爲青蓮之華瑞中爲優鉢之瓏可謂大  
 中大圓中圓真中真妙中妙根本法輪之內更處其  
 心生在金輪種中復爲嫡子以少方便疾同菩薩似  
 觀經尺鏡中現千里之影如窺隙之內見無際之  
 空囊括智源一生參學事畢冠戴行海出世大事功  
 終其由溺巨海而遇芳舟隨長空而乘靈鶴開藏取  
 寶剖蚌得珠慧月入懷靈丹在握則萬邪莫迴其致  
 千聖靡易其儀說此法門甚爲希有如一手接四天  
 下之雨藕絲懸須彌之峯蚊脚登山石筏渡海以難  
 信故罕遇其機若了達之人如明識歸家道路當信  
 入之者頓知正宗此觀心一門無透妙義或得手擎  
 頂戴口誦心思目矚耳聞意緣念想則熏于識染于  
 神發其機繼其種不可輕慢自起障心如不信法華  
 一乘是成佛門則身心狂亂不識涅槃三寶是常住  
 法則唇口乾樵以不識不信故捨背內心馳求外境  
 如遺真金拾礫弃大海存漚執魚目爲珠擲水泡作  
 寶是以背心求道者譬如癡賊弃捨金寶擔負瓦礫  
 此之謂也既不識真寶便成謗心則解背圓詮謬說

般若罔知乳之正色。唯談鵝雪。不辯象之真體。空述

秤箕。似入雜之金。同添水之乳。全埋意地。不出蔭城。

今時學人。例皆如此。是知實相之教。真訓之言。於無

量國中。尚不聞名字。設或遭遇深計。曩緣若不聞說

自心焉。知如是奇特。始悟不鏡方寸。辜負平生。如云

帝網未張。千瓔焉覲。宏綱忽舉。萬目自開。且如范獻

賤萬畝之田。以貴母人。片說楚莊。輕千來之國。而重

申叔一言。古人求法。尚立雪幽庭。副教則輸金若市。

乃刻身打髓。入火投巖。盡為求聞。於未聞悟於未悟。

一句超於百億。一言證於菩提。此非少緣。須生就慎

矣。故云知色心空。得佛何難。又云須臾聞之。即得究

竟。菩提故。若能如是。悟解則境智俱閑。然後畢故而

不造新隨緣。而常合道。無依如水月。不礙若虛舟。以

虛空為心。匪嶮巖於時。俗用法界為量。寧隕覆於世

途。意無所緣。不馳驅於境界。心無所寄。豈適莫於寰

區。遂得逆順並行。怨親普救。善惡同化。利鈍咸收。理

事齊觀。權實雙用。乘戒兼急。正助相資。修性互成。體

用周備。如萬善同歸頌云。

◆故成現流  
本作而求

◆與疑興

◆法作說

◆裝與莊同

◆烈與列同

◆使作所

菩提無發而發

妙用無行而行

與悲悟其同體

無所捨而行檀

修進了無所起

般若悟境無生

鑒無身而具相

建立水月道場

羅烈幻化供具

懺悔罪性本空

迴向了無所得

讚歎彼我虛玄

禮拜影現法會

焚香妙達無生

散華顯諸無著

施為谷響度門

深入緣生性海

誓斷無染塵勞

佛道無求故成

眞智無作而作

行慈深入無緣

無所持而具戒

習忍達無所傷

禪定知心無住

證無法而談證

裝嚴性空世界

供養影響如來

勸請法身常住

隨喜福等眞如

發願能使平等

行道步驟眞空

誦經深通實相

彈指以表去塵

修習空華萬行

常遊如幻法門

願生唯心淨土

履踐實際理地

出入無得觀門

降伏境界魔軍

大作夢中佛事

廣度如化含識

同證寂滅菩提

觀心玄樞一卷

治曆五年正月二十三日酉時□書寫了

注心賦四卷

宋·延壽撰



註心賦卷第一

宋杭州慧日永明寺智覺禪師延壽述

覺王同稟

楞伽經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又經頌云。如世有良醫。以妙藥救病。諸佛亦如是。爲物說唯心。問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既稱心賦。便是標宗。何假廣用文言。仍繁註解。且凡論宗旨。唯返頓機。如日出照高山。駛馬見鞭影。所以丹霞和尚云。相逢不擎出。舉意便知有。首楞嚴經云。圓明了知。不因心念。揚眉動目。早是周遮。如先德頌云。便是猶倍句。動目卽差。遠若問曹溪。旨不更待揚眉。答今爲樂佛乘人。實未薦者。假以詞句。助顯真心。雖挂文言妙旨。斯在俯收中。下盡羣機。但任當人各資己利。百川雖潤。何妨大海。廣含五嶽。自高不礙太陽。普照根機。莫等樂欲。匪同於四門入處。雖殊在一真見時。無別如獲鳥者。羅之一目。不可以一目爲羅。治國者功在一人。不可以一人爲國。如內德論云。夫一水無以和羹。一木無以建室。一衣不稱

衆體一藥不瘳。殊疾一彩無以爲文。緒一聲無以諧琴瑟。一言無以勸衆善。一戒無以防多失。何得怪漸頓之異。令法門之專。一故云。如爲一人衆多。亦然如爲衆多一人亦然。豈同劣解。凡情而生局見。我此無礙廣大法門。如虛空非相。不拒諸相。發揮似法性。無身匪礙。諸身頓現。所以藏法師云。自有衆生尋教得真。會理無礙。常觀理而不礙。持教恒誦。習而不礙。觀空則理教俱融。合成一觀。方爲究竟博通耳。斯乃教觀一如。詮旨同原矣。

祖胤親傳

此土初祖達磨大師云。以心傳心。不立文字。又云。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亦云。默傳心印。代代相承。迄至今日。

大開真俗之本

如大乘起信論云。有摩訶衍能發起一切衆生大。乘信根。所言摩訶衍者。此云大乘。又大乘者是衆生心。心體周遍。故名爲大。心能運載。故名爲乘。立心真如門。心生滅門。論云。摩訶衍者。總說有二種。



一者法。二者義。所言法者。謂衆生心。是心則攝一切世間出世間法。依於此心。顯示摩訶衍義。何以故。是心真如相。卽示摩訶衍體。故是心生滅。因緣相能示摩訶衍自體相用。故所言義者。則有三種。一者體。大謂一切法。眞如平等不增減。故二者相。大謂如來藏。具足無漏性功德。故三者用。大能生一切世間出世間善因果。故一切諸佛本所乘。故一切菩薩皆乘此法。到如來地。故是知一心是諸佛本所乘。菩薩因乘此心法。皆到如來地。故離此一心外別無殊勝。故今賦詠志在於此。藏法師云。眞俗雙泯。二諦恒存。空有兩亡。一味常現。所以華嚴疏云。眞俗雖相卽。而各不壞。其相謂卽有之空。方是眞空。卽空之有。方爲妙有。空有不一。兩相歷然。如波卽水。而恒動。俗卽眞。而俗相立。如水卽波。而恒溼。眞卽俗。而眞體存。已上皆況心之體用。非一非異。又云。不壞生滅門。說眞如門。不隱眞如門。說生滅門。良以二門唯一心。故所以十方諸佛常依二諦說法。若不得俗諦。不得第一義諦。以俗諦

無有自體卽第一義諦故

獨標天地之先

傳大士頌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彫。老子云。有物渾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之曰大寶藏。論云。空可空。非眞空。色可色。非眞色。眞色無形。眞空無名。無名之父。無色之母。作萬法之根源。爲天地之太祖。上施玄象。下列冥庭。元氣含於大象。大象隱於無形。爲識物之靈靈。中有精神。中有身。無爲變化各稟乎自然。

常爲諸佛之師。能含衆妙

諸佛以法爲師。起信論云。所言法者。衆生心。是又知之一字。衆妙之門。禪源集云。夫言心者。是心之名。言知者。是心之體。能含衆妙者。一心杳冥之內。衆妙存焉。清淨法界。杳杳冥冥。以爲能含。恒沙妙德。微妙相大。以爲所含。相依乎性。性無不包。故稱爲含。又云。妄念本寂。塵境本空。空寂之心。靈知不

昧卽此空寂之知。是前達磨所傳清淨心也。任迷任悟。心本自知。不籍緣生。不因境起。迷時煩惱。知非煩惱。悟時神變。知非神變。然由迷此知。卽起我相。若了此知。剎那成佛。故心要踐云。心法本手無住。無住。心體靈知不昧。又況如一摩尼珠。一靈心也。唯圓明淨空寂知也。都無一切差別色相。以體明。故對外物時。能現一切差別色相。色相自有差別。明珠不會變易。且如珠現黑時。但云黑等。是珠如洪州馬大師云。起心動念。彈指瞬目。所作所爲。皆是佛性。此是卽妄明眞。或擬離黑覓珠。如北宗秀大師云。衆生本有覺性。如鏡有明性。煩惱覆之。不見如鏡。有塵闇。妄念盡。則心明。昏塵滅。則鏡朗。此是離妄明眞。或云。明黑都無者。如牛頭融大師云。諸法如夢。本來無事。心境本寂。非今始空。宜喪己忘。情情忘。卽絕。此是眞妄俱無。初一皆眞。次一皆妄。後一皆無。皆是未見珠也。如荷澤和尚於空無相處。指示知見。了了常知。不昧。心性見珠。黑之時。但見珠體。明白不觀黑色。及青黃等雜色。旣不

卽黑亦不離黑。亦不黑白俱拂了了見心性之時。不卽不離。無住無著。非一非異。不捨又眞心。本體有二種用。一者自性本有。二者隨緣應用。猶如銅鏡。銅之質是自性體。銅之明是自性用。明所現影。是隨緣用。影卽對緣方現。現有千差。明卽光明。明唯一味。以喻心常寂。是自性體。心常知。是自性用。今洪州指示能語言分別等。但是隨緣用。關自性用也。又顯教有比量顯現量顯。洪州云。心不可指示。但以能語言等驗之。知有佛性。是比量顯也。荷澤直云。心體能知。知卽是心。不約知以顯心。是現量顯。洪州闕此。又不變是體。隨緣是用。又荷澤所宗。空寂知者。空寂卽是無相。以神解之。性雖無形相。而靈知不昧。故云寂知。亦云寂照。亦云無相之智。亦云無知之知。如肇論云。放光般若。若云般若無所有相。無生滅相。道行般若。若云般若無所見。此辯智照之用。而曰無相無知者。何耶。果有無相之知。不知之照明矣。何者。夫有所知。則有所不知。以聖心無知。故無所不知。不知之知。乃曰

一切知故經云。聖心無知無所不知信矣。空寂卽是無相卽是無知。論云無所不知又云。乃曰一切知者。此知卽是真知。爲一切衆生自心之體。眞性靈知。湛然恒照。亦云無念之知。若有念而知。凡夫境界。故云知覺。乃衆生若無念。無知二乘境界。若無念而知。諸佛境界。空寂卽是無念。亦云無住之知。若有所住。如人入闇。則無所見。若無所住。如日月光明。照見種種色華。嚴錦冠云。含衆妙而有餘者。謂一切事皆不改本相。不離本位。法法皆能爲大爲小。爲一爲多。爲主爲伴。卽此卽彼。卽隱卽顯。卽延卽促。互相攝入。重重無盡。如帝網天珠。以要言之。隨一一事。念念皆具十玄之義。同時具足。無有前後。如海一滴。卽具百川。滴滴皆爾。故名爲妙。恒作羣賢之母。可謂幽玄。

夫般若者是諸佛之母。故淨名經頌云。智度菩薩母。能生一切導師。所言般若者。卽一切衆生自心靈知之性耳。如寶藏論云。夫天地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祕。在形山識物。靈照內外。空然寂寞難。

見其謂玄玄巧出於紫微之表。用在於虛無之間。端化不動。獨而無雙。聲出妙響。色吐華容。窮視無所寄。號空空。誰留其聲。不見其形。唯留其功。不見其容。幽顯朗照。物理虛通。森羅寶印。萬象眞宗。其爲也。形其寂也。冥本淨非。瑩法爾圓。成光超日月。德越太清。萬物無作。一切無名。能轉變天地自在。縱橫恒沙。妙用混沌。而成誰聞。不喜誰聞。不驚如何。以無價之寶。隱於陰入之坑。哀哉。哀哉。其謂自輕悲哉。悲哉。晦何由明。其寶也。煥煥煌煌。朗照十方。圓寂無物。圓應堂堂。應聲應色。應陰應陽。奇特無根。妙用常存。瞬目不見。側耳不聞。其本也。冥其化也。形其爲也。聖其用也。靈可謂大道之眞精。其精甚靈。萬有之因。凝然常住。與道同倫。故經云。隨其心淨。則佛土淨。任用森羅。其名曰聖。又若證此一心。則解一切法門。如止觀云。譬如良醫。有一秘方。總攝諸方。阿伽陀藥。功兼諸藥。如食乳糜。更無所須。一切具足。如如意珠。乃至此一心。是大中。大上中。上圓中。圓滿中。滿實中。實眞中。眞了義中。了

義玄中玄妙中妙不可思議中不可思議若能如此簡非顯是體權實而發心者是一切諸佛種譬如金剛從金性生佛菩提心從大悲起是諸行先如服阿婆羅藥先用清水諸行中最如諸根中命根爲最佛正法正行中此心爲最如太子生具王儀相大臣恭敬有大聲名如迦陵頻伽鳥穀中鳴聲已勝諸鳥此菩提心有大力如師子筋絃如師子乳如金剛鍵如那羅延箭具足衆寶能除貧苦如如意珠雖小懈怠小失威儀猶勝二乘功德舉要言之此心卽具一切菩薩功德能成三世無上正覺

靈性有珠該通匪一

此一心靈臺之性最靈最妙作萬法之王爲羣有之體豎徹三世橫亘十方大智度論云在有情數中爲佛性在無情數中爲法性所以華嚴經頌云法性遍在一切處一切衆生及國土三世悉在無有餘亦無形相而可得如肇論離微體淨品云夫性離微者則非取非捨非修非學非本無今有非

本有今無乃至一法不生一法不滅非三界所攝非六趣所變非愚智所改非眞妄所轉平等普遍一切圓滿總爲一大法界幻化靈宅迷之者歷劫浪修悟之者當體凝寂

千途盡向於彼生萬象皆從於此出

淨名經云一切法以無住爲本無住者一切衆生第八識心此心無住無本故云從無住本立一切法如華嚴經云不離於心所見清淨又云不離於心無處所是知心生一切法如地出水如谷孕風如石生雲如木出火是知離心無法離法無心如長者論云若直說第八種子識爲如來藏者卽業種恒眞生怖難信以法如是之力合一含識而不具神通承本覺性之功豈一剎塵而靡含道跡故華嚴經云法如是力者本合如然又云佛神力者應眞曰神所以古德云自力與佛力無別自智與佛智無差又云一身卽以法界爲量自他之境都亡法界卽自身遍周能所之情見絕如大海之滂滂之中皆得大海比衆生之心心心皆含佛智

事廓恒沙理標精實吞滄溟於毛孔唯是自因卷法界於塵中匪求他術

首楞嚴經云。衆生迷悶背覺合塵。故發塵勞。有世間相。我以妙明不生不滅。合如來藏。而如來藏。唯妙覺明圓照法界。是故於中。一爲無量。無量爲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不動道場。現十方界。身含十方無盡虛空。於一毛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是知背境觀心。自然大明相。含不爲物轉。亦如芥納須彌。等百門義。海云。且如見山高廣。是自心現作。大今見塵小時。亦是自心現作。小今由見塵全。以見山高之心。而今現塵。也是故。即小容大。如云。萬象如須彌。淨心如芥子。故云。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卽是萬法。一心一心萬法。故稱毛吞巨海。芥納須彌。非神通變化之力。真心具德。法性如是。如華嚴記云。如經一毛端中。一切世界差別性者。謂一毛端性。卽是一切世界差別性。今一切世界卽事。隨其法性。卽一毛端以性。卽毛端諸界卽性故。

### 任機啓號應物成名

一切法本無名。但是心爲名。故般若經云。六塵鈍。故不自名。不自立。皆是因心立名。故云。萬法本閑。而人自開。又云。三阿僧祇名字。皆是心之異號。如天台淨名疏云。一法異名者。諸經異名。說眞性實相。或言一實諦。或言自性清淨心。或言如來藏。或言如如。或言實際。或言實相。般若。或言一乘。或言卽是首楞嚴。或言法性。或言法身。或言中道。或言畢竟空。或言正因佛性。性淨涅槃。如是等種種異名。此皆是實相之異稱。故大智論。偈言。般若是一法。佛說種種名。隨諸衆生類。爲之立異字。大涅槃經云。如天帝釋有千種名。解脫亦爾。多諸名字。又云。佛性者有五種名。故皆是赴機利物。爲立異名也。而法體是一。未嘗有異。如帝釋千名。名雖不同。終是目於天主。豈有聞異名。故而言非實相。理如人供養帝釋。毀橋尸迦。供養橋尸迦。毀於帝釋。如此供養。未必得福。末代執法者亦爾。或信賴耶自性清淨心。而毀畢竟空。或信畢竟空。無所有。毀賴

耶。識自性清淨心。或言般若明實相。法華明一乘。皆非佛性。此之求福。豈不慮禍。若知名異體一。則隨喜之善。遍於法界。何所諍乎。又諸經內。逗緣稱機。更有多名。隨處安立。以廣大義。邊目之爲海。以圓明理。顯稱之曰珠。以萬法所宗。號之曰王。以能生一切諸之曰母。但是無義之眞義。多亦不多。無心之眞心。一亦不一。故華嚴私記云。取決斷義。以智言之。取能生長。以地言之。取其高顯。以山言之。取其深廣。以海言之。取其圓淨。以珠言之。此上約有名。尚乃無數。更有無名。豈可測量。如大法炬陀羅尼經云。佛告諸菩薩。汝等勿謂天定。天也。人定人也。餓鬼定。餓鬼也。乃至如一事有種種名。如一人有種種名。如一天。乃至餓鬼畜生有種種名。亦復如是。亦有多餓鬼。全無名字。於一彈指頃。轉變身體作種種形。如是衆生於一時間。現無量色身。云何可得呼其名也。若餓鬼等有生處。名字受食。名字及壽命名字。若地獄衆生。無有名字。生處者。則其形亦無定。彼中惡業因緣。未盡故於一念中。

種種變身。釋曰。如地獄中。一日一夜之中。萬生萬死。豈可名其名字。耶。又無間獄中。一身無間。各盡遍八萬四千。由旬地獄之量。不相障礙。是知業果不可思議。非獨聖果。如云清淨妙法身。湛然應一切。今時人將謂諸佛法身。能分能遍。不信衆生亦一身無量身。以衆生業果不可思議。故是以經云。佛界不可思議。衆生界亦不可思議。

### 大士修之而行立

菩薩所行十波羅蜜。四攝萬行。皆從眞慈悲心起。故金剛三昧經云。空心不動。具足六波羅蜜。又般若經云。一心具足萬行。十波羅蜜者。檀因心。捨經云。無可與者。名爲布施。是名眞施。若心外有法。卽名住相。布施如人入闇。卽無所見。戒因心。持經云。戒性如虛空。持者爲迷。倒自性之律。豈執事相。妄分持犯。耶。忍因心。受經云。云何菩薩能行忍辱。佛言。見心相念滅。豈可將心對治。前境爲忍。受耶。進因心。作經云。若能心不起。精進無有涯。寧著有爲。妄與勞慮耶。禪因心。發經云。能觀心性。名爲上。

定豈避喧雜而守靜塵耶。般若從心起。經云不求諸法性相。因緣是名正慧。寧外徇文言。強生知解。耶方便從心生。經云菩薩以無所得而爲方便。則心外無法。方能行菩薩之道。力從心運。四大之力皆不如心。心無形。故力最無上。神通變化入不思議心之力也。願從心布。一切意願盡從心生。一切行門皆從願起。智從心達。如來靈智是衆生心。此心念念具足。十波羅蜜乃至八萬四千法門皆從心出。如衆生心中有體。大今日修行引出法身心中。有相大今日修行引出報身心中。有用大今日修行引出化身。故知三身四智皆自心中出。心外更無一事一法。而能建立。如還源觀云一體起二用。一者海印森羅常住。用海印者。真如本覺也。妄盡心澄。萬象齊現。猶如大海因風起浪。若風止息。海水澄清。無像而不現。故云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一法者所謂一心。是心則攝一切世間出世間法。則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唯是一。依妄念而有差別。若離妄念。唯一真如。故云海印三昧二

者法界圓明自在。用是華嚴三昧也。謂廣修萬行。稱理成德。普同法界。而證菩提。良以非真流之行。無以契真。何有飾真之行。不從真起。此則真該妄末。行無不修。妄徹真源。相無不寂。

覺帝體之而圓成

諸佛了一切法。皆是真心圓成實性。衆生迷於自心。但是遍計所執。性情有理。無如還源觀云。良以法無分割。起必同時。真理不礙萬差。顯應無非。一際用卽波騰海沸。全真體以運行。體卽鏡淨水澄。舉隨緣而會寂。若曦光之流彩。無心而朗十方。如明鏡之端形不動而呈萬象。

聲聞證之爲四諦

聲聞不了自心。但見人空。證作苦諦。集諦。滅諦。道諦。生滅四諦爲灰斷之果。不達一心圓教。無作四諦具廣大神通。所以舍利弗於法華會中得見心性。親受佛記。後方懺悔云。同共一法中。而不得此事。

支佛悟之諸緣生

辟支佛但於自心境內見因緣性離證十二因緣法門亦成灰斷之果皆不能一心圓具十法界之體用

### 天女之華無著

淨名經中天女散華之華。雖身上即無著於聲聞身上即華著身大凡一切菩薩施為皆是自心作用以心無著故華亦無著是以聲聞執為心外之華妄起厭離云不如法乃隨拂隨生故知萬法隨自心生隨自心滅

### 海慧之水澄清

大集經中海慧菩薩初來之時不見四衆盡見為水以法外無法故

### 執謬解而外道門開邊邪網密

西天九十六種外道皆不達自心唯苦其身行投巖赴火無益苦行但心外見法理外別求皆是外道盡成邪見如密網自圍不能得出三界役妄念而凡途業起生死波橫

一切諸業皆從有心起無心即無業故經頌云諸

法不牢固但立在於念善解見空者一切無想念又云一念中有九十刹那一刹那中有九百生滅故知生死即念念即生死所以經頌云有念即生死無念即泥洹

### 括古搜今深合獨占

此一心法諸教同詮無不指歸傳通於此如大乘本生心地觀經觀心品云爾時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告妙德等五百長者我為汝等敷演心地微妙法門我今為是啓問如來云何為心云何為地乃至薄伽梵告諸佛母無垢大聖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言大善男子此法名為十方如來最勝秘密心地法門此法名為一切凡夫入如來地頓悟法門此法名為一切菩薩經大菩提真實正路此法名為三世諸佛自受法樂微妙寶宮此法名為一切饒益有情無盡寶藏此法能引諸菩薩衆到色究竟自在智處此法能引諸菩提樹後身菩薩真實導師此法能兩世出世財如摩尼寶滿衆生願此法能生十方三世一



切諸佛功德本原。此法能消一切衆生諸惡業果。此法能與一切衆生所求願印。此法能度一切衆生生死險難。此法能息一切衆生苦海波浪。此法能救苦惱衆生而作急難。此法能竭一切衆生老病死海。此法善能出生諸佛因緣種子。此法能與生死長夜爲大智炬。此法能破四魔兵衆而作甲冑。此法卽是正勇猛軍。戰勝旛旗。此法卽是一切諸佛無上法輪。此法卽是最勝法幢。此法卽是擊大法鼓。此法卽是吹大法螺。此法卽是大師子王。此法卽是大師子吼。此法猶如國大聖王。善能正法。若順王化。獲大安樂。若違王化。尋被誅滅。善男子。三界之中。以心爲主。能觀心者。究竟解脫。不能觀者。究竟沈淪。衆生之心。猶如大地。五穀五菓。從大地生。如是心法。生世出世善惡五趣。有學無學。獨覺菩薩。及於如來。以是因緣。三界唯心。心名爲地。一切凡夫。親近善友。聞心地法。如理觀察。如說修行。自利教他。讚勵慶慰。如是之人。能斷二障。速圓衆行。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五乘道鍊出於油襟

五乘者。一持五戒。得人乘。二行十善。得天乘。三修四諦。得聲聞乘。四悟十二因緣。法得緣覺乘。五具六度。行得菩薩乘。此五乘法。皆從一念善心。熏鍊而出。

十法界孕成於初念

十法界者。一天法界。修十善業。二人法界。持五戒業。三脩羅法界。行憍慢業。四地獄法界。造十惡業。五餓鬼法界。造慳貪業。六畜生法界。造愚癡業。七聲聞法界。證四諦法。八緣覺法界。悟十二因緣法。九菩薩法界。行六度門。十佛法界。行平等一乘法。已上凡聖。共成十法界。陞降雖殊。皆從最初一念發起。爾後念念相續成事。善因樂果。惡因若果。前後相酬。未曾遺失。故經云。心能天堂。心能地獄。且約地獄。界法華中。十如唯心上九界。亦然如觀音玄義云。地獄界具十如。性相體力。作因緣果報。本末究竟等。一如是地獄性者。性名不改。如竹中有火性。若其無者。不應從竹求。火從地求。水從扇求。

風心有地獄界性亦復如是。二地獄相者攬而可別名之爲相善觀心者卽識地獄之相如善相師占相無謬。三地獄體者以心爲體心覺苦樂故以當體譬如釵鎗環釧之珠終以銀爲體質六道之色雖異祇是約心故心爲體也。四地獄力者運御名力緣刀山入火聚皆是其心力也。五地獄作者發動曰作既能有力卽有所作或作善作惡皆是心作也。六地獄因者業是心因也。七地獄緣者緣者假藉爲緣也如貪愛潤業卽因緣會合也。八地獄果者習果也如地獄人前世多姪生地獄中還約多姪見可愛境卽往親附如見美女近前抱之卽是銅柱名習果也。九地獄報者報者果也昔有姪罪今墮地獄受燒炙之苦昔行姪罪名爲慾火後受其報卽受火車鐵牀之苦初後相等報應無善名爲報果也。十本末者地獄本者性德法也地獄末者修德法也究竟等者覺修德卽等有性德覺性德卽具有修德初後相在故言等也。餘九法界亦然雖逐界行相各別都不出一心如性相體

力作因緣果報本末等十界十如皆從心體而起先因心造作善惡等業因緣後受凡聖苦樂等果報初後是心本末皆等故云本末究竟等

虛聲頓息法空之正信旋生

高僧傳云法空禪師初棲蘭若每至中宵庵外常有清聲所召屢呼空禪及至開關又無蹤跡後乃悟云乃是自心境界爾後其聲永絕

猛談俄消靈潤之眞誠立驗

高僧傳云釋靈潤常與四僧共遊山谷忽遇野火四合三僧迸走其靈潤獨不動乃曰心外無火火是自心爲火可逃焉能免火言訖火至身自斂

陞沈表用體具靈知

此知是一切衆生心體不同虛空性自神解亦不作意任運而知禪源集云此言知者不是證知意識眞性不同木石故云知也非如緣境分別之識非如照禮了達之智直是眞如之性自然常知又不同虛空者靈然覺知覺知卽神解義陰陽不測謂之神解卽是智智卽是知知卽一心也故祖師

云空寂體上自有本智能。知於一切染淨法中。有眞實之體。了然鑒覺。目之爲心。如是無漏無明。種種業幻。皆同眞如。性相蓋爲眞如。隨緣成於一切。一切不離眞如。以理融之。唯是一味。此是通相。相卽無相。若約別顯。染淨施爲。造作卽是眞心。不守自性。隨緣之相。用隱顯不定。陞降一差。惺惺不昧。了了何虧。湛爾而無依無住。

一切法依虛空。虛空無所依。一切法依眞智眞智無所依。

蕭然而非合非離

祖師偈云。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卽是。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欲識汝本心。非合亦非離。

一字寶王演出難思之法海

心爲一字中。王經云。一句能訓誨八萬四千之國。邑。又一切法中心。最爲勝萬象。合於一字千訓備。於一言。如云依境教理行果。五唯識中一明境。唯識捨離心外無境。一切境不離心。故二教唯識成。

論本教釋彼唯識說。故三理唯識成立。本教所說之理。分別唯識性相義。故四行唯識明五位修唯識行。故五果唯識求大果。亦證唯識性。故

羣生慈父。訓成莫測之宗師。

淨名經頌云。方便以爲父。一切諸聖皆從一。心方便門入。得成祖佛爲人天之師。故華嚴經云。以少方便。疾得菩提。以卽心是故。所以疾證。又般若經云。以無所得爲方便。心外無法。豈有得耶。是以菩薩親證自心。方能入世間幻化之網。自利利他。無有斷絕。是知十方如來。皆悟心成佛。故華嚴經頌曰。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是以經中所說西方阿彌陀等諸佛。皆是釋迦如古釋云。以理推之。結成正義。皆我本師。海印頓現。且法華分身有多淨土。如來何不指已淨土。而令別往彌陀妙喜思之。故知賢首彌陀等佛。皆本師矣。復何怪哉。言賢首者。卽壽量品中。過百萬阿僧祇。刹最後勝蓮華世界之如來也。經中偈云。或見蓮華勝妙刹。賢首如來住其中。若此不是歎。

本師者說他如來在他國土爲何用耶且如總持  
教中亦說三十七尊皆遮那一佛所現謂毗盧遮  
那如來內心證自受用成於五智從四智流出四  
方如來謂大圓鏡智流出東方阿閼如來平等  
性智流出南方寶生如來妙觀察智流出西方無  
量壽如來成所作智流出北方不空成就如來法  
界清淨智卽自當毗盧遮那如來言三十七者五  
方如來各有四大菩薩在於左右復成二十謂中  
方毗盧遮那如來四大菩薩者一金剛波羅蜜菩  
薩二寶波羅蜜菩薩三法波羅蜜菩薩四羯磨波  
羅蜜菩薩東方阿閼如來四菩薩者一金剛薩埵  
菩薩二金剛王菩薩三金剛愛菩薩四金剛善哉  
菩薩南方寶生如來四菩薩者一金剛寶菩薩二  
金剛威光菩薩三金剛幢菩薩四金剛笑菩薩西  
方無量壽如來亦名觀自在王如來四菩薩者一  
金剛法菩薩二金剛劍菩薩三金剛因菩薩四金  
剛利菩薩北方不空成就如來四菩薩者一金剛  
業菩薩二金剛法菩薩三金剛藥叉菩薩四金剛

拳菩薩已具二十五及四攝八供養故成三十七  
言四攝者卽鈎索鎖鈴八供養者卽燒散燈塗華  
鬘歌舞皆上有金剛下有菩薩然此三十七尊各  
有種子皆是本師智用流出與今經中海印頓現  
大意同也問若依此義豈不違於平等意趣平等  
意趣云定卽我者依於平等意趣而說非卽我身  
如何皆說爲本師耶答中平等之定乃是一義唯  
識尙說一切衆生中有屬多佛多佛共化以爲一  
佛佛能示現以爲多身十方如來一一皆爾今正  
一佛能爲多身依此而讚本師又本師者卽我心  
耳我攝歸自心無法不備豈止他耶  
任性卷舒隨緣出沒挺一眞之元始總萬有之綱骨  
原始該終唯一心道大教至理皆同所詮如華嚴  
經云佛子諸菩薩初住地時應善觀察隨其所有  
一切法門隨其所有甚深智慧隨所修因隨所得  
果隨其境界隨其力用隨其示現隨其分別隨其  
所得悉善觀察知一切法皆是自心而無所著如  
是知已入菩薩地能善安住

十二因緣之大樹產自玄根

此十二因緣法皆從衆生心中建立云何稱樹若衆生界中卽以無明爲根愛水溉注抽名色芽開有漏華結生死果生住異滅四相常遷無有斷絕若諸聖界中發正覺芽開萬行華成菩提果盡未來際供佛利生無有休息並從一心十二因緣大樹生起故云十二因緣卽是佛性又一心十二因緣者如眼見色時心不了名無明心於色生愛惡名行是中心意名識色共識行卽名色眼與色等六處生貪名六入色與眼作對名觸心見色時領納名受心於色纏綿不斷名愛心想像色相名取念色心起名有一念心生名生一念心滅名滅如華嚴經云三界所有唯是一心如來於此分別演說十二有支皆依一心如是而立又頌云了達三界依心有十二因緣亦復然生死皆由心所作心若滅者生死盡

五千教典之圓詮終歸理窟

諸佛案一切衆生心宣說諸法華嚴經頌云諸佛

不說法佛於何有說但隨其自心爲說如是法如普賢行願疏云指其源也情塵有經智海無外妄惑非取重玄不空四句之火莫焚萬法之門皆入冥二際而不一動千變而非多事理交徹而兩亡性相融通而無盡若秦鏡之互照猶帝珠之相含重重交光歷歷齊現故得圓至功於頃刻見佛境於塵毛諸佛心內衆生新新作佛衆生心中諸佛念念證眞

孤標寂寂獨立堂堂若華中之靈瑞

此華三千年一現當佛出世表說圓教一心法門時難聞難遇

猶照內之神光

於衆光中神光爲最祖師云衆明之中心明爲上截瓊枝而寸寸是寶析旃檀而片片皆香

此明法法是心塵塵合道

剋從凡夫之身便登覺位類在白衣之地直坐龍牀若信入華嚴一心無盡宗趣長者論云如將寶位直授凡庸似夜夢千秋覺已隨滅華嚴疏云頓教

之人一念不生。卽是佛者。卽一切衆生。心未是佛。體妄念起。故爲衆生。一念妄心不生。何爲不得名佛。故華嚴經頌云。法性本空寂。無取亦無見。性空卽是佛。不可得思量。又頌云。法性如虛空。諸佛於中住。又般若經云。以本性空爲佛眼。若論性空。皆是凡聖之體。祇爲不覺。忽起妄念。隨境流轉。所以云。法身流轉。五道號曰衆生。設一念起時。亦是佛。以妄念無體。不出性空。故但要直下信解圓明。不在更思量推度也。華嚴疏云。衆生心中佛爲佛心。中衆生說法。此明衆生稱性普周。而佛不壞相。在衆生心內。又佛心稱性普周。而衆生不壞相。在佛心內。喻如水乳和同一處。而互爲能和所和。且約說聽解釋。以能和爲說。所和爲聽。且將水喻於佛。乳喻衆生。應言乳中之水。和水中之乳。水中之乳。受乳中之水。雖一味。能所宛然。雖能所宛然而互相在。相遍相攝。

聽而不聞。觀之莫見。

法身無像。真聽無聲。

常在而莫更推尋。本瑩而何勞熏鍊。三界之門無體。谷裏傳聲。

首楞嚴經云。三界之法。捏所成。故是知無體。猶如谷響。皆是我聲。長者論云。一切法如谷響。以表萬法唯心。故華嚴經云。一念之間。悉包法界。又云。一念三世畢。無餘。又云。一念現於無盡相。

六塵之境。本空鏡中寫面。

六塵之境。皆從妄念而生。如人照鏡。自見其面。非有別影。

寂寞虛沖。無事不融。彌勒闍而普現。

華嚴經云。善財童子入彌勒闍時。見其樓閣廣博。無量同於虛空。阿僧祇寶。以爲其地。乃至見彌勒菩薩。初發心行菩薩道。八相成佛。三生之事耳。

摩耶腹而無窮。

華嚴經云。摩耶夫人腹中。悉現三千大千世界。一切形像。其百億閻浮提內。各有都邑。各有園林。名號不同。皆有摩耶夫人於中止住。天衆圍繞。爲顯現菩薩將生。不可思議神變之相。又廣大如法界。

究竟若虛空是處胎義

文殊寶冠之內

文殊般泥洹經云。文殊身如紫金山等。其文殊冠毗楞伽寶之所嚴飾。有五百種色。一一色中日月星辰諸天龍宮世間衆生所希有事。皆於中現。

淨名方丈之中

淨名經云。東方度三十六恒河沙國。有世界名須彌。相其佛號須彌燈王。今現在彼佛身長八萬四千由旬。其師子座高八萬四千由旬。嚴飾第一。於是長者維摩詰現神通力。卽時彼佛遣三萬二千師子座高廣嚴淨。來入維摩詰室。乃至其室廣博。悉包容三萬二千師子座。無所妨礙。

芥子針鋒而不窄

淨名經云。以須彌之高廣。納芥子中。而不迫窄。涅槃經云。於針鋒上立無邊身菩薩等。

近塵遠刹而全通

華嚴經頌云。一一微塵中能證一切法。如是無所礙。周行十方國。又云。於一微塵中一切國土曠然。

安住古德云。一切不思議事。於一切處悉能普現。其唯一毗盧清淨法身之應用耳。此法身者。卽是心也。心是法家之身。所以言若能諦觀心不二。方見毗盧清淨身。一念起惡。法身亦隨現。一念起善。法身亦隨現。名爲處處互現。乃至色處。現空處。現自在。無礙。更莫遠推。諸佛唯一念空心。是華嚴疏云。猶如海印。頓現經云。一念現。故謂無前後。如印頓成。又常現。非如明鏡。有現不現時。又非現。現如明鏡對至方現。以不待對。是故常現。該三際。故已上俱是一真心。寂照普現之義耳。

玄風

亘古垂今。通凡徹聖。更無異法。唯是一心得時。不增失時。不減陞時。不成墜時。不壞如華嚴錦冠云。大方廣佛華嚴經者。大者卽是心。體心體無邊。故名爲大方。是心相。心具德相之法。故名爲方。廣是心。用心有稱體之用。故名爲廣。佛是心果。心解脫處。名之爲佛。華是心。因心所行。行喻之以華嚴是。

心之功用。心能善巧嚴飾。目之爲嚴。經是心教。心起名言。詮顯於此。故名爲經。斯卽大等七字。並不離心。然心之一字。非體非用。非因非果。非義非教。雖非一切。能爲一切。何以故。謂一法界心是體。若能依此悟解。念念卽是華嚴法界。念念卽是毗盧法身。如華嚴經云。若與如是觀行相應於諸法中。不生二解。一切佛法。疾得現前。初發心時。卽成正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 大業機關金輪種族

釋迦佛是金輪王之種。一鉢和尚歌云。萬代金輪聖王子。祇這眞如靈覺。是所以祖代相傳。但示卽心是佛。纔生信解。卽紹祖位矣。

### 如頻伽鳥而韻壓羣音

頻伽鳥未出殼時。於殼中發聲。已勝衆鳥之音。此況一切生死最初際。底下凡夫未脫煩惱殼。便能識心。我當作佛。已超過一切聲聞辟支佛上。

### 猶好堅樹而高陞衆木

西天有好堅樹。出土便高百尺。超過羣木之上。此

沉圓教之人。知心卽具法界。圓解圓修。出過二乘。藏通別教。修行之人。若論功程。日劫相倍。

### 滿目

一竊初起。繽紛而華影。駢空警念。纔興縱橫。而森羅首楞嚴經云。由汝無始心性狂亂。知見妄發。發妄不息。勞見發塵。如勞目睛。則有狂華於湛精明。無因亂起。一切世間山河大地。生死涅槃。皆卽狂勞顛倒華相。是知萬法因想而生。隨念而至。故瓔珞經云。佛言。我從本來。不得一法。究竟定意。如今始知所謂無念。若得無念者。觀一切法。悉皆無形。因此得成無上正眞之道。又如起信論云。是故三界虛僞。唯心所作。離心卽無六塵境界。此義云何。以一切法皆從心起。妄念而生。一切分別。卽分別自心。心不見心。無相可得。當知世間一切境界。皆依衆生無明妄念。而得住持。是故一切法如鏡中像。無體可得。唯心虛妄。以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故又云。一切境界。唯心妄動。心若不動。則一切境相滅。唯一眞心。遍一切處。是知心外見。



有境界皆自妄念情想而生。故云情生智隔。想變體殊。情生智隔者。失正智而成妄想。故想變體殊者。迷真如以成名相。故還源觀云。真空滯於心首。恒爲緣慮之場。實際居在目前。翻成名相之境。唯識樞要云。起自心相有二。一者影像相。萬法是心之影像。二者所執相。諸境無體。隨執而生。因自心生。還與心爲相。

道絕浮言。至妙難論。出生死而無別路。登涅槃而唯一門。

華嚴經云。一切無礙人。一道出生死。楞嚴經云。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此二教唯宗一心法。而求出離。是以既了一心。而出亦不住生死。涅槃謂大悲故。常處生死。謂大智故。常處涅槃。是俱住義。二大悲故。不住涅槃。大智故。不住生死。即二俱不住。又一明俱不住者。有二義。故不住生死。一見生死過患。故不可住。二由見生死本空。故無可住。上二皆約智故。不住有二義。故不住涅槃。一見涅槃本自有故。不住。二由不異生死。故不可住。

須臾而卽俗歸真。莫儻茲旨。頃刻而從凡入聖。雖報斯恩。

禪宗門下。從上已來。但了卽心。是佛。便入祖位。卽坐道場。但信之。凡聖不隔。一念若不信。天地懸殊。如經頌云。諸佛從心得解脫。心者清淨。名無垢。五道鮮潔。不受染。有解此者。成大道。直饒未信。自心是佛。雖淪五道。心性常淨。染不能染。故云。五道鮮潔。不受染。以衆生法身。卽諸佛法身。不增不減。雖隨流返流。其性不改。是以隨流作衆生時。不減返流。成佛時。不增。以一切衆生。垢深障重。設遇善友。開發。亦不信受。唯逐情生。不見自性。故先德云。妄情牽引。何年了。辜負靈臺一點光。

羣籍共推。罕逾深理。吞蛇得病。而皆是疑生。

晉書樂廣傳。廣有親客。久隔闕。不復來。廣問其故。答曰。前在座。蒙賜酒。見盃中有蛇。意甚惡。之既飲。而疾於時。河南廳署。壁上有角弓。上畫作蛇。廣意盃中蛇。卽角影也。復置酒前。處客見如初。豁然意解。沈疴頓愈。

懸砂止饑而悉從思起

如律中四食章云。思食者如饑饉之歲。小兒從母求食。啼而不止。母遂懸砂囊。誑云。此是飯。兒七日諦視其囊。特爲是食。其母七日後解下。示之。其兒見是砂。絕望。因此命終。方驗生老病死。皆是自心地水火風。終無別體。

乃至筍拔寒林

孟宗父病。冬中索筍。宗遂抱竹而泣。筍乃隨生。魚跳冰泚。

晉王祥至孝。早喪所親。後母朱氏喜食生魚。時寒。祥乃解衣冰上。冰忽自釋。雙鯉躍出。時人以爲孝感。

酒變河中

越王單醪投河。三軍告醉。

箭穿石裏

李廣少失父。問母父安在。母云。汝父早被虎所傷。廣遂攜弓捉虎。至山向晚。見石似虎。挽弓射之。沒羽。近前觀看。乃知是石。

非麴蘖之所成。豈功力之能恃。

上四事皆從孝心及平等心所感。

無纖塵而不因識。變道理昭然。

此八識心有四分。一見分。二相分。三自證分。四證自證分。華嚴記云。如契經說。一切唯有覺所覺。義皆無能覺所覺。分各自然而轉。釋曰。此即華嚴經上半明無外境。下半明有見相二分。各各自從因緣所生。名自然而轉。下結正義論云。達無離識所緣境者。則所變相分是所緣。見分名自行相。相見所依自體名事。即自證分。釋曰。此中雖是立二分。家義已有三。故次論云。若無自證分。此者應不自憶心所法。如不曾更境。必不能憶。故釋曰。此明有自證分意。云相離於見。無別自體。但二功能。故應別有一所依體。若無自證。應不自憶心所法。如不曾更境。必不能憶。謂如見分不更相分之境。則不能憶。要會更之方能憶之。若無自證。已滅心所。則不能憶。以會不爲自證緣。故則如見分不曾更憶。今能憶之。明先有自證。已會緣。故如於見分憶。

曾更境。故次下立三分論云。然心心所。一一生時。以理推徵。各有三分。所量。能量。量果。別故。相見。必有所依體。故釋曰。所量。是相分。能量。是見分。量果。是自證分。自證分。與相見。爲所依。故論如集量論。伽陀中說。似境相。所量能取。相自證。卽能量。及果。此三體。無別釋。曰。所量。如絹。能量。如人。量果。如解。數智果。是何義。成滿。因義。言無別體者。唯一識。故則離心無境。次立四分論云。又心心所。若細分別。應有四分。見分。相分。自證分。如前第四證。自證分。若無此者。誰證。第三心分別。既同。應皆證。故釋曰。見分。是心分。說有自證分。自證分。應無有果。諸能量者。皆有果。故釋曰。見分。是能量。須有自證。量見分。說有第四果。恐被救云。却用見分。爲第三果。故次論云。不應見分。是第三果。見分。或則非量。攝。故因此見分。不證。第三證。自體者。必現量。故釋曰。意明見分。通於三量。三量者。謂現量。比量。非量。卽明見緣相時。或量非量。不可非量。法爲現量。果。或見緣相。是於比量。及緣。自證。復是現量。故自證。是心

體得與比量非量。而爲果。見分非心體。不得與自證。而爲其量果。故不得見分。證於第三證。自體者。必現量。故第三四分。既是現量。故得相證。無窮過矣。意云。若以見分。爲能量。但用三分。亦得足矣。若以見分。爲所量。必須第四。爲量果。若通作喻者。絹如所量。尺如能量。智所量果。是自證分。若人爲所使。智爲能使。何物用智。卽是於人。如證。自證分。人能用智。智能使人。故能更證。亦如明鏡。鏡像爲相分。鏡明。爲見分。鏡面。如自證分。鏡背。如證。自證分。面。依於背。背。復依面。故得互證。亦可以銅爲證。自證分。鏡。依於銅。銅。依於鏡。

非一種。而罔賴心。成言思絕矣。

心識變者。如密嚴經。頌云。汝等諸佛子。云何不見。聞藏識體。清淨。衆或所依止。或具三十二佛相。及輪王。或爲種種形。世間皆悉見。譬如淨空。月衆星。所環透。諸識阿賴耶。如是身中。住譬如欲天。主侍衛遊寶宮。江海等諸神。水中。而自在藏識處。於世當知亦復然。如地生衆物。是心多所現。譬如日天。

子赫奕乘寶宮。旋遶須彌山。周流照天下。諸天世人等見之。而禮敬藏識佛地。中其相亦如是。十地行衆行顯發大乘。法普與衆生樂。常讚於如來。在於菩薩身。是即名菩薩。佛與諸菩薩。皆是賴耶名。佛及諸佛子。已受當受。記廣大阿賴耶。而成於正覺。密嚴諸定者。與妙定相應。能於阿賴耶明了。而觀見佛及辟支佛。聲聞諸異道。見理無怯。人所觀者。皆此識種種諸識境。皆從心所變。瓶衣等衆物。如是性皆無。悉依阿賴耶衆生迷惑。見以諸習氣。故所取能取。轉此性非如幻。陽燄及毛輪。非生非不生。非空亦非有。譬如長短等離。一即皆無智者。觀幻事。此皆唯幻術。未曾有一物與幻而一起。幻燄毛輪等。在在諸物相。此皆心變異。無體亦無名。世中迷惑人。其心不自在。妄說有能幻。幻成種種名。去來皆非實。如鐵因磁石所向而轉移。藏識亦如是。隨於分別轉。一切諸世間。無處不周遍。如日摩尼寶。無思及分別。此識遍諸處。見之謂流轉。不死亦不生。本非流轉。法定者。勤觀察。生死猶如夢。是

時卽轉依。說名爲解脫。此卽是諸佛最上之教理。審量一切法。如秤如明鏡。若以此一心爲一切法之定量者。如秤稱物斤兩無差。似鏡照像妍醜皆現。又心成者。古釋一心有四。一乾利陀耶。此云肉團心。身中五藏心也。如黃庭經所明二緣慮心。此是八識俱能緣慮。自分境。故色是眼識境。根身種子器世界阿賴耶識之境。各緣一分。故云自分三賢多耶。此云集起心。唯第八識積集種子。生起現行。四乾栗陀耶。此云堅實心。亦云貞實心。此是真也。故祖佛法中。皆以心爲印。楷定萬法。故若能決定信入。請各收疑。離此別無奇特。故云言思絕矣。

動靜之境。皆我緣持。如雲駛而月運。似舟行而岸移。圓覺經云。佛言善男子。一切世界。始終生滅。前後有無。聚散起止。念念相續。循環往復。種種取捨。皆是輪迴。未出輪迴。而辯圓覺。彼圓覺性。卽同流轉。若免輪迴。無有是處。譬如動目。能搖湛水。又如定眼。猶迴轉火。雲駛月運。舟行岸移。亦復如是。善男

子諸旋未息。彼物先住。尚不可得。何況輪轉生死。垢心曾未清淨。觀佛圓覺而不旋復。譬如動目能搖湛水者。古釋云。以眼等觀水。見水有動。眼若不瞬。池水則不搖。妄見若除。亦無草木成壞之相。若舉眼見色。由有色陰。舉身受苦樂。由有受陰。舉心即亂。由有想陰。舉眼見生滅。由有行陰。精明湛不搖處。即識陰。又若以遍身針刺。俱知不帶分別。則是識陰。若次第分別。則餘識陰。故知一念纔起。五陰俱生。微識未亡。六塵不滅。若唯識之義。燈常照。妄何由生。一心之智鏡恒明。旨終不昧。又如定眼。猶迴轉火者。如定目看旋火輪之時。眼亦迴轉。前因眼動而水動。即是因心動而境動。後因火動而眼動。即是因境動而心動。故知心即是境。境即是心。能所雖分一體。常現故華嚴疏云。往復無際。動靜一源。雲駛月運。舟行岸移者。亦復如是。故知真心不動。妄念成差。如起信論云。復次顯示從生滅門。即入真如門。所謂推求五陰。色之與心。六塵境界。畢竟無念。以心無形。相十方求之。終不可得。如

人迷故謂東爲西方。實不轉。衆生亦爾。無明迷故。謂心爲念。心實不動。若能觀察。知心無念。即得隨順入真如門故。

魚母憶而魚子長

如魚散子。魚母不憶持。其子即爛壞。魚母若憶子。即生長。如獨影境過去等諸法。心若不緣。境不現前。一切諸法皆是心緣。識變若無心。即無法。

蜂王起而蜂衆隨

大智度論云。諸法入佛心中。唯一寂滅三昧。門攝無量三昧。如牽衣一角。舉衣皆得。亦如得蜜蜂王。餘蜂盡攝。心王若起。從心所有善惡等法。悉皆隨起。況如王出百司盡隨。

印前後而無差。諸賢共仰。措初終而不謬。千聖同推。如王寶印。其文頓現。無前後際。又印定天下。如佛法中若無心印。不成佛法。是知前亦是心。後亦是心。古亦是心。今亦是心。故云。非古盛而今衰。匪愚亡而智現。又云。萬法不出一心矣。華嚴經頌云。衆生心行無有量。能令平等入一心。以智慧門悉開。

悟於所修行不退轉。又云如是一切人中主。隨其所有諸境界於一念中皆了悟。而亦不捨菩提行。又云諸佛隨宜所作業無量無邊等法界。智者能以一方便一切了知無不盡。

是以朕迹纔生。皆從此建快馬見鞭而驚。子先知經云。外道問佛不問有語。不問無言時如何。佛默然而坐。外道讚曰。快哉瞿曇。開我迷雲。令我得入禮拜。而出後阿難問佛。外道得何道理。而稱讚之。佛言。如快馬見鞭影疾入正道。驚子先知者。舍利弗亦名驚子。於法華會上。初周法說。最先領解。前得授記。

香象迴旋而龍女親獻

象王迴旋者。文殊師利於覺城東畔。如象王迴顧示四衆。最初善財童子。得入法華會上。龍女獻珠。此是實報畜生女。以不得人身。是戒緩得悟大乘。心宗是乘急如淨名經云。於念知一切法。是道場成就一切智。故又處胎經云。釋梵女皆不受身。不捨身。皆現身成佛。又偈云。法性如大海。不說有是。

非凡愚賢聖人平等無高下。唯在心垢滅取證如返掌。

得果而榮枯已定。盡合前因。舉念而苦樂隨生。悉諸初願。

唯識變定豐儉。由心飲啄。有分追身受報。未嘗遺失。不唯人間報應。隨心一切出世功德。皆在初心圓滿。如華嚴演義記云。初發心時。得如來一身無量身。則法身開顯。得究竟智慧。得一切智慧光明。則般若開顯。以心離妄取寂照。雙流故解脫開顯。故此心中無德不攝。因該果海。並在初心。從初發心時。便成正覺。即梵行品。又言。初後圓融者。以初是即後之初。後是即初之後。以緣起法。離初無後。離後無初。故舉初攝後。若約法性融通。一切因果不離心性。契同心性。無德不收。以一切法隨所依住。皆於初心。頓圓滿。故如梵行品云。若諸菩薩能與如是觀行。相應於諸法中。不生二解。一切佛法。疾得現前。初發心時。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業知一切法。即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由他悟。十善業。

道經云爾時世尊告龍王言一切衆生心想異故造業亦異。由是故有諸趣輪轉。龍王汝見此會及大海中形色種類各別不耶。如是一切靡不由心造。乃至又觀此諸大菩薩妙色嚴淨一切皆由修集善業福德而生。又諸天龍八部衆等大威勢者亦因善業福德所生。今大海中所有衆生形色麤鄙。或大或小皆由自心種種想念。作身語意諸不善業。是故隨業各自受報。是知境隨業轉。是故說唯心不淨之財變爲膿血。非分之寶化作毒蛇。如昔有娼姬捨錢造普光王寺。主者不受。遂令埋於寺東北上。邇後尋掘。悉變爲血。所亦有屠羊之人聚錢於竹筒之內。死後母開之。亦成赤血。如古德云。衆生世界海。依住形相苦樂淨穢。皆是衆生自業果報之所莊嚴。不從他。有諸佛菩薩世界海皆依大願力。自體清淨法性力。大慈悲智力。不思議變化力之所成就。故知染淨緣起不出自心。世界果成更無別體。如經頌云。或從心海生。隨心所解住。如幻無處所。一切是分別。又頌云。始從一念

終成劫。悉依衆生心想生。一切刹海劫無邊。以一方便皆清淨。又唯識變定報應無差。千驪一瓢。各任其分。朱門華戶。盡逐其緣。隨善惡現行之心。感豐儉等流之境。如前定錄云。韓晉公在中書。因召一吏不時而至。公怒將撻之。吏曰。某有所屬。不得遽至。乞宥其罪。晉公曰。宰相之吏。更屬何人。吏曰。某不幸兼屬陰司。晉公以爲不誠。怒曰。既屬陰司。有何所縮。吏曰。某主三品已上食料。晉公曰。若然。某明日當以何食。吏曰。此非細事。不可顯之。請疏於紙。過後爲驗。乃如之。而繫其吏。明旦遽有詔命。既對。適遇大官進食。有饑糜一器。上以一半賜晉公。食之美。又以賜之。既而腹脹。歸私第。召醫者視之。曰。食物所擁。宜服少橘皮湯。至夜可啗漿水粥。明日愈。思前夕吏言。召之視其書。則皆如其說。公固復問人間之食。皆有籍也。答曰。三品已上。日支五品已上。而有權位者。旬支凡六品者。季支。其有不食祿者。歲支。又云。京兆府趙郡李敏。求應進士。入就禮部試。不利。太和九年秋。旅居宣平里。日晚

擁膝愁坐。忽如沈醉。俄而精魂去。身約行六七十里。至一城門之外。有數百千人。忽有一人出拜之。敏求曰。何人也。答曰。某李岸也。敏求曰。汝前年隨吾旅遊。卒於涇州。何得在此。對曰。某自離二十二郎後。事柳十八郎。職甚雄盛。二十二郎既至此。亦須一見。遂於稠人中。引入通見。入門兩廊。多有衣冠。或有愁立者。或白衣者。或簡板者。或有將通狀者。其服率多豔紫。或綠色。既至廳柳。揖坐。與之言曰。公何爲到此。得非爲他物所誘乎。某力及公宜速去。非久駐之所也。敏求具如此答。柳命吏送出。將去。懇求知將來之事。柳曰。人生在世。一食一宿。無不前定。所不欲人知。慮君子不進德。修業。小人惰於農耳。君固欲見。亦不難爾。乃命一吏引敏求至東院。約有屋一百餘間。從地至屋。書架滿。文簿籤帖一一可觀。吏取一卷。出三行。第一行云。太和二年。罷舉。第二行云。其年得伊宰宅錢二十萬。其第三行云。受官於張平子。餘不復見。敏求既醒。具書於標帙之間。明年客遊西京。過時不赴舉。明年

遂娶韋氏。韋氏之外祖伊宰。將鬻別第。召敏求而售之。敏求因訪所親。得價錢二百萬。伊宰乃以二十萬。贖敏求。既而當用之。秀頭以四萬爲貨。時敏求與萬年尉戶曹善。因請之。九十君用所資。伊亦贖焉。累爲二十四萬。明年以蔭調授河北縣。有張平子墓。時說者失其縣名。以俟知者。

美惡無體。因念所持

一切萬法。因第八識之所持。一切好惡。是第六意識分別之所起。

聲響冥合。形影相隨

心直事直。心邪法邪。一一法但隨心開合。更無別旨。或正殺。悞殺。實報。虛報。絲毫匪蓋。晷刻不移。既自心口所爲。還自心口所受。如自鏡錄云。昔月氏國城西有大山。是離越辟支佛住處。去此不遠。有人失牛。尋到此山。值此辟支。燃火染衣。宿業力故。當於爾時。鉢變爲牛頭。法衣變爲牛皮。染汁變爲血。染滓變爲肉。柴變爲骨。其迹既爾。遂爲牛主。執入獄中。弟子推覓。莫知所在。從是荏苒。經十二年。



後遇因緣。知在獄中。便向王說。我師在獄。願王放赦。王問獄典。有僧否。典曰。無。僧曰。王願喚獄中沙門者。出我師。自出獄典。尋喚辟支佛。即出。此辟支佛在獄。既久。髮長衣壞。沙門形滅。諸弟子等禮而問曰。師何在此。師於爾時答曰。吾於昔時。謗他人偷世造何。因今令致此。師答曰。吾於昔時。謗他人偷牛。致使如此耳。故經云。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

本性希奇。莫可思議。似服伽陀之藥。如餐真乳之糜。經云。阿伽陀藥。功兼諸藥。能治一切病。又經云。如食乳糜。更無所須。況了心之人。一切悉皆具足。同如意樹。雨無盡之寶。

此如意樹。隨一切衆生心。所念悉皆雨寶。心亦如是。隨念出生。萬法無有窮盡。

類水清珠。澄衆濁之池。

大水清珠。能清濁水。如悟一心。能破一切塵勞境界。

陞第一義天。正會大仙之日。登普光明殿。當朝法界。

之時

教中有第一義天。故號佛爲天中天。又號佛爲大仙。普光明殿者。華嚴經中。佛登普光明殿。說華嚴經。華嚴經以法界爲宗。如法華經云。以禪定智慧力。得法國土。王於三界。又普光明智者。若說等覺說妙覺。是約位。普光明智不屬因果。該通因果。其由自覺聖智。超絕因果。故七卷楞伽。妙覺位外。更立自覺聖智之位。亦猶佛性。有因有果。有因有果。果以因取之。是因佛性。以果取之。是果佛性。然則佛性。非因非果。普光明智。亦復如是。體絕因果。爲因果。依果方究。竟故云。如來普光明智。

冥真寂照。含虛吐耀。

肇論云。玄道在乎妙悟。妙悟在乎卽真。卽真則有無齊觀。有無齊觀。則彼己莫二。所以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同我則非復有無異。我則乖於會通。所以不出不在。而道存乎其中。又云。至人虛心冥照。理無不統。懷六合於胷中。而鑿鑿有餘鏡。萬有於方寸。而其神常虛。

罔象兮獲明珠

黃帝於赤水求玄珠。有臣離婁百步能觀毫末。求之不得。乃罔象而得之。罔象卽無心也。故弄珠吟云。罔象無心却得珠。能見能聞是虛僞。

希夷兮宗法要

眼不見謂之希耳不聞謂之夷。故云無心道現。又真心無形非見聞覺知之所能解。

恩覆羣生而無得不作不爲

肇論云。夫聖人功高二儀而不仁。明踰日月而彌昏。註云。是以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蕘。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蕘。芻蕘者無吠守之功也。不仁者施恩不望報。彌昏者照而無照也。卽無心矣。

光含萬象而絕思忘知忘照

永嘉集云。若以知知寂。此非無緣知。如手執如意。非無如意手。若以自知知。亦非無緣知。如手自作拳。非是不拳手。亦不知知寂。亦不自知知。不可爲無知。以性了然。故不同於木石。如手不執物。亦不自作拳。不可爲無手。以手安然。故不同於兎角斯。

爲禪宗之妙。故今用之。而復小異。以彼但顯無緣。眞智以爲眞道。若奪之者。但顯本心。不隨妄心。未有智慧。照了心原。故云直須能所平等。等不失照。爲無知之知。此知知於空寂。無生如來藏性。方爲妙耳。

如是則塵成佛國。念契圓音

心要牋云。心心作佛。無一心而非佛。處處道成。無一塵而非佛國。又唯心訣云。巖樹庭莎。各挺無邊之妙。猿吟鳥噪。皆談不二之圓音。又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猶如滿月。唯一圓形。隨器差別。而現多影。謂多卽是一。若多不卽一。則非一音一復卽多。若一不卽多。卽非圓音矣。

但顯金色之世界

華嚴經云。一切處文殊師利。從金色世界來。金色者。卽一切衆生自心白淨之色。文殊者。卽信自心無依住性。妙慧解脫。是自文殊。若人若法。皆是自心所表之法。如法華經云。入如來室者。卽衆生大慈悲心。是豈可入於有相屋宅乎。所以牛頭第一。

祖融大師天台智者大師所釋佛經皆作觀心之釋如是即深契祖佛之本懷矣

唯聞薝蔔之園林

如淨名經云方丈之內唯談大乘一心之旨故云唯聞薝蔔之香不嗅餘香三乘之氣

莫比商人之寶

任商人採寶設獲驪珠皆是世珍徒勞功力如管子云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源之下無所不入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續日千里不遠利在前也漁人入海海水百仞衝波逆流宿夜不出利在水也此乃世間勤苦求利之耳如或堅求志道曉夕忘疲不向外求虛襟澄慮密室靜坐端拱寧神利在心也如利之所在求無不獲況道之在心信無不得矣故知訓格之言不得暫捨可以鑲於骨書於紳染於神熏於識所以楚莊輕千乘之國而重申叔一言范獻賤萬畝之田以貴舟人片說此乃成家立國尙輕珍重言況稱揚心地法門諸佛祕密言下契無生聞之成大道寧容輕

慢乎

寧齊樵客之金

如採樵人負薪而歸路逢黃金即棄薪拾金價逾萬倍況捨僞歸真不依權漸不了義教直入一心實教之門則所學功程日劫相倍如孤寂吟云不迷須有不迷心看時淺淺用時深此箇真珠若採得豈同樵客負黃金烹鍊轉爲新此珠含光未示人了則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塵塵一滴一塵並學喻一心包含廣大矣豈比人間之寶此乃出世之珍標萬化之原統一真之本隨緣應用猶如意珠對物現形若大圓鏡是以能包萬象是大法藏出生無盡是無盡藏妙慧無窮是大智藏法法恒如是如來藏本性無形是淨法身體合真空是虛空身相好虛玄是妙色身妙辯無窮是智慧身隱顯無礙是應化身萬行莊嚴是功德身念無滯是入解脫法門心心寥廓是入空寂法門六根自在是入無礙法門一念不生是入無相法門又此中旨趣若相資則唯廣唯大演之無際若

相奪則唯微唯細。究之無蹤。斯乃離有無而不壞。有無標一異而非一異。則四邊之火。莫能燒百非之垢。焉能染但隨緣顯現。如空谷響。故大涅槃經云。譬如一人。多有所能。若其走時。則名走者。若收刈時。復名刈者。若作飲食。名作食者。若治材木。則名工匠。鍛金銀時。言金銀師。如是一人。有多名字。法亦如是。其實是一。而有多名。故知約用分多。體恒冥一。廬山遠大師云。唯一知心。隨用分多。非全心外別有諸數。譬如一金作種種器。非是金外別有器體。

### 厭異忻同而情自隔

摩訶衍釋論云。厭異捨別。唯一真如。譬如有人。避影畏空。終不得離。任九十六種外道。常合圓宗。縱八萬四千塵勞。恒當正位。以各不離心。故捨此取彼。而理恒任。

任背覺合塵。遺心驟境。且一心真如之理。未嘗移易。如釋摩訶衍論云。一心真如體。大通於五人平等。平等無差別。故云何名爲五種假人。一者凡夫。

二者聲聞。三者緣覺。四者菩薩。五者如來。是名爲五。如是五人名。自是五真。自唯一。所以者何。真如自體。無有增減。亦無大小。亦無有無。亦無中邊。亦無去來。從本已來。一自成一。同自作同。默異捨別。唯一真如。是故諸法。真如一相。三昧契經中。作如是說。譬如金剛。作五趣像。五人平等。亦復如是。於諸人中。無有增減。故起信論云。心真如者。卽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所謂心性不生不滅。相一切諸法。皆由妄念而有差別。若離妄念。則無一切境界差別之相。

### 繩上生蛇而驚悸

論頌云。白日看繩。繩是麻。夜裏看繩。繩是蛇。麻上生繩。猶是妄。豈堪繩上更生蛇。此況迷心作境之人。如繩上生蛇。若麻上生繩。是依他起性。若繩上生蛇。是遍計所執性。無名無體。情有理無。例觀萬境。亦復如是。悉落周遍計度之心。

### 杌中見鬼而沈吟

如夜看杌。疑爲是鬼。雖無真實。而起怖心。亦如夢。

中所見以萬法體虛成事。此亦喻迷心作境。自起怖心。若了一心無境。作對自然忻厭不生。

癡猿捉月而費力。渴鹿逐燄而虛尋。

並喻心外取法。無有得理。故證道歌云。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即知君不可見。寶藏論云。察察精勤。徒與夢慮。遑遑外覓。轉失玄路。

飲狂藥而情隨轉。日食蕘蕘而眼布華針。

大涅槃經云。如人醉時。見有轉日。此況妄心纒動。幻境旋生。又經云。如人服蕘蕘子。眼見針華。並況不達一心妄生境界。

皆自想生萬品。而始終常寂。盡因念起一真。而境界

恒深。

經云。一切國土皆想持之。若無想即無法。又一切境界隨念而至。若無念諸境不生。如還源觀云。攝境歸心。真空觀者。謂三界所有法。唯是一心心。外更無一法可得。故曰歸心。謂一切分別。但由自心。曾無心外境。能與心為緣。何以故。由心不起。外境本空。論云。由依唯識。故境本無體。真空義成。故以

塵無有故。本識即不生。

法內規模。人間軌則。

此一心法門。可謂盡善盡美。何者。體含虛寂。不能讚其美。理絕見聞。不能書其過。降茲已下。皆墮形名。則難逃毀讚矣。如昔人云。夫大道混然。無形寂爾。無聲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非可以影響知。不得以毀譽稱也。降此以往。則事不雙美。名不並盛矣。雖天地之大。三光之明。聖賢之智。猶未免於毀譽也。故天有拆之象。地有裂之形。日月有謫蝕之變。五星有勃彗之妖。堯有不慈之誹。舜有謫父之謗。湯主有放君之稱。武王有弑主之譏。齊桓有貪姪之目。晉文有不臣之聲。伊尹有誣君之迹。管仲有僭上之名。以夫二儀七曜之靈。不能無虧。彌堯舜湯武之聖。也不能免嫌。謗桓文伊管之賢。也不能遺。纖過由此觀之。宇宙庸流。奚能得免。怨謗而無悔悟也。若以心智通靈。成無爲之化。則萬累不能干矣。又真俗二諦。並從心起。第八識心。是持種依真如心。是迷悟依如華嚴記云。依生滅八識。辯二

所由顯法相。但是心境依持。而即如來藏辯其二。所以於中先總後以會緣入實。下別示二相。即起信眞如生滅二門爲二義耳。存壞不二。唯一緣起。結歸華嚴會緣入實言二門無礙。唯是一心者。結歸起信依一心法立二種門。故須具足二義。方名具分唯識。問唯識第九亦說其所轉依有其二種。一持種。依謂第八識。二迷悟。依謂即眞如何以說。言然依生滅八識。唯有心境依持。答彼雖說迷悟依非。即心境依持以眞如不變不隨於心變萬境故。但是所迷耳。後還淨時非是攝相。即眞如故。但是所悟耳。今乃心境依持。即是眞妄非有二體。故說一約義不同。分成兩義。說二門別。故論云。然此二門皆各總攝一切法。以此二門不相離故。願無不從。信無不克。見萬像於掌中。收十方於座側。華嚴策林云。全色爲眼。恒見色而無緣者。色是所緣之境。眼是能緣之根。今即是眼故無緣也。言全眼爲色。恒稱見而非我者。眼是我能見。今全爲色。正見之時。即非我也。非我離於情想。無緣絕於貪。

求收萬像於目前。全十方於眼際。是以緣義無盡。隨見見而不窮。物性叵思。應法法而難準。法普即眼普。義通乃見通。體之自隱。隱照之遂重。重然後窮十方於眼際。鏡空有而皎明。收萬像以成身顯事理而通徹。

感現而唯徇吾心。美惡而咸歸我識。

此明具分唯識者。以不生滅與生滅和合。非一非異。名阿賴耶識。即是具分。以具有生滅不生滅。故不生滅。即如來藏。即通眞心也。若不全依眞心。事不依理。故唯約生滅。便非具分。有云。影外有質。爲半頭。唯識質影俱。影爲具分者。此乃唯識宗中之具分耳。又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唯心法總有四義。一是事。隨境分別見聞覺知。二是法。論體唯是生滅法數。此二義論俗。故有約眞故無三。是理。窮之空寂。四是實。論其本性。唯是眞實。如來藏法。又如進趣大乘方便。經云。佛言。一實境界者。謂衆生心體。從本已來。不生不滅。乃至一切衆生心。一切二乘心。一切菩薩心。一切諸佛心。皆同不生不滅眞。

如相故。乃至盡於十方虛空一切世界。求心形狀。無一區分而可得者。但以衆生無明癡闇熏習。因緣現妄境界。令生念著。所謂此心不能自知。妄自謂有起覺。知想計我。我所實無有覺知之相。以此妄心畢竟無體不可見。故若無覺知能分別者。則無十方三世一切境界差別之相。以一切法皆不能自有恒依。妄心分別故。有所謂一切境界各各不自念。爲有知此爲自知。彼爲他是故。一切法不能自有。則無別異。唯依妄心。不了不知。內自無故。爲有前外所知境界。妄生種種法想。謂有謂無。謂好謂惡。謂是謂非。謂得謂失。乃至生於無量無邊法想。當如是知。一切諸法皆從妄想生。依妄心爲本。然此妄心無自相。故亦依境界而有所謂緣念。覺知前境界。故說名爲心。又此妄心與前境界雖俱相依起。無前後。而此妄心能爲一切境界原主。所以者何。謂依妄心。不了法界一相。故說心有無明。依無明力。因故現妄境界。亦依無明滅。故一切境界滅。非依一切境界自不了。故說境界有無。

明亦非依境界。放生於無明。以一切諸佛於一切境界不生無明。故又復不依境界滅。故無明心滅。以一切境界從本已來體性自滅。未曾有故。因此義是故。但說一切諸法依心爲本。當知一切諸法悉名爲心。以義體不異爲心所攝。故又一切諸法從心所起。與心作相和合。而有共生共滅。同無有住。以一切境界但隨心所緣念。念相續。故而得住持暫時而有。

手出金毛師子。皆籍善根。城變七寶華池。盡承慈力。大涅槃經云。阿闍世王欲害如來。放護財狂醉之象。佛卽舒手示之。卽於五指出五師子。是象見已。投地敬禮。佛言。我於爾時。五指頭實無師子。乃是修慈善根力。故令彼見如斯事。又云。南天竺國有一大城。名首波羅城。中有一長者。名曰盧至。爲衆導首。佛欲至彼城。邑化度彼人。彼衆尼乾聞佛欲至。遂破壞林泉。堅閉城壁。各嚴器仗。防護固守。設彼來者。莫令得前。佛言。我於爾時。至彼城。已不見一切樹木叢林。唯見諸人莊嚴器仗。當壁自守。

見是事已。尋生憐愍。慈心向之。所有樹木。還生如本。河池泉井。清淨盈滿。如清淨池。生衆雜華。變其城壁。爲紺瑠璃。我於爾時。實不化作種種樹木。清淨華池。當知皆是慈善根力。能令彼見。如是事故。知凡有一切苦樂境界。仗佛力爲增上緣。但是自心感現。例見目前實境。悉是想生心外實無一法。但從識變耳。

卷舒不定。隱顯千端。或間爾無跡。或爛然可觀。處繁而不亂。履險而常安。

心境諸法。互奪互資。相泯相入。若相資相入。則性相俱存。爛然可見。若互奪互泯。則理事俱空。間爾無跡。以萬法從心。隨緣建立。以無性從緣。故有以從緣無性。故空如寶印重玄序云。蘊大千之經卷。不出情塵。布極淨之身雲。常居穢土。會寂滅於因緣之際。得圓常於生死之輪。理事雙現。而兩亡性相共成。而互奪一真湛爾。而非寂萬化紛然而匪繁。頓虛諸相。而不空。遍興多事。而非有。不得一法而密傳。心要不演一字。而恒轉圓音。一體遍多。猶

朗月而影分千水。多身入一。若明鏡而光寫萬形。醍醐之海。泓深橫吞衆派。法性之山。挺出高落羣巒。法華經云。譬如一切川流江河諸水之中。海爲第一。此法華經亦復如是。於諸如來所說經中。最爲深大。又云。及十寶山衆山之中。須彌山爲第一。此法華經亦復如是。於諸經中。最爲其上。此經是醍醐之教。爲第一心宗。故經云。十方諸國土。唯有一乘法。

理體融通。芳名震烈。瞻時而別相難窮。入處而一門深徹。

若以事相觀。隨差別而迷旨。若以一心照。隨平等而歸根。所以首楞嚴經云。但於一門深入。則六知根一時清淨。又云。入一無妄。李長者論云。一入全真。如新豐和尚悟道頌云。向前物物上求通。祇爲從前不悟宗。如今悟了。渾無事。方知萬法本來空。服善見王之藥。餌衆病咸消。秦師子筋之琴。絃羣音頓絕。

善見王藥能治衆病。心之妙藥亦復如是。能治諸



法故偈云。一丸療萬病。不假藥方多。又云。以師子筋爲琴絃。其音一奏羣音斷。絕況說一心能收萬法。

爾乃明逾皎日德。越太清。隨機起用。順物無生。

問。初心學人。悟入此宗。信解圓通。有何勝力。答。若正解圓明。決定信入。有超劫之功。獲頓成之力。雖在生死常入涅槃。恒處塵勞。長居淨刹。現具肉眼。而開慧眼之光明。匪易凡心。便同佛心之知見。則煩惱塵勞不待斷。而自滅。菩提妙果。弗假修。而自圓。乃至等冤親和諍。論齊凡聖。泯自他。一去來。印同異。融延促。混中邊。世出世間。不可稱。不可量。不可說。不可說之力。莫能過者。亦名佛力。亦名般若力。亦名大乘力。亦名法力。亦名無住力。所以先德釋云。無住力持者。則大劫不離一念。又云。色平等是佛力。色既平等。則唯心義成。故知觀心之門。理無過者。最尊最貴。絕妙絕倫。利那成佛之功。頓截苦輪之力。大涅槃經云。譬如藥樹。名曰藥王。於諸藥中。最爲殊勝。能滅諸病。樹不作念。若取枝葉及

皮身等。雖不作念。能愈諸病。涅槃亦爾。是以若於一心。有圓信圓修。乃至見聞隨喜。一念發心者。無不除八萬塵勞三障二死之病。大品經云。如摩尼珠所在住處。一切非人不得其便。以珠著身。闇中得明。熱時得涼。寒時得溫。若在水中。隨物現色。卽況識此自心。如意靈珠。圓信堅固。一切時處。不爲無明塵勞。非人之所侵害。則處繁不亂。履險恒安。高而不危。滿而不溢。

非異非同。盈利而坦然。平現不大不小。遍空而法爾圓成。

此一心法。是大真理。不假有緣生。亦非無緣生。以法體故。爲萬法之性。遍一切處。隨人所感應。現無盡異。而非異同。而非同大。而非大小。而非小如華嚴經頌云。一微塵中能證一切法。一切衆生心。普在三世中。如來於一念。一切悉明達。

神靈之臺祕密之府

此一心法。是神解之性能。通靈通聖。故曰靈臺。又萬法之指歸。千途之通體。故云祕府。

病遇良醫。民逢聖主。

法華經云。如商人得主。如子得母。如渡得船。如病得醫。如闇得燈。如貧得寶。如民得王。如賈客得海。此況人間所遇。若於佛法中。直了心人。可以永脫塵勞。長居聖地。治煩惱之重病。成無上之法王。校量得失。天地懸殊矣。

以本攝末。駕智海之津梁。

一心爲本。諸法爲末。欲渡生死海。應以心智而度之。

舉一蔽諸。闢玄關之規矩。

舉一心法。攝盡無餘。此一法門。能建立凡聖境界。攝生化門。六度萬行。無不具足。如還源觀云。從一心體出生。二用三遍。四德五止。六觀二體者。卽自性清淨圓明體。卽通爲十定之體言。二用者。一海印。森羅常住用。卽海印三昧。二法界圓明自在用。卽華嚴三昧言。三遍者。一者一塵普周法界遍。二一塵出生無盡遍。三一塵含容空有遍。此三並是因陀羅網三昧門。言四德者。一隨緣妙用。無方德。

二威儀住持有則德。三柔和質直攝生德。四普代衆生受苦德。言五止者。一照法清虛離緣止。二觀人寂泊絕欲止。三性起繁興法爾止。四鏡光顯現無念止。五事理玄通非相止。言六觀者。一攝境歸心真空觀。二從心現境妙有觀。三心境秘密圓融觀。四智身影現衆緣觀。五多身入一鏡像觀。六主伴互現帝網觀。上之止觀。並是寂用無涯三昧門也。

匡時龜鏡爲物權衡

此一心法。能考古推今。窮凡達聖。如秤知輕重。似鏡鑒妍媸。但了一心。無不知諸法根源巨細矣。

相奪則境智互泯。相資則彼我俱生。

以境奪智。則智泯。以智奪境。則境亡。以彼資我。則我立。以我資彼。則彼生。

無明樹上。而覺華頓發。八苦海內。而一味恒清。

經云。煩惱大悔。中有圓滿。如來宣說實相。常住之理。本覺實性。中有無明衆生起。無量無邊煩惱之波。論云。唯真不立。單妄不成。真妄相成。方能建立。

如水因風而起波。風水不相捨離。故

全體現前。豈用更思於妙悟。本來具足。何須苦待於功成。

諸佛將衆生心爲佛。衆生將佛心爲衆生。一體無差。但隔迷悟。以卽心是佛。故雖分三身之異。終無別體。故云法身相好一際無差。又古德云。新佛舊成。曾無二體。以報身就法身。如出模之像。像本舊成。故無二體。新成舊佛法報似分。以法身就報身。如金成像。金像似分。以有未成像。金故今成像。竟似分於二。諸佛如已成像之金。衆生如未成像之金。成與未成。似分前後。則金體始終更無別異。顯異標奇。精明究竟。如舒杲日之光。似布勾芒之令。此一心法。如日照天下。無法而不明。猶春遍寰中。無物而不發。

三毒四倒而非凡。八解六通而非聖。

在凡非凡。處聖非聖。以但是自心。故終無別理。寶藏論云。如實際中。無毫釐凡聖可得。

至寶居懷兮。終不他求。靈珠在握兮。應須自慶。

肇論云。聖遠乎哉。體之卽神。何者。爲衆生自心。皆是般若。但能體悟至理。卽心是佛。卽今日靈覺之眞性。卽是般若聖智也。此明眞智。斯乃悟理之聖。非神通果證也。又所云般若聖智者。若正智卽觀照般若。如卽實相般若。此正智如卽卽是圓成實性。圓成實性卽是如來藏心。如來藏心卽是衆生靈覺之性。衆生靈覺之性卽是般若眞智。

愍同體兮起無緣。

菩薩觀一切衆生同一體性。愍彼不達而行大悲。無緣者卽無緣慈。如石吸鐵。任運吸取一切衆生。而無度想。

溢法財兮資慧命。

法財者有七。一聞。二信。三戒。四定。五進。六捨。七慚。愧。慧命者卽自心。無盡眞如之性。此七種法財。乃至恒沙智德。皆是心所有。法悟入之者。資益無窮。履得一之旨。豁爾消疑。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人得一而道成。經云。若得一萬邪滅矣。又云。若得一萬事畢。若了一眞心。

何理而不圓何事而不畢也。如古德問云所言心性是一者何得衆生界見有種種答以真如心性是一隨緣生滅而成種種。又第八識正是所熏心體含多種子熏成種種。即是真如隨緣義。又心性是一者古釋有二義。一者妄心之性成心之性以性相不同故真如之性真心即性故。二者通成謂此二性別明二藏前之二性。皆具二藏。但爲妄覆名如來藏。直語藏體即自性心。故此自性清淨真心不與妄合。名爲空藏。具恒沙德。名不空藏。前明即離此明空有故重出也。言皆平等無二者。上二即離不同由心之性故。不即由心即性故。不離不即不離爲心之性。後二即空之實爲不空。即實之空爲空藏。空有不二爲心之性。然空有無二之性。即是不即不離之性。故但云一也。

入不二之門廓然無諍

心外有法。即見有二。便有對治。即乃成諍。若了境即心能所冥一。即無諍矣。既不涉能所。即非情無情。但直論見性之門。匪落是非之道。是以能所不

同不可執一心境一味不可稱異。若以性從緣則情非情異爲性亦殊。若泯緣從性則非覺不覺。若二性互融則無非覺悟。華嚴經云真如無少分非覺悟者則真如遍一切有情無情之處。若無少分非覺悟者豈無情非佛性乎。又經意但除執瓦礫無情之見。非除佛性則性無不在。量出虛空寧可除乎。又古德云覺性是理覺了屬事。如無情中但有覺性而無覺了。如木中但有火性亦無火照。今言性者但據理本。誰論枝末。又覺智緣慮名情。自性不改名性。愚人迷性生情。故境智不一。智者了情成性。故物我無二。

大理齊平不虧不盈。道性如是無送無迎。千尋海底而孤峻。萬仞峰頭而坦平。

傳大士行路易云須彌芥子父芥子須彌爺山海坦然平。敲冰來煮茶。

竹祖搖風而自長。桐孫向日而潛榮。數朶之青山長在一片之閑雲忽生。

丹霞和尚忘已吟云青山不用白雲朝。白雲不用

青山管雲常在。山在雲。青山自閉。雲自緩。皆此一心之道性。智境閑閑。

意地頓空。如兎角之銛利。解心全息。猶飲水之澄清。新豐和尚頌云。井底燼塵生。高山起波浪。浪石女生得兒。龜毛長數丈。若欲學菩提。應須看此樣。

大建法幢深提寶印。居下恒高。處違常順。

此一心法門。是高建法幢。又是祖佛之心印。乃平等門。爲一際地。高下自相傾。順逆自違。諍若入眞智。必無差別。如華嚴經云。智入三世。悉皆平等。此明俗體本眞。故云平等。以六相該之。卽總而全別。卽別而全總。卽同而俱異。卽異而恒同。卽成而俱壞。卽壞而俱成。

握王庫刀之眞形。撫絳羅琴之正韻。

涅槃經中。沉衆生佛性。昧者不見。如王庫中有眞寶刀。羣臣無能識者。又經云。阿脩羅王琴不撫而韻。此沉衆生心。恒轉根本法輪。未嘗間斷。如華嚴經云。刹說衆生說。三世一時說。

得趣而幽。途大關。胡用多求了一。而萬事齊休。但生

深信

信心銘云。一卽一切。一切卽一。若能如是。何慮不畢。華嚴經頌云。種種變化無量身。一切世界微塵等。欲悉了達。從心起菩薩。以此初發心。

自在無礙。超古絕倫。荆棘變爲行樹。梟獍啼或梵輪。高僧傳云。釋智通云。若夫尋近大乘。修正觀者。察微塵之本際。識一念之初原。便可荆棘播無常之音。梟獍說甚深之法。十方淨土。未必過此矣。凡言唯心淨土者。則一淨一切淨。可謂卽塵勞而成佛國也。

似毛端之頭。含於寶月。

龐居士偈云。毛頭含寶月。徹底見眞源。

如琉璃之內。現出金身。

法華經偈云。如淨琉璃中。內現眞金像。

若暢斯宗。發明妙慧。剔摩訶衍之骨髓。摘優曇華之根蒂。

摩訶衍卽大乘心。優曇華是靈瑞華。表說心時難遇難解。

任聚須彌之筆未寫纖毫縱饒樂說之門難敷一偈  
華嚴經云聚須彌山爲筆未寫普眼經之一句一  
偈

印同異泯中邊等來去絕偏圓

以自心之體非同異中邊之見如太虛空更無異  
相故經云菩薩知一切法卽心自性成就慧身不  
由他悟又起信論云復次眞如自體相者一切凡  
夫聲聞緣覺菩薩佛無有增減非前際生非後際  
滅畢竟常恒無始已來本性具足一切功德所謂  
自體有大智慧光明義遍照法界義眞實識知義  
自性清淨心義常樂我淨義清涼不變自在義

水朝東而星拱北

水朝東者尙書云江漢朝宗于海宗者尊也有似  
於朝如心爲萬法宗未有一法而不歸心者星拱  
北者論語云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  
衆星拱之爲政以德者無爲之德也猶北辰之不  
移而衆星拱之如一心不動衆行歸之

谷孕風而海納川

斯皆法爾如是道性自然如寶藏論云谷風無絕  
泉水無竭亦比道性無有間絕則道不離心心不  
離道故先德云至妙靈通目之曰道又楞嚴經云  
汝之心靈一切明了豈非眞道耶

寂爾無聲衆響羣音而吼地蕩然無相奇形異狀而  
參天

卽相無相無相卽相以是一心之境界故如華嚴  
經中境界重重佛身無盡互相徹入能同能別全  
異全同淨穢國土無障無礙不論有情無情之異  
皆爲一心眞智之境界

約理而分稱眞而說蜜齊海內之甜火均天下之熱  
一蜜甜遍天下之蜜皆甜一火熱盡寰中之火皆  
熱此況若此一法是心則世出世間一切諸法皆  
卽是心矣

當正位之發揚因法性之施設

此心賦者有二觀一唯心識觀二眞如實觀先觀  
唯心次入眞如楞伽經云自覺聖智者令覺自心  
耳攝論云通達唯是意言分別無有實法卽爲入

唯識方便不取外相。卽入唯心。占察經云。一唯心。識觀二眞如實觀。唯心觀。淺眞如觀。深能入法性。法性卽眞如異名。如起信論云。心若馳散。卽當攝來。令住正念。其正念者。當知唯心無外境界。此卽唯心識觀。次云。卽復此心亦無自相。念念不可得。此卽眞如實觀。若了唯心成唯心識觀。若了無性成眞如實觀。心境兩亡。則成無分別智。

弗從事而失體。非一非多。不守己而任緣。亦同亦別。如前云。正位發揚者。未嘗有一法出心之正位。如法華經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又前云。法性施設者。般若經云。未曾有一法而出於法性。眞如一心不守自性。隨事建立。故云。亦同亦別。雖隨事建立。不失自體。故云。非一非多。

本迹雙舉。權實俱存。

肇論云。非本無以垂末。非末無以顯本。本迹雖殊。不思議一也。心卽是本。法卽是末。言中而盡提綱。要指下而全見根源。

萬法雖殊。一言而無不該。盡千月不等。一指而各

見根源。如錦冠云。一一事中。皆具如是無盡之德。如海一滴。卽具百川。又一一事。不壞本相。不離本位。而圓融。卽入謂。欲言相用。卽同體。寂欲謂之寂。相用紛然。故華嚴疏序云。超言思而迥出。匪但超言思。抑亦出於超言思。超與不超。俱出華嚴經云。雖復不依言語道。亦復不著無言說。但卽言亡言。卽思忘思。以契超出之旨。

如一金分衆器之形。不變隨緣之道。猶千波含溼性之理。隨緣不變之門。

金是不變器。是隨緣。波是隨緣。溼是不變。則一心門具隨緣不變二義。如演義記云。由隨緣卽不變。故奪差別。令體空。則末寂也。由體空差別。故奪不變。令隨緣。故本寂也。以全本爲末。故本隱。全末爲本。故末便亡也。是則眞如隨緣成衆生時。未曾失於眞體。故令衆生非衆生也。衆生體空卽法身時。未曾無衆生。故令法身非法身也。故二雙絕。二既互絕。則眞妄平等。無可異也。

若達斯宗。無在不在。

淨名經云佛說一切法皆無在無不在約理實而  
隱云無在約相虛而現云無不在斯卽一心隱顯  
無礙自在也

入聖體而離高居凡身而弗改卽泐而廣毫端遍於  
十方以短攝長利那包於劫海

先德云塵合法界無虧大小念包九世延促同時  
卽是一心開合以彰殊勝如朝菌之類夕死之徒  
豈等大椿之歲耶此是世間人物延促之情見耳  
如華嚴經明毗目仙人執善財手時經多劫處歷  
無邊故不可以長短思也若顯超勝一生頓圓若  
約甚深多劫莫究延促不可定執實在入玄卽權  
機淺學罔測津涯矣如華嚴經頌云始從一念終  
成劫悉依衆生心想生一切刹海劫無邊以一方  
便皆清淨釋曰一方便者卽是自心延促由心定  
量若了一心長短之劫自盡故云皆清淨華嚴經  
頌云有數無數一切劫菩薩了知卽一念於此善  
入菩提行常勤修習不退轉

一乘落時天下秋一塵起處厚地收向空門而及第

龐居士偈云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  
場心空及第歸

於禪苑而封侯

世間以成功立德以爲封侯出世悟心得記以爲  
封侯

敵生死軍之甲冑戰煩惱陣之戈矛

唯識疏云心外有法生死輪迴心外無法生死永

絕

得大總持可作超塵之本

心是總持都院無法不收

具王三昧堪爲入道之由

能觀心性名爲上定此心是真如三昧一切三昧  
之根本故心爲三昧之王名王三昧是以悟心成  
道萬行俱成夫若了卽心是佛者自然謙下何以  
故信自心故知一切衆生皆有心悉卽是佛故旣  
不自憍倨亦不輕慢他以知一心平等故經云柔  
和之行以順法界謙下是忍辱之本周易云謙亨  
君子有終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



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是以於自於他。不讚不毀。若自讚。非大人之相。是街惑人。若自毀。是妖詔之人。若毀他。是譏賊之人。若讚他。是諂諛之人。是以傳大士云。見好見惡。但低頭有底。因緣得成。病故知得地。萬物皆生。得理。萬行皆成。唯心之理。不可忘也。迄至成佛。無有增減。

學問宗師。菩提游樣功德叢林。真如庫藏。

一切衆生。第八識心。名含藏識。亦名宅識。如華嚴經云。菩薩摩訶薩。知善巧說法。示現涅槃。爲度衆生。所有方便。一切皆是。心想建立。非是顛倒。亦非虛誑。何以故。菩薩了知一切諸法。三世平等。如如不動。實際無住。不見有一衆生。已受化。今受化。當受化。亦自了知。無所修行。無有少法。若生若滅。而可得者。而依於一切法。令所願不空。是爲第九如實住。

縱橫幻境。在一性而融。虛寂滅靈空。寄千門而顯。相一性是萬法之性。千門是萬法之相。性相分二融。

之歸一。如涅槃經云。佛性者。名第一義空。第一義空。名爲智慧。此二不二。以爲佛性。然第一義空。是佛性。名爲智慧。即佛性。相第一義空。不在智慧。但名法性。由在智慧。故名佛性。以性從相。則唯衆生得有佛性。有智慧。故牆壁瓦礫。無有智慧。故無佛性。若以相從性。第一義空。無所不在。則牆壁等。皆是第一義空。如何非性。故經云。知一切法。即心自性。論云。以色性。即智性。故色體無形。說名智身。以智性。即色。故說名法身。遍一切處。其體本均。今分性相。故分二義。

妙跡無等。寰中最親。

天下最親。莫過心也。以一切法。從心所生。離心。則無一法。所以華嚴經云。以從波羅蜜所生。一切寶蓋。於一切佛境界。清淨解所生。一切華帳。無生法忍。所生。一切衣。入金剛法。無礙心所生。一切鈴網。解一切法。如幻心所生。一切堅固。香周遍。一切佛境界。如來座。心所生。一切佛衆寶妙。座。供養佛。不礙心所生。一切寶幢。解諸法。如夢歡喜心所生。佛。

所住一切寶宮殿。無著善根所生一切寶蓮華雲等。

### 小器出無邊之嘉饌

華嚴經云。有具足優婆夷。得菩薩無盡福德藏解脫門。能於小器中。隨諸衆生種種欲樂。出生種種美味飲食。悉令充滿。以此小器能於天中充足。天食乃至人中充足。人食諸佛聲聞羅漢及遍鬼趣等。乃至云善男子。且待須臾。汝當自見。說是語時。善財則見無量衆生。從四門入。皆是優婆夷本願所請。既來集已。敷座令坐。隨其所須。給施飲食。悉皆充足於小器中者。卽是心器。心爲無盡藏。隨念出生一切世出世間珍寶法門。有何窮盡。

### 仰空雨莫測之殊珍

華嚴經中。明智居士云。我得隨意出生。福德藏解脫門。凡有所須。悉滿其願。所謂衣服瓔珞象馬車乘。華香幢蓋。飲食湯藥等。乃至爾時。居士知會衆。普集須臾。繫念仰視虛空。如其所須。悉從空下一切衆會。普皆滿足。然後爲說種種法。所謂爲得美

食而充足者。與說種種集福德行等。釋曰。空中雨物者。一是居士心中出。故云隨意出生。又云須臾繫念。二是所化衆生自心。感現機應冥合。非一非異。成就斯事。仰視虛空者。卽是法空中現。故法句經云。菩薩於畢竟空中。熾然建立。

### 仙人執手之時。動經塵劫

如華嚴經中。毗目仙人執善財手。卽時善財自見其身往十方十佛刹微塵數世界。中到十佛刹微塵數諸佛所見。彼佛刹及其衆會諸佛相好種種莊嚴。乃至經百千億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數劫。乃至時彼仙人放善財手。善財童子卽自見身還在本處。是知不動本位之地。身遍十方。未離一念之中。時經塵劫。古釋云。善財隨事差別。皆入法界。若圓融門。纔舉一門。卽融諸門。然以理融事。令事如理。以理顯事。令理如事。故云理非無分。謂理卽事事。既有分理。亦有分不爾。真理不卽事故。理既如事。隨舉一法。卽一法界。若舉多法。卽多法界。如善財親證。暫時執手。便經多劫。明一切時圓融。

後入樓閣。普見無邊。明一切處圓融。是以善財一生能辦多劫之行者。既善友力。瞬息之間。或有佛所見經。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數劫修行。何得一生不經多劫。仙人之力。長短自在。故如世王。質遇仙之。暮令斧柯爛。三世尙謂食。願既。然以長爲短。亦能以短爲長。如周穆隨於幻人。雖經多年。實唯瞬息。故結云。不應以長短之時。廣狹之處。定其旨也。

童子登樓之日。倏見前因。

善財童子登彌勒樓。閣見彌勒三生之事。

成現而雖圓至道。弘闡而全在當人。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十方三世諸佛。皆是了心成佛。心卽是法。法卽是心。所以由人信。故乃能弘之。又人卽是法。法卽是人。離人無有法。離法無有人。故云。此法先佛已說。後佛隨順。不加一字。故云。佛以法爲師。如燕公張悅。問水南善知識云。法在前。耶佛在前。耶。答云。法在前。諸佛所師。所謂法。故便被難云。若爾。最初成佛。前無佛說。何由悟法。答云。

自然而悟。如月令中。願乃祭天。豈有人教。燕公大伏也。

殊功警世。大用通神。樂蘊奇音。指妙而宮商應。節心懷覺。性智巧而動用冥真。

首楞嚴經云。譬如琴瑟篋琵琶。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汝與衆生。亦復如是。寶覺真心。各各圓滿。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是知指不妙。故五音不成。智不巧。故一心不現。如藏教是拙度。通教是巧度。又但了諸法實相。不須勤苦而修。是名巧度。

十力功高。上賢能踐。日月潛光。山川迴轉。

龍居士偈云。劫火燃天。天不熱。嵐風吹動。不聞聲。百川競注。海之溢。五嶽名山。不見形。澄清靜慮。無蹤跡。千途盡總。入無生。故知無有一法不入一心。無生之旨。

摧慢峯兮。涸愛河。拆疑城兮。截魔胃。

若了一心。悟法空理。則入平等。際住實相。門乃能倒慢山。拔愛箭。裂疑網。突魔圍。何者。以達魔界。卽

佛界歸一實心。故如論有喻云。譬如蠅能緣一切物。唯不能緣火。燄緣火。燄即為燒。故魔亦如是。能緣一切法。唯不能緣諸法實相。若入實相。魔即實相。何所惑耶。故論云。魔界如佛界。如一如無。二如皆法界印。豈以法界印更壞法界印。又論云。絕見解般若菩薩。如捕魚人。見一大魚入深大水。鉤網所不及。則絕望憂愁。以離六十二見網。故

明之而法法在我。巨獄可移。昧之而事事隨他。纖毫莫辯。

還源觀云。明者德隆於日。昧者望絕於多生。又李長者論云。迷之者歷劫浪修。悟之者當體凝寂。皆是一心迷悟。致茲得失。

法無難易。轉變由人。

迷時人逐法。悟了法由人。迷時執心為境。被境所轉。悟時了境即心。一切由我。

促多生於一念。化寒谷為芳春。

一念證真功。超累劫如寒谷。遇春萌芽。頓發故華。嚴論云。不如一念緣起。無生超彼三乘權學等見。

如華嚴策林問云。成功立德三教。修同如何。此經讚無功用。答緣修積行。即說立功造極。體真須忘功用。無功即功。流未來際。無用之用。用周十方。無功之功。曰真功矣。如乘舟入海。頓息篙橈。而舉帆隨風。萬里非遠。功用行息。是止篙橈。無相智。圓即錦帆高舉。無依無住。既無功用。則處法流。長遊智海。

乘大矩而燭幽。闢炳然見。旨駕迅航而渡深。濟條爾登真。

若直了一心。菩提易辨。如登車立屆於遐方。似乘船坐至於千里。

生如來家之要。

若心外行法。是生世俗家。若了心。即佛是生如來家。此一心法。諸佛本宗。語默卷舒。常順一真之道。治生產業。不違實相之門。運用施為。念念而未離法界。行住坐臥。步步而常在其中。若不信之人。對面千里。如寒山子詩云。可貴天然物。獨一無伴侶。促之在方寸。延之一切處。汝若不信受。相逢不相

遇如明達之者。寓目關懷。悉能先覺。若未遇之子。可以事知。舉動施爲。未嘗間斷。如蔡順字君仲。順少孤。養母常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囑其指順卽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嚙指以悟汝耳。又唐裴敬彝父爲陳王典所殺。敬彝時在城。忽自覺流涕不食。謂人曰。我大人凡有痛處。吾卽不安。今日心痛手足皆廢。事在不測。遂乃歸覲。父果已死。又唐張志安居鄉閭。稱孝差爲里尹。在縣忽稱母疾。急縣令問。志安曰。母有疾。志安亦病。志安適患心痛。是以知母有疾。令因之。差人覆之。果如所說。尋奏高表門閭。拜爲散騎常侍。

### 行菩薩道之因

法華經云。若未聞法華經者。當知是人未善行菩薩道。若有得聞是經典者。乃能善行菩薩之道。又菩薩所修萬行。皆是不空。如來藏真心不變性起功德。如起信論云。復次。眞如依言說分別。有二種。義云。何爲二。一者如實空。以能究竟顯實。故二者

如實不空。以有自體具足。無漏性功德。故華嚴記云。自性清淨心。不與妄合。則名爲空性具。萬德卽名不空。若離妄心。實無可空。則顯空藏。因妄而顯不空藏。要由翻染。方顯不空。如本有檀德。今爲慳貪。本有尸德。今隨五欲。本有寂定。今爲亂想。本有大智。今爲愚癡。是則慳藏於施。乃至愚藏於慧。故論云。以知法性無慳貪。故隨順修行。檀波羅蜜等。萬行例然。故本有眞實識。知義云。若心有動。非眞識。知明妄心之動。藏其眞。如是以卽妄之空。藏不空之萬德。故經云。知妄本自眞。見佛則清淨。以能究竟顯實。故名爲空。故知空藏能藏。不空能藏。既空則顯不空藏之本來具矣。又普賢行遊入十方。略有十門。一入世界。法界緣起於卽入。故二入衆生界。生界佛界無二體。故三供養。一一供具皆稱眞。故四明請法。窮法界智。無時不請。諸佛無時不雨法。故五大智攝生了生。迷倒而無衆生。不礙化。故六明現通。十方塵刹互入。重重震動現相。而無息。故七常寂定。未曾一念有起動。故八廣出生念。

念毛孔出現諸境無窮盡故。九者說法念念常雨。無邊法雨。一切故。十明總說上之九。義舉一全。收無前後故。

萬別千差。靡出虛空之性。尊高卑下。難逃平等之津。一切法性。即是衆生心。性衆生心。性即是虛空性。問真妄相乖。其猶水火。云何此二得交徹耶。答真妄二法同一心。故而得交徹。若演若達多狂。故失頭。却復本心。頭不曾失。設爾狂時。頭亦不失。狂情纔歇。歇即菩提。性淨明心。不從人得。如迷真執妄。迷情纔悟。即復真心。設正迷時。真亦不失。剪惑裁疑。標真顯正。使佛法之穹崇。致宗門之昌盛。類秋江萬影而交羅。

經明十喻中。一如影喻。一喻體虛無實。二喻有用。能應覆義。故華嚴記云。如明淨物。得日光曜於屋壁上。有光影現。如來應機現身。亦爾。謂曰。喻如來身。樹等質以喻衆生日無異體。質有萬差。樹側影。邪形。端影正影。不現於日內。但有質邊弄影多端。隨心萬品。

狀寒室千燈而互暎

一室千燈光。光涉入一心。萬境萬境。一心如光無礙。

若鳥曼漢以翺翺似魚沈淵而游泳

入楞伽經云。若一切唯心。世間何處住。去來依何法。云何見地中。如鳥虛空中。依心風而去。不住不觀。察於地上而去。如是諸衆生。依分別心。動自心中。來去如空中飛鳥。見是資生器。佛說心如。是故知舉足下。足不離自心。如鳥若離空。何以驚翥。魚若離水。豈得浮沈。故祖師彌遮迦問。祖師婆須蜜曰。何方而來。復往何許。答曰。從自心來。復往無處。啼笑而佛慧分明。行坐而覺源清淨。

長者論云。不乖當念。蘊功即佛。都無時分。遷轉之相應。真自性常轉法輪。又云。纖塵不隔於十方毛孔。詎妨於刹海。又云。三世一念。古今咸即過去。未來無盡之劫。同時無礙。一念成正覺時也。三賢菩薩。念念入法。流水中任運。至佛初水。後水一性水。故因佛果佛一性佛。故於其中間無初中後不隔。

念故依本法故無念可隔因果便終一念相應一念佛不論相好及與神通相好神通從此正覺中得若證正覺即不著諸相但以覺道相應故神通相好不求自至又云明衆生世間即法界故衆生性即不思議故衆生分別即如來智故又如來根本智是衆生分別心契同無二故法界自在

妙解而唯應我是列祖襟喉

此心賦者但說真心不言妄識以真心妄心各有性相且真心以靈知寂照爲心不空無住爲體實相爲相妄心以六塵緣影爲心無性爲體攀緣思慮爲相此緣慮覺了能知之妄心而無自體但是前塵隨境有無境來即生境去即滅因境而起全境是心又因心照境全心是境各無自性唯是因緣故法句經云燄光無水但陽氣耳陰中無色但緣氣耳以熱時炎氣因日光燦遠看似水但從想生非陽氣耳此虛妄色心亦復如是以自業爲因父母外塵爲緣和合似現色心唯緣氣耳故圓覺經云妄認六塵緣影爲自心性故知此能推之心

若無因緣即不生起但從緣生緣生之法皆是無常如鏡裏之形無體而全因外境似水中月不實而虛現空輪認此爲真惑之甚矣所以慶喜執而無據七處茫然二祖了而不生一言契道則二祖求此緣慮不安之心不得即知真心遍一切處悟此爲宗遂乃最初紹於祖位阿難因如來推破妄心乃至於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七大性一微細窮詰徹底唯空皆無自性既非因緣自他和合而有又非自然無因而生悉是意言識想分別因茲豁悟妙明真心廣大含容徧一切處即與大衆俱達此心同聲讚佛云妙湛總持不動尊首楞嚴王世希有消我億劫顛倒想不歷僧祇獲法身即同初祖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此一真心則列祖之襟喉也

通心而莫更餘思羣賢性命

如不增不減經云甚深義者即第一義諦第一義諦者即衆生界衆生界者即如來藏如來藏者即法身釋曰夫心者爲諸法總持之門作萬有真實

之性故稱第一義諦。雜雜心念故號衆生。是心之界卽衆生界。從眞如性起名曰如來。無所缺減。乃目爲藏能積聚恒沙功德。故名法身。是以仁王經云。最初一念具足八萬四千波羅蜜。諸身分中命根爲上。諸法門中心爲其上。

### 註心賦卷第一

### 註心賦卷第二

宋杭州慧日永明寺智覺禪師延壽述

逆順同歸。行住不離。兩寶而摩尼絕意。演教而天鼓無私。

摩尼天鼓皆無功用。無私成事。並況真心寂用無滯也。如還源觀云。定光顯現無念觀者。謂二乘教中。白淨寶網。萬字輪王之寶珠。此珠體性明徹十方。齊照無私成事。念者皆從。雖現奇功。心無念慮。若人入此大妙止觀門中。無思念慮。任運成事。如彼寶珠。遠近齊照。分明顯現。廓徹虛空。如華嚴經

云。時天鼓中出聲告言。諸天子。菩薩摩訶薩。非此命終而生彼間。但以神通隨諸衆生心之所宜。令其得見。諸天子。如我今者。非眼所見。而能出聲。如普賢行願序云。圓音非扣而長。演果海離念而心傳。萬行忘照而齊修。漸頓無礙而雙入。

重重而理事相須。恒體恒用。一一而有。空齊現常寂常知。

理因心成事。從理顯體。冥於理用。與於事。卽體之用。體不失。卽用之體。用不亡。故云恒體恒用。又有從心作空。從心現空。故常寂有。故常知。卽寂而知。知不失。寂卽知。而知寂不失。故云常寂常知。所以云有爲法從心生。無爲法從心現。

迎之弗前。隨之不後。匿纖芥而非。無展十方而易。有旋轉陀羅之內。常當大士之心。

法華經云。爾時受持讀誦法華經者。得見我身。甚大歡喜。轉復精進。以見我故。卽得三昧。名爲旋陀羅尼。百千萬億旋陀羅尼。此法華經是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直於衆生心中。開佛知見。佛知見



者卽是一切衆生真心。若持此經卽大心菩薩。故云常當大士之心。

唵呻三昧之中不墮二乘之手。

師子唵呻三昧者。此明如來以卽用之體。無非法界卽體之用。緣起萬差。其理事皆無障礙。名師子唵呻。如華嚴經云。爾時世尊知諸菩薩心之所念。大悲爲首。入師子唵呻三昧。時逝多林菩薩大衆悉見一切盡法界虛空界一切佛刹。乃至或入佛所住三昧無差別大神變。卽頓證逝多林中而諸聲聞等不知不見。如響如盲。

一理當鋒。萬境皆融。囊括智源之底。冠擊法海之宗。諦了一心無事不達。無理不通。該古括今。收無不盡。如寶藏論中本際虛玄品云。經云佛性平等。廣大難量。凡聖不二。一切圓滿。咸備草木周遍。螻蟻乃至微塵毛髮。莫不含一而有。故云能了知一萬事畢。也是以一切衆生皆乘一而生。故爲一乘。若迷故則異覺。故則一故。云前念是凡。後念卽聖。又云一念知一切法也。是以一卽一切。一切卽一。故

知以一知法。功成萬像。故經云一切若有心卽迷。一切若無心卽遍十方。故真一萬差萬差。真一譬如海涌千波。千波卽海。一切皆無有異也。夫言一者對彼異情。既非異一亦非一。非一不一。假號真一。夫言一者非名字所統也。是以一非見一。若有所見則有二也。不得名爲真一也。

如觀鏡中現千重之影像。猶窺牖隙見無際之虛空。

此並況一心具斯大用。如見波語海。見土知山。

萬彙雖分還歸一總。

此一心法舒遍法界。卷入一塵則心賦指歸。至萬法源底。一切智慧之本。無邊行願之宗。不達斯文無路成。佛出必由戶斯之謂歟。諸大乘詮證明非一皆云鏡一心之玄極。囊萬法之根由。如華嚴經云菩薩知一切法皆是自心。又云解了世間皆如變化。明達衆生唯是一法。又頌云有數無數一切劫菩薩了知卽一念於此善入。菩提行常勤修習不退轉。又頌云諸佛隨宜所作業無量無邊等法。界智者能以一方便一切了知無不盡。

渤澥之潤同盪。錫十方之空齊芥孔。

溼性與空性俱無大小。盡況平等真心。無有勝劣。其猶今古之日照無異。明仍倂過現之風鼓無二動。日光無私動性不二。皆表真心之德也。

履實際地。沖涅絜天。掘衆生之乾土。涌善逝之智泉。法華經云。譬如有人渴乏。須水於彼高原。穿鑿求之。猶見乾土。知水尙遠。施功不已。轉見溼土。遂漸至泥。其心決定。知水必近。衆生如乾土。聲聞如溼土。菩薩如泥。諸佛如水。

聲聞之焦芽藥綻

淨名經云。二乘如焦芽敗種。不能發無上道心。後於法華會中。深入一乘。得受真記。重發圓信之芽。結菩提之果。

華王之極果功圓

衆生之心。是諸佛果源。故華嚴疏云。十方諸佛證衆生之體。用衆生之用。又經云。十方諸佛於一小衆生心念中。念念成正覺。轉法輪。而衆生不覺不知。

如得返魂之香。枯菱再發。似服還丹之藥。寒燄重燃。如返魂之香。力善起死。屍猶還丹之藥。功能換凡骨。況一心之功力。處凡身而成聖體。卽生死而入涅槃。亦如枯樹生華。寒灰發燄矣。如聲聞於法華會上。見如來性。得受佛記。則如焦穀生芽。盲嬰視聽。死屍再起。寒燄重燃。

了達無疑。何勞科判。駕牛車而立。至祇林乘慈舟而坐。昇彼岸。

但信自心。他疑頓斷。故信心銘云。狐疑淨盡。正信調直。又若信心。卽不信一切法。如古德云。謂自心智信。還信自心的非心。外別有能信之者。又信若不信自心。不名正信心。卽體也。此則體信不二。故起信論云。自信已心。知心妄動。修遠離法。是知所說一切理智等事。並不離心。是故我等悉皆有分。千年闇室。而破在一燈。無始樊籠。而唯憑妙觀。

千年闇室。一燈能破。無始結業。實觀能消。實觀者卽是正觀。正觀者卽是觀心。故云。若自觀者。名爲正觀。若他觀者。名爲邪觀。

臨法國土無小境而不降。靜佛邊疆。豈一塵而作亂。華嚴經云。三界唯心。三世唯心。則豈有一境一塵。而相違背。又如華嚴經頌云。覺悟法王眞實法。於中無著亦無縛。如是自在心。無礙未曾見。有一法起。

超情絕解對此無言旨。冥極道契玄源。

夫直了一心。非眞非妄。不卽不離。何者。眞妄無性。常契一源。豈有二心。而互相卽以性源。無染妄不可得。如勾刀不能斫石。若霧不能染空。爲不了一心之人。所以說卽如台教。問云。無明卽法性。無復無明。與誰相卽。答爲不識。冰人指水是冰。指水是冰。但有名字。寧復有二物相卽。耶。是知時節有異。融結隨緣。溼性常在。未曾變動。乃至卽凡卽聖。亦復如是。凡聖但名一體。無異。故先德釋華嚴經云。一世界盡法界。亦如是者。知一眼如一切眼。如皆然。譬如一人身有手足。一切人皆有手足。是知不了此一心。皆成二見。若凡夫執著此心。造輪迴業。二乘厭棄此心。求灰斷果。又凡夫無眼。將菩提

智照成煩惱。火燒如大富盲兒。坐寶藏中。舉動墜。礙爲寶所傷。二乘將如來四德祕藏。爲無常五陰。謂是賊虎龍蛇。怕怖馳走。縛脫雖殊。取捨俱失。若諦了通達之者。不起不滅。無得無生。了此妄心。念無體。從何起。執念念自離。不須斷滅。尙不得一。何況二乎。故知諸法。順如證圓成。而情無理。有羣情。違旨執。遍計而情有理。無順常在。違一道。而何曾失體情。不乖理。干途而未暫分。歧洞之。而情理絕名了之。而順違無地。是以法法盡合。無言之道。念念皆歸。無得之宗。天真自然。非于造作。

二諦推而莫知。理中第一三際求。而罔得法內稱尊。此一心法。非俗不離俗。非眞不離眞。又雖非眞非俗。而能眞能俗。卽不可以俗諦求真。諦取故云。二諦推而莫知。又此一心。非過去法。不住前際。非未來法。不住後際。非現在法。不住中際。故云。三際求而罔得。若不信心。萬行虛設。故大智度論云。若不知諸法無差別相。至於三歸五戒。亦不成就。爲不了諸行根本。故不知諸法體性。故不明諸境眞實。

故是以先德云菩薩初悟一切法自性平等云何  
平等入於諸法真實性故謂真實性中無差別相  
無種種相無無量相萬法一如何有不等此真實  
性依何立故復次明證無依法所謂不依於色不  
依於空若萬法依空空無所依今萬法依真真無  
所依即無依印法門故捨離世間世間即有種種  
差別斯則性常不立何況於相亦不依空立色亦  
不依色立空亦無異無不異無即無不即斯見即  
絕強名內證所以華嚴頌云設於念念中供養無  
量佛未知真實法不名為供養又頌云雖盡未來  
際遍遊諸佛刹不求此妙法終不成菩提又頌云  
設於無數劫財寶施於佛不知佛實相此亦不名  
施故知六度萬行若不直了一心無一行門而得  
成就

### 覺樹根株教門頭首

此一心法諸佛成道之本菩薩悟入之初如大集  
經云佛告賢護我念往昔有佛世尊號須波日時  
有一人行值曠野飢渴困苦遂即睡眠夢中具得

諸種上妙美食食之既飽無復飢虛從是寤已還  
復飢渴是人因此即自思惟如是諸法皆空無實  
猶夢所見本自非真如是觀時悟無生忍得不退  
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如人以寶倚瓊瑤  
上影現其中亦如此丘觀骨起種種光此無持來  
者無有是骨是意作耳又大方等大集經云復次  
賢護譬如比丘修不淨觀見新死屍形色始變或  
青或黃或黑或赤乃至觀骨離散而彼骨散無所  
從來亦無所去唯心所作還見自心如鏡中像  
不外來不中生以鏡淨故自見其形行人色清淨  
所見者清淨欲見佛即見佛見即問問即報聞經  
大歡喜自念佛從何所來我亦無所至我所念即  
見心作佛心自見心見佛心是佛心是我心不自  
知心心不自見心心有想為擬心無想是泥洹是  
法無可示者皆念所為設有其念亦了無所有空  
耳是名佛印

### 安詳作象王之行決定成師之吼

象王行威儀安詳表普賢之行師子吼者師子吼

有四義。一百獸腦裂。喻菩薩說法百法俱破。二香象降伏。喻菩薩說法天魔降伏。三飛鳥墮落。喻外道邪見墮落。四水族潛藏。喻煩惱潛藏。又涅槃經云。師子吼者。決定說一切衆生有佛性。又云。但有心者。皆得成佛。又云。有所得。野干鳴。無所得。師子吼。以心外無法。卽無所得。

欲薦默傳之法。合在言前。將陳祕密之門。寧思機後。達磨西來。默傳心印。唯默知之一字。若機緣不返。終不顯揚。直候親承。爾乃印可。此是自證法門。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不可言說。又悟落第二頭。機前無教。教後無實矣。

### 圓宗談火手觸應難

論云。般若波羅蜜。猶如火聚。四面不可觸。觸卽燒手。若說有說。無說亦有。亦無說非。有非無。四句乃至。復四句具足。四句及絕言等。皆謗般若。如觸火四邊。皆燒著手。故云。離四句絕百非。若得四悉檀。意了之。如清涼池。四門可入。皆總得道。驅四句於虛無之外。殄百非於寂寞之間。

墮落四句。皆成邊見。若見一法盡處。百非若能順了。心宗見網。自然迴出。隨處得道。學念皆宗。故云。一色一香。無非中道。華嚴經云。遠離二邊。契於中道。古釋云。二邊有四。一染淨。二約惑縛脫。通惑業。三有無。通事理。四一異約心境。何以有此。謂成菩提。既離細念。妄惑盡已。顯現法身智慧。純淨若爲。是見未免。是邊。故經云。若有見。正覺解脫離諸漏。不著一切世。此非證道。眼今了於惑體。性本空。後無所淨。故離二邊。又染淨交徹。故無住著。是曰離邊。縛脫者。謂昔常被惑業繫縛。流轉無窮。今得菩提。釋然解脫。若謂此見。卽是住邊。菩薩智了。本自無縛。於何有解。無縛無解。則無著。故得離耳。有無通事理者。若昔謂或有今了。或空。二謂以空。今知妙有。又真樂本有。失而不知。妄苦本空。得而不覺。今日始知。若如是知。並未離邊。又煩惱業苦。本有今無。菩提佛身。本無。今有。等皆二世有法。菩提之性。不屬三世。故三世有無。皆是邊攝。眞智契理。絕於三世。故離有無之二邊。等一異有二。一者心境。

不了則二契合則一亦成於邊。二者生佛有異。今了一性亦名爲邊。今正覺了此中有無無二無二亦復無大智善見者。如理安住。故離此邊而言。昔者謂斷常來去生滅。依正雖是二法。皆攝爲邊。又二與不二亦名爲邊。今一契菩提一切寂故云遠離。

如那羅箭之功勢穿鐵鼓

那羅延箭能穿鐵鼓

似金剛鎚之力擬碎邪山

金剛之鎚能碎金山

成七辯才

有七辯才者。一捷疾辯卒答不思。二利辯音聲清巧。三無盡辯問答無窮。四無斷辯流注相續。五隨應辯對機授。藥六第一義辯善說實相。七世間最上辯超出羣類。已上七辯皆從心慧而發。

具四無畏

四無畏者。一一切智無畏。二漏盡無畏。三說障道無畏。四說盡苦道無畏。華嚴經頌云。一中解無量。

無量中解。一了彼互生起。當成無所畏。卽是了心成佛。心外無法對待。故一切處無畏。

人中日用之。韜鈴世上時機之經緯。

衆生日用而不知。如魚在水不見水。鳥處空不見空。人在道不識道。

若森羅之吐孕。總攝地輪。

一切萬物從大地而生。一切萬法從心地而出。

猶萬物之發。生皆合一氣。

易鈞命訣云。天地未分之前。謂之一氣。於中則有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太極。爲五運也。運卽是運數。謂時改易。初取易義也。元氣始散。謂之太初。氣形之端。謂之太始。形變有質。謂之太素。質形已具。謂之轉變。五氣故稱五運。皆是天道已分也。

玄遊甚深。力自堪任。

一切衆生。皆自有真心之力。如起信論云。從本已來。性自滿足。一切功德。所謂自體有大智慧光明。義故等也。

月渚煙林而常談妙旨。雲臺寶網而盡演圓音。

華嚴經云。大光明網雲臺中。而說頌言。佛無等等。如盡空十方無量勝功德人。間最勝世中上釋師。子法加於彼。又云。一切供養具雲中。自然出音而說。頌曰。神通力用不可量。願隨衆生心樂說。又云。佛光明中於一切菩薩衆會之前。而說頌言。神通自在無邊量。一念皆令得解脫。長者論問曰。大衆何不以言自問。因何默念致疑。何不自以言讚勸。請云。何供具雲出音。請佛答曰。明佛得法界心。與一切衆生同心。故以心不異。故知彼此疑供具說。頌者明一切法。總法界體也。法界不思議。一切法不思議。故明聖衆心境無二。故凡夫迷法界自見。心境有二。故顛倒生也。

### 餐香積之廚真堪入律

淨名經云。香積世界彼國菩薩聞香入律。即獲一切功德藏。三昧若從香入法界者。自身即是香衆。世界自心即是香積。如來無量功德一心圓滿。悟入此者。何假外求。香界既然。十八界亦爾。盡是樓神之地。皆爲得道之場。

### 聽風柯之響密可傳心

阿彌陀經云。水鳥樹林皆悉念佛念法念僧。是知境是即心之境。心是即境之心。能所似分一體。無異若能見境識心。便是密傳之旨。終無一法與人。莫向他宗須遵此。令出世之大事功。終入禪之本參學竟。

釋迦出世爲一大事。因緣開衆生心中佛之知見。達磨西來。唯以心傳心。今但悟一心。自覺覺他。已諸本願。如高僧釋曇遂。每言三界虛妄。但是一心。追求外境未悟。難息。又高僧解脫和尙。依華嚴作佛光觀。於清宵月夜光中。忽見化佛說偈云。諸佛祕密甚深法。曠劫修行今乃得。若人開明此法門。一切諸佛皆隨喜。解脫和尙乃禮拜問云。此法門如何開示於人。化佛遂隱身不現。空中偈答云。方便智爲燈。照見心境界。欲知真實法。一切無所見。直言不謬。指南之車。轍非虛。

若以心示人。皆歸正法。不落邪見。如指南之車。皆歸正道。

的示無疑鷄犀之枕紋常正

有駭鷄犀枕四面觀之其形常正。正法觀心之人一切皆正。如云邪人觀正法。正法亦隨邪人觀。邪法邪法亦隨正。有學人問新豐价和尚。如何是佛法大意。答云。大似駭鷄犀。

絕待英靈一念齊成。轉變天地。撼動神明。孰見不喜。誰聞弗驚。普現心光。標人間之萬號。

萬法無體。因心得名。乃至觀於他心。微細可鑒。皆是以心知心。似分能所。四祖云。一切神通作用。皆是自心。所以經云。諸佛於不二法中。現大神變。華嚴記云。釋他心通者。攝境從心。不壞境者。卽示心境有無。護法云。若得本質。恐壞唯心。既不壞境。得之何妨。壞有何失。以無心於萬物。萬物未嘗無此。得在於神靜。失在於物虛。謂物實有。故若唯心。壞境則得在於境空。失在於心有。故以境由心變。故說唯心所變。不無。何必須壞。若以緣生無性。則心境兩亡。故云。借心以遣境。而心亡。非獨存心矣。二云。能所兩亡。不獨存。故者。上不壞境。且遣懼質之。

病今遣空有之理。故心境並許存亡。心境相籍。故空相依緣生。故有有卽存也。空卽亡也。空有交徹。存亡兩全。第一義唯心。非一非異者。正出具分唯心之理。雖有唯心之義。尙通生滅。唯心雖兩亡。不露而未言。心境相攝。今分明具唯識。故云。第一義唯心。同第一義。故非異。不壞能所。故非一。非一故有能所。緣他義成矣。非異。故能所平等。唯心義成矣。云正緣他時。卽是自故者。結成得於本質。無心外過。以卽自故。不失唯識。是以卽佛心之衆生。心下第二正示法性。他心之相。此有兩對話。前對明所緣。後對明能緣。今初言卽佛心之衆生。心者。此明所緣。衆生心。卽是佛心。此明不異。次云。非卽衆生心之佛心者。此句明衆生心與佛心。非卽非卽。於有所緣。非異。故不壞唯心。義言爲所緣者。結成所緣。簡非能緣也。次下辯能緣。云以卽衆生心之佛心者。此句明能緣佛心。卽是衆生心。明非異。次云。非卽佛心之衆生心者。此明佛心與衆生心。有非一義。非一故爲能緣。非異。故不壞唯識之義。



言爲能緣者。結成能緣。簡非所緣也。更以喻況。如水和乳。乳爲所和。喻衆生心是所緣。水爲能和。喻佛心爲能緣。以此二和合。如似一味。鵝王嘔之。乳盡。水存。則知非一。然此水名卽乳之水。此乳名卽水之乳。二雖相似。而有不一之義。故應喻之。以卽水之乳。非卽乳之水。爲所和。以卽乳之水。非卽水之乳。爲能和。義可知矣。

遍該識性。猶帝釋之千名。

天帝釋有千種名。一名帝釋。二名喬尸迦等。如云。菩提涅槃。眞如。解脫。玄珠。靈性等。皆是心之別稱。妙覺非遙。當人不遠。

心證菩提卽心而已。離心無佛。離佛無心了。了識心惺惺。見佛如大集經云。復次。賢護。如人盛壯。容貌端嚴。欲觀已形。美惡好醜。卽便取器。盛彼清油。或時淨水。或取水精。或執明鏡。用是四物。觀已面像。善惡妍醜。顯現分明。賢護於意云。何彼所見像。於此油。水。水。精明。鏡。四處現。時是爲先。有耶。賢護答言不也。曰是豈本無耶。答言不也。曰是爲在內。

耶。答言不也。曰是豈在外耶。答言不也。世尊。唯彼油。水。水。精。鏡。諸物。清朗。無濁。無滓。其形在前。彼像隨現。而彼現像。不從四物出。亦非餘處來。非自然有。非人造作。當知彼像。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無生無滅。無有住。所時。彼賢護如是答曰。佛言。賢護。如是如是。如汝所說。諸物。清淨。彼色。明朗。影像。自現。不用多功。菩薩亦爾。一心善思。見諸如來。見已卽住。住已。問。義。解釋。歡喜。卽復思。惟今此佛者。從何所來。而我是身。復從何出。觀彼如來。竟無來處。及以去處。我身亦爾。本無出趣。豈有轉還。彼復應作如是思。惟今此三界。唯自心。有何以故。隨彼心念。還自見心。今我從心。見佛。我心作佛。我心是佛。我心是如來。我心是我身。我心見佛。心不知。心心不見。心心有想念。則成生死。心無想念。卽是涅槃。諸法不眞。思想緣起。所思旣寂。能想亦空。賢護當知。諸菩薩等。因此三昧。證大菩提。

隨法性而雲散。晴空任智用。而華開媚苑。

長者論云。隨法性則萬法俱寂。隨智用則萬法俱

生不離一眞化儀儀百變

攀覺樹而不榮。陷鐵圍而非損冒境。而朝宗悟旨。諸佛泉源。侈目而得意眞眞羣生理本。

眞俗之法邪正之門。皆是一心以爲根本。如安心法門云。迷時人逐法。解時法逐人。解則識攝。色迷則色攝。識但有心分別計校。自心現量者。悉皆是夢。若識心寂滅。無一動念處。是名正覺。問云。何自心現。答見一切法。有有自。不有自。自心計作。有見一切法。無無自。不無自。自心計作。無又若人造一切罪。自見已之法王。卽得解脫。若從事上得解者。氣力壯。從事中見法者。卽處處不失念。從文字解者。氣力弱。卽事卽法者。深從汝種種運。爲跳跟顛蹶。悉不出法界。亦不入法界。若以界入界。卽是癡人。凡有所施。爲終不出法界。心何以故。心體是法界。故又非獨羣生理本。亦是山河大地之本人。我衆生之本。如宗密禪師原人論。窮人之本。原如儒宗命。由於天。關於時。運道。教生於元氣。小乘教我爲其本。權教但說空。爲本。儒道二教。原人之本人畜。

等類皆是虛無。天道生成。養育。謂道法自然。生於元氣。元氣生天地。天地生萬物。故愚智皆稟於天。由於時命。故死後却歸天地。復其虛無。若佛權教。說如中觀論云。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是故一切法無不是空者。若約此原。身心境皆空。身原是空空。卽是本者。若心境皆無知無者。誰又若都無實法。依何現。諸虛妄。且現見世間虛妄之物。未有不依實法。而能起者。如無溼性不變之水。何有假相。虛妄之波。若無淨明不變之鏡。何有青黃長短之影。故知空教。但破執情。如法鼓經云。一切空經。是有餘說。有餘者。餘義未了也。大品經云。空是大乘之初門。未是究竟之說。今依性教。佛了義經說。直顯眞源。一切有情。皆有本覺眞心。無始已來。常住清淨。昭昭不昧。了了能知。亦名佛性。亦名如來藏。從無始際。妄想翳之。不自覺知。但認凡質。故耽著結業。受生死苦。大覺惑之說。一切皆空。又開示靈覺眞心。清淨全同。諸佛故華嚴經云。佛子。無一衆生而不具有如來智慧。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

得若離妄想一切智自然智無礙智即得現前便舉一塵合大千經卷之喻塵況衆生經沉佛智次後又云爾時如來普觀法界一切衆生而作是言奇哉奇哉此諸衆生云何具有如來智慧迷惑不見我當教以聖道令其永離妄想自於身中得見如來廣大智慧與佛無異評曰我等多劫未遇眞宗不解反自原身但執虛妄之相甘認凡下或畜或人今約至教原之方覺本來是佛故須行依佛行心契佛心反本還源斷除凡習損之又損以至無爲自然應用恒沙名之曰佛當知迷悟同一眞心大哉妙門原人至此今會通本末者且眞心之性雖爲身本生起蓋有因由但緣前宗未了所以破之今將本末會通乃至儒道亦是何者總不出一心故謂初唯是一心眞靈之性不生不滅衆生迷睡不自覺知由隱覆故名如來藏依如來藏故有生滅心相所謂不生滅眞心與生滅妄想和合非一非異名爲阿賴耶識此識有覺不覺二義依不覺故最初動念名爲業相又不覺此念本無故

轉成能見之識及所見境界相現又不覺此境從自心妄現執爲定有名爲法執執此等故遂見自他之殊便成我執執我相故違順情生憎愛業起隨善惡業運於中陰入母胎中稟氣受質此會備道說以氣爲本氣則頓具四大漸成諸根心則頓具四蘊漸成諸識十月滿足生來名人即我等身心是也然所稟之氣展轉推本即混一之元氣也所起之心展轉窮源即眞一之靈心也究實言之心外的無別法元氣亦從心之所變屬前轉識所見之境是阿賴耶相分所攝從初一念業相分爲心境之二心既從細至麤展轉妄計乃至造業成六麤之相受苦無窮境亦從微至著展轉變起乃至天地成住壞空周而復始又業既成熟即從父母稟受二氣與業識和合成就人身據此則心識所變之境乃成二分一分却與心識和成人一分不與心合即是天地山河國邑三才中唯人靈者由與心神合也佛說內四大與外四大不同正是此也但能反照心源靈性顯現無法不達名法

報身自然應現無窮名化身佛是知若了一心三身頓現故般若吟云悟則三身佛。迷疑萬卷經。卽知三教皆一真心爲原人之本。

祖佛不道父母非親

第八祖佛陀難提問佛馱密多曰。父母非我親。誰爲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爲最道者。偈答云。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卽是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欲識汝本心。非合亦非離。知三有異我而明佛性。

大涅槃經云。迦葉菩薩問二十五有。有我。不答曰。有我卽佛性。此是真我。具八大自在。義卽是常樂我淨。四德涅槃。非外道凡夫所執之我。如華嚴記云。佛性之體體非因果。因中取之名爲因性。果中取之名爲果性。非是佛性。分成因果。如瓶取。空是瓶中空。世界取。空是世界中空。空無有異。故言衆生智慧是佛性。因菩提涅槃是佛性。果非是佛性。分成因果。故結示云。然則佛性非因果。若以無障礙法界爲宗。則法性卽佛性。知一切法卽心自

性。若以心性爲佛性者。無法非心性。則不隔內外。而體非內外。內外屬相性不同。相何有內外。然迷一性而變成外。外既唯心。何有非佛所變。無實。故說牆壁言無佛性。以性該相。無非性矣。如煙因火。煙卽是火。而煙鬱火依性起。相相翳於性。如卽水成波。波卽是水。境因心變。境不異心。心若有性。境寧非有。況心與境皆卽眞性。眞性不二。心境豈乖。若以性從相。不妨內外境。而例於心。今有覺和修行作佛。卽是邪見外道之法。故須常照。不卽不離。不一不異。無所惑矣。故云。則非內非外。隨物迷悟。強說昇沈。又華嚴策林問衆生與佛迷悟不同。衆生則六道循環。佛則萬德圓滿。如何有卽衆生卽佛。二互相收。混亂因緣。全乖法界。答夫眞元莫二。妙旨常均。特由迷悟不同。遂有衆生與佛迷眞起。妄假號衆生。體妄卽眞。故稱爲佛。妄則全迷。眞理雖眞。無迷悟卽迷。本是真非。是新有迷。因橫起。若執東爲西。悟解理生。如東本不易。就相假稱生佛。約體故得相收。不見此源。迷由未醒了斯。玄妙成。

佛須臾經云法界衆生界究竟無差別一切悉了知此是如來境如來纔成正覺普見衆生已成正覺衆生向佛心中自受其苦冀希立之士無捨妄以求真

會萬物爲已而成聖人

肇法師云會萬物爲自己者其唯聖人乎又云聖遠乎哉體之卽神道遠乎哉觸事而真夫云聖人者聖卽正也了心悟道卽是正人迷心背道卽是邪人邪正由心淨穢在我

一兩真金勝氈花千斤之價值

高僧釋道世云勤勇懺悔者雖知依理須知心妄動若真悟心遠離前境者如經云譬如氈花千斤不如真金一兩喻能觀心勝卽滅罪強又華嚴策問二障塵沙尙非所喻阿僧祇劫未得斷名十地聖人分分漸損如何一斷一切斷耶既越常規難以取信答惑本無從迷真忽起迷而不返瀾漫無涯若織雲布空其來無所須臾彌滿六合黯然長風忽來倏爾雲盡千里無點萬像歷然方便風生

照惑無性本空顯現衆德本圓八萬塵勞皆波羅蜜恒沙惑障並是真源眼翳未除空華亂起但淨法眼何惑不除滯執堅牢居然多劫

半株檀樹改伊蘭四十之由旬

經云一株檀樹能改四十由旬之伊蘭林況一真心法能破一切染法如台教立無生一法爲破一切法遍

上上真機滔滔法海墮無明而不可懸縱神力而焉能改

此一心法是普眼門唯對上機方能信入淪五趣而不墜登一相而非昇以是不變易之法故

設戴角披毛之者本性非殊任形消骨散之人至靈常在

如般若吟云百骸雖潰散一物鎮長靈又首楞嚴經云縱汝形銷命光遷謝此性云何爲汝銷滅等覺不遷隨物周旋

經云不動等覺而建立諸法不壞假名而談實相若等覺之心卽不動以染淨之覺隨緣而作諸法

亦不壞諸法而談實相以諸法無體不可壞若壞  
卽失諸法本空故

爲出世真慈之父作歸宗所敬之天

如宗鏡錄中立真心爲宗祖佛同證卽不立衆生  
緣慮妄心此心無體諸經所破然此妄心無體卽  
眞故不用破以衆生執實故須破之宗鏡錄云心  
有二種一隨染緣所起妄心而無自體但是前塵  
逐境有無隨塵生滅唯破此心雖法可破而無所  
破以無性故百論破情品云譬如愚人見熟時燄  
妄生水想逐之疲勞智者告言此非水也爲斷彼  
想不爲破水如是諸法自性空衆生取相故著爲  
破是顛倒故言破實無所破二常住真心無有變  
異卽立此心以爲宗鏡識論云心有二種一相應  
心謂無常妄識虛妄分別與煩惱結便相應二不  
相應心所謂常住第一義諦古今一相自性清淨  
心今言破者是相應心不相應心立爲宗本  
一雨無私羣木而自分甘苦太虛絕量衆器而各現

方圓

法華經明三草二木一雨而受潤不同楞嚴經明  
方現方空圓現圓空若除器方圓則空無所在

旣在正觀須當神聽

上士神聽中士心聽下士耳聽神聽入玄能契心  
性

扣寂寂之玄門躡如如之道徑若玻璃隨物而現色  
於自體而匪亡

如玻璃珠雖現外色青黃赤白不失珠體

猶金剛對日而分形逐前塵而不动

如金剛珠於日中而色不定此皆表心隨緣不變  
不變隨緣雖不守自性亦不失自性不守性是隨  
緣不失性是不變

菩提窟宅解脫叢林澹泊而慧眼何見杳靄而大智  
難尋五嶽崢嶸而不峻四溟浩渺而非深

一心高廣橫豎難量山未爲高海未爲深又遍界  
盈空無法可現山非是山海非是海以唯心故如  
華嚴經頌云了知非一二非染亦非淨亦復無雜  
亂皆從自想起

輪王坐妙寶牀時方能入定

輪王坐妙寶牀時入四禪而心離五欲

菩薩戴法性冠處始得明心

菩薩著法性冠。處見一切法悉現在心

滯念纒通幽襟頓適成現而可以坐參周遍而徒煩

逆歷

此一心成現法門不用一點身心之力坦然明白

先德云沙門探寶不動神情其實自現又云虛明

自照不勞心力又云不離當處常湛然竟即知君

不可見如瑜伽儀軌釋云夫欲頓入三業修習毗

盧遮那法身觀瑜伽儀軌釋如來法身觀者先觀

發起普賢菩薩微妙行願復應以三密加持身心

則能入文殊師利大智慧海然修行最初於空閑

處攝念安心閉目端身結跏趺坐運心普緣無邊

刹海諦觀三世一切如來遍於一一佛菩薩前殷

勤恭敬禮拜旋繞又以種種供具雲海奉獻如是

等一切聖衆廣大供養已復應觀自心心本不生

自性成就光明遍照猶如虛空復應深起悲念哀

愍衆生不悟自心輪迴諸趣我當普化拔濟令其

開悟盡無有餘復應觀察自心諸衆生心及諸佛

心本無有異平等一相成大菩提心瑩徹清淨廓

然周徧圓明皎潔成大月輪量等虛空無有邊際

達無不是統法界以爲家

心爲法界之家亦爲涅槃之宅如法集經云能知

一切唯是一心名爲心自在於其掌中出諸珍寶

亦以虛空而爲庫藏名爲物自在一切身口意業

以智爲本名智自在又云觀世音白佛言菩薩若

受持一法一切諸佛法自然如在掌中何者是一

法所謂大悲釋曰此是同體大悲此悲性遍一切

衆生界故能一雨普潤蘭艾齊榮一念咸收邪正

俱濟寶雲經云一切諸法心爲上首若知於心則

能得知一切諸法大灌頂經云禪思比丘無他想

念唯守一法然後見真釋曰一法爲宗諸塵無寄

他緣自絕妙性顯然志當歸一而何智不明尋流

得源而何疑不釋撮要之旨斯莫大焉又如世尊

最後垂示應盡還原品三告之文經云爾時世尊

如是逆順入諸禪已。普告大眾。我以甚深般若。遍觀三界一切六道諸山大海大地含生。如是三界根本性離畢。竟寂滅同虛空相。無名無識。永斷諸有。本來平等。無高下想。無見聞。無覺無知。不可繫縛。不可解脫。無衆生。無壽命。不生不起。不盡不滅。非世間非非世間。涅槃生死皆不可得。二際平等。等諸法。故閑居靜住。無所施爲。究竟安置。必不可得。從無住法。法性施爲。斷一切相。一無所有。法相如是。其知是者。名出世人是事。不知名生死。始汝等大衆。應斷無明滅生死。始又復告大眾。我以摩訶般若。遍觀三界有情無情。一切人法悉皆究竟。無繫縛者。無解脫者。無主無依。不可攝持。不出三界。不入諸有。本來清淨。無垢無煩惱。與虛空等。不平等非不平等。盡諸動念思想心息。如是法相。名大涅槃。眞見此法。名爲解脫。凡夫不知名曰無明。作是語已。復入超禪。從初禪出。乃至入滅盡定。從滅盡定出。乃至入初禪。如是逆順入超禪已。復告大眾。我以佛眼遍觀三界一切諸法。無明本際。

性本解脫。於十方求了。不能得根本無故。所因枝葉皆悉解脫。無明解脫。故乃至老死皆得解脫。以是因緣。我今安住常寂滅光。名大涅槃。如上眞實。慈父廣大悲心。不可思議。三告之文。或有遇斯教者。可以析骨爲筆。剝皮爲紙。刺血爲墨。而書寫之。不可頃刻暫忘。刹那失照。

用而驛虛將大地爲標的

如與大地爲的。所射無不中者。如觀心人所見無不是。心終無一塵有隔。如入楞伽經。偈云。無地及諸諦。無國土。及化佛。辟支聲聞。唯是心。分別人體及五陰諸緣。及微塵。勝人自在作。唯是心。分別心。遍一切處。一切處皆心。以心不善觀。心性無諸相。至道無隔。唯理堪親。

若洞達一心。能通萬彙。如扁隙之內。觀無際之空。似徑尺鏡中。見千里之影。

扶目而金鏡快利

大涅槃經云。初一說名一。指示中間重說名二。指示經末復說名三。指示下合中末。未見佛性。並如



於盲華嚴疏釋以三諦爲指指爲旨趣義甚分明  
一時橫觀皆觀三諦豎亘十地亦證三諦第一指  
者卽示俗諦言凡是有心定當作佛皆有佛性二  
者示眞諦爲第二指云佛性者名第一義空三示  
中道爲三指經云佛性卽是無上菩提道種子故  
非有如虛空非無如鬼角故知三諦喻於三指  
靈頂而甘露光新

頓悟一心之時如醍醐入心甘露窪頂

寂默無言因居士而薦旨

文殊問維摩居士如何是眞入不二法門居士默

然斯乃顯一心不二之妙旨

虛空絕相化闍王而悟眞

文殊菩薩化阿闍世王王以袈裟親自挂文殊身

上而不見文殊身及挂大衆亦不見身返挂自身

亦不見身及衣但見虛空相因茲悟道

慧日晶明信心調直被大乘衣而坐正覺牀飲菩提

漿而餐禪悅食

大涅槃經云汝等雖染衣出家未披如來大乘法

衣法華經云如來座者一切法空是夫出家人識  
心達本故號沙門學足下足乃至著僧伽黎念念  
皆與摩訶衍相應飲正法味餐涅槃食所以阿難  
爲不了心宗懺悔云我身雖出家心不入道如黃  
蘗和尚云達磨西來唯傳一心法直下指一切衆  
生心本來是佛不假修行但令識取自心見自本  
性莫別求法云何識自心卽如今言語者是汝心  
若不言語又不作用心體猶如虛空相似實無相  
貌亦無方所亦不一向是無祇是有而不見又云  
但悟一心更無少法可得此卽眞佛佛與衆生一  
心更無有異不如言下自認取本法此法卽心心  
外無法此心卽法法外無心又仰山和尚云頓悟  
自心無相猶若虛空寄根發明卽本心具恒沙妙  
用無別所持無別安立即本地卽本土  
善財知見舉目而皆入法門華藏山河立相而無非  
具德

善財童子登山入闍皆證法門以眞心遍一切處  
故隨處發明咸得見道所以還源觀云華藏海內

其中莫問若山若河皆具如來時智德

羣象盡正一槩齊平迹分塵界而不濁性合真空而  
靡清體凝一味而匪縮用周萬物而非盈

此一心法湛然不動雖隨事開合任物卷舒其體  
未曾增減設對機說法廣略開遮不可執方便之  
言迷於宗旨如華嚴經頌云言詞所說法小智妄  
分別是故生障礙不了於自心不能了自心云何  
知正道彼由顛倒慧增長一切惡

似天中意樹之林常隨天轉

天中有如意樹常隨諸天意轉

若人間心想之處還逐人成

一切境界因想而生故經云一切國土唯想持之  
華嚴經頌云一切諸國土想網之所現幻網方便  
故一念悉能入又論云離人無有法離法無有人  
資濟驪珠幽冥玉燭如來寶眼而自絕纖毫

佛眼無外豈立纖毫

金沙大河而更無迴曲

金沙大河直入大海以表正見直入心海

若海中之鹹味物物圓通猶色裏之膠青門門具足

如傳大士心王銘云無形無相有大神力能滅千  
災成就萬德體性雖空能施法則觀之無形呼之  
有聲爲大法將持戒傳經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  
定是有不見其形心王亦爾身內居停面門出入  
應物隨情自在無礙所作皆成色裏膠青者書云  
青出於藍而青於藍冰結於水而寒於水又一切  
法中皆有安樂性則是色總持門如大般若經云  
一切法趣色色尚不可得云何當有趣非趣如是  
具歷諸法皆然般若意似當諸法之性不異色性  
故皆趣色色不可得當法性空既無所趣安有能  
趣若智者意一切法趣色假觀色尚不可得空觀  
云何當有趣非趣卽中道觀今但要初句以取色  
性爲諸法依以性普收故皆趣色則一色中具一  
切法是事事無礙之義故隨一法皆收法界故

孤高獨步瑩徹據情意根淨而寶坊淨

淨名經云心淨卽佛土淨又云心淨故衆生淨心  
垢故衆生垢如一切垢淨世界及台教四土祇是

一自性清淨心。此心若淨。一切佛土皆悉淨也。如鏡明則照遠。鈴響則聲高。是以華嚴經頌云。佛刹無分別。無憎無有愛。但隨衆生心。如是見有殊。又攝論云。一切淨土。是諸佛及菩薩唯識智爲體。卽金剛般若論云。智習唯識通。如是取淨土。若佛地論以佛自在無漏心爲體。非離佛淨心。外別有實等淨心色也。又云。色等卽是佛淨心所感離佛自心之外。別無能感。如是假實之色。皆不離佛淨心。卽此淨心能顯假實之色。故經云。青色青光。黃色黃光等是也。

心地平而世界平

首楞嚴經云。毗舍如來摩持地菩薩頂言。當平心地。則世界地一切皆平。

若拂霧以披天神襟。頓爽似撥雲而見日。法眼恒清。悟心之時。頓消積滯。如彌勒成道偈云。久欲度衆生。欲拔無由脫。今日證菩提。豁然無所有。一道逍遙羣心仰。慕保證而猶玉璽之眞文。一切萬法皆爲心之所印。如王寶印無前後際。故

法句經云。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云何一法中。而見有種種矣。

包藏而若瓊林之寶庫

第八識包含猶如庫藏。含藏十法界種子。無法不足。

久行方了具遍吉之明宗

遍吉是普賢菩薩。首楞嚴經頌云。心聞洞十方。生於大因力。初心不能入。云何獲圓通。

初學易親成慈氏之入路

首楞嚴經云。彌勒菩薩云。得成無上妙圓識心。三昧乃至盡如來國土淨穢。有無皆是我心變化所現。我了如是唯心識。故識性流出無量如來。

正念纒發狐疑自惺。非五目之可鑿。豈二耳之能聽。

五眼者。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佛言。我以五眼。尙不見。云何無目。凡夫而稱見乎。二耳者。一凡耳。

二天耳。道書云上。士神聽中。士心聽下。士耳聽。

非有而非空。故稱卓絕。不出而不在實。謂通靈。

首楞嚴經云。汝之心靈一切明了。是知性自神解。

寂照冷然如靈辯和尙云夫一心不思議妙義無定相應時而用不可定執經云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用有差別隨處得名究竟不離自心此心能壞一切能成一切故云一切法皆是佛法心作天心作人心作鬼神畜生地獄皆心所爲好惡皆由心要生亦得要生亦得即是無礙義祇今一切施爲行住坐臥即是心相心相無相故名實相體無變動亦名如來如者不變不異也無中現有有中現無亦名神變亦曰神通總是一心之用隨處差別即多義一中解無量無量中解一了彼互生起當成無所畏又東方入正定西方從定出若了心外無法一切唯心即無一法當情無有好惡是非即不怖生死一分處皆是故云當成無所畏無所畏即佛佛具四無畏也

塵思俱逃煩機頓洗

未悟道時多與妄慮纏了心日想念不生故經云識停閑靜想滅無爲又首楞嚴經云想相爲塵識情爲垢二俱遠離則汝法眼應時清明云何不成

無上知覺又大乘理觀不念諸佛即是念覺故昔人云真如無念非念法能階實相無生豈生心能至無念念者則念真如無生生者生乎實相故起信云若知雖念無有能念所念是名隨順若離於念名爲得入淨名云常求無念實相智慧故般若云若念一切法不念般若波羅蜜不念一切法則念般若波羅蜜

迴超萬行之先深徹法源之底月光大士變清水於自心

首楞嚴經云月光童子初習水定弟子窺聽觀室唯見清水取一瓦礫投於水內出定之後頓覺心痛故知定果色皆是定中意識所變

空藏高人現太虛於本體

首楞嚴經云虎空藏菩薩云我得無邊身爾時手執四大寶珠照明十方徼廣佛剎化成虛空又於自心現大圓鏡內放十種徼妙寶光流灌十方盡虛空際

甄明暢志悟入怡神若旱天而遍霽甘澤猶萎草而

頓遇陽春

涅槃經云。鋪陀白佛言。世尊。唯願世尊。露甘露雨。灑我心田。又如大地。得遇春雨。草木潰發。故云。萬物得地而生。萬行得理而成。所以般若經云。一心具足萬行。

翠羽紅鱗。普現色身之三昧。霞峯霧沚。同轉根本之法輪。

一切聲是佛聲。一切色是佛色。又山河大地。一一皆宗。

智朗昏衢。夢驚長夜

識論云。一切衆生。以第七識為長夜。如夢時不知。是夢覺時。方悟如迷時。不了自心。是佛悟時。方知。故經云。佛者覺也。如睡夢覺。如蓮華開。

貧室之金藏全開

大涅槃經云。如貧女人。舍內多真金之藏。家人大小。無有知者。時有異人。善知方便。乃至即於其家。掘出真金之藏。女人見已。心生歡喜。生奇特想。衆生佛性亦復如是。若遇善友。開發明見。佛性心開。

意解生大歡喜

欲宅之牛車盡駕

法華經明等賜一大車。而出火宅。若了一切處。唯是一心實相之旨。即是出宅義。

紛紛起作冥冥。而弗改真。如豁爾虛凝。歷歷而常隨。物化。

肇論云。旋嵐偃嶽。而常靜。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塵鼓。而不動。日月歷天。而不周。此四不遷。即萬物皆不遷矣。則離動而無靜。離靜而無動。以一心動。靜豈有離也。

大象無形。洪音絕聲。三光匿曜。河嶽齊平。

肇論云。大象隱於無形。大音匿於希聲。此一心光。橫吞萬象。更無纖毫於中。發現故。傳大士頌曰。須彌芥子。父芥子須彌。爺山海坦。然平。敲冰來羹。茶故知萬法。盡入不二法門。一際平等。更不俟夷嶽。盈壑續。鳧截鶴。然後方平。

向九居六合之中。隨作色空明闇之體。

六合者。四維上下。九居者。一欲界。天二初禪。天三

二禪天。四三禪天。五四禪天。六空處天。七識處天。八無所有處天。九非想非非想天。廣則二十五有四十二居處。並是有情受生居住之處。此皆因情想結成生死之身業。繫二十五有之處。悉從心出。所以楞伽經云。三界上下法。我說皆是心。又云。心遍一切處。一切處遍。心法華經云。三方及四維。上下亦復爾。如首楞嚴經云。妙覺明心。先非水火。乃至汝以空明。則有空現。地水火風。各各發明。則各各現。若俱發明。則有俱現。故知萬法。但心爲體。循業發現。所見不同。隨自想念。而生差別。故云。如來藏。隨爲色空。周遍法界。是以離自真心。更無一法。所有境界。皆是心光。

於七大四微之內。分爲色香味觸之名。

七大者。一地。大二。水。大三。火。大四。風。大五。空。大六。見。大七。識。大如。首楞嚴經云。汝元不知。如來藏中。性色真空。性空眞色。清淨本然。周遍法界。乃至推七大。皆無自性。他性。共性。無因性。所以佛告阿難。若汝識性。生於見中。如無明闇。及與色空。四種必

無元無汝。見性尙無。從何發識。若汝識性。生於相中。不從見生。既不見明。亦不見闇。明闇一觸。即無色空。彼相尙無。識從何發。若生於空。非相非見。非見無辯。自不能知。明闇色空。非相滅緣。見聞覺知。無處安立。處此二非空。則同無有非同。物縱發汝識。欲何分別。若無所因。突然而出。何不日中別識明月。汝更細詳。微細詳審。見託汝睛。相推前境。可狀成有。不相成無。如是識緣。因何所出。識動見澄。非和非合。聞聽覺知。亦復如是不應。識緣無從自出。若此識心。本無所從。當知了別。見聞覺知。圓滿湛然。性非從所。兼彼虛空地水火風。均名七大。性眞圓融。皆如來藏。本無生滅。阿難。汝心麤浮。不悟見聞。發明了知。本如來藏。汝應觀此六處。識心爲同。爲異。爲空。爲有。爲非。異同。爲非。空有。汝元不知。如來藏中。性識明知。覺明眞識。妙覺湛然。周遍法界。含吐十虛。寧有方所。循業發現。世間無知惑。爲因緣。及自然性。皆是識心。分別計度。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又本是一眞心。分成六和合。如眼見之

爲色耳聞之爲聲鼻嗅之爲香舌嘗之爲味身受之爲觸意知之爲法又祖師云。處胎日。身出世爲人在眼日見在耳日聞在鼻日嗅香在舌日談論在手日執捉在脚日運。奔變現俱該法界收攝不出。微塵識者喚作佛性不識者喚作精魄。故云一色一香無非中道。

德禦神州。威靈法宇。通智海之宏津。立吾宗之正主。心爲萬法之宗。宗者尊也。主也。如楞伽經中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不退轉法輪經云。善知一切衆生無相。悉同法界。非見非不見。何以故。法界卽是一切衆生心界。是名信行。南嶽思大和尚云。若學者先須通心。心若得通。一切法一時盡通。違情難信。如藕絲懸彌彌之山。

涅槃經云。佛言。若有人能以藕絲懸彌彌山。可思議不不也。世尊。佛言。菩薩能以一念稱量生死。有不可思議理。而但仰信而已。不能一念卽如來藏。故非圓意。

入悟能談似一手接四天之雨。

如佛藏經云。無名相中假名相說。皆是如來不思議力。譬如有人嚼須彌山。飛行虛空。石筏渡海。負四天下。及須彌山。蚊脚爲梯。登至梵宮。劫盡燒時。一唾劫火。卽滅。一吹世界。卽成。以藕絲懸彌彌山。手接四天下。雨如來所說一切諸法。無相無爲。無生無滅。令人信解甚爲難。有甚爲希。有又經云。奇哉世尊。於無異法中而說諸法。異故云。說法是大神變。無中說有。有中說無。豈非神變耶。

居混沌之始。出恍惚之間。

混沌之始者。以不知無始。無明最初一念不覺而起。第八識。一半不執受爲無情世間。山河大地。等一半有執受爲有情世間。衆生五陰身等。皆從一心所造不達此理者。此間周禮。或稱混沌。西天外道。或說冥初。老子云。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恍恍惚惚。其中有物。

法雷震四生之幽。蟄慧日燭三界之重關。

此一心宗當悟之時。如迅雷震於長空。似千日照於曠野。能令墮業繫之人。出三界之牢獄。溺生死。

之者脫六趣之樊籠

不世之珍抱玄門而寂寂非常之道任法性以閑閑

不世之珍者以此心寶非世之珍非常之道者此

一心大道非常情之所解

發覺根苗胤靈筋骨

因心悟道發心之初卽坐道場便登祖位

若谷神之安靜似幻雲之出沒

肇論云法身無像應物以形般若無知對緣而照

萬機煩赴而不撓其神千難殊對而不干其慮動

若行雲止猶谷神豈有心於彼此情繫於動靜者

乎注云法身無形能現衆像聖智無知能照萬機

無心應物雖惑而不撓其神有難皆通雖通而不

干其慮無心而動動若行雲心無定方猶谷神之

不死絕彼此動靜之心也老聃曰谷神不死是謂

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註云谷者養也人

能養神則不死神卽五藏之神也若五藏盡傷則

五神去矣是謂玄牝者註云玄者天也牝者地也

主出入於鼻與天通故鼻爲玄也主出入於口與

地通故口爲牝也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者根

者元也言鼻口之門是乃通天地之元氣

事因理顯猶金鳥照萬里之程

華嚴疏云理隨事變一多緣起之無邊事得理融

千差涉入而無礙

用就體施如玉兔攝千江之月

證道歌云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一

法遍含一切法我性常與如來合

非相非名孤寂幽清一言無不略盡殊說更非異盈

一言者約略說約理說殊說者約廣說約事說故

不動一心而演諸義不壞諸義而顯一心卽卷常

舒如來於一言語中演說無邊契經海卽舒常卷

一切法門無盡海同會一法道場中如草木四微

從地而生還歸地滅猶波浪鼓動依水而起還復

水源如法從心生還歸心滅政經云當處生當處

滅又華嚴經頌云佛智漸達淨無礙一念普知三

世法皆從心識因緣起生滅無常無自性所以清

涼疏云華嚴經者統唯一眞法界謂總該萬有卽



是一心也

吞苦霧而浸邪峯須澄性海

性海泓澄湛然明淨當悟心之時能盡苦源頓消邪見故般若心經云行深般若之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

降四魔而夷六賊應固心城

四魔者一天魔二陰魔三死魔四煩惱魔首楞嚴經云六爲賊媒自劫家寶心城者華嚴經入法界品中寶眼主城神爲善財言應守護心城謂畢竟斷除怪嫉詭誑應清涼心城謂思唯一切諸法實性應增長心城謂成辦一切助道之法應嚴飾心城謂造立諸禪解脫宮殿應照耀心城謂普入一切諸佛道場聽受般若波羅蜜法應增益心城謂普攝一切佛方便道應堅固心城謂恒勤修習普賢行願應防護心城謂常專禦扞惡友魔軍應廓徹心城謂開引一切諸佛智光明應善補心城謂聽受一切佛所說法應扶助心城謂深信一切佛功德海釋曰夫城者能防外寇護國安人堅密牢

強卽無衆患況心城須護密守關津無令外緣六塵魔賊所侵內結煩惱奸臣所亂防非禁惡常施瑩淨之功立德運慈廣備莊嚴之事遂得四門無滯一道常通力敵大千威臨法界可以撫提弱喪攝化無遺伏外降魔永固眞基者矣

廣演玄風長施法利

沙門唯以弘教說法能報佛恩首楞嚴經頌云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又證道歌云默時說說時默大施門開無擁塞

諸聖不改其儀

此一心法是古今千聖不易之道

萬邪莫迺其致

邪不干正天魔不能壞外道不能亂故云天魔外道皆法印魔界卽佛界外道經善皆是佛說旣同輪並駕焉能壞乎

十軍三惑消影響於幻場

十軍者佛偈云欲是汝初軍憂愁爲第二飢渴第三軍渴愛爲第四第五睡眠軍怖畏爲第六疑爲

第七軍含毒爲第八第九利養軍。著虛狂名聞第十軍自高輕慢出家人。諸天世間人無能破之者。我以智慧力摧伏汝軍衆。汝雖不欲放到汝不到處。是知戰魔軍者。卽是自心魔。終無心外境。能與心爲緣。但是自心生。還以心爲相。三惑者一見思惑。二塵沙惑。三無明惑。若直了心者。不唯十軍三惑。乃至八萬四千塵勞門。悉皆殞滅。故偈云。到汝不到處。消影響於幻場者。如寶積經云。爾時世尊告幻師言。一切衆生及諸資具。皆是幻化。謂由於業之所幻。故諸比丘衆亦是幻化。謂由於法之所幻。故我身亦幻。智所幻。故三千大千一切世界亦皆是幻。一切衆生共所幻。故凡所有法無非是幻。因緣和合之所幻。故但了一心。諸幻自息。故寶藏論云。一切皆幻。其幻不實。知幻是幻。守眞抱一。

智刃慧刀利鋒芒於實地

以智慧劍殺煩惱賊

一言合理天下同歸

一言契理天下知音。故云名無翼而長飛。道無根

而永固

體標奇而顯妙。用含虛而洞微。可謂鎮敵國之寶珠。千金罕易。挺驚人之法。將萬古傳輝。

敵國之寶珠者。此心或爲無價之寶。或在輪王頂上。或處貧子衣中。龍女親獻而成佛。利那善友求之而利濟。無盡驚人之法。將者說心地法門之時。天魔膽落。外道魂驚。如舍利弗智慧第一。爲釋迦右面弟子。稱爲法將。

動而無爲。寂而常照。立佛道之垣。樹修行之大要。大約修行不出定慧一心。眞如妙性。寂然名止。寂而常照。名觀。非能所觀。而分二法。

畫出山河國土。意筆縱橫。分開赤白青黃。心燈照耀。華嚴經頌云。心如工畫師。能畫諸世間。五陰悉從生。無法而不造。心光照耀者。大般若經云。若幽冥世界。及於一一世界中。間日月等光。所不照處。爲作光明。應學般若。般若者。卽心智之光華。嚴論云。光明覺品者。爲令信心。自以自心光明覺照一切世間。無盡世界。總佛境界。自亦同等。以心隨光一。

一照之

性自神解。不同虛空。或垂本以顯跡。或居邊而即中。猶師子就人之機理。標徑直。

癡狗逐塊。師子就人。此喻上機。問法直了心宗。不隨問答。逐語生解。

如王索一鎚之器。言下全通。

王索寶器。須是一鎚。便成第二第三鎚。成皆不中。進此喻一言之下。便契無生。不須再問。落於陰界。慧海關防。靈園苗裔。遍滋廣攝。而不揀高低。豎徹橫該。而混同麤細。

一心廣備。不擇上中下。機以是一際平等法門。故豎徹三際。橫亘十方。覽而不遺。收無不盡。麤處顯細。細處現麤。細隨緣法。體恒寂。唯心之旨。常無變易。

作一種之光輝。為萬途之津濟。

大莊嚴經論說。求唯識人。頌云。能取及所取。此二唯心光。貪光及信光。二光無二體。釋曰。求唯識人。應知能取所取。此之二種。唯是心光。如是貪等煩

惱光及信等善法。光如是。二光亦無染淨。二法何以故。不離心光。別有貪等信等染淨法。故二光亦無相偈。曰。種種心光起。如是種種相光體。非體故。不得彼法。實釋曰。種種心光。即是種種事相。或異時起。或同時起。異時起者。謂貪光瞋光等。同時起者。謂信光進光等。光體非體等者。如是染位心數淨位心數。唯有光相。而無光體。是故或世尊不說。彼為真實之法。

闍鬼沒於明燈

如人闇中疑鬼。以燭照之。豁然疑解。況心外見法。了心即無境。

毛輪消於厚翳

如人目有翳。空中見毛輪。況不識心人。妄見心外之境。如密嚴經頌云。幻事毛輪等。在在諸物相。此皆心變異。無體亦無名。

確乎不拔。高超變易之門。

萬法不遷。一心常住。但當見性。自斷狐疑。余曾親推似見斯旨。如宗鏡中引不遷論云。旋嵐偃嶽。而

常靜。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日月歷天而不周。疏云。前風非後風。故偃獄而常靜。前水非後水。故競注而不流。前氣非後氣。故飄鼓而不動。前日非後日。故歷天而不周。鈔云。然自體念念不同。則初一念起時。非第二念時。乃至最後吹著山時。非初起時。則無前念風體。定從彼來。吹其山也。且山從初動時。以至倒臥地時。其山自體念念不同。則初一念動時。非第二念動時。乃至最後著地時。非初動時。則無初動山體。定從彼來。至著地時。斯皆風不至。山嶽不著地。雖旋嵐偃嶽。未嘗動也。以此四物。世爲遷動。然雖則倒嶽歷天。皆不相知。各不相到。念念自住。各各不遷。且如世間稱大莫過四大。四大中。動莫越風輪。以性推之。本實不動。如義海云。鑿動寂者。爲塵隨風飄颺。是動寂然不起。是靜而今靜時。由動不滅。卽全以動成靜也。今動時。由靜不滅。卽全以靜成動也。由全體相成。是故動時正靜。靜時正動。亦如風本不動。能動諸物。若先有動。則失自體。不復更動。今觀此風。周遍

法界。湛然不動。寂爾無形。推此動。由皆從緣起。且如密室之中。若云有風。風何不動。若云無風。遇緣卽起。或遍法界。拂則滿法界。生故知風大。不動動屬諸緣。若於外十方虛空中。設不因人拂。或自起時。亦是龍蜃鬼神所作。以鬼神屬陰。至晚則風多。故乃至劫初劫末。成壞之風。並因衆生業感。世間無有一法。不從緣生。緣會則生。緣散則滅。若執自然生者。祇合常生。何得緊緩不定。動靜無恒。故知悉從緣起。又推諸緣。和合成事。各各不有。和合亦無。緣之中。俱無自性。但是心動。反推自心。心亦不動。以心無形。故起處不可得。卽知皆從眞性起。眞性卽不起。方見心性。遍四大。性體合眞空。性無動靜。以因相彰。動因動對靜。動相旣無。靜塵亦滅。故首楞嚴經云。性風眞空。性空眞風。卽斯旨矣。

湛爾唯堅。永出輪迴之際。  
此心前際不生。中際不住。後際不滅。故法華經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世間相者。卽衆生五陰心。離五陰無世間。何者。無情世間。卽衆生心變。旣

從心變一一隨心常住真如之法位

妙極衆象。理統諸方。如積海而含萬水。猶聚日而放千光。

此一點靈臺自性光明。遍照法界。無法不收。故首楞嚴經云。諸法所生。唯心所現。現處卽心。更無別體。如圓覺疏序云。夫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所謂眞淨明妙。虛徹靈通。卓然而獨存者。也。衆生之本原。故曰心地。諸佛之所得。故曰菩提。交徹融攝。故曰法界。寂靜常樂。故曰涅槃。不濁不漏。故曰清淨。不妄不變。故曰眞如。離過絕非。故曰佛性。護善遮惡。故曰總持。隱覆含攝。故曰如來藏。超越玄祕。故曰密嚴國。統衆德而大備。鑠羣昏而獨照。故曰圓覺。其實皆一心也。背之則凡順之則聖。迷之則生死。始悟之則輪迴。息親而求之則止。觀定慧推而廣之。則六度萬行。引而爲智。然後爲正智。依而爲因。然後爲正。因其實。皆一法也。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者。凡夫也。欲證圓覺而未極圓覺者。菩薩也。住持圓覺而具足圓覺者。如來也。離

圓覺無六道。捨圓覺無三乘。非圓覺無如來。泯圓覺無眞法。其實皆一道也。三世諸佛之所證。蓋證此也。如來爲大事出現。蓋爲此事也。三藏十二部一切脩多羅。蓋證此也。釋曰。心之一法。名爲普法。欲照此心。應須普眼。虎鑿寂照。靈知非偏小。而可窮以圓滿。而能覺。故曰圓覺。此約能證也。眞如妙性。寂滅無爲。具足周遍。無有缺減。故曰圓覺。此約所證也。能所冥合。唯是一心。此一心能爲一切萬法之性。又能現三乘六道之相。攝相歸性。曾無異轍。則世間出世間。昇降雖殊。凡有種種施爲。莫不皆爲此也。離此則上無三寶。一乘下無四生。九有文圃義園。言將發而詞喪。清神靜思。意欲緣而慮亡。言將發而詞喪者。首楞嚴經云。用世語言。入佛知見。如將手掌。捉摩虛空。徒益自勞。虛空云何。隨汝執捉。意欲緣而慮亡者。般若經云。如蚊蚋蟲。處處能泊。而不能泊。火燄之上。如意根遍緣一切境。而不能緣。般若以心智路絕。故處衆不羣。居尊匪獨。

志公和尚歌云。處衆不見諠譁。獨自亦無寂寞。

闍大道之基。坳布教海之流。洩了辯乳之真機。

大涅槃經云。如盲問乳。不知乳之正色。如無已眼。

隨他問答。不達自心。若上上機人。一聞千悟。獲大

總持。

達觀象之明目。

大涅槃經。明衆盲摸象。各說異端。不見象之真體。

亦況錯會般若之人。依通見解說。相似般若。九十

六種外道。及三乘學者。禪宗不得旨人。並是不見

象之真體。唯直下見心性之人。如晝見色。分明無

惑具已眼者。可相應矣。

躡薩雲路。非近非遠。詣清涼池。不遲不速。

薩雲路者。卽衆生心了之卽。是非論近遠。清涼池

者。卽一心圓明。無塵垢熱惱。故云清涼。智論云。有

目無足。不到清涼池。有足無目。亦不到清涼池。目

足更資。方能得到。頓悟自心爲目。如說修行爲足。

故須理事齊運。定慧雙修。方入一心之智海也。

出一語。夸海竭山崩。提妙旨。夸天翻地覆。舉圓宗。夸

敷至理。法界橫闢。括衆義。夸掩羣詮。禪門齧鐵。

宗門中有齧鐵。句不通問答。

念念而靈山出世。步步而兜率下生。

華嚴論云。一念相應。一念佛。大集經云。貪瞋癡出。

卽是佛出。又如來藏經云。我以佛眼觀一切衆生。

貪欲恚癡諸煩惱。中有如來智。如來眼。如來結加。

跌坐儼然不動。善男子。一切衆生。雖在諸趣煩惱。

身中有如來藏。常無染汚。德相備足。如我無異。及

經頌云。我今解了如來性。如來今在我身中。我與

如來無差別。如來卽是我。真如又成佛之義。隨門

不同。古釋有四一約。性卽一真。法界二約。相卽無

盡。事法三性相交。徹顯此二門。不卽不離。四以性

融相。德用重重。初約體門者。問體是佛。不答是約。

無礙。應成四句。一是佛法性身。無所不至。故經云。

性空卽是佛。故二非佛。絕能所覺爲其性平等。真

法界非佛非衆生。故三亦佛亦非佛。以法性無自

性。故四雙非性。與無性雙泯。絕故經云。無中無有。

二無二亦復無三世一切空。是則諸佛見二就相。

門有二。一情。二非情。真心隨緣變能。所故。然此二門。各皆染淨。謂無明熏真。如成染緣起。真如熏無明。成淨緣起。染成萬類。淨至成佛。以修淨緣。斷彼染緣。方得成佛。依此二義。則生佛不同於淨緣中。復有因有果。有純有雜。若約純門。隨一菩薩。盡未來際。唯修一行。一皆然。若約雜門。萬行齊修。盡未來際。若約因門。盡未來際。常是菩薩。若約果門。盡未來際。常是如來。經云。爲衆生故。念念新新成。等正覺。若雙辯門。盡未來際。修因得果。若約雙非。盡未來際。非因非果。便同真性。今正約以性融相。一。成一切。成與不成。情與無情。無二性。故法界無限。故佛體普周。故色空無二。故法無定性。故十身圓融。故緣起相由。故生界無盡。故因果周遍。故遠離斷常。故萬法虛融。故說一。成一切。成也。非謂無情亦有覺性。同情成佛。若許成佛。此成則能修。因無情變情。情變無情。使同邪見。又此衆生。乃是像上之摸者。以見自成。卽見他成。如云。自心念。念常有佛。成正覺。此有二意。一云。同一無性。故得。

現成者。謂既無二性。佛證一性。得成佛。故生隨一性。皆成佛矣。二云。妄性本虛。生元是佛。者。生自有妄。見生非佛。佛了妄。虛生何非佛。三。眞性。眞得非。今始成者。若有可得。今得成佛。證性。眞得佛。非始成佛。本是佛。佛之本。佛何異生。佛是故。一。成一切。皆成。亦可說。言若一不成。一切不成。同一性。故。今是成佛門。故。故一切皆成佛也。

### 娑婆現華藏之海

還源觀云。是以大智圓明。觀纖塵而觀性海。眞源。朗現一塵之處。現全身。萬法顯必同時。一際理無前後。華嚴記云。華藏淨緣。熟娑婆爲華藏。娑婆染緣。熟華藏現娑婆。此皆轉名不轉體。但隨心現。如法華經三變淨土。祇變心耳。又云。華藏世界海者。以無盡大願風輪。持大悲水生。無邊行華。以法性虛空。能容萬境。重疊無礙於其上。生一大蓮華。周法空界。名種種藥香幢。明根本智起。差別智行。差別行名藥。如經頌云。譬如心王寶。隨心現衆色。衆生心淨。故得見清淨刹。又云。譬如衆續像畫師。

之所作如是一切剎心。蓋師所成。又云無量諸剎。種隨衆生心起。又云一一一念中。出生無量刹。園林爲王舍之城。見聞覺知。運普賢無盡之行。周旋俯仰。且文殊本智之名。

先德云。文殊卽是衆生現行分別心。普賢卽是衆生塵勞業惑行。又普賢身同虛空性。一切衆生以爲生死。是以能對現色身。以同是虛空性。故又云六根三業。並是文殊實相。體周萬象。森羅無非。般若何有一處非文殊普賢耶。

### 從實分權

從一乘實分出三乘權。從三乘權會歸一乘實。卽是從心而開三。從心而合一。又卽一而三相不同。卽三而一體無別。

### 因別顯總。擲大千於方外。吸海水於毛孔。

因別顯總者。以用彰體。因境識心。非總無以出別。非別無以顯總。如淨名經云。擲娑婆於界外。移妙喜於此方者。是明卽近卽遠。卽穢卽淨。不出一心矣。又云海水入毛孔者。台教云。識得海水真性。卽

是毛孔真性。故云海水入毛孔。又云芥納須彌者。一切衆生無明心。卽是佛心。是名須彌入芥。設有無邊不可思議神變之事。皆同此釋華嚴記云。佛智平等如虛空。則衆生之界。皆是如來智中之物。二者智能包納。猶是智類。今毛孔頓現。則細巨頓收。良以色性融無礙。故以性融相爲本真心之力也。

妙位初成之際。天雨四華。無明欲破之時。地搖六動。天雨四華者。台教云。表菩薩四位。一十住位。二十行位。三十迴向位。四十地位。華是柔軟義。亦表於行。亦表於善根。菩薩以行入位。故天雨華。然皆是心華。般若經云。此非天華。亦非意樹華。乃是無生華。地搖六動者。是破無明動六根之堅執。執從心生。亦是動於心地。

### 理事無礙

理能成事。事能顯理。有理無礙。有事無礙。華嚴記云。周遍含容。觀中有事事無礙者。菩薩雖復看事。卽是觀理。然說此事爲不卽理者。以事處無



體而不壞相。所以觀衆生見諸佛觀生死見涅槃。以全理之事恒常顯現。是以事既全理故不卽理。若也卽理是不全矣。如金鑄十法界像。一一像全體是金。不可更言卽金也。

### 本末同歧

因本示末。末還歸本。如心無自性。因境而生。境無自性。因心而現。能所互成一體無異。如百門義海云。若以塵唯心現。則外塵都絕。若以心全現。塵則內心都泯。泯者泯其體外之見。存者存其全理之事。卽泯常存。卽存常泯。

### 橫吞五乘之粹

五乘者。一人乘。二天乘。三聲聞乘。四緣覺乘。五菩薩乘。持五戒得人乘。持十善得天乘。修四諦法得聲聞乘。修十二因緣法得緣覺乘。修六度行得菩薩乘。乃至三乘四乘一乘皆從一心而出。所以楞伽經頌云。諸天及人乘。聲聞緣覺乘。諸佛如來乘。我說此諸乘。乃至有心轉。諸乘非究竟。若彼心滅。盡無乘及乘者。故知三乘五性皆自心生。若無於

心既無能乘之人。亦無所乘之法。故云無乘及乘者也。

### 圓舒八藏之奇

八藏者。一漸教。二頓教。三不定教。四祕密教。五藏教。六通教。七別教。八圓教。如經云。十二分教於眞如法界流出。以心爲體。演出無窮。何者。若心空。演出聲聞藏。若心假。演出菩薩藏。若心中。演出佛藏。從心而出。心猶蘭生。蘭葉因意而發。意似檀孕。檀枝境從心變。變是自心。從心現。心更無異物。如寶積經偈云。如鑽木出火。要假衆緣力。若緣不和。合火終不得生。是不悅意聲。畢竟無所有。知聲性空。故曠亦不復生。曠不在於聲。亦不身中住。因緣和合。起離緣。緣不生。如因乳等。緣和合生酥酪。曠自性無起。因於麤惡事。愚者不能了。熱惱自燒。燃應當如是。知究竟無所有。曠性本寂靜。但有於假名。曠恚卽實際。以依眞如起了。知如法界是名曠。三昧又偈云。是大夜叉身。從於自心起。是中無有實妄。生於恐怖。亦無有怖心。而生於怖。畏觀法非實。故

無相無所得。空無寂靜。處現此夜。又身如是。知虛妄。是夜又三昧。且夜又一身於外。相分甚爲麤惡。令人怖畏。曠之門。是根本煩惱。最能煩亂。此內外二法。尙成三昧。舉一例。諸可爲一心。龜鏡則若境。若心皆成正受。如華嚴經偈云。禪定持心常一緣。智慧了境同三昧。

### 不空之空非有之有

心空則無性而空空而不空心。有則無性而有。有而不有。不有之有。有顯一如。不空之空空成萬德。可謂摧萬有於性空。蕩一無於畢竟矣。則張心無心外之境。張境無境外之心。若互奪兩亡。心境俱泯。若相資並立。心境宛然。又二而不二。心境冥一不二。而二心境。歷然又心外無境。故難入境。外無心故甚深。

### 如外無智而可知。智外無如而可守。

華嚴經云。智外無如。爲智所入。如外無智能。證於如。智卽是如。如卽是智。法界寂然。曰如。寂而常照。曰智。豈離寂外。別有智耶。若智外有如。智則收法。

不盡。若如外有智。真如則不遍。智中學一全收。不容相。並如經云。無有少法與法同住。則顯法性無容。並真二既不存。一亦奚立。如斯斷證。唯實教宗。又如。是所證智。是能證。能所冥合。心境一如。

### 帝網而重重交映。非一非多。

此是十玄門中第七。因陀羅網境界。門如天帝殿。珠網覆上一明珠。內萬象俱現。諸珠盡然。又互相現。影復現影。重重無盡。故千光萬色。雖重重交映。而歷歷驅分。亦如兩鏡互照。重重涉入。傳輝相寫。遞出無窮。此況一心真如。無盡之性。流出萬法。影現法界。無盡無窮。

### 芥瓶而歷歷分明。不前不後。

華嚴疏云。炳然齊現。猶彼芥瓶。卽十玄門中第三。微細相容。安立門。一能含多。卽曰相容。一多不雜。故云安立炳者。明也。一者是所合微細。如琉璃瓶。盛多芥子。炳然齊現。不相妨礙。非前非後。此況一心能含萬法。性相歷然。

### 註心賦卷第二

註心賦卷第三

宋杭州慧日永明寺智覺禪師延壽述

忘心而照無念而知若瑞草生於嘉運如林華結於盛時

忘心而照者寶藏論云唯道無根靈固常存唯道無體微妙恒真唯道無事古今同貴唯道無心萬物圓備無念而知者衆生有念而知聲聞無念無知菩薩無念而知如書云天何言哉四時行焉春生夏長應不失時

頓息疑情現額珠於明鏡

大涅槃經云王家有力士眉間有金剛珠因鬪而沒後有良醫執鏡以照其額珠陷入膚中分明顯現此況一切衆生身中佛性無智照之力隱而不現後遇善友得悟心鏡了了見性亦復如是余曾集心鏡錄一百卷以心爲鏡洞徹十方一法相宗以第八識爲鏡二法性宗以如來藏性爲鏡如楞伽經云譬如明鏡現衆色像現識處現亦復如是言如來藏爲鏡者起信論云復次覺體相者有四

種大義與虛空等猶如淨鏡云何爲四一者如實空鏡遠離一切境界相無法可現非覺照義故二者因熏習鏡謂如實不空一切世間境界悉於中現不出入不失不壞常住一心以一切法即真實性故又一切染法所不能染智體不動具足無漏熏衆生故三者法出離鏡謂不空法出煩惱礙離和合相純淨明故四者緣熏習鏡謂依法出離故遍照衆生之心令修善根隨念示現故釋曰四鏡之名者一空鏡謂離一切外物之體二不空鏡謂體不無能現萬像故三淨鏡謂已磨治離塵垢故四受用鏡謂置之高堂須者受用四中前二自性淨後二離垢淨又初二就因隱時說後二就果顯時說又前二約空不空爲二後二約體用爲二又前二體後二相

全澄亂想獲眞寶於春池

大涅槃經云如人遊春池失琉璃寶諍競入水取瓦礫而歸有一智人安徐入水乃獲眞寶故云探珠宜靜浪動水取應難定水澄清心珠自現又莊

嚴經論說有人見電謂是瑠璃收之瓶內皆悉成水後見真瑠璃亦謂爲電棄而不取世人皆是不應取而取應取而不取也不應取而取者如但隨外境不向內觀應取而不取者如不信自心反求他學

### 體廣用深

如龍以一滴水可浸陵谷人以一爐火可夷阿房皆是現前唯心所變日用而不知者自稱眇劣不逮聖人一何悲哉志公和尚偈云法性量同太虛衆生發心自小

### 文豐理詣攀覺樹以分枝受輪王之解譬

法華經云譬如強力轉輪聖王兵戰有功賞賜諸物如有勇健能爲難事王解譬中明珠賜之能戰心魔明珠自現故融大師云若能強戰有功勳譬中明珠終不惜

初終交徹卽凡心而見佛心理事該羅當世諦而明真諦

卽凡心而見佛心者如華嚴經頌云若以威德色

種族而見人中調御師是爲病眼顛倒見彼不能知最勝法又頌云假使百千劫常見於如來不依真實義而觀救世者是人取諸相增長癡惑網繫縛生死獄盲冥不見佛云何不見佛一爲不識自心二爲不明隱顯何者衆生之因隱於本覺諸佛之果顯於法身因隱之本覺是果顯之法身果能成因則佛之衆生果顯之法身是因隱之本覺因能辨果則衆生之佛故云凡聖交徹理事相含矣又華嚴演義云謂真該妄末妄徹真源如波與溼無有不溼之波無有不波之溼其真妄所以交徹者不離一心故妄攬真成無別妄故真隨事顯無別真故真妄名異無二體故真外有妄理不遍故妄外有真事無依故若約溼槃生死說者生死卽溼槃妄徹真也如波徹水源溼槃卽生死真徹妄也如水窮波末故中論云生死實際卽溼槃實際溼槃實際卽生死際如是一際者無毫釐差別卽是交徹也生死溼槃際旣爾乃至心境能所染淨自他一切萬法皆同一際一際者卽無際也實際也

一切諸法皆與實際爲定量。今古凡聖不可易也。所以云。道俗之不夷。二際之不泯。菩薩之憂也。又一切法皆如。豈妄外有真。又真如遍一切處。豈真外有妄。是知真妄常交徹。亦不壞真妄之相。則該妄之真。真非真而湛寂。徹真之妄。妄非妄而雲興。故云。當世諦而明真諦也。

龍宮詮奧。海藏抽奇。空裏披文之際。

寶性論云。有一智人。恐如來教法將滅。遂仰書一藏經。又於空中。莫有知者。況心中具一切法門。此約空門顯心。

塵中剖卷之時

華嚴經云。一微塵中有大千經卷。有一明眼人。破塵出經卷。亦況衆生情塵中。具無量教法。此約有門顯心。如台教云。破塵出卷者。恒沙法門。一心中曉。

覺華枝秀。忍草苗垂。臨太華之猶。低機前鵬翥。

大鵬翼翥九萬九千里。豈黃雀能及乎。此沉直了自心。圓信成就。豈小機劣解而能逮乎。機前者本。

心成現意在言前。不涉迷悟。不待問答。經云。圓明了知。不因心念。又祖師云。虛明自照。不勞心力。比毗嵐之未速。言外鷹馳。

目擊道存。不待言說。如法華經云。其疾如風。又云。疾走往捉。又云。乘此寶乘。直至道場。等皆喻識心見道疾矣。祖師云。卽心是者。疾發心行者。遲也。身泛禪河。手開玄鑰。執石爲珍。

阿那律執瓦礫。皆變珠珍。又如福德人捉石成金。如了妄心無體。卽是真心。達煩惱性空。成菩提大道。如執毒成藥。變石爲金矣。

攬草成藥

耆婆攬草。無非是藥。達士見境。無非是心。傳智燄兮。胡假世燈。

經云。有光能照法界。豈須冥處燃燈。以智慧光破愚癡暗。此心燈者。亦云無盡燈。有何盡耶。

受佛職兮。寧齊天爵。

十地菩薩。示受佛職位。如來十號。是佛職。不讀華嚴經。焉知佛富貴。此一真心。可謂富貴。可謂尊極。

故云無等等天爵者。卽仁義也。

寶內珠而自省。不探驪龍。

法華經云。譬如有人。至親友家。醉酒而臥。是時親友。官事當行。以無價寶珠。繫其衣裏。其人醉臥。都不覺知。乃至親友會。遇見之。示以寶珠。汝今可以此寶貿易。所須常可如意。故劍南和尚歌云。自從識得此明珠。釋梵輪王俱不要。

受密印而明知。靡求乾鵠。

佛佛授手。祖祖相傳。皆默傳心印。又華嚴經說。海印三昧印。卽是喻香海澄。停湛然不動。四天下中。色身形像。皆於其中。而有印文。如印印物。亦猶澄波。萬頃晴天。無雲列宿。星月朗然。齊現無來無去。非有非無。不一不異。當知如來智海。亦復如是。識浪不生。至明至靜。無心頓現。一切衆生。心念根本。並在智中。如海合像。如經頌云。如海普現衆生身。以此說名爲大海。菩提普印諸心行。是故正覺名無量。靡求乾鵠者。書云。張顥因觀墮鵠。視衆人爭取之。乃化爲石。錘破其文。有印云。張顥忠孝侯印。

後顥乃仕晉封侯。此是世間行忠孝。獲斯符印。豈同祖佛所傳心印耶。

迷時徒昧諦處。非難念想。而如山不動。襟懷而似海常安。

迷時心外見境。寓且生情。取捨萬端。無時暫暇。若知心是境。見無心外法。逢緣自寂。身心坦然。

實際無差。與三世佛而一時成道。眞空平等。共十類生而同日涅槃。

如台教云。如過去有佛號住。無住發願。使己國衆生。同日同時成佛。卽日涅槃。又賢劫前有佛號平等。亦願己國及十方衆生。亦同日成佛。卽日滅度。故淨名經云。觀一切衆生。卽菩提相。不復更得一切衆生。卽涅槃相。不復更滅華嚴經云。如來初成正覺時。於自身中。見一切衆生。已成佛竟。已涅槃竟。皆同一性。所謂無性。以無性故。悉皆平等。隨染緣時。成衆生。亦無性。隨淨緣時。成佛。亦無性。以皆從緣生。故無性理同。故云實際無差。眞空平等者。經中頌云。未達境唯心。起種種分別。達境唯心已。

分別則不生。既達境唯心。便捨外塵。相從此息。分別悟平等。真空問如上所說。一切衆生。已成佛竟。已涅槃竟。則何用諸佛出世。答爲劣解。衆生母胎出現。上上根人。諸佛不出不沒。又爲一切衆生。不知如是事故。諸佛出世。說此實法。如淨名云。說衆生空。是真實慈。又約化門。說成佛度衆生之義。卽化辯真。亦非二見。如有難云。諸佛有誓願度盡一切衆生。方成正覺。如今衆生未度。何得先成。有違本願。如古師云。如實義者。諸佛皆有悲智二門。以大悲故。窮未來際。無成佛時。故菩薩闡提不成佛也。以大智故。念念速成。又欲化盡諸衆生。界自須速成。方能廣化。不懼違昔度盡誠言。又了衆生之本如。故化而無化。是則常成。亦常不成。亦常化生。而無化。悲智自在。何局執耶。

心若不分。法終無咎。是之而六。陸七情非之。而二頭  
三手

於一心真境之上。說是說非。皆是情生意解。無有實義。故信心銘云。纔有是非。紛然失心。如大集經

云如第五大如第七情。如十九界。無出無入。無生無滅。無有造作。無心意識。乃名無過。

從因緣而生起

三教所宗。儒則宗於五常。道宗自然。佛宗因緣。然老子雖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似有因緣。而非正。因緣言。道生一者。道卽虛無。自然。故彼又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謂虛通曰道。卽自然。而然是雖有因緣。亦成自然之義。耳。佛法雖有無師智。自然智。而是常住真理。要假緣顯。則亦因緣矣。故教說三世修因。契果非無善因。惡因。故楞伽經。大慧白。佛說常不思議。彼諸外道。亦有常不思議。以無因。故我說常不思議。有因。因於內證。豈得同耶。是則眞常。亦因緣顯。淨名云。說法不有。亦不無。以因緣故。諸法生。法華云。諸佛兩足尊。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經云。一切諸法。因緣爲本。中論云。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是故一切法。無不是空者。則眞空中。道亦因緣矣。若爾。涅槃十六云。我觀諸行。悉皆無常云。

何知耶。以因緣故。若一切法從緣生者。則知無常。是諸外道無有一法不從緣生。是故無常。則外道有因緣矣。釋曰。此明外道在因緣內。執於緣相。以爲常住。是故破之。言無常耳。今明教詮。因緣妙理。具常無常。豈得同耶。況復宗者。從多分說。所以因緣是所宗。尙不應致疑。

不同兔角之無。向正法而施爲。豈類乾城之有。

真空是不空之空。空該有表。妙有是不有之有。有微真源。一切正法從因緣而生。是依他起性。不同兔角斷滅之無。乾闥婆城日光。暫現是衆生遍計性所執之有。夫有無難解。多落斷常。如華嚴記云。一者或說妄空。真有如涅槃經云。空者所謂生死不空者。所謂大般涅槃。二者妄有真空。真空卽是性俗。有卽是相。三者俱空。相待無性。故四者俱有。性相不壞。故於諦常自一。於解常自一。故。

德業無盡至理難論。恒一恒異。常泯常存。

此一心法。是無盡之藏。大法之源。若悟入之人。功齊妙覺。不可以一異斷常情見之解矣。

說證說知。背天真而永沈。有海無照。無悟失圓。修而常鎖空門。

若於真心。執有修有證。違背天真之佛。故若執無修無照。又失圓修。李長者論云。策修而至。無修方知萬法無修。又云。忻寂不當放逸。還非以有作者。故所以若執有滯空。皆不達自心。一色一香中道之旨。如華嚴疏云。事理雙修。依本智而求佛智者。若執禪者。則依本智性。無作無修。鏡常自明。不拂不塗。若執法者。須起事。行當求如來。依他勝緣。以成己德。並爲偏執。故辯雙行。若言依本智者。約理無偏。智性本具足。故若言而求佛智者。約事無所求。中吾故求之。所以心鏡本自久翳塵勞。恒沙性德。並埋煩惱。是故須隨順法性。修證波羅蜜。以助顯。故諸佛已證我未證。故又理不礙事。不妙理。故事不礙理。求卽無求。故若此之修。修卽無修。爲眞修矣。

大體焉分隨機。自別萬派。而豈有殊源。千車而終無異轍。



心爲萬法根源。如六妙門云。此爲大根人善識法。要不由次第懸照諸法之原。所謂衆生心也。一切法由心而起。若能反觀心性。不得心原。卽知萬法皆無根本。

不隱不顯。四聰而莫認真歸。

四聰而莫認真歸者。絕觀論云。夫道者。若言一人得之道。卽不遍。若言衆人得之道。卽有窮。若言各有之道。卽有數。若言總共有之。方便卽空。若言修行得之。造作非真。若言本來有之。萬行虛設。何以故。非限量之所分別故。

無性無形

無性無形者。華嚴經云。一切空無性。妄心分別有。又云。以佛眼觀見一切衆生。已成佛。竟已涅槃。竟皆同一性。所謂無性。乃至大悲之體。故得起悲。二由衆生不知無性。佛證無性。故化令得知。如淨名云。說衆生空。是眞實慈。

妙辯而難窮實說

肇論云。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須菩

提唱無說而顯道。釋梵絕聽而雨華。此則理爲神。禦口以之默。豈曰無辯辯而不能言也。

冥心合道。意解難明了。達而尙非於智。參詳而豈在於情。

此一心法門。是諸佛祕藏。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唯應親省。莫能知之。故祖師傳法偈云。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了了無所得。得時不說知。如般若無知論云。直言以眞諦之所徵求。般若之智。卽般若之智。非是有知何者。爲眞諦之緣。唯是中道第一義空。無相之理。所知之緣。既是無相。能知之智。安得有知耶。故不然也。惑人皆緣色生。識者當對色時。率爾眼識。同時意識。剎那起時。見色。此色卽是第八識中相分。依他似有境之色。此色當現時。未有一切相。由此色境爲緣。引生第二念尋求心。此尋求心。卽是第六意識。故云緣色生。識是名見色者。由有尋求心生。故卽此尋求心。緣本色境。不著。卽變影而緣。卽變出一切森羅萬像之相。遂於此影像相上起。其現量之心。不了本空。執爲

實有取色分劑計從外來故云是識見色此即惑境有相惑智有知也。反此眞智即不緣者。此明悟人不緣色生識也。何者由其悟之人達其諸法本體皆空。猶如幻夢。無有眞實。但從自識所變。畢竟無前境界可得。故起信云。一切諸法。唯依妄念而有差別。若離心念。即無一切境界之相。是故一切諸法。從本已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不可破壞。唯是一心。故名爲眞。如以一切言說假名無實。但隨妄念。不可得。故當知萬法。唯是自心現量見。妄計爲有。若能心無妄念。了法本空。即無一切境界之相。何有於色可緣。既無有色可緣。即不緣色生識。故即無取相無色可緣。故即無有相。既無有相之惑境。即是無相之眞境。既無取相之惑智。即是無知之眞智。此乃眞境無相。眞智無知。爲斯義。故以緣求智。智即非知也。

化人舞而幻士歌。誰當斷送。木馬奔而泥牛鬪。孰定

輪贏

有學人問新豐价和尙。得何道理。便住此山。答曰。見兩泥牛鬪入海。直至如今無消息。木馬泥牛。此非心識思量之境界。

故知唯識唯心。無二無別。

般若經云。一切智智清淨。乃至一切法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是知諸法與心。全同非同。體用無別。相連不斷。似分能所。徹底無差。

一旨而已。絕詮量。

萬法浩然。皆宗無相。舉一例。諸言思頓絕。

萬法而但空。施設。

諸法無體。但空空滅。設標名立體。皆是衆生想。成故經云。若知一切國土。皆想持之。如是得名。初發心菩薩。何者。悟心爲入道之始。又融大師云。擾擾萬物。空生死。如先德云。安立水月道場。修習空華。萬行降伏。鏡像魔軍。成就夢中佛事。

虛生虛滅。唯情想而成持。

首楞嚴經云。想相爲塵。識情爲垢。二俱遠離。則汝法眼應時清明。云何不成。無上知覺。是知一切生

死皆從情想而生。情想若無。心道自現。故經云。識  
停。閑。靜。想。滅。無。爲。

似義似名。但意言而分別。

如令剛三昧經云。佛言。善。不善法。從心化生。一切  
境界。意言分別。制之一處。衆緣斷滅。何以故。一本  
不起。三用無施。住於如理。六道門杜。又攝論云。從  
願樂位。乃至究竟位。若欲入唯識觀。修如行緣。何  
境界。緣意言分別爲境。離此無別外境。何以故此  
意言分別。似文字言說及義顯現。唯有意言分別  
無別有名言。菩薩能通達名無所有。則離外塵邪  
執。又此義依名言。唯意言分別。前以遣名。此下依  
名遣義。義者卽六識所緣境。離名無別。此境名言  
既唯意分別。故義亦無別體。菩薩通達無所有。亦  
離外塵邪執。又此名義自性差別。唯假說爲量。前  
已遣名。義名義既無自性。及差別云。何可立。若離  
假說。無別名義自性。及名義差別。由證見此二法  
不可得。故名爲通達。又六行集引識論云。凡夫從  
本來意言分別有二種。一似名。二似義。名義虛一

切法皆盡。此名義俱是意言分別所作。離此無別  
餘法。以此文證。故知凡夫妄見境界。或名或義。皆  
是當時意言分別。如食浪蕩。妄見針火。據彼妄情。  
意謂是實。不知妄見。謂有外火。據實唯是意作火。  
解火則唯是意言分別。謂有火名。名是意言。謂有  
火事事是意言。衆生妄見自身他身。地水火風等  
皆亦似彼。雖復就實。唯識無外。據凡妄情。謂有能  
所。如古德云。謂色等五塵界。是現量境。五識親證。  
都無塵相。如來藏中。頓現身器。無塵相。六七妄想。  
謂有。我法想。所現相。是分別變。分別變。相。但可爲  
境。而無實用。如日發燄。帶微塵。而共紅。非實紅也。  
如水澄清。含輕雲。而俱綠。非實綠也。如觀知畫像。  
而非真。若了藏性。了塵境。而爲妄。故經云。非不證  
真。如而能了。諸行。皆如幻事等。似有而非真。  
於一圓湛。折出根塵。外搏地水。而成境。內聚風火。而  
爲身。

首楞嚴經云。元於一精明。分成六和合。內外四大  
合成其身。衆生第八藏識。相分之中。半爲外器。不

執受故。半爲內身執。爲自性生覺受。故如來藏識何緣如此法。如是故行業引。故如云。想澄成國土。知覺乃衆生楞嚴經鈔云。且妄見心動。故外感風輪。由愛心發。故外感水輪。由堅執心。故外感地輪。由研求燥心。故外感火輪。由四大故。起六根。起六根。故見六塵。故知三界離。有情心更無別體。若了無明根本一念妄心無體。則知從心所生三界畢竟無有。

### 持種之門

第八識亦名本識。一切有爲法種子所依止。亦名宅識。一切種子之所棲處。亦名藏識。一切種子隱伏之處。

### 作生死之元始

顯揚論云。阿賴耶識者。謂先世所作增上業煩惱爲緣。無始時來戲論熏習爲因。所生一切種子。異熟爲體。此識能執受了別色根。根所依處。及戲論熏習於一切時。一類生死不可了知。

### 總報之主

◆修發得

第八識爲一切衆生總報之主。此識相及境不可分報一體無異。此識能生一切煩惱業果報事。又總報業者。如受戒。招得人身。是總報業。由於因中有瞋有忍等。於人總報中。而有妍醜名別報業。爲涅槃之正因。

阿毗達經頌云。無始時來界一切法等依。由此有諸趣及涅槃證傳。

### 標實慧宗

法華經云。於衆生心中開佛知見。古釋云。佛知見者。卽衆生真心。此心亦名實慧。亦名佛慧。

### 成眞性軌

台教於一心說三軌。一眞性軌。二觀照軌。三資成軌。卽是一心三德。以眞性軌爲一乘體。卽是法身。觀照軌爲般若。祇點眞性寂而常照。名爲報身。以資成軌爲解脫。祇點眞性法界含藏無量衆善名爲應身。

### 具體而有法皆宗

眞心爲湛然常住不空之體。與萬法爲宗。故首楞

嚴經云諸法所生唯心所現

絕待而無塵可比

神性獨立絕待無比

高高法座非聲聞燈短之能昇

淨名經云須彌燈王師子座高八萬四千由旬入

居士室諸新發意菩薩及大弟子皆不能昇況悟

一乘圓教非淺根所解

赫赫日輪豈外道嬰兒之所視

經云如朝日初生七日嬰兒若視即失眼光況外

道無目不能見如來智日失正見之光

無偏無黨至極至尊總干岐而得旨搜一切而歸根

絕觀論云云何爲宗答心爲宗云何爲本答心爲

本云何爲體云何爲用答虛空爲法體森羅爲法

用如頓教五位門云第一識心者語是心見是心

聞是心覺是心知是心此是第一悟一一能知如

許多心皆是一心一心能遍一切處第二知身同

無情身不知痛痒好惡一切皆是心不干身事心

能作人心能作畜心能作魚心能作鳥第三破四

大身身卽是空空卽是無生空無內外中間離一

切相第四破五陰色陰若有四陰不虛色陰若無

四陰何有第五見性成佛湛然常住

眼底放光照破十方之刹土

法華經云放一淨光照無量國心光普照寧有邊

耶

意根演教碾開一代之法門

如來一代時教並按衆生心說離心更無一字可

說故金剛經云無法可說是名說法

觸目相應盈懷周匝清白混同水乳無雜理從事變

存泯而盡遂緣分事得理融一多而常隨性合意網

彌布心輪遍生

意網彌布者一切諸法從意生形則知意如密網

一切衆生不能出故如經頌云諸法不牢固但立

在於念善解見空者一切無想念若了法空意地

亦寂則妄心幻境既虛一道真心自現心輪遍生

者上塵部師立九心輪一有分二能引渡三見四

等尋求五等觀徹六安立七勢用八返緣九有分

然實但有八心以周匝而言總說有九故成九心輪。一旦如初受生時未能分別心。但任運緣於境。轉名有分二心。若有境至心欲緣時。便生警覺。名能引發三。其心覺已於此境上轉見。照屬彼。四既見彼已。便等尋求其善惡。五既察彼已。遂等觀徹。六識其善惡而安立心起。語分別語其善惡。七隨其善惡。便有動作。勢用心生。八動作既與善惡而廢。遂更返緣前所作事。九既返緣已。退歸有分任運緣。故名爲九心方成輪義。

與羣徒而作。隨向萬物以安名。初居圓成現量之中。浮塵未起。

前五轉識及第八識俱在現量現量者得法自性。不帶名言無籌度心。是圓成語不作外解。不落比非之量。媚惑又論云。五識現量。總無二種。顛倒猶如明鏡現衆色相。第七染識有想倒見倒。第六意識具有三倒。取我法相名爲想倒。於想愛樂復名心倒。於想計著建立名見倒。

後落明了意根之地外狀。潛呈。

眼識與同時明了意識緣時起分別心。作外量解。便成比量。則心外見法。

原夫業識之宗。何成教訓。能所不分。是非焉運。

三細識中第一業識。未分能所。智解不生。如起信論云。第一業識。以最微細作諸識本。故如是業識見相未分。然諸菩薩知心妄動。無前境界。了一切法。唯是識量。捨前外執。順業識義。說名業識。心不見心。無相可得者。是明諸法非有之義。又楞伽經偈云。身資生住持。若如夢中生。應有二種心。而心無二相。如刀不自割。如指不自觸。如心不自見。其事亦如是。若如夢中所見諸事。是實有者。卽有能見所見二相。而其夢中實無二法。三界諸心。皆如此。夢離心之外。無可分別。故言一切分別。卽分別自心。而就自心不能自見。如刀指等。故言心不見心。既無他可見。亦不能自見。所見無故。能見不成。能所二相皆無所得。故言無相可得。

因依轉相之內。候起見心。

於此第二轉識中。初起見分。

俄爾現識之間忽陳相分

至第三現識。便立相分。如境現像。諸師所明一心法中。總有四分義。一相分。二見分。三自證分。四證自證分。相分有四。一實相名相體。卽眞如是眞實相。故二境相名相。爲能與根心而爲境。故三相狀名相。此唯有爲法。有相狀。故通影及質。唯是識之所變。四義相名相。卽能詮下所詮義。相分是於上四種相中。唯取後三相。而爲相分。相又相分。有二。一識所頓變。卽是本質。二識等緣境。唯變影緣。不得本質。二見分者。唯識論云。於自所緣。有了別用。此見分有五類。一證見名見。卽三根本智見分。是二照燭名見。此通根心。俱有照燭義。故三能緣名見。卽通內三分。俱能緣。故四念解名見。以念解所詮義。故五推度名見。卽比量心推度一切境。故於此五種見中。除五色根及內二分。餘皆見分所攝。三自證分。爲能親證自見分緣。相分不謬。能作證。故四證自證分。謂能親證。第三自證分緣見分不謬。故從所證處得名。此四分義。總以鏡喻。鏡如自

證分。鏡明如見分。鏡像如相分。鏡後卮如證自證分。故云四分成心。

光滂積暎影射重昏

今所悟者。頓豁自心。方省其所知境。各從心現者。如翳目見明珠。有類。今淨眼觀。瑩淨無瑕。美惡唯自見。殊珠體本末如一。當悟之時。如開藏取寶。剖蚌得珠。光發襟懷。影含法界。

微古而眞源不散。該今而妙用常存。八萬四千之教。

乘苗抽性地。三十七品之道樹。果秀靈根。

三十七品法者。四念處。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正道。此是一切菩薩助道之法。一一修習。並從心起。何者。夫身受心法。俱無自性。了不可得。卽四念處。觀善不善法。從心化生。卽四正勤。心性靈通。隱顯自在。卽四神足。信心堅固。湛若虛空。卽五根。五力。覺心不起。卽七覺支。直了心性。邪正不干。卽八正道。不唯三十七品助道之法。塵沙佛法。悉從心起。如入楞伽經。偈云。爾時佛神力。復化作山城。所有諸衆等。皆悉見自身。入化楞伽中。如

來神力作亦同彼楞伽諸山及園林寶莊嚴亦爾。一一山中佛皆有大慧。問如來悉爲說內身所證法。出百千妙聲。說此經法已。佛及諸佛子一切隱不現。羅婆那夜。又忽然見自身在己本宮殿。更不見餘物。而作是思。惟向見者誰。作說法者爲誰。是誰而聽聞我所見何法。而有此等事。彼諸佛國土及諸如來身。如此諸妙事。今皆何處去。爲是夢所憶。爲是幻所作。爲是實城。邑爲乾闥婆城。爲是翳妄見。爲是陽燄。起爲夢石女生。爲我見火輪。爲見火輪烟。我所見云何。復自深思。惟諸法體如是。唯自心境界內。心能證知。而諸凡夫等無明所覆障。虛妄心分別。而不能覺知。能見及所見一切不可得說者。及所說如是等。亦無佛法真實體。非有亦非無法。相恒如是。唯自心分別。

出迷之津履玄之始

因心而迷。因心而悟。因心而生。因心而滅。如因地而倒。因地而起。不唯迷悟之始。自行化他。須明此旨。如古德云。求大乘者。所疑有二。夫大乘法體爲

一爲多。如其是一。卽無異法。無異法。故無諸衆生。菩薩爲誰發。弘誓願。若是多法。卽非一體。非一體。故物我各別。如何得起同體大悲。由是疑惑。不能發心。今爲遣此二疑。立一心法者。遣彼初疑。明大乘。法唯有一心。一心之外。更無別法。但有無明。迷自一心。起諸波浪。流轉六道。雖起六道之浪。不出一心之海。良由一心動作。六道故得發弘誓之願。六道不出一心。故能起同體大悲。如是依於一心。能遣二疑。得發大心。具足佛道。

義似華開行同雲起

一心無盡之義。如華開錦上一心真如之行。猶雲起長空。如華嚴錦冠云。法界功德大悲雲者。法喻雙舉也。然大悲十義。故同於雲。一從法性起。如雲起於空。二感應而生。如龍吟雲起。三性相體離。如雲無心。四充法界。如雲滿空。五用無盡。如雲不竭。六能密祐。如雲高覆。七動地警物。如雲震雷。八放光明。如雲發電。若以三昧爲雷。智慧爲電。亦得九普宣大法。如雲注雨。十用罷卽寂。如雲無依。具此



十義故喻於雲

當覆一簣之日。山聳千尋。元行初步之時。程通萬里。百尺之山。起於累土。千里之程。起於初步。合抱之樹。生於毫末。滔滔之水。起於盞觴。如一念心生。若善若惡。善則遠期佛果。惡則永劫沈淪。應須護於初念。

真俗無礙。其道在中。非即非離。常泯常通。應用恒沙。求之而奚窮。祕跡含容。百巧窺之。而靡銜殊功。

維摩經云。夫求法者。應無所求。以足跡不可尋。又一心具足。若向外求。即內不足也。此一心妙道。是無功之功。非有爲所作。故不可誇銜其功矣。

易辯邪途。難探正穴。聽之者無得。無聞演之者非示。非說。

諸佛無有色聲功德。唯有如如。及如如智。獨存凡有見聞。皆是衆生自心影像。則說唯心說聽。唯心聽。離心之外。何處有法。古德云。如來演出八辨。洪音聞者。託起自心所現。如依狀貌。變起毫端。本質已無影像。如在羣賢。結集自隨。見聞依所聞見。結

集自語。良以離自心原。無有外境。離境亦無內心。可得諸傳法者。非授與他。但爲勝緣。令自得法。自解未起。無以悟他。自解不從他來。他解寧非自起。是故結集及傳授者。皆得影像。不得本質。無有自心得他境。故是知結集。乃是自心所變之經。至傳授者。傳授自心所變之法。得影非質。思而可知。若能常善分別自心所現。能知一切外性非性。此人知見。可與佛同。所說之法。與佛無異。悟入自覺。信智樂故。

妙峰聳於性地。仰之彌高。

華嚴經云。善財南行。向勝樂國。登妙峯山。參德雲比丘。妙峰者。心爲絕待之妙。高顯如山。故稱妙峰。德雲語善財言。我住在心。念佛門。知隨自心。所有欲樂。一切諸佛。現其像故。

法水涌於真源。酌而何竭。

此一心常住之法。用而無盡。體不可窮。一得永得。盡未來際。

包空而遍。匝界而周。是以大忘天下。方能萬事無求。

火災欲壞之時一吹頓滅

般若經云三千大千世界劫火洞然時菩薩能與一氣欲令頓滅應學般若

世界將成之際舉念全收

問三界初因四生元始莫窮本末罔辯根由莊老指之爲自然周孔詔之爲渾沌最初起處如何指南答欲知有情身土眞實端由無先我心更無餘法謂心法利那自類相續無始時界展轉流來不斷不常憑緣憑對非氣非稟唯識唯心肇論鈔云老子云無名天地始有名萬物母若佛教意則以如來藏性轉變爲識藏從識藏變出根身器世間一切種子推其化本卽以如來藏性爲物始也無生無始物之性也生始不能動於性卽法性也南齊沈約均聖論云然則有此天地以來猶一念也融大師問云三界四生以何爲道本以何爲法用答虛空爲道本森羅爲法用問於中誰爲造作者答此中實無造作者法界性自然生可謂總持之門萬法之都矣光未發處尙無其名念欲生時似

分其影初因強覺漸起了知見相纔分心境頓現首楞嚴經云皆是覺明明了知性因了發相從妄見生山河大地諸有爲相次第遷流因此虛妄終而復始釋曰此皆最初因迷一法界故不覺念起念起卽是動相動相卽是第一業識未分能所乃覺明之答也從此變作能緣流成了相卽明了知性爲第二見分轉識後因見分而生相分卽因了發相爲第三相分現識能所纔分盡成虛妄何者見分生於翳眼相分現於幻形於是密對根塵堅生情執從此隔開眞性分出湛圓於內執受知覺作有識之身於外離執想澄成無情之土遂使鏡中之形影滅而又生夢裏之山河終而復始但以本源性海不從能所而生湛爾圓明照而常寂祇爲衆生違性不了背本圓明執有所明成於妄見因明立所觀之境因所起能觀之心能所相生心境對待隨緣失性莫反初原不覺不知以歷塵劫所以首楞嚴經云佛言富樓那如汝所言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汝常不聞如來宣說性覺

妙明本覺明妙富樓那言。唯然世尊。我常聞佛宣說斯義。佛言。汝稱覺明爲復性。明稱名爲覺。爲覺不明。稱爲明覺。富樓那言。若此不明。名爲覺者。則無所明。佛言。若無所明。則無明覺有所非覺。無所非明。無明又非覺。湛明性。性覺必明。妄爲明覺。非所明。因明立所。所既妄立。生汝妄能。無同異中。熾然成異。異彼所異。因異立同。同異發明。因此復立。無同無異。如是擾亂。相待生勞。勞久發塵。自相渾濁。由是引起塵勞。煩惱起爲世界。靜成虛空。虛空爲同。世界爲異。彼無同異。真有爲法。覺明空昧。相待成搖。故有風輪。執持世界。因空生搖。堅明立礙。彼金寶者。明覺立堅。故有金輪。保持國土。堅覺寶成。搖明風出。風金相摩。故有火光。爲變化性。賢明生潤。火光上蒸。故有水輪。含十方界。火騰水降。交發立堅。溼爲巨海。乾爲洲渾。以是義故。彼大海中。火光常起。彼洲渾中。江河常注。水勢劣。火結爲高山。是故山石擊則成燄。融則成水。土勢劣。水抽爲草木。是故林藪遇燒成土。因絞成水。交妄發生。

遞相爲種。以是因緣。世界相續。釋曰。此二覺義。幽旨難明。若欲指陳。須分早白。大約經論有二種覺。一性覺。二本覺。有二種般若。一本覺般若。二始覺般若。若有二種心。一自性清淨心。二離垢清淨心。有二種眞如。一在纏眞如。二出纏眞如。如此八種。名隨義分。異體卽常同。今一切衆生。祇具性覺。本覺般若。自性清淨心。在纏眞如。等於清淨本然。中妄忽生於山河大地。以在纏未離障。故未得出纏眞如。等若十方諸佛。二覺俱圓。已具出纏眞如。等無有妄想。應勞永合清淨本然。則不更生山河大地。諸有爲相。如金出礦。終不更染塵泥。似木成灰。豈有再生枝葉。將此二覺。已豁疑情。如疏釋云。世界相續文中。有三一先辯。二眞。二明。其三三相。三明。其四輪。且第一先辯。二眞者。經曰。佛言。富樓那。如汝所言。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汝常不聞如來宣說性覺妙明。本覺明妙。富樓那言。唯然世尊。我常聞佛宣說斯義。釋曰。言二眞者。一性覺妙明。二本覺明妙也。性覺妙明者。是自性清淨心。卽如來

藏性在纏。眞如等本性清淨。不爲煩惱所染。名爲性覺。本覺明妙者。出纏眞如也。從無分別智。覺盡無始妄念。名究竟覺。始覺卽本覺。悟本之覺。名爲本覺。故起信論於眞如門。名爲性覺。於生滅門。名爲本覺。由迷此性覺。而有妄念。妄念若盡。而立本覺。以性覺不從能所而生。非假修證而得。本自妙而常明。以眞如之性。性自了故。故云性覺妙明。以始覺般若明性覺之妙。故云本覺明妙。又以始覺之智了本性。故則本覺明妙。故經中常說眞如爲迷悟依。故言我常聞佛宣說斯義。以本性清淨。是性覺義。但以性中說覺如木中火。性非是悟已。而更起迷。故悟時始立本覺之號。悟本覺已。更不復迷。故將二覺之名。以答富樓那難說上來。雖於迷悟二門說二覺相。而未廣辯起妄因。由先眞後妄。故次下明卽當第二明三相門文。分爲二。初立因相。次立果相。卽起信論三細義。初立因相。文又分三。第一總問覺明之號。第二別答能所斯分。第三同異發明。結成三相。且初總問覺明之號者。經曰。

佛言。汝稱覺明爲復性明。稱名爲覺。爲覺不明。稱爲明覺。釋曰。何故作此問耶。謂前標二覺之號。性體卽是覺明。妄起必託於眞。故使依眞起問。且佛問意。汝稱覺明爲復覺性。自明名爲覺明。爲復覺體不明。能覺於明。故稱覺明是明之覺。第二別答能所斯分者。經曰。富樓那言。若此不明。名爲覺者。則無所明。釋曰。準富樓那答意。必有所明。當情爲其所覺。若無覺之明。則無覺明之號。但可稱覺。而無所明。故云。則無所明。據佛本意。性覺體性自明。不因能覺所明。方稱覺明。以眞如自體有大智慧光明。義故。祇緣迷一法界。顯分能所。故成於妄。第三同異發明。結成三相者。經曰。佛言。若無所明。則無明覺有所非覺。無所非明。無明又非覺。湛明性。性覺必明。妄爲明覺。覺非所明。因明立所。所既妄立。生汝妄能。無同異中。熾然成異。異彼所異。因異立同。同異發明。因此復立無同無異。釋曰。此文正釋迷眞起妄之相也。若無所明。則無明覺者。牒富樓那語也。有所非覺。無所非明者。正破也。若要因

所明方稱覺明者。此乃因他而立。非自性覺。故言有所非覺。如緣塵分別而有妄心。離塵則無。有體豈成真覺。又釋若以不明名爲覺者。則無所明者。故知覺體本無明相。佛證實際。不見明。若見於明。卽是所明。既立所明。便有能覺。但除能所之明。方稱妙明。此妙之明。是不明之明。不同所明。故華嚴經云。無見卽是見。能見一切法。肇論云。般若無知。無所不知矣。若因明起照。則隨照失宗。此則元因覺明起照。生所立照性。遂亡。則是識精元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乃是但隨能緣之相。覆真唯識性。一向能所相生。如風鼓水。波浪相續。澄湛之性。隱而不現。後此迷妄。生虛空之相。復因虛空成立世界之形。於真空一心。畢竟無同。異中熾然建立。成諸法究竟之異。皆因情想擾亂。勞發世界之塵。迷妄昏沈。引起虛空之界。分世界差別爲異。立虛空清淨爲同。於分別識中。又立無同無異。皆是有爲之法。盡成生滅之緣。未洞本心。終成戲論。無所非明者。若能覺之體。要因所明。方稱覺明者。若

無所覺之明。則能覺之體。便非是明。故云無所非明。故知覺之與明。互相假立。本無自體。豈成自性覺。故云有所非覺。無所非明。此文雖簡約。道理昭然。無明又非覺。湛明性者。縱破也。顯妄覺之體。無湛明之用。若言但覺於明。何須覺體。自明者。則自性非明。便無覺湛之用。故云無明又非覺。湛明性。性覺必明。妄爲明覺者。釋妄覺託真之相也。何以得知妄覺初起。有覺明之相耶。祇緣性覺必有真明。所以妄覺託此性明而起。影明之覺。執影像之明。起攀緣之覺。迷真認影。見相二分。自此而生。覺明之號。因茲而立。問曰。此之妄覺。爲見性明而起。爲不見明而起。若見真明。不合成。妄若不見真。則不名爲覺。明答曰。本性真明。非妄所見。妄心想像。變影而緣。不了。從自影生。妄謂見明之覺。以初無別相。唯有真明。妄心想像。此明故有覺明之號。覺非所明。因明立所者。次下正明三相相因而起也。夫一真之覺。體性雖明。不分能所。故云覺非所明。由影明起覺。能所卽分。故云因明立所。所既妄立。

生汝妄能無同異中熾然成異者最初立異相也。卽如起信云由不如實知真如法一故不覺心起。而有其念名爲動相卽是業相既云不了一法界。相不覺而起卽是無同異中熾然成異彼所異。因異立同者卽轉相也。異彼動相故云異彼所異。初之動相異一眞故此之同相異動相故因異立同者前之初起名之爲動動必有靜相形而立故云因異立同靜相似眞故名同相。同異發明因此復立無同無異者卽現相也。形前二相而立故云同異發明非前二相故云因此復立無同無異起信卽云業相轉相現相此經卽云異相同相無同異相此爲無明強覺能所初分展轉相形立此三相以剎那生住異滅體雖總是賴耶約生滅相熏有其因種因必有果約當現行所感位別至果相中當廣料簡第二果相者經曰如是擾亂相待成勞勞久發塵自相渾濁由是引起塵勞煩惱起爲世界靜成虛空虛空爲同世界爲異彼無同異眞有爲法釋曰彼前三相互相形待剎那剎那生住

異滅動息不住相待成勞勞久發塵自相渾濁者。勞是勞累塵是塵垢既迷清淨之體亂成塵想塵想相渾能覆眞性故名爲濁由是引起塵勞煩惱者覺明熏習積妄成塵擾惱相熏故名煩惱起爲世界靜成虛空者果相現前也起是動相動卽是風四風動搖積成世界故云起爲世界動息之處卽名爲靜是前同相結成虛空故云虛空爲同世界爲異彼無同異眞有爲法者彼前無同異相結成有情含藏識也此之識體無分別性故云無同無異而能變起一切之相故云眞有爲法自後一切諸塵境界能熏所熏隨所發現皆從此識而生故起信論名爲現識能現六塵境界故問曰起信三相總是賴耶何故此中別配現識答曰此之三相總是無明前後相熏分能立所起信攬前因種總是賴耶此經以果相現行分能變所變卽世界爲所變現識爲能變能變既是賴耶故配現識又起信論云不生滅與生滅和合非一非異名阿黎耶識卽此經無同無異相名阿賴耶識起信舉初

攝後此經舉後攝初因門果門體亦不別第三明四輪成世界即承前三相起爲世界靜爲虛空彼無同異真有爲法既言世界虛空及有情相世界即地水火風四輪次第從何妄想變此不同有情即內根外塵四生業果受報輪迴此之分位即有衆生相續業果相續自此已下一一廣明今此且辯四輪成世界文又分二初明四輪成界後辯草木山川且四輪成界者經曰覺明空昧相待成搖故有風輪執持世界因空生搖堅明立礙彼金寶者明覺立堅故有金輪保持國土堅覺寶成搖明風出風金相摩故有火光爲變化性寶明生潤火光上蒸故有水輪含十方界釋曰覺明空昧相待成搖者釋風輪及空界相也由初妄覺影明不了遂成空昧如障明生暗二相相形覺明即是動相空昧即是靜相一明一味一動一靜刹那相生如風激浪相待不息於內初起即名爲搖於外即成風輪世界是故世界之初風輪爲始空昧即是虛空既無形相不名世界因空生搖堅明立礙者釋

地相也因空異明相待成搖搖能堅明以成於礙如胎遇風即成堅礙亦是執明生礙我於內即是覺明堅執於外即成金寶故云彼金寶者明覺立堅故知覺性因覺明有是故衆寶皆有光明小乘但知業感而不知是何因種堅覺寶成搖明風出風金相摩故有火光爲變化性者釋火性也堅執覺性即成於寶搖動所明即出於風動靜不息即是風金相摩於外即成火光能成熟萬物故言爲變化性寶明生潤火光上蒸故有水輪含十方界者釋水輪也寶明之體性有光潤爲火熱蒸水便流出又覺明生愛愛即是潤於內即是愛明於外即成寶潤火性上蒸融愛成水一切業種非愛不生一切世間非水不攝故四大性互相因籍體不相離同一妄心所變起故如虛空華不離心故愚人不了心外執法顛倒見故次下辯草木山川之異者經曰火騰水降交發立堅溼爲巨海乾爲洲渾以是義故大海之中火光常起彼洲渾中江河常注水勢劣火結爲高山是故山石擊則成炎融

則成水土勢劣水抽爲草木是故林藪遇燒成土。因綬成水交妄發生。遞相爲種。以是因緣世界相續。釋曰。妄性不恒。前後變異。所感外相優劣不同。愛心多者。卽成巨海。執心多者。卽成洲潭。風性生慢。火性生瞋。於色起愛。潭中流水。違愛生瞋。海中火起。水邊平地。曰潭。慢增愛劣。結爲高山。愛增慢輕。抽爲草木。或瞋愛慢。三互相滋蔓。異類成形。草木山川千差萬品。先從妄想。結成四大。從四大性。愛慢滋生。離有情心。更無別體。故云。交妄發生。遞相爲種。以是因緣。世界相續。是以賦云。世界欲成之際。舉念全收。非唯世界。但有成壞。萬法悉從心生。故經云。成劫之風。壞劫之風。皆是衆生共業所感。業由心造。豈非心耶。

### 乘急戒圓

乘急者。於一心大乘種性。志力淳熟。解心明利。戒圓者。於大乘戒法。堅持無犯。故瓔珞經云。一切戒以心爲體。心無盡。故戒亦無盡。

### 因戒果滿

初發菩提心爲因。後究竟心爲果。故云。初與實相爲因。後以實相爲果。

### 該括有空

有徹空源空。居有表如波徹水源。水窮波末。皆是一心體用。交徹如色空。章十門止觀。第一會相歸性門。於中有二種。一於所緣境會事歸理。二於能緣心攝散歸止也。第二依理起事門者。亦有二種。一者所歸之理非斷空。故不礙事相。宛然現前。二由所入之止不滯寂。故復有隨事起於妙觀也。第三理事無礙門者。亦有二種。一由習前理事融通。交徹令無二。雙現前。故遂使止觀同於一念。頓照也。第四理事雙絕門者。由理事雙現。互相形奪。故遂使兩相俱盡。非理非事。寂然而絕。是故令止觀雙泯。迥然無寄也。第五心境融通門者。卽彼絕理事之無礙境。與彼泯止觀之無礙心。二而不二。故不礙心境。而冥然一味不二。而二故不壞一味。而心境兩分也。第六事事相在門者。由理帶諸事。全遍一事。是故以卽止之觀。於一事中。見一切法。而



心無散動如一事一切亦爾第七彼此相是門者由諸事悉不異於理復不異於一事是故以不異止之觀見於一事卽是一切而念不亂如一事一切亦爾第八卽入無礙門者由交參非一與相合非異體無二故是故以止觀無二之智頓見卽入三門同一法界而心無散動也第九帝網重現門者如於一事中具一切故此一切內復各具一切如是重重不可窮盡如一事既爾餘一切事亦然以此觀心境不異之智頓見一切各重重悉無窮盡普眼所矚朗然現前而無分別亦無散動第十主伴圓備門者菩薩以普門之智頓照於此普門法界然舉一門爲主必攝一切爲伴一切亦爾是故主伴伴主皆悉無盡不可稱說菩薩三昧海門皆此安立自在無礙然無異念也

### 交參主伴

以一心爲主萬法爲伴或萬法爲主一心爲伴互爲主伴性相該通如云此土文殊說則十方國土文殊一時同說

### 十立門之資攝無盡無窮

十立門者一同時具足相應門此約諸法相應無前後說如海一滴含百川味二一多相容不同門此門約理說如一室千燈光光涉入三諸法相卽自在門此門約用說就三世間圓融卽入而成無盡如金金色二不相離四隱顯祕密俱成門此門約緣說如片月澄空晦明相並五微細相容安立門此門約相說卽一時齊現似束箭齊頭如瓊璃瓶盛多芥子六因陀羅網境界門此門約譬喻說約法相卽互照重現無盡門如兩鏡互照傳輝相寫遞出無窮七諸藏純雜具德門此門約諸行說亦名廣狹門亦名主伴門如北辰所居衆星拱之八十世隔法異成門此門約三世說如一夕之夢翱翔百年九唯心迴轉善成門此門約心說如徑尺之鏡見千里之像十託事顯法生解門此門約智說如立像豎臂觸目皆道此十立門法法皆具悉入一心無盡之旨如海涌羣波羣波卽海金成衆器衆器皆金若以平等心是一義差別心是多

義以一心卽一切心是相卽義是同時相應義以一切心入一心是相入義以一心攝一切心是隱義以一切心資一心是顯義以不壞差別心而現平等心是多中一義以不隱平等心而現差別心是一中多義又微細心不礙廣大心廣大心不礙微細心是一多不同義亦是相容義以一心爲主一切心爲伴是主伴義以一實心是純義差別心是雜義差別心卽一實心雜恒純一實心卽差別心純恒雜卽諸藏純雜義以一心帶一切心還入一心是帝網義因心境見境識心是託事顯法義長劫短劫延促時量皆從積念而成一心所現是十世義因一心正義演難思法門究竟指歸言亡慮絕卽唯心迴轉義自心旣爾彼心亦然涉入交羅重重無盡矣

### 六相義之融通不常不斷

夫一切字一切法皆有此六相若善見者得智無礙總持門於諸法不滯有無斷常等見此六字義關一卽理智不圓此是初地位中觀通世間一切

法門故不可廢一取一雙立雙亡雖總同時繁興不有縱各具別冥寂非無不可以有心知不可以無心會此六相義於一一法上皆具今於一心上具者心是總相能生世間出世間一切法故於一心中起善惡心是別相心王心所皆同眞性同一聚法是同相念念互起各各差別是異相諸法由心迴轉心生則種種法生則是成相心心不可得是壞相

鷲山正脈鹿苑鴻基眞風長扇慧範恒施

此一心法是十方三世諸佛得道之場說法之本原始要終不離此法該今括古豈越斯門如百門義海云遠近世界佛及衆生一切事物莫不於一念中現何以故一切事法依心而現念旣無礙法亦隨融是故一念卽見三世一切事物顯現故知萬法不出一心矣夫心法者大約有三一者四分成心二者心法四緣生三者三量明心四分成心者一自證分是心體二見分是心用三相分是心相四證自證分是心後邊爲量果八識心王各各

具四分義。心法四緣生者。一是因緣。從種子而生。二是所緣。緣境牽生。心用。三是等無間緣。念念相續。四是增上緣。不相障礙。若闕一緣。心法卽不生。三量明心者。一是現量。得法自性。不帶名言。二是比量。比度而知。三是非量。境不現前。且山河大地。是第八阿賴耶識相分。以識於第八識相分上。又變起一重相分。同與明了意識初念中。率爾心緣。時是現量。後落第二念意識作解之時。便成比量。若境不現前。緣過去獨影境中。是非量。凡一代時。教說心地法門。不出四分。三量。料簡廣說。在宗鏡錄中。又約妄心有五種心。一率爾心。請聞法創初遇境。便起二尋求心。於境未達。方有尋求。三決定心。審知法體而起。決定四染淨心。法詮欣厭而起。染淨五等流心。念念緣境前後等故。又約境有三。一性境。是現量。心得二帶質境。是比量。心現三獨影境。是非量。心緣。

隱顯無際而晦明相並

百門義海云。若心攝一切法。卽彼隱而此顯。若一

切法攝心。卽彼顯而此隱。由顯時全隱而成。顯亦全顯而成。隱相由成立。是故隱時正顯。顯時正隱。如合日月晦明相並。又十玄門中。祕密隱顯俱成。門者謂諸法相攝之時。能攝則現名之爲顯。所攝不顯名之爲隱。卽隱常顯。卽顯常隱。名曰俱成。常情不知名爲祕密。次辯相者。且約一多相攝。以明隱顯。有其六句。一一顯多隱。一攝多故。二多顯一。隱多攝一。故三俱上。二句同時無障礙。故四泯約。相形奪俱不立。故五具上。四是解境。故六絕上。五是行境。故然一顯與多顯不俱。一隱與多隱不並。隱顯顯隱同時無礙。三昧章云。又事相隨理存亡。自在亦融成十義。一以事全事故事泯也。二以理全事故事存也。三以前二不相離。故亦存亦泯也。四以二相奪。故非存非泯也。五以舉體全理事相。方成。故卽泯而存也。六以事舉體全成。無不蕩盡。故卽存而泯也。七以二義相順。故卽存卽泯俱存。八以相奪。故卽存卽泯俱泯也。九以前八義同一事法存亡。自在無礙。俱現十以同時相奪。義故無

不盡圓融超絕迴出情表亦深思可見

念劫融通而延促同時

百門義海云融念劫者如見塵之時是一念心所現此一念之時全是百千大劫何以故以百千大劫由本一念方成大劫既相成立俱無體性由一念無體即通大劫大劫無體即該一念由念劫無體長短之相自融然亦不壞長短之相故云塵含法界無虧大小念包九世延促同時九世者過去世中有現在未來未來世中有過去現在現在世中有過去未來三三成九世

微妙之境幽深非從像設太玄之鄉繇邈莫可心知卓爾不羣湛然純一天成神授而挺生萬德千珍而共出

一切衆生心本具無漏功德念念內熏及至成佛時便爲性起功德如懶瓚和尚偈云我有一語無過直與細於毫末大無方所本自圓成不勞機杼又古德云至妙靈通目之曰道若不鏡方寸則虛負性靈矣

衆義咸歸於此宗百華同成於一蜜獨超紫微之表教海宏樞細開虛寂之閒禪窟正律

問衆義咸同成一蜜者即成佛本理但是一心云何更立文殊普賢行位之因釋迦彌勒名號之果乃至十方諸佛國土神通變現種種法門等答此是無名位之名位無因果之因果是心作因是心成果是心標名是心立位釋論云初觀實相名因觀成名果故知初後皆心因果同證祇爲根機莫等所見不同若以一法逗機終不齊成解脫須各示現引物歸心雖開種種之名皆是一心之義若違自心取外佛相勝妙之境則是顛倒所以華嚴頌云若以威德色種族而見人中調御師是爲病眼顛倒見彼不能知最勝法又頌云假使百千劫常見於如來不依真實義而觀救世者是人取諸相增長癡惑網繫縛生死獄盲冥不見佛云何不見佛一者爲不識自心二者爲不明隱顯何者衆生之因隱於本覺諸佛之果顯於法身因隱之本覺是果顯之法身故云凡聖交徹理事相含矣

所云釋迦牟尼者釋迦此云能仁牟尼此云寂默能仁者卽心性無邊含容一切寂默者卽心體本寂動靜不干故號釋迦牟尼覺此名佛彌勒者此云慈氏卽是一心真實之慈以心不守自性任物卷舒應現無方成無緣化故稱慈氏阿彌陀者此云無量壽卽如理爲命以一心眞如性無盡故乃曰無量壽阿闍者此云不動卽一心妙性湛然不動妙覺位不能增無明地不能滅又殊卽是自心無性之本理普賢卽是自心無盡之妙行觀音是自心之大悲勢至是自心之大智乃至神通變化皆卽一心矣故般若經云一心具足萬行卽斯旨也

唯自不動於彼云云

肇論云旣無心於動靜亦無像於去來去來不以像故無器而不形動靜不以心故無感而不應然則心生於有心像出於有像註云月若入器則一器有而衆器無良由月體不入器中故則能千器萬器一時遍應聖人不以像應物則塵刹普現其

身動靜不慮其心故有感皆通周易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心生於有心像出於有像者一切聖心及佛像皆是衆生有心中而現聖且無心無像但本願力故爲增上緣各令機熟衆生自見如是事道在心而不在事法由我而不由君

萬法唯識者總有四種意識一者明了意識境現在前二者獨散意識境不在前獨頭而起如緣過去境等又不在定但是散心所緣故云獨散意識三夢中意識此三種意識皆是衆生自心業之影像色四定中意識所現境界卽是坐禪人定中所現名定果色如攝論云如觀行人定中所見色相境界識所顯現定無境界此於九想中所變青黃等色相是定境非所憶持識憶持識有染汙此境現前所見分明清淨則唯識之旨於此彌彰如依鏡面但有自面無有別影何以故諸法和合道理難可思議不可見法而令得見定心亦爾定心有二分一分似識一分似塵此二種實唯是識若憶持識是過去色此定中色若在散心五識可言緣

現在外塵起。若散意識。緣過去塵起。若在觀中。必不得緣外色。爲境界。在現前。又非緣過去境。當知定心所緣色。卽見自心。不見別境。以定中色。此定外色。應知亦無別境。是知一心卽萬法。萬法卽一心。何者。以一心不動。舉體爲萬法。故如起信鈔云。舉體者。謂眞如舉體成生滅。生滅無性卽是眞如。不曾有眞如處不生滅。未曾有生滅處不眞如。唯我不動於彼云云者。如長者論云。以一切衆生根器爲明鏡。佛於一切衆生心海。任物自見。各得自法。皆令向善及得菩提。

眞性與緣起同壽。不思議而可思議。有量共無量。平運居見聞而非見聞。

一切染淨諸法。是眞性中緣起。一心是緣起中眞性。眞性則不思議。無量緣起則可思議。有量以皆是一心同時。故不思議卽可思議。無量卽有量。究竟論之二俱寂滅。如華嚴經頌云。菩薩入是不思議於中。思議不可盡。入是不可思議處。思與非思俱寂滅。又云。所思不可思。是名爲難思。

物外祥雲。法中閒氣。奇絕而異。代殊珍廣。大而宗徒富貴。

古云。不讀華嚴經。焉知佛富貴者。以華嚴以心爲宗。故稱無盡宗趣。如經云。知一切法在一念。又如大莊嚴法門經云。復次長者子。菩薩不應覺於餘事。但覺自心。何以故。覺自心者。卽覺一切衆生心。故若自心清淨。卽是一切衆生心清淨。故如自心體性。卽是一切衆生心體性。如自心離垢。卽是一切衆生心離垢。如自心離貪。卽是一切衆生心離貪。如自心離癡。卽是一切衆生心離癡。如自心離煩惱。卽是一切衆生心離煩惱。如自心離煩惱。卽是一切衆生心離煩惱。作此覺者。名一切智。知覺又華嚴經頌云。心集無邊業。莊嚴諸世間。了世皆是心現身等衆生。

得初而卽得。後猶圓珠無間隔之方。了一而便了。餘似海滴總江河之味。

一是多。一能遍於多。多是一。多能遍於一。亦如毛孔。是小刹土。是大毛。因悟顯刹。逐迷生迷。則有分。

限悟則無邊際。又若具諸利毛孔。皆有稱性及不壞相義。今毛上取稱性義。故如法性之無外利。上取不壞相。故不遍稱性之毛。又內外緣起非即離。故者亦有二義。一約內外共爲緣起。由不即故。有能所入。由不離故。故得相入。二約內外緣起與眞法性不即不離。此復二義。一由內外不即法性。有能所入。不離法性。故毛能包利。遍入二者。毛約不離法性。如理而包利。約不即法性。不遍毛孔。思之成觀。

一法纔徹。萬彙皆通。直論入道之處。離淨意之中。經頌云。迷時三界有。悟卽十方空。欲知成道處。祇在淨心中。

諸佛不證眞門。悟時無得。異生弗沈。死海迷處。全空以凡聖一如。本無迷悟。但了佛是心。萬法如鏡。是以思益經云。思益菩薩。放右掌寶光。一切四衆。皆如佛。卅各坐寶蓮華座。下方四菩薩。踊出欲禮世尊。乃發願言。今此衆會。其色無異。當知一切諸法。亦復如是。此語不虛。願釋迦如來現異相。令我禮

敬卽時釋迦如來。踊起七多羅樹坐師子座。幽旨罕窮。淺根難信。情見不到。而理深智解。莫明而機峻。業果墜於淨地。苦海收波。罪華籍於慈風。刀山落刃。

業由心造。罪是心生。若了自他唯心。卽無逆順對治。無復結業。如阿闍世王及央掘魔羅比丘等。遇佛悟罪性空。得入聖位。故云得道業亡。又云心生卽是罪生。時今若悟境是心心。卽不起心滅。卽是罪消。時自然罪山摧而業海枯。鑊湯息而銅柱冷矣。

旨不可見。義不可尋。理短而甘。鞭屍吼石。鞭屍者。佛滅後八百年。有如意論師出世。善能談論王禮。爲師遂召外道。令如意論師立義。論師立先因後果集苦道滅集。是有漏因。苦是有漏果。道是無漏。因滅是無漏。果外道遂來出過外道云。汝師出世。說苦集滅道四諦。何以弟子說集苦道滅。有違師教。過如意救云。我不違師教。佛在世日說先果後因者。爲對不信。因果有情。先說苦果。後說

集。因我今順因果說亦不相違。此時外道朋黨熾盛。衆中無說義人。王賜外道金七十兩。封外道論爲金七十論。如意。此時墮負嚼舌而終。至佛滅後九百年。世親出世。披尋外道邪論。果見如意。屈負遂造論軌論式等。上王救如意論。師王加敬。仰賜世親金七十兩。封爲勝金七十論。王令縛草鞭屍。表外道邪宗。鞭草屍血出。所以云。世親有鞭屍之德。故知說須逗機。無證便墮。古人嚼舌。可謂爲法忘軀矣。鞭草出血者。是知理爲神禦。邪法難扶。無情出血。表心境一如矣。吼石者。昔劫初之時。有外道名伽毗羅。修道得五神通。略數論知世無常。身不久住。恐後有人破我所造之論。遂欲駐身。拒來破者。便往自在天。所求延壽法。天云。我今變汝爲一物。最爲長壽。其仙人遍報門徒。我今化爲石。若有異宗來難我法者。但教書於石上。我自答。通天遂變仙人爲一方石。可長一丈餘。在頻陀餘柑林中。後陳那造。因明論。成以宗。因喻三支比量。破其數論。弟子莫能通答。將陳那比量。往餘柑林。書於

石上。尋書出答。後又書比量於石。與弟子同封。記之。至明旦。往看石上書答。訖如是。陳那又書比量於石上。難彼外道。至二三日。方答得。陳那復書。至七日。後方答。如是。又書其石。並不書出答詞。被陳那難詰。其石汗出。大吼。振破昇在空中。所以世云。陳那有吼石之能也。變身爲石。而能形文。對答者。可謂心境同原。自他一際。有情無情。同一體性。如漩復頌云。若人欲識真空。理心內真。如還遍外情。與無情同一體。處處名爲眞法界。又首楞嚴經云。根塵同原。縛脫無二。識性虛妄。猶若空華。知見立知。卽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卽涅槃。無漏眞淨云。何是中更容他物。石吼振破者。是知妙理難虧。眞心莫易可以摧邪。轉正去僞。存眞且如金石。至堅尙能壞壞。豈況浮言汎解。而能移易乎。

請說而願捧足傾心

西天有陳那菩薩。世稱命世賢劫千佛之一也。山神捧菩薩足。高數百尺。唱言。佛說因明玄妙難究。如來滅後。大義淪絕。今幸福智。攸邈深達。聖旨因



明論道願請重弘。因許所請。遂造因明正理門論。又如釋迦如來初得道時。梵王請轉法輪。亦如舍利弗請佛說法華經等。皆是傾心瀝懇。三請方說。廣長舌之敷揚。

佛說法華經。出舌至梵天。說阿彌陀佛經時。舌覆大千世界。以凡夫人舌過鼻尖。表三生不妄。語聖人出舌至髮際。以佛說法華一乘等心地法門時。舌出過凡聖之上。以表所說心法真實。起衆生信。故

暫披而卽能熏種

法華經云。須臾聞之。卽得阿耨菩提。又云。一句染神。歷劫不忘。如華嚴策林問罪有淺深。位有階降。阿鼻地獄極惡罪人。如何頓超便階十地。若言經力。或推佛光。何不獄中談經。何借光明常照。仰申所以。用顯大違。答圓頓教。海德用難思。諸佛威神。利樂叵測。然其化物。要在有緣。地獄罪人。昔聞圓法。具金剛種。得遇佛光。光流成道之時。則是根機已熟。其機卽聖。感應道交。亦似萌芽。久含陽氣。東

風一拂。頓示抽條。位雖頓圓。久因積善。若非其器。亦不遇斯光。諸地久修。果無頓得。其由影隨。質妙響逐。聲倫理數。而然亦何致惑。善惡之法。皆是熏成矣。

五實語之剖析

五語者。金剛經云。一真語。二實語。三如語。四不誑語。五不異語。此表所說一心金剛般若之法。不虛以金剛是不可壞義。般若卽無二之旨。

一覽而須納千金

因明鈔云。玄鑿居士是護法菩薩。門徒護法。造得唯識。稟本一百卷。臨入滅時。將付玄鑿居士云。支那菩薩。到爲將分付。此土如有人借看。但覓取金一百兩。可借與看一遍。三藏於居士處。得此稟本。歸翻爲十卷。卽成唯識論是也。又天親菩薩造唯識三十頌。付一居士。亦囑云。若有要看者。索金一兩。還後門庭來求觀者。輸金如市。是知古人重教。輕珍。敬人愛法。況聞之入道。便爲出世之人。豈世間珍寶。而爲酬比耶。故法華經偈云。若有聞法者。

無一不成佛

舉止施爲現大神變

證道歌云。三身四智體中圓。八解六通心地印。如今衆生身中三身者。寂是法身。智是報身。用是化身。四智者。前眼等五識。是成所作智。第六意識是妙觀察智。第七末那識。是平等性智。第八阿賴耶識。是大圓鏡智。在衆生時。智劣識強。但名爲識。當佛地時。智強識劣。但名爲智。祇轉其名。不轉其體。又歌云。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顆圓光色非色。又志公和尚歌云。運用元來聲色中。凡夫不了爭爲計。理不偏而事不孤。行常順而道常遍。卽多用之一體。同時頓具而非分於一體之多門。前後交羅而齊現。出世之道理。由心成。處世之門事。由心造。若以唯心之事。一法卽一切法。舒之無邊。以唯心之理。一切法卽一法。卷之無跡。因卷而說。一此法未曾一。因舒而說多。此法未曾多。則非一非多有。而不有。而多而一。無而不無。華嚴記云。一多十門分別者。一孤標獨立者。卽頌云。多中無一性。一亦無有多。

二法互奪。故得獨立。亦一卽多。而唯多多卽一。而唯一廢。已同他。故云獨立。二雙現同時。卽頌云。知以一故衆知以衆。故一無一卽無多。無多卽無一。故二雙現。更無前後。如牛二角。三兩相俱亡。卽前二俱捨也。四自在無礙者。欲一卽一不壞相。故欲多卽多。一卽多。故一既如此。多亦準之。常一常多。卽故云自在。五去來不動者。一入多而一在多。入一而多存。若兩鏡相入而不動。本相相卽亦然。六無力相持者。因一有多。多無力而持一。因多有一。一無力持多。七彼此無知者。二互相依。皆無體性。故不相知。覺首云。諸法無作用。亦無有體性。是故彼一切各各不相知。八力用交徹者。卽頌云。一中解無量。無量中解一。義九自性非有者。互爲因起。舉體性空。十究竟離言者。不可言一。不可言非一。不可言亦一。亦非一。不可言非一。非非一。不可言相卽以相入。故不可言相入。以相卽故。不可言卽入。不壞相。故不可言卽入。互交徹。故口欲言而辭喪。心將緣而慮亡。唯證智知同果海。故一

多既爾染淨等無不皆然。又如善財遍求遍事。此一乃即多之一。故至普賢一時頓圓。則是卽一之多。一多無礙。故曰難思。又三昧章云。一諸門融合。圓明頓現。具足一切也。二隨舉一門。亦具一切。三隨舉一義。亦具一切。四隨舉一句。亦具一切。五以此圓分。俱是總相。是故融攝一切。六俱是別相。莫不皆是所攝一切。七俱是同相。能所攝義齊均同。故八俱是異相。義各別不相離。故九俱是成相。緣起義門正立。俱現故十俱是壞相。緣起無作同一味故。

美惡無體。唯想任持。聲響冥合。形影相隨。

夫十惡業。因從心生。生果還心。受於生報。後報現報。總三報之中。生後二報。事在隔生。於現報之中。見聞親驗。此是增上業果。於總別報中。現身便變。如自鏡錄云。新羅國大興輪寺第一老僧。厥名道安。自小出家。卽住茲寺。又薄解經論。爲少長所宗。然於飲食。偏好簡擇。一味乖心。杖楚交至。朝夕汲汲。略無暇日。衆雖患之。莫能救止。後因抱疾。更劇由

來罵詈。瞋打揮擲。器物內外。親隣不敢瞻視。經數日。遂生變作蛇。身長百餘尺。號吼出房。徑赴林野。道俗見聞。莫不傷心而誠矣。此卽瞋火從自心而發。還燒自身。瞋之一法。既然八萬四千煩惱。亦爾胎獄華池。受報而自分優劣。瓊林棘樹。稟生而各具榮衰。

淨名經云。心淨故衆生淨。心垢故衆生垢。起信論云。染淨諸法。皆相待而成。故知垢淨由心。更無別體。莊嚴論云。諸行剎那。增上者如佛說。心將世間去。心牽世間來。由心自在。世間隨轉。識緣名色。此說亦爾。故知諸行是心果。又隨淨者。淨是禪定。人心彼人。諸行隨淨。心轉修禪。比丘具足神通。心得自在。若欲令木爲金。則得隨意。故知諸行皆是心果。如作罪衆生。可得外物。一切下劣。作福衆生。可得外物。一切妙好。故知諸行皆是心果。當知一切萬法。既以心爲因。亦以心爲果。雖然淨穢。顯現不同。於心鏡中。如光如影。了不可得。

明斷由人。斯言可聽。運意而須契正宗。舉步而莫行。

他徑

心鏡錄中問真心靡易妙性無生凡聖同倫云何說妄答本心湛寂絕相離言性雖自爾以不守性故隨緣染淨且如一水若珠入則清塵雜則濁又如一空若雲遮則昏月現則淨故大智度論云譬如清淨池水狂象入中令其渾濁若清水珠入水即清淨不得言水外無象無珠心亦如是煩惱入故能令心濁諸慈悲等善法入心令心清淨然垢淨不定真妄從緣若昧之則念念輪迴遺失真性若照之則心心寂滅圓證涅槃故知真妄無因空有言說約真無說約說無真皆是狂迷情想建立千途竟起空迷演若之頭一法纔生唯現闍婆之影

如急湍之水逐南北而分流

人性如急湍水決東即東決西即西方圓任器曲

直隨形心之性柔亦復如是

似蚶螻之身食青黃而不定

如蚶螻蟲食蒼而身蒼食黃而身黃如云心大般

若大心小般若小則轉變由心矣

如來之藏萬德之林湛然無際曷用推尋木母變色之時生於孝意

如丁蘭至孝剋木爲母晨昏敬養形喜愷之色土木不變唯心感耳亦如世間致生祠堂有政德及民往往有遺愛去思爲立祠宇中塑像以四時饗之其人當饗祭日則酒氣腹飽

金像舒光之日起自誠心

或志心供養尊像而放光明者皆是志誠所感如經云一切化佛從敬心起又書云河嶽不靈唯人所感

引喻何窮證明非一理理而悉具圓常事事而皆談真實

如法華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即非真以一心是萬法之實性故又頌云雖說種種道其實爲一乘是以釋摩訶衍論云一切諸法一心量無心外法以無心外法故豈一心法與一心法作障礙事亦一心法與一心法作解脫事無有障礙無有解脫

一心之法。卽是心。心卽是一。無一別心。無心別。一切諸法平等一味。一相無相。作一種光明心地之海。

似幻師觀技而無著了。是心生如調馬見影而弗驚。知從身出。

幻師幻出男女之形。而心不著。知是自幻術。心生如調馬見影。不驚。知影從我形出。則心不見。心無相可得。

諸塵不隔。此旨堪遵。變化莫測。絲密難論。如善財不出道場。遍歷百城之法。

李長者論云。善財遍巡諸友。歷一百十城之法。不出娑羅之林。慈氏受一生成佛之功。不出一念無生性海。

猶海幢常冥寂。定廣開佛事之門。

華嚴經云海幢比丘。結跏趺坐。入於三昧。離出入息。無別思覺。身安不動。從其足下。出無數百千億長者居士。婆羅門衆。皆以種種諸莊嚴具。莊嚴其身。悉著寶冠。頂繫明珠。普往十方一切世界。雨一

切寶。一切纓絡。一切衣服。一切飲食。如法上味。一切華。一切鬘。一切香。一切塗香。一切欲樂資生之具。於一切處救攝。一切貧窮衆生。安慰一切苦惱衆生。皆令歡喜。心意清淨。成就無上菩提之道。如金剛三昧經云。空心不動。足具六波羅蜜。

最上之宗。第一之說。大悟而豈假他求。內證而應須自決。似冰含水。融通而豈有等倫。

冬則結水成冰。春則釋冰成水。時節有異。溼性不動。衆生佛性亦爾。在凡身如結冰。居聖體如釋水。但隔迷悟之時。一心不動。

如金與鑽。展轉而更無差別。

密嚴經頌云。如來清淨藏。世間阿賴耶。如金與指。鑽展轉無差別。以如來藏。不守自性。隨緣六道。如金逐工匠之緣。造作瓶盤。衆器雖隨緣轉。而不失金體。如來藏亦復如是。雖隨染緣。作衆生。是隨緣。後而不失自體。是不變義。

註心賦卷第三

註心賦卷第四

宋杭州慧日永明寺智覺禪師延壽述

若空孕色。猶藍出青。馬鳴因茲而製論。

馬鳴菩薩是西天第十二祖。師造一千部論。數內有一心遍滿論。乃至諸論。皆研心起。離衆生心。無一字可說。故云無法可說。是名說法。又如天親菩薩造頌及論。成立佛經。令諸學者。了知萬法皆不離心。故云自心起信。還信自心。

釋迦由此而弘經

諸佛證心成佛。從心演教。因心度人。若離於心。亦無三寶四諦。世出世間等法。如肇論云。為莫之大。故乃反於小成。施莫之廣。故乃歸於無名。何謂小成。通百千恒沙之法門。在毛頭之心地。何謂無名。形教遍於三千。無名相之可得。故以唯是一心。故如傳大士行路難。云君不見心相。微細最奇。精非因非緣。非色名。雖復恬然。非有相。若凡若聖。已之靈。此靈無形而常應。雖復常應。實無形。心性無來亦無去。流轉六趣。實無停正。覺覺此真。常覺方便。

鹿苑制尊經

外道打觸骸之時。察吉凶之往事。

增一阿含經云。佛與鹿頭梵志俱行至大畏林。取人觸骸。授與鹿頭。此外道善解諸聲。問云。此是何人觸骸。鹿頭打作一聲。答云。此是男子。因百節酸疼。故命終。今生三惡道。又打一觸骸。云。被人害死。此人持十善。今得生天。佛一一問之。皆答不謬。是以聲中本具諸法。衆生日用不知。故知聲處全耳。法法皆心故。

相者占人面之際。辯貴賤之殊形。

定慧論云。如人面色。具諸休否。若言有相。問者不知。若言無相。占者淵解。當隨善相者。信人面上。具一切相也。心亦如是。具一切相。衆生相。隱彌勒相。顯如來善。知故遠近。皆記不善。觀者不信心。具一切相。當隨如實。觀者信心。具一切相也。又如彌勒相。骨經云。一念見色。有三百億五陰生。滅一一五陰。即是衆生。

大體平分。立基高時。十心九識之宗。

十心者華嚴疏云。此一心約性相體用本末卽入等義。有十心門。一假說一心。則二乘人謂實有外法。但由心變動。故說一心。二相見俱存。故說一心。此通入識及諸心所。并所變相。分本影具。足由有支等熏習力。故變現三界依正等報。三攝相歸見。故說一心。亦通王數。但所變相。分無別種。生能見識。生帶彼影。起四攝。數歸王。故說一心。唯通八識。以彼心所依王無體。亦心變。故五以末歸本。說一心。謂七轉識。皆是本識。差別功能。無別體。故經偈云。譬如巨海。浪無有若干。相諸識心如是。異亦不可得。六攝相歸性。說一心。謂此八識。皆無自體。唯如來藏平等顯現。餘相皆盡。一切衆生卽涅槃。相經云。不壞相有八。無相亦無。相七性相俱融。說一心。謂如來藏舉體隨緣成辦諸事。而其自性本不生滅。卽此理事混融無礙。是故一心二諦皆無障礙。入融事相入說一心。謂由心性圓融無礙。以性成事事亦鎔融不相障礙。一入一切。一一塵內各見法界。天人脩羅等不離一塵。九令事相卽說一

心。謂依性之。事事無別事。心性既無彼此之異事。亦一切卽一。如經偈云。一卽是多多。卽一等十。帝網無礙。說一心。謂一中有一切。彼一切中復有一切。重重無盡。皆以心識如來藏性圓融無盡。以真如性畢竟無盡。故觀一切法卽眞如。故一切時處皆帝網。故九識者。一眼識。二耳識。三鼻識。四舌識。五身識。六意識。七末那識。八阿賴耶識。九眞識。九識者。以第八染淨別開爲二。以有漏爲染。無漏爲淨。前七識不分染淨。以俱是轉識攝。故第八旣非轉識。獨開爲二。謂染與淨。合前七種。故成九識。又第九識亦名阿陀那識。密嚴經說。九識爲純淨無染。識如瀑流水。生多波浪。諸波浪等。以水爲依。五六七八等。皆以阿陀那識爲依。故

### 三細六麤之旨

三細者。一者業相。卽無明業相。以依不覺。故心動。說名爲業。覺則不動。動則有苦果。不離因。故二者轉相。卽能見相。以依動。故能見。不動則無見。三者現相。卽境界相。以依能見。故境界現。離見則無

境界第一業相未分能所第二轉相漸立見分第三現相頓現相分論云不覺故心動者動爲業識理極微細謂本覺心因無明風舉體微動微動之相未能外緣卽不覺故爲精動隱流之義精者細也隱者密也卽是細動密流難覺故所以云不覺謂從本覺有不覺生卽爲業相喻如海微波從靜微動而未從此轉移本處轉相者假無明力資助業相轉成能緣有能見用向外回起卽名轉相雖有轉相而未能現五塵所緣境相喻如海波浪假於風力兼資微動從此擊波轉移而起現相者從轉相而成現相方有色塵山河大地器世間等如仁王經云初刹那識異於木石者有說初識隨於何趣續生位中最初刹那第八識也識有緣慮異於木石有說初識如楞伽經云諸識有三種相謂轉相業相真相言真相者本覺真心不籍妄緣名自真相業相者根本無明起靜令動動爲業識極微細故轉相者是能見相依前業相轉成能緣雖有能緣而未能顯所緣境故現相者卽境界相依

前轉相能現境故又云頓分別知自心及身安立受用境界如次卽是根身外器色等五境以一切時任運現故此是三細卽本識故最初業識卽爲初依生起門爲次第故又遠劫來時無初始過未無體熏習唯心妄念爲初違真起故又從靜起動名之爲業從內趣外名之爲轉真如之性不可增減名爲真相亦名真識此真識卽業轉現等三性卽神解性不同虛空通名識亦名自相不籍他成故亦名智相覺照性故所以云本覺真心不籍妄緣以真心之體卽是本覺非動轉相是覺性故又釋云初刹那識異於木石者謂一念識有覺受故異於木石卽顯前念中有末心所見赤白二穢卽同外器木石種類此識生時攬彼爲身故異木石問遠劫無始名初識耶答過去未來無體刹那熏習唯屬現在現在正起妄念之時妄念違真名爲初識非是過去有識創起名爲初識也應知橫該一切處豎通無量時皆是卽今現在一心決無別法所以法華經云我觀久遠猶若今日則三世情



消契無時之正軌。一真道現證唯識之圓宗。已上釋三細相。訖次解六麤相者。論云。後以有境界緣。故復生六種相。故名麤六麤者。一起計一者智相。依於境界心起。分別愛與不愛。故二生愛。二者相續相依於智。故生其苦樂覺心起。念相應不斷。故三取著三者。執取相依於相續緣念境界住持苦樂心起。著故四立名。四者計名字相依於妄執分別假名言相。故五造業。五者起業相依於名字。尋名取著造種種業。故六受報。六者業繁苦相。以住業受報。果不自在。故上三細六麤。總攝一切染法。皆因根本無明。不了真如一心而起。

### 根身國土因本識而先生

根身器世間。從第八識而建立。如唯識論云。一切三界。但唯有識。識有二種。一顯識。即是本識。此本識轉作五塵。四大等。二分別識。即是意識。於顯識中。分別作人天長短。大小男女諸佛等。分別一切法。譬如依鏡影色得起。如是緣顯識。分別識得起。又轉識能迴轉。造作無量識法。或轉作根。或轉作

塵。轉作我轉作識。如此種種不同。唯識所作。或於自於他。互相隨逐。於自則轉爲五陰。於他則轉爲怨親。中人一一識中。皆具能所。能分別是識。所分別是境。能即依他性。所即分別性。由如此義。離識之外。更無別境。但唯有識。又轉識論。明所緣。識轉有二種。一轉爲衆生。二轉爲法。一切所緣不出此。二此二實無。但是識轉作二相貌也。又論云。雖非無色。而是識變。謂識生時。內因緣力。變似眼等色。等相現。卽以此相爲所依緣。然眼等根。非現量得。以能發識。比知是有。此但功能。非外所造。外有對色。理既不成。故應但是內識變現。釋云。眼等雖有所依所緣之色。而是識所變現。非是心外別有極微。以成根境。但八識生時。內因緣種子力等。第八識變似五根五塵。眼等五識。依彼所變根緣。彼本質塵境。雖親不得。要託彼生質。於本識色塵之上。變作五塵相現。卽以彼五根爲所依。以彼及此二種五塵爲所緣。緣五識若不託第八。所變便無所緣。緣所緣。緣中有親疏。故然眼等根。非現量者。色

等五塵世間共見現量所得眼等五根非現量得。除第八識緣及如來等緣是現量得世不共信餘散心中無現量得此但能有發識之用。比知是有此但有功能非是心外別有大種所造之色。此功能言即是發生五識作用。觀用知體如觀生芽。比知種體是有所以密嚴經偈云。眼色等爲緣而得生於識。猶火因薪熾。識起亦復然。境轉隨妄心。猶鐵逐磁石。如乾城陽。發愚渴之所取。中無能造物。但隨心變。異復如乾城人往來。皆不實。衆生身亦爾。進止悉非真。亦如夢中見寤後。卽非有妄見。蘊等法覺已本寂。然四大微塵聚離心無所得。

妍醜高低從分別而潛起

凡分別屬第六意識分別有三。一自性分別。二隨念分別。三計度分別。如祖師偈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強名妄心。從何起。妄心旣不起。真心任遍知。

蓋然端直。靡歷光陰。德用之道。恢廓善巧之門。甚深若不先了真如一心爲自行化他之本。曷能酬本。

願起化輪垂善巧。權門備無邊。德用如十住經序云。以靈照故。統名一心。以所緣故。總號一法。若夫名隨數變。則浩然無際。統以心法。則未始非一。又十二門論序云。論之者。欲以窮其心源。盡其至理也。若一理之不盡。則衆異紛然。有惑趣之乖。一源之不窮。則衆途扶疎。有殊致之不一。乖趣之不泯。大士之憂也。

金地酥河匪出化源之意

百法鈔云。十地菩薩所變大地爲黃金。攬長河爲酥酪。化肉山魚米等。專令衆生得實用。此皆不離大菩薩之心。然地種不動。但令所度衆生自心感見。乃是菩薩本願力爲增上緣。令衆生見如是事。人波鬼火寧離業識之心。

唯識論云。且如一水四見成差。天見是寶殿。地人見是水。餓鬼見是火。魚見是窟宅。故知前塵無定相。轉變由人。如云境隨業識轉。是故說唯心識論云。身不定如鬼者。或見猛火。或見膿河。等實是清。河無外異境。然諸餓鬼悉皆同見膿滿河。而流乃

至怪怪業熟同見。此若由昔同業各熏自體。此時異熟皆並現。前彼多有情同見。斯事實無外境。爲思憶故。準其道理。世間亦然。共同造作。所有熏習成熟之時。更無別相。色等相分。從識而生。是故定知不由外境。識方得起。現見有良家賤室。貧富等異。如是便成。見其色等。應有差別。同彼餓鬼。見成非等。然諸餓鬼。雖同一趣。見亦差別。由業異故。所見亦然。彼或有見大熱鐵圍。融煮迸瀆。或時見有屎尿橫流。非相似故。或有雖同人趣。薄福之人。金帶現時。見爲鐵鑠。或見是蛇吐其毒火。是故定知。雖在人趣。亦非同見。但唯識變法。無差別。如先德云。人水鬼火。豈在異方。毛海芥山。誰論巨細。一塵一識。萬境萬心矣。又襄邑縣有賴鄉。鄉中有廟。廟有九井。若齋潔入祠。者汲水則溫清。若盥濁入祠者。汲水則混濁。又漢時鄭弘。夜宿郊外。一川澤忽逢故友。四顧荒榛。沽酒無處。因投錢水中。各飲水而醉。故知境隨業識。而轉物逐情感而生。若離於心。萬法何有。

跡現多門。光韜實地。不用天眼。而十方洞明。

華嚴疏云。菩薩悟普法。故名爲普眼。眼外無法。故名普眼。既心眼之外。無纖毫之法。卽知心遍一切處。故楞嚴經云。十方虛空。生汝心中。猶如片雲點太清裏。豈空中十方國土。而不明見乎。所以志公和尚偈云。大士肉眼圓通。二乘天眼有瞽。又淨名經云。不以二相見名真天眼。以了一心無相可得。由無相卽無有二。是名真天眼。

豈運神通而千界飛至。

不動一心。恒遍十方。刹海無來去之相。是神足通。故經云。諸佛菩薩。於無二法中。現大神變矣。

未離兜率。雙林而已。般涅槃。

華嚴論明。如來八相成道。釋天猶未下母。胎猶未出。雙林而已。般涅槃。不出一剎那際。三昧當知。降生時卽是說法時。卽是涅槃時。以不出一心。故爾肇論涅槃論云。至人空洞無像。而物無非我。會萬物以爲己者。其唯聖人乎。何則。非理不聖。非聖不理。理而爲聖者。聖不異理也。故天帝曰。般若當於

何求善吉。曰般若不可於色中求。亦不可離色中求。又曰見因緣起爲見法。見法爲見佛。斯則物我不異之教。所以至人戡玄機於未兆。藏冥運於卽化。總六合以鏡心。一去來以成體。古今通始終同。窮本極末。莫之與二。浩然大均。乃曰涅槃。

不起樹王六欲而早昇。初利。

華嚴經云。不離覺樹而昇釋天。古釋云。若約處相入門。以一處中有一切處。故是此天宮等。本在樹下。故不須起。然是彼用。故說昇也。若約相入門。以一處入一切處。故樹遍天中。亦不須起。欲用天宮表法昇進。故云昇也。然佛體無不遍周。但隨衆生心想見。如不思議經云。以一切佛一切諸法平等。平等皆同一理。如陽燄等。一切衆生及諸如來。一切佛土皆不離想。乃至若我分別佛卽現前。若無分別。都無所見。想能作佛。離想無有。如是三界一切諸法皆不離心。

堅貞難並。泡沫非同。立絕相之相。

金剛經云。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以心無形相。

故號無相法門。亦名無相道場。若於一切相見無相之理。卽見唯心如來。

運無功之功。

向心外有作。皆是有功。若諦了一心。本來具足。無漏性起。功德則是無功之功。故云有功之功。功歸敗壞。無功之功。功不虛棄。

慈勅分明。始因四念之處。

大涅槃經最後垂示。總前教迹。同此指歸。以四念處卽是心賦。所明一切衆生身受心法。如經云。佛告阿難。如汝所問。佛涅槃後。依何住者。阿難。依四念處。觀心而住。觀身性相。同於虛空。名身念處。觀受不在內外。不住中間。名受念處。觀心但有名字。名字性離。名心念處。觀法不得善法。不得不善法。名法念處。阿難。一切行者。應當依此四念處。住又云。譬如國王安住己界。身心安樂。若在他界。則得衆苦。一切衆生亦復如是。若能自住於己境界。則得安樂。若至他界。則遇惡魔。受諸苦想。自境界者。謂心四念處。他境界者。謂五欲也。華手經云。佛告。

跋陀婆羅於爾時。世一切善人。應作是念。我等當自依四念處者。於聖法中一切諸法。皆名念處。何以故。一切諸法。常住自性。無能壞故。一切諸法。皆名念處者。故知卽法是心。卽心是法。皆同一性。豈能壞乎。若有二法。則有相壞。大寶積經偈云。得無動處者。常住於無處。無動處者。則自心境界。此境界卽無處。所如金剛三昧經云。心無邊際。不見處。所論釋云。心無邊際者。歸一心。原心體周遍。十方故。無邊。周三世故。無際。雖周三世。而無古今之殊。雖遍十方。而無此彼之處。故言不見處。所大法炬陀羅尼經云。夫念處者。云何念。義當知是念。無有違諍。隨順如法。趣向平等。離諸邪念。無有移轉。及諸別異。唯是一心。

### 教文審的終歸三點之中

三點者如世。字三點不縱不橫不並。不別所謂解脫法身般若。夫法身卽是人人。須有靈智。故名般若。若得般若。則一切處無著。不爲境縛。卽是解脫。又若顯法身而得解脫。則功全由般若。非唯此

二法一切萬行。皆因般若成立。故五度如盲。般若如導。若布施無般若。唯得一世榮。後受餘殃。債若持戒無般若。暫生上欲界。還墮泥犁中。若忍辱無般若。報得端正形。不證寂滅。忍若精進無般若。徒興生滅功。不趣眞常海。若禪定無般若。但行色界。禪不入金剛定。若萬善無般若。空成有漏。因不契無爲果。故知般若。若是險惡徑中之導師。迷闇室中之明炬。生死海中之智機。煩惱病中之良醫。辟邪山之大風。破魔軍之猛將。照幽途之赫日。警昏識之迅雷。扶愚盲之金鏡。沃渴愛之甘露。截癡網之慧刃。給貧乏之寶珠。若般若不明。萬行虛設。祖師云。不識玄旨。徒勞念淨。不可刹那。忘照率爾。相違以此三法。不縱不橫。非一非異。能成涅槃祕藏。如大涅槃經云。佛言。我今當令一切衆生。及以我子。四部之衆。悉皆安住祕密藏中。我亦復當安住是。中入於涅槃。何等名爲祕密之藏。猶如。字三點。若並則不成。縱不成。如魔醯首羅面上。三日。乃得成。三點若別。亦不得成。我亦如是。解脫之

法亦非涅槃。如來之身亦非涅槃。摩訶般若亦非涅槃。三法各異。亦非涅槃。我今安住。如是三法。爲衆生故名入涅槃。所以云。法身常種智圓解脫。具一切皆是佛法。無有優劣。故不縱三德相冥同一法界。出法界外。何處別有法。故不橫能種種建立。故不同歸第一義。故不異。雖三而一。雖一而三。一則壞於三諦。異則迷於一實。在境則三諦圓融。在心則三觀俱運。在因則三道相續。在果則三德周圓。如是本末相收。方入大涅槃祕密之藏。古德云。此之三德不離一。如德用分異。卽寂之照。爲般若。卽照之寂。爲解脫。寂照之體。爲法身。如一明淨圓珠。明卽般若。淨卽解脫。圓體卽法身。約用不同。體不相離。故此三法不縱不橫不並。不別如天之目。似世之。名祕密藏。爲大涅槃。又台教類通三軌法。一眞性軌。二觀照軌。三資成軌。卽是三德以眞性軌爲一乘體。此爲法身。一切衆生悉一乘。故以觀照軌爲般若。祇點眞性寂而常照。便是觀照。第一義空。以資成軌爲解脫。祇點眞性法界含藏。

諸行無量衆善。卽如來藏三法不一不異。如點如意珠。中論光論寶光寶不與珠一。不與珠異。不縱不橫。三法如是。

性非造作

性地圓成。非于意造。故圓教立無作四諦。

理實豁融

豁者銷也。融者和也。理能銷萬事。和百法。終歸一道。

明之而心何曾動。昧之而路自迷。東

起信論云。復次顯示從生滅門卽入眞如門。所謂推求五陰色之與心。六塵境界。畢竟無念。以心無形相。十方求之。終不可得。如人迷故。謂東爲西方。實不轉。衆生亦爾。無明迷故。謂心爲念。心實不動。若能觀察。知心無念。卽得隨順。入眞如門。故

任羯海移山。未是無爲之力。縱躡虛履水。皆爲有漏之通。

法華經頌云。若接須彌。擲置他方。無數佛土。亦未爲難。若以足指動大千界。遠擲他國。亦未爲難。乃

至若佛滅後於惡世中能說此經是則爲難又西  
天外道以持呪力能移山寨海及得五神通皆不  
免生死但能覺了卽心是佛復能開示自覺覺他  
紹隆佛種此難信之法淺機難解故云能說此經  
是則爲難是以寶藏論云通有五種一曰道通二  
曰神通三曰依通四曰報通五曰妖通妖通者狐  
狸老變木石精化附傍人神聰慧奇異此謂妖通  
何謂報通鬼神逆知諸天變化中陰了生神龍隱  
變此謂報通何謂依通約法而知緣身而用乘符  
往來藥餌靈變此謂依通何謂神通靜心照物宿  
命記持種種分別皆隨定力此謂神通何謂道通  
無心照物緣化萬有水月空華影像無主此謂道  
通矣

辯玉須眞探珠宜靜但向境外而求心焉知圓光而  
在背

昔者目病首楞嚴經云如世間人目有赤眚夜見  
燈光別有圓影五色重疊此況迷心爲境之人不  
知境是自心如燈上圓光認爲他境

捏目之處飛三有之虛華

首楞嚴經云三界有法捏所成故於欲界色界無  
色界中所有之法皆是捏出本無來處徹底唯空  
又如捏目生華有何眞實唯有真心遍一切處有  
佛無佛性相常住故經云眼病見空華除昏不除  
華妄心執有法還執不遣法又一切國土皆想持  
之取像曰想若無想則無境如盛熱時地蒸炎氣  
日光爍之遠望似水但是心想世間所見皆如燄  
水無有眞實如華嚴經頌云勇猛諸佛子隨順入  
妙法善觀一切想心想方世間衆想如陽燄令衆  
生倒解菩薩善知想捨離一切倒衆生各別異形  
類非一種了達皆是想一切無眞實十方諸衆生  
皆爲想所覆若捨顛倒見則滅世間想世間如陽  
燄以想有差別知世住於想遠離三顛倒譬如熱  
時燄世見謂爲水水實無所有智者不應求衆生  
亦復然世趣皆無有如燄住於想無礙心境界  
迷頭之時認六塵之幻影  
首楞嚴經云佛言富樓那汝豈不聞室羅城中演

若達多忽於晨朝以鏡照面。愛鏡中頭眉目可見。瞋責已頭不見面目。以爲魘魅。無狀狂走。此人何因無故狂走。富樓那言。是人心狂更無他故。是以三界之中。見有見無。盡是心狂。終無外境。順法界性。合真如心。智必資理。而成照理。不待發而自深。意絕思惟。鑒徹十方之際。佛不說法。聞通無盡之音。

意絕思惟者。寶雨經云。如理思惟。是名供養一切。如來如理思惟者。卽是絕一切思惟。如六祖云。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心體。佛不說法者。大涅槃經云。若知如來常不說法。是名具足多聞。所以法華玄義云。手不執卷。常讀是經。口無言音。遍誦衆典。佛不說法。恒聞梵音。心不思惟。普照法界。故知不動真心。獲如是功德。

莫摘枝苗。須搜祖。彌豁爾。而無明頓開。湛然而情塵自洗。惡從心起。如鐵孕垢。而自毀鐵形。善逐情生。猶珠現光。而還照珠體。

猶珠現光。而還照珠體者。如古釋云。止觀無所現。

有三義者。一無心現約止。二所現空約觀。三無別體約止觀契合。又一約心。二約境。三心境兩冥。又一約智。二約理。三理智冥契。就第三義中。疏先正釋後。自體顯照。故名爲覺者。通妨謂有難言。若無別體。何能普現衆生心行。故答云。自體顯現。如珠有光。自照珠體。珠體喻心。光喻於智。心之體性。卽諸法性。照諸法時。是自照。故引起信。文甚分明。然論問曰。虛空無邊。故世界無邊。世界無邊。故衆生無邊。衆生無邊。故心行差別。亦復無邊。如是境界不可分劑。難知難解。若無明斷。無有心想。云何能了名一切種智。答曰。一切境界。本來一心。離於想念。以衆生忘見境界。故心有分劑。以妄起想念。不稱法性。故不能決了。諸佛如來。離於見想。無所不遍。心真實。故卽是諸法之性。自體顯照。一切妄法。有大智用。無量方便。隨諸衆生。所觀得解。皆能開示種種法義。是故得名一切種智。

鷲林大意。須歸準憑。

法華經頌云。世尊法久後。要當說真實。



形端影直風靜波澄辯僞識眞如試金之美石除昏鑿物猶照世之明燈

密嚴經頌云。照耀如明燈。又如試金石。正道之標。相遠離於斷滅。夫世間出世間一切萬法。但以一。心驗之。自無差別。似燈破闇。如石試金。悉皆去僞。辯眞破邪。歸正。故頌云。正道之標。相自然不落斷。常有無之見。故頌云。遠離於斷滅。

事絕纖毫本無稱謂。因用之而不窮。從讚之而成貴。心本無名體亦寂滅。因用則無窮。因讚則成德。此皆爲傳布。故隨順於世間矣。

義天行布重重之星象。璨然法海圓融浩浩之波瀾。一味

華嚴有二門一行布門二圓融門。若行布則一中無量。若圓融則無量中一如。經云。一中解無量無量中解一。了彼互生起當成無所畏。又約事行布約理圓融皆不出心了之成佛。故云當成無所畏。根塵混合能所雙銷了了而如同眼見一一而盡是心標。

若決定信入此唯識正理。速至菩提。如登車而立。至退方猶乘舟而坐。昇彼岸如經所說。言大乘者。謂是菩提薩埵所行之路。及佛勝果爲得此。故修唯識觀。是無邊失方便。正路爲此類。故顯彼方便。於諸經中種種行相而廣宣說。如地水火風并所持物品類難悉。方處無邊。由此審知自心相現。遂於諸處捨其外相。遠離欣感。復觀有海喧靜無差。乘彼小途絕大乘望。及於諸有耽著之類。觀若險崖。深生怖畏。五趣中道。若知但是自心所作。無邊資糧。易爲積集。不待多時。如少用功能成大事。善遊行處。猶若掌中。由斯理故。所有願求。當能圓滿。隨意而轉。以了此界一法。是心則此知無邊法界。皆是我心。故云善遊行處。猶若掌中。又入楞伽經。偈云。不生現於生。不退常現退。同時如水月。萬億國土見一身。及無量身。火及霪雨。心心體不異。故說。但是心心中。但是心心無心。而生種種色形相。所見唯是心。佛及聲聞身。辟支佛身等。復種種色身。但說是內心。又肇論云。淨名曰。不離煩惱而得。

涅槃天女曰。不出魔界而入佛界。然則玄道在於妙悟。妙悟在於卽真。卽真則有無齊觀。有無齊觀則彼已莫二。所以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澄觀和尚云。實相心界者。依此心所生諸刹。譬如大海所生諸物。皆無不海。一切諸法。皆從實相心所生。皆無不心。是故當知眼中所見色。耳中所聞聲。皆眞法也。以一切法唯一法。故如經云。一切法唯一相。故於諸法中。若了觀心如同眼見。

照燭森羅。隨念而未嘗暫歇。飛穿石壁。舉意而頃剋非造。

此真心體寂而常照。猶如鏡光無有斷絕。如高成和尚歌云。應眼時若千日。萬象不能逃影質。凡夫祇是未曾觀。何得退輕而自屈。應耳時若幽谷。大小音聲無不足。十方鐘鼓一時鳴。靈光運運常相續。應意時絕分別。照燭森羅終不歇。透過山河石壁間。要且照時常寂滅。

絕觀通人。破塵上將作智海之健舟。爲法筵之極唱。絕觀通人者。若云菩提涅槃眞如解脫。皆是住觀。

之語。若親證一心。諸觀並息。又說此唯心法門時。法華經云。是第一之說。金剛經云。爲最上乘者。說華嚴經云。不思議說。故云法筵之極唱。

如蜃附翹鸞之尾。迴登丹漢之程。猶豎入畫角之中。出透重霄之上。

如法性論云。問本際可得聞乎。答理妙難觀。故有不知之說。旨微罕見。故發幢英之問。有天名曰幢英。問文殊師利。所言本際爲何。謂乎。文殊答曰。衆生之原。名曰本際。又問衆生之原爲何。謂乎。答曰。生死之本。爲衆生。原又問於彼。何謂爲生死。本。答曰。虛空之本。爲生死。原。幢英於是抱玄旨而輟問。如悟不住之本。若然則因緣之始。可聞而不可明。可存而不可論。問虛空有本乎。答無。問若無有本。何故云虛空之本。爲生死。原。答此猶本際之本耳。則於虛空無本。爲衆本之宗。化表無化。爲萬化之府矣。故知人心爲凡聖之本。則凡亦是心。聖亦是心。以所習處下。不能自弘。諸佛將衆生心。登妙覺衆生。將佛心。溺塵勞。若以心託事。則狹劣。若以事

徒心則廣大。凡世人多外重其事。而內不曉其心。是以所作皆非究竟。以所附處卑。故耳如搏牛之。頭飛極百步。若附鸞尾。則一翥萬里。非其翼正所託。迅也。亦如牆頭之草。角裏之豎。皆能致其高遠。審所託之勝也。如入心法中。一一附於自心。則能毛吞巨海。塵含十方。豈非深廣乎。

言言合道法。法隨根對大心之高士。談普眼之法門。心本無法。名為普眼。華嚴經云。海雲比丘。語善財。言如來為我演說普眼法門。假使有人以大海量。墨須彌聚筆。書寫於此普眼法門。一品中一門。一門中一法。一法中一義。一義中一句。不得少分。何況能盡。

厚地金剛穿之而始終不壞

大涅槃經云。譬如有人善知伏藏。即取利鏹。斲地直下。盤石沙磧。直過無難。唯有金剛不能穿。徹此況心性堅牢。不從前際生。不於中際住。不隨後際滅。不變不異。性相常存。

雪山正味流之而今古恒存

大涅槃經云。雪山箇中。藥味常正。此況一切衆生一真之心。隨染緣時流轉。五道其性不滅。乃至隨淨緣時成就佛身。性亦不增。隨緣而不失自性。故云一切衆生一時成佛。佛界不增。衆生界不減。佛界即衆生。故又同一性。故一際無差。隨緣自結。曠代無減。十方咸說。如天寶器。任福而飯色不同。

如三十三天共食寶器。隨其福德。飯色有異。似一無為。隨證而三乘有別。

金剛經云。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此一心法。隨三賢十聖。約智淺深。證時各別。如大涅槃經云。十二因緣。是一法。隨智證成。四種菩提。上上智觀得。諸佛菩提。上智觀得。菩薩菩提。中智觀得。緣覺菩提。下智觀得。聲聞菩提。譬如黃石有金。上上福人。烹出金。上福人。烹出銀。中福人。烹出銅。下福人。烹出鐵。

萬法萬形。皆逐心成。孤光一照。衆慮俱清。如瓶貯醴。翻隨諸器。而不同。猶水分江海。逐流處而得名。

此一心法是一際門如醍醐一味無差諸器自分大小猶水一味不別江海自分異名

直了無疑襟懷自豁非劣解情當乃上根機奪猶如庭雀焉攀鴻鵠之心還似井蛙豈測滄溟之闊

夫真如一心圓信難解且如在家凡夫出家外道皆是背覺合塵不識自心境界故云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若是聲聞緣覺但證生空亦執心外有其實境若藏通二教菩薩設識自心皆是緣生無性徹底餐空若大乘別教菩薩雖知常住不空之心能含十法界性卽今未具直待熏修次第生起唯圓教菩薩知自心卽具十法界一念圓足則悟心大士方了圓宗高義義天深遊性海豈凡小權漸之所建乎又滄溟者卽況如來智海如華嚴經云佛子此閻浮提有二千五百河流入大海乃至知是大海其水無量衆寶無量衆生無量所依大地亦復無量佛子於汝意云何彼大海爲無量不答言實爲無量不可爲喻佛子此大海無量比如來智海無量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乃至優

波尼沙陀分不及其一但隨衆生心爲作譬喻而佛境界非譬所及佛子菩薩摩訶薩應知如來智海無量從初發心修一切菩薩行不斷故應知所住衆生無量一切學無學聲聞獨覺所受用故應知住地無量從初歡喜地乃至究竟無障礙地諸菩薩所居故

羣經之府衆義之都寫西來之的意脫出世之真模或徇他求如鑽冰而覓火但歸已解猶向乳以生酥鑽冰覓火者違法性故如心外求道從乳求酥者順法性故似背境觀心如還源觀云明者德隆於卽日昧者望絕於多生會旨者山岳易移乖宗者鑄銖難入又普賢行願疏云契文殊之妙智宛是初心入普賢之玄門曾無別體失其旨也徒修因於曠劫得其門也等諸佛於一朝正業常新恒居本位統一心之高廣

法華經云其車高廣高則豎徹三際廣則橫亘十方攝法無遺包藏無外凡有所見皆是自心如華嚴經云如有人將欲命終見隨其業所受報相行

惡業者見於地獄畜生餓鬼所有一切衆苦境界。或暎或罵。囚執將去。亦聞嗥叫。悲歎之聲。或見灰河。或見鑊湯。或見刀山。或見劍樹。種種逼迫。受諸苦惱。作善業者。卽見一切諸天宮殿。無量天衆。諸綵女。種種衣服。具足莊嚴。宮殿園林。盡皆妙好。身雖未死。而諸業力。見如是事。善財童子亦復如是。以善薩業。不思議力。得見一切莊嚴境界。

### 燭微言之周備

如首楞嚴經云。諸法所生。唯心所現。十地論云。三界無別法。但是一心造。則一言無不略。盡殊說。更無異塗。

### 了宗之際。殞十方之虛空

首楞嚴經云。若一人發真歸源。此十方虛空。皆悉消殞。

### 懺罪之時。翻無邊之大地

修一心無生懺。如翻大地。亦云。若欲懺悔者。端坐念實相。實相者。卽無相也。亦云。實地。故法華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卽非真。

一華開而海內春。一理現而法界真。

如陽和發生。無處不春。心爲法界之體。無法不心。故經云。平等眞法界。無佛無衆生。

### 如二乘之蒙佛記

台教云。八千聲聞。於法華會上。見如來性。得授佛記。如秋收冬藏。更無所作。如來性者。卽是自心性也。若識心人。萬緣皆辦。故云。已事已辦。梵行已立。似窮子之付家珍。

### 似窮子之付家珍

一念纔起。五陰俱生。背覺合塵。卽是捨父逃逝。循環五趣。卽是五十餘年。若頓悟一心。卽是定父子。付家財。此是定天性之父子。付一心之法財。故經云。我實汝父。汝實我子。當了了明心之日。卽是歸宗合覺。亦云。返本還源矣。

### 水未入海之時。不成鹹味

百川入海。皆同一味之鹹。萬境歸心。盡趣一眞之道。

### 境若歸心之日。方可言均

古德云。水未入海。不鹹。薪未入火。不燒。境未入心。

不等。故經頌云。一切諸法中。皆以等觀入。慧解心寂然。三界無倫疋。

### 夢宅虛無

三界是夢宅。故云長眠三界中所夢之境。皆是夢中意識。如唯識論云。如夢觸女形。能出不淨覺時。亦爾未觸女形之時。由極重染愛現前。便致如斯流溢之相。由於夢有等無間緣。差別力。故遂便引起非理作意。以此爲因。便見遺洩。又如小兒夢遺尿等事。如似夢中。雖無實境。能出不淨。又如夢食毒等。應身成病。有悶絕流汗之事。此亦由其唯識有用。又如論云。諸地獄中。所有獄伴。狗鳥等。所有動作。不待外緣。彼地獄受罪衆生。先罪惡業爲任持。故如木影舞。同衆生相。所以首楞嚴經云。晝則想心。夜成諸夢。以夢覺俱不出心。故夢中無境。唯心成事。與覺無異。如小乘立九難難。大乘師云。我信夢中唯識不信覺時。以有實作用。故因以夢喻。如出不淨等。亦有實作用。遂破彼疑。應立量云。覺時境色。是有法定。唯識爲宗。因云。以有實作用。故

同喻。如汝夢中境色。是以華嚴經頌云。菩薩了世法。一切皆如夢。非處非無處。體性恒寂滅。諸法無分別。如夢不異心。三世諸世間。一切悉如是。夢體無生滅。亦無有方所。三世悉如是。見者心解脫。夢不在世間。不在非世間。此二不分別。得入於忍地。又大智度論云。佛說諸法。無有根本。定實如毫釐。許所有欲證明。是事故說夢中受五欲。譬如須菩提。意若一切法。畢竟空。無所有性。今何以故。現有眼見耳聞法。以是故佛說夢譬喻。如人夢力。故雖無實事。而有種種聞見。嗔處喜處。覺人在傍。則無所見。如是凡夫人。無明顯倒力。故妄有所見。聖人覺悟。則無所見。一切法。若有漏。若無漏。若有爲。若無爲。皆不實。虛妄。故有見聞。如幽冥錄。焦湖廟有一柏。杙或云玉杙。杙有小拆。時單父縣人楊林。爲估客。至廟祈求。廟巫謂曰。君欲好婚否。林曰。幸甚。巫卽遣林。近杙邊。因入拆中。遂見朱門瓊室。有趙太尉在其中。卽嫁女與林。生六子。皆爲祕書。郎歷數十年。並無思歸之志。忽如夢覺。猶在杙傍。林惶

然久之。又菩薩行者。是想念生。此有二意。一要須想念方能起行。如夢從想。故智論之中。所聞見事。多思惟念。故夢見也。二夫大覺。是佛近而說之。七地已前。猶爲夢行人地。爲覺如夢渡河。八地無明未盡。亦是夢境。唯佛一人。故稱大覺。如華嚴記云。覺夢相成。故須說覺於中。初以覺成夢。以未覺時。不知是夢。故於中。初要在覺時。方知是夢者。正辨須覺。所以謂大夢之外。則必有彼大覺之明。謂我世尊。方知三界皆如夢。故上引楞伽。歎佛能了於夢。次正在夢時。不知是夢者。謂爲實。故爲諸凡夫。長眠大夜。不生厭求。故叡公云。夢中瞻夢。純昏心也。次設知是夢。亦未覺。故者。此通妨難。謂亦有人夢知是夢。如人重眠。忽有夢。生了知我夢。以睡重。故取覺不能。喻諸菩薩。從初發心。卽知三界皆夢。豈非是覺。何用更說。覺時。故今釋云。亦未見覺。未大覺。故起信論云。若人覺知前念起惡。令其不起。雖復名覺。卽是不覺。有生滅。故無明覆心。不自存。故次云。覺時了夢。知實無夢者。非唯覺時知夢。

亦知無夢。如八地菩薩。夢渡河。喻證無生。忍不見生死。此岸涅槃。彼岸能度。所度皆得。故況於大覺。故經云。久念衆生。苦欲拔無由。脫今日證菩提。豁然無所有。然由夢方有覺。故辨夢覺時者。上辨以覺成夢。此辨以夢成覺。對夢說覺。無夢無覺。既了夢無夢。對何說覺。故覺夢斯絕。如無不覺。則無始覺覺夢。雙絕。方爲妙覺也。

#### 化源寂滅

凡聖境界。悉從心化。以一切萬法。不離心。故如金剛三昧經云。善不善法。從心化生。又華嚴經十忍品云。佛子。何爲菩薩摩訶薩。如化忍。佛子。此菩薩摩訶薩。知一切世間。皆悉如化。所謂一切衆生意業。化覺想所起。故一切世間。諸行化。分別所起。故一分苦樂。顛倒化。妄取所起。故一切世間。不實法化。言說所現。故一切煩惱。分別化。想念所起。故復有清淨調伏化。無分別現行。故於三世。不轉化。無生平等。故菩薩願力化。廣大修行。故如來大悲化。方便示現。故。

破疑情而藤蛇併融廓智地而形名雙絕

論偈云於藤生蛇知見藤卽無境若知藤分已藤知如蛇知卽藤蛇併空形名俱絕是知千聖同證心外無得

心外求悟望石女而兒生意上起思邀空華而菓結本非有作性自無爲智者莫能運其意像者何以狀其儀言語道亡是得路指歸之曰

阿難等於楞嚴會上蒙如來微細開示各悟真心遍十方界遂白佛言我等今日明識歸家道路故決定無疑

心行處滅當放身捨命之時

若心外緣他境如魚在陸不得自在若背境歸自心似鳥翔空無有隔礙則念念歸真心心至道矣如始教云十法界三科十八界如丈一法界五陰如尺唯在識心如寸如今去丈論尺去尺論寸若達心具一切法已方能度入一切色心如今去色論心去心所論心王如一尺無非是寸及一寸無非是尺是故丈尺全體是寸故知若眞諦若

俗諦若有爲若無爲一利一塵無非是心旣頓悟一心全成圓信則心外無一法可解心內無一法可思懷抱豁然永斷纖疑矣

執迹多端窮源孤邁非世匠之所成豈劫火之能壞心本圓成性非造作不可以功成不可以行得論云劫火能燒三界不能燒虛空故法華經云我淨土不毀而衆見燒盡以心性常住非生因之所生唯了因之所了

白毫光裏出莫測之身雲

華嚴經云如來白毫相中有菩薩摩訶薩名一切法勝音與世界海微塵數諸菩薩衆俱時而出右邊如來經無量匝又云如來師子之座衆寶妙華輪臺基陛及諸戶牖如是一切莊嚴具中一一各出佛刹微塵數菩薩摩訶薩釋曰菩薩是因諸佛是果供養具是境菩薩身是心卽是因果同時心境互入如經頌云諸佛一似大圓鏡我身猶若摩尼珠諸佛法身入我體我身常入諸佛軀無生蓋中現大千之世界



維摩經云長者子寶積與五百長者子俱持七寶蓋供養佛。佛之威神令諸寶蓋合成一蓋。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而此世界廣長之相。悉於中現。五百蓋者。卽是五陰合成一蓋者。卽是一心華嚴經云。此寶蓋皆從無生法忍之所起。乃至一切供具。皆是自心表現。心外實無一法。建立若心外見法。是外道經書非佛法旨趣。

釋門挺價法苑華箴

釋門挺價者。如龍女所獻心珠。故云價直三千大千世界。亦云無價寶珠。法苑華箴者。一切諸法。以心爲定。量先賢所稟。後學同遵。可爲萬代之箴。規十方之龜鏡。

無聲之樂寂寂

以真心大寂滅樂。豈隨喧動耶。故禪門中泥爲無絃琴。

眞如之海沈沈

一心眞如之海。澄之不清。攪之不濁。湛然寂照。瑩淨無瑕。所以衆生因一念無明境界。風鼓動眞如。

海起種種識浪相續不斷。故楞伽經頌云。藏識海常住境界風所動。種種諸識浪騰躍而轉生。

應量出生如龍王之降雨差別

如龍王雨。隨人間天上能感之緣。因自業而不同。成異味。而有別如。經偈云。譬如虛空中雨。八功德水。到鹹等住處。生種種異味。如來慈悲雲。雨八聖道水。到衆生心處。生種種解味。如華嚴經云。佛子。譬如海中有大龍王。名大莊嚴。於大海中降雨之時。乃至從他化天。至於地上。於一切處所雨不同。所謂於大海中雨。清冷水。名無斷絕。於他化自在天。雨簫笛等種種樂音。名爲美妙。於化樂天。雨大摩尼寶。名放大光明。於兜率天。雨大莊嚴具。名爲垂鬘。於夜摩天。雨大妙華。名種種莊嚴具。於三天。雨衆妙香。名爲悅意。於四天王天。雨天寶衣。名爲覆蓋。於龍王宮。雨赤眞珠。名涌出光明。於阿脩羅宮。雨諸兵仗。名降伏怨敵。於北鬱單越。雨種種華。名曰開敷。餘三天下。悉亦如是。然各隨其處所。雨不同。雖彼龍王。其心平等。無有彼此。但以衆

生善根異故。雨有差別。佛子。如來應正等覺。無上法王。亦復如是。欲以正法教化衆生。先布身雲。彌覆法界。隨其樂欲。爲現不同。

循業發現。猶人間之隨福淺深。

如福德人。執石爲寶。猶業貧者。變金爲蛇。法無定形。隨心轉變。如迷時。菩提爲煩惱。悟時。煩惱爲菩提。但隨迷悟之心。菩提性常不動。夫論一心獨立。絕妙。豈在文賦詞句。而廣敷演乎。祇爲衆生。不了真心。妄起差別。但有一法。纔生。並爲心病。執有成妄。達空成眞。如淨名經云。此四魔八萬四千諸煩惱門。而諸衆生。爲之疲勞。諸佛則以此法。而作佛事。是名入一切諸佛法門。菩薩入此門者。若見一切淨妙佛土。不以爲喜。不貪不高。若見一切不淨佛土。不以爲憂。不礙不忍。生法師云。若投藥失所。則藥反爲毒矣。苟曰得愈。毒爲藥也。是以大聖爲心病之醫王。觸事皆是法之良藥。苟達其一衆事。皆備矣。菩薩旣入此門。便知佛土。本是就應之義。好惡在彼。於我豈有異哉。

旣達心宗。應當整飾鍊善行。以扶持澄法水。而潤澤華嚴經云。解脫長者言。我已入出如來無礙莊嚴解脫門。乃至我見如是等十方各十佛刹微塵數如來。彼諸如來不來至此。我若欲見安樂世界阿彌陀如來。隨意卽見。乃至知一切佛。及與我心悉皆如夢。知一切佛。猶如影像。自心如水。知一切佛。所有色相。及以自心悉皆如幻。知一切佛。及以自心悉皆如響。我如是知如是憶念。所見諸佛。皆由自心。善男子。當知菩薩修諸佛法。淨諸佛刹。積集妙行。調伏衆生。發大誓願。入一切智。自在遊戲。不可思議解脫之門。得佛菩提。現大神通。遍往一切十方法界。以微細智。普入諸劫。如是一切悉由自心。是故善男子。應以善法扶助自心。應以法水潤澤自心。應以境界淨治自心。應以辯進堅固自心。應以忍辱坦蕩自心。應以智證潔白自心。應以智慧明利自心。應以佛自在開發自心。應以佛平等廣大自心。應以佛十力照察自心。故知摩尼沈泥焉能雨寶。明鏡匿垢曷以照人。猶衆生心久積塵。

勞似障真性。今雖明達。要假真修。故云設有餘習。還以佛知見治之。則成出羶。真如離垢解脫。究竟清淨矣。

照世行慈而不謬。先洞三明。

三明者。一過去宿命明。二未來天眼明。三現在漏盡明。雖約三世而立三明。但是心明。故證道歌云。心鏡明鑒無礙。廓然瑩徹周沙界。

觀根授道而無差。須憑十力。

十力者。一是處非處力。三業力。三定力。四根力。五欲力。六性力。七至處道力。八宿命力。九天眼力。十漏盡力。此十力者。遍知因果。普照萬法。若窮萬法。根本是心。但了一心。十力如鏡。

杜源大士立志高強。

直了真心實觀之人。如杜源漸教法學之人。如尋流故。回教初心。已超權學之士。如云。以小乘之極。極不如圓教之最初。故心為源法。如流心為所現法。依於心則萬法是心之影。故。

或剝皮出髓而誓思繕寫。

釋迦如來因地值無佛世。欲求經法。天帝化為羅刹。言汝能剝皮為紙。折骨為筆。打骨出髓為墨。我能示汝佛經。菩薩聞之歡喜。遂剝皮折骨。羅刹驚之。遂乃隱身不現。十方有佛現身為說法要。

或投巖赴火而志願傳揚。

大涅槃經云。有仙人於羅刹求法。羅刹言。汝能捨身。我當為說。仙人遂上高巖。投身直下。羅刹接得。為說偈言。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則是悟心性之樂。如智度論云。如犢子啾啾鳴喚。見母即止。一切諸法亦復如是。至法性即住。萬法到心。諸緣並絕。

身燭千燈。瀝懇而唯求半偈。

大方便佛報恩經云。昔有轉輪聖王。就婆羅門求法。於身刻成千瘡。注滿膏油。以取上妙細氈。纏以為炷。點成千燈。供養彼師。求於半偈。於是法師為王說偈曰。夫生輒死。此滅為樂。此樂者是法樂。大寂滅樂。禪定樂。不同天上天樂。人間識樂。天上樂者。以動踊為樂。雙鏡畫鼓對舞。柘枝。是人間識樂。

故智度論頌云。獨坐林樹間。寂然滅諸惡。憺怕得

一心。此樂非天樂。

足翹七日。傾心而爲讚華王。

釋迦如來因地於林中。翹足七日。以一偈讚底沙。如來偈云。天上天下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世間所有我盡見。一切無有如佛者。故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又云。此事唯我能知。是以心爲祕密門。非佛難證。

更有念法勤苦。祇希一言懸懸。而頓忘寢食。顛顛而不避寒暄。遍界南求行菩薩之大道。

善財童子南行遍法界。參五十三員善知識。得一百十城法門。爲求菩薩之道。最先參見文殊。初友已悟自心。後漸至諸善知識。皆云。我已先發菩提心。但求菩薩差別智道。及至彌勒。證一生成佛之果。後彌勒却指歸。再見初友文殊。以表前心。後心一等更無差別。始終不出一心。離此別無奇特矣。忘身東。請爲般若之眞源。

常啼菩薩東行於法涌菩薩求學般若常啼者常

在空閑林爲求般若。未聞般若時。恒常啼泣。故號

常啼。及聞空中聲告言。往東行。當遇善友。開發發。遂賣身求供。直至法涌菩薩處。遇菩薩入定。立待定出。仍刺血灑地。等後乃得悟法音。頓明般若。心要冲邃幽奇。舉文難述。任身座與肉燈。用海墨而山筆。如法華經中提婆達多。以身爲牀。座轉輪聖王。剎身千燈。華嚴經云。聚須彌山爲筆。以四大海水爲墨。不能寫普眼經之一品。斯皆爲法忘軀。誓求王道。寧容造次乎。

藥王燒手報莫大之深恩

法華經云。藥王菩薩燃百福莊嚴臂。供養日月淨明德佛。七萬二千歲。乃至云。我捨兩臂。必當得佛。金色之身。若實不虛。令我兩臂還復。如故。我捨兩臂者。卽是捨斷常二見。便得成佛。如華嚴經頌云。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不生是不常。不滅是不斷。纔離斷常。諸見自然成佛。論云。見在卽。凡情亡卽佛。

普明。勿頭求羅思之妙術

大方便佛報恩經云有婆羅門於普明王乞願王  
言我爲一切衆生故願於來世得大智慧頭施於  
汝等乃至爾時普明王者卽釋迦如來是佛言我  
捨轉輪王頭布施數滿一千況餘身分大凡菩薩  
捨頭目髓腦皆爲求無上正等正覺之心此無上  
心乃是成佛之妙術也

能祛冰執可定行藏

心外見法便成執滯所以楞嚴經頌云見聞如  
幻醫三界若空華若洞境明心則無執想所以經  
云佛言我於諸法無所執故得常光一尋身真金  
色

證自覺之聖智

楞伽經云佛告大慧前聖所知轉相傳授妄想無  
性菩薩摩訶薩獨一靜處自覺觀察不由於他離  
見妄想上上勝進入如來地是名自覺聖智相是  
以覺自心成聖智如密嚴經頌云如地無分別萬  
物依以生藏識亦復然衆境之依處如人以已手  
還自捫其身亦如象與鼻取水自濡灑復似諸嬰

孩以口含其指如是識分別現境還自緣是心之  
境界普遍於三有久修觀行者而能善通達內外  
諸世間一切唯心現

入本住之道場

楞伽經云大慧復白佛言如世尊所說我從某夜  
得最正覺乃至某夜入般涅槃於其中間不說一  
字亦不巳說當說無說是佛說大慧白佛言何言  
不說是佛說佛告大慧我因二法故作是說一自  
得法二本住法云何自得法若彼如來所得我亦  
得之無增無減緣自得法究竟境界離言說妄想  
離文字二趣云何本住法謂古先聖道如金銀等  
性法界常住若如來出世若不出世法界常住如  
趣彼城道譬如士夫行曠野中見向古城平坦正  
道卽隨入城受如意樂仁王經觀空品云若有修  
習聽說如虛空同法性一切法皆如也又諸佛所  
說但是傳述古佛之教非自製作般若論云須菩  
提言如來無所說此義云何無有一法唯獨如來  
說餘佛不說如密嚴經頌云譬如百川流日夜常

歸往如地有衆寶種種色相味諸有情受用隨福而招感如是賴耶。識與諸分別俱增長於生死轉依成正覺故知溺生死河登菩提座皆是自心致此昇降是以先德云智人求心不求佛愚人求佛不求心

### 步步而到泥徹底

如香象渡河步步到底此喻圓教不同權漸如兔馬渡河故李長者論云不如一念圓證無生超彼三乘權學等見寶積經頌云文殊大智人深達法源底

### 箭箭而破的穿楊

如射若以的爲的多乖少中若以地爲的無不中者如以心爲的無不合宗又養由善射百發百中百步穿楊箭不虛發故云但以大乘理對萬不失一

### 齊襟而唯思學領整綱而祇要提綱

況此一心祕密法門如提綱舉領撮要而談亦云單刀直入夫教中有顯了說祕密說有真實說方

便說有遮詮表詮此是顯了說真實說是表詮直表其心體不是遮非破執方便之言故法華經頌云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顯了說者如密嚴經頌云無心亦無境能所量俱無但依於一心如是而分別又頌云如火輪垂髮乾闥婆之城不了唯自心妄起諸分別

浴滄溟而已用諸河之水蘇一塵而皆含衆味之香大涅槃經云如人入海中浴已用諸河之水楞嚴三昧經云如擣萬種爲丸若蘇一塵具足衆氣皆喻若了一心一切法門悉皆冥合

### 如切利雜林靡作差殊之見

佛地論云三十三天有一雜林諸天和合福力所感若諸天衆不在此林宮殿等事共樂時受勝劣有異有我我所差別受用若在此林若事若受都無勝劣皆同上妙無我我所和合受用能令平等故名雜林此由諸天各修平等和合福業增上力故令彼諸天阿賴耶識變現此林同處同時同一相狀由此雜林增上力故令彼轉識亦同變現雖

各受用而謂無別是以若達諸法皆心想生即從世俗門入聖行處

猶須彌南面純舒金色之光

須彌山南面純現金光雜色之鳥投入山時皆同金色如萬法歸心皆同心法故

作似醉醒如同夢起外道授呪於天中婦人求男於林裏

西天有外道供養梵天求呪遂於夢中見天授呪然梵天實不下但託天爲增上力皆是夢心所感如斯事耳又復聞乎爲求子息者密隱林中夢見有人共爲交集便得其子此並是夢中意識所變但是自心實無外境

無爲無事全當實相之門唯寂唯深頓悟法空之旨千經萬論正談人空法空悟入一心之旨八識之源此一心八識微細難知唯佛能了且八識心王以第八阿賴耶識爲根本能生起前之七識如起信論云生滅與不生滅和合非一非異名阿賴耶識古德釋云不生滅心與生滅和合非一非異者

以七識染法爲生滅以如來藏淨法爲不生滅不生滅心舉體動故心不離生滅相生滅之相莫非神解故生滅不離心相如是不相離故名和合爲阿賴耶識以和合故非一非異若一即無和合若異亦無和合非一非異故得和合也又如來藏清淨心動作生滅不相離故云和合非謂別有生滅來與真合如動水作波波非外合謂生滅之心心之生滅無相故心之生滅因無明成生滅之心從本覺起而無二體不相捨離故云和合如大海水因風波動水相風相不相捨離生與無生若是一者生滅識相滅盡之時心神之體亦應隨滅墮於斷邊若是異者依無明風熏動之時靜心之體不應隨緣即墮常邊離此二邊非一非異又上所說覺與不覺二法互熏成其染淨既無自體全是一覺何者由無明故成不覺以不覺義熏本覺故生諸染法又由本覺熏不覺故生諸淨法依此二義遍生一切故言識有二義生一切法

百氏冥歸萬古難移據前塵之無體唯自法之施爲

若樂工之弄木偶如戲場之出技兒

起信疏云。經頌云。佛說如來藏。以爲阿賴耶。惡慧不能知藏。即賴耶識。阿賴耶是梵語。此云我愛執。藏卽是一切衆生第八根本識心。第八識心卽如來藏。以一切外道衆生不能了達。執爲藏識。佛言。大慧。七識不流轉。不受苦樂。非涅槃。因大慧。如來藏受苦樂。與因俱。若生若滅。解曰。七識念念生滅。無常當起。卽謝如何流轉。自體無成。故不受苦樂。旣非染依。亦非無漏涅槃。依矣。其如來藏眞常普遍。而在六道。迷此能令隨緣成事。受苦樂果。與七識俱名。與因俱。不守自性而成。故七識依此而得生滅。云若生若滅。此明如來藏卽是眞如。隨緣故受苦樂等。又云常與無明七識共俱。無有斷絕。意云如來藏以隨緣故名阿賴耶識。故與無明共俱。說大海如阿賴耶波。如無明七識水。卽如來藏云。無斷絕者。無始時來相續不斷。故如來藏者。卽所熏之淨性。隨染緣成。虛偽等者。卽能熏之染。幻識藏卽所成。賴耶也。爲善不善。因者。謂此性隨善緣

起諸善法。性卽爲善。因隨不善緣。起諸不善法。性卽爲不善。因受苦樂。與因俱者。隨善受樂。性在其。中。隨惡受苦。性亦在其中。若生若滅者。循環諸趣。萬死萬生。如技兒等。如人作戲。變改服章。體是一人。初未嘗易。故楞伽經頌云。心如工技兒。意如和技者。五識如音樂。妄想觀技衆。所以草堂和尚偈云。樂兒本是一形。驅乍作官人。乍作奴。名目服章。雖改變。始終奴主了無殊。故知清淨如來藏一點眞心。不增不減。湛然常住。以不守自性。隨染淨之緣。遂成凡聖。十法界。雖卽隨緣。又不失自性。在凡不減。處聖不增。如水隨風作波。之時。不失溼性。一切衆生眞心。亦復如是。隨相轉變。性常不動。故還源觀云。眞如之性。法爾隨緣。隨緣之時。法爾歸性。縱淺縱深。靡出一心之際。

華嚴經云。佛子。菩薩摩訶薩。次第遍往諸佛國土。神通三昧。乃至於一念頃。一切佛所。勤求妙法。然於諸佛。出與於世人。般涅槃。如是之相。皆無所得。如散動心了別所緣心起。不知何所緣起。心滅不



知何所緣滅。此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不分別如來出世及涅槃。相佛子。如日中陽燄。不從雲生。不從池生。不處於陸。不住於水。非有非無。非善非惡。非清非濁。不堪飲。不可穢。汗非有體。非無體。非有味。非無味。以因緣。故而現水。相爲識。所了遠望。似水而與水想近之。則無水想。自滅此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不得如來出。與於世及涅槃。相諸佛有相及以無相。皆是想心之所分別。佛子。此三昧名爲清淨深心。行菩薩摩訶薩於此三昧入已而起。起已不失。是知非唯佛教以心爲宗。三教所歸。皆云反已爲上。如孔子家語云。衛靈公問於孔子曰。有語寡人爲國家者。謹之於廟堂之上。則政治矣。何如子曰。其可也。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所謂不出園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已之謂也。是知若反已以徇物。則無事而不歸。自心取捨忘懷。美惡齊旨。是知但了一心。無相自顯。則六趣塵牢。自然超越。出必由戶。莫不因斯道矣。如古德云。六道羣蒙。自此門出。歷千劫而不返。一何

痛矣。所以諸佛驚入火宅。祖師特地西來。乃至千聖悲嗟。皆爲不達唯心。出要道耳。華嚴經明一念能爲無義之事故。云一心超勝如經云。一者佛一跏趺坐。遍滿十方無量世界。二一切諸佛說一義。句悉能開示一切佛法。三放一光明。悉能遍照一切世界。四一身中悉能示現一切佛身。五一處中悉能示現一切世界。六於一智中悉能決了一切諸法。無所罣礙。七一念中悉能徧往十方世界。八一念中悉現如來無量威德。九一念中普緣三世佛及衆生。心無雜亂。十於一念中與去來今一切諸佛體同無二。是爲十還源觀引論云。由依唯識。故境本無體。真空義成。故以塵無有。故本識即不生。由此方知。由心現境。由境顯心。心不至境。境不至心。常作此觀。智慧甚深。唯識序云。離心之境。克湮即識之塵。斯在帶數之名。攸顯唯識之稱。兆彰。故得一心之旨。永傳而不窮。八識之燈。恒然而無盡矣。

任延任促。但當唯識之時。

如經云。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城等時。卽是一心唯識之時。故云一念無量劫無量劫。一念法華玄贊疏云。如經中說一時者。卽是唯識時。說聽二徒心識之上。變作三時相狀而起。實是現在隨心分限。變作短長事緒。終說總名一時。如夢所見。謂有多生覺位。唯心都無實境。聽者心變三世亦爾。唯意所緣。是不相應行蘊法界法處所攝。古德言一時者有四。一則不定約剎那。二則不定約相續。三則不定約四時六時八時十二時等。四則不定約成道已後年數時節。名爲一時。但是聽者根熟感佛爲說。說者慈悲應機爲談說聽事。訖總名爲一時。今不定約剎那等者。聽法之徒根器或鈍說時雖短。聽解時長。或說者時長聽者亦久於一剎那。猶未能解。故非剎那亦不定說。若約相續者。猶能說者得陀羅尼說一字義一切皆了。或能聽者得淨耳意聞一字時一切能解。故非相續。由於一會聽者根機有利有鈍。如來神力或延短念爲長劫。或促多劫爲短念。亦不定。故總約說聽究竟名

時亦不定說。若約四時六時八時十二時者。一日一月照四天下長短。喧寒近遠。晝夜諸方不定。恒二天下同起用。故又除已下上諸天等無此四時及八時等經。擬上地諸方流通。若說四時等流行不遍。故亦不定說。若約成道已後年數時節者。三乘凡聖所見佛身報化年歲短長成道已來近遠各不同。故釋曰。上所說不定約剎那時及相續時與四時六時八時十二時等及約成道已後年數時節。名爲一時者。以根有利鈍長短不定。上界下界時節無憑。但說唯心之一時。可爲定量。無諸過失。事理相當。既亡去取之情。又絕斷常之見。不唯一時作唯識解。實乃萬義皆歸一心。則稱可教宗深。諸祕旨能開正見。永滅羣疑。所以經云一切諸法以實際爲定量。又云。但以大乘而爲解說。令得一切種智。故知但說大無過。夫言大乘者。卽是一心之乘。乘是運載義。若論運載。豈越心耶。又夫不識心人。若聽法看經。但隨名相。不得經旨。如僧崖云。今聞經語句句與心相應。又釋法聰因聽慧敏

法師說法得自於心。蕩然無累。乃至見一切境。亦復如是。若不觀心。盡隨物轉。是故大乘入道安心論云。若以有是爲是。有所不是。若以無是爲是。則無所不是一智慧門。入百千智慧門。見柱作柱。解得柱相。不作柱解。觀心是柱。法無柱相。是故見柱。卽得柱法。一切形色亦得如是。故華嚴經頌云。世間一切法。但以心爲主。隨解取衆相。顛倒不如實大矣。圓詮奇哉正轍。

如來圓教正說一心經云。三界上下法。義唯心。此就世間依報以明心。又云。如如與實際涅槃及法界種種意生身。我說爲心量。此據出世法體以明心。終窮至實。畢到斯原。隨流感果。還宗了義。故經云。道不離心。心不離道。如十玄門中。由心迴轉善成門者。並是如來藏性清淨真心之所建立。若善若惡。隨心所轉。故云迴轉善成。心外無別境。故言唯心也。若順轉卽名涅槃。經云心造諸如來。若逆轉卽是生死。經云三界虛妄皆一心作。卽生死涅槃皆不出心矣。

六神通而焉可變。四辯才而莫能說。

法華經云。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以衆生心是絕待妙。無法可比。故不可以心思。不可以口議。是以達磨西來。默傳心要。爲若此。

攀枝而直到根。株尋水而已窮源穴。

心爲萬法根本。故華嚴經云。菩薩知一切法卽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由他悟。若於心外覓法。便向他求。如但尋枝派轉失根源。是以永嘉集云。卽心爲道者。可謂尋流得源矣。

傳印而盡繼。曹溪得記而俱成。摩竭

韶州曹侯溪是第六祖能大師住處。示衆云。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故先德云。不得一法。號曰傳心。釋迦成道於摩竭國中。經云。菩薩不行見法。不行聞法。等諸佛疾。與授記。故華嚴經頌云。所取不可取。所見不可見。所聞不可聞。一心不思議。但直了自心之時。心外了無所得。卽便是得記之時矣。

可謂履道之通衢。悟宗之真訣。

此一心門能收一切故云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  
法所以鑿論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君王得  
一以治天下衆生得一以成道一者道也天有道  
以輕清地有道以寧靜谷有道以盈滿草木有道  
以生長鬼神有道以靈聖君王有道執王天下故  
知道不可斯須廢之道卽靈知心也

註心賦卷第四終

音釋

粵音曰語辭也

恢枯迴反

燭音雀炬火也

單卽教反

殆徒解反近也

齧苦角反鳥卵

僑舉喬反逸怒也

攬盧減反

炙之石反

挺徒逞反出也

治直之反

鍵渠演反門鍵

逗都后反住也止也

迄許訛反至也

瞬舒閏反目動也

筋音斤筋骨也

旂子盈反旂旗也

謬靡幼反訛也

闕初六切

該古來反咸也備也

漑古代反灌也

這音者

駢部田反

樞昌朱反本也

跳徒聊反躍也

藁魚列反曲藁

磁疾之反

駸疎事反疾也

措苦皆反摩措也

贅他結反食食也

姬與之反王妻別名又居夷反

駟音四

鞞音必

撻他達反打也

綰烏板反繫也

脹音帳腹滿也

鏡七簾反

揖衣入反讓也

歷烏甲反鎮也隆也

績疋賓反績紛也

警篇滅反

饑渠刃反饑也

醪音勞濁酒也

特音市依也

紇呼吸反又胡吉反

刺盧達反僻也

鄙邦美反陋也

瓢皮霄反

遽其據反急疾也

怒乃故反嗔也

餈音羔

啗徒盍反噉也食也

鑿倉敢反

標方小反袖端

響音育賣也

噪思號反呼噪也

鼻許救反以鼻取氣

仞而振反七尺曰仞

賈音古商賈也

格古伯反式也

紳音申帶也

烹鋪庚反

鍛都換反鍊也

刈魚計反獲也取也

繩音乘索也

悸甚季反心悸也

杙吳鶻反木机也

模莫胡反規也

謫陟革反

蝕音食日月虧

蕩測隅反

訣音決別也

勃蒲沒反星名

彗祥衛反星名

訶音岡謗也

弑施侍反臣殺君曰弑

讖居依反排也

誣音無枉也

僭子念反天命不僭也

沘鄆計反妖氣

膚甫無反皮也

閉音蔽

險和儉反疇也

派疋賣反分派也

泓烏橫反水深也

坦他但反平也

鬪皮益反啓也

蔽必袂反掩也

錠音定錫屬

蟻初之反妍蟻也

杲古老反日出明白也

芒武芳反草端麥芒

釐里之反理也

溢盈訖反滿也

磔盧的反瓦磔也

潯徐林反傍水涯也

敲苦交反擊也

緩胡管反舒也

銛息廉反利也

圓苦臭切寂靜也

梟古堯切鳥名

獍君命反獸名

剔湯力反解骨也

摘陟革反手取也

蒂音帝草木根也

抑於棘反屈也按也

濕失入反水沾也

狹胡甲反

菌渠殞反又求免反

胄直祐反介胄也

矛音牟戈矛也

悒居於反傲也

豕通貫反

銜音縣自媒也

詔丑琰反詔傷也

候音叔走疾也

爛盧旦反

瀨他達反水中獸名

涸移各反水竭也

胃姑泣反掛也

蠅余凌反青虫也

捕皮布反

槁枯老反

撓奴巧反亂也

炳兵永反炳煥明也

鱸魚列反

卒麤鶻反暴也

彝以脂反常也法也

憂居轄反

淵於立反深也

泳為命反潛行水中

騫音牽

詎音巨豈也

爍晝樂反灼爍也

嘖蒲真反笑也

呻音申呻吟也

隙祛力反壁縫也

諳於含反

激蒲鶻反

觴式羊反

侔音牟等也均也

芟音皆草根也

驅匡愚反

殄徒演反滅也

捷慈葉反

緯移賁反經緯也

倚於離反長也倚也

洄胡端反

憾呼感反

噤所甲反

擗資轄反逼擗也

跟音良跳跟也

顛都連反

蹶居月反失脚又走也

潰胡對反散也亂也

躡尼輒反履也

廂胡柳反

鏡邊兮反

晶音精光也

槩古代反平斜斛槩

縮所六反斂也退也

據良據反木名又初離反

璽斯氏反王印曰璽

甄居延反又側鄰反

萎於為反薦也

怡與之反和也悅也

漕扶沸反水溢也

偃於礪反偃仰也

鳧音符野鴨也

循音巡

突徒鶻反

禦魚舉反禁也

恍火廣反

惚呼骨切

蟄直立反

牝扶履反又毗忍反

澁資任切

扞音翰以手扞物

滋子之反水名

確口角反堅固也

圃音布園圃也

蚺音太

蛛音未

齧魚列反

鏃作木反箭鏃

績胡對反畫績也

澶之純反又是倫反沃也清也

鬪都豆反鬪競也

燼疾刃反燭燼也

眇亡沼反

逮音代及也

奧烏到反深也藏也

翥章恕反舉也飛也

鑰音藥關也

賈莫候反交易市賣

顯音皓大也

燧昨禾反燧短也

弮音霸弓弮也

類郎對反纒絲也

蚌璜勝反

採他合反取也

藪思候反

蔓音萬

範扶減反

瓚才但反又才口反

閼初六反

彙音謂類也

汎敷陷反

藁呼勞反

湍他端反水湍也

螻烏鏐反

峙直里反住基也

蠹初六切又勅六反直貌

燥七到反持也志也

痒音養皮痒也

噫於計反陰也

剖普后反判也破也

簣求位反土簣也

渾大寬反水中沙堆

絞古巧反

脈牟伯反

趕勅角反遠也

腐孤榮反

瘵依佶反血瘵也

柑音甘木名

攸音由

厥居月反其也

蜈音尺

慍於閏反怒也

迸里更反

屎式視反

榛側詵反

機音接舟機

管釋幸反

彌奴禮反

斲陟莫反

笛音角竹名

蛙烏華反

鑷子思反

嗥胡勞反叫也

洩思列反

箴知林反規也棟也

剟烏完反

捫音門摸也

激蘇奏反又尸候反激口也

團音還團團

湮音因落也沈也

澆音澆水澆也

尿奴吊反

戢阻立反飲也止也

醜虛兮反

魘丑知反

蛭武康反

磔郎擊反小石曰磔

貯展呂反

鑽子算反雖鑽也

銖音殊分銖也

殞餘淮反滅也

巫音無

繕時現反

芻無粉反

技其里反

徇亂閏反

緒徐呂反

永明壽禪師顯跡五代末初我

世宗憲皇帝嘉其專修淨業普利衆生

錫封妙圓正修智覺禪師標爲佛門正宗其書如宗

鏡錄萬善同歸集心賦已入大藏武林黃君松

石搜訪散佚又得師山居詩及永明道蹟旣梓

於維揚而自行錄一編爲師百八實修尤下學

上達之津筏嘗攜之京師雲間大司寇張公以

見之晚不及奏列藏函爲憾公薨任子伯耕請

校刊流布以資公冥福讀是編者敬信持行人

人如獲師印彌陀塔其亦公之神所默啓夫西

原居士蔣恭棐爲識其緣起時

乾隆十年夏五月朔日